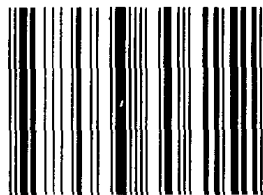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九冊

集部第二七九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豐川全集正編二十五卷續編二十二卷（二）

〔清〕王心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五十五年額倫特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川全集二十八卷》提要

存省稿 書後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命校

同學諸子參閱

書王端節公傳

豐川王心敬曰余讀明季遺事至端節公傳竊不禁廢書而嘆曰嗟乎如公盡性之學經世之才精白孤耿之肝膽氣誼而區區以死報國公之不幸何如耶國家當危急存亡之秋方憾無才可用而至使抱盡性之學負經世之才矢精白孤耿之肝膽氣誼如公者不與其圖一日之存而徒得其捐軀効義之一死明之不救也又何惑乎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故禮曰國君死社稷大臣死封疆明乎與其事者存亡共國之義無可逃也公槩然廢罷之外臣耳社稷不與謀軍師不與謀一腔忠憤方求于坐困于無可如何救之常議誰得以死責者而公獨矢志不移致命遂志于草莽棄斥之日嗚呼皆之激發乘之變者何人而甘受其罰繼而謀之下戰守之不堅喪人國家者何人而甘効其死雖公之忘大義此間固有所不暇計而千古公是公非之

逞入心者欲不爲公歎息痛恨而有所不容已也當懷宗之立也遼事已壞歲比不登乘儀揭竿者在在而起時事岌岌乎殆矣廟堂之上今日選大臣明日擇邊帥今日簡良牧明日徵將才如公至性弘畧畀之謨謀國是或疏附禦侮之是任豈不有濟于時艱者矧大臣已嘗以邊才陳薦牘公之可用當非無據而竟使公齎志以老殉國以死主者得非天奪之鑒乎故世嘗執臣盡行私之說以爲明之亡也臣實階之而君子則未嘗不追咎于廟堂之上賢否之不辨錯之不明日更張而日紛亂卒淪胥以敗而莫可

如何也故吾觀于端節公之死而竊又爲明歎息痛恨而不能已也乃若器識之弘遠幹濟之卓犖居官任職之實德實業仗節死義之磊落轟烈則邑乘載之國史載之所著學庸解理畧辨道等集闡性命道德之奧奇器圖士約兵約明經濟之畧丁心丹百字解山居雜詠等書則皆公夭壽不貳殺身成仁之淵源所自識者俱可於言表見之余姑不論論其生平大畧以明公非徒一死塞責之人又以明有明置公可以保亡之才而竟底于亡可爲後之有國者立之鑒也云爾

補[illegible]高安劉逸民心聲題辭

棘人[illegible]門氏曰余讀劉慟子先生髮聲慟城曲諸草其[illegible]悲且憤故其言放而爲驚風怒濤神號鬼哭不可觀聽之音若子謂是屈子天問招魂之遺韻而其[illegible]尤[illegible]而不平者也顧世之讀其詩者少則其稿不易傳即讀之而能見其心矜其志者倍少則其傳益不易將是編也其在若存若亡之間哉而矧其破損垢敝幾類覆瓿之餘紙吾恐他日之尤易以敝膏覗也嗚呼是編也非獨慟子之詩而慟子之心聲也是編亡慟子之心精湮矣予力不能使慟子之心精傳

之遠也予滋感矣忍令慟子之心聲湮之速乎爲補其敝損而裝定之竊冀斯帙也多傳天地間一日即慟子之心精昭揭天地間一日爾顧猶慮無從讀者不知[illegible]偶得而讀者或且以驚風怒濤神號鬼哭之音[illegible]之[illegible]及令其心精莫之宣也仍爲著其地揭其人闡其立言命意之淵源而大題其端曰高安劉逸民心聲云

題忠勤馬公傳

豐川子曰士貴立志忠勤公邑令耳當閩南逆謀之成也豈不知區區百里不足抵方張之寇哉而奮然糾集鄕兵執戈甲誓及勢不可爲則甘心殞首喪元略無遲回審顧之意豈非平日讀書窮理大義定之胸中者素乎嗟乎世以成敗論人則謂公報國之心必且自憾于未遂保障之謀是或然矣獨不思士君子較然不欺其意吾事已矣彼謀之遂否天也人何力歟且君子之報國也或成國之功或殉國之難成功者顯作國家勵翼之風殉難者隱振國家忠義之

氣公見危授命一死而忠義之概激發人心者何限又何憾焉至于國家褒忠之典進秩祀祠易名蔭子凡前代優恤忠節之恩榮異數靡不于公備至臣忠君義兩兩得之是傳也垂之國史百代流芳而生榮傳之奕世人心觀感而興起盖可知也

書侯節婦傳後

豐川氏曰程正公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生事孰大于生死者餓死也而何以小哉蓋爲人婦之道無以異于爲人臣之道爲人臣而事二君則失其所以爲臣矣其所以爲臣則爲失身而囫生爲人婦而事二夫則失其所以爲婦矣其所以爲婦則爲失身而囫生矣可以生猶死也失節顧不重歟不學惟是則義矣宴言曰人獸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義理也失節則失義理矣無義理而生則且人而禽獸矣以禽獸之生死而可以大小言乎侯節婦

者生于孤寒之家無詩書義理之聞而能見義明守義定至于饑餓以死而斷然不肯易其操推此心也使節婦而爲人臣必不懷二心以事其君可生則生可死則死惟義所在雖以蹈湯火赴鼎鑊可矣豈至有舍義偷生甘心爲萬世所唾罵者哉是則斯傳也謂先生爲千古爲人婦者立一處變之正則也可即謂爲千古人臣示以不幸而當國家之變者之準繩也亦無不可矣

書三原烈婦柴氏傳後

柴烈婦李氏者三原豆村里柴玉堂之妻也玉堂素賤而行惡且無禮于烈婦順治辛卯夏流寇刼村塢艷烈婦色縛馬上擁之去烈婦大罵投地賊復群挾馬上烈婦復投地罵愈厲如是者數四賊怒殺之邑人稱其烈將列其傳以備邑乘之採而頗疑其以夫爲累也豐川王子曰玉堂何足以累烈婦哉昔者鯀殛而不以累禹之聖蹠盜而不以累柳下惠之賢秋胡不義而命以彰其妻之義邑乘別善惡公是非示勸懲之書也又何得以玉堂累烈婦哉且如江南海

烈婦者正以其夫之不肖而成其烈今以玉堂而没烈婦之烈也豈其可況惟其夫之不善也正所以見烈婦之賢向使其夫而爲士大夫讀書明義理之人也則烈婦或者其閨義之有素即不然而或平日尚有恩義之可戀如是而死也猶未難耳今也既無義理之閑且無恩義之戀而獨凜凜守志甘心蹈白刃而不回卒能自潔其身以完此純白之操非其貞烈之性得之天者獨厚于常人　何以至是而謂其夫之不義足以掩烈婦乎邑乘固別善惡公是非明勸懲之書也大書特書以見諸烈節之首也夫何疑

哉夫何疑哉

書三原昝烈婦李氏傳後

辛巳冬三原李重五先生過訪敝廬余於行笥中見其手錄本縣昝烈婦李氏傳讀之擊節而嘆曰烈矣哉夫存與存夫亡與亡其古致命遂志之高義乎乃先生又爲余言烈婦性至孝其代夫事寡祖母也三年中艱難百計卒無缺于衣食之奉以負夫託然則烈婦之烈當由其見義明故其狥夫决非徒出于一時激烈者貞而烈仁而孝卽以方古烈女奚愧乎先生之重其行而錄以傳世有以夫

題黃安張子炳龍所聘彭貞女傳

守節難未合巹而守節也更難葢合巹尚有恩愛之戀而未合巹則恩愛不屬耳以恩愛不屬之人而欲其守不字之貞雖聖人不敢以此責人矣而貞女彭氏者曾與所聘夫張子炳龍者無衾影之對而竟毅然弔其喪不歸其家以矢從一之志嗚呼彼士大夫平日讀書學古遇變故當身輒變易其素心曾靦顏二姓而不顧者聞貞女之風真可愧死地下矣而爲人婦而不幸遇所天之不偶者亦可以觀感與起也哉

題春江沈母黎孺人表貞錄

昔之人有言曰死節易守節難夫天下事孰重于死又孰難于死者前代之自負名士而晚乃身名塗地者豈非一死之未能自決哉而何以云易也蓋死可激烈于一時而守則不貞諸終身當其初也藐藐諸孤旣未易保其成立其繼也外虞內憂奪人心志窶雨凄風孩人神明者亦且不一而足是非秉不變之操而兼優乎濟變之才固未易以巾幗間女流全素志也此程嬰杵臼所由自審于難易之間乎今觀沈母黎太君之稱未亡人也持堅志保弱孤三十年潔

白貞靜之稱無間遠邇而孤卒賴以成立嗚呼若孺人者豈獨爲爲人婦而早喪所天者之儀型卽吾黨當人國家者亦可以知所則傚矣

題上虞徐貞婦禹氏傳

豊川王子曰禮制經紀人倫無不推原終始以立世範獨于夫婦一倫則但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而未聞守貞之義則聖人不及豈聖人不貴未醮之貞乎良以其無夫婦之恩聖人固不敢責盡從耳今觀上虞徐貞婦禹氏者許字徐君榮清而未醮居然禹氏女也乃甘心爲徐以死守貞卒待徐君之歸死爲徐婦是舉古聖人所心期而口不敢責人者直以其身蹈之而爲宇宙立一大坊嫺一大型範也嗚呼是眞奇操異貞哉而汝楫自母嚴出廼知悉意表章其前母

則又𨑳愧爲人臣子而不知顯揚其君父之美者皆矣

書顧端文集後

自陽明先生首倡東林終明之運黨禍雖未艾而培
明季忠義氣節之脈於不墜則先生之功斷斷不可
泯也讀其書其熱心直腸君子原諒焉其精識勁氣[illegible]
令人折心焉獨其折衷學術宗性善而主小心確矣
而力排陽明無善無惡之說於告子於深穩精嚴之
中不無激烈失平之病蓋道者天下萬世之公言者
天下萬世是非之衡也君子欲折衷道術以衷古而
[illegible]亦惟其平而已平則人已前後乃得取衷焉自
昔孔子後周而不詆夏殷之忠質孟子願學孔子而

而不毀夷惠三子無極之說孔孟未有也周子發之而
程朱不敢議其反古兩忘之說曾思未有也明道發
之而橫渠未嘗不深傾心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如
其不悖於道則後之道猶前之道也彼之道猶此之
道也何必規規然執前之說以繩後抑彼之說以伸
此之說哉無善無惡心之體陽明有見之言也抑以
有爲之言也稍有知者知其不同告子矣況依然濂
溪無極之義大易無思無爲之旨乎是則孔周是而
陽明不得獨非非則無善無惡非而無極無思無爲
不得獨是是則陽明之說卽孔周之說非則孔周之
言何異陽明之言東林果欲定千古之是非以立千
古之準繩如此等處以爲功同無極可矣卽欲防其
流弊而獨明吾之性善小心以爲不可爲訓亦可矣
今日陽明之說卽告子之說其流弊害人心而禍天
下嗚呼物不得其平則鳴天下何事不有流弊禮記
言六經之失昭昭矣獨陽明之說有流弊乎且孔子
無思無爲之說不禍周周子無極之說不禍宋而獨
陽明禍世乎同一說而所信則以爲是所排則以爲
非又何怪乎尊王學者之紛紛起而爭也且吾方欲
信今而傳後則必須盡已而盡人外人無所爲已外

盡人無所爲盡已抑人之不必然以伸已之所以然
此尚可爲盡人盡已者乎人已之不盡先無以信吾
心而欲信天下萬世公共之心容可得乎故東林之
排陽明其說愈辨其辨愈微君子雖諒其心而未嘗
不慄慄有深文之懼焉夫東林折衷學術欲衷古善
後而深文是病是東林爲學術一大折衷而不免爲
門戶後又開一門戶也惜哉

又書顧涇陽先生集後

涇陽先生急急主張性善小心凜凜乎仁人救焚拯溺之心而刻刻推排無善無惡似不免刻吏深文之弊嗟呼莫須有三字不可以服所罪之心將無同三字獨可以定是非之衡乎顧高以明季流風波蕩之失歸咎始倡無善無惡之陽明誠平心而論有明風氣之衰果自陽明貽禍乎抑自有其淵源乎以嗜利營私之禍根厚誣講明良知之人吾見自此而後東林自東林陽明自陽明門戶中更生一門戶議論後垂增一議論議論滕而學術愈似愈裂恐識者又不免追咎於力排陽明之顧高矣君子於此知立言忌激而論道貴平也

書高子節要後

東林倡義之鄉其學問淵源顧高主盟而高子尤為深穩今讀其書旨繁味淵懿哉言乎非他人門戶支離影響綽畧比也惜茲錄去取微涉淆雜君子惜焉茲謹擇其粹者為二册大約四分去一而於力駁陽明處獨存方本菴性善繹一序蓋君子之道則一而教因乎時故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者時各有適也執裘之適而必曰葛之弊使人寒執食之適而必曰飲之弊使人饑則適葛飲者起而爭矣是啓門戶之漸也既非所以為訓且夫道公也平心無私之謂公明知葛之足以適夏飲之足以適渴因其不便於我者譏而故抑彼之適以伸吾之適亦豈所謂心之公而言之平乎陽明以致良知為宗而有無善無惡之說[illegible][illegible]時之適而有為之言也周子不嘗有無極之說乎東林折衷學脈而夷無善無惡之說於告子至推排煅煉之不遺餘力其意豈不曰吾以防其流弊惜也氣激而不平言刻而未公也不平不公是偏私也偏私矣無論無以訓人向何以論道陳公甫先生[illegible]謂推其嚴益見其隘嗚呼顧高之嚴適所以成其[illegible]也故余於節要之錄排陽明條存其一以明高子

之時東林之教去其餘以存大道之公萬世之示其
其觀余言而以爲夫夫推彈東林者非知言者也以
爲尊望學者非知言者也又或以爲姑爲調停兩可
之說者亦非知言者也

書道一編後

噫是編所載朱陸往來辨學之書詳矣其學術是非千古自有定評吾無容置喙惟是朋友之道以義合義者公理之謂亦合宜之謂善相勸過相規理也勸而激規而訐合宜之謂何不苟信不苟從宜也不信人而命諱疾不從人而且忌醫公理之謂何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明乎朋友有各盡之義而後有相成之道也朱陸二先生皆百世大賢宜其講此悉而踐此熟矣今觀其彼此書問以及他所議論朱以陸爲禪寂陸以朱爲支離夫果其禪耶何妨開誠而陳果其支耶正宜巽語以告乃詆支離者不難勝氣相加疑禪寂者甚且變色拒諫味其語意皆不免挾勝心以從事嗚呼論學而競勝無論其非也即其盡是豈各盡之義乎朋友而爭言無論其曲也即其盡直亦豈相成之道乎此亦二公所宜深悔自反尊二家者之宜平心尚論而又吾儕之宜借鑑自考者也乃若墩篁公生朱陸數百年後獨能委曲調停雖言不盡當而要其一片公心善意眞足愧當日爭門戶角意氣之生徒子弟而風後世處人朋友議論之間者多矣

書柳子厚與蕭翰林書後

王子曰子厚少儁敏自其弱冠時已負天下文章之望迫於驟貴用事剛果鷙悍慨然以功名進取自負何其壯也一罹罪戾遠[illegible]恐向人搖尾作乞憐狀嗚呼以彼之罪我當罪耶則宜反而自責誣耶則宜自信以命公道不泯人心不死當必有為我辯之者即不然而此心苟可白天地質鬼神吾亦已自問無愧矣尚何望於人之援手[illegible]耶而若是將毋所謂文章者於聖賢文身之[illegible]相涉耶吾於子厚竊有感於士大夫斷不可以無[illegible]不可無聖賢立品之學也

王子曰孔子有言[illegible]之後凋以子厚之高敏向使天意不移得以功名祿位終安必不有可觀惜也天之摧其鋒而挫其鋭竟使其氣折而中無以自振不克以令名竟也然則士不聞道而徒以意氣激揚翹翹自負者其無以天為可恃哉而為國家養育人才者亦可以知栽培長養之方矣 書柳子厚傳

書柳子厚愚溪詩序後

王子曰子厚叙愚溪詩奇情閒致高調戛戛乎絶今古矣惜也愚溪不得與濂溪並傳愚溪詩序不得與桃源記先後爭光士君子立身行已固可忽乎哉掩卷為之三歎

書感蔡忠

宋蔡忠惠襄知福州日上元令民一家懸燈七盞處士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七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恐笙歌無妙曲忠惠見之遐與罷燈君子不多烈之能言而多忠惠之能使烈言且虛衷善受也不然今下郎無人豈乏如烈其人者求一言之伸於交遊親舊且不可得況公祖太守乎吾於忠惠歌山榛隰苓之什矣

書心齋樂學歌後

心齋生於鹽丁年二十餘尚不識一字及見文成激迪之下頓悟學脉遂能見地如此超脫當時如某某諸公幼讀簡編終身談學儼然自負名儒見地曾不及一鹽丁至以千古直截易簡之宗疑爲空寂遐捷之談竊心齋胸中無物而諸公拘牽意見故也嗟乎彼溺斯道與溺於利欲之人吾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吾知難豈不信哉

書王龍谿先生傳

王子曰良知之傳本明德之宗也而當時能盡其蘊者實不多人自龍谿極力推闡而其旨乃以大著不可謂非王門之功臣矣顧其有時承口之快混同三教不限畛域不惟可使二氏竄入吾道兼可使吾道叛于空宗則亦何辭亂防之罪乎且吾道本無不足而必欲兼綜二氏是徒知吾道合二氏而後大而不知吾道離二氏而原自非小也即此亦見其識之不精矣然要之恪守師傳孜孜以闡明此事爲飲食性命至于鞭心入微難進易退是亦吾黨之先覺也矣

書羅念菴先生傳

王子曰先生深潛純粹簡靜謙恭其制防之切有原思克伐怨欲不行之力而其廉而不劌清而不矯矜而不爭望道爲趨而期以盡性至命爲歸使在孔門亦當居德行之列矣宜孫鐘元先生列諸大子也又曰吾儒中矜貴二字惟先生足以當之庶幾乎有衛道之弘功矣

書歐陽南野先生傳

王子曰公生平奉良知之訓以身體之而不徒簸弄于脣吻間使王門諸子盡如是又何至犯後世之指摘哉亦可謂王門之老成吾道之典型也

書薛鐘離先生傳

王子曰孔子有言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其元又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如公者殆近之矣奉師門之宗傳隱顯常變而不以易其志是之謂恪守師學是之謂眞致良知

書武含翁遺言後

余交二曲大成大寧武君昆弟最久大成業儒人稱長者大寧則以養親之故舍儒業醫其至性孝友有過人者余於二君之篤行未嘗不欽其尊人含翁家教之素良今讀其永訣遺言依然平日以善遺後之言而不及其他至叮嚀大寧則諄諄以克盡己心不忍欺人爲第一義嗟呼盡己之謂忠不忍欺人之謂信忠信而生人立身涉世之道盡矣準此義也雖百世子孫守爲金科玉律可矣寧獨大寧所宜佩服不忘而已哉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書壁

夜來獨自檢點遇利害得喪有多少憧憧往來處此
是平日存省無力故臨境不定耳昔明道十六
七時便有吟風弄月從況及至吾輩薄年始踰冠定
往一言關啓輿盧聯顏氏心行非其聞道有素何
以至是今余年踰三十說無得力仰觀先哲負愧何
言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茲以往尚其勉
圖後效以贖前愆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則
幸矣乙丑二月日書

書感

余嘗怪理學氣節一事也而世每二視之談氣節者
曰維持世教者綱常節義耳苟大節之不虧斯于世
而無愧何事嘵嘵焉空談性命爲于是藉卲二泉寧
爲眞士夫無爲假道學之說以詆理學而談理學者
則曰根本萬事萬理者心性耳苟心性之既明卽大
本立而道生無窮何爲沾沾焉一節一行之是尚于
是藉王文成自喜一節不可進于全德之說以詆氣
節嗚呼其皆不思而已矣氣節而不本于理學縱非
爲名譽起見亦豈能底于大中至正之歸且不知忠
孝節義離理更是何物其勢不至使人視學問爲贅
疣而以君父爲沽名之具不止是謂鶩其標而不窮
其根理學而不足于氣節無論空言不切于實用且
不知所謂理者用在何處所謂學者習夫何事而所
謂存心養性者外忠孝節義禮義廉恥抑又何處見
其能躬行實踐也其勢不至使人驅入異學遺棄倫
物之鄉俗儒口耳聞見之習不止是謂昧其名而未
旣其實且既以爲道學之不可假則亦爲其眞者不
幾有本之氣節乎既以爲一節之不可安則亦勉進
于全德之地不幾有用之理學乎而乃强分而具繪

之若南北東西之異方氷炭水火之殊性其勢不至使氣節理學相爲詬病舉天下而驅于鄉愿賊德小人全無忌憚之域不止是謂因噎廢食懲其流弊而更滋以莫可振救之弊也嗟乎世教之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恃有理學氣節一脉耳吾儒之所賴以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繼往聖而開來學以異于異端雜霸世俗之學者賴理學氣節合併一脉耳今也馳騖功利者既顯背于理學氣節之外而稱志道術者復割裂于理學氣節之中學術何由明通人才何由出而天下何由一道德以同風俗乎然則生乎今日者講學明道之責所不容已矣

題觀察可齋賈公百石圖題辭

豐川子曰傳有之知人爲難今觀百石圖題辭而妄謂得可齋賈公之爲人矣卿大夫宦成而怠往往簿書常分或未勝任黃爲劇郡郡務甚叢委矣公政教兼舉遊刃有餘竟以其暇游戲文墨凡藝苑能事靡不殫其長非其精神裕如當不至是世俗喜好春華浮藻飾自艷口之具耳公筆墨所寄非蘭則竹非竹則石凡所寄意無非孤芳幽貞之物凡所寄題率皆清白堅勁之旨非其秉志高潔襟期磊落當不至是且公藝文盡精也而獨刻畫于石窮態而極妍圖石盡致也而復按圖而題寫意以傳神則觀其託石而得其自守之貞觀其百變而得其變動之神觀其題辭而得其蘊奥于言辭之表其爲他日之立德立業必期不朽而不徒欲以文墨乘世從可知矣蓋天地間不朽之盛德大業非隨世浮沉之人所能爲亦非執方局守之士可與幾故非貞不可以語經非智不足以達權經權合而範圍宇宙曲成萬彙之具不是外矣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又曰惟深也爲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今也觀公圖辭取石徵經百變徵權徵言徵與吾知

自斯以往宦跡所至必以砥柱中流之操運五丁開方之奇凡遇國計民生殫悉智力經營石畫與利如寶珠玉剔弊如搜石瑕漸仁如治骨角既切而復磋摩義如治玉石既琢而復磨使夫　皇圖奠安于磐石爲一代柱石宗臣將令日圖形百石之人不且爲異日金石圖形之人乎徒以藝奇美公既不免皮相即僅以淸白堅勁之意窺公者亦尚擧似而失眞耳非公素志素心也不知公其許我知言否尚幸有以教我且余尚欲更端請公者昔世史載女媧氏煉青石補天事不審公謂眞耶抑不免寓耶果以爲眞石作何狀煉作何功補作何法尚更爲我圖而題之卽以爲寓其寓義于青石爲何意其寓意于補天而煉石爲何說且不取他意而獨取意于煉石補天爲何旨且說既寓矣又不知其實事爲何說爲何事又如何作用張弛也尚煩公爲我續煉石補天之圖于百石圖後一發古聖人參贊天地之弘義使煉石補天之圖說與河圖洛圖太極諸圖並傳宇宙爲道德功業金科玉律之宗歷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則此圖也又僅區區與蘇公怪石枯木之圖爭長藝苑增重黃州郡乘而已哉心敬且願濡筆而再書其後矣

贈廣陵劉湘南卷

余嘗論上古開物成務不獨如伏羲神農黃帝諸神聖者創天地之未有開斯世之渾蒙其功在天下後世不可意量卽岐伯雷公以及倉扁越跗諸君子者亦且心通元命利濟生人有補益造化缺陷之弘功而至於金鍼撥眼能使盲者復明其術不知始自何氏要之神奇元妙非智靈天啓不能意想至此湘老習其術而以精聞海內噫湘老之技技也乎哉而可以尋常測耶顧天下盲于目者萬之一耳盲于心則皆是而若余其尤甚也憶自束髮受書卽嘗慨慕昔賢董相桓文宗法鄒魯耻安晚近迨今越數十年老將至矣而終于學術離合治術純雜之辨茫然方寸之間而莫睹其眞是必有盲魔入余心孔而障其明者湘老心靈跨俗必能徹微洞渺觸類旁通且其遊歷幾遍海內當必遇有異人不審有術能爲余一抉其膜否又崑繩王子者湘老表兄弟也余嘗讀其文知其留心當世獨具手眼今觀題贈褱老之篇曰安得金鍼千萬丈直撥雲霧開天睛又足明其非無見于中而漫爲是隱憂者他日相遇其尚爲我以此意詢之

題襄城李樸園丈悔圃紀聞

宇宙元化生成何賴于文字語言而流傳者謂有諸聖賢君子扶世立教之言可以維持三綱五常裨補人心風俗助宣元化耳不然而三墳五典九丘八索非不恢奇詭麗而聖人删之噫與齊諧志怪等何耶樸園丈悔圃紀聞即平日耳目所睹記隨手彙抄曾不盈帙較之博物世說叢書志林等書不無尺水寸山之日然要之彼以競富鬪多此以明勸示戒世教有關無關有賴無賴當世必有辨之者

書王生卷

二帝三王周公孔孟聖之至也其言萬世不易之言也昔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是人心直罔之分非特生死之關而實爲人禽之關其亦可畏也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告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而孟子亦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此心危微聖狂存亡之分關乎此心敬肆之間而出敬入肆又只在念慮毫芒之際以毫芒之念慮而敬肆于此焉分即人禽于此焉

分其亦甚危矣哉渭南王生某者年四十已因痛悔少壯之非一旦矢遷善改過之志不遠數百里向余而問所以操心檢身之術懇懇懇懇若將弗及焉者噫嘻世俗之迷而不返也飾詐者終于詐競氣者終于氣生獨能翻然悔前日之非而奮焉圖今日之是此非明于人禽生死之關惕于可畏可危之機不至是也　　然則余尚何言哉舜周孔孟之言明師也可畏可危之機明鑑也生亦惟頤諟數聖人之言而凜凜于敬肆之界終始不懈如今日焉人道生道舉在是矣余何言哉

題徐生眞樂軒十則後

十樂皆可樂事誠能身體力行亦自超出流俗偏私怠肆者多矣然尚須于孔子在中之樂顏子不改之樂徹底理會得其準極而會歸之卽十樂滴滴歸源而滿腔子生機盎然天理流行始於孔顏眞樂血脉相符耳不然卽恐過此十樂之外此心之不樂者尚無窮也夫此心全體冲融恬適之謂眞樂倘問之心而尚有不樂之處卽所謂眞樂安在乎尚望遠眸于百尺竿頭更加進步耳

贈武進楊續成

明于爲善之義而可以爲良士明于無所爲而爲善之義而勉之可以爲君子安之卽可爲大賢爲上聖自世風之下也功利之毒浹人心髓於此有人焉曰大道昭明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吾可以背天而逆理乎于是非爲善之事不以存諸心非爲善之事不以見諸行非爲善之言與行不以教子弟而誘鄉里如是而不命之爲良士是厚誣斯人也然以人性之善也四端爲善何人不具擴極其至如堯舜孔子亦分內事耳而曰大道福善吾其爲之冀使天道不福善禍淫而遂可自趨不善乎於此而有人焉曰善吾性分也何可不爲不善非吾性也何可爲積德而不希福累善而不計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道合符與天合德而勉此者不命之爲君子安之者不命之爲大賢爲上聖是又厚誣斯人也武進楊子續成者家世以積德累善爲行而天亦遂報之以昌熾方艾之福楊子之爲良士武進之人皆信之茲之入關也適宜興謝子野臣于逆旅商證之際一旦豁然于性善無欲之宗于是同謝子西來二曲受業我二曲夫子請益天人性命之原前後留余齋年

者旬日而凡余所與言者楊子靡弗欣欣然莫逆于其心嗟乎猶見之爲穢也賢者有不免焉況楊子家世信本善之理其成效又彰彰如是乃一旦化舊見而深悉乎至善之無所爲而爲也可不謂之君子乎如其由斯而進進不已勉勉日新熱擇善固執之功入盡性至命之域楊子而不造乎大賢上聖之域吾不信也楊子可自畫耶余既與楊子同門義不容默而復喜楊子之日進無疆師門之傳將廣之而南也于其行贈以是言

題江夏門人劉次臨制藝

歲辛卯余以大中丞蘇寶義先生之召於春首至江漢書院越三日見次臨劉子誤藝一帙清暢醇茂讀心擬其爲端雅士及劉子是顧欸談移時則見其舉止整飭風度淵恬既心喜所擬之不謬而劉子復撝謙善下竟以一日之長事余而不少吝噫嘻余世俗之所謂膚迂疎狂者也劉子不鄙夸足矣而竟能屈下乎不謂之中懷之虛公不可也夫天下惟虛則大大則無所不容不見夫海惟大故能納百川而無不受乎又不見夫地更大于海故並能振納百川之海

而無或洩乎更不見夫天更大于地故並能包載萬物之地而無不容乎然向使海也先有物焉膠固盤據其中而不可破則將滴勺之不受矧能納百川又使地也先有物焉膠固盤據其中而不可破將一川之莫載矧能載大海更若天也先有物以膠固盤據其中而不可破又何能舉無所不載之地而統覆之無遺乎劉子之心虛如是吾知自是以往必不甘自限于今日所造之清醇暢茂必將上而王唐歸茅更上而韓歐蘇曾且不獨區區王唐歸茅韓歐蘇曾遂已也將上而以周程張朱爲依歸不竟至顏曾思孟

之域不止者皆可於此撝謙善下之虛心下之矣劉子勉哉余且引領以俟矣

題孝感門人屠用觀試卷

質無斂鈍力學可成然使學而質之不美用力且當百倍故美質者可貴之器也孝感屠子用觀年甫弱冠以長才爲大中丞重徵之肄業江漢書院余閱其試卷諸作弘富霶霈少年英發之氣勃勃不可掩遏如用觀者可不謂質之美而後生之可畏者耶乃用觀不余鄙夸敬愛余如嚴師又同靖子誠合等八子與兄功如兄弟之好夫余於世號爲迂濶庸腐兼子尤魯鈍不足數道者而用觀諸子敬愛之如此道誼骨肉又不當於古人求之耶今余將行矣用觀即不索余言余且將有言以別矧見索耶顧用觀之待余不異靖子誠合余之望用觀又何異誠合耶今余贈靖子之言具在也用觀但時一取閱發勇猛向上之志由此而魏科高爵由此而文章氣節更由此而道德功業以不負此美質而真爲他日可畏之後生且與誠合諸子能交砥其勉以共臻于遠大即此番相過之雅真當千秋矣他何言哉

題許弈晋制藝

此余以大中丞儀封公聘至姑蘇越二日入紫陽書院謁張文公先生主會肄業士友于講堂自後凡諸君子見顧其言論風概無有不經之目而識之心者盖以中丞舉數十年未舉之曠典是欲爲 國家作成實才以無負報稱之本心卽諸君子之被其陶淑者非有實造之士眞足爲 國家用亦無以副中丞之心而生盛舉之光也越四日金壇許君弈晋見顧觀其貌英氣露眉宇之間聽其言高議出流俗之表竊心爲大中丞喜得士然尚未盡叩其中藏也次日許君復見顧凡其志之必期于希聖希賢學之必期于明體達用無不于言論之表得之而至其痛心于怙恃之早失思欲以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者補養不能逮存之䏝誠卽且觸余罔極未報之積痛而不能自已也自是以來余每欲時時見君以商所見君且時時過余以質其疑凡天地間學術源流之大致天人性命之淵微與古今治亂人才盛衰之關鍵余與君無所不言亦無所不契噫嘻如君者可易得耶進而造之又可意量耶矧今睹君蘇猴詩草制藝二編空明雋爽俱如其人遂時之技又無俟于刿心者之所以顯親揚名者不卽在于是時耶弈晋勉之吾恐與君同抱養不逮存之至痛而余則老矣雖欲自勉而力鈍歲晚行將抱憾終天矣君之年方强仕之年也資自難量之資也而其業又已成逢時之業從此不替乎希聖希賢之志務究乎明體適用之全以揚先人之令名于無窮盖沛然輕舟中流之易耳第所需在持定志下定力以爲立身行道之樞機耳不知余可以此四字助君乘長風破萬里巨浪之柁柄否乎

書邢德明卷

渭南邢德明有志聖人之學而獨其心惴惴焉以人能至為疑余曰子惑矣聖凡此心無異心也聖凡理無異理也不見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我原無異于聖人乎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不屑之心我原無異于聖人乎以至當辭而辭當讓而讓是知是非知非油然與盎然出者我原無異于聖人乎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禮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求聖人之道非求之聖人也求吾心之固有而已夫渭南之與鄜其相距也三百里而道中隔阻

二邑越一都涉凡五六川子欲至不憚溽暑而竟至矣今日歸且將冒暑而歸矣求子心之固有初無難矣過都涉川冒暑而往返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有為者亦若是吾子勉之人患不欲至耳安有實求吾心之固有而猶不至者

書佟體謙卷

人與萬物並生于天地而人獨配天地稱三才配以此心之靈明而已人而不知完全此點靈明衣冠雖具貪毒頑冥蚩蚩然禽獸草木而已故人生于世能使此點良心不昧遇君而忠遇父而孝兄弟而友愛朋友而忠信以至妻妾奴僕宗族鄉黨莫不有恩以相恤有義以相維而更能副之以親師取友窮理盡性這便是天地踐形克肖之人即不能博學多識而但能實實體行這個道理時問先覺不敢自用守之終身不敢怠荒亦自是天地間光明正大之士勝于

口耳章句虛文無實者十倍百倍蓋我為其實理而彼騖于虛文故也自聖學不明世人類以語言文字為學而不復知有存心盡性之義學者既昧于所當學而騖于所不必學不學者又畏難于所不必學而反自阻于我所可學能學學之正脈湮也久矣茲感佟君諄懇求言之意故揭其本而言之且以告同志焉

書友人卷二首

先民有言樂莫樂於好善人此非徒設爲誘人之言
人生[illegible]處仁以居心禮以制行
則[illegible]天[illegible]人自然浩然天地無入不得何
樂如之

[illegible]乎仁義故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於
[illegible]不願人之文繡學者誠朋有眞得斷當見大心泰
自[illegible]位之眞樂浮慕趙孟之富貴

爲[illegible]四表叔書

崇友睦姻以居家慈惠忠信以接物勤耕節用而無

求於世教子課孫使有聞於時此生人處世安樂四
符也

爲樅錫書

從生做人之道第一在好學爲良士若旣不能讀書
在家能孝親敬長出外能敦仁崇讓勤儉以足衣食
謹[illegible]以絶禍愆更能不交匪人不事飲博則亦可終
身常享安樂矣

書三侄扇

人生百行孝爲之首孝豈無窮愛身爲首蓋父母之
愛子也無所不至而其於疾也則尤憂之獨深故人
子必以親心爲心親憂爲憂謹身愼疾如臨深淵而
履薄氷乃爲善體親心不負罔極

書醫扇

擅生人之術歷生人之心人苟可生無分貴賤不計
親疎不擇難易不較勞逸不期利報如此操術如此
存心然後可言功同良相心同良相

書宗弟仕譜扇

讀書考古務農資生守先世之矩範尊當代之典型
和鄉黨忠厚禮讓教子以[illegible]無生侈怙無交
匪[illegible]此[illegible]君子居家之日[illegible]善身善世之功程也

書宗弟扇

欲寡尤須無妄言欲寡悔須無妄行念祖宗創造之
惟艱須無妄改先型念鬼神[illegible]之不爽須無妄生
邪慮一妄永除百行斯眞百眞旣生自然百福永集
而百禍永消矣

題贈湯君

萬彙浪造物之奇繪事文代天工以狀萬彙之奇圖
畫眞斯人心計事也而古之論此道者以爲不在含
毫吮墨之人而獨取解衣盤礴之士此中眞機緘我
直欲向良工而問厥元牝

書歐陽生扇

昔天作穹廬大地作長筵高山作琴瑟流水作絲竹倩來大造乎悠然按節彈一曲猶未竟鴻濛已重還

書沂公弟扇

以清還天以靜還地以幻還境以變還遇以藥還病以圓還身以恬還養以虛還神隨緣放曠任運逍遙欲界仙府住世王喬

書潘玉川扇 諱適

睢源濟始匯流沸弘詩禮傳世之業創而垂之者視乎先型循而守之與夫擴而大之者則係乎後嗣

書呂君扇 浙人名景烈字友柏

令宰一言一行隱關下民之休戚即繫係一身之功過藉賓先生令宰之替身也關下民之休戚豈其淺鮮關一身之功過又豈淺鮮

書邢生扇

先民有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士君子不可以窮而自墮其志不可以老而自灰其心

爲邢生子書

立巳之身樹巳之品在於學安親之心揚親之名在於學自茲以往一刻千金一日千里可也

爲師生書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有待其人不可量耳故後生貴早知自立以無負此畏時

爲趙生書

人生以志爲立德之基志乎小而求大成猶却行求前也故後生貴立希聖希賢之志

贈通山梓工朱君

朱君工梓業而手敏且多心計其一切取用之器與其治器之法皆捷便於泰工至於當大暑中日裹就

工夜猶閉門讀所携傳記之書往往至夜分未巳其勤尤有不可及者余每舉以勵兒子輩以爲勤敏能如朱君何業之不進又以惜朱君何使從事於詩書六藝之塗又何儒業之不可就耶故於其行書其所致羨於君與致惜於君者贈之

題孫復元卷

昔嘗聞于先師二曲子李子曰學者人品不一要之一誠爲貴蓋誠則無僞無僞則隨其所見之淺深所學之大小雖不名歸于實而心爲眞心品爲眞品故君子誠之爲貴也安陸孫子復元過余于江漢書院不以予爲不肖執贄而受業于門故于其見索贈言也以所聞于師者告之

書溫仲芳表弟卷

人生如石火電光縱至百年只如倏忽遺芳遺臭皆自此心之敬肆此志之勤惰決之故古人馭心如朽

索之馭六馬愛日惜陰如貪夫之寶金玉也

書二姪卷

學者以志爲終身之基志乎大將來成就者必不小志乎小將來成就者必不能大徃古來無論小小富貴繁華皆同草木零落卽中間王侯將相不知湮沒何限而惟數輩道德事業文章之英千古不朽故君子立志貴遠大也

爲麻城門人阮鳳昌書

雖人無所爲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古之君子尚廊廟之上必期實致實澤居草澤之中正欲立人立

人

爲麻城門人徐家麟書

古[illegible][illegible]隱居求志今日之幼學原卽他日之壯行行[illegible][illegible]道後日之壯行正是當年之幼學故處不徒處而處爲眞儒出不徒出而出爲名世

爲麻城門人萬統祜書

曾泛長江蘆花兩岸輕舟蕩漾明月中清風拂拂從水上來當斯時也胸中一段清虛灑落之致浩然與天光水色共其空明

又

君子爭千古不爭一時恥其身不爲聖賢不恥其身不勝于流俗

又

古云千鈞之弩不發于鼷鼠謂抱大具者不輕試于屑小也故君子養有用之力實致于建大德立大業之途不以其千古之身漫置諸爭小名角小勝之場

爲黃岡門人靖道謨書

古者語孝子之善思曰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笑語嗚呼親亡久矣而人子能作如是思可不謂孝思乎[illegible][illegible]以語善思則未盡也必如將爲善思貽父母令

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然後謂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耳

爲江夏門人劉國泰書

人性之善聖賢非有餘凡庸非不足只是聖賢不忍
自戕其天良遂積之至高明廣大之域凡庸不知自
全其德美遂積之至昏濁卑監之地吾輩宜自奮無
自棄

爲黃岡門人靖天績書

性情英發者宜歛心于切實稟賦清恬者宜鼓志于
遠大故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一則

古之君子皆因氣質之偏而下變化之功故能以變
化之功融氣質之偏 二則

古之學者無不切于身心倫物之學故人人氣質變
化德成材達咸躋于高明廣大之域而不至有過不
及之差以抱憾于生平 三則

爲孝感門人眉用覲書

無易澄之心無不可澄之心操存舍亡間不容髮故
君子治心如治農田深耕熟耨務殫耘耔之力而護
心如護目睛糠粃玉屑大下爲害之功

爲孝感門人夏力恕書

用應明于宜用之地則不至于負天姿加學問之宜
加之述則不至于枉人工吾輩既以孔孟爲大宗要
須以實學孔門之大學爲功課一切小道可觀致遠
恐泥者要須斷以淫聲美色例戒而絶之庶不至累
天君妨當務之急也

爲黃岡門人熊同翻書

昔之人有言曰沿流而進苟不止海當無不至君子
之于學也亦然望道而爲之趨奉昔聖昔賢爲指嚮
以必至鼓其力以惟恐不至惕其功其有不至卽已
寡矣

爲友人靖立三書

以光明存心以正大立身交友以誠信接人以謙和
守此四者循而勿失安之可久執大賢勉之亦不失
好修之士

爲蘄水姚君書

志欲其大而心欲其小力欲其實而衷欲其虛志不
大必且安于小成心不小或且悞于托大力不實充
成虛願之自張衷不虛或慮實修之反悞

又

王文成公曰自喜一節者不足進于全德之地吾儒

立身樹品自有方矩圓規正須大開心胸砥礪功修以志伊學顏爲標準

再爲靖道謨書

所見者遠則不屑于目前近功所志者大則不屑于目前小利求免鄉人者不足語于聖賢之歸斯言其我輩之元龜乎寧學聖人而不至無以一善成名此言其我輩之明師乎

爲友人書

明道程先生曰一命之士苟留心于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更若廣土衆民利濟爲心其功德何可限量

存省稿

豊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雜著贊

伊尹

其處也繫馬千駟不以易其樂其出也萬物一體以爲心惟道是視蔑一介之取與而人不疑其隘惟公是行剏千古之未有而世不以爲侵其斯爲青天白日之志大道爲公之人而聖之任者歟

又贊方竹杖

人皆厭老君獨扶之人皆厭病君獨持之黃河東傾厥有砥柱今之君子匪君伊誰

又贊萬年藤

軀卑骨堅貌羸神全言在人後行在人前人溺由己顛病是援惟仁自壽宜爾萬年

楊北溪像贊

生山國矣爲目尚戀乎青山居水曲矣爲耳尚貪夫潺湲身諸生矣神爲乎在若局若散之際處今世衣冠矣爲乎在不古不時之間麋鹿雲鶴之與遊也

奚爲乎胡然無戚容松巖竹塢之終老也奚爲乎怡然無慈顏此君者相其貌挹其神擬其班人曰此爲北溪之楊子吾則曰其諸風詩考槃之碩人桑者之閒閒

祖卓顏公贊

副憲祖卓顏公不鄙迂陋褎然以自題清照叙贊見委适言承命赧然自沮者久之既而細讀再三竊見其刻意欲以古聖賢窮理盡性之學修身而詔後者甚意甚懇其言甚摯已嘆爲空谷足音矣至其撝一敬以作成德之樞托大士以寓普渡之義圖敬誠明慧四德于圓鏡以喻光自本來之旨則淵乎其探天根而躡月窟求之當世又成廣陵絕調也方恨無由與公者濯泉挹麈尾從容論難于吉山綠水間豁胸中之積疑忽辭一言之贊以請正乎爰是泚筆而爲之贊

贊曰無極太極是生陰陽五行萬物引而愈長惟其所以生生者靜而有本故其所以生之者動而無疆淵哉此翁直以其身作敬誠明慧之根柢復括其旨于弘仁普渡之慈航刻其撩以握要者乾且惕即其

圖以詔後者順且祥則是其園林而燕閒也乃以其主靜立極者得意于一元萬象之方而豈徒曰乘簡書之餘暇姑爲是適情怡目遊心于無何有之鄉者歟

又題祖公爲司馬時畫像

噫嘻異哉如此公者其貌其年方盛也而精神則圓其才其氣甚勁也而風致則淵舊識者謂是武陵之良司馬不知者疑爲滄海之蓬萊仙余無從而定其孰爲是更無從而詰其孰不然獨覺以如是之圓精神如是之勁才氣如是之淵風致而乘之以如是之盛貌年必且以神仙入世爲英雄而弘勳冠旂常之首英雄居心本神仙而陰功載寶籙之鐀不至如區區者拈一放一而自蹈一偏也夫

斑竹杖贊（爲西陽張令公老友）

勁者其節耶虛者其衷耶莊者其貌而文者其躬耶其伴我老友令公自耄耋直至期頤而終有功耶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 參閱

答太公出處問

書稱十亂興周而詩載牧野之師則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燮伐大商會朝清明則是翦商興周之功太公爲最大周召皆佐命之勳而功不先公武王聖人也而尊公尚父則公之德心德識俊偉光明當必如古禹稷伊傅之儔可知若後世所傳陰符六韜之書

以及諸陰行間殷之說其權譎變詐至有管樂所不屑爲者皆假托於公以惑世誣民而矮人觀場莫辨眞僞遂使公千秋命世之人見誣於鄙俚之口噫嘻獨不思公之就養在文王爲西伯之年而牧野之師乃在武王十有三載之後當公之遇文王年已八十矣使公寔有滅商之志八十之年尚何可待而猶遲諸十三載之後耶是則公之佐武伐商非其初心抑以紂惡日極天心厭亂揆之理勢不可他諉故不得已而爲民請命耳若如後世之說則是公陰謀秘計以圖商如後世操莽懿衍之流矣何其誣公之甚而並誣武王哉且用公者文王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羑里之囚蓋幾於殺身矣而終不改其操事商彌誠服商彌篤果如人言則公與文王且當如氷炭之不入何爲一遇而遂爲役事之載乎則爲是說者不惟誣公並誣文王信是說者不惟不知公亦並不知文王矣至於直釣無餌之說乃起於戰國詭遇要君之人藉口前賢以自文飾謂公老而急急望用故直釣空餌以衒奇沽名如馬周以酒濯足之計耳公之賢而爲之耶大抵公之釣渭自其實事皤皤白髮來自海濱貧無以養借釣以適經雖不言理或不誣也

然猶可以避虐焰而沐聖化即其足以[illegible]景而卒餘年雖濟世情殷亦何至枉己而爲詭遇之獲乎此又千古出處心術之大閑不容終沉埋者也嗟若所謂剖魚腹而獲玉璜視象文而知佐周無論非其事寔即有之儒者論古期于明大義衷是非不信後世贋誣者[illegible]何足爲執事陳乎

釋言

或問於余曰爲善者爲君子乎余曰然有所爲而爲可爲善乎余曰否人性之善也四端萬善無一不備聖非有餘凡非不足善吾性內物爲善吾分內事以分內所宜爲者而爲之雖極其至如堯舜孔子只分內事耳而忝以有爲之念是卽功利耳其于善也何有故古之君子不以避有爲之嫌而阻爲善之心亦初不干爲當爲之善而起有爲之見誠以有意爲善之爲雖善亦私也今有二人焉一人不爲孝一人爲欲得孝之名而後爲孝又有二人焉一人不爲忠一

人爲欲得忠之名而後爲忠彼其孝且忠也豈不覸不忠不孝者有間乎然其忠孝也爲名譽起見而初非爲君親起見其于忠孝也何有其覸不忠不孝者又何能以寸乎故夫屑之障眼也不特塵土卽金玉亦然謂夫金玉之雖貴於塵土而總屬眸子之蝥賊也況夫有爲之善似善而實非善而謂可謂善乎曰然則記言大德之必得祿位名壽何義也余曰是謂大德自致之報耳非教人爲祿位名壽而後修德也爲祿位名壽而後修德卽非大德矣曰書言天難諶命靡常記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至惠吉逆凶善降祥惡降殃之旨寧非教人有所畏而爲乎有所畏不亦有所爲乎余曰否否是言天道之可畏使人益知所畏而爲實善耳非謂因天可畏而後人當爲善天不可畏而人遂不當爲善也今使天道縱不福善禍淫而吾輩遂可不爲善以自外于君子乎遂可直爲惡以自蹈于小人乎大抵報善者天道之自然也遇大德而卽祿位名壽之俱備皆正報也特爲報而爲善是爲報非爲善也善無所爲而爲也且夫至公無私之謂天聰明降鑒之謂天有爲爲之而希天厚與之以報是視天爲私而不明也曾天私而不明乎不

惟不知眞善亦並昧於天心其亦兩無着落矣或者唯唯而退余因書而記之以便覸省焉

孟華更字李實說

孟華之來學也余問其字曰聿生詰其義曰取諸夔聿生華余聞之訝曰有是哉孟姓而華名可也古之名華者多矣華名而聿生字亦可也若曰聿生之爲取于夔聿生華也于義奚當乎且華花也花而實焉花乃實耳匪是者空華而已浮華而已虛華而已何明高故昔人以爲春華之不如秋實也且夫華而實焉猶恐實不副華不見夫千葉之華其實寡乎而又欲孟華而生之勢不至此生作空華虛華浮華與春華同歸於飄蕩零落不止也爲更之曰李實華乎李

實華之行實者華之歸華以就實實以歛華斯足尚也或曰孟夔同音世之假音用者不乏何獨於華而嫌諸曰世俗之僞也煦煦可以假仁孑孑可以假義名者且假他人之名姓以誣世而惑人矣豈獨音之假哉雖然不來吾門也無責耳華而來吾門也念慮毫芒之際尚不可假借以欺天罔人矧姓字者昭昭人口耳而可假借歟而可假借歟

愛日堂記

富平孫君長階求爲其堂于二曲夫子夫子爲題以愛日蓋取諸孝子愛日之義也或曰愛日親之老者可耳長階而親未老也而日之愛者何檄曰惟其年未老故其日愈可愛也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蓋父母之年愈可懼則吾父母老矣人子至於父母可懼之日始愛其爲愛也幾何乎甚且欲愛而無其日者比比也孝子忍乎哉此愛日之義夫子所由特爲長階題也迺余則竊謂夫子之意又有其實焉耳夫人子之於親有得爲有所不

得爲不得爲者功名富貴之在天也得爲者學問道德之在人也在天者親雖欲之而不敢以必諸子知天之非吾子所得自主也在人者則親欲之而且期必之矣故孝子之事親也在天者聽諸天而不以奪吾志在人者則瞬有爲存息有爲養日月有課程而不敢一日虛過以爲虛過即遠親也不敢一日空度以爲空度即不孝也學問道德必求日進一日以爲一日不進則爲負親心而辜歲月也長階年方富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迺尊四章君夙昔義方之教實素期在富貴聲利之外而殷殷乎進德修業之是望是長

階之自[illegible]日乃所以爲親愛其日也然則孝經之
立身行道大禹之惜寸陰陶士衡之惜分陰長階反
而思之非即孝子愛日之實乎夫子題名之義又不
其在是乎若僅曰服勞奉養惟日不足而已者敬竊
恐失夫子題名之義矣抑恐非孝子愛日之實義矣
而爲長階兄弟者日登其堂也又能毋顧其名而思
厥義歟

祭賈懷伯文

嗚呼懷伯生膏粱之家而恬其質居繁華之里而淡
其情方冠而正學是師居然吾黨之先覺甫壯而禮
度益虔儼乎淑世之儀型嗚呼如吾懷伯者昊天祐
之以長年克其學老其器斷屬吾道之長城無疑矣
而孰謂其年始踰壯奄然先殞也耶嗚呼年不副德
實遇于名君家之不幸吾黨之不幸于此交併而謂
相信如僕獨能已于涕零乎君沒之初余方有懷而
姑待暨數年以來實欲道子以將誠今俱覺其未易
矣于是寄一哭于吳洛之行顧不審吾懷伯之所謂
君者尚俊愉昭明于上者尚能聞之而乎聽否耶嗚呼
哀哉尚饗

亡友王子趍墓記

君諱[illegible]字子趍世爲某里人祖廷臣父輔皆以邑文學稱鄉里後進出其門者多知名士君生而聰慧異常兒從父學不事督責而制義明弱冠補邑學弟子員輒居前列年三十以歲試冠軍遇特恩拔貢成均又三年竟以瘵疾沒初君就試童子時偕從弟開生子繼者與予相遇于邑衙問其里居姓字遂相識後日益親密每月餘不見非予訪君則君携子繼訪余久而益敬十餘年未嘗有一戲謔之言余後問業二曲平日知友多延余不顧君昆季過從厚延命子繼與余子誠齋聯姻每聞余自二曲歸君卽携子繼來顧又十餘年如一日嗚呼孰謂君之不永年而死也君既死之明年其父文學公卒又幾年其母趙太君哀君齎志而亡也爲樹碣墓門而特命子繼詣余而乞以記墓之言嗚呼君余執友也記何可辭且當君之存日每見余書則把玩不置笑謂余曰他日墓前之碑當屬子矣余每笑而應之嗚呼孰謂斯言之遂爲君識乎獨余于君有深悲者人生升沉修短之不如人意者自古而然君積學抱志而不克試此猶可言者惟是君孺慕人也今白髮慈母形影相吊而獨爲其子經營墓道之記君九原之痛其何如矣憶余與君昆季過時屈指纔二十年初覿君入補邑庠再覿君拔俊成均乃今墓木拱矣而竟爲君題記墓之石歲月奄忽之致人世生死離合之感抑又何如哉君無子病之日其母取子繼之子某並其妻弟之子某爲嗣嗚呼子超君知今之記君墓者卽昔許爲君題墓之王爾緝也耶

何節婦吳氏傳

節婦太平里氏何騰蛟之妻朱村潘某之女年二十四而騰蛟死舅姑在堂其子偑年纔八歲又有遺腹子偉騰蛟殁後三月始生家故亦貧騰蛟在日獨以樵山佃租爲生及是氣絶無依甫一年舅姑又皆以憂亡族黨咸心危氏上無可倚下無可養必有不能終其守者又騰蛟其族弟利婦之嫁也時時逼婦改適匹親戚亦或以氏衣食無出咨有憐而勸之者氏曰如我嫁何氏孤誰當養者二子不凍餓死則流落爲他人奴隸行使此門滅絶矣必如凍餓死毋寧

死一處耳誓必不忍舍二子而負何氏也於是紡績鍼紉自給四十年茹荼飲蘖如一日今氏年已六十有四長子偑次子偉亦皆樸實謹力能衣食其母苦節可操甚極人世所難云

祭外祖父母文

嗚呼惟我外祖父母棄養人間分瘞荒野者七十七年于茲矣憶當我父存時每思合瘞我外祖父母于一穴以慰幽魂不幸早逝齎志以殁暨敬稍知人事以來即以此事懸結寤寐顧亦以人事蹉跎兼之因循荏苒耽延至今比來竊自維念我母既老敬年亦非少壯無論我母不能目見此舉是爲終天之憾即恐心敬一旦出於不虞亦且抱恨無已是則爲時不可更待矣爰是擇于二月一日整骨營瘞于縣治北郊自己買郭地內而于我二外祖四外祖暨堂舅貧

骸骨亦偕指以殮依次並瘞於李氏小村先塋焉其所以必移瘞我外祖父母於縣郭者緣心敬竊念我外祖父母無有繼嗣既乏可依拜掃之人又心敬家居於縣大宋村遠在三十里外竊恐易世之後春分清明之間拜掃無人我外祖父母神魂飄飄凄其於四郊負獻之時也以此仰體母心遷之縣郭與將來封之崇丘樹以栢槐且立石記述始末永傳我子若孫使世世蒸嘗倘我子孫而賢當十世不廢但中材亦當得五世即至不肖自敬之身以至我孫三世亦已有也且使厚邀皇天冥佑得封樹不損增壯近

在咫尺碣石彰彰墓左瞻之而不動念者必無是理則拜掃或且與我子孫相終始矣嗚呼七十七年中人事滄桑不知凡幾乃至今而始得襄事以遂夙心心敬歷危蹈險之罪真不堪擢髮數矣至於我外祖父原配温孺人墓則事在八十年前遍問無有知其處者遂不得同穴而藏以終敬者處此又敬之無可如何而抱憾無極者茲以塋域一[illegible]誠上告靈爽不昧庶其鑒之尚饗

三原李重五先生墓誌銘

先是癸巳夏蒲西先生黃州之訃聞于吾鄉士林已重惜名德之凋謝幾令一郡無色抵歲之暮而重五先生之訃又復見告于時無問遠邇親疎無不爲李氏惜而且以傷吾道之典型于斯頓盡也及乙未八月二孤敬采敦采將以十月葬先生于北原之新塋而見委以誌墓之言嗚呼先生于余爲前輩而三十年來受其深知相視且莫逆知先生者當無如余而敢以不斐辭耶先生姓李氏名彥玐字重五祇遹其自號也原籍洪洞人始祖之諱貴者始遷三原至其

父懋舉公諱弘檁以恩授刑駕湖廣永州府陞桂陽州守廉而有惠州誌載之兄華西公諱彥瑁以進士第由內閣中書歷官廣東肇慶湖北黃州府知府有重望于時先生幼承父兄之蔭而絕不以驕貴自異于爲子則孝爲弟則恭族黨知交則慈惠而謙謹故自爲童子爲諸生及膺鄉薦也所以檢身者最密不見有踰禮之行焉至後居太夫人喪則尤恪遵古制不飲酒不茹葷倚廬而居者終三年如一日親知有阻之者弗聽也二曲先生嘗謂人曰重五親喪盡禮真可爲吾黨楷模矣蓋先生賦性簡重而端方當未

講性命之學時已能躬行實踐有如此迨後讀禮三年靜中愈有得力而切磨于二曲先生者復深于是無久暫閒忙而從容乎禮法之塲焉然其年日加學日進心且日虛二曲先生存時歲中必一過盩厔相與商訂過二曲必過余居賞奇晰疑及二曲先生歿則每歲亦必一渡渭至鄠或再至焉每至必盤桓數日或快談几席或登臨山水凡天地庶物之所以蕃變古今世運之所以推移與古聖賢進德之難易造詣之淺深蓋無所不語而至于心境存亡出入之機則尤所促膝而密證之必詳也故予于先生不特外

得其躬行之詳愈其性情之微眇亦無不心悉而神會焉當先生之初事此道也嘗謂余曰學在躬行耳于時必歸重力行之旨未幾自悟曰心其本也義襲豈所貴乎于時內求之心而務求所以自信然以求之之專也遂不無喜靜厭動之意又嘗謂余曰靜中殆與太虛同體至此真不知天地之大而吾身之小及積之又久而更進于動靜如一之境乃歡然謂余曰向盡誤耳今乃知偏靜亦落頑空也蓋晚年直內外交養動靜有程矣故其自處也則立身必以敦確爲存心必以忠誠與人也則有當可之施而無非道

之悅論學也則但取實有益于吾身吾心初不依傍門戶辨流儀不顧其情理之安而惟口舌之尚也嗚呼微矣初先生以兄遠仕四方留家教諸子督農耕歲庚寅華西先生守黃州已數年先生時時念不置聞余將赴湖北中丞陳實齋先生江漢書院之命約之同行及期又以事阻余遂于歲前往而先生束裝于辛卯春首乃余舟方至漢口而先生之舟竟追至則又盤桓于舟中訂山中終老之約嗚呼孰謂斯言之遂爲永訣矣蓋先生居黃歲餘數爲余書道兄弟聚首之樂而某年某時則忽被

特旨調補內閣中書先生欲托疾以遂夙志兄不可不得已乃洒泣上道始滿歲以聞兄訃悲悼不自勝遂染疾亦頒也卒之年僅六十有六云嗚呼傷哉惟華西先生以清通簡易名當世而先生以方正簡靜重鄉評兄弟異轍而各自成家士論以爲難兄難弟其後得科目同官中書又同入且以爲奇數顧不謂其歿也俱以癸巳竟無不同也嗚呼斯又奇矣又先生之在內閣也閣中有遺候當衆坐者先生獨挺身任之一時恐厚之聲動都下余聞而遙以書賀心且謂此行不待當有宜報愈足見膽力且足徵他日事功

二友韓城懷仁賈君墓表

吾友懷仁賈君既沒之五年其子應旃擬葬有日乃詣余求表墓之言余見之悲不自勝蓋是時應旃年甫十七而韓城距鄜在五百外中更山原川澤之阻且不可計應旃不畏風雪跋涉長道求表其父嗚呼懷伯雖齋志以沒而有子蚤知自立若此此余為懷伯悲享年之不永而尚喜其繼述之有子悲而轉喜喜極[illegible][illegible]遂不覺淚之浪浪沾襟難已也懷伯之志余信之最深當其始沒也余毎一念及未嘗不致疑于天道之無可致詰令懷伯百無一展而遂已竊欲

有言以表其未既之志今其子知表矣余能已于言耶尚恐負其來意耶則為收淚濡筆而表之曰嗚呼懷伯豈不誠吾黨善人也哉即吾黨皆懷伯者亦孰不謂吾黨摧折一善人也哉然自昔吾夫子之論善人也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而先儒解之曰善人所以不踐迹者以其天姿之美所以不入室以進于聖賢之奧者以其無學問之功凡以語其得于天限于學而終身如是故止于善人耳懷仁生為貴公子自其成童即知淡樸自將禮教自嫻舉少年豪華侈佸之習不俟教督而絕無一有追長謙恭持度仁恕根

心之老弟謹信敬老慈幼及賑饑恤貧諸美善靡不出於天分之自然而至其孜孜向學一點真精神直欲窮探古聖賢道德天人之淵源期臻于盡性至命之域者撓之愈定搖之愈堅舉人世羣議衆毀所謂最易移人者固無一足亂其已定之天也故行年二十有六即不復營心進取奮然西謁我二曲夫子納贄而受反身寡過之學制行存心益勵于清約慈惠儉而韋老成焉余昔嘗謂友人曰賈懷伯為人有行有志未三十便足型儀鄉邦充之以學斷當攀躋前哲而無難蓋即其已至信其必至也向使昊天相道假

之長年本其自命之志以終明善固執之功當必能由善信造于充實由充實造于光輝而不謂其竟以三十有六一病不起也嗚呼天之生善人也萬不得一生善人而知向聖賢之學者又萬不得一乃以萬一而生之人萬不得一之生又使之不得遂其欲就之學以終其自命之本心嗚呼昊天之于吾道何如耶又懷伯尊人侍御公為左蘿石先生令韓時受業士懷伯自少趨庭聞其父道蘿石遺事即慨慕于心二十年中收藏其遺稿片紙不失毎遇蘿石致命遂志之日必虔恭以祭而于崇儉一書則捐貲付梓道

始之西至也見予有二曲書院之營懷伯即欲于右
左營建同志講學之地邀余以共切磋至于邑乘之
修則竭力贊助師丧之葬則毀産經營見善必爲慕
義若渴原其本心凡力所可勉無不奮往爲之嗚呼
老之以年詎可量耶而止于斯是懷伯之生爲善人
益天之所以厚懷伯而懷伯之止于善人實天之所
以限懷伯而非懷伯之自限于學術以善人終其身
也懷伯亦自可無愧于心矣獨吾黨惜其未覩厥成
不能不搔首問蒼天耳懷伯名締芳侍御公諱弘祚
叔子母孫孺人侍御禮聘以舉子者皆前亡懷伯每

念之輒流涕于長兄緒芳仲兄纘芳季弟紆芳極盡
友愛娶郃陽王氏生三子長應旃次應旌次應施而
應旃年十七已能于風雪中爲其父求表墓之言于
五百里外懷伯未竟之志天殆將闡諸其子乎執筆
臨楮之際私心竊覺天道之不可盡知而尚屬可知
也夫

豐川全集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此集乃所
作語錄及雜著大抵講學者居多乃康熙丙申湖
廣總督額倫特所刊額倫特即嘗以隱逸薦心敬
者也

豐川續集三十四卷

〔清〕王心敬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川續集三十四卷》提要

序

嘗讀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亦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羣弟子講習一堂無日不以政問且兵農禮樂之具各裕於平居之日豈非士人必明體

達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然後可以言學而命為儒者哉余嘗觀古之論明體達用之學者莫善於周子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之二言夫顏子之學何學也克己復禮而已已者天下之

表也克之而悉合乎禮則動容周旋中禮而為盛德之至天下萬世皆取法焉此惟孔子能之亦惟顏子可與語之伊尹之志何志也堯舜君民而已天地既生吾身即當體天地之心而任

天下之重故一夫不獲若撻於市其身即天下之身其志即天下之志周子是言殆欲使學者正已以立其體而身任天下以達其用誠備聖學之全而為萬世立儒者之極也昔在康熙已

亥余奉使西蜀取道咸陽紆軫至鄠造豐川先生之廬而請謁焉先生留余信宿備聞緒論將行余請一言為終身誦先生舉周子是二言為贈閱今三十年未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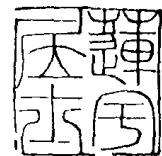
日忘也先生所著易禮春秋諸說久已刊布海內人競習之丁卯先生之嗣君勍謁選來京師攜先生續集若干卷示余余盥手讀之其中如備荒水利籌邊用兵諸篇皆名論碩畫竊嘆先

生之學自正誼明道以及敷政寧人之要無不灼其原究其獘而合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昔孔子與顏子論為邦而舉四代之禮樂告之豈誠欲其改正朔易服色而為生今反古之事哉

蓋學者守先王之道備王佐之器必有上下千古損益百王之識然後可以斟酌時宜而定為一代之制作若徒卑論儕俗拘文牽義皓首窮經而無一事之裨於實用是烏足與語聖賢之學而為當世之儒者乎是以孔子言脩身修道而有九經孟子言知言養氣而有井田學校雖其學不得施於當世而萬世之言治者必來取法誠以其道為至中不易之道而其言為萬世

不易之言也先生之文上觀天道俯察地理中參人事行其法足以辟國而善俗守其議足以決疑而定業無一不本聖賢至誠惻怛之心而折衷乎先王經世立法之要道故其言深切著

明體用咸貫庶幾可以紹先聖之絕學而興百世之善治豈徒迂疎無用托諸空言已哉宋史道學之傳始自周子先生身體力行著為文章寔有不愧周子斯二言者余才識淺陋雖佩先生之遺訓而文章政績一無可紀今年力日衰安能更進於學惟日手是編而長愧此兩言也夫時

乾隆十三年戊辰嘉平朔日海寧後學陳世倌書於燕山邸舍

序

天下古今之事物不外乎理明此理而内以克治其身心外以推暨乎民物不能不由於學理變化而無窮則學亦日進而不已隱居以求其志所求者理也行義以達其道道即理也士人不出戶庭而通當世之務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舍理學其誰與歸自世之言學者不一其途或尋章摘句雕琢詞華無益身心或窮高務博馳騁古今罔切倫物即有修談性命以講理為學者又多拾瀋空虛濡足迂腐連篇累牘求一言之有用於世而不可得每見著述家多以理學自負而無裨實用理學竟為天地間無用之人學術不明為世詬病可為浩歎余與黃岡靖果園前輩嘗論及此果園盛稱其師潤中

王豐川先生有體有用不愧真理學余心焉志之豐川令子勍官粵時相見稍稍出先人之書見示而未得見全書也乾隆甲子奉

命撫陝讀其初刻前集悲其行誼學術邦人推重咸稱為豐川夫子因採公論請於

朝得祀瞽宗而令子出守黃州鋟其

先集進呈
御覽蒙
聖恩賜幣嘉獎蓋先生當康熙甲午
詔允湖廣制府額公薦奉
特徵而先生以老病辭甚懇獲以額公乃
請先生編輯諸稿訂校彙雕於
楚今所刊續集乃康熙丙申以

後著述也令子鄱書索予序予
不得而辭予惟關中學者近推
李二曲先生豐川為二曲高第得
其蘊奧擴而大之脩身淑世更
為切實其論學也以明新止至善
為歸無容分立門戶上下千載
詳考得失斷之於心筆之於書

凡議論雜著及與友人酬荅訓誨
子弟勤懇諄切旁通曲暢不求
字句之工惟務理道之足明道術
正人心厚風俗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尤留意於邊防武備蓋西諸
大端凡所區畫皆可見之施行有
當時已行而效者有未及行而驗

之十數年之後無不符合者先生
之肇物為心經世為學其裨益
於世豈淺鮮哉吾師朱文端公
先視學關中雅重先生學行旋
其門雍正元年欽奉
詔旨徵求山林隱逸有識之學之士纂脩
明史文端公復以其名應

詔先生以老病益增辭益堅不果赴而所論纂脩明史俯仰二百餘年間君德人物褒貶予奪皆有卓識先生之知人論世即此已見其大端矣夫先生固未嘗一日登仕版有民社之任者也而於民生休戚利病官塲興革事宜瞭如指掌曲中情事為

老吏所不能道一時執政重臣開閫大帥以及介胄庶司有所造請娓娓指陳咸服所得遠不能赴者肅書幣以祈一至而先生亦隨時隨地隨人款曲相示不虛其請以予淺陋自揣闒茸竊聞緒論小試輒召效巡歷所至經過里邑登其堂門

庭肅穆儒風未墜睹插架圖書想見當年明道訓世之婆心為之低徊不能去噫若

豐川先生者豈非體用兼備不出戶庭而通當世之務之真理學乎儒術之不迂疏於豐川見之彼章句以為學雕琢以為文不涉空虛

即蹈迂腐者讀豐川文集可以愳然愧矣亦可以躍然興矣

乾隆辛未孟夏桂林後學陳弘謀

書於西安使署

豐川續集

凡例

一先徵君前集康熙丙申歲湖廣制府額公捐俸刊布凡正續集二十八卷請義經解外集又各自為卷自丙申至乾隆戊午凡二十三年先徵君以微恙謝辭聘名閑門養疴朝夕手一編沉潛玩味所養益邃著述益富其與當代大人君子相酬答及與門人

子弟講說論辨者較前刻倍多今裒成三十四卷至五經解各有全書皆自成部帙不在斯集之內

一前集中凡論學論政類語錄者刻正集交遊往還之篇入續集頋聖賢之學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先徵君凡往來應酬文字非論學即論政援古証今窮源竟委有德之文非尋常寒溫款語可比今不復分正與續焉

一先徵君隱居求志 國計民生無日不縈廻念慮前西陲邊釁初開即致書閫帥及知交門下在戎行者籌畫精詳計慮深遠後來所言無不應驗韜鈐之學儒者每難言之今其書俱在集中讀者當知經方致遠之畧原在吾儒非迂疏無用者也

一先徵君再辭 徵聘有書寄當事云此心不敢忘

君忘 國此身限於寔老寔聾所擬謝恩陳言諸疏以格於例不獲進奏及後来 國家釐定章程多與條奏相符合蓋先徵君博極羣籍要自有折衷凡所建白皆相時勢而為言以適風會之宜也

一先徵君瀏覽百代遊歷山川與交遊相贈答時發於吟詠以陶寫性靈氣體高邁寄託遥深前集未及刊今編成五卷以殿集後先徵君無意

為詩稱心而言自與理會讀之使人意遠蓋初日芙蓉園與鋪錦列繡者廻異爾

一劭凡弟為諸生時侍先徵君側朝夕訓誨必以明體達用之學如積貯選舉水利邊防諸大政每有請問皆反覆切究其指歸務期坐而言者即可起試諸行事劭凡弟謹誌之不敢忘積成數帙名曰趨庭紀聞今各以類從附入諸卷中不復標其目焉

一先徵君表章理學紹二曲夫子之傳諸所著述皆觀古今之會通以成內聖外王之業小子劭年來歷官南北奉置行笥庶幾臨政治人有所效法憑依不致大貽謬戾守太原時得嘉興陸君綸共事編輯分別門類今來守黃州將付剞劂氏有黃岡靖君道謨為先徵君講學江漢書院時及門中所最深契者共事校讐訂正鈔錄之訛誤次序篇目之後先共計六十餘萬言經

始於乾隆己巳之仲秋迄庚午孟夏而工訖於成嗚呼緬音容之綿邈曷勝愴於目而怵於心覩手澤之存留尚覺僾乎聞而愾乎見聞道大笑誰為後世之子雲唯德不孤自有千秋之月旦凡我後人尤當恪守一編罔敢失墜也已男

劭謹識

豐川續集目錄

豐川續集目錄終

豐川續集卷之一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勘　功　勍　謹　錄

平湖後學陸　綸懷雅
黃岡門人靖道謨誠合　同校

語錄

原學

論造詣須以孔曾思孟爲準極論學術須以明新止善爲會歸程子曰言人必以聖爲志言學必以道爲志又曰莫說將第一等讓於別人且做第二等如此便是自暴自棄程子此言是屬至論有志者所宜書之座隅觸目警心躬行實踐

大學一書孔門折衷千古學術以範圍羣弟子之宗傳也後儒誠欲紹明聖緒師法孔子亦祇遵此道此路於此會極歸極使此道眞明於心實措於身本此心以淑人善世而不留餘憾於家國天下是卽孔門之嫡派薪傳如王靜識仁窮理居敬立大本致良知諸旨者推大儒獨得之秘矣抑試思有一出明新止善之範圍也耶若一遵大學而旨定於一學統乎宗卽全體大用眞體實功合下渾全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合下貫通末流之隱弊立撤聖眞之矩矱立圓自將人無異尙家無私說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者便在是矣

孔子師表萬世此乃吾儒大宗後儒進德修業必恪遵孔子乃算得孝子賢孫大學格局脈絡是乃孔門折衷千古學術所定的宗傳後世講學明道必準大學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一貫不偏之宗爲會歸乃算得善繼善述合大宗不知師而各宗其心之所好縱非庶孽旁支究之是迷於百世不祧之宗卽謂之識不洞本可也合宗傳不知溯而各從其性之所近爲入途縱不入斷港

絕河亦究是迷於萬派朝宗之海卽謂之學不知歸可也孔子是萬世道學之宗而大學一書則孔門相傳折衷此學之規模程途今觀其開章以大學之道提綱以明新至善攜目其於此學之全體大用眞體實功殊無一字偏着一義滲漏眞宇宙學術之金科玉律也然則吾輩今日講明理學若祇欲於士林占題目爭上流則但卽性之所近守就一家循誦傳習亦無不可若欲以此身調護道脉羽翼宗傳不負孔孟千秋相待之意卽不但近來門戶勦襲陋風須令洗刷淨盡卽眞朱陸薛王重生正須化其趨向倚着之偏見會歸於大學全旨

然後印合孔門淵源無愧耳且爲下不倍是乃千古之
公義亦正是斯道之當然自昔
聖祖欲式訓士風題孔廟之額曰萬世師表題濂洛關
閩祠額曰學達性天而
今上題江南書院則曰敦崇實學嗚呼學未有不敦尚
實學而有當聖道者又未有不達性天而可云敦尚實
學者即未有不準大學宗傳而所謂性天之達不濡足
沾裳於二氏性命之宗更不誤視語言訓詁門戸標榜
以爲即此便是性命之學者煌煌王言前後三題只渾
淪一十二字括盡聖眞儒修之蘊奧統備道統學術之

淵流明而且盡則今日紹明聖緒表章宗傳直奉孔子
爲歸而兼採諸儒之長令會歸大學宗傳不惟是吾儒
融偏就全反流合源之正理正識亦正是中庸爲下不
倍之正義也洪範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黨無黨無偏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嗚呼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準古訓憲王章
亦可知講學明道之矩矱矣

原聖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封人此語眞是冥契天心萬世師
表
聖祖仁皇帝此題眞協萬世公評縱使聖人復起斷當
不易斯言
賢於堯舜此是贊吾夫子之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此
是奉揚吾夫子之行詣溫良恭儉讓此是形容吾夫子
之德容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是形容吾夫子之
氣象鄉黨一篇則是詳記吾夫子之動容周旋無不中
禮皆是極意形容惟恐摹擬不盡之義獨至曾子則直
以忠恕二字盡吾夫子一貫之道其旨若似卑近庸常
然味其言而易繫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成
位乎其中之全旨於是在也更如記者所謂絕四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八字則又覺得活活脫脫淵然穆然寫
出一無極而太極之精神矣
後世但知最神奇者無如孔子亦豈知至平實者無如
孔子如曰則吾從先進於怪力亂神則不語於利命仁
則罕言而所雅言者惟詩書執禮這是何等樣平實後
世但知最高深者無如孔子亦豈知最虛衷謙冲者正
無如孔子如曰何有於我無知也丘未能一焉則吾豈
敢未之有得之類平日時時處處輒爲發嘆這是何等
冲虛後世但知神靈天縱者莫過孔子亦豈知憂勤惕
厲者正無如孔子如曰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這是何等樣惕厲憂勤

昔子思奉揚祖德則曰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如日月四時之錯行代明嗚呼德亦至矣獨至夫子自明則只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轉若通天之脉絡止取於下士之心精密詣使及門知聖不遠人道非難行人人可勉人人可造其功不尤足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耶

或曰吾夫子臨終時曳杖逍遥此浮雲生死之境也吾夫子素不講習出世之學何得臨終時如此瞥脫先生曰生平意必固我之見盡忘卽臨終時更何得有生死

之見撓其素定之天哉生順死安一還其自然而已以自然還自然卽何得不如此瞥脫曰不知何以能意必固我之盡毋且到得心無生死之得撓曰意必固我之見所以盡毋者由於平日知天命樂忘憂之智精而功到也葢知天命則窮理之功盡樂忘憂則盡性之功深理窮則道明道明則自夕死爲可盡性則天全天全則自殀壽不貳故卽夢奠兩楹之候依然宵存夕養之天曳杖臨門之時正不異老至不知之境也更何生死之得撓與或曰然則不以死爲憂且將以死爲樂乎曰世豈有樂死者只不憂耳然不憂而情恬至味之眞樂在是矣或曰不知夫子何以有此眞樂也曰適言窮理盡性卽其功也或曰後儒率言窮理盡性矣未見有理明天全如此者何以夫子獨至此地曰後儒言窮理窮理而已未必如吾夫子之盡性直至於忘憂今試看吾夫子之自言發憤忘食好古敏求這是何等工夫平日既有此等眞切肫誠工夫到老安得不有此等渾然太極心境

昔人有言曰渾渾流將去却是源源入穀這二語可作性之之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的註脚亦正是吾夫子從心不踰矩的心宗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周公之贊文王若豫爲吾夫子從心不踰矩立之規格可見萬古無異理千聖盡同心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孔子之從心不踰矩要是於天命之性到得渾然契合故寂然不動時廓然大公與天合體感而遂通時物來順應與天合用

人但知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夫子之功直範圍世教於萬世又但見吾夫子所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得上聖至神通天配天之血脉的當確切

殊不知吾夫子所述下學上達之旨所語智崇禮卑效天法地之旨則正是於千萬世中材下士可以知天事天之機緘指示得開門見山易簡眞切這功勛又是何等功勳

性敬同歸之義

盡宇宙名理的根宗總不外一性字盡六經四子千聖萬賢發明學術的脉絡總不出一敬字

就體統論道論學則性爲道體敬爲學功就血脉論性論敬則性卽敬體敬卽性功故舍性而言道者道非其道外敬而言學者學非其學且卽舍性而言敬是爲無

米之炊徒煮空鐺外敬而言性是爲不䌫之馬任其奔馳是則性敬二字不二視則不得何者本體工夫義原自不同也不一視又不得何者溯其源流本末實同歸而一貫也然又必有宜知者道有本原非可襲取學有宗要不容貌求天命之性不雜一毫纖起之氣習者此乃性之本源而卽道之本源也存心之敬一本吾性天之炯照者此乃敬之宗要卽爲學之宗要也若認不淸性是天命之性或叅以三品之見卽盡性工夫必且涉於帮補湊合若認不淸敬是吾性本來不昧之靈覺而或出於安排把持之路卽本來眞性必且撓於情識拘執嗚呼聖學參天地贊化育要之只一眞性體是萬理之根宗眞敬功是學修之脉絡則有志斯道者奚容不下探本窮源之功

知性乃可言道盡性斯可言學然却舍居敬一着更以何方入知性之門登盡性之堂乎故於這性字旣要認得眞切而於這敬字又須究得的當

程子性卽理也一句精微圓澈萬弊盡杜可與本經率性之謂道同功明其旨者不但荀楊韓三家論性之失可悟卽二氏以虛無語性之流弊正自一一可印証而明

明得性卽理之本旨卽可知後儒所指不本於性之理是自理其理而非天地間公理又可悟二氏不歸於理之性是自性其性而非天地賦予全性何者血脉不眞縱貌似而終非也

敬字脉絡發源自帝典歷禹則祗台歷湯則敬躋歷文武則小心寅畏不泄不忘迨孔門而脉脉奉爲心宗學樞遂若高曾之規矩一念一事不容隕越故程朱表明聖學遂以居敬窮理示入門要徑然自玆以往諸儒闡明敬旨愈推愈詳或曰主一無適或曰常惺惺法或曰其心收拾不容一物至明顧涇陽先生總而括之曰總

不出小心二字夫謂不出小心二字當矣然若不達性是心之本體心是性之大用而但曰小心卽恐所謂小心者祗成用意把持得偶爾鹵莽狂蕩之心耳不但轉念便移終莫奏廓淸蕩平之功却恐前儒所謂一切收心之明法轉成害心之蟊賊也故論心功必明得性之本體然後可望於合帝則而中天節

敬不是空空的只收斂此心令不散亂原是卽惺惺中時時事事惟精惟一的意旨在內又不止是凛凛惕惕的不敢怠荒原是乾乾翼翼而順帝之則保合太和的脉絡卽具於內蓋此一字之恰合本體功夫功夫在是

而本體亦卽在是也功夫本體原是渾合不二故謂此爲敬也可謂爲性亦可卽謂爲原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亦無不可這裏安分功夫又安分本體與學者能於此徹底通透則知這敬不止是箇兢惕中間原是藏擇善固執脉絡又却不僅是策勵原來是性天上一段自然之兢業到得此地卽不但怠荒縱弛之病可少卽牽强拘迫之弊亦自可少耳

程朱二先生之門言敬頗詳而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十四字則活潑潑形容得精神氣象畢出並這敬字中理弊功效亦脉絡曲折盡現

居敬窮理之旨

居敬窮理四字是乃程朱二先生括明誠大旨示人以希賢希聖之路而千餘年來向道之士所恪奉爲明善誠身之要方也然却須必知得性乃可云窮理必盡得性乃可云居敬性者乃此敬不息之天行敬卽此性健順之知能性乃此理各正之根柢理卽此性天然之條貫若於性不能盡而徒言居敬卽其敬爲念慮把持之敬究之無當於成性存存之天則於性未能知而徒言窮理卽其理爲名物象數之理究之無當於智崇禮卑

之血脉而終於二先生立言命意本旨未之有當也故於今論學術要必以知本爲精而知本端須以知性爲要則如居敬窮理之旨又必合明道識仁爲先之旨融會貫通然後完滿通達亦無窒礙滲漏爾

示及門

自孔孟後歷漢唐而宋元由元明以至今日諸儒先於此學講明宣暢不可謂不詳矣然漢之董隋之王宋之濂洛關閩元之草廬魯齋明之河會姚涇十餘公者士林推大儒號善學孔子矣今且無論其造詣所到內聖外王之統貫意必固我之消融可望尼山至聖與否卽

其志力所趨亦孰爲準諸大學而無歉其量者嗚呼今之論文者以六經爲極則論詩者以三百篇爲極則言者不屬阿好而聽者盡調同然卽後此千百世高才上士當亦終不敢更有異說爲其協於天理民彝之正合乎千秋萬世之公而不可易也聖學一書是乃千萬世道法之脉絡世教人心之範圍而曾未能會歸於孔門宗傳之大學是其識反出詩文家下矣宇宙之缺陷孰過於是況近有一輩浮薄不根之人煽爲門戶標榜之惡習亦復於口所崇尚之根柢不知尋究而只成一附會風影黨同伐異之弊局此人之罪蓋浮於洪水猛獸

倍蓰矣坐裂大學之全體不顧孔門之宗傳致令道一風同之世王道蕩平正直之時增一門戶攻擊之狂談其遺害人心可勝言耶然則今日果有中行豪傑之士爲千萬世道統宗傳計者安得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千古儒宗且不必較量堂奥卽其生平所標學旨便是其學術梗概亦便是其人一生精神命脉所管歸乃今考漢唐來十餘大儒所撰著其書俱在卽其生平所標學宗不明明在耶有識者試一比較亦孰爲能於大學全量不漏不支體用渾合者夫大學一書千古聖學之規模局量卽千古聖域會歸之通衢正路也儒者終身學聖人論聖道標宗樹的而曾於大學之分量不符其見解且於聖學之全量不滿其詣力不且終於聖域之半塗而莫至耶夫人材成就之全偏關係世道醇漓之命脉而終於如此然則爲學術人才計者安能已於原經尊聖大聲疾呼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正以這是非公道自在天地而天地卽以此道生人而畀之爲性故雖晩季之世眞是眞非自在民心而昭明不昧前代嘉隆萬歷之間王道方興學者化之往往於居敬窮理之說搜索譏彈逮於明季以及今日學者專尙朱學又往往

搜索譏彈於致良知之旨仔細看來這風之起固是學者各持門戶不知會通取益亦是二先生當日矯偏救弊之手勢原不無涉於畸重以是入直道未忘之人心雖以二先生之學術高明俊偉終莫能服指摘者之心而弭其口耳故今實就千古之公評處分近儒紛紜之案竊以爲二家之學者到這裏只合按理自反如較以大學宗旨而吾宗果符其量而人言果非吾固益當自信而不容移其主見倘如較以大學宗旨而吾宗同涉畸重而人言正自可取卽在吾正合翻然鑒非而圖是舍偏而求全如是則因相反而適以相成豈不彼此俱

合三代之公卽彼此俱收交証之益乎若意激而莫肯相下紛紛然兩相詆譏如小兒詈口互詈究之無益前人留鍼毫釐祗重彰其敗闕耳且不惟莫收明友切砥之益適滋目前爭門角戶之弊風自形其褊淺而爲世教人心害耳故今日有志斯道縱不能不就其性之所近爲入頭要必先去門戶之私見觀會通以行典禮而今日欲護持道脉令其無背宗傳尤須無固執漢唐以來一家之言要取衷於大學天德王道一貫不偏之宗爲歸也不然所主一偏於性近任汝巧辨力爭偏駁處終不能逃人心之公徒益彰前人意見之偏啓薄俗口

舌之尙成聖道之荆榛耳

東垣河間各有獨長俱稱名醫後之論醫道者淺之各崇其所向深必且互相參求取於全益交資則以醫理廣大精微原非一人一說之能盡必也博取其長互救其偏識乃可望於兼通技可望於大成也聖學之精深廣大奚啻醫道而如程朱陸王則尤吾儒之東垣河間矣儘當世聰明篤學之士豈易闖其藩籬而入其堂奥後生淺見薄識剽掠口耳所得會有幾何乃往往不知採長互濟而徒以意見之不合橫肆詆譏究之蚊虻撼山無損四先生毫釐徒自貽不公不明之誚落得浮薄茫昧之目爲識者笑耳願吾黨切戒之也

良醫對証立方藥品雖淆然全列要之爲補爲瀉義則取於互濟效則取於專攻且卽君臣佐使多寡輕重正自有調劑深心固非拘拘然執一家之方聖學爲初學立教中間合備之條目安得一全收備舉然要是旨歸一貫事理雙融初非爲子莫之執中無權害道故大學明新止善雖血脉本來一貫而要是始終本末秩然有序中庸之明誠性教雖血脉本來一貫而要是天功人事義有攸歸自近來一輩妄人釀成一種門戶之學因而又釀成一種調停之論其立心爲調停之見似乎平

於門戶之見矣要之爲門戶之見者既不免於割裂吾道之大全而爲調停兩可之說者亦未免涉於子莫之執中無權弊既不免而貽害則深也

樹必本末兼具而後成一全樹然要之必本固然後末茂聖學是天德王道兼綜條貫事如何容人湊泊幫補得來故必體立然後用行然用行亦究之是屬體立如千尋之樹其幹枝花實無不盛大暢茂者究之是其根本生機之盛大暢茂也聖經曰物有本末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明道程先生曰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嗚呼非二聖賢見道之血脉何能立言如是之的切此又講學

明道者所宜身體而細認也
楊子之爲我本是以義爲宗墨氏之兼愛本是以仁爲宗子莫之執中又是以執中爲宗楊墨之學其實視後世口耳標榜之學爲切實子莫之學其實視門戶攻擊之學爲和平而卒之俱以實見不眞執一無權陷於異端而不自知然則後世有志之士欲明聖學之宗傳何得不先從格致下手冀至知止知至之域不致入門戶之偏畸乎雖然今天下不講此事者旣不知跟尋致知格物本旨講此事者又執泥前儒之訓詁莫能推溯大學宗傳其不至於執一害道亦幾希也凡我同志尙其

愼之起步一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宇宙有二大缺陷事而天陷西北地缺東南不與焉其一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及夏商周之諸聖賢原不能不隨世而盡若得吾夫子刪定之詩書禮樂春秋周易及他議論之經訓不經秦人之燼而一一尙在亦尙可見古聖神代天御極經世訓俗之彝訓宏規奈一經祖龍之巨燄遂無不殘缺失次二千餘年學者附會穿鑿訛以襲訛竟不見聖道之大全致令學術不能符孔孟宗傳其二前聖雖往遺經多在因其義類當可融會宗傳況二典三謨揭上聖之規模大學經傳寓祖述之脉絡語孟中庸無一義不根柢道眞詩易春秋無一書非發揮道蘊雖中間遺訛多有要之大經大法微言與旨所在而存倘得巨儒宗工闡發正旨大義彰明令後進不復迷於異說猶可沿流溯源易於會歸奈自孔孟迄今幾二千年諸儒繼起明經衛聖亦不可謂不極羽翼之力而究之各從其性之所近以入其窮探經旨發揮經義亦遂各從其所入據爲門庭而會無當於會極歸極嗚呼學術不能明鄒魯之淵源而欲人才追唐虞商周之盛也能乎此眞宇宙之二大憾也
昔黃武皐問少墟先生陽明學術之定評少墟答之曰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眞得聖學眞脉有功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爲的確痛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卽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因爲五證以明之迄今細味五證雖非原情之論要是有竅之駁嗚呼駁之者有竅豈非言之者原爲人留之間隙乎吾且願酷信陽明者當鑒人有竅之駁知所自反而無輕爲之原而仍陷前非也然如旣有情之可原卽本其可原而原之不亦善善之長而忠厚之行乎奚爲翻來覆去窮搜極鍛一惟是隙之爲攻而不顧其安也
故吾更願喜駁陽明者愼無以駁已得竅而遂忘其情

之可原何者人性本有善無惡本至善無惡此二言者不特是鉄板不易之註脚且直是萬古無弊之名言夫言而到得鉄板不易傳世無弊卽高莫高於此深莫深於此精微佐妙莫此過矣何事出怪弄險務求佐妙乎故吾尤願爲陽明之學者宜鑒人言而急須自求妥確也然如無思無爲此以言易之爲書尚不可舉以論者也至如論語記吾夫子之心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也而無之我也而亦毋不幾分明類佛耶不特此也周子近代羣推開理學之宗傳矣孔子分明說易有太極而周子則頓反原旨而增之以無極不分明涉老氏之

宗耶而自有論語以來則不惟不敢議夫子之心詣爲類禪而且共頌其聖德之同天自宋理學提唱以來則不惟不敢議周子無極之旨爲類老而且共推其見解之淵微所貴大儒先生者論道極於明允論事極於的確論人極於是非短長稱量而平情況夫論道而至聖脉論事而至聖學論人至於奉聖道學聖學此繼往聖開來學而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一大公案也而可以一已門戶之私失千古是非之公哉又安知斯道斷不至於終淆人心斷不至於喪直天下後世竟無鑒立心立言之偏仍起而駁余言之隙歟故吾更願時賢之好駁陽明而不顧情理之妄者大宜窮理知言秉公行恕無徒逞一時之私而昧三代之公也至若五證中亦自不無可駁之言然余不欲路先人之轍專喜鬬口於先賢也祇知篇首無善無惡心之體卽告子佛氏之旨先生直下這一卽字不且類莫須有之煆煉周內耶惜無由起先生於九原而正之

前代之末海內正人往往講明正學而無錫之顧端文高忠憲關中之馮少墟三先生者見解風節與夫生平著述則獨高出一時顧其駁陽明先生處往往窮搜極煆必欲揞之禪學之窟而後已迄今讀其言未始無見

其駁未始不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然要之多失情理之平不無類於莫須之煆煉周內以是海內習以成風遂致至今幾百年矣而尊王者依然攻朱尊朱者依然攻王一門之內兄弟鬩墻一堂之上僚友操戈値茲一道同風之盛時未殄爭門競戶之陋習也且最可惜者前代之季政令大弊獨以知講正學者衆郡國間設有講壇學者不一而足故朝廷之上名臣接踵而出節義繼跡而生雖中間屢遭宄閹姦臣慘禍縉紳不可勝言迨夫南渡社稷已亡而不但忠臣義士踣死如歸雖緇黃皂丐亦且殺身以成仁蓋以講學成風而風俗漸染之

深久也獨以當時無典學重道之誼辟明君一大闡揚
不克收一道同風之盛耳方今
聖明屢頒明旨令海內士大夫潛心理學誦法聖賢於
美哉不特近代之罕有卽遠溯之漢唐宋明十二朝百
餘王曾有知此義者耶此自將來吾道大明正學典起
之日會矣夫君職其要臣職其詳提携在廟堂大臣講
明則在臣工師儒若今日師儒間門戶私爭之風未改
於前此卽將來郡國中學士大夫縱是書院闢開師徒
雍濟亦豈能免於逐時風勢衆之流弊歟故吾因講少
墟集論陽明有感而爲此竊冀海內學士大夫無徒踵

前此口舌紛紜爲快而惟於孔孟大中至正之脉是崇
是尚由此道德眞一風俗同醇朝野上下間理學遍明
聖賢輩出統成昭明時雍之徽猷而不負日前三令五
申之詔誥是卽斯道大明若晝日之會也故不勝仰天
懇祝之至云

實見得道之大全實見得道之分際乃可望於道之明
行猜度不中用徒講亦不中用

知得本體不離工夫工夫不離本體吾輩於程朱陸王
正宜兼資何可以愛惡之私輕加排議如知得本體外
更無工夫工夫外更無本體此際正須補救又何得以

一已好尚之偏意爲從違總之陸王宜補救以平實精
密程朱宜補救以易簡疏通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
而勝乃平康正直耳不然宇宙有公道千萬世有公評
今日縱依時風意見爲低昂後世終有公道公評相權
衡耳

程朱陸王在聖門皆游夏之選我輩能實得其一二分
造詣卽可卓然自樹於士林原不容後生妄談長短若
論吾儒分量吾道歸宿卽顏子尚一間未達遺得這一
間欠缺爲終古之憾何說游夏僅得聖人之一體耶故
融會貫通四字在今日要得屹立擔當聖道之人悉心

負荷

讀古人書不知遵信固不是然遵信亦須知體要知時
宜卽如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廣大這是指所已聞
已知之理如六經之大道而言若在今日則必須問所
聞所知者是何等道理然後可言高明廣大耳否則所
聞者原非高明之理所知者原非廣大之業卽恐愈尊
而愈卑愈暗愈行而愈狹愈隘也

此道在唐虞三代諸聖賢開物成務通變宜民已如採
辦就一切建造的好料物逮至春秋得孔子大造手刪
定折衷遂造起這一所萬國朝宗的大皇居經秦榛莽

逐令荒塞逺漢唐以及宋明諸儒先乃各竭力開闢竭
力整葺至今亦覺有門戶可入而廂廊可居矣然終是
偏院別宅視未央建章大小中外天淵睽違今日如何
得孟子輩人疏通全局令規模弘敞氣勢聯絡仍成一
完美宸居丕復先師孔子原行構造乎

體勘到性之全體本來無欲時雖欲添一毫亦不可體
勘到性之大用無所不周時雖欲減一毫亦不得然要
須先明得這性之全體大用然後始不至於妄添妄減
故大學以格致先誠正修齊而大易以窮理先盡性至
命也

此道活潑而眞誠顧活潑二字吾儒謂之權而伯術則
謂之術孫吳則謂之詭至誠二字吾儒謂之實而佛氏
則謂之空老氏則謂之無毫釐差而千里謬此諸大儒
諄諄明辯而相沿者至今不悟有心世教者安能已於
反經與民

論學於後世無論異端亂正小道恐泥不足語孔門大
學之道卽離成物言成巳外盡性言盡人物之性亦非
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宗也夫既非大學一貫之宗矣
卽切切於存心養性孳孳於經世理物縱不流於淸虛
雜霸標榜門庭亦必落於小成半至而終無當於二帝
三王孔曾思孟天德王道之淵源也如是則學術旣巳
不醇不備不精不融矣而欲以望內聖外王之大儒出
而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爲世道人心之攸賴容可冀耶
後世於儒者止見周程張朱而不見有孔曾思孟於名
臣止見有韓范富歐而不見有伊傅周召皆坐此病耳
吾儒居今日而欲溯流窮源返本復始無如剖破門庭
之偏見掃去意見之私心實奉大學明新止善之範圍
爲規矩而卽以實踐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血脉爲
向往務使循誦其言必精悉其旨旣得其意卽實奉以
行內而以此治心外卽以此修身以之爲士而本此爲

眞儒以之蒞官卽本此爲良臣以之立言而不離此以
明道以之垂教而不離此以淑人庶幾不落旁門小徑
亦不至流於曲學小成乃始可望於培成命世眞儒爲
世道人心之攸賴耳

門人問斯道中絕於漢魏隋唐迨至宋而理學始名斯
道浸明浸著然亦未至光昭於今求聖師親傳口授萬
不可得不知如何可明得孔孟宗傳使徹底無餘令斯
道光昭於後世乎先生曰斯道之在天地原如元氣之
在人身無一處不是元氣充滿無一時不是此元氣布
濩流行漢魏晉唐歷千餘年天命之良於穆不已人心

之靈昭著不昧斯道安得遂至中絕然要之去聖久遠人迷向方不絕者天道之流行中斷者人心之昏迷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嗚呼曾鮮能之久而不謂之中絕耶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嗚呼不著不察不知矣如是而謂之不絕其可乎不可耶故漢魏晉唐斯道中絕八字謂是先儒之激詞卽謂爲先儒之平心至論亦無不可也逮宋以來眞儒輩出宗聖明經知本性治知根心眞不可不謂撥時之陰曀忽覩青天而見白日矣然如其意雖未嘗非望道而趨其學未嘗不宗聖爲極要之

各從其性之所近爲從入故諸儒之學名曰原道而究之自囿於所見之一偏名曰宗聖而究之只得聖人之一體不見今士林之推崇道學者宋則濂洛關閩金谿南軒西山耶元明則魯齋河會崇姚顧高鄒馮耶現今無不各有遺書昭垂宇宙嘗試卽其著述之蘊奥探討其造詣之指歸本其傳來之言行想像其在中之精神果能於先師孔子之脈絡志量造詣成就徹底洞燭徹底合符而一無餘憾耶微特孔子卽其於孟子之脈絡志量造詣成就果能洞徹此心而無一隱蔽耶嗚呼鵠之立尚恐射之者不中知之眞尚恐行之者難至明師

良模灼然在前尚恐學者之難得而莫肖矧今師也無聖知也不至前無正鵠而模範無藉矣而欲生乎其後者擅獨見之明殫獨至之功直由士之希賢賢之希聖能不踰孔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之至矩是猶入斷港絕河而望其直達滄海也必不得矣不得已而思其方則吾夫子往矣不有吾夫子傳心之遺訓在論語二十篇乎吾孟子往矣不有吾孟子傳心之遺訓在七篇乎按其言索其旨而弗明弗措明其旨返諸身而弗得弗措始也務期神而明之如見孔孟於羹墻終也務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如遇孔孟而印心契誠能如是則不

特誦詩讀書之下孔孟不遠卽日用動靜語默儼然孔孟卓立在前須臾離之而不可得耳更加能印之大學中庸孔孟同門同道之篤論參之詩書易禮吾夫子心信而意好之載籍抑且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之不遺其方而貞之以忘食忘寢老不知至之乾衷死而後已之健行吾且見天心愛道當必默啟其識陰翼其力一徹吾道向來積習之密霧瀚雲而成一正大光明繼往開來之眞德器耳

儒學宗傳欲老朽筆之於書夫宗傳者千古斯道斯學之正宗的派也應如顏曾思孟諸大賢乃爲眞明諸心

而無偏岐之誤斯足垂諸世而合千古之公耳某何人斯而敢當此然如平生從事於此而不忍自棄即何敢自匿其見而忍以自私不資印正耶大抵老朽平日言人必以孔孟爲宗而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皆身所未能皆意所欽仰而學則不願言道以大學爲宗而主敬存誠主靜窮理立大本致良知則皆意中所取資修中所體備而要非精神意向所專注葢謂舍孔孟而他宗縱非支庶要非大宗也舍大學孔孟折衷千古之學脉而區區守一家一隅之見奉爲祖述縱屬有源之水要非朝宗之海也故不量其資之狂愚而立心期於學孔

孟不量其力之弱懦而學術要歸於大學葢以千古道脉只天德王道之共貫千古學脉只內聖外王之同歸惟孔孟乃筭得內聖外王一貫之宗大學一書乃會天德王道於一貫能如是也道斯爲大學斯爲大而人斯爲大耳又後生小子縱力不足與於學孔學孟要之孔孟是吾儒師表學其學者自應奉以爲師大學是吾師折衷之功課師其道者自應奉爲章程故造詣之學孔孟不爲僭學術直遵大學斯合正職正分也試思今如人家子弟衆多請一學師中間有高明之侶即便有愚鈍之儔成童者在其中即幼稚者在其內教雖不同有不按資而教要於同歸乎人雖不同有不視教而趨公奉此先生之定程乎我輩之於孔孟亦奚異焉而謂師孔孟學大學爲迂爲僭耶

孝感之學統愚不忍發其立念之出於趨時局狥偏見其本意所屬第即其安排統系之列欵不但以程朱位置正統而以二冉閔子三賢位置翼統揆諸程朱之心有所未安羅整庵亦且並與冉閔爲列試問整庵能一日自安於心耶三代直道之人心謂爲允耶又如論語四科在孔門且以德行推伯牛至孟子亦仍以善言德行與閔子並數孝感不知何據而頓降伯牛於閔子

仲弓下而升降其統至如周程張朱自宋歷元明至今未敢一人妄有軒輊即程子亦推張子爲正當高明孝感不知何據頓降橫渠令與昌黎同科今試問昌黎文士可並橫渠開宗明道之儒耶又如游楊呂謝程門首推之四子張思叔程門得力之高足今以翼統位置絕山及和靖豫章而游呂謝張盡抑之附統之列抑試問令二程先生在其評置之當耶又試問和靖豫章而在能自問於心而慊耶更如五峯敬齋敬軒整庵並列翼統而冉雝宓子賤漆雕開子路南宮适原憲公西赤諸賢則盡降之附統之列夫附之爲言謂本非其統而

僅可附益之耳殊不思冉畊在聖門以德行推德行是乃所謂正統也孝感何據而直擯之附統并不得列於翼統之科如漆雕公西諸賢何以並豫章敬軒整庵之不如也又試問有若游夏端木諸賢果昌黎之可並橫渠君實果可與豫章敬齋整庵輩共席而稱平耶到這裏反覆推勘總不知孝感是何見識是何心肝又不知視聖道是何統緒視學道者之品詣高下淺深皆作何評處而爲此一反公理全昧公評也至附統金銀銅錫攙和混雜異統之獨抑象山白沙陽明元儒之盡削魯齋而且有刻骨之駁並靜修草廬之盡去而念庵少墟

之不錄則不但不公不明並見其心氣之不平是何其自用而自專也又其標宗曰護正統辨異統據其主見曰守孔子下學而上達之旨是乃得與正統獨不思吾儒之以孔曾思孟爲正統者孔子之學大學也曾子之學傳大學也子思之學率性修道孟子之學明性善法堯舜皆孔門相傳一脉明德修道之脉而列聖相傳大學之宗傳也今試問孔門相傳二冉閔子德行之科而一旦直貶伯牛於附統閔子仲弓不得係正統之列而後世所指爲門戶口舌一曲一隅之士直躋之孔門游夏之班仲由原憲漆雕之上吾不知統是何統正是何

正也又大學一書只明明德於天下一語括堂奧中庸只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二句括堂奧而究其脉絡指歸則只於德而實明於性而眞率是之謂下學明而直到得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率而直至於無念不率直符天命之初是之謂上達耳今孝感於道之大原不明學之根宗不辨但摸擬吾夫子扼要之言標宗曰學下學上達之學者乃爲善學孔子乃爲得其正統試問其所謂下學所謂上達果吾夫子之所謂下學上達耶卽恐其所謂下學非畏天事天之學徒從門庭皮相上作計較而所謂上達者非知天達天之達徒從意見格套上

作卜度到不得知我其天耳何者吾夫子所謂下學原肫肫從直體天心上學其所謂上達直是淵淵寘契乎天心不然學的不是達天之學如何便到得知我其天也至如學統之尾既駁魯齋我且不知其識見如何矣問學統之論既聞命矣論學指歸宜何遵尙先生曰今不須論程論朱較陸較王祇孔孟是吾儒開宗師表如大家正主人直奉爲正主程朱陸王則各取其長融以孔孟總作分任此家切緊職事之亞旅彊以是爲正義又不須較論居敬存誠主靜窮理立大本致良知諸宗主孰虛孰實只直以大學爲功程脉絡上可用卽用期於

遵守先師已定之宗傳作眞學大學人期不負先師眞傳嫡系是爲正分曰然則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且需之後耶曰曾思孟子原是吾夫子之分身中庸三十三章孟子七篇正是大學之的切註脚請問其詳曰中庸之性道孟子之性善卽大學之明德中庸之誠明率教戒懼愼獨致中和孟子之居仁由義知言養氣學孔子爲堯舜卽大學之明明德止至善今日師法孔子固須首究吾夫子大學論語宗旨然正須証諸中庸孟子而後吾夫子大學之旨乃益徹底通融豈可言且置之後祗就大學宗旨言姑後一着耳曰然則何以不言

遵論語之全體聖言而獨宗大學一篇也曰今所謂師孔子者是師其學術之脉絡論語無一字不表裏大學而要之屬散見之條目大學無一字不會通論語而要是單提學宗之綱領故今正宗學旨要是以大學爲提綱携領也曰然則如何謂於周之主靜程之主敬以及存誠窮理立大本致良知各取其長總作分任此家切緊之亞旅彊以歟曰靜只是大學之靜誠只是大學之誠敬只是大學之敬窮理只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立大本只大學之知本爲本致良知只大學之致知知本知止知所先後特大學簡言舉綱初學未易遽透

全旨諸儒則分尙爲宗發揮獨爲詳明透暢耳詳明透暢卽諸儒之學旨有功於大學而吾夫子大學之宗傳正不能無借於諸儒之羽翼發揮耳蓋如治大家者第一須主人正大光明然如不得克家之長子次子卽體認不得主翁心行家法如何代父承接此門庭流衍此元氣又如不得亞旅彊以皆知主翁之心行家法如何得百事就理元氣弘暢綿遠也吾夫子之大學是主翁顏曾思孟是伯亞唐宋元明諸儒之論學是分任此家亞旅彊以之任之衆子衆孫治家者眞是無一項人可廢亦正是要廢一項人不得[illegible]也但不可不洞悉其心

術才力任之攸當耳不然知之不眞卽任職不稱必且壞乃翁事凋落此一家元氣門庭耳方今不特吾夫子一正主翁萬不可復得卽顏曾思孟曾可得耶二千年間只得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數眞儒繼續門庭而中間又復爲一等門戶口舌之輩忍心搆訟竟使一家而敵國一祖之孫而支離爲仇讐至今學貿貿焉不知所從只以入者爲主出者爲奴斯道幾於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攝嗚呼此過蓋不獨在一人一家之不肖子孫負販奴僕矣今日深心爲道脉計者沿流溯源返本還俗始師宗孔子而學準大學以定適遠之指南樹正影之坊

表博觀眞擇畧短集長準四科以位置諸儒羅諸儒以
公暢皇極不泥門戸不涉調停一惟是合二千年間碩
彦大儒畢效其能而適協於蕩平正直之路令先師孔
子之脉一如帝堯之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不亦善哉不
亦快哉曰沿流窮源取長畧短是誠今日消門戸護壁
道之要領但不知下學淺識庶民顓蒙如何可以共適
於此所謂大學者謂其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爾今遺此二項人是此學專爲一輩高明有位之
人言矣不亦終孤於宇宙耶又其謂道之曲成範圍何
先生曰只泛言大學之宜學眞是此道終孤於宇宙若

是洞明宗旨者爲言 大學之道提綱只明德新民止至
善而指點明德不必遠徵訓詁卽指這人生帶來不昧
的良心指點明之之旨不必深求與義祇是要將此一
點良心常教不昧指點新民不必博求故事只是要體
心推心將此良心處處不昧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間鄉
曲接待之侶發明止至善不須別求深隱之義只是期
於將此不昧之良於巳於人總無不眞不周不常不當
之憾卽不特下學可一言而悟卽愚氓庶民正可聞誨
而立地警醒耳不見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爲本耶當時大學一篇雖無隱奥之言要是

言文指遠匪可易明孔門尚以此提爲學宗使人壹是
尊尚矧今如當身切喻不用深文而又若以懇摯明剴
之意動其本心共具之明有不立感而悟耶只視發明
者之迂直與誠浮奚似爾發明果眞切不迂至誠不浮
卽一學之師一邑之長正不難立收風動之效矧如大
賢高位平日以至誠感人於不言臨時又以至誠剴道
曉譬有不人心立感而競勸耶
先生曰古聖賢論學論治其言不一而足其方且更僕
難數只是學一識正理存正心行正事作天地間一正
人而止治亦治得這家國天下之人到得識正理存正

心行正事作天地間正人而止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
見矣不亦信哉正如各正性命之正大如天地無不覆
載之大到得此際看是如何規模如何運行如何變化
生成
問易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成位乎中之旨如
何曰乾道生物無窮而其理只易知坤道成物無量而
其理只簡能是則易知乃天之理簡能乃地之理君子
之知果能到得如天理之易知能果如地理之簡能卽
天下之理安在不得理得而安在不足配天地而稱三
才哉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要知博厚高明字樣

恃其功用之形容耳原其脉絡總是一至誠無息之易知簡能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不貳正是易知簡能脉絡會得中庸之易簡卽當會得易簡理得而成位其中之大旨

據吾夫子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看來可見要眞成得個人不媿三才不是易事亦非難事非易者吾知必同於乾知吾能必同於坤能而後天下之理得而後成位其中非難者易知祇人良知簡能祇人良能致良知致良能便可以得天下之理成位乎其中然則良知良能奚容不體認親切致字功用奚

可不講究分明

生平半點及人之功勳未能建並無自己可以信心之學術眞是空生人間負慚天地獨偏私鬼魅之心不敢存邪曲刻薄之事不敢作這一點炯炯不昧之天良稍可對天地而質鬼神

良知在孟子爲不慮之知於易繫爲易知之知世儒徃徃譏彈良知之宗不惟不達孟子之旨並未達於易繫之旨且如孟子開口並言良知良能而下文却單言知愛知敬并不及能卽此亦可悟知能只一體知是能本來之靈覺能是知自具之才惟其良故卽良而能在其中卽知而能在其內然要之只此一點靈明之妙用無方而不習無不利耳故單言良知而良能不言而卽寓也陽明揭致良知爲宗正是探驪得珠而或者至譏其重知輕行又云單知無行豈善言德行者乎況乎良知而致是豈遺行之單詞偏旨歟曰然則良知之旨果可百世永遵乎先生曰路有定理却無定向之可拘學如藥病是惟對症之爲良道猶路也有行必出於此之路有不必出於此之路視其所據之會何如耳學猶藥也有此宜而彼不宜之味卽有彼用不宜而此用反宜之方視乎其症何如耳然要之古與今今與古祇此理祇

此學理本是公理學終非私學理到合說良知處卽用良知在不合說良知處卽不須仍舉良知學說到致良知不恰好時正不說致良知若說到致良知恰好處仍是要說致良知彼近來一輩執門戸之見者當可說致良知時徃徃必欲另擇一言以避名目然要之其旨亦祇是致良知之旨徒改頭換面心勞日拙致令本旨不明且失大道之公耳若在知道必不出此遇不合說致良知處諸儒識仁主敬之宗稱情而舉正不必口口良知自蹈泥形逐迹之陋遇合說致良知處又不必搜搘諸儒標宗故旨舍其切近明白而自蹈於懲噎廢食之

弊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歷觀孔門顏曾思孟總是
相時而議道對症以立方正不異古帝王之立政建治
爲然也
自濂洛以來諸儒論學各自另標一宗這固是本其自
得者語人要之不無自立門庭之見吾道大公㝎自千
古之公是奚事秘爲已有一有秘爲已有之心卽此念
成私
有明自嘉隆以後講學成風不可謂非一時盛事顧如
各建門庭各立宗旨不特艮知一宗自樹赤幟不相假
借餘如南鄒北馮合志同方亦終是各執意見未協虞

廷師濟之風孔門賙處之義於隆古大道爲公遜其風
微已矣乎風氣日漓蓋無一不覛古降一格矣
論語之論學語教如時雨普降萬彙滋榮又如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
天道普萬物而無心明道之賢亦爲此言夫以天道如
此之公普四時寒暑無一或爽其度福善禍淫無一不
當其宜特人不見其天不言其心而曰無心可耶且若
以天不言其心而遂謂爲無心人不見其心而遂眞謂
爲無心嗚呼復其見天地之心將作何解且是眞覛天
爲冥冥昧昧矣將詩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又復
如何下訓詁耶要知最有心者莫過於天若果無心曰
監在玆誰爲日監天爲顯思何稱天顯宋儒論理最精
於說天說鬼神不中情實本其立意雖云防流弊之失
要是未協經旨未中情實要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天
作之合天降之殃這些處正是昭昭不爽之實理實事
實理實事奚容人增減損益且如人不明於天心不畏
於天威在草野則最啟斯人存心行事之怠肆在朝廷
則尤啟人君治民事神之縱恣其於人心世教尤大有
關係豈同小可吾儒出言稽弊安容不愼
問聖人與天地合德之義先生曰高明覆物天之德也

聖人則高明配天博厚載物地之德也聖人則博厚配
地配則不言合而合在其中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曰
願先生更下顯易易明註脚使後學有所依據焉可乎
先生曰君不聞天之爲德春生秋肅耶聖人則仁育義
正與天合春生秋肅之德焉又不聞地之爲德遍載廣
生耶聖人則容民畜衆與地合遍載廣生之德焉復請
曰不審此義吾輩亦可下手力學否先生曰有欲之念
一毫不敢留有我之私一念不敢萌其高明處卽我卽
天不言學天而善學於天卽在是也但可容處無物不
容但可愛處無人不愛其博厚處卽我卽地不言學地

而善學於地卽是在也世焉有學之不已而不至者

或問學有要乎先生曰有何在先生曰莫要於識何識之要乎先生曰要在矢志識宗尙又在學術識會歸何以在矢志宗尙之識也先生曰古今之士衆矣而賢爲貴古今之賢衆矣而聖爲貴古今之聖亦衆矣而自生民以來未有人焉過於孔子善學孔子未有過於孟子者學而不欲自成則已苟欲自成舍孔孟而他言宗尙非一善成名而止卽得半自滿而已耳卽欲不流於門戶之偏畸得耶何以在學術會歸之識先生曰志高而功不繼雖欲不一善自終而不得也虛願而力不實雖

欲不得半苟安而不得也人之生也性爲主必明明德而人之性始盡大學則明明德以止至善之學也必新民而德之量始滿大學則新民以止至善之學也學而趨會於大學之明德則天德全而會其有極矣依歸於大學之新民則王道備而歸其有極矣矢志而宗尙孔孟學術而會歸大學不亦學之要而識之正乎識正而門戶偏黨之私不亦免耶

與造物同一大公無私之德是謂天德然要之祗本性爲之根柢與前聖同一蕩平正直之道是謂王道然要之祗本性爲之運行外此而言德言道言天言王非駁雜不純卽摹擬失眞天德王道四字未易言正以本性二字不易言也

有天德然後可言眞王道有王道然後筭得眞天德總之一段明公通普之眞機上下與天地同流爾

問自程子有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說而後世往往據之以闢心學夫天理也心具理者也六經四子皆合而言之他不具論孔子由志學知天命而且曰從心不踰矩孟子云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聖門之學大端如此程子聖人正脈而立言如是其不同何也先生曰心與天不容硬分異同但言天則純理而無欲

言心則不無後起理欲夾雜之心明道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說要知是提衡宗傳護持道脈苦心與孟子性善之旨血脉貫通表裏互發耳

又曰明道之言以之提衡宗傳自是分曉但覺太將心天硬分異同與前聖天人一貫不無微涉支離竟不如說吾儒本性釋氏本心爲顛撲不破是非曉然

問入道難易先生曰汝以爲難則難汝以爲易則易木達曰道是人之本性本性人人自有這裏豈可言難易只汝看得天高地遠便覺得入去彌高彌深是道之難入非道入之難由汝看得難耳故曰汝以爲難則難然

這道既是率性之道只汝發一肯心便覺欲之即至求之立得是道之易入不獨道入之易由汝看得易耳故曰汝以爲易則易

問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是周子難於下語不得已檃括大意成此一言然在自巳亦自覺首句中夾一而字不無言語之病故下着太極本無極數語以掃開章數句語痕之病要之我輩欲直截解此上下二義只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或倒轉或順舉即無不可言下立明耳如釋無極而太極義只倒轉曰無聲無臭者是乃上天之載如釋太

極本無極義只順舉曰上天之載本無聲無臭即上下二義俱可淵源而會

又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二生字之義曰生有就實事言者如地之生木水之生魚母之生子之類是也有從無之有言者本無有是而其義有可兼如仁之裁制即爲義仁之節度即爲禮之類是也陰陽一太極太極只陰陽此處硬拆不得毫釐如何可下得生字但是由太極之動處名之爲陽即謂之太極動而生陽可也由太極之靜處名之爲陰即謂之太極靜而生陰可也這生字是乃從自無之有之取義泥於子母相生之生便不得耳

門人讀傳習錄究竟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知行二字爲初學言與夫論工夫條目不容不分爲二要之體本同歸用亦兼到硬分固失偏重亦非也何以言之知是知此行行是行此知所謂體本同歸也能時時眞知即是力行能往往力行即是眞知所謂工亦兼到也這裏如何可以硬分又如何可以偏重

豐川續集卷之一終

豐川續集卷之二

答問錄

門人緱山鵬錄

問觀論語開章言學曰說樂不慍可知聖賢之學原是要涵養性情成就德器一切窮經考古不過借以講明印正涵養成就之程途耳今若但以窮經考古便當做學聖人之學是何異認彰儀門作五鳳樓乎顧又不知如何而可免此等徇名失實之弊也先生曰但看四子五經便尋求聖賢立言宗旨而弗明弗措但遇先覺即虛心尋問聖學指歸以印正吾之所疑而弗得弗措按程朱居敬窮理正旨實下工夫到得正理漸明時遇有

疑端更以精心反身實証庶幾知識浸明即心機浸清自當漸通實旨之處日多於前此如是而功力更能不怠即當心理可望瑩通凡看聖賢書當能直窺肯綮而自少徇名失實之隱弊爾

問仁人心也言心之聲色心之徵而要皆仁之符顧不知初學入門者果如何提撕如何涵養庶可免於巧令之失而不至喪其本心之良也先生曰就現前要着論只發言徵色時根心本性而不事修飾即此病可免若就探本窮源論則莫如本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旨務期有得於此有得即此心便當惺惺不昧有不言言皆本仁而發自耻虛華有不色色皆根仁而生自羞粧點如是提撕即所謂清夜之鳴洪鐘聲一振而左右前後之昏夢胥覺如是涵養即所謂大海之畜鱗介水無窮而水族之大小鉅細各得其所又何喪其本心之足慮乎

問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可見學只是要得盡倫雖口未誦一經之人而盡却正分學之事已畢今則不然國家以經術取士即學者記誦詞章之習在所必不能已則居今而欲挽其流弊期以還源返本又不知何道之從也先生曰克敦倫常於今自是人生正分學習舉

業於今自是人士正職今如於賢親君友一一克盡其誠根柢於六經五子之書以養其氣取裁於先輩大家之制義以正其體言者心之聲從此代聖賢以立言自當親切而有味則不背先王建學之本義而兼融古制時宜於此心如是直是渾合千秋之學旨而妙契聖學之時宜矣

問觀有子禮之用章旨可知先王制禮原是因人心之不能自已以立之範圍既是因人心之不能自已以立範圍便不得不制爲許多儀文以檢束其官骸而收攝其精神是則這禮眞是本天率性生人不可須臾離者

而老氏乃以禮忠信之薄亂之首至欲掃而去之以還
於葛天無懷之世有子曰不以禮節亦不可行鷹竊以
爲老氏之直欲廢禮不特亦之爲云而直是斷斷不可
行爾先生曰以老子去禮之說借發有子亦不可行之
旨甚近甚近葢如後世是如何風氣而欲去禮而挽之
葛天無懷卽使果得葛天無懷之聖帝繼體而治斯世
亦豈能重到得當日葛天無懷之風乎卽如今之日時
已屬夏天氣融暢萬物生遂矣而欲一旦仍返之初春
庶彙未生之候卽造物之天竊恐亦無此權徒使有識
者笑其不知世變不達天道而妄爲此曉曉以欺世惑

民耳老莊未始於道無見其爲說亦未始非挽回世教
之苦心但是欠通識少達觀又好名而氣勝其立說多
不顧情事之安而鶩欲駭世驚俗蠱惑愚蒙誑之以後
世之難行卽且有如其說者勉力行之而亦屬必無成
效反以滋弊而禍不可以勝言何者試問居今世處今
時向使懲禮爲忠信之薄而一旦去而不用不知朝廷
之上且成何朝廷郡國之間且成何郡國不但天下郡
國之地大人衆也卽一鄉一家且逆節橫生雖中有善
人參互其間而曾能挽其頹波之橫流耶故余嘗謂先
王之制禮乃先王範天下萬世之生人於安居是乃仁

天下之至意而安天下之要道也但一處於禮疎卽一
處亂一事於禮疎卽一事亂一人一時於禮疎卽一人
一時敗且壞以亂而其爲生人所不可須臾離殆亦如
飲食衣服生人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得者也老氏顧欲
掃而去之嗚呼豈特亦不可行直是斷不可行如吾子
之言爾然如老氏能知後世之禮爲忠信之薄亦豈不
知禮爲當世之不可去去之且爲亂首而敢以此直著
之書而傳之天下者葢一則目覩後世不本忠信之禮
無以化民心不免心懷憤激然亦自知其無法可醫而
姑且洩之著述以冀溺者或一醒悟而返本一則見

當世之共推者聖人聖人之最重者禮教而其冷眼則
獨窺得當世循禮者之忠信薄而亂或伏思欲以其說
駕聖人之上以爲吾之所見且高出聖人而吾之爲見
爲書是乃聖人之所未及知未及防而可以補昔聖人
之缺而出其一等者也於是哭膽而特爲之書以眩天
下愚昧者之耳目心志故道聖人之所重也而彼偏曰
道可道非常道德聖人之所貴也而彼偏曰德可德非
常德仁義聖人之所尚也而彼偏欲絕而棄之凡聖人
之所貴重尊尚彼則務欲駕一說以阻抑之令不得伸
而特自伸其邪說嗚呼其心不可謂不深其術不可謂

不巧然抑試問後千百世下無論中人下愚卽上哲高明能通於彼旨者果從彼而道其不可道耶德其不可德耶將遂絶仁而棄義耶徒自取違經背道反常亂德糟粺仁義之天常民彝得罪開闢以來千聖萬賢之大經正法自溺於異端之索隱行怪而茫昧不自知覺耳且彼知禮爲忠信之薄獨不思聖人之三千三百無適而非仁耶徒知禮爲亂之首曾不思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使民耻且格而莫敢不敬者舉賴於禮耶且忠信之薄薄者之罪罪豈關禮亂之首亂者自首豈禮之爲今不知反薄於忠信之禮救亂於根忠本信之禮而但曰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直欲掃而去之爲快嗚呼懲噎而廢食其不胥天下無識之倫相尋於卽危就亂者幾希心徒深而反蹈於自用自專術徒巧而反蹈於生今反古其眞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未達千古聖人經常不易之大道也夫

問詩所以道性情之書實所以敎人愼思之學也蓋思是心之發念乃天賦之靈源若非直從這一點靈源上激發感動鮮有不出正入邪者故孔子刪詩留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而原其大旨總要人勸善懲惡使發於思者純乎天理之正而絶其邪曲之私爾故刪詩旣定之後又直取魯頌思無邪一言括盡三百要義欲人知所歸也顧如鄭衛風中淫奔諸篇不知吾夫子奚以不刪而不慮及中材下士讀之不但無以懲創其佚志而或反以觸發其邪念甚至借口於詩以自遂其邪行耶則亦安得謂三百篇思盡無邪而此一言足蔽全詩歟先生曰詩之毛序乃自漢以來相傳詩之原序蓋卽三百篇之原題按詩邶鄘衛三篇皆衛詩據毛序則如新臺鶉奔采唐三篇乃刺衛淫亂之作亦非淫者自道之詩至鄭風中凡朱子之所指爲淫者亦皆序所自有來歷之作惟溱洧一篇刺其男女混雜風

俗之不淑不醇爾亦非淫詩屬淫者之自道獨朱文公集傳以夫子有鄭聲淫一言而概擯之淫風之列嗚呼果其淫也豈有男女敢自揚其淫以見諸詩之理又孔子刪詩本意乃敎人思之無邪且刪三千而僅留三百奚以獨此不刪將所刪皆何詩而如左傳子產聘晉直歌野有蔓草宣淫之詩以美晉執政大臣有是理耶嗚呼此一案也於詩關經訓於吾夫子之刪詩關道法將來必有留心經術之名世大儒起而正之者要須善讀知擇爲當也

問世人皆言聖人是生而知之卽程朱亦以此爲說乃

今觀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不知是學至此將純任自然耶抑是工夫至久至熟愈細愈密而此心眞能順帝之則耶先生曰聖人體天爲道即體天爲心豈有純任自然之念自是工夫到此久而且熟此心眞能順帝之則耳及到五十知天命而洞明脉線之眞形抑且手法大熟於前此更加以二十年惟精惟一之細工遂若此時此心即矩此欲即心心中渾是矩矣夫心中渾是此矩即從心所欲自是從矩所欲而何矩之可踰哉葢心即矩即中庸未發之中渾然萬理畢具而恰好至善之天則欲即心即發皆中節之和而適順其

天則要知人生此心不純是正原有道心人心之別而在此處則屬道心何者以其心爲不踰矩之泉源也欲字不純是私欲原有私欲願欲之分而在此處則爲道心之萌芽何者以其欲乃不踰矩之機緘徑路也凡讀經辨得恰好訓詁不惟於本章無泥文牵義之弊即讀一切聖經賢傳當無他人文害辭辭害志之過端耳從心不踰矩之矩即順帝則之則有物有則之則然若不知即是吾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而脉絡原從致中和馴至如何得從心所欲便不踰矩故解經以印之自心者爲眞而仍以証之經旨爲實不然淺者只涉泥形逐迹之訓詁深且蹈鑿虛弄空之禪佐

又曰心字欲字矩字各有註脚謂之一物斷不得然若到得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不但謂之三物不得即微有以心合理之二見亦正不得書曰克恊於一却是此間一句的當註脚其恰好眞不可言然如於恊之汁漿與能到此地之由來未能徹底明透於此心縱說得來訓詁不差亦終是依文解義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十字之精神終無當也

又曰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莫看作佐奇神化只滿腔子是天理流行問曰此則到化境矣何以說

不可作佐奇神化看曰吾夫子道德同天師表萬世然語道却只是日用平常言工夫亦只是下學上達不厭不倦昔者人以仁聖見推時則逡然遜謝曰則吾豈敢這是何等存心即今到從心不踰之地而仍凜凜曰矩只謙謙自任曰不踰矩善學者味此言其一段自安下學不敢侈然自大之本情儼然畢見於切已自述之下易曰成性存存吾夫子之贊易正吾夫子之自爲傳神寫照而已

問刪詩書定禮樂吾夫子一生事業也奈自秦火而後詩書尚留餘簡而吾夫子手定之禮樂則已茫然無可

攷証厥後漢儒彙集禮記雖間引孔門之言而失眞者固亦多矣今觀論語八佾一篇凡二十餘章章各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而原其大旨無非爲踰禮僭樂者立之斷案迷禮昧樂者示之指南其一段闡明禮樂以維持世教之意惓惓於意言之表善讀者得其旨而會之吾夫子定禮樂之心精其或可想見一斑乎先生曰定之爲義有斷定之義有評定之義若吾輩今日之於夫子總之是以其評定奉爲斷定耳今按吾夫子二論中記其統評禮樂也則有吾從先進之言吾從先進非郎身而直爲斷定耶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則又據情文本末爲之評定矣至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更是據道器源流而直爲之評定斷定更無餘蘊矣況如專於評斷禮樂之旨論語二十篇中不可勝舉況如記中禮運等篇亦有發明然要之折衷評斷者係六禮六樂本具之精粗優劣吾夫子初未嘗自作一書示之準極也何者吾夫子周之臣子也周於此時雖東遷不振而吾夫子則斷不敢自用自專身蹈生今反古之大罪亦正是自安臣子之正分爲下不倍之正義也要知禮卽是中樂卽是和道是中和渾淪之源泉中和卽道恰好之脉絡故明禮備樂之君子卽履中蹈和之君子亦卽德修道凝之君子勉之卽賢安之卽聖故古聖王庠序之教六經六樂並重於德行而吾夫子詳校經學之得力以立禮成樂與與詩連類而並舉也鵬曰聖道亦止此一箇中和故先王尚之以立教後之理學諸先正立宗明旨往往不及禮樂而惟是存誠主敬窮理識仁之爲尊奉闡揚則何也先生曰道無古今宋儒是懲辭章記誦之害人心而湮道脉故當時按症設方期於中病然要之主敬正寓履中之意存誠寓蹈和之旨窮理識仁卽明中達和又何一不舉諸其中乎況如橫渠學宗要於知禮成性而其

教關中學者必以習禮爲先則又何嘗不及禮樂歟善學者神而明之可矣

問聖人之生關乎氣運春秋時亂極當治故天特生夫子上以繼往聖之絕學下以開萬世之太平宋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亶其然已顧當時周流列國所遇之名公鉅卿以至及門如宰我子貢有若輩號稱知聖亦第就吾夫子道德之高深極口形容耳獨儀封人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一語竟是於千古聖人局面外看出吾夫子一段出世因緣又直是透得天生吾夫子而所以位置吾夫子的主見爲千萬世尊奉吾夫子者之

定評允矣萬古知聖之第一人也但不知吾夫子至儀見封人時是如何德輝兩人面晤時又是如何議論如何光景而封人遂得信之眞知之明之若是也先生曰汝問甚有精思文字亦明通合轍語云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汝此問近矣顧此段意思余亦每思及之而終是莫盡其神惟有嘆千古知聖神識首推封人而已故曰前尚論先師於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句下下封人直是代天爲言一句作細註葢於莫知其然時下此想像猜度之言也然此段因緣關天心關道脉關教宗亦正不可草草放過今逢子問姑仍妄爲想像猜度可乎吾夫

子生平周流四方而居衛時多夫子之學問行止與其志趨所注封人想必前聞之悉封人是賢者於平日過衛之賢無一不留心請見亦必是胸中自有識見於所聞吾夫子學問行止志趨約畧明得吾夫子學問道術之梗槪而平日評論夫子亦必擬有崖畧心竊儀之不然過路之布衣奚爲請見如是之殷懇萍水之相逢奚爲坐談之不憚時長如是乎迨既見之後而出將於吾夫子盛德之光輝目覩而神契吾夫子道德之蘊與心領之開誠叙談之頃吾夫子生平之志願相孚在言論之表而前之疑者信前之信者眞卽其於平日所擬議

吾夫子者當且渙然發蒙而直合上天誕降千秋命脉一口爲二三子合盤托出矣今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一言出自旣見以後卽可想見吾夫子德輝兩人面晤時議論之大畧又可知其所見得於所聞之表更可知其見後如此之眞知必其未見時心儀之匪淺而神契之倍眞也然要之此言洞見吾夫子一生定局又洞明天生吾夫子本意則雖謂言出封人口而實是代天爲言可矣然余終是想像猜度之見子其從深明道脉洞見天心者虛衷更印之可也

答問錄

門人周夢熊錄

先生曰論語一書道理平滿周匝而潔凈精微無一語不可持循入手無一人不可服膺得力而如吾道一貫章卽吾夫子之自舉亦更可知聖學非大而無統卽曾子推歸夫子之道於忠恕更可知聖道只自盡其本心由前可悟聖學脉絡由後可悟聖道精髓眞若此道合明天意相之留此一則公案爲千萬世明道學聖者指迷導覺於茫茫烟霧之中一以貫之之一先儒以爲乃合一之一非一件之謂愚謂不惟一件之謂未盡其旨卽合一之謂亦儱侗無當也這一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之一這是在天地爲生成樞紐在

人爲經綸命脈而要之只是這生而徹底無欲之忠充滿腔一體之恕心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卽合以此爲生民立命者卽立以此而所謂天命之性亦卽是命以此所謂率性謂道修道謂教者卽率以此修以此君得位遠高奇固不是看得皮膚支離更不是也又曰會得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九字之旨卽中庸道不遠人眞機可默會於此而忠恕違道不遠之旨亦正可不煩言而解先生一日讀羅近溪先生集見其發明一貫二字之旨曰一者一乎其貫者也貫者貫乎其一者也非一無以爲貫非貫無以見一一而貫無不貫矣貫而一

無不一矣又其門人熊氏爲之註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易簡得天下之理知能要大人之極只因透此一體貫天貫地貫人貫物貫古貫今毫釐不間因曰近溪師弟之言於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之旨脈脈心會雖非正講吾道一以貫之之本旨要之通乎其意正自可淵然而契且卽五經四子萬事萬理其源源委委脈絡貫注者舉可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矣

又讀明楊復所先生一貫錄曰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是卽所謂一日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又卽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曰是言可謂善通經旨不滯言詮矣然如其言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至誠盡性而盡人物之性推之贊化育參天地何在而非一以貫之之旨又豈獨表裏論語孟子之二說哉

又論近溪先生一貫說曰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爲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矣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爲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爲心焉則天地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一之能貫又奚

自而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先生爲之擊節曰是言倍覺精微雖未直指出忠恕之爲一貫要之仁卽忠恕之精魂忠恕卽仁之體魄精魂卽體魄體魄本精魂透得此旨者不但明此無不可通彼卽忠恕之正是一貫一貫之只此忠恕總無不可意會而悟也

一友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先生曰此是曾子既悟一貫後直下斷定之詞言夫子所謂一貫之道只是這個忠恕而已矣這忠恕之外更無有也蓋就夫子自舉心詣只一以貫之就知夫子者推本聖道則只此忠恕譬之靈丹一貫是已就之靈丹忠恕則言乎其眞藥物

靈丹非此眞藥物不就若外此而覓眞藥物又何物可
就此靈丹這裏毫釐不容分別只是言各有宜耳
忠恕雖曰二義要之只是一心從盡己言謂之忠從推
己言謂之恕明其旨者當可知這忠卽恕心之肫然無
僞這恕卽忠心之油然無私卽盡己之時恕在忠卽推
己之時忠在恕但是宜合併說處不補綴圓滿則義不
該耳猶之言仁不言義言義不言仁則不備也然邦又
須知爲初學言並舉得爲知者言單舉亦得或有時並
舉於文便或有時單舉亦於義足正不可執一論也葢
如臣事君以忠爲人謀而忠正是單舉忠而恕在其中

強恕而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單舉恕而忠義未
嘗不在其中爾然非於夫子之忠恕洞悉其體用源流
亦孰知其量之無所不暨而體之本約而妙歟
大學一書衍自曾子之門今觀其章末總結曰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卽忠恕特是大學此言爲釋
平天下之要歸凡上文絜矩無非恕義故易恕言信耳
其實忠信以得之信卽此恕之實有諸己而藏身必恕
之眞機也夫平天下無論推而極之堯舜之時雍風動
不過是卽就本章理財用人之綱條言這事是多來大
這義是多來宏而其道只得以忠信吾夫子忠恕之旨

不亦淵然可會耶
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天地之以一而
貫可於此悟也明此卽吾道一以貫之之旨可於此引
伸而會天地之生物不測而其爲物究之不貳是天地
之貫而實一可於此悟也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
旨可淵然而悟
問聖人之言多是徹上徹下今觀時習章似乎語工夫
而不及本體語隱居而不及行義又何也先生曰此章
原是爲窮居潛修之士指點素位而行深造自得之味
令其反躬自認的意思必是當時從遊之士以學爲苦

淡拘束殊少結局吾夫子特爲指示使其於學下深造
自得工夫也誠如學而能自強不息日就月將如天之
行健時習之焉斯時也義理浹心心機契古豈不居安
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而自得耶學旣有成聞風者慕義
懷疑者景從不遠千里多來就教斯時也傳道得吾徒
行道得吾與一堂而發千古未發之精蘊一日而闡萬
古欲闡之微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雖王天下之樂
奚加於是哉樂行憂違是乃吾儒素位之行學吾之學
說吾之說而人之不知曾不以介吾心到此地位眞是
識見高明涵養純熟不亦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位地

歟明得此章原是爲及門指示窮居自得之學即聖人之言通徹上下之疑可不言而悟

仁之宜處不待智者而後知惟是見理不明不能不奪於係累牽絆之私貴乎知者謂其見得明即行得勇不以一時之私累去是非之公耳擇而不處此必有駑馬戀棧豆智不能舍者焉得謂之智乎可見智以行而實智以仁而明故中庸擇善固執乃爲眞擇知及仁守乃爲能知提虛見而無實履總不中用也

不仁之不可久處約樂盖失其本心之人處暫尚可勉持久則約未有不濫樂未有不淫者然此理易曉人所

共知惟是仁知安利以中庸安行利行例之則有安勉淺深若以論語中仁知並論言之似不當過分淺深况以仁爲利此則嗜仁如金玉即是至於無以尙之之境矣亦覺淺深不可過分然要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仁知這兩種人方到這裏有砥柱中流之操成全大丈夫耳故孔子諄諄言知仁而門弟子亦諄諄問知仁也

好惡在朝廷關用舍賞罰在草野關是非從違最是人心風俗善惡醇漓之關故夫子思仁者以正之透能字要得公而明盖公則無私明則允當始言得能耳然孰不能好惡人者何以獨推仁者耶夫子於處約樂則曰惟仁知於好惡則曰惟仁者可見失其本心之人無一而可者甚矣仁者吾人之命脈也

志仁則無惡者盖惡是有意昧心妄行不仁之事志仁則不欲自失其本心豈復肯違心而行乎故無心之過不敢必其無而有心之惡則[illegible]可信其無盖過非存養之熟者不能寡而惡則立意爲善之人即可信其無也味其語意此章似是夫子爲有志去惡而未得其要者發救病之藥教之無徒治於標末爲捕東生西之爲而當深探其本原爲正本澄源之學耳第志仁尙不容說

到窮理盡性窮理盡性則幾於仁而過可寡又不獨惡可無理欲不並立志仁則無爲惡之心仁不仁爲人禽之關而志則又造命生身之樞也故學者以立志爲第一義

富貴溺心貧賤思去雖賢者不免不以其道得之而不處不去這裏非看得破守得定見大心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者不能夫看得破是乃窮理之功精守得定是乃盡性之功窮理盡性此乃不違仁之功不懈於夙夜也况不處不去這裏歷多少推遷升沉榮辱得喪而總是不去乎仁即其終食造次顚沛之不違俱在其中

豈得以前之審富貴安貧賤者爲尚涉於粗迹而以後之無造次顚沛之違爲精細乎要之不去仁卽不違仁不違仁卽無問於造次顚沛但夫子說到此恐不知仁者貧賤是人之所惡君子則雖不以道得之而不去這是君子之心深見得仁不可一時去而去仁卽不可以自立於天地故其平日存仁之功直自終食以至造次顚沛而不違安敢徇衆人之欲惡而自失其本心乎如此講則始覺無前粗後深上下分裂之弊而其精神義蘊亦始覺圓滿周匝而不至滲漏亦覺與朱註取舍之分明四語語意相應也但於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而於

非道之貧賤則不去者一則是富貴可由人不處以全其本心貧賤由不得人去而必去之者則必蹈於不仁又以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蓋富貴喪志貧賤養德君子以道德爲富爲貴也又以君子存仁乃將詣之修而亦不諱言名而曰去仁無以成名蓋常人以名視名祇粧點門面君子則以仁視名而必盡吾實修名便是仁仁便是名何嫌於好名而諱之乎然據夫子此二語而於千古不好名而並不修行好名而不知根心的兩種弊事亦都破盡矣甚矣聖人之論理精密而圓徹亦復近情而當理也

先生一日讀論語至無欲速無見小利顧謂及門曰聖言如日當天無所不照而於爲宰則尤刻骨之戒蓋自古及今凡爲宰的做不得仁漸義摩的郅治皆欲速之見爲之祟做不成光明正大的治功皆見小之見爲之祟然欲速尚是有向上之志至見小利則品行官箴無一不玷豈特大事不成直並爲宰的根基敗壞而不可收拾十人而七八矣又豈徒爲宰者之金科玉律直是立朝當官的清夜之鳴鐘故夫子於子夏之爲宰問政切切戒之然此二言於吾儒爲學尤爲切戒蓋學以達與大爲期而屑屑然欲速見小較度於緩急遲速之間

原非聖門正誼明道正分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夫子平日既以無爲小人儒示戒迫於問政又諄諄以欲速見小反覆丁寧此對症之藥也他日子夏果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到此反已印證亦可以見其氣質之變化學問之進益而並一生篤信聖教之處皆可淵然默會於言語之表矣

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旨講義以是非邪正作訓詁似未當經文分晰是言道不同既是道則皆屬在人可行之路矣這裏何得有大邪眞非可以攙入故所謂不同只在眞僞大小淺深間分界限耳如同一儒學也記誦詞

章則祇爲進取道德經濟則切於成已成物失志命意直同天淵又如同名道也吾儒仁至義盡楊氏則取於爲我墨氏則取於兼愛子莫又取於執中無論吾儒不同道於二氏卽二氏正自不同而抑又子莫道兼楊墨而不與楊墨同道道旣不同卽所志不同所業不同所見亦並不同這裏如何可以商究進修之方印証此道之旨歸歟且卽同道中亦未嘗無是非邪正而要之是非邪正善惡顯然標名之是非邪正也總皆在通行之路上走只中間眞僞大小淺深意見之各別爾到這裏謀便不合甚至無益而或且損至如何可相謀故道不同不得說壞道字說壞便非道也不同不得兼邪正言只在走的路途意見畧異上說不可說作道內道外之不同上經文是道不同非道與不道之不同也不相爲謀是說謀亦不合甚至貽悟不得僅說不可相謀也

諸子一日論戒愼恐懼之旨於先生之前大率皆拘於文義訓詁而以兢業惕厲爲說先生謂諸子曰此四字原是兢業惕厲之義然切莫看得中庸戒愼恐懼與曾點春風浴沂之樂截然各自爲義要須打成一片一體相成始各有實義血脉不差何以言之道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就其兢業處言謂之戒愼恐懼就其活潑處言則擬以春風浴沂其實兢業處原非把捉安排而原自寓活潑活潑處原非縱情肆志而原自具兢業異用一貫殊途同歸矣得存截然岐視之見門人聞先生戒愼恐懼與春風浴沂合一之旨而頓恍然於敬樂司歸之爲無弊也葢從來言敬而不知本與樂合則流於拘苦而非敬之眞言樂而外敬以尋樂則類於放曠而亦非樂之眞惟敬中寓樂樂中藏敬異用同體殊途同歸斯爲吾道一貫而萬世無弊然初學下手要必有所持循始爲有據而可入雖敬寓乎樂然必兢惕深而後天機暢樂雖具乎敬亦必好之至而後樂之深昔吾夫子

積寢食憂憤之勞而始克樂在其中顏子用博文約禮之功而始至其樂不改將非事有終始功有先後道雖同歸而下手着力序不容紊歟願先生明以教我

先生曰初學未達敬樂眞旨言敬則必歸收斂言樂則必屬恬愉收斂是初學下手邊事恬愉是久學得力邊事似亦層次難紊若積之日久力到功深到得一旦豁然時則知收斂恬愉不但得力後境界難分卽下手時機緘原自合一何者就用功言初學收斂處是敬然却要知到收斂而恰合恬愉本體卽這便是樂在其中初學下手老學得力胥此一機胥此一功原無分段亦無

層次也故吾嘗言敬樂是一體相成事不但得力後收合一之全效即初學下手亦必認明體段雙融並攝然後居敬之功始眞爾

收攝處是敬然收攝必到得合於本體恰好恬愉之趣而後敬功始眞是敬必該樂而始成得敬則初學下手豈不是敬樂雙融

學問得力處必看用力何如未有用力處不全不眞而得力處不漏不假者先生因言用力處必從敬樂雙融故又及此

豐川續集卷之二終

豐川續集卷之三

論讀經

讀經宜先讀尚書蓋不特二帝三王道統治法之宗傳在是即吾夫子一生之祖述憲章在是據此可攷見吾儒學術之淵源也讀時切宜大開眼目尋索列聖言論政事之旨歸不可但依文解義如向來經師伎倆如典二典便須體認二帝五臣其精神命脈何如經綸措注何如其不以天下私子是如何主見其君臣都俞吁咈如同師友而畧無驕吝顧忌之意其圖治孜孜乎求人擇賢亮工熙績而曾不分於故舊親疎是何如識何如量又其二代遞傳只此一中是如何心學如何授受到這裏看得頭項分明血脉貫注二帝五臣之本末乃可默會即學術可以識所歸依

讀禹貢夏書則須要體認禹身是何等憂勞禹心是何等祗台禹德是何等無間直見得大禹治水始末眞明德之弘遠而要其明德之所以遠者正不獨治水一事也天平地成壤分制定直開萬世之文命迨啓承統便能幹大義以伐有扈之不恭即其他敬承繼禹無不如此從可類推於此益見大禹之傳子依然傳賢即大禹之本末於此更可默會而其他四百年中之治亂書雖

不詳總之是敬厥德則治敗厥德則亂治則存亂斯亡耳

讀商書則須要體認成湯顧諟明命聖敬日躋是如何心精聿求元聖九圍是式是如何規畫措注至爲民請命則不惜身負慙德此是如何救民之切並是如何樣智識之達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至於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如何樣之仁聲感格並是如何樣天人之順應他如讀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須要見得這樣律身仍是大禹無間心法讀以義治事以禮制心則要見得這樣存心仍是大禹祗台心法卽依然堯舜兢業幾康

精一執中血脈而古聖帝明王傳心之淵源更可淵然而會也至若讀盤庚三篇雖異順天應人之規模然亦須要見得以君臨民殊無威脅勢驅之意但諄諄明利剖害援天引祖以動其歸往之心則猶然湯誓虺誥情肫語摯之遺也至伊訓說命六篇或者雖議其失眞要之格言至論可爲後王之觀鑒良多而如讀伊訓而可以見成湯聿求之得人讀說命而可以見高宗求賢用賢之殷切不異成湯傳說告君望君之精誠猶之伊尹卽唐虞明良之風徽不又依然如見也耶至於微子祖伊諸篇雖商道之衰殘令人讀之傷發祥之遽斬然卽其末造之國已垂亡而三仁並生典型尙在亦並可想見成湯立賢無方之遺模垂休直是範圍六百祀而未燼也嗚呼二帝沒而惟禹之明德推遠三王興而惟湯之垂裕後昆爲獨深長蓋觀其歷年之久見三代之王惟殷之諸宗爲獨盛觀賢聖六七作又見殷之賢君爲獨多商之發祥爲獨遠而天之保佑亦獨厚矣由是以論三代之間當推有商之運祚隆而王德懋也而要之皆本於成湯日躋之聖敬貽謀燕翼者遠而深據此而天人感召之間可黙會矣

讀周書雖不見自后稷以來歷世積累之詳悉然亦須

要想見其十四代積德累仁之深厚雖不盡見文王敬止事殷之詳悉亦正須要卽武王周公陳述之大畧想見其盛德卑服之至意其他讀洪範而要須見古聖王皆奉天以撫人順天以敷政天人之相去非遠讀周召畢陳之經營而要須見良臣翊翼締造之緜密精深總惟是以敬德字民爲祈天永命之本源至於讀旅獒一篇而要須見養德之戒於非幾讀酒誥無逸之警戒多方多士之陳述則須要見得武王應天順人之後無非此畏天尊祖任賢保民之爲兢兢是乃周之所以能繼夏殷以成王業而要之見周公一身締造維持之不易

故能成文武之德敉寧中夏祈天永命而周之歷年所出過曆也嗚呼秦火而後書篇散軼雖多要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亦云備矣千古帝王之宜法宜戒亦云詳矣雖更千萬世亦孰能出其範圍哉然於其終之以費誓秦誓則又以見吾夫子之傷亂思治而惓念於伯禽之奮發振厲過取能悔而不以秦穆之中主棄廢其言行則爲意良愴而爲心良恕是又可見吾夫子望治之般而取善之宏也夫至如洪範一篇不惟可範圍一時而實範圍萬世不惟帝王違之則凶逆之則亡卽盡天下人擧萬古事未有出其範圍而能吉者也嗚呼其於

天人之際眞詳且明於王者奉天子民之道眞詳且盡而其示萬世以觀天道執天行明天心奉天時之旨亦詳且切哉昔吾夫子刪書標篇名曰洪範眞洪範也又曰讀洪範要知天人如影響修背卽吉凶帝王之經世宜民吾儒之涉身處世皆須凜顧諟之深思謹善惡之始念繼此大篇眞經其康誥乎文武周公之盛德可黙而會王者祈天永命之本圖鑒亂圖治之精心可推而知尙書四十九篇中如帝典皐謨洪範外合此一篇殆全經之命脈而傳道傳心之要義乎.

昔人謂吾夫子視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是固深得吾夫子惓惓周流至意乃今細想吾夫子這刪詩垂訓本心直是視萬世之四海爲一家萬世之中國爲一人不獨當時當世也彼其時於去魯而遲遲也是尙曰父母之國也於衛於齊於宋於陳蔡則非父母之國矣而亦思以道易之而惓惓欲其治安然猶曰中國耳楚則當時所擯爲蠻荆戎夷矣而亦興念欲適焉是何心歟然猶曰當時現世之民皆吾同胞耳若天下萬世則非身所及履目所及見矣而仍孜孜乎以垂老待盡之年刪定贊修思以垂世立教爲萬世貽治安之粱肉醫藥而惟恐其不至不周焉且如書以道政事明明貽萬世

治亂之龜鑒禮謹節文明明貽萬世身世之矩矱春秋明明示名分以戒萬世之亂臣賊子周易明明示吉凶得失之影象以寫萬世賢人君子之隱過刪而定之修而贊之其爲功則大而其義則昭明顯著矣至若詩本於人情關乎行事風俗之善惡係焉世敎之淳漓理亂係焉然其爲機隱其爲端微而吾夫子且深入乎萬世人情之中而計及於萬世政敎之表爲之順其情使隨感而必達仍爲之愼其發使四達而不悖發乎其性情必令止乎其義理三千之多約爲三百五篇三百五篇而仍復自房中鄉黨上達於郊廟朝廷旁及於征戍勞

農使天下萬世之人無一人一處不得用其情而又無一人一處得自卽於過與不及以蕩失禮教之外蓋其曲體天下萬世之人情曲範天下萬世之人情君子觀於三百五篇之刪垂而竊嘆吾夫子之心視天下萬世蓋不啻慈父母之於子女良醫之於病夫無所不用其極無處不慮之周而天下萬世皆在吾夫子提携保護中也善讀詩者可以知聖人之心而亦可知詩教之淵源矣

詩之一道要知可學而在善學且不可輕學可學者詩以教人道性情實以教人正性情故孔門教子與教門

弟子者明法昭昭如曰思無邪如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無非於性情倫物開導諸勸善懲惡之途以善其性情之用安在詩可不學而在善學者今觀吾夫子刪定尚書也唐虞兩朝止載明良一歌刪定三百篇也商周二代之詩俱在亦只寥寥三百彼當時篇章之存在人間者豈無風雲月露之篇乃一切棄置不取而獨取於宗廟朝廷遣戍勞臣賦功獻馘與夫忠臣孝子思婦勞人感時憂國之篇詩之爲教豈不自有要旨不善學而可耶然如三百篇以後之詩無論六朝艷冶繁縟之習無關性情卽取漢唐十九首建安皇初之作與夫盛唐李杜王孟諸名篇與三百篇較其風旨其雅俗是非之辨足媺性情與亂人性情之辨有識者按篇而求其不較若列眉歟如是而學之將性情益淆倘更復侈詞章之富務靡艷之習甚至放言刺譏則是學詩反爲敗德賈禍之媒也故詩亦正不容輕言學也

自三百篇刪自先師孔子奉以爲經詩之一道學者靡不知尙而爲之矣然究之終無符三百之義者只因聖學不明因之其見識不明詩品下耳今欲詩道反古不愧風雅須是先明聖道之淵流多讀書善養氣明古今人情事物之理細看自漢以來幾個名家之詩頗知格

調又能於名詩自己分別高低且能指數其於三百篇合在何處不合在何處然後遇題目到前本吾心之明而道之如是則片語隻詞自當不同淺人更若能自此蹈義履仁涵養德性卽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履心之所動無不於吾性情之發有發榮滋長之助將天地萬物之形生神發古今幽明之變遷盛衰一一流露於吾詩行墨間初不必摸擬一古人而古人皆在吾陶鑄範圍中矣故予嘗謂燥心人學不成佳詩淺衷人學不成深詩無涵養人學不成雅詩總之是不知學道者於道眼不明詩教不達倣不成印合三百篇風旨之詩

也
自莊子謂詩以道性情漢魏以至今日士林無不因之
卽朱文公亦謂其言爲誠然然其實莊生只道得一半
耳未盡全旨也詩三百作者是道性情之事吾夫子刪
詩則正性情之具也蓋道性情者以其皆本乎情以爲
言而正性情者則聖人之刪存者無不止乎義理耳故
詩三百類原不盡於一體人亦不拘於一人總之本乎
性情之不容已而範圍於義理之不可移此先王之教
之所由重而吾夫子更詳言愼言之以教及門而垂後
世也然如周禮雖有春秋教以詩書之說而要其所定

以教士之詩今皆無從稽攷獨吾夫子刪存之三百五
篇傳諸宇宙然則居今而言詩不準於吾夫子將何取
法哉然觀吾夫子之刪詩書也唐虞二代則僅取明良
一歌而明良以前如卿雲如擊壤計上世之傳詩亦當
衆矣而吾夫子於唐虞二代則僅僅取於明良一歌卽
詩道詩敎之脈絡不又可意會耶然尙以書道政事明
良之歌是乃明君臣咨儆之意耳至如刪詩則雖古詩
三千之說不可盡據要之商與周七八百年間其所留
者當必不止三百而吾夫子所存則止於三百五篇然
且細按其中如葛覃七月以及大雅諸什無非家人父
子孝敬農祥時令以及祖功宗德之實而皆本眞摯故
道之而不雜一支離粉澤之言其餘則無非取於勸善
懲惡之具無泛設之篇什至變風變雅則傷時悼政又
不啻吁天之訴罄心爲言蓋合七八百年廟堂之謳詠
卿大夫之輸寫以及里巷士女征夫戍婦孤臣孽子之
哀歌總無無端之歌哭不關教戒之存錄故吾夫子自
明其教之益曰興於詩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
識於鳥獸草木而總括其旨曰思無邪又反覆以明其
不學不善學之弊曰不學詩無以言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猶正墻面而立嗚呼觀其所勸則可以知詩之本情而
止義善學則其益無處而不周觀其所戒則可以知詩
之本乎人情者無一不範乎義理倘不善學則亦無處
而非損善學者誠能上下古今體認先師垂世立教本
旨卽詩道之淵源可意想而知而莊周只道得一半之
弊亦可意會而明故曰學詩莫要於知言也
詩大聖賢可作文人才士可作農夫野老婦人女子亦
可作而有時農夫野老婦人女子率情道志之咏吟輙
見取於聖賢而才人文士爲當世推譽之篇什反置之
不論不議之列者性情之眞不眞志趣之正不正異也

故詩以眞而正者爲底本緐文縟詞不與焉匪弗貴文也至眞即眞之文在其中至正即正之文在其中耳今觀三百五篇中諸要緊大篇非周公大聖人之作亦必西周史佚輩名賢之撰詠豈不能爲後世詞客騷人偶靑麗白絢爛彩繪之詞歟而無一篇不本眞摸故而出之以天機之洋溢而其詩正爲數千年間文人才士之不能爲不能擬嗚呼即此已可以悟詩旨矣況如後世詩選遠如梁蕭氏之文選唐選之十種近則又不啻什伯其數而如歷下景陵之選則又隨其好尚廻乎不侔然細按其中則如淵明古詩太白嘉州等五七半律中

幾首淸眞弘暢渾脫愷摯之篇無有一部不收錄者嗚呼即近世諸選家公共之收錄而其本情之好尚不更可知而即其公共之好尚而詩道之脈絡不更可知耶夫詩道之公千百世之公也即其眼前共趨之脈絡品格而千古公共之大道坦途又寧不可意會而知歟只選者各競其意見不知沿流遡源又學者不鞭心入細由近推遠由小悞大耳詩旨豈隱深難明者

於今日而學詩須明得源流的當然後不至走入旁蹊小徑須辨得道藝分明然後不至以鄭衛亂風雅正旨然源流亦只別於爲道爲藝之間故欲學詩先須辨淸古今詩品詩情爲要夫詩之不可無者謂其於風教相關耳是葢所謂道也聲調氣象特詩之色澤衣被耳葢所謂藝也詩而於風教無關縱其聲調氣象軒昂激揚藝而已其何關於人品學問又何關於人心世教之重輕歟

楊龜山先生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余謂龜山此言是謂以詩諫諍言耳其實詩之爲道取於勸善戒惡其戒惡也要使聞者戒而不自知其勸善也亦使聞者勸而不自禁故曰風以動之葢風之動物風豈呼

物而自言物之爲風所動亦豈有言可形其自動感者應者俱動以天機也然亦豈獨上下二風之爲風者入宗廟而聽歌文武之功德便使人油然興文謨武烈之慕側燕勞而聽鹿鳴皇華之什便使人奮然起示行周諮之願他如勞農勸相慰戍饗侯莫不以情之藹然默生其報之殷然二雅三頌葢以風動人神貴賤之槖籥也但這是先王之善其用處豈得遂謂之譎諫之說斷不出於孔門道誼之門而屬春秋以後權謀術數之人之說龜山仍襲而用之是亦不免以高麗鍊銅攙入黃金

蟲鳴鳥語羯鼓琵琶未嘗不可怡人情而悅心志然無與於去矜心而釋躁志一坐琴瑟朱絃疏越之旁中宮商而叶徵羽雖狂夫俗士不覺塵情客氣之悉捐故先王本此教詩存雅正以去淫哇古來一二大賢君子體此爲詩淫哇之習務去而一惟是雅正之趨蓋人生無事非此情之發無時無無情之地但遇觸情道性之處卽無一不歸於正而範於雅者是亦古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側意也徒矜聲調氣象而於世教無與不知與蟲鳴鳥語也奚異

既知三百篇是詩祖安可不心明三百篇中美者是吾

夫子爲何而美刺者皆是爲何而刺又安可不力法其所美以爲準繩而審愼其所刺以爲鑑戒

自東漢末曁魏晉以來一輩聰明好文之士專以學詩爲事能詩爲才習以成風如其傳流佳篇則往往多不痛之呻吟無關風教之歌謌今日而欲選詩縱不能盡去此等亦必於淫哇靡慢道欲增悲之音不存而勸善戒惡之旨不晦令稍於人心世教有裨猶不失風雅之遺意於千百爾

問昔有問伊川程先生者詩可學否伊川曰既是學詩須是用力方合詩人格既用力甚妨事古人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個字上莫是詩可不學否余曰伊川先生此言是論吾儒正道理吾儒有多來大事而區區只欲以詩成名旣是可惜又吾儒切身自有道德經濟一生窮不盡無日可自曠而將這有用之心汩沒於這不關緊要的話言眞是又可惜況如根固末茂源深流長誠使道德事業學問文章到得充實光輝遇着合用題目自有高深卓越篇章出於尋常口耳摸擬之表抑又可以不必苦苦汩心於此逐末而忘本後學當少壯之年志伊學顏而輒以可以大用深用遠用之心費日曠時以從事於此抑又可惜

故伊川先生痛以爲戒也然如在後世旣以此相馳成風必不能令人使之不習況淵源是本人性情以正人性情乃宇宙防閑世教之一大端亦正不宜執一方之見等於厲禁之科只是在這裏尋出正路教人在正路上走而不至盡屬枉用心思且害世教便是先王齊其政不異其宜的機緘脈絡也蓋在今日卽堯舜爲君孔孟爲師亦不能禁人不做詩學詩却是要得反歸正始卽於人心世教有補耳然如伊川先生之言若善學者能深味其旨而善用其意反過身來一易前此三可惜之流弊而實用之道德經濟學問文章之途卽平日旣

不至徒汨心於聲韻摹擬末習而臨用却收根固末茂源深流長高深卓越之實效卽伊川先生之言正是以切藥起積來沉痾之症不惟於孔子詩教不相悖戾正足互相發明耳

龜山集中有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以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一段明初纂性理者錄性理中余謂此一段說話有一得而四病不可不察也一得者論詩而能知得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這是探得詩道之大原詩教之正用矣此其得也乃此下不本此意發明而又轉入淵明則龍首蛇尾前後全覺不倫不類矣何者淵明詩邪僻固少可言得暴慢之氣不設身體耶又可語於私意盡去耶此一病也淵明詩所以不可及者冲澹則信然矣深之一字奚用輒許則以深也者窮深極微之謂也淵明尚覺此詣之未臻況粹之一字此乃有江漢秋陽之暴濯到得皜皜不可尚之域而後可以許詣三代以後詩文孰能到得粹之一字者而以此合冲澹四字而許淵明此猶朱文公以聖於賦詩許相如太白爾此之失言豈淺尠此二病也淵明詩之冲澹出於自然蓋其人生來禀曠夷之性又値晉宋革命之秋兢兢致愼於出入之閑而不輕以脂膏汙其素履其神先清又其所生者彭澤面山背江之鄉江山清淑浩落之氣旣得之數十年耳濡目染心契神洽之間且其終身所寄託亦只是詩酒二字之爲緣而他生產槩不以入其心計其人冲澹如是其詩安得不冲澹乎今曰學而後知其詩非着力之所能成亦曾計有淵明爲人之冲澹然後能爲淵明之詩之冲澹耶且以泛然閉門旦夕之學而便以學而後知其不能及之學當之此亦少論世知人之哲也此三病也至私

意盡去然後可以應世此語單摘自成名言而以之結論議淵明之詩則前後三節總不貫屬昔人謂龜山之論往往前後血脈不貫此亦其一証也此四病也然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私意盡去然後可以應世善學者以之善通於詩教之淵流亦正可斷章而取義也蓋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則詩之源流可清私意盡去則其詩皆從天機中流露而出倘更能加探索誦習之力將三百篇不難力追矧淵明冲澹之詩特自成一家言者歟

春秋何以存幾希之統也春秋尊王賤霸正名定分使

宇宙天常民彝大經大法昭揭於王迹凌夷之時如撥陰雲而見白日是維王迹於既熄耳王迹既維而不絕即幾希之統不於此不泯乎試嘗攷之春秋時王綱不振諸侯放恣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踵而屬天下何知有王更何知有君臣上下尊卑大小正分地大兵彊者便雄耳王迹蓋至是掃地矣而孔子作春秋獨歲歲揭王冠統使人知今之天下猶是天王之天下今之諸侯大夫猶是天王之臣子凡不禀王命而紛紛會盟征伐者皆屬無君無父之亂臣賊子又其叙事王人雖微必叙於諸侯之上宋雖式微爵必書公且序必先衆晉楚之

強侯僭王則仍侯仍子而如晉之上卿狎主中原之盟矣而終不以先小國之諸侯則直是無一年不寓冠履之義無一事不別君臣上下貴賤尊卑之等故十二公中雖未嘗有一字之襃貶而其實天澤之分字字句句而是不啻昭於日星震於雷霆而不言之是非一開卷而昭然如見也讀春秋者必見得吾夫子所謂義則竊取者首在竊取於天下無王之日歲歲揭王冠統之義次在序一切事公侯伯子之序秩然不紊又一切只據事直書二百四十二年間功罪不增一字不隱一言是則所謂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王迹雖熄而未熄幾希之統雖亡而未亡也故曰春秋之作所以存幾希之統也況乎春秋原是比事屬辭之教如滿卷書當時諸侯僭亂之爲而往往不見一朝天子又前書天王使使來弔來求而後即書列侯之各自聘盟會問弔死會葬而曾不弔天王之喪赴天王之葬這裏分分明明寫出不言之是非功罪於比事屬辭間又何容字襃字貶之自取刻深自蹈罪戾歟若曰字襃字貶是孔子以布衣而竊褒貶一世之權即孔子之作春秋直是無王章剛忿而自作一世之刑書矣曾孔子之忠厚而爲之又孔子之明哲而肯爲耶朱子曰春秋只是據事直書而善惡

自見書名書字都無意義只以後儒看春秋太深太隱故每刻求之書法文義之間其實是昧其大旨而刻劃節目迷其正義而旁索之隱深不可知之間也總之春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文求若以文求則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大同小異只如日曆様子將何據以明吾夫子竊取之義乎故千古明春秋正旨者無如孟子朱子而如最號有功春秋者世儒推左傳公穀啖趙陸胡矣而其實求春秋太深而反使春秋正旨不明者亦莫如左傳公穀啖趙陸胡也

聖人于春秋事蹟只欲其簡正以其義之明否不在事

辭之繁也又其事辭之詳存之適以害教故盡剗其繁辭獨存綱要耳倘其舍此卽經旨不能昭白如周易彖象必翼而後明當時原史具在聖人安肯刪削淨盡直至於此乎左傳顧不達聖人刪繁之故是屬何意只是要於聖人之刪而不留者摭拾令繁却又以當時原史之不存所散採者特列國公私記錄之編無從按月補足全傳而經目之外又往往收羅於見聞之中故其於本經之傳闕畧者聽其闕畧於本經之外攟收者又極意擒曳揆其由來却亦非左氏故遺經旨獨樹旗鼓也緣其萃傳之日去聖已遠本未洞得聖人筆削原旨

只是欲借孔子刪定之經目採摭遺事自成一書成名傳世而傳又不可全得故缺畧附會二病交投並至也善乎京山氏之言曰謂左邱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左邱明所作之魯史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績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詞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而已至若公穀輩則又出乎其後亦知孔子筆削之經當爲世法而遂認爲左傳一書眞出左邱明手爲經本傳於是揣摩起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釀爲爭訟之端皆由於信左過耳是眞巨眼精識論世而得其情者彼世儒謂舍三傳則經不可讀又謂舍左則無由攷其事實而經不可通者亦相沿未思耳然如京山謂左爲魯史官或然之疑則亦不善論世耳倘眞爲魯之史官縱不明孔子筆削大旨安有不見全傳本文之理今按左傳於經之本存而其目之不備者則幾半分明是借經作題目摭實散見之文自炫其藻績之長耳故於今平心讀左傳一書謂借此少得畧識春秋時事則可若因借此可以明聖人作春秋本旨則謬以千里不但差之毫釐也

三禮贅言

禮雖制自前聖却是生人秉彝恒性天然準繩人雖欲

離之而不可得看來禮之爲理在五常雖居其一其實是統四端兼萬善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之第一義也

禮者道之幹無禮則亦無道人則禮之樞非人則又誰履人日在道之中實日在禮之中人道不可須臾離人又可須臾離禮哉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亦有激云然爾

道卽禮禮卽道二之則不得然道虛而溥禮則實而切虛者非上智莫能喻且責之也難實則中人以下皆可使之率而由矣故古聖人之教人也率教之以禮而不

輕教之以道取人人所可率由持守者而責之以易爲力焉耳

道是一本之禮禮是條理之道然說道不可須臾離中人猶信不及說禮不可須臾離卽智愚莫不謂然故古聖先賢往往慎言道而詳言禮

禮是性中天然節文性若無節文卽性不成性何者秤無星卽非秤也老氏失道而後禮佛氏糟粕禮教吾不敢知其性爲何性見屬何見

學問造到一刻離禮不安處便是大賢若不執糟粕拘時地而直造到一刻外敬而心不安則尤深於禮者也

源深者流安得不長

學士大夫且莫言學問文章功名事業祇能立天下之正位身心內外於禮不踰便是名教中端人正士試目如是則學禮亟矣不知如何始到動容周旋中禮乎曰無不敬又問如何到得無不敬曰知性可見道亦無不可何謂知性可曰敬是性之眞精神知性則雖欲不敬而不可得何謂見道無不可曰道是敬之大根源見道則敬自勃勃而生淵淵而來未有本固而末不自茂源深而流不自長者也

世人往往畏禮教之拘苦若一知得禮是生人安宅正路則雖教他一步廢禮而彼且以爲苦矣故善教子弟者禮教爲先而尤以教之使眞知由禮則安不由禮則不安之義爲第一義深知愛子弟者子弟到十五六後讀書作文且緩一着却不妨而先以教之讀小學熟禮經爲蒙養之首務是乃所謂蒙養之聖功爾至若居上臨民者亦正須知此意

禮祇是天地間事理之當然斯人之矩矱人能於當然者無或不然卽四海生民各安正分而遵道遵路率履不越矣

過墓生哀入廟生欽哀興則悲踴擗捬之不容已欽生

則鞠躬叩拜之有必虔從此看來不特仁義禮智本具之體匪由外鑠卽惻隱羞惡恭敬辭讓流行之用亦豈由外鑠哉夫不由外鑠則性之本善而本無不善也故君子於仁義禮智有探本之學焉本立而道自生矣

時讀小戴生人許多恭敬退讓心去人許多傲慢怠肆心更若於其言樂處淵然有得黙成而信不言而躬行其於成德裨益良多矣

禮不徒樽節退讓的文爲必實實細察於隱微之間從這傲欲志樂念頭上下克治工夫然後已私克而天理復天理復而卽吾心天然矩矱不於此並復乎故克已

爲復禮第一要義謂之爲仁之坊表也可卽謂之爲主
敬之樞機亦無不可
先儒或以毋不敬配儼若思安定辭爲修身之要旣覺
得綱目不倫又或以安民爲效亦覺得血脈難貫盖嘗
反覆咀味不若以毋不敬三字作冒下三句之綱而以
安民亦列爲毋不敬之目以明立體致用大禮宜然卽
毋不敬義至此亦始圓滿周匝庶爲近爾且如言民安
哉則可言效今不言民安而曰安民哉則工夫仍在君
子身上安字原根敬字來亦恐未可以效言也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此不謂之達於禮本道原不可也盖道者

禮之本源德者禮之會歸仁則禮之元義則禮之宜原
同條而共貫禮盖道德仁義之秩然盎然恰好天則處
也今試問道德仁義若無此恰好天則可成得道德仁
義耶故如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不謂之窮微極奥不
可也
人知仁是統四端而兼萬善的道理不知禮與仁本來
一體無二仁原是禮之根禮卽是仁之幹匪仁卽禮無
生處匪禮亦仁無寄處豈容截然分段然是言猶覺有
二也仁之有條理處便是禮禮之篤摯纏綿處便是仁
其實仁禮二字原來是一而匪可以言二也然豈獨仁
與禮如是由是之焉而事各當其宜卽爲義分各得其
辨卽爲智委曲而纏綿深厚而篤摯卽爲信義也智也
信也亦原是一體相成不可截然二視的道理
大禮制自先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不謂之高
明廣大精妙微密有不得然要之只還得人性中自然
有節之天則聖人初非有異能也卽斯人亦於此一事
一日不由而不得故先王之道斯爲美而大小千百世
由之而不可以一事一時廢也愚嘗謂天地間有兩事
不可一日離其一飮食其一斯禮然飮食尚祇不廢於
朝午禮則直是無一事一時而可廢以一時廢禮則手

足便無所措一事廢禮卽舉動便乖錯紛亂爾由是以
觀禮直是斯人生身之命脈故古之聖人愼講於齊民
以禮之方而古之君子務底於知禮成性之域
記謂君子知由禮以自別於凡民此言近似矣而實未
盡君子之本心也君子直是知得由禮則身安不由禮
則身危然是言亦尚就利害上起見也君子原是見得
此禮斯須不可廢由乎此則此心始安不由乎此則此
心爲之不安不安之心如何可甘故君子視禮如飮食
性命非欲異人勝人求自得其本心耳禮莫看得太高
太深卽觸感合當然之節便是恰好之禮觸感卽是何

容高視當然之節卽在天然之感又何容深視
禮記擇其中之精者熟讀之爲宜周禮則止宜細加講
究一番熟讀則不惟精力有不及亦且不必也儀禮則
止於一二遍過目知其梗槩而足矣所以然者禮記雖
多出漢儒之附會不免經曲揉雜然先王之大經大法
時於其中存焉是卽吾夫子所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
百世而不可變者也精擇而熟讀之自不可緩周禮無
論出新莽之假托不可盡據以並經卽果眞周公之書
亦係有周一代制作之規模惟可會而通之見成周典
章法度之綱目用以叅証古今治法之詳畧是則孔子

所謂損益可知者然亦尚屬經猷料物亦宜詳究之書
至儀禮則冠婚喪祭之儀節耳是則隨地隨時可損益
變易者也止可涉閱以知其梗槩用之爲文質損益之
藉資讀何爲乎今按儀禮經傳通解之旨以儀禮爲經
戴記爲傳因時代先後以分經曲而別次第葢其本意
以爲儀禮制自周公當爲經禮記雜以諸儒之散論當
爲傳耳若如僕臆見則竊以爲天地之不可變者當爲
經隨時可損益變易者當爲傳恐不得以時代之先後
分經傳也今且將禮記選出者熟讀之先識禮制之大
旨畢則閱周禮且畧其假托之嫌而但據成案以攷經

世宜民之制度逮稍有頭緒然後通歷代典制之書合
以今制通盤打筭孰宜孰否須使端緒井井曉了胸中
然後可云坐而言作而行也若無此大鑪冶卽全部周
禮熟爛胸中無論新莽之假借造滋詬厲卽荆公之依
傍造亂人國耳況於儀禮區區登降進反之儀節遂足
盡興道致治之要領耶徒使有識者笑優孟衣冠傀儡
跪拜而已凡此皆胸乏成見而以臆見摹擬之說也
周禮一書必不出於西周原典儀禮一書卽出西周制
作亦必不出周公之手何以明之周禮如出周制漢初
去周未遠六典又係一代經國大典豈有賈山賈誼王

吉匡衡劉向輩口口推周家深仁厚澤傳世滋長而曾
不及周禮六典耶豈暴秦可以引喻而有周經邦大典
獨不可援爲師範歟又孟子尙是周人而如其畧之援
以答北宮錡者亦尙有根據今取而與周禮叅照異同
又何不相合符歟且周禮在魯而吾夫子對哀公九經
之政正是文武方策之政所垂布而周禮迥不與合尤
足明周禮一書五峰父子之說爲長故曰周禮必不出
於西周制作又後人但見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則
以周公聖智神明又獨柄朝綱一朝典制必一一出其
手裁獨不思周公當武王之歿也始之遭流言之謗旣

而東征前后凡七年有餘追東歸后成王尚幼經營奎
壁仰思待旦是何景况矧儀禮特禮制之節文度數耳
謂禮官擬就規式周公入閱而經其鑒定亦尚可通何
有一升一降一跪一拜瑣節必出周公之手裁歟且果
若人言卽如後世之會典等書謂一一皆出柄政大學
士之手裁可耶况其止於儀文度數登降跪拜非會典
之比者歟故曰謂爲有周之遺書則可謂其必出周公
之手則不可也
又細看儀禮一書多是士禮而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
不存且其中朝聘燕享之節亦只畧見些小而其詳皆

不備又似此書亦不出廟堂之制作而爲當時學士大
夫之捜羅如文公家禮之類者不然何以士禮獨詳而
卿大夫諸侯天子之禮獨畧歟更若謂其偶有存亡亦
不應士相見之進退周旋其儀節盡出廟堂手定也惜
無由得明大義者一請正之
儀禮不特殘缺失次卽令全書盡在亦止於儀文度數
是所謂有周一代威儀三千之僅存眉目者朱文公於
三禮中獨携之爲綱益以其制自周公是爲聖作聖作
宜遵之爲經所以明尊古崇聖之意也然畢竟是禮之
儀文末節隨時可損益得者旣可隨時損益卽其書完
全不缺亦恐不得直奉爲經竟躋於小戴四十九篇之
上况殘缺過半耶至如周禮五峰先生父子以爲是劉
歆附和王莽意旨所撰借之爲莽飾奸文詐之書而朱
子以爲是周公遺典畢竟出於一家又云周禮一書好
看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裏夫劉歆向之子也父子典
領秘書藝文講求治具積有歲年又是代僞主潤色一
代章程所述皆朝廷間大綱大要何難極力鋪張令得
廣大精密卽又豈得不出於一家然要之無中生有憑
空捏造眞如夢入宸居幻境成象而仍從夢中較長論
短較工論拙亦覺不免爲歆輩所惑耳故周禮一書雖

好看而亦不得因其好看而遂實信爲然也祗善學者
得其梗槩作印証宇宙間一種典章法度之影像可耳
輕疑而廢之固非輕信而直以爲眞亦正未爲得也
凡朝廷上制作論議要期準千古經常足範圍宇宙於
無外乃可昭臣民法守而樹百世之楷模故吾夫子答
顔淵之問爲邦所由於夏時殷輅周冕韶樂務期協千
古大中至正之矩矱以示範也周禮一書劉歆僞撰爲
新莽胚胎昭昭可據留此一案資當世制作之料物自
無不可若直奉爲周公之制作與六經並尊使當世循
誦傳習家祖述而户憲章竊恐非所以論世知言也又

其爲典凡六冬官全鈌而補以考工夫考工乃藝術瑣技而直以補冬官一典之職令試問司空掌邦土者果祇辨於梓匠輪輿等之精粗巧拙耶卽又不特貽續貂之嫌亦恐後世知言論世之君子竊謂其不倫不類爾就三禮統論儀禮之由來自遠縱篇章不全訛遺不免要是前代之法物自宜別分爲編較其訛謬正其聲音句讀而勿強所不知勿妄以意爲增損又不必牽合周禮戴記統爲一書使體類不倫不淸庶幾疑還其疑闕還其闕古還其古是爲正理耳戴記原多漢儒之附會卽借托先聖先賢者亦多疑而難信要是宇宙之大經

大法時寓其中以之示範多士使之正其見識通於範圍不過之正規正矩自屬宇宙不刊之典但須選擇精要彙爲約編令海內熟誦實行乃合吾夫子雅言執禮之旨若曰不容妄有刪削更訂獨不思禮以範世從宜爲上與其文繁義亂不足示憲何如精擇要領令百世可以通行之爲愈歟且自古禮編諸書自曲臺后蒼以下爲編不啻數十而大戴乃約爲八十五篇小戴又約爲四十九篇後世獨不可精擇要領之說以示範千秋耶但貴在識要明宗分門別類取近今可行者訂正精密令得秩然有倫始宜耳周禮劉歆附會新莽之僞書

此昭然可辨之案又冬官一典無文而以考工補之此斷不可實信之書也但是歆向父子典領秘書見聞自寬取類自博又其彙五官綱要次第成編信如朱文公所謂畢竟出於一家又云好看者則以今酌劑其宜舉五官文字用傳疑法較令的確使攷法度論經猷者藉之爲制作品評之淵藪亦自有資於士君子折衷典章選材備用之一助耳冬官則鈌聽其鈌斷不可補以考工反補其所不必補而適爲本書重滋之誣也

千古論禮制禮終不能出吾夫子與奢寧儉與易寧戚二語按此論理是爲探本之論按此制禮是爲返本之

制

禮履也以切時近理朝野公私皆可通行實行久行之爲貴匪是卽同浮華過眼輙萎

人皆知禮是先王作以範圍斯世之具不知這禮原是人生秉彝恒性觸感而自有節文之良知良能先王特因而提撕鼓舞範圍斯世耳向非出斯人秉彝先王豈能入斯人之神明令其有觸卽動有感輙形而千百世大小由之而自不能廢哉論禮不知爲先王因人心之固有其流弊不是強世難行必且廢禮自恣強世難行不流於申韓之刑名刻薄不止廢禮自恣卽高之不爲

佛老之溺空逃虛畢之不爲小人之肆無忌憚不止故儒者誠欲明禮必先知此禮之由來廟堂誠欲制禮亦必先知此禮之脈絡與此禮所由通塞興廢之根因而後可

大禮同天地之節而以身履之爲實盛德同天地之運而以動容周旋中禮爲盛德之至於此可見此禮亟從虛器之謂而聖德止不徒致虛極守靜篤之謂也

禮是此道天然之節奏性又是此禮盎然之源泉縻禮則不特道是全無節文之道即性亦是溟然不中于用之性彼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佛氏又喜言性道而畏

於言禮這裏直是見道不明見性不透豈獨不達禮之全體大用

橫渠知禮成性之旨看來直是可配大學中庸即謂視主敬主靜諸宗更覺圓滿穩確可也

克己復禮爲仁今試問如何復禮却是仁明此便可悟仁之實用實功並可悟禮之大原大本

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包羅古今禮制經曲之書莫此爲詳蓋朱子深心大力嘗欲彙萃古今禮樂遺文以就一有經有曲本具末全之典章使後此有所考據以定千秋宗尚至意也奈未及終半而屬意勉齋黃氏黃氏又未及終而補輯自南劍陳氏蓋凡經三手而終覺未能副朱子創造本意此眞斯道之一憾也然其立意則甚美而其書原屬難成蓋不但如古經古記盡係散見不全之編即儀禮周禮大小戴尚有根據之書亦爲篇不備仍復雜亂而無章生其後者如何得校本究未成一中正圓滿有倫有要之典章然如其聚秦漢以來典禮之傳書合散爲整括以家鄉學邦國王朝之五門而貫以六經子史近禮合類之言統就綱條使後世得攷據亦可謂家禮之武庫制禮者取材之鄧林矣或者雖頗議其書經曲揉雜未至圓滿的切要之古籍原自不備

材無所取匪朱子本見之未周也

小戴四十九篇從大戴中擇出中間亦尚有瑣碎不經之條然要之斯禮經制之綱要時於其中寓焉綱要在則雖多後儒之附會即謂爲撮天地之精英搦之懸日月之表以示範於千秋也正無不可蓋古制之可貴者在經制之得其綱要義理之獨爲精微耳初不在傳書之今古也則於今斟酌經制禮尊小戴評處自當但如四十九篇雜亂無章正須大手筆刪訂安頓陶範允當始爲宜爾

朱子嘗言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如儀禮有冠禮禮記

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愚竊謂禮記原漢儒收來散碎文字不知當日原是全書遺失其半抑是著此書者偶感於心特發此一論這裏却難定是解儀禮不是解儀禮至劉原父補成此篇不知是因其缺篇特撰此補成全書抑是偶感此篇之缺特行補足耶又儀禮中缺篇頗多何以他篇未補而獨此篇補成歟此間亦須辨別來歷令得分明然後可評處此案爾

禮主於將敬疎畧不可然如太繁太重則精神筋力不

免倦怠縱勉強終事誠意便多不貫之處反覺失原來制禮本意故禮不欲其疎畧而亦不欲其繁重小戴曰禮敬爲本宜次之又曰禮不欲數非大儒深達禮義不能爲此言

小戴禮從宜使從俗俗非下里鄙俗之謂謂近時因俗所尚適合其宜之謂也古禮繁重在當時要亦是從俗切合時宜而行到得後世則時異勢殊矣必定有損益酌劑行乎其中爲是吾夫子告子張曰損益百世可知論禮者須明此意正不得一一是古而非今且要知戴記所載必非盡是先王所制多是周秦漢初一輩儒者依傍古制推索儀節務欲周詳綿密記之成篇或且托於孔門傳述以信其說而漢初儒者爲多以漢初崇尙六籍尊貴耆儒故一輩老師耆生往往閉門撰造編摹成篇今攷二戴所編中間穿鑿附會不啻其半緣當時理學未興諸儒多不通於禮原道本又或爲秦制所泥未能折衷得禮樂情文胥協則今日欲明斯禮之大本大原令文質悉合必須明於道德之大儒乃可

小戴曲禮冠首而第一義則以毋不敬三字爲貫亦可謂能識禮要又如禮時爲大宜次之禮從俗等義盡載之冠首之篇是皆達禮識要之言有合於古聖王制禮

之義吾夫子論禮之旨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夫林放知問禮本而夫子大之可見本乃問之所由大大在問本正明禮之大者大在本也與奢寧儉正可見儉乃禮之本與治寧戚更可見戚乃喪禮之本也由喪類推而冠婚祭並可知即由此溯源返本而三百三千舉可類推而知也故居今而語禮寧儉二字不特是調停于質文升降之宜直是挽叔季於隆古之一大機緘也

或問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今詩易春秋盡在獨禮樂無一傳書何也抑或

者孔子有傳書而其書散軼不傳耶不然奚以禮樂獨無傳書歟曰子獨不觀中庸孔子之自言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詩是得諸採摭書是前人已有之簡策孔子特加刪定易是文周之成書孔子特加衍讚春秋則因魯史取裁以正名辨分耳皆所謂述而不作者故四經皆可爲書至於禮樂則制作宜自朝廷若孔子自作一書則是作禮樂矣孔子敢乎哉故特竊取其義品而定之使斯世知酌於情文之大中至正卽可明禮樂之正旨於宇宙而示範將來蓋如論語所載其分言禮樂處如立於禮成於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等說不啻揭禮樂之正旨如日星合言禮樂處如則吾從先進樂節禮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等旨又不啻融禮樂之精義若江漢縱著爲成書亦不過細索中間節文度數聲容律呂之詳耳其大旨亦豈能有加於平日之論定耶而一著爲書卽又類於制禮作樂賤而自專不幾生今反古之罪在所不免耶且縱是吾夫子不計裁及其身獨不計賤而自專之非禮所宜耶言畢又曰定禮樂之定如名公品定人文是非美惡自具本文而得其品定則羣奉爲宗擧世用禮樂者皆紛紛逐末得聖人所從之禮所樂之樂獨在於是卽及門子弟鄉曲友朋便可明先王制作之盡善盡美端在於此而聖人遵王法古爲下不倍之大經大法亦卽寓於此也太史公窺見此意故於孔子身任禮樂處下定字括之亦可謂深於知聖善於立言也夫

大抵古人論事論理皆字不苟下如云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周易修春秋刪定讚修等字太史公皆下得恰好稱情此卽所謂言有物也言有物卽言之禮便在於是總之禮以實體諸身謂履之以禮以習而安之謂之禮以行之非甚盛德不能及此故孟子以聖人動容周

旋中禮爲盛德之至也

朱子語錄有謂周公作周禮亦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愚謂此以言後世則可又以言莽制則可耳若以言周公則不可蓋聖人以人情爲田又必以信爲民任本圖豈有不可行而特以飾文爲又豈有已著爲令而自已先不按令而行之理恐秪是莽制徙事鋪設說到做未到處往往有之耳

語類義剛問武王分土爲三孟子想不見周禮故班祿之制與周禮不符朱子曰孟子是不見周禮愚則謂劉

歆爲莽始作周禮正是當時未見孟子之書葢若劉歆輩作周禮時曾見孟子七篇亦當不至侈張治具全與孟子牴牾總之後世去周已遠卽凡傳來周制旣不得孔子之論議爲有據其次莫要於孟子之言尚足爲千古傳信故孟子不以不見周禮爲憾而於今論世要以周禮不見孟子爲千古憾爾

三禮宜一一刪訂校正而課士則止於禮記爲宜緣此書雖經曲採雜要之古聖先賢之大經大法時寓其中愼擇精取自足爲憲世不刊之典可以上配詩書易春秋爲五儀禮自前代法物可貴然畢竟是儀文末節況

其書本非全編第就現存者校正令得錯訛減少取足爲考古之藉助可爾却不可設科取士葢以儀文末節當世可損益者也至於周禮則分明是僞撰之書然爲此者取材亦弘治具亦博只較証得字句不差訓詁無訛令當世考正典制者藉之印証章程之疎密爲宜不惟僞書不可訓世亦正缺編難據時異勢殊難重行也

或問周禮一書今日當如何講讀曰講時當虛活講讀時當揀擇讀葢周禮分明是假書不虛活講而字字認眞較論長短卽我爲書愚非所以論世知言也然如其鋪設亦寬取材亦博假固是假中間亦多可取以供用處概以其僞而棄置不錄亦類於取善不弘故假聽其假而長自其長彼用彼法我用我法道固並行而不悖也總之周禮一書如閭鄉人開賛古舖鼎鐘瓶盂彝所不有逢鄉閭大祭饗時任人賃取亦自無不適用更如得大雅名流與金玉等器並几抴列正自都成美觀祗視人鋪設何如識見擇取何如耳葢法是虛器亦是公器活器治人用之則爲治亂人用之則爲亂以假借緣飾爲之則新莽以行周禮而亡新安石以襲用周禮而禍宋若用以通識本以實意卽成湯周武亦因襲夏桀商紂之遺制漢高唐宗亦因襲暴秦荒隋之舊規舊人

而踵行踵用爲多也然要之興道致治採用其法則可若是讀書論世不知其書之眞僞自不可葢留此一案供古今因時議法之物料可耳

羣言淆亂衷諸聖異說紛雜折諸經今觀中庸吾夫子對哀公之九經目旣備具事亦詳悉後世要徵文武之政莫此爲準周禮是明文武與王禮制自宜與孔子九經表裏今觀周禮直是各自爲書與孔子九經之旨不相照顧其爲歆輩假撰一望可見知得大禮同天地之節然後可以語禮亦然後可以制禮知得大樂同天地之和然後可以語樂亦然後可以定樂區區禮之節文

度數樂之聲音節奏稱其情文令得可用而止不須苦苦較量於多寡抑揚間也葢非不貴較量世無伯夷后夔較量亦終不能恰合徒成聚訟爾一聚訟卽禮先乖天地之節樂先乖天地之和巳

不知禮樂之分不可以論禮樂不知禮樂之合亦不可以論禮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焉此禮樂之有似於分也禮之用和爲貴履而泰然後安不以禮節之則和不可行不以樂和之則禮終不安其秩然不紊處正是其可久可安處其盎然畢達處正在其燦然有條處此禮樂之所由合而

不可分也較論禮樂者須看得此義分明卽或分或合稱時而言相勢而行無所不可爾

仔細推索天地之大化如此其變化不息而其實只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眞機相禪而不息由其各正性命之燦然自有條理處這便是天然之大禮由其燦然自有條理之保合太和處卽便是天然之大樂這裏原是一字分不得亦原是一字不容強合而自合也葢本來是理一而分殊何容不分判爲二然本來原是分殊而理一又何得容人強作分別也故論禮樂者明得是一非二是二本一之義卽於禮樂思過半矣

記曰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此以語禮樂之大本大原也然我輩之論禮樂必先明於天地之節是何等節天地之和是何等和然後可言大禮同天地之節而禮始可言大禮然後可言大樂同天地之和而樂始可言大樂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各正性命處正是其保合太和處而其保合太和處正在其各正性命處禮樂異用而同歸其猶乾道然資萬物之始而統天故曰六經之義同歸

無論天地間他經綸創造皆酌劑自一心卽禮之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質文隆殺之纖悉曲折樂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陰六陽之律呂聲音節奏之淸濁高下何一不運量裁成自本心之明智而靡不克諧可見此心是禮樂之樞機亦並是天地造化之樞機今且試問吾黨心是何物作何形狀其體何似其用何如其動靜虛實又何如制馭調養令得返本還元同符天地也

先生嘗讀易繫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句輒咀味贊歎不休或問其旨曰此千古聖學淵源也明道之先須識仁王文成之致良知皆從此旨發脈不特明道陽明也卽大學之明德爲本中庸之率性謂道孟子之求放心

先立乎其大無非於此發源而溯其脉絡則又孕育於
智崇禮卑四字然則聖學其以智崇禮卑爲五穀之仁
歟
議禮制度考文居三重之大綱然如制度考文正須準
大禮而行乃可上合先聖先王之大經大法而範世於
無外故議禮爲王者三重之第一義也顧自秦火以後
經籍散軼而禮尤爲甚今世所傳儀禮乃僅存其半之
書周禮既屬僞撰而冬官亦復不全此二書者原不足
以範圍世教故唐宋以來學校所以教士獨爲禮記四
十九篇而已葢其書亦多漢人之附會而要之大經大

法原視儀禮周禮爲可以經時示教是固前此廟堂之
卓識而經猷大儒之精鑿也奈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
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
萃成書無復詮次讀者往往病其雜亂而無章天開文
運正訛彙精正在今日然究其要領莫貴於倣吾夫子
禮奢寧儉之旨除四十九篇中大學中庸與一切聖言
賢記等大篇冠首以明禮之包絡根柢而次以月令樂
記不可零摘之篇順規編次其餘則彙諸篇之有關禮
制尚可遵行者統其倫類按次編續而於嘉言善行之
無類可附者則另列一門以附之至其中之無關大體

而近於瑣褻者則附之編末葢竟刪亦鄰於輕棄前言
而附於末簡要是爲世之好學者供一叅閲而要之非
其所宜先云爾至如所彙之篇亦卽取先王經世之綱
目次第爲編纂之先後葢卽本具之文爲義類之次亦
所謂物還其舊而義趣於新也總之義主執中始可配
經爲五編取簡要乃足示範將來若徒侈大觀而儀節
太繁多編帙而義類不倫致令數陳而義塞文勝而質
衰雖好學者終不能通其義令強力者亦莫能力而行
將編帙雖富此禮終爲天地間虛屬之具文其於範世
宜民之道亦終無當也夫

議禮制禮豐嗇隆殺要在因時制宜而因時制宜又首
在先識時宜之奚似葢此禮原不可執一而論然要之
吾夫子禮與其奢也寧儉二語此則探本知源之論也
後世議禮制禮必準此爲衡始於法古憲時兩義兼得
倘如卷帙太繁卽不特學士大夫置備爲難抑且讀之
終篇者難何況更能咀味反覆得其旨趣歟故部帙取
不欲其太多太大徒使人看不終卷終於憒憒已爾

四禮寧儉編

禮無所不在何獨於四禮而謹諸謂四禮生人之最切
近也禮貴得中卽吾夫子亦曰奢則不孫儉則固矣又

何容偏取於儉而尙焉謂儉之尙近於本而抑且中材下士可企而及也然維昔吾夫子不又有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耶夫吾夫子豈不知禮之貴中哉正以儀文繁縟非並禮之本始失之卽且有病其繁而畏難不行者故寧儉寧固之歎吾夫子一言之不已而至再再言之不已而並至於三嗚呼味斯言也吾夫子殆隱有溯本之深思挽時之隱意存焉矧余家世業耕讀之家也崇質尙樸莫儉爲宜而敢妄希當世大雅之林用避固陋之誚哉故暇日就前代傳來家禮纂本更爲删其繁縟而題曰四禮寧儉蓋區區愚見首取其於文不繁爲近本次更取其簡而易遵爲可行若博雅君子其有覩余編而執固之一義譏余笑余者余不敢恤也

冠

冠之有禮所謂以成人之道責望子弟也故古人叙禮以此爲首冠禮蓋綦重矣奈於今廢棄已久復古爲難然如吾黨有深愛子弟者將欲責望吾子吾弟以成人而有功於其强立則是禮亦正不可以世俗之久廢而不講也故仍以此冠首焉

四禮約言曰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特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擇明習禮儀者一人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如貧家不能如禮舉行亦須請至親有德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卽是

愚按禮約是規殊屬簡雅但如盛服迎賓或宜改爲新服葢如衰族寒士焉得盛服必且借倩人衣自失本面成人之道期於誠慤質實顧先可令之自蹈虛枉耶又如家禮儀節亦覺微煩但得畧存禮意卽可以止煩則慢易必滋亦非所以玉子弟於成也

旣冠乃字

按約言曰古人重冠禮葢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也近世人情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置帽前二十或彼此送冠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騃不悟然則冠禮當復者豈獨爲禮文哉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約言拜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爲之起以成人而與爲禮也拜宗族親黨宗族親黨宜答拜者亦答拜亦重其成人也如有教言宜再拜致謝而退

愚按古禮十九舉廢冠此禮不比祖父之喪祭而其廢缺且非一日驟而復之必且駭世然其禮本不煩而其取義則甚重而且深如果行之于舉世不行之日而且將之以鄭重恪恭卽其子弟收警發震動之益不淺而是禮卽不爲徒然矣然此中有機焉亦非可漫然舉事徒爲無益也必視子弟自十七八後有勃然自矢之志然後可又必延足爲後進敬重師效之人而後可蓋乘其將萌之志識而示之以可羡可法之儀型則其感動自神不然子弟匪其時無益延賓不足重亦無益也故冠禮宜復而復之必相其機

昏

易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則是昏禮大事甚不可苟也顧家禮載有昏禮而世之恪遵者亦少且卽其本書亦覺微涉繁縟而如各方俗尙之儀文則又多鄙陋遠於禮義夫禮而遠于義卽視繁縟之弊不更甚乎今酌其簡而文者定以爲式焉蓋文則可以達情而簡則近本尙爲可行也

古者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爲議昏之期

愚按古議昏之期男自十六上女自十四上此義自好蓋至此則男女之好歹盡見姻家之盛衰未移自可無意外之悔勝後世之孩童襁褓爲昏者多矣今再爲酌之其年亦不可甚大大約自六七歲至十三四爲則庶爲近情合宜蓋不太早所以防患於意外而及時議昏又所以全男女之節行而易於揀擇也

第一問名 卽倂納采爲一節亦可

家禮昏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六節集畧則畧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簡便而約言則又以問

名倂入納采以納吉請期倂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夫禮不在儀節之繁簡惟期足以達情而止問名請期必不可廢之端亦必不能廢之端矧問名屬第一重事而可去耶又可倂耶又如情之已達節之不缺亦正不以侈目爲華虛存名數而必求偕于古儀是亦未可云於禮義允恊也蓋昏禮第一宜愼重在問名一節而議定時必以告於祖龕爲宜緣此是爲此子定內政之助關家門之興替又是爲此女定終身之托關閨門之榮辱是皆祖心所陰注也而如以問名卽合納采爲一節以省煩文而使兩家亦無不可

凡欲議昏男家先審女家之門第女子之年齒性姿媒妁始通則女家細審男家之門第並審其男子年齒姿格若諸色彼此相稱固爲全美縱使盛衰貧富微有不同苟得門第忠厚無玷男女姿格佳良男家當念將來得良婦必且善成吾家所得何似奚論眼前粧奩之厚薄女家更當計得一佳壻將來之發越亦奚可量又何計目前聘幣之豐嗇議昏已定兩家須各具聘許書啓庚帖交送其家一以防反覆一以防詐冐益作事謀始出言稽獘凡事宜然而於昏尤不可廢故答帖一事雖搢紳家不可易也媒妁議定

問名卽以兼行納采則所納之采不可計較儀物之厚薄但得可以將禮而止是乃大雅君子所爲也其告祖式則曰維年月日不孝孫某致昭告於祖考妣四代之靈曰某之子某今年若何未定伉儷玆已定某官第幾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不勝感愴謹此虔告陳設或止用酒菓亦不必過於鋪設其具書式則曰某郡某啓某官稱呼隨宜伏承尊慈不見鄙薄曲從媒議許以第幾令愛配僕某男謹此畧具薄物擬古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所生年月日時將以上告先靈伏惟尊慈俯賜鑒念某年月日某啓萬不可用舊來四六套啓告祖

之後或於次日或於卽日媒翁同男氏一親眷齎書幣如女氏納采女氏主人迎賓受書交禮畢亦告祖龕其告文云某之第幾女許某官之子某今日問名并行納采謹告必告祖者婚姻大事不可自專而行也告畢設筵隨宜厚薄筵畢卽以答書庚帖同付媒翁與男氏親眷至男氏所男氏受書訖亦宜陳告于祖龕其答書式云伏承尊慈不見鄙薄過聽媒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幾令嗣弱息愚蠢又弗能教承啓受采惶慚奚似謹此奉答謹具弱女生年月日時如別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某年月日具官某啓男家受女家書後亦必以復書及庚帖置龕前香案上口告云某男定某女之納采問名禮已成敢告

自後以至請期中間如納吉等儀亦自可裁而如男母之看女時節之辦送節儀則視乎人視乎時地其厚薄不必拘卽有無亦不必拘可也

請期納幣

臨可完娶之時必托媒請期于女氏之父母許期乃行納幣禮大約請期但視男女之年不必拘利年之說但視可辦賓筵之季不必拘利月之說但視黃曆吉日亦不必拘利時之說而納幣則惟力之視富則不可苟簡然亦不可八幣外更侈觀美自蹈越禮奢

侈之咎如兩家皆貧則但取女家足送女出門而足男家貧女家不可過責備物女家貧男家不可責望妝奩盋卽日完娶兩家便成一家爭薄較厚不但同至親於陌路鄙陋同於商賈卽男女或且生支離究怨之隙亦非吉祥之道也

親迎

吉晨告祖後壻氏乘馬或轎或舟詣女之門鼓吹前導亖人迎入中堂茶飯畢壻詣女之祠堂拜其祖先四拜無祠則拜于其祖龕拜畢拜女父母舊禮請拜女父母女父母必辭以女尚未拜壻父母也然獨不思禮取其適不盡拘於報施且卽以報施論女父母鞠育其女至於及笄以歸吾家

將終身爲吾家幹濟之婦當其迎娶之時正其離母之日壻申四拜之儀以謝其鞠育深情亦豈爲過況如拜其祖龕之禮必不能已又曷思拜其祖先時豈女曾拜壻之祖先耶何親迎之日宜拜其祖先而獨不宜拜其父母乎拜畢壻出女門先女而行至門下乘導女而入先詣祖祠男左女右夫婦一同四拜主人迎送女之客於中堂又迓媒翁至家設筵宴畢女氏梳妝訖男女同詣筵前先謝媒翁之勞謝畢入內同拜父母舊規三月廟見家禮更爲三日而覲拜舅姑亦在次日然如人家罕有祠堂祖龕多安中庭壻迎女入過前而不拜于禮安乎又女一入門卽係子婦覲視之後覲叩翁姑是奚容緩況壻迎女時拜女祖龕拜女父母女爲壻親迎至家而女不隨壻同拜其祖先父母亦覺此禮偏枯不稱允故不如隨俗同拜祖龕仍同拜父母之爲于壻合禮并于女之禮合也

喪禮

喪禮人子第一大事一或苟而不可爲子便終身之悔莫追卽鄉黨之譏笑不可弭矣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然自盡者固在盡制而制以質而確者爲能盡所重尤在盡敬盡哀而節之以禮通之以情爲凡子孫可通行長行而眞足示範于將來不但世俗之儀文不敢輕襲卽先儒之緒論且不容苟因也

疾亟家長遷居正寢餘則各遷于所居室中

按集畧正寢非廳堂之謂廳堂無室寢則有室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寢故也然惟卿大夫之家或備之士

庶人自世家外安得皆有堂寢且病劇則不可遷未劇又無遷理故卽屬家長亦但卒于所居之室所寢之牀既終而遷于可以安尸設位之處庶于情事爲近耳

盥面洗手足舊無此今增入

書遺言宜酌行

此正禮而亦須相時爲之盋如家長賢而達于事體其言足以示訓子孫則可餘非家長或不通學術識事體亦須酌行

加新衣納履

屬纊宜酌

舊註置新棉于口鼻間棉不動則氣絶而集畧則云此雖古禮亦覺可去蓋此時人子必侍于其側氣絶則自知何屬纊爲

廢牀寢地宜去

喪大記云冀其復生也然于義未安不若卽遷尸床爲當

楔齒綴足宜去

集畧註曰楔齒謂角柶楔齒使不合令可以含愚則竊謂角柶楔齒一節此亦古禮之斷不可從者蓋當

親氣散魂分之時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于心奚忍且一楔之後雖含以物口不復有合時矣又奚其可愚則又謂含之取義爲不忍其口之虛也獨不思生也本無一物而來死也仍還其無物而去不亦善還吾親于本來乎且今無論飯之爲物易腐生蟲但遇天暑片時便臭卽金玉爲物世俗視以爲貴古大人君子生也固有泥塗軒冕而塵視珠玉者死也顧可含以累于其口乎又其如誨盜何此節亦正可去也

又家禮此間有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絶于男子之手數言似亦未融夫親至臨終則或夫或妻或子或女皆環守其旁何令人坐旁之爲又如爲父則愛子愛女必握其手爲母則子孫各握其手男女不絶其手其言若正當而其義正難通也難通則不可行矣故俱裁之

旣絶乃哭

至是男女擗踊哭無數

愚按集畧朱子家禮曰以上初喪自補入以下若倉卒不能盡從惟用遷居正寢屬纊書遺言廢牀寢地楔齒擧哀五節亦可愚意卽屬纊廢牀寢地楔齒五

節亦似可去惟遷居可遷之室盥浴加新衣擧哀四節必不可畧

復 今難盡行亦似可裁

舊註復規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升屋招呼曰某皐復如是者三捲衣降自屋後以所捲衣覆尸上復畢男女哭無數

禮運曰望天招魂冀其復生也

愚又按集畧謂世俗不行復禮蓋謂死者不復生行之徒爲具文耳然孝子冀親之生無所不至古有此禮似不可廢至楚俗于親初終用僧道執旛旗唱念

謂引魂歸西方名曰明路不招之來而速之去則悖理已甚不可不革也愚則竊謂復之起也原屬人子愛親之心其奈習而行之褻媟近俚反覺非宜又禮以貴賤咸可遵循然後可以範世而行遠今卿士大夫家斷不行此且呼皐某不可是禮專爲庶人設矣況卽知禮之庶人亦十九不行乎則存此一段亦似虛設不如裁去此一題目之尤爲寧儉也

戒內外 舊在遷尸後今移此蓋至此乃治喪之始事也

按舊制戒內外者內外安靜無驚擾也若目次遷寢則是頓遭親喪安得無驚喪具伊始安得不擾且如

疾亟哭亡又如何得安靜全無驚擾乎故此目須移復後爲治喪始事

乃易服

孝子披髮徒跣妻子婦妾皆去冠及帛有色上服諸有服男女皆易色衣

不食 宜酌于可行不可行之間

舊制諸子三日不食期功九月之喪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愚按禮束人情而實本于人性必以中上可以盡行而情禮皆得爲合宜親之始死而忍于飮酒嚼肉此人眞無人性若曰必三日不食無論長年多病之人不能堪卽少壯者或經親久病而晝夜勞于湯藥或單丁獨子方將經營喪具必且于其哀痛惨惻中有一二月之勞瘁卽一日不食已自不可以支況三日乎是則三日不食之規在眞孝子本心行之或可又在古稟氣厚之子勉而行之或可以堪若在今日而亦以此定制則不通人情不達事宜而且使流俗詬古禮必不可行并喪中飮酒食肉之禮而弁髦之皆斯制貽之咎矣且吾目實未見三日不食之人卽吾亦未嘗三日不食徒使禮制空懸留作紙上一段虛

文耳況問喪本註分明言三日不舉火隣里爲之糜粥以飮食之亦初非執定三日不食之說也如不豪飮大嚼此自三年中斷宜恪守之定禮又不獨初喪爲然耳

愚嘗細酌父母之喪以爲人子遇此于飮酒食肉衣帛宴會宿內五事卽三年之內斷宜恪守萬不可苟若夫北人之麪餅南人之稻米是卽三日之內亦不必禁且卽禁亦正不能斷之使不食也而如菜菓茶湯之類初非腥暈適口薰陶醉人之比亦正不妨聽其隨宜茹啖更如宦途中人時或遵例留任亦且不

能禁其出門行走偶逢會饌但不可飲酒食肉大笑
劇談與平時無異益但不大飲大嚼劇談無忌即爲
善遵禮制自全本心而于菜菓茶餅通融食飲以充
一日必需之飲餐卽于情理兩得而是禮乃可責人
以必行耳更如期大功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
不食之規亦覺近于空懸禮文不可責人以必行不
如節之爲質也但如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管絃則
大不可耳盖期功皆至近至切之親其義重恩深亞
于三年之喪亦必以不忘慘惻痛疚爲當耳

立喪主喪婦

此謂長子亡而有嫡長孫與或無嫡長子孫者言若
自有長子則不言立矣

置家禮一部以備叅考 新增

立主賓

擇同居或族屬或姻戚親賢知禮體者爲之

立相禮

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能知禮宜擇親友或鄉
隣之素習禮者爲相凡喪事皆聽處分

司書

以子弟或親族識人多字體端楷者爲之記弔客答

帖柬

司貨

擇親信人爲置二簿一書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
入一書親賓祭奠賻襚之數

棺具

擇本鄉木之佳而耐久者爲之務令漆彌縫隙令不
滲漏而最宜留神者則自親六十後卽早爲之計盖
此事乃人子遇父母之老第一宜早備以防不虞者
也至如古制棺用大索鉄丁鉄鐶之類則今時送終
之制頗善于古正不必古制之拘耳

遷尸之具

幃 聯白布爲之旣以障尸亦隔絕內外 沐浴巾 櫛 組 束髮根者

襲具

襲牀 卽用尸牀自可正不必另具頻移親尸 巾幘 衣裳 大帶 襪

履

握手帛 今易用巾扇亦得 衾褥

含具 今盡去

歛具

舊制有小歛爲死之明日又有大歛爲小歛明日然
須相乎時候如時炎暑則死之明日倘或難待况再

明日乎故今合大小斂爲一日而其儀節則舉棺入置堂中布置衾褥舉尸於棺殉齒髮塞空缺令周乎身者必誠必信卽爲得禮而如衣服衾褥亦正不必過多更如卿大夫金玉之帶贈夫人金玉首飾正不必用蓋在孝子骨肉可以無所不殉其如小人之生心盜掘何故古人云薄葬正所以存親之骸而令無震驚也又近來縉紳家舉尸入棺往往討砲縣衙驚動俗耳此非禮哀慟慘惻之中何用此震驚耳目之虛具爲是亦惟裁去爲貴

設靈牀于柩東以安魂帛

枕席衣被之屬皆如平生

設奠成服

舊設奠成服爲二節今合爲一親喪禮制本不可簡畧然易也寧戚亦正不宜煩瀆也至如奠儀則近世相沿皆請衣冠贊禮此正不妨隨俗行之蓋旣見人子之鄭重其事又事之無害于義者隨俗亦不爲鄙耳但如行禮用鼓吹不妨隨俗而如侑食用細樂則自可去也

喪主以下各歸喪次五服之人各服其服

舊註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寢苫枕塊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幃幛衾褥華麗之物愚意此則視乎中門內外有室無室何如且門外有室正不如中堂夾室之爲尙邇親柩也至如婦女但撤去華麗幃幛便是中門內雖有別室是豈宜居乎舊註亦但言禮殊未通于義耳禮不通于義是豈可以通行之禮歟

朝夕奠

古禮成服後有朝夕奠愚則謂成服之後每日晨起設盆巾櫛具（父喪不用櫛具）于靈座側奉魂帛出安靈座前陳設蔬果或醯醢羮飯茶酒匙箸之類此外有時物

則必薦而獻之一如事生之禮是則必不可廢而如夕奠則但奉魂帛入安靈牀或可不用品物之奠蓋禮取將誠誠在知敬若儀文太煩則怠慢之處必多不敬奚以奠爲且朝則日日奠而夕仍奠果能儀物胥備乎徒成慢神欺心耳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不但魯禘非禮實是自灌之後誠意浸怠殊無足觀也故節去夕奠一節而但議以奉魂帛仍歸靈座焉

立銘旌

按家禮此在襲後今移斂而朝奠後者蓋銘旌以表

柩非表尸也

七七百日設奠新增

七七之奠不見于典禮葢自成服以至卒哭日日設儀奠無所用七七時奠也然如逐日朝奠不過精潔之常饌已耳何足以將孝子之誠欵故七七特行備物之奠是亦事父母者不容自已之情也但若世俗用僧道追薦親黨公分送戲則大不可耳

治葬

古者三月而葬今則貧賤者尚可如期而行富貴之家勢必不能但得葬不踰於期月卽免停柩之罪耳

擇地之可葬者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祀后土

擇地或於祖塋附葬或祖塋窄狹及有妨碍則別擇土色光潤草木暢茂及他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池及貴勢所奪卽美地也必若如今堪輿家所云擇將來貴盛之地殫力爭奪爲子孫富貴發祥之藉而稽時延歲停柩在堂不計水火不計盜賊則是違天理而圖地理矣有識者誠思天理外有地理耶且獨不見地理家書曾言風水可遇而不可求乎又云陰騭之家遇風水耶風水既可以陰騭遇而不可以人力求則爲人子者欲爲祖父求風水佳地亦積德動天可耳何有乎停柩涉危險之地而不顧而又不計人身無常萬一不幸有朝露之虞不幾此生自蹈於不孝耶至於擇日但看黃曆而足不用對查通書並事瞽卜祀土乃孝子宜身親而不可旁貸之事又何有藉貴顯之人虛增一時之光取美鄉愚妄事鋪張乎

擇吉開塋域時主人陳香楮牲醴案前奠酒讀祝其祝詞曰不孝子某敢昭告於后土之神今爲某親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不腆牲醴祇薦於神尚饗讀畢四拜乃穿壙或用磚砌或作灰隔若土脉堅厚則但用槨而不用磚包至如近來石槨似尤

爲堅而且可防切

刻誌石

石二片方各二尺厚四寸一葢一底葢題死者銜號底刻死者歷履而文則以有德望者爲之爲貴不必苦求貴顯葢顯而不賢其言亦奚足貴乎又誌石之設也葢恐陵谷變遷或爲人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而爲之掩者耳至叙事之誌必本行狀切不可一字不眞流於通套鋪張葢一不眞則他人耳與吾親奚與也至如近日塡諱一節無謂之至而日前一二大家名族於子孫自撰祖父行述之末亦用

題貴塡名之例殊不可解斷宜去之

造明器

舊制五六七八品官皆有數目然非墓寬而有可置器之地則器無所厝又非有力則亦不易爲今權衡于行止之間大抵五六品以下則竭力經營墓𡐨爲稱情稱力耳卽如四品以上尊官亦竟不宜器數多也葢旣以神明待之則亦神而明之可耳虛設誨盜死者有知應所不欲也

作神主 如舊式

以舊制爲式而卽擇善書者按欵書之

翣

非職官或可不用

功布

以布爲之長三尺引于柩前葢緣路有高低傾欹使舁柩者知備耳

方相

非職官或可不用

葬前一二日設奠

不可用僧道對壇不可厓彩棚彩樓並不可用紙串顆尤切戒在築臺演戲發引前一日延衣冠贊奠則奉魂帛出靈座焚香酌酒跪告曰今者吉辰遷柩敢告舉哀再拜哀止跪告曰請朝祖 古以柩朝今以箱擬代以魂帛 奉魂帛詣祠堂 無祠則魂帛朝神龕 主人以下哭從執事者布席置魂帛箱于席上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再拜奉魂帛還柩所主人以下哭從安魂帛于靈座遂遷柩于廳事 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署移動可也 日晡時設祖奠 如朝奠儀 主人以下就位舉哀哀止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曰永遷之禮神靈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哀畢再拜厥明陳器前柩而發 有方相明器翣則方相在前明器次之翣夾柩而行無方相翣明器則銘旌香案功布以次而行 遷柩就轝安靈桌於柩前乃設遣奠

就位孝子以下皆跪酌酒告曰靈輀旣駕往卽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舉哀哀畢再拜 有服宗親亦皆奠拜 禮畢奉魂帛升車則以箱盛主置魂帛後柩行禮賓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從 如道遠則禮賓乘車或馬傍銘旌而行婦女童子亦乘車隨柩而行卽孝子老或病亦通融以素車 而最前導以鼓吹 喪事以不用樂吹爲正而如送終大事且如品官生前則導以騎吹送終大事落漠草率亦非所宜故從俗前導以鼓吹 而終不可用僧道送柩

未至墓先設靈幃墓右

靈車至墓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 中間如外甥外孫女壻至親愛者須俟葬畢

主人跪辭謝客乃窆 此間舊有主人以下輒哭臨視二語今去祿性孝者眼見親尸臨土自有難已之痛是豈禮之能禁故節之

鋪銘旌乃實土而漸築之 如前告儀祝文則改營宅兆爲窆玆幽室

有明器者藏明器

下誌石 于壙內近前先布磚一層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卽以魂帛

同埋于此亦得

題主 今去

舊規只延善書者書主自後不知始于何人遂浸淫爲書就之主空其主之上點特請顯貴人於葬時到墳頭點而足之謂之點主夫主已書就而獨留主字上一點必邀顯貴人於人子擧葬日倉惶煩劇中補而足之此亦何所取義乎近來舊家故族遲葬其親甚至蹈水火盜賊之悔而莫追者十九皆根於此等作俑淺夫喜事鋪張妄生枝節造爲此等繁縟艶目之爲而流俗相沿並不知其奢而非禮爲可笑反艶其華而耀俗爲可羡一遇無力遂憚俗口之譏笑寧付親柩于空堂三年五年甚至一二十年而莫之忌也非惟不孝之罪必不可贖更自蹈于鄙俗不達正禮爲鄉里一俗人而已

辭墓

築墓畢然後孝子以下就位哭四拜而奉主以歸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載主徐行哭至家望門大哭

祝奉神主入置靈座 或卽安主祠龕宜居之位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

主人以下遂詣靈座前哭盡哀

虞

舊制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或去家經宿以上則必俟歸家而虞焉其禮亦行三獻愚意葬日孝子惶劇之中正不必拘於三獻令有誠意懈弛之虞且卽其餚饌陳設止可將誠而止亦正不必太繁爲貴也通禮義者當自知之又古虞凡三祭亦似可合爲一祭卽行二虞三虞亦可不延賓贊但孝子孝孫盡誠薦饌可耳葢太繁則世少如式而行徒使禮文爲虛設也更如集畧必謂經宿則初虞行於所館邱氏謂宜用蓬葦搆一居行之其說皆近似而亦泥於禮義矣虞以行諸家爲所以安其神靈也

卒哭

虞後卒哭

按舊註三虞後遇剛日卒哭此禮亦似惟縉紳家能

行之餘者少能行此則是禮又屬一段虛懸儀文也至如古禮有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之說不知古人何爲爲此言其失言則亦甚矣人子念父母之深恩而至此不能一聞其聲欬抱痛何極哀至則哭自將終身莫解而禁之曰哀至不哭抑何說也豈泥于禮有卒哭之文而特綴以哀至不哭之言耶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卽陳器具饌

愚按前一日卒哭次日仍祔則儀節太繁不但草率之弊必滋卽孝子之誠意浸微或且移前之器具果

饌而用之不且仍蹈瀆神欺人之格套耶喪以哀爲本祭以誠爲貴而文省則哀可全儀簡斯誠不散故三虞不若並爲一祭卒哭不若附于三虞卽祔亦不若于初虞之辰卽祔主祖龕爲禮之寧儉而尙可以將誠全哀也又古者三月而葬故卒哭祔主可以限時後世十九不能遵三月之制而虞卒哭祔必欲如古按期逐次行之得乎否耶故三節必合爲一祭庶禮不至瀆而人情始可通行耳

周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則只用初忌愚按自古相沿以周期名爲小祥鄭氏曰祥吉也謂漸卽吉故云小祥夫周期則據親言也小祥乃據子言也小祥之文已遜周期之妥矣且若據子言親終一年而終不可以復生不祥孰大于是何吉之有只可名以周期爲文通理順耳又小之爲言義亦未允更爲周朞卽四面義無弗協也其祭儀則視七七加厚爲當葢七七在喪閒倉擾之中且時時奠獻此則時已踰年矣孝子之情力已稍有餘裕也

再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祭用忌辰其

祭儀與周期同而如大祥之爲言於義更爲未協故標目亦卽以再期爲名

禫

再期之後中月而禫

鄭氏曰禫淡也平安之意中月閒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愚按禫之爲義取于淡然平安夫吾親之亡奄忽一期再期而究之無術以返生孝子之痛心疾首何如也故時愈遠孝子之情倍惝曾可以時遠淡然平安乎今不知古人據服名禫之義果屬何居而要之如鄭氏淡然平安之說亦所未安

也或止以終喪二字標名爲近耳至如祭儀則或少
減再期但取意虔不以備物爲尙可也
愚按近制以二十七月始聽除服則禫乃易喪從吉
之限也是豈孝子之心所能恝然故禫祭在士大夫
家自不可廢
至此始易色衣飮酒食肉復寢
右自卒哭虞禫以下諸儀節此葢依古三月而葬之
序循次酌註耳其實後世葬親十九不能符三月卽
舉之規爲人子者但求通乎其義於虞祔卒哭等儀
節通便行之始合禮意不然則拘泥難通雖按古行

之究無當禮義耳
附喪葬所宜通融八事
第一衣帛斷在宜禁至如衰麻等項今人豈能如式而
製又卽有力者如式製成其實止服於七七百日奠
獻之時究非三年內之常服夫一不常服卽古設衰
麻之等級爲應付虛文况終不能如式而製乎不若
于夏卽於時下農夫所衣至粗麻布製一切冠服而
春秋冬卽於至粗疏棉布製衣爲三年中可以常服
之服而冠帶則依倣古制而通便爲之庶幾質慤無
僞而且可終三年如一日也

第二飮酒食肉斷在宜戒而如三日不食期年內不食
菜果則必不可葢一則懼守禮者有滅性難堪之變
一則懼開古今人子以人人違禮之罪夫先王制禮
原期範萬世於在宥而使人人犯違禮不孝之條是
屬何禮乎先王而在肯制此禮耶正不如力禁其飮
酒食肉而聽其尋常飮食資養卽菜果亦在不禁之
列庶幾上可全孝子之生次且可免中人於罪是乃
得先王制禮本義而足範世於通行久行耳
第三三年之內北人寢炕南人寢牀是宜通融葢北方
寒冷隆冬非火炕難堪南方卑濕寢處非牀則疾病

易生拘守禮文而戕賊親生之身且將誰爲襄親大
事乎卽親靈之不怡可推想而知也故但使爲孝子
而寢炕牀者布衾布褥粗簀粗席而又無內宿卽合
禮義儻若三年之內必寢苫枕塊夜臨地上卽中人
十九不遵徒使此禮空懸前此千萬年而後世且千
萬年空懸而已是豈達於先王制禮曲成萬物不遺
之義乎故變而通之正所以全禮令可實行也
第四今之葬親必不能三月而襄事者古葬具簡質後
世儀文繁縟雖欲三月葬而不得今若裁一切非禮
虛飾而但量力製墓製槨卽墓亦相其土脉而不盡

拘于栢榔灰隔且鄉誌石墓碣必不可已之端亦稍
俟歲季之間補足如此則爲力稍易縱不能盡符三
月之期而要之五七月亦自可辦爾
第五近來間有現任官遭父母之喪苟係才能則許給
假數月歸里營葬畢如期仍赴本任此蓋 國家卹
民任官切體人情之意但是爲人子者終屬冒喪從
事必心體 國家設立此制本意倍盡職業方爲無
負
君恩亦始無負親恩耳又必於地方上興利除弊事前人
因循而相仍者立見興除永留實惠于地方乃見眞

能仰體明旨不但貪祿戀位耳若毫無矢心建樹實
意即戀榮忘親之咎流俗不知責備要其得罪于天
地鬼神不能免矣
第六墳塋無取太大却宜力節浮費多樹艮栢艮楸令
之充滿佳城葢孝子事死如生生則期于居親身者
深邃清幽死則期於葬親體者鬱葱氤氳且塋中置
屋既看守匪易且最難在此力量而兼之風雨漂揺
不久便壞若得栢成楸茂不過一二十年便可鬱鬱
葱葱成一佳城妥怡親靈耳
第七近墳左右必置有祭田葢置有祭田不但主人歲
中可數到塋中省墓即家人輩歲中春夏討租亦有
數回往返得以查看墓碣樹枝
第八塋墓所以安親體祠堂祭田所以妥親靈吾親生
爲敬祖睦宗之親而無宗祠以祀其親無祭田以推
惠于族縱有家祠不廢時饗吾親英靈樂乎否耶故
爲子孫者無力則已如其但有微力與其多爲子孫
置浪費之產不如仰體親志分二三分倡建祖祠歲
時公祭倡營祭田祭祖之餘分惠貧宗見吾親之有
子吾宗之有人
右八者特從親終之後畧從人子之正分與吾親
志事之攸存者按實從質姑循子職耳若夫忠于
事君盡瘁樹績終于立身行道顯親則在孝子之
用心矣

祭
祭者子孫所以接祖考之精神于異世之上也爲子
孫而不知祭其祖考是爲忘木本而迷水源失人理
矣然如祭而不敬猶之乎不祭也是故語祭但取能
祭不求備物但貴能敬不重豐盈匪不貴備物豐盈
也備物豐盈或至憚難中止其獘正與徒祭無誠均
是皆議禮者拘泥未達貽之咎耳

凡祭縱不能如古人散齋致齋之嚴恪亦必於是日收
歛身心
凡陳設果品飾饌與夫灌獻跪拜之節務極誠敬有如
在之虔始爲近禮正不必以備物爲尙若但求備物而
不知致虔則祭亦止成虛文不但神不歆顧卽子孫之
精神不能通於祖父漠如路人而一氣相承之義渙然
離矣尙何望其匱善繼善述體親志事於終身乎故祭
主誠敬子孫所以接祖宗之氣脉亦所以養子孫之孝
心而不失子職也
祭有喪祭有時祭喪祭行於喪中時祭行於四季又有

節祭如元旦上元中秋十月朔日冬至生日忌日之類
淸明則行於上墓拜掃之類此常祭也此外則有登第
生子娶婦遷官誥封諸節目行於常祭之外至如四時
獻新則尤屬子孫所宜留神之端蓋思其所嗜事亡如
存所以將子孫之心而於此且寓型家教孝之義此古
孝子慈父之所由懇欵篤摯不敢以爲瑣節而忽也然
如上諸條節目已多要知禮亦忌煩非儉於吾親也太
煩則必且近瀆正恐懈於將事忽於備物反來慢神之
虞致開不敬之罪耳故於諸祭中較量損益豐約一歲
中旣有元旦淸明中秋十月初一日並生日忌日等稍

豐之祭又有上元冬至及獻新之節行於四時之中卽
四時仲月之祭亦似宜節也
在喪亦不可廢祭蓋喪必近親而祭者乃遠親卽近親
之親近親所欲祭而不得者也故在喪遇大節祭必不
可廢至如禮文易服行事是蓋謂祭於禮屬五禮之吉
不可以喪服行事耳獨未思祖孫一氣一家吉凶同患
之情自應生死不二子哀其親祖豈有不哀其孫之理
且如果用麻布棉布爲衰卽何不可作祭祖之服歟古
禮有近細密而不可行者此類是也又禮約有言曰祖
先神主以宗子奉祀支子只隨班助祭不得僭祭此言

亦難執方蓋所謂宗子奉祀者謂宗法未廢宗祠尙存
者耳支子不得僭祭者謂上有宗子主祭又有宗祠可
祭耳今宗法旣廢卽縉紳家大半無有公祠況各門支
分離居蕩析若禁支子不得僭祭無論不可行於宗法
墮廢之日將大宗廣族百其戶無有祖龕得隨時薦獻
以伸子孫之心卽此百千門千百丁皆成無祀之孫不
孝之嗣矣拘往例而率天下大半成不孝之門者必此
之由矣故祖龕斷宜每門皆具以便支子隨時奠獻必
如本有宗祠則元旦冬至公祭之日支子只隨班行禮
可耳且如世襲之家宗子主祭之說則亦尙可舉行至

若尋常縉紳嫡長子孫式微愚癡不堪主祭者往往而然即宗法亦豈能行乎故除世襲家外如有宗祠但以年長輩高有德望而達禮體者主祠可耳禮約之言不可執執則反害禮也

但有新味未薦祖龕不可輙自入口或與兒女

大事必告祖龕

遇父母忌日非大不得已不可輕與宴會

附

天地不可以士庶人祭然如人生于天地元旦設香案于院率子孫四叩以謝天地之覆載生成是亦禮之可

以義起者

臘月二十三祭竈元旦祭宅中土神井龍神亦皆不可廢葢神道雖渺然如古人八蜡之祭凡爲生民除禾害佐農工者皆報賽以答其惠矧如宅中土神井竈皆人家之攸賴歲必一報亦奚容畧

豐川續集卷之三終

豐川續集卷之四

大學古本說

古本大學一書於今亦未敢爲全經無一字之訛然要之即開章一語亦自足包千經萬典而無餘況自開端至此謂知至脉絡渾貫毫無舛錯祇必誠其意下引書引詩似不無可疑之處然從千百世下他無考信之據與其自以己意更定孰若疑還其闕訛從其闕訛以此疑案還之宇宙之爲心虛而公見實而正也且自漢魏以來數十家遺文不同即又安知孰之爲是而我之更定果符當日原文耶況如他處有缺尚不可知至如

格物致知之傳則分明物格而後知至是從上文致知在格物倒轉下來此間文字脉絡機神盎然天成文至否矣下此謂知本此謂知至結語清完分明是結束格物致知傳語氣抑又不犯更添一語欲以求全而反贅也至如明德新民止善三義爲綱即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便是三綱之目而復摘出古本必誠其意下所引之詩書以爲特傳此三綱領抑又不必矣再文公之更定大學雖本伊川要之自己原甚費苦心覩臨終之前一日猶手改誠意章註疏即此意也天地鬼神當爲鑒之獨其捨二千年相傳之古本而自書己見這裏

亦不免欠一虛懷爾況人之分量毫不可誣祇遜一籌便於前人之言如隔千山萬水文公能信我之見解果副傳大學之曾子與或其門人耶這裏何必直悉我意另作安排歟必若謂古本誠意傳君子必誠其意下雜引詩書疑於不倫不知據古本到這裏仔細推勘脈絡正自貫通葢物格知至卽明新止善的路途已辨得清楚到誠意則一切明德之實功親民之實業皆要從這裏下手實做不但是辨此意之欺慊直是好善眞如好色惡惡眞如惡臭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一貫以好惡之眞做到有慊無欺而後已故不惟於明親之該括

不敢一字放過直是明新之詣極不到得至善不已也而古本則於君子必誠其意下直接瞻彼前王諸詩盤銘邦畿諸詩書者葢心廣卽是心正體胖卽是身修而皆於誠意得之故經文至此以君子必誠其意句作一小結而下歷引諸詩以證明明親至善之止葢君子而果能誠意則又豈但心正身修云爾哉葢舉明新止善內聖外王之實功而融之於意中卽舉明親之善而止之無弗會歸於吾誠之內也故邦畿三節證明善必宜止止必有極瞻彼淇澳詩節卽引詩細証明德之實功實驗前王節引詩証親民之實理實事而康誥三段則

引前聖之言以明明德之至見必如是而後爲明德之至善而結句皆自明自字正是自慊不自欺之眞血脈也盤銘引日新又新爲親民之本作新爲親民切務而新命又是親民到得極處以明天人合一之域至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則雖有似於結親民其實是合上而結之以透下止至善之脈也今觀其引詩先泛從人有當止之處引起次言物尚知止可以人而反不如物終引文王則黙出無不敬而安所止之成規正規葢無不敬則意自誠而君臣父子之忠孝卽無不敬之實事實理由此類推而盡天地間人倫綱常無弗歸緝熙敬明之

中始可作明親之準而不至有用未能極之憾也末引孔子謂聽訟必使無訟葢以訟乃小人厭然事欺詐無情之至者此而能使之不得盡辭則不但是物格之驗總由君子誠意知至大能畏服乎民心故小人改心而易慮此卽誠能格物之明效大驗也夫德明而后民親物格知至由意誠可不謂之知本者歟苟不知本則不誠未有能格者矣然要之從知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誠意立本以及末來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而如首引瞻彼又以証學修恂慄威儀更及民不能忘則直合格

致誠正修齊治平而一之也所以然者明德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兼該全攝而意則爲之樞意到誠處卽明到極處明親止至善一舉而兼該故引詩証明則先引此節以明明德之全量也葢一則總括天德王道於一貫二則正以明八事原脈絡流通八目只一明德之貫注八事俱於誠意作樞要也觀後面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五事俱以好惡爲脈絡以誠毋自欺爲根本亦昭然可見矣總之大學一書天德王道同歸一致之書而語主腦止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語工夫雖八目並列要之祇致知誠意二關是爲要領葢大學只辨得頭

項分明路途淸楚而於身心家國天下上只實用毋自欺之功期於到得有慊無欺處如帝堯成湯文王諸聖乃算得做到至善之地而中間兩引孔子之言則又以明堯湯文武是本大學爲治的聖人孔子是表明學宗的聖人論道而溯本須是以堯湯文武爲証明論學而指要歸須是以吾孔子之言爲不黨不偏之宗傳不移不易之折衷也

又

大學出自戴記本是一篇文字原無經傳之分何以知之以按原文物格而後知至至知之至也卽是釋致知在格物之義而物格知至節卽是承上致知在格物倒轉下來初無分段並非特起故知之而如下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各有起有結而究之氣勢聯絡雖若分段而究非截然各不顧盻故知之又致知在格物之義已俱足於本文物格知至三節卽傳亦不用補又何以言之亦以本文物格知至節卽承上文致知在格物倒轉而來其於本末先後已較然分明故到本亂末不治下直結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句卽可知致知在格物之義更無欠缺不用更補補反重贅而且與本文意旨矛盾也所以然者物卽上文物有本末

之物不容二解格物卽格此物之本末始終要得先後分明致知卽是知此本末先後令得分明亦不容更有異說而本文則於物格知至下無非明此本末之宜知先後而到末又直結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則斬釘截鐵而意盡旨完更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是致知在格物之義已分明俱足於此矣又奚容更補乎且卽謂有經有傳亦不應於此謂知之至上截分爲經葢致知在格物至此謂知之至是乃結歸致知所以在格物之義猶之必誠其意此謂修身齊家治國云云是乃大篇中每終一義卽用結明之法也其文義甚明又奚

得割此作經歟或曰若謂無經傳之分然則自誠意以下凡五加所謂云云又何以作解乎余則又應之曰古之大文字前合發而後分段者種種而是以前之合者文理合發而已足後之分者以其義蘊非簡言可盡宜加細疏耳今古本俱在脈絡斷落無不分明完足故只如舊作一篇大文字讀而不分一經十傳乃爲不犯顛撲並不涉於割裂穿鑿即格物致知傳以不用更加補綴乃爲意本自足旨本圓成而無附贅懸疣之嫌也或曰然則就古本而細疏次第則何如曰開章大學之道四字是爲提掇一篇之綱明親止善三語即總括下格

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携其要領而伏下物有本末一節之案知止定靜安慮得即統貫明親止善之脈絡握其樞而伏下事有終始之案迨遞至物有本末四句則前二語承上作結后二語引起下文是爲一篇之關鍵上下之樞紐猶之後世隨結隨起法也古之四節只反覆明先后之序所宜知以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義而且以結知所先后致知在格物之案蓋格物致知總是於此物此事要知所先后爲近道之基而以知本爲知之至耳自所謂誠意以下以至篇末則就目分疏各還其義要使其體用源流利弊損益昭然俱在以終誠

正修齊治平之義明著書示訓之旨而中間分疏處詳畧不一而於誠意獨詳者則以誠意一關是乃身心知物之樞機家國天下之橐籥於本念有欺慊之界於八品有善惡之分上之天德王道之根極次之君子學修身心之要會是乃內聖之要外王之樞其義蘊原不可簡言盡也正心只證得此心之用不着於偏倚即誠意之機可默會於不偏不倚之路其意旨原是不繁故無煩於瑣推爾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入乎人情之中歷乎萬事萬理之變事非一端理須畢該然要之齊治平繁簡大小不一其宜而無不本於好惡之能慎能公則又

以明王道之必本於天德親民之總由於明德此則明道先生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之旨所從來而大學本末一貫先后相因之宗要也總之大學一書是一篇文字未嘗無段落而要之分經傳則不得未嘗無詳畧而要之加補綴則無容乍觀之中間如誠意章中引書引詩引帝引王義意周匝層出叠見若似於錯簡而要之連山斷嶺氣勢聯絡貫通而仍自界限分明顯著欲如今本章分節界截然限隔則不可也何者大學大旨是天德王道一貫兼全事但缺一目便有偏枯偏遺血脈體統不屬之處棄不得大學大學之要

又是天德王道秩然不紊事一不知序卽紊亂繩墨而不協天則亦莽不得大學其文字義理則又是條理分明仍自血脈貫注一脉其次第卽本末之原委不明終始無次而迷於所往一脉其會通便無由升堂入室窺奥妙而盡精微至語其入門下手則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語其得力則係黙而成之存乎德行而要只於本篇知所先後忠信以得能切已實體反身力踐庶始之近道可望終之大道可得耳然要之一言以蔽之曰在明明德而已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已

古本大學解

大學中庸二篇漢儒彙戴記八十一篇中自趙宋太宗取以賜三品大臣而此書益重於世逮程朱出合論語孟子爲四書而諄諄表章以示人然後朝廷本此勅示庠序令奉此爲型而四子書遂爲課士不刊之典嗚呼宇宙載籍惟詩書易禮春秋本自聖裁惟論語學庸孟子或記自弟子或曾思孟三賢口傳手著爲表章諸經而如其旨之正當精純則尤爲摘諸經之眞魂而擷其精髓葢有詩書易禮而宇宙道統乃有攸寄有四子而五經之大旨乃益徹底昭明也然如論語傳來雖有齊魯之別要之只微有異同中庸孟子則粹然完書而獨大學自漢以後紛紛異同或倒轉前後以就已意又或疑其闕畧終有未備予所見大學古今通攷不啻三四十家而如予目之所見若羅近溪若郝京山若崔后渠高忠憲則尚且未入彙本中也於今則學校尊尚一本朱子因伊川程子之說而稍加更定者其分首章自開章至此謂知至爲經取原本誠意章中康誥帝典太甲爲明德傳取盤銘康誥周詩爲親民傳取商頌緜蠻等詩爲止至善傳又以格致無傳乃本已意爲傳用補其闕初學乍看亦似整齊不差然如細味經旨反復原文竊覺今本未妥協處所在而是也何者此書傳來未題

記者氏姓祇以大學之明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合於堯典之明德親睦平章協和大旨是爲吾夫子祖述堯舜之証據是屬孔門之學宗應是孔子之親傳然究之不知傳之者是曾子抑是其門人耳葢將謂此謂以上是孔子之經此謂知至以下是傳何謂篇中聽訟段有子曰二字而開章冠首不加子曰以別之歟又此謂知止以下頗不必傳者之釋言口吻抑何耶又細味傳來古本原文自大學之道以至篇末至以義爲利只一篇首尾完全文字且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至此謂知本知至分明是結束致知在格物之旨葢謂致知只

致知所先后之知格物止格物有本末之物本末始終明而物自格先后知而知自致此所謂知先后而近道此所謂知本知止而知且至也故曰物格而后知至今若以此歸經則經文不但籠罩不住下十傳即經文亦歸結不了三綱領矣蓋以三綱領起即以三綱領終此自正理自文勢之當然也此分知至以上謂爲經之不妥者也又明德親民是綱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屬目目既一一有說即傳一一俱在而綱領更無餘蘊可知且即止至善不即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恰好合於天則處盡之乎况觀下誠正修齊治平傳中更不及止

至善一字便可知止善不容別指天理之極爲是而止善特傳益在所不必也此分古本篇内之文以實綱領之止善所不安也又物格而后知至即從上致知在格物倒轉下來此是一脈順下文法迨此謂知之至處又分明將格致傳正旨結明更無剩義則此一段即格致正傳更何煩於另補一傳乎且大學是明德親民一貫之學其物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其事止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格物是下手第一事則此物不但天下之小物小事不得忝即天地萬物明天察地之大事大物亦豈得忝乎何者大學是特地發明天德王道一貫之宗這裏更加雜不得外物旁事一字也補傳中訓物爲即凡天下之物訓致即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亦覺於本旨正脈未盡符契而自宗其所見也大學何由而明乎大學者孔門折衷千古之學術以會歸於一是之宗傳也前此淆於戴記之中后此紛於傳授之異迨理學興而又不無淆於意見之各殊即聖學又奚由而光復於孔門之大全乎則今日溯源聖學當自紹明大學始而欲紹明大學當自光復大學古本始蓋縱是中有錯簡而全旨自在且總是後有脫遺而開端承領之條理血脈中無關訛即全旨可意想而知也况

如按據原本渾是一篇有首有尾脈絡貫注大篇中間發明條目有詳有畧者則誠意如人之有腹不詳不可蓋五臓盡括於腹畧少一臓不得格物致知是人之首與項齊治均平是人之手與足缺一不得繁贅亦不得也且縱是果有脫簡遺亡不無可疑多聞闕疑自是聖訓與其以後人猜度之見臆補臆正舊本之訛遺而未必果眞果當何如缺還其缺疑還其疑而尚不至師心自用武斷前經也故今仍按戴記傳來古本妄加註疏仍博徵前人曾於原本舊所詮註之說付焉以請正於明經好古之君子

答問格致補傳

大學一書看來格物致知傳不用另補亦不用更分經傳蓋原無遺漏亦無錯簡也緣大學古本本無經傳之分且據正理三綱之傳何得與八目之傳一例平列蓋綱即目之綱目即綱之目綱既有傳即何用於目若目更有傳即綱又奚傳爲乎況格物致知即是綱之細目因溯知先之序而推究到此曰致知在格物而本文即倒轉上語曰物格而后知至則正是知先之序旣終即知後之序可始文字到此機勢順便更無周旋之可用況本亂末不治之下緊收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二語即致知所以在格物之義洞然分明而致知格物之旨結果無餘本無不盡之旨又奚用傳本無經傳之分通體只一篇文字又何須於止善補傳外又補格物致知傳也況聖經中間物有本末四句早已結出知先后則近道之義即前二節明親止善知止能得之義亦已結得完全分明矣故下古之二節即直舉古人知所先后之義以證知先后則近道之旨古之節乃明古人知先之目而切指其恰好遞先之序物格節即倒轉過來明古人后得之義並古人後得之序而因以承明知所先后之義耳況據古本自天子以至庶人七句之下又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則仍是即本末先后必不可不知之序一倒跌後又加以明白結束則是於知先後而近道之義抑又更無剩義也是則經文自古之節下於知先後近道之義始而借證於古人終之借斷於本亂末不治原無一義不完全分明通章文法亦無不圓融直截結果得完全分明者夫格物即格此本末終始不紊之物而致知即致此本末終始先后不紊之知也先後之次第歷歷分明渾渾完全即格致之旨歷歷分明渾渾完全矣既已本末分明則是原無錯簡何用紛紛倒前挽后既已本末完全則是原無漏

遺何用後人重加補叙況經文緊接物格於格物之下原是渾承倒轉文法又何執誠意以下有傳而格物致知獨無之見必補之傳而後足歟大學古本通考數十家獨蔡虛齋說依稀近之而又必顛倒經文於本無錯簡中重作更定則亦少虛心玩索經文之功也

或問先生論大學依古本而以物格而后知至以下三節作發致知在格物解並作映帶上知本末始終先后爲近道解故結以此謂知本二句以此見經本不訛格物致知之傳補自不必此眞發前解所未發獨是下面誠意一目以誠意起而即以必誠意終有起有結首尾

既已完具其后正心修身二條亦並有起有結首尾完具豈不分明直截而古本誠意章中中間自必誠其意下又歷引六詩四書一銘一論語等相其文義既不得冠於正心修身之前必且宜歸之誠意之傳顧如既結明誠意矣而又歷引詩書毋乃嫌於剩義而於文法亦不倫類乎先生曰吾子之疑亦可謂善疑矣然亦尚是從文章章法間比擬皮膚而見其不合耳要之古人著書初不是后人文字之節節盡合一矩亦但取其意之圓滿周匝而已若就文章章法論則平天下在治國一段之中乃章末也亦合有結束之語而却無結束而只

以以義爲利暗結早已與前參差不合又更前治國在齊家一段中中間已結以故治國在齊家二語則是語意已盡已而下且仍引三詩又以結治國必先齊家之旨蓋非此則必先之意不出故不嫌於重結原義也至如更前誠意段中結以君子必誠其意是特先就小人形出自欺之不可以明意之宜誠而下仍歷引詩書孔子之言者正以見誠意一關是乃天德之樞紐王道之機關德必如諸聖之明民必如諸聖之親然后滿誠意之分量而此學乃爲大人知本之學此則若於正心修身二段之篇法原似不合而如按以下治國在齊家一段中兩結之章法亦豈有二致乎即安在歷引詩書孔子之言爲不倫不類歟然余亦特就現傳之經文不犯鞭朴處爲言耳其實大學出戴記而戴記一書則諸儒掇拾於秦火之後其中間不可致詰者應自不無吾輩生於其後既無從致詰亦只須從文通理順處虛心讀之而不必曲爲解說是亦闕疑之道而吾夫子立教之正義也若曰吾言萬無可疑即吾亦正不敢自信矣

井田存疑

井田之說始於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餘夫

二十五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班爵之制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國君十卿祿受田三萬二千畝卿三千二百畝大夫八百畝上士四百畝中士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百畝次國小國以是爲差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則其說可謂詳且盡矣周官小司徒職則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綱目周顯王辛未十九年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更爲稅賦法經史之言井田止此其在考工記匠人條鄭注周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則周不盡行井田矣趙岐孟子註謂周制百

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則是一井九家矣卽孟子亦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有子對哀公曰盍徹乎周人論周政何以八家九家百畝九十畝之不合如此也大全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五畝之宅是也此則人得百五畝而不通力合作城邑之內三時無居人與孟子大不合矣尹起莘史斷曰井田上世良法自黃帝畫野分疆更唐虞夏商周而法始大備前世論之

詳矣鞅獨何人乃舉而廢之又從而更稅賦之法其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此則直以爲始於黃帝也朱子集註其法詳備故於宋光宗紹熙元年熹知漳州請行經界法而並不言其效想未必如常平社倉之法可以須行也愚謂黃帝無論矣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備於書堯時大水爲災鯀九載績用弗成禹繼之告厥成功水土既平舜肇十有二州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益稷篇曰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

民乃粒萬邦作乂禹貢九州之田賦分上中下則夫井田果自上世何以當水災之後命官分職維稷教稼而畫井分田之官闕焉不聞禹乃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則是斯時民尚無田可耕又何有於井也若夫商都於耿盤庚河決遷殷其徧告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鞠人謀人之保居未聞改疆畫井也則商亦不然矣周家以農事開基周書並未及井田之事詩之築場納稼菑畬錢鎛以至斷壺剝棗戒農官賚田祖何事不備而井田二字迺獨畧之何也春秋書邱甲不書井田商鞅廢井田在孔子卒後一百二十

七年豈孔子欲行其道而終身不言井田者哉況商鞅廢井田史書之罪之也秦廢井田各國未必廢也不然豈有秦廢則書他國則不書之理乎鞅於顯王十九年廢井田三十三年孟軻至魏甫十五年間耳孟子見梁惠王時其年恐亦不幼何至井田之法不可稽攷乎班爵祿之制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君卿大夫士各有定制他不具論卽如魯已方百里者五矣彼此互相侵滅闢土者必增削土者必削其祿制又何如乎三家專政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季氏富於周公此時之祿制又何如乎設有井安得如此之亂若無

井井自何時廢何人廢獨不書於秉禮宗國而獨書於戎狄之秦耶再以分田言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百畝農爲之耕而收其租方可謂之代耕其爲士與庶人在官者耕田之農授田乎不授田乎若無人爲之耕則祿足以代其耕説不去若以爲亦如君卿大夫食租則是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止得十畝之稅矣可乎禮坊記都城不過百雉一雉長三丈高一丈也百雉纔三百丈耳一夫一婦城邑之居二畝半出官廨倉庫之外居容幾宅乎人畢受田工商賈誰爲之乎爲工商賈矣授田乎不授田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其誰居之而廛之法

之乎八家受井皆無餘夫可同也有一餘夫其二十五畝井以內乎井以外乎井以內則無餘田也井以外則旁井不方矣分井之後餘夫長而受室其應增七十五畝之田奪井內者與之乎亦另於三十里五十里之外增之乎授室之後增爲百畝彼又有在野在城五畝之宅不得不分居矣如是則周人無父子同居者矣而尚望百姓親睦哉卿以下之圭田五十畝官耕乎民耕乎井乎不井乎又不得而知矣誠如是也自其幼長而爲餘夫餘夫長而授室以及其老而歿通上下無一日不筭田賬矣無一家不四分五散矣倘盡如豫齊胥吳越

楚漢其地平坦其生息厚其水利通則井之經界易畫而八口可以贍養此數處在孟子時蠻居其半而秦晋之間其中原也山川澗谷經界不易畫矣山原布種溝洫無矣稻穀不産黍稷一畝僅斗餘穫矣數百畝尚不足以贍八口況周之百畝又不及今百畝之數哉漫不考究而拾無稽之唾餘掀髯抵掌作嘆息之狀曰井田封建先王之良法美意而今不能復見不亦愿乎愚淺陋寡聞而又生成褊狹讀書茍有所疑如骨鯁喀喀不能下如此一大事蓄疑既久不得不存之以就正有道云　封建備論於讀史斲枝

封建宗親說

封建古聖王所以公天下與井田意同然在後世不惟井田必不能復卽封建亦必不能行且不惟合異姓功勲大行分封之萬不能行卽同姓之伯叔子姪甚而王者之親子親孫亦行之最難而匪易所以然者三代而後人心日益不古自周秦漢魏以至前明二千年間封建之弊靡所不有亦靡不可爲後世烱鑒生乎其後而酌劑天長地久之策雖二帝三王不能得全利無弊之法也嗚呼世降至此豈特君天下者不能公天下之故哉然如較論情勢開創之主衆建宗親以爲藩輔或恩

愛所暱骨月子弟崇之大國假以世守欲其與國同休
凡爲情勢之必不能已者當亦更萬世而難已如是而
不鑒前代之失計害少利多之規是前車屢覆而後車
不戒也亦豈其可無已則權衡於酬功展親育才遂生
之公義悇淡經營夫宗子維城之訏謨而劑以補偏救
弊慮遠憂深之微旨庶乎可爾酬功奈何草昧之初以
同宗共祖均憂共患者歷年一旦神器已歸報以土地
令其傳世永祚自義所宜爾也展親奈何雖少疆埸之
功然以同祖同父且以我爲父爲祖之倫較其親踈量
其才質視其年齒長幼或封之州邑於他省或授之田

宅於京師又設所宜爾也育才奈何民間俊秀尚期學
校之教令之德成才達況如天潢之彥則宗學之設選
舉拔擢之法視凡民加等以明恩又義所宜爾也遂生
奈何一夫不獲王者引爲已恥況一祖之孫且吾曾吾
元而聽其有衣食婚喪之窘急甚至流離失所非所以
廣先德崇敦睦也則如遠屬踈派或在開劇或在中葉
計口而給之田按戶而授之宅五世之前逼免賦役兼
賑婚喪五世之後賦役仍捐婚喪半減戶限庄制丁限
田數惟限數之外田賦始一例與凡民齊規又恩所宜
爾也至若宗子維城之義是乃有天下者之不忍言然

如夏之中葉爰有少康周之中葉爰有宣王彼兩朝之
聖祖神宗其締造經營豈不思祈天永命久安長治哉
然如天道人事消長循環此天地之常運亦古今之恒
然向使夏周之間無少康宣王無借手之一成一田彼
二代之中興復奚賴歟故宗子維城之義我先師孔子
編雅存而不刪也葢聖人達觀往往不諱衰亂又往往
深計乎盈虛消長之迭乘義又宜爾也雖然恩行而無
威是猶蓄水不竣其坊久之坊潰而水且竭也仁厚而
義不足以制是猶養驕子而隳嚴師之訓久之學廢而
詈及父母也此古之聖王創制立法又無不威以成恩

義以濟仁耳然如補偏救弊慮遠憂深也又奈何凡錫
土而封者爵不可稱王王與帝同是乃君天下者主持
三才之號非藩國之所得稱前代乘訛襲謬沿而不改
非所以大一統教宗藩也惟以公侯伯子男爲準斯宜
也凡封不可無世守之地而地雜於各省名郡縣之中
止以百里以至百五十里爲度有國不可無兵而止取
於督鎮標中以一千至一千五百爲度葢無土無兵雖
有爵終同匹夫緩急無賴而地大兵衆則又逆節易萌
也每藩爵每三年王朝必擇一名德大臣爲之師令之
問道而商政治之得失本爵必待以師禮不得而臣一

則君父之命官二則師嚴然後道尊天子之元子將來之儲君也尚入學尊師而尚齒况五等之襲封者乎凡藩國之諸吏則聽本爵自辟而第一掌事之大吏必請命於天子葢辟舉黜陟不自主則令不行而國難治若不請命則不惟私意自逞卽其進退必且失宜久之民受其弊而廢敗卽在本爵也凡三年本爵必一入述職量獻方物師亦同之還朝天子另易一人大約藩爵無失德敗度卽師與藩爵必加褒旌若藩爵有過師亦必與有責葢不述職則易驕而師與藩爵不共其賞罰則亦無勸懲也凡兵之糧餉給自王朝兵之練否則責在

本爵又國家有事藩兵得與督鎭之兵一體調發然其調發必留一半於藩國又藩兵非奉調遣不得輒自踰境葢責之訓練則兵適於用必留一半則有兵可守而不得輒自踰境又聽郡國調發則知有遵守防閑也凡藩封自非大逆與兵輒出境殺天子命吏殘虐暴殄其士民者不絕其國小過則師傅以聞朝命戒之如淫穢貪酷師教不悛則聞於王朝執而囚之京師擇其子弟之賢者襲之若親子弟無人則另擇懿親以守其地葢無懲惡之法卽貪淫暴虐而無不至而聽其絕滅則失維城本旨也凡藩國至三世後則子孫蕃者半矣嫡子

承爵自其永制倘嫡長如不堪則三年述職之日親帶其人於京師並帶可替者一人俟王朝擇置葢恐其以所愛嬖者私自位置又民爲貴不得令其以癡狂主國而君民致暴虐臣庶也然如庶子孼子則三世之前生必請名婚必請期喪必報日一則知其生死三世之後則但生請其名死報喪日而其婚喪半賜而不足者責令本爵推澤葢服日殺則恩亦應日殺也然亦必嚴定宗子睦族之規凡宗屬年大不婚流離失所之侶一人則本爵之戒不免二人則本爵之罰不免凡三年王朝考察之使至其國首考其政治次卽考其敦睦宗親奚

似而勸懲在所不貸斯當耳葢三世之前皆本爵之子孫昆弟尚易推恩三世之後卽大宗之庶孼與嫡爵已疏且自已之子孫亦衆非立嚴法卽本爵之犬馬食人食而宗友且多凍餒本爵之後宮充嬪妾而宗友有至老不得妻本爵之便辟善佞充華屋而宗支有地無立錐而流離失所者矣是非以嚴法考成自王朝可耶凡藩國子孫之文武秀士卽聽本爵推薦試之而果才卽加一等擢用爲宜凡藩國所育之文武士亦聽其推薦與郡縣貢士一體按才拔用爲宜也至在京疏宗與藩國庶孼三世之後在京者田宅給自王朝爲藩國苗裔

者則田宅給自本爵然必限之以雖百世後田宅皆不得私自當賣而田則必半耕半租主僕丁口多者聽其盡自耕種爲宜也凡封爵征收錢糧其耗不得多於王朝定制聽斷詞訟不得越律而意爲輕重城池有定制宮室有定制宗廟有定規使令有定數姬妾有定數不得強占紳衿士民之子女爲姬妾一遵其制師與任事大臣俱有其責一失其宜考察之命使並與其罰爲宜也總之一切導之節約禁其侈肆即不至自犯王法橫取於民無非期其保全爵土傳世滋久永作王朝維城之寄也至本爵與本省大吏鄰封州縣處無事則各自

治其國一以公事相會則各官以禮推讓而本爵不得持爵陵轢其聽士民之訟則在其管訟獄之大臣其管宗姓之訟則在其宗長至如宗支仕於文武之途則陞遷皆加一等以示異而如其罪惡難恕則如他吏一體行罰不得參差是則所謂親親貴貴懲惡勸善處處有其節節節維以禮即自昔之弊竇可去而宗友之世守可常且土地人民兵權賦稅不廣不特本爵謹小慎微不生妄念即朝廷家不至貪其土地財用致滋削奪而薄惡之端可永不形如是而太平無事則億萬斯年長爲屏翰倘國家不幸而有夏周中葉之釁賢宗藩在在布列合四海尚義之臣民建少康周宣之中興蓋即於封建列侯之中而宗子維城之誼寓於其中所謂補偏救弊憂深慮遠固如是也雖然道以人行非人即廢遠者無論有明之初法非不詳然未六七十年而種種弊端生焉語曰人存政舉有天下者念之又不獨封建一事也

豐川續集卷之四終

豐川續集卷之五

濂溪周先生

濂溪先生典樸眞切敦厚淵逋方之聖門未敢知與顏曾何似要是冉閔漆雕諸賢輩德行科邊人通書四十則不爲高深新奇之論而淵然之味闇然之色令人咀挹不盡至如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則表裏中庸而一洗漢魏以來影響之見使千古有志聖學者渙然知宗而如聖學一則一爲要一者無欲之旨則直是取日虞淵又使千古失學聖之志者恍然知從事之要歸其餘亦俱平正無訾而如顏樂心泰師道禮樂諸說則言

簡意長而可使人於尋常語言訓詁議論氣象外穆乎生古處之思卽千載下尚可想見有道之氣象心胸也敬前評先生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君子哉至今思之先生之風規於此端可想見而要之靜臆先生之精神一言蔽之則粹然渾金璞玉而已至如不闢禪伭不染禪伭尤見名德自信之篤大人包荒之仁迥異後儒勝氣凌物尚異矜奇之弊習多多矣

聖誠而已可見聖人祇不失赤子之心卽聖人原非人難學之人止此一語先生有功於後學不淺

通書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二語是從中庸誠者物之終始發源亦正是從中庸君子誠之爲貴滙海通書蓋表裏中庸粹然不雜

濂溪之書不尚文詞不事表襮正是簡而文溫而理其道其學正是闇然而日章通書不但理精義當其一段淵穆氣象令人讀之直是矜躁氷釋

仲尼顏子之樂不可於誠外仁外無欲外別尋顧不於誠仁無欲作指引而獨以此令二程尋者或從少年之所易欣願者引之是有微權乎然要之與康節之□□說樂自別蓋樂與誠連類而陳與仁並列而論與無欲比章而及這是本性生生之機不比邵子有所好樂之

樂慮其涉於簸弄恣宕也然這意思亦是從別有會心得來而先生一按聖門心泰化齊之旨作麈柄則先生嚴恭寅畏不敢侈然自放於聖敎正矩之外之神明端可想見也

太極圖說於今最稱儒林顧如通書四十章中不曾一言及之二程生平論敘濂溪無所不悉亦不曾有一言推明此書故論者往往謂圖說非濂溪手著而謂爲他氏之僞托嗚呼果其僞也愚不敢知如其果出濂溪要是無極二字不免於太極架屋上之屋貽咎先生

圖說主靜下下無欲故靜四字傳來謂是濂溪之自註

余竊謂圖說既不敢信是濂溪之親著而敢信此四字之註出先生手耶然要之此四字下得最切最眞非有眞見淵識者不能爲不能言

又讀古本大學鄭康成於定而后能靜句下註曰無欲故靜則知太極圖說中主靜句下用此四字源淵正非無自然要之用得當時古器今器自須要用正不必論古與今我與人也

明道程先生

明道先生天禀清明自幼得於其父大中先生之庭訓又復最深故十六七時見周茂叔告以尋仲尼顏子樂

處便有吟風弄月意思非其得天本異又其家教夙嫻奚能一觸卽悟歟愚嘗竊臆先生自見茂叔後蓋已儼然具大賢胚胎矣故不三四年中進士主鄠簿則先生年在二十二三間也簿鄠時與橫渠先生定性一書及鄠志所載種種美政種種詩記論學皆直窺孔門之門堂政教行事則古之名臣循吏不是過一切皆不煩繩墨而天然契合蓋當他人血氣未定時而儼然成名德碩彥便已優入顏冉之科矣逮後凡立朝仕外之日皆進德修業之實地明道淑人之實念行義達道之實事實功而淵乎天德王道畢備之學問行藏也易之繫曰君子黃中通理發於事業見於身體如先生者庶幾近之矣又曰忠信所以進德立誠所以居業如先生者抑又身而體之矣而識仁爲要之旨獨超前後諸儒而特揭爲吾黨進道之安宅正路也獨惜年之不永未旣所施蓋天之無意於斯道斯民也夫

明道先生於孔門言仁之旨看得分曉故其集中言仁處多不煩擬議不犯繩削而天然自合至識仁一提則尤於聖學仁道有提綱挈領之功宋元諸儒皆當讓之直可與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同功

二程傳明道先生日出入於佛老者十餘年返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此自匪誣然要之明道年當十六七時正是其天機亹亹之候得濂溪尋樂一點不覺渙然直契本心自此以往這及時所下之種亦已生出胖壯根芽又再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費十餘年研幾之力遂於吾道之是非偏全印正得了了分明由是能不迷所往耳此豈尚得之尋樂然要之尋樂一提開關啟鑰則終身自得於神明意象之表而隱躍出没於痌瘝動止間也故余嘗謂如明道兄弟卽不見濂溪亦成大儒蓋他兄弟生來不凡又有家教且正值宋家隆盛時士大夫道誼成風焉得不成正大人物却是明道不得濂溪此一

點化必恐未易到得二十二三時便直達天德如此超詣也然則爲父兄而望子弟之早成與講學明道者其於求明師訪賢友不是小可事

孔門之用力要於求仁而孔顏之得力則皆在此樂是豈非着力者卽其得力而得力者卽其着力哉是則尋樂只是求仁而求仁自是尋樂這裏有分別而實無分別亦正是無分別而却要明得分別必也徹底通透乃不至下路涉入恣肆耳然不獨孔孟也卽二程兄弟論學亦止教人求仁識仁皆不輕教人求樂周子初見二程教之尋顏子之樂者則周子爲世儒相緣學總不知

近裏自得又以二程年正少亦未容遽語聖學精深故導之尋樂之旨使知於詞章記誦外反求諸孔顏心行好從此尋究學脈耳究之通書四十章中間莫要於聖學一章而聖學章則只示人以一之爲要無欲之爲一而餘四十章中言樂僅一見葢亦慮專言樂未達者病深且流於自恣卽病淺亦終不免於簸弄矜張其流弊且至舍仁言樂不免迷源逐流耳故細究學脈則邵子之弄丸病正不輕至心齋之樂學一歌未嘗不說得去要是微乖千聖憂勤惕勵宗傳

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今試問這樂是何滋味是何景況與誠如何區別孔子言仁者安仁今試問樂與仁作何分疏與安可是同異這裏要須神明於心默成而信明得仁旨盡看得樂時徹然後言仁可言樂正無不可葢血脈眞自條理合也若於仁旨樂旨不盡不徹而以此論仁深之或至渺茫淺之必至執着意見甚之流於枯槁卽口口言敬亦不免蹈於把捉執着而以此語樂則淺之或涉於恣肆深之且近矜張又或旁入掉弄之鄉攙合氣意之快心以有着而成物意以發揚而成象與仁之渾然乾元而各正性命者脈絡未能脗合葢其於誠仁之旨未曾透得盡是以處處成碍也

故論學端以識仁爲要務識得仁樂字可不言而喻耳明得仁字透卽洞得樂字眞由是而言樂可卽言敬亦無不可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也

先生一生未當大位故其措施未弘然如學術制行針針見血三代佐命之英慈惠之師何以加此不謂之王佐之器不得也五十四歲而死令人直欲仰問蒼天

明道先生元氣盎然仁爲已任擬其所造秦漢以來眞絕無僅有

明道天稟淸闓道番然如少而作宦腸又熱而直身子到處便眞心流溢不輕放過卽其講習討論之功未免

有檢點不到之處故集中語意不免時有流失卽如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等說不但未合孟子之旨今試問不
可不謂之氣則可矣謂爲不可不謂之性是性果善惡
混耶大易繼善成性之旨孟子性善之旨將何以分晰
乎此亦不免見之尚疎心之未細處君子上承絕學下
開來茲有言安得不衷於至當無訛

伊川程先生

伊川先生是明道親弟年祇少得一歲自幼同承父訓
兼同問學濂溪兄弟相爲師友不知何以到後迥與乃
兄規格議論之別直至如此嗚呼川流山止造物者生

物固自不測哉於二先生也奚疑
明道天分高不可強學伊川人力到可以勉至此亦是
後儒論二先生成案不知昔人謂明道之天分高者不
但是言其德類天成少而敏異於人正是言其天分高
自少便知從生而本具之仁從事他這路走得直捷輕
省比他人順成而前到全若天分高人耳然這也是大
較從皮膚上論未盡底裏之說也若曰明道但是天分
高獨不思十六七前得大中賢父如此養正之教十六
七又遇濂溪得聞尋樂指點繼此且出入於佛老者十
餘年最後乃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卽這返求六經又豈

一年二年之力者到這裏看是多少積累的學修祇是
他偏知從天生自具的德性上着脚卽一切工夫亦俱
若天成耳看來明道之氣象若不易學而學術之路途
却是順便輕省易學於伊川伊川之操持頗宜學而伊
川之學術積累反是難學何者德性則人人皆具學德
性之學是取吾所生而本具者護持保任之耳這正是
中人可學而能事若勤勵刻苦則雖中人以上猶且憚
以爲難而責之中人竊恐是沙裏淘金耳總之此事得
資質清明者入首較易然不但頗資不易得卽得之而
學術不知路途半途而視爲苦局因而退步者正是常

人之恒惟是學術以孔孟爲宗傳言學主於明德論功
主於求仁明德祇不昧此良心求仁祇內求之無欲上
焉者當可克之以明善誠身克實大化下焉但得於本
來不昧的良心自知照顧不至放佚而立朝居家居鄉
接世蹈規循矩持法守正期作太平盛世中安分樂業
之臣民這便是生人順水行舟之正矩因風吹火之善
方先生所以因天之道法地之宜順人之情的正經坦
途也伊川之學聰明人自詣則可恐不可以此設教立
宗一則懼阻中人畏難之志二則懼人忽天命之本明
不察徒從外面考索執守威儀訓釋上打點氣質不美

者久之而不著不察與凡民同一終身由之不知耳立教以中人爲率復性爲要明道之姿之學不可妄與學則人人可至伊川之學說來似人人可勉究之易於使人半途而廢且恐不善學者有昧本逐末溺流迷源之隱弊伏於其中也聖學固是重行然亦豈徒外面矜持而就中眞意不屬者伊川在孔門自是原憲輩克己勵行的高賢然如仁則吾不知也緣其矜持太過中間寧免於意見之攙合

昔鄒志完記伊川一則鮮於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

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最高今試問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若謂顏子所樂非道可是顏子耶又文集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便不爲顏子更請問顏子不是以道爲樂又更何樂耶此皆不免溺禪宗本來無一物之旨爲說伊川最闢佛到這裏却亦不免濡足沾裳

先王立教牖民不是徒以法制禁令戒人爲惡原是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就他本來各具者順而導之令不敢肆然常矩之外便可風俗醇而世教與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謂王民皡皡上下與天地同流正是此意蓋因他自有的教他順而還之在下自無難於順則在上自不大犯驅廹也今且不必遠徵祇如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七句而養正之聖功備具可不謂之嚴且密耶顧如入則孝則是因他本有知愛之心而教他孝出則弟則是因他本有知敬之心而教他弟謹信親愛則亦皆教其順還本來不二不詐不狠不毒之本性餘力學文則又因其知識之已開而教之擴充其本識使益知向正防其習僞之汚染童牛而加牿使益無放佚蓋原其本旨無非教以正規正矩令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究其淵源則總因其性之自有者

範圍而曲成之也寥寥七語盡大易養正之聖功括朱子小學於在宥而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與先王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之旨淵源同歸也由是以觀聖道是體天之道聖學是體天之學其教昪修道之教自天命以至修道我無加損後世立教必也自童蒙至大學自學校至遐造要是統合以明明德爲底本至如童蒙猝不能明於明德之旨祇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六字至明白易曉可以此反覆提撕俗學猝不能辨明德之眞指祇朱註人之所以得乎天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二語訓詁明德正是分明自足正惑釋疑本此推衍將夫

務使高下智愚皆心明學術眞路國家表風勵俗學術一歸於本實至意而如取士陞遷中亦寓敦尚本實之機自將教旨漸眞人才日實以寔人才講明眞學術士尚成風上之自可得天德王道之全材次之亦可得忠信篤誠之良士卽下之鄉風民氣正可漸漸返樸還醇耳

或謂明道先生要是明善一派學問伊川先生要是持敬一派學問明道得力在識仁伊川得力在篤行余竊謂如此截然卽不是眞識仁者必主敬眞主敬者必識仁識仁而不主敬識仁必不眞主敬而不識仁其所主

之敬必非眞敬也然無識仁而不主敬之人却有主敬而不識仁之人何者其從入之路途眞與不眞之間也若徒言主敬而不知識仁不是強持不終卽是矯拂飾外要之強持不終非敬矯拂飾外更乖敬脈故善學明道者不期敬而自敬不善學伊川卽恐其敬近色莊而先不足於仁守此非小病也先儒論二程各主一說要是識仁爲聖學入手第一要務

敬是本心上自然的一點兢業學者苟能知性盡性卽不言敬而敬自在中若學未知性而言敬學未能盡性而曰我能敬卽恐認意見之把持爲性天之兢業嗚呼眞僞勞逸是非得失蓋不啻天淵矣豈直在分寸之間而已也

橫渠先生

伊川先生嚴毅橫渠先生剛毅惟嚴毅故有守有守故德造卓乎成家惟剛毅故有志有志故趨向廻乎無前此伊川所由以子夏之篤信好學而兼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橫渠所由以子張之才高意廣而兼子路之聞過則喜然如商思生於聖人之門獲聞六藝之旨有師有範有教有學尚爲有藉而立交資以成乃若二先生者生乎聖遠言湮之後詞章佛老之餘而特地而起一

超時尚流失之俗徑入志道據德之門力肩聖學屹爲己任雖所造未至於熟要之中興聖道卓乎孔門升堂之緒而無秦漢以下權謀變詐索隱行怪之流失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則如關洛兩先生者不謂之豪傑之士不可也

習俗錮人雖詩書俱在下之祇視爲故寔具文資見聞之廣博上之亦祇視爲艮訓寶箴作神明之起助智識之開發者蓋幾千四百年於茲矣人心迷錮眞如積陰長夜不可復覩天日天啟文運於宋之中葉獨生周程張朱諸子雖學術不無淺深生熟要之獨能奮乎百世

之下望道而趨覩聖爲歸廓積時之霾陰起白日於長夜剏前此千四五百年未有之局而獨爲理學開先然則如五先生者殆兩間之間氣獨運而特生者也不歸之天心之愛道也不得

橫渠先生力行近仁知耻近勇至如學絕道晦之日前無所藉獨知從詩書尚友力肩斯道迄爲學道之先覺則如先生者好學近知其尤卓乎其不可及也夫昔朱文公賛康節曰天挺人豪英邁盖世愚竊謂移此以賛橫渠始爲稱情

橫渠先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

來世開太平四語以今仰遡先生詣力不敢謂已至於此而無憾要是眞見得宜至於此而不容少憾於生平嗚呼如此立志乃爲眞有志能見到此處乃爲眞有識抑試問自孟子而后誰人具此志識者

西銘直達天德徹底無滓直是舉仁道之源流終始而發明無復餘蘊後世祇以朱子南軒因程子答龜山兼愛之問而槩之以理一分殊遂至今緣爲口實無復洞撤其障蔀耳吾願吾黨究竟西銘先須恭求其如何是直達天德又須知理一分殊只篇中老老幼幼一段中餘者無槩以此蓋通篇失橫渠立言命意本旨也

程子評橫渠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來這是言其才本高獨以少無明師之教初間不免流於博雜不知要領故任其姿之所至要兵卽學兵要佛老卽學佛老人無能阻當得他他亦不爲人言所阻然畢竟是他氣稟高出於人他人溺便不返習便日污他一見二程兄弟便能知過便能一變夙習趨向正道而一惟孔孟之學是學孔孟之志是志屹然爲聖門之先覺全是子路之一見夫子合骨合髓通體悉變另是一番人物故後語學者多教以習禮成性變化氣質蓋本其得力者公諸同志也祇這些處便是聖賢路上人匪人所幾

矧研幾之功至如彼之勤踐履之寔又如彼之勇是豈淺學可與者看來狂者進取仁爲已任論語二語直可取以相方祇可惜在攺手遲學不副志年復不老涵養磨練之未至精瑩透徹耳

古今論橫渠與孟子並列此亦未爲定論孟子通體明徹直是孔子之日月合周程張朱敵不得一孟子矧一橫渠若程正叔嘗言自孟子後無他見識則此言庶幾也又正叔有言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此此亦諳其知學孔孟之學志切三代之志爾若以語打透天人通融事理融古於今會事於道學成王佐之蘊言協天

德之經亦恐橫渠亦尚覺有志未逮也吾儒知人論人要惟其平乃得其當

藍田呂氏之贊橫渠也先生之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後未之有斯言信矣其立大本斥異端卓矣愚則謂其言窮神化言一天人反覆而不厭此正先生雜博之見終未能脫然處今試觀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可謂無所不及矣然如神則不語命亦罕言性與天道孔門不可得聞蓋吾儒當務之急時時有實事在這理直是窮不盡這事直是盡不了人倫日用即無在非天人神化之淵含豈必諄諄言神化天人

然後見吾所窮之理非俗學聞見之末習哉蓋孔子因子貢疑不言之何述直曉之曰天何言哉言中是明天道之化育顯著於行生言外正是言求之言者反淺正不如神明默成不言而信之之爲得於語言論說之表也自漢以來董仲舒喜言天道陰陽五行之變其說往往涉於矯誣不經楊子雲太元之作窮天盡地而故爲艱險之辭至爲識者所譏蓋天地間道理本以蕩平正直爲正規孔孟之述作非宇宙之典常乎橫渠窮聖經明聖緒視子雲之立心積學人鬼天壤顧如正蒙一書窮神化一天人要之不無於古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之說喋喋不已直覺其初之入手真不免於見之博雜到得後來亦終不免好高嗜佐之弊流溢精神辭氣之間向非中間幸而借正於二程即恐博雜佐奇抱憾在終身耳甚矣學者無志於道則已如誠有志於道親師取友是爲要乎

中庸眞明道書亦眞屬大賢之見觀其論天地之道只渾渾以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二十餘字括之而舉古今以來論天地之道更無一人一語可以出得他範圍這纔是眞明得天地之道亦正是達於明道著書體裁若如太佐眞是嗜怪即橫渠先生之好窮神化亦不免失於窮高極遠未符吾夫子雅言詩書執禮本旨也

昔有問尹和靖橫渠得似孟子否尹曰橫渠嚴密孟子宏擴愚竊謂此論未爲知孟子亦未爲知橫渠孟子眞是透體通明如日月在天照徹八荒橫渠初出之月托體雖高光明未普即以著述論孟子七篇光天化日山峙水流讀之者無不爲之心開目朗欲罷不能這是何等詞旨氣象橫渠苦心力索意屢偏而言多窒讀其書者非復好學深思不能終篇且令人倦而思卧若橫渠者殆其志嘐嘐之眞狂也可敬在其志之眞卓可惜在

其造之未就

西銘見地真高真卓秦漢以來原無人見到此地然以之語其詞旨亦不算得心應手水到渠成其餘一切文集及正蒙則皆不免苦心極力之態且中間意旨亦往往蒙晦未慊人意此固轉身之巳晚亦爲氣禀之難強橫渠每對學者告以變化氣質想亦以其自問而未能慊心者舉以效朋友之忠告耳

橫渠以禮教學者自不差不知僅教之循守矩矱耶抑教之從無不敬克巳復禮處本末兼該處下手乎要之皆有法度可守蓋若教之從本末兼該從事無不敬即

禮之根柢克巳復禮又禮之淵源將敬即禮禮即仁如何處初學者恐無下手處歟即若專以禮教初學得動履循規起居依矩亦自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制乎外而於養中有益故橫渠教學者以禮爲先自是古者小學教人遺意

本傳云先生教問學之士多告以智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到聖人而後巳這宗旨是本於易繫然如仔細推敲却是體用知行並收併包涵弘深遠即明道識仁抑猶遜其渾括不謂近世遡道學之淵源者較論諸先正宗旨往往於居敬窮理主靜無欲體認天理立大本致良知盡性小心等宗推先至如居敬窮理之說尤爲最重而如智禮成性則罕有及焉不知諸宗中却是橫渠智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至聖人而後巳之宗旨源深流遠與四子五經同歸而尤於大學爲脈絡印合融洽敬窮理更爲骨髓通融不犯另下註脚也總之括橫渠生平學宗如西銘如志切聖人之學如直撤臯比之勇此等處不謂之秦漢未有不可至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四語則尤爲若代天而語即孔孟立言亦當不過如是尤足爲二千年間清夜之鳴鐘奈以天生如此奇偉豪傑而煅煉亦尚

未瑩以此見壽不可不老尤以見學力純熟之難吾輩中材下士遵道而行而邀天及老安容半途而廢粗咨苟安

程門評橫渠曰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夫謂其高處太高者如好窮神化一天人之類而愚則正謂其僻即在此高處何者丹砂空青畜之凶年固不如山蔬野果之尚足濟於饑餒也學者好馳騖高遠正是其識見未透行履未實處

橫渠天分如彼高抑又少時無所不學正蒙之作則晚自西監歸來也按當日用力如是勤矢志如此專而立

意行文則艱澁險難殊少理順心得水到渠成之意將氣質高而學力踈耶蓋大儒文字不求精巧要之亦貴理明言當顛撲不破今看易繫論語孟子是何等義旨何等氣象何等文章

邵康節

自昔論道學之傳者往往周程張邵並列要之康節畢竟與周程張朱未可同列而論康節自是聰明曠達之士與聖學無涉蓋聖學未嘗不與天地萬物共其變化推移然要之與天地萬物同此各正之性命有保合太和之實功在焉觀康節之議論詩章直是於天地進退

萬物消長的消息窺見梗槩便自爲吾見高出於人便自可稱豪於士林却是於聖門知禮成性功夫不復實地學修故只做豪狂襟懷而已必曰仁者天下歸仁其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乎必也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乎試問康節見及此耶又勿論行之生熟矣

昔程子嘗謂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是儒術未見所得愚竊謂程子此言亦覺微爲未當既是道理如何未識儒術乎豈儒術另一道理耶祇可言於造化盈虛消息畧識門頭户影而便以謂天地神化流行之理我獨得之便當做大也若是眞識道理天地之小德川流何一不根源大德敦化眞識得川流之小德者自不容已於敦化之大德蓋其於生物不測者能還其並育並行之妙用卽其於爲物不貳者實還其並育並行之全體堯夫不免以能見其大侈然自大這便是慢世不恭與道未合少敦化之實功也道學無敦化之實功便是其根柢未深康節有見而未醇志大而言放皴弄造化遊戲風花不謂之傲世不恭也不可

打乖弄丸弊不同而同歸於性功無得若性功得力何乖可打何丸可弄且打乖弄丸此等語言無論孔孟曾思不肯出口卽周程張朱亦自耻道

康節於乾道之變化不可謂不知却是於各正性命處欠體認實功故其於保合太和處往往假之於酒以寄其洒脫却不知眞太和非酒之醺所可忝其力而眞保合又豈一醉之可奏其功者直須從無極太極處問渡爾

王陽明先生

陽明先生最是有高識有正見的豪傑致良知之宗易

簡直截眞是有功吾道至如其一切軍功人人羨艶余則謂尚是豪傑能事卽其謂擒宸濠於兩陳奇功神功道學中自古無比要之亦未盡其底裏也嘗謂宸濠之反也先生是因奉命勘事至此非守土之臣又無隻兵斗糧可藉況家在浙中向若一有愛身全家的念頭卽不難爲閃躱利害之計或乘夜而逃或央計去豈誰得以失地棄守爲之罪又誰得以坐觀成敗繩者而先生不計身不計家又不計成敗利鈍而一惟是仗義討賊爲已任號召義勇用間出奇兩陳而擒滔天之巨寇今試問雖三代伊傅周召諸元聖處此豈復過此乎是則

先生之此舉豪傑而王佐之存心矣卽其不濟此義猶光日月而塞天地也矧一舉而成奠社稷安生民之偉功大勳歟嗚呼論人者論其學論學者證諸行論行者要之功論功者原其心先生之功何如行何如卽其學其人何如其心更是何如而可容淺夫迂生嘵嘵而私議耶而可謂致良知非聖學之眞脈也

吾於陽明先生敬之至愛之深而惜之並深並至敬愛之深至者其識眞高其念眞正其才眞長惜之深至者則先生生聖遠道晦之後無勝已之師乏勝已之友並早從仕宦之途文章之圃而少窮經稽古之力涵養篤實之功卒不免以聰明用事未能一脫豪傑面目也嗚呼先生始終不免爲豪傑二字受累哉陽明先生復大學古本不爲差祗是以自已意見爲說則差與朱子無異矣蓋朱子之集註是將傳來一篇首尾尚可尋究之簡編疑中間有錯訛脫遺而自用已見硬定成篇獨未及思中間縱是錯訛脫遺之不免要是祗合還他一個錯訛脫遺以明闕疑之意是爲正理豈合輒自硬分經傳又割截下文重補三綱三傳而並自補格致一傳使大學頓失傳來舊面而另成一種規則歟且卽能自信已心矣果能質天下萬世之人心而謂爲吾之安排截

補盡合聖心耶是則朱子之集註旣屬朱子之大學而非傳來孔門之大學矣陽明見爲未安則又不按本文而竄入已見要之歸於致良知一宗嗚呼大學祗明明德爲主腦豈謂不逼於致良知之旨但是孔門折衷學旨著此書時豈不知簡言扼要正是謂欲發明明德於天下之大義必備之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又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然後於明明德於天下之本末終始乃無餘憾非此則不免有漏目有疎條不能統貫此物此事眞明此明德於天下也且致良知之旨縱橫推明固無所不逼而要之单捻只明德中格致之一條不然格物

致知以至知至良知之旨豈能外此而大學必備歷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一之或遺是又何耶故陽明携致良知爲談學之宗亦自有見而以大學大旨按而斷之曰致良知焉盡之嗚呼無論中間踈漏處種種要其歸宿亦只成陽明之大學而究與古本大學無與也自理學開宗以來宋之朱子明之陽明屹然爲吾道之兩翼後學之先覺而皆自師已心以一已之意見窺測編排先聖大學之宗傳致令孔孟相傳之學脈鬱而未光嗚呼是能無待於後死者之表章耶總之仔細推敲朱子之集註是將未央宮獨出心裁於門逕宮殿

另作一番局面安頓陽明之古本則又是宮殿門逕一如其舊而號令則却是另出的一番作用看來皆非未央宮之舊氣象原人物也夫大學格局人物是吾道宸居皇家正脈豈容私意改造又豈得他人可輕易借居者而二先生皆不免有師心自用之意存乎其中是一吾儒之一大慽也

良知原不藉聞見而有而聞見正是良知畜德之助今試問人同一性即同此良知經歷見聞者他本其素明處置事物是屬何等胸中全無見聞者縱是聰明天亶而要其本他意見處分是屬何等是則良知不因功夫積累而始爲完全而功夫積累正自是培養灌溉之正法也陽明於聞見外看得良知妙用是生人命脈學問頭腦此是其大有識見廻出俗學處至其菲薄聞見脫略工夫亦正是其看良知之無内外無人我無古今合同而化的分量未盡也須知先師孔子之好古敏求不厭不倦不但是千聖心傳亦正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善致良知者

良知無所不該致良知者必該得天地古今萬理萬事在吾本知中一絲不遺一念不漏而能無一念之或昧一處之不融乃筭得直達天德學到達天德而這致良

知的脉路乃眞乃滿爾又耻菴論陽明先生曰陽明語中言儀秦亦得良知妙用是徒知良知神變不測而不知亦涉機械變詐之私是正良知之賊爾欲明不二之宗而反乖良知之用廹合故也此言可謂眞知良知亦可謂切中陽明語意之流失嗚呼天下後世自有具眼人吾願著書立說者莫得任情掣曳也

楊耻菴曰陽明於朱子有廓清之功然良知却非絶學於二氏有假借之失然良知却非異學愚則謂此言公矣然平心而論衹合論其旨歸是異非異若借彼印此如出門人依官路上行遇天雨突至路旁有大寺觀中

間叢緇黃輩賣飯招客此人曾到這寺觀裏歇宿數日吃其飯飲其漿將這人便可作緇黃律耶卽這一借宿便筭得此客失脚耶昔伊川叙明道先生行狀曰出入佛老者十餘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至今儒者論前賢祇賞心明道先生之能得於六經何嘗並罪其出沒之前失而或且謂卽前之出沒要亦不爲無功葢謂倘如無此十餘年出沒如何探討二氏經歷得遍到得這路途分明知得此道惟六經爲正於此自得而直收功於末路歟然則近世不論良知之旨是正是邪是儒是禪而概以爲禪又不知禪伭之旨正合參究底蘊辨明

路途然後正路始得不差而徒曉曉焉槪謂禪書之不必看其宗旨不必知吾且借其浮談無根而抑又慮其閱歷之不悉心無一定之見不知不覺自已脚跟陷入禪窟爾葢講學多是一輩高明人所務不讀禪書不辨伭旨但是於此道一下得心深卽不愁不入禪伭窠窟而反爲明眼人冷笑也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揭雖本大學致知之宗孟子良知之脈要之前有四子六經誤訓昭然何理不足何旨不包而特地仍以此三字立宗明教這裏何辭師心之病至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言則反覆推勘旨無病而語帶傷夫語者旨之標語一帶傷卽謂旨之帶病可也且是言也縱不得律以告子之留毒終難免脫胎壇經之責備

吾儒身承斯道之任卽此身是斯道之身其言關斯道之言夫斯道取於不偏不黨範圍天地而不過卽斯言取於純師純法曲成萬物而不遺乃宗合千聖之宗而言爲萬世當可之言奈何舍中天之皜日仍思競微明於初夜之月光乎識見至此眞是不敢許爲達人大觀矣昔余與友人論前代名世人物友人謂前明一代無眞狂乎則直謂如陽明先生正是進取之眞狂矣容厚誣然如知人論世要須合吾夫子兩處論狂如在者進

取古之狂也肆二言引來以評品文成乃功過不掩是非允當爾葢惟其爲進取之眞狂故一生心術學術事功文章磊落軒豁不蹈鄉愿弊轍又惟其類於古之狂肆故通不計斯世之毀譽不計自已之得失但心以爲然便衝口而出不復顧忌若屬中行便當意見首融才知弗恃不敢一念上人一言競勝爲千萬世後進留遺毒而貽流弊也

致良知三字其功同於濂溪之主靜無欲明道之識仁定性眞可開人久迷之心目但如六經昭垂四子前列縱復大縱聰明正恐莫窮其蘊與何有舍千聖之宗傳

仍復自開徑竇乎况復枝言日繁學旨日岐正恐末俗難挽益滋口舌何有衆言淆亂之日又滋末俗羣喙分爭之端耶且試問致良知三字之旨能出大學知止致知之旨與孟子良知知皆擴充本旨耶吾恐將來又有好事思救言致良知之流弊者又將起而別立一新宗旨塗斯世之耳目於無已也夫

看來有善無惡何有不成至善語亦豈不妥恊豈不超詣令必欲直揭無善無惡之心體爲至善而不顧中間藏無限流弊如顧高所云這正是舍堂堂正正之陣而弄險出奇這裏縱無名心要之難免勝見而如亂吾道

之防維貽告子之譏詒則又第二義也嗚呼如吾儒繼往開來這責任是何等責任則如亂吾道之防而不知忌此豈屬第二義事者敬且欲起先生於九原而面証之也

論禪伭

性命祇此一箇性命故吾儒與禪伭界限只隔得分釐且有實不同而最相近之處若不讀佛老書究不清佛老宗旨將不知不覺有墮入禪伭之窟而不自辨者前代大儒十九蹈此弊轍而明儒尤衆此固一時習尙使然要亦是辨理不清之過故要得聖學路徑淸楚正須講得禪伭頭項分明然後吾儒二氏各自還其本元若必執不讀禪伭書不明得二氏底裏正恐墮入二氏邊隅也嗚呼渠旣云本無生死而又求出離得無類於空中着楔眼際生花歟有識者當面一詰卽恐黃面老子開口笑人者且當啞然自笑

天還他一箇生地還他一箇成萬物還他一箇山峙水流盈虛消息吾生還他一箇貧賤富貴夭壽生死不齊而齊各盡其分到這裏請釋伭二老爲下一恰當註脚看是何如

釋伭之盛由吾道之衰也若吾道眞明若晝日而天下

之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皆得其養而不至於失所斯可望於經正而庶民自興邪慝漸息不然者口舌爭之而不得刑法禁之而不能徒益張之燄而助之薪耳

昌黎有原道又爲諫迎佛骨疏亦可謂氣昌言讜已然止於門面上虛爭歐陽永叔本論三篇彷佛近正然究之不中隱微深錮之病終是虛聲震唱爾惟有明王文成公擬諫迎佛疏其庶幾乎然正須上有堯舜明斷之主朝列明道先生輩名世之佐而外布狄梁公范文正見大識遠之監司而州邑學校皆講明反經之大經大法然後可望爾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者亦不盡是索隱行怪之流要是未達於率性謂道之旨若達得道是率性之謂卽一時一事不率自性此心便爲之不安奚暇貪高慕遠

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舉宇宙性道教大旨一言斷定萬古不移舉宇宙論性論道論教的門庭亦並徹底揭翻路逕坐斷任千百世高明上智到這裏一字不敢添一字不能更外此而言性者性其所性而非性之眞外此而言道者道其所道而非道之要外此而言教者要亦教其所教而不得語於教之大中至正也

大學無論畢讀全書淵然見千古聖賢内聖外王全學卽讀開章明德親民止至善三言天德王道一貫之宗已揭日月於中天記此者必孔門高弟如曾子輩人無疑至中庸開章性道教之淵源揭之三語如取日虞淵立徹隱微且足隱証大學之眞血脈路二書眞千古明學明道之宗傳也後之有志聖學者祇於二書循率傳習令得旨明於心德成於已卽爲善學矣必於學庸之外自立宗旨別開門戸

豐川續集卷之五終

豐川續集卷之六

選舉

學校選舉迂議

國家匪才不治故學校選舉爲國家第一重務自近世以時文課學校卽以時文之工拙定人才之取舍進退詰其名則尊奉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之遺經未嘗不正要之積習相沿祇藉前聖之經籍敷衍排爲通套排比之文作進取之途徑耳而其實經籍自經籍士學士行士品各自成其爲士之學行品格不但無裨實用也卽且中間積習之弊重爲世道人心之病而莫之能醫故

留心世教者每嘆不得返本還實弊少益多之法救其積重難返之勢焉而如愚反覆推勘或宜視州縣大小選詞林科目教職名士四項中足爲士師之任大州縣二人小州縣一人授之關防令主師教爲諸生授經課業而俸廩則視前教職稍增其數以養其廉又但主課經訓行不許仍前干與諸生詞訟州縣必待以客禮不得仍待同僚屬其課士規格則一去八股通套之文而一尚於本實首重倫常品節禮義廉恥次課經書而書則最先四子畢乃以次課詩書易禮而禮則但擇粹言十七讀之資鈍者止業書禮二經亦可春秋稍緩至十

八九能折衷諸傳時令讀不必急誦徒勞無益畢乃熟
讀小學字則先學唐人法帖十二三始講四子訓詁經
以次及十四五讀精選左國秦漢以來諸傳世可法文
章不拘體裁過十五漸及通鑑使知古今治亂興衰人
物世代又次讀漢唐宋明諸儒論理論治文集正其識
見端其志趨約之理矩而束之令一歸於中正又須熟
讀孫吳兵書而氣禀稍厚者必令兼習射法以次及農
田水利等書講明頭項至如誥勅詩賦諸藝苑雜體則
亦聽其資之所近兼習自佳葢皆國家黻黼經猷之必
資也迨至年登二十則儼然成人矣果如成材則州縣

採訪已得必令地方鄉約具呈實書歷履於春秋天氣
中和時公舉到官州縣官擇日公試試日邀學師佐貳
同到公堂以禮延接公同看其氣局要得像一個立朝
涖民之人坐敘少頃以觀其言動畢則堂側設之棹椅
筆硯官卷按功令所定出題三道第一四子中大旨第二
經中大旨第三道必從時事切要處切問本旨對問之
文不復仍用排偶聲律祇如漢鹽鐵論式而更加簡潔
務令可進
御前並可傳示四海作式士林若題約言可盡則雖十
數語不爲少若義緒繁賾雖數十言不爲多更若文通
而字或潦草則須令之更加學習必一一中式然後送
院切要嚴飭所過衙門勒索陋規傷國家待士之體逮
州縣文書到院院亦須於一二日内堂側設之棹椅筆
硯並官樣大卷一 同兩司道府公驗公試而中午仍給
以飲饌見待士之厚總之上之待士務須以禮既以重
國典而且以養士之品格體統是爲正規也若三年一
舉成材如多則學師加俸更加養出奇特卓犖之士則
紀功以候加級升擢若夫大州大縣而三五年間竟無
多堪上舉之人即或有人而以匪材小器塞責則學師
淺之削級重之竟可謫官葢其不能成就人材即與蔽

賢同罪也而州縣官平日培植之無方亦不免於紀過
一次更如院試合式則巡撫具疏送部送到時但得二
三人即可部驗部試且即一人止無不可葢人多則不
暇詳驗詳試故部試以人少爲貴耳而題目則須更減
一道取足見識力學力而足若其仍自合式則擇日引
見不復仍用文字但口對問端果其克稱則學師州縣
皆紀錄一次而本生則授州縣之佐司府之僚與或拔
之詞林學習三年稱職則授之州縣正印官或專城遊
守與或詞林中更轉一階又必歷試三年然後外官稱
者轉入臺省詞林稱者出爲府道而如遊守才能者相

其才具或轉文階或卽於武職陞遷要卽取其職之克堪總之臨民司諫治兵三事必相濟爲用文事武備必盡加經歷如此則士無投牌自售一切苟且之羞士品始重有司亦少關節人情承奉貴顯作賤國士之慾而士習官體早已各得其正矣更加歷試內外備經文武學有實用位不虛邀卽國家之選舉効用之人材不且一一各收實效耶昔西漢之取材雖不及唐虞敷奏明試之良規周家造士之美政然而風俗尚爲近古者三公多從刺史太守薦歷而至刺史又皆職兼文武兵民之任而亦皆有三公之望故刺史太守多樹偉績而三

公由薦歷民事兵事出身故亦皆有卓然可紀之勳名也今更若學校選舉一循此法確守盡誠而行是合唐虞成周之令典良規合同而化將上之待下以實德實禮下之應上以實學實具一變前此虛文無實之格套苟且相循之弊風而頓卽於禮教防閑之路自然人材踵出交勉於實心實政而善氣所迎天心豫泰人心和平唐虞時雍風動之郅治成周永清刑措之休風何難再見於今日歟盍朝廷以大中至正之道期四海之士四海之士自將以遵道遵路之風上報朝廷表之端焉有影之不正期之實安有應之虛文者

條疏保舉議

雍正五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令天下各州縣於貢生生員中保舉端方明達之士報部取
旨是誠
聖明鼓勵士風盛規也但事屬一時曠典竊恐未能盡變士趨實才難副而狃故習常滋浮踵弊仍歸無益耳竊謂　國家若眞欲振興士氣無如卽推廣
聖明此日詔諭本意令天下學校之教　朝廷選舉之規一本是爲興賢育才準則卽海內共識

聖意之所期歲年間便當有志士競趨於崇本尚實之途不五六年而眞才濟濟海內矣昔漢世祖崇尚名節而當時競尚名節唐太宗旌褒直諫而朝臣多能直諫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固上倡下應之必然也　所謂欲振興士氣只在推廣保舉之義令學校選舉一準於是者也之治國家猶之治田人不稱則宜起而易其人法如弊則必起而更其法所由唐虞三代無非聖聖之遞接而井田學校各因時異尚也惟天下之治治以庶政之得理庶政之理理以任政之得人是人材者庶政之根本也而當今人才之自出則出於學校選舉者十

居七八是學校選舉內而公卿大夫外而牧伯師長之
自出矣乃悉出於通套時文嗚呼法莫弊於此矣何也
時文一道無論訓詁帖括全無當於聖賢經旨又無論
專習一技耳目封閉全無當於道德經濟本實更無論
錄舊擬題種種機巧變詐之習壞心術而敗士風即就
朝廷設科論不惜高爵厚祿以待天下之士而極其所
得止得嫻習官套時文之人行誼不講言論無章問之
古事而懵然試之時事而茫然則是所取非所用也又
就儒生居業論孩提即入學從師少壯悉埋頭誦讀究
其半生苦力止習得一官套時文一得科第舉半生孜

孜學成之業且置之若遺而於吏職正分更須轉首而
重學則是所用非所學也所取非所用將朝廷此日取
之之法不徒然乎所用非所學將儒生此日學之之法
不又徒然乎故時文取士自昔老成憂國之名臣留心
世教之名儒皆以爲不可以不變然究之積六七百年
閱歷數代終未有能力振其弊變通其法者則以開創
之主先營遠畧而未暇周詳守成之君多安因襲而畏
於改作其一時當權用事之計臣識短者既不知人材
屬庶政根本爲國家長慮却顧明智者又或見於創法
更制之難爲力倡言任責之易招謗故雖六七百年之
久無不共知其法之爲弊已極而究之累際明良交會
之朝亦止踵其弊習而莫之救也語曰非常之功必待
非常之人天開景運
聖明龍飛舉積來牢不可破之端如內而部院吏胥盤
結舞文之弊外而大小官吏納賄斁空之弊將官空糧
之弊選途壅滯之弊學官屬賂不公之弊各省積貯捏
報不實之弊一旦釐然畢清又如新政之設施則首重
官方之清潔簡拔士類之孝廉求言如恐不及官人務
擇實行有善者一長必錄壞法者雖貴不容更如　京
師開千古未開之水利去千古未去之水害儼然大禹

萬世永賴之功前於進士舉人恩拔歲副既申簡拔秀
頴之令今且貢生生員亦行保舉方正明達之法儼然
成湯立賢無方之隆規是皆所謂非常之事特舉於非
常之
主也然則取士一事是乃人才之從出治道之本原又
何難立返其弊而更立一切近精實之良法歟況今日
變取士極弊之法歸於切近精實亦正不勞特創新法
也但即本
明詔此日保舉貢生生員之例一準其義而中間酌劑
教養試用之法使歸於可大可久即可合三代漢唐取

士之長策一洗元明以來取士之弊規而將來實才輩出唐虞三代師師濟濟之盛不難再見今日也獨所慮者風俗之因循已久臣工之奉行爲難倘非得士之賞在所必行蔽賢之罰在所不貸　廟堂之上孜孜亹亹日以此一事爲功課而上下交勵於精勤即恐徒成故事耳又所慮者非常之事匪凡所見舉數百年沿襲之法一旦立行更易却恐紛紛執一之論起而撓奪正論耳

所謂八股取士不如保舉可得實才者此非執是古非今之見如迂儒事事必援三代爲法也誠見國家設科

取士原謂其可得經時濟世實才仍足分猷効職治安民生而隆平四海耳柰自時文取士士之進身更無別途自不得不有高明雋偉之彥挺出其中而其實法久弊叢於今已極不惟不足以培植實才適足以痼天下聰明才智之資而引之虛僞無實之途耳何以言之其一時文名爲發揮聖經其實舉四海家絃戸誦之傳文盡帖括油腔之機調甚者割裂章句調笑聖賢不但毫無當於經旨直謂之侮聖言可耳

聖祖仁皇帝晚年毎毎當宁而嘆時文之官套無用蓋見於此也今縱是力變文風亦終於官套無實耳其次名曰策論表判本所以試實學顧今則即五經一科亦且止於按經摘題孰是通明其大義策論則止於捉影捕風孰是能批郤中窾甚者滿場通用刻本之判東西號分寫變調之表且至有中元魁而經藝二三場不盡出自已者是朝廷設來考試實學之具蓋無一不應以虛文也其三場屋時文取於機調之圓熟故自昔言舉業者專取精熟機調之墨藝父師戒其子弟至不令睹性理通鑑等經世明道之書以爲恐紛奪其圓熟機神是則舉天下高才敏士半生誦習止於經營敲門便擲之瓦礫耳以上三事即時文中之學識可想而知其四

士必立身端方而可望於居官正直自糊名易書之例不得不興於是行檢乖方之士往往徼倖於科目因而敗壞於官常其五士之出身高之公卿大夫之列甲之亦令宰師儒之科固不專取容貌之秀雅清文然亦必取局度之安詳鄭重然後立朝涖民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耳自關防糊名之例行即委瑣傴薄衰癃之人往往在收錄援擢之內究之人太不堪雖終不免廢退於引

見之時然以其人業經場屋道途之費耗且往往破蕩其產業而資生路窮則是公私兩勞而無益也其六士必有恥而後有品有品而後爲善也有力今時文進

身之中錄舊傳遞關節聯號一切無恥事奚所不有如是而望其入仕後顧惜名節不貪饕害民奚可得也其七古之學者卽學其所仕之理而時文之學則徒騖於入仕之路夫平日講習有素尚有臨利害毀譽而棄其素學者今則未仕之日一不講於所仕之學旣仕之後又不暇細講壯行之畧特稍有識者不過顧忌功令不敢恣肆耳至求坐言起行隱見不二如古名世之臣益十數科中不一遇也其八人各有長通才實難故古之取士鄉舉里選必實疏其所長何事卽朝廷敷奏明試亦必詳究其所能何端故其時士稱其職官稱其人今

也時文取士上者卽拔爲詞林部郎下者亦用之令宰師儒而皆未暇細考所長至使通才拘於成例偏長自居大官且甚有全無才具而徒以資格嘗試生民者其九自時文官士而夾帶之弊滋自夾帶滋而搜撿之法不得不嚴又自時文官士而關節起自關節起而糊名易書之制不得不苛且自取士事以時文而代筆聯號之弊生代筆聯號興而一切查號棘闈峻墻守號之法不得不詳是則其始也本以賓興取士其後遂不得不防以防盜之法當其初也因弊日多而法不得不日益繁究之其後也法益繁而弊終不可得而革徒使上受

待士失禮之名下負甘心辱汚之恥上下交失而士品先不可言矣士品不可言而欲其臨財賂而恥於敗名節逢盤錯而恥於顧身家也得乎其十士之本領重在道德經濟士之才能宜兼奏記書法道德經濟此天德王道之本源而奏記筆札則亦奏上諭下之攸賴自時文單興而不復兼習剳疏卷子謄錄而字學全不講究不惟大之道德經濟士林視爲迂濶而不學卽奏記書翰亦千百里邈然絕響則是時文一途本末交失名實俱病大才旣難小才亦少也若一保舉加日來保舉貢生生員之例而更加推廣教養之法則十善存更有餘

善寓其中矣何以言之其一一行保舉卽州縣官必先自顧其功罪不肯以失行之人取謗上下自貽罪累其二保舉人上本省必經大吏審觀入都將經聖目考驗卽中間人才委瑣輕薄之弊可免其三保舉之人須行引

見非陳對經義卽條奏時宜經義則必衆以聖訓時宜則兼資於博通卽空疎無實之弊可免如此則士品士習已端已實矣其四旣經保舉則名正言順可去糊名易書之防其五保舉旣行則士多抱負之人冊無可挾之用省試之日卽滿堂大吏且當以客禮相待搜撿隱

防之弊更無所用其六保舉旣皆有守有學氣度安雅之人卽無品無學與無局度之人不能者日勵於能未至者日求其至而士風日勵於篤實其七則委瑣輕浮官骸殘缺之人不惟可勉者日益加勉卽不可勉者亦自安其分於草澤而不至以引見退廢自敗其身家其八則所學皆其可用而可用乃始力學朝廷不至虛糜爵祿士子不至誤用工力何至乎公私之交病上下之相猜其九保舉之法果行則取人不限於一轍用人不拘乎一方卽高卑大小文武正雜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草野無廢棄之材國家多適用

之器何有乎野多留良而朝有倖位其十則上旣待士有禮士必不忍菲薄以自待積水成潭而蛟龍生必且有通材碩彥如伊呂韓范之名世偉人出而效國家之用當不至臨大任而嘆長才偉人之難得至若課經訓則必如先儒進講之體務取於明白精切課條陳則必期如名臣奏疏之議論務取於簡當的實卽士必皆潛心經史博通時宜又更如定條對之卷不用平日塲屋簾紙小卷皆須依殿試長卷之式字雖不拘一格要必以唐人歐虞褚李顏柳爲法卽不能者亦必端楷溫潤不至剌目然後與收錄之列如此則不待十年而海內文風一變於精實士習日進於弘通卽學校之教取士之法可於三代後集漢唐以來一十七代之大成楷模萬世耳更如節十五省供給之科物酌其遠近以給保舉送　京之資餘者給以送　都而添　京師大小衙門之俸薪以養廉勸忠卽厚士教廉之美但在其中又如旣用保舉則一切學院學道主考房官各項供辦員役差派無不可去可省卽地方亦免幾多勞費擾攘而覩雍熙清寧之象此又十善外兼備之美也

所謂本此以酌教之之法者其一立教必以倫常敦謹爲本行止端方爲度而加教倫常則必實驗諸孝親敬

長之間不徒家門之無實教行止則必實驗諸謹言愼行之際不徒修飾儀容之末也其次則先明經旨而如經中四子一書則五經之精英世教之範圍也學校之教仍必先之以此以爲明道窮理根源也其次則書詩禮易春秋五經聚宇宙之名義又多經吾夫子之手訂士子誠欲通經達古無一非所宜窮然而兼通爲難兼通須聽之有志者之自求若設法定制則亦難槩責之中人而仍以各占一經爲便且就經而論從入之先後就初學而論從入之難易則似宜首習尚書次則戴記又次則詩而於易春秋二經則未可槪責之占習也視

其學力之可及然後及之耳盖尚書吾夫子所刪定是爲至聖先師祖述憲章之淵源于萬世道統治法之宗統文質義實可端初學基本戴記雖雜出漢儒然其人皆出孔門之後裔其論多出上世之遺言其中精論往往出於人生日用行習之崇而爲綱維世教之必需但尚書亦須令之畧加今文古文眞僞之辯而課戴記又須得大手筆細加刪編一去綮偎不經之論斵存經常切要之說成一有倫有要簡潔可誦之編爲當耳其次詩易然如孔孟論詩明法見於論語孟子者凡十有五處以視他經獨爲諄詳則詩教之益人固爲獨弘獨切也乃以今細觀後世通行之詩解只以訓詁文義名物了之其於今克副吾夫子詩教明法實未多得又如三百篇古序雖未知果出孔門子夏與出漢儒要之傳來有自讀詩舍序便如瞽行舍相倀倀無之耳斥今之詩解則往往舍相傳之本序而從語言之近似另擬爲一說至使詩道托興深遠之旨微旨一成質直率徑之體裁觀詩同文以文律詩既失之詩意且使鄭衛二風淫風種種殊非吾夫子刪定本旨與吾夫子無邪亞教之宗傳故非仍按本序尋吾夫子教詩明法觀會通以行典禮卽詩解盡同時下講章而學

者學詩終無當於詩教明法也周易係四聖之心精又經吾夫子十翼之闡衍益又五經之淵源盡性至命之微言而實生人出處進退語默動靜之天則是固無人不宜學而又無時可或廢也但自漢以來不惟易學失傳精解爲難亦且初學胸無明識茫無畔岸可尋如有通才上士願闡精義入神之旨而能兼通其義固爲至美若設科定制則省試御試以此試特薦之通材上士則可倘概責之古經應試之人則亦覺凌節無序又成虛文壅塞耳至春秋一書吾夫子晚年作以尊王辦分之書是乃不得巳爲正人心其蓋削事跡者二百四十二年僭亂擊淫之事不可乖世誨亂獨存綱要者二百四十二年天王名義冠履定分何容氓減於天壞但其事跡俱巳盡削亦史又皆不存今所讀者左氏採拾列史傳闡之言公穀又據左氏擔撫塡補之說以附會本經而經失正旨鑒穿起例而例非定體迄於今春秋一書之解蓋盡失吾夫子筆能之正旨而不復可致詰矣非有曠觀之識殊不易讀又非通經貫史論世知人之人豈易發明必於係舉中得大儒名世然後試以大義可也不然又成穿鬱附會之舊見舊聞無關學術重蹈浮文亦無益耳

其次則史矣是三代以來治亂興衰之鑑也然如廿二史太繁浩於初學不便無巳其資治綱鑑並前後二編乎然如三鑑亦仍浩繁無巳其綱目原編與續宋元明要刪乎至如函史上編事義兼存是屬史學之要領獨其文字與衍初學不便又如通鑑記事本末與宋明紀事二書是乃二千餘年大案始終然亦苦其泛濫不精留之俟高才明智學業大通之後博綜參考可也其次則古今典制矣而如文獻通考則典制之淵海大學衍義衍義補合刻亦屬入路之故實也但文獻通考太博大學衍義補亦涉泛濫彷徨又其補格致誠正之條目旣

無精切之見且聖經有傳而又以三代後摹套之事詞塡補經旨架床上之床而疊屋下之屋抑又不倫不類耳無巳則函史下編尚約而有識而更如得大手筆節其大半續以元明是爲要編也又其次則經世文章矣盍如通才欲以經世卽凡關軍國奏記議論敍傳自宜無所不通然而奏箚議論所首重也則如歷代名臣奏議一書去其繁冗獨留凱切明當之篇作二十册而輔以陸宣公奏議朱文公王文成公眞西山文章正宗四部令其量力選讀隨分學習以爲陳奏咨移曉諭之助而如漢唐以來名世之集則聽其博覽兼綜可也其次

則兵書矣孫吳七書紀効新書是宜彙實細加講究而如通典中李衛公二本茅元儀所彙武備一誌是皆宜備之書而爲通才之宜兼講以通兵事之變者也如是則學有根據材成片段矣又須教之通達國體曉晰特宜則如　本朝會典纂其要領更加在都文武官員品秩俸祿職掌外官之地方管攝錢糧及山澤之課稅邊塞海防之險要逐項細纂憲綱一書各於本目下簡切總括數語如縉紳全書中註明各司職掌各州縣糧米分數之類亦成一本合以　本朝律例要删統成一部止須十餘卷爲度庶幾便於講究而士能一一實閱也

更如凡今海內州縣官無人不閱　京抄亦須載之功令每州縣官須閱全抄閱畢登簿記號悉發各學博士令紳衿學士皆得檢閱以便抄錄中間要緊題奏處分使得明於時政興除黜陟之概爲籌畫講究條端用備他日之對揚蓋前之通經閱史考古博習原爲可資以善今而適用倘於當前之制度機宜懵然不知將積年學古徒儲無用之糟粕耳非所以教之適用之法也故會典憲綱律例邸抄四者乃通今之要務闕一有不可也字雖小技亦國家文治之光彩且卽此是學必定爲格式令如唐人書法必以六家爲宗不得冗陋粗俗至

如遇英敏倜儻之資又必教之習射馳馬一則期其經文緯武不至養成閨閣之脆懦又以令其活潑精神暢舒其血脉以代古學樂習舞之遺意玉成通材耳規模既定刊式頒下州縣令父師必以此教訓子弟州縣官於選就可培以上貢之士則卽本此以實加督責令到二十歲前後才具可以上貢時開明所長申院達部此教之之法也

所謂本此以酌養之之法者人材不擇地而生但俾地方官留神作養自當有興起之人果如能於境內得十六七歲以上志行端方資質聰明氣度不俗將來可望

成就之器其在出於富貴之家不難延師置書自備鞍馬者州縣官卽取舊來廩糧膳夫之項酌送其家如出單寒之族置書延師不易以州縣官幫給就師備書之資又或收養署內與子弟共師而學緣此輩上材原不易得卽大縣不過得二三人四五人七八人而已甚至中下地方有不能得三二人者以州縣官之力養之初非難事又况果得良材以伴其子弟切砥是亦有識之父兄所禱祀而求者也倘如其人亦不願入官衙則亦取廩膳之項助之作延師置書之資可也此養之之法也

所謂試之之法州縣官教養既就每三年如期送省院
同司道府於院堂公設禮席諸生卽各設棹席於堂上
兩旁早午於次堂供之品數飲食俱如客禮試題經義
一道史義一道時務一道對策則但取的切明當如事
理果明卽十數語已足倘中間曲折難以簡書盡意卽
加多不妨要之取於簡潔精實如前代名臣進講與大
儒語錄之式不得仍用前此濫套策文卷子則官備殿
試大卷而每人各帶起草小本俟改定後用大卷謄眞
不許輕易抹塗改易而字畫亦必期於合乎師法又若
觀其氣度雖若可取而覈其議論尚未能明達通曉則

再令學習三年下次仍保舉送省如此則不惟取中之
士才品人人端雅可儀卽對策亦人人古健精實又不
特試文可傳可誦卽字畫亦不至俗冗粗踈更如有英
壯雄健兼習射藝之人次日不妨仍一較射如果騎射
如式將來題名進
御亦必註明所兼之長以俟
御試酌用總之士期得人不期足數才衆則薦拔不妨
溢額才少則不用取匪其人眞才如多州縣官須有特
褒若一州一縣而不得一合式之人且不得一可造之
士卽平日造就之無方可知不罰亦必不可此法果能

實行將不待十年不特通材輩出可以羽翼休明卽射
藝筆札士林中蓬出才儁矣試後題奏首具取定之名
數亦必題明原試之總數而以點名原册註明籍貫統
行達部以便賞罰州縣之守令至如取中貢京之士本
省卽取前此額設舉人路費之項備辦車騎禮送到
都使寒士不至窘於公車之費以鼓其報　國奉公之
志此試之之法也
所謂用之之法者省試取中之人刻日赴　都
聖明擇日臨軒親試其試策亦更不須用向來殿試長
策蓋向來長策近日盡成官套殊不足見其眞才實學

若一如省試之法逐項設問卽學力筆力一覽可徵更
如殿試之後詳籌限省逐日引見之法以觀其器識議
論卽一經
聖目高下立分便可隨其所長科道部郎叅軍州縣量
才而授夫既經屢試卽長材不至捐棄匪材不至冐膺
抑且風聲所樹中材必共冀於發身而憤厲思勉矣此
用之之法也
所謂非得士之賞在必行蔽賢之罰在不貸則亦徒成
故事者長材雖下鄉不可盡得實教則無地不可成材
葢天之生人皆賦之五行之秀誠得居高者培植之果

盡其力有不人材奮起之理耶止慮奉行者因循玩愒
輔相無方耳然如因循玩愒卽名勝之鄕聰明才隽之
衆亦且終無成材何況窮鄕下里素無義理之教者矣
故非得人之賞在必行蔽賢之罰在不貸卽良法特設
終成故事耳
所謂要在
廟堂之上孜孜亹亹以此事爲功課而上下交勵於精
切者從來臣工奉行之奚似全視主志之好尙何如未
有上視爲故事而下應以精勤者卽未有上志出於精
勤而下敢應以虛文者總之法不自行得人乃行今欲

特擧千百年未擧之法令四海臣工皆立變向來因循
具文之積習而交勵於精勤是非
聖情於此一事孜孜亹亹務期法必在在實行才必在
在實獲而使盡四海之吏不出於因循具文不得也
所謂又必破執一之論使不得撓奪良法者擧數百年
相習取士之時文謂其極弊而一旦立改必有持保擧
之法中間亦有徇情受賂之弊爲言者獨不思保擧人
上必先經本省大吏之試驗又上之經
皇上之御試州縣官與大吏縱至不肖寧肯舍自巳之
官爵而徇人情受微賂歟至徇情之說則亦正有跡若

近似而其實不然者何也擧一州一縣讀書望選之士
不啻千人數百人而其才品堪保擧者多不過二三人
四五人甚至有不得一人者夫以功令之嚴明而一州
一邑曾一人之不得則罪且及於其身矣於此而忽得
一人二人則州縣官必且喜之愛之珍之重之視待獨
異於衆人又必舍其千百之衆而獨保擧此一二人以
應上之令卽此中豈謂無情之徇然其徇也正是爲奉
朝廷之法得如法之人而喜愛珍重之獨至於是遂舍
衆獨擧耳如此之徇豈得謂爲偏徇如此之情豈得謂
爲私情歟且如其人果上而副

皇上之求卽且獨被
聖明之喜愛珍重舍衆特用而又何有於州縣官之不
舍衆獨擧者況所惡於徇情受賂者謂擧非其人敗朝
廷之法耳今使其果得可擧之士足副　國家之求又
何必問其情之徇不徇賂之有與無也又如保擧之法
如行則又必有淺人爲引天下之士出於好名之說者
又思天下焉有全無實之名者好忠之名其人必務乎
忠好孝之名其人必務乎孝好服禮尚義博學多通之
名其人必務於禮義博通夫使天下之士盡務乎忠君
孝親禮義博通卽堯舜之比戶可風不過如是好名曾

可病耶況乎始而出於勉强慕名久則習爲成熟自然
者固自古賢人君子之常情也且好名不猶愈於好利
耶今不慮時文之易蹈好利而慮保舉之易蹈好名是
豈爲達輕重是非之權衡歟大抵名教名節自昔與朝
之所以勵薄俗亦自古聖帝明王之所準以羅英才而
好名之說則自古邪臣之所以毀忠直僉壬之所以陷
潔修前史所載昭昭備著且使士大夫而不好忠孝博
雅之名將何好耶然竊料保舉之法果行卽二論之謗
所必興一則或與此謗以忌法二則或與此謗以忌保
舉之人三則或與此謗以忌舉主律以恒情當所應有

明君良相正不可不深知耳至於位置向來科目諸人
則凡進士舉人恩拔歲副年力未衰自量有仕進之望
者須依新式學習實用之學將來便於作令作師選造
人材如年力材力自覺無望於前途則聽以本身前程
終老優免其本身丁差如文武生員則亦須自量年力
器貌才具將來可與保舉之選願前進者聽其前進卽
年力尚壯而自覺姿格材質不足與此亦聽以衣冠終
身優免其本身丁役州縣官不得輒自夌虐庶乎情理
兼得耳

答問選舉

功一日問國家欲培植文武兼濟通才其法何如家嚴
曰亦止在保舉之法行之得實盡誠而已功復請問其
詳家嚴曰其法令各省督撫每三年先期行之徧下州
縣營伍令於文武卑職小官並科貢監生生員與草茅
白衣中擇氣貌英特行止倜儻將來可冀造成文武兼
通之士以禮送省督撫司道本府公會一堂以賓禮接
待首觀其器局議論次策以道德經濟實義其人可者
次日畧觀其騎射然亦但取其騎馬引弓卽止不必似
武科之必一馬九箭盍止於覘其能馳馬與否不在其
射之多中少中也其額數大約不得下二十人卽小省

亦不得下十人試驗既定禮送京師聽
九重面試其人果屬可用隨材卽付以任或卽用爲庶
常部郎或用之內郡司馬邊廷州縣更或發文武大吏
督撫提鎮兩司副將衙門作參軍記室參贊謀議三年
考績必令其人盡赴京師聽
九重更加面驗面試其才具識見較前奚似其人果屬
卓才偉士卽超格擢用以儲將來兵備提鎮督撫之選
是亦振厲通才之道也而要緊則在立定功令督撫不
得推諉責任輒以地方無人爲辭得人多於額數之外
省卽加奬級但以無人報者卽行降調懲之不貸是非

責人以所難也人才原不擇地而生全視教養之勤惰何如今誠使得人之賞果信失人之罰果必即督撫自當盡心遴造督撫一留心遴造而司道府縣安敢不盡心遴造者夫舉一省之大小官屬皆盡心遴造而卓才儒士不蒸蒸濟濟者未之聞也如是即不待十年適才隨地而起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矣

功問今國家第一壅淤而無可如何者莫過銓法蓋科目壅矣而貢副亦壅任子壅矣而捐納亦壅此上下之所共苦而亦仕路之風俗人心所由日益不古也不知如何可以疏通無滯家嚴曰去路之所以壅而滯者由

於來路之淤而塞耳爲今思所以疏通前路莫若寬收嚴取一法何謂寬收今進士既許主事就教二途進士之前途似若稍寬矣若使其初仕亦並嚴而擇之仍與於縣丞主簿等秩即進士之途不愈寬乎宋時如程明道朱文公二先生固皆以進士爲主簿者也又使舉人恩拔副貢廕捐皆與進士同就此途且仍與於經歷理問邑尉之選而吏員則歸倉巡雜秩之列即舉貢廕捐之途不愈寬耶又內自閣部九卿各衙門外自督撫司道知府提鎮副㕘各衙門皆如漢制俱設功曹專任職掌而仍不拘進士舉貢生監廕子捐納但雋敏之員便

令爲之即不惟仕路當且大通即凡仕此者皆知此諸途爲仕進正途而知所以自樹於風節是亦寓鼓舞官方之道耳何謂嚴取葢使仕路寬而考核不嚴黜陟不嚴不惟是以諸途爲嘗試庸才茍庸冗塌之門即恐銓路不久仍壅耳必也自初選之日吏部即嚴擇其人但不可用即令之冠帶榮身而亦必更經引　見以定取舍而凡與仕者三年大計之日務實考其才品使賞罰分明雋才良器有長即晉秩加銜但屬庸才冗塌則毫釐不以假借而降黜立加如是則歷才之塞路常少而壅淤之積弊庶可少通於前此耳倘或慮邑尉賤職使

捐納吏員爲之可耳舉貢廕生爲之似爲降格却不知仕途貴賤俱視朝廷位置之輕重今若朝廷以此爲正途即屬正途而貴重耳且前代馮堅以舉人爲典史仍以典史中狀元爲顯官更如唐白居易爲盩厔尉盧奕爲鄠縣尉邑尉一鈌在昔原爲正途而且其權力仍視教秩爲重也奚不可者又或慮以科貢廕生爲內外衙門功曹或以待士爲褻而不稱不知漢世自三公以至郡守功曹皆以名士爲之如范滂岑晊輩固皆以名士爲郡守功曹也今但立法使堂官必待以寮屬之禮凡遇政事必與於商酌之列功曹必具議稿呈堂堂官必

彙錄其稿存案以俟考績之提取參考而仍以三年一考中有顯著之長便立加擢州縣更如有出羣異才卽不妨立擢為科道部郎倘如其人倜儻雄健卽參副武員無不可放一如漢制功曹卽擢中郎郡守之列卽當世且視為重途不惟可以疏通銓法之窮亦可使各官長得輔佐之益又可廣羅有用之才為　國家克文武之用耳且功曹皆以進士舉人貢生廩生為之陞遷在三年之內卽此輩又豈肯為姦吏舞文之為敗國事而蠹兵民哉卽此中之隱利於國家亦厚矣更若吏員缺多則俸薪多獨不思州縣平日舊例中可分州縣十

一之羨者無地不有况州尉本俸自在卽或外添丞簿方今正酌劑積貯專管之員卽積貯中每年出陳易新之羨取百五十石卽官吏衙役之俸廩無所不足至如督撫司道提鎮副參則尤為不難設處蓋於闔省股項中酌除此六七衙門功曹之俸廩縱一人百金合以吏書伴當數人每員不過費二百金上下合之終有限之費設處又奚難乎獨京師各衙門之俸路為狹爾然以國家四海之富無論田畝正賦卽鹽茶關稅山澤之羨畧一通融正自不須外費帑倉一錢一粟而裕者如此則內外諸大衙門功曹盡出秀彥而遷黜又限以歲時將不特仕路壅淤之弊可以立除卽國家平日所惡各衙門缺主盤據之弊亦且不禁自除也然要之中間要領則總在選取之法責任之法考察之法精明快當為第一義此義得而仕路大通無滯矣

功　一日問選授外官之宜家嚴曰自前代議法者曲生防範設為本省人不得官本省之例至今循而未改雖佐貳微員倉巡驛職亦不得仕於本省其意蓋謂本省官本省地近鄉邇不特子弟宗親易於扶同作姦亦且本官有私礙之情蒞事有難行之法耳然究之所防之弊正有出於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十弊重為國計民

生士氣吏治之患害者匪淺初不關於地近鄉邇也十弊云何其一海內幅員萬里以極南之人遇極北缺極西之人遇極東缺路途甚有在七八千里外者縱令妻子眷數至少亦且不下八九口十餘口人况等而上之自二十口以至三十口者往往有之卽初一赴任而費已不貲又無論歲中必一一探候父母顧盼全家之費矣夫仕途來往由卑薄陞轉高官厚地者十不得二三大抵科貢與捐納者初任為多然如其積年往來京師非變易產業便屬借貸親知者不但科貢從寒士出身為然卽膺生捐納亦往往十人而五再經一赴遠任卽

債累滿身者衆矣夫周遴士途而有滿身之債負雖欲廉以蒞官而且不能自遂其本心者官一不廉而害不且隱中於國家歟其二吏爲士民師表首宜使之敦崇孝道作風化之倡今有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而一遴遠地卽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本心而離親獨往當亦非 國家教孝之道也其三一遴遠方語言不通官民上下之情俱賴通於積供役之侍吏雖至明者初至必受蒙籠欺詐之弊更若書生卽終一任而上下均受其愚弄者難以意量是官與民俱受害也其四南北風氣迥殊一遴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有去以

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是害在本官之身家也其五則路途一遠行程必淹滯時日卽曠廢職業之當多是害在廢職曠業也其六一遴遠地新舊相接當不能一一交手中間必加一署事之員卽此地之百姓隱受其弊者其端必衆是害在百姓也其七本官有長路跋涉之苦是害在本官之大勞於無益也其八本衙之役胥有遠接虛耗之費是害在本官又被於本衙役胥也其九則屬在大吏夫馬騷擾之費卽不可言是害在驛遞也第十則吏之能奏善治者由於洞悉地方之利害情形耳地境一遠一切情事素不能知

必當官而後問以知之問果能盡此邑之情形乎且邊缺陞轉大約在三四年內故遠任之員至有官階已轉而尚不盡悉其州邑之情事者此之爲弊又可勝言哉夫如前十弊皆 國家平日議恤議救之條端而皆藏於不得近遴本省例中而無能解免卽於此弊何容不思所以變易歟然要之吏易初無難事亦祇依三單之法而善行之卽諸弊可轉移立去耳何謂善行三單之法今天下原分十五省卽以十五省分南北中爲三單北單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

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大寮但論才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是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爲度亦不可過於此限庶幾公私盡便中間略收無窮之利耳倘必以爲仕本省有徇私扶同之弊拘碍難行之弊今無論昔之魯人仕魯齊人仕齊古有故事又無論昔之朱買臣張鎭周皆守本郡范文正公昔亦曾守蘇州前代更有成例不一而足亦何嘗盡犯諸弊且如 本朝北京人皆仕 王朝各省中式武科與行伍

大小武員本省無不任其試用亦不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碍也卽盛京而天下可推卽武員而文員可推卽前事而後事可推況今仕於鄉遠地遥之人豈盡免徇私扶同之員且官至州縣彈九一邑有何事權下至佐貳不過分令長之一臂更至倉廵其實下同役胥里正而必隔省除授遷轉於越省數千里外甚至有七八千里之遥哉故文官五品以下武員四品以下卽不遇本省應可之缺以千五百里爲衡而佐貳以及倉廵則應止以五六百里內外爲衡斯情理允協也

教官仕於本省此切近情理之良法也然如作教之人

往往年踰少壯而如陜西之境自潼關至肅州凡五十程但遇風雨往往途行者且六十日中間又無水程舟楫之便卽隔省極邊遠不過是而一遇此等必不能免以徒老寒生鞍馬驅馳而抑且路費不貲亦覺太難爲情也卽陜西而天下可推故教職除本邑外鄰邑皆可除授葢教職乃師席也卽本縣尚可況鄰邑乎倘鄰邑無席只宜以鄰郡爲貴卽鄰郡無席亦止宜以五百里爲度庶幾於情理爲慊耳

功一日問位置捐納之法家嚴曰無如驗貌考才行之盡實葢驗貌之法行之果實卽其人之老少靈蠢詿籍分明他日用時不惟衰殘癡陋不至濫膺名器卽姦巧狡猾之徒不至頂名冒籍欺國肆姦考才之法行之果實縱使難責以達古通今其人亦必於時事所宜曾切講究當官臨事不但國家可收明達之效卽其人亦不至自棄於冐昧無聞是亦國家卽事課實保全中材之道也然如驗貌考才果實亦正不容遽以州縣正員付之必先試以丞簿功曹佐貳之職爲當葢以捐納之開原所以濟時事之急爲寬恤民力起見今使因其貌言之不陋不癡而遽付以一州一縣之生民萬一富貴子弟姿性伶俐而驕奢貪殘卽不然而艱難不知民情不

達則是以數十萬生民之命嘗試也豈其可乎自昔宋之程明道朱文公二大儒皆以進士爲主簿唐之白居易盧奕皆以進士爲邑尉是主簿邑尉原皆正途也矧捐者但以貲進身初仕便與正途同用又何負於彼乎但是其人果有殊才克稱厥職卽與正途限年陞轉並與行取之榮卽情理平允爾若慮正印不捐卽恐急用不濟不知國家誠重丞簿功曹之選信行限年同陞之令有長卽擢更不需時卽此便爲出身正途要途世自貴之固不慮應者之少爾

功一日問國家待雜途州縣之宜家嚴曰國家既廣開

仕途以任吏且臨選又經九重之面驗面試可者卽任之州縣與科貢一體選任矣卽所以看待激勵之道奚容更有分別似宜遇有長才亦得與於行取之榮以鼓其循良之志況諸途原未嘗不得推擇爲大員而於爲州縣時獨靳其行取之路亦恐少此一段鼓舞微權耳又行取不可限於諸途而當其陞擢陛見時則必面問以時宜而實考其奏摺之明晴爲取捨始當不然旣不從聖賢之經書出身則必不達於忠君愛民之大義巧者徒餙簿書期會之末淺者且不免蹈不學面墻之陋而末路盡苟且庸鄙耳故

雜途行取與一切轉級陞階皆須親赴　京師面試奏摺爲當也

功一日問古人使過之法今日可行否家嚴曰人情不遠古今寧有異理昔唐相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以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而宋范仲淹於南郊赦書亦奏言曰懷才抱異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固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別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員或有才質或有節行卽行明加申奏以申補過之功益使過之收效視使功之收效爲倍捷倍厚是固國家磨世磨鈍之機權況如無心之過悞又或因人罣累而一旦原情矜赦使得自新在　廟堂爲天地生成之仁在國家亦收其舍生盡節之用是又立賢無方之弘義羣策羣力畢收其實效之弘猷於此兼舉並該耳

功一日問任官之道家嚴曰始之以愼擇終之以信任益任官所以辦事也徒任而不擇官匪其人曠瘝之弊所不能免然任官所以託事而託心也縱知擇而不信事事掣肘處處防閑亦豈能收羣策之效故於任大臣也第一擇諸前此親民有功之中其次擇諸立朝樹節

之內旣得其人必推心委任而視之如股肱於任小官也內官則取其勤職敢言之節外官必取其體國愛民之誠視其可用則待之以禮體而視之如手足務以忠信收其腹心之輸務以重祿養其廉恥之操察其本情矜其不及而更不令僉壬宵小得施其忌嫉擠陷之私如是則人心競奮視國如家朝廷之上百度俱舉無坐失之事機四海之中百廢俱興無覆墜之綱紀而天下之治不及於唐虞三代未之有也

功一日問考課官方之法如何爲善家嚴曰考課之法始見於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二語然道有升

降古今異宜於今且而議課吏良法須權衡於古今情事之宜未容執一成不變之說也大抵黜幽則不惟不可待於三考並不可待於三年葢不但待三考而國疵民病不可言卽待三年而國與民之受疵受病已且多矣故貪劣斷宜黜於須臾卽昏庸亦宜黜於一兩季間若陟明則縱不能三考亦須師其法意俟諸五載必若碩德偉才欲顯示激揚則但宜於本任優加褒級至五年後按級超遷爲當也何也所貴碩德偉才者謂其裨於國計益於民生且謂其足師範官方耳今若使州縣正員甫見勞績便行遷轉卽其人之才能不見於設施

國計民生不獲實受其裨益卽此已屬情事之可惜更若自太守以上至監司大吏上之賴以布宣朝廷德化近之關省會寮屬之儀表遠之係全省正佐師儒之約束而倏去倏來忽彼忽此將不但下吏百司得自放於規矩之外卽上下吏役借此滋畫緣簿書之姦附郭尤民因此滋安排營繕之費驛遞夫馬因此滋騷擾供給之煩況乎更有兩地新舊役廝因此滋迎新送故之耗勞而且卽本官方自南而之北旋從東以鶩西道路之馳驅財力之消耗其爲情事抑又何堪而欲其當官蒞職不妄取一錢實盡職分以無玷官箴而克遂素心也

亦奚可得故但凡賢員皆不可頻轉而如賢大吏果有殊績偉勳止合於本任五年內加級示旌及期陞遷卽按所加之級實授職銜而毫釐不爽便足鼓勵官方正不宜陞轉太速太頻也倘以爲陞轉不速卽無以顯示激揚酬功勸善獨不思官自太守以上卽數千里之官吏民託攸寄百十員之官師稟承於古不啻公侯之貴位已尊矣縱有殊能要之止慮才之不稱其官不慮職之不副其人也況有超遷之例乎頻轉數遷奚取也然是義語外官耳愚謂內官則亦宜然語文官耳愚謂武員則亦宜然更若卽是而推極其義賢能才德之吏既

善其職內則必明於本秩之事宜外則必明於地方之風氣吏民之情形他日邊職晉階或內或外果卽其本省本鎭本部院寺監下者陞上卑者轉高而不輕易其本局是更足使人各盡其長而尤國家用人無違其性之善道也夫

功一日問明試行取人員良法家嚴曰國家三年而特於一省數百吏中拔其操守政事之卓異者數人爲行取其以示獎勸之意至深也且行取之員陞於內者非科道卽部屬陞於外者非州牧卽府廳科道部屬進之皆有九卿三公之望州牧府屬進之皆爲司道督撫之

選其所以擔當國家之任者責爲益重其所以幹濟國家之事者學愈宜精而仍試以無用語言即所試非所用矣夫試之以實義尚恐行不副言徒來尙口之譏倘如更不以實義明試即仕宦者更不講於經時濟世之宜而不學無術所不能免安望其經猷黼黻裨到治而光國體歟是惟特重其禮制試日設之棹席餽之豐餼侑之音樂以寓旌賢賞功之意試之之法專問以當世切要之務以觀其平日究習者何如探其將來推行者奚似至其議論則但取其明通足以達意而盡革其繁縟虛浮之習詳者一事百言不禁簡者數言而意明即

足且縱是人之底蘊非語言可盡而要之識解明暗亦自可見得一斑特難盡定者在才識長而不足於文章之人耳然明人必無惑語畧其虛文而責以質言質言即數十句亦未嘗不見其人之實具也如此[illegible]試庶可得其人識見之高下而不至委任全失宜爾

培植將才

培植將才小引

國威振以兵强實振以將之得人顧如自古論選兵之法若韜中九徵武侯心書中七知論綦詳矣然要之必將才衆而後可言選又必知兵之材果可選得而後選不徒然故國家誠欲兵强威壯無如培植將才爲要領也但自昔論選將之法則詳而論培植將才之道則缺畧未備也故今通融古意僭述臆見用備培植將才之一籌而後仍附選兵教兵諸說爲國家禦侮宣威者藉鑒焉

第一簡將才

國家禦侮在兵而將才則要領也故於古有推轂之任於後且行登壇之拜益重其禮正爲重國威而愛民命爾然要之選將必如孫武所謂智信仁勇嚴五者兼備之爲當不然而亦必如戴記智仁勇三者具足之爲宜

更不然而亦必以足智多力能識變通不畏大敵者當之乃不至誤國計而棄兵衆故如古法之九徵七驗皆選將之艮規後世縱不能盡行正須參行其間而如宋藝祖與李世勣之選將每取於氣體偉健之人雖不可執爲定論要之薄命之夫不可與共功名委瑣之器難與享人世間富貴顯榮是亦一說不可廢也

重將權

御兵衆全在法明令肅賞罰立行故古人推轂之禮曰閫以外將軍主之而孫武之書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國家但係簡任專征之員雖在副將參將亦必以一兵

大權付之無論偏裨不可以輕撓卽地方大文員亦不得輕撓且卽本提鎭身不親臨亦不得以文法遥制而朝命則但責其成功而不從中沮隔兵誌曰將能而不從中制者勝此之謂也

瞻將財

武員與文員用財之多寡費省原自不同綠武員延幕賓養親丁製精器製良甲搆良馬延教師旣費財不貲兼其廣求智討之奇士厚資驍健之雄才搆生諜而買死間賞奇功而犒勇士更非可以意計而筭定者乃今則文員方且苦於公用之不給私顧之多艱矧如武員

俸祿有則空糧盡革方且於逐年支應之資苦於經營之多方矧如僕馬器甲能精且良乎更如養士延師買間搆諜果能盡其方乎夫將固在足智多力然使器甲馬僕無一勝人又無厚給之壯丁資諜之通材且敵情之不知盜形之無聞而欲以臨敵對壘成必勝之功勳也能乎一不能而耗國家之財滋昇平之費卽且費將來之補救曾可勝言耶是宜於政本兵謀徹底窮究令前此積習之隱弊盡淸而久安長治之令圖一新則此一事也是最兵政强弱勝負之一大關鍵所宜鑒前而善後者也

教將畧

智愚得於天禀將畧由人本智曾可以人教乎然如好學近智勤教斯成士苟禀性不至迂濁而能志向專精迪牖眞切加之以詩書之啓發師友之切磨卽中材下士自可頓易其顓蒙固陋之習而日進於精明通達之途矧秉警敏之姿具亨牖之造而在上位者果能玉成造就之盡其力而得其方有不卓然成當世可用之才乎故如每提鎭副叅營皆須擇通文理識字義熟騎射之武科目爲將副而限日令其啓牖本官與督教標下兵丁熟誦勤講孫吳二十三篇學習伎勇計此二書無

二十三篇時文之長不過四五十日便可於習伎之外敏鈍皆記習明卽至鈍亦不過七八十日甚至百日以此資兵將之智若能功過分明賞罰不僭孰無靈性卽不但將領中可出將才卽作輔將之科目亦可通於兵意而滿營之兵士中通於孫吳者亦當接踵而出矣此眞振刷將才之一大機法也

設將副

鳥必兩翼而後高飛人必二足而後遠到大將而無朋輔猶車之無輔也居奚以資籌策行奚以資居守戰奚以備本將之應援疾奚以代本將之偶缺乎故輔將必

不可已也況近日之將多出行伍固有位至提鎭而文
義之不達者文義不達卽不能讀孫吳韜畧等書矣此
等書不能讀安望其能明了兵旨乎兵旨不明將平日
奚以訓練兵衆成必勝之師而臨陣又奚以出奇制勝
成爲全之兵乎是故此輔必求通達兵書嫺習伎勇之
具才而後可且如同辦軍務正將出謀而副將參籌歷
之歲季卽才智之優劣可以明見或正將才遜其長卽
以副將擢爲正將或正副才智俱優則俟正將陞轉而
副將補缺又如正將偶有他故卽此副可直代其乏而
如副將才具不勝正將與或他日不能勝此席之任在

副將以下者總兵得以立題在總兵者提督得以立題
若在提督總督得以立題總之正副二人必得一通曉
兵書兵旨之人固不宜單用行伍區區伎勇之粗才也
何者勇而無謀以之作偏將裨領且恐悞軍機而陷兵
衆況提鎭副參獨鎭一方當邊疆禦侮之任乎故凡獨
鎭之將領上自提鎭下逮參守必正副二人有一通於
七書之意旨者然後平日可資講究臨敵可資謀畧卽
軍士且時時可資問兵事之機權借作知識之開發而
諸營中可望出通明兵情之士卽將來之將才可漸多
耳由是以權正將縱不得通兵書之人副將必不可不

用通於兵書之人也然以前此相沿大小將領十九出
行伍之選卽武科目雖云曾讀兵書要之明其旨而可
見之行者亦百不得一是故培植眞可以輔將之才必
備盡其法而後可冀於實才漸出也其法或宜於卿貳
中擇文武兼備之名臣作兵部尚書而侍郎郎中必取
通明經旨實才凡一切選至可造將才之英平日爲之
講習兵畧教習伎藝而於　京師大操時卽令其身親
閱歷或不妨暫行掛名隊伍間同衆較閱視其中智優
伎長出於衆人者則奏
御更一面試量其才品高者發往省提鎭營中以次作

輔次者發參遊營中以次作輔又其次者以次發往守
千處作輔旣資將領之籌策且備將領之缺乏更便於
教誨兵士之智勇而督其時習庶幾智勇兼資之才將
浸浸生於四海坐鎭之內滔滔出於四海營伍之中耳
若以爲兵部兵政攸關不暇爲此抑思近來武選皆經
御試定用舍黜陟兵部特司一時之文移符牒耳文移
符牒固一二郞中員外之優爲也又奚不暇爲此之慮
歟

答問募兵

功一日問及於兵家嚴曰兵非局外所能知亦豈局外

所能言始語其理今之論者咸謂後世招募之兵不及周制井兵之善是固然矣然却要知中間互有短長井兵長多而短亦不少募兵原短而亦自有長總之其强弱視簡練之得法不得法簡練之得法不得法視將帥之得人不得人而將帥之得人不得人則全視廟堂政令之得當不得當而已況後世田不井授萬不能變今之短以從周長則亦務於精簡練擇將帥不失有周兵意是即備虞之師制勝之道耳 功因請詳其說家巖曰兵之大害第一在銷耗國力於不貲第二在欲用而難集之使衆第三在不用而難散之歸於農亂耳周之兵

從農出平日少養兵之害是爲第一大利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人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爲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也是爲第二大利司馬法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兵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夫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止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

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一十八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惟其如是故不惟可兵而不調者不難使之自安於農即已調爲兵而欲以不用亦不難使之爲農而樂於自歸是爲第三大利矧將帥皆通於詩書禮教之人士卒無非橫經負耒之士不亦視後世鳥聚烏合之兵之難養而抑且難聚難散者勝十倍耶故周之兵制視後世募兵眞爲長也然一際昇平縱蒐苗獮狩舉不失時要之徒成故事二三十年而武備弛於朝野承桑氏之遺禍往往隱伏於此而莫可收拾不且視募兵長多而短自

不少耶募兵招四方流蕩不羈之侶逐日給必需之餉且壯勇非一猝可致必須募之積年教練非一日可成又須遲之歲深日久之後當其用人人挾桀驁之志而往往難馴及其不用安坐食太倉之粟而猝不可遣民力已竭而養兵之費不能已國力已罷而餉兵之財依然如常一議減議削而大釁即起於崇朝者往往而是且將帥十八目不通於詩書心不通禮教而士卒則十九頑梗而難化唐宋五季之交往往爲國家伏不測之患募兵之不及井兵豈不彰明較著歟然如願招募者始編伍籍亦不似井兵按戶抽壯之强人不欲也得此

可以專教亦不似井兵[illegible][illegible]僅循常例也且應官差
者盡素不安室之侶若仁錄於卜入寡骨肉鄉井之戀
抑且父母兄弟陟岵陟屺之傷爲少山陬海澨無在非
可家可廬之地而少安土重遷之慮亦不似井兵之嗟
予子嗟予弟而往往然靡室靡家也卽募兵之視井兵
不亦短多而亦自有長乎況乎如能講於統兵營伍之
大將偏裨但坐鎭之地皆給田爲補足賜賞之用且可
寓屯兵於安插鎭兵之中卽井兵之利亦止可於中少
寓一二分歟然要之兵氣之强弱皆視簡練奚似不關
兵之出於爲井爲募也簡練之得失奚似皆視將帥奚

似亦並不關兵之出於爲井爲募也而將帥之得人不
得人則亦並不關爲井兵爲募兵而止視政令之得當
與不得當耳蓋誠使簡練得法井兵可强募兵亦可强
不得法不特募兵易弱卽井兵亦易弱將帥得人不但
井兵可練募兵亦可練不得人不獨募兵不能練卽井
兵亦不能使之練而如選將擇帥信賞必罰是則所謂
廟堂之政令而擇將練兵之樞紐也誠使廟堂之上精
神所注禮際所加酌古準今一準乎二帝三王愼重惻
怛之意卽三代以後之將正可得方叔召虎之元老而
三代以後招募之兵亦正無難比隆三代仁義之師而

克壯其猷不然而廟堂不講於兵事之相關並不遵古
聖王擇將任將之規愼重惻怛之意而一任其意爲輕
重厚薄卽共和之賢後能佐宣王於中興前且不能爲
厲王捍患而禦侮以至於喪國而亡身故將帥得人不
得人全視政令得當不得當也
功因請問簡練之法家嚴曰簡兵之法七書史策中多
言之而如晉馬隆其詳云云明陶魯其詳云云簡兵之
法最簡明的確不分今古皆適實用也然此以備選鋒
則可耳大將所資需用無方探採則資敏捷間諜則資
膽智守險則資堅忍爨炊樵採則雖粗濁魯鈍無不可

用不獨攻堅之資勇悍也況乎百夫之勇百不得一千
夫之勇萬不得一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善用人
者因其材而器使之則軍無廢事人盡有長卽短小跛
躃無不可敵一長大健捷之足濟乃事正不獨粗濁魯
鈍也是簡之之道也練步兵之道七書史策中言之尤
詳而加前明戚南塘紀效新書則簡而明切而質無泛
務無花法近時用而合時宜可與七書參劑而用也然
如七書長於車南塘長於步蓋古戰以車而南塘習於
南方山川之鄉故於步[illegible]言夫中原平地之中塞外
沙漠之境則騎戰爲長且如近時對壘之局則火砲爲

先況復時有不測之水險峭之山更有難測之雨雪無水無草之鍋壁歟且自古未有兵不習將臨戰易親兵用客兵而能保長勝不敗者故調客兵頻易將尤兵家之大忌也必也用車以佐騎則練其妙於涉險便於負載易於安營進前可以禦火器而退後則尤可恃為自守之計其制宜參古今之法其用宜酌便易之方也用步以佐騎則練其真可為騎之前鋒真可為騎之守衛可供騎之樵採炊爨更可為騎助聲威而出奇陷陣於無方然後佐騎而相濟為用也至於練騎兵之法則先挑伍馬使各色為隊以按方而齊色次選壯以備戰突

而齊力次習於旗幟之間以齊其目次習於炮銃金鼓之間以齊其耳又次習之渡深水上下山陂又次習之耐饑忍渴以齊其筋力忍耐之性至於衝鋒突陣有進無退此尤切緊之用也則尤須習諸大操跑營出沒隱現金鼓砲銃之間以齊其不懾不驚之胆庶乎馬多可用足助兵鋒耳而如馬上之兵則隨其所用每一小營各習一器而不必限於一格要之長刀（視平常腰刀須長數寸）精射則首重之藝而如馬上遇戰則短銃銅丸如日前西番所用之伎尤宜備諸戰酣之時習之搶攘之際也蓋戰既時久忽得手銃一番震擊出於不意即取勝可冀

耳而如平地之火砲則亦須習諸山城上下之間馬上之火銃則尤須習之馳突之會庶乎臨時不至乖戾未嫻耳然如馳騎突營飛馬挾人藏身鐙裏跳騎奪刀則精選蹻捷練諸騎上習諸平日是亦兵家出奇制勝之道耳又番夷之性能耐久戰其狡猾之伎最慣偷營是又宜妙選健壯細試大膽給以倍等之養設之踰格之賞用收奇功於尋常勝負之外者然如五間之用是為無刃之兵不殺之威功倍於接刃效奇於力爭者也是惟不惜財不爽信善購智能精別虛實乃用間不至反為間用斯推上智之用耳誠如是也不惟步練車練而

騎兵亦練且不惟騎兵盡練即出奇陷陣探哨間諜之士更無不練將有不戰戰有不勝之理耶不如是者戰有長勝之理耶故曰兵之強弱視乎簡練之得法不得法也

功因請問選將之道家嚴曰此最難言即七書史傳中亦且言之詳矣然要之首在英主誼辟明於兵計關係國計之輕重奚似將帥關於兵計之輕重兵民之命之輕重奚似博求諸文武諸途之內豫儲之遍才奇士之中不得其人則百方以求其得既得其人則多方以試其器（如太公九徵武侯七試之類）審其可用即以古命將推轂之法

待之付之生殺之權但責其成功而不從中制優之購賞賜予養壯之資務足其必需之用而不考其用之何地微之細故所必畧譏誚忌嫉不能行遠其功勳就則實按五等之封爵不吝其祖父子孫之推恩總之待之以誠而不徒相尚以駕馭之術馭之以富使彼無煩營心於貨賂取索之爲忠信重祿二義兼該而並施文武體羣臣之大經大法正古明君誼辟將將之大經大法誠如是而將有不得其人乎將得其人而兵有不精不練乎故曰兵之簡練不簡練視乎將之得人不得人而擇將爲兵家第一要務也

功復請曰如是則練兵止視選將矣而曰將之得人不得人全視政令之得當不得當何也家嚴曰政不書一則君心游移其選之也不難任其意之喜怒爲輕重令不素定卽上無遵守其任之也又不難薄生於心之所輕忌生於意之所疑夫天地間將才難大將之才爲尤難不儲不可得儲而不選不可得選之不博不可得博選不精不可得得而不任猶不得任而不信猶不得信而不假之不御之權資之足用之財眞如腹心之託不參宵小之間僉壬之譖而並不疑其震世之功威武之名終不能使長才偉抱自展於經營厝注之間而收文經武偉之全效也故必先明兵事之重大愼守千古聖訓與祖宗選將待將之大經大法如憲章之不可少易而以愼重惻怛之意將之夫然後長才偉抱乃可自展於經營厝注之間卽四海有志有識之彥人人知舍偏求全棄小就大不甘自域於三代以下區區智名勇功之士而卓乎望古命世之英以爲歸耳蓋政令一成而規制不易卽廟堂之上有道揆臣民之下有法守有道揆而上自知所循有法守而下斯知所趨不獨元老壯猷可得之專閫之間將人才風氣且日進於醇備卓犖行伍習尚亦當盡變其桀驁偷懦之舊而偏裨士伍盡

鼓成將來可信可任之器於無窮國家立法定令而至於如是之包涵深遠不且兵氣旣處處可望於有勇知方卽國脉可望於祈天永命而國家之所得爲多耶故曰將帥之得人不得人全視政令之得當不得當也嗚呼兵者國之大事將者兵之命脉將之關於國計猶相之關於國計也而其視乎政令者如是君人者亦惟是於選將任將之道細講愼守而已

豐川續集卷之六終

豐川續集卷之七

積貯

積貯論 雍正丙午年稿

積貯一事國家第一重事大事究之成今日第一弊事虛事天下事之可歎可惜者莫如此一事也何言第一重事乎民爲國本食爲民天不亦重耶何言第一大事乎積貯關生民之命而其實國家之命不亦大耶重大矣何言第一弊事乎義倉之積粟輸自里民常平之積粟糴自里民運自里民無一非出自民財民力也乃細按其實則平日借義倉者半非本輸之里民且或至里

民竟不得借凶年而賑則本輸此之里民竟不得沾升斗之惠而盡歸假名鬼冒之開銷是則義倉之顯弊也而隱弊正復多端常平之積雖本出官糴輸自捐納究之始糴之粟均攤里糧而短價重收長輸遠運亦皆里民備受其累至於秋夏麥穀兩糴亦莫不然而實按平日之逢春則糶則富商大賈市井奸徒十居其九僅留一半分乃及近倉窮民耳及乎凶荒則其弊更甚於此是則常平之顯弊也而隱弊亦復多端卽此事之弊孰弊於此乎弊重大卽失實甚矣而且以爲第一虛事何也蓋弊尙半歸於積貯之間而虛則全歸放賑之日也

義倉皆里民節口縮腹之實輸而平日借貸者則半屬冒假然是尙半虛也至遇荒則監貸放賑者志有所存但遇有田有屋之里民輒假之功令曰貸賑爲饑殍也非爲富民尙有田屋卽富民也奚得輕與於是前節口縮腹捐粟之里民竟毫不一及焉至紳衿同在里甲皆有田糧則亦皆一例與齊民節口縮腹輸粟於倉及當貸賑則又假之功令曰貸賑濟流殍也非爲紳衿也而此與齊民一體同輸之秀才縉紳更不得與夫國家之殷殷積貯者奚爲乎非以此有田有糧之里民平日供賦稅供力役耕稼而戴君是乃國家之攸賴屬國本乎

又非以士爲國秀旣同齊民力穡供公其人而良卽行止足以表風其人而才且足爲師爲令更上之爲文武大吏足以經邦奠境是爲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尤爲國本攸賴耶且又非以天行之水旱失常田無所獲得一賑濟然後所爲國本國秀者不至流離他鄉塡委溝壑損傷國家元氣也今乃賑濟獨及流殍而不及此二項人卽無論其輸之平日供之平日者是爲徒勞徒費而莫之念失國家報施之平又無論同一荒歉豈餓殍之田獨荒而此有田有屋之士民其田獨不荒歟非原情推心之恕更無論餓殍之流離死亡可惜而此平日急

公奉上之士民其流離死亡獨不可惜失一體同視之
仁卽其於國家平日所恃賴以爲本根而將來仍與國
共久同長之士民反棄之若遺而曾不得比於餓殍之
救是豈協於治理輕重本末之權衡歟是則積貯一事
究源窮歸卽天下之虛莫虛於此矣夫國家殫無限心
力本期以實濟生民爲國計本圖也乃徒耗生民之才
力曾無裨其饑饉於毫釐徒耗國帑之財貨徒竭當事
之心力終無裨國計於毫釐而徒及於流殍況所爲流
殍者究之半鬼籙而半奸徒非盡實人實口乎是國家
費如此心力而結局處徒成一奸徒欺罔之局卽此一

事之重大可歎可惜眞豈過是也然則流殍不當賑歟
非也王者父天母地而子萬民自應一視同仁安在有
一夫可遺者然必輕重有倫且眞假有辨審其虛實或
粥或賑恩波及之是爲當耳至如一切輸貸糴糶與夫
一切賑饑濟荒之道則積貯本期利民無先累民賑貸
荒歉爲其田畝不收但當論其荒之爲眞爲假家之饑
與不饑而無分於有田無田爲士爲民義倉也逐年出
放則禁令無借於本非輸納之戶其遇荒則但令借於
本輸之士民俟歲豐後仍帶征於三年之內常平也平
日秋夏二料之收糴則宜按試增價盡取諸市無似前

此強派里甲至逢春而糶皆以十分出三爲率存二出
一以備凶荒至荒年出糶則務計收成之時按其久暫
徐行出糶無令市棍奸胥獨擅其利毋去收成尚遠而
遂至無粟可糶又如賑粟則以十之七八賑有田有糧
之貧士民十之一二煮粥濟流殍而亦必兼及有田有
糧之饑民饑士總之虛實必稽奸宄必察情欲其均討
欲其長必如是也平日之累民庶少荒歉之蒙惠嘗實
當多而且其中藏有大美遠圖者義倉之粟本宄之終
在常平之於官民無不兩利將此一重大事者弊縱不
無要之終不至於太甚虛卽不免要之終不至於盡虛

卽可歎可惜終不至於前此虛弊之至爾

積貯賑末議

積貯關公私上下之命國家事莫重且大於此者但如
十弊不去而欲此事之有利無害一戚不壞不可得也
去十弊如何　其一積貯原本古人常平遺意舊例常
平糴糶皆視市價增減二分今縱使糴時不能視市價
增二分亦須令州縣按時價平買不可短價重收遺害
小民　其一麥粟宜平買於市不可強派里甲令其既
抱短價重收之冤兼受自遠運送之苦（能實行上二條則累民之弊可
除）　其一所積之粟凡米穀麥豆稻五種皆收不可拘於

一色所以除碧於須備之弊其一積貯須官自建置倉場萬不可
散寄各鄉廟宇令有濕漏鼠雀盜竊諸患第一圍墻宜
高且厚第二各倉宜相去丈餘又留餘倉二所一防火
災一備輪倒霉濕一備日後逐年增益而要緊則不可
開上有天雨下有鼠雀濕爛旁有小人盜竊之隙能實行此
條則三漏中弊墻大半可除其一建倉須擇州縣中高亢寬潤地方
一邊修倉一邊卽可作場而前面一邊卽修管糧官衙
署蓋既取照看晒晾之便亦取管者易於收守盤查能實
行此條卽失於晒晾守護查勘之弊可除其一麥粟縱定每年出陳易新之
令然亦必四歲而後能一週入倉之粟皆宜乾燥至於

米豆稻三色但遇不乾卽宜更加晒晾不可令其攙入
濕物致有霉壞壞必責令管員賠補能實行上四條則霉孳之弊與損儲
之弊可以里除其一倉糧須停分爲二項半爲常平半爲義倉
蓋但行義倉而不行常平竊恐義倉一分有五之息除
補益前此修倉之費逐年管糧官吏衙役僱覓人夫之
費外留者無多久而此事之浸隳若但設常平而不設
義倉却恐此倉之設止於利國全無益民之意非國家
平日重愛民生本心故必設義倉以濟無錢之民又必
設常平以爲生息帑藏之計也而如義倉邑中舊無民
輸之粟與或有而不多則分常平補足又如常平本亦

不足則發帑及招捐足之能實行此條則畸重偏枯之弊可除其一兩倉
糧米每年貸糶俱以十分之三爲準取於防水旱之不
時而公私兩利能實行此條則頓空無備之弊可除其一各省皆設總儲
一員總掌一省積貯凡地方管糧之員一切或糶或貸
及收納已完與夫每歲二項生息之數各須申報總儲
總儲亦逐時差人下州縣採問市價切不可令州縣干
預其事仍蹈前此弊轍此條本常平平糶之意參以劉晏之法能實行之卽欺隱之弊
可除而生息之利亦無窮其一管糧之員或州縣原有縣丞主簿典
史等員則擇或丞或簿一員專司其事如小縣僅一典
史則特設主簿一員其俸則麥米六十石豆十石銀三

十兩共成百數視知縣之俸更宜加厚如眞才能辦事
而有功則五年期滿卽陞知縣若有罪則法亦宜視常
法加重一倍蓋重其俸而優餘其功者原爲重公私上
下之命而定其罪獨重者亦爲究不知此係公私上下
之命而負國家獨厚此一小吏意也吏書二名衙役四
名必擇年力精壯有身家者每人歲給麥米六石鹽薪
銀四兩共成十數能實行此一條則不特事無專責之弊可除卽侵欺肯竊之弊亦自當少
總之歷稽天道五六十年必有一大荒歉二三十年必
有數小荒歉當其豐則粒米狼戾而不知惜當其急則
在公一二萬石便係一邑之命在私一二石便係一家

之命故古之聖人叙範以食首八政論政以食為民天也況國家巳裕兩倉基本則積貯之原泉巳深兼際今四海太平又無銷耗積貯之實誠更能嚴禁燒房不令大耗四海之粟変更慎重積貯之法而不令更蹈前此有名無實弊轍即三五年間倉儲日益而豐凶有備矣雖然去十弊特計州縣積貯之法爾至如通融計度將來一切提調稽查與荒年賑濟則無如各省俱設總儲而在京仍設督儲總掌天下積貯歛散提携之權又細心詳計出陳易新之法平酌荒歉賑濟之方義倉止許貸有田糧之士民而亦不須竟賑以空粟本賑與煮粥

止於常平中酌取亦必兼及有田糧之士民爾何也積貯一事最要緊在荒歉時足為貸賑施濟之賴以保全此足為國家依賴之士民是為關上下公私之命也然如當平日逐年歛散出入之時若但用州縣互相盤查則止成虛文究之大吏不擔責委查之吏無專任本來數目之足不足不能知中間劣吏之侵蝕與否不能辨此日看守糴買之害盡在民而他日荒歉時貴價私糴冒破開銷之利盡歸吏且當粟價貴時大吏往往借端取索州縣亦樂於借索供奉到結局只消用得一筆開銷而究無濟於公私緩急之需爾且不俟他日也即現

前二倉出陳易新可以小益斯民歲益國儲之永利亦為貪婪州縣取利之媒弊根終於莫除是維各省既設專管總儲大員而在都仍特設督儲一大員令凡一切倉儲之歸州縣者皆宜詳開倉塲中倉數糧數並每年兩倉貸糶共數若干息若干增入若干逐時逐年申報本省總儲總儲則各據所報彚報在京督儲衙門每三年總儲到任之后即差一佐一廳下州縣抽二三倉實盤一次俟通盤后仍行報明在都督儲次年督儲奏請每省各差廉幹品官四五員下各省抽報抽盤但有虧空即州縣糧員與總儲處分俱在所不貸如此則本管

虧空欺隱與大吏脅取之患或當少耳然又必嚴飭每年義倉出陳易新常平之為糶為糴皆以十分易三為度而義倉必實借之里甲士民令出一分五釐之息以五釐為經管官吏之俸鼠耗晒折之補以一分歸倉為每歲之增益常平則總儲既設必定嚴規州縣糧員一切糶糴必二十日一申報總儲總儲亦二十日必差人下州縣探聽價置無幾劣吏之侵食欺隱或當少耳倘疑總儲二十日即使人下州縣探價類於煩瑣不知郡自簡易蓋如陝西分東西二總儲一總儲所轄不過六七十州縣而每年使人亦止二三兩月七八兩月十月

十一兩月合之亦止六月耳若委一人分任一路十三
四州縣止須三十日便可一去一來尙有不消三十日
者總之一人一月可於身任之州縣一週轉兩月卽可
再週轉總計兩月兩週轉卽合之可得四番經由所任
之州縣日覩市價而實書於册也如此卽州縣申報自
可不至揑空駕虛而擧一省差派計不過五六幹敏人
卽可足用但須所遣之人日給三人之廩騎乘得騎驛
馬而功罪賞罰則毫釐不以假借爲當耳而如常平所
糴之本利則亦仍令於夏秋二料後盡糶成粟以益倉
儲總之兩倉之粟州縣糧員不得乘貴暗糶暗糴則五

石以上卽以贓論如此則吏計雖巧侵欺固自難施也
至他日逢荒貸粟則止宜實査其家之有粟無粟爲貧
爲富更不必分於田多田寡爲民爲士以副設倉原爲
保全國本本意則尤要義也葢國家版圖有田有糧之
士民正所爲國本之民而凡云歲荒正以田皆不收而
荒豈可令有田者不與賑貸而士則吾民之秀也又豈
可令賑貸獨不得及且前此義倉之在公者皆士與民
同輸卽常平之積貯亦皆公糴之士民有田之戶而遇
荒歉則獨聽此兩項人饑餓流亡曾莫之顧而盡蠹於
貪黠胥吏與市棍之手豈情理之當乎況凡係田宅之

民不惟國家平日一切賦稅差役之攸賴卽當歉而貸
之粟彼田畝尙在將來豐時仍可以徐償而官倉粟本
且可永存故貸粟尤以單及有田之士民爲公私兩利
情理允當也至或賑或粥則查明士民雖有田宅而家
中口衆而實無儲蓄此輩人戶縱是義倉借貸最多亦
終不能給荒中十一二用故又必使之與於賑粥二項
之中庶幾可使此永爲國家恃賴之倫不至流離溝壑
耳至若平日本無田宅之侶則前此無異流亡逢荒不
奔走他鄉則悉成餓殍國家一視同仁使與有田宅之
士民一體賑粥則爲弘澤必若限以賑貸專及此輩而

凡有田宅之民皆不得與將不惟粟本易竭情理未協
亦且徒爲奸貪吏胥開冒破之路耳故積貯一事以嚴
革十弊而三漏可免尤以公酌賑貸而粟本不至盡耗
於無用施濟乃協於大公至平也不然而在上不專設
提調大員又不嚴定荒歉時賑貸煮粥之宜縱去盡十
弊究之國家經營之積終歸不肖官吏假冒蠹蝕而公
與私終不實享其益猶之乎揑報虧空失　朝廷積貯
本意爾然凡此之弊當事之有識者靡不知之亦靡不
加之嚴防而近來毋一逢荒貸賑則往往不及士民有
田宅之戶而止及流殍卒使此一方之國本凋殘而國

儲亦並耗竭而國恩冐破於無名則又何也則以原
勅中有須查眞正饑民無爲奸豪冐領一語而不肖州
縣便借此言爲侵欺刻扣之計遂至國家積貯備荒本
意與兩倉粟本盡失耳蓋如貸粟在有田宅之士民則
荒後當仍責之還官此旣不易於開銷卽使賑濟煮粥
而於士民兼及亦尚有形蹟可考惟盡去此兩項人而
單及流殍則十七八屬莫須有之倫耳虛實從何處查
勘乎無處查勘乃可合公私上下之奸貪任情舞文欺
弊矣蓋這輩人不畏鬼神不計子孫並連自巳之前程
禍福不顧尚何暇計國本之利病粟本之盈虧爲之深

謀遠慮乎故義倉一項止宜貸之本輸之士民卽州縣
無士民本輸之粟亦只宜於官設義倉之儲貸諸士民
自有田宅之戶而責之遇豐還倉爲公私兩便至或賑
或粥亦必於有田宅之士民公同審實果如窘於朝夕
皆令一例兼及然後可與此足爲國本之士民不至流
離凋殘且卽不肖吏胥中間不免侵欺而要之法明令
定自可於國本攸賴之士民保全於凶年饑歲者多也
雖然此特言州縣兩倉之賑貸耳至於 朝廷發帑令
運隣粟差大臣監賑則終無盡善之良法亦尚有弊[illegible]
之一法在焉不可不知也蓋如差自京師則至公至明
之大臣身臨州縣亦豈能悉士民之眞僞眞饑實有實
無亦止憑州縣開銷爾若於荒始當州縣或粥或賑時
卽嚴勅州縣守令必合本地紳衿耆民公同按實詳定
地方饑户口數卽實饑當多鬼冐當少京員到地方日
卽取其底簿按之施行當自可得大半眞恩實惠及此
足爲國本之倫而不至盡有名無實耳

裕國便民餉兵備荒兼得之道

國家建都燕京廩官餉兵一切仰給漕糧是漕糧者京
師之命也然其糧米則倚辦於江浙湖廣之南北至近
在二千里外遠者且四五千中間公私不貲之耗至有

費過本糧原額一倍者更如江浙歉收而米貴盛京豐
稔而糧賤卽計南糧一石到京止可値四五斗之價甚
至有止抵二三斗者究之官廩兵糧毫釐無加而南民
國力徒耗於無益之處耳然而其法終不可易者漕糧
係京師之必需固不暇顧國力與南民也且中間更有
未融之獘存者地方百里便有雨暘不均之時卽二三
百里間便有收成厚薄穀價貴賤之異今如近京者適
逢豐稔方苦無售粟之路湖南北江浙遠鄉糧價適以
歲歉獨昂而以功令所限不得不竭公私之力供運則
又成豐凶皆病遠近交窘耳以此通盤打算似宜準當

平之義通爲酌盈濟虛之計也其法於江浙湖南北近江府縣以五六百里爲度自淮陽以下至山東北京近運河州縣以二三百里爲度（緣去運河路遠不通舟楫之處必須車載故只近爲貴）各於水次州縣築倉於豐稔粟賤時江浙湖廣則如平糴之法收糴稻米自淮陽如山東之界則亦如平糴之法收糴麥粟其分管之員或即擇取河工之剩員與或另選才能其統攝則與各州縣一切積貯統歸各省總儲凡積貯之所皆設大武員添民鎭守而其提携則外責之總漕總儲內責之督儲統計諸倉所貯之麥米大約合近江近運河之積覘每年南漕運都之數始則

以足支二年爲度俟漸次常平法行糴本日增必期於足支五年七年爲度蓋備預欲寬不欲窄也又必令凡供運州縣與近運河三百里州縣須逐月具天道旱澇粟麥貴賤之數申報總儲總儲即以達京都儲衙門彙定案卷以便逐年查勘與將來隨宜酌量撥支其支撥之法則供運之鄉但係米價至九錢以上管領官即申報總儲總儲即移咨在京督儲令其按米價賤處酌撥運京其所折之價統計花折米價與一切折耗公私脚費每石總費若干始可到京則亦每石減二錢直統送代運之鄉俟於夏秋后仍準常平例增價糴入本倉報

數總儲並達在京督儲倘如近京之省偶逢荒歉粟價貴於南米即於南倉不妨就近地儲倉撥發又如近江近運河之省或南豐北歉或北豐南歉則即差正員載豐鄉之粟以赴歉鄉亦準常平法減價而糶明　朝廷溥惠斯民之意庶歉鄉稍濟而粟本亦益公私兩利爾更如總儲既設各處儲倉與州縣各小倉皆設專管之員儲倉則以十分爲率每年以三分作常平糴糶（蓋倉儲粟多不能出陳易新但可抽二三分糴糶也）其官吏之俸廩即出自糴本之羨餘歸常平糴本各州縣小倉則以十分分四爲率每年留二分作備以一分作常平糴糶以一分貸貧民（小倉粟少故可常平亦可出陳易新也）而貸法則定以加一有五之息還官其

所以必用此微息者一分息增作糴本五釐息可爲官吏俸薪與雀鼠搬運晒晾之折耗蓋民間私貸少加三分至貸銀糴未成之粟則不止三分矣以一分有五爲息固民所樂爲也但須厲禁官吏之勒索斛面斗子之遺撒重收賣票入粃諸弊耳如是則遠近公私又無一不利矣再如京師水利大成可以變折漕糧近京沿河倉儲積蓄豐盈將三五年間江浙近江之鄉山東近河之地與北京都會可永無粟貴粟賤公私兼病之患然後計便折南漕之米隨方糴北方近河近京之粟即便

民官國餉兵備荒直一舉而四得也然如儲倉總積之
粟以十分爲率湖南北須儲足三分半山東一帶須三
分半江浙江西等數省只以三分爲率盖湖南稻米所
出常賤山東但值豐年麥米諸豆所出亦常賤於他鄉
但山東省内通運河之路不多運至儲倉不易爾是惟
詔地方官凡水路可通運河之水道撫與知府査明題
請官自議法請旨破格或招捐修濬而不至累及小民
爲貴耳倘如慮小麥難充南米獨不思人情所喜麥食
爲多今觀京師食店麵餅十七米飯十三卽可知人情
之共嗜況餉兵麥米相兼自古之制嘗觀漢趙充國傳

有一馬負二斛四升米八斛麥難以追逐之說卽是以
推古之餉兵且原麥多於米也今不過十分中用一半
分以麥抵米奚不可歟又若疑粟米不可抵南漕粳米
殊不知粟米之味原勝南漕赤甲之粳且山陝河南山
東等處之兵盡餉粟米何獨北京不可兼餉粟米耶雖
然此特書生臆度之見耳至於斟酌損益務期法在必
行行之永永無弊則在首擇都掌管天下常平之督儲
與外之總漕及各省總儲之亡七八大員務極廉公明
練之名臣如劉晏輩爲第一義也不然法雖良非其人
且行之無效徒紛紛多此一事爾

賑貸羣議附

一議儲蓄惟積穀可以備凶荒賑饑恐而民不至於流
移如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
轉漕唐開成元年戸部奏請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添
貯義倉又宋浙東提舉朱熹言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
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
後逐年斂散或遇少缺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
凡十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厫雖遇凶年人不缺食明正
統六年置預備倉民有饑窘卽時驗實賑濟如逢豐年
仍依例給支官銀收糴備用嘉靖六年詔各府按司道

督責有司設法多積穀米以備饑荒仍倣古平糴法春
放支以賑貧民秋收抵斗還官不取息如現在米穀數
少各將貯庫銀並問過紙贖銀秋成委官糴買府以一
萬石州以四五千爲率縣以二三千爲率明立簿籍稽
査如遇凶年減價糶於貧民　一議停蠲歳値大祲公
私俱病惟停蠲則民雖厄於無所入尤幸於無所出永
樂十九年詔自十七年以前各處逋欠稅糧稈稞鹽稞
馬草等項及十八年被水地稅糧悉與蠲免宣德八年
凡被災地方自七年以前逋欠詔皆停徵蠲免嘉靖十
六年被災地方應免錢糧已徵者准作本戸下年該納

之數未徵者照例蠲免何者民間殷實戶間有積聚尚堪補一家食指並宗族親隣枵腹稱貸者惟常稅不蠲其素藏遺粒悉供輸納而貧者旣稱貸無資又征求不已富者不至於貧貧者不至於流亡不已也二三有司或拘泥常限預期徵之或恐完數不及碇其遷轉停蠲之旨方下而稅糧數計已完竟使朝廷恩澤徒爲虛文民轉展溝壑惟速議停蠲庶聖澤不孤民沾實惠 一議賑濟漢文元鼎二年江南水潦遣博士等官巡行有捄賑饑民免其饑者具以名聞宋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饑咸平二年出粟八萬石賑兩浙貧民

明嘉靖三十四年歲祲詔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饑民蓋賑濟所以賙窮民無告者生借無路坐以待斃賙之期宜急賙之法宜均 一議撫恤宋天聖七年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俱令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間田處之仍令所過人給米二升 明洪武七年詔各處人民流移願歸鰥寡篤廢之人貧難存活者有司勘實官給衣糧養贍宣德五年各處百姓因饑逃移者行布按州郡招諭復業仍善加撫恤免其戶下稅糧雜差蓋民以水旱災傷生活無計差稅無辦倘遇賢有司多方賙濟設法撫綏緩其賦役寬其逋負尚堪存活萬一他邑流移至

我疆界要必禁諭有術招撫有方不願復業許令附籍思返故鄉資給路費此亦釋盜睦鄰之大義也 一議平糶年凶穀貴小民病之若發官廩減價出糶而四方巨儈販運穀米一時輳集其價自平矣若止嚴禁長價則興販必少將欲平價適以絕民之命耳 一議發倉有司殿最在積穀多寡蓋專爲備荒計耳若歲荒穀價騰湧民命在旦夕司民牧者不拘待報之常期發粟救濟年終彙報誰曰不可宋李允元通判寧州會歲饑發倉粟數萬賑之民得不流徙明夏元吉撫三吳民饑奏發倉粟三十餘萬石民賴以濟皆不拘待報之常而發

倉賑濟可爲後世法 一議倡義好義之心人孰無之宋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饑者吏民遂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明何喬新奏明賑晉中請發內帑並勸貸富室得粟數十萬石活三萬人凡此皆以百姓之財救百姓之死 一議煮粥蓋凶荒人民流徙饑餓疾病扶老挈幼驅之不前緩之則斃資之錢帛則價湧而難糴散之菽粟則廩歉人衆而難遍惟煮粥庶可濟燃眉宋程顥爲救饑者使民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凡濟急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

稍完然後一給先營寬廣居處不令相枕籍作粥須官
自嘗恐生及入石灰也是在賢守令善行之而已 一
議給粟出公廪之餘藉富室之蓄計口給粟人不過升
合家不過斗釜庶幾乎拯溺救焚之一策也昔趙抃知
越州會吏錄老稺不能自食者勸富人及僧道食羨得
粟人日受一升幼小者半之市郊各置給粟所共五十
七處受粟者男女異地且戒富人勿閉糶全活甚衆給
粟良法舉而行之存乎其人而已余謂聚人而給不如
散給之爲得也按日而給不如頓給之爲得也葢聚人
而給則上之給散難遍有守候之若下之喧溷日集有

蹂踏之患栖泊無所疾疢易作何如擇賢寮屬及良鄉
宦有德之富民分途給散而正官爲之總管而稽查之
也至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日領一日既
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
得居家安食一月月滿再領官不煩瑣而民得安逸故
曰不如頓給之爲得也 一議權宜昔汲黯奉命按河
内適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至有父子相食者因以便
宜矯詔開賑范仲淹守杭值歲大祲縱民競渡日張晏
湖上自春至夏富民空巷出遊又詔僧修寺及新倉廒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其不恤荒嬉遊公乃條叙所以

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無者是歲兩浙惟杭無流民明
韓文綰南樞歲凶餓殍相枕籍公移咨戶部預支官軍
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爲詞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
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即罪吾獨當之遂發粟六千
石以上便宜從事有地方之責者宜倣其意而行之

積貯說

今之論國計者必首曰積貯語積貯者不曰義倉則曰
常平然要之二者須以兼設爲當而不嚴立科條分別
規例即詭糶濫銷之奸百出其中不惟生民不享其利
日久必並粟本失之而害且終歸於國計民生如專究

義倉之弊則係民輸者皆里甲小民實按糧石節口縮
腹以應上令之変穀而借也多不得按糧數而借又不
能及時而借往往在四月初二麥將成之候然後開倉
而貸名曰春放而其實放於夏夫米穀每年所貸皆出
大倉積陳之物過年歉穀貴貧民尚不得已而食一當
中收即民間不肯輕食而此粟皆以抵價盡糶之酒舖
耳又其係官糴也不糴於市行而盡按里甲之糧石散
價於里戶也不惟價不加於市行而反短於市行收不
平於市行而反重於市行更其甚者不論民間收成之
厚薄而但按糧散價閭閻方苦於八口之不給而又轉

糶以完官究之利未必享於歉薄之年歲累且先被於逐年之塡倉而如歲歲借倉紅朽難食之穀歲歲還倉新收足成之穀至中間之勞擾負累其弊更不可殫述也盖究常平之弊則亦首在粟不平糶於市而強派官價於里糧究之價不高納則重而他日逢荒而糴則里民不與非全不與也稍能支持者則禁之不得糴曰富民也身列衣冠者則禁之曰富而且貴者也皆擯令不得輕與得糴者赤貧耳然赤貧安得有錢乎十八九屬富商市棍覓來兒糴之赤貧耳故當荒而糶官穀貧民率不及三分紳衿則概不得與盡爲胥吏市行富商棍

徒之利至其餘舞文之弊則又不可勝言矣此非有稽弊務密防奸必嚴之方出於常例之表不可也其方奈何則亦變前積重之弊就令通變宜民之利而已盖須各自爲法義倉盖於貸粟而顆粒不得妄糶常平盖主糶糶而不得升合借口於民貸義倉發粟必按戶均糶不得此多彼寡糶則春初卽糶不得遲延至夏糴則但分極貧極富不分爲士爲民市行之奸必嚴報上之數必實庶幾實惠及民國享隱利吏奸尚少而國本攸賴耳至於逢荒放賑則又此粟結穴所在依舊按戶公借早借就俟收后還倉還時亦仍加二出息有司倉吏輕

糶一升一斗者卽坐以重罰而不貸庶幾吏弊難容而粟本終存也若常平之糴則詳計合出之粟數實按戶戶之丁口細計鄕村之遠近統筭收期之短長均匀布筭次第施行而隱匿粟價之罰必重舖坊衙棍之詭糴必嚴庶幾國享實利而民受實惠爾至如不得已而賑則煮粥徒爲虛文抑且徒耗國粟虛斃饑民似乎給飯不如逐月給米之爲實零賑不如計時頓賑之爲便然又必於此一項當立倉之始卽另設賑濟赤貧一倉不得輕用義倉常平二倉正項足杜絕假借那移之弊也是惟通達國計保民如赤之大君子悉意經畫不恤恩

怨以立天地之心作生民之命而爲國家保全此版籍之黎庶使國本不凋也

所謂義倉常平偏廢不可者盖但設義倉而不設常平倘倉粟不多不但遇大荒貸粟不敷於借饑亦恐無歲益之粟不幸而遇累歲之歉卽無以支連年之民貸故義倉必兼常平以濟其窮爲當也若但設常平而不設義倉卽利但明歸於國隱弊吏胥市行奸徒而惠不及於閭閻國本之民卽且時屆大饑流離餓殍之必衆故常平必兼以義倉之爲當也

又自昔備荒法有社倉又有平糶社倉卽今義倉之意

但社倉掌自民而義倉掌自官在民固不如在官之尙有考成可守況世豈易得朱文公其人乎則義倉較長於社倉也然如鄕有大仁人君子則社倉亦自美事所宜相兼擧行爾平糴卽常平之意但平糴止及於本鄕而常平可糴於鄰封甚至鄰國千里之外則昔之平糴又似不及后世之常平爲法活便通融也且昔之平糴糶一留一亦似不及后世之常平每年以十分出三爲計之可久爾

所謂義倉常平等粟皆宜平糴於市不可强派里甲者益國家設義倉本意是爲利民設常平本意亦是爲利

民利國若粟不平糴於市而强派里甲卽利未及民而先受無窮之累何言之粟一派之里民卽中間有官以威脅粟價短於市價之弊有里長侵漁之弊有官銀折拆數目之弊有吏差兩三層抽分之弊有里戶本粟不足轉糴鄰封之弊又納穀時打槩收役之弊有斗牙重收遺撒之弊有淋尖高收之弊外如上縣守候無穀應比以及往來虛費之弊更不可勝言故糴粟萬不可强派里甲未及利民而累先及之也

所謂義倉常平放糶宜早者民間收穫卽至順成亦不過十年中得三豐收五中收耳外卽有兩三小水小旱存焉故民間爲生卽繁盛之鄕僅得一半倉箱優裕之戶其餘一半豐則足用一中收而用卽不足者十中二三且卽歲豐而仍不足用者亦十分中不下二分故自中收以下入冬之季卽仰望借官倉借私債者實繁有徒朝廷設官廩儲穀麥原是期以利濟民生使國本不窘於生耳則如出放義倉但値歲係中收宜卽定例在於春初若値薄歉竟宜卽在本冬而不必拘春放之規葢當窮簷饑窘時早得一借倉穀卽省無限艱難無限奔馳而究之遇熟卽以加二還倉食糧終顆粒不失而且歲獲其利則是早放不惟屬便民之美擧不費之惠

而亦實利國之方也乃近例春放而司文三月方下州邑州邑出放且緩自夏初矣是豈朝廷設法本意乎且出放之穀皆倉中積陳之粟逢歲之歉尙爲民賴一遇中收卽陳朽難食之物誰肯貴重寶惜徒以低價棄之酒舖而轉盻秋收又須拮据還倉則是此項倉糧不但無益於民而徒費上下無限心力而又累民耗民無窮也

所謂義倉歲放之粟必用加二者葢以前此義倉春貸無有利息此是國家厚利生民至意但義倉無息萬一値水旱之災累歲連年放出者不能收入卽無以爲春

放之資而大爲生民之病故加二之利似不可少盖民間當窘饑時倘有加三四息借不能得者且饑歲粟價倍蓰豐年加二之息雖名有息其實當秋收后然後還倉與無息同故息用加二不爲暴斂也

所謂二倉備虞必長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積貯原合按丁口之多寡爲貯粟之多寡顧如今陝甘州縣丁多歸糧則今日備荒之倉粟既不得不按糧作備其貸糴之法亦正不得不按糧爲限大抵爲糧萬石之州縣即義倉不可無四萬之儲盖當荒歉時爲糧萬石之邑必出貸萬石則每糧一石借穀一石可支一丁

二三分用而非更留三萬石以備將來倘若來歲更遇連歉即此穀有散無斂可若何更若如前康熙庚午辛未之間西鳳大旱相沿四年可若何故有國家者爲國本長慮却顧縱不能慮及湯旱六年得餘六餘九之儲亦須慮及本朝前此曾有四年之旱而備豫必周爲當也況如目前下馬關等處歉薄相沿者凡六七年炯鑒又甚明乎且如民間歲歉年荒義倉之貸縱每糧一石得借穀一石亦不過充三分之用則如州縣常平之儲亦正不可無二三萬石積粟用防連年之歉而濟義倉之窮也由此類推而糧石三萬五萬甚至十萬之邑亦必準此而通融存貯之庶於備荒有濟乎

所謂管領務得人者緣積貯自
先皇帝以來其於四海積貯每加意培植迨西陲起后於陝省之倉儲尤爲倍加經畫近且於州邑倉廒皆發帑修理而於四鄉皆發帑營繕社倉而特設倉正倉副令與倉房吏經收以分州縣之權其規制防範亦可云密矣顧如耑委有司之有弊此不待言然如有司尚有叅罰前程之顧倉正副何人而可以利權假之耶且究之倉正副果能抗正印官乎徒增幾層合手分肥之奸耳則如此后積貯之法粟得利多弊少不耑委大員如

總儲以總領一省之積貯則提携不靈非一州縣佐貳中耑委一廉能之員使司一邑收貸糴糶之責而特寄其考成重其賞罰則弊竇不除然非在都選於名鄉中特設總理四海積貯一大員令歲歲考查各省總儲之成而重其功罪亦恐弊終不除法久而弊壞國與民兩失其利均受其害也倘若疑一省之州縣有有司兼上之有府有布政吏上之有督撫皆司考察糧儲之權而一省更設總儲一大員權與督撫相抗亦似多此大員且又多費俸廩獨不思四海之内無論大小省分凡關國家大事無不設一總理之人以一其事權即如官吏

中既有巡撫又必設一總督以兼轄一省文武之賢否武備中既耑守地方之守備叅副而又必設一總兵耑統之且既有總兵矣又慮無總督之權則又設之提督推之河工天下之大事也則設總河漕糧國家之大計也則設總漕倉塲關京師糧料之巨任也則亦設倉塲總督且如在外者有總督而在內者且設兵部尚書以考察提督更推之而總河漕糧皆考察於都察院與內閣盖事既大而權不耑則提掇不靈位不尊則運行無力刦積貯一事關生民國家之命而在外可無耑司之大員在內無總理之正卿提調總理其上卽此事散而

無歸國家何所持以爲未雨之綢繆用備生民國家之命乎自古及今王者設官分職一省必有一察官吏之京員其在唐虞則有四岳三代則有監牧又有方伯連帥漢則刺史唐宋元明則有觀察巡按等員盖此官上察羣吏而下安生民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之樞機乃國家必不可無之官也今若通融此意巡方之任卽以總儲兼之無論其他俱有不言之美利卽如錢糧何至如前此一巡撫而胥用布政糧道之錢糧虧空至數十萬一司道知府又得自已虧空且或胥州縣侵蝕倉糧至二三萬而莫如何乎故一省毎設一總儲而卽兼巡方之任斷不可無在都特設公明正卿一員總督四海總儲之功過而時考其成又不可緩耳

所謂荒年貸糶法尤須詳討尤須審者盖以荒年貸糶此義倉常平二案結穴所在民之利病國之損益俱在於此必嚴立條例於義倉一項任從多大荒歉祇守按里糧均攤均貸之規禁令州縣官不得輕假名目私糶一升一斗至如逢豐交倉則仍責以加二出息如是則實惠在民而國家仍不至失落粟本與歲息之入庶義倉之積弊可免也於常平一項則按出粟之多寡計里中士民戸之稀稠預製簿籍二扇一送在官一給監糶

之員覶以爲驗又如每丁合糴若干令各里書守人給手大一票記以印號執之糴倉能一次糴完者本官卽於票上書一完字若錢少止能量糴分數則本官於報票之旁硃書某日糴若干五字俟完后止而並禁令非里甲之人不得輕糴一升一合如此則實利在官而實惠仍在國本之士民卽常平之弊庶可少免也至如客戸流人僧尼道士與乞丐之倫不在里甲內者則於常平倉内抽分千石或幾百石另貯一處另淸口數登名於簿另行按時頻賑不使與義倉常平混而爲一如是則積來奸宄假冒破銷之弊亦庶幾可以少免也

附原弊二篇

從來荒年貸糶中間假冒欺隱之弊莫可究詰苟非按糧貸糶之規精密分明卽此粟半爲墨吏奸胥與夫販商牙行所盜侵蠶食不特負原來輸粟納粟之小民卽國家亦且不享實利爾若義倉定規一按里糧逢春均借荒年后亦用加二還倉卽歷來官吏之奸無所容而利在國家民生矣又從來荒年中官吏欺隱奸棍冒假之弊大半在指有田有屋之戶便爲富民指衣冠之族是爲紳衿皆禁不許貸粟於倉而后奸弊可施若如立定嚴法不論有田有屋爲紳爲衿但係田荒乏粟之家

卽皆國本宜救之民仔細查勘登籍分明自然假冒無路而閭閻少向隅之泣國恩遍饑饉之倫矣又從來荒中不可究查之弊多在煮粥賑貧二事若設倉時爲此輩特設一倉或千石或五百石遇歲大歉時於里民貸倉平糶之外一切單丁流客僧道乞丐查明口數亦細登簿籍逢賑荒時按其合出之粟數計其現賑之口數均勻布散一月一給而以收爲期將吏弊難作卽官吏不勞而實惠在此輩無告之倫矣是亦至仁至公至簡至要之法也

又義倉利民之事而利國在其中則如按里糧均借按借出加二之息豈不甚易簡甚美善而吏胥則千方百計導之爲糶以糶可施冒竊之奸而借則奸計難施也常平則利國之事而利民在其中若能按里糧攤粟按里戶均糶豈不甚善而吏胥則千方百計導之損有田房之戶不得與紳衿之戶不得與益以按里公糴則有實可考而一糶於獨客赤貧乃可叢奸容弊也至於濟拯極貧利在逐月賑米而吏胥則千方百計導之逐日施粥以頓賑則弊尙難作逐日賑粥則奸且易售也爲民父母而司牧民命者必須知之

王者父天母地而子萬民一夫一婦不得其所則靡爲

已憂蓋天地父母之心原不容分厚薄也古聖人之謂民爲國本者爲此國中力田供賦稅服勞供力役時安則効用時危則効命之民處爲國秀出爲國基文爲國家疏附先后武爲國家捍患禦侮是乃所謂國本攸賴之民爾則如逢大災荒是乃存流生死聚散盛衰之交自不得與單丁獨夫流落乞丐一例平恤亦明矣而於今州縣有司大病則平日顧視每假抑強扶弱之說視領賑資輕貸官倉之令聽其窘急而擯之不顧抑獨不思果其眞富厚眞多粟則漠然不顧可也如第以田宅

尙多卽爲富民身屬衣冠卽爲貴而且富豈歲屆大荒他人之田盡荒而多田者之田獨不荒紳衿之田獨不荒乎又豈庄院庭堂之上獨能産变生穀乎卽不惟不能仰體國家素重國本之意其亦昧於情理之大公矣且不惟不達於公情公理抑且不知民間之私見隱情也盖凡人之情最畏爲他人動出利息抑又畏無端耗財費於公門一貸倉粟卽息名加二而實是加三一欠官糧卽力能速還者亦必借時一入公衙還時再入公衙卽中間盤費之耗奔走之勞無能辭免世豈有眞富而好借官粟出利息眞富眞貴而甘於出入公門仰面

官吏而且耗費錢財者乎卽借倉而糶常平可類推矣然是義也吾不敢爲吏胥衙役言願爲大賢君子司生民之命操倉粟之權者鄭重而陳也

要得義倉積貯眞於生民國計有賴秖設耑一總理此事之大員而責其成於各州縣專司此事之佐貳其制必倉粟平糴於市而不強派里甲其規則春初卽按里按糧均借而不得假借名目私糶一粒並不得非里甲之人妄借一升而春出冬入必出息加二遇有荒年亦秖按里糧均貸並不得私行暗糶而俟豐還倉亦必責加二之息如此則吏胥之奸難得盡施民受實惠而國亦享歲增之倉儲

要得常平兼利公私亦秖統掌於耑管積貯之大員遇粟價之昂必減價而糶秋后粟收官吏買粟還倉仍平糴於市不許強派里甲而如糶粟之式亦秖按合行出糶之本粟若干里甲民戶之口數奚似均匀布筭使里民咸沾國惠又必次第出糶以延及收成爲度而厲禁富商奸徒僱人窩糴如此卽實利在民而且並在國小民不得流離而國計且日見增益眞所謂事簡法要而國富民安之良法也

救荒雖自古槩有方畧要之秖歲逢收薄粟價頗昂時

第一在視歉之大小小歉則先緩征催大歉則立請蠲租其次卽於冬初借義倉春初糶常平又其次在優恤商販富家不禁抑市行米價使遠粟淵淵而來富戶欣欣樂糴卽里戶不至流移而荒景不至太甚爾

李悝之法亦好但如中間糶與出皆准上中下三等爲限李悝爲之則可一以此法授之有司卽那移等第之弊不可勝言總不如義倉不論歉熟只以按糧均借加一出息常平亦按里均分以及收爲限而商賈舖房不得冒糴爲民受其利國受其益而吏弊難施是屬易簡益法爾

社倉法亦好但世少大公爲心施德好義之仁人若于
易於恣貪夫之谿壑而實利不被於閭閻故雖朱子當
日行之而效后卒莫之肯倣卽以上令諄諄諭之而不
從也則於今仔細推敲可行之要惟在良有司加意民
瘼悉心舉一鄉公心尚義兼有精力之人爲社長吏設
二人扶帮視粟本多寡每每於加二息中除五釐以顧
三人之私用若如其人能自已出粟取利者亦聽其入
官倉中一例借人收息倘有本鄉負貸之人抗刁不還
則稟官爲之嚴追不得以私債逼情積之時日若能得
粟倍於本粟者官給扁額花紅本鄉公製豐筵謝之一

有虧空審其來由官爲責其變産塡還不令升合短少
庶乎可行耳至今日社倉之法其立意亦豈不美然於
今曾未三年而便至於敗壞幾難收拾若非更變其法
歸於崗掌積貯之大員責於專司倉儲之佐貳歲歲考
查嚴立責罰行見有名無實到合用時徒成紙上之畫
餅爾

洪範八政食居第一矧今陝邊用兵兵糧時取於東省
兼之旱歉頻仍曾未及十年而大歉二次小歉三次遠
至去年一旱煮粥借省糶米以及運送邊糧州縣倉儲
花銷當且踰半而將來天道之旱澇難料西糧之罷運
無期若不於今急籌充裕倉儲實法萬一連年之旱歉
更甚於前口外之運輸倍增於昔將閭閻之流亡當事
之拮据曾可言耶則如爲今之計乘二麥之收所宜清
理各屬之倉實在存貯者若干今秋可補足若干且如
秋成未卜何似則亦不能必還倉之數目則如前虛得
粟之路或發帑糴麥或准二穀一米之例令百姓變麥
還穀或各縣開捐以倉足爲限又或准各屬流至之人
捐銀捐麥以贖本罪又或以麥穀贖杖笞罪名又或以
前項難行特疏題請北五省除地勢高仰井利難興外
其餘凡四丈以前可以得水之鄉逐戶掘圓井用桔槔

轆轤取水又或地勢低下可爲大井用水車以取水總
期但可取水之方處處興水泉之永利歲歲取豐穫之
米糧而卽令下定主見急於諸法中擇其切實可行者
刻意行之是則今日關中一要事重事而不容緩視者
也葢今日陝以西事宜第一西兵未已次卽倉廩不充
二事顧今西兵一事廟筭用以守寓戰以逸待勞之法
是則已得要領矣只在選將練兵用備不虞耳若積貯
一事當事亦無不悉意籌畫然如提携未盡其法積弊
未及盡杜却恐倉儲日損耗於前日久之週大用時且
窘艱於后時是非自今大爲經營卽恐國廩充裕豐內

有備八字未易言也

軍流輸銀贖罪一着亦可以實倉廩且此中寓意甚深有數大美在焉說附於後

燒房第一爲民間耗粟費錢之藪賭博第一爲民間耗錢生盜之媒若嚴輯重罰而以其贖鍰卽令之立實各屬倉廩此尤足泄小民公共之忿而協士民公共之情

義社常平三倉斷宜並設說

義倉常平社倉斷宜並設又須令粟麥一一派定數目不得多少用處一一酌定事宜不可輕易假借義倉不設則無以救立本之民於青黃不接之困常平不設則

粟無生息亦無以利國家之用而社倉不設則賑給煮粥一切施予必不可已之費不免皆取於常平亦恐常平生息偶一短少卽國計且有時而絀故三倉不並設不可也義倉粟不派定將粟本不豐無濟於閭閻水旱災荒之借助常平粟數不派定旣慮數少則生息不足以經國用又慮數太多或過十分之三卽歲歲填倉之重困我農民故必愼酌其平凡實倉之數俱於十分中三分爲率且必粟取於市鎭不得升合累及里糧而其用則但取資官員之養廉與借農民爲糞本井灌之助匪是者不得濫用焉社倉旣已備荒歉兼營歲息以給

襍費是義倉之不得爲常平之不賑爲而獨通乎其窮以資三農者也故必取於儲粟十分之二而每歲以出半留半爲率其法必遵朱子之舊而愼選掌管之人人則必擇乎里中之共服而殷實者爲當凡夫逐年之口食與夫大用時酬謝必務從其厚而使縉紳學士善人君子皆樂爲之是爲第一義爾且息以二分較義倉爲重矣顧如較市行加三加五不爲輕乎且緩急可以立借不待遠索他求不尤於閭閻爲大便耶故數不派定用不酌宜又不可也

屯衞亦宜均設義倉常平社倉說

關中屯民錯居其田亦比壤而耕其制則無事也民輸賦稅而屯輸兵糧有事也則民供力役而屯備征行故國家之恃賴民屯與民屯之爲國家恃賴總惟一致而毫無輕重淺深之分則國家之所以經營顧慮者亦豈容有二哉乃爲民計則有義倉又有常平近且益之以社倉焉抑何周而詳也爲屯計則不但社倉之未及常平之未及卽義倉亦且偶設而直以小歉時一用卽弊抑何視國家待民之意踈且畧也夫生齒日以殷繁水旱其所時有鑒前慮後留心國計民生之良大臣安容不顧慮籌畫令得豐凶有備旱澇無憂也耶必也首察

各屬屯戶之衆寡次察屯田之多少乘今冬麥苗之豐

請

旨於

朝果得二麥豐登祈

朝廷先捐其丁馬銀兩及耗羨總數趂二麥上市時卽按時價以常平例作速准折二麥貯之官所然後徐理倉厫倘官所急促難得則官買葦蓆視屯戶中殷實畏法者加之總旂小旂名色畧除鳥鼠損耗盤明暫寄貯於其家而如屯戶人丁則按丁捐輸人不過二升三升按田實捐每畝亦不必太多祇視田美惡同於民輸之

數而將來相地建倉則視地方之遠近丁田之多少總以官錢建置倉厫而總期三數年內屯貯之數足與民家積貯之數相當而后已逮積貯成局則遇歉薄之年需於三春借倉者軍民不得混淆自餘平糶麥米則與民家東西相望而行而如施粥則居近粥場之人不容分於為軍為民又或軍衛本年麥米歉收上納無策則卽公同借貸倉儲以應上供正無不可又奚需於轉借民倉歟至於邑大而屯田數多則除一縣丞或主簿領其事倘如邑小而屯田不多則責成總旂而總由州縣考其成如是則倉儲克廣軍民皆無水旱之憂斯亦國家阜成兆民之一大經猷也

大倉兵糧必實備三年說

陝省駐劄滿漢大兵卽當日計處兵糧必為久裕不匱之計不知因何康熙六十等年僅僅兩料荒歉而省中司糧大員無以支兵遂至情形狼狽如彼此必有所以然之故方今北方五六省雨暘不時生民在在病於窶食至煩廟堂為之百計籌畫救濟今且時已入冬矣而陰雨連綿不止將來歲之二麥曾能保其南北悉豐歟則今日者其於計處兵糧久常可恃之計是眞難緩然如計處可久之方孰過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而於

今審時度勢則此一事也以云平日制用之常計則可爾以云目前濟急之良畫恐未當也何者天心旣已難料前失亦復難追為今急計似宜先一實核省倉存貯共有若干可支歲料幾年如其實貯可支三年以外則務用三十年之通制用法期於將來三十年足餘十年而后已倘如現今無三年之實積則於今籌明備急之法或於他處通融又或明歲夏收後視其豐歉何如預請於朝必求足支三年之糧而後已又次或清査各屬存倉實貯米麥其有餘者務令留意樽節不得借常平之例輕易多糶苟無能實支三五年之儲則各府守令

務實下定力督軍民各各如法掘井糞灌期於秋成如前數倍爲貴葢各屬果能井利實興而不聽其以虛文塞責卽麥穀但得中收閭閻便不至於窘饑而州縣之倉上至省倉卽將充實可恃爾此間全視府縣官定力奚似而亦全視撫軍勸諭督責何如也

論濟荒糶倉粟不如按里借倉糧於里民之爲有實益說

或問國家濟民之荒於緩征而外不知借倉粟與糶倉粟孰爲實利斯民日須按荒形之大小兼行爲善葢如歲果大饑卽借之至多豈遽足饑民之用而但糶無借

只可濟有錢之富民坐舖之富商爾又奚濟於赤手待哺之饑黎哉故當荒時市倉未始無可糴之粟而流離死亡未始不日益以衆也此救荒以借糶兼行調停得法乃能稍有濟於饑爾若如國力未能借糶兼行則糶粟正不如借義倉之能於民實濟而中間弊竇且少粟本終不至侵失也何者糶粟爲民之饑足以濟也然如所謂饑民者正以無錢而饑爾倉粟雖盈豈能升斗給無錢之民乎徒使嗷嗷八口向大倉而號天啼血爾卽且此錢易於開銷粟本易至損失故糶常平祇足平市價之騰湧而要之歸於利富商而終無濟於實饑之民也若借義倉則不然葢如國家開倉而借則必按里甲而均給按丁糧而均分胥吏少所容其奸欺役厮少得行其勒索國家不待發內帑之金錢而饑可立救卽將來借倉之原糧一一還自豐年而顆粒不虧且縱使所借不敷饑民之用要之借一石實濟一石之饑卽借五斗亦實濟五斗之饑視糶常平之偏枯不均其利弊固天淵也況今日陝西大倉之糧亦正有宜借而不宜糶者在又何以言之凡自外來之粟如截留漕米官舟遠販與或原設有官錢遍買諸市無與於民而另設有常平待糶之儲者則可若今之大倉則始之由按里民之

糧石責其秋后捐輸者五年當責捐之始
朝廷原許以輸之豐年爲他日閭閻凶年之用繼之續積也亦由督臣因民間積貯之不厚無以備荒題請用加二火耗逐年收一分糴買市糧以備饑饉待倉盈粟足之日卽火耗復舊而究之歲糴未取諸市而盡派之里甲之民是今此陝倉之積皆朝廷爲救濟民饑起見以取之平日者爲備荒之資故必當荒而借給里民始副
朝廷之本意按糧而均借民戶始符設法之初心故不特但糶不借爲不可卽借而細分口之上中下亦不可

何者當其令民捐粟與輸銀也原是按里糧均派初無
上中下之分則於其逢荒而借貸亦衹合按糧均借是
惟至公無私丕符國信也彼后世議論之士毋倡爲借
倉粟只合與下戸不合與上中二等之說者蓋其意謂
中上之戸有房有田是屬富民卽不合借倉與赤貧爭
利彼其立說未嘗不近理而可聽要之未達於
朝廷設立大倉本旨耳且獨不思年之成荒者謂地畝
不收有田如無田耶彼上中戸之房田信多於下戸矣
其田獨能不旱不荒耶房上曾能於荒年生粟生麥耶
通識者可一想而晤矣則如糶則不分上中下三等又

爲不可葢一不分而官家慘淡經營以來之粟只以飽
富商之蹊壑而貧市儈之貪饕也故糶粟又必細分里
戸上中下三等分明乃爲當情而合理爾

卽冬借倉詳稿 代邑侯

爲饑黎待哺惟急遠方負販斷絶懇祈通融大倉春借
之規以濟民困事竊惟鄠縣民稠地狹卽大豐之年秋
冬三春必資西北等處車販之粟一逢雨雪車販不至
卽市價必增故合邑少積粟之家一自前秋去秋穀收
俱薄暨以今夏北鄉麥收甚薄而合境秋穀又復與西
鳳兩屬同歉鳳翔車販兩月不至以是粟價日騰人情
惶恐現今携家流離之戸所在而有若不急爲補救之
法勢必粟價日湧而無底里戸逃亡之將多
聖主明見萬里無幽不燭矧今西鄙用兵京華之使東
西如織若長此不已將來守土之罪曾可逭耶 卑職暗
昧無識輾轉反覆終無良法可以甦生民之困急計惟
於州縣兩倉積貯仍舊通融常時借期挪春於冬爲實
而可據又如行之得力卽且均而少弊上符原須之
令旨下副萬民之公情葢當康熙五十年閒
聖主勸民捐輸之時原諭以輸之豐年爲將來備荒之
具卽日前續積時亦因督臣之請於正賦火耗增至加

二爲每年摘取一分於市買穀同儲大倉用備異時之
荒歉是則前後兩倉積儲原皆取之里民亦且納之豐
歲得借之歉年者原屬
朝廷設倉本意而諄諭之
聖旨也今如逢此大歉民戸日見流離取前捐買之民
者用以救民之命自屬
聖主之心許亦始於前 令旨爲無違故曰上符原須
之 令旨也當前一次之勸捐也小民共喻當事之指
揮本爲小民遠慮則節口縮腹而輸者五年暨第二次
之加增火耗也則令且十餘年矣計十餘年中非水則

旱而加二之火耗必勉力上納若曰是將爲吾民備荒之資奚得不免及輸之官則又歲歲按里逐糧散銀責粟中間凡不足之戶薄收之鄉則往往轉糴他人或取諸他邑以足額數而小民亦不怨若曰是國家俱爲我們勤勞積貯也今一旦逢此市粟之稀少若能不待三春而發倉貸給卽小民共頌

聖朝之仁政信而有徵目前之窘饑意外獲濟而喜於更生之在玆矣故曰下副萬民之公情也況如矯詔發粟汲長孺之故事艷稱千古今秋省縣糶倉我撫憲之仁術共須閭閻今如不拘三春之期而冬仍開倉是卽

汲長孺之芳規又如援今秋之仁政不待春而仍行貸給愈見當事之心切民瘼總之民饑之須救此不待再計而決而救濟之良方則惟有借倉一着爲不損於國帑而仍得易陳而爲新且於國家爲不失信於小民而仍按里均借凡一切冒詐之弊一無所施是爲至實至均最確最良之善法若夫招徠遠販禁止遏糴是乃濟急之良方然要之止可以摧市價之騰湧未能大濟無錢之嗷嗷若夫開倉而糶此在截留之漕運則可而在大倉之民捐民納則未可益糶卽至明至察其實無濟於實饑無錢之民而止以滋市井富商假倩之奸卽且久積之粟本易失將來派買之里戶仍累故如甲縣愚見鄠邑民家兩倉原貯有四萬六千今除春間放過一萬秋間糶過一千尚存京市斗共三萬五千以三分放一之例准之計全邑民糧一萬二千六百餘石若稍通融凡民糧一石得借穀一石單糧亦通融於此例而中間抽四五百石或貧單丁獨戶之日糴目今將去春不遠和以春間野菜細糠卽閭閻中十分六七便可度至明夏其餘卽有二三分不足之戶亦不日下全無糊口之資而將來東西流亡之難止卽且市價亦將不禁而漸平耳又濟荒有借義倉糶常平二法甲縣妄擬借倉

糶粟一法如按糧借給之數目既定仍諭各里小戶每戶自具升大一紙令里書於紙前書其人糧幾石幾斗今借穀幾石幾斗里書上加印號而亦自留底簿一扇又一本付司借之人借者執票赴場主者皆按票而給卽中間舊弊可一絲不留然如借倉則可一發全借倘如出於糶粟則貧民錢艱豈能一發結案其法本地鄉約亦准里書之例凡實貧之丁人給一票聽其力之所至主糶者但於票上書每日糴若干某日糴若干雁行排列於本丁執票之上挨數便查庶幾此粟可以糶至夏收而粟價終不至於大湧而莫止或亦法中必具條

端乎惟憲臺大人裁酌施行

平糶穀不如米說

減價平糶文下縣無不仰嘆各憲計慮之詳密此盖
聖明保民同於保赤之至意丕乎百爾故百爾君子無
不人人誠求民隱計慮精明也獨平糶中有議及糶穀
之說百姓亦共知此舉之期於窮民實沾國惠但糶穀
而令窮百姓自爲之則反成困窘此窮百姓耳何言之
凡糴米皆一輩窮民屯聚其間老弱孤幼殘疾痾病以
及寡婦無依等一不啻三此錢亦豈易得故多者不過
三五升少且在一半升間一半升折穀不過一二升爾

一二升而曾可上碾耶即望救朝夕之人皆生路窮絶
矣且即能糴三五升者亦且糴穀到家欲碾成米豈屬
易事必先借人不破之席擇一空間之地晒到三日後
乃倩人牲口於村内外爭衆人公爭之碾然後得碾比
及成米而人工晒晾牲口倩價工用已勞且費而徬徨
不可言矣夫窮人糴米多是立救朝夕可堪此無限轉
折徬徨耶故窮百姓未嘗不知糴穀有糠粃細米纖悉
之利其奈不便處多於微羨且不能待之數日而始充
此一饑也此糶穀之不便於窮民者也若夫承任整碾
之人必安頓大碾兩三合又買備五七大牲口輪流供

用始敷次日之糶又必僱覓通達數人司簸揚之役又
今歲草料咸價昂於往歲必且大費草料獨人工畧易
覓於常年耳然其飯食則視常年三倍矣彼論者知糠
粃碎米承任碾米者有羨餘之獲矣抑曾計其耗勞之
亦不貲乎且如今冬陰晦動經數日窮民糴穀列家將
且五六日不得上碾五六日一不吃飯可耶否耶故糴
穀萬萬不便窮民也

賑荒末議

今來輿情咸以爲
聖明軫念山陝饑荒仍選大臣監發帑金溥行賑濟又

開捐招納麥米令荒鄉得減直而糴甚大惠也但如月
前議賑之例情有未安者如有田地有房屋者皆不得
冒入賑冊縉紳生員亦擯諸饑民之外則立法雖似於
公嚴而實未乎
朝廷沛恩原旨也何者賑荒者正爲田地之荒旱無收
耳且房屋不可作粟而食今皆使其不得沾被賑澤則
是此法爲揣救遊手赤貧而無與於溥濟饑民無論非
情理之平也亦豈
朝廷大沛賑濟之本旨乎紳衿皆國家之赤子天道又
不爲紳衿而獨豐況國家平日厚祿以養吏廩餼以厚

士正以士爲四民之秀養成足儲國家之用故培植之
宜優耳今也遇此饑荒縱不暇推國家平日優厚之義
特施格外之仁獨奈何不令其下同編氓乎故輿情咸
望制撫及監販大人公商目下嚴飭州縣造賑冊時不
得因仍舊例但實按其田地之有收無收不必論其田
產之有無多寡但實查其家口之有食無食不必論其
爲士爲民庶幾處分平允情理兩慊也倘如必欲細加
分別以妨冐濫却是每州縣中近山近水與偏雨微收
之處另議或可耳至於招捐麥米原爲荒鄉得減直而
糴以利其待哺之民耳乃今反因捐納者之入市爭糴

而價直頓增則是利未及民而先被其害也或是目下
先聽其銀米兼收待一月後有秋之處純用麥米亦轉
移之一法耳　一凡今被荒之鄉俱望
題請將此番發來帑金所糴之米或本地捐納之米且
無遽行賑給仍照依施公今省城減直糶賣東米之例
按饑民多寡分就數目減直而糶以濟緊饑如本地有
糴有捐自然不煩遠致如本邑糶捐俱無但凡車力能
到與夫轉運可致亦必以致諸其鄉爲貴益以賑濟一
事期於饑荒實能救濟耳但饑民少而賑貧豐則利在
厚賑以濟其饑若賑貧少而戶數衆則惟按時減直糶

米屬實惠均沾國力易繼且足摧抑市價之騰湧慰安
人心之恐惶爲無善策中一要策耳然如陝省饑民公
望之情則願無限米數而宜計口數之多寡以爲多寡
又如秋收可望亦必以八月十五爲度益以米數計戶
口之多寡爲多寡庶幾米數足敷饑民之需以八月十
五爲度則到此秋穀已熟而可以接濟也然如荒鄉民
心則更望永計此二方安全之長策
題請時即題明秋穀如收則此事可已發來賑銀然後
槩賑斯民或作秋種之給倘如秋更歉薄之鄉尚須以
明年麥收爲度庶幾足以保此殘黎不致更有流亡又

如米終難得則即以發來帑金作秋種之給亦屬實惠
永沾國民兩便之事至如得米遠鄉轉運脚力則舉前
此招募捐納之例照依運價之多寡准給實收以憑運
送本地尤爲米不失落官不勞費　一不久即係秋種
之期而今秋二麥豌豆布種之多寡便係明歲收成多
寡現今戶口既多逃亡兼種子之價貴難辦則麥豆之
安布者必少夫今秋二麥豌豆之安布既少即明歲天
道降豐而種不入土之戶不且終屬荒歉耶故今全陝
輿情殷望公疏題請仍求
聖主推恩給散籽粒爲明歲夏收底本倘慮籽粒爲數

太多國力難繼則或速飭荒鄉有司除今夏近山近水
及微得偏雨有一二分收成之處尚足支辦秋種及稲
田不計外其餘今夏粿粒未收之鄉則査收二麥合種
若干豌豆若干總彙一冊止書鄉邑合種總數申院而
細數則令州縣自存以備給散冊子俱到之后總筭共
地若干須籽粒若干奏請
聖裁或弘恩全給或僅給一半或慮豌豆太多太貴難
給但給二麥籽粒之價又或給一半借領一半俟明夏
收后仍舊照數還納無不可也總之今秋給散籽粒一
着最今日救荒備荒之要務遠圖又繫屬民心之第一

要務而必不可已者置此不為縱厚給銀米皆不過暫
救目前一二分耳非本計長計也　一報荒州縣尚須
設立粥場或照口給散麥米以惠惸獨蓋今粟貴之時
少壯能行遠趂食者率皆東西走千里之外就食熟鄉
力尚能周旋貿易者亦猶能斷兌銀錢至若瘝夫寡婦
孤兒癃疾以及平日迂拙株守之侶當此諸物莫售銀
錢難得之時縱復米直更減於此亦且相覷莫可如何
徒使其父子夫婦望官粟而盼盼以死耳鄙語曰一錢
一斗穀無錢守着哭此言雖俚然惸獨無告之情形亦
可想見也是惟諄諭州縣詳查惸獨無告不能自力口

數照口設立粥場以免其塡委溝壑如慮粥場滋擾滋
弊每月給米麥一次使其不至當
皇仁大沛之日獨終莫之救以死庶幾乎
聖主救焚拯溺本意始暢浹無憾爾　一嚴飭閤省有
司大宜加意培植被災之民無致更加流離　一嚴飭
有司無令地方奸棍作祟以衆暴寡以强凌弱而尤要
在嚴輯奸棍借端生法擠陷尚有衣食之戶令其相率
而不得安生而皆思遠逃　一西安東北州縣附近延
安之處宜擇智勇將領添兵鎮守尤宜令有司操練鄉
兵愼固守城以防盜竊之蔓生至於商洛接近鄖襄從

來盜賊淵藪近來饑民聚集竊盜逃藏尤宜擇將增兵
以為彈壓張本
右救荒六條僅於無善策之中不得已而先為治標之
策扶持目前荒瘠窮黎司賑事者所可頃刻計畫而定
一日中申飭而行者也

收捐勿急責糴上倉以平市價說

令有事主於利民而先使民受其損有行之最宜急而
急之反使國民兩病者如急責捐納者之糴米上倉是
也蓋將欲得米以賑民或減直而糶豈非意主於利民
乎然以目今米正難得之時而千百人携厚貲以入市

争糴米安得不頻長價直乎米頻長價而饑民已先受其害矣又陝民之望賑如饑渴河南湖廣之米遠不可以遽致此時得捐納者之搜米入倉豈非賑濟策中一急着乎然以方今秋收在月餘之間而自省及外邑得米之鄉轉致荒鄉近者調畫轉送在二十日外遠卽在一月以外卽秋穀可望收成而米價當減時矣夫於當新米登場舊米減價時而轉送之米乃始能至將欲賑之耶而民間已有糊口之米將欲減直而糶耶而新米之價已減於運至陳米之價將使此米糶之何人雖

皇仁如天但期救民之饑溺不論價直之多寡但國家費如許帑金諸大人費如許心力目前則利未及民而先此重窘將來則民無實惠而國已實費亦恐失事機之時宜矣故今在輿情切望明公陳情撫軍及監賑大人卽出告諭但凡捐納之員納米納銀各從其便不必限以米石其有糴就之米麥不論多少卽以上倉不足之數聽其以銀補足如無糴就之米八月十五以前但納銀子且無下各縣與饑民爭升斗之米待八月后九月初新米上市然后照依時價準銀折米上倉至若已曾納就之麥米則首作留省糶本次卽計口須發報荒各州縣以慰其待哺望澤之心而副九重救民水火不計多寡之至意然亦以八月十五以前爲限至八月終九月初則新米上市然後差員賫此捐銀平糴於各收成州縣之市縱不望於多得亦庶幾不至先昂米價饑民未享其利而先受其害爾

西邊遏糴議

近來西邊官長禁止糶賣米豆是本爲西邊旣駐大兵兼荒旱處多粟價本自騰湧若開糶賣之轍則價直愈貴邊民生計益艱此亦自屬軫恤西人美意也然其實是重困西人耳何者西邊地方寬濶無雨水河泉處荒歉原甚而有雨水河泉處其夏秋倍獲亦復不少今一

槩禁止無雨無水處當無粟價倍增之弊矣有雨水河泉而豐收者不幾反有麥米發買爲難之虞乎夫農家更無他營惟俟夏秋收成之后變買餘粟以辦納錢糧供給差役辦濟門戶婚喪債負襍費耳平日不收時旣苦於無粟可變銀錢粟賤時恒困於耕收之有名無實旣收旣貴而又禁之使不得變賣將錢糧差役及一切雜費奚出乎是此一禁又使收成之鄉重困也且卽曰原不禁糶之本鄉而特禁糶之府縣與東府之人不知收成之鄉農家率收卽不農者亦且無幾安得有昂其直而廣爲之糴者徒爲富商土豪與州縣奸胥合手營

私之地而使虫虫力農之民坐受其困也且使西邊府縣與東府不得糶賣將凶鄉之民亦不得負販於豐鄉卽粟價日湧少壯者或可就食豐鄉老弱婦女不幾坐斃溝壑乎是本意欲以遏糴抑粟價以惠凶鄉之殘黎反以禁負販而重滋凶鄉之凍餓死亡也法有名若甚美而弊不可言者此類是也故今爲其豐鄉計莫若但嚴禁燒房一項其餘盡聽其負販卽不特豐鄉享其利而凶鄉亦享其惠矣然此言乎利民者耳若爲國家省費息民計則莫若近兵千里内但聽鄰境饑民負販先利饑民其餘商賈土豪吏胥則一切嚴禁而凡正賦未

免之鄉則卽令鄉戶照依時估輸以代賦如其正賦已蠲卽計處官錢准依時價平糴仍貯本地官倉以爲大兵歲中之糧而不復取辦東府並西府去兵千里以外之鄉卽中間於國計民力爲益實多耳蓋貯粟於近兵之鄉既緩急可賴又腳價不多卽轉運時國力民力俱省也然此事全在當事者賞罰嚴明令州縣官吏皆不能欺而亦並不敢欺乃見實效不然法立而弊生亦徒爲豐鄉之官吏豪商開一大弊竇耳究何益於國計毫釐哉

備荒說 壬子冬議與糧臺

既荒而始議救安有全策哉卽以一小州小邑論公私生齒當亦不下十餘萬一遇歲歉極本邑之積貯可能家給而人足耶矧如不幸而逢連歲之荒又不幸而至一郡之凋甚至一省之廣歟此既荒而籌救無百全之策也不得已而權救急濟緊之方則寬緩催科爲第一而其次則莫如借義倉糶常平二事而糶又莫如借之利多而弊少也又其次則莫如開商販以通粟之路而路且須寬乃可平市價之騰湧而稍抒斯民之惶恐也何以言緩征爲救荒第一義也民方窘於食艱吏益急於催科當斯時也嗷嗷饑民借貸路溢於豐年敲朴難

捶於朝暮無可變之美業者計惟携家早逃卽本有糊口之微粟者亦且不暇計春冬之寒餓計惟括其所留變錢以免笞捶耳故從古荒年中以本無糊口之資而窘於饑者十七八卽有原具糊口之粟究之緣催科之急而結局處亦與本無糊口之資同歸急窘流亡者且十二三也故自古救荒之法莫先於緩征徭也何以言其次莫如按里戶借義倉而糶常平也敲扑免矣而八口嗷嗷無錢可糴無粟可糴不將終歸流亡乎得司牧者按口而借之義倉之粟又開常平倉而資之易得之粟卽安得有流離之可憫而死亡之堪傷乎故曰其次

莫如按里戶借義倉而糶常平也何以言糶常平又不
如借義倉之少弊竇也糶必有錢者乃得食其利歲呂
大荒饑民之錢亦豈易得即且
朝廷之仁政徒資富商市棍與夫奸胥等輩漁利之媒
耳且錢一貯官易於開銷過荒塡倉仍舊以短價強派
里民而以重收仍累甲戶故官場中公私積弊莫如糶
常平爲弊難究詰若借義倉則不然如倉之所儲由民
捐也則以捐之豐年者收其效於荒歲既與民甚便即
由招買諸里民也且以前此之受價而上輸者今皆空
手而得借亦與民大利兼借按里糧則一戶不遺派照

里戶則賄賂無用且將來豐收時交納名曰抵斗還倉
實以賤粟抵貴粟本無毫釐之息此曰借領於官雖曰
出入由吏而其實借數敷本糧之數究之且在
朝廷爲不費之惠在閭閻荷救濟之仁國計之公私兩
利而吏弊易絶者莫此若也故又曰糶不如借也何以
又言其次莫如招商販以通粟路而路又須寬其途也
蓋以今官倉之積貯理須預備將來旣不可一年借盡
即富商屯戶之葢藏亦因累年歉薄而蓄聚欲空矧關
中水路不通車販少利今旱荒迭年隣境皆窘若不廣
開招商之路曲通米粟之門即三春之閒市販旣少粟

價必昂則小販叢與市價騰湧而流離餓殍當且衆矣
故今計處通達黑水峪一路販米之議雖爲利不大要
之於市販希少之時而得此路之粟並鳳翔之販果淵
淵而來即市價不至騰湧而民情不至惶恐也不旦於
饑民惠利已多乎若更由此推而廣之峪西之陶𪚥二
川峪東之子午峪更東之華州華陰而峪西皆可通漢
中之運東皆可通龍渠寨之運即米來之途寛而明春
西安之饑可不至太甚耳故曰又其次莫如開商販通
粟之路而途又須寬也

荒政攷

豐川氏曰自昔救荒無全策非策之窮也旣荒而始議
救安得有全策哉少得免於流離溝壑即幸耳故古聖
王父天母地而子萬民一民失所則曰時予之辜古大
臣代天子宣德意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其澤則輙若已
之納於溝中於是乎未荒而豫爲之備旣荒而曲爲之
籌凡以補天工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大君百
爾之正職正分抑必如是而後可言大人與天地合德
也屠緯眞公荒政一攷括古今救荒之法而統備以三
十目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此顧吾懼其文繁而覽者之
莫竟也又懼其徒法不行與夫無法而終窮也壬子冬

仍循其目本其意而節約之期於便觀覽易拔行而又於本目外增擇人開井二目以補天工之窮焉嗚呼吾郡今且荒矣矧余陋巷老書生也縱言之諄諄又奚濟於我同胞之饑餓乎抑存此以供一體天地萬物之大仁人君子採擇爾

一曰減歲租之額以蘇民困歲荒年饑以里戶十分論計足支歲用者不過一二分儲微粟而不足用者計當十五六一無恃賴者亦當三四分民方顒顒望賑於官家而吏且捶楚而額徵之空室者惟有逃亡儲微粟者勢且不暇顧冬春之寒餓罄所有以輸公而其究也且

與寡本空者同歸流亡耳故周禮荒政十二以薄征爲第一也

二曰發積蓄之粟以救饑傷蓋無論損有餘補不足爲天道王者四海爲家父母萬民坐擁國廩之饒而漠視下民之命心奚忍乎且如饑饉相延非戶口流亡即且饑民相緣爲盜上能晏然安枕耶故發粟救傷爲濟荒要義也況如近代之積貯何一不出小民平日節口縮腹之供輸而臨饑則輾轉汩沒於奸胥市棍之手又豈情理之平歟然要之古今論賑濟法多矣俱不如居子聚賑不如散賑零賑不如頓賑爲妥協爾

三曰行官糴之法以資饑黎蓋如境內災傷將議賑濟而官倉無多議勸借而富戶有限若使有漕米者則截留漕米無漕米者須發官帑銀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鄰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令得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即大水大旱之鄉不至於市乏可糶之粟麥而如積穀罔利之家雖欲獨高其價而勢必不能更如他處米穀亦復不足則雜買諸豆蕪菁蕎蕎麥蕨粉芝麻之類並足充饑饑民便可恃以無恐況如豐熟而還帑官銀不失而且獲微羨那移以賑民民饑獲濟而歲課仍收且使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即自是而

勸化富民自以己貲往來糴糶民且必從此亦權時救急之一策而如不待用法摧抑市價而市價自平是又中寓之一美善也惟出糶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眞正饑民毋爲商牙揭販者所夾雜混糴輾轉射利又一人不許過一石而尤嚴戢吏胥誅求役人抑勒切不可聽其因法行私是爲要焉蓋遠糴近糶無益眞饑且又藏彼處騰湧市價之弊只有稍摧抑饑鄉市價騰湧暗中利貧之一美若如前弊不能禁清即美事亦解官長亦徒勞心費力爾

四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蓋如饑饉洊臻流亡滿目

而倉粟無餘轉販又遠則如勸富出粟或糶或貸是亦權時救急之一法也但其中有利存亦有害寓利存有三而害寓有二利存何以有三也其一勸富而貸也官家作保豐時按原價官爲催還利在富家尤在貧戶其二勸富而糶也可以濟倉粟之窮於國爲利於富戶亦利市價可不禁而漸平並可不禁而隱消無賴之強奪利在閭閻之處固多利在富家之處亦不少其三勸富能平價出糶而不令市井惡風勒價也利在民情頌上德之能感孚富人尤利在輿論佩服富民之好義樂仁且如更能勸富直貸窮簷候豐交還也則利首在司牧

者不煩請帑家給而斯民且歸仁於至德之隱及亦即利在富戶之借公施仁而陰騭可被於子孫此所謂利者三也害何以亦有二也其一勸富當計其人丁門戶之需餘三年者然後可勸其出三年以外之羨餘蓋吾鄉辛未之荒直至四年以外有一富民家口亦衆積有麥穀數百石初一年亦未甚多糶逮次年仍荒而粟價益貴則官脅之糶而此富民亦利在乘其貴而糶也於是乎盡糶其粟以俟夏糴而夏仍酷旱而無穫此富民竟家廩蕩然無存不得已攜家口之半越衆適鄉竟死於外而家且狼狽故勸富宜爲富民計三年之粟而後可不然寧留一刻薄富戶作鄉邑不逃不亡堪爲國本之民也其一勸富以德化無以威逼蓋若欲勸者當隱邀其人默與之商可能出所餘以貸鄉爲本鄉行此一大陰騭否其人允則知事而仁者也然後官長以禮延至明商之則公私兩得如其人有難色則其人可知竟勿強逼之貸昔辛未之旱州縣官往往以威逼脅富人究之富民多不應而一時無賴之徒遂成羣合黨明刼富民而無忌而衙役里棍亦虎噬鄉愚凡二三十石藏粟之家且多爲此輩借以噬嚙卒之州縣亦用嚴禁而其風不止竟積成橫殺大案歷數官而未已故勸富切

須有道州縣官無徒市一時虛恩而爲邑公私留實禍此所謂害亦有二也總之此事在州縣官先量自已之德能服人不能服人次看富民是何等積蓄何等存心行事相其可者州縣官以精誠先倡如向經知河陽大旱蝗乃先用已堂田所入租賑救之已有富民皆爭效慕全活甚衆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饑稱先出祿米賑民一時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官而全活數萬蓋上躬行仁義而其下不望風響應者未之有也又在懸賞格以勸民信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奬以旌扁榮以冠帶又或給以印信帖除重情

而外誘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爲信彼見司牧之中心款誠調停詳妥好義者必争先貸協者亦翕應矣不然而一邑之富民幾何極其所出何濟於窮簷百分之十而併幾箇堪作國本之富民令之擠墜於貪官污吏豪強無賴之流而不能保其安全是直使凶年饑饉之時盡一邑無一飽煖安生之戶而後已也豈聖明之世所宜有而仁人君子所忍爲乎吾故願司牧者平日去矯激之見無輕摧富而右貧借口於抑強扶弱荒年中又須愼持其平無輕假公而濟威借口於不畏高明不怕豪強而輕加挫抑也要知國家謂百姓爲國本者是

葢謂幾箇富民平日安土衞國之獨人急公輸賦之獨先有兵則輓粟運芻之終賴遇荒亦賦車供馬之莫辭總之時無豐凶而國之所倚賴者悉此輩也嗚呼凡此富民眞國家之命脈哉可無特留意耶

五曰籍饑民之口以革冒濫葢上之賑濟所以救饑殍非以資奸民也嘗見邑里之報饑民也家有需索人有賄賂市猾欲爲他日規避差役之地賂里役以報饑民民之實饑流離者則以貧莫能賄而反不得與故雖有賑濟之名而終無能救小民之死必也罪冒濫罰漏遺嚴勘結察體訪如蘓次忝按里分十甲牌細察貧富將饑民口數合請米數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又如余前說凡大荒散賑小歉借倉各按里糧勻攤其法令里書按所賑貸金粟細分諸里擬人給升底大票一葉前書某里某甲某人若干合領穀若干各里書留底簿一扇與散給員役一扇以便對查凡執票至者給過即於票上簿上書領過二字如此則冒濫之弊必革而待哺之民庶幾無遺爾

六曰躬賑濟之役以防奸欺葢凡官府賑濟當其發糧也則既偷竊於吏胥及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剋減於委役葢竊剋者十恒居其半矣至如賑金則又弊竇百端

莫可究詰葢在朝廷原屬實惠而如後世賑不按里散不依丁丁簿上人數盡屬詭名則直是虛文搪塞其實窮簷之實被者且十不能三四爾嗚呼其如朝廷之德何必也四境之内照東南西北分日擇地諭令集該境饑民州縣官躬親查給而勿輕委人爲當萬一地廣人稠一身難遍則精擇廉能員役分頭管散總之簿籍既要分明尤須計算賑貧每一處共饑民口數若干賑資若干毋戶口給與銀糧若干逐一明白榜示使饑民各知數目而要緊則在上官出其不意時一親到驗查如有管散人員剋減短少者許饑民即時首告以憑坐贓

如律究問則庶幾吏胥弊少而窮民多沾實惠矣
七日詳村落之賑以逼窮簷蓋從來有司之賑濟宿在
彌縫撫飾於城市之中爲美觀而如窮鄉僻野間橫於
道路塡於溝壑者則聽其死亡而莫之肯顧嗚呼父母
斯民者顧可爲是偏枯耶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遍無
遠無近一視同體但得有暇則正官親臨萬一無暇則
委用廉幹而亦必親到一二鄉呼其饑民細問虛實使
無不均之嘆可也
八日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爲濟極貧之丁
口設蓋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使炊爨官爲日煑粥

飼之以全活其性命本仁術也頗所最忌者羣千百人
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而或以道斃且羣聚則熾
熱蒸染易以生疫甚而管食者兌米而多攙以水給食
而不惟其時欲以救民之生而反以速民之死者往往
而然必也愼選員役躬親考核逐鄉而煑分圖而食煑
必以潔食必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旗引隊羣
而不亂庶幾少弊耳然要之愚意煑粥終不如給糧零
散終不如頓散也
九日設多方之策以宏仁恩夫四方之地風土懸殊災
變之來情形不一必也順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

凡可以佐百姓之急者悉心力而爲之如漢鼂錯建言
令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武帝詔山林陂澤之
饒與民共之董煟謂饑年食蕨根煑野菜拾橡子採橿
米凡可以度命者隨時在而爲之西晉武帝時頭傷稼
尙書杜預上疏漢時舊陂繕以畜水令饑者盡得魚菜
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
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以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分以
給民使及時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
之益宋程珦知徐州久雨珦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
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盡涸而

豆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范純仁宰襄城因歲大旱
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米賴以無饑
又古者所行令民入粟以次補吏給度牒度僧入米以
活饑遇饑行權術不厭詳然要之出官帑銀循環轉運
及勸富民之興販誘客商之糶糴此於荒政爲喫緊而
終不如遇可井之地即諭爲之殫功成井灌穀蒔蕪菁
蘿蔔之類尤爲的實濟用且出自已地力不勞外營也
十日厲揭販之禁以祛市姦歲祲穀貴小民已不堪命
而市井之猾牙儈之奸罔念民艱乘時射利凡遇有穀
之家入市出糶輒結黨成羣邀截兜攬仍高其價囤收

糴之以圖抑勒零糶取利倍增穀價之所以日長饑民之所以日困則皆此曹爲之祟也有司須嚴査密訪重責枷鎖號令都市此風果息卽市價可漸次而平矣

十一曰戒抑價之令以來商糶夫民情趨利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逆而遏之則決年荒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出示抑減市價以惠窮民此意未嘗不美殊不知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便畏阻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亦閉糶而不出民食愈乏民情亦慌強則有刼掠弱則有餓死而已故良有司惟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得抑減而仍出官銀

以行運糶郵商賈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懸賞格以勸富民漸近食新卽穀價不減而自減不平而自平矣昔范公仲淹知杭州包公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遂賤此前賢已行之明鑑也

十二曰予民間之利以充贍養蓋民之利稼穡爲先而此外如近山林者則有樵採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池者則有梁罝之利近竈場者則有煎煮之利近關津厰務者則有商稅之利須力請於上暫弛數月之禁令饑民得依以活命一遇豐熟卽停止而又爲嚴禁約束不得乘機急行非法搶擄犯者無赦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十三曰留上供之粟以資賑濟王者爲民父母四海蒼生皆其赤子也寧有父母廩食有餘坐視赤子之餓殍而漠不爲之拯救乎惟是遇有凶荒有司須力請於監司監司則力請於朝廷或留上供之運輸或截留漕米如前代舉行故事又或力不能盡賑則截留漕米減價而糶是亦平抑市價之道也不然而朝廷不問詔留某項解京糧餉賑濟饑民所司亦絕不敢以此爲請而徒以境內藏積之儲量行給散譬之霡霂小雨澆久旱龜坼之田其何能濟虛文故事良可哀已況乎人主未有

不愛其民而惜其流亡死傷者誠有能將小民饑餓流乞轉徙死亡傷心酸鼻諸苦狀悉描寫以上聞而懇其留粟發粟則上之人必惻然而感動卽不然而言者未必獲罪卽獲罪吾亦任之卽此人者忠於國惠被民吾知其得天獨深非福祿壽考必且蔭留子孫而不可限量爾

十四曰肩專擅之罪以救然眉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死歲荒年饑十室七饑而欲死民命直懸於旦夕而君門則遠乎萬里爲有司者受天子命作牧斯民顧不唯閭閻之饑是顧而此身之功罪是計必請

而後行得報始癸道路往返未及施行而百姓且多斃轉溝壑矣故余以賑濟之事若猶可以稍緩則當以請命爲恭若勢在然眉朝不及夕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葢古人如汲黯蕭復楊綰楊逸輩纍纍行之往往反蒙朝廷襃美未聞盡蒦罪譴也然要之臣子救濟君父所託之生民合如救赤子之入井但使得濟矯制之罪且不暇計襃美之榮又豈此心可覬乎

十五日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國家之事權本不可以旁落下移而古如大夫出疆則許以專境外將軍統兵則許以制分閫葢事機變於萬里之外而字字稟命君

門或且有牽掣悞事之弊藏於其中故古之立制出疆之大夫專閫之戎帥俱得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也惟荒政亦宜然饑民之命方懸旦夕之間而必令俟奏報得請而後得發倉拯救即文移往返之間遠輒數月之外近亦非一二月不遂葢自縣申府府必駁查自府申司申院司院又必駁查上下駁查而半月二十日猶爲速矣然後題奏邊境之鄉又非兩月內外不能行縣倘若窵遠之途部更查勘即非三月內外不能得命夫三月則百日也民之告饑非大水則大旱曾可待至百日乎故古之明主定規立制無事不嚴專擅之罪而至如立救荒之法則輒給空名告身空名度牒而令得拜爵度僧專斷而行豐熟乃罷即古之良有司亦正有不俟請命竟自截留上供或且專制發粟如汲黯楊綰其人者葢意在全活黔首非權宜不濟故在上初不嫌於事權之旁落下移忠賢有司亦不避矯制專擅之罪而刻意行之也是惟明君賢相權衡事宜立爲永規凡水旱災荒如時可稍緩則必以請命爲恭倘如勢難久稽則許有司得權便立行而如其必須奏請則亦必限以本省一切申請查勘不得過二旬題奏限程途中必一日五百里爲度並部頒 諭旨亦不得過五日而如 諭旨

下縣亦以日行三百里爲限不得稍踰時日爲當也而外如忠賢大臣題奏於河漕額米及上供之米歲除一分於沿漕通達鎮城貯收用備近鎮水旱災荒之借而豐歲則亦準社倉加二出息之規生殖粟本亦是要義

十六日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凶年饑饉小民餬口無措而天子燕饗賞賜輒費鉅萬不亦可惜之甚乎葢在朝廷稍事減損不過省一飯一賞之費捐虛文糜費之端而便是延一邑一郡萬姓之生此明君賢主所樂爲而體國忠主之大臣所宜懇諫而力陳也

十七日立常平之法以普國恩按常平之法始於漢耿

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厥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
穀貴則減價以糶以利民是以名曰常平其法原取惠
利百姓以防水旱災傷不但爲計較出入之息盈公帑
而爲富國之圖也唐宋以來凡力行此法者皆其於利
國利民爲甚切無奈承行有司往往罔知法意當穀賤
時不設法增價買糴以致倉中空虛及遇饑荒則又受
文法之牽制畏上司之稽查而不敢輕發以減價平糶
僅以一紙教令勸民之出粟禁市價之揭販又或遠糴
無利之官糧強抑不能抑之市價以爲吾救荒之事庶
幾盡心爲可告無罪於君民而已矣又其甚弊則糴粟

不平取諸市而往往以短價強派里民且重耗以收民
間之輸納是法本平而承行之時究無一平也至於出
糶則非青黃不接之時即凶年饑饉之秋彼當日原納
之里民亦望此糶急矣而有司則又曰常平爲赤貧設
凡有田地之富戶不得糶有房屋之富民不得糶舉貢
生員不得糶舉當初重輸此粟之里戶皆不得與焉曾
不念此粟皆此三項人之節口縮腹所輸納究之此粟
卒多歸之富商舖戶與夫牙儈役胥而所謂赤貧者亦
卒十不得一二焉蓋來糴者未嘗非赤貧而赤貧亦安
得有錢十九屬富商舖戶之債來牙儈役胥之借借需

是立法之意原無不平而承行之有司則於糴時尤不
平更甚也故常平之法在國家必不可廢而常平之弊
則在明君賢相必不可不一大釐革一不釐革而累民
之弊且莫此爲甚矣
十八曰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按居子曰社倉之法古
惟朱文公行之奏效其詳則淳熙八年建寧府崇安縣
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文公倡議請米於府府給常平米
六百石夏給人戶冬間交納每石量收息米二斗大饑
則盡捐之積至十四年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現
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縣申本府照

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行之
諸路其有富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
與撥還有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
擾公私儲畜實預備久遠之意但夏貸冬收每石收息
米二斗愚以爲利息米改作一斗足矣義倉古與社倉
通行但古行義倉法於田畝正稅外別徵升合以入義
倉在廉吏行之則可貪吏或借以濟其多取之私擾民
不便愚意則又謂謂之義倉乃倘義樂施之名官吏倘
義則捐俸以買糧富戶倘義則出貲以入粟上以好義
倡之而風巨室大家起而樂和必如是而後可耳夫常

平以賑糶義倉以備借賑在官既有減價平糶則不必
出令抑遏而可以潛壓穀價復有借賑則與平糶忝用
並行何荒不救更如糶則止許饑民之零糴而不許販
戶之頓買在濟饑則務由城郭百姓以遍鄉村之極貧
庶乎水旱有備流亡可免矣然而漏落僞冒重疊等弊
又不可不嚴查釐革也按屠子之論如此救則謂其近
於密矣然亦尚涉於疎疎則弊叢其中法雖設而終於
難行雖牽強行之而卒亦不得實效也蓋如行社倉之
法而不限以出七留三之例一遇大饑出者無入更遇
連饑不但里戶或有流離亦且粟本終於斷絕矣且如

息米小歉蠲半大饑盡蠲意則亦美然其勢亦難繼蓋
如社倉未久而或驟遇大饑中無素得之息即且本年
之米有出無入而並息盡蠲之又如荒旱連年不且本
久而並其法盡廢乎又社倉之能久全在管領之得人
今之談濟荒者往往羡美朱子之義風不置抑曾念古
今得幾朱文公也而可易言行社倉也無乃梟名而不
按其實乎又如義倉之法官員之尚義尚屬不難即富
戶之尚義亦尚不難今試問管領此事之人出納之惟
允收放之無私果可易得也耶管領之人不易得而法
能終行也耶是惟原終稽弊於遂私中寓濟公之術於

切情中寓近理之法庶乎可望行之能久而久行始可
以實收其效耳蓋如息之重原不如息輕之爲有利於
鄉然如利太輕即且後將難繼且如民間息往往加四
加五尚不可得於急需之秋息至加二即輕之至矣是
固小民荒歉時所求而不得者也况多此一分之息究
之亦爲借者儲以待荒年耳則如盡蠲之饑時收息米
二斗作一斗此言可作談柄而實不可以公行只合逢
小歉而饑時其息或緩待之豐年則可耳又糧儲不可
分於麥米稻豆出發要須兼乎義社常平務令粟本日
增而遇荒不匱庶幾善耳然如此等處特以原設法疎

密之大畧耳究之法在人行雖有善法而不得其人有
人而不盡其方終同無法也必也無論社倉義倉總須
本圖本鄉中第一有身家有行止之人推之管領而揀
擇一二有精神有材具之人爲之輔佐任事日須上之
迎送於公堂而州縣宜優加之禮貌下而公讌於私鄉
而士庶輩同設之酒餚平日不問其出入歲終惟清其
放收而如酧勞之具即寓歲息之中大約有息十石則
歲酧之一石有息百石則歲酧之十石息日益增則酧
日益厚而如其人自有力欲附以私粟冀圖利益者亦
正不妨聽之總之宜令其公不妨私身不空勞榮名厚

實於此畢收庶幾可望其殫心盡力以成就一鄉一圖永亦備荒之實具耳夫十年之內便有一二小水旱在焉如其遺逢年荒一旦公用此社義之儲蓄而果能爲一鄉一圖之恃賴而且其粟本日增而不損於原設則其職舉矣須衆舉之官官爲懸扁本鄉人吏爲私謝將見但得所舉之人稍有本心能知大義卽其事可久遠無壞耳至如出放義倉之粟糴買常平之糧則須各置簿籍官爲鈐印稱職既須官旌敗事亦須到官懲罰要須斟酌詳允而亦全在簿籍分明查勘得法也

十九曰豫救荒之計以省後憂蘇軾曰救荒郵患尤當

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熙寧之傷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煑粥終不能救繼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水旱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終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斗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竟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總之救荒在於豫備其法莫如周禮之備而見荒有兆蚤爲之謀詳爲之慮則趙清獻越州之法稱最善焉其法先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有幾鄉民能自食者幾家當廩於官者有幾人溝壑與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出粟之家有幾戸使各書數目以對得饑民若干粟若干豫爲設法賑濟男女分日而給

使衆無相蹂又爲給粟之所於城市郊野若干處又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粟平價自糶又僦民修城領工價就食又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償又男女有棄者收養之又爲病坊處疾疫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囑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抃經營綏輯纖悉畢備皆先事爲計越民賴以不災古人早見如是此外先事之舉可法亦多而如簡而能切則屠公之論不可廢也其言曰如見目今大水大旱大蝗知將來必饑輒預爲之計或豫檢踏災荒之田豫報查被災之戸早申災傷之文早借備賑之粟

或豆麥蹲鴟薔蕎蕪菁芝麻之類可種則躬勸率百姓廣種各鄉或豫發官帑銀給委忠實商德富戶往鄰郡豐熟去處糴麥穀糧種以待平糶或勸誘商賈客舟運粟以來而許爲存卹護視主糶或豫查境內巨室富戶而結以恩信優以禮貌勸以陰德悚以利害令其各有顧惜桑梓之情凡此皆所謂備豫之道也嗚呼是言也不謂切於情事之論不可矣

二十曰先檢踏之政以免壅閼水旱蝗蝻之後田禾被災矣若非正印官親臨逐鄉履畝檢踏災傷而令首領及吏農里老人往而虛應故事或反需索滋擾則在先

之覈災不實而後日之救災何據乎此隱漏重冒之弊所以紛紛也故但見水旱蝗蝻之災傷檢踏不可不先不親

二十一曰時奏荒之疏以急　上聞人主深居九重安能坐照萬國而無遺故如境內災傷有司須急申於府司督撫督撫須急奏聞於朝廷　朝廷以萬國爲一體必不至漠視而不爲之救則是此一申也忠於朝廷惠貽生民不亦俯仰無愧於此心仁澤永留於子孫耶不然而萬一報遲閭井多流離餓殍之慘朝廷有罪譴降罰之及萬民唾駡而鬼神降殃亦何取乎且吾目未見爲民父母漠視民瘼但圖顧惜一已之前程而禍不降於當身報不及於子孫者也

二十二曰嚴蔽災之罰以儆欺玩俗吏往往好談時和年豐以釣聲譽而諱言饑荒水旱以損功名故恒有匿災異而不聞甚或飾饑荒爲豐稔者此非朝廷嚴立科條凡田苗收薄至四分與報兩料俱薄者必求減租邑內有流亡餓殍而不上聞者必加降黜更如扣落赦餉刻削賑資卽不但革職不恕亦且贓必令賠庶幾稱隱荒賊民之罰洩天地神人之忿此罰立而庶幾欺蔽災荒者寡矣

二十三曰修水旱之備以貴豫防蓋救災於有事之後不如防災於無事之先是惟每郡特設督農勸水之大員使秩貳於太守而分尊於州縣每季必遍行郡境凡州縣防水防旱之備視其舉廢督農之官卽得直行申報於巡撫而懲勸卽行其有巡行或怠勸懲無法則巡撫立題降罰蓋田者生民之命而勸懲則又有司舉廢之所由分也民命國家第一重事故罪不可或淆而督農之官之責不可不重爾

二十四曰躬祈禱之事以回天意成湯六事自責而甘霖立應唐文皇逢災吞蝗而歲不爲災蓋天高聽卑[illegible]

使精誠不懈自然天意當乎不然天體尊而神理赫曾可以虛文故事動之耶故將欲行禱必存救民如救入井孺子保民如保自已赤子之心持齋素斷嗜慾首宿罪悔已慾內辨精誠外勵勤勞必期天意感格而後可也

二十五日勵勤懇欵之行以感富民民盡有良可感而動特上未有以正道感發之耳今誠使爲守令者平日愛民心切逢荒救護情殷士民業已目見心感而欲於不得已時勸富足士民之賑貸鄉閭則不遣隸卒不行符票遠則減省騶從惟乘一馬近則不用轎蓋徒步而

行過詣富足士民之家爲之降其顏色溫其言詞優以禮貌風以德義以平日居官之惠愛兼以此時之誠切人性皆善士民但非頑梗有不良心感發者誰乎良心既動何物不捨何民不從又何荒歉之不可助歟然要之欲倡士民之賑貸非先以身作倡自捐俸米不可而外如士民之賑則思酧以旌褒之實法且欲倡士民之貸則必爲之作保而令其按價償於豐年然後其事可濟也何者世間明於大義之士原難即厚藏金粟之家亦本甚少賑而無望其報貸而不計其償恐世少其人果立此法亦恐終無濟於民饑爾

二十六日廣道途之賑以集流亡蓋如吾縣饑而旁郡縣皆饑聞吾救荒有法或流移而來雖非吾部中之赤子然仁者一視之情寧忍恝然而聽其枕藉以死乎按熙寧詔曰流民所在州縣每程人給米或豆一升又余觀宋代擘畫屋舍安集流民許令在流寓地方諸般採取營運支散流民斛斗米豆數目安泊存卹救賑最爲周悉而如康熙三十年陝省之荒流民就食湖北者甚夥而總督丁公安插救濟之法靡所不周始到爲之營寓所散口糧又爲之設醫藥給月糧及荒出而歸則又爲之籌路費令之全家還鄉始終備極周悉嗚呼如今

逢荒而有司能如此留心即不惟爲天子收集流移即已之積德累善不且甚厚也耶

二十七日申保甲之令以遏盜賊饑荒之時盜賊易生何者饑不可耐寒不可忍也然亦不能大誅橫行不過爲鼠狗之計以苟且夕蜉蝣之生耳姑息而不爲之撲滅則燎原可憂輒用重典而悉置之法則饑寒可憫必也防戢之惟嚴獲盜之無赦察其情形視其素習若惡斷不可恕烏合附從則須詳察情節傷主者必抵無故若止於偷竊衣糧則爲之大張聲威號令於市令其暗傳自然當日解散然要之必不可縱而不懲使肆無忌

俾貽惠閭閻也子產之爲惠人正爲善用其德以成惠爾

二十八日省荒後之耕以給將來大饑之後不惟民食艱乏卽耕種亦恐無具必也爲之省視耕種無食者量濟之以粟無農具者量爲籌處散給或勸富民借之食具而令貧者爲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待收成而以糧食償之有司須於耕種時暫輟他務身歷各鄉補助勸率又須盡心相視其獨貧之人厚者官爲旌褒小者本人豐收日酧謝卽百姓見上人留意農務自勤奮不怠境無荒田卽又各鄉好義之人見上人如此留意窮民自然胥興好義之思樂成親睦之舉而鄉無失業餓殍之民矣

二十九日申閉糴之禁以廣通融昔晉饑乞糴於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而葵邱之會其五命中亦有曰無遏糴夫遏糴尚霸者之耻矧今一統海宇何地非其一家而可封疆自限吳越鄰封歟且獨不思吾不卹鄰萬一他日吾境亦荒獨不仰糴於彼鄉耶故閉糴斷乎不可但在有司留心酌劑斯可爾

三十日墾拋荒之田以厚民產其法分東西南北區圖相地遠近設勸農長數員選有身家德行良民爲之約長優以禮貌重之事權舉行日正印官設酒餚款待諭以須履畝親督細查荒田若干於拋荒戶下卽與給糧募佃人承令開墾或許原戶歸而復業量其人之丁力領食若干給與工本糧食或許計其所費分之墾田以收足爲斷又或官資之倉糧責以收後抵斗還倉若富民願自備工食開墾者亦聽收兩料後然後起科蓋旣免當年稅糧卽一收可以全得又若本戶歸耕則復給工食務期招徠有法勸諭盡方將現在者孰無向利之念卽流落者孰無恒產之思自然荒田盡墾國課漸增而地方元氣之復不難矣

右荒政三十目盡按屠公之舊而細註則因其舊者十二三增損者十六七其於荒政亦云詳矣然如政不自行得人則行人不自行責重責專則舉責輕責寬則廢故予於三十目外又增以專責巡方之精覈以實皇恩一目爲三十一也然如責重責專而得督率之人矣倘或天道久窘之以雨澤而饑荒或延之以歲時官倉無可借賑之粟富家罄倉箱之糧江河涸竭水不可資豐鄉窵遠就食仍難有司牧之責者將遂聽其轉死溝壑甚至羣起而搶[illegible]耶是惟行按

地掘井而灌一法可以助天道之窮可以代官倉之匱並可以使歲歲豐穫常免饑餒葢其法通融地勢之高下淺深詳計井數之多寡大小地則有無相通官爲區處工本則按實計酌官爲借倉總之期可井之地村無弗井之人有丁之族家無不灌之田卽使寡婦孤兒亦須倡以鄰里相助之義舉流客緇黃咸爲導之殫力灌漑之實務至如借官則卽於秋收後責之還倉民貸要必至農畢時卽官令立償更如旱災不已則分高亢之壯民就佃有井之低壞又如鄰境多井則移乏井之饑戶徙可灌之井鄉要須客無負主主無棄氓民知信官官悉愛民由一邑而行之一省由一省而通之四海將有江河泉源者固歲以不凶卽無江河泉源者亦且以井爲恃賴庶幾合大易井養不窮之義而於備荒其足恃乎是惟留心民瘼之大人君子竭誠　題請盡心規畫令得旱荒立收井效今日直奏奇功爲中原之倡而使名垂萬世而無窮以比於大禹之治水周公之制作不亦善耶不亦快耶故於三十目外又益之以責巡方之精覈又於三十目外益之以開井資灌漑之利終焉其條謹續於左

三十一曰責巡方之精覈以實　皇恩葢以爲國爲民之仁人君子宦途中最難世固有小民之流離已甚而禁不敢一言　上聞者甚至　上已聞知　恩綸下沛而無良之輩且借此漁利至與胥吏合手而蠹蝕餓鬼之皇恩否亦痛癢不切徒委之下僚及用事之役胥里長而不知省視稽查其虛實竟使朝廷及民之實惠且成一故事之虛文是惟專責巡方大員稽查荒境之淺深民情之苦樂流離之多寡與夫上自監司下及州縣拯救饑民之勤惰緩急果否尅扣恩賑之有無視其功罪大吏卽立加褒降州縣則視其功罪亦卽立加賞罰

而要緊則尤在細視漠不念民瘼之員立除一二人以示儆而不待於事終荒已葢仁人君子旣難吏只惟賞罰爲趨避若俟荒終而後按爲功罪卽一荒中時日若長斯民之凋殘死傷不可言已且巡方無他吏責只以訪查民間利弊官員賢否得實爲盡職巡方果權重而得人卽中少隱匿欺蔽之私而饑民之暗享福澤爲多故救荒以嚴責巡方大吏精察荒景吏情而懲勸卽行一刻不緩爲要義也

三十二曰興井利以保全民命葢如歲荒甚久官倉無可借之糧水道不通遠地無可運之粟卽拯濟之術服

見立窮是惟一大經營穿地成井汲水灌溉一法可補
雨澤之窮是爲實而有據其法則在覛村堡人丁多寡
之數而計丁爲井次覛地勢高下淺深之宜而因勢利
導又次覛成井取水難易省費之詳而計費幇貼又次
先事豫爲之備不可以緩時失事機而緊要則在鄉約
村村得人而大頭腦則在太守實心期於報君子民嚴
飭州縣不得虛應故事而信賞必罰絲毫不以假借也
外如地高難井石田寡水而生那移人丁之法與夫寡
婦孤兒單丁獨戶僧尼流客師巫樂工或有人無田或
有田無人或有人有田而無食用之資太守與州縣官

皆須爲之計處方法令得通融井利逢荒皆保身命而
不使一人一家流離餓殍庶幾乎大父母保赤之仁於
此克盡可告無罪焉爾其詳備於前井利說中司牧者
是惟推廣而力行之乃能收保全民命之效爾

豐川續集卷之七終

豐川續集卷之八

水利

畿輔水利論

水之在天下不爲利則爲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
利之未修也神禹治水之法曰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
而夫子贊之曰盡力乎溝洫蓋決排所以治下流而溝
洫所以治上流也溝洫舉則昔之爲害者皆轉而爲利
矣畿輔之水千流百派其大畧可得而數也寶坻玉田
以東至永平諸水皆各分流入海密雲昌平諸水由京
東南流至通州入運河達天津入海皆不聞泛溢惟西

南諸水之會天津者爲害於畿南也特甚西南之水以
百數桑乾滹沱最大白溝猪龍次之桑乾會宣府諸水
自西北而東南過良鄉渡盧溝橋由固安永清而東是
爲北河（即永定河）滹沱會正順廣大四府之滏漳沙洺諸水
自西南而東北至獻縣分爲二一由縣南單家橋東流
至青縣鮑家嘴入運河一由縣北臧家橋趨子牙是爲
南河（一名子牙河）南北兩河渾濁洶湧與黃河伯仲至於白
溝猪龍二河則介乎南北兩河之間而白溝河挾保定
府北諸水南趨雄縣猪龍河則合正定府北諸水北趨
安州出趙北口與白溝河合東流經苑家口爲會通河

葢會通與南北兩河爲畿南之三大河也三河復同趍三角淀達天津之西沽入海夫三河全納西南之水以注於三角一淀則所關匪細今乃淤淺曾不容刀即西沽海口亦隘下流既不能容洩安能禁上流之氾濫哉是以北河決而南南河潰而北會通河漫溢於中而霸保文大間遂成巨浸矣治之之法惟令南北兩河分道入海不使入淀而復殺上流以緩其來疏下流以速其去如斯而已矣何謂不使南北兩河入淀葢淀水停蓄瀰漫易淤而難濬水由河行則奔流迅疾難淤而易濬也北河宜於東安永清之間別開一河直達西沽築堤

以東之毋使南決南河則於獻縣分流處築壩勿令北流臧家橋而深濬單家橋口使水全歸運河復於運河東岸相對鮑家嘴開河東達濟溝入海仍建滚水壩以防暴漲則運河無患而靜海亦不虞淹沒矣何謂殺上流開溝洫是也於南北兩河之間多穿溝渠兼用水法引水成田則上流之水勢自緩至於下流大小各淀及海口淺水處俱加疏濬深廣則其去自速即有久雨橫流亦有所歸不致暴漲將見數百里間悉爲沃壤豈惟霸保文大間永無水患哉所謂轉害以爲利也或疑南北兩河恐不能用灌溉是大不然夫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此非用渾水之證乎渾水之長禾黍更勝於清水但其溝渠易淤須年年挑濬不若用清水之省事耳然則畿輔之水利止此乎未也京東沿海之地東極遼海南瀕青徐皆可成田元虞集明徐貞明論之詳矣舉其說而行之誠萬世之利也雖然開河築堤營田建閘非知地勢之高下識土性之疎密審動工之先後明濬築之法程則難成而易敗徒勞而罔功是宜博訪深知水利兼明測算之人相與相度而經理之則事半功倍庶可以副

聖君賢相興除之盛心耳

西北水利

國家建都燕山介禹貢冀兗兩州之境九河之會渤碣之區形勝實甲天下環燕趙數千里之外聚於順天河間兩郡之地而統滙於天津故常不患水少而患水多自金大定患盧溝泛溢封其神爲侯元明以來時有衝決以至於今然水之爲患畿輔受之而水之爲利畿輔未受意者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待不世出之人以行不世出之事乎畿輔大川數十名禹貢者若衡若恒若漳名戴記者若惡池名周禮者若泒若菑時若豯養名戰國策者若滹沱易水名山海經

及水經注者涿易灤徐淣巨馬挾活聖泉雍奴之屬不可勝數人但知畿輔高亢而不知其爲澤國也竊謂京師之背以山爲險其面則以水爲險山以環之水以潤之此所謂神皐之奥區天府之上腴也雖泛溢足以病民要亦河渠之制未備故時有小患耳其可借以爲用者自在也周禮職方氏幽州穀宜三種鄭氏謂三種者黍稷稻然則幽州宜稻與黍稷等且冀州之壤中中揚州之壤下下若耕而種稻必出揚州之上乃僅種黍稷而不種稻則亦未知稻之宜於北也今試以水田之利言之自永定工成清河隄防又已就築渾河不復爲患矣夫萬物之情聚之則勢強而不可制散之則勢弱而不能爲害此濬畎澮距川神禹之所以爲大智也且禹貢之法畿內甸服凡五百里總銍秸粟米皆於是取之八州所貢方物而已未聞漕米粟以餉帝都也夫畿輔大於五百里其膏腴過於冀州乃仰食江南之粟則是地有遺利而水田不興也畿輔水田虞集倡之邱濬和之徐貞明始行之李繼貞汪應蛟左光斗相繼而拓之然不自此昉也張堪之於漁陽慕容鹿之於督亢黃懋之於滄州皆卓然著績今所存止玉田葛沽數處然米實勝於吳越則何憚而不爲也北人惰窳請毋動其黍

稷之高田姑先試以七十二淀萑葦之場於畿南再試以豐潤瀕海自黑崖子墩至開平衛東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之斥鹵於畿東又用陳龍正之說原係不耕者則申明太祖永不起科之令若改黍稷爲稻田者則照現在陸畝之則永無增加由是行虞集策耕百畝者受百夫長耕千畝者受千夫長以勸之行何鈁策近山用閩人級泉法近海用吳人引潮法近河用楚人障陂法以別之數年之間漕運可減久之盡復禹貢總銍秸粟米不出畿內之制則漕渠可置不用歲省水衡金錢且鉅萬目前業農民之費不足算也行且吹豳詩籥土鼓以矣

畿輔水利

水利因地制宜要之取於可洩橫溢之水使不爲田害並可取無用之水轉爲國利一舉而節宣天地輔相國家兼收其益故古之善經國者上之取資江河其次則江河之不及而泉可疏泉之不及而澤可資又其次澤水之不及而井可資再如井水難取尚有畜聚天雨之水以備不時之需者良以水利之所關者大耳則如畿輔全境東邊瀕海中間河流泉澤在在而有是固善經國者之所宜因勢利導也今如詳講而實行之利益

真無窮極願如就今日經營水利而詳求國家要務則猶有深遠之弘猷可寓其中耳蓋如滿州漢軍蒙古是國家文武官材之半出而兵所從足之原也夫常人之情必家有所資而後心知義必養既足而後行向方今則俱無永業之可以資生養家貴者惟取資一官賤者惟取資一甲中間官至督撫歸家曾未十年而家口蕩散者十常四五至甲官小秩則且有現在官而債積滿身者即披一甲之丁可推而無官無甲之餘丁其窘當更可推矣故居官者多不能自潔其操一意爲國計爲兵者半不能自盡其分一意以習伎而無官無甲之餘

丁則十九不能安常分守常規東西奔馳耳如是而二旱爲之所生且見國家隱憂其弊而將來必至大費補救則何如及今經營水利時通融元虞集因田授官之法爲滿州漢軍蒙古計現戸現丁授之永業乎且中間又有兼寓之弘猷所宜講者誠因授田之時令其按地立屯按屯立堡按堡立營按營立鎭凡屯堡營鎭俱應宜限以高城深池令可居守但係非官非丁之兵除一二人給事守官守甲之祖父外餘俱隨旗按分田之所務令滿漢相參兵民一體農時務農春冬講武即此可使瀕海近塞數千里間隱然立數十大鎭爲　神京屏

藩以成强幹弱枝之勢也更如一逢歲旱利收十倍即此地可使頓富雨暘相稱而添此田產粟價亦自當賤而便於官家積貯即屬雨水淋潦而水既有減獲粟亦自視前倍蓰積之數年自然粟當日盈竟可漸折漕糧糴北直有餘之粟以充倉庾而歲歲於冬春粟價增長時行平糴平糶之法以益國而裕民如是則南民省勞省費北民獲益享利而　京師全省無粟價驟昂病民之弊即他日萬一高阜之區歲逢旱乾之災而水利在在而興即饑民可就食近鄉而不至遠流異域耳是則一舉而不獨享水利於無窮即國家足食足兵之道俱

寓於此且使滿漢蒙古居官者得自潔其操以殫本職披甲者得自養其家以壯兵氣餘丁亦得所養而無不安規守分即國家郅隆之醇風金湯之鞏固亦將收效於此而他日無事補救之經營矣况　畿輔粟果有餘自不至於以　京師百萬之衆仰食於運河一道又以免深心國計者之隱憂亦即在此也耶

經營水利首視地勢之高下然看水道之來路去路則樞要也緣經營水利不特防旱亦防雨潦來路不大不深不足給旱時之用去路不廣不濶不足洩潦時之水水利特地創始一切河道堤防田中畦區與橋梁道路

非遴任得人糾聚衆力至二年之後不能粗就規模非三五年不能大享其利然非遲之十年經一小旱則水勢不降水渠不能淘掘至底一定永定也至於蓄洩之法則全在匠之巧拙此非得運糧河與薊常通水性之工匠深明蓄洩之法者未易以私意料度也

今日畿輔水利以

朝廷之銳意興舉大臣之悉心經營不愁工之不成但是既成之後使地方戶口之不衆即田成而終不能實享其利何則田之收成全在人力田寬而人少則工力必不能到即薊常肥饒之區同於沙薄耳然使糞力有

不到即人工徒勤亦收成薄縮也故量地居民量民計力爲水利結尾一著今日水利伊始即當計居人糞力之所從足務使人與地稱力足肥地然後爲善作善成耳然如愚見今日開創經營先以堅築堤坊通開河道爲將來大興水利之計蓋堤防河道水利之本也而墾田且無須太廣當先於附近易成處經始逮二年田成之時看編排滿漢餘丁與招募田丁之多寡難易然後漸次擴充庶幾不至博而寡要廣鶩徒荒耳却是州縣居民繁盛之鄉凡有河泉澤井可渠開渠可井計井可製取水罷具者設法早爲之計是爲當也蓋以其人不待招屋不待造城不待築不過因其未息乘暇經營一切省力耳然非於督農勸水數邑設一大員令權力可以彈壓州縣有司而各於義倉內分掌穀麥若干石於春耕夏糞時巡行田畝相視勤惰而借助其不足令收後以徵息還倉而特重此員之賞罰實效難收即不久徒成故事耳

新創天津一帶水田如係官灘則田成即可任官給付如係有主之區則按其項畝責其印契願得官價者照契給還原價如欲得田按其田中工力多寡或三畝給本主一畝或五畝給之一畝緣前此未成水田時往往比歲不登即登亦僅數斗之間一旦成旱澇俱收之良

田即於地主不爲虧少也況田一成畦比鄰戶衆將來佃種自易竟可成歲歲永收實利於彼所獲不猶爲多乎更如地微高仰不成水田但可疏渠灌溉如鄭白渠制之處亦視旱田有數倍之利却須於其鄉村居人計戶計口均分畝數以救旱荒即一遇荒歉家家有賴自可不至戶有流離然非官爲設法立制想出一均給妙法即傍渠田主孰肯捐已之田以給鄉人乎此須大爲經營而後可蓋此義即古井田均田之遺意適其變而小用之耳

又田如各獲水利則收粟自倍再遇連豐卽粟價日賤當此而上無權衡斂糴之法卽農耕無利人戶懈工是則在督農勸水之員四時報明粟價申上計臣爲通算漕糧到都日正項餘耗水旱腳力共費若干務爲南民減二分之費而責令輸銀於北民視平價增二分之價以利農人如是卽南北之民俱利而國家亦且有一二倍之獲以實倉廒是卽前所謂平糴平糶之法可通融者也如此卽畿輔有水利處眞可十年而富無水利處亦自饑荒有依不至遠徙遐方則國家積貯盈溢而中間美事之所成且當無量矣語曰一勞永逸一費永獲

此事眞足當之也然必爲大臣者悉心籌畫其事宜開誠詳陳

聖明令不阻於人言不撓於惜費然後此事可覩厥成而成一萬古永利功勳可直邁平成耳

凡近河近泉近澤一二里間水可引到之處襄江取水車制可用蓋縱不能遠及一二里間但得地平亦自可以救旱全在縣令得人罷具早備臨用時視其水之大小此車卽無不可隨便施用以濟一方之急也

至於井則今雨水多地下泉脉高問明匠人一井用砌磚幾何却須早備然且不必掘砌早備磚石者臨時恐備又無及待旱至磚如已備一井不過數日工卽可完而旱則水面降落井不易竭也

井凡二丈以前山陝砌井取水之車無不可用大抵十口之家一井便可救旱糊口但井須磚石包砌工費頗多必須縣令得人悉心設法令貧家皆得享利乃足備旱耳

論治水

因論畿輔水利事想起當年鯀禹治水公案又思起今日河工之功罪處分宜得其平也蓋水當其縮時人力固不能使之必盈然亦尚可施工令其濟用若其勢之

方盈雖聖智實無所措其力卽如吾鄜涝水當其縮時一帶耳一屛夫可隄沙而障之旁流一逢久雨暴漲則寬且里許深且二三丈許此時卽百萬之衆當亦坐視而無可如何況當堯之時九年積雨水泛中國浩浩乎懷山襄陵是豈人力之可措於萬一乎而鯀適當其時將從何下手也故吾嘗以爲鯀之治水無功因以其方命圮族亦是適當水勢方張力不能與水爭且向使鯀當禹時雨日息而水日降卽無禹之胼胝而遲之八年之久亦且可告平成且使禹當鯀時亦必不能於其九年中遽奏成功蓋較鯀禹之功罪在方命圮族與祗台

德先若論治水功罪則亦有幸有不幸也黃河入豫而下水猛土疏更逢雨漲猛勢所衝人力眞無如何此時論功罪於河臣如堤之當築不築岸之可護不護肓破公帑以自私輕用小人而罔利是則罪在不赦耳若橫水崩岸急流決堤此中須原情處分也或曰然則鯀之治水果可歸罪於水竟無大罪乎余則以爲無論方命圮族久任無功便屬其罪之難辭卽使幸當禹時八年之內豈能有禹之隨刊胼胝過門不入八年之後又豈能如禹之則壤定制不矜不伐聖狂之分功過原自天淵予所論者水勢方盈人力急不能爭蓋法外之情也

水利折衷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靑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於是立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鎭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畧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

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國朝葉文莊公盛廵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咸修復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寸地以自衣食軍給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於太僕者不貲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恐將來之邊禍難支也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鼂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懇墅平江伯之准運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范文正

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豐川氏曰自元虞集倡京東瀕海水利之說論者以爲一代之至畫然如論竭民力以航不測倣浙人隄瀕海以興水利可寬東南海運之力其意誠深其論誠偉矣而如其經制之宜則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按墾田之多寡以授官逮益粟日多旣可免航海之不測兼可得東南民兵數萬衛京師而禦島夷且內獲富民得官之用卽游食之民亦得所歸而自然不至爲盜則言若近似而其實書生之說徒言難行卽行亦且難收實效又何怪說者之不

一而事遂寢哉所以然者水利之興在大開河道使水之來不息而水之去有歸然後旱澇皆無虞耳况瀕海之地又須重築大隄以防潮溢而禦橫水河道旣非富民之力所能開千餘里重隄又豈富民之力所能爲乎則河與隄俱不能成矣河與隄不能成卽所墾者不過近城近邑沿邊傍水零星成數畝可畦之田而已耳豈能濟於京師之食而寬東西海運之力與然河與隄旣不成卽此零星成畦之田亦逢旱卽乾逢澇卽淹究何由得成永利乎葢水無來路去路故也至於瀕海之田卽使果如集議俱可成田漁而無兢之農丁何濟於衛

京師而禦島夷卽富民何由收得官之用游食之民亦何由得所歸而不至於爲盜乎必如準脫脫之議補虞集之疏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鎭凡官地及元管屯田民融分司農司之制設督農勸水大員數邑一人詳立規制安插滿漢蒙古餘丁僉稱田耕耨之農丁計口而授務使丁田相稱而一切開河築防工費自官田成分給之後合用牛具農罷穀種種取南方七十日可成之種糞力皆督農勸水之員隨時借助秋夏熟後徵息還官而又於江淮湖廣名能種水田修築隄堰及善修橋梁橋梁匠蓺常爲最以道路之人則田斯可成而前此

無用之區與薄磽之鄉始大可收水利耳更如因安插人戶廣以按畝立屯按屯立堡按堡立營按營立鎭之法使兵民一體滿漢相兼農時務農暇時講武皆嚴立規制始足成强幹弱枝之勢遠至遲以數年穫粟日倍竟可減費漸折漕糧寬東南運力添直隸北京農工卽數年內國家有倍蓰之儲兼每歲可行平糴平糶之良法摧京師前此冬春粟價常湧之弊將一舉而富民富國闢土强兵無不於此乎屬而滿漢皆各有永業得以養廉而資家卽潔操安分舉於是基國家郅隆之醇風金湯之鞏固又不且於此大收其效哉卽深心計國者

仰命運河之憂俱可隱消於十年之內矣且更如善推
葉文莊之遺意方今提鎮及一切將領之空名占糧既
已痛革卽費用不給之員當多夫武官不給其奬䘏文
官更甚且邊遠之地物價常昂卽顧戍之兵丁亦窘誠
準文莊之意修復官牛官田之法或水或旱墾田積穀
使官與兵均沾其利卽不惟官與兵從此兼贍能借此
處處經營屯田卽國家竟可行平糴法以寬輸輓之力
而邊儲在在豐盈且不特國與民將與兵俱享其利而
將來卽逢水旱意外之災當事者亦無仰屋之嗟而待
哺者亦永無庚癸之呼耳然非立法嚴用人精而賞罰

毫釐不爽卽恐徒成故事耳葢商周之井田兵民相資
法非不善獨以人亡卽成政息法固不能自久也
聞京師大興水利 功 問其修舉之宜家嚴曰未睹其河
道之高下寬窄未見其地形之高下遠近更未見其土
脉之沙多沙少何可以懸斷姑言其概則京師一帶水
利昔元虞集曾倡此議於瀕海之鄉當時未能舉行至
今論者每爲嘆息今國家銳精此理則欲永去水害必
宜大開水去之路若欲大興水利則又宜大開水來之
路此治水興除之大畧也水利興於沙少易堤之鄉易
興於沙多難堤之鄉難故有沙之鄉視可爲水田者作

水田水必不可到者爲旱田若不可爲水田而水尚可
導以灌及之田則但修大渠通水而於田中畧畔則惟
修畦徑以界水而行人大約高不過一尺五寸寬必須
二尺五寸一年後卽草根固結畦徑便不多壞卽壞亦
易修補況灌田用水必在旱時天旱則畦徑本自固結
縱用水亦頃刻撤去卽此畦徑十八可保無恙而但逢
天旱水所能到之處縱所獲或遜水田之厚要自勝旱
田之全無收穫正不啻倍蓰此水旱灌三田之大畧也
欲使水利之必興則不宜顧惜工本若使水利興而必
久則不宜粗畧了事葢圖大者不得仍顧其小規久者

不容苟且塞責此程功措置之大畧也更如地多人少
則利終不收卽使人多糞少亦終不收其利今日所急
先在河道溝渠橋梁次須卽籌如何足供田事之人籌
明足供田事之人又須卽籌糞所從出如何足爲磽田
之資且使人多糞足田出豐厚而粟價賤將農田無利
而耕耨糞溉之不久必怠卽恐此日
聖君賢相殫心經營之水利終於漸墮耳且凡事得人
則成非人仍壞九載罔功鯀以方命圮族而敗八年不
入禹以勤勞胼胝而成今此水利開萬古之水利非因
舊就功之易成且水利必閱歷十年然後可望告成葢

河道溝渠必經幾番水旱而後寛窄淺深十七可就此
又統計此一事損益久暫必至之節候也是惟 詔大
臣羣僚人人條奏逐欵措注之法擇其實可奏效者
須下掌管此事大臣令悉心奉行不得以苟且疎畧塞
責庶無窮之利開於今玆積年之害除於
聖代大禹萬世永賴之功豈能專美於前哉

井利說

或問豐川氏曰水利爲救旱第一義然如旱日之久則
江且落河且竭淵泉亦且微而涸將取水之路不且窮
乎水路窮而生民之旱饑將奚濟歟豐川氏曰不然不

見吾夫子繫易之辭有曰井養而不窮耶則如掘井一
法正可通於江河淵泉之窮而實補於天道雨澤之缺
爾或請其詳豐川氏曰吾生陝西未能遍行天下而如
河南湖廣江南北足蹟則嘗及之山西順天山東則嘗
聞之大約北省難井之地惟河南西南境地勢高亢者
多井灌多難至山東北京則可井者且當不止一半特
以地廣民稀小民但恃天爲生畏於勞苦而歷來當事
亦畏於草昧經營故每逢荒時率聽天處分任丁口之
流離死亡耳惟山西則民稠地狹爲生艱難其人習於
儉勤故井利甲於諸省然亦罕遇名父杜母爲監司故
行井處終不及空閑地畝之多至如吾陝西安鳳翔二
府則西安渭水以南諸邑十五六皆可成井然亦以民
習於惰少知用井獨富平蒲城二邑井利頗盛如流渠
米原等鄉竟有泉深至六丈外而往往掘井汲水以資
灌溉甚或用磚包砌工費三四十兩一井轆轤四架而
灌者故每當旱荒時富平蒲城二邑流離死亡者獨少
鳳翔九屬水利可資處殊多於西安而如棄置未講者
亦且視西安爲多夫天道六十年必有一大水旱三十
年必有數小水旱即十年中旱歉亦必一二遭逢矧今
西鄙之兵事未已即天道之旱荒易生今且去前小荒

已及十年去前大荒且四十五年而年歲之收成累歉
民間之積貯頓空倘如不幸而更遇雨澤之不時如前
庚子之旱連二載更不幸如前三十年庚午辛未之酷
旱四年而且或如前此之塞外兵糧仍取諸東省將何
恃以無恐乎計惟地下之水泉終無竭理若按可井之
地立掘井之法將不但可濟江河淵泉之乏亦正可補
江河淵泉之窮而實利溥於北方貽澤可及百世耳今
計其規制之詳則首在視村堡人丁多寡之數次視地
勢高下淺深之宜又次計成井取水難易省費之詳又
次必先事豫爲之備不可以緩時失事機而緊要則在

鄉約村村得人而大頭腦則在太守智明行力實心期於報君字民嚴飭州縣不得虛應故事而信賞必罰絲毫不以假借也何以言首覩村堡人丁多寡之數也凡天旱則旱地收薄甚至不收一不收則丁戶失養不流離卽死亡將來戶籍凋零田畝荒蕪憂在司牧所不免耳故凡乏河泉之鄉而欲興井利則必計丁成井大約男女五口必須一圓井灌地五畝十口則須二圓井灌地十畝又必糞灌及時然後可充一歲之養而無窘急之患若如人丁二十口外得一水車方井用水車取水然後可充一歲之養而無窘急之憂井若不稱人數卽

所產不敷人用雖欲不流離死亡寧可得乎此所謂必覩人口之多寡以成井也何以必覩高下淺深之宜也地勢高則爲井深而成井難地勢下則爲井淺而成井易然又有雖高而不帶沙石成井反易地勢下而多有沙石成井反難者故地勢高下淺深之宜所宜次辨也何以又次須細計地之成井難易取水省費之詳也成井難者其費重成井易者其費省取水難者其費重取水易者其費輕省則可按其地而量助之官穀費則可稱其費而多借之倉糧鄉約係本地之人必知村中人家之貧富砌匠係久做之人必悉其工料之情實但得

鄉約井匠計估不爽州縣官分明勤慎仔細斟酌卽借約而事舉中無意外之隱奸得售耳故成井與取水之難易宜次計也何以又言其次必先事而豫備也前此康熙三十年之荒接連四年五十九年之荒小矣然亦薄收者四料覩古可以類今卽今此西安之荒又安知來秋之不旱乎若不豫爲之計一切井工器具豫成於來春二三月間倘如夏後仍旱而田苗資水抑又何及乎故必悉心悉力務於來春二三月間井成器具乃屬未雨之綢繆先事之良畫也故曰必先事豫備也何以言要緊在鄉約得人而頭腦在太守飭州縣信賞必罰

也葢鄉約不得人州縣官雖賢豈能一一親覩雖上司官悉心計度籌畫詳允無奈其所以承行者盡屬具文祇以虛文應故事且無論鄉約必舉非其人卽鄉約得人下不尊服動輒掣肘亦豈能成就此一大事乎然非太守刻意巡察州縣畏法遵令不敢玩愒苟且奚以得一郡舉無廢事闔屬終無死亡流離乎故曰要緊在鄉約得人而大頭腦在太守眞心報國字民無令州縣得以虛文應事也至如細計工程辨物料籌費用恐舉廢別勤惰而定賞罰則尤須切情合宜而無得令大工之中沮功畀之卒淆則又成事之資藉奏績之機緘爾葢

吾又細計其詳凡爲井之地大約四五丈以前可以得水之地皆可井然用轆轤則可而用水車則難水車之井淺深須在三丈上下且卽地中不帶沙石而亦必須用磚包砌統計工程井淺非七八兩不辦井深非十兩以上不辦而此一水車亦非十兩不辦然如大井之溉苗則深井亦可灌二十餘畝淺井且可灌三四十畝但使器具便利糞灌及時耘耔工勤卽此一井歲中所獲竟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費二三十兩而荒年收百石所值孰多且如相地度力或地叚寬長丁口衆多一家而開兩三井又如地叚窄短人丁寡少或數家而共

爲一大井且如稱田丁合衆力爲之卽事舉不難而又可忽耶小井多不須磚砌卽工匠不過數錢器具不過一兩可辦若地中帶沙須磚砌者一切工費亦止在三五兩外然一井可及五畝但得工勤十四五石穀便可得更加精勤二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費三五兩而於荒年收穀十四五石甚至二十餘石所值孰多且卽八口之家便可度生而有餘又可忽耶又砌井用磚此非倉猝可辦旣期井成於春間須諄囑鄉約悉淡經營統計一鄉之井須磚若干有窰之鄉開春卽舉無窰之鄉鄉約董理卽謀窰場其燒窰之物或煤或薪及一切工匠之工價食用或鄉約借於鄉中約以秋後償穀或借貸官穀亦必令償之秋後又如居近南山之鄉井可用石代磚者則一鄉通力合載次第成全至其可用之檔木井架水車轆轤等木則鄉中寺觀之木可借用者借用此亦神之喜也富家之所蓄與或其地之所產則鄉約評價或借官穀立償或鄉約作保亦償以秋後之穀或亦鄉之善人所樂爲也澆灌時食用則鄉約詳察貧富或卽保借於本鄉與或借之官倉總期濟事而無令之失時悞事而如開井之日與灌苗之時太守先差的當人員稽察各鄉之舉廢仍時乘馬巡行屬邑務必於屬

邑一周再周又但一巡行卽必携帶酒肴凡勤而如法者立酌之酒以勸惰者立卽加之責以懲鄉約亦必一體加以賞罰榮辱之端而如州縣官之宜奬宜戒更必毫不得假焉總之要一郡之內村村大小之井相間而成戶戶倫旱之具無有不豫家家取水之水車轆轤皆一一倫具於夏前凡工費不足者皆鄉約通融酌劑或稟官借穀或保借於村中卽於秋成責其計穀之價用加三之息一一盡還而此外如地高難井石田絕水之鄉與夫寡婦孤兒單丁獨戶僧尼流客師巫樂工或有人而無田或有田而無丁或有田有人而無衣食用之

貲皆須鄉約悉心計處禀官酌法令得通融井利逢荒
皆保身命不使一人一家流離餓殍且舉一邑之境無
論地勢高下盡皆享有水泉灌漑之利而獨得不饑不
流於旱荒狼狽之際則是天工之缺於生者直補之以
人工之巧地道之虧於成者盡贊之以殖物之術他鄉
盡饑而此鄉獨飽竟若此鄉别屬一天鄰邦多逃而此
郡胥安儼似此郡獨爲福地是則以愛養生民報國恩
以䙴移凶荒殫撫字彼大學之引詩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中庸之贊至誠曰盡人物之性則可贊天地之化
育嗚呼則如此一太守也不謂之民之父母不可矣其

功德所被不謂之能贊天地之化育不可矣夫受天子
命父母斯民而能眞不愧於民之父母乾父坤母以生
原來配兩儀作三才而眞能贊天地之化育不亦大丈
夫榮世壽世之一大美事且快事耶

壬子初秋識

附 區田圖旧法

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敎民糞
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務爲之以是
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証然要之
其法非智者莫辨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
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
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
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濶相
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内則又隔
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
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
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
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
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
竊謂其法眞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

中道難行亦且耘耡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濶狹
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
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
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
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
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
旱時亦會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
勤亦只可畝收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
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
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

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弘且厚耶嗚呼豊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已身卽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圃田法

圃田種蔬菜之田也其法繚以垣牆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畝數至半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先作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惟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慮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

備灌溉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果穀等物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至於養素之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借贍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閒居鬻蔬亦何害於助道哉

井利補說

大抵井利一事有正規有推廣正規者地方開井不論田境地畝之多少寬窄但計丁爲准人過十口者必令開一大井止四五口者亦必開一小井有可井之田而無人則令地主推佃無田之人有勁力之人而無可井之田則令身役人等爲之公議可井之田而酌平其租

此正規也推廣者若如人丁少而家計尚足支持則雖四五口甚至兩三口者亦務令其合左右地鄰公同共成大井製造水車爲費益大井水車不但省力於轆轤桔槔灌得地畝數多亦且有井有車之家卽有人力與糞多工力亦種不得如許井田正無不可租此井地與人公利令無田無井者得佃此田卽田主可安坐而得粟猶之乎財主不動聲色而一歲有自然之生息利益耳陜省渭水南一帶州縣民情懶而且淺天旱時寧令可井之田荒蕪於旱而不知穿井灌禾又捨不得錢包井製車且下不得力下不得氣爲人承佃比及到得大

荒計無所出則成羣搭夥相率捨身捨命棄田拋家而逃直可憐可恨耳又如每州縣鄉村地方必有二三分鰥寡孤獨流客緇黃本來無田無力路窮計絶之侶夫鰥寡孤獨旣處同鄉平日不係親族必有瓜葛卽乞丐緇黃亦平日到門祈望惠澤朋率游從應接仁人君子俱宜推分施仁以滿吾萬物一體之願矧陜西鄉俗無地不有寺觀常除之田又雖小村落中亦必有田多井餘之家若正印官善教化則地方千約輩知務仁風樂行善事於此輩或佃或捐可用井灌之鄉糾衆之力首爲之倡義公灌一二畝以明愛老憐孤之誼卽且流客

緇黃中間亦合有一半膂力未衰之人則約之佃人井田不得曠時負租以存身命如此則上之可明此鄉仁讓之風次之知合衆力以濟井利亦於有田無人之家可收不耕而穫之益而本無井利之輩亦得借是免於流殍而兩利兼得也總之開井興灌一事全在正印宜殫力體國佐貳等員奉公巡查千約輩村村得人監巡者督勸有方而要領則在中丞切於爲國興利爲民造命之誠心感孚衆志而一切士庶不敢玩忽怠弛藐法惰職即二年便可成功奏績比及三年而陝省井田且當式四海而師百世矣是惟明年春夏間一循大禹過

門不入之勤勞作倡於上而後可也總之此事期於可井之鄉逢荒皆收麥穀之利地方之人老幼客主皆養於井利之中天道之不足補以人事之有餘四海之饑饉救以父母之誠求如此則盡人物之性直可贊天地之化育而洪澤仁施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豐川續集卷之八終

豐川續集卷之九

籌邊

陝西邊情 雍正元年稿

西塞外十七八家番落自用兵以來逢糧即盜逢馬即掠或劫軍裝或戕全臺六七年來釁端種種然前此尚乘其零星或出於暗竊也近歲以來則掠兵糧奪營馬明行刼奪而附近邊墻之奸番且直入邊墻而搶掠村落此皆中國之伏毒隱患乃今丹進一部糾合諸部且盜無忌憚今日縱使暫得和解要之中國之伏毒隱患終在也況和解未易言乎方今四海有識之士莫不知

此事謀之得則釁可潛消一有不當邊患且蔓延而難解蓋此輩星羅棊布因守窮荒原來盜竊不恥向特懾於中國威德不敢妄生事端耳近見中國積年以來傾全陝之精銳調京省之强兵勦此區區側妄小寇究之未能擣巢覆卵且在彼者盜掠無不得志在此者竊奪莫可如何遂不覺膽日大志日横而頗漸侈耳今若不選知兵之將廣募西邊土著能耐寒苦之兵足成六七萬分屯邊方要害之地作鎮服備禦之謀而畢營遠出竊恐徒糜兵糧終無實備日啓此星羅碁布之狡夷生邀利中國之心耳且此輩自今之釁亦尚微小其志亦

尚得以計慵而利嚮但得緣邊果莅智勇之將邊屯果成壯健之師停止口外一切不急之屯築即以其力增高加深近口一帶郡邑城池并民間屯堡精擇邊吏實練鄉團慎講守具積蓄米糧用作備禦之計庶幾先聲丕彰奸謀或不煩兵而弭若使在我無爲彼可畏之兵威而在彼糾合而謀盜東禦西出南征北掠則爲中國之害大矣唐之中葉朔方范陽皆屯十萬之師而回紇土番數至國門者皆失於在我備豫之不周而在彼糾結之日衆耳倘若慮添兵必須費餉試思今之兵力若不足以彈壓夷情將來之費其能已耶且試思用兵以

來公帑萬萬之不恤私費亦且不可數量者果何爲耶而反於此一大本圖之是惜乎況乎併零星汎防之兵亦自可以補餉裁口外無名之費亦自可以給兵且若於邊內外附近無擾之地擇入理屯甘肅凉寧一帶即舊充國屯田之方擇大小能員重賞罰格式亦自可助兵食之不足耶總之今日邊患之淺深在謀之得失謀之得失全在目下籌邊一着而中間機緘則內强爲備禦外侮之本購間爲離交乘虛之謀無輕令其得志而欲心難厭無輕激之使合而勢衆難圖耳然要之人存政舉將良威强今若大整軍威一革冗懦首簡大帥次即精擇一切叅遊將領但責其成功而內不御監之以方正大臣令其嚴於糾過紀功而仍須飭以無得掣肘其兵事蓋用大臣監軍所以防將帥之掩罪張功貽悞國家而仍飭之無掣肘兵事者兵忌權分內不御而外仍禦臨機恐仍失於事權之掣肘也

用兵一事有不可憚勞惜費宜決速勝於一朝者有勢不能直遂且不必蹈危涉險直遂而必宜善用吾謀卒之大如吾意而勝者蓋如擊虜以殄滅爲期此乃所謂大如吾意而勝也奈今准噶爾一部落則地處極北不但路遠途遥郭壁搭板在在而有抑且寒暑不均天氣

時候與中國之人往往異宜而如其敢於逆犯我邊汛盜掠我屬番且敢爲不道之悖語者原其狡謀蓋謂非與中國抗衡即鄰邇小番不能得其屈服鄰番不服即不能獨雄於北荒然亦以其壤與我遠又自知其伎蓺甲兵不能勝我中國故初間亦不敢直犯我邊而只于我附屬之回番蒙古時加陵轢爲激我動用大兵深入彼巢可以乘隙盜掠大得所欲之圖耳而我邊將則往往墮其術中是以狡寇恣其黠計遂敢於一盜再盜三盜而無所忌憚然究之非狡寇之智長而力勇實我邊將之識暗而氣懦也故於今孰計我國家制伏此寇之

方正無事於動用大兵深入搗穴只合於大營所在大揀將佐精練選鋒申明賞罰善搆間諜爲坐制此寇之術將狡寇但一至我汛內便可使亡魂喪膽而去夫彼之來也既屬不易而去也又輒見喪敗卽不過一二番彼氣自阻彼謀自屈將本來烏合之衆使倆立窮行見心離黨散衰落在指顧間而殄滅之期自不遠矣此乃兵誌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良畫也是惟心國良臣體國良將懇款陳奏

聖明之前求其决此大將以收萬全之策於廟算之勝是爲今日忠君愛國第一義也

籌邊迂議 雍正二年稿

關中四海上遊兼西北接近羌番經營措注之道原視他省爲重大剏今西番起釁大兵出塞凡一切固本扼要足兵裕糧之要尤須四顧經營期於可大可久以是僭抒迂見統一十六事雖中間務分緩急要之三十輻備具而後成轂皆無一可畧之綱條也顧惟是書生局外懸度之見自覺無當事宜循省反覆私衷益不覺慚赧惶悚之至而又不禁翹望殷祝之至矣

急而要者五事

第一撤肅州口外新設布隆吉等城之六非以此議倡之年羨堯便爲無當也蓋聞之長老叅之古事按之邇來之情形竊覺此城此兵之設不惟無益邊計且恐徒費心力而反貽將來隱伏之釁何以言之將以添此二城足輔翼邊城耶而去邊殊遠將謂足聲援哈密耶而相距更遥孤懸沙磧左右無倚倘如鄰封煽禍卽且不暇自顧更何暇救他方不見前此青海之變如凉州永昌新城等堡之失此地之兵已屯一年矣曾得其一將一兵之救援也耶且其地之所屯不足供本地屯兵之用卽此二地公私二三萬人必須仰食內地之運販倘

如更遇番人蠢動又或旱暘爲災而內邊亦歉卽此地爲邊計之憂危不可勝言又無論平日運糧之耗國力者不貲糧販遲到之窘困居人者無限矣兼此地寒凉太甚兵將衣著之費倍酒菜不出販來之酒菜貴倍且城池帶沙而易壞氣候不均而疾疫易生兼兵將往來無一不費倍平日額設之歲餉曾足供將兵一歲之用耶卽此二城之耗國力苦兵將日久且隱伏鄰番之起釁爲無窮而究之無益於邊防並無益於哈密亦奚爲也且鑒往可以推來前明之初曾於此地地方設立七衛而以今細考明紀曾未至六七十年而六衛俱廢獨

哈密一衛緣爲西域咽喉而存然且終明之代費無窮兵力而未能自得長策哈密之王中國三置而究之爲土番三奪亦可鑒矣是則此二城也無裨於防邊無關於輔翼哈密而徒增此日之勞費重貽他日之隱釁斷在宜撤之列又奚疑乎不然縱今日不去亦終他日不入自去爾　第二議處哈密之兵屯蓋此城昔爲國家通西域咽喉今且爲西番疲我國力題目爲今之宜不屯重兵既不得屯重兵而令糧餉逐年遠運於內邊則覺疲獘國力耗本而事末非計之宜似宜遣老成智計大臣二員親臨相視哈密本城與巴里坤地方何處可

築大城何處屯田寬廣更細加審問其頭目首察其諸堡與百里內人丁可得若干除老少婦女外堪爲兵者若干其土田能加之糞力尚可益粟若干檢會既定乃妙簡良將正副二員馬步精兵五七千合哈密之丁壯築堅城營屯田精兵滿足萬餘而可充屯守之卒更得近萬而後可也故今日議哈密惟有選良將揀精兵料哈密之成丁者盡籍爲兵農時務農暇即習罷教戰遇有土番之侵掠則但合之守屯應敵更不調之進戰而凡將領與兵丁皆得額外畜馬畜羊以資糧餉之不足而要緊則務爲屯田生粟工本出之中國而人工則覓

之哈密與山陝邊民無令兵食運自中國大耗國帑爲正也（外有詳說在疏中）以上二條省國家之財力弭他日之隱釁　第三精擇諸邊鎮守之大將偏裨緣側妄雖斃聞其嗣子仍屬狡猾應是時時包藏禍心兼青海桌子等山番族雖曰已滅然如逆竄之輩日夜思欲報復者應緐有徒且西寧口外十七八家番羌始之多與側妄通謀繼應多與青海結誓前雖奸計已摧要之未必盡情帖然永消妄念故此時邊計外雖安靜無事其實禍機隱伏也非得名將鎮守竊恐將來不能無意外之慮且此一條所該至廣蓋得名將而凡一切遴鋒易冗屯田

制器教戰搆間買諜皆在其中故此着最爲邊籌要務也　第四乘初擒作梗喇藏之逸或宜與其隣境台吉議樹衆心欲樹之人蓋樹中國之欲樹而不協隣番之心則必多留兵馬以助協守多留兵馬則必糜餉耗力不但疲敝國力於無窮抑且將來易生釁隙且縱使不留兵馬協守而其將來利害盛衰事事與國家相關即其貽累必多若再三審問其比隣台吉但樹彼衆欲樹之頭目即在我可無事於留兵饋餉而隣番或相安於無事即或有事而我亦可不大動身色必於勞師遠征耳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而仍樹爲南蠻之長即此義

也　第五西北邊皆臨番夷屯重兵列今大兵出口經營西番糧糗所資關係尤重則邊上積貯宜無論米穀麥豆總以粟多價賤爲長利顧今各道雖盡有積儲要之數不爲多足備支兵而不足備賑民或足支暫歉而不足備累荒以視無備則善矣亦恐無濟於兵民久暫之永圖非有備無患之長策也然如粟本亦正不煩國家特發帑金但即以每年所省輓運布隆吉二城脚價羡淸數目逐年發邊令其照時價以市斗買增而增後按實數報院申部存案每府每縣擇佐貳一員責以專掌其一切出陳易新逢荒賑濟減糶及支給之任俱

如前條積貯之例總掌於總儲更如嚴禁燒房即邊上之粟瘠留且多如此十年即不必別籌糴本而邊上水旱常變可無大虞此邊鎮似緩而實急但迂而最切之第一事也獨恐久則獘生仍如諸邊前此故事耳以上五條務之急而要者

緩而要者十一事

第一經理寧夏須周慮遠防寧夏與固原楡林號三邊明人重之所以防套夷之侵軼也然其地方風氣與所產之人物則十楡林八固原不足當一寧夏是固諸邊之臟腑非獨三鎮也今則有待於補救者凡四事焉

其一自四五十年來中產提鎮凡二三十人叅副下不計其數因而風俗奢靡於今遂成土木衣服飲食之妖非得洞本識源之名賢力挽流波而導之還禮教忠厚之源竊恐犯造物之忌所不免耳夫地爲三邊臟腑而聽其犯忌於造物即將來費國家之經營可勝言乎然其地脉之完聚氣候之興隆人多靈秀鼓勵自易於他方也誠使居尊乘勢者登高而呼陶以文經武緯之全學感以至誠惻怛之真機竟可使文士造成弘通幹濟之器武亦煅出忠孝練達之才即更可俗尚信義人知禮教自是而風氣反薄還厚將來或不至墮於難挽耳

蒸仁義之脉流通者長雖衰亦尚有維持也　其二諸渠引黃河之水其灌溉甲于諸邊然河流多泥易於淤塞故雖田夫逐時修濬而力所難爲之處往往重爲田苗之病今既設府則佐貳多員是惟專責一人設號口糧乃可使永不淤塞稽人奏功也然如兵閒無事待養於民誠思一鼓舞兵士之法如李鎮給米散菜之法令其遇修渠時通力合作即積年淤渠竟可限日而就功則亦可省國家一半口糧也又凡地近黃河之鄉不知舊渠之外尚有可廣之渠道可灌之田畝否細訪本地之老農遠呼南方通水之工匠遍查舊渠外尚可疏渠

引灌者疏渠以資灌溉得水田百畝平時勝旱田四五百畝旱荒時直可勝一二千畝其於富邊足民實爲多也又如諸渠之水聞其不盡地利處頗多此則全在守令得人補助有方法令明肅菽粟加多旱荒有賴足民即所以足國實邊即所以實國也其二寧夏之城前代曾以叛人據守决黃河之水灌之而破又近年以來河水汜溢亦往往越堤近城則是此城之命懸於河亦可想見國家無事不廑未雨之綢繆矧寧夏一城南當河套之口西隣賀蘭山外之番夷則於城之西南二方相其當衝之舊堤灰灌大石培高增厚而於引水入田

之路則亦砌成石門一則可以永久捍蔽鎮郭二則可以捍橫水之汜堤傷禾或亦經國之遠猷耳 其四寧夏逼近賀蘭山之西北即番人部落此他日之伏毒其患與近河套諸州縣相埒而禍機倍之盖近河套之州縣尚有小險隔限而賀蘭山西北之番更無阻限也聞目下開屯設縣尤須以慎防他日接近諸番之侵掠爲第一義也 第二關中水利在東則推鄭白諸渠在西則推寧靈凉肅諸渠然如東省西安府屬之咸寧三川盩厔富平華陰韓城等處水利實多於鄭白諸渠而論者每推鄭白不及此數處者則以鄭白昭灼前史談者

溺於舊聞又以鄭白屬創而咸寧三川等處多屬民力之因其自然未著史册也然其實創者之水力多盡於此不過修補其渠口使不進不漏即爲善耳未能沿此而多加增益也至咸寧三川盩厔鄠縣藍田富平等處與沿終南一帶州縣則河多泉淺地下泉近善搜水利者果能一意引河疏泉鑿井綆汲尚可收如許之利鳳翔一府如鳳翔岐山寶鷄諸邑河泉亦衆善於搜水亦自可濟雨澤之不時甘屬如秦凉洮岷等邑則水利不下於寧靈凉肅而論者亦往往獨推寧靈凉肅而不及諸處者人工之巧運智之奇爲圖誌豔稱而秦凉洮岷則

皆因山就水非大動聲色而就耳然如細論寧靈凉肅梗概則肅州因雪消而用水水力已窮於此實在難長難潤寧夏凉州則但得 朝廷刻意舉行遴方畧名臣發內帑工本設工程賞罰重格必信必果即不惟三處可以增收水利即沿黃河一帶與他瀕水之鄉無在不可增益水利爲荒旱之備更如秦隴岐凉則水之棄於無益者更爲至多但得國家實意舉行而得水增田之賞斷在必行而必速必厚失水削罰之令斷在不貸而必信必果即良守宰因勢利導因時補救其收利之獲且當數倍於寧靈肅凉爲國家濟荒而益粟然要之非

專委大吏提督嚴飭各郡守遍歷屬縣相視又內使京差明識敬職大臣巡行各省親歷郡邑令功罪賞罰一一不爽即廟堂銳意興舉亦且當面失之者仍多竊恐徒成故事空煩上下文移往返耳　第三宜漸易邊兵之老羸然此等人十七無家可歸若欲議汰而不爲之所不惟情可憫亦恐生釁作祟或即大小鎮之將領悉收爲屯田之人又如更易老弱亦不宜一時太多大驟此中須有微權也　第四乘暇修各鎮城民堡及一切關隘而不得徒以具文塞責　第五馬爲陣行壯威致勝之資尤爲官民騎乘耕稼之用於國計民情最爲關

切今　國家監牧之法未行公私耕戰之具盡仰資於番外此非長計也愚竊以爲方今武官空糧盡革即犒兵製裝當無餘貲宜酌定格式頒行天下大小武員願販馬資養者不限數目聽其力之所及至若番販民販凡能赴邊販馬過關者地方官俱不許多索稅錢番販聽於邊鎮變賣土販聽其所到交易又酌定邊鎮三五處地方勑諭附近番部俱於四月九月兩時馬俱到鎮報官交易到時須比常例邊將犒賞牛羊酒米一次馬至者多即良馬所至當多旣可壯滿漢兵戎之氣且牝馬所得不少亦可助民間耕騎育駒之資如此十年竊

見中國之馬不可勝用而公私軍民俱享其益且資益武員不足之一道也然如番馬來多邦恐邊上牙販小人與無識鎮將希圖小利故意勒低其價即將來馬到稀少且非中國信義之宜此意亦或宜於頒　勑邊鎮將領時嚴飭也　第六議各提鎮叅游給田足用即寓屯田之意蓋以昔之邊將多賴脇糧爲領養私丁賞給器甲之資今則舊弊悉去而將領盡貧矣養士賞兵何所資乎夫爲將而無以養士則戰陣不足於謀雖整伍而戰謂之浪戰可也無以賞兵則對壘不足於勇雖兵皆素募謂之烏合亦可也況乎衝鋒陷陣貫間使諜非

有動心之厚賞豈易得其捨生忘死乎故但係守邊戍關之大將偏裨非厚給之近鎮良田足資顧養家口收養智勇足充賞給罷甲之用不可且屯田之地總以粟價常賤爲長利今如設各將領官給之田更議處厚獲之法僉詳酌貴粟之道即不特可裕鎮將之資給僉可無庚癸之呼而國家且隱收邊儲永豐之利爾　第七揀選邊方管理編番守令而時時切戒以寬恤新編入里甲之番人蓋以日前生熟番新編入里甲如野獸飛鳥初入樊籠拘苦已甚倘不厚加撫恤而聽守令之厚斂酷刑即將來意外之釁或伏於此故當厚加寬恤但

攻其入於版圖漸與邊民性習相同無厚責其賦稅而頻窘之以力徭是爲貴也　第八愼欝中國出口之茶黃銅鐵諸物使諸番酋長仰望中國鼻息　第九敉中國有罪發往邊外屯田之官民蓋不特邊外寒苦之情況爲可憫亦恐久與番夷交接表裏狡番誘之生邊上釁隙如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故事可鑒也以上九條務之緩而要者此外更有視之若緩而實關將來隱害者則在目前河套之令屬番駐牧與陝以西爲將才之從出也故今日邊務之要名曰十四事而其實十六事耳　其一經理河套以弭後患蓋河套一曲深

入秦晉二邊之腹自漢及唐漢番相爭往往重在此方故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河北古今深計者咸謂得禦戎長策逮至有明套番尤爲二省深害兵糧協濟至於遠煩河南故陝西西北邊特設三鎮而山西大同亦特設五堡皆駐大兵築堅城厚積菽粟而固原一州遂爲總制治所正爲扼套番之衝也今以二十年前許昇近套之番聽其渡河而駐牧智計之士每切將來隱釁之懼夫論事幾者論其情勢之必至且觀往可以鑒來河套既盤據秦晉腹裏又前事之炯鑒甚明則爲國家長慮郤顧自當於今日治理隆平之日籌良法而經營未必非防患慮遠之道也　其一陝西將才之從出而西邊尤爲倍多蓋風氣之所鍾固然也顧以武科限於資格而草澤有勇有志之士又限於武科獨一輩流落行伍者偶際風雲耳其實健才傑士之本可造就者淪棄不少也且行伍出身之人禮教不聞兵畧不講即天資勁直性稟忠勤要之終成粗才以之備一時之用則可謂之足爲干城腹心之寄亦恐未副其任故於今籌陝要務陝甘兩撫治臨之所俱宜設之書院延師選士入不拘武科與草澤亦不限材官與兵丁但使志氣卓越年力强健氣貌英銳精敏之儔畢收書院之內詳籌

培養教育之方歷試練識擴才之地令他日國家數十年將才多出今日教育之中是裨益國家之一大遠猷也

論西事勦守利害　雍正二年稿

比賊擁醜類而盜邊且近番與昇謫投荒之附和而來者無不挾邀利之心而不獲盡遂其本謀則此日奸謀必深蓄機必毒可不卜而知也愚竊謂爲今之計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計莫善於揚名進勦而急圖守禦誠使守禦得策縱賊仍擁大衆而來而在我在在堅壁淸野無論賊掠無所得縱使小有鹵獲數萬衆豈能

遂飽其慾壑之腹將且㒓疲不免矣而我復選銳夜裏

刼營逐歸襲尾賊將得不勝失而悔心漸萌耳賊一悔

心而我離交搗虛之策便可以行將賊羣雖衆俱在我

掌握伸縮中矣且縱使賊能更至而我守愈堅我兵愈

勵賊即有謀豈能得大志於我乎况我果將智士勇將

制賊之命即在第二三番入寇也然要之我弭彼敗鉠

坐收長筭則全在我此日决以守爲戰之計急營固本

之圖賊至寓以戰爲守之畫今日實下選練之功耳葢

守以逸戰困戰戰以助守壯守戰守表裏此孫子所謂

善戰者自立不敗之地而諸葛武侯所謂節制之師也

况王者之兵主於全勝明智之將不爭目前今欲盡兵

之力圖一深入即搗巢覆卵而在我之所失已多况深

入畨腹曠日踰時雨雪無常士馬先憊又羣賊正熾氣

勢方强倘如賊更多智分部引我深入分部斷截糧援

又分以乘虛攔入我之邊塞即我兵進退掣肘而邊服

之震驚難量朝野之勞擾必甚矣故爲今之計須戰守

兼營而尤以守爲主宰戰爲輔助乃長筭也又𥡴有關

係者大將軍之利鈍關於邊事不小以共國休戚之身

而沾沾與豺狠角勝鋒鏑之間亦豈計之得乎故今日

校計索情總不如相機而動可戰則戰可守即守以守

爲戰之計出萬全又得大體也况誠使固本有識謀全

勝之效遠不過在三二年間豈便爲遲乎且更須知深

入而戰勝將且愈廹賊羣之合萬一不勝益且愈啓羣

盗之横此釁且蔓延日長而不可遽已矣即又何得不

少忍時日也鷙鳥將擊卑飛歛翼誠以忍小爲圖大之

長策也故今細計王勦之利凡二端而害凡十端王守

之利凡二十端焉何謂王勦二利狂寇一大懲則知畏

而欲不至於難厭其利一也一懲而中國之威立不惟

杜此類之狡謀亦可寒四夷之心志寒中國奸宄之心

志其利二也何謂王勦十害進勦則兵須加衆葢鬨賊

比已糾合羣醜再來必且更當加多我兵不倍則不足

以當賊羣且縱使我兵直從十萬十五萬緣邊大鎮所

在兵豈可虛一留鎮兵而兵之衆不敵賊兵矣况未必

遂能足十萬十五萬乎其害一也兵衆則餉之加者當

多自用兵以來國家費已不貲何堪再一大費於難必

之勝乎其害二也兵衆則糧必加多今無論雨雪山河

沙磧瀚海長途遠運之艱難途中刼奪之堪虞縱使糧

盡隨兵而賊或狡謀誘我以必爭即使糧運或虞其襲

取其害三也進勦則兵須調自京省他省遠來敗戍何

堪深入其害四也兵以馬壯兵調自遠馬先虞其羸瘠

其害五也健將終必留一半守邊則深入必有一半不健之將領以勞逐逸以客戰主而忝以不健之將則勝負且當與敵共之而必欲其皆健則又不可遽得其害六也進勦則　廟堂憂勞臣工奔馳隣省運餉遠地傳聲震中外之耳目搖四海之人心况浙江南省旱災仍來縱使口外全勝而江省暗釁可虞其害七也賊已聚烏合之羣醜况多附會之奸番兇徒彼原利在速戰而我正長在固守一進勦則舍我之長膺彼之利其害八也方今近番黃衣二類爲羣甚衆疑畏且深大兵遠出或有肘腋之虞其害九也最要緊者進勦而將軍不行

則全勝難必大將軍如行則邊腹皆虛且戰雖勝負決之人而實聽之天大將軍何任而可以共國安危之身嘗試於勝負聽之天間耶其害十也何謂主守二十利守但先揀別現在之兵作等第敎戰敎守練鄉團守城守堡而更不多調外兵其利一也不多調外兵則無驚中外之耳目不騷沿途之民事不妄費地方之芻茭糗糧其利二也更不待多益兵餉但取餉備守具而更嚴侵漁之禁即於勦餉中不過取百一而即足其利三也不多益餉則省國帑其利四也不多益餉則遠省之帑輸且少可裕四海之帑藏其利五也可省遠地官員監

運之勞兼杜遠省官吏借名運官盤費之濫派其利六也可省遠運倍蓰之耗費則國家之所得即多其利七也不遠運則全此一行無限兵夫之生䭾騾羊馬之命其利八也不更啓一切近邊近路諸番盜掠之心其利九也不啓四海奸宄罪謫非分之奸謀其利十也京省鄰省之兵皆不遠出即京省之兵氣不搖地方之彈壓有賴其利十有一也陝省之馬與京省之馬可漸次培植其利十有二也將可徐簡令盡壯健其利十有三也廟堂少寬憂勞得一意圖四海之治安其利十有四也內外臣工免奔波少勞少債其利十有五也寇謀雖狡

施於我已固不搖之守而無所用即寇謀且漸可望其消歇其利十有六也我兵益堅我守益固不特外患無虞即邊內外之隱釁盡弭其利十有七也兵一不動則可責令地方官實培民生保固民氣以壯國本其利十有八也且兵將無倖邀之利一切効力之員少冒假之功其利十有九也又大將軍得一意簡將練兵裕餉籌儲購間離交坐待時日以收萬全之勝而更無垂堂蹈險之隱患其利二十也夫用兵之要權利較害要須不爽毫釐矧一勦而害多利少一守而害捐利全是又宜少忍目前而徐俟時日以坐收全功者也

備邊之法

備邊者所以防寇之再二生心盜邊又防其再一得志而其欲愈難厭也蓋在今宜慮者邊境長而可入處在在有之縱使寇衆不多彼且處流走閃爍之勢東禦西出一二千便綴我萬衆而有餘矧如或者所聞合十二三家今且爲羣十萬八萬乎然要之十萬八萬之說縱傳聞之訛言計十二三家至少當亦不下三四萬人以條來忽往之三四萬方且蟻聚以謀擾我邊而我乃欲長驅遠逐而角攻卽恐我攻未得志而賊或乘虛而刼掠又恐我兵已出中邊皆虛賊或分途入邊而刼奪鎭

城又或以大隊誘之深入而以積卒截奪糧途令我進退掣肘也夫禦戎之法攻不足者守有餘正以我終處其逸而賊處其勞也今誠使守之得道而令賊攻不得志卽我立不敗之地而可漸思離交擣虛之法矣故今畫籌邊之法當有十五事畫守邊之法當有十事闕一有不可而不急爲又不可良以寇正生心報復之秋也不得其人更不可良以法雖備而奉行之不力與無法同也何謂籌邊十五事　第一在大將軍蓋所謂兵之司命邊之安危勝負之本强弱之關也是非經事校計知柔知剛之碩才不易任　第二在任羣帥大將軍兵之腹心所以主籌畫各帥則四體而專任分方之實畫者也縱全材難得智勇二字亦斷不可少至如華言偷行萬不可用也蓋從來悞疆事者皆此輩耳　第三在選佐領頭目此任戰者也戰以勇勝縱不能得智勇兼足之才古所謂千金之士多力足技之能輕生藐死之膽必不可不多　第四在練選鋒兵不能皆精得選鋒爲倡懦皆可勇且摧堅陷陣刼營出奇非得選鋒卽力不稱心謀雖良勝難必耳故蹻捷者任馬壯猛者任步因其長而重賞厚廩以結其心有必不可緩者　第五在精購間諜間諜精則寇情得而在我事逸備周五者

皆所以戰也而以爲守在是者對大敵能戰然後守始固又夜裏刼營寇歸襲尾非得良將選鋒精間妙謀竊恐不能必收實效　第六修一切近邊郡邑城池(如後法捐納者分任不可勞民)　第七備一切攻守器具(火藥硝黃之類更須多備)　第八速選能員巡督民間修築屯堡(保屯需用周官司險之法處處有溝樹)大約六七里甚至十里必有大堡屯庄衛民藏粟近山則山上爲貴無山則擇高阜而可掘井取水之處厚城深塹一切守具與郡縣無異然後諜聞寇至可以堅壁淸野坐老寇師然非簽戶揀壯勇精操練邊民雖健太平日久必且有見寇倉惶失圖者一屯失事卽邊民寒

心而狡寇生心故就中又須擇堡中有胆畧爲衆所素信者加以千把委劄付之賞罰之實權委之攻守之便宜但得實功一則與官兵同賞所得寇馬寇械并不入官卽賞給本人至於築城堡法仍與築郡邑法無異精擇能員令地方官員時時查閱又須　題請兩月後
朝廷差劾用官員遍閱但不如式者罪坐督修及本管州縣衛所官然如旣修屯堡又備器具豈民力之能勝須免其半年租入以爲修築之費然後官可督其如式而力爲也又如火藥器具有力者更能助辦計其所出足一監之捐或一千把之捐者給之印劄以賞其義助

之費如此則不惟一切修築他日可以得力抑且邊方正在狐疑之秋藉捐租助費修築三大端　朝廷丕施其保軫體恤之仁亦所以結其心志而鞏固邊防也
第九在廣收邊才邊方有才能旣爲邊人所信服可倡以守禦攻剿兼知地利知習俗購間諜而習於風寒武健用之佐大將與各帥佐領且可以收攝邊人之心而彼亦自愛其鄉里族黨亦且爲謀必切又誠能眞得邊上才能而精用之正可以稽查奸宄而兼可臧幾員裏賊也且得邊才因收邊才所知之才卽壯士必多夫禦邊而得一邊頭健士當勝調京省者十人也更如衆盛卽全營成盛旅矣　第十歛撤一切遼外戍兵緣巴里坤等處之屯戍亦已九年哈嘶等處之戍兵幾於十歲
國家之餉給不啻萬萬有餘戍兵之傷耗饑餒究之百苦難言以道路所傳此數處之兵形眞口不忍言
先皇帝臨御日已有
諭旨言國家費如許帑藏聞巴里坤兵竟有一日一餐者夫兵以氣勝窮荒淡泊而且饔餮不給卽兵情可憫兵勢可想况九年之久原去者多亡塞外新丁代替者十已七八至部下厮養則十九死亡矣兵形如此無論離家愁慘之象爲

仁主之心憐卽方今口外諸番逆節已現糾合成羣倘如結連側妄小寇而我兵腹背受敵縱我將智兵忠以饑禦飽以少禦衆其爲危困抑已難言又若小寇奸巧斷絕糧道攔截歸路卽不特戍兵饑窘無聊卽邊庭必且震搖不寧當此而不救則立俟其危亡救之則邊庭又慮其自虛不亦事事大相掣肘耶且一兩陣對壘我戍更有折損卽爲損國家之威寒邊庭之心而挫邊將之氣害更不可言矣昔西漢全盛直棄珠崖前史爲美東漢光武中興而謹閉玉門古今尤爲艷傳誠以不因遠務損近圖不以枝葉傷根本者明主達於本末輕重

之令圖也矧今權時較計二處屯兵於前爲無益有損
於今且利少害多故今實籌邊事撤無益之遠戍斂之
益邊庭之壯圖耳且無輕令生彼寇之心而傷我國家
之威勢是固今日籌邊一大事而匪徒區區小節細務
也　第十一撤屯田歸諸裏邊戶外屯田當日原是省
運輸之費息公私之力又以此示必期制服側妄小寇
而且以懲具臣罪責之罰本古人舊日行之者也顧今
則時異勢殊矣屯田雖微有收穫而要之一切官屯則
得不償費一切吏屯則往往虧空國課顧今且無暇論
此也方今丹進小寇糾合很羣騷掠邊庭凡我屯田之

所既無堅城重兵卽豺很一部皆可侵掠一侵掠而不
惟損威重傷生靈耗財物卽恐擄去屯田之官民在大
臣知大義者或不忍以中國之情告醜寇而凡在罪謫
小人欲自脫其生者必且告以中國之虛實欲自顧其
命者或且導之邀功而侵邊卽邊庭之禍長矣故屯田
宜急以歸邊裏外可護可避之處爲當也　第十二宥
關中官吏士民可宥之罪罰小人昧義而苟生凡所以
自惜其生者無所不爲而尤莫甚於受抑受枉天高帝
遠而莫之訴莫急於凶禍切膚輾轉解脫而無人援遂
不勝其忿而忍爲逃荒走番圖生洩忿之計自八九年

來傳者紛紛以爲口外之衆多中國逃去罪辜之人導
之其言未必盡然然要之自古如是今亦未可謂之未
必也則是此一行罪犯苟非大逆在必誅之科亦大宜
飭全陝官吏之淸雪也　第十三收恤大奸大猾寄之
羈紲昔宋仁宗時張元李昊先以策干韓魏公不爲用
走入西夏乃干趙元昊元昊奇其策倚爲謀主遂爲中
國大害今天下此輩人安在必無得有識督撫提鎭一
收錄之而署以外委或任之行間以示羈紲或亦可少
減西賊一二悍猾間諜鄉導耳　第十四精選良吏從
來邊將守禦戰在將領守在有司官城之守尚屬文與

武共至民堡之守則全在鄉團而實在州縣衛官今寇
勢若此向非州縣衛官眞得其人近邊一二千里間大
員豈能盡到或城堡溝池不稱或守具操練不精甚者
乘機自營其私悞國大計而曾不知恤抑且耳目不明
畜奸養間而全不知察更如刻剝切骨驅民甘心導引
外寇夫番夷士民離心闔境怠弛於守衛古來邊庭事
壞十五由此故精選良吏賞罰不貸實固邊之要圖也
第十五西安省會係全陝腹心兵不可虛西延鳳漢鞏
甘屬四府三邊地係關門保障一切城池堡塞俱宜大
加整修更須嚴飭有司加意團練城守培養生民以固

其氣何謂守邊十事　第一築城舊城高而厚則修破壞舊城卑而薄則加厚增高城一高且厚而寇不易得志矣又慎勿謂番夷之不善攻城也番夷不善攻而附邊之番則善攻又我中國一行罪謫亡命之徒作番夷之引導者則善攻也　二曰深池池又所以衛城池必深而後城始固如西寧甘肅莊凉河州等大城之池及次邊平固寧靈涇鳳等城又必兩重三重而後可也如遇難復重池之地則亦必築厚墻置土嶺與央品字小池層疊環之而後可　三曰備守具守具固以火器為長技然如礮如弩如石如泥乾滾木則皆所以具也而

尤以多備排木門扉為梁壞之需至如火器則尤必依武備志或紀効新書法精製而畢試之務以多蓄而精習之為貴　四曰備糧糗柴炭以防久困　五曰備精製硝黃而善蓄之庶幾臨時不缺於需用　六曰豫講於供給守兵飲食並更替之法蓋守城則晝夜辛苦非飲食不失其時則饑餒不勝非兩三班更換則勞頓不勝也　七曰平日須檢擇就可任以分地巡城之人益巡守不得人即飲食勞頓不能均而守者不用其命故守城分巡之人最要緊也　八曰備供役如運攻具運飲食皆須平日畧籌其人之宜否臨時然後可任使之

而得力　九曰揀壯士寇如圍城則我終處其逸然使無撓敵刼營之法敵終易我耳必厚賞募壯士分作數隊隊又重分於初至之日四面迭成用砲用銃遞震遞撼使之晝不得飯兵秣馬夜不得安寢休息仍連三五日間夜夜行刼即彼亦當自懼而去耳　十曰計勦尾寇去則多懈俟其去也相其勢之可擊則襲而勦其尾或當得志然須相其勢又不可墮彼誘中也

論西兵事宜 雍正二年答當事稿

比以西扖禁絕彼據道路之傳聞妄有疑慮譬之醫者不望氣察脉而輙自立方也然如十餘部之糾合而來

是為何心今也獻糧獻草又為何意將非兄王盟者勢不支而懼勦之波及與欵我而伏毒二者交有則十居其八矣處此之計或宜好語以辭其糧草兵馬之助但令其安意無驚將來只勦丹進一族朝廷斷不失信於諸番候他部聽欵而後我乃相機遣健將專閫而直搗其巢穴丹進雖狡豈能當中國之長技乎勦此一部而羣醜膽寒矣昔者漢誅郅支而呼韓稽顙即成例范雎說秦遠交而近攻即此道也側妄狡寇啓釁者九年於茲

先帝命將專征而狡寇祇用頑鈍狡猾之計閃躲以疲

我日前納款此犏於喇藏之巳失又欲自圖休息耳此
立役黠無賴之至者也乃今適於丹進諸部覺啓之口
前來投誠此不問而可知其為丹進之勾引又不問而
可知其見丹進之不勝而反面偽款也處此之道或宜
大將軍以溫言撫慰仍啓
聖明特降明詔言
先皇帝兼愛兩國兵民之命故兵出屢年而不一用今
渠既能知過自悔朝廷自當以天地並生之心嘉與維
新自今以往各安其境愼無輕啓釁端以戕賊我番民
之命是卽永荷天祐之道仍諭以中國自此當謹閉玉

門不復受諸番貢獻當卽撤一切兎兒番巴里坤哈嘶
等屯戍之兵以示不足輕重之意而但留精兵二萬智
將二員卽彼當下亦或可無詞以啓釁而我卽乘此撤
一切兵屯免廟堂之軫憂省國家之輕費慰久戍之兵
心養久苦之將氣保全一切罪謫屯田之臣子休息一
切奔走効用之才員而且免諸番意外之盜掠啓國家
口外之釁端卽四海之內正可弭無窮隱禍於無形是
則一舉而弘仁大義本圖遠畧皆寓諸此矣獨恐司計
者謂戍兵盡撤有棄置要地之嫌玉門謹閉或失長駕
遠馭之畧難於啓奏

聖明耳不知盡撤戍兵而果眞能聚我全力蓄之哈密
抑且妙簡良將星羅邊鎭卽口外他戍當可不煩兵而
俱保也何者前明一代於哈密之王三次建立而爲土
番三奪費中國無限兵財而究之無一定之成畫者由
中國看得哈密爲西域咽喉必不可廢哈密終不足自
立土番因視爲奇貨而時時邀利耳然究之中國能立
哈密而亦終不能守之長爲已有以其地之無險又其
可屯之田少不能多養士馬也今若盡撤一切遠戍與
側妄狡寇約以不必更爭哈密並勅哈密王咨將領自
愼其良圖我中國更不遣一兵戍守但得目前無釁而

我於其間實選邊兵實屯邊地重出塞有功之賞賜購
通番得情之間諜厲禁入番之茶黃嚴防盜販之鉛鐵
卽不出二年邊圖丕壯先聲大彰諸番且當重譯稽顙
而至矣是我坐制萬里之勝算於掌握中也孰與耗財
疲兵憂上勞下以冀倖於萬有一危之戰功乎待得諸
番稽顙然後許以茶馬互市將我馬且可大蓄而我德
且可弘施矣然如此者却須目下一刻千金於邊將練
兵修城鑿池儲守積糧購間覓諜擇實才重賞罰下備
圖急圖切工夫期於一二月間諸事俱成效可恃可使
然後本圖固而我無可乘之隙寇計屈而我得坐制之

機諸番且仰我鼻息卽哈蜜且藉國威而重更何煩遠用一兵升糧勞憊我國力乎總之今日於側妄小寇須示以不較前罪又須示以於中國無足輕重之意則彼寇必且失計而斂志再如生心敢於犯邊我且以逸乘彼之勞而制勝在我緣伊離巢遠出日久亦必自耗自憊其力也且我於哈密聽其自謀置之度外彼旣思自樹立卽諸番亦不至視爲奇貨又竊討哈密終屬小弱不敢違逆國命卽諸番亦不至輕啓無益之釁端也總之中國將來勞逸利害之關只爭廟筭之定否是眞今日之所宜詳慮而極思者也又兵誌曰用兵之道先戒

爲寶戒者豈獨戒寇之可虞抑先戒我之可虞耳何者兵之爲道至凶至危事戰之爲道又勝負無常事也我之爲道知已知彼較計索情雖古之大將如太公武侯皆不敢頃刻少廢而孔子亦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今者敵情叵測正恐大將軍銳於滅賊而疎於慮患也故愚意以爲今日西寧之大戒宜令兵之必知者凡三大將軍之宜自戒者凡五兵之宜知戒者何一曰兵富則志情蓋聞大將軍不吝賞又聞西安兵之搜西寧三寺也仍有鹵獲亦可謂富矣此時大宜戒以無忘節約而恣志他日如戰更須嚴戒其擄獲恐敵爲餌以誘我

又恐我兵顧擄而忘患則勝負在反掌間也二曰兵勝則生肆志肆志者敗之囮也今兵勝矣聞蜀兵更勝矣勝而易敵敗不且伏於此乎故時時戒其肆並時時諭其將領以戒爲至要也三曰士愧則情沮將疑則膽怯聞西寧再戰之日以將軍聞西寧兵哭聲而怒不令出僉深責其鎭將愚意此或有疑心於西寧之兵將而故假哭以爲罪端乎然而其鎭將則必且內愧而其士卒則必且自疑矣愧而疑何堪用以戰守乎過此以往似宜藉一端以開誠慰藉其將士而後善也又須隱爲之防而後可也大將軍之宜自戒者何一曰集忠廣益雖

有明智必不能千眼必不能千身兵事凶吉止決毫釐不廣集賢才智士以佐聰明之不及不可也二曰無偏喜偏怒喜必勸有功而後勸怒必懲有罪而後懲倘若順意者喜尸辨者喜逆意者怒直戇者怒則賞與罰不足勸懲耳諸葛武侯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凡以語賞罰喜怒之不敢任意而任理爲鼓勵將士之要義也三曰無幸勝幸勝則喜而易溢喜溢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謀必疎謀疎則敗必從疎中入矣四曰無輕敵輕敵則易心生易心生則蜂蠆之毒或傷人也由此類推之而防於不見慮於無形目前盡萬里之情形一時

慮百年之利害夫然後敵在我控制中而不能出我範圍耳五曰無欲速漢趙充國曰制虜以殄滅爲期不貴在速勝也若主將先下速勝之見必於備虞有疎畧不固之弊夫西事如蜂之初起難遽撲滅固本之策一刻不可少緩而致寇之方則要須先爲不可敗徐待敵之可敗爲貴也

籌兵莫要於經理西海番夷

口外用兵一事最上以舜禹待有苗之道待之卽朝野盡享其利外釁無由而作次之中國備預而勢隆卽此小寇不征而自服此唐太宗所謂中國安而四夷自服

策之上也其次必欲振中國之威而讋服遐荒之志則莫善於選將練兵積粟壯邊俟釁而動爲王者萬全之師然總之以善用閒諜先得此一路諸番之情形爲機緘所以然者我卽欲靜守吾邊而不得諸番之情形無羈縻閒離之方術萬一諸番或爲此狡寇引誘逼脅以寇擾我附屬之番夷甚者或騷擾我邊境則我雖欲靜守而不能且我欲經營進取而不先知諸番助彼向我之情形將助彼者無由擕之使離卽向我者亦無由親之益附必且措置失宜招徠乖方不惟使助彼者益爲彼用而我之爲敵益衆卽不樂爲彼用而有心附我者亦不得不驅之爲用於彼而我之樹敵益多矣何者凡諸番之欲附我者所冀在利而不得不助彼者則所畏在害而我遠而彼近故望我之利固殷而畏彼之害則深以彼爲禍在兩三月內而我之救援則在歲年之外也諸番雖好利亦豈敢輕滅亡之近禍而徒冀我之微利乎故不特欲事進勦必宜先通番情卽欲固守吾邊俟釁後動亦必重賞購閒以通番情使我明見夫可招則招可離則離可防則防可勦則勦之宜而後措置合機也所以然者以側妄小寇區區一隅之荒夷又遠隔以諸番使其一族獨行跳梁雖復桀驁極其所至不過

多費中國兵糧耳亦自無能爲患害若我不得諸番之情而令彼得驅誘犬羊之衆合而爲一則不惟我兵方進時前途閒隔之須防卽我兵深入之後攔後截援之可慮又不惟我兵進勦之時敵多備衆前後掣肘卽我立意守邊而彼驅烏合之衆東衝西突亦且備禦費力矣故目前籌兵要務急在邊將用閒一事而邊將用閒之方則在近我之番厚誘以利使之益親乎我卽稍遠我者不能使之顯然抗彼而但得其戀我之惠不深爲彼用卽所得爲多也且卽近彼之番亦萬不能使之離彼而合我但得其貪我重賂而使之以情輸我忌彼之

强暴而疑貳漸生亦即所得爲多也番情既得中途無梗斯深入可言而守邉亦易爲力耳然用間非財不濟用財非人不濟故用間之財所宜細講而用財之將尤宜細講也

總之番夷之情近我邉者戀我之惠畏我之威而不能使之必與彼讎近彼境者亦必不能使之敢於攖彼之怒而正可使之忌彼之强而冀我之利也且附我則既有可獲之利而並無驅役並吞之害附彼則留喜時亦不能不爲之役一逢其怒即有並吞之慮故諸番之心皆樂附中國而不樂附彼寇者自其情之必至其不得

不附彼者向乃廹於勢今又冀乎利耳苟得中國招携間離之有道不且我衆彼寡而勝筭在我乎

古語有云强衆者不得其死天之道人之理也以彼寇區區犬羊之衆盜哈密盜喇藏今又驅役附近之諸番征兵賦馬假糧借罷者數年於兹此亦天亡人叛之秋也將不久非有本國之釁即有隣番之爭爲我先驅矣且即無釁無爭而爲力已疲納降豈遠即不納降而以我久蓄之銳萬全之師又間諜得行以之鼓行而前是亦摧枯拉朽之勢殊易爲力矣然非大帥得人權歸獨斷亦何由進退伸縮悉中機宜而成此萬全之功哉故今日經理西事以妙簡大帥爲第一義也

又權勝 雍正拾年 答人

動衆興師無論大小衆寡要之兵凶戰危自古所戒況今敵非小弱萬里遠征尤關國體之是非得失國勢之利害損益與夫將帥三軍之安危生死而匪輕乎故此番進勦一事非精權於戰守之攸宜精圖乎戰守之事實即恐乘萬全之良籌而或且自蹈於他日之悔吝而莫追也然則今日此兵之用有三大綱領第一宜較量於國體國計得失損益之關第二在以守爲戰而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收坐勝之長策第三在實圖必勝之具

以戰固守而不留敵以侮我易我之隙兼此三策而行之必力然後可得我中國居中禦外與蓄威保勝之全策而不至有意外之虞然此以言用兵之機宜也而今日决戰守之大計則不在閫帥而在于廟堂又非得忠誠體國以社稷爲已任之大臣剖晰戰守損益利害之情形懇款敷奏令

聖明内定以守寓戰之策丕頒令旨而更不復經營進取竊恐無以堅將卒之心志國家外耗仍多邉廷厪奬日滋而將來萬一必至於對壘勝負之數且不能盡如人意耳然郤要知此路用兵自

聖祖仁皇帝時原自慎重自
今上卽位以來尤屬慎重之至特以此寇盜掠不已以是勢不能已而又未有人批郤導窾盡情以此兵進止戰守之利害損益剖晰奏
御故廟堂至今遲回審顧未決大計而總以進勦廑懷耳今誠得股肱大臣徹底敷陳要是以守寓戰爲萬全良策又是制伏此寇之第一方畧而字字中於機宜切合事要斷知
聖主神明當且聽如轉環又如果能邀
聖主許允詔書下頒卽自此以往各邊將帥一一實務

以守寓戰之本務而不復虛糜精力於無益且貽狡寇以可乘之隙穴是卽全勝之策在我也何謂較量於可否難易之間也準噶爾一族萬無降理亦萬無和理凡言降皆欺我戲我而言和亦皆欵我誘我之奸計也然在我亦正以必事進勦爲非策何者中國居中而御四外但以坐鎮得人不令外寇得擾我邊疆卽爲蓄威保勝之良圖矧如準噶爾一族遠在西荒其境去我邊不啻二三千里其巢穴所抵當且更長而中間瀚海荒山在在而是兼地氣酷寒數倍中國驅兵深入糧運旣屬不易又且人畜不服水土卽使大勝將且得不償失更若一不得志卽進退維谷而不免損中國之威傷天朝之重矣況又大兵深入進勦易生諸番意外之釁或且重勞國家他日之補救彌縫乎此揆之國體國計而必不可深入進勦者也何謂以守寓戰自立於不敗之地也準噶爾一部計其情形原非可以力服止可以謀屈中國之兵非不衆也馬非不盛也糧非不多也奈一入彼境行過十日兵卽寒不可耐饑不可支矣且又水草不便馬駝易斃夫戰以馬勝兵以飽健馬多斃卽兵何由而健駝騾易傷卽糧食難致兵何由而飽以寒不可耐饑不可支之兵而兼之以馬之不壯糧之不足卽韓

白爲將未見其易也況又宜防此寇之必誘我深入又必有困我於險斷我糧路之奸謀在乎此所謂不可以力服也此寇之聚本非一族積來中國罪謫之徒竄藏其中十年來靑海梟孑等山逃亡之輩竄藏其中在此寇借此輩爲銜鋒致死之用此輩亦借此寇爲安身寄命之所非生釁於我得利於我卽此寇養此輩爲無益有損而此輩受此寇之養爲無功坐食矧亡命之徒坐食之日已久比日兩番盜掠抑又奸計之得手竊料目今此寇此輩之謀所以生事我邊者當無不至凡此輩之所以爲寇致死而東搶西掠煽南誘北者應無不極

然要之必我動而後可以乘隙邀利於我若我但安手不動選良將練精兵儲糧糗備馬匹且厚間諜而眞能嚴茶黃出口之禁愚且見山鬼之使倆有限無從乘我之釁而得志於我卽爲所煽惑者亦輯影斂形以消羅卜藏爲戒而不敢妄動以起釁此與用大兵耗財損費而勝負且在不可必知之間者其利害得失不亦相去天淵耶所謂以守寓戰卽我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收坐勝之長策者此也何謂又在實圖戰勝之具以戰固守而不留寇以侮我易我之隙也前條所陳特以言戰守利害之大槪也若就此事通盤打算寇非小弱黨類

且衆討今鈎連通謀者且當非一部一族目前縱我不前進不爲彼留可乘之隙正不知此寇與他連和之奸生事於何方起釁於何地苟但守靜守之策而我無眞能制彼之名將勝彼之精兵遇交鋒時能一大創艾卽彼之易我侮我而羣醜之所以謀得志於我者當不可止邊我卽善守而邊釁亦難猝弭矣故今之日必[illegible]易之上廣選名將擔負閫權傳求智勇分任偏裨令將領盡精盡健然後可爲將者必各營大選兵鋒使兵精於寇精敎伎勇使能勝於寇精造器械使器利於寇選練良馬使馬勝於寇令事事皆精皆良然後可又[illegible][illegible]之

上確守一定不易之計大設信賞必罰之格實勘其眞功眞能而立賞但見其苟且喪敗而必罰又邊陣之上凡上聞者字字皆的實不虛九重之前凡關大計者事事盡通達不隔則人心鼓舞舊習頓革而收遇戰必克之偉功矣總之守而有必勝之具斯守非怯懦戰而有必勝之能斯守爲可恃所謂初之以守爲戰卽戰非浪戰終之以戰爲守卽守非徒守萬全之術必勝之方當無踰此也

邊計

西海雖云寧定然其實禍機潛伏蓋不特側妄狡寇貌

順心逆卽青海未盡之孽臬子等山逃竄之徒並當日連謀青海未遂之番正無日不思乘吾隙以報前讐今之藏釁安知非卽羣寇之協謀若非吾邊備先做到無隙可乘之地恐不足語於有備無患之籌也爲今之計第一選一切臨邊智勇主帥第二擇一切勇健偏裨第三築修一切官城民寨第四凡臨邊二三百里內乘粟正賤更益屯粟積貯第五選邊方武科武生童並草澤捷健實戎標第六按前此入藏戰青海與久屯口外敘就功次之人實授職銜令其效力邊隊第七溥赦前督罣誤之員令之戴罪立功第八須假邊將邊守令以指

務間諜之資令其通近邊各番情形第九須嚴飭臨邊守令務於新編州縣生熟番加意寬恤必視前此未編入里甲時差役更輕爲貴第十卽不另選經理邊事之大臣亦須精擇才識卓越度量恢宏之偉才異能總督而卽令駐劄邊上不可用守文拘牵之人蓋此後邊事又與前此局面情形不同也然如提鎮之空糧盡革卽邊帥之貧窘可知凡一切養壯丁買間諜聘智謀製軍裝與賞功酧勞皆無其具卽中間之隱弊無窮此非廟堂之上爲之籌出一良法竊恐將來邊備漸成一苟且支撑之局耳然如屋未雨之綢繆是乃治理之樞要

豈特西北邊宜加意防範哉則如南北腹裡以及邊防海防簡良牧禁貪暴擇將領重將禮輿四海如盤石而固國勢如苞桑亦正係今日保泰之良圖不可或忽者也

兵間事宜

就巴里坤而言一急選老成智勇之才作大將軍之副一口外日後運糧送餉竟須護以重兵以防賊番夜間盜掠一馬匹騾駄皆須夜收入營一木城須防迯火一設臺不必在十里外傍晚皆令歸營營外重塹暗藏鐵蒺藜毋令營邊皆架懸樓以防夜盜營中每隊皆懸高燈隊排五人燈下爐火守夜貿易人卽白日不得輕入正營然亦須另置營壘於側使得安處而無爲盜竊所苦特拔一大隊使鎮其中亦設高燈輪守是亦來百工之道也一口外新設之城竟以盡毀其基址爲宜不但移其官民於內地而已也口外一切誦罰僱覓屯田之官民旗員亦皆宜施曠蕩之恩令之盡歸其鄉而各還其里無留爲賊番之擄掠愿者徒喪其生而黠者反爲賊用如策零部今日一切舍生効命之徒也

陜邊事宜

巴里坤之與甘肅凉寧諸郡巴里坤爲表諸郡爲裏西

安之於諸邊則又西安爲裏而西邊爲表此間分得內外而強弱虛實則事事血脉相通氣脉相關也則如西安之文武官吏兵馬糧草一則關根本之圖畫一則爲口外與西邊之源泉倘如一有不壯不實其關於本圖及兵間之大計豈小哉

陜西屬四海上遊西安係全陜根本兵馬單弱既非所宜兼今西塞有事滿兵督標既大半出塞且揀擇壯侶以去若留者聽其冗懦疲羸將根本虛弱中間便藏許多隱伏之弊爲今之計先須計足滿漢馬步兵丁以七八千爲度不足則須題請足數要常以五千鎮省城以

二三千應西塞之調遣此實備兵數以備攻守之大畧也又漢兵則制軍但一出省湏以軍符付撫軍管理時時退冗拔壯習勇教戰期於可用至如城守一營則近來盡係冗市井游手孱弱之人湏責城守副將滿兵佐領城兵以成丁壯健之人爲貴軍廳時加查看撫軍太守亦宜歲再點閱更如城上前此守禦之具今皆十八不存此則撫按太守之責益制公即不出三公亦同有責矧制公既出在外撫軍即一省兵民大主宰按察者全省之事無所不察城守則尤切近所宜察之一大事太守又一郡之守城守則尤第一守也而可忽乎此實

練兵威以壯本圖之大畧也至如外府州縣衛所則每府必揀壯健正兵千人城守三百然如大城豈三百之能足又湏叅以城內同住之居民或二百三百是亦不可忽也外如每一如府衛中差役想亦不下二三百人必擇一百五十或二百壯健之人充役教以技勇正兵付叅副將管理城守付軍廳管理而太守總統於上蓋亦取滿漢相叅之旨而通於文武兵民要衡之州邑則衙役必參亦湏揀作州縣之兵其養則一取於舊設工食如其數少而工食之不足則生法於鹽茶之稅若如小縣又係腹裏則兵可不設而加揀選衙役給之工食同募就壯丁同加選練以備捕盜禦寇亦不可少也又今陝省分鎮之兵制最宜議者每一提或一鎮管轄之境或千里以外或千里則每州縣發出一偏裨若游守千把之類或分之三百二百一百甚至數十名兵則但得名數之足而不必於壯健法則但分佚於各鎮各要口之地而無事於捕盜詰奸宄之地方不得其分寸之益且此提此鎮名曰管萬兵或七八千而其實得聚而教者不能過二三千急猝有用處則必踰時越旬而後調至及統以應大營之遣發又往往脆弱遊惰而難用此湏急作變通合散爲整以壯提鎮之兵威爲當也或

曰州縣若去塘兵不慮盜竊之生乎是更不按情實之言也州縣之塘兵百十人上下耳而此百十人者散在四鎮各要口其留縣以供本官之使用每方不過十八八人至多十五六人耳夫此十八八人者果足禦盜皷竊耶徒見地方多此游手無事之人提鎮分散兵威兵權之隱弊耳且若前法果行腹裏非近省即近府州豈有大故不過鼠竊狗偷耳本縣既有捕快且有募就壯丁數十自辦之綽綽又奚需此輩歟

一糧雖散寄州縣要之省城是根本之地米麥豆三色非常常實貯二三十萬不可草亦湏貯三萬足馬一年

二年之用爲當一陝省發來流民甚衆卽鄠縣而論至六十一人其餘大邑可知其初至也則發里民逐戶供給飲食或衆戶輳給月糧一或逃亡卽此里上下公私之費更不貲矣究之不能懲本犯之罪惡而平日徒爲里民之深累貽地方之重擾際此兵革多事之秋亦恐生意外之釁端不如施浩蕩之恩老弱者發同本鄉諭州縣仍敢生事須加一倍行罰壯健者盡籍爲兵使之効力贖罪有功一體賞拔使得與於功名之路夫此輩蓋漢所謂弛刑徒也中間既多猛士兼抱雪恥希榮之念昔人多用之以成功得良將善鼓而用之其收效自

倍耳

一前此奉

旨禁止民間鳥鎗此蓋謂前挾鳥鎗者之生事作盜也然小之則客商上路民間守村此爲第一利器而大之則民間如習此技之衆亦隱爲地方之威武今一槩禁止究之盜竊之徒未嘗不藏此器不習此事而民間則上之徒隳地方不言之威武下之且甚不便行旅之備禦況今西邊狡番生事將來未必不啓邊番之騷驛民間敎之多習此技亦爲要事而近邊之民敎之廣蓄此器廣習此技尤爲至要至切故愚意竊以爲此一着者尤須東西撫軍鄭重題請期於速下實行爲貴也

一新令禁止硫黃以是市上硫黃價頓增數倍夫前此鳥鎗雖奉禁旨然以禁本不嚴尙有習而蓄者自硫黃一貴民間安得餘貲而鳥鎗一技民間遂不待禁而自絕矣此甚非藏兵於農思患豫防之道也況禁硫黃乃是爲其出邊只資狡番耳究之黃價愈貴其出口愈多不從本源思良方而一槪厲禁之民間徒弱吾閭閻之武備增滋邊番狡寇之壯威凡此皆所未宜也然則硫黃不當禁乎當細籌良方實禁其出邊無禁其腹裡自弱其武備也

一不可調外省一兵蓋陝兵素號强旅邊兵又稱健師一調外兵或且震驚四海之耳目隱生奸宄之妄心又

國家增格外之費耗本兵有離鄉之愁歎究之其來者率不耐塞外之苦寒未戰而氣已先餒無一益而衆害且先具也況如陝西之兵但一合舊日之散爲整而盡易以壯健但一設格補缺行招而盡拔其蹻捷善將者止可用半月工夫而立地能就又何須遲日越時殫財驚衆以用此不耐水土之儒夫乎蓋如比日陝西招兵二千其聲甫出未十日而應者雲集中間健捷𢽾剌之侶遺落者且不下四五千人卽西安而西邊可推也今

誠使類聚各處塘兵揀擇健丁卽八九日盡調之省中
而立易以壯勇亦豈不能半月而就之事乎但在司事
者有機權酌濟善安插發遣退兵耳大抵陝西不患無
壯丁強兵患招兵者無晉馬隆明陶魯招募之法而其
一切教練之規又無二人簡練鼓舞之方也
一將統客兵不但將不知兵之夙習而難協於用兵亦
不知將之寬嚴而不輸其誠此兵間一大弊事然如近
來親兵之規革而兵之強弱混爲一致又自空糧之習
革而雖提鎮不能特養壯旅一對大敵用大兵卽安得
不遠調客兵一調客兵卽又安得應敵之將不竟統客

兵是則自蹈兵家大忌也又凡一提一鎮而曾無選鋒
以作一軍之鋒銳其又奚以作勝敵之先資自今或宜
勅天下自提鎮至守方之千把兵無論多寡總以十分
爲率必分三等上等三分收爲選鋒將自統之中等五
分分配裨將下等二分供一切樵採炊爨看營守寨之
用凡戰則中等亦以十分爲率或遣一隊二隊先出務
以日暮爲限更迭而食更迭而出而選鋒則於二隊將
歸之際相其情形或衝堅陷陣或後入旁撓亦必以更
迭不竄耐特至暮爲期平日既以此法練習深明到得
遇有調遣或一千或五百卽以此選鋒本將畢統以行

及至大營則大將軍卽全用此兵作一隊當可用處令
之應機而出卽此兵既屬兵將相習之兵自然上下同
心又如出其有功且可立顯其勲勞而不至掩其所長
其視統烏合之兵而浪戰當勝萬萬也然如練兵分隊
而平日曾無鼓勵之資卽兵情終於鬱鬱難堪是惟傚
有心計大臣於鹽茶項內尋出一自然之利計天下不
過二十提五十餘鎮其資給犒賞之費抑又奚難且若
實講於積貯之規卽現在常平義社等倉累民之端可
立地轉爲利國福民藪澤且更不事鹽茶而舉天下大
小將領資之以養勇而綽有餘裕仍坐饒國計於無窮

也總之此法立既可使口外之兵主客俱成壯旅卽且
天下之提鎮苟非至庸之將無一不操勝敵之先資是
一舉而中外之兵當立見煥然增色也
一陝西係西邊西塞根本自十餘年來供億百需俱出
民家里甲在廟堂洞悉民瘼無物不有官價無處不加
體恤然要之一下民間責以本無卽補賠至一倍兩倍
而甚之且三倍五倍蓋如比日累次招買騾頭官價不
過一二十兩而民間辦買甚至七八十兩而後得驗納
此賠補之價是幾倍乎又如此日僱運西邊之米每石
百里脚價一錢六分此豈不足平日脚騾一日之費但

是一石米合之騾夫乾糧行李必大騾一頭始足勝任而此一頭大騾計非二三十兩上下不能得此豈里民之力所能勝乎此外種種無不類此兼以水旱之頻仍招買米麥不取諸市而盡取諸民糧民力亦大疲矣休息撫恤是在所宜而撫恤之道則在不得不用之中得心計大臣細講於先事之預備臨事之便通無盡氏力於可省之處也

豐川續集卷之九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

籌邊

兵論 荅人

陜省地踞上游兼之西北兩邊地連番夷而比來又有梗化一番將來尚煩命討非强兵甲天下無以壯國威而彈壓中外且如將來進勦狡寇於西域何以成百勝之功以增國家之氣哉又今三邊省鎮皆滿漢重兵爲四海仰望而日前西征一役累資調遣於京師亦使中外窺量陜兵之不足恃賴易於啓戎心而生奸萌故爲今之計必費一年募兵選將實功夫令三邊八府立

標試力如晉馬隆募征羌兵之法明陶魯募勦猺兵之法務令養成十萬耐寒饒力之士備他日之用逮教養已成則舉前此從遠調至之兵一切令其還歸原伍將來用時更不遠調而只用新募之兵其餘滿漢羸弱宜摘退而勢不能摘退者則令之居守或擇寬鄉教之屯田積穀以實邊儲省運輸而兼之厚給募兵之用夫馬隆以三千滅羌陶魯以三百盪盜僕竊見用此三萬人可滅此一隅跳梁之側妄小孽而綽綽矣而況十萬貔貅眞能用實功養成教成當且先聲奪人側妄小醜或且不煩一兵而稽顙納降耳然使募選不如馬陶教養

不及馬陶即二十萬三十萬亦無益也此事係國家今日陝西大要務況將來西勦巨任事事將資當機之籌畫尤不宜不急爲之所也轉盼明年而西兵又須用矣況又有他宜備之慮乎

兵之强弱一半在募選之法一半在教養之方而要之二事皆關將帥之得人不得人也將不得人雖强兵六七十萬百萬不足恃新莽之嚴尤王邑秦之符堅可鑒也將如得人雖三五千或數百且成大功如前所云馬隆陶魯是也況更將以壯勇衆盛之卒乎故欲强兵先須講强將然得强將矣而不假之以權令其得以自主

事事掣肘而牽滯兵不可得而强也即假之權矣而不厚之以資將心所欲爲功所欲賞而困於力之無可如何兵亦不可得而强古之任大將者皆假之以不御之權給之以軍市之租故能專斷經營隨識運用賞不踰時費不吝惜爲而必成士効死力也況將來如再西征內政所關當且不暇復任專閫然即身備一路之帥其餘諸路皆係勝負機緘不知平日心之所許此番出塞目所親見果得堪勝是任幾人乎如其得之宜即題行令其招募一路壯勇即依戰陣實法使之教練將來西征當即責以統此原練之伍以備進勦如其未得明歲不遠或即請

皇上簡畀堪勝是任之員即發陝邊使之教士養馬制器辦裝是爲宜耳蓋此任非比偏裨可以爲我所用而臨時不甚難得也然偏裨係將帥之股肱手足亦正難得今亦須題行令各將謬加精擇是爲宜也

兵將相習然後上下相親臨機應用乃能聯爲一體而不至於渙然莫恤故臨敵禦寇斷不可使將統客兵士隨客將先成支離不固之體自敗乃事則如已得堪勝是任之將或宜請

旨即令赴邊統馭應統之兵悉心愛養按法訓練兼之

詳察偏裨之能否以克任使精練壯勇作選鋒以圖必勝令上悉下情下明上意庶幾成臂指相聯之勢而將來所向無敵耳

廣募才勇

甘肅一省之四府三邊皆接鄰番夷乃重武振威之地矧今側妄狡寇尚稽天誅將來健將猛士尤所必需而三邊則風氣健勁人習苦寒以之出口進勦得一將可勝遠調數將得一士可勝遠募數士尤於進勦爲便又況無遠調征行之費人心驚疑之憂乎故將士以出自邊府爲貴而大臣爲國家長慮遠顧以悉心廣募智勇

之士儲將來將士之選爲要也其法先行自募以易標
兵之老弱壯標兵之威武又酌就條款特疏上請言西
勦今須鼓勇深入直擣巢穴必將領一足當百戰士一
能敵十乃可成百戰百勝之弘績今須大選邊方壯健
耐寒之士公自營伍官兵兩項之中私自武科生童四
欵之內上自文職官員効力人員二途之際下自軍民
衙役僧道五種之間限定員數立就程式如晉馬隆募
征羌明陶魯募征蠻兵士之例徧飭三邊八府營伍州
縣懸式招募智勇壯大之士以壯邊兵之氣勢用作盪
寇之根原言之果加明切

聖意必見聽從然後刻式廣印徧頒東西二省各屬一
邑皆給一二十張諄諭以
朝廷今欲精募奇才勇力之士以備進勦一切賞罰糧
餉皆倍常選武科已官而願應此募者加一級署職文
職今欲從戎効用者超二等任用其外智果優長雖白
衣不惜即署叅謀戎帷之司力果強大即庶人不惜即
授長領之銜將來進勦但能自樹實勳功皆倍賞勞皆
倍疇高官厚祿立得當前至於目前資送募府地方官
皆須計算路費資送到日試驗果合即赴良將隨宜教
養逮各屬舉送將滿乃詳酌任用之宜實訓實練如其
稍知向方即爲之選精器仗馬匹分送進勦諸路智者
作畫策效謀叅軍司務之員勇者備佐領先鋒出奇陷
陣之選庶幾成必勝之師足壯六師之威耳

選練將才

側妄狡寇既屬不赦之罪則必以降服殄滅爲期顧大
計之成固主張在於廟堂至若擣巢蕩卵終須靠之進
勦將領今誠使臨戎將帥路路得人又人人委之以重
任責之以成功將諸路將帥皆思自樹其功名人人知
相機乘釁時時謀審勢擣虛得一兩次大勝便足壯我
軍威攝賊心膽我軍既已威壯即擣巢有期賊膽如其

果寒即投降不遠故今日實籌進勦之計選將第一然
將非易得亦不易識官高者不必有實才實才者不必
專戎政今須酌量條例明確特疏奏請令陝西一切文
武大小官員與夫在朝在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如專責之大僚則草澤中奇才異能必至壅於上聞而野有遺良本地大僚先行試察分明
即以簡語括其才器資送陝邊聽元戎甄別量才器使
大將縱不能得方叔充國之賢亦須得衛霍等健練猛
摯之才然古以得大將而勝敵滅寇亦以賴偏裨而賈
勇成功如唐之王君廓薛仁貴宋之郭進尹繼倫李顯
忠輩在在皆是也葢兵首以謀強以智雄次即以氣勝

以勇决得一二人萬夫不當之士行間賈勇便可倡三
軍之氣而目無强敵况能使勇敢衆盛大得其用以仇
敵乎故儲大將爲必勝要務而簡募勇士作偏裨亦斷
不可視爲緩圖耳然非
朝廷看此事爲今日進勦機關嚴定得人受上賞濫舉
受重罰與夫不舉受蔽才之嚴懲則摸稜不忠者推卸
謝責比匪冒薦者樹黨營私國家恐亦不能得分毫實
益而徒多此一番紛擾也

遴養馬匹

近來每兵出口馬多取辦臨時不惟費國財而耗兵力

亦且馬多羸小出門輒傷大半即如前此巴里坤之馬
纔一出口十八皆損去歲進藏之馬未至藏境已斃十
九其弊固緣路遠水草不時亦實馬骨未健喂養未成
不耐長途寒地也方今寇在必勦兵以馬勝爲國長慮
馬政實一大事理須豫先養成骨勁力健神旺身大者
一二萬匹以供擣巢深入然國家既無監牧可以育孳
擇良責之滿漢將帥亦恐仍蹈前轍且將來馬用於西
征苦寒之地又無豆料之足以取給必以先習耐寒便
草爲要故今日育馬之法或宜令嚴飭滿漢各營務實
選擇壯大堅勁之馬實盡喂養教練之法外仍詳飭諸

邊平日管掌茶馬之員與夫平日小口隘馬亦常來之
地方屬吏令遇番人趕至骨高神旺之馬准平價值一
體收置或准茶直即買之茶商之手與夫邊內官民之
家約得二萬擇滿漢文武官員中幹敏勁健若干人付
以管馬司養千兵擇邊內外近邊墻水草便易之地畧
倣唐人監牧之例令之牧放長養至管馬官兵皆得許
之各携私馬養育孳生但須印烙分明登號便查及到
養成時分給進勦各營以補本營選鋒壯馬之不足至
於平日官俸兵糧皆視常例加厚其如馬本蕃壯經管
之員視常例一倍遷秩如有失落本管查明係盜係傷

按情定罰大約喂養之馬一年一易俟西兵盪巢之後
另行區處庶幾馬政稍舉而進勦時不至苦於馬力莫
助兵力耳

備豫軍需

方事西征一切軍需要緊料物必以邊上備豫爲貴葢
恐事出立需而遠索諸數千里外或且悮事而又以滋
擾故今爲國長慮必詳計軍前要緊料物題請豫備以
俟臨時急需是亦大臣先事之經畫也再此番出兵必
期盪寇則一切器甲俱宜精良故今彙題條奏並宜繞
陝及今嚴飭出塞之將凡軍中一切器械盔甲必一一

按法修補可整理者整理宜選造者選造務令精良堅利中於實用爲貴又兵之行糧最宜慮者在於輕兵逐利軍必宜進而糧不能隨之時是非各兵皆備有簡便易携易食之物如牛脯麵累晒米二三斤可代半月糧之類者防急窘之需然此物頗費貲又難製非糧外炤費加給又貴毎營擇精明頭領專管而分給即恐文移往返徒成虛文也

經理番情

萬里出師番漢懸隔非密計深謀購得間諜鄉導即無由得狡寇之情形將來入於寇地必至昧於從事且今

興師舉衆爲日已多則此番進勦必以擣巢覆卵爲期然後洩我中國人神之憤且縱使寇謀懸祕不能一一得實要之寇地道里之遠近險易寇兵何路屯聚之厚薄强弱寇將何人狡劲何人暗劣寇兵壯健堪戰者幾何人老弱備數者幾許口寇境近來天道之順逆何如寇自用兵以來五穀牛羊與夫馬匹之蕃耗盈虛何如寇衆悔心不悔心上下和不和亦須得其梗概庶幾將來進取時不至貿然而僥天之幸則今爲國長慮是惟題請特設經理番情大員假之以買間諜買鄉導之資財於進取之前畧得情形乃克助必勝之全勢也西海

數路番情必須專設大員經理者蓋此諸路番情在我若經理之得要側妄小寇雖極狡黠而不得近番與合極其所至不過多延時日費中國兵糧耳終不爲大害也若我經理之無法而彼誘脅之得術將目前近彼之番落素畏其威虐又目見拉藏之禍轍我兵前此進取之艱難且將畏彼之威而邀利於我即近我者素服乎我而目見拉藏之禍轍我兵前此進取之艱難而且有利之可邀亦且將惟利之瞀陽附於我黙通乎彼以爲我之梗如今郭落克狡番之刼截我入藏糧馬爲此路之梗者不少而日久或且效尤者滋衆而寖爲西塞之

隱禍不貲也故今日經理番情爲籌邊第一要務也然非得熟於邊情之人不能爲非得計慮周詳之人不能爲非心意忠誠恥於貪婪之人不能爲而又非得公帑足用以買間諜購番人使財不窘於經理之用利足動乎番商番貴之心亦不能爲故今題請經理番情務得其人務重其責而厚其貲一事必當重畱之意也申明賞罰萬里深入兵凶戰危非有可羨之立賞重賞無由得其捨生就功非有可畏之立罰重罰無由得其忘死赴敵故今此進勦之賞罰欲其嚴而明尤欲其决而速也然非將得自主權不旁移將將不得自伸其權於臨

陣對壘之間何由收百戰不敗之績乎故今爲國長慮
題疏上陳時尤以此事爲第一義鄭重懇欵而陳之也
且家中最忌者一家二主軍中最忌者一軍二將蓋將
各自專權不統一無論怯懦者得以退縮不前撓敗壯
圖卽恐剛愎者且以妄憑臆見孟浪奮往前第一次入
藏之時額公本不至敗徒以色帥不聽節制冒進額公
不得已捨生赴援而死爲國家大恨尤爲目前明鑑也
昔宋太祖深鑑取蜀之役將權不一致幾敗事故其後
擇帥伐江南時特命曹彬一人而令副將以下大將軍
皆得按法生殺當日遂成全功則今日彙題諸路進勦
之帥尤以副將以下皆聽大將軍節制爲貴也

兵間事宜 荅人

第一在看明彼寇情勢而在我先自立於萬全之地蓋
國家動用大兵國之榮辱兵之生死繫焉一不出於萬
全卽不可以輕舉也就今日寇情論之一盜再盜而未
已若似於兇悍桀驁然其實由我邊將之力懈而謀疎
是以彼寇屢屢盜掠得志耳則詳籌制寇之法但真下
實工選將練銳明賞勑罰便勝算真操在我卽彼寇之
姦謀更無所用矣若必欲勞兵糜餉經涉險阻深入虎
穴是則捨我逸而萬全之策自趨勞而冒險之圖縱使

得虎在我之勞憊已多倘如萬有一失不且損國威張
寇燄生諸番羌僥倖之妄心耶且此賊之本謀千方百
計無非欲激我深入乃得施其撓我之姦圖而我果深
入是適中賊計也況如今四夷觀望北寇未靖皆覗此
舉而明公任經畧重任兵事利害損益蓋與大將軍均
擔其任是必徹底計慮計出萬全而後可也 第二在
看明我大兵已集口外而仍不輕進卽在我已得虎豹
在山之勢而在盜大費招集捍禦之勞便屬我之得算
已多何者蓋如我大兵進勦之聲已揚寇必招集黨與
分布要路而我果深入彼巢旣慮寇得以全力誘我撓
我卽我不深入而但涉彼境便出亦慮寇以全力尾襲
吾後出彼境而肆橫騷擾妨悞我養兵教練之時日若
我大兵終不動移卽寇不知我計所出必不敢輕易輒
近我大營所在妄生事端卽此一冬而我之選將試將
練兵教兵易器育馬聚糧買閒俱得悉意經營轉折如
意而賊必且於三冬之內虛勞虛聚疲於奔馳防慮耳
更若歲之前後賊仍自守則已倘如自起釁端卽我之
將氣已奮兵伎已精卽將與兵神且閒氣自旺而勝敵
綽有餘裕耳兵事只爭得我逸彼勞我實彼虛一勝着
此亦合謀慮周計之情事也 第三此番用兵不知兵

凡若干將凡幾人分作幾路要之將必有副正必兼奇
是惟事權歸一然後提携靈捷昔有唐相州九節度之
帥中有郭子儀李光弼名將在焉卒之貽喪敗之禍者
由於不立主帥統御不專也故大將軍之權生殺賞罰
斷不可分但正營既分奇正臨陣各自相機而行而如
另揀智勇正副二將自爲一營或萬人或八千七千必
分一十二隊迫正兵更番三用之際此營既分二隊或
旁擊或刼后務令賊應接不暇卽又或分二隊四隊衝
堅陷陣斬關奪將相機而動又賊之所長在能耐堅忍
善夜刼營故我之正兵既須敎以耐久夜戰之能而尤

在專責奇兵久鏖夜戰十二隊更番迭戰更過於賊然
後賊力可屈吾兵氣壯故奇兵竟當耑設一營務擇智
勇之將領勇健士卒助正兵之勢而收出奇之效是亦
制勝之一着也葢正將對敵未必遂得智計優裕應變
不窮之員倘統奇兵者眞得其人卽出奇制勝是其耑
司乘鷸蚌相持之勢以其蓄養之銳鼓舞振盪其間或
者制勝不難耳然要之特設奇兵不屬正將此法若變
而實屬八陣六花之遺葢此之奇兵卽八陣六花中二
十四隊之遊騎特彼合於一營而此則特設將領各自
爲營令其獨自出奇以展伎勇盡鼓舞之神耳　第四

大將必臨機應變各合其宜然後不至貽悞軍計故西
塞選就各營之將帥須啓奏
聖明付以便宜行事之權葢決機在臨陣之間而受制
於廟堂之上事違機外最兵家之大忌亦且使庸將懦
帥得藉以自委已過而諉之廟堂今如塞外軍中若已
奏有將得便宜行事之旨則自不須更言若尚未聞此
旨是惟懇欵陳請日後凡邊塞統兵大帥但責其奏績
成功罰其失機縱賊至於進止戰守但取利軍不從中
制　第五西塞軍中須遣朝中忠誠明達大員耑司奏
報而如將權軍政則不許干預一字葢內使干預將權

旣仍蹈前代監軍觀軍容使之轍不免自蹈於敗途而
如但憑主帥奏報則冦本小而彰之大冦本少而彰之
多甚之未勝而曰勝更甚之實敗而以爲勝其弊不可
言故自內遣一忠誠明達大員不與軍政而專司奏報
是爲要義也　第六須我兵之强弱饑飽練否勇怯賊
勢之强弱饑飽練否勇怯
聖明盡悉其情實然後廟筭盡神指畫措置乃合事宜
而不至貽悞於軍機　第七兵誌曰有功而賞不立得
有罪而罰不立破雖孫吳不能使一人此言軍中賞罰
關於勝敗至重至急也是惟懇欵啟奏

聖明第一賞功銀幣第二賞功劄付皆須預發收貯京
差掌管奏報之幕得以見功即不驗時而賞其遇退縮
犯令法在必誅如此則庶可收賞罰實效而軍政立肅
即賊可漸摧又不獨不得輕盜輒掠而已也　第八在
啓奏
聖明廣開言路內之知四海之吏情民情外之知彼已
之兵情夷情蓋雖有聖智必不能盡知耳目之所不及
見聞之所未遇故箕子之告武王曰汝有大事謀及龜
蓍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蓋合衆智然後成一智庶人雖
愚得於見聞之親歷或反出公卿之臆擬故夏書有每

歲遒人以木鐸徇於道路之言而漢唐之制許各縣無
論士庶遇急變皆得乘傳詣闕上聞之規其意蓋皆本
大舜之好下問察邇言與夏后之建鐸設鞀意也矧今
西寇跳梁已歷多年兵法知彼知已草野之中留心邊
計之士耳聞目見當有窺於寇情之隱伏而灼見吾兵
之情狀者開之以得言之路而令州縣無得壅遏而阻
絕卽安在不有合於今日邊事機宜之論仰裨國計乎
故啓請廣開言路正大臣爲國家集衆思廣忠益之要
務也　第九凡兵間用間此最要緊事故魏武删訂孫
子書八十一篇而只留十三篇而用間直居一篇蓋臨

陣對壘一得寇形先知寇情預聞在我可省無限倉攘
勞費且今此寇讐相伴而居烏合共守而處獨以事急
相隨養姦者不得不養姦效命者不得不效命耳其實
非有父子之親君臣之恩而主客之隱忌爲多也比來
傳聞寇於貿易商賈顧視殊厚至於鹽販茶黃之人則
尤款爲上賓且其各營散居離處不比中國城鎭之聚
於一處一隅耳目易見則如大營將領與邊城將領暗
買番商徊買入中探事搆間安在昔人行而得效之着
不可復收效於今日歟然此事須暗摺題請必許而後
可以行一則買間非重賞不得力今內外將領此費奚

出乎又中間往往牽係主將身子在內不得
朝廷先知此情卽將來爲此身之累有之昔范文正公
通元昊之書此是忠於謀國之心且幾爲此身之罪此
亦可鑒也　第十火器是臨陣第一件利器而火藥乃
其發用種子故古法硝必重提黃必重濾擣須萬鎚而
後已蓋不如此無以盡藥力之神也方今對壘役寇欲
以殄滅爲期是惟嚴飭內地大員諄諭火藥局中監造
官必如紀効新書中本法製造大員必親試如法而後
解之軍前若到營試用不如本書之靈捷監造官必加
重懲又必責其重新賠補而大員之罰亦不輕貸卽製

造可望如本法也又紀効新書與武備志中用火之法不一而足須將此門方法細與久在行間又曾經歷對壘而通於文義者細查一番中間有眞見得臨陣用之而可立見功者錄其本方正不妨備製以待不時之用要知臨戰決勝只一二件用之而得力便可勝敵而無難也

西塞事宜

第一日後自甘肅運糧餉運甲冑器仗於大營時必護送以大隊精兵葢日前大營之中嘉峪關外尚可以搶糧奪畜卽安在自邊至巴里坤更至兔兒番二千里磧

路荒郊不可肆其盜刼歟再一盜掠得志貪心益熾後費益難弭矣且縱使狡寇之部落不能至此近路窮番羌前此盜糧戕臺靡所不有此後安用不慮故防閑爲要　第二經營自巴里坤大營至兔兒番一帶鎭城屯戍爲要葢兔兒番爲近寇膏腴之壤而一路至巴里坤等鎭戍爲大營藩蔽之需兼皆有城堡易於守禦然如地方皆不大兵衆皆不多非城池增薄倍甲兵馬合散爲整大簡壯丁而鼓之以信賞必罰增修守備而益之以火器毒鎗城外溝渠隍壕務令寬深近險墻塹木石務令縱橫恐未易以弱抵强以寡勝衆也故此等處之

守禦須大帮本番費力經營　第三須併哈密之衆於巴里坤大城爲省費少費一勞永逸西邊之費始於救護哈密遂至耗國家數萬萬金粟損國家百萬人畜究之十七八年矣費夥卒未弭而哈密之衆亦且累被刼奪於此寇之戕掠而未知所終爲今長計棄之不忍益兵費多而且終不能保其不擄掠於狡寇則何如移徙其衆於巴里坤城內一隅强壯者隸之爲兵中身充屯田之丁老幼則給之閒田聽自營其生業庶爲仁盡義至處分允當也倘若以哈密徙移大城卽不無安土重遷之悲抑獨不思今日巴里坤城內十七八年久住之滿

漢官兵文武將吏孰非中國衣鮮食美之人俱不惜爲救護彼四五千殘敝番落欲保全其丁口於屯田貿易之區是乃玉彼處易富永安之樂土也而反慮其有重遷之悲亦姑息之小仁矣必若中有凝愚情願偷居彼土則姑聽其留而不徙我國家則不復更留一兵以滋無益之勞費是爲宜也然如零落散寄之丁口無官無屯卽非可居之貨狡寇且當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亦自無大慮耳　第四如噶順一戍此爲接濟喇藏之兵屯計也奈日前喇藏一域三戕於狡寇之充黨曾未得此戍毫毛之力至第一次額將軍救藏之師國家又遣將

益兵駐劄此地令之接濟大營及額公被圍於賊累月積時糧盡兵斃累累告急終未得一兵斗粟之援卽嚮順之屯戍不亦徒然乎且此地去邊殊遠既毫無濟於邊防又其地氣冬則酷寒夏又風多而氣燥中國人馬不慣服習而歲歲屢國家運糧送餉年年損斃許多兵丁駝馬公私勞費不可意量究之爲狡寇留他日出不意以肆毒刼掠之媒是豈計之得歟倘謂我若不守或爲賊奪獨不思此地去賊太遠正使我無一兵賊亦終不能有此且若爲賊必需而賊欲奪者我兵三千賊兵五千而可奪我兵五千賊兵七八千可奪早已奪之豈

至今日盍如喇藏可以三奪何獨難於區區之嚮順歟是則此等處之屯戍宜去宜留更宜大加酌裁也　第五嚮嘶屯戍亦宜酌度存去之宜盍此等處所縱使屯留大兵內之毫無補於邊備外之毫無濟於大營顯之不能張國家之聲勢隱之不能消狡寇之妄心徒使輓粟輸餉歲耗國家積累帑藏衝風冒寒歲損國家有用人馬且又暗伏將來無窮之隱憂且如前歲嚮嘶冬雪深過三尺以外一時凍死駝馬不可勝數至如兵丁則凍死殊多而其幸而生存則凍墮手足耳鼻者不可勝言盍十七八年中口外風霜饑餓異常苦楚俱不可耐

也夫國家之强盛者强盛以兵耳今國家兵疲矣是所宜於此等無緊要處急籌培植兵氣之良策是爲宜也第六喇藏一方大宜思省費省勞而且可長久少弊之法盍只此一方三奪於狡寇之兇黨卽此地累世之盍藏罄盡國家三次之耗費不貲而今仍安頓中國之兵將爲坐鎮之圖是不免仍於虎穴中安置守穴之零星丁口也獨不思我屯戍稍久萬一狡寇仍出不意糾合黨與倍師猝至而我兵力不支又近無强援之可仗可如何乎是惟於此地近番近羌中審其力足自支而尚與此寇無深怨者安置此地而我中國之兵則一八不

留除當年助給少許糧餉外約以後不爲例庶爲少隱弊寡近患之一策乎不然竊恐不過三二年此地仍有釁生徒目前耗餉勞師他日貽患生釁耳　第七調至南方之藤牌扁刀手可留作教習之師而宜厚之糧餉若如前此調至之浙兵與今此調至之粵兵黔兵則竟遣回南盍此輩脆弱又不耐寒無益兵勢徒費糧餉又其水土不服疾疫易生既回鄉爲情勢兩便且最有關於國計者關中號爲海內勁旅邊兵尤稱勇健么麽小番跳梁北荒關中之兵不足支持至遠益之北京之兵又不足而益之山東山西河南之兵更不足而至調取

江浙之兵更遠調黔粤之兵或且滋遠邊番夷輕量中國之心而生狡焉啓疆之妄念也據此二事即此兵在所撤回更不容疑且夫陜兵本無不足特以各處無益之屯戍既已分散其勢又以將帥多未稱職平日未曾真選實練遇賊又不知所用故但覺陜兵之不足耳若廟堂下定主見以守寓戰而大選知兵之將帥重設賞罰之格式直能使將領必得智勇兵丁必健而勇賞真不踰於時罰真不遷其列即本來陜甘二省出口之兵尚用之不盡况藉助於他省之兵乎齊桓以募士五萬霸諸侯晉文公爲前行四萬獲其志秦穆置陷陣三萬

以服强鄰况此寇之起初本有限抑且畏吾中國之勢衆兵强迫至狡計累累得志於吾邊於是遂不覺膽氣張大繼以前歲盗掠得志今歲仍盗掠得志計今煽誘之姦黨驅脅之近番近羌或當益衆益多耳然究之屬烏合之衆無律之師肆掠則有餘對壘鏖戰必竟勢渙而心怯者亦情勢之必然而如其衝鋒冒死之旅則獨在青海羅卜藏桌子山逃死之輩與中國罪謫亡命之徒耳然此輩亦不過二萬内外入吾邊塞畢竟爲客心懷疑畏若在我果選得智勇將數人分領大兵而令其各各實練選鋒作衝鋒陷陣之用仍資以賞罰立行之

權與其資財而且使之得自收其賞罰之實用以收其實效於出奇陷陣之間即不過一兩陣賊且計沮而心懾且若吾之散屯戍盡併邊守盡固久之即烏合者盗掠無得而徒自奔馳亦將盡漫然散耳然則西寨將來之多事少事勢安勢危全視此日吾邊之措置何如蓋果如賊未出也而我練將選兵大明賞罰使先聲丕振賊如大糾黨與再圖蠭湧四出僥倖於肆掠之得志也我真善守善戰一如始計或乘其初至之未定又或乘其夜裏之不備揀壯士重賞格令其更出迭戰夜必盡夜日必繼日賊即狡猾堅忍豈能勝我爲主之易於飲

食更迭出奇不窮乎是則今日勝賊之要領只在吾將得人即大營之現屯三四萬人用之自有餘裕奚事徒務兵多士衆之名乎故口外一切散屯之冗兵冗將自宜退歸壯兵健將自宜收之一處厚養嚴教以成不可摇動之勢爲挾長策而制此寇之命也　第八口外調至之番羌亦竟不可多留蓋徵取番兵不過謂此舉夷漢同心共與爲仇以彰兵勢爾其實臨陣對壘用命則全在吾兵彼不過假之以助聲威然如我兵大捷彼且同邀功賞而往往有不滿之願如我兵平解又或小負彼且藐視吾將謂其怯懦不雄暗生玩志大番夷之性

中國强則畏服不强且生乖圖則何如不必徵之爲旨糧寘怨且少釁媒也

陝甘事宜 荅人

第一沿甘肅以至西寧由西寧而至打箭爐又沿甘肅而東北至凉州凡邊上大鎮與夫通外大小口之鎮府衛所城池關隘所宜卑者增高損者加修薄者加厚而如前此未修之墻垣嚴險須得老成忠信大員二人親一巡視相其宜如何增築如何堵塞即繪圖開列呈請經畧幕府幕府仍差老成有識人再一相視要慮到將來萬一窮番羌攔入作祟之時眞足恃以守禦與否則

如城之高卑厚薄關隘之險易峻平羊馬墻池隍之深淺高下務須不惜公費圖令一勞永逸而工竣日仍使人查驗其如式與否而通番之川口則必視其兩巖窄狹峻絕之處築攔截出入之墻必厚三尺高三丈萬不得卑薄如近巖有石可用則仍雜以巨石散布之前後中間使此口兵馬人徒更不得出入往來此有留心邊計者自甘肅歸述及通外幾個口子名皆築墻阻截而其實卑薄之甚竟可使頃刻平決而盡此弊大宜力除也又如賀蘭山之西北夷人因吾屯田今果遠徙否要之此山大小十二口子亦以三丈厚墻攔絕爲當蓋王公設險以守國不得以時平無用設險惜勞費也 第二沿邊墻通番大口向來多衛所今皆易爲州縣中間鎮守之人文有府州邑令武有副參遊守千把然如此日側零狡寇鳩黨漸多即將來橫肆攔入恣其盜掠正不可不預爲防範是惟即令速籌此等處管領之官員文則立易其懦弱迂拘之員而選蒞以壯健豁爽之士武則自守備以上或仍用部撥鎮差至如千總與副參所屬之小員則或宜精拔本地有身家有膽有力之佀克之蓋本地人護衛桑梓自然心切而力奮且無外志之虞自可收守禦實效也又邊上多壯士散而逸於草

澤者當多借此選拔忠壯猛烈之士亦可收一番遴才之助更如邊墻損壞之處城上守禦木石火砲攩牌之類亦須立飭地方官動用官錢速加備辦爲當 第三邊城內人烟繁庶之鄉須十里內擇險峻易於得水之處爲築城設屯立營守禦之備仍於本鄉丁壯中選有身家殷實倜儻加以外委千把之銜用以邊夷萬一肆掠即可堅壁淸野守城禦寇而無致其恣意擄掠其有功即與軍功一體實授而免其田糧其一切公用要須公家幇其大半而要領則全在守令得人 第四自甘肅至西寧千餘里間約束守令務於新歸里甲之生

熟番須時時大經畧幕府差人明飭州縣里長無得輕
易濫派差役橫索財物令此輩知
聖恩撫循之厚有如天地經畧撫字之慈踰於父母即
永無踰志翊戴國家此又無形之長城也　第五日後
邊方州縣衛所應供之賦宜一兩准粟麥一石如東省
向來米豆准折大糧之例而斗斛即用本處集市通行
之物蓋此時粟麥價貴者時耳將來粟麥自有賤時貴
賤通融是既平情又以其千百年通行斛斗用之供
皇家之軍需亦正屬公道也　第六動用大兵尚未知
止期即粟麥所當豫備而豫備之法折州縣衛所錢糧

盡折本色是既一事而如清查向來肥磽牧場選才屯
田期於收效不得似前草率了事是亦一法但此事恐
查考之匪易亦恐猝不應用耳故如夏秋收後州縣官
力禁外販厲禁燒房而以各地方原行市斗平糴務足
大兵三年之用爲當也然要之北路屯兵將來終不能
已口內外設法實行屯政是乃長策耳　第七內地城
池關隘與一切守禦不可不按舊制及時修備蓋設險
所以守國雖太平之時未嘗無潢池之警伏莽之戎故
古之規制皆於農隙修城鑿池又皆於霜降教民習兵
蓋設險之定理也矧今西寇跳梁番夷動心歟今日如

陝甘二省暨內州邑凡關民間武備與州縣城池村堡
不可不時加修備　第八自古中國動用大兵於邊夷
多得屯田之濟即如漢趙充國之滅先零羌其屯田也
即用今甘肅涼寧之地而效著當時聲施後世今自肅
以至巴里坤二千里間舉有明所設七衛之地盡該在
內即中間可屯之區甚多亦可想而知而國家累議屯
田且設官招農而田矣而卒不享其利至舉大營三四
萬兵之糧終無贍足之法而時時取給於內運是宜尋
究本原期效於將來矣又今即使一二年內策零狡逞
之焰可息而如甘肅則通番扼要大鎮巴里坤又係控

制西番之總會將來駐扎大兵亦不能已顧如北來廿
省收成不歉而粟麥之價則一石直至十七八兩草則
一百斤至銀一兩以外不但貧民窘不可言即逐月領
銀領糧之兵因諸食物用物之盡貴而亦窘不可支又
不但民間豢養勞費不資即將兵養育馬駝亦無資膘
優用之穀草謹按故事有明弘治間楊文襄一清爲巡
撫日清查出舊牧場地一十二萬六千餘項今不知其
遺跡尚可追尋否倘如可尋能於口外口內在在選材
興屯重設賞格必期見效將不但公田所出之粟麥足
資內外兵糧大省國家輓運之力即穀草所收亦可資

甘肅涼諸鎮馬駝之用而省國家招買之費是或亦補濟國力而兼資諸鎮公私之道耳　第九或宜合併陝甘各州縣防守之散兵合擇二三百里間扼要城鎮以壯兵威而便教練蓋陝甘提鎮之兵數不為少而皆分散州邑至有一處五六十兵之處又此五六十兵星分之四方鄉鎮所一方至有不過十數人七八人之處而其在州邑之防守者兵又不過供差使之用即如固原一鎮提督在焉而鎮內之兵且不滿三千餘盡散防陝甘州邑嗚呼其措置零星如此即有兵不且同於無兵兵衆不且同於兵寡耶又安望其揀壯時練用之戰陣而百戰不殆歟且二年前奉

旨州縣各以工食招就本縣壯丁六七十或五六十不等平日既無專執之事而州縣又有專任捕盜之正役如捕快之類故防守雖有分任捕盜之責其實事非專掌兵不得力州縣一有盜案防守徒分被疎縱之咎耳今或宜計地方二三百里間扼要之處特設軍府合四五州縣應設之兵數擇精鍊將官如叅遊都守之類統四五百人足成一營兵須人人精選隊須時時實練平日操演即依大營操練之規有事調遣即此一營精壯當不下三四百人俱可成中用之兵而調其大半以行

留小半駐防庶幾行兵坐兵舉無冗員足壯國威又提鎮軍府安可無精銳常練之馬步三千而如固鎮陝甘第一大鎮兼轄二省而且寥寥如此縱人人盡精盡銳而數實簡少亦不足以張威懾寇況乎又未必人人盡精盡練則是鎮兵名曰數多其實兵勢渙散無益禦侮防盜實際即一鎮而他鎮可推即陝省而海內更可推也故如敬之愚見州縣之差役傳遞出鄉坐鎮守驛等事與夫擒捕小竊或宜只責之班行捕快與新募壯丁而合駐精練之防兵則但有急緊調發此兵立時即行將二三百里之間正不難朝發夕至正不煩紛紛更調他兵徒文移輾轉虛曠時日養盜滋釁也　第十地方盜竊雖盛世不無若州縣保甲得法更如各自有兵不待外調即小寇自可立時擒滅否則亦易為守禦不至潰決而滋為地方之大害蓋如大盜自需鎮兵勦禦若地方小竊但得保甲法肅即本鄉先自不容又若州縣得一二百教習之兵自足辦立時撲滅之用且方今各州縣衙役吏書大地方不下二三百至下者少亦不下百人矧今現有招募之壯丁五六十人歟保甲之法果行之得實即至小至僻之鄉必有富家壯勇在焉富家既護家之念切壯丁亦衛鄉衛家之情殷但使州縣官

團結有法自可不藉養於公家若壯丁則其人已受廩於公家衙役吏書亦間有應給之工食但使州縣官得人能於鹽茶項内或舊日無碍官田間田中爲之設處器仗火藥之資與春秋冬三季操練之賞給卽各州縣公差鄉丁自可供本邑急緊之用而護邑護鄉而有具至各行器仗之上皆須註明某行某人之器以防盗賣盗竊是亦不可忽畧之端總之地方無論南北大小要之皆以慎防盗竊爲要故兵防宜周也

論勦守機宜

或問大兵出口連年今日我中國畢究以何法爲必勝

此寇而且得萬全之策荅曰只以鎭靜結實待狂犬黠鼠之法待之卽萬全在此必勝亦在此或曰狡寇自側妄以來凌我狥番侮我蒙古又時出不遜之語不一進勦大懲何以畏服其心膽卽兵端難弭勞費必且倍滋鎭靜結實自守則可耳如何以必勝而且云得萬全也荅曰狡寇於我既非壓境之寇勢在必應又非切鄰之盗進勦難已也伊之始謀特以先世之怨意切報復而心計與我地則遠力又微無如我何故只以啓釁哈蜜爲激之使我疲勞之計而我則以大兵出屯口外以是爲備禦進勦之計狡寇由是知我之可以計動也又轉

而生釁於喇藏助虐於青海者一之不已而且至於再然卒之盡其狡情十餘年間只耗得我財疲得我力耳終未能大得志於我也故且日凌我狥番蒙古益爲不道之詩語激我怒我然後可使我動用大兵誘之深入爲撓我困我大雪所怨之圖是則狡寇本謀正惟恐我之不深入進勦爲彼啓可乘之隙耳倘我果動用大兵無論不速得志爲狡情所喜卽使果能深入竊計狡寇不過爲東逃西閃之計而在我之勞費傷損當且不貲亦正彼之所慶爲計得而心快也故今日長計只宜看破狡情以守爲戰先揀通識大臣二員通識小臣四員

往巴里坤細審地形可城可屯進戰退守利否何如如形勢俱全水泉俱便卽下定主見築高城營屯田控制此道倘有一二不備但留七八千精兵協鎭哈密而一撤口外各屯之兵並撤後此口外所設之城之兵之人民各歸諸邊而大選邊將實練選鋒重立賞格精謀間諜而厚積糧草如是卽在我不復更於額外勞費亦不至爲彼留可乘之隙而臥虎之勢隱然在我矣倘若慮彼來侵掠獨不思我以中國之富强中國之兵衆將士之勇健糧糗之豐裕且不易入彼之壤而大有得志彼側帑小寇者曾能聚大兵裹糗糧敢越數十里外荒沙峻

坂至吾邊耶且即使狡寇志圖僥倖敢傾力至邊而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更若將果得人將我之前此不易深入彼境而得志者至是且安坐而收奇功於吾疆之上矣葢善制黠鼠者既不須破壁抉屋又無容伸臂探穴而求以必得也其上但設法誘入吾計中其次則塞穴固拒而無令得出即鼠患可絶倘必破壁而抉屋又必伸臂入穴以窮探縱使得鼠傷力傷手且多善制吠犬者大度只以犬吠覘之而不屑與較其次止閉門以待竟不必持杖並馳而逐葢逐而必得縱使斃犬人勞且甚一不得犬犬且遠逸無恙而人則病不可言矣今

日北寇之狡黠不啻犬鼠吾但撤兵自固吾邊即吾之安坐制彼而坐收萬全者在是其以覘徑入彼境勞師糜餉損兵耗馬以冀倖不可必得之一勝其利害損益豈但倍哉況乎青海之逋逃日翹足而待吾之釁桌子等山與前此本與青海逆謀而未得志之羣孽聚集諸部日夜思欲乘吾之隙望吾動兵前進如旱思雨渴思飲而吾乃舍坐制之長策貽彼以可投之隙穴不又中羣寇之姦謀耶故今日中策兵既已出勢難復退築城巴里坤要處是所難緩今日上策則盡撤吾一切出戍之兵悉歸吾土而只以經營哈密使足控制西方爲扼要萬全之良籌何者我兵一不動則自處於萬全即不特側零狡寇之狡計可破即青海桌子等山之流逋與原與青海連謀未遂而隱隱欲逞之羣番亦廢然自沮將不出五七年而此一帶番落且仰我鼻息而革面向化矣即不然而西寧口外諸番亦可得一二十年不敢也不然者無論我兵進不速勝或生中外姦宄之志正恐西兵方用且生他釁致煩他日之一大補救耳　庚申春錄

或問傳聞

聖明綠西邊用兵時長勞費不貲特遣親王閱邊相機講和不知今竟何如又不知此寇果和善後之法更當

何如曰西兵竟不知眞消息然即是果和在我大營之兵終是撤不得而選將練兵益爲要緊葢此寇跳梁二十年而未一大創即我大營之兵威未振無以懾此寇與這一帶番羌之心志更若我大營之將不得眞智勇而兵不能倍精健竊恐不久他釁或生於意外也然若練將之法不慎重精詳於前何由得兵之眞健且使將果得矣而養兵之法不加厚於前此即兵氣終餒日久情見形彰不且爲番夷窺測輕藐耶要知此節狡情難弭諸番亦隱姦須防從來邊情如是而在今日則尤須愼重也然若口外與邊上甘凉諸處水出與邊內外肥

田之屯法講之不精不實於前此即邊粟終貴兵雖有日給之餉而不得軍市適口之飲食相資助將兵食不能騰飽不特國受其耗弊民受其窘弊即一切奔走效用經營於軍前之官吏商賈無一不艱於糊口而形情蕭索其中之隱禍曾可問耶故今爲邊事細一計處第一撤一切無益之屯戍以減省國費休養滿漢兵丁第二如大營與二三要屯沿邊要鎮則愼擇兵將精揀健兵第三但係口外屯戍之將與兵口糧必視前爲加厚而糧必麥米兼餉如漢制第四則兵中選官與將之陞官皆須於本營遞轉不得另調別營第五則大營邊兵

甲冑兵器一一補換令就堅利或請教師或於各營選擇本將領與兵丁中能者待以殊禮令之教陣教伎有效則動支官銀厚加獎賞如其人可用無秩者加秩有秩者立陞第六則限日私演逮隊伍教習有次則於城外大操歲中兩季則整隊通操操日大整軍容主將親臨或令比藝或令試能或上山渡水或扒險登高並習夜裏明行暗行之方實視兩兵對壘交合之法令弊僞各番第七則爲將領爲戰兵必人人各各實備一半月輕齎之乾糧以防追賊襲營之用是七事者乃選將練兵之昀實柱脚缺一有不可者而如第八則講就良法

令公私皆重農務粟日增益務令近營近鎮自出之粟用裕邊民之氣漸省國家轉輸之力而隱資兵食以助兵氣兵形之壯健尤爲邊籌結穴一要着也其法則先於附近大營相可屯之地或擇人官屯或招募私屯總須官爲審處其工本足用人必期於盡力粟又必於工本外有倍獲濟用之效而以重賞罰行之蓋地近則轉運省一切便也必如近大營不可多得則如哈蜜柳瓜布隆吉等處尚爲稍便更如不可多得則嘉峪關內外視地脉之肥而發苗者分界限畝在公則招捐秩與贖罪之人以官帑借給工本而計地課粟至於工本正粟

之留餘則即賞管工之人而又有格外之獎賞又如果有殊能即立加以官銜候積功有次即行實授如係以官本招私佃則須保頭得人按時給之官本責以收後償粟其還官之留餘亦仍盡給其人總之屯田須公私參雜要以私佃之所得參焰官屯所獲之多寡即怠惰失秩者自無能飾詐僞以掩其罪也至若肅凉等處水灌之田果如大加之糞熟耕而勤耘收成自然有視前加倍之獲更若甘凉諸處可以種稻之地此又邊頭陸海之鄉也果得耘苗壅糞用水一如西安諸鄉培植水田之方縱不如西安上農畝有四五石之獲亦可望西

安中農一畝獲三四石上下又不能而但得毋畝以三石爲率卽十萬畝可得三十萬石而視常獲有二十萬石之餘更如二十萬畝而視常獲有四十萬石矣四十萬石雖糲米二十萬石便可供各兵一歲之用而市粟亦當爲之減價卽餘波便可及於邊上軍民及往來經行之商賈況於合邊內外一切旱田灌田果能勸課有方粟皆倍獲將不出三四年而邊粟當公私俱有餘積卽兵糧永賴無俟遠運邊粟價賤商民胥慶隱利不可勝言耳更如任將得人邊兵壯健邊籌不且坐得長策乎如是則風聲所樹番夷皆當畏威輯志仰吾鼻息而

退荒安阜清晏矣或曰方今邊庭有事口外可屯之區處處增屯沿邊府鎮軍衛在在重農豈有未盡之法而子以爲果如西安耕耘糞灌之法豈西安有異法乎予則應之曰西安豈有異法不過小民仰農爲生非田中厚獲卽無以應公賦而養私親故耕耘糞灌皆按時如法實行而畝收遂視邊頭四五倍耳蓋如西安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聞邊畝且寬濶於西安而如水田則西安耕法犁撈必四五番甚至六七番而甘凉則不過耕耘二三番西安下種有方位而甘凉則漫撒西安耘草去稗必三番勤者且四五番而甘凉竟不一耘西安勤

者壅糞兩徧少亦一徧而甘凉竟不一糞是以較地畝則邊畝濶於西安獨以人事如此之疎濶是以同一水地而甘凉之畝收止得西安三四分之一於其中農尚且不及而望於上農之豐穫乎今果如深明其弊由請旨勅令甘凉守令於近城水便之區每員分水田百畝灌田百畝旱田百畝一切治田之法一如西安不得苟且塞責而如糞則以土墳驛馬便液之所令之常乾卽一馬終年便可積糞二十餘車（十二駄一車）甘凉孔道驛馬必多則那移馬廄於通衢令土易入而糞易出喂馬依舊責之馬夫每日墳糞則責之田夫土則取諸近廄砂

少無碍之處而運則官爲設法務令易入而足用至平日一切經理旣須委任責成二幹役二老農而地方官自三月至八月日給工食期於足用至耕耘灌糞收成之後尤必三二日親出一視又或於官衙老成專任一人日日照看務令如法不得苟簡了事而如耕耘糞穫之工則倣商代助法合州計里通力合作計三百畝自具生畜可耕一遍二百具生畜可耕二遍夫州邑雖最小之地亦有二三十里細分之則一里必有十甲而一甲中編戶至少不下百五十家合計之一甲一歲中緫公之役統計耕種耘糞收穫合一甲公僱一人亦不過

效力五日卽以覘商之助法猶爲薄於用民豈爲厲民難行之法乎而中間國費之難巳則只在僱覓運土出糞之二八口糧犒賞選任之四人與夫買補不足之油渣人糞並水旱田中實行之籽種三四行費耳然總計種籽不過在二十餘石間而收可五六百石卽此可立後事之法式以責邊吏之勸農督耕爲將來利益國計本圖也然其大機大要則全在巡撫覘是事關係重大設法務於嚴明責成務期如格奉法則立被其賞懈弛則立加之罰而提調大權則歸按察分掌提調則在知府而勸課督責則在州縣逮禾稻將成之候按察必一

親行如必不能遍到則委府佐邑佐實按禾稻情形一一據實開報其爲功爲罪最重在州縣官而知府卽與之同更如諸屬處處奉法禾稻俱茂按察亦有褒旌若諸屬禾稻苗薄穗小卽按察莫辭其咎而賞罰亦卽立被總之在巡撫覘此事爲重大而留心申飭留心差人考查留心較論功過而於賞罰處錙銖不差隱情難瞞卽此事之不見大益明效必無此理也遂行之一年卽中間諸弊可稽諸利漸明然後推之邊上一切州邑衛所凡公私軍民水旱之田皆須覘此如法實務當春耕之時知府行文下州縣勸耕不記一遍二遍總以田中

土鬆爲度布種時果按期盡種否苗合當耘與夫糞合上否禾將收時亦如此查勘申報凡禾之不茂穗之短小是果屬於天災地力乎亦屬於耕耘無力糞力不到也得其實情賞罰卽行而不以少徇今區區鳴爾小醜蠢動一隅止以糧運一事未得所便遂稽上國之天誅且僅以數萬滿漢兵出口鎮邊遂致邊粟之騰湧居民之窘飢是又安容不一大經營令農務整理粟麥登豐也且昔之成大計者皆因機而轉其謀務大功者率乘會而就其利故趙充國審時制宜獨爲屯田久任因以計滅罕幵威服先零而奏偉功今如因供軍之耗費民

食之艱難邊粟之窘縮力務重農生穀之至計使公私上下一意積力舒忠就成此事卽邊粟之直當可變貴爲賤邊粟之生當可變少爲多俾供軍不至苦於費重邊民不至苦於艱食而往來公私經營貿易之倫不皆於食用之太難爲力此亦窮變通久之會而救弊興利之一大偉勳也況如邊頭果勸課有法農事丕興粟積歲歲增益而農功處處奏效卽可準此推廣及於海內凡府州縣鎮守土有官守疆有將之地皆爲其官與將按秩設處助養之田大約如宋官田之例而按官給田其田取於屯田王糧首報等田頃內爲將來效用王家者裕生成品之助而亦皆準邊頭

督勸之法行之令一切官田皆按法實務必得粟穀成
溢價值日賤於前此而地方官則首以重農爲考成分
民間無不勤之農薄海有歲增之粟不又爲國家成一
大豐盈富厚之治耶且今之將領少挾糧之資借事事
掣肘守令雖有養廉之給而火耗及一切陋規盡革亦
往往有不足之隱患以是良品率大法小廉而不肖者
即不免巧法侵兵而剝民此中之隱弊亦尚多端今如
按品給有資祿之田庶足少資其不足之養即少減其
侵兵剝民之弊而將與吏得益自全其品操兵與民俱
得倍享其樂康即時雍風動之治又於是在也

兵機瑣言小引

昔漢趙充國有言曰兵難遙度夫充國老於兵問漢庭
之通達兵意者無出其右而對漢帝以此言者兵必親
歷後知懸度難悉中機宜也矧如敬者章句書生畢生
牖下又奚容妄自言兵抑以西南疆苗釁未輯西北邊
釁雖平而防尚宜慎果選將得人練兵得法即西南疆
釜中之遊魚可探手而獲西北邊門外狂豕可以策箠
驅之耳彼充國言兵難遙度者此是論兵間機宜如敬
兵機瑣言則平日家塾閒評論兵事之正理正矩也機
宜隨時變易理矩更無古今且爲書不多語言又淺顯
易明行伍之將入耳卒可通曉凡今坊間梓行訓幼肄
藝多名引蒙淺說敬之此論即謂兵訓引蒙亦可矣總
之書生無以仰報國恩稍有關於兵之勝算可爲國家
禦侮壯威之小助即屬迂生藉手酬國之條端耳

兵事識要

一兵貴精不貴多晉馬隆明陶魯選士法其意可用也
一教南兵以步爲先有明戚南塘紀効新書遺規其意
可法如登山涉水遠走夜行一切宜習爲當　一教北
兵以馬爲重須按本朝戰陣法而兼教之登山涉水陟
險跳溝爲貴蓋北方亦有山有河有險阻也　一凡學

射箭學打鳥鎗學鎗學刀劍等技須事事按實法學習
不可仍用花法徒取平時悅人目費時日耗精力而無
濟於當場實用也　一近來戰陣以火器爲要須按前
此火器門自大炮以下以至鳥鎗精選能者教之習熟
而如武備志紀効新書中一切火法須延通人一一試
過何方便於臨陣何方便於守城守寨何方便於自上
打下何方便於自下衝上何方可以衝堅壁何方可以
濟用戰講明試用之宜然後取其中真捷真良之器與
藥操演時按實試之如其法真妙有實用即教掌火器
將官督能者時加熟習而如火器將領與夫炮手則亦

須外學用刀用斧之法蓋火器在百十步間如敵已近則以刀斧相敵固不得僅恃火伎而自誤其命也

兵家弊竇二十七端

國家忌戰一大弊　將不精擇一大弊　大將不抜天時地利一大弊　大將膠執天時地利而不通其變一大弊　兵氣不强兵勢不鋭兵法不嚴一大弊　兵無選鋒一大弊　將無勁鋭偏裨一大弊　將無勇健親兵一大弊　將無良幕一大弊　為大將而斥謀智計之士不多一大弊　為大將卽或偏裨而令其窘於養奇士賞功勞搆間諜製器甲之財一大弊　事權不一

一大弊　功不立賞重賞一大弊　罪不立罰必罰一大弊　器械不堅不利一大弊　伎藝不精不熟一大弊　不知虜敵之所長或知而不想出制之之法一大弊　不知吾之所短或知而不能立變於長一大弊　買間不靈一大弊　隨手疎帶半月十日備急之乾糧一大弊　火藥不精不多一大弊　戰偶勝而輒自恃一大弊　臨陣易將易得力偏裨一大弊　客將將客兵而遽責之戰一大弊究而論之為大將者不備智仁勇之三德又不知虛心集思廣益講求韜畧為人君者旣以閫外之任寄之將而一一從中遥制是尤所謂兵弊之大而害最深者

兵政要畧

其一兵政主於丕振國威而擇將是為振威之要故自昔孫武論將曰智信仁勇嚴蓋不如是卽不足以當大將之任也今縱是全才難得要之非智仁勇三者兼備有不可又縱是三德咸備亦難要之智勇二字不兼卽未有能勝大敵樹績疆場者矧今西北二寇暫平而未必心服西南苗疆則雲南甫定而黔苗又復繼逆此非得良將恭布智帥星羅大振中國之威武而陰攝番苗之妄心將豺狼輩或且生心於效尤而將來重煩國家

之經營補救矣是則不但西北邊與苗疆之將不可不慎卽海内一切邊鎮之將正不可不慎擇精選也　其二培植識明材長之器以廣將才蓋國勢以兵將盡鋭而强而兵將實以足智多力而鋭生陝西人也竊見日前西邊用兵時時掐兵選將無奈兵皆市井之儔既若伎藝不熟卽遊守千把之將亦若兵法武畧全然不諳極其上選不過得健捷尖巧之偏才而終不足語於識明才優足智饒勇之偉器今若限以自提鎮下至於千把責令於兩三月間皆讀熟孫子十三篇吳子十篇而於三四月間必通明訓詁意旨凡陞抜於外委者皆以

通得此二十三篇爲率而爲大員擇輔則
朝廷選文武中通兵意可勝將才之人使之至叅遊以
下則於武進士武舉武生童中拔取身軀强健能讀武
書可望通達者按其才品授之各營外委之銜其俸即
半於正員用作副叅遊守千把之輔而即委之爲正員
隊兵講解孫吳務令限日課功而正員亦令同師資尊
禮至兵丁則奉爲嚴師一年半歲之間觀察使者親一
按臨實課功過而定其賞罰或本員才具伎藝不如外
委即以外委補本營本隊之正員如才具伎藝不過正
員則俟本營正員陞遷用補本營而不許外轉别營益

爲其兵將熟悉易於按資教習差遣也倘不堪其任降
摘立去如此則將皆可望於通明兵意兵中穎敏之士
亦可望於心曉兵法梗概而武科生童中壯健有志之
士亦可望於通達武畧而不至暗於營務且不至以有
用之才待選十年二十年齒髮衰殘空棄於山林草莽
之中爾然愼無謂武書不易令不識字之兵將熟誦心
通也計孫吳書共二十三篇當不得二十三篇時文字
數即將領兵丁中性敏者近之可一半月誦熟遠亦不
過一月四十天甚至兩三月可記而訓詁亦不過三四
月可通即愚鈍者以半年甚至一年課讀講誦亦可通

熟在胸固非難事也况性之敏捷者乎　其三凡邊鎮
大將務令精擇將領厚養選鋒成必勝之師以震疊海
內之聲靈何者大將爲心腹而偏裨則將之股肱親兵
屬將之手足也若使三軍之衆而無必勝之將領爲稱
使之用一營之中而無將畢同心效死之殊才少出奇
陷陣之壯士是猶心志雖靈而四肢不副心志之用也
是惟大揀千金之士任偏裨之選厚養百金之士作勇
敢之倡果如一營中有得一二千足輕戎馬力輕扛鼎
果毅勇健之將士即三軍之氣無不立震而士卒自相
率俱奮矣　其四須爲鎮副叅遊一切統兵之將設處

養士鼓勇之財益兵以氣昌而勢壯將以士勇而兵强
然兵之氣非能自昌也士之勇非易收效也全在爲主
將者平日養之極其厚臨陣鼓之得其方耳顧厚養非
財不瞻也而今之將安所得財乎鼓勇非重賞不奮也
而今之將安所得重賞之具乎是在廟堂之上深知其
情弊爲一切掌兵之將領實籌一養士鼓勇之財昔趙
用李牧予之關市之租然後收得日椎牛饗士收勝敵
之全功非其大效明驗耶今日西北邊雖平而尚慮生
釁西南苗寇則猖獗而尚未定安此正國家深需李牧
之時也椎牛饗士之具或須爲之設處以收安靖邊疆

之實效不然計日可勝之寇而蔓延之終歲一將可殲之賊而調取四海之兵不但弱我國兵之氣勢其耗財粟而啓寇心失計不亦多耶況乎將一乏財尅扣兵糧貽誤兵事卽所不免國何利與　其五須各地方官感團練鄉勇仍須合併散防之兵以振國威兵誌曰國雖大忘戰必危方今功令但凡州縣皆有防守兵將可謂不忘戰矣顧如大鎮而外州縣散防多之不過百人少且只得數十又且散住縣鎮氣勢零星大旣不足禦盜寇小倂不足防偷竊徒令虛耗國家廩餉使兵感反散於兵防爾今何如州縣守令皆選明練之才責以合募就之壯丁及衙快六房居民坐商鹽店當舖壯健之役廝團練為守城防盜之兵方今生齒日繁大州縣中卽可得千人少亦不下數百人州縣官果團練有方賞罰得當卽可為守城捕盜之用而凡散防之兵則令盡歸府城或直隸州中之營卽兵勢盛壯不慮孤單況府與直隸州之去州縣境界近之俱在左右一二日內遠之不過在二三百里外縱使盜賊生於意外府州兵亦正三二日卽到亦自少玩寇滋盜之弊又況各縣團練之壯丁固足備一時城守之用乎如此則庶幾公私之兵氣勢聯絡威聲遠震姦宄之膽可以潛懾而小小盜竊

可不慮其猖獗矣更如官兵與凡城守之營中間果有智謀之士勇健之卒太守卽得揀選拔題官陞秩是尤丕彰國威之要領爾　其六海內凡有地方之責如兵備道知府知州知縣似宜責以兼管兵民之任令事權歸一緩急有賴益府縣守令俱有城守之責而仍外設武員為防守計平日旣心志不一臨事又事權紛撓甚非地方經久之計且州縣防兵皆為數寥寥無益城守之賴徒分國兵之勢故除正府直隸州外凡小州小縣防兵竟可不用而惟責地方正印官合一衙六房兵快及城內居民坐商內選壯健成丁者各製中用器械或設管之之員或卽管設於佐貳材能之員令學習鳥鎗弩射鎗刀之類為城守備盜之計又備製守城之具令一一齊備而一切器械則皆書號數造成底册凡管防守鄉團之員與四城千總管換易時必令交代明白但遺失一器一物必責令補賠而四城千總則皆為量設歲中廩給油炭以酬其勞苦是為宜也至如正府與直隸州則須令防兵將領卽為正守中軍當其無事四門日輪二人或四人同守用備訊察夜則每門城樓上或八人或六人一同千總衛守有事則或當出戰時營兵半營出戰半營於大衙要地屯聚守夜而皆受成於

府州守而太守皆得司其賞罰而時教之陣戰之方至如鄉團中果有健士吏胥中果有智謀則亦一體題爲叅軍佐領等職總之文武合爲一體則兵民有同憂同患之情臨事成臂指相借之勢兵民皆守令之赤子文武盡地方之捍禦自當封疆守固卽且三五年間府州守令之中可磨練出能文能武之長才而官兵營伍內亦出通達孫吳之將領矣此成周兵民表裏將吏合同之良法也與後世文武不相統攝臨事輙參商異心而貽誤地方者利害相去當不啻倍蓰矣　其七凡府守州守縣令凡有城守地方之責皆須延通於兵書之幕

賓掌文書而卽司軍計武員自鎭副以下至於千把皆須設明通孫吳之輔將一則便與將領講究兵法二則便於教訓兵丁然兵法奇正相生變化無窮明通二字奚可易言只得畧通文義可望將來成一通達兵旨之人卽當下可爲官與兵丁指授兵書之藉他日或此中練出眞通兵意足當隊將之人耳　其八海內城池關隘須嚴飭督撫令督率守令必立加修整又必一切守禦之具亦備辦無缺葢如雲貴相繼生變西北逆番雖今暫平而難保其常平剡山瀕海溢負罪逃匿之軍與夫强梁不逞之徒安保無乘隙思逞之姦是維首揀守令次愼兵防又復令之整修關隘庶幾姦宄之流怛心輯志而勝於添兵益將多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亦一大端耳　其九知府直隸州守遇機密緊事皆許題奏上聞令下情盡得上達葢知府大則隸十餘州縣小亦三四州縣直隸州亦有隸三四州縣者故大府知府地方或千餘里小亦數百里直隸州亦或幅幀隸至數百里者卽中間包括深山大澤苗蠻獞羌在內者不少而如水旱不時之災傷與盜竊不時之防範無不屬其職掌而關其考成而急事不得上聞卽中間利弊曲折不能自盡且若府屬去省懸遠道路迂曲事急而

更一往返便在半月二十日間卽機事便多失機之慮又若府撫心異見殊更有府患切身而於巡撫不便之處任意爲之停止者多矣故不如常例事由巡撫然後上達而機密事須聽知府直達其情如是則朝廷收言路廣開民情盡達之效而知府直隸州中亦可磨厲出經方致遠之才嫺習國務通達章疏之人其於治理人才所關非小　其十整飭兵備全在選擇將材而選擇將材要須計地方之遠近使切近可恃彈壓易賴乃可成臂指之勢不然地勢相去大遠卽鞭長不及馬腹地方幸而無事將掩爲此將之功一旦地遠釁生本屬其

將威力之不及而輒爲此將之罪曰是彼統馭之地方也無亦情事之未至妥協耶是惟竟去提督而但看地方之遠近大小限地設鎭卽付以此地之動靜安危而責不少貸乃爲切情近勢耳總之大省一鎭二鎭甚至三鎭皆所不妨要不可兩省數千里之地包山藏海而僅以一提督統鎭其上徒成悞國是而且究人才也然如此義於總督一席亦正如是豈獨提督之宜然

苗情

書生本不知兵兼身未履苗境目未覩賊形敢妄言耶但如此苗於今昇平盛時突而起釁屠掠黔中數州縣

民人慘不可言此則凡有心知者之公忿也且此事廟堂爲之憂卽何能不憂黔省官民以爲恨卽何能不恨玆苗情三說益公忿無可發洩而思一愚見仰贊軍計之萬一者也中機宜不中機宜則不敢知維虔祝
皇上任將得人而卽付之得以展布之權兵事幸甚國
家幸甚爾

審度苗情

古州逆苗不知合生熟苗境約有多少大多少深約生熟苗丁壯之可爲兵者約有多少人其老稚約有多少人平日强弱何似習性何似其丁壯素長何技其火器視官兵之利鈍多寡奚似其地方所出之麥米器物足供其生熟口衆之食之用否又貴州近來收成何似供大兵糧米與賑給難民之米不知本鄉可出多少運自遠省共多少遠運之路水陸孰多又苗境之豐歉奚似貴州之田畝肥瘠何如苗境之四面接鄰皆屬何地其出入之路途大而寬者共若干小而狹者共若干其中有堡寨幾何旁側更有附近之强苗否其出入要路共有幾條險阻共有幾處主謀者何人輔逆者何人此變之起因於何故或由我國家吏胥差役之煩苛耶抑由生熟苗中姦究生事耶又或外州縣貿易人中險狡之

徒挑釁起禍就中取利耶若握兵柄者臨境當敵於此究出底裏卽制賊之要正可於其中得對症之方藥

論勦苗事宜一

從來論用兵於邊徼山海之寇不過勦撫二端至今日黔省古州逆苗則只宜論速勦速滅之方不宜更言撫之一字也何者方今我國家山無伏莽海不揚波而日前雲南逆苗則突而起釁綿歷二三年而後已至去年四月則古州黑苗糾合東西犿猓苗煽亂蹂躪附近之州縣殺掠搶擄一月有餘然後飽載而歸非搗巢覆卵草薙而禽獮之何以懲此悖逆之兇蹤明國家天討之

難貸歟但如愚見進勦之兵似不宜多調諸遠省而止以實練鄉團精擇附近現兵簡練勇健重設賞格嚴議罰刑善用間諜使鄉團知奮而我將領官兵上下用命爲當耳何者此苗合生熟而肆逆地方亦不爲小即逆衆亦當不少但終是山林中一種跳梁鳥獸之羣耳於勢不爲大敵而至併全省之兵兼遠徵諸江湖四外之援倘一不速滅即此苗或且益起猖獗之志而海內姦宄之徒且謂區區一苗至諸省之兵卒無如之何或且萌依山靠海可以效尤得計之心海內或自此多事耳且逆苗搶掠州邑其被難之民方嗸嗸望食諸省調至

之兵又日需糧餉外兵太多即坐糧行糧與夫日食口糧耗費爲多夫近黔之省馱騾既少水路亦艱即且供兵不易何能多及難民難民無養不且四遠逐食而此數百里間戶口凋殘將來地方元氣難復耶況用大兵是爲難民報新仇而復業也今以兵多之故反缺於難民切近養生之糧是豈計之得乎爲今之計似宜以急清查被難之民與夫接鄰苗疆之鄉其壯健可藉爲鄉團者現有多少舉籍之爲鄉兵而以所議更不遠調之兵糧分給此應募之難民大約合官兵鄉團之兵不須數過四萬假如苗境山大地長亦不得過於五萬蓋兵

只在精將只在智不在數目之衆也昔韓襄毅征兩廣大藤峽初用十五萬人而未勝卒之成功以陶魯之三百五十健士緣深山地險即衆亦無所用徒糜餉耗力耳故兵只以揀將練兵明賞餙罰爲第一勝具第一要着至如制隊每大隊官兵一半難民與黔中鄉團一半仍各自爲隊合而成營而如進勦深入則官兵每大隊外仍編鄉兵或一百或二百仍分小隊以備張勢造飯毀關決隘晝夜爇薪燃火割級毀巢之用而即爲之記其功勞與官兵將來一體均賞葢一則借難民報恨心切兵勢自壯二則借口糧之養存濟難民三則凡此鄉

兵地多鄰苗即宜防慮將來與逆苗鬬爭令習成慣戰之士爲便於久住近苗之地是則此法也雖若一時權宜之法正屬滇黔兩粵等土漢接壤之地經久之計耳至如日前被苗踐躪之地相其勢可安插者爲之經營堡寨設法給養如其太近賊疆傷殘已甚不復當下可以自立則且聽其避居鄰邑有寨有險可以安插之地而地方官實爲之設處資生之策爲當否則竊恐資生路絕非狠很於他鄉即流落四遠作歹此黔省一大休戚剥復之關然如黔省錢糧不敵江南半府之數即院司剖心設處亦豈易事計非廟堂之上悉意籌畫設處

糧米之自來協濟養贍之從優竊恐此地之民失所者必甚而此地之臺司亦徒仰屋咨嗟爾則如明歲此方之農功是既宜深籌預慮而如目前周賑難民之方畧尤所宜熟計而精思也又最宜知者此寇合四部而起釁中間必有好利喜亂之徒爲之主謀又必有負罪逃匿之輩爲之鈎引此則在進勦將領與地方官大費貲力大費心計購間得情然後可以按病下藥而如此苗未叛之前近疆客商與夫附近居民必有貿易其中熟通其首領熟悉其地方之險易路途者在焉此非進勦之將與地方官精心刻意細求之本衙兵快之中本地

鄉保貿易之羣如有明沇希儀督閫之善於買間得情即以大兵臨之且恐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勦苗事宜二

苗地既多大山兼生熟合勢其境界必寬丁口且衆又其搶掠州縣財物既多兼殺戮人民又衆自知負罪深重官兵進勦必且盡死固守此亦勁賊也即將來進兵不出購求鄉道盡明路途四面俱進一法而山大境長路途必多計非勁兵三萬不足逐路深入又每營仍須外擇土兵以官兵之健者領作隊伍與官兵接遞前行令之迭爲攻擊始當益不但其習於登山可賴作鄉導

輔助抑且抱恨心切登山足慣於前賊伎倆不遠即其力視官兵較勁捷耳至如偏叉小路險徑深林則必以土兵爲重加有小功即與官兵一體賞給更若深入撓寇克獲首級攻破險要關寨願得官即爲立給外委劄付而許爲立題實授又每營進勦丁壯宜挾鍬钁斧鐮之類逢關則用力毀平逢當路樹木必用伐去且逢寨即用火焚燒進一步平一步不宜復留爲可據之險而如老幼婦女則亦不必屠戮明國家好生之仁總之預先探明其地方多少大路途寬者多少處狹隘者多少處所某處有某險難攻難過某處屯兵人多勢衆皆用

何法何計可以攻打出奇制勝賞重法嚴則入巢之隊當多而腹心可潰而更得我接濟不窮即勦平可期蓋日前四月之搶掠得志賊原乘我之不虞非必盡屬智勇難敵又其蠢起空山得肆毒螫究之未經戰陣若一當大兵壓壘不過一二日即賊氣且衰四竄逃死耳此問全看大將軍之智計何如也然要之賊今已閱三季而至八九月之久則賊已於可設險處無險不設即將來大兵進勦較前費力且當倍蓰故此賊不可不速以勦除也若再緩之時日竊恐賊益得設險樹柵以老我師而且令遠邇苗蠻輩生心效尤又此苗之釁不知起

自熟起自生耶須令鄉諜探其底裏要之心終不一卽
生熟之中亦自難同今若諜得情實臨勦之日仍遣原
諜持檄入巢默喻原順之苗大兵入巢時但安處不動
卽待以順民妻子更不殺擄此亦離交散毒之一方乎

勦苗事宜三

最後得貴州人言古州苗境山勢漫衍種類不一因其
占據地方各自標之爲名大抵遠居深山未歸版圖者
爲生苗居近城邑輸納錢糧素歸版圖者爲熟苗此日
之叛是乃黑苗倡首而東苗西苗狣狫三種爲之附和
故抄傳生熟苗交叛之說然其未叛之先苗中曾有縛

叛之苗告發其謀者是則不特生熟二種原自順逆異
情卽生熟之中亦自順逆不一卽此以推可悟此日征
勦先須分別順逆然後可以進兵又須厚給素通熟苗
之衙役里胥令之直入熟苗中遍諭國家用兵原是征
勦叛逆汝等但當安處無驚更若能於逆苗中素識之
丁曉之以性命之宜圖妻子之可惜令其舍逆歸順卽
將來脫禍得福又如隣近此四種逆苗之境而原未叛
者則差人直入其境曉諭其頭目大兵進勦時能協力
前進得其財物卽給得者得其婦女兒童願留者卽併
給賜至願占其地方者并許之居住永爲長業而如能

殺造逆之賊則驗給厚給且加官職卽中間買作間諜
之人則亦不必責其言之一一盡實但是能諭歸一人
則收歸一人之賞諭歸一寨卽收一寨之賞若更能諭
歸一部卽按功厚加恩典總之欲收大功卽不暇計小
費但得於全局有助卽其人之虛實正不必字字責備
也然這此處全在經畧有胆有識明請
聖旨奉以行事卽中間可免掣肘之患耳看來苗種本
自不一苗情又一部中順逆不同將來勦苗機緘固在
將勇兵强若得智將審明苗情善於因勢利導卽用苗
勦苗或且事半功倍耳其一選兵之式古之言選兵法

衆矣然在後世則晉之馬隆明之陶魯乃爲能得其意
而善用之也晉太始中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欣
戰沒西河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爲我
討此寇通涼州者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
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隆曰陛下任臣
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得力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也帝許之以隆爲
武威太守隆募限力能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
士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
選仗并給三年軍資隆隨西渡溫水樹機能等衆以萬

討乘阻遏隆或設伏以絕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賊不意轉戰千里河西遂通明天順初韓襄毅公雍征廣東峒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躊躇適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公顧之問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謀賊耶雍曰丞能爲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若妄言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爲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惟汝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三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於式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月始足魯乃爲別將曰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已無與者賊聞陶家軍至不逋卽降無敢抗者嗚呼方今古州逆苗其丁衆豈衆於西羌樹機能地勢豈險於兩廣之大籐峽而以今雲貴已集之兵四省調赴之兵中間豈無馬隆之三千人卽不然而又豈無陶魯之三百人者苟遴將得馬隆陶魯輩人將之安在蠢爾逆苗

有不限日巢破卵覆奏勝於時月間耶蓋兵不在多在鼓其氣而善用之耳

一苗疆鄉團亦必行以軍法乃有實益若不按軍法粦實力行徒增一番紛擾耳則如選首領爲之按事體輕重緩急授之事權給之廩餼與夫製器賞給之用卽宜照軍中設立法度期於臨事盡有實效然後爲當至如捍禦有功臨陣能先登擒賊則與軍功一體獎賞更如其人可用則爲之題請於朝寵之秩銜歲食朝俸長爲近苗保障世官而州縣官歲考其功罪爲陞黜卽地方有賴而將才亦未必不出其中也又凡黔省之府州縣與夫在朝在野之搢紳責令保舉殊才以廣此地捍禦之用是亦古鄉舉里選之遺法也然如此法凡邊山近海之鄉皆宜如此豈獨接近苗疆之鄉爲宜哉　一卹苗疆官吏及近黔省之官吏蓋凡解送兵糧出差用人皆有外費財一不足不止誤事無功必至剝取小民侵盜國帑　一鄰苗疆及一切近苗省分蓋凡有軍需供億之責其府州縣衛所文武官員皆以量加格外之優卹爲貴　一急爲黔省及近黔諸省備荒之計蓋兵與荒每相表裏自昨陝西逢逆番之釁則荒歉相緣歷二十年而蔓延未已至今猶爲陝甘一省餘殃今古州苗

豐須爲黔省百年間少有之㷀卽將來此地與鄰邇之省是宜急爲旱荒之備乃爲長筭倘如備之不早迨其旣荒而後爲之計卽不但被賊之鄉其流亡弊深卽附近之地旣是難民聚集更加賊未搗巢而兵屯且衆兼此鄉水路不大通駝騾又少卽將來補救當且不貲不但情景狼狽正恐饑饉復滋於近黔省分而兵端未已耳故如黔中與凡近黔之湖南四川廣西數省未雨之綢繆亦莫要於厚恤生民刻意督農勸水爲積粟備荒之計一事也

豐川續集卷之十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一

兵糧

兵糧迂議

兵屯西塞而目前解運兵糧不取之西府近邊之郡而特取諸西鳳遠府又甚至取於湖廣此蓋廟堂之上本知遠取之勞費特念近邊諸府之民自兵興來軍需供億勞費已久又近邊官儲不特留之可備不時之需卽民間菽粟因近大兵亦適貴於東府留之可贍此數府居民之養故雖大費國帑有不恤耳廟堂之深仁遠慮苟有心肝孰不共悉共戴但是草野迂愚私憂過計者

西府出產之麥米本足供兵有餘亦正以得供餉兵之平價招買爲利而一旦以倍蓰之脚價取諸遠地旣是虛耗國力之可惜抑且使西北腹裏諸府之民坐失其利而隱受其困也陝西一省獨西安之粟以近渭水而鄰山西尚有易售之路餘如鳳翔府境平慶臨鞏諸屬則俱無河道可以東通又縱横二千里間地濶人稀故平日但係中收粟價不但低下難言抑且無人收糴徒爲外鄉人賤價收買造作燒酒之耗故目今西四府之米粟無論公家積貯卽就民間論其餘剩之粟供兵原無不足而且以得及時招買爲幸也今春平凉固原等

處二千里間市斗或大長安市斗過半視京斗則或大在二三斗間又日前解運時長安市斗毎米一斗價値一錢四五五六不等麥價相若而彼處市斗則米止錢八十麥六十以斗之大小價之低昂視之直是西賤於東一倍三倍以外且如西安地方相去平凉固原等處路近者十日內外遠者且在半月之間以本價之昂而合以半月十日之脚價即公家之費已是一倍四倍而民間之私幇又在其外是豈非虛耗國力之可惜歟且西北諸府商賈之利不通閭閻小民十九務農爲生而近來則年歲頗收若得供備兵糧及時平價招買即地

產獲利一切辦錢糧差役及門戸婚嫁俱有所賴亦且此粟不至耗於燒房之虛糜而西民可稍脫前此之窘縮今糧取遠府有粟無售雖欲不賤擲於燒房而不得即此四府不且隱受其困耶故今爲西邊兵糧籌永久之計則第一在遴差能員逐方實盤各州縣之積貯不得如前虛應故事細算共有若干留七用三共可支大兵若干時外籌或發帑或協濟或取西鳳延漢合行遠運之折價乘今歲收成遴差的當賢員查明各州邑麥米市價並斗之大小殫心收糴貯之近路府州縣衛倉計省便良法運送軍前又下定主見兵糧八麥二米一

如漢制如此則毎年糧價並脚力所省自當視前此運送之糧費省一半在數十萬間又如議脚按行逐邑轉運之法即平慶臨鞏切近貯粟之民壯有力者不但米粟去路不滯並可借國家措置通變之中得資生活計不至如前此之有力而坐窘於閭閻矣總之細看西事情形必以殲滅狡寇奏凱還師爲結局是今日兵糧所關乃第一大計遠計自是見小而妄省不得然如本可以省而不出於省以虛耗公私有用之財力亦正不可也是惟悉心體國者規畫詳明務使兵食國計民力民氣事事可大可久然後懇款具摺上請　聖主神明必

見允行庶幾兵糧一大事脗合事宜即勝敵之具已操其半也

餉兵兼用麥米說

兵糧八麥二米此漢代餉軍法也然使不便於兵即三代之法亦須更變何況於漢今則按實推論此法蓋於兵甚利且不獨利兵並於國於民無一不利也兵以氣壯勝氣以美味充腹壯麥米皆養人之物而麥麪之味則視米味爲美其性則食之視米性爲足增氣而健力故北方人無一日不食麪餠而如陝省渭北一帶則且一日三食此物即陝省坐鎭之兵毎領來倉米亦往往

糶餞市併麪而食也故曰於兵甚利國之用兵爲禦寇
禦兵氣而壯是乃制勝之具利也何如況西北省多夏
旱故麥率十年七八成而穀則生長成就於三夏十年
中往往四五薄歉餉兵八麥二米既屬兵情所宜且於
國家備頒兵餉之途爲尤便兼麥輕於米運送亦省腳
力故曰於國亦利國家之廪糈皆民力所輸而兵用爲
多至於今日則西邊用兵其供用爲尤多若通用麥米
即小民可就夏秋之穫均輸而易辦況北方諸省種麥
三倍於種秋故諺有三秋不敵一夏之語兼秋穀多薄
時爲民病故兵糧不但宜麥米兼餉抑且斷宜麥八米

二爲不可易之經常蓋一通變而利兵兼足利國而且
以利民法莫良於此也如以麪性易變爲疑則如何易
麪以麥一如漢代之制又倘以磨具爲難則獨不思邊
上駐兵之鎭每城不下千家數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
磨一畜一日可得麪五六十觔即可養五六十人況如
但有徵利即磨主開丁無不可代辦而正有不需於兵
之活法在乎倘又謂大營之磨獨不思巴里坤久住之
兵一隊各製一磨只一匠三數日之工力乎且即使不
設磨具口外氣候凉冷但令邊庭所運之麪麥不必入
水淘洗即麪可久貯數月且即全解淨麥兵丁或炒而

食或炒熟搗末作餅而食或即食炒麪總之盡勝陳倉
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難蓋即腹裏地方磨具在前
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搗爲炒麪而食者種種皆是
想漢代兵餉八麥二米亦皆不離此法隨宜而用斷不
至於生吞渾咽即又何疑於今也是在任餉兵之責者
以圓機調劑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凱之全功且永爲餉
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爾

右如前二說兵糧悉取近地既不至公私過於勞費
且餉兵兼麥並可壯兵氣而生兵力庶幾籌糧一事
稍合事宜然如大兵久已出屯口外不值深入進勦

之糧糗宜謀萬全即使坐守今此大營而萬一更逢
狡寇盜掠之釁將輕兵逐利所不能免而糧運緩急
難隨即勝負之機直與敵共是亦宜慮也則如古方
牛脯炒麪一方與紀効新書中油麪一方可以約齎
隨身緩急恃賴是宜按方多製速製逐兵各給二三
觔無以憚勞憚費而止是爲宜耳其牛脯炒麪方凡
兵皆知無俟開載謹録紀効新書油麪一方以備查
製

每兵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爲細末一
升另包麥麪二升炒熟一升用熟香油作煤一升取

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爲度研爲麪另
包四合用塩醋晒浸亦以不入爲度晒研爲末另包
上書本軍姓名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與自已
追賊大糧急未能到兵情饑疲不許妄用敢有一兵
不如法製與出兵隨行忘帶者與失軍器同罪而如
預先製造則責在本營將領親驗點查倘如大將軍
下令之後偶到一營差的當人監提一隊包裹已就
之製麪有一不具不實本營將領隊長即與同罰

長運不如轉運說

長運轉運同一資民也何以長運不如轉運也長運必

資壯健騾馱今則壯健騾馱不但不可易得實非民力
之能辦運夫必資强壯潑喇而實就民間論則十戶不
能得三四壯健潑喇之人且南路車固難用即北路車
可通行亦非堅新穩固之車不可兼禦寒禦雨與夫禦
飢之物必一一畢具路遠途長易生疾疫意外之憂故
雖站站皆有官價而小民或自運或包僱仍須帮補大
半而後濟則即此一運而民力之憊已不可言況繼此
之運輸尚不可量乎且西民爲生倍難於東民今正當
青黃不接之秋方謀資生之捷策不可得而値此可以
轉運足資仰事俯育之機又覿面失之不又可惜耶故

行長運而十害畢具也轉運則畜之大小或騾馬驢牛
皆可用不必於壯騾健駝且不必畜而人亦可代又不
必於健夫壯丁即幼童婦女亦皆有效用之處而且遞
送不出境兩日可往還即禦寒禦雨之具不俟過備但
得微具而即足糗糧具備於家之自辦不俟求諸食店
之貴買運車不必盡出堅新但得柴車即可亦且人不
憂其疾病畜不患其瘟疫而最妙者則但凡糧過之地
皆此方民獲利之所不惟東民無用大帮而濟事即西
民且尚嫌運數之不多而豈復有代人勞費之怨乎故
一行轉運而十利備具也夫關中東西二省之民供應

軍資兼將來需用之處不可意計爲國家之長慮者必
事事權衡於利害損益之間務從其利且益者爲之然
後益國便民之意無處不隱寓於勞民動衆之中而不
至於兩病矧明明利害之懸絶此義正廟堂之欲聞又
何難懇欵而陳爲此一大事畫一經久少弊之長策乎
倘若謂西府地方人丁稀少舉西鳳二府運到之糧盡
經一邑恐非一邑之人力所能任獨不思路出東西即
四隅四五十里內必鄰四邑而此役則正是可獲利以
資生事之所凡民之情但得有利可獲即千百里之外
且不招而至何況四五十里之近又況有上憲之申飭

州縣官之臨時催發有不趨赴恐後者乎又若謂路由
一道恐不能容獨不思第一運是整運十萬一勺作四
次發行即不慮其難容若如仍分前後陸續運送即又
何慮其不能容乎但視掌運官調度何如耳倘又謂固
原以東此法可行一出土門便行邊墻之外經途無四
隅之邑可倚將不免人丁車畜之不足草料飲食之無
賴獨不思利之所在無遠不趨但使定以土門之外腳
價仍以百里一錢六分爲度即一騾京斗可馱一石三
斗每百里有二錢以外之獲一柴車可載四五石每百
里有六錢以外之獲一牛車可載京斗六七石每百里

即有一兩上下之獲試觀解運巴里坤糧食器械之類
尚有樂於趨赴之人以有利可獲也何况貼近內邊之
通道又奚慮人丁車牛之不足且按運糧十議內有豫
戒緣途附近州縣凡糧運經由之時必多備草料多設
食店發賣以足運夫運畜之食用此議業已遵行在案
又奚慮運夫飲食運畜草料之不足乎且長運獨不慮
不足而轉運獨慮不足耶亦弗思爾矣總之就邊計而
論軍糧爲重就國計而論民爲國本一行轉運不誤兵
食而前此勞民耗民之端且成益民利民之舉而國亦
徵享其利此眞廟堂之樂聞而司國計者之無難上請

也倘更謂邊糧之不運於西省近府而遠運於東省遠
鄉者此乃廟堂軫念西省前此之倍勞倍費欲以休息
西民至意耳如行轉運則必於西民重加勞費是豈東
省之撫軍所敢爲又豈西省撫軍所肯聽乎獨不思廟
堂之本意是爲優恤西民勞費起見本意非不念東民
之勞費也若轉運之法果行之得實即不特東民轉勞
而爲利轉費而得益即西民之緣運路而居者正厚沐
其不施之惠即在國家亦且隱施不費之惠於此路者
殊渥也何以言之西府路少舟航之通塗地又少出產
行世之佳物民間資生只以苦力農務爲計而麥米又

無通融變易之處以是每當夏忙之候鎮原靈徵兩當
等處之民趍東省收穫之早奔赴傭工近者往來千里
遠且往來二三千里外途中奔波時近在一月內外時
長且在四十日上下究之所獲傭直多不過在七八百
少僅得三四百且甚至遇雨偶多所得之直不足往來
途中之費而徒手空歸者蓋其得錢之難眞十倍於東
省者如此又其土曠人稀但遇豐年即粟無去路如鎮
原等處去縣鎮稍遠之鄉往往用驢一頭馱粟一裝弁
赴五六十里外之集鎮得錢不滿百數而人畜來往之
食用且十耗其三蓋其變易粟麥之難更二十倍於東

省者又如此今若一行轉運卽不但車畜具備人丁衆多者得直爲多卽弱男幼女老婦蠢妻供辦飲食坐鬻草料亦且有日收之利而粟價仍增將下收且得中收之獲中收且得上收之獲若屬上收卽且有倍蓰之利也大臣體國經費通便宜民其良法孰過於是而美意又孰過於是哉況日來廟堂爲輓運一事備極心力百方調劑總不過欲於不得不用民力中酌所以便民恤民之意今一旦聞此方悉此情也安有不聽若轉環乎又何東省大臣之不敢言而西省大臣不肯聽之是慮歟

運糧後議

轉運一法果行不獨東省之民利卽西省緣路一帶百里內外之民亦俱享其利又豈獨二省之民去害而得利卽國家亦可減省脚錢於十一而民且歡欣鼓舞不以爲厲已也何言東省之民亦利也運送不出本境自事事盡出於省便卽使一石百里之價自一錢六分減至一錢四分甚至一錢二分將運一石卽獲此一石之價以資謀生之計不亦省於運一石除官價而尚外帮至六七兩乎故東省之民甚利也何言西省之民亦利也西省之民其爲生更窘於東今一旦雖敝車羸牛兒童婦女皆可効力以趨此百里脚價之獲直是絕處逢生望外獲利方且望運數之多運日之長而惟恐不得倘有代東省疲勞困頓之怨乎故西省緣路百里之民亦甚利在轉運之法且縱是北路從凉州土門外南路自蘭州渡黃河而往脚價百里一錢六分微覺不寬然如以東路百里止用一錢四分或二分之留餘加之於此亦當足用而不爲過累也況乎卽不加亦自有活法省法在乎何言一轉運卽國家欲減百里一石一錢六分之價止一錢四分二分亦民所甚願也長運事事艱窘掣肘故每石百里官給一錢六分民間尚須更帮出

一錢七八或至二錢二錢四五而後足一旦運送曾不出邑境之外無事不省便無處不活潑如是而減脚價至一錢三四卽小民無不心諒自己之沾利已多國家財力之爲費已甚將不但可於十萬上省數千兩百萬上省數萬兩而且得民心之油然共諒而歡欣樂須也故轉運一法果行不獨省二省之民財民力並可省國家之財用而得斯民之懌悅於無窮惟執事著之心而待時倡此義焉幸甚前此之不可倡此議者以奉

旨令西鳳二府解運麥米是蓋欲休息西省之民旣以念其前勞且留以待將來之厚用故此議自不可倡今

第一運旣過第二運又不久將行矣倘此後誠倡長運不如轉運之法而細剖其所以不如之詳或當有深契於心而敢於擔當　題奏以收此四面俱利之弘效於一旦者顧不知執事以爲何如也

此番十萬運肅州西寧甘州凉州四鎭之米不知是四鎭前積之米麥已空而立需東省之運輸乎抑是謂四鎭增兵防備秋冬之缺糧耶如係立需則此運似更無可議只以生法速運至鎭爲貴倘以防備秋冬之缺爲慮則一能酌劑通融卽中間利民益國良法不少也然要之凡事因勢利導無一不有活法卽立需之中亦豈

無有良籌以善其用乎何言卽立需之中亦自有良法以善其用也　一糧爲供兵而運供運不資於民力而誰資况議給逐日之脚價更無不足民又奚說但是脚價足矣此堪馱之騾計非十金以上至二十金不辦此一二十金者貧民之力曾能勝耶且卽於中有能辦此勝馱之戶今之關中騾幾空矣留者幾箇脚戶商販與不堪之小騾兒騾耳豈能盡供民間之駝載乎計民間此役有於本給脚價外大帮脚戶商販與夫覔牛車裝送然後可按期到四鎭耳故此一解運也在上本不累民而民自不累而勢不能已然此累也小民亦自以爲分誼之當然抑又奚怨但是各州縣民屯条處又縣有大小路有近遠則如按鄉逐戶均攤而無偏苦之戶逐縣依糧平派而無偏苦之縣此則小民之更望於賢明當事也　一前此解運路途中騾頭行李之爲盜竊所苦者至多今小民竊望當事行文東西省令凡州縣衛所之馬騾驢牛於身後或各印烙本縣縣名字庶幾可免途中盜竊之患且民間各畜皆有本縣印烙卽民間之偷竊當少　一運解將行但各邑須差二老成吏於本鎭收糧處查看完納數目掣回批差佐貳一員於遂監視本管人畜病疾是則難免之費其餘爲騾爲驢爲

馬爲推車與或包僱於外縣脚戶却不必苦問亦不用起身時於郊外點集但以米票如期到縣爲期卽民間所省爲多　一當事須移文西撫軍凡運所過州邑須詳飭其正印官早諭近路百里內居民須多備米麪草料之內各於運夫過時按大路必由必宿之處係大市鎭則已如非市鎭須搭棚設舖賣酒食草料而舖後卽作寬厰以便夫畜夜宿其棚厰設立須官相地外以樹枝作藩籬而籬中多聨以葛蔓繩索之類令其難斷而繩中凡一五尺必貫以鐵鈴其藩籬之枝則或取於廟宇或取於墳墓又或取於民間園圃須正印官差役酌劑

事畢日其技則仍歸本主而廠中則仍須各開大小街衢以便騾夫到日夜宿蓋人多騾衆而聽其散亂歇宿不但行李之易失亦且出入之不便居宿之不衆故大小街衢井井有條爲當又雖係大邑於其縣境所經之道須得可宿兩處之廠一廠須正印官差敏幹捕快十人添塘兵十名自日巡邏偷盗夜間廵更守夜但有外盗竊運夫銀錢行李必限捕快塘兵擒拏不得必加重法而每廠之口則設一木匣置之筆硯紙張每夫到夜宿必投錢一文以爲捕快塘兵夜食柴炭燈火之費而日間則必本縣典史時常親到查點捕快塘兵爲宜但

未能得運夫備雨之法耳惟有計夫計騾各備毛單二條外小毛單一條一旦遇雨夫被一條護騾一條以小毛單覆米一着各州縣長官如有高識不妨出奇補足以顯神智大抵以馭兵之法馭運夫庶幾運夫不至困踣又如其鄉有多人多畜之戶情願轉送運夫畜病夫瘦之糧則捕快作保寫合同二張兩家各執一張日後有差咎歸捕快如此則此運始終當少滯留漏失又須豫飭各屬起程日子不得在於一時一日之內只宜挨次起行大抵一日只可二三縣㩳同出行庶便夜宿而其宿廠之規則必責令每州縣依里順甲各宿一街尤爲順便不亂　一凡經過之河水泥淖山徑窄路應飭地方官搭橋修墊開闢平治以免阻礙遲誤　一此番所需十萬運送之米能官價全給而分作三次運送則民間僱脚不難自然賠累當少即不然分作二次亦自大便於民無病於兵蓋即此糧係兵所立需頭一運五萬石亦足支數月之用而民間全得脚價以之備辦騾頭便可省此一半僱脚賠累　一前此運米原分甘凉二處東省原委官二員協西省地方官收受今亦合有委官賫文到西同收不得聽西委官任意措勒　一斗斛須較量畫一發式東省起運州縣與西省收糧官所

凡裝時收時彼此各須秉公裝收不許顆粒短少又須嚴飭收官運夫上納時短少在升合之間者此是斗子量時手勢偶有輕重即便按數全給實不得留作漏遺致增夫病如其數多則必令補足　一以上事宜特以語運行交割之式未能於法中得利民而且以益國之意也若司掌運之權者欲於法中講兼利公私之道則或宜急移咨西撫凡近二鎮在半月二十之州邑按平日積貯麥米册籍合之共可得京斛十萬麥米與否如其果足即令借此近便之麥米先行供運軍前待夏熟責東省欠糧州縣携銀西來招買還麥秋後責令西來

招買還米如無米有穀亦準此法又如只可得五分功同前法借用即東省享此大益倘如能濟路近十日即可爲國家省二萬脚錢近半月便可省三萬如近二十日則直可省四萬果如能省四萬西省夏秋如收於西省市上大斗便可得四五萬麥米四五萬麥米便於今此京斗六升八合之器可得七八萬有奇是一轉移而於公不虧於兵獲濟且爲國增此七八萬裕軍之糧於近處而更省他日此七八萬長運之半資也益何如而忠何如乎況中間利民實多陰隲可勝言耶至如彼處運至二鎮則處置亦自更有良法然即如本法運途不

遠正自無難且正是西人一塲大利又奚難也至如今此東省硏就之米則近省者運省遠省者糴價送省夏後於鳳翔或咸陽糴麥貯於鳳翔亦可一石得二更如能糴平凉固原之間留備將來供兵之運即且利民利國爲益弘多也何言如防備秋冬之缺當議法蓄如係防秋冬之缺則何防留至夏後於近黃河三五日內外相視豐收之鄉先糴此供運米豆即脚價之所留爲多而即此留者更分作二少半糴秋米大半買作騾驢兒馬牛種給之西邊本分貧戶使之喂養先各私自運販以逐脚利値爲國運送官糧時則按日算給逐日喂畜

及途中盤費亦令日給二分傭直以顧其家運畢則罷其逐日之給聽其供人僱覓與自已耕田騎乘馱販以營利蓋貧民平日苦在無資經營束手坐困今一旦得此牲口不供運時既可營利即供運亦且日有傭直竟可使赤貧立免於數口之凍餒是既大益西方貧民之大仁術而如邊鎮他日取糧於隣近十日半月之鄉且可不動聲色而立辦況今邊外如布隆吉數處築城屯兵近在四五日內皆不能不資內邊運送米粟若買就之官畜果能處分得方即他日二三萬驢騾馬牛呼之立至皆可隨手使用其爲省費省勞利益眞爲無窮遠

至他日兵罷不用但量減本價即原直不難立得正使弛以予民或即籌公利邊庭積年供億之州邑正見皇仁之普濟耳總之此一運也官發之脚價非不厚其奈民間之騾頭無出必須包僱於他人而隣邦州縣俱有解運則此騾頭之僱覓殊難難則價値非平常脚錢之可例而定計非每石於官給脚價外民間更帮一半不可夫自十餘年來陝省之供億軍需百千其繁兼以大荒甫出仍復水旱頻仍而二十年來軍需倍大倍重而今又重以此運故民間惶恐憂愁之狀不可言盡蓋心懼力之不任不能及時供兵用而濟國計也故此小

民望切當事於不得不用之中細酌於緩急輕重之間務令遠近得平多寡惟均而不至有偏苦之患卽在仁者一留心間而小民仰政令之公久荷軫恤之渥澤於無窮何言乎遠近之得平也此運是東而西則凡運解之州縣以近西北之州縣爲近而自西而東之州縣爲遠乃今細看派下運單則近西北者往往多派運西寧涼州近地而如鄜在西安之中界獨派肅州最遠之處此小民之不無望於更一酌劑施行也何言多寡之惟均也此運係供大兵之糧糗不運自百姓而誰運但是縣有大小糧有多寡必合二府解運之州縣細按糧石

準以解運之本數令得一一均平不至偏苦是乃下之殷望今閱解運派單則如渭南富平皆六七萬石民糧鄜邑民糧一萬二千石而解運之數竟與二邑相若且盡運之肅州至其餘州縣與此類者甚多此則不能無望于司事者之更一酌劑行也總之按地境之東西派運送之地方則遠近均平按糧數之多寡派運送之分數則輕重均平民安得偏苦生怨乎且兵端未已前事之成規卽後事之定例君子一留心平政而使吏永不得生弊於作奸民永不得生怨於偏苦嗚呼其鴻功陰騭又當何如也

運麪末議

憲文到縣鄜縣運麪一十八萬觔夫鄜縣以一萬二千糧石之小縣而運米三千五百於肅州與渭南富平六七萬糧石之大縣同一運數且二縣皆運甘州而鄜且遠運肅州已是偏苦不堪至如運麪仍與六七萬石之大縣無甚差別民力如何可堪是則小民不能無望於賢明當事裁酌妥協之第一端也　一東府運麪六百三十萬觔以一日一兵一觔計之可有二萬兵整十月之用今不知合四鎮新舊兵共得若干計亦不過一萬四五千人卽一人一日一觔亦可支四鎮一歲有餘夫

自此至麥收計不過三月自此運涼州統計易麥辦麪送至地頭亦且需兩月以外計除兩月只得所送之麪一月可供兵用而夏麥東西盡收矣倘如西府豐收或可於彼處近四鎮地方用此腳錢與麥本於最近處糴麥安在不能本銀一兩得麥一石以外乎且若在路遠一二十日之間者又安在銀一兩不更得麥一石以上以至兩石者乎西府之斗有大東府加三四五者甚有大至二斗及三斗者合以腳錢之所省竟可以此日運送之一觔能得七八觔甚至十觔以外其利益不益弘多乎但在經理此事大員悋淡經營仍多遠識壯膽明

以此剖晰利獘上陳
聖明旁以此通洛東西兩省撫軍及管理西糧之大員令得上下東西通悉此意省費益國省運利民夫國家西塞之兵已經十餘年帑金所耗已多民力殫竭已甚不悞兵食而中得益國利民之良方此又小民之切望於當事也　一鄜縣窄狹自夏收後即資與平乾州武功盩郿之麥販至於冬月則一縣兩鎮一集至有二三百輛販一經雨雪數日即便市價頓騰夠積倉之麥去歲方易穀石今各屬俱有運麨即販來當少市價必貴平日麥米等價之規竊恐難施於今日以斗米換斗麥此將來必不能行之事也小民運米已須頓貼一年錢糧若麨再貼力何以堪此且俱不能及時供運有悞國計此又小民之切望於當事也　一麨秤須準以部頒十六兩一觔定規由此推至百觔一一平準不差省中畱一二桿發凉州收處二桿凡解麨州縣各發二桿須上施印記中謹毫縶以便各州縣民戶交納本處收官又以便運送凉州使收官不得意為輕重此又小民之切望於當事也　一麥有高下斗有大小最高之麥如鄜縣視渭北諸邑加一之斗頭綻麨只可得五觔二綻只可得三觔合以三綻下麨始可得十觔合以黑麨麩

屑然後可統成十三四五觔麥但一中即匇斗須減二三觔之數更下則須減三觔四觔夫黑麨豈可以供運民間乘麥所收販之麥安得最高之麥計今此一大斗米所易一斗之麥如何能盡得十觔足數上麨若又憑不省民事之小吏背公行私給民之穀易以京斛小斗即小民之寃苦難勝矣此則小民之不能無望於賢明當事之明飭各屬也外如府裡與渭北數邑斗皆小鄜縣一升責以十觔上麨亦覺未得妥協以上特言鄜邑運辦此麨之難易耳至送麨之未盡妥協此雖日前東省當事之無可如何然要之明此情形身司糧事者正無不可剖晰利獘上陳廟堂求其永定良規即上以益國下以利民而且便兵利兵一舉兼得也　一運麨不如運麥何者麥可經月經歲不壞但一成麨且加包裹過四五十日生者必有氣息熟者更有過傷若至兩月三月以外則且撲氣觸鼻麨味全變甚之趣不成條入口全無美味而易生疾病矣是故漢法一兵出塞皆給八斛麥二斛米而不及於麨即老朽十年前曾發軍前麨用麥米之說而亦未一字及麨豈不知麨之便於用乎亦以麨之不耐挪遏久遠耳此意或宜呈明我撫軍通知京差司運大人更一審問老成題請

聖明爲當葢兵事取其足爲後法今日定就良規即他日永便軍食也倘如以成麪後運送爲便於兵食此又不然今之運麪所以供四處之屯兵而四處則皆大府重鎮軍民聚居之地應是家家皆有石磨不比南方磨子稀少況軍中膳馬習之盡能曳磨若一日之間上磨而兩易其馬便可磨西邊大斗石餘可得東省之麪將及二百餘觔二百餘觔即可食一百六七十人磨又奚難乎又若以熟則省民炒蒸此又不然夫熟則但一包累過月便味變不鮮且不但麪不成條亦且成餅難食論兵食當論其中食不中食何容以徵勞而輙易其性

宜況一舖不過五兵十兵必有火頭下厮供樵採炊爨之人辦一日磨便可食此五六人二十日之用做一時飯或烙或赶便可爽一舖之口又何爲以一二十倍國財民力而供此不堪兵食之物乎且給麥之中有寂利於兵者在但初行此法兵丁尚未知其便利而趍之耳俟到夏忙之後得有口辨者一倡於軍中即可立易其風而樂趨也何以言之兵餉不增而邊物色色皆貴但有微細生發减省之處兵皆不鼓而立赴此番所運之麪東省運至凉州率一錢一二分一觔始可至若使夏麥遍收四鎮逢豐即此一觔之費可糴西邊大斗一斗

一大斗便可得麪二十觔三十觔不等即兵之所留俗爲多且兵之口食盡美行見兵且當如今磨房之規合四綻五綻盡以充食即麩屑賣錢者賣錢否則可喂馬速肥而且可餘豆料爲私利耳如是即上固給以本色兵且願折價私糴而不願官給糧麥矣葢四鎮販麥殿易不比口外而民商得利即趨但使麥子盛行於兵間即近十餘日半月之販客必衆如是則四鎮之兵皆利而近四鎮之民亦利即國家養兵不勞外給遠輸而公私盡便也至如口外則亦合易麪用麥葢非不知巴里坤成麪之難於邊鎮要之麪久味變且易病人與其費

如許國力而遠輸難久生病之物何得不下一難示易之力以資兵氣之助葢麪之所出大磨固易小磨亦自可適於實用如欲巴里坤麥子成麪之不難則先問知蜜有大小磨即三四日可取至軍前不足者呼哈蜜匠哈蜜習俗者平日用大磨磨麪否用小磨做腐否得哈或甘肅匠羣爲之小磨手搬一日且可磨斗餘之麥而兩匠一日即可成此一磨葢其磨大不盈尺厚只五六寸許而且上扇半空即他日行軍遠出炮車上帶十餘合不難十餘合即日食六七十人而裕如亦奚患乎且即哈蜜無大小磨肅州應有之有磨即地方多此石匠

統甘肅一帶之石匠倍給日直外給路費令赴軍前卽
安在巴里坤一帶無堪磨之石歟亦正無容慮此磨立
成之難也然此說也要知非鄙人爲解運廹促緩頰此
自實理實事只一運經三月後便當信鄙言之不誣耳
一兵間既知用麪之勝米卽將來竟可按漢代法一兵
月糧盡易以八麥二米之式以資兵食而壯其氣蓋兵
必氣壯而後兵勢益勝又必日食壯氣之物而後其氣
能壯陜中渭北之俗皆一日三食黑白麪餅米粥特以
充作潤腸下餅之飲耳統計一日之內用麪八分用米
不過二分至渭水以南如敝邑鄠縣者地狹麥少秋夏

兩忙雖貧家亦必早午盡餅富家則晚亦不離且當正
忙時甚至黎明卽便食餅合之一日正是四頓麪食故
渭北人多氣壯於渭南卽民生渭南者經兩忙之後亦
必頓增肌膚氣力蓋皆麪力也故二米八麥給兵之式
此兵間他日必變至此之局但尙須留心國計者待時
而發其議耳　一如兵間果用八麥二米之例卽他日
巴里坤解運中間亦微有便國之處不可不知蓋麥之
與米斗量則同而麥觔米觔則輕重懸殊卽如鄠邑之
斗麥之至好者則只可合麪得十三四五觔而米則在
二十[illegible]觔外又麥之價常賤於米者十之三四而如鄠本

出米之鄉每夏後則麥價率不過五六七十內外而米
則常至一百一二十又幾於一倍兩倍若使易以八麥
二米之規卽不特兵氣頓壯卽國家於遠運時麥多米
少其脚力價値中亦微有留餘也然此議也若無人明
倡使得上
旨而卽以詳諭各鎭卽恐歷至二三十年依然因仍前
弊如得心討大臣剖晰上請必見允從一允從得
旨而卽仍剖晰利弊溥諭邉庭內外各鎭竟可一兩月
而立遍但是南兵不得盡享此亦可惜耳

豊川續集卷之十一　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二

擬奏

請止西勦大兵疏 代將軍額公擬稿 康熙五十年

陳爲神武義取不殺窮番鼠竊畏威遁藏不足更煩天兵進勦事竊見側妄阿喇蒲坦盜掠哈蜜

皇上赫怒整旅必欲興師問罪自昨歲以來調兵籌餉深勞

聖慮是益以哈蜜服屬已久義旣不容坐視兼薄海內外無土不服不可輕容此寇有釁且其負性狡黠恃遠生事不一大創亦無以震攝遐荒而挫狠子野心之邪

謀故雖勞兵糜餉不暇恤也夫以彼區區小番論其衆豈能當我一郡之衆盛論其甲兵豈能當我一鎮之精堅即其狡黠成性豈能當我將帥之深沉又其狡黠亦豈能過其叔噶爾旦當日者噶爾旦今何在伊之遼遠自恃果足恃耶臣見以天兵臨之盪滅可不卜而知也但如臣之愚如此遐荒小寇乃鼷鼠肆狡於曠野深穴之中者耳即使盜竊我邊疆亦止宜以驅鼠之法驅之正不足仰煩大兵何者鼠之擾人也所以乘人於不及覺驅者但設機養猫使其遠去深藏即制馭之大畧已得若必忿其狡黠而捐禾廢地撤墻掘穴則所驅小而所捐大更若必欲盡鼠之類伸臂探穴窮搜手捕縱使一探即獲亦爲自輕其手臂矧此鼠寇盜掠哈蜜乃鳥獸攫奪之常事初非敢犯我邊疆縱有語言小失狂犬吠人亦原不足深罪自可已於必用大兵又

皇上平日至仁天覆於凡盜竊姦宄有可原赦處無不大加矜全即草木禽獸亦且曲垂愛憐今於此窮荒小番飢而盜鄰尚屬可原之罪則又不須於必用是兵且自去歲以來六師出塞已過哈蜜至巴里坤地方者相繼二年而側妄阿喇蒲坦終不敢一騎犯我顏行其爲畏我尊我不爲不明得寇畏我尊我則是救護哈蜜之

大義已伸震攝諸番之勝算坐獲又何必大興甲兵必欲盡此小寇盪滅無餘而後快耶臣愚以爲

皇上之聖德其於此寇眞須以鳥獸無知視同度外明赦其無知之罪而一撤巴里坤及哈嘶屯駐之兵並止今歲口外增屯儲粟五十七年出兵之議但整我邊防凡與此寇相通之處簡明達兵機之將再量留調至精兵若干名令時加訓練臣料此寇必且懷德畏威不敢遠離巢穴犯我邊界如其敢爾盜邊則是自送其死在我正得坐以致敵以逸待勞之長策斯時即盡類殲之彼亦不敢致怨於我矣更加慮兵撤之後哈蜜仍爲彼

盜掠則嚴飭哈蜜令時時練兵峻塹自爲守計或留智將一員勝兵三五千名築屯哈蜜城傍與之共力協守旣以禦此小寇之侵逸復默寓彈壓諸番之深謀而銀餉則須至朝廷口糧則盡出自哈蜜之屯種則我不須更運斗糧而於天威廟算弘仁至義一舉而衆美悉備矣總之王者之待荒服也覆之如天時隱其小過而不與較量於纖悉王者之審廟算也務弘其德威而弗與小寇爭戰勝之威益大體大計自有在也　其一臣聞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此言兩軍對壘勢在難已之時尚宜如此矧今鼠寇旣以遠遁我兵一矢不遺哈蜜

荷救援之深恩遐荒稟天威之坐勝班師振旅奏凱還歸在國史必書遠邁大禹有苗之征在輿情且須

聖明同天之度朝野軍民一沾福慶其爲元吉大利固難言盡也倘令此必欲深入傾穴而鼠寇狡計閃躲令大兵歷時踰年耗帑庫之藏將士之力而後克之卽生獲側妄鼠寇挫尸萬段豈能償國家耗糜之民命物力乎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願盡撤大兵者緣大兵本以救護哈蜜而起今屯駐巴里坤者已二年而側妄終不敢以一騎迎戰則是其畏服之本末不可謂不明今必欲掃盪其巢窟將不特側妄狡寇有辭卽恐諸番或援爲口實

聖上聖德高出千古事事爲萬世師法何必以護救哈蜜一事留爲諸番口實以生其疑貳之端故臣願止兵之議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並願一止中國大員屯田之議益臣非不知

聖謀深遠屯田可省中國之遠運並可悚懼此寇令之輯志而悔罪但屯田出自陝省督撫以及州縣義指之人且及陝省出外爲督撫之員則是盡陝西三邊八府皆爲此一事奔波勞費而在天下亦且有爲此事奔波

勞費之人此未屯時之弊也至於聚內地不慣耐寒之人處無房屋市聚之地萬一風雨不時必且人多疾疫而畜多頓斃卽屯田獲稔亦屬費百得一倘再遇不可必得之方如去歲一二屯田無獲之處則此一項人畜工本皆糜斃於無益矣他日能無更釐

聖心之惻然乎此屯時之弊也肅州至巴里坤二千餘程耳路途亦尚寬濶獨以雨雪阻隔人畜凍斃糧且不能依時而至致令大兵受異常飢餓異常寒凍聞巴里坤至側妄呵喇蒲坦之地爲程尚倍於此天氣愈寒中間鍋壁搭板深溝大河復不一而足卽使屯田盡豐將

來隨軍運輸能保無雨雪撓人於意外乎故今日屯田
之計終不足恃以濟大兵奏凱之需徒糜費陝西文武
軍民之力耳此又屯田已成之弊也故臣願並止屯田
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聞國威藏於不測則人無玩心今大
兵出口旣調數省之兵兼調一二番部已令中外漢番
竊窺邊兵之不可恃賴而內須資藉於數省之兵外必
資藉於番部之卒起戎心而生姦志者或在於此且藉
力番兵臨陣未必肯賈勇效命得勝或易於希賞爭功
他日或且藉端邀求一不滿志生怨起釁弊且多端若

使一止大兵阻回番部則在我之全威自在姦宄之窺
竊永杜卽諸番之釁隙不開長策坐馭眞無過此故臣
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本朝之兵所以遠過前古者固國家氣
運之興隆實
皇上數十年培植之深切今以哈蜜被掠之故簡選數
省精銳之甲屯駐巴里坤者二年駐防哈嘶者半載臣
聞前歲巴里坤一營受異常苦寒異常飢餓凍餒死者
不可計墮手落足者抑且不忍見聞其存者皆黎黑瘠
羸有同病夫而跟從喂馬匹之人則十死五六矣至去
冬雖滿兵有　賜衣而漢兵與滿兵跟從喂馬之人則
苦寒如故雖糧運　賜羊亦無不到而飢仍不免彼此
一項兵將獨以受
皇上之深恩不敢明言願歸而其實凍餒思歸之志則
不啻以日爲年也將軍臣晏巡撫臣劉皆言其地方苦
寒宜移汛肅州然皆以恐戚
皇上之心未言如此之眞情耳使言至於此臣知
皇上如天之弘仁將不待其辭之畢而撤兵之
旨已下也況我屯田頓兵之情形彼寇未必不悉聞灼
見當其初之盜掠哈蜜也想未必有敢於犯我顏行之

心近來釁端漸起未必非目見此形生出嘗試我兵之
意如今日處之得宜則兵端可以永息量此鼠寇必不
敢遠出窟穴自取滅亡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兵行在遠一日不可缺糧而一人側支
之地卽一切馬騾輕車與駱駝所馱俱難盡恃蓋以路
出數千里外時踰年月之久卽趕馱之人且費其半兵
將何賴況又有畜斃人病之患隱伏其間且卽駝騾不
損夫皆不病倘或大兵已進而適逢雨雪出於意外糧
運不撥可且柰何更加彼寇生心誘我深入或於阨要
阻絕糧路可且柰何卽令無前二患而我兵深入其地

爲日既久現糧欲盡後運難前兵既大飢馬亦大羸而進退兩難可且奈何且兵行趨利有如猝然遇敵不逐則坐失其機欲逐則後糧不繼可且奈何總之今此之患非糧之不足供大兵直以路途太遠地氣太寒時日太長馱易損傷難耐久而不能多致速致必致也夫聖人之舉事萬全而後動謂夫一不出於萬全而或有意外之虞出而撓人則全威坐損貽害滋多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兵賴馬行亦仗馬勝今此大兵進勦草必難運必且全賴野草顧在哈蜜以東而遇鍋壁亦尚

有運草豫備一着而一入側妄之境兵行須盡依隊伍既不得離隊而散放其馬倘再經鍋壁又無可運以豫備之草更遇不暇運草之時而時日深久馬盡羸瘠重逢飢渴狡寇當前朝暮撓我即將勇兵強亦且減一半勝致矣此亦事之宜慮者也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聞兵法懸權而動者謂宜權衡於利害得失使輕重分明也今以中國無甚關於利害之事與口外有關國計之事論則口外之事重然以口外微釁小瑕之小事與國家之兵氣民力之大計論則口外又輕況如側妄之於哈蜜本鳥獸盜竊淩壓之常態及我兵壓境而又不敢以一矢加遺則是本不敢有釁於我本不敢開瑕於我又何肯糜大餉竭兵力以自輕其圖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聞財者國家之血脉實國家之元氣而凡係臣民之財皆國家之外庫也今以議征側妄之故未經一戰國家之帑藏已用過二三百萬至於統兵之將出兵之偏裨士卒行役之王使以及山陝之文武軍民上之勞費於應疇資辦下之勞費於奔走騎乘一解運之知縣而費在數千金一辦事之千總而費在數百兩則上此者可推外此者亦可知矣再若屯田則三

邊八方之文武大吏輸財小吏奔走初之必借郡庫債終而且負欠國帑究之庫債必須於填補即貽累且出自兵民是則數千里之內日所奔馳而耗費者皆兵民之膏血

皇上之外庫而陝西之血脉元氣先虛矣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聞聖人之舉事論大體不計小怨故雖力足服怨有餘而苟於大體無關不爲也故聖帝如大舜者當有苗負固不服時未嘗不命禹徂征及苗民逆命時奄三旬舜即許禹班師曾不以怯懦爲嫌盍以

兵乃凶器動之久則不特耗師費餉亦且朝野軍民勞
敝無窮而意外之釁隙難量故舜禹二聖人計其大不
計其細也矧今側妄小寇本不敢犯我邊疆我兵日前
秋出塞屯駐巴里坤者已久而側妄遠遁窮荒終不見
一兵敢致以敵六師則是側妄本不敢有怨於我舜禹
二聖人當日所不能得之有苗者而今獨收全功也我
又何須勞兵糜餉以結此鼠寇之怨乎故臣願止兵之
議一斷自
聖心也　其一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今也於側妄鼠寇盜竊哈蜜

皇上即為之出兵救援及側妄終不敢一兵相敵而一
赦不征是則秋殺春生義盡仁至並行而不悖此天地
之德也今此進勦事事為機先之慮着着寓意外之防
慮終窮隱見遠識微此日月之明也更若於此兵初之
宜用即用今也宜止即止伸縮自如變化由心而毫釐
不執一成之見則真與四時合其序矣
皇上聖德遠媲舜禹舜禹當年處分有苗一件公案正
今日四海臣民之所宜望於
皇上也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其一側妄盜掠哈蜜之本末諸番應無不熟聞
於耳我兵出塞二年而側妄終不敢一矢加遺之聲聞
諸番亦當無不熟悉於心今但明勅接近此鼠寇之諸
番宣暢國家此日所以如此看待側妄實情又明諭以
側妄此等鼠竊伎倆切無信其誑惑俱當防其侵盜各
各飭兵謹防而無輕被其盜掠則側妄之貽辱於諸番
真不啻肆諸市朝即諸番之視此寇亦不啻鼠竊狗偷
真不須更煩一兵更費斗糧而天朝不殺之神武遠出
千古戰而後勝之萬萬也故臣願止兵之議一斷自
聖心也至於留兵協守哈蜜則糧須出自屯田萬不可
從中國遠運一粒蓋為此哈蜜小番亦已耗費如許而

將來又為無窮之費則非計之得矣今但使牛種之費
僱覓人工之費盡出我中國而人工則一僱哈蜜游手
之人庶不致中國不服水土之人畜頓斃於苦寒之鄉
又不至使邊上掌理軍需之官員日苦於招工而追逃
亦且使哈蜜赤貧游手之輩可以賴此為生如得智將
且可於其暇時鼓勵練習之當一枝協防共守之勁兵
也但須時時嚴飭留鎮之將令兵民相安無致久而反
生釁哈蜜耳至於將與兵中能自招工營屯獲粟以為
來年糶種之利者則亦聽之厚獲者亦尚須微設賞格
以勵其勤庶足收后效於將來也

擬諫止親王統兵疏 康熙五十年

竊見澤汪阿喇蒲坦始而盜我哈蜜

皇上義難坐視爲之赫怒整旅然數路之兵久集口外而不欲輙進者盜

皇上兼愛彼我之民命但得其知自悔罪卽可已於用兵耳不謂狡寇姦謀不輯仍敢襲殺喇藏及王師抵藏又敢狡謀拒戰此眞惡貫滿盈天討難已之秋也然如臣之愚則竊以爲國家自有大體大計兵事自有大機大宜以窮荒盜鄰之小寇而命將至遣親王又令諸王貴戚俱隨大兵進勦揆之大體大計未宜者四大機大

宜未便者七

皇上無事不師法百世無處不慮出萬全於此或宜更加籌思也何者國家體統之尊莫過親王體統之重莫過親王今乃以進勦窮荒盜鄰之小寇責之卽使一戰而殲其黨類其於將軍王正不爲武而反使中外謂邊將之不足恃賴因妄疑邊備素屬空虛其於大體大計未宜者一也蓄謀所以養國威養威所以重國勢澤汪小寇素號狡黠有如我兵旣入而狡寇敢於驅衆接刃我自不難一戰而勝倘如設機誘我深入而仍以狡謀閃東躲西致令延引時月不卽奏凱卽便損國家之威靈而使中外謂此么魔小寇至煩親王統師而不能卽勝將外張狡寇之勢而內寒吾軍之膽因妄疑國家之强弱而潛起中外番夷之戎心其於大體大計未宜者二也千金之子不以鬬市井之無賴謂其體之貴重而不屑與較也今也進勦此荒番鼠竊以親王作大將仍以諸王貴戚隨大營在

皇上之意亦謂國家使至親屬所以勵戎帥之用命激士卒之效忠且借以鼓勵諸王諸懿親使之歷事練識將來爲國家之用耳但親王諸懿親何啻千金之子窮荒鼠寇何啻市人之賤而使之親被甲胄較勝沙漠歷

練則歷練矣亦恐非所以明貴賤之分而較力於不當較也其於大體大計未宜者三也兵情之勇怯全視賞罰賞罰之行否在齊貴賤今也諸王親貴旣皆將軍王統攝若遵軍中之定典一概重罰而不移卽當畧骨肉之親情或且妨同氣之厚道若使篤念親情之重深罰典不行於貴近將將權之不威已甚卽兵情之不服堪憂已不可矣且臣所又慮者

皇上以修齊治平成天德本朝以忠厚婣睦開國家諸王子孫亦且極盛宗室貴戚又復至多將來正宜事事時時加意培教令和風九族之聿成國法一人而莫踰

始見布政之惟齊貽謀之盡善何容因一鷴之鳳竊致
啓情法之異同其於大體大計未宜者四也兵以奇勝
將貴專權軍機掣肘則失變戎帥禀命則不威今使戎
帥決勝於頃刻而轉折禀命於親王卽往返之間失機
已多戎帥督戰於疆場而賞罰難專於臨事卽隱忍之
際士莫用命其於大機大宜未便者一也兵以勇決賓
以謀勝太柔慮懦太剛憂折故兵法曰總文武者軍之
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將軍王英毅天生兼之盛年
壯氣不慮其不武而正慮其太銳澤汪狡寇姦猾百計
頑鈍無艮不慮其對壘交鋒而正慮其誑北詐誘以盛

年壯氣之英才遇姦猾百計之狡寇稍一憑勇不戒關
係兵機匪輕其於大機大宜未便者二也將任專然後
責備難委責難委然後矢志無二今使戎帥效命鋒鏑
而上有親王之制御卽恐戎帥一得之長或格於將軍
王意見之不同又恐將軍王身擔進取之任反命戎帥
得委其成敗之責夫萬里出師而使戎帥莫展其一得
得謝其責任其於大機大宜未便者三也兵間之機事
難盡戎帥之精神宜專必使不分心於事上然後得恐
意以出謀又必使不撓權於貴勢然後得盡展其經猷
今統之以親王又佐之以親王親貴卽一切途行往札

給餉臨陣以及紀功行賞須處處應奉將軍旁須處處
恪傾諸王諸貴兩姑之間難爲婦既使戎帥之情奪於
貴衆狐疑之心多貽釁隙且使戎帥之智眩於權屈其
於大機大宜未便者四也將軍樂三軍之樂然後三軍
憂將軍之憂將軍無不同之衣糧然後三軍無或殊之
報効故古之大將軍炊未熟不敢言飢軍幙未張不敢
言倦豈其好勞又豈沽名哉將使士卒捨生而致身非
此無以勵三軍之氣而使之樂於効死也今將軍王英
賢出衆當能共士卒之甘苦諸王諸貴能人人爲之乎
卽諸王諸貴能一一爲之一切侍從之人能人人爲之

乎一有不然則是親冒白刃者飢寒勞苦而不冒白刃
者優逸飽煖將何以鼓三軍之用命收奏凱之捷功耶
其於大機大宜未便者五也國貧於遠輸士飢於遥運
故兵法曰踰境遠輸則屈力殫貨千里饋糧則士有飢
色今則運糧在數千里之外而且深入狡寇之境將來
三四十石之價尚恐不能運一石於兵間糧之遠貴之
重而運之難亦至矣戰士既不容不令之飽騰間身亦
正宜大加減裁今臨陣既不宜使諸王諸貴以金枝玉
葉之身博狡寇牛豎馬卒之命而仍使之隨大兵深入
將不惟令諸王諸貴徒苦無益兼使軍勢軍威徒奪於

貴勢之紛紜難致之糗糧徒耗於不戰之間員也其於
大機大宜未便者六也賞不可倖得則賞乃可勸而士
樂輸身罰不可倖免則罰乃可懲而士斯致命令也行
間朝貴太多竊恐將來戰則居後賞則獨先勇於趨便
捷於避難者或且有之致令撓軍中一定之賞罰或且
使戰士借口而觖望其於大機大宜未便者七也凡此
十餘事有一於此皆關兵家之勝負卽係國家之榮辱
況中間隱弊種種又不一而足乎故如臣之愚竊以爲
將軍王不宜出塞但令於塞上擇肅州西寧均適之地
權設行臺令之坐籌兵馬糧餉諸王貝勒諸貴戚中擇

壯健沉深老練者二三人令之於行臺贊佐將軍王自
外俱可撤回而但於舊戎帥中如簡曾經進勦三番或
經進勦噶爾旦時老成歷練之將更如老將中不可盡
得則擇新進中智勇兼備之人付以諸路進勦之任聽
其得自練兵選馬任士用人一切賞罰不得遙稟一切
機權不從中御則於大體大計大機大宜庶幾百全無
弊耳惟
皇上俯鑒愚誠恕其狂瞽以開忠諫之路而來天下之
直言則愚臣幸甚國家幸甚

謹陳不必深入進勦之詳

鬪之上兵取於伐謀善將貴在萬全今如人家黠鼠餓
犬竊盜爲患爲家主者亦止塞穴拒戶安坐制之耳如
必怒其貪黠以手探穴而擒鼠縱使得鼠傷手必多提
杖逐犬而並馳縱使斃犬人勞且甚茲按西番諸族自
昔號爲嗜利無恥寡信多姦前明吐番之於哈密卽其
明證也而如噶爾旦一族者尤爲狡黠貪毒全無人理
肯
聖祖仁皇帝曾以跳梁西域御駕親征元兇卽便授首
而逆番曾不悔罪目前側妄阿喇蒲坦仍襲前代之故
智盜掠哈密重起釁端及我兵出塞則仍鼠逃犬遁而

反生釁於喇藏唆亂乎青海使我疲耗於西北復馳騖
乎西南迄今十七八年中合諸路屯戍與三次入藏之
師蓋舉國家數萬金粟數百萬人畜悉委置於此寇之
姦謀而無可復追矣我
皇上踐祚則仍函蓋包容丕示撤兵分界之信此寇如
稍有人心卽合悔罪輸誠休息彼此之兵民乃準噶爾
狡寇猶敢肆其猖獗故爲不道之箋表仍肆侵盜之姦
謀是終於狃習故智大啓兵端激我深入爲疲我而大
遂其欲之計而狡寇之姦謀明明盡露矣然則今日者
正我可用謀以摧狡寇之姦謀時也而更勞師動衆不

亦仍墮狡寇計中耶其不必深入一也人爲國本財爲人命力則又人情之重惜也自西塞用兵以來近陝之省奔走供饋至舉關以西滿漢官吏軍民工匠之耗財殫力尤爲不可勝計今若又用大兵於數千里外沙漠之鄉其爲將來之奔走供億可意量乎卽恐不久且厪
聖心之惻惻矣其不必深入二也從來國家意外之釁往往生於兵興歲荒之時彼日前青海台灣桌子等山之釁非以國家方用西域之兵耶倘如大兵進勦萬一纏綿特月卽安保山陬海澨窮荒極塞之頑梗不乘此外生支節乎萬一他部重生支節不且大費廟堂之經

營補救耶其不必深入三也金之與粟國之血脈當用而惜固所不可省而費亦恐非宜日者徒以救護哈蜜安插喇藏之故動用大兵公帑費踰萬萬今仍遠用大兵亦安知費之所極國家財力雖富然如此等尚可省處動靡千萬不亦可惜此有用之物耶其不必深入四也兵爲國衛馬爲國威卽騾駝牛羊亦國家之重需也自西塞屯兵滿漢壯士公私壯馬與夫騾駝牛羊耗斃於道路沙漠者不可勝數至陝甘二省廣畜騾馬之鄉且至十九無存今如大兵進勦縱使於狡寇能搗巢覆卵計我士馬生畜之傷耗豈區區一勝之可償況以

堂堂天朝交刃較力而勝一遠番小丑又何關國威之輕重乎其不必深入五也寇境道遠途長氣候不比於中國雨雪不能保其調協有如狡寇誘我深入而東閃西藏前讓後拒或憑險以老我師或阨要以阻我糧旁無可恃之近援我兵饑餒之情形欲戰則彼聽我欲去則彼襲掠又或雨雪不特天寒地凍草枯馬飢卽進退維谷不且大爲國威之損而狡計於我屢施屢中耶其不必深入六也萬里興師所重惟糧糧之所恃非屯則運顧屯田可施於在我之境豈易行於狡寇巢窟之疆盍彼卽聽我營屯臨熟而生法蹂躪必所不免況我兵

一入彼境卽彼姦謀撓我奚所不有豈能久住而營屯乎至如輓輸則我國家不患少可運之粟亦不患無長運之力而患我運而彼遇險搶奪生法焚掠又或逢我輕兵逐利而糧運難隨與意外之雨雪阻撓而最宜慮則尤在運糧之騾馱遠行易斃而行糧之不敷兵用也且兵强以馬而草則馬之糧也大兵入彼境卽放馬當非易事且卽曰有車可營顧車陳可圍夜裡在營之馬逐日放牧於彼境護之安得善方卽馬而騾馱可推又況打草打柴之兵丁不易禁遏其不測之搶擄兼搭扱郭壁所在多有乎總之深入彼地則彼終爲主我終爲

寇彼之掠我窘我固不患無法也其不必深入七也兵
誌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云一夫
捨命萬夫難當萬夫必死橫行天下前說蓋謂身處危
患之地必百倍其力以圖生存卽此身自不至於死亡
後說則謂人能捨身盡力少便可勝衆弱便可勝强也
今若我兵深入進勦彼若不勝卽滅亡隨之肯束手而
待乎必且百倍支撐以自護其身命矣夫以彼爲主之
逸而用百倍支撐之力我將縱智我兵縱强欲以得志
亦非易事又況我入糧馬草四項更無一百全之策耶
其不必深入八也如萬一有此卽緣邊一帶不敢保無

乘隙生事之番羌矣蓋西番諸族相其情勢多與此寇
有唇齒輔車之倚兼青海桌子等山之逃亡散寄諸方
强壯者多歸此寇應時時覬釁思動卽當日本與青海
連謀而未能得志之羌番亦或時時蓄謀待逞況自前
臘狡寇盜掠大營馬騾之後又累得志於哈密卽兔兒
番等處卽近邊番落無不生邀利中國之思也可意推
而知故今日西北邊之番形雖靜而其實禍機潛伏隱
爲之倫而曲爲之防尚恐釁生不意矧可自生釁隙以
引之動乎其不必深入九也且卽進勦之大兵無有阻
撓諸番能依舊安堵而如捨萬全坐制之長籌而勞兵

糜餉事進取於數千里外以冀不可必知之全勝則是
彼知用謀而我用力彼爲其逸我反爲勞亦恐非上兵
伐謀致人不致人之長策矣其不必深入十也又最宜
計者狡寇所用鷹犬本來覘我兵將爲慣受風霜況日
前盜掠得志方且氣盈志銳如火方熾而我兵深入則
但入於彼境卽便精力疲憊兼之在在拘礙天時地利
早已讓彼爲多夫以疲憊之師而當慣受風霜氣盈志
銳之寇卽且讓彼以天時地利之便我兵雖多雖强能
保其必勝而盡如人意耶其不必深入十一也狡寇之
衆以十分計本番當不過三四分外則中國罪謫者一

二分脅占鄰番者一二分青海桌子等處逃死奔投者
當且二三分然計其情形則衝鋒効命者十七屬青海
桌子等山與中國逃死之輩也蓋此輩以効死用命爲
自安之術而寇主以豢養此輩收鷹犬之効究之此寇
隱忌此輩之爲强客恐養虎貽害此輩亦心懼此寇之
爲險主恐卒見屠戮外和而中則忌形同而情實異特
以事急相隨耳此所謂吳越之人同舟也然必俟我動
用大兵深入彼地彼然後有隙可乘而此輩乃可[illegible]仵
功賞耳若我一善守吾邊安坐不動而使能選將練兵
一一盡精盡壯而賞罰便能一一不淆又善用間購買

將風聲所樹彼且懼而不敢輒近吾邊卽竭力以來而且當徒自耗勞一大喪氣而去矣如是一二番相持一二年卽狡寇主客上下見養虎者養之無益而且心忌其反噬爲所養者且坐食無功而隱畏猜主之嫉猜而生法戕殺必有內自相圖之釁用符天心禍淫必慘之報代爲我而爲之冥誅卽不然亦衰可立待敗且不遠矣蓋不如此卽天道爲不明造化爲無權耳嗚呼曾天道不明而造化無權耶又何必勞師費財冀圖不可必知之一勝反爲彼開以易乘之隙而迫之使自固其黨援歟其不必深入十二也狡寇頑頓狡猾我兵深入卽

凡得可以掠我盜我窘我之處當必無所不極及乎計窮力困其閃躱逃遁則亦必無所不極更若全不能支計窮路絶正不難稽首納降冀緩須臾之命然如賊逃遁閃躱之地天寬地濶又平日善惜其力前此大兵所到每不肯札住大營對壘鏖戰亦只是輕兵引誘倏合倏離得掠更掠得盜卽盜耳夫以本來天寬地濶之壞而又值狡黠成性善於躱藏之寇豈易得其力之遂至不支而至技窮納降之地乎且卽寇果至逃遁無所之際卽我之兵力其勞頓當不可量矣卽何如兵不深入或誘之出境或俟其自至以大兵勦殺之爲計出萬全也耶且若彼深藏不出卽邊庭可得安寧又奚必深入進勦之爲快歟其不必深入十三也入穴而擒虎要不如誘虎出穴設機設穽以法制之之爲逸竊料此寇聞大兵之入勦必蟻聚以待忽聞竟不深入而又退必且蠭擁尾追則願豫勅諸將當入賊界之始卽便細審近路一二十里左右之地看其何處可伏馬兵何處可伏步兵迨大兵退出則先擇勝地據以住札大營而卽令設伏其旁以刻時號炮烽烟爲信迨於交鋒則約以陸續離營旁出脅擊而特令健勇選鋒衝堅陷陣使之應接不暇又聞賊善於鏖戰尤夜裡盜營刼寨則我必須

每一營將領無論所統多寡總以中分十隊爲限而必以更番迭戰令之叅鏖更過於賊期於勝賊而後已如此則或可誘賊出穴又或可一大勝賊令其姦謀於此大沮而足以終洩吾恨耳又何必深入賊巢又貽賊得以盜我掠我窘我困我之隙乎其不必深入十四也俗語云一人備單易一人備雙難蓋備單則力專而易爲力備雙則力分而難爲功也今狡寇先起釁於西方而近又造禍於北路此雙起之釁禍矣然如此則偪近都邊而西則尚未壓境卽在我應之之法且須專力於北而於西則但蓄力養銳俟時而動卽精力不分且北路

今雖敗寇要之將來還須用兵與否正不可知而仍深
入西方而進勦卽未免造兩釁而起二難矣其不必深
入十五也以上諸條尚就利害損益言耳至若國家大
體論王者不以遠務忽近圖不以邊功妨內治非利不
動非得不用
皇上自踐祚以來悉心治理銳意致隆求賢納諫如恐
不及固已吏治民安邊方清晏薄海內外攝服於盛德
弘威中矣今但使益務於任賢鼓諫選將撫民爲固本
强內之計而於此輩頑梗不與之較論目前卽國家盛
德益弘聲威愈赫而此輩終當攝心歸化卽不然而我

將眞良我兵眞精邊備能眞强眞固卽任彼之跳梁自
疲我自可安坐而制其命耳倘若慮不一大創彼仍刼
掠蒙古蹂躪回番則如此等部落或宜助之以併兵設
險之資使其教兵蓄銳鼓勇自强爲支持强寇之計卽
已得同憂共患恤小佑附之深仁倘如得助而仍不能
自立則亦待斃之衰族終爲人擒滅耳萬里之外中國
豈能時時卵翼顧復之乎故今爲國家計慮長策方今
巴里坤大城已成惟合撤口外之無益屯戍與近賊汎
之兵各歸大營祇自增修邊備大練精旅申明賞罰營
屯省運精購間諜是爲約而有要逸而萬全之道其與

勞師糜餉以爭一旦不可必知之勝固不可同日語也
倘若又慮我於準噶爾狡寇無一大創卽哈蜜終當被
其戕虐則如臣之愚切願
皇上宸衷內斷徙哈蜜之衆移屯巴里坤大城內一隅
壯者附之各營之伍其次隸諸屯田之丁而老與少則
分之田界聽其耕田營生卽哈蜜之衆自可無虞於狡
寇之搶掠而國家亦省一番勞費耳

擬謝恩陳言疏　雍正元年

恭奏爲患病陳情報國陳言事伏承二月二十七日本
縣官吏捧部檄到臣內稱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軾薦

臣心敬纂修明史奉
聖旨王心敬着取入明史館一同纂修欽此欽遵因催
臣上道事關文獻大典臣何人斯叨榮分纂聞命之下
感激無地然亦復惶恐難勝緣臣童穉而孤臣母李氏
苦節鞠臣始而教臣從事制舉繼乃念制舉之業徒資
進取而無當道德經濟本實臣年二十有五卽令臣謝
諸生業從盩厔處士臣李顒講明性理治理源流學於
盩厔者十年在家閉戶誦習者二十年今臣母僅臣一
子卽臣亦人子之情豈不知科第可望母子顯榮又豈
不戀時時膝下之歡哉蓋臣母立心期臣成一明體適

用之實才少中國家之用而光榮門閭卽臣本情亦原
非石隱矜名忘義之硜硜也獨奈臣天性魯鈍兼之零
丁孤苦之備嘗是以四十年淬勵志業曾莫克就而早
已未老先衰迨五十六歲臣母一旦見背遂不覺左耳
重聽及五十八歲又得受風胸寒之症故甲午春湖督
臣額倫特薦臣山林隱逸仰荷
聖祖仁皇帝下旨徵取臣時卽瀝情以病固辭葢臣至
此非忘母平日之素教素望臣素志之自期自勉反蹈
石隱硜硜之轍也艮以一耳重聽面對天顏之爲難耳
矧今又十年矣年日增而兩耳俱聾畏風亦且益甚曾

敢應纂修重任貽羞國章耶此臣自悼於躬逢今日明
良盛會曾一技之莫效以辜負臣母之本情而衰聾實
狀不得不瀝誠自陳以冀
聖明之矜允也然以臣母守志教子之微長緣國家道
化之弘闡累荷本省學臣之旌褒並當代名臣碩輔之
表章臣山林迂士而再荷大臣之薦揚兩蒙明旨之徵
取受恩如斯情何能已兼臣仰體母所素教素望少紓
心所自勉自期實有區區芹曝之獻以將報稱之情於
萬一者爰是三薰三沐謹隨陳情之奏僭陳欲獻之言
焉惟
皇上祭臣本心原不敢忘君忘國矜臣殘病特賜於實
老實聾寬臣瑣瀆妄言容臣自安愚分卽覆載之年皆
生成之賜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謹奏
隆躬修以資治源
臣聞實信眞誠根諸聖人之道德至公至明本乎聖人
之識量故臣願
皇上躬修之獨隆也然隆之之道雖不可一事竟要之
大綱則在堅持素志緝熙聖學日親忠賢而已何取乎
堅持素志也葢自有宇宙以來君臨天下者不可勝紀
獨二帝三王推隆天壤炳彪古今則是君極必如五聖

人而後隆也今以
皇上仁敬孝慈聰明睿智既具二帝可三三王可四之
德性四海淸晏萬國朝宗又值唐虞可再三代無難之
良時至於日前
諭旨之下則殷殷致羨於都俞吁咈之盛是
皇上素志原期不讓美於堯舜禹湯文武也今特在堅
持此志自此而存心行政用人求言一一必歸諸此而
不移易耳何取乎緝熙聖學也葢人君一人之身日御
萬幾事之至前者公私紛歧而易淆人之至前者邪正
近似而難明非下堯舜惟精之學高明配天將恐任欲

爲理以僞亂眞而不覺又非實下堯舜惟一之學博厚
配地將恐理不勝欲僞輒奪眞而莫持今者
皇上日親載籍時御經筵是誠好學不厭矣然崇聖學
之本源則在隨時隨處務推極格物致知之功以符堯
舜惟精之旨務體履正心誠意之道以協堯舜惟一之
修而崇聖學之資藉則在於經取其切於天德王道淵
流於史取其切於治亂興衰之條端正定功課視朝之
暇或批閱章奏之餘每日靜閱數段或講官進講數段
務求心得而資德無取博記以勞神誠如是也道心爲
主而人心聽命仍時時與古聖人相對以印心又時時

對古興亡治亂之跡以警志將德性之高明自愈進於
高明識力之堅定自愈卽於堅定而二帝三王之盛德
何難立臻乎何取乎日近忠賢也葢聞親賢如就芝蘭
久而薰陶與之俱香故九經親賢卽次修身之後今者
皇上信任老成事事咨訪是固實體尊賢之大經矣然
臣愚竊謂親近忠賢之道無徒取其記之博在取其學
之正無徒取其口之辯在取其意之誠無徒取其貌之
恭在取其行之眞無徒取其性之慧在取其見之遠凡
遇大政所關則如宋開天章閣以待韓范故事授之紙
筆令之各抒已見約言盡理由是面覩其學其行詳察

其意其見審察既精於目接人品豈逃乎
聖鑒然後準尊賢有等之義於所簡而任者優其禮貌
使感奮而益鼓於精忠恕其不及無峻拒而使其愧歉
難堪如此則君臣而有師友之誼孰不輸誠堂陛而寓
父子之親誰忍棄主臣見此時見親信之大臣皆孜孜
乎勤學好問親賢集思以自求其明通將所任雖在數
人而實合古今之賢智德美而收其忠益其以輔翼君
德媲美二帝三王又何難哉大抵此心不兩立一日之
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近宵小宮妾之時少卽心氣清
明而行皆盡善況日所講明者二帝三王之道法日所

規勸者二帝三王之德猷口無別言心無他適孟子所
謂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者卽在此也有不百
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耶伏乞
聖裁

振紀綱以尊國體

臣聞君之所以尊者存乎威權之不假威權之所以不
假者存乎紀綱之克振故紀綱者人君馭世之大權抑
國家建立之大體也古未有紀綱克振而國體不尊卽
未有國體既尊而天下不永享治安者臣願我
皇上於現行政令之中審定必不可移易之條登籍記

載既付有司仍發三副本付之憲臣科道內閣令其逐事挨時考成務使內而百僚外而文武兢兢於功令之不敢隕越而奉行之必實必速合宮府內外大小文武而人人意中皆有一朝廷之紀綱赫然而臨於其上鑒乎其前夫如是而國體始尊卽君權始尊而天下之長治不難耳伏乞

聖裁

重詔令以示大信

臣聞人君身居廟堂而能使四方九州之官吏軍民服其仁而莫不愛服其義而莫不忠服其禮而莫不敬者

皆由平日詔令之信有以服其心而作其愛忠敬之心於勿替也故詔令者人君與四海九州呼吸相通之關而信則人君之大寶不可一日而廢一事而違一言而離者也況當臨御四海九州之始正四海九州望仁望義望禮之始亦正宜使四海九州心服而作愛作忠作敬之時臣願一切詔令之下期於行之必速必實令四海九州曉然知

皇上之仁原如此之盡義原如此之至禮原如此之盛而初無言而不信之端由是以作其莫不愛莫不敬莫不忠之心而更無倡而不應以信之效如此則將來一字之逮下人人皆洞見九重之淵衷臣見四海雖大不啻一家萬姓雖衆不啻一身而感服之速同於影響志氣之通捷於桴鼓其以效奏郅隆而治幾唐虞三代又奚難歟伏乞

聖裁

擇大吏以宣德意

臣惟本朝忠厚立國至於養愛軍民尤爲高出前代然朝廷恩意之宣布及於軍民者凡其遲速虛實則全視乎督撫提鎮蓋如一切恩意寬恤之下奉行及民者責在守令矣然未有督撫實心奉行而守令敢不以實應

者如一切賜予給賞之下奉行逮兵者責在千把矣然未有提鎮實心奉行而千把敢不以實應者是督撫提鎮數大吏者朝廷所恃以恩意下究之要領而亦四海軍民所恃以被上實澤之樞紐也其關係何如重而可不愼重其人歟且督撫管數千里之文武軍民官方民命之攸賴風俗人心之是視非得眞德實材之侶豈易遴勝其任提鎮管千里之封疆巖溪裨將而練武勇以運籌策而奠封疆非得智勇深沉之材豈易克當其選夫以四海之廣

皇上不能親至而治安之責特畀之督撫提鎮數十人

又非精以擇之可乎且
皇上今日銳意唐虞三代之治所恃以承宣德意敷布
弘猷者非此數十人一一各得其當四海之廣又何能
轉折如意歟故臣願
皇上推擇督撫提鎭必愼重其選也伏乞
聖裁

覈名實以收實效

臣聞人主之所恃以治天下者內外臣工人主之所恃
以勸懲臣工者賞罰用舍而欲賞罰用舍之得當則在
乎綜覈名實而已蓋如內之吏部以考覈羣吏爲名也

卽以能盡考核之職爲實兵部以銓選將領爲名也卽
以眞能盡銓選之職爲實外之督撫以督吏撫民爲名
也卽以眞能察吏安民爲實學臣以課文校士爲名也
卽以眞能盡校課之職爲實其他內外文武莫不皆然
總之未有名實之不核而能賞罰用舍之咸當未有賞
罰用舍之不當而能使文武百僚亮工熙載以致四海
於隆平者故綜覈名實爲國家第一要務也方今在朝
在外文武百僚師師濟濟惟上所擇何難使用舍賞罰
之舉得其當乎惟在名實之辨綜核之務協公道耳矧
今新承大統一切用舍賞罰正四海觀望之始倘名實

之核稍有未精將一人之用一人之賞少有不當卽四
海疑其有偏着之喜且從而求中其喜以爲倖進之門
一人之舍一人之罰少有不當卽四海疑其有偏着之
怒且從而曲避其怒以爲免禍之圖然知人則哲自古
爲難是有要焉則在愼簡內外大員先考其素日之功
實博採之衆人之議論而又在
皇上參酌太公八徵諸葛武侯七知之法而審用之人
卽難知當且十不失三耳大員既得卽綱已舉而目易
張由是而一切內外僚屬則勅吏兵二部與都察院矢
公矢愼實按八法而愼用其黜陟其有宜出常格之外

者亦聽明陳其意以伸其一得之見而復嚴大吏保舉
之規凡一切由外而陞除之當否卽爲督撫之功罪而
毫釐不以假藉在內之陞除當否卽爲堂官之功罪而
毫釐不以假藉將黜陟之不當亦少矣況乎臨時引見
再經睿察明問又自難逃其昏明賢愚也臣見此法實
行自將百職之名實相副而官得其人而郅隆之治奏
於歲月指顧之間矣伏乞
聖裁

實積貯以備國需

臣聞戴記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則是積貯者眞國家之命也
聖祖仁皇帝洞明此義故時時留心於海內之積貯而尤以陝西重地既爲獨厚而民間亦令設有義倉今陝西以兵行日久荒歉頻仍公私之藏十七無存北直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亦且屢以荒災告歉由此類推而天下之積貯從可知也夫水旱之災天行之常事有備無虞謀國之令圖然則方今國家之大計所宜重鑒前弊而特設專員詳爲之計速爲之籌嚴爲之法而功罪毫釐不可假藉者曾過此一事耶況南北直省之旱荒周流而蔓延陝西之邊備尚待於經營又國家兩重大喪

之後宜防將來之災傷如目前
聖諭之諄切又爲至明至遠乎故臣願於此一事特詔內外大臣詳議經久無弊之策良策既得即責人專理務期令之必行行之必久而永永無弊是即從古君相造命之大道亦即國家有備無患之遠圖也伏乞
聖裁

簡將材以備西邊

臣聞設兵所以鎮邊疆而衛國家將則三軍之司命也故雖太平之日王畿四海皆不可一日忘兵備即不可一日無明將今不知京師之內王畿諸鎮及南北邊山近海要害之處將皆何如臣生於陝西則目見連年塞外用兵情形矣竊以爲今日陝邊之將更不可不急加選擇也蓋今側妄狡寇雖名順服拉藏一方雖曰既復要之兩處皆尚須提備而要領視乎將得其人至近塞星羅棊布之十七八家番落則備豫提防更宜嚴密蓋以彼見我兵歷年屯住邊內外而終未一大舉至一切近路之部落逢糧逢馬乘機即掠逢餉逢裝得便輒竊近且冊進一族漸生枝節夫此輩何知惟利是視況邀利而往往得手惟威是畏矧威鄰而逆節浸萌非得智勇名將大選精鋒以重兵鎮服塞上要害之區竊恐將

來更有黠寇出於其間搆合狡魁邀利生事則邊上之兵端不可速弭矣故今日大選名將以固本圖而作準備是陝邊第一要務也然要領則全在朝廷之上精加推擇耳又河套一區前畀近番駐牧此亦二三十年之後宜防慮者也伏乞
聖裁

募邊兵以壯邊威

臣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無兵仍與無將同故選將爲要而揀練兵鋒實與選將爲一體也臣目見陝西近來用兵一事而竊計爲今日西邊之兵非即招募西

邊壯健耐寒之士有不可萬一他日更或需兵仍遠調京省之兵以西赴又大不可也蓋臣居陝省前此數番自京調來之兵遠路跋曳羸弱且半長途疲憊十馬七羸本兵有離家添裝之苦道路有寒暑雨雪之勞國家有格外賞給之費所過地方有供給騷擾之憂及至近塞而人馬病死且衆矣又其最有關係者陝邊之兵號爲天下之强勇以區區口外小寇而頻調京師大兵則是示天下以陝兵之不足恃賴京師之兵是乃國家禁旅自都至陝二千里坦平之路糧豐餉饒未及出塞而疲羸之狀即現於行間又將示天下以禁旅之亦非壯

健此有心國計者之所重爲歎息也故今日爲陝邊計立格設科程勇校力必如晉馬隆募士明陶魯揀壯之法使有智有膽叅副遊守之類務於三邊諸府苦寒之地招募壯士以實諸邊提鎮之旅以所揀健捷者附之馬兵粗猛者附之步甲其糧餉則並一切散防之兵退諸營老弱衰病之卒取以資給其不足者仍給國帑蓋此日西邊壯兵寔屬邊務一大事惜不得費也大約近邊要害大鎮一鎮須足有萬餘精卒否則亦須有二三千强兵又必整其器甲時以教練重其賞罰鼓其精神使之盡成有勇知方之旅如是則本源既固兵聲丕彰番落自當聞而輯志萬一有無知番部復生盗掠逆節之萌即以本路提鎮率素練之兵鼓行而前必且戰無不勝而攻無不克口外一切狡孽當不敢生邀利中國之心矣蓋兵既耐寒而强勇已與前此遠至疲羸之兵不同而即以素教之將統領而驅使之如心使臂如臂使指又與前此客將統客兵如統烏合之衆不同也故臣愚以爲當今西邊要務既無如選知兵之將並精募土著之兵也然國家太平日久南北兵政處處懈弛今日似宜弘推此意盡行於九邊四海又匪獨陝西而已耳伏乞

聖裁

經理西番以防邊患

臣惟方今西塞事宜側妄初服而未保其心喇藏初復而宜討其久善後之策既在搆間得情至所寘宜周防者西番諸部狡而善盗自其性習兼數年來見我進勦之兵未嘗直擣巢穴而且屢於塘舖數路之兵運送之使掠刼無不得志至近日且於附屬近邊之和碩台吉侵其地而掠其衆必且膽日大志日横矣縱使將來丹進與和碩部暫得和解要之未一懲創毒機終是隱藏耳况臣愚竊恐諸部有狡猾之輩誘合而有邀利中國

之志久之滋邊庭盜掠之患也故選名將練邊兵以逞
歷者既不容已而圖為搆間諜買鄉導冀得其狡黠本
情尤不容已耳蓋此輩實以遊騎無羈倏來忽往乘鄰
之隙因而得志故備之既在所難且非其中黠狡之輩
無以糾合生事防之亦所不易則是於此十餘家番情
其甚遠於我者縱不能盡知至於我邊稍近者亦須於
其地方大小道路遠近險易兵衆強弱將領勇怯與夫
台吉之性情並其所交好者何部所親睦者何鄰誰為
尚無疑貳於我誰為終難羈縻其心亦宜畧得其大概
作提防之計為購釁離交張本也然特設大員既所不

便歸責督撫亦覺遼遠不如選得提鎮名將即付之搆
求番情之權加之購求番情之貲令之隨時設方之為
便也至督臣如能搆間則亦自其功績耳蓋漢之中葉
制御番夷每設都護故陳湯班超輩皆立功異域威制
諸番今都護之設人既難得兼遠屯番腹勞費無窮欺
弊難量不如選邊將練邊兵實邊儲興邊屯修邊城邊
墻整邊壯邊堡大下一番邊備實功夫兼責將帥精心
購間覓諜冀得通知十餘家番情即知所以鎮撫提防
而將來永杜番夷擾邊之良策在是也伏乞
聖裁

京師首善之治代擬存十二條

其一詳酌養教宗室之宜以倡化源
國家於教養宗室制原優渥顧如欲奏效於郅隆尤須
益務周詳蓋以宗室為　皇家近親是屬百官四民之
儀表必顓而秀者人人可充文武棟梁之用即中材以
下亦必無饑寒婚嫁之窘越禮踰分之愆乃足儀型官
民示範海內故養之之法必須推九經尊位厚祿之義
別其親疎貴賤皆視前倍加祿廩而務令衣食婚嫁無
艱窘之憂教之之法必詳視其質美稟秀者養之宗學
但得成才相其品格宜文宜武即越常格授之品官其

中雖資稟不顓而體貌壯健亦即優之秩銜其懦弱者
亦育諸宗學而使之明於義禮至氣質中人以下而或
平日不知恪守法度卻宜重大宗正之權輕犯必戒重
犯必懲無令其肆然禮教之外為宗方之辱庶乎天潢
一派粹然成豐裕禮教之風而京師醇美之俗先以
皇宗作之倡耳且如增益廩祿雖疑於費國嚴行教戒
雖疑於少恩然以國家玉食萬方化行萬國但使為養
為教之道留意通融固不難仁育義正指揮而成美善
久大之規也

其一養拔滿漢餘丁及教戒之宜

京師滿漢官兵所聚集本來額設糧餉未嘗不厚卽其本來風俗人情敦龎近古處實視漢人爲勝而今貧日甚而俗日敝者則皆以物貴習侈丁口日增債累日益而日貧又以緣貧之故一輩役頑子弟家人往往有越規犯分不顧禮教之爲致令風俗漸次日薄耳且甲數不減於舊而兵氣日遜於前則又以兵丁更無給生之路父兄雖死而幼且弱者不能不聽其頂父兄甲也今若不大爲之計不且俗日以貧薄而兵愈以孱弱乎然今亦未易言增馬甲以救貧設厲禁以善俗之法又未易言革孱弱以壯兵之法也獨有細括各旗餘丁揀其

壯健者多給之步糧實加操練一着耳蓋步糧每名一歲尚自有限但使嚴立衣服妄醮姻喪過費與賭博飲酒之罰卽每年一歲所得亦自可給數口之衣食補其家馬甲所入之不足又餘丁之壯者旣多爲兵則亦不至流蕩爲非而當可用處又皆適用之壯丁亦正可補幼稺披甲者之孱弱故多添餘丁嚴加教戒庶乎滿漢二軍不惟少足資餘丁之生計卽餘丁得糧之後亦不至信意遊蕩妄行非禮非義之事卽京師兵氣且可日底充實而風俗且日漸醇美耳故今日爲滿漢計生養之法爲國家計足兵京師之法而並爲風俗計醇美之法無過此細簡餘丁之壯健多添步甲與水利新與之鄉官爲値田按餘丁之不堪克兵者分給之世業之田一着也

其一重宛平大興二縣令之權以爲整理風俗之樞

京師風俗之美主之者固在廟堂宣布固在府尹糾察固在御史兵馬司其餘除教養宗室拔養滿漢餘丁二事外一切整風善俗事則一一賴有識有力之二縣令矣苟非二令之權力足以相攝奚以表裏調劑乎然非選科道中德才兼優寛猛相濟之員卽帶本銜特居是職將題請無路卽處處隔手而掣肘縱得長才其於善

風美俗亦恐不能折旋如意也且王畿首縣皇居之戶牖非重以朝廷耳目之官亦無以壯皇都之威嚴固不得同於十五省州縣也況一使科道爲二縣之令卽一切貴賤兵民知朝廷振厲風化之意作姦犯科者先存顧忌之心於風俗寕不大有裨補乎若曰已有御史不知御史特糾察大畧耳二令則凡教養風俗一一皆係親身經理故二令之權與御史並重則巨細詳畧庶幾轉折如法耳

其一重方官之責以爲綢繆風俗之要

方官分治輦轂之中安良察姦興學正俗絲絲皆與風

俗之醇漓相關非正途自愛名節之人恐無由明朝廷厚風善俗之本意代二令而實盡其刮磨搜剔之本職也況今仕途壅於京師候補之員層疊坐候若擇其中敏練之員賦之廩祿授以是職以二年爲率輦轂之內密邇 王朝能否立見善惡易明果如精察實訪稱職有功者不妨以甲貲而畀之高班如原職係縣丞教諭者不妨即授令丞若負職無功不妨即加革黜官無高卑有勢即賞無功即革即所以激勵官方之道畢寓於此也

其一嚴飭權要不得收留四方無稽之人

京師盜竊騙詐之人多外來姦罪無稽之輩而此輩之所以藏身寄命則多屬權要有力之奴僕爲之救濟收留故京師此一項獘端遂成積痾難療之頑疾今若立定嚴法但有權貴勢要家人窩藏此輩犯到官者即許二縣尹不論滿漢竟參其主縱使其主不知而不能禁察其奴僕此亦屬不嚴不明之罪雖公侯亦必在加等處分之列且使此輩縱未犯到官前而但爲方官査出亦必立報二縣二縣可立斷者即斷不可即斷者立題而仍望
皇上豫勅刑部即刻按罪斷治而於拐盜搶奪務加一等定罪不得挨至兩三日以外蓋一延時日即凡係權要之家又千方百計尋出脫解之法矣然此非刻也要成美俗於京師而如此等人禁不能淸即爲風俗之累多且法嚴即犯者當少其所以保全此輩之性命亦多也

其一禁一切婚喪衣服器具之僭奢

京師風俗習爲奢華大自婚喪細及一切衣服器具傾貲營辦不足者往往重息貸債有不惜甚至冒國法侵官錢有弗顧以此在官者廢公帑在私者負勢債流風成俗貴賤同然此而不爲之所勢必窮窘益甚風俗日

偷將來雖嚴刑重誅而莫可如何矣又前閱邸抄見
聖諭欲學廉先學儉之旨竊歎爲
聖心深知節儉之所關原大仰信
皇明之以儉作倡固所樂爲也然欲此令之眞行則在更酌儉樸之規而即先自宮中倡始以次嚴諭諸王貴戚大臣令遵奉功令不可違踰違者罰在必行雖公侯不貸夫奢華之足耗財致貧其爲貴賤所苦心悔而思更者爲日亦久獨以相沿成風不能免流俗之淺見次亦難强婦女之癡情以是雖共苦其虛耗而皆不能直脫此沿習耳今誠得廟堂視此爲重事刻意先戒宮府

貴戚實行儉樸卽朝野自觀感而從風更若實行不遵
之罰將父兄亦可有辭以謝其妻子而令無不行耳此
令誠行將見京師貧窘之病二三年中便可稍變更如
行之永久卽家給人足或可漸致而人情風俗將可日
望於慤醇矧由此而官無虧空卽國帑不損民安定分
卽詐僞不作其爲國家之益寧可意量也耶

其一禁戒非禮齋醮

京師士庶習此成風耗財敗俗莫此爲深方今
聖政聿新是固不可不大爲振刷且其最無禮者尤莫
如爲祖父祈福免罪之說夫祖父果德修善積天道自

然降福而曰爲之祈福免罪是乃厚誣其祖父也倘如
不德不善天道降殃豈以因祈而免而曰吾以齋醮求
爲祈免是又不知天道之公明不爽而厚誣乎天心矣
況祖父無不厚望其子孫之無窘無辜今虧公累債而
爲之不悟不知其祖父之心更以爲何如也更可惜者
佛道淸淨寂滅仙道淸虛無爲但係正神亦無非正直
聰明之靈爽彼塑像眞容是乃靈爽所寄豈可褻於塵
俗汚穢之家卽彼男妖女亦奚可對此淸明正直之神
而俗僧凡道亦豈能通其誠於仙佛正神之座乎況大
齋醮之際僧俗混淆男女雜沓聚者如蠅觀者如市但

逢暑月穢氣薰蒸人尚難堪而可以之籲求仙佛明神
之降鑒乎甚矣俗見之難移蠱習之難曉也風俗之不
醇第一此事爲之厲階矣故今日欲善京師之風俗須
於此事詳議格式刻成敎條諭掌管五城地方官員先
行三令五申以次立法禁止使通都中人神幽明各安
其正位正分而且爲省此一項耗費是雖在仁政中爲
一小事而其實破積來之惑可以高出前代實卽在此
也

其一嚴禁修寺院庻僧尼

京師孔廟只一處而寺觀如此之多其中僧道如此之

衆夫多一寺院卽少一二十家民居增一僧道卽版圖
上少一軍民大爲國家戶口人丁之病況寺觀無一淸
修之所僧尼倍甚俗人之行人雖可欺神且隱慟則是
非獨王法之宜禁也先儒有言曰僧道之多非佛老之
福此言眞有至理存焉況如此外敎門失正不經徒耗
民財亂聖道誤愚惑而壞醇俗乎是在
聖心獨斷須勅行下府尹二縣及五城兵馬曉令闔城
無得更修寺觀一間至僧道尼姑道姑及各敎男女願
還俗配偶者卽許以本堂家具公分變賣作夫婦買田
置屋之資幼僧幼道計家具所變分數酌量逐人給付

勤之歸其父母宗族少尼卽立聘與人若五十五歲以上老僧老道如必願遂清修之志者聽其居京城外山寺野觀之中禁之不許食肉飲酒招歇外來人口務令勤修虔課府尹二縣與五城御史限以半年如制繳奏開明去留敢有更建一寺觀再度一僧尼者主僧主道與知縣方官五城御史罪俱在於不貸又須勅行下十五省督撫令如飭悉心奉行竊以此事也一則爲京師抑邪崇正一道同風二則代佛代仙整肅其教象三則爲此二門中賢者老者使得遂其清修壯者少者使得遂其室家之願而幼者亦使得遂其生成必在京御史

二尹在外督撫守令悉意委婉勸諭公平處分以成就此二千年來待舉之善政爲當也至如各省州縣官並地方豪强不得强奪其財利田業不得强奪其幼童幼尼違者以霸占論罪必在不赦如其中疲聾跛躃無父母親族可歸者則計口分其房田家具聽隨舊隨之師友終身而官給之券其傳師舊友不得但占其生資而虐用其老幼如此卽釋元二門與雜色教門無不人人返正得所而京師之風俗雅正清肅如同唐虞三代之盛規矣

其一清查黃衣番僧

近來南北諸省黃衣番僧十五其羣往往遊手蠹食民間力耕之粟且往往强悍無賴作姦犯科爲
聖化之累而京師尤爲至多是旣爲國家法令之宜禁矣且此輩昔之見重於國家者原爲其可通番夷之情爲國家使令乃比日澤妄小寇與丹進之蠢動則此輩毫無勸說之力而且附和狡寇之倫實繁有徒卽此輩之爲中國利害損益昭然可辨又京師王化首善之地而此輩上焉坐養於官下焉羣遊衢市紛紛攘攘蠹食公私而騷擾城市亦恐非善俗禁姦之道也況黃衣者九五至尊之宜卽諸王之貴且不敢服而此輩公然服

之無忌卽爲國家體統之累不亦深乎是惟特飭勅旨清查此輩眞來自番者給費令立歸其本國係中國假冒游食者勒令還俗作民如此則不惟坐耗中國之粟當少騷擾地方之姦應稀卽京師首善之地無異言異服之人騷擾天衢之中其以徵道一風同之盛增　皇都清肅之景色且多也

其一安插乞丐

京師四方觀化之地萬國朝覲之宗而此一輩藍縷殘穢之人拖男携女前者打磚叫街後者乞門號戶九門內外無處不有無日不然旣足使遠至者嗟嘆而叱異

又且使觀風者觸目而驚疑咤異者豈此輩失養廢棄
之類聚何多驚疑者驚國家良法美意無處不周何其
於此輩收養安插之獨疎旣於國體相關且此輩合四
方無告之侶聚於都內無論大雪大雨乞丐無所則饑
寒可念卽古廟神堂風寒穢濕其疾疫仍多傷而堪悲
古之仁人一夫失所引爲已恥況輦轂之下容遍 皇
居咫尺仁后而曾無以遂此一輩殘癃瘵痺之生是亦
聖主之所不忍也然要之此輩聚於一處則覺其多而
難養散還本省則養之固屬不難是惟下旨申飭二縣
及五城應管地方之員令細查九門內外乞丐男婦童

幼共若干人逐一問明籍貫口數給之脚力盤費發回
原籍令地方官如勑加意炤孤貧口糧布疋逐季實給
不得更令失所復入京師仍勑五城兵馬司逐時糾察
如發送之後但有發回原籍之輩重入京師卽審問其
緣故如係州縣不能收養之由則州縣有罰如係此輩
乞丐成性不甘坐食淡泊則重懲必加卽此輩旣不至
失所於聖代亦且京師 皇都氣象堂皇而豐樂足爲萬
國九州之儀型其以助時雍風動之盛當亦非淺也且
京師乞丐中固有盜竊不容於本省而潛寄之乞羣者
若使自京師以及各省一清乞丐之羣不聽有日而年

力健壯者竄入其中卽盜竊亦當日少其於消盜善俗
所裨又豈鮮哉

其一禁戲樂淫褻

地方上耗財滋盜莫如此事且如父母之喪輒用戲樂
鬧閧靈筵又其登臺扮演者往往多男女宣淫褻媟之
劇狀村男愚女或且觀之而生苟且偷薄之念其爲傷
風敗俗又莫甚焉矣比者仰奉 明旨嚴禁喪葬用戲
是誠美政善政也顧戲之爲害豈獨喪葬之用宜永禁
哉卽祀仙佛與一切正神正不可瀆以褻媟之戲樂而
凡官長燕大賓客亦奚容雜以戲樂之褻媟倘如流俗

之情必不能已則必以演古來忠孝節烈故事亦尚足
生人觀感思效之心於風俗人心猶有裨益然耗財則
已多矣夫耗財誨淫有一於此卽宜爲盛世之厲禁況
兼而有之而可聽其肆然流行耶是惟嚴禁諸京師首
善之地又推廣善俗省財弭竊之旨遍行四海爲宜爾

其一爲開復之樂戶還籌生養之法

葢天地間最可憐憫無過此輩比奉
先皇帝特下明旨已在開復之列是眞好生之恩超越
千古者也但旣已開復還宜計其足以自生自養可爲
永脫樂戶之計然後永荷

聖主矜全之弘仁不然此輩素無生産之資徒以奏樂
演戲糊其父母妻子之口今一旦開復卽自此奏樂演
戲之路悉斷父母妻子嗷嗷待哺而無尺寸資生之策
將來之困窮當不可勝言非仍蹈向日之爲卽凍餒流
離塡委溝壑者且衆夫凍餒流離旣屬
聖朝之不忍然使至於生養路窮而仍爲向日之爲將
不特無以副
聖主矜全之至意不亦終爲京師首善雅化之一玷也
耶然要之籌畫此輩生養之法正不須特須帑金破正
項錢糧毫釐但飭地方官於官田寺觀常除田與新開

未報上之田寺觀將頹之房閒置之樹一通融籌規閒
而此輩盡獲安身糊口之資矣且如地方官果有仁心
於其初一年修屋耕田之資能一義倡或卽取寺觀樹
木房屋之餘變工本而易徒畜爲修房耕田之具是又
一招呼而可指顧就者也但在州縣官知體上德而弘
敷其惠耳

擬進芻蕘愚悃條目　乾隆元年

端治本　凡五條

昔孟子示人倫之凖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
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然則爲人君而德不及堯
舜之盛治不若堯舜之隆則猶未滿君道之全量耳
皇上至孝天成宏仁性稟是眞可堯可舜之資姿也
是惟迪德如堯舜之欽明致治若堯舜之雍勳然後
副性分之獨殊繼帝治於千載故愚臣不敢以第二
義相期而直以二帝望焉至如臣職民風士習學術
無不與君德相表裏抑且關治本之樞機故臣仍本
堯舜至德要道之旨懇欵爲
聖明一一陳之顧如義不精深語無倫次則臣年耄
智昏使然臣不敢隱又竊自愧悚難勝也
共一恭請勤修聖德以崇邦治之本源臣自去年九月

以至今春日讀京抄見
皇上於
世宗憲皇帝大喪至孝出於性成事事盡倫盡制無不可
立百世典禮之宗至於處分一切詔條章奏無不義精
仁至合天理而切人情竊嘆聖質天縱聖學夙優若使
將來極堯舜精一之遠功自當他日臻唐虞邦隆之盛
理是惟望
皇上斷然視堯舜之德爲可幾勿輕安漢唐下小成之
德斷然視堯舜之治爲可成勿僅就漢唐下小康之治
而又必切諭輔相元老論道經邦務弼吾君力迪帝德

之精純而勿僅以都俞標擬爲盡翌贊之職切詔宮詹
講官明經議史務期吾君心晰帝治之源流而勿僅以
訓詁敷陳爲滿講官之分如是則
皇上內而心所存者堯舜大中至正之心外而目所見
者堯舜大中至正之書耳所聞者堯舜大中至正之言
行身所接遇與日用體履者無非堯舜之道法心法即
皇上燕居臨朝讀書接物無一時一處不與堯舜一堂
而論道交臂而談心矣更何有堯舜之道不洞明於心
堯舜之善不盡備於身而一切發號出令涖臣臨民有
不本堯舜之良法美意時措而悉當哉易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德果成堯舜之德是之謂眞
履信治果協堯舜之治是之謂眞思順履信思順卽天
心眷顧人心攸歸無非天人一機之感召而有不四海
時雍風動者哉是惟
皇上斷然矢堯舜可爲之定志而毅然下爲堯爲舜之
實功也萬世一時惟
皇上愼無放過國家幸甚海宇幸甚
其二恭請推廣聖學以範臣工而襄郅治蓋人君立極
主治者也內外臣工則分猷効職代人君教養四海九
州者也故自昔王者之臨天下也大順人化之治理必

君臣同心而後成
皇上誠欲與堯舜時雍風動之治必使百爾臣工盡明
皇上之存心不甘隨俗俯仰而惟以此心爲兢兢共揚
皇上之明法不屑與世浮沉而惟是此法之翼翼內而
宮府外暨邦國上自宰相下逮丞尉無一人不趨向帝
德欽明幾康之路無一事敢隕越帝廷庶明勵翼之規
卽今日之四海九州統成唐虞光被昭格之宇宙更何
天災之能災人患之可患而四海九州之不於變風動
哉
其三恭請興道致治務期堯舜其民以成郅隆之治臣

聞至遠至大者莫如四海九州而欲飽欲煖之志則一
至紛至異者莫如四海九州之民情而欲安欲樂之心
則同惟其遠且大紛且異也故拂其心逆其志而囂然
爲之不安雖以甲兵定之而不足惟其一而同也故順
其志得其心輒恬然爲之順風從欲存神過化而有餘
雅詩之言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蓋古聖之視斯民原不啻慈父母之保赤子凡一切厚
生利用正德之法無不爲之殫力竭誠而斯民處聖王
之世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如萬物之育於
春臺而無有愁苦嘆息之情孟子曰王民皞皞正是善

於形容堯舜於變時雍氣象也
皇上誠欲斯民爲堯舜之民亦悉心謀遂其欲飽欲煖欲安欲樂之心志而已而欲圖遂其飽煖安樂之欲則亦更無異術亦惟
皇上時廑斯民宜飽宜煖宜樂之心志而復精求循良之吏慈惠之師爲之悉心謀其可飽可煖可安可樂之良法而一民不飽不煖不安不樂而不忍自已如是則四海之内衣食足而自知禮義生養遂而自知廉恥災沴不生訟獄衰息臣見四海雖遠雖大民情雖異雖紛而羣黎百姓且莫不時雍風動矣

其四恭請變通學校選擧之法期於學歸本實士得實才蓋天下治理由人材人材出學術而擧今天下之學校敎士士子進身則雖曰遵尚六經四子之懿訓爲文章而究之藉四子爲敷衍八比之資假六經爲士子進取之媒而已抑試問誰爲體經書之本旨躬行實踐遵孔孟之心傳進德立業者擧世固已循名失實而患在人材矣至其甚者弊竇種種莫可究詰而擧寰海之内父之敎子師之期弟則靡不由此而更不復討前聖經書垂訓爲何旨國家設科取士屬何意抑又爲人心治理之大患焉嗚呼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學術如是卽士習可知士習如此卽出膺民社立朝効職其治理風猷不從可想而知也耶然在
皇上今日欲立變此風固自不難也何者帝治王猷昭垂六經天德王道備載四子凡皆
陛下前此之夙聞抑又宮僚向來之渥講今誠視堯舜之德爲必可到堯舜之治爲必可成毅然自矢以必爲而仍諄然勅勵輔相臣工之共勉是固已樹德化之本圖矣更若立定學校之敎一遵惇倫崇實之規取士之方惟是三物六行之尚學但有成卽鄕正邑宰爲之保擧才但可用卽監司觀風立加薦揚而廟堂更以此切

諭內外臣工君不及堯舜不可已臣不及夔龍不可已士不及孔門四科之卓有實德實材不可已而且學校之勞來匡直更無不交進其方焉夫以
皇上至孝之行傳頌朝野者萬口同辭弘仁之沛昭播臣民者四海統頌一旦聞聖心之注存將期士習於醇醲爲撫字黎庶張本卽且允協億兆公望之懷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而無有弗旋至立效矣且昔
世宗憲皇帝久欲變易前此之士習使海內人士講法聖賢潛心理學癸丑春渙發德音始之以此遍諭海內繼之以此特諭會試擧人仍特拔講習性理之士賜進士

出身又且扳之庶常而仍令十五省各設書院以課實學聖意肫懇眞不啻父之望子師之期弟而卒未如聖心之所期今一旦盡革士習浮薄無用之課業立返於本實之聖教令士風必出於此而不容更趨岐途卽一道同風之盛治便在於此而
皇帝在天之靈有不於此克慰而
皇上繼述之孝有不於此允達且大而媲隆舜武耶
皇上幸斷自聖心勿惑羣說謂前法積重難返此法高淵難行變易之殊難而成功之不易也
其五恭請定學術之宗傳消融門戶之偏黨以範世教以正人心蓋理不衷於大中不可示古今之規矩入不準於至聖不可樹宇宙之儀型自天地開闢以來神聖首出不知凡幾要之載於詩書則堯舜開帝王執中之傳孔子集吾儒大學之準孟子則言稱堯舜願學孔子蓋宗傳之都護聖道聖教之長城而世教人心之隄防也漢魏隋唐斯文墜地抑且文詞詩賦混焉雜處其間而士林莫知正道宗傳之尚宋儒特出倡之以存誠識仁定性窮理主敬存心致知等解迺雲開日露暨乎朱陸繼起八字着脚不謂之立儒學之坊表也不可顧如德性問學之意見不同已不無各持獨見之意而且二

公者並少虛衷謙受之益未符交資並證之風則亦明讓虞廷吁咈之芳規孔門四科之交濟而奚異洛蜀之各自成黨乎有明則薛文清瑄剛毅木訥自屬近仁之德器王文成守仁爽豁清通謂之進取之眞狂也可謂之無待之豪傑也亦無不可先師孔子而在自當收諸四科之列而無疑然如文清不敢謂洞吾道之大全文成不敢謂融氣質之渣滓律之以大學之規模則薛之量似於未滿準之以中庸之蘊則王之學亦覺欠醇程子曰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此言學者之自立當如此也臣竊謂帝王之立教亦當如是且夫古今之運無往不還天地之化有貞必元此道開自唐虞至孔子而一集帝王相師之成自秦逮唐復爲中晦及宋儒踵生迺啓之途轍然如諸儒各從其性之所近爲從入不無於二帝三王周公孔孟大中至正之宗傳有分量未滿之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平心質劑如宋明諸儒者視漢魏隋唐自爲造醇識正然要之準以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下襲之規果滿乎其地分耶抑猶中懷自歉耶於大學之全體大用眞體實工果道岸誕登耶抑猶當逡巡未追耶蓋功利詞章之害道最大而門戶意見之害道亦正不小何

者斯道之體統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斯道之運行如日月四時之無不貫通無不變易執中無權猶爲害道矧如意主執一卽其流弊至於廢百賊道又奚能免歟惟
皇上上承天地中承
祖考下子萬民幽明人神一身待理必以準堯舜之執中爲心傳按孔子之大學爲功課而卽以此上建皇極下化萬物九州而統成一道同風之治是正天心之攸賴四海之顒望而亦堯舜孔孟
聖祖
神宗之亟待也

厚國本 凡十二條

經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故自昔聖王無有不以厚撫斯民爲第一義者蓋國本之所繫也然如民生不遂民用不利民德不正於厚國本之道未滿其量也故臣僭陳條目與滿厚國本之旨焉

第一征收無令先時以蘇民氣民間辦納錢糧之路十七八出夏秋二料之麥穀若夏麥未收而遽責過半之輸秋穀未登而責完一歲之賦卽元元窘苦非賣未成之新絲卽糶未登之新穀如更値前料之薄歉卽且窘苦難言而逃竄他鄉者有矣則如按時責輸夏稅於麥收後完半秋稅於穀收後全完卽於國稅毫釐無損而撫字之仁便寓催科之中而民氣可以稍蘇

第二羨耗一按舊額以留民財民間最難得者銀錢彼爲人整傭一歲苦工只可得直三四兩入山從虎口中取一担柴力小者且落不得錢二十蓋兩日食用俱出此一担柴上但歲一薄歉捨命樵山之夫竟不能外養父母妻子一口蓋民間得錢之路直如此之難也
先皇帝深達民隱故征收羨耗北方定以加一爲準今如厚恤民生必以嚴禁加一外妄取之耗爲厚恤國本之第一深仁焉

第三嚴禁里胥之濫派差役以實民力蓋頻捐頻賑原非國力之能爲亦屬國體之難繼但是羨耗不重差役不擾卽於國帑不損毫釐而實惠便被斯民正隱合吾
孔子所謂惠而不費之王道爾

第四歲報收成不可溢實以達民瘼農畝之民十室八貧豐年尙可支二餬之需一當歉薄卽此十八之民爲之告病更如大歉卽一鄉數十家中不過二三家可免凍餒耳故唐代民間四分收卽下恤典而我
聖祖仁皇帝定制凡歲收三分以下者則爲緩征貸倉蓋慮百姓一有流離卽戶口凋殘又饑民逃出失所卽中

閒隱弊難言爾但有司以歲荒非廟堂之樂聞捐賑爲小臣之不敢輕言致海內題報收成功令雖禁令不得虛抬而究之實報爲少是惟廟堂酌度情事凡民間收成薄至幾分者則如何存恤倘若遭歲歉薄而高抬分數則定爲如何罰格更如大歉大飢民已流離而猶隱不上聞則視流離情形而嚴定降革不貸之罰庶幾民病不壅而國恩高厚如天地爾

第五須設督農勸水之官以豐國儲以濟民飢蓋如地方官未嘗不可責之勸耕導水但以職掌事繁往往不暇專意於此故視農田水利祇爲虛文是惟專設此員

厚之俸廩其職銜視觀風之貳令之巡行各省在南方則首視其水田之水道通塞奚似籌畫修整而山田爲向之棄置者則設法令之盡懇以收雜糧竹木之利在北方則首視其地方之高下水泉之淺深地方之沙多沙少但五丈以上可以成井之鄉則按晉秦砌井之規必令成井井之用水車次之用桔槔令之平日視時灌田荒年則大加糞力以灌而如成井之費則視其貧富或借官糧或保私債務令其井具預於旱前而井工則力與於正旱井利如果真與即北方之民凡可井之鄉皆可免作荒歲之流殍是爲國家今日一大經猷爾

第六經畫積貯必三倉並設事權歸一以豐國儲以濟民饑國家於積貯一事向來未嘗不深切留意然究之未用時叢之以十弊徒飽胥役之口正用時則弊竇尤深十九詭冒於無據之兜籙蓋國家至重至大之條端徒爲叢弊之藪而牢不可破也是惟十五省各州縣皆義倉常平濟貧三倉並設義倉以貸民常平以平時價裕國息濟貧以値荒賑流殍而要緊則必令除邑佐貳之賢能一員特其出入借貸糴糶之權而又一省必設一大員或即兼之巡方觀風之任令總積貯之考成而司其賞罰於以杜大吏脅取之私及州縣一切陰挪冒

侵之弊庶幾事有頭緒實效可收爾

第七義倉出放以春初即放爲有濟民急者蓋無論小民前料歉薄次春必窘即前秋幸獲豐登而如完糧還債三冬飲食衣服又經過一新年便成十室八空矣三春正値度日如年之候至放倉必待春盡初夏則麥稍巳黃民食有賴領來倉粟且賤價擲之燒房酒舖而秋後仍須抵斗還倉徒成閭閻逐歲之奔波勞費爾是惟嚴定放倉之期以初春即放爲有濟小民青黃不接之一急也

第八實行講約以化民善俗民俗一不善貧則易濫而

流於苟賤卑汚富則易淫而淪於放僻邪侈俗濫而淫
安得俗美風醇乎徒使在上者拮据圖畫而終苦於道
化之難成耳故講約爲化民善俗要務也然非州縣官
視爲重事平日訪善察惡實行於博詢善問之間臨講
勸善懲惡斷行於旌淑別慝之際而且非先整躬作倡
意思懇惻又平日一切條教政令隱與聖諭十六條意
旨相爲表裏則雖勤講爲徒然而時行亦具文耳於化
民成俗未可望也故臣願有司之實行也
第九嚴禁民間非禮非分之奢華以裕民財以正民風
民分自定僭則自忘其分民財難得一侈則妄耗必多

愚民而忘分妄耗其流弊奚可勝言然非爲有司者整
躬作倡又法明令肅凛然示以不可犯之法即雖文誥
紛紛蚩蚩之民將視爲官長禁約之常規而不畏不遵
者衆矣且又有至要者法行自近則遠易從風倡自貴
則賤易變是又惟
皇上以天理之極至人事之中正範圍臣工宮庭之內
暬御僕從一循禮矩京華之中王公貴戚胥守令典自
當表正影端風行草野民德歸厚爾
第十實行保甲之法以防盜衛民保甲之法前人論之
至詳眞屬至良之法而有效有不效者能實加體行則

效徒奉爲具文則不效耳故臣請
皇上嚴飭督撫切諭州縣此法要以實行爲尚而凡觀
風巡方到省必愼訪地方官如保甲鄉約暨一切厚民
財省民力正民俗等事之舉廢奚似而功罪即行然後
良法不至廢於玩愒爾
第十一實課學校之教取士之方以化士習成民財善
民風爲興治之具而要之必出於在國學校在里鄉塾
之教正而法實益器之良者必其陶冶善也今之學校
設之師須之書兼設廩餼不可謂法之不善矣然如盡
一省百十學盡海內千餘學而不多得實學實用之實

才則以時文課士人情盡趨於科目利祿之門故不但
實才不多出即且民間風俗胥迷利祿之途而視禮教
之爲迂夫以四海之民之衆而胥視禮教爲迂必且民
之富者易於僭侈而貧者流於邪枉孟子曰君子反經
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是惟
皇上勅諭議政王大臣博詢明於二帝三王周公孔孟
之學脉者先定學術之宗傳然後詳議淑世宜民之正
矩令內而翰苑之館課成均之學規外而省郡州邑之
公學及鄉黨之私塾率以是奉爲不易之章程而一切
官員考成士學格式無得踰越此規如是乃可望於民

間知正道有美俗而國本至此永厚爾

振國威凡十條

國何以威威以民康兵彊耳威何以振振以精選勤練將良兵銳耳民康之道已具厚民生中矣而丕振兵威則原本究末實非一端一節之可盡故備著振威正條凡十而以諸散說附焉

第一恭請慎選大小將領而必思所以培植將畧之方蓋提鎮固有數千里封疆之責卽下而副叅遊守千把但凡出防地方者亦有一二百里地方之任至於隨營進勦亦作大將軍耳目爪牙之用古語曰山有猛虎藜

藿爲之不食此言坐鎮得人斯隱助國威之雄武而姦究輯志也又有曰心志靈而股肱效職耳目明而心自不迷此言主將精明佐領健勁乃交相助以彰國威之雄武也矧今西北邊雖平而寇未輯志黔省苗肆逆而尚跳粱卽山陬海澨藏匿罪譎之徒未必無封豕豺狼之志則選將鎮武亦正屬今日經猷之要務但如今於通兵法識變化出奇制勝而不窮恐十不得一何者素不達書不能通於武經卽不能達於兵意而但憑其區區智慮豈遂能攻守合宜進止得當乎故臣願慎選大小將領尤願廟堂愼酌玉成將領皆通於孫吳良法立爲定規刻意督行冀三二年間漸生智勇兼足長才爲國禦武之攸賴是爲貴耳不然任之封疆之重任或屬不達將畧之人其弊可勝言耶

第二恭請勑令海內將領皆設能通兵書之輔蓋急不能培成智勇兼備全材則如爲大鎮以下副叅遊守擇職官中尚通文義嫻於伎勇之人令之稱職作輔如武員中逷於文義者又不可多得或者於武科目諸生中揀擇年力壯健伎勇足取而將來可望講明兵書者取之而加之委銜講究孫吳砥厲伎藝一同教習兵丁二年考績如有資於正將有益兵丁則紀敘其勞俟三年

軍政如正將歷轉卽令權署正將之職如不稱其任則將亦按過降黜而如正將之選鋒親丁則專屬其職掌不過三五年中間出無限足智多藝之將領卽且海內武科目亦各自私相奮勉而將才且接踵生矣

第三恭請於近邊苗疆慎守令之選而皆責之管領鄉團城守之兵權以壯國威蓋如日前黔省古州苗釁向使平日州縣官皆專城守鄉團之兵權有未雨之綢繆城池修整鄉團教練何至爲逆苗蹂躪如彼之甚方今南方諸省皆鄰苗蠻西北諸省皆鄰番羌盡設重兵國力太費不思防禦又恐盜竊無禁且如古州諸邑前此

未嘗無散防塘兵獨以零星勢孤又守禦不備故逆苗得以肆志則於今權時度勢如陜省者每州縣皆募就壯丁或責令地方官合本衙兵快一切差役及居民坐商之役廝中壯健丁口按軍法團練爲城守營擇有材識之武科目或諸生白衣中能管領丁壯兼可望於成材者加爲頭目隊長平日爲之量設廩給如遇有事則一切以軍法制御即兵丁亦量設糧至於兵器旗幟則令州縣官爲之設處而加一切器具皆用漆記識若地方無出或於存留租課或即上請於正賦中支銷而如州縣自來散防之兵則令歸併府省大州要鎮駐防之

營而其將領則歸於府州太守管領之大營而令之爲中軍大廳蓋省府大州要鎮三處之官兵自不可無而零星亦不中用一切散防盡併大營即府省大州要鎮之兵氣勢自壯亦便挑簡親丁壯士太守亦易平日教練臨事任用耳是則兵勢既已不至零星勢單即文武勢合亦免臨事心志不一僨事誤國之慮然如此者豈獨近西北邊與近苗疆省分合宜如是凡海以內一十五省無不宜如是也

第四恭請嚴飭海內地方官皆須乘暇整理城池關隘及一切守具蓋設險所以固圉而防盜故海內一切城池關隘皆須卑者爲高薄者加厚平者使陿如地方官力能設處自宜設處倘如力不能爲則請於上憲求其題請必以宜修理者一切實加修理爲要

第五恭請嚴飭地方官實理鄉團切不得視爲具文蓋雖時際豐登未嘗無偷竊之輩而一逢歲歉則尤宜廑暴客之防然要之城內之失盜由防範之踈濶鄉野之失盜由救護之無人夫小盜不靖則大盜易生故嚴團鄉勇所以使民自衛而正屬隱壯國威之要務也

第六恭請勑下督撫凡臨邊與腹裏坐鎮之將自提鎮以下以至千把之上皆須精練親兵作三軍之倡蓋如

凡兵皆宜精選而勢必不能皆精故必精擇衆中壯健蹻捷之士待之以獨厚之恩蓋戰以氣勝果三軍之中得一二隊健士鼓勇而前即滿營兵氣自旺古有以一二隊而倡一營盡勇更有以一人而作三軍之氣者蓋皆勇士感恩思報爲之倡也

第七恭請申飭各營凡軍中器械必精必銳習伎必實必熟不得仍用楳器仍習花法然仍須逐一申飭後差忠誠之員逐一下省驗看蓋不驗看即申飭爲徒然而不差忠誠人即驗看亦徒然也

第八凡邊疆大將領與凡出陣對壘之將皆須爲計必

不能不費之財蓋平日不足於財則無以厚親兵之養延智謀之士製器甲之需臨敵而不足於財則無以充犒兵丁買間諜賞戰功之用皆與兵之勝負相關正與國之利害攸繫非同小可也

第九恭請勅下將領精造火藥蓋近來戰陣火器爲先而且以火藥爲要故凡製火藥須得忠誠能員監製爲要硝必重提黃必細濾柳灰必稱候而如搗須萬杵若紀效新書之試手輙過始稱爲精至如武備志紀效新書中一切火器擇其捷者選通人時習必令手熟尤勝算之一助爾

第十恭請飭下將帥凡一切軍政必令責實蓋軍中惟將之謀畫不可預定其餘則法須實教令須實申功須實賞過須實罰一有不實是謂操刀漫試傷手之弊卽藏於玆夫兵者國之大事不實之患豈但傷手而可無責實之實課歟

審治要凡十條

其一恭請特嚴考察實行之法期
二聖之良法美意百世常昭昔
聖祖仁皇帝歷年深久義精仁普一時之善政畢舉
世宗憲皇帝宵旰不逸睿哲精勤一時之弊政多除故一切詔書上諭俱於政本相關顧如歷歲之久所遵循不廢者止於事關考成之條相沿不廢耳餘則聞其名目或且口不能舉矧望神而明之恐加體行乎是惟取
朝裁定良法之百世可遵者編訂爲簡約之編頒行
海守令及各衙門皆須按條時行果如海內觀風盡
則令其專持是編按條細考各省百爾之行否奚似以爲功罪而功罪行焉庶幾
二聖之良法美意永範圍四海於罔外卽庶政精明生民實受其福而四海永享昇平矣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之謂也

其二恭請海內十五省盡設觀察一員糾察全省大小文武職官之賢否及全省積貯之盈虛而時其功罪蓋自天子巡狩之典難行於後世於是歷代盡設代天巡狩之員自成周以逮前明或爲方伯連帥或爲刺史或爲觀察觀風等使或爲巡按御史名雖不一而要之爲天子闢四門明目達聽耳目所寄託之員匪是則四海之吏治兵防民情蠻俗之順逆淑慝無由周知而大吏之題奏或且蒙朧欺蔽之不免矣奈前此各省原設此員而後且中止
憲宗皇帝洞悉此弊龍飛之後重設此官顧海內十五省

亦尚有未設之處而要之此官之設爲各省之不容已也且如積貯一事係生民之大命正係國家之命而中間弊端亦復無窮至大吏之胥侵吏爲難除非得總儲大員專一提調管攝此一大事將無以重事權而杜侵欺則即以觀風巡方之使兼總聚積儲之任此亦國家因勢增損之宜一舉兩得之道也

其三恭請彰癉幽遐之賢姦以勵吏治葢天下之治安由於吏之知奮其職而吏之各奮其職端由於朝廷之上勸懲悉中其隱情而無能自藏其賢姦爾今國家三年大計彰善癉惡至嚴明矣顧如遐遠之地卑微之員

誠中質直恥事逢迎之人果能悉得上考耶巧佞鑽利之徒地邇情巧餙智驚愚隱爲生民之蠹果能悉見降黜耶苟幽明之黜陟一不中其底裏即百爾之勵翼無由悉獻其忠誠而欺蔽之害潛遺之國計民生矣今誠使廟堂之上博稽勤訪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舉海內幽遐質直之賢出自特旨而顯加拔擢於海內幽遠僉壬之流出自特旨而明加黜革即舉天下文武官吏羣驚廟堂之神明焰徹四海之幽隱於無遺將賢者益奮於功名中材且自勵於行能而四海之蒼赤即且暗蒙其福澤矣事有功約而用大者此類是也

其四恭請闢直言之路以廣聽受之門葢自昔帝堯清問下民帝舜則明目達聰箕子爲武王陳範則曰謀及庶民雅詩載啓王心則曰詢於芻蕘葢凡百爾羣臣皆有上贊君德之誼然如卑官下位庠士庶民一則不知忌諱一則生於草野其性質直又其於地方隱患固有官吏之不及知而彼先知之者如漢祖之宜爲義帝發喪此良平之不能知也而新城三老獨能先倡於帝前戾太子之見冤江充則當時漢廷大臣曾無人敢言而壺關三老獨能見帝而訴情其他如王氏之將爲漢禍而獨發於梅福之公車陳奏唐代之種種隱患而獨輸

於郇模三十六字之獻凡此皆前事之明鑒可爲左証者也今若特開卑官下位庠士庶民得以陳言之路而重賞其言人不知言不敢言之功切杜其報復恩怨陷官揭讎之弊即四海之內未必不收直言讜論之益可爲曲突徙薪之謀者而臣則尤謂如今此苗疆事宜更須切詢黔中近苗地住之紳衿民庶客商約地人等而如此一帶之文武衙門兵快與前曾往來其中之民人用厚貲重賞買作間諜偵探賊路之遠近險平何如此賊之狡桀悍助爲誰可諭之順者令其歸順更能爲大兵作鄉導羽翼者招之効力輸誠即立加踰格之獎賞

是卽今日勦逆苗而平黔禍之一策也

其五恭請切課言路以責實效葢如科道條陳翰林論奏與部院輪對此三項者關國家言路之通塞而朝廷明目達聰之要路也自

世宗憲皇帝登極以來累以直言敢諫切期臣工而如歷年中京抄所傳章奏則往往摘細節末事爲言者亦時有之自今或須嚴定功令擇三法司嚴正不撓者輪班掌各班之論奏而定其是非功過其有論奏知要得體能言敢諫與夫識能發積來之蠹弊言能陳向來待更之條端則計功錄績俟到一考按勞轉遷庶幾收言路

之實益得直臣之隱功爾

其六恭請廣行取之途以鼓吏治葢行取所以勵有功樹風勸也顧近世習風則要府大邑往往有人而邊郡荒城往往積葳泐然豈要府大邑偏多賢能而邊郡荒城偏多不肖哉今或宜立爲定規凡行取則專論盡職與否以定取舍吏之才能則只以體國安民爲斷而外此科者不得與焉則實才實政自激出其中矣臣愚日今行取不論要府大邑而以功德實及國家民生爲斷庶幾人人在激勸之中卽人人有激揚自奮之志其收奇功而獲循績者未必不在於是也

其七恭請切勅內外官行久任超遷之法葢人各有才之長短職之稱與不稱唐虞五臣終身一職而人各成聖職皆盡分葢職以久而後精分以專而始成也至如漢代或長子孫或延累世故中間少遷轉之吏弊多久任之實勳人心少詐吏治不欺而胥史少緣絶簿書之蠹小民少迎新送故之費而此中之留餘爲多也今縱不能如唐虞之終身一官兩漢之吏長子孫若三年考績明則晉職久任以俟成功幽則一年教飭再年降級三年然後黜削及焉而如三年陟明六年奏治官仍舊地秩則實陞追歷任六年九年卽以陞級晉階之實品

立晉顯班則亦官無襲取之功名民收漸摩之實福國亦丕享久道化成淪肌浹髓之化理葢久任則本吏不得生苟且之私圖超遷則國家自得激勸之實效昔人有言選賢任能久任超遷是爲治平八字符是誠良法之可行百世者也

其八恭請定詞林之課程以儲實學愼翰苑之遷轉以練實才葢自昔翰苑爲儲相之地今日雖不盡然要之自是清華之選將來多處卿貳之班而今則翰林館課祇以議論詞章之學課之又或祇於朝內遷職晉階氣質高朗者積學善問未嘗不通於國事民情要之所習

者議論文章而責之以經世實務未免有學非所用之弊自今或宜詞館定課上自六經孔孟之道德下至古今治理之經猷按節實學務明底裏期於有裨世用而如制作詩文則務以兼通古人雅頌誥誥體裁力求典雅而不流於纖巧靡麗庶幾學文章之日即學道德經濟之日而於文章果已成家則必外歷府道州廳之任使知民情政事內經科道言責之任使知贊治匡君迫歷試多宜即將來取之議政之地庶幾可副輔弼之職而堪當國家大任耳

其九㳟請重國子監教養之法以培實才京師首善翰

林院關於道術人才其次則聚名臣勳臣子弟及貢監俊秀而會歸一學其關於道術人才亦至重也國家於司監大員慎擇名臣課士法程嚴設條規可謂詳矣然其所以課之者仍不離通套時文而無關於道德經濟淵源其所以選造亦止於積資累考而無與於成德達材實效徒爲士子出身之一途耳如是而望其於中培真才而適實用也豈易得乎是惟於其課試務令迪以成德達材實義一如教養翰林之式人必慎擇而法必切實庶幾厚養良誨之下當有實才挺出以供國家之用而且可以京師首善之良法作四海學校觀摩之儀型爾

其十㳟請慎擇侍衛以廣承弼周官冏命之篇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丞弼我后出入起居罔敢不欽則知三代盛時不但公孤卿尹擇人必慎即左右侍從亦莫不慎擇正人也蓋以此輩朝夕人主左右人主耳目氣體之漸染爲多倘盡屬便僻側媚之人即正志潛移於此輩之蠱惑者不少縱得大臣顯爭明諫於大庭之中抑且勝之爲難耳故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之知恤鮮也漢猶近古故袁盎東方朔司馬相如孔安國輩皆以文學雋頴執戟爲郎左右天子而如郤慎夫

人之席爭上林苑之廣與諫馳坂之危臨皆與一時諍臣同著忠直載在史冊萬古爲昭則是侍衛之關於君德亦重矣今如稽古定制亦宜於選用侍衛兼㳟周漢之制自文武大臣蔭子外如文武科目貢監中擇取端方秀異俊偉倜儻之士俾之隨侍起居凡一切出入臨幸皆須簪筆執戟以從即人主深宮晏處亦令其輪班宿衛宮門以備非常蓋聖駕出入既處處須人侍衛與其從以便佞不學之人徒供使令而無益主德即何如從以明理知學之士既資使令兼廣丞弼乎夫人主臨朝則有大臣經筵則有名臣而周旋左右則亦皆通達

德義嫻習禮教之士庶幾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而爲君
德之裨益多矣故選侍衛當與選大臣並重並愼也

培植滿漢人才

國家教養滿漢之法詳矣臣何容及又何敢言但如
國家統一四海中外一家而滿洲漢軍則尤關於治
理爲文武英才之首領焉蓋滿洲漢軍係從龍之彦
非皇親卽勲冑其文員則自中堂至筆帖式無職不
具其武員則自將軍以至帶子麾官不有抑且青齡
襲職又或闔門盡官大抵滿朝要職十居其八海內
高爵十居五六今試一覧縉紳全書滿洲漢軍人材

之關於國計民生係夫封疆邊境者至大至重可一
想而知是安容不詳究教養之良法期於百世而咸
宜故臣平日讀書窮理講究經世之畧曾於培植滿
洲漢軍之道偕有迂說敢爲
皇上陳之
其一生人正理雖昭著於天壤要之不學不知不問不
明況夫致君澤民之道練兵禦寇之方俱載前經備於
先覺雖是生知安行要必學古從師商書曰學於古訓
乃有獲又曰好問則裕凡以言欲知欲能必好古而學
尊師而問也惟滿洲漢軍居文武之高班關世道之樞
機是惟少壯所學一準經持濟世之旨務求知明行當
之規先講君臣父子之倫常次明立朝蒞兵之規矩書
亦不容泛騖博涉但前半日令於四子一書通文會義
務期實踐之身心通鑑節畧識要明綱務令有資於鑑
戒五經則先通書理七書則熟講孫吳此外如名臣奏
議中可誦之文精擇百篇令之次第誦講以明陳奏文
移之規餘如明理經世之書則聽其自讀而正不必在
功令限讀之內後半日則令之習弓馬習伎藝習力習
勞但年二十外則視其明人情達治務通於戰陣嫻於
馳驅者舉爲上選而卽相其才品試之文武鎭屬之內

老練其才迨二十五六歲後視其才畧果可任用卽令
履職任事其不能者但得身軀壯健便令披甲當兵自
押宮職若更連甲亦不可披則督令習於農商謀養生
之業如此則凡滿洲漢軍高下智愚無不各得其分而
才人踵出風氣且日隆日盛矣此中全在
皇上斷自聖心不撓羣議爲之精擇良師勤行考察遵
奉有功者立加奬賞誕慢縱肆者譴罰不貸不以貴勢
而撓其法不以時久而怠其行卽且滿漢旗分貴賤文
武各收觀成之效愈足爲漢人文武士庶作之儀型而
風行化神耳至如今制滿洲漢軍子弟習文者亦令同

文生以時文進身埋頭刳心於通套之時文習武者亦令從武科出身記誦策論殫力學習騎射之末端甚至貴介公子富勢子弟彈棊下棋寫字書畫此在漢人文武職官之家已爲誤子弟之聰明於虛文弱其筋骨於花法況乎滿洲漢軍之高明者文陞卿貳武陞提鎮關於治理世教者何如而導之入虛文浮華之路恐未可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如教養滿洲漢軍之法是正不可不變通神明者也

其一滿洲漢軍恒產之制信如

聖諭所宜切籌葢國家創制立法靡所不周而獨以滿

漢旗分未爲置之恒產者抑以爲非官有世祿卽甲有歲糧恒產則農田爲本滿洲漢軍非官卽兵豈暇務農力穡乎然如國運昌隆丁口滋盛不啻十倍於前今無論官不易得卽旗甲步丁亦且得之非易故於今不但兵丁之家兄弟衆多子孫盈盛者婚喪之費苦於不給而十家七債生計窘縮卽卿貳方面一切文武大臣亦且少無債之家多閑丁衣食婚嫁之累然此猶其標末小節也一無恒產卽閣部長官封疆大臣或且不能不計去官之養臨民長吏撫兵將領或且不得已而侵削親丁子民之財至使淸操大吏徒切稱檽維寶之嘆而如官方視倣相染成風致令海內文吏罕見冰操武員每見貪墨凡皆未爲滿漢旗分置就恒產之田也臣前讀京抄有方欲爲[illegible]滿漢措置恒產之諭竊歎

皇上此諭眞堯舜之用心也是惟與議政王大臣切情近理而籌期於行之有濟又期於行之可久始爲貴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古之聖人皆本人情以立教矧今教養滿漢旗分尤爲官方治理之本原是烏容不愼重周詳也

豐川續集卷之十二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三

訓子帖

示功勍

理學綱領祇要知吾性本與聖賢同體初不減少毫釐必須要學聖賢學然後不愧人理克配三才

理學條目則自矢心立身居家以至處鄉立朝臨民祇須以心實還正理如立心稍有不正卽須實還之正立身稍有不當理卽須實約之理推之而至居家處鄉立朝蒞民莫不有合盡之正理卽莫不各還其正理之實分如是則日用倫常各殫其分備盡其誠卽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在此而理學之本便已立矣然如不知學問則雖心本向正而行不協宜將弇鄙偏頗之弊亦奚能免故又必勤學好問以補之則如讀書明理路尋師訪友求印証是又必不可緩事也然讀書祇要在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足爲證會吾學之資藉耳匪徒騖博覽廣見之能侈記誦詞章之末故所讀之書不必多亦不宜雜只實踐四子書以端學之本原實探五經之奥以滿道之分量讀通鑑以識歷代之因革治亂習小學以印吾敬身明倫之格式儀型而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大儒之傳書則擇其精者如

近思錄知非錄所輯與今性理之所採舍短取長會最歸同以爲登造四子五經之階梯其餘漢唐以來諸儒之正論名言本朝之典禮律例有暇亦不可廢蓋皆有關窮理經世之藉資初不同閒詩散文之無裨綱常世教學亦可不學亦可也好問亦非廣通聲氣侈尚交游只精求隣近端人正士海內正學眞儒印證吾所學所行之是非得失此外無益有損之人則寧踈無親寧遠無近所謂窮理條目如此而已而一貫以自己秉彝的一點肯心誠心便足成士林一箇眞理學卽以入聖人之門登賢者之堂而坦乎直達而無阻不亦易繫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耶理得而有不成位乎其中耶有志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人臣食君之祿擔國之任凡遇關係國計民生大事要須窮源究委盡心力而爲之勿以此日責尙不在吾告尙不盡歸吾遂出以苟且粗畧之見摸稜利己之私貽禍國家得罪天心

人臣事君若能如孝子之事父時以其心爲心而體行之不遺餘力視同僚如兄弟視下司若子侄時時以大成爲期覆敗爲慮而提携全成之不遺餘力至若保民如保赤子所好必與之聚所惡必期勿施甘苦如己休

咸相關如是而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名不可企及我不信也

人生不怕無遇合只怕有遇合而我以苟且富貴之見橫爲先入牢不可破爾不知這苟且富貴之見六字是害人之鴆毒誤人之迷魂士大夫一沈溺於此顯之不有人非幽之必得鬼譴淺之必自汚其身名深之且延禍於子孫

士大夫只爲看不明義命二字遂至喪心汚身若知得命是生來已定義是吾生正分安命守義盡吾合爲如是而遇合也固是吾分內之當然卽不遇合也亦吾時

數之適然於天奚愧於人奚慚

人生於萬古中只生得一世此一世中至壽不過八九十甚者四五十三四十便已而甘心與流俗爲伍道德無聞行義不立豈不可惜又豈不可羞

萬物皆蠢惟人獨靈上天之獨仁於吾生也厚矣而甘心與草木同朽虫豸而衣食擾擾而貪饕名曰人而蠢然與物無異又豈不辜負維皇誕降之仁

享朝廷爵祿顯父母榮妻子只無堯舜君民之志已爲辜負國恩若更背公營私狥身忘國是人尚可問耶

事親作孝子遇君作忠臣豈不浩然天地之間

古來眞道德眞事功皆是一輩有志人做要知皆是一輩有眞識人做蓋非其識眞過人如何發得出這正志又如何下得這定力

堯舜做到這樣事業孔孟做到這樣道德只是見得人生出處行藏的道理圓滿周匝故做出來事功熏天塞地做到的道德配地參天故人生品行功業以學而成正以智爲基所由孟子以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謂力可勉而至智不可強而能也然如窮理則明好學近智古有明言這智亦豈遂阻入難能之絕德堯舜事功卽道德孔孟道德貫事功所處分得貴賤窮達至于天德王

道初無優劣大小也然堯舜一時孔孟千古一近一久則宰我知聖之言要是千古不易

天地生人只賦之以至善無惡之性人生在世只還得天命之性令完全無虧便是浩然於天地之間窮通貴賤匪所論也

守法最安爲善最樂修德最吉好義最榮循此四最久而不替便是人間萬福之本百祥之源

業成於勤荒於嬉然世未有有志而不勤無志而不嬉者故君子欲砥德進業時時以責志勵志爲第一義

茲來春間

上諭一通想已通行海內你們皆捧讀過矣更如自省
以來諭海內省中各開書院諭海內人士宗尚理學諭
會試舉人背誦性理特賜進士最後又諭內外大臣各
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無一非切望海內學士大夫皆
心理學誦法聖賢在家爲端人正士在國爲循吏名臣
至意於美哉崇儒右文漢唐以來未之或見也然則生
斯世也亦何幸歟況汝兄弟身列章縫躬膺民社是卽
上諭所專切曉諭之學士大夫也則如究心理學之書
力學聖賢之行以收明體達用之效更宜如何黽勉歟
且汝父生平未試之學爾等於此正可以實試卽爾父

平日所以教爾等者於此正可以實見諸施行更無與
時格格不通之慮而有利有攸往之適若今更能立地
挺身擔荷目前本理學做眞循良以報國作名臣以成
身將不特繼志述事之孝與行道顯親之孝畢備於汝
二人之身抑且知仰 遵明旨夙夜匪懈卽爲眞正忠
臣如此則忠孝兩全俯仰無愧汝等識雖不高亦尚有
誠志雖未雄亦尚有志試思汝父之言然也否耶況乎
聖道非遠於人心聖學祇視乎實踐若得有道指示眞
切自己鞭心深入其中直覺得路途平正而直截滋味
醇醲而淸寧結局處生順死安浩然自得耳夫覩[illegible]

祇須實實盡孝君該忠祇須實實盡忠師該敬祇須實
實盡敬推之而居家居鄉臨民蒞兵無一不有合盡之
道無一不在現成倫常之中平正孰平正於此乎凡此
忠孝敬信之理究之雖萬變不窮行之雖畢生難盡然
無一不具於良知良能之內夫心是吾心一提便醒性
是吾性一覺便靈志乎善卽可爲善志乎賢卽可學賢
卽志乎聖無不可立地學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祇由
乎我無俟他求孰直截於是也世有最下一等縱慾敗
倫蹈慾招尤之人行時恣意任情而爲遂至人非鬼怒
身家掃地罪僇攖身卽次一等流俗庸常心過不除私

意橫流此等人蚩蚩而生昏昏而死祇是從苦海中浮
沉耳至如鄉愿輩人則流俗無識之所羨爲善於保身
處世者也然其人口是而心非行淸而念濁賊德亂德
亦豈能逃有道之鑒觀鬼神之隱忌乎若一知道本吾
性修之在人見過卽改改不復爲縱不能臻淸純絕頂
一念萬年之地要之意不畱私念期合道卽此心光明
無慚於天地此身精白無咎於隱微不亦仰不愧天俯
不怍人生也順天地之太和沒亦還幽冥於性始歟這
滋味是醇醲不是醇醲是淸寧不是淸寧耶這結局生
而順不順死而安不安耶是浩然自得抑未自得耶而

如當世之共尊士林之咸仰旌典錫自　朝命芳名傳
於萬年則尚覺與吾性無關直太虛之浮雲耳然要之
只明辨於吾心本明之良知只實辦於一點本善之眞
性只奮厲於一點怵惕知恥而不甘自墮下流庸衆之
歸之正念便自無慚於千秋百世之聖賢無負此萬古
一生之身聖道昌隆之會耳汝兄弟幸於心氣清明時
其仔細咀味之爾父之言是影響引誘抑是眞實不虛
也耶言之不覺嘔心爾等幸無視爲尋常家諭而等閑
讀過也

設學事宜示功勛

一籌畫館穀（延師飲食居處諸生等費另有說在後）一精求良師無論縉
紳布衣總以人品端潔勤學善誨爲要如本邑不得卽
須延之隣鄉一精選庠生童生中有器局有志識之佳
士十餘人從師受業蓋人本不可限數但如人多卽師
之精神恐不能及又中間居處飲食亦難爲力必俟造
就有法人心共奮兼得邑中好義公助之米薪衆多始
可漸次增添然總要有志識可望向上之人始收入局
中庶幾士知自貴庠校興行又如欲入其中者願自備
束脩薪米則不妨聽其入學從師苟非其人器局尚可
玉成而將來不至墮於凡劣則亦不可輕容此亦古旌
別淑慝樹之風聲意也一書院則擇於近公署淸幽之
地最上一房安設
聖諭另隔門戶次前一層有房則安頓師於左邊如無
則師席於左廂安置蓋要得避　御道也諸生則隨便
居處各隔或紙或竹之籬壁一書籍則第一年只用四
子五經性理（或先備近思錄或知非錄中纂輯理學類語）通鑑（先須通鑑纂要等小部之）
類小學數書一學規禮體則本師堂前須懸小鍾一口
每日派一人於黎明按數而擊以振醒師生之精神逢
朔望則師生先謁先師畢卽禮謁　聖諭牌位俱用禮
生唱導行禮務期嚴整不得草率參差如有越規者禮

畢本師卽正容而戒之三犯而不改則退出不恕蓋一
則行禮以敬爲本又謁　先師　聖諭此卽他日祭文
廟習朝賀之儀式又安可草率參差歟畢則向本師恭
揖又畢則同學公揖以齒爲序功課則本師量諸生資
質限爲日程遇有疑難則本生衣冠趨師前拱手執業
而問不得輕坐並不得手足輕率動搖蓋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也凡師之指授第一則使諸生
語言皆通習官話正話不得夾雜一字俚語鄉談舉動
必期端莊穩重不得輕忝一點村鄙粗浮其教法要領
則立身必敎之端潔正直存心必敎之正大光明其講

授經書則於四子五經必令探討聖賢立言本旨而無徒區區訓詁之末於性理通鑑必令其反身實證論世知人無徒影響揣度隨聲附和至於小學則段段必令其洞熟於心事事必令其實踐之行千言萬語千方百計總期以專功實念潛心義理誦法聖賢而不流於汙下爲歸也傍晩或於師堂聚居或於池邊樹陰散處則隨宜就坐或講明日間所看之書或溫習日間所誦之業或商酌古事或各呈所疑亦總要歸於正學不涉旁襍日有着力實功時收得力實效不但時文不得輕及一語即古文亦不得便加誦習便加議論所以然者四

子旨細五經文繁（惟春秋且不必誦讀）通鑑亦最難記憶小學且繁賾難熟一夾襍時文古文則心精紛而念頭滑於此數書便不能洞明而熟記矣於此數書不能洞明熟記即學問根柢不深安望將來所學所造暢茂條達乎況中間人士皆通於時文之人士祇以見理未深道域無窺又其心機旁襍浮燥以致時文不進即進亦祇虛響油腔無能入先正之門庭耳若實有一年窮經熟史之專功心靈時與聖賢相對更如知靜坐養心要法性情默與天地同流即胸襟見解迥異前日下筆便當高出輩流又若能本此清明靜專之神明於時文下一半年

精究之功自已知留心先輩法脉再得高手指點即不過再一半年遇題下筆行文便無非清眞典雅渾灝流轉之眞機充溢不求過人而卓然自成一家矣是不急讀時文第一原爲培養學術根源而要之本固末茂源深流長將古文且安得上好根脚即上一等好時文又何有不該其中歟至如守宰激勸鼓厲之法則得暇便屛騶從親視其功課可奬處即加商奬可戒處即加婉戒半月即携薄具公同飲食每季則選晴明日擇近州邑淸雅勝地邀師生公會觴酌一則活潑師生性情又以示鄉曲凡有子弟之人皆知教之自立兼將來得與

於正學之會即此寓鼓舞人心之一道然又須嚴立規條師生皆不得輕易告假曠學遠一年後數書講讀得有次則如宋明大儒之集歷代名臣奏議文獻通考纂要大學衍義本書（文章議論皆醇美可誦須讀本書）衍義補纂要陸宣公奏議孫吳紀効數家談兵之書本朝典禮律例與秦漢以來諸傳世名篇就其力量博觀選讀再得高明印證存心盡性之竅要致遠經方之機宜如此則學博而功實理明而識精積累之深久的確有四五年專功便中間當挺出英才良罷眞可處爲一鄉之儀型出爲國家之羽翼耳然其要領則在得良師備館穀至其本源

則全在你們州縣有司悉心遵奉　朝旨刻意循行良
規如文翁之興蜀學常觀察之興閩學全以一點真心
誠意鼓舞激勸即事可力舉功可必成且前數書者又
何一非你兄弟之目所盡見心所愛賞自此但加之意
而即可學而盡通措之用而無難者哉更如大開眼目
大擴心胸借此良會要盡明天下之正理以爲修已治
人之根已讀已知者益加探討未讀未知者力爲研究
早以自牧勞而能謙將你兄弟之德行學問自當皆成
片段即院中師生亦必且則傚賢守宰之勤學好問虛
心盛德益生亹亹向上之志而繼此而起聞風而興者

當且淵淵不窮是一舉而可爲國家培真才即尊　君
報國之義盡且爲自已成學問即立身崇業之道全已
勉之哉難得而易失者時也難宏而易隘者學也逢難
得之時宏難宏之學其要只決於吾志有識有志者於
此可漫浪空擲也耶勉之勉之

又

祖父孝友事已奉有　恩綸吾心了此耿結可以無憾
於簪紱也汝等宜視前小心敬慎無玷官方則報　國
榮親一舉兩得矣勉之哉我連日看得天道日益分明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直如影響而做官之不善則莫大

於欺君殃民而欺君亦不必真有實事實行只一不知
爲國家生民實厚其生實利其用實正其德便是昧心
即此便是欺君而不祥莫大於是殃民亦不必有暴政
酷刑只一不知生民之命在日用間日裡要吃得兩頓
飯年裏要使得幾箇錢心上要循得正分正理只這三
件是其大命所係有一不足即此便是殃民而不祥莫
大於是這祥殃直是我自爲政初不在天吾家受國洪
恩邀天厚眷勉之哉刻刻念念在這上做工夫爲當也
四方風氣原自不同要之人情好惡終不相遠冊中云
云未必一一盡合機宜然如能實本此意權衡於風氣

之宜而出之當情亦自獘絶風清威行惠著可與兩漢
循良風徽

存心欲公欲恕立體欲方欲整堂規欲靜欲肅用度欲
儉欲樸發號施令則欲其切而可行信而不移至如退
食自公則尤欲其撿可省冗泛及耳目褻嗜好看律例
看官方看經史與古名臣大儒文集立定功課一日不
廢也蓋不看律例官方等書則於吏職疏漏必多若不
看經史大儒之集未有不以俗心腸墮入隨世浮沉之
淵者

我之東裝冬底來春如身子不病亦欲一行者吾生平

所學毫釐未試今於暮年眼看你們小試州縣若能隱中幇助得幾分使你們皆成得一眞循良卽公可以報國恩私可以慰祖靈教子有成夙懷無負是旣屬吾生願之正分又吾一生冣關切者聖學一事是乃學術之會歸世教之綱維而生人之命脉也顧今制舉之士務止於帖括旣不講明體達用之實學卽日前海內二三講學諸公又往往標榜門戶馳騖於口舌辨論之場而無當明體達用之眞修乃今自仲春以來　廟堂之上注念海內學術之失眞力欲挽諸道德經濟之實路於訓仕路之宜本學問爲經猷也有諭訓士子之宜本學

問爲文章事業也有諭背誦性理也有諭舉博學鴻儒備顧問也有諭諄諄懇懇一春之間四五畨　諭旨凡以朂海內學士大夫潛心理學師法聖賢者不啻父之訓子師之誨弟惟恐其不出於此而不慊也嗚呼如此昌時非此道合大明之候乎則如汝兄弟者姿尚爲近志亦不低兼之居州邑師表之位其於興道致治助揚風化是乃當身之正分抑且易於寒儒又况事屬遵奉朝命非同前此諸公之興學會講有私創書院獨立門戶之嫌易見阻撓動得詆謗誠使整身作倡兼之經理得宜提唱有要卽風行草偃方州興行而可以立見實效

更如能以眞精神鼓舞其間而一洗向來門戶格套之末習專究吾道明體達用之眞修將人性皆善一觸便通竟可使叔季之士習漸染成三代之實才且可使荒邑小試之風規眞可作式於四海之學校如此則汝等於國爲忠臣卽於家爲孝子汝父生平所學所志不爲徒然矣吾年將近八十而目見二子爲忠臣孝子且足爲吾學之托而家學不墜卽吾心之喜爲何如汝兄弟之孝爲何如其以視五鼎三牲之養豈特倍蓰而已哉是又吾死安之正分於此乎在也然吾來尚在冬底春初目下書到之日汝等所行姑列於左以便施行俟吾

到日更作商訂

設學如延良師設處館穀二件是最難事然如求全備之師眞難若只求端正好學能守教規想一邑中當不乏人且卽本邑難得安在隣近州邑中竟無一可者又如求厚館穀眞難若守令誠心舉行量力先倡安在地方上無在官閒田地州縣上無設有供應公役之稞項縣鎭鄉曲無好義樂善之縉紳義民商賈哉且如館穀之資必不能出自已小邑或倣朱子借社倉粟法懇請於上借官倉二三千約以十年後抵斗還倉精擇喜行善事富民管理許其并得附以私粟或千或百統一經

營以一半卽倣朱子社倉例二分取息留一分作荒年
之備取一分供書院館穀又一半倣常平法任其糴自
何方逢春出糶亦隨其主張不拘近遠視其羨餘準本
分息首以增益義倉粟本仍量取些湏幇補學舘中費
則亦一舉而備荒興學兼得也更如能推廣此意令四
鄉各圖悉準此法而行卽近不過五六年遠不過十年
舉全州闔境中在在有備荒之具在在有設學之資民
氣當日裕日醇人才當日出日盛不亦守宰之一大美
政哉
新王踐祚舊輔經邦必有善政得民宏猷贊化卽官方

吏治公道昭明可想而知也汝等能發憤盡職不愧循
良卽此爲仰報　國恩之日亦正是自樹勲庸之時也
功治常寧一切張弛宜如前不改而更加之以勤懇得暇
卽涉獵書史細究孫吳尤爲至要蓋當職現有字民奠
境之責必有文能經邦武能靖患實具然後可以隨時
建樹要知一縣具一府之規模一府卽天下之規模非
時局融以古義如何能做成片叚乎邠治一府四屬地
方縱到不得千里幅員亦必在數百里間中間猺獞蠻
苗縱包羅不多卽且接連必近列今雲貴方經小寇之
跳梁　國家方遵

先帝之大喪山陬海澨安在無魑魅魍魎之生心此湏
兩廣湖南川蜀等近寇之鄉民心悉輸誠効忱蠻類咸
懷德畏威然後可望於山無伏莽海不揚波卽雲貴蠢
爾小醜但使任將得人自可不久殄滅且今秉
新王之登極方當施浩蕩之洪仁令四海知我國家
聖聖之相繼首重生民卽此寓聲靈之赫濯便當感宇
宙之歸仁故其大者如蠲田租赦罪謫擢殊才賑饑荒
而恤煢獨是則大得民心之要領也城池卑者爲之增
高壞者爲之加葺守具宜預備齊整守人宜實擇勇健
量地方之大小險易講守禦之詳畧簡繁至如凡係要緊

地方必特簡出衆良才而如扳練防兵與衙役之精壯
時常教射又如按紀効新書之成方精習火器必使一
府之內除散防兵外鳥鎗不可下二百鉀大小中三等
炮位不可下至二十一切弓矢刀鎗必皆精銳可用而
如製諸色砲械製火藥裕賞犒則必思出一項可恃之
財路無令動擾小民絲忽是屬要義也更如防守城池
關隘則火器爲第一砲必足數而藥必精良鎗手必妙
而習學之必熟尤爲第一至於嚴保甲淸匪類凡所以
防範之法皆宜平日留心而如肆赦軍流一着則爲尤
急蓋此輩十八屬凶悍之徒罣誤者不過十之二三而

迩來散之天下者無處不滿卽如我郡縣於府屬爲至小之邑今且聚有六七十人卽他處可以類推平日擾害民生旣爲甚深至如日前西北邊釁凡爲之效死導引者聞其多屬此輩卽今雲貴之釁尤聞多此輩逃入引導附和究之此輩自犯之罪一流不足以懲其本罪而徒爲國家聚一種隱禍重禍於寰海之內則何如施曠蕩之澤暗消潛伏此禍之爲弭釁於無形也是則防範隱釁之大畧也總之此日有地方之重任者自應於兵防宜重於兵事不可不留心講明汝等須於此重加之意舍此而斤斤致謹於簿書期會之末曰吾盡吾職

恐於視國如家防患慮遠之道無與也

又

你兄弟俱不必急思匪轉只實存向理心實做循良事勤閱勤究理學諸經書做得一箇眞循良縱將來官階不高官品不大心事品行亦自可對天地而無慚你等試思龔黃卓魯以汝等平心觀之其以視馬班兩史公侯世表中著名者孰榮孰辱耶況乎公道在天心直道在朝廷特患我理學做得不眞不徹半上半下耳

據汝禀與來差之言亦可謂稍能盡署令正分然吾則願汝自斯以往清益求清明益求明無自畫無自滿無以宦成而息勵精循良亦豈難至哉聞安福竟是新設之縣新設則庶事草創此日設立之規模便是他日民情苦樂民力勞逸根因切勿以今屬試用便糊塗草率多開條端貽留地方後患但得縣事不滯卽可以已蓋從來立法之弊起頭儘易簡輕約到後不肖官吏且假端增益再若設法之始條端繁多卽日後浸淫難彙尤願汝視安福百姓之苦樂勞逸如爾子爾孫而慎之又慎也斷訟一事最易見州縣官明暗亦最屬州縣官陰隲所關凡遞到呈狀准則必行親問問則必速不可遲延時日又凡呈狀嚴禁牽連多人牽連富家而尤要緊

者不得輕牽婦女婚姻田土鬪毆等小事切記不可延過三日准詞刻時立斷量事大小多寡早飯前問一二件畢則堂上吃飯飯畢再審其餘期以限時清結斷案則故犯者罪在不恕誤犯或可少原情耳要之誣告必加三等越訴必笞五十這法必不可更蓋這是刻法實是仁術這是嚴法實是寬政所以然者末俗多無情之訟此法眞行可省多少誣賴蔓延之訟卽省許多鄉愚虛耗錢財之端也至如嚴出告示廣帖四鄉除眞正人命眞正强盜大案不許証佐同原告一同到公堂遞狀外如婚姻田土等狀必須原告佐証一同到堂同遞遞

時必卽落佐証口供倘如結問出綠由是黨惡誣證竟
可不待被告到堂卽便先懲其誣証扛帮之罪立刻發
落如係不可打發事件而其人係與邑近則限次日卽
審若係遠鄉冢壤亦計程限日至審理斷案如係原告
情虛固必罪加三等若全由証佐唆成則必倍加重刑
此法行之如斷卽不過一二月間扛帮積獘無情誣訟
當可立去七八也其他職守事宜前與勍之訓子一帖
詳且備矣

又

鄠縣署篆汝稟言時促恐不及他有所爲此言似是而

實非也要知南北地方風俗各自不同皆有一種積來
沿襲無關於國金無益於官而民間勞費之端若能細
心詢問地方老成縉紳耆民得其底裏彰明較著或詳
出告示遍帖鄉鎮或申文上司請其嚴禁如令　功令
森嚴前官厲禁之獘後官非狠狠不堪之人必不敢顛
然更改而重爲如此卽遺惠在民流澤深遠也此外不
輕取他一戔又禁絶供應不輕費他一錢鰥寡孤獨傍
年加一番矜賑節婦孝子訪得加一番旌禮總之坐一
日實盡一日爲民父母顧復鞠育之道卽可告無罪於
上憲特委之意而負愧屋漏神明安在時促無可爲歟

文王恤窮之道不詳于經然要之不外周南父母孔邇
四字爾蓋見得境內之鰥寡孤獨正如吾子吾孫之顚
連無告到這裡雖欲不先不可雖欲不先不忍故於饑
必爲之謀其食於寒必爲之謀其衣於疾病失所必爲
之謀措諸安全而後已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安得有無
告泣號於山鄉窮谷哉今能念及於此能於時賢格外
着想矣但願誠切父母孔邇之思卽所以先文王之所
先而不媿爲民父母也

勸農之道巡行阡陌諄懇訓諭自是美事然究之祇屬
文爲爲其無益於補助俾民得盡力南畝也故惟以壯

膽真心能於催科　功令中寓撫字之仁義倉斂散常
平糶糴中寓酌劑之惠而更益之以不憚風日眞誠勸
懲庶幾寓補助之意於十一卽農民享此十一之惠得
畢力於南畝十一爾勸農之道此爲要領

又

汝五月十一家稟知汝近況如汝稟中隨分盡職四字
足徵學問近進於前學問豈盡廣見博聞之謂哉又其
時時知前此不學之可悔卽學問之進于無疆可豫必
之將來矣何者士大夫功業祇以不知隨分自盡往往
錯過好題目好機會又以不知自悔其前以是泊沒終

身而不可救汝知有此意卽此是眞學問亦且卽此日實勉於大學問又何慮有終身汨沒之患與卽此二語吾且反覆咀味反覆贊賞不啻如獲明珠百朋之欣喜難形也我日來身子無恙但文字書册之債覺得視前倍槃倍容然心之所嗜竟忘其勞且今夏豐收麥亦足用故精神不減惟是近來時閱邸抄見四五番　諭旨諄諄敎海內學士大夫潛心理學誦法聖賢處則爲端人正士出則爲循良名臣而汝兄弟無以副　廟堂之期慰父母之望時覺介介於心耳故日前同州李君所帶去我信切切以挺身擔荷理學卽以此倡州邑之士趨向於此首以遵奉　朝旨明臣子之分誼次卽以此自勵成終身之品前後叮嚀心血幾於嘔盡覺得心氣虛歉數日也

四月初二午後得興安之信傍晚卽得汝鄠縣之信極爲心慰鄠縣能不妄取且如自盡其心這纔是讀書人本面勝于從槩國廩而茍得肥家者萬萬矣此門庭之榮匪但汝父汝母也三月可到任所汝稟未言地方倘如衝途務繁人情澆雜到任後意不可刻而法斷不容移須先示以賞善罰惡一定弗易王見使其知新令是如何立心如何立法而如無情之訟扛幫硬証棍徒尤

必倍加重法以子產治鄭之道治之庶幾囂訟嘗少奸宄知畏於風俗民生隱受無限默惠耳而如不聽牽連多人牽連婦女富人則尤爲要緊手如用安福時時坐堂訟到立刻淸結案件一一刻不宿不令留滞一人一事之法則又爲小民省費無窮也徵收錢糧前官不知貪廉若何戥子輕重若何總之不可于司須制戥少重毫釐必宜各使自封投櫃勿令吏胥執戥稱收有弊利歸於吏害則官自任之何可不愼至如地方上原肯納糧則但留心鼓舞令其早完省費用單滾催自是易了倘如包攬詭寄等陋規相沿則但以治安福鄠縣之法一爲淸查亦自可不打一人而按時淸楚歲賦矣汝臨時酌之也又其地如五方襍居待鄉紳諸生務須以禮而遇是非所關公道二字則萬不可以勢屈損法乃朝廷之法優待紳士則可枉法而徇勢則喪心亂法民怨且詈矣其他待客商衙役則總是恩威相濟爲貴偏重不可偏抑亦非中道也然如將這意思逢可爲邑中貴賤明說處便與他明說使之共知此意亦省中間許多葛藤又邑大則捐納襍途貢監當多舊者自宜以禮遇之新捐則表閭之舉亦不可少何者　朝廷開此以輕民力而濟國用厚開有優待厚遇之成規一輩不曉事書

生僥倖一第便任意凌辱不顧體統這人不但刻薄亦
並不知國家激勵培植捐納本意也不自墮其操守而
得情理之平是在近情者隨地酌處而已吕新吾先生
居官必要與我訓子二帖宜時置案頭師其意而行之
行得果當當世不推循良吾不信也
汝想於中秋前後到新田矣遠徼僻壤邑事應簡但不
知民情何如耳然如不妄取一錢不誤斷一事不輕擾
一役舊俗縱嚚亦當立化於良知縣官但愁不清不明
不公不愁民嚚民詐民僥耳又汝前言小邑僻地可藉
此讀一番要緊書籍吾閱之喜甚汝才具自足用世亦

儘有精神只是學力不充底本不優能自知其不充而
思以學力充之將來之充有日矣進步進業亦奚可量
乎但恐滕薛雖小大夫亦事務繁冗又心機久縱急猝
收拾不嚴日新富有四子亦豈易言自今須將良時易
逝俗流難安八字大書揭壁觸目惕心得暇卽便親書
退堂行路飲食卧起但得一刻之間卽便手不釋卷又
如遇要緊書必通明於心務終卷帙不可蓄疑而便置
不可務此而他移而最要則遇一事卽按古人處置之
方讀一言卽取以印證吾之言行要得行與古合書與
吾親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則讀一部得一部之益若能

讀三四部大書後便胸襟眼界廻不猶人而別有天地
矣古來名世大人物豈必皆在窓下咿唔誦讀亦只是
他會讀書肯鞭心反身爾爾父近來老不以爲愁只是
西事不平朝野憂勞與汝兄弟學力不充未能助成名
世大業念之未免介介於懷耳然如諫止西兵進勦則
二十年宿心今遇鄂經略發之行則吾心可遂卽不得
行亦吾心少盡獨汝兄弟經世學術前路茫茫欲置懷
而終不能置也孝子於親養志爲大惟汝等念之孟子
是熟的須於得間時卽溫一半篇使洞熟於心也孟子
七篇王道之權衡打得通時心機識見雖欲不正當活

潑而不得也
得全州禀乃心悉情事之詳就此行食祿有方竟無能
豫料其何如惟是病身未能大復元而有此遠行不免
介介於心耳汝須豫爲思良法令開春期到無大爲重
債所窘至汝之際會這也由天慎無勞心勞力爲此謂
所苦造物所笑但於未講時刻苦如我諭中讀書學文
法乘時決斷爲之爲將來大用時豁氣快手根基是爲
當耳觀就此次來禀未用一句文詞而氣味淵醇簡潔
至爲汝謀數語則經歷深到之見尤可喜其將來有懲
前善後之機也此人一如懲前善後可成一大用之器

矣但是入仕路深靜學難望將來學問末易成家縱濟
顯爵負此穎姿耳汝須勉之汝今日立得脚根好只恐
學怠於宦成進造不力他日乃兄之造猶之乎乃弟之
詣云爾也嗚呼吾家之衰四五世矣爾之年亦四十餘
矣追前念後立身顯親只在此新田僻遠少事之歲月
中下種子可自泄泄蹈流俗富貴輩人耶要知閤老無
學術亦祗是俗骨態耳

又

汝於張年兄所帶家稟中論䟽一段敲骨出髓發從來
之未發竟是大理學之言類而充之久而不變前輩名

臣可以企及循良二字又何難躋哉關之喜而不寐日
後但節以制用期于成就此志報君慰親胥在是矣家
中之事汝不必慮淡泊我所素甘汝但立定脚根成此
大業違卽不孝之至縱位極一品三牲五鼎非乃父所
願也書先熟四書昔人云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況通
融四子精意何理之不明實踐四子大旨何詣之不可
造歟再若於尙書反身體認於通鑑究明終始得失熟
小學以模範先型躳徹五子近思錄以通希聖希賢之
路途而如於程朱文畧陽明文抄及吾家之文集家訓
得暇卽手之不置如此二三年便當另成一堂堂男子
矣到此而後他及而已自用之而不盡這裡只看讀書
時體認得精與粗躬踐處實與虛爾閭常寧既設書院
縱不能講明聖學按小學規模砥礪立身行已出身加
民正理使中間出得一二端人正士名臣循良亦庶幾
不負此舉可砥頹風切切

又

汝昨以勸農與學轉調常寧自今春間農動須想出實
勸之法眞有益於民生而不可徒以虛文應故事又學
校已設須想出眞有益於士風之要而不可徒以官套
塞責身子要慇懃勸課春耕夏收須放一二卯令之

布種收穫舊穀既沒須早春卽出放義倉令可資三春
之食義學先生力不能厚酬則情文禮節須要周全學
中少長子弟則授之實課而閑時入館亦復商爲勸誨
令學古聖先賢大約學規以小學爲式以吾孔子弟子
章爲準而最要則須使令君視民如子視士如弟之眞
意浹洽於館中師生境中父老更若中間培植得民少
儁乂士行端方始不負汝正職正分且撫軍題調汝出
新任而令常寧美意亦不空負矣匆中筆不能盡然大
義終不出此推類旁通是在汝也

與功

聞常寧竟是健訟之鄉清理之源全在自已清正為大本公明為正用至如細膩作用則先揀擇公正有體面者令齊鄉約重之以禮而又嚴之以法廣印條約定以凡有詞訟不得越鄉約而直訟於縣其或竟至於縣則狀中必書曾經某鄉約一語到得審明情由果係鄉約偏私不公則罰在鄉約如鄉約處分本平而訟者不遵則先責其不奉鄉約之罪然後審問本事依罪定輕重之案而一毫不可輕恕又邑中所以多訟者必有一輩健訟之人為訟囮又必有一輩唆訟之人為訟媒到半年後但得勤於訪問記察即其人名氏可以盡得則立

定法樣實貼本城四門或大廟照壁誣告必加三等誣證尤必重懲而如狀師則擇定四人或二人狀尾必書姓名投狀時必一同訟主到堂不必待被告之至先一親詰如情有可原俟鞫到被告再一對審以定是非倘如一詰理窮硬証訟師與夫本犯必先加重責然後限時再審至如朔望鄉約恭講必諄諄囑以禁戒地方辭訟下鄉講約尤以諄勸息訟為言而如燕老接紳毋次必及於教戒子孫約束鄉人子弟毋作非為無輕出入公門好訟多事自干法網如一鄉之內果能一季無訟其鄉約恭謁時必親勸以酒果如一鄉一歲無訟其鄉約必花紅迎出令邑之貴賤賢愚盡知令君息訟寧人之意能如此勤懇實行將見俗雖好訟一歲間或得訟獄息衰之效而不負上憲特此調繁本意矣又此邑健訟如息即為此邑正得風俗省得無限錢財安在天不默啟為爾八十以上之父增一二歲壽算歟更若勸農興學諸項當愈加肫懇無蹈宦成而怠之弊輙令兒輩笑之齒冷也

示勍

兒勍赴任粵西過家省予不能同之去也匆中本其意之欲言當提耳之訓燈前書就循覆再三還度不中情

實處應自有之要之能實本此意推廣力行盛古慈祥之師不過如是勍乎無同於伯魯之簡可矣爾學疏識淺濫膺
聖明特簡第一切記將宦途中見小欲速念頭洗滌淨盡安正分循實職一切存心行事務期可對
君對親質人質鬼始不負
聖明特簡至意第二大貪婪事知汝亦尚耻為然却要知這謹潔二字既是士人本分况
聖明明目達總無幽不燭邇來內外大小臣工那一個敢不循規守矩故這謹潔兩個字在前此尚屬仕路美

談在今日正是一平常事切不得祇能守此兩字便算得我是循良必須實實於民盡愛養的道理實實於士盡教育的道理實實於地方風俗人心盡勸化感格的道理昔先師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這雖是大聖人作用與凡不同要之真機立應却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古今來實名實感邑宰雖小然初一邑之事無一不自我主若歷年及期不能使民情愛戴公務就理縣境安寧這病不止是迂疎無才正是少這一點真心辦濟耳夫邑宰受

朝廷付托而治狀如是縱是不妄取一錢亦只是襲得

鄉愿餘風取虛稱利進取可爾以云盡職循分則愧負多矣今吾重爲汝言這謹潔二字是固我所心期於汝然如這負愧二字則又我所深爲汝勉者也第三知縣於民不能施恩捐免其錢糧不能輕發倉廩賑周其困急何處可施其撫字之仁只是徵收上不先時急迫不額外重耗詞訟上不寃濫不淹滯習俗爲之正妄費禁之節秀者教他讀書知義愚者教他守分急公官衙無致他多入盜竊不令之輕擾卽日間隱惡生民者無限耳知縣於

朝廷上之不能論道經邦次之不能責難陳善又次之不能捍邊禦戎何處可中其報稱之恍所可自將乃心者

朝廷付托的幾個百姓爲之悉心培養付托的幾個士子爲之悉心訓誨供軍國的錢糧爲之早完備水旱的倉廩爲之護惜害百姓擾地方的盜賊爲之禁除使此邑成一醇樸善良豐裕安樂之鄉合四海共成熙皥之風於這些處殫竭共之誠而已若於這義旨看不分曉於這條端做不圓滿縱無貪酷之行亦終是辜負

朝廷辜負本心辜負良時如此而縱不罣吏議君子竊笑其陋且鄙也第四知縣所最與士庶關接者徵收詞

訟二事顧如吾省徵收例無不定卽兩廣可推想而知知縣豈能於通例乖違但如舊例外之增例力所能裁者須爲之裁卽勢不能裁亦萬不可更滋之重至如詞訟則更萬不可一字請託傷天害理　第五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而最可憐憫者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四者必先卽累代仁人君子亦必於此留意奈近來習俗卽稱良吏亦只留心顯擷考成之處而於此等處則漫不關情以致額設廩糧往往給散不時或且不足房屋之傚壞不爲計疾病之死生不爲計且真無告者往往不沾惠而半歸奸徒詭冒也是惟細查闔境真正孤貧實

數如其不及原額即以餘糧加給實留之人如原來額數本少而人數實多則於州縣無碍項中設法給助每秋冬房屋墻壁必一一修補其破損每月朔望縣丞或典史必親臨給散遇春冬自已亦不妨親臨一二次大抵除功令額設廩給外州縣之外幇與增添之人所費俱是有限州縣官但得仁心爲質即小縣中作一設處正自不難況大縣饒州乎且使但有一二分爲民父母誠求保赤之心即自已減一二套衣服省一二席筵會正自可辦也作令能辦此副心腸庶窮民之無告於天地者盡得其所而可告無愧於民之父母四字矣　第六

得地方時無論大縣小縣以休養生民爲首務然但讀書有本心人亦孰不知民所宜愛而究之坐到一二年後實惠不及於窮簷下民不共切愛戴者則是於民之積害不能除現利不能興耳然這不能興不能除一半固是無眞正才力一半亦是不能悉知情實汝到地方三五日後於佐貳等官境內甲科貢監生員鄉約六行人中一一行各用適宜數語作引不必用一字浮文但眞眞切切寫出求言本心務期將邑中積來牢不可破之獘爲邑民所苦與習俗流極之失並邑中眞好人眞恶人盡情開寫或數人共一册或一人自一册中間條目

亦但取明白直截不用一字虛文册背必各書具册者姓名限五日密封牢固經堂房掛號投櫃中間事目幷不許令堂房聞知册子投到一統逐封開視隨用叅五類究工夫不過兩月即邑中積害縣衙積獘當可十得六七然後公邀老成細酌興除其爲知縣力所能爲者便即自主力去其爲知縣不能自主者即委婉申請上司期於得請倘申請又所不能則想出法子務期照前法害少利多然後爲當也如此即邑中小民積害便當不至如前太甚至如要細知衙門太甚積獘則每日教六房吏書中派一人三行中派一人於內書房入直放

下筆硯紙册與他一日飯食識字者教他自寫不識字者令內書辦代寫如此不過兩月六房吏書各班衙役亦可三四週回待到三四月不惟積獘可得大半即其人之誠僞智愚亦可十得七八到這裡却須細加檢點陋規之太甚者斷然即去固在無疑至如尋常些小陋規却須明白開諭令之姑留聖人天理之至亦人情之至公門應役之人即人人給之工食尚不足於數口之養何況十九全無工食之給難道令其舍父母妻子不顧自已亦受饑寒而從役乎但是這意思却要與他們開陳明白使其共曉又而問他們愿去者聽去愿留者

却須與知縣大家奉公守法但有犯於常格之外卽不
惜重懲一二人始情法兩當也　第七廣西州縣無多
錢糧聞百姓亦肯完納不至如江浙之拖欠難追然如
亢旱淋滂歲收歉薄亦須體恤其苦情寓撫字於催科
又如三春窮困義倉借貸與平常糶糴俱須自己留心
期於均平周到於此中寓補助之意蓋知縣爲民父母
有饑食寒衣拯急周困之責而力却不能蠲免錢糧不
能輕易發倉賑濟惟有於此兩處申保赤之仁耳又毎
歲春間開徵之前須先徧諭里民開徵視外縣開徵之
期遲緩半月或十日令其措辦錢糧若能一卯卽完半

歲之數者准其半歲更不上縣更若能完一歲額數卽
准其一歲更不入官衙致滋勞費此去所得地方不知
通商不通商田肥與田瘠民富與民貧總之田糧起科
應是輕於吾鄉中間力能早完者應亦不乏至邑中必
不得已之差役却須公同講究出法子亦教百姓輕省
於前此如此卽催科中便寓撫字雜徭役中亦寓撫字
矣更如禁訟清訟而能做到化訟田地卽農民安有不
少蘇於前日者農國家之本農民蘇卽知縣報國第一
義也　第八詞訟無濫准呈狀准卽一二日立審不許
牽連多人而如最要緊則在不許牽連富民牽連婦女

誣告必要如律加三等扛幫硬證必定爲罪重本犯懲
不少貸總之除欽件命盜案件外小事切不得過三日
大事亦不得過八日十日而又不牽連淹期卽於百姓
所省爲多至如狀詞則考法家二人諭以隔五日輪直
但有誑詞誣告本人罪固不免法家先行重責不貸又
如鄉約選有體面公直人就諭以黨中不平情節先訴
鄉約倘如事非鄉約能解狀尾須書會經鄉約某人一
語到問明時看時鄉約不公則罰在鄉約如係訟主驕
抗不聽鄉約處分則罪外加罪必不輕恕總之法立於
一定則愚民不敢輕犯誣罔之條罪情彼此牽連則大

家當有勸化悔止之力如此卽罪獄當少暗中爲百姓
省費省勞自多而公庭可長日間靜矣　第九紳衿民
之秀也愚民尚當愛重豈有紳衿而可作踐者近日州
縣獘風往往遇事偏有意凌辱紳衿借口於果奉
聖旨戒飭紳衿不許生事不知
朝廷本意是教戒飭紳衿期其循規守矩正是愛惜保
全的意思豈是教州縣作踐乎此等見解不惟立意偏
晻亦未達
聖主本旨也且若知縣到地方正能事事奉公循禮一
毫不敢妄舉卽紳衿妄生事端之念自已退得七分所

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更如遇士民之訟先斷是非到是非明白之後仍須爲紳衿稍留一點地步卽何害情法兩當乎但這意却要爲兩家開諭明白使之心知其然如此卽庶民自當意貼而紳衿聞吾勸勉之言亦且必自愧悔而可當會罄之懲是則優紳衿亚所以愧紳衿化紳衿又奚害歟　第十廣西文風不振之甚到地方擇師設立大小義學自不可已然如近日義學之設特州縣官點綴文爲而已卽一邑設三十處五十處奚益乎必須小學則寓古小學之教大學則首擇端方穎異之士教讀性理通鑑及道德經世之書三四部使趨

向於立德立業之路而中間但有穎異之士立身既不苟而更有才識可望遠到卽破格旌禮加意饋給次則遠請湖廣地方高手時文立變其文氣之萎弱浮薄武生童亦留心延師教其弓馬技藝須二三年中畧變其文武之氣亦士君子移風易俗之經猷爾　第十一講約屬功令那一州縣有敢不講者然却要知若敎鄉約念過那一時讀徧十六條日日下鄉親爲勸講亦無益也須是立定規程講期較前稍踈而約中之士農工商則必期於多到每講約先諭一方人於早飯後俱到約所一次只講兩三條講畢細問地方上紳衿軍民縣中何弊宜除何利宜興何人宜褒宜旌何人宜懲宜戒有進說者卽再細問衆人得其的確後宜除能除者卽爲之除宜興能興者卽爲之興宜褒宜旌者卽爲褒旌宜懲宜戒者卽爲懲戒更不一字少爽格式如其言出徇私報怨亦卽當面賞罰如此卽半歲門於鄉約一節中收益便自爲多然又要知這裏俱須以誠意鼓動始得若只當作一椿美事循墻摸壁爲之卽傀儡登塲泣笑不真亦不能得貴賤賢愚眞機之立應也　第十二保甲之法中間所藏甚多然如册式須發出一樣子於紙鋪令各縣皆大小一樣便於集齊彙定大抵或紳或士

或民或兵或開店坐舖或衙門吏胥但是地方上住的總用魚鱗册式自內向外順次排編除大縉紳册上易名書字外貢生以下皆須直書本名名下卽註貢監生員軍民人等各習之業與其年貌獨婦人但書年紀口數男子則自十五歲以上年貌亦不可廢畢則必總書地畝糧名生畜生意欵項盖必如此開列者期日後遇訴訟或派身役或查窩逃則皆可按此斟酌也凡册必厚紙書寫各具二本一留房存案一送官署內書房收藏　第十三廣西地方非邊山卽近水聞其盗竊頗多弭盗之法申請防守官兵擔一半甘結外其次就[illegible]衙

捕快衙役中遴擇壯勇精敏之人人給諭帖一帖使之深悉知縣意旨所注然後分派地方嚴立賞罰遇有事故卽查賞罰之格實實如式行之斷在不爽賞罰一明一當卽三軍之衆尚可使之赴湯蹈火而捕快不用命者未之有也捕快一用命而盗竊安有不斂跡者乎所以然者境內盗竊捕快未有素不全知之理卽境外儻來之盜亦往往內藏線索而後至少有無線索突來者且卽無線索突來境內盜竊亦少有不揣料其情形者故捕快得人又各令分鄉擔責再能賞罰重而且信直可使夜夜無犬吠之驚不難也　第十四到縣卽問六

房吏書應役捕快及一切皂隷門子共若干人次查各項工食不足之處取用何方無工食者又取於何項到得心中了然時去泰去甚固不待說然亦須細計畧足養其父母妻子爲當必若不得善出之處則畧减其人數又若人數必不可减而此輩亦不肯去則須知縣於無碍項中量議一法不然則此輩斷無不衣不食不顧父母妻子之理不是生出奇巧怪異法子必然設法巧取於民夫衙役生奇巧法子不害公卽欺官至巧取於民則其弊更甚於欺官矣夫知縣一邑之主卽凡公門應役之人皆我子弟僕從也不能使之安全而至飢之令害公欺官巧取於民更說甚一邑之主乎必須教閤邑呈保甲册子時旣統其里居一例入册仍令閤衙吏書襍役逐行開一家口册子送署一如鄉縣之式暇中一一細閱更加留心逐處細問卽旬月內便可知其貧富豐嗇逢其大患困災傷時特申賑濟之仁這也是爲人父母爲人主之道也况如體恤之厚卽此輩報禮之重視知縣事自當如視父母事知縣亦未嘗不享其報乎至如佐貳或一衙兩衙亦教同此方法蓋主一邑而有一人向隅而泣卽分量未滿也至如吏書衙役有骨肉之喪與婚娶大事須寬聽給假始爲近情　第十五

事上司義如事師必須無犯無隱無犯者禮欲其恭辭欲其婉如弟子之事嚴師不可少有慢禮慢心無隱者心欲其誠不懷詐僞言欲其信不蹈二三逢善則處處歸上而不流於諂曲遇事則一一直陳而弗匿於胸懷一如弟子於明師不敢少有藏匿蓋覆如此則上卽不善亦不至怒卽或一時未亮其本心當亦不至心斥其傲悍衙然此中有道焉不亢不隨是惟有定識有涵養始足語此也勉之卽此便是進學練識之一大關頭而他日立朝事君之規矩準繩也以上諸條乃知縣合盡職分是乃所謂循良實課不如此卽謹潔自守其實

木偶人耳得罪於
朝廷生民實多也
又切務二條一用財欲其節非教汝學吝嗇也盖一切
禮體所關賓客親族所係與夫債負賞賜之需正使窮
邑小縣皆須節口縮腹稱其宜厚宜薄勇往爲之至如
自已衣服飲食器具則但取具而足匪但是爲惜福正
取能儉則將來易繼且不至官錢虧空私債堆積耳近
見一輩朋友守大州宰名邑於禮體情分闒頭漫不經
心惟任性窮口腹衣服之欲甚至乳臭之兒女俊綺羅
成群之婢妾厭粱肉僕從滿前用事者上緞下紬擺隊

者亦冬裘夏紗到得結局縱是不爲虧空纍縛亦往往
爲私債糾纏人品壞而心術並不可言此等行徑可憐
可慟汝到地方縱得大邑須於日用衣食間首念這幾
個錢是百姓的脂膏這幾個百姓原是
朝廷付託令牧養的人口這錢豈容人浪用這百姓豈
容令自致不足而生法明剝暗削且又當自念年紀正
壯到四十時還有這八年好歲月乘
廟堂之明良建男兒之勳業大節無虧細行亦謹使當
世共羡儒生之風采猷爲並使老親目見幼子之循良
作晚景一慰心事這事是多來大事而忍以奢侈自是
官箴耶且世未有暴殄天物而能終享天福綿長子孫
者而可縱情肆欲自致損虧耶到地方切不必多做衣
服求豐飲食求華器具房屋一切但適可卽止卽汝兄
在署冬但穿一廣紬青褂夏但以粗紗作褂以見賓客
餘衣裳亦不必純用絲紬細布卽好緞衣更不可用飲
食則有幕賓只四器無幕賓亦只兩器人多則視人加
增兒子輩幼者則與家人長隨夏維葛袍青夏布作褂
或袍褂俱顏色青布亦可冬則但用佳標布作褂作袍
便止切不得聽其妄行穿着自致貧窘酒肉亦須着定
則額我是寒儒我亦不忍挈我作官衙榜様卽如你叔

遜老他從詞林出身做到方伯他冬夏衣服更無三套
每食不過一肉一菜這是榮宦路途上的様子又是汝
師汝亦安可不學且他到底有品節有聲稱少虧空少
罣累卒致
聖眷日深躋此大位是則節儉二字亦又何負於人乎
然又須知他這糧道布政皆世所羡爲不貧之缺乃他
一任糧道一任布政筭起來未嘗無幾兩羨餘到結局
時竟十九净盡入京之景况直到狼狽如是之地此皆
你目親見矧汝一知縣去家又遠又有碎債在身且我
的門庭自守之分素定又不可刻心從節儉二字下功

夫耶又要知一能節雖至小之縣用自可足若不能節卽合三個五個東莞亦塡不滿無底之壑故節儉二字乃恒足之道亦正是全品行全心術保前程庇後裔之要領所謂一善具而百善集者也有識者安可不奉之若憲章　一刑罰關懲創酷刻固不可然如當情之罰則萬不可以婦人之仁或至姑息此意自自己子弟家人長隨以至六房三行閤邑士庶無一不宜如是蓋這一罰裏面包含着慈惠之意正多昔子產以嚴爲政而吾夫子獨稱爲惠人卽此意也然其最要則盜竊賭博豪強欺良當公賣法四者尤萬萬不容寬恕四者果能

嚴懲卽隱中之陰惠無窮矣但不可以刻爲明失吾用嚴本旨一署中有限之人食物衣服亦自有限一切差自己家人依時價平買爲宜一則用一個差人易至於依勢虐取二則使我們自己人亦便於看市上情形然要必分曉老成人於凡署中應用之物時時細問其時價然後使自己人直買庶幾隱弊可去公私兩得也一於當直的差役宅門上凡一切家人長隨須於其賭博綵絃禁之要嚴如慮其太閑寂悶則立定功課敎他們飯後閒時非射箭卽學鳥鎗捕快壯健之人亦寓其中正無不可且又如汝身能於政事讀書之暇數日一射亦是佳事蓋不但可活潑精神暢達氣血兼中間亦藏有隱義爾

又

接汝稟俱悉汝兄弟景況至如來稟中達於安命之旨已算通識而如安命中尤知以盡分行義爲心尤見汝兄弟之學近日眞進充此不已古循吏名臣俱無難到勉之前乎我者不知有名世幾許人後乎我者不知有名世幾許人一善成名苟以自慰淺丈夫奚可甘也又據汝兄弟此等存心此等見解謂近於理學也可而來稟中不見提起前挺身擔當之諭抑又何也將無由之

而竟不知道耶抑於其書近來不暇親近遂不敢直認從事於此耶抑知四子書是理學之宗傳近思錄小學陽明文抄是四子之階梯吾日前寄去之二紙並文集則又是前四五書之針線但知按式尋求裁製縫紉之法心靈者可數月而悟正路性鈍者亦不過半年一年之間得適方之指南矣我近日益知得須臾不可離者莫過此學又益見得至明白至平實易知易能者無如此學顧不知當世一輩聰明才智之士何以迂視理學二字而俗根庸骨又何以高視此二字而難視此一事也可將前開諸書得暇便閱視一二段或溫一二章不

知不覺智與時長習與性成昔歐陽公年三十四五始
學古文以心誠好之竟成大家矧理學性分之學有不
立見成功乎勉之勉之

又

與安原糧一萬有餘而報荒幾半此非由前此三藩之
變卽或經他兵荒之後如此也然如就情理論報荒時
已有影覆於今數十年中且十八開種方今功令明肅
海以內無荒不墾無熟不報況興安當粤孔道田疇荒
墾之多寡往來者有目盡見今日如虛荒不清熟地不
報竊恐犯造化之忌不久必破破則官民俱受重罰耳

則今日之清荒一着亦似爲州縣者之難已也但以國
家富有萬國而粤西地薄民貧與其盡畝括稅不留餘
地正不如留有餘不盡之惠宏國家之深仁且從來清
荒之法一涉峻遽卽民間驚恐無窮里書奸胥賄賂紛
騰將來萬一值有荒歉兵火逃亡必至人衆熟田仍復
成荒此乃必至之情勢臣子報國要以仁育民生培植
國本爲第一何必以增賦益稅重爲已功者鳴報効哉
故清荒一事又以少緩時日迨恩意浹入民心而後開
誠善誘令其不動聲色而舉乃爲貴也其法先看是奉
旨清荒抑是奬賞昭彰漸有欲破之勢不容不清如係
奉
旨則舉事且緩須臾先細詢闔邑老成士庶邑中積來
相沿爲民害者是屬何事斷然除去使百姓知新令君
眞有爲民興利除害之心而於保甲一法則行之務盡
其詳其戶帖人丁則務備其名不得但以幾丁了事田
產則務悉其詳如水田共若干畝糧稅若干旱地共若
干畝賦稅若干荒田地若干畝除賦若干按魚鱗冊式
共造二本一本送縣一本留鄉約直月處限日完後呼
里書集縣限以卽日於此糧紅簿戶名盡易成戶單現
書之名不得改名藏覆人鬼相叅此則半月可了之事

了此二事卽清查之根抵已定然後刊刻限月淸丈諭
帖務盡勸誘矜憐之意戶給一張給帖之後嚴諭講約
日總約直月務集所管一里或一圖之家長畢到不得
如前參差不齊直月於告條細講一遍務令人人盡明
其意旨大約告條所言謂此番淸丈是乃四海盡然要
知
朝廷本意是乃哀憐愚民開以悔過自新之路但得你
們知事畏法將從前隱欺盡行首出卽前罪一切不究
仍是六年後方始徵賦你們若是有識各將日前欺隱
之項自已竟自首報不必到丈量出來受官刑摘花烈

令身家盡傾也今限以某月日清丈各里書約正須按圖魚鱗編號每圖先具一清册投縣其各戸地土則總約里正先丈量清楚於各叚四隅封土爲界上揷牌標書某圖某人熟地若干畝如係荒田則書某人名下荒田若干畝如係無主之田則書無主之田若干畝本縣丈量時若牌上數目與册上數目參差不合斷須亟月里書與本戸同罪至如山窩溝澗則丈量時本縣看其情形無幾即弛以予附近之民立給以硃批執照聽其種樹種桑永爲本業日後更不起科外人更不得借爲口實但須封土樹石爲界以杜將來侵漁隱欺之弊若

無主之地有人承認開墾亦即立給硃批執照許以六年起科納稅中間更屬荒涼之區田地老荒者許以十年輸課如承認人即欲開墾享利而苦於資力之不足則直月具保於縣堂借領官穀買牛充費準於當年秋收日抵斗還倉如各圖總約能於荒多之鄉設法勸誘令於一年內荒田盡墾本縣則特有旌給斷不食言若官許借穀牛種有賴而二年之內圖中荒田不能盡墾即約正之無德無才可知本縣即當申請革去以懲庸情另選才能如此即小民不至驚擾亦不至玩肆或可不大動聲色而辦此一大事耳此奉

旨清荒之法也若係弊風昭彰浸有欲破之勢而知縣願先事辦理此事則如前條先詢邑中積害於小民一二事力爲之去令小民盡知令君興利除害之仁恩爲使民樂於聽令之根基爲不可易次仍舉保甲換糧名責總約里書以立清丈難欺之鈇案爲不可易否如告諭邑民則却須另換開端之語爲勸誨之資是爲宜耳總約直月是鄉里之領袖須動之以可欣可羨之賞格里書是欺隱田糧之橐鑰須惕之以可懼難逃之刑罰這裏要費幾兩銀子飲食約正等人要費許多唇吻諄諭里書鄉愚人也總之要令君爲百姓興利除害之意

深入民心是爲點石成金丹頭耳

要刻意清荒前兩三着鈇一不可而如鄉約直月必慎選有品行有身家與心地分曉人破格禮貌是尤不容已之作用况總約近來皆選紳衿尤不容簡慢乎不知廣西有鄉約朔望謁見公堂之例否如有此例隔一朔望或於賓館或二堂設可用菓碟親陪款待一次止聞勸他們勤訓里民安分守法孝親敬長無輕鬬訟無輕費耗即無朔望謁見之例遇公事到縣亦一二月中設一次菓碟盒酒款洽接談總之是要他們知你主意望他們於各管士庶着着實實勸善戒惡敦仁敎讓尙義

慝公勤力節財共享太平之福又須爲他們明言本縣自此以後時時明察暗訪諸君果能實盡職分敎化得風俗美善不特本縣格外優禮即陰隲可格天心自然上天默佑子孫繁昌人孰無良自然約正中勸興有人到三四月後看其中老成分曉者尤特加禮際到得其心神信乎然後委婉付托以勸各管士庶自已首報隱荒田地是亦一助也而如民間一切詞訟或誣告或宂攀或越法犯科聽心昧已便須重懲不須姑容如或約正處分不平顛倒是非亦責備不恕即風聲所樹感德者益自畏威而於清荒一事庶可望其勇於助行耳孟

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天地間實理實事汝須知之然這道理是乃無處不然的至理又豈特清荒一事而已乎

又

前潯江事少學想不廢近日所得不知若何寫明寄我切切聞汝有離粤之說不知果否倘如猝不能離要知蠻苗之性易於生釁當年永順之禍多當事者嚴法厚斂激而成之前鑒昭然可無心戒粤西窮瘠之鄉一例與中原之民輸稅服刑業已窘苦不堪又見今此雲南蠢動兵未即勝即凝念易生是非當事奉上德意大加撫綏豈易得其感戴不貳又前見邸抄粤撫軍題請丈量臨桂荒田一疏其意覘

聖旨又覺嚴峻意必以此一邑定而餘皆不煩重刑而立就也今不知其事若何然要之臨桂省邑其民當順於遠府而遠府則郄是傚此舉汝見撫軍時或宜以此意懇款陳之萬一邊府聞風生釁功縱大而過且不小矣或宜徐緩俟時爲行止此亦安粤省而報撫軍之一事也又汝治潯江不難屬邑中間包有蠻苗獠猺猹否有則須加意撫字事事爲畱有餘務使感恩而頌德又畱心於察吏以安民必使吏不貪酷普令民皆安守即

風聲所樹民苗推仁而慕義是潯江即廣西一路之長城即且中間美事包藏甚多此即汝功名之根底也至府屬城池保甲兵防務令一一有備而可恃一切地方上積獘穩釁務須善寄耳目博聞善察能得要領尤爲至要汝爲治整嚴處勝你三哥至如性不能耐煩不能委婉得民忍柔濟事則須大讓他耳又聞

新王英明兼舊臣多名德必厲精圖治汝兄弟須循分盡職無輕取於地方但於署中費用須大加節省一年半年可清結身上頭緒矣頭緒清無論爾父心喜汝等獨不快於心耶

豐川續集卷之十三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四

書答

寄漳州林雲翥 康熙甲午年

今歲正月十一日接翰示卽擬一札欲覔便寄蘓以奉答未久而蘓中丞儀封先生見邀已於四月二十至蘓至日卽使人探問足下於文星書院知春初亦已歸里悵然如有所失故玆仍覔貴鄉會館歸人一函寄上並附前所擬答原稿用慰足下懸切之望書至之日足下幸詳加計慮如能從海道二三十日內至吳則決策一來萬一期遠竊恐足下至而僕又去也則竟可不來且

如必不能來則切須細味孔孟是何學術望道而趨期於副其意量是爲宜耳萬不可以足下之高志定力而自蹈意見反没溺於佛老之一偏也盖如足下之前書僕所深取者爲其爲巳之心眞確切實可用之爲進德修業之基耳若律以聖學宗旨則泥靜滯虗遺外畧用已自落於一偏更若溺而不返不且入二氏之人定遝虛幻空一切耶此非朝夕誦味孔孟書動靜出處卽奉之爲高曾規矩而不敢逾越僕眞不如足下造之所就矣故僕前書一本此意而此札仍不外前書原旨也更如足下能來吳而僕又西去則與另簡數處相商或能

爲足下公籌路費可達鄙人處也書至足下幸自酌擬答書一統附上文字語言間商論原不如面晝之爲切但慮足下寒儒而路又太遠令人下筆時不能不四面計酌耳足下善會僕意可也

寄無錫顧楊諸君

甲午姑蘇之役冒暑南馳而落落讀去眞無辭於迂拙貴鄉諸君子之會企之數年而一宿未留眞莫解於戇率然諸君子今想悉僕不留不處之故矣即且知賴得此迂拙戇率四字吾道尚不至盡墮於脂韋關中無以道猶人之道卽錫山無以道猶人之友道在友在千里

同堂留不留又足道哉歸后每欲一字訊候近居因海文公方行試士不便輒以書疏相托兹拙集爲楚制軍額公炎木而海翁試士已畢特藉其歸裝奉上一部請正諸君子中間意見不合幸人各直書一冊每條后各留空白一張以便鄙人逐條答教僕自分永無南至之期諸君子亦豈盡有入關之望存此天壤亦或見我輩今日千里同心之雅也大抵拙集雖縷縷煩言而愚見則以爲斯道自孔孟以至今日江都河汾兆塗啟戶周程張朱入門升堂其他諸儒各抒所見盡力闡衍幾於無義不備矣然未免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爲主恃分觀之皆有聖人之一體統會之諧爲全體渾合者夫斯道猶二儀五行然遡其源無極而太極推其流萬物而萬事形上形下何一非精爲表爲裏豈容意分而各從其性之近以爲說是自道其道而與孔孟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一貫相因之大道其分量亦覺未符也竊不自量每欲於諸儒先取長畧短滴滴會歸於孔孟之淵源使二帝三王一中之傳至鄒魯而日月中天者復見眞面於今日庶幾副我輩生世之正分滿平日願學孔孟之夙心耳奈自先師殞喪以后更未得一印正親切之所相與徹底證會故拙集雖已梓行而中間不能自信於

心者殊多惟諸君子高識定見當必有教我之不逮也引領回言以日爲年關中林雲翥近甚精進比曾兩寄惠函想亦有書到錫山矣關中得此道學眞種子是可喜也顧節毋太君想健勝如前鍾翁舊恙想已脫然恒翁尚假館舊處否清翁古作想益精進於昔豫翁纂述想必富有日新薛君爲恒翁賢坦前僕以兔齋之於文公相期今想一日千里也靖江楊友當時見於燕州問知爲學會中良士僕曾與之傾心而談顧見此君於僕言及陸王亦宜兼取處則每意爲之艴然嗟乎程朱陸王最宜相資豈宜偏排陸王之不可爲中行固矣要其

重本輕末自是子游輩易簡疏通人專尊陸王而輕排程朱是不知工夫外原無本體不惟不知程朱並不知陸王若專尊程朱而輕排陸王是不知本體外無有工夫不惟不知陸王並不知程朱所以然者程朱陸王俱以盡性至命爲會歸特其姿稟不同故從入有紆直疎密之不同處正其未融非其偏勝未融者惟恐相資之不切尚何容輕加攻伐有同吳越乎此友看其古貌醇質當非如時賢執名形迹徒爭口舌者特其見拘於是耳相晤時大家共審一是以見示此亦今日論學之一大公案也一腔欲言眞覺傾大瀛海水寫不盡而其可

得而言者僅於此諸君子幸諒於語言之外可也

答楊州朱澤澐

得手翰雖推譽之過自愧於心然同心之喜則不啻錫我百朋也至於不苟信不隱疑此尤不肖平日殷企於四海知交而不易得者能無鼓舞稱慶哉茲答來問四條鄙人本意不欲繁詞滋蔓緣吾友胸中原源委洞達不煩鄙人曲暢旁通也顧對知已者言所欲言則已不覺娓娓累幅矣所諭紫陽先生學宗云云則大學明新至善之旨而疑鄙人謂原本博學篤志一章爲未盡紫陽先生教法則博文約禮之旨而疑鄙人謂原本論語始先卒后之宗爲未盡吾友之言似矣然得毋尚宜更加推詳乎夫所謂宗者謂其體統大宗耳居敬窮理豈謂非大學明新止善之兼綜條貫卽鄙人前亦言之頗以語於大學之全體大用眞體實功合下圓滿其體統分量果盡合符耶紫陽先生之書俱在後世遵紫陽而推明其宗旨之說俱在也吾友試靜一較勘其於大學之分量合否當自了然分量苟一毫之未符卽於其本來之統宗大致不合而況乎先生言居敬窮理時往往單靠此立宗明教之處實多也單靠立宗而謂盡合大學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之統宗耶博文約禮似異先后

本末之分疏截然矣然所謂先博后約得毋仍相類於末先本后耶所以然者這博約分不得先後猶之乎本末不可截分始卒耳吾友試思博約是隨博隨約卽博卽約耶抑是先博後約博盡後約耶本末是本不遺末末不離本耶抑本在所后而末在所先耶血脈一支離卽不特本末先後之說爲無當卽博約兼進之說亦爲無當也而紫陽先生文集中言教不躐等處不一而足卽其泛言先博后約處亦不一而足不且如子夏始卒本末之旨耶此處眞細之至微之極鄙人益於此苦心研究者累年而后稍通此一線吾友幸於鄙著中彙觀

鄙人論博約本末之旨並觀拙著江漢講義中論博文
約禮之旨或當釋然鄙人原說之旨而二說未盡之疑
可不言而喻矣所論第二條謂朱子格物正實靠明德
新民作底本本傳所云卽凡天下之物卽明德新民中
物也而疑鄙人云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爲稍涉於
寬之說吾友知言窮理之名士也試思天下之物果無
一外於明德新民耶且卽天下之物皆可統於明德新
民之內耶而以推類之旁通果可直概以本原之大體
乎吾友不見夫大木乎叅天合抱其枝葉之扶疎而爛
熳豈謂不通於巨幹原身然果可以一枝一葉便當得

合抱叅天之體段耶抑不可耶朱子補五章傳中卽凡
天下之物云云其意卽善爲原成而以凡天下之物卽
當作指明德新民中物而要之據其立言終不免於明
新本宗微涉浮溢矣夫大學一書正是吾夫子於三墳
五典百家九流紛馳迭王時約歸體要不雜一毫曲學
覇術偏畸泛濫之義定此宗傳以符於祖述堯舜本心
耳故鄙人嘗與友人累論及此以爲若泛論格物爲字
作詩務農栽花無不可通若論大學格物無論瑣藝窮
索不可攙入本旨致令操雜大體卽明天察地亦不容
攙曳致令浮溢於本宗葢此處是直截指明德新民本

事而言不可少叅泛濫旁溢之一事一物也况朱子臨
歿前數日猶改誠意章註卽第五章格致之補傳爲臨
歿究竟之見可從而知而於此卽凡天下之物六字因
仍不改卽其立言立意不從可知耶吾友尚何疑於鄙
言而未解乎僕嘗自謂惜不得與紫陽先生同時而生
如其同時或年少而受業也必當作起予之子夏不似
勉齋輩之惟言莫違陷師於過同年而爲友亦當爲勸
德之羅文恭不肯爲象山之競氣而爭有失太和葢如
此等處朱子文集中儘多而如經書註中可惜處尤甚
惜當時無及師之高弟一商改耳向使得眞高弟如朱

子之大賢說到理眞見的處安在不悅心樂從乎甚矣
好友難好弟子更難紫陽陽明二先生皆緣少此二項
遂不免遺留許多病痛爲后人訾議此事尤我輩今日
所當藉以爲鑒何忍又爲之推波助瀾重增先生之謗
議乎第三條疑鄙人謂其本體不虛之言此則吾友偶
忽於看鄙人立言微意耳葢鄙人正謂朱子不虛言本
體言本體卽言工夫是之謂本體不虛而旨無偏畸耳
原是贊詞非指摘詞也吾友再一看鄙人原說當自發
一笑耳至若第四條謂墩掌公於理學無得且言多舛
錯未可以公心善意目之夫此公無得於理學言多舛

錯誠有懟矣但當是時渠負神童之譽未冠便登第立
朝使在他人不知作如何驕態矜志矣矧當時十八是
朱非陸而此公能不顧毀譽而調停其間其以視學蔀
通辨承內閣之微旨而恐於唆千古之訟以貶陸爲貶
王之地又以視觀畧文評藉遵朱之正論而侈然肆橫
罵先儒之標題以衛道爲賈利之媒兩相較量吾友誠
思墩篁此書本旨可謂公心善意耶不可謂之公心善
意耶然要之僕言如是安知非僕迷溺意見而不自知
乎賢兄弟喬梓幸爲我據理剖判不作含糊僕萬萬不
及朱陸二先生亦正不欲爲二先生之喜順拂逆如鶩

湖無極兩辨失千古雅道也嗚呼萬古遙遙鄙人老矣
諸君子亦不盡少不知未盡餘生可得聚四五月糧同
堂一證明千聖宗傳耶又鄙人前集中錯訛既多兼可
改刪處亦復不少如何得晌翁與吾友一大刪芟合就
簡潔自此以往則願賢昆仲喬梓於鄙人江漢書院講
義及易說中多商究蓋鄙人於四書中有許多欲質正
海內高明處講義特四書中百分之一易說亦止始舉
其綱耳將來講究就此商證或當更觸鄙人之未發又
將來欲論道理須於大義微言上作窮詰不可於瑣小
節目文義異同間勞精神也次書二書見譽鄙人處俱
不敢當其他論學術進造處無不悉契於鄙心不俟重
及惟是詢及天理和敬之妙云云吾友既見到此亦不
必更求別法但卽此見到處實實體履工夫生時卽須
實踐一分便造到一分到工夫熟後自當絲絲入扣也
然中心却不須攙和這天理和敬字樣作幫補但卽從
此天良炯然不自昧處時時體認卽盎然儼然初而不
中不遠久之上下同流矣更如必須熟化渣滓之法或
於孟子知性立命或於明道識仁定性羅李之體認未
發陽明之致良知看何者於我當下親切卽更不復搖
曳他說務究其眞精熟存而躬行之得一卽萬事當畢

抑且得一卽衆說胥會也荒函到時幸前列來書作一
段次列鄙人答書另作一段如世本刻行答問之式拙
集續編中答徐家麟張正之式令省目分明吾友處留
一册鄙人處寄一册他日再商再改刪改定本得梓時
當付梓也與顧文書稿書尚未封亦幸依此錄入統以
見示切祝切祝

答寶應朱光進

方今時風衆勢異趨分塗而賢喬梓獨脈脈味此道腴
美矣哉九峰父子可再見矣眞吾道之幸也願世兄更
無忝世俗見以負此盛年盛會是爲當耳承問第一條

說陽明先生無善之說終似有礙不借立語過險世兄之言似矣然須知僕自稱有知覺以來卽痛懲后世淺夫妄人畧通文義曾不知先儒底蘊之萬一而輒敢橫罵極詆於字句疑似之間故於先儒及一切前輩或同輩皆不忍爲峻駁之詞匪獨鳴謙心恐自已有見不到處也世兄看拙集八九十萬言曾有一肆然詆斥前人之言耶又奚疑乎然此處評以過險則又是措詞謂立教當逼中下明宗不須元奇神奇臭腐豈在字面而陽明先生不避告子之嫌而直下此無之一字則亦信心太過弄險出奇之病耳若謂有礙則世兄不免又從言

詞異同論矣夫論語吾夫子言君子九思而贊易則又曰無思大學言誠意而記者記子則又曰毋意易繫言太極圖說則言無極自昔聖賢立言各有本旨直如引鋸不膠一轍世兄從尊翁窮理學明大義試思無思不礙九思毋意不礙誠意無極不礙太極卽陽明之無善又豈遂礙至善乎然僕此說是窮深探微之談又不獨爲陽明先生辨礙也世兄更透得此一關卽見解更當進一格耳留心留心第二條體道君子必以志帥氣常爲一身之主不隨血氣轉移此乃孟子善養浩然之脉絡古之大儒無不如是然此事却非摹擬倣像虛事撐

持做得來也昔程朱實用於終身誣毀之間陽明實用於竄荒被毀之日如在世兄用此則在實用於憂慮淸羸多病孤單之間乃言善用艮方耳且以志帥氣又非眞有知性知天盡性至命之學抑又豈能襲取哉蓋人當際遇闕陥事非知得吾性分定本來窮居不損之正義卽處處愀心而僨氣非知得天心終公並非目前順逆可定卽處處縈神而沮意非實下存心養性還元復本寔功課仍不免行不慊心憂患時乘非實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實踐履終不免懸結卜度觸境恐懍故志以帥氣四字要須下這四種實學問而後可庶幾也蓋

有此四種學問卽眞識壯膽恢恢乎沛然而生矣眞識壯膽生卽仁智勇在是尚何憂惑懼之足言哉孟子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卽直養以此充塞以此耳然此義却非持官套道理爲世兄寬也蓋生世之際遇闕陥者無如不肖緣寒族雖鄙衣冠舊族寒家則兩世以來衰落獨甚而先君先伯又復早喪先君棄不肖年始十歲先伯棄養時不肖年僅十七而適値吳逆變起倉卒兼之此年單需荒歉公私債負狼狽難言親戚皆代憂其蕩覆先慈獨一力撐拄於倉徨難困中不忍令兩門諸孤廢學不肖亦不以是爲懼全若家道學問一脊

嚮皆可成者迨十八入庠十九叨廩十六七年家道亦遂漸就調理而不肖二十二三遂思為離家從學二曲先師之計然以先伯遺孤尚稚大事雖秉持先慈而應門無人又待二年二十五歲深懼歲月之徒虛乃始決計奉母命棄諸生肄業二曲歲中定省二三次而已及二十八歲又以秉弱辛苦竟得羸疾者累年兼僕原單丁而三十五歲之前子尚未立親戚本家皆阻之無令四往先慈高識獨不為轉卽僕本念亦不少移卒之三十五歲以后前疾盡愈連舉數子今六十八矣諸小兒輩稟氣皆勝僕少年而就今日論眞精神則小兒輩無

一能及僕一半者獨學業辜負初心為恨耳嗟呼不肖無一成就何足為世兄道然如羸弱多病者未必死壯年無子者未必絕亦可為世兄作志以帥氣一勸也至格致之說僕與尊君書中頗詳無事重贅倘如世兄尚疑不妨再書反復學不苟信是亦一道也然如就世兄當身論格致則鄙人答志帥氣條大義乃鄙人痛嘗徹髓之切論道誼骨肉之直語卽世兄切身之功課逼乎此而賢喬梓百碍得達百結可解矣又何必苦苦為前人分疏含巳田而芸人田哉況此時尚屬懸卜臆度無當學脈徒滋口舌而紛正念防正功也世兄且以為何如耶三千里外一書道意恨不得傾大瀛海寫此心曲且我輩青天白日正不忍作世俗支應泛套故事也惟諒之

又

又承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尊君與鄙人所取微有不同之論此是世兄近來識進之一階然總是中間有意見未融毀譽置懷二事縈繞意中也夫吾輩今日要學孔孟之道乃是包程刻期赴京事一步走不得紆曲路途一刻容不得打鬧盤旋一時顧不得寒暑風雨一忝以意見毀譽之念其以視無意入京而甘心鄉曲終老者

志識迥異矣若以之語於刻期到京則正屬耽悞刻期可到三事之深害也顧如循此而細證之則又覺千言難盡此曲折矣無已姑仍就刻期赴京而比擬此事可乎世兄試思吾輩以孔孟為依歸者非以孔子之大學為京師耶又非卽以造乎大學之本量為刻期到京耶而大學之明新止善則是全體大用眞體實功合下圓滿之京師亦卽是不走紆路不打閒礫不顧難易之包程也而究之三綱止一明德之貫注卽至善亦正屬明德之天則故經曰物有本末明明德於天下修身為本耳然則入手處稍於明明德之脈不直截不切實不圓

全便屬紆路紛營懈馳爾葢一不的不切即忘食忘寢亦無當於精勤也在昔聖門惟顏子獨得其宗曾子晚得其傳越二傳而子思乃究極其旨孟子乃善通其變至子游則能得其意而未覩其量故有重本輕末之論末其可輕乎子夏則欲爲其實而未透其宗故有始先本卒之爭本豈可卒耶是則子游子夏固已踰昌黎氏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矣至濂洛關閩於功利雜霸之餘佛老詞章之日獨探主靜識仁窮理居敬之旨暘明又於居敬窮理之后特揭致良知一宗是皆有整車秣馬問程赴塗之弘願循之皆可作人道之路原

不同異端曲學自限於聖域之外作大學之荊榛阻塞者也然究內功者往往或濡染於見性還元論學力者又不無間墮於强探泥跡括其底蘊果盡符大學明新止善之全量耶即溯其脉絡未嘗非大學之兼綜條貫然果可以兼綜條貫盡吾夫子體用工夫一貫渾成之全體耶且吾夫子折衷二帝三王之道統學宗獨揭大學明新止善三言以定大學宗傳而諸先生皆不免舍却師說而自標一宗此中即無師心自用之隱病要之不盡先師之大全即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亦在不免矣夫學師之學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曾可謂善學師學耶況萬世師表■一題

聖祖仁皇帝獨探天心範圍百世以昭示四海煌煌

天語昭於日星今日崇聖尊王準經憲時顧可少一隅越耶此僕四十年來不量其迂愚直欲祖述我孔子憲章我曾子子思孟子而尤隱痛於二三百年來門戶意見之習往往分爭馳騖害吾道之中傳塗后進之耳目願學我孟子之知言論世而不敢避好辨之罪也世兄謂僕兼取九子之長僕何敢然抑以意所獨見不忍自誣其本心心所不安不忍仍畏顧譏疑而出諸口者一字昧心耳其實僕之願學固自有在非如世兄之所云

云而謂尊君之正宗兼取僕更願其百尺更進直以孔孟爲師大學爲宗可也葢到得窺見孔孟之堂奧大學之指歸即循濂洛關閩之宗而善用之不必言兼取河會姚涇自可以入聖若少此一步進造無論專守所謂正宗者不免意見缺畧毀譽牽挽即云九子兼取不墮一偏亦涉調停而雜依違不知不覺墮于莫之執中耳何者謂其不直指京師限程立赴而以意見毀譽縈繫於迂塗盤旋顧望間也宇宙茲茫難得如賢喬梓虛心弘志勤學好問故不覺倒衷而相答惟世兄諒之鄉愿依違之習僕不敢以待知己也

答寶應朱之梃 雍正癸卯年

接來翰爽直眞切雖過譽鄙人處間之增慚然如賢者天分之爽朗志期之高遠而胸中又無成見作碍由是直進何所不到吾道之慶曾可喻哉承索學術指南足下讀四子五經宋明諸儒先書多矣又時與令兄湘翁切砥學術源流何一不盡寧俟更增一語乎然如朋友麗澤鄙人正不容已於效忠也夫吾輩今日所宜奉爲指南者何學乎大學而已何以必宜宗大學乎大學乃先師孔子祖述堯舜以折衷此大中至正之宗於此稍一不合非曲學卽意見雜覇之學也故學必學此而后

爲大學人必成此而后成大人否則學小而人卽小便辜負我天地獨貴之性耳此大學也分而疏之則始而下以人合天之實功終之詣天地合德之本量而統而括之祇滿吾性分本來之全體大用而已何者天地以並育萬物爲德吾此明德稟自性者卽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吾之明之也必合天地萬物以爲明故不特格致誠正爲明德中本事而不可闕卽修齊治平亦正是明德中實事而不可遺到得眞能合天地萬物以爲明更能不使一毫偏曲凌躐之私心襍乎其間而遂如乎吾性恰好之天則卽便明德在是新民在是止至善亦在是而合德天地之分量卽在此明新盡人合天中矣自昔堯舜本此以執中而立人極吾夫子祖此以明道而立學宗夫是以宇宙千萬世間堯舜獨推建立君極之大人吾夫子獨推倡明學極之大人耳然則吾輩居今日而學孔孟之學者苟一不準此爲式不且自小其性自小其學自小其人悖吾先師孔子之宗傳耶然在我輩今日執要而圖則又不待泛鶩紛馳也亦止在見吾此一點眞性捺此一點眞心成己處實成己不忝一毫爲人爲利任意任見之私成物處實成物並不忝一毫自私自利偏愛偏憎之私握大學之精旨寔旨而

切用久用之耳且又須知到得功力相應時却不得謂如此卽我分量便滿直須乾乾翼翼死而后已耳足下且以爲何如也又切囑者此事是欲仁卽至有爲若是事切莫以年大爲疑又將來再有商榷不必更論朱陸薛王異同但得大學宗傳明卽末流自不難辨耳且朱陸之辨爲二三百年來攘得七支八離可憐可傷要之總是騰口說競意見徒裂孔孟之庭奧而破敗大道之門戶爾我輩縱不能救又何必耗有用精神助爲之推波助瀾令后世具眼笑人耶拙札幸截問語置前后列鄙答如刻語錄式楷謄一紙仍以寄我切切拙集續編

一部易說一部晢寄將來必陸續補足也然殊悵自丙
申以來近稿無刻本不能就正賢昆弟爾

答無錫顧昀滋

十年始得一函而終無重晤之期天限南北之感抑何
可言兼聞恒翁作古益重吾道之傷承前後披陳俱當
鄙心獨以鄙說止至善爲是以不失本末始終恰好之
次序爲疑尊意將無䙡爲同於呂陸以止至善爲明親
之標準耶夫呂陸之見乃無聊中摹擬之空腔而鄙說
則按脈切理而務中乎其肯綮也兩家原說俱在一按
覆而了了分明此正學脈關鍵所在第鄙說原不假借

呂陸卽呂陸之說亦豈呂陸之可假借乎然此不足置
辨也惟是止至善之本旨鄙人始原求之積年而終莫
自信於私心蓋所難信心者止至善乃聖經大學之歸
宿此處一無着落不特綱具而目反踈畧卽明新且屬
不圓不滿不的不當之事物豈有經不詳傳並不釋乎
於是而徧質於知交又繼而博求之衆說而終不自安
后得大學古今本通攷一書共四大本凡自古文禮記
及漢唐宋明以來諸儒忝定之說不下數十家以爲其
說統古今名儒之論而俱在或得的論可從矣而終無
當心之一解於是仍反覆本經並循明德之目而細索
諸經中傳中則格致誠正終始歷然而無所爲至善之
標目循親民之目而細索諸經中傳中則修齊治平本
末秩然而無所爲至善之標目卽中間止仁止敬之心
盛德至善之善亦若止至善有寔證矣然亦只是釋詩
之解而寔未盡明親在止於至善之全旨且古本此二
節在誠意傳而今本則朱子安排諸止至善傳中亦不
得的確指爲止至善之宗便在於是而止至善之道便
盡於是也況誠正修明德之事誠先正正先修明德先
后之次第也而一字不及止至善者何如而但言意不
可自欺不自欺則自慊心不可有所一有所則不正豈

曾子釋經而志在止至善之義耶將毋正心誠意之止
善原在此卽使心意之物不失此本來恰好之天則心
意之事不失此本來恰好之天則耶又一誠意而心卽
廣而心正體卽胖而身亦修又將毋所謂止至善者卽
在此不失明德中恰好之次第乎至齊治平新民之事
而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則明新之先后次第也而一
字不及止至善者何如而齊家在於修身而修在好惡
之知辟治國則但言治在於齊而本在反身而藏恕乎
天下則但言平在於治治則本於此身之能絜好惡則
仍於慎德慎德仍不外於忠信又豈曾子釋新民三傳

累千言而反忘聖經新民在止至善之義耶將毋齊治平之止至善原卽在此家國天下之物不失此恰好之天則齊治平之事不失此恰好之天則也又齊先治治先平而本仍係於此身之好惡不辟不私又將切所謂止至善者卽在此不失明新中恰好之次第乎且經文明言知所先後則近道將非道卽所謂至善乎而知所先後則近之則是先後恰好之次第卽至善而知所先後而不失恰好之次第卽爲近止至善之道又奚疑乎總之止至善之爲言卽是不失恰好之序之名義而不失恰好之序是窮究止至善之脈絡肯綮分曉的當而

止至善之精義不旦和盤托出耶聖人之經如化工造物元氣盎然周流而並無痕迹之可指豈若後人文字立一綱到目盡時必徵明本綱而後爲完全統備歟且古本知先後則近道下緊接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則是先後之恰好處歷然古本自天子下三節結以此謂知本二句則是本末恰好之序秩然又何處非的歷明此先後恰好之序卽的歷結近道之脈而終止至善之綱歟於是稍覺自信於此心此理之可安而最后則得近溪之解中有數語於此勝合乃敢自信以爲稍合聖經之本旨而本此以答友人因付梨棗以求證當世爾而

尊意顧以是爲疑乎區區則竊願吾丈暫置一切成說反覆於古本今本經傳到中間求抜脈切理不泛不浮之一說逾此旨者得則仍詳書以見教誠能的切於此僕卽不難毀已成之板而重改如更不可得亦願契丈舍成見而翻然向此也葢此案是二千年來未明之案抑又自宋以來五六百年聚訟之府也於此共證得一的當確切之旨卽可使前聖之宗傳久晦而重明千百世之眼目永開而弗迷庶不負我輩尊經述聖之本心乎吾道大公建安原無朱元晦青田何有陸子靜也至云說大學必當遵高子所定古本爲的則僕又不敢以

爲然矣何者諸儒於學紛紛更定此皆不透經之本旨而自以其意見爲割裂穿鑿也後人於先儒更定中各定適從又皆不求之經而多以其意見之偶合爲是非從違也葢使大學一書卽本來經傳義不可通吾輩以萬不及聖之識且當闕疑以俟信況乎本經可通本旨正自圓成而乃硬以已見割前置後抉後擡前令似後人文字一目一義如木偶之排列嗚呼縱使有可通亦失先師闕疑闕殆之明訓矣況乎學不闕疑不且又犯先師不知而作之戒耶故僕嘗謂諸儒紛紛更定經文朱子自補經傳亦未免少此一叚謙德一叚虛心耳葢

此等處是吾道大關鍵君子於此觀心術審德行別公私大小者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高明味此言當釋然於鄙言之匪謬且於後渠高子俱置無論而第遵本來經文而尋取其脈絡可乎盖遵得此義縱無當於聖經抑循不失疑還其疑之爲得也况卽疑后傳之當有錯簡聖經完全分明如此誠使體認有得力行不差天德王道之精蘊炯炯在我内聖外王之實際淵淵不窮矣其以視勞心思於無補反得遺經蔑古之怨者何如哉然僕又措生也后時不得與更定諸公一面效忠告而轉措更定諸公亦生也先時未及見鄙人而親

聞譏論也三千里外得一書往還臨紙遂不覺盡底而陳盖隱微深痼之病歷歷自呈端望𢌿丈俞跗爲我針砭耳惟諒之敎之吾道幸甚爲三朱友書已囑其錄以請教我輩老矣能復得書幾往返也他日幸正其是非以見示

又與無錫諸君

斯道原屬宇宙血脈不可以須臾少離又屬宇宙公理豈容意見之偏私二帝三王往而遺經在孔曾思孟往而學庸論孟在后生末學縱不能盡見其室與亦可昭然共覩其門堂試觀詩以道志書道政事易發時中禮

以道行春秋道名分較若列眉而於吾道統成五經若五緯之經天論語事理平鋪而元氣渾然大學綱目詳明而規模整肅中庸明吾道之一貫孟子洗吾道之蒙翳殊途同歸而於吾道奉爲四子若四瀆之行地卽此而觀亦可見大道無畸重之體用聖學有會歸之門庭况乎大學者吾夫子折衷千古之學術以定萬世一是者也而開章發端明新止善三語渾合全體大用眞體實功於一貫尤爲揭日月於中天乎諸君子講明正學不蹈時賢詞章口耳之習種子已得眞矣尚願於此窮源探奥一融諸儒意見之町畦而會歸於五經四子蕩

平正直之大道使孔孟二千年後再見鄒魯之宗風亦宇宙一快也無由面晤不覺重此縷縷惟諒之

復遜功弟

見規之言非賢弟愛我不至此顧如區區積念竊欲爲聖學計是非偏全不忍爲一身計毁譽離合也緣愚兄賦分迂庸然如至二十五歲謝制藝謝家務並作詩寫字之好亦謝絕不爲獨矻矻於此一事從流尋源從源又復析流由子溯經因經又復𣃁子竊覺此一事乃千萬世道法之脈絡正是千萬世道法之會歸脈絡不眞卽源不清會歸不實卽委易竭而吾夫子則千萬世道

法之大宗大學聖經一篇則吾夫子本祖述堯舜心法折衷此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一貫不偏之宗傳也舉前此二帝三王之道法會極於此卽舉后此千秋萬世道法之脉絡歸極於此而凡后世學術脉絡有一之弗合卽謂其源之不清可也會歸有一之弗協卽謂源之易竭可也今試問自顏曾思孟而后如董如王學尊孔子矣曾足繼顏曾思孟之詣副大學之全量耶又后之如宋濂洛關閩論者咸謂逐於漢唐矣更后之如明河會姚涇士林無不推眞儒矣凡此諸先生者本無不以先師孔子爲宗法然亦曾有一人足副大學之全量仰配

顏曾思孟而無歉耶嗚呼意見滋而門戶裂門戶裂而大道岐後世二千年不復得善學孔子之人全副大學之量亦奚怪其然也然如前之諸儒雖不免各從性之所近爲從入亦尙無門戶之深爭卽爭亦只在意見之不符期同歸於一是蓋雖爭而不涉門戶之私也近世則迥異是矣但講程朱卽視陸王爲門外人而必詆陸王但講陸王卽視程朱爲門外人而必譏程朱且如前輩風氣敦醇習俗質寔主程朱者尙深究程朱之旨卽詆陸王者亦尙備讀陸王之書近則主程朱者並不深究程朱是何蘊奥仍不涉獵陸王但見陸王立大本致

良知之說則直詆曰是禪學之虛寂云爾也卽問以禪學在何處不曰立大本致良知未免畸重本體而畧工夫畸重本體卽禪學則曰前人某某曾禪之主陸王者尙深究陸王之旨卽譏程朱亦尙備讀程朱之書近則主陸王者並不深究陸王之旨是何底裏亦並不看程朱全書但見程朱居敬窮理之說則曰是藝之支離云爾也及問以支離在何處不曰居敬窮理未免畸重工夫而畧本體畸重工夫卽支離則曰前人某某曾支離之嗟乎學者於千百年后論前儒讀其書不知論其世則尙未能知其人交其人不能得其心則尙有終身交

而莫旣其眞者以四先生造詣之精明沉深卽細讀其書尙恐淺學莫知其精神卽身親與之接亦尙恐局外莫盡其心性之注存今旣未得身親其人並不曾深究其書輙以得之耳聞者橫肆譏彈輕加排斥嗚呼今天下視道學二字不啻贅疣十九旣不肯講究間有一二輩談及者又止於空爭門戶而但已道之明也何日之與有道之不明而望有明於孔孟宗傳者出而挽旣倒之狂瀾繼絕學於往聖正人心於來茲耶而溯其淵源則今日門戶之習啟之弊而標掠門戶徒爭閒氣者滋之毒而貽之患也故愚意竊以爲目前欲講此學先須

看破此弊然后可望入程朱陸王之門也能深入程朱陸王之門然后可望由偏會全自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會歸洙泗大中至正之域而不至悞入旁蹊小徑蓋以非會歸洙泗則門戶支離學術終不副大學全量也况

萬世師表煌煌

聖祖之表題特歸先師孔子則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先生本無不奉先師孔子爲依歸則今日掃門戶之私說揭孔孟爲大宗不分資稟高明沉潛之異而但期各由其性之所近溯源洙泗如入京師者但問其至與不至而不必問其路之由水由旱亦並不問其門之從東

從西不亦唐虞五臣並用而孔門四科兼收之公義弘義乎夫極弊者在知其弊之所流指途者在明其途之所極後世亂聖學者第一門戶之爲害則救門戶者豈能外直奉先師孔子以爲準直遵大學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一貫不偏之宗傳以爲會歸譬之指迷途者值其蕩析離居而無所復之則引而歸之正路更進而歸之安宅者固理勢之當然也賢弟不見古之聖賢其衞道救時之機宜乎自文武往而聖道隱吾夫子出乃刪定讚修紹明天德王道合一之旨而聖學之堂奧弘闢自孔子歿門弟子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又不無裂孔氏之宗傳孟子乃闡明孔脈力闢異端而聖學於是乎重明下逮秦漢之間百家蠭湧聖道乃不見有目董子乃啟尊六經崇孔氏之旨而聖學於焉肇端然典要器數權謀佛老仍數百年雜然並行也自王文中特唱行道自周公明道宗孔子之旨而聖學乃漸啟門庭然詞章佛老爲患終未已也蓋以董王二子者雖提唱分明終以當時廣續無人風尙卒亦未變耳至宋周程張朱乃入門升堂至明河會姚涇乃疏渠導流兼之同志亦多及門俱盛斯道於是大明於前代然中間如朱文公救程門末流之弊而特重居敬窮理王文成又鑒朱門末

流之弊而主於寔致良知靡不自其弊之偏重救之今日聖學之梗翳由門戶則欲救此弊卽安得不於此二字决壅堤潰以大禹治水之方治之歟然要之文公文成二先生始之命意本欲矯偏而手勢俱不覺涉於偏重故卽其所救還爲弊媒卒啟紛紛之爭則今日調護道脈又安得不究其致弊之由一洗偏黨反側之岐見令吾道還歸孔孟宗傳直可上接二帝三王也況賢弟高明沉潛無理不窮試問此後假如得吾孟子重生目覩近代之流弊其折衷學術也將仍由后世門戶之私耶抑必會歸孔門大學之旨耶愚兄駑鈍之資原不敢

妄自附於擔當吾道之責但如耿耿愚衷竊覺合孔孟爲師外大學爲準便前負歷來聖賢之心期近負聖祖表章先師之殷意門戸二字私心寔深病之又能不以孟子之息邪說者息之拒詖行者拒之耶然如賢弟自任表章聖學之任愚兄亦望舍日前相沿之積習上溯孔孟之淵源以不負生平講學溯道之本心程子曰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王文成曰自喜一節者不足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望於聖賢之歸嗚呼愚兄老至此矣雖志未已而力不逮非賢弟誰與望之哉至如愚見是非所在還望直以示我

即不啻我二人重晤一堂也更如獲晤高明正不妨以此紙代我就正但得有切指余失中於肯綮者幸直書見示愚兄不敢顧議疑惜詆笑但得眞聞吾過足明聖脈即心感大惠也

寄遜功弟

賤軀自正月初六得頭眩痰嗽之症初以不敢竟用寒涼之藥遂致頭痛痰壅幾乎不測入八月乃用荆防橘葉之類遂漸覺痊可然以元氣未復但一觸動舊病軟作因悟醫不達理補瀉皆失本原不固寒熱盡侵君子凡事之必究其情寔而先其本圖有由來也病中確守修身俟命四字頗覺不爲殀壽所貳惟反衷自省生平剷一切紛華毀譽雜念頭歸併精神冀於斯道畧見大全以了吾輩此生一番正職分庶幾此生不爲徒然迄今將就木矣竟無一可自信之處則是六十二年竟成徒然耳輙不覺愧汗接踵不能自已也賢弟居長安人物之鄉值憂慼拂鬱玉成之會又得同心共砥艮朋友當必有一日千里者在不知可舉以示我也耶病中又竊念此道在今日正難知而亦至易知難知者去聖既遠微言久湮無論漢魏隋唐經術佛老紛紛淆眞即如自宋以來道學啟塗聖學漸著然從入異者既有洛閩

金姚意見之不同即淵源相承者程與周各有出入朱與程互相合離論人品或不容軒此而輕彼論造詣豈無彼精而此精是非眞有窮理極微之功以臻於高大光明之域豈易晰諸儒之淺深偏全會歸於孔孟之大中至正故難莫難於今日之論道也至易知者列聖雖往遺經尚在但實信爲聖人之言無一不屬心精無一字屬於虛設五經既無非坦然可由之道塗四子尤吾輩昭然共仰之日月於其言全體即寔信古人之心體原屬如是又即信吾之心體亦原如是便以吾心之體寔體古人之體而務究其眞又即以所明古人之體返

之吾心以自體其體而力求其合於其言大用也即實信古人之妙用原屬如是又即信吾心之妙用亦宜如是便以吾心之用實體古人之用而務得其當又即以所明古人之用吾自用其用而務與之符於其言眞體實功也莫不皆然將遵所聞自日進於高明行所知自日臻於光大聖域即難優入知德亦自可造也更如慮五經浩渺無有端倪四子精深未易窺測則如論語中吾夫子自叙與志道諸章孟子中存之與不動心諸章俱可盡見聖賢自履之功俟學問之實詣如論語寛則得衆答及門諸弟子問政諸章孟子中告齊梁以及尊

賢使能諸章自可盡見古聖帝明王王道之本圖經世之石畫况如大學一書吾夫子折衷千古之學術淵源會天德王道於一貫無論全編中經緯詳悉次第秩然即開章三節簡言括要滴水不遺不且直繪千萬世道德經濟之全圖於指掌乎又况發端四語明新止善尤為統聖學之全體大用眞體實功而揭日月於中天爲吾輩誠脫門戶拘牽之舊見遊心美大聖神之逕登將聖域且由此可窺又何有諸儒之異同偏全有不洞若觀火與又况中庸一書天人道教一貫之宗無不抉其髓而示之奥不尤最易豁然耶故易又莫易於今日之求道也雖然聖遠言湮逸逸二千年矣而愚兄突出此議庸詎非老而耄及病久顛生乎賢弟閲後當急為我寄一字判此是非也見禹江太史亦不妨以此代我正之此道宇宙公理非一人一家所得私也梁良夫失明之后尚能梓格言傳世可以愧吾輩雙眸炯炯而半消歲月於無益矣又其意主勸善是亦醫方中一帖補中益氣湯也惟是類書而不分門類覺蕪靡沉櫝雜投一器品淆而味奪此闇微欠區別耳然取其全璧而畧其微瑕爲公也又此公具此好底子又已失明無外奪一變而爲周濂溪先生同寅之李初平當且不難只可惜

今無濂溪耳然濂溪點化初平此事載在性理大全中語意俱甚分明即我輩能探得此中微旨正可於言語章句外頓進一格而漸於斯道有聞賢弟閲苑函后亦幸於神氣清恬時取此段公案咀味之以近功之精専投機而適會必有淵然會心者在更若一時意見不相合且放下再待清明時細味之亦必有得倘初聞爲於已意不合遂疑爲類於禪機更不置思將不特辜負此老即於四子中率性謂道一切盡性至命之微言俱無的詮矣

寄太倉徐自牧

與賢者無意中邂逅於姑蘇不可謂非天作之合未及傾懷商究又復匆匆别去不可謂非天限之離然足下之學見體要不同時賢門戸皮毛之習僕知之深僕之賦性迂直不爲以道徇人之爲足下能諒之悉又不可謂非天壤知己也獨惜爲合太短爲離太長不無天限南北之憾耳比足下歸仙鄉後僕即遥舟北去反舟過維揚而楚使復自陜西回順江而下邀僕至楚中然僕至楚中亦以避嫌未入武昌僅爲制軍留書一封拙稿十餘本付麻令轉達而已次年制軍必欲以拙稿付木小兒功於夏中復赴楚中踰一歲入夏工始告竣爲書

凡五種共八十餘萬言鄙人之書何足傳難在制軍緇衣之好足媲古人耳茲以全部寄無錫顧楊諸君子處賢者倘有事錫山或不妨取而觀之蓋足下所錄者僕於維揚舟中畧加删潤已梓諸續編中也然自斯僕日益老更無南遊之期足下亦未必有入關之會相見當且無日惟望遵聞行知誠明並進融門戸意見之偏岐會歸鄒魯之淵源屹然爲東南儒林領袖即我二人不啻終身一堂耳無錫學會依然尚見顧高二先生之流風未泯歲中一過無錫是亦輔仁之一助也

寄金壇許培棻

比者姑蘇之役本不敢求強合故亦遂速離獨得與高明結心契於逆旅殊慰人意耳别來已踰四年以足下之高識壯志知必日進高明惜無由更一會晤一大商證耳大抵末俗無可據之毁譽是非而吾生有昭然之範圍矩矱欲自進於全德則不可斤斤於一善欲上企乎聖賢則求免於鄉人以賢者志識之高遠有十年遵聞行知之實功而不奪於門戸意見之紛岐僕見常郡五屬前以無錫爲吾道之前矛而後以金壇爲吾道之後勁矣吾友勉之大丈夫不可將第一事讓人也

答浙江胥山柴君

其自少聞西陵十子名最後獨得讀毛會侯先生安序堂集其餘諸先生述作則未有見焉然於安序堂集西陵諸先生風槩亦畧可想見一班而恨其未由以見也茲接翰教向道之心老而彌切依然于淵氏若無若虛至懷西陵諸先生風槩即又不啻得之親承矣欣慰眞不可言顧如翰教過許以本格致誠正之功備修齊治平之道則鄙人當之滋愧耳憶自少壯時不自量其力之不逮竊謂孔孟以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一貫之旨上承二帝三王之宗傳下開百代之來學學庸論孟垂訓宇宙者昭如日星我輩生乎其後縱不能大加光昭何

得僅就性之所近入岐蹈偏以薇虧其本量只此夙夜兢兢兼採諸儒之長會歸於大中深鑑諸儒之偏不襲其門戶期於融通濂洛關閩河會姚涇階梯登躋於鄒魯答天地父師生成教育之弘澤故三十年來世之知我也不喜世之不知我也不怒卽疑我詆我謂我爲迂爲狂爲僭妄者千百其喙而不暇顧也葢以此心之自矢有志耳顧志雖切而識不逮力雖勤而學無成迄於今犬馬之齒亦已六十自返於心而邈乎無一塲自信也道丈顧以爲庶幾可與於大學之傳也則重之愧仄矣雖然朝聞夕死之願其固與吾丈有同心也第不審

仁天肯假㫖緣得一面晤以交砥於末路否耶大抵此事不係年之早暮惟視此志何如昔衛武公年九十矣猶知勤修而卒稱睿聖董蘿石年七十矣始從王文成遊而終以聞道人在自矢何如耳何得以年齒爲我限卽年齒曾何足限人者況道丈今此之年尚未及蘿石志道之年耶且縱使前途無多朝聞夕死亦自可以存順沒寧而況乎期頤之齡天地間固不乏人我輩何詎知遂不邀皇天之眷者將我輩今此之年卽同泰州氏志道之年正未可知也而又何老之可言歟匆中言不盡意惟相原於語言常情之表卽我兩人正不啻琱肩面談爾

答門人濟寧趙仲魯

歲前得此一晤十餘年積懷於此頗慰至仲魯志氣之弘毅將來可望以任重致遠尊君得善繼善述之孝子吾黨得守先待後之儒人其爲可慰可喜又有未可言盡者故自相別以來無時不念觸境輙忘但見同志靡弗說項不已也今春二月長安舍弟家忽遞至仲魯至家之札兼承闕里志紀效新書之惠知一路平安闔宅康泰又不啻一堂托手暢談也至所謂自今惟保守本然之直盡此生力之能爲以俟其至此直仁爲己任之

志可望希賢希聖而無難者甚矣仲魯之志眞弘毅而將來之進未可意量也但須知此直匪獨行事讜正之謂乃吾性生來不屈於物欲之本體孔子所謂人之生也直葢卽此理而孟子所謂直養無害亦卽本此以爲功也故欲保此本然之直心須有知性之實學盡性之實行然後配義與道本來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吾性之眞直乃與乾行之動直相應而與天地合德不然無論湊泊於氣魄之間與此直天淵卽操持於意念之內亦與吾性天之本直不符古來豪傑之士直節足葢一世而終不足語於聖賢之眞強眞直皆坐此病也仲

魯以爲然否耶又仲魯如來陜一路往還當練心時使學練心當尋繹經書處便尋繹經書當體貼人情事勢處便細心體貼人情事勢卽鞍馬風塵中無非寔學倘或留家侍使則今歲大比必且入場亦須於硏習舉業中不失見大心泰之意乃爲當也王文成集有示門人徐曰仁臨場功課是宜揭壁自警耳總之時者難得而易失道者易志而難聞惜陰深造是在仲魯弘毅果決之士也

又

自八月中盛使歸后至今卧病床褥十一月十五日晩

盛使忽至展閱書問不覺呻吟之去體也前此語言之病仲魯聞而卽悟亦可謂一日千里矣至如所詢愛子之說知仲魯之言是乃繼起之溺情非天命之眞性仲魯試返心自問於凡恩深義重者皆如此存亡若與之相關耶若不盡然則是與此子存亡若與相關之念乃是溺於親愛而自迷其天則之正遂至於有所恐懼憂患而眞性流蕩忘返耳仲魯又試觀延陵之三號而見許於先師孔子西河之喪明而見責於同門知已亦可以知雖父子至情哀樂亦自有恰好天則也又吾身承前啟后之身豈可不愛身之疾病生死存亡之關豈可不愼而前見仲魯却似全以病之一字終日怖住心胸有病本輕而因怖竟若重者此亦屬恐懼憂患有所之病最害本心而反增病情者仲魯日后但實下節嗜慾愼起居修身俟命眞功夫而不爲殀壽所動卽宿疾且可不待醫藥而立脫大半耳無事更爲此恐懼憂患之有所重增病緣而轉害此心也主一之說陽明先生是專主體認天理此旨自精然這體認天理中間豈漫無裁酌而儱侗專主以天理耶書卽天理之所當讀自宜專心主一以讀之色者天理之所不當好自不宜專心主一以好其他是則宜專心卽爲非則宜專心不去爲

莫不皆然陽明先生專主天理之說本自無病而却以自已註脚下得不甚分曉遂至有仲魯三月不知肉味之駁以此見前儒有乘一時之快而語言自失其旨者殊不乏也然如仲魯專心不移運用之宰是爲不逐物之說則幾幾近之但語言亦尚未融未滿耳緣這裏合下有誠明並到工夫仲魯尚未能合盤托出也

答韓城張紳公中允

春初景洛闈試過存知大孝讀禮旋里而尊翁先生亦引年告歸定省之暇卽與同人究探經旨窮索理學源流竊嘆爲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此先師孔子之所以終

孝量而大孝則身體而力行之以此承尊公先生惓眞足副承顔順志之義而左右無方卽以之慰尊堂太夫人幽靈亦足起九原之魂而慰其望子之弘願也卽此可成吾黨一大佳事亦始不負講學卽講力行之學本旨爾承讀易詩書之暇並及大學論語中庸亦時有靜虛時人事擾之則本體昧矣欲詢讀書治心之法是誠切問也然如愚見則詩且緩讀緣此心爲性情之樞心體未能到得明定平和時讀詩未能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徒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耳易雖明道之書然亦未易遽讀以易非眞能見得斯道全體大用之流行

不滯徒驚爲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名象紛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義象淆然羲文周孔之畫彖象繫意言象數各不相謀而義或別取兼自漢以來九家詳象魏晉溺元卽近理莫如程朱而且或略象而談理又或據卜筮以終義至有明瞿塘氏者且茫然於易是何理易是何書徒據無端之錯綜談易而世儒且有眩其說而是之者將何適從乎竊恐猝未能識易簡理得之旨歸而有益於見道也惟尙書是孔子之刪定乃千萬世天德王道之淵源無論盡二帝三王之變可以識道統升降治亂因革之大故卽帝典臯謨表裏大學爲仲尼之

祖述實四子之源本盡宇宙道統學統盡後世名賢大儒欲出其一字之範圍而有所不得吾輩但能於此二篇心通其意卽於此道思過半耳更如讀論語時能識得是隨事明理是乃吾夫子之小德川流大學中庸則曾子子思本孔子之大意溯道源而探德本乃孔門之大德敦化而要之皆表裏六經宗傳孔脉而尤於帝典臯謨淵源印合不失其宗卽前此千聖之道法源流分明後此周程張朱陸王顧馮之異同偏全可一照而破耳然此是讀經難易次第與宗旨耳若逐項細讀之法則程朱讀書之法分明而先師二曲先生反身之旨倍

爲的切也至所云治心之方則此心只此一點虛靈不昧之機靜虛原是本體讀書時果能如對聖賢而面相問答固卽是動而能靜實而能虛若酬應人事時能達得這人事是難却難已之應酬但莫更生厭惡只以平心恕心及過去不追未來莫逆處之卽人事紛擾中不失行雲流水之機萬變中本體仍自常虛常靜炯炯不昧耳至如大孝則尤當念此身爲事親之本此心爲宰身之原心勞而身卽俱勞身病而親爲不安堂上高齡膝下尙幼高識遠覽當不容以千鈞一綠之身汨心於俗務之紛挐內事但擇人以分理外事但擇人以責成

而以常虛常靜之心安坐而御之是乃本體可常不昧之要義亦卽養心而體親之孝在其中也然又須知大荒之後鄕風日薄於前人事日難意料要惟仁恕二字是爲省事却怒之大助承天善后之良緣而善護心體之藉資也蓋世間惟外來不意之干爲最動其心而此心能於人事不意之至時時以仁恕應之卽天下之足擾吾心者當少而本體之昧於人事者亦當寡矣至史書且無逐部通看非三年不能終亦不易遽見要領須先看通鑑亦不必遽看全書且看朱子綱目然卽綱目亦不必遽看全書但先看綱目原本蓋看史是要明古今治亂興衰因革損益及人物大畧耳故先以看綱目原本簡潔之書易明古今大畧爲貴也待胸中畧識古今梗概然後乘暇逐部細讀不惟易讀亦且易終且卽不能盡讀而亦不爲病矣

答秦州陳刺史

前承召命極欲一晤旣以聾聵不能對客並三十餘年足跡不入省會亦不敢輒破宿戒也玆承華翰遠及並詢本地風光靜中端倪益徵雅尚敢不攄臆以對乎夫本地風光言乎吾性原來湛然淵然之本段卽吾心無欲之眞機也公誠欲知其景象但於此心湛然無欲時

一體認之而卽可昭然自喩靜中端倪卽吾性原來湛然淵然之頭面亦卽吾本地風光之頭面也公誠欲得其頭面亦但於此靜中體認此無欲之風光而卽可昭然自喩大抵本地風光卽是此端倪現成之本體靜中端倪卽是此風光端倪透露一而二二而一而要之只吾性無欲之景象機緘也吾輩必實下知性盡性之功使欲去而理明人盡而天現卽日用動靜語默閒暇日盈前觸處皆是不然而功之不實卽見之不眞而欲以揣度擬議之見灼見本地天然之端倪竊恐徒成影響也公其謂之然否

又

艮背行庭之旨出於周易艮卦彖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蓋艮體一陽上止外實內虛於象爲山於義爲止爲卦則尤兩山對止不相往來故於物爲各止其所之象而其在於人則善性靜明妄見悉屛其動如靜其行如止爲此心止其當止之所夫此心旣明定而止於其所將一生皆明定之日却無處非明定之境自燕居獨處以至大庭廣衆一皆吾背之艮而內不獲其身而忘己外不見其人而忘物耳執吝人我之咎尚何有乎故無咎也而艮獨取於背之艮者緣

人之一身動變盡在乎面獨背爲不見之地艮而於其背則面皆如背而一切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爲一如其背雖酬酢萬變而天君清明靜定屹然兩山之立耳然此箇境界惟有知性之眞識盡性之實功者始能知之始能踐之緣這內外兩忘之境乃性地淵涵天理顯現之眞機非於性學眞得力淺之且爲告子之強制異之卽爲二氏之止觀死心縱極意收攝去艮背行庭之旨天淵矣惟公留意焉

又

承詢云云道原是日用常行之理亦原是行之常謂之

得行之不當謂之不得但率性乃道一悉后起之緣飾卽體非眞體用非眞用而吾之靈源則眞機之不悉緣飾者也却是必眞知而後能行之得亦必實下尋精之功而後能知之眞耳不然無論此日用常行之未必得也卽偶得之矣而外此卽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却恐賢智之過不及同於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耳夫此理也得則是不得則非是則人非則禽人禽之分直若霄壤而其分界則只在一念靈源之迷悟也總之此理雖人所固有却須刻苦靜專而乃能眞知實踐故千古聖賢無一不出於憂勤惕厲自強不息之途也羅先生之揮淚自苦長跪達旦正是千聖心宗耳公無疑焉一疑則必不肯如此下功不如此下功必不能眞知實得矣何如何如

答康一翁論易說

承教易說不以爲謬反又褒詞將所謂辟親愛者好而不知其惡耶不然不見規而見譽何也易四聖人之心精所寄是乃宇宙萬事萬理之權衡五經四子之淵源敬何人斯敢知易並敢說易耶惟是反覆全經細味十翼竊覺羲文周三聖人畫卦繫詞以成此經之本旨得吾夫子十翼發凡繫詞以備傳而後經緯俱舉義例昭

然千萬世不窮索經義十翼不惟不見其不足而正恐雖聰明才智之士極終身之力亦且不能盡其義蘊尚何容於十翼外妄生枝節哉故弟之說易專主十翼非取孔子之大壓漢魏以來諸儒也實是見得易至十翼乃闡發無餘微旨盡顯亦復明白正大始無蹺蹊外此者無論漢魏無見於聖學之九家輔嗣卽有宋伊川晦翁吾道宗盟亦止得其一體而康節一切圖說則又另屬一家言與易旨無與耳故生平宗守統歸十翼卽間有應說亦總屬推本十翼之正旨而初不致自剏一例以決裂易道宗傳其於當世之知我罪我不暇恤也至

尤有私心獨注之處者易道主於示人寡過卜筮者特聖人神道之教一則爲舉大事者决嫌疑而定猶豫又以使中人知自範於準繩以趨吉避凶耳其實使君子所居而安其序平居而玩其詞用以退藏於密神明其德時時内占以心外占之身寡過而至於念慮動作之微無一過之不寡乃四聖人慇懇諄切以望天下後世之至意也故吾夫子繫詞中反覆揭此意以示人如君子體仁云云聖人洗心云云齋戒云云者㮣詳且晰矣而尤恐言之未盡義之未明而至末後重揭之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葢至是而后於千萬世讀易用易要領徹底闡揚而易道之根柢四聖人設象繫詞之本旨乃大揭白日於中天也因竊以爲讀易當必知此然后易乃可讀四聖人之心精乃可窺探而遍探諸解諸註更無及此者則是第一義反埋没不顯宇宙安得有神明默成全身體易之大人乎全身體易之人不可得卽宇宙安得有盡性至命之至詣乎吾見浩浩宇宙大化聖神之修絶千古耳故不自量其愚鄙說中於此獨諄復焉吾兄於身占心占之義不以爲謬是眞可與言易哉至詢及筮法少陰少陽之用噫嘻老少之說尚屬不經少陰少陽之說卽古有之或亦筮法家一家言亦如錯綜老變之類總之皆易道之枝指駢拇耳何足道耶匆中言不能盡何日得一面以續夙懷

豐川續集卷之十四終

書答

復大宗伯陳實齋先生 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

歲前臺函遝及盥手捧閱如接德音私心為之洗慰無已然以拙集拙解拘曲膚淺之見亦蒙過情之褒尊見尊刻精切警策之旨不忘務莊之諭竊又以見先生道宏容物德厚謙躬讀之祇珮殊恨無從更一親炙以質胸中之積疑矧承俯問敢忘就正耶大學一書孔門折衷千古學術以明大人天德王道一貫之宗也而入門下手先在格物則是格物者辨方之指南登高之階梯

必使至當歸一然後遵從無二正惟是遵從無二然後高遠可期若物字泛指即凡天下之物將所知容有出於明新之外即所行亦須求諸所知之表又若格字泛言格盡天下之物既慮物無盡格之日兼憂行無實踐之時如是則本末衡決先後乖違欲求博而反覺寡要欲求實而反覺蹈虛以期近道容有冀乎故物字斷不容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外更添註腳以他物未始非物而非所語於大學之物也格義斷不容於誠正修齊治平之外別有附會以附會他義未始非格而不可語於大學之格也乃今合觀尊論尊刻之旨總不於明

德新民外泛指事物當物義只直以實格其所以誠正修齊治平者當格功而且以為格物之功自始迄終無有已時旨哉言乎一本末通先后窮理盡性一以貫之竊恐孔曾復起而為此二字下註解亦當不易斯言也又聖經開章以明德新民相提標宗而后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則是明德新民名雖二綱並列其實又止一德貫通故論節候不容不即先后分本末而論血脈正不容過於明新限階級何者本末之言原即一物而分故本治而末即治先后之見亦即一時而別故先得而后自舉此經文所以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又

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今若限以階級之不可相通而不知明新之本屬一貫將一物之本末自生支離一事之先后更復扞格不但於本章前所謂止至善者不可通且即於本章后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亦不可通矣蓋以誠正修齊治平而大限階級即支離扞格而非所語於止至善即非所語於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如是則即本章之旨前后難通將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旨亦可通乎尚何以通於論語之修已以安百姓中庸之盡性以盡人物禮之無不敬而安民書之明峻德而親睦平章易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諸義歟且天

德王道血脉既已不貫卽程子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之旨亦且與經旨不符一支離扞格而無不支離扞格矣今尊諭曰誠正修齊治平原無階級果能眞誠正修卽能眞齊治平所以篤恭而天下平卽內省不疚之極功淵哉旨乎僅僅數言而明新貫卽數言而學庸貫又卽此數言而六經四子前聖後賢無不可貫此非洞明於大學之旨者不能如此精融透徹也又非洞明於六經四子前聖後賢一貫之宗傳者不能如此精融透徹也但愚意尙欲於尊諭六經之書四字或更爲明新之旨四字以就緊切不知尊意以爲何如也至若來教格盡

事物之理以下八語敬不欲一一請正者葢一則敬前言原與先生此八語之旨互相發明兼謂此八語者語語中隨聲附和者之膏肓敬而有言當不免字字批信耳迷目之逆鱗以是仰體先生含葢萬有不樂與世儒異同之意不復重贅一言也然此八語關經旨之明晦卽關道脉學術之是非顧忌指摘隱而不宜於先生不失爲忠厚渾含卽恐於敬衛道之念又不勝衛名之念耳不知先生又何以賜敎也

外先母誌傳數册奉上記室葢不孝敬痛念先母三十而寡育十齡弱孤饑寒坎坷靡所不嘗而畢生總不欲爲已身富貴榮華起見惟切切望不肖子以希聖希賢至如視侄猶子家範肅雍尤爲當世大人推頌矜式以此載錄國史自足明

聖王壽考作人之化廣溥深厚雖窮荒下戶之婦女亦且比於名儒漸仁摩義之宏規但又不知未經題請表章者得蒙太史氏記錄否耶惟先生愛人及親前此墓誌之言煌煌下頒永生先母泉壤之光倘更推錫類之仁於此一事留意玉成卽幽明存亡之感當俱百世也

又

拙稿爲楚制軍額公災木特以一部寄呈又心敬生平

好易而於前代易註見者不多卽見者又率覺意見不甚契合以此近年來專據十翼闡經之旨叅會四聖人作易原旨頗覺周易一書原是四聖人藉象數明人事教人以寡過之書易以道陰陽之說莊子亦特道得一半又解易至十翼不特於義文周三聖畫中言中之旨探索不遺並文周二聖人言外之意亦闡發無餘讀易能讀得十翼大旨分明便自易道中天正不容於十翼未及之處附會穿鑿自失本宗也然終是窮理之功淺不能徹底洞然盡性之學疎未至所居而安故爲說雖嘵嘵煩言終自覺屬對塔說相輪耳先生於此道神明

默成渾身體備莘以一言剖判其是非見示也

寄海寧侍講陳公

無意中得此一晤既副夙昔企仰之私兼大賢遠志宏識誠懷虛衷靡非吾道世道之攸賴鄙衷之慶抑又不可以言盡也惟是重以弘任遠以毅致古之名世大臣所以成純粹中正之德建俊偉光明之業者無不由此一段不甘小成之志決之本此一段自强不息之力致之濂溪先生志伊學顏之訓久知廑大賢之祇佩矣尚願惟懷永圖以副四海知交之望也尊稿數紙逓駕後反覆數過言言披郤導窾可正歷來氣質攙和性體之

誤並可正前此性有三品之訛敬服敬服從此不已何理難窮抑又不能無望於慎修思永之大君子矣

答海寧陳侍講公 康熙五十八年

來書云途中讀與萬爾受書以志伊學顏相望未得其解方欲求質而頃承手書亦蒙以此四字殷殷期勉敢以請正

志伊學顏論者皆謂周子以伊尹耕莘而建王佐之業顏子陋巷而抱天德之學係吾儒出處準繩故特於古聖賢中擇此兩箇卓絕人品以示訓是乃教人取法乎上意也愚意獨不以爲盡然夫周子教人取法乎上固已然要豈故擇最高者教人爭勝於品格間哉周子原見得人心誠僞公私之界不特分人品之聖凡賢愚實是關人量之滿虧必如伊尹之恥其君不爲堯舜恥其民不被堯舜之澤若納溝而撻市纔是剗盡自私自利之念而成一兼善天下之人匪是卽臣職莫稱人量虧而未滿必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纔是剗盡自私自利之念而成一獨善其身之人匪是卽學術未純人量虧而未滿所以然者吾性原來萬物一體自合盡先知先覺之責吾性原是一私不容自合盡不貳不遷之功爲人須要巍巍堂堂的做箇充滿人量之人卽學術須

切切實實的學箇充滿人量之學故當日諄諄以志伊學顏期人勉人也至如不肖敬者疎庸駑鈍望古生慚然竊不敢以愧心者薄待我知交故每遇同志輙欲以此四字殷殷相期勉矧如閣下志量宏毅且得時遇主將來以顏子天德之學建伊尹王佐之業綽綽乎其有餘裕而敢以第二義薄待之哉不審閣下以爲何如也

來書云顏子深潛純粹之姿而夫子詔以四勿之目似與教中人以下無殊恐四勿中別有精微嚴密功夫在

四勿功夫是克己復禮實條目外此更無路途可走中

材此學上哲亦即此學下學學此上達亦即達此葢上達原不在下學之外而下學即學此上達之理程子是以謂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而吾夫子亦謂下學而上達也此間自不須硬作分疏但是較量於功候之等級則以顔子深潛純粹者做四勿功夫與中材之做四勿工夫自當有內外賓主精粗偏全之異耳如非禮勿視也中材做工夫或只強禁非禮之色之視若在顔子則並其欲視之念而閑之非禮勿聽也中材做工夫或止強禁非禮之聲之聽若在顔子則並其欲聽之念而閑之不善即知知即不行明察健決一時俱到直令當下

脗合吾仁本來之條理而後巳推之言動莫不皆然緣其深潛純粹一切做工夫處皆肫肫從一點獨知的念頭上徹底理會不徒如中材之襲取於聲音笑貌僅從邀譽免毀上起見較來爲精微嚴密耳然要之此在學者之分量上自分界限而夫子所以語之則徹上徹下更無二致也亦顔子鞭心入細自肯於這四項上實下精微嚴密功夫其實復禮功夫下手處原不能外四勿而別有精微嚴密也又四勿所以言工夫耳而工夫卻即在本體上用中材不如顔子之精微嚴密又以言乎工夫之精粗疎密耳而此工夫之精粗疎密又原即在

本體天然之條理上辨其脗合與不脗合是則下四勿工夫要得如顔子之精微嚴密眞莫先於知性識仁故明道先生諄諄以識仁爲學者勸也嗚呼今之學者見孔門言仁莫不知仁之爲貴矣而往往見言工夫則以爲切實見言本體則便以爲涉空虛蹈禪寂亦豈知不明本體而徒尚工夫工夫盡屬襲取之粗迹而究不足語於顔子之精微嚴密哉故如明道先生識仁一說亦尚望閣下留意也

來書云伊尹以天下爲巳任不知其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其切實處何在又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分

量何處見得

伊尹以天下爲巳任之意即可於其必欲覺後知覺後覺見之不然而後知後覺者斯民也伊尹奚爲必欲覺之哉而其所以直任以覺後知覺後覺之意則又可於其自言予天民之先覺非予覺之而誰見之不然而斯民之後覺後知與巳無與也伊尹奚爲而必身任覺之之責哉獨其所爲覺後覺覺後知之切實作用則經有明文可得而直指矣咸有一德之篇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上二句散一本于萬殊下二句會萬殊于一本儼然堯舜惟精惟一之心傳可不謂

之先知先覺乎太甲之中篇曰皇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後來周子之言誠程子之識仁朱子之主敬皆不外此雖前此敬修可願安民則惠至誠感神虞書中亦分言之而伊尹獨完全挈出可不謂之先知先覺之切實作用乎總之伊尹之學見道分明伊尹之識洞悉天心平日原實信得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已身旣屬天生獨厚之天民卽合覺斯民之後覺後知於知覺故凡君不堯舜而爲後知後覺也不忍委爲君責而必以爲已恥且直任爲已任民不被堯舜之澤而爲後覺後知也不忍委爲民之運數

而必以爲已恥且直任爲已任也看來其自任之重正是其不負天民之正分而恥之一念則是其助成此自任之機緘而自任以天民先覺則又是其熙化此自任之丹頭向非眞信得已屬先覺將不明上天生我之分量卽不明吾身合任之分量一膜之外麻木不屬矣噫嘻閣下前曾面質此義矣而來教復切切以是見詢是益眞欲志伊尹之志者也將所謂天民先覺非閣下其誰歟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閣下懋之使阿衡不得專美有商是亦吾黨之一快古今之一快也

來書云先生中正純粹篤實輝光孜孜好學老而弗倦竊擬純誠二字爲先生眞實本領未知有當否

承教云云奬藉過情讀未終幅不覺浹背汗流嗟乎人苦不自知耳如不肖敬則自知之明矣當少壯時不自量其力之不能以爲古今一性先哲可學兼愚秉最鄙索隱行怪之爲深薄飾情邀譽之舉言恥違心行羞襲貌孳孳矻矻期於一洗浮僞直還性天迄於今老境已至而作輟時乘吿戾不免每一問心悔恨難言而閣下顧以純誠二字藉譽乎是從其悔心處相許眞令人一讀一滋愧也雖然閣下之意或者欲借奬作規鄙人之

志亦尚欲轉敗爲功則自今以往倘邀天之靈一日不死自當力踐斯言以無負我知已之期勉耳顧又不知老朽駑鈍之質果能久蹈於末路否耶

又承諭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夫此節大義先儒多解爲致中和是工夫位育乃其功效之極致卽集註亦相因爲解而愚反覆推勘則竊覺致中和是愼獨之君子脈脈從性情隱微中作反本還源實工夫而天地位萬物育則是致中和者深造自得之實景象耳蓋工夫至此而眞機流溢元氣盎然直是天地各自淸寧萬物本自咸若舉兩間萬彙無不熙熙在吾太和之內

以同躋於春臯固不待徵諸天地平成之後民康物阜之秋也不然而將位育貼作功業之極效卽堯舜猶病矧如孔孟者位育何在耶夫堯舜孔孟古今之稱致中和者無有過矣而實效且不能盡收將此理不幾虛懸於天壤而不必果有其事乎中庸一書所以明道不違人也故雖天地鬼神堯舜文武至誠至聖參贊化育無所不語而吃緊處要是欲人明得謹庸言行庸德存誠盡性以終率性爲道修道爲教之意使不淪於元奇以垂吾道之中庸耳而反以堯舜孔孟之所未及者虛懸其理以示人是道本邇而求諸遠事本易而求諸難無

論非其事實卽於中庸二字之義亦且不協豈子思立言之本意哉又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說來原驚天動地故前此諸儒往往解作聖神功化之極致不知位育原不取必於天地萬物而只取必於吾之中和猶之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不取必於宇宙萬化而取必於在手生身也蓋嘗靜驗吾心當清寧和平時卽當下覺得天地萬物冲融暢遂莫不有各得其所之象若性情間一有偏着乖戾卽便覺得一切觸着的天陰天晴地高地下莫不有撓人阻人之咎一切遇着的骨月鄉隣鷄犬草木亦莫不有不當不時之懲故知天地位萬物育只是吾性情中和之實效亦只是吾性情中和之實景說來似驚天動地其實只日用平常中一段太和之象也故道曰率性之道教曰修道之教而末章聖神功化之極致亦只是爲己知幾之實造耳卽是以觀中和位育眞人人可學而至卽人人日用平常中時時俱有亦只是習矣不察鮮能知味遂將眼前道理看得高遠神奇耳

又承詢及天下歸仁之旨夫自集註以爲是言其效之至大無外而程門八荒我闥之說無有信及者矣然以愚意反覆推勘則竊覺言效不特其理虛懸抑且事無

實據蓋以孔顏不可謂非能一日克己復禮者而天下歸仁抑何在耶孔顏且無此效卽其理尚爲可據乎抑且不容於方爲顏子論心性入微之學而忽忝以張皇驚效之意也故嘗以爲吾心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惟是間以非禮之私遂隔閡不通而一膜之外渙然不屬耳誠一旦克己復禮卽剷去隔閡之私而吾心貫通乎天下會歸於吾仁舉天下一切視聽言動之地一切聲色交接之人無不渾然歸吾春風和煦之中淵然範吾淸明嚴肅之內而吾心乃合天地萬物爲一體矣此與中庸之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深造自得之實

境與其言效而處處難通正不如言理之脉絡貫通事理皆實故鄙見覺得程門八荒我闥之旨較言效爲切耳況言效而理殊有碍言理而效自無不在其中乎又尊諭覺民之覺其精實之義如何夫覺之爲義對夢而言蓋君民之不若堯舜乃其自迷知覺同於昏昧耳必我之先覺以堯舜之道喚醒他昏夢而使之頓就於淸明乃無負天賦本實之正義也故論實義只是要喚醒他昏昧尋此例實與作新民同一機杼蓋作新民是令得去昏昧之舊染以就淸明之新機覺民卽是令之去昏昧而卽於淸明如喚昧者而使之醒也鄙意竊欲

以提醒二字字解替之不知閤下果以爲何如也因此憶克己復禮之解古註解克爲能解己作己身之己謂吾身眞能復禮是乃爲仁此解似視集註之解克爲勝解己作私爲長蓋解己爲己身之己解克爲能不惟可免旣克己又復禮疊床架屋之弊兼可免以私解己經義無出之嫌亦並與下爲仁由己之己脉絡貫通上下照映不相乖異也不然而貼克爲勝貼己作私卽使語意可通以閑邪存誠之例而上下兩己字自相違戾不幾一體中自成參差耶右數條中容有一二條折衷於程朱古註之間而不必盡依時解者蓋從心所不安處擧以相質非欲與古人輕自異同惟閤下開誠見敎使得自決其是非不特鄙人之幸亦聖經之幸也切切

答海寧陳侍講公

比者承教無一不與鄙見脗合亦可見此心此理眞無間於東海西海千百世上下矣何幸如之至疑灑掃應對恐是小學末節未必遂有精義入神之境不若於庸德上做工夫閤下疑之是也但程子之意正謂灑掃應對乃小學末節尚無不可精義入神則言外一切庸德庸言之大綱大目卽無非精義入神之境可知其實是卽灑掃應對庸德庸言中之小節小目以例庸德庸言

之大綱大目非謂只宜於這上邊做工夫也若專卽這上邊做工夫不知於庸德庸言大綱大目通融擇執下探本還源之功必且執一漏百精神滯蔽何望精義入神之上達乎又本文是卽子張所譏之灑掃應對上論本末一貫故朱子引程子之言爲解耳亦非泥定專用工於這末節也大抵謂灑掃應對無不可精義入神則可謂專卽這上邊用工不知於一切庸德庸言上推類明誠而能精義入神則不可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亦無不可謂不知於庸德庸言通用明誠全功專於此四者用工而便有精義入神之境則不可蓋以到精

義入神時不論本末精粗原無不精義入神而論入手則必須本末精粗兼盡而到自得逢源之地然後可言精義入神之妙也又承論中庸一書吃緊處叵在謹庸言行庸德而下手工夫則尤在愼獨二字此是頂門一針於此用力則一了百當更無依違隱忍之弊則閣下之見可謂直窮根源矣然要之鄙人之言是就統體上論閣下之見是從血脉上言無血脉則統體不能虛行所謂不知愼獨必不能實謹庸言實行庸德也然非備揭統體則血脉麗於何所所謂不能實謹庸言實行庸德亦無從見其眞能愼獨也則謂閣下之說與僕之說

異而實同可也然要之言統體則易於迹循貌襲言血脉即依違隱忍之弊立絕則閣下之論視僕爲的當近理不落浮泛矣

答濟寧門人趙仲魯

承論近日功課深見近裏着己之意日益誠懇存心養性之功日益親切而知德日明進德日勇一日千里之槪迥出尋常也然如來諭私念起時一存卽覺一覺卽去此卽子淵氏不遠復心宗由此進步勉而不已三月不違之純修可幾寧獨有益而已耶但所謂於私念起時卽一存心云云不知是筆之所到辭不達意耶抑是果然如此耶如其果然則仲魯誤矣蓋遺致良知之功卽顏子不違仁之功原是時時致此良知使胸合吾性本來無欲仁體私念一起良知卽知一知卽使使之不得復行如顏子不遠復耳若曰私念起時卽一存心一存卽覺一覺卽去卽所謂不存之時當多不覺之處當更多而私念之行亦不少矣如此則非三月不違之爲而所謂致良知者亦尚未得眞機脗合也如是而自慰曰較從前似無把持困痒之苦竊恐實功疎於自然眞性漏於托大反不如有心去求放心而多一把持之念者尚爲審於防檢也昔張子謂回三月不違章曰當知

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有內外賓主之辨此言頗有味又明王泰州曰先師嘗說致良知某今則說良知致此言亦頗於致良知有深契也總之致良知之學是以功夫合本體亦正是卽本體爲功夫故必功夫本體渾成無間方無滲漏方是眞功誠以一有間斷卽良知類佛氏之所謂斷滅而非生生不已之明德耳乃若出自一時語言之誤則此一覺卽去固致良知要義視前有心中去求放心而有把持困痒之苦固是非天淵也仲魯其細心體認此處係道心離合久暫之關卽吾輩危微聖狂之關甚匪細也匆中言不能盡總之要卽致良知

是卽本體爲工夫則可望於三月不違天理流行耳

又

來書自近日用工以下五六行語語皆有義味可取然亦語語皆有未盡融洽通透之病此正憤悱之候自此大加精進力到功深自有一旦豁然之耳目若欲速助長卻恐習成意見終不足語於盡性而至命以這性命上參不得人纖毫私意見也然不欲速卽火力慢亦恐融不盡滓渣何由急收守泰廓清之功哉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斲輪老人曰不疾不徐之間有道存仲魯其無忽過此一關便當大長一格也

目下旣讀陽明集須讀得入其門然後讀周程張朱書然孟子一書則宜日日讀學庸二論則宜時時讀不然卽不特目下讀陸王書恐易落門戶卽他日讀周程張朱書亦易落門戶也自宋以來無中行皆爲坐此大病耳切切

又

程朱密實微少疎通陸王疎通殊欠密實以陸王之疎通通程朱之密實不至落於執着以程朱之密實密陸王之疎通則疎通不至墮於元虛故程朱陸王不惟相病正相資也然終不如以孟子之通通程朱以孟子之實實陸王爲骨髓通融元氣充滿不留餘毒耳

答友人問博文約禮之旨

文是道所散見之綱領凡詩書禮樂倫常日用之顯然燦著皆是也禮是道之準繩是乃吾心天然自有之條理也博對約而言博學於文者謂於道所宜行而散見處一一涉獵講究得分明約對博而言約之以禮者謂將所講明者約上身來皆循吾心天理自然之節文行去蓋博則於文無不學約則事事實循天則君子能如此將斯道之散見條理無不明吾心之明行乎斯道者又至不差於天則自然於道可以弗畔總之要明這弗

畔與脉絡須知得不博文而欲約禮卽所約者安知非冥然無別之道而盲昧儱侗之弊滋其中又使徒博文而不約禮無論知之不行爲徒知卽知之便行亦只是義襲而取無與乎斯道之精神命脉其與道必相違而畔耳必也知的要圓滿而分明行的要的實而誠確卽知行俱在道中身心不出道外也然又要知這博學於文非徒浮泛之博涉漫無分別乃是於道之綱條所係如朱子所謂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者一一講明頭項約之以禮不是死守這規矩漫無神明默成之意要是見得當後凡遇事遇物本所知者率性行將去無非由

吾心之天理爲流行夫如是然後可言弗畔耳否則知之不精行之不當雖欲不畔亦不可得也且更要知是隨博隨約約卽所博又是博後卽約約後復博知行合一渾無先後文禮一貫渾無間斷然後可言弗畔耳否則分先後分內外分本末精粗卽事理扞隔精神不融不貫雖欲不畔亦不可得也噫非知道者其孰與於此然非實下博約之功而於道有得者亦孰可語於此哉

答鄭州梁舍章孝廉

承問孔門何爲以求仁爲第一義賢者之問切矣顧如老朽愚見竊以爲人物同生於天地而人之生也則獨

稟靈萬物者正靈以獨具此仁耳故吾夫子明得仁理盡卽安得不以求仁爲門弟子提唱鼓舞歟然此義也凡以言此仁不可不求之大凡耳究其旨則仁之理本於性初而仁之用周於事物而無一可外仁之量充滿天地而仁之脉綿亘古今而不可以意量故先儒之詮仁曰統四端兼萬善凡以明仁之分量不如是則欠缺而弗全也夫本於性初則凡所以克己復禮存誠主敬以殫盡性至命之功者奚可不精周於事物則凡居處也奚可不恭執事也奚可不敬與人也奚可不忠不恕充滿天地則凡立人達人一體萬物叅天贊地之化育

者不可一日自諉綿亘古今則凡造次必是顛沛必是一息尚存之日卽上繼往聖絕學下開來世太平之願雖欲不至死後已而不得吾夫子安忍不以求仁之學內外表裏本末始終反覆爲門弟子開導指示而不數歟是則此仁原爲天地間第一義而孔門之所由以求仁爲第一義也雖然見道必有門得其門者乃可循堂而入室入門必有方由其方者乃不至躓足而迷途故大學之近道必先於格致中庸之誠身必始於明善而善學者志在求仁必也先從明道先生識仁之旨切實下體認之功到得眞能識仁之地卽不但來問本體之

切實光景大用之規模氣象可意會而知卽五經性理中粹精之論俱可神而明之不言而喻而於孔門一切求仁之方自如遶越之眞得指南耳不然此仁之全體大用不能知而欲求此仁之獨復如顏子休復如閔子縱斂天姿善思維淺則強探力索之獘不能無深且捕風捉影之病無可免矣故學者無志求仁亦已耳誠知仁之宜求而切志以求也斷宜先自明道之識仁始

答同門傅愼全

聞近得良友深讀程朱諸書甚善甚善學者最苦不知此學本原惟事口耳誦讀亦最忌不盡學問實功虛戀

本體光景蓋此道本體外原無工夫工夫外亦正無本體也明道先生清通簡易其學卽本體爲工夫伊川先生方嚴謹密紫陽先生篤厚深沉其學以工夫完本體兄前所見者本體光景耳今深讀程朱三先生書卽當知本體工夫本不可離自此必能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向來所見本體不至淪於虛寂矣學問須進一關當在於此眞可喜也且我輩之學莫要於過而能知知卽能改顏子于不遠復亦祗是知不復行耳兄能頓造斯境希顏學顏直是一日千里又豈但僅進一關而已哉但愚意却恐旣悔前此之儱侗粗淺或且以明道爲高遠難

學而偏奉伊川紫陽爲準繩却又恐卽藥爲病耳所以然者此學原是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貫相因爲指歸欲學明道而以伊川紫陽實之則淵虛者乃有實詣欲學伊川紫陽而以明道通之則密實者乃不至流於執滯不然者卽讀三先生書且覺處處隔閡不通而欲以融三先生之長以會歸孔孟也不亦難乎又若讀伊川紫陽書疑明道高而不可學卽不惟下學無由上達亦且並伊川紫陽失之所以然者伊川紫陽之於明道乃氣稟之不同故其所由遂若殊途而要其歸於尊德性以完本體則伊川紫陽之於明道一也特明道卽本體爲工夫類於安而伊川紫陽以工夫完本體類於利與勉強耳兄前此重在保任本體今謂宜加以伊川紫陽之工實之則可却非今盡是而昨盡非也然吾兄一旦知今是而昨非自當屬近日觀心入細卽此中殊途同歸之處自當體認分明無俟過慮弟特以關心之故億逆而慮之耳此等處兄幸自審於心無執弟成說而自爲是非又爲弟是非也大抵此學必以孔孟爲大宗而以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貫相因爲實詣於先儒則合短取長而借爲從入階梯於已過則但見卽改而無吝於徙遷則孜孜乎望道爲趨日新其德而不以欲速見小

自域其精神庶幾可望會極歸極耳不然儱侗粗淺固學所忌拈一放一亦豈可望於詣密造精美大神聖也哉比來日就醫藥精力浸衰時覺桑榆之日短深恨前此窮經功疎辜負素願期於未死之年於四子五經一大窮探目今書說亦已起草奈經旨邃深無由直見眞宗兼乏良友就正每每不能自慊於心竟未知將來能遂心期否耶不知吾兄何以教之

答緱學博

合親傳到手翰捧閱反覆恍如接塵而談昔讀朱文公特贊橫渠先生之像曰精思力踐一變至道心竊景慕以

爲後世如何復得有此芳徽乃今竟於大賢見之甚矣
大賢之識超力勇也由是克而不已周程張朱豈異人
事哉承諭日前用力得力諸條端俱見力追勇踐之實
功實效至於如何體認方能返本窮源躬行實踐一問
則尤切問近思足徵近造之日精一日也夫聖學要在
返本窮源躬行實踐固矣然這本如何務而可返這源
如何探而可窮乎則亦祇於吾性本來之全體大用先
明所往然後可以力行以求至乎此大學之入手要在
知止而明道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然這性之全體大
用又豈到得先明所往則亦惟實下隨處體認之功庶

幾可望一旦豁然之日耳然以老朽半生推勘昔聖先
賢指示體認之功則程門相傳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一法尤倍爲切近而易入也大賢亦幸於此大加之
意已果如精當不怠自當不日有見耳至如設冬學更
如另立義學此最美之意但須大加檢點大爲斟酌令
得衆真有益於興才事終不墮於末路乃爲貴耳所以
然者論吾輩公善之心真使盡四海英才育於一堂俱
成實才實用始滿本願但是力則有限人且難得臨潼
雖屬名邦抑試問闔邑縉紳生童中尋得知有聖賢道
德事功之偉志者幾人乎且無論其志聖賢道德事功

也即韓范榮世之功名蘇歐榮世之文章志期幾及者
幾人乎大賢費此一段苦心殫此一段大力而只成得
幾箇科目之人功利之士豈其父兄之屬望尚不切而
特煩大賢耶又不知成幾箇科目士何關於世教人心
又何關於尊奉朝旨之實義歟故如老朽之愚方今大
開文運獨得聖明天縱見出百王勅令四海學士大夫
潛心理學誦法聖賢此三代以來未有之隆規也則助
揚風化仰副聖意上之全存方岳大臣下之正在州邑
師長大賢一方之師正有導揚風化之重責今縱是力
未能轉移風氣廣育英賢果若精擇三五真有志識可

望上達之士大賢以正學身倡於上此三五士者以正
理力踐於下令潼庠風範可爲海內開先如安定之教
授蘇湖而至今廟堂採其教規須型天下爲學校矜式
始於今日殫力特寒之初心無負而亦始於今日師表
一方之責無忝耳

寄遜功弟

比讀邵堯夫先生和王直卿招飲詩因念先生生平之
所津津於口者打乖弄丸即後世之所欣艷稱說先生
老曰打乖弄丸今無論打乖隣於老氏之好討便宜即
弄丸得毋近於仙家之欵弄精魄乎斯道蕩平正直仍

復乾惕坤寧何處可容人打坐又何九可容人安排歟
弄耶由前爲可疑由後爲可商惜乎予生也晩無由面
叩先生於百源而質之也然仍念蓄疑不可以久安因
於南窓下泚筆和之仍寄老弟求質是非並索和章即
此當一番面証也又令老雅善詩愚兒昨於其窓間見
大書廻光返照四大字知近於斯道有得心矣亦尚爲
我索一和章以當一番西窓剪燈之談耳何如何如

與麻城門人萬爾受

前承寄至惠書並賢郞五經雋卷獲悉近祉兼審賢郞
高發慰喜交併不自知其宿疾之去體也爾受自此以

道德經濟實旨密請行諸家庭授受之間他日奮飛雲
路即坐而言者可以作而行固不負平日經時濟世之
壯志即不然而以得諸素學者藉手於賢郞亦可無有
懷莫展之恨天之玉爾受也厚矣是惟實副隱居求志
正分爲宜耳且貴鄉前此者雋傑之彥固自不乏若律
以天德王道之大全如古名世亦不易得而入本廟來
則科第官爵而已賢喬梓誠自此下千秋自命之思而
以志伊學顏爲期許以志伊學顏爲功課即以立三楚
之儀型作吾黨之模範者在是孰與流俗較榮辱尚下
於眼前也耶極知皆賢喬梓所自矢三千里外道誼深
情他無可道拈此耶當一番面談耳

答友人

承諭云云謂是有激之論則可謂爲大中至正之論則
僕不敢以爲然也三代以上道德一而風俗同下之所
爲俗無非上之所爲教故其時天心民命之責皆歸之
上逮王澤竭而德教衰在上者不復可責以此矣於是
師儒起而講明宣暢之踐之身用之家授之於其徒而
復諄諄懇懇垂世立教以範圍乎天下後世使天下後
世有志之士縱不克身見聖帝明王典章教化之盛猶
得於道喪學絶之餘有所稽考以維道德仁義之脉於

不墜而天心民命猶有所恃賴以常伸故三代而後道
統歸師儒而孔子以春秋布衣不獨師萬世儒生而且
爲萬代帝王師矣故謂聖賢窮而在下爲不足以行道
於一時可也爲無關於世教則不可也謂聖賢在下謂
天之不欲平治天下可也謂聖賢在下非天之有意於
天下後世無關於天地生民之命脉不可也故聖賢在
上而行道於天下也聖賢之幸生民之幸也聖賢在下
而徒明道於天下後世也當時聖賢之不幸也一時生
民之不幸也而未必非天之厚幸天下後世也然行者
之功猶在一時明者之功遠及萬世一時無行道之人

道猶賴明者之緒餘常明於天下若宇宙無明道之人則天下後世且貿貿焉莫知所適從而天心民命之寄托息矣是故明行二事之關於宇宙如二氣之在天地相爲運行相爲發明相爲補濟斷不可偏重而明者之功尤爲重也必以爲明不如行窮而在下無功於天地無關於天心必以出而行道爲正是徒知道之可行而不知聖賢非不欲行時有能行不能行也則是論古聖賢者論其世以定出處行止優劣可耳不世之論而執行明兩字以短長聖賢竊恐聖賢不引爲知已也或有未安不惜反覆不佞跂足以望矣

答楊州朱湘陶

喬令親辱顧荒山細道德度兼承手翰精細明通無一語不直探紫陽之源流無一義不深中紫陽之肯綮反覆讀之不啻與紫陽對面而語生平剪燭以敘心得昔人所謂善讀前人書善學前人學者賢者眞不愧矣紫陽而在方且欲引爲同心相視而笑愚昧如僕亦惟有欣快於私心一讀一繫節耳尚何容更益一言歟故今千里復函之際但祝賢者本此深信實信之心下力行心得之功而此外不復一語瑣及也然如賢者之眼高一世心見古人誠由濂洛關閩而直溯乎鄒魯由善信而直造於美大神聖是猶紫陽平日希聖希天而不安一善成名之本意亦實紫陽平日教人下學上達而無甘以小成自域之素心耳程子有言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宇宙悠悠誰當負荷是又惟有志有識者勉之也

又

五月初會有復函想必入覽拙集到日幸惟撥句日應酬加筆細行批抹但係中間意見偏駁處即另書另册有便開誠見寄乃見吾道之公所以然者鄙人賦性迂戇不特一生身世應酬盡依本心即誦讀羣經尚論古

喆亦必求此心此理之安而不敢信耳而昧理狥衆以違心故不惟於近時青岳平湖門戶浪爭心恥而有所不爲即建安青田之意見未融亦且心惜而不忍自蹈葢鄙心竊以爲吾輩立身縱不敢望於希聖要之必宜以聖人爲準極吾輩心行縱不能遽言盡道要之必宜以大道爲依歸聖無偏曲道本公平偏曲即君子有所不由公平何意見之可競故一生違道之譽不敢干而流俗之毀不敢避也惟是先師二曲李子在日尚得以疑難相質自先師沒而是非遂無從就正今得賢否若善學紫陽必知其義是眞可與共證此道之會也廿八竊願

賢者無以忌醫諱疾之人見待卽四海而一堂其爲慶幸不可勝言也

答寶應喬敏伯

使翰至開函展讀一過恍如重覩芝眉而相與上下其論不覺愧慰爲之交集至鄙人之嚮望於世兄者惟昔顏高二先生同心屹力接龜山之流風以振起吳會之士氣至今海內談道德氣節者雖復善毁而不能湮其大實卽將來千秋百世之後端可類推今以朱令親之善學紫陽翼以世兄之淸通直諒誠自此不移於時風衆勢而卓然矢名敎共持之志卽安在東林未弘之墜

緖不重弘於斯日而尊先人未旣之志事不善繼善述於將來乎噫嘻茫茫萬古知奚終始而僅生吾輩於斯日富貴而百年道德而千古皆於此日之自命決之況昔之日不惟韓范富歐盡屬科目卽關閩河姚亦孰非制擧中人惟世兄於此審裁也

答淮安周翼皇庶常

承手翰燈下展讀再三一段眞液津津溢行墨之表又不啻親見顔色而與之上下千秋慰快之私又奚可言辱委尊翁先生誌傳何忍以不文辭顧念尊翁至性卓絶而業未副志尋常按行誌傳恐不足以發抒精神令死者可生而言者不愧遂匆中僭敘一表按宇宙之名義極鄙意之欲言竊冀於幽明今後潛德友義四面俱徹見我輩氣誼之眞不比尋常庶爲稱情稱理顧又惟是老而昏耄兼素不攻文詞未達意處在在有之惟大孝證於高明可刪改則刪改不可則竟爲老朽藏拙乃見我輩之眞亦庶見吾道之公耳懇祝承詢明理下手之功躬行立德之實只此二義已括聖學之要領矣然其實二事下手之功又豈能外來問之已具而另索異義哉聖賢之立德不過在處已應物之間聖賢之得力不過能知明處當使無憾於本心而知何以獨明則聖

賢能於處已應物之本心深明其所以然處何以獨當則聖賢於處已應物之本心實盡其當然故千古聖賢未有不本盡心存心養心言學而唐虞二聖之傳授所由兢兢於人心道心之辨凜凜乎惟精惟一之期也今賢者之來翰曰聖賢之處已應物必求自得其本心不安於心則不可以爲人不明乎理則不能自安於心嗚乎既知不安於心則不可爲人則知爲人之道當無加於實求此心之安而所謂明理者亦卽明此處已應物之理務求自安於心而外求明此心之安之理亦更無有理爲吾之宜矣故來翰曰明理之功從何處下手不

肖故謹對曰卽從來問處已應物必求自得其本心之理處綿密下手求明而已又來翰之問端曰躬行實驗以求自立其德則茫乎未有期不知是屬大賢之謙詞耶抑誠然耶如其誠然則若非未徹於立德卽立此事事心安之德而視此德爲高深元遠卽屬不知不覺致蹈於不著不察之弊轍爾何以言之賢者既知不安於心不可以爲人卽平日之處已應物當不出於心之不安明矣夫不出於心之不安是卽躬行之實驗而曰茫乎未有期是執刀覓刀也且不出於心之不安則必求出此心之安縱是工夫不能純熟要是不出於此則心不

自甘而惟是心安之循矣顧曰茫乎未有期又得毋類於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乎然如不肖之愚則又謂此言也出於賢者之謙詞則此心固可用以明理之心卽眞出於不著不察而本心不能自安此心尤可用以進道立德之心也何者夫人心一滿則入道無期故惟心虛者乃可望其德進於宏深病不自知者無由底德於大成故惟自知之明然後可望實踐之力今來翰曰躬行實驗以求自立其德茫乎未有期不肖又竊敢謹對曰未有期亦不容於本心外求期也卽持此未有期之惧先求明此心安之理隨實驗此躬行立德之心果未實

也卽務求其實如已實也則務底於純知卽知此心之理行卽行此知之心如是卽明理在是躬行在是人生爲人之道在是而舉千古二帝三王周孔顏孟大中至正之道純全美備之德胥在是矣所以然者此心果明卽此理可明此理可明卽此念能轉遠至此念能轉而易迷爲悟超凡入聖俱於吾心握其樞矣然要之皆來翰之已啓其端特在善於體認轉移耳豈更有他路哉雖然今人之識萬不及古人之明今人之學萬不及古人之實聖學何事不準之古而可以範今耶不通衆說而可自定一宗耶故親証先覺之外博考先儒又不可

已也然又却知自隋以至宋明諸儒之論不可不謂之詳矣要之皆望四子爲指南亦盡五經爲要歸而究之皆從其性之所近以成家卽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立宗著書以云入四子門戶則有之若曰登四子之堂而直入其室卽諸儒恐未敢自信區區亦未敢直爲諸儒信也故居今而欲明爲人之理千古大中至正之道必明於大學一書是何格局是何脉絡然後路途不差不至誤入旁門小徑耳何者大學一書乃吾夫子折衷千聖學術以定宗傳也而括其大旨只明德新民二義可該然明德亦卽來翰所謂處已之義新民亦卽來翰所謂

應物之義格物致知卽來翰所謂明理之義誠正修齊治平卽來翰所謂躬行實驗之義而如大人之學大學之道究之仍是來翰所謂爲人之道大中至正之理也名目雖殊義初無二若能洞明大學格局脉絡卽來翰之疑團一自可推類而辨默會而通爾故曰莫要於先明大學格局大學脉絡也且學術至今日門戶偏倚之見幾於坐裂聖道之大全矣居今論道惟應言人以孔孟爲師言學以大學爲歸庶幾全體大用同條共貫本體工夫一貫相因天德王道至此殊途而同歸內聖外王至此百慮而一致然後返本還源會極歸極上之可

接孔曾思孟更上之可接二帝三王一中之傳此又宇宙之正理道統之宗傳抑又昔人所謂時節因緣合至於此者也況如賢者高志偉識可容不爲吾道正理宗傳計爲吾身千秋百世計耶且吾輩所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舍此又更有何事可直傳後世也大孝顧又可不直任爲己任耶數千里一紙通悃不覺言之冗長惟諒之

與襄城李樸園

甲午分袂不覺已逾三年比來台履健勝公郎令孫俱惟精進可想而知拙集數種呈教令兄先生想近七旬亦已古稀矣許州之居當時未免由兩家子弟激成吾兄正宜時常策騎顧視以聯同氣之情昔人有詩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前事旣如逝舟已遠不可復追此後正望積誠竭禮善全終始也恃在道誼世契不敢自外惟尊兄諒之

與襄城李禮山先生書

比日緣野怡情道履健勝著述日弘可想而知拙集楚制軍菖蒲羊棗之嗜遂已災木忝問之光中藉大賢茲以數種呈教望爲我細加刪改雖已付梓可去者正不難卽去可補者正不難翻補蓋鄙人生平無一事可以

及人獨視大道爲公不忍忌醫諱疾一點愚誠或可對天日耳辱在交與之末得聞疵而易謬卽獲良友之益爲多矣前過貴邑乃知先生許州之居未免傷於激烈蓋此中儘有良法可明厚道何必出此然旣已無及尚惟善全始終使令弟得轉身時至許州白髮老弟兄歲時得一再聚首相笑樂爲子孫矜式爲士林儀型乃宜也古之賢者處骨月之間皆不忍獨處其厚又皆重自刻責務積誠相動使之蒸乂傳記所載可考而知先生爲吾黨領袖事事宜爲後世師法矧此倫常大事所關尤重耶許州一居中間始末之故知本不詳但據形跡

以觀鄒心實爲未安故敢借効其愚亦恃先生開誠布
公大賢爲能諒之耳

寄楚北迮守戎

比者天假之緣獲親德範實出望外至於高情摯誼即思求之古人亦不多得盖古之道誼深知皆以聚處特久故契合遂深未有如僕與公傾盖而投契初交而知心如此之摯者忠孝廉節四讚想已刋就振勵名教之心亦可謂盛矣顧不知如賀文忠公錙陽橋碑能如願否總之天下無易爲之善並無不費之善矧此事有關名教兼藙之良人有同心一倡於前當必羣應於後舉

行想亦無難且即橋西以行宮有碍東南亦無不可凡事與張先生商之當有確議也

與門人丁青洲

此間榮轉楚邊專城要地可以展布經猷殊爲欣慰盖爲人臣者不論地方之厚薄遠近而以得盡其職得練其才爲第一義也况俸資已深例轉甚速當今西塞用兵需才又復甚急指顧間大鎮將及豈復可論今此地方之厚薄遠近耶又從來大豪傑身之所至必有建樹皆不肯虛過題目吾契夙昔自負隱然古之良臣名將知今於此地必且思入士卒之心使上下一體教嫺步伍之節使聲實克振爲國家一面長城以報稱君恩發抒素抱也南盼好音跂予望之矣

答三原李重五先生

臺諭應名之說某少不自量亦思稍自建樹逮綿歷世故旣覺性剛才踈與世不宜加以癡腸大熱不知自惜一入仕路必且與世齟齬無益人國徒嘔心血且又念鉛刀微割亦必試之者實知其能實盡其用然後薄效可收宇宙悠悠古今得幾鮑叔又豈易言魚水之契哉兼亡母知子獨深慮子殊切三十年中時時以潛修明道爲訓不欲不肖子入世取嬰故某年未三十即謝學

故之業匿影講習于聖之宗傳一割小利近功私見盖區區愚心妄冀於學術大致或能畧探原委使孔孟大旨不至盲昧終身即足答天地君親生成教育之恩而無媿於心矣故日來邑侯使使持書懇勸以應詔爲言某堅辭之不謂知我如先生亦有此說也

復常州鄒正言

承惠書寄示忠公先生年譜足見不鄙至誼忠公道德風節照映千秋鄙人自少讀宋史及東林圖誌二程全書時畧得其概每恨其生平歷履之莫詳今得年譜而讀之即不啻親見百世之上臺丈之惠我可勝感耶謝

謝又有請教者鄙人適閱邸抄見　御賜制公親筆所
書唐詩及引端敘言仰見　九重之於制軍念之如親
視子敎之如師訓弟情文既至亦復誨勉良深制軍必
自斯以往益弘令德以慰　君心
聖主神明萬里之外如在目前必當聖眷深隆福祿長
世作本朝第一等臣品且先將軍仁義之風久播海內
制軍真能繼以德猷之遠播卽家世且爲本朝第一等
家世而我輩凡在知交亦俱沾榮借光於無既矣想臺
丈與我同心也

答襄城劉芳草弟

賢弟前札所諭朝廷欲收經濟實用在崇經史之學四
海欲見醇美風俗貴尙廉恥之節崇經史首黜八股之
文尙廉恥先華捐納之例至中間分疏八股捐納之流
弊則無語不切無字不醒愚兄每每一讀一爲擊節卽
比陳侍講過寒家問當世所交人物愚兄爲取原稿公
閱時此公亦靡不拍案稱快也但所謂欲收經濟實用
在崇經史而崇之之法則在朝廷之上以十三經廿一
史及杜鄭馬丘之書令士子肄習而大小試則以古人
經義之式先引諸說而後斷以已意次則策問在國家
利弊生民休戚直陳不諱又次則保舉德行才能而嚴
賞罰之科此義自覩八股陋習大爲近實矣然愚意則
竊恐朝廷之上若不刻意崇尙實行使四海士鼓舞向
風而徒以見聞語言取之亦恐所謂經義者不半年而
刻於坊間者復紛紛如八股之選本馳騖矣所謂策問
者縱去咸三登五之套語亦終不過毛舉利害之小節
目甚至塞責以不切事實之浮言語且或真遇直言之
士而主司且以待劉蕡者待之矣卽所謂德行才能者
非徒得於虛名卽相競以聲氣否則茍避罪責閭郡之
間且無一人以應命而賞罰二字亦且爲具文虛設矣
其爲勦襲雷同毫無實用者又豈亞於八股之習哉且

賢弟亦思今天下士之全無實用僅在見聞之不博耶
抑係風俗之不知尙實也又試思當事者曾慮士之無
實學亦嘗增性理課五經小學不啻三令五申矣而士
習且終未少變於前而日浮於舊者果在不盡知十三
經廿一史及杜鄭馬丘之書爲　國計民生之對而折以
已意望以採納耶抑上下之所以相求相應者徒相尙
於文爲而無與於實用之機緘耶故如愚兄之愚則竊
以爲國家必欲收經濟實用使賢才衆多以躋四海於
康樂華去八股捐納固不待言矣而先在朝廷之上深
明前此受病之原立意以實用之學正風俗而端士習

以賞易乎人心之弊病則如賢弟首崇經義之說愚兄且欲放在次一着而以賢弟保舉德行才能一段所謂次着者首先行之嚴定爲賞罰之科而試日敷奏之規則但以四子五經性理通鑑及隋唐宋元明諸大儒切要之言與夫時事之宜令之簡言摘要直陳無諱爲當其他不惟廿一史杜鄭馬丘之書聽其自涉不立程規卽十三經中大戴三傳儀禮周禮之類亦不必責其必該蓋廿一史杜鄭馬丘之書雖包涵富有而習之者急猝難明其體要徒使其眞精神眩於馳騖而無得至三傳大戴則不必出自聖門高弟之手議論多偏頗失正

而周禮則一代之時制儀禮亦特禮制之儀節隨時可以損益者也且又不惟三傳大戴等流傳失眞之書不必責其必習卽春秋一經亦竟不必輕以課士蓋春秋原無可法可傳之行故孔子僅存其題目以明僭亂之跡而示懼於亂臣賊子孟子明斷其爲彼善於此而無一義戰今無論三傳啖趙十七無當原旨卽胡子一傳功令頒行四海循習者數百年矣果能符聖人筆削意耶徒使學者猜三疑四穿鑿失正耳且人之精神才力亦自有限博則必不足於熟泛則必不暇於精汲溺於耳目見聞則必不能體驗心得徒使滋狂心而撓正見

耳無益也故不如責之以大中至正之理使之一其聰明於大路督之以易簡精切之程使之鼓其心志於坦途也雖然此語於法之善不善耳要之政不自舉待人而舉人不徒存以誠而存周禮一書創自文武成自周公其於賓興選舉之法非不燦列於夷厲之世也而曾無救於亂亡者政徒存而人不存人徒存而誠不存也是故居今日而直欲風移俗易使賢才衆多而世道清寧第一所重在勵精有爲之君忠藎體國之臣更所需在君臣一德明良際會之遇而凡朝廷中外一切選舉委任賞罰取舍精神趨向一注於此而毫不可以外易

他移夫然後上有實政事卽下成實風俗十年之間眞可不俟借才異代而羣才濟濟百職効理矣不然者變法而無人有人而不誠卽恐崇經義尙保舉終無裨人才盛衰之數徒多一番更張之滋擾也且所謂勵精之君體國之臣非徒如唐之文皇悖慕乎王道之治跡房杜諸臣殫力乎奉公成務之勳名也要須爲之君者眞見賢才爲國家之楨幹至誠惻怛以斯民不被之澤爲已恥卽以教養選舉之不足以育眞才得眞才爲已過爲之臣者眞見以人事君爲第一義而至誠惻怛以興賢育才爲已任卽以賢才之不興不育爲已罪乃不至

志衰末路墮終是虞而實效不收耳然此至誠惻怛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而能可以意氣激揚奏泊而至哉此問有格致誠正之實功在焉所謂有天德乃可語王道也賢弟誠欲於今隱居求志時究俊偉光明之業他日出而不愧夫行義達道如伊傅周召乎尚願於孔孟求仁集義一點眞血脉究心而實踐焉可矣不然縱得君遇主矣心正大竊恐岐情客見紛撓其正志搖奪其正守終成二三而大業不究者將不免矣勉之勉之大丈夫不可將第一義讓人也

又

范文正公先生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經心理會及出而用世隨身所到必盡其分不顧利害不計稱譏功業雖未滿其心願志量則有餘於建立嗚呼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卽吾夫子猶以爲難見其人若公者不亦當之而無愧耶故雖經術之精切不及陸當公道學之淵微不及兩程子而要其志量弘毅振勵名節士氣之功則一代之偉人矣向令生於孔門政事一科必所亟收也且論學脉者以其扶植人極有功世教耳若公負剛大之氣抱致澤之心先憂後樂公爾忘私其於人極何如世教何如而謂可拒諸聖道之外耶

竊恐語言虛浮之習種種滋吾道之弊實矣

謝學憲逢公書

伏承歲前縣吏捧到華翰兼製就扁聯下頒事關風教慶生士林顧區區捧閱再三咀味風旨竊不禁感深而愧滋深矣感者明公淸操弘猷爲敝省百年來學臣之冠一言之及榮踰華袞刻煌煌題贈不一而足而以鄙人迂庸當之其爲銘刻可勝言耶愧則先嚴見背時某時年始十齡先慈飲蘖育某一言一動卽教之仰法前修暨某成童恒期以希聖希賢絶不爲已身浮榮起見某生也晩不及見古仉母三遷弘規竊以爲如先慈之

教不孝亦或不愧昔人也顧仉母以子輿之賢垂鴻名顯百世而不孝某駑鈍無似望道而於大道無聞績學而於聖學無當致令先慈望子期子之本意未副毫末夫立身行道之謂顯揚能顯揚父母而始可謂孝某也不才仰慚毋教辜負毋志罪孰甚焉孝何在也而明公顧以爲孝在顯揚不負三遷耶某所由讀扁題而愧深讀大聯而愧滋深者一也某自稍知人事時毎妄憶古鹽梅舟楫之遺徽先慈亦毎以古名臣經濟之鴻勳相責望故行年二十有五遵奉母命一棄掌故之業期專意研求吾儒壯行之畧奈今犬馬之齒追遲暮矣時時

撫心而切汗跡之懼故自被徵後竊嘆當事者採虛聲
而薦匪其人九重之上信大臣而徵匪其士而明公顧
以爲不負商巖之夢未宜淪輪之謝耶某所由又讀大
聯而愧深讀大章而愧滋深者二也以此日來夢寐之
間幾莫自遣因復妄自計念大賢之褒題卽寓良訓悔
心之萌芽可用鞭策遂用奮矢徵念期自玆以往一息
尚存之日不敢以衰病自諉尚冀收效桑榆以慰毋志
以副明公期許之本旨於萬一乎顧又未知聾瞶餘生
果克如願否也卽又不特感愧交深而懼且滋深矣未
知大賢何以終賜之教也又啓者比來細觀明公實心

實政鄭重文士而且愛惜武才愼重名器而且悉心風
教府州縣衛無不捐置學田名賢節孝無不悉加表旌
此蓋大欲樹之風聲鼓動實才以上報國恩眞古大臣
當職盡分以人事君之至意也卽將來仰副聖心流芳
青史不亦不卜可知耶顧鄙人竊以爲國家之重科目
若重在於二途中得文足經邦武足戡亂爲國家旬宣
綑傜之人耳則大臣之以人事君其所重從可知也矧
今國家需才甚殷聖主望才甚切文武乏才之嘆每每
形於當宁而嚴飭諸臣之語則又峻厲深切比來邸抄
所傳一二可見明公以國家之懿親受格外之寄托柄

全省之學政 於鼓勵之大權今必於培植文武實才一
着精心經營 悉意鼓舞令他培植成數輩眞足旬宣
傜之人實用於國家然後內不負三載中苦心上不負
聖明特行委任本旨耳又今之士氣不振甚矣明公師
帥三秦則如培植士氣一節亦望於此大留之神起爲
貴爾特在道誼之知有言不敢不盡且覺欲報之德非
涓誠莫將萬一故不覺縷縷借陳焉惟亮察爲幸

又答逢公

比者獨以心切知己之報冒進瞽言其實迂濶之慚私
心自廑不謂明公不見鄙棄且責令續言細陳而一段

慇懇之誠直溢楮墨之表欽慰奚似竊惟古大臣所以
成俊偉之功策勳旂常流芳百世者亦止成以樂善服
義廣益集思一念耳今也明公虛懷若谷寸長不遺充
此心也將來爲督撫合數千里之長以爲長位三公合
四海之能以爲能其功業可易量哉哲匠之門枉材所
欲請正矧勤勤下問倘能已於芻蕘之竭耶謹以前以
所陳於學政長洲陸公一冊附上請正而更以愚見五
條續焉蓋此書在二十年前當時風氣與今尚異而某
亦尚未多歷世故久閱人情故其說在當時已覺高濶
難行今若但依此行之而無一段大出成陶鑄其內無

一段眞精神鼓舞其中亦只成一件虛文美事徒艶流俗口耳而不足以成就實材也何者士風日益異昔道德功業氣誼名節八字當日士林雖實蹈者少亦尙慕名者多今則求知其事之爲美而慕其名者往往間郡之間亦不可多得矣尙望其隱居切內聖外王之志行義切天德王道之念而將來眞益於社稷蒼生哉此非當事者精心經紀豈能振起特立之士又非曲意栽培豈能陶成得拔俗之才乎故前請教陸公一冊在今日亦未嘗非學政不可廢之矩模而要之其經畫措注當更有進也故更臆擬五事進焉惟尊意酌而裁之　其

一臨會訪求之法文則務期該通五經性理通鑑大學衍義數書與志期古哲之人武則務求明於韜畧軀幹魁傑有志建立功業之士今則仍宜依此行之而正不必如前之求備也蓋能得如此兼備者自美不能則但求年力强壯志趣向上氣貌光昌之人不局文武不論生童卽接之以禮而延之親試親問盖人雖難知大抵有一二次接對觀其言論亦自可以覘其學力觀其應對亦自可以覘其才識觀其擧動亦自可以覘其氣度觀其容貌亦自可以覘其精神觀於大人前舒泰謟屈之槪亦自可以覘其膽畧骨氣但得氣質堪敎之人便假以體貌助之膏火期以正當眞實之學術而悉心敎誨培植之不倦將一棚中但得一二人便足勝百十碌碌之輩閤省中得三四十人便足勝千萬庸庸之流而將來鍛鍊成五七箇眞爲國家幹濟之才卽無愧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而無負　聖明責任之本旨矣此選取之一畧也　其一少而有志長而易移者往往十人而八若鄕無善俗相習而與世浮沉者之往往百人而百且人之所値有順逆父兄之所期有大小志力之所趨有高卑非得名德上位設之館舍給之廩餼資之書籍備之弓矢而又得大賢名儒兼通文武爲之師表而

有數年之提撕卽恐志識不定成就爲難故延師開館闕一不可此玉成之大畧也　其一人之氣質不同由是志力亦異故文或志在建坐論之勳或志在立旬宣之業或志在修明禮樂黼黻文章武或志在佐王靖亂或志在建閫安邦或志在畫謀運籌出奇制勝俱須審其志之所向因其才之所長導之方向斯以成器其所讀之書則四書通鑑小學武備志諸葛武侯集陸宣公奏議王文成別錄歷代名臣言行錄百將傳諸書爲文武之所通閱騎馬習射學策論奏議習字爲文武之所通事而讀五經周程張朱諸名儒集與閱諸史諸名賢

集則文士令於前業外聽與制舉業並習學一切技藝習膽習力習㨗則武士令於前業外聽其與策論並習總之所尙不必一途而期以有用於國家所成不必一轍而期以有裨於世道而尤在士之所學師之所敎先以正其志端其趨開其識而使之不入乎邪僻奸詭爲第一要義葢人才若得正志端趨高識三者爲之本縱學力不能大就亦終是世間正當良才有益世道人心也此敎習之大畧也　其一不有賞法無以鼓其進不有罰法無以懲其惰不鼓不懲而望成就十人八墮徒費脣吻而耗財力耳必於一半月後卽每日令於日西

肄業之餘令之盡至師前環坐兩傍或請業或論古或質疑難或證時宜或令之各言其志趨或令之誦述其日課或命之較射或試以騎乘總之兩三月間三四十人卽可得其氣識之大畧五七月後卽可得其志操之大畧七八月一年之間卽其人心地之邪正成就之大小亦可十得其五矣志力高邁者特待以殊禮格外有饋賜謹確無過者亦期不懈於常禮至如虛言無實功貌恭多好志更甚而戱豫肆玩圮羣敗類則按以情獘之淺深施以挫抑之公罰如能改過卽復重奬更有特進仍加惠賜若使終不可移則亦必行退黜以示懲創

如此則高者旣日勵於高明卽中材將思砥於寡過三四十人有三年陶鑄中間斷當有十餘輩或五七輩卓然自立之士出矣此勸懲之大畧也　其一大木非一歲可就良材非暫時所成故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返葢成材如是之難也學差三年爲滿甚至六年耳豈能收知類通達强立不返之達效然誠使有切於成材之思任事日固有造就良方差滿後未嘗無貽謀善策如權於九年之中但得如此者五年良材亦自可畧成片段耳此成就之大畧也然凡此五事不惟事屬大畧此外尙須潤澤之功亦且道不虛行此中端賴懇惻

之力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葢邁俗之偉業非偉人不能成而雋古之碩勳非碩德莫能勝也惟明公國家懿親當代重望報國之貞心惟殷成才之雅意特摯清操已冠當代忠誠不讓古人知必爲他人不能爲之事以成曠世不易成之勳爲百僚令範國史增輝也某聽於下風葢不勝瞻仰企祝之至矣

又爲逢公論書院規模

承索書院規模之詳大抵地基宜選擇善地爲貴古之學宮皆在城外曠野之地環以淵水葢以曠野則少囂襍環水則可以限攪擾而且近水則其心境亦藉以淸

澄也故天子之學宮謂之璧廱璧廱者四面皆水也諸
侯之學宮謂之泮宮泮宮者前半在水中也而皆謂之
澤宮今之郡邑學宮猶有泮池尚其遺意耳今日特建
書院似宜於城外逼近寺觀爲上若當下但就便置諸
城中將不惟目前貴賤公私逐日覺擾妨諸生之業亦
且異時不久即爲當途公共之用久之並其跡泯沒矣
明公不見今海內書院之在省城者往往並泯其跡而
江西白鹿洞書院中風規獨至今不廢耶良以其地在
山水之間幽清閒曠學者便於靜處肄業兼遠在郊野
當途不至藉作館舍爾一凡書院必前有坊坊後有門

有堂有閣上安聖賢主旁貯書籍堂閣前中兩旁必廣爲號舍號
舍之旁必處處有厨而其間靜處必就地之窪下或築
水亭或爲水閣寬長處又必爲射圃以寓習射觀德之
意凡門前門內甬道兩旁堂前堂後必廣樹松栢杉槐
於其空閒又必種植諸竹凡池皆種蓮植芡一則培植
樹木使成蔚葱之觀以增書院氣象二則春夏藉竹樹
之陰三則誦讀之餘可玩物適情以助清逸瀟洒之性
耳一欲長久不廢則必置學田使除正賦外長足畱百
十石學租以共三二十人終歲之費始不至於一過而
廢今海內書院俱不如白鹿書院之歷久不廢者固以

地處其盛人樂肄業抑其學租豐贍可以延師可以養
士可以養一切供事給使之人故至今雖隣省一二千
里外有志之士猶負笈而時至也故欲置書院必思爲
學田之計學田具而勝跡可永永不廢矣一書籍縱不
能廣積亦須於必用之書各具一部以便諸生誦閱一
中間一切器具皆不可廢一擇得佳地有學田有書籍
則書院成矣然非學規求師與院中管領養給役使諸
項皆立一定可久之規則事久時長將來流弊必衆故
必準海內大書院規矩折衷得中以立一不易之規始
爲可久一都下有學各郡有學州縣皆有學以教士矣

而古之名德大臣又必爲之特設書院者葢謂州縣之
學往往有師有士而無學極其至不過得舉業掌故之
士皆不足成就眞才以儲國家之用故皆孳孳乎自捐
已俸設立書院以培眞才也葢既借此盡以人事君之
正義抑以吾儒必明德新民成已成物爲志期乃副大
人兼善天下之本量耳然非得名師爲之指迷導覺令
之共適於大學之路以成有體有用裨益世道人心之
人即書院眞成科目接踵而出於其內亦徒成一段虛
美事耳亦何益於宇宙有無之數耶故白鹿書院盛時
時時詢求海內名賢爲之師長而當時撫軍方伯至使

諸生以卑禮厚幣從江西南康遠至廣東新會數千里外敦請陳白沙先生爲之師蓋師道立然後人知方向師道正然後士學不至於他岐故求師以端學趨以造實才尤爲第一義也

答府學學博論書院規模

書院局面若欲講道德經濟爲國家養育實才則必準古書院規模延名師置書籍立學規設廩餼備一切器具役使之人而後可若秖課制藝鼓舞擧業之士使與起於進取之途則規矩畧於古書院之制矣然旣徵多士於省會而使之肄業課藝亦必令其心知所向身得

其養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鼓舞乎勤學精進之路無起居飮食之累心無紛囂應酬之敗業然後士始向方人知競勸此日之書院方足少振文風少變頹習卽傳之四海亦成一時盛事耳今據愚見列其必不能畧者若干事於左方至推類而廣之則在當事臨時斟酌其詳畧輕重何如耳　其一雖課擧業亦必延有品有學有識之名士爲之師範蓋師範得人卽典型在望先有不言之教寓於其中又其切啓廸開發課藝成功之法亦必皆有條理庶幾多士知所向方　其一旣課擧業則看課文答疑問選闈中三場文字式樣中間頭緒頗繁不惟事非一二人之所能勝亦恐此一二人者意見之不及或有事故而他適卽院中曠缺故正師之外必精擇有品有識有器局之會長以佐師而半代其校藝答問之勞　其一卽專課擧業無論書籍中四書五經本註與大全必不可廢卽幾部經書歷科大文章幾部大歷科二三場亦不可廢蓋陝西習俗首場經書大半未諳程式不講先輩至二三場策論表判平日全不學習入場止於抄寫舊底千手雷同今當事旣有此番美意縱不能如經義治事之教成就得國家適用實才亦豈可不玉成得幾箇擧業能手使經義二三場皆成片

段令此日鄕墨及二三場刋出皆可作擧業津梁他日會場中亦皆推爲典贍合式之技藝也故此等大文章皆須道下令師與長選其精者以立法樣卽令今歲秋冬學習待至明春卽與制藝一體課試而第其高下是爲宜也　其一旣聚闔省之才流卽中間志於道德經濟文章者當不乏人卽這幾部當世共尊的道德經濟文章之書縱不能備亦須於其最要緊者備下幾部以供其翻閱考究蓋書院之課擧業原是不能盡以上一等實用學問槪中人故姑就士子共習之業督令勸渠使之由此擧業嗜而知味漸引入向上大學之路爲國

家培植有用之才今若全不設一 由此可望上達之門
卽不特士子止於帖括掌故之業終不足引入聖賢之
路卽當事者費心力耗錢穀縱使他日兩闈元魁盡出
書院所養之中而曾無與於天心民命之寄托往聖來
學之關係卽事不足以傳頌久遠功不足以補益國家
雖一時艶稱而過此卽泯然無聞耳故此日書院縱不
能如古之敎期於成德達材要須開一上進之路誘之
上進之法設一上進可借之程資以待有志者之上進
倘能千百人中爲國家造得三五切中於用之人物卽
功效及當時而芳聲播後世耳今觀薛方山續宋元資

治通鑑於每三年會試中必書曰是科得某人論者以
爲深得勸善之體則亦可知設敎造士以造成實才爲
第一 其一課試之法今歲五日一會二書一經斷不
可廢逮明春則每會四藝二書一經一或策論表判隔
會疊用亦不可少至於等第其高下則衆目勸懲所屬
寧嚴無濫蓋不惟徇私第等不服人心亦實課試之法
必嚴然後人知勤敏於學業學業勤敏則藝業精進將
來鄕會兩闈所發庶幾多出於今日造就之中乃不負
此番造就曲成美意耳 其一中間行止端方文學出
衆之士須設一奬勸之法行止苟且文藝不進之人亦

須設一督戒之法勸懲分明庶幾人知向方卽將來院
中造就得人爲多 其一提調院規掌管月糧是乃院
中要領之職須於三學博士及屬邑有精神達體統博
士內精擇數人分任提調院規之責於兩縣佐貳中精
擇公正知體統一人專任之散給月糧之責蓋此等處
大吏勢不能時至其中一一査勘使非委任得人將院
規不肅糧粮不時卽士學不進退心易生竊恐將來不
能收得士之效耳 其一書院中天閣旣設聖賢之主
每三日必令執役者打掃一遍務使淸潔每朔望則鳴
鼓三通師居前會長隨後諸生又視年之長少相隨於

後行三跪九叩首禮一則使其知尊禮先聖賢以生其
敬畏之心二則卽此可以習儀爲他日當官朝賀祭祀
儀式然必於諸生中派出唱禮二人叅謁神時令其唱
禮喝拜無令差失儀式爲貴至如凡遇大節亦依此式
而於唱禮二生則禮畢之後諸生各宜一揖相謝否則
恐其應此者視爲賤役而羞之也 其一謁神畢會長
諸生皆於師前三揖畢則諸生各於會長前三揖畢則
同輩讓長幼各一揖退則雍雅魚貫而退不得紊亂
其一師長旣立禮制須嚴院中諸生須於所延師長師
眞奉之如師長眞奉之如長師前問業質疑則揖而側

立於長前問業質疑則亦必側立盍以師嚴然後道尊
道尊然後人知敬學人知敬學即人才可望興起而督
此日久即院中士皆循循雅飭亦使人望而知爲院中
教養之人景仰而生羨慕之志也　其一徵至之人既
多則設立督查勤惰督查出入並掌管門籍晨夜開閉
之節不可不擇人專責　其一各邑之諸生徵至凡一
切必用之棹床器皿必官爲之備至如飲食則勢不能
皆備諸官恐人多則飲食失時遺士也必於月糧柴薪
等必用之物務期計算足供其每日之用且爲計算其
或五七人十數人公僱供厨供役之費然後寒士之來

自遠方者乃得終其業於書院也

寄將軍額公

日來竊聞明公拊循八旗籌畫邊需日無暇晷而遠煩
遽使兼荷厚惠感佩之私真不可言又聞旌節蒞陝之
日滿城撤去閒散守堆兵丁省於疲勞邊外凍傷兵丁
子弟即令補甲滿漢城中以此二事人人歡頌以爲善
體
聖主愛養兵丁之心善述先將軍仁義之風某忝在知
末竊爲生榮而增輝矣欣慰又不可言也然如口外凍
傷兵丁之家情甚可哀倘願推類而益廣之使此輩窮
於嚴酷慘裂之西北番而尚獲蘇於慈惠弘仁之大父
母即明公忠孝陰德一舉而百美畢暢矣二曲先生道
德風節爲當代碩儒累蒙
聖主之褒題書院一事最係關學之明晦亦係本朝之
風化此千秋百世人倫名教之地也昔白鹿書院係唐
李渤山人之故居得朱文公知南康軍時表章之至今
遂成宇宙名區今以二曲夫子高風邃學出李渤山人
萬萬而以明公清忠大臣表章而成就之其爲將來風
教之名區者知且與天地共長始可以傳遠而有光此
亦自是正理但如愚意書院成大局面則爲費頗多而

明公平日清苦之况既某所心知兼入陝來一切費用
亦且甚煩恐爲力太苦自愚意或今且暫行稍稍就一
小局使從學者稍可棲身又稍備膏火之需足以量供
寒士繼晷之資其餘或且稍俟時日更作成局之計也
不審尊意爲何如茲來白鹿志書一部東林志書一部
關中書院志一部統呈覽明公暇中一查其概採取其
中必不能少者目下剪裁就一小局將來待漸次大就
也

答印江兄書

睽別四年不敢以尋常寒温致滋裁復但時從征求華

封人訊候近履用以自慰又目覩我兩賢任艱窘如常足徵乃翁宦况清薄即徵乃翁操守清嚴廉吏之光沾被宗族矧恭更幼共筆硯者乎每念轍悅心而解頤即又不啻時時晤對一堂耳秋中玉佩歸里遠承手教兼嘉惠種種足穩數千里外不遺迂愚之意獨所謂不爵而榮則讀之重滋愧耳自昔恭本以自知其不能而不敢爲乃今當事反以其不能爲者視爲不輕爲歉心之處反邀爲名不虞之譽愧莫大焉榮何有乎且以知古今來事非情實而邀聲宇宙舉如此類也抑又得論世一法矣目今病中切欲自力末路再探諸經仰窮千聖

道德經濟微旨期以贖前日之虛薄消愧悔於桑榆每日嚴立課程於西窓下讀三四章每讀則滴露研惠硃汲泉煑惠茗讀一章即用惠硃細細點明句讀鞭心思素思索有得即下筆就臆見下一段注脚覺勞孰廼飲惠茗一大杯下所惠建蓮子十餘枚和之畢一部仍另及一部周而復始期五六年內終五經之課顧不知上天肯假以年令遂此迂願否耶

答孔淑

承問存心脫俗世豈有脫俗之人即我先師孔子亦俗中人耳但是身在俗中而此心獨能不汩流俗事事依天理而行念念奉天理爲則即脫俗不出隨俗之外而存心自在隨俗之中其證心一錄語此頗明孔淑更一檢味當可無疑於此也然如錄中體認未發數語則尤屬要領蓋必明得此旨然後可望於此心不汩流俗不然亦祇得心無過惡未可言還心本體更望賢契於此留心耳

又與逢公

明公視全陝學政三年於茲乃今兩袖清風而歸仰可對而俯不怍是誠吾儒讀書行義之令範也獨惜秦人士無福莫遂攀留之計不克久沐大賢作人之澤耳茲

穩復命在即不克躬奉灞橋之觴臨池曷勝惆然頋區區則更有啓者明公表章先賢闡揚懿美爲前此學使之罕及茲有三名賢卓行實德允乎幽明祀之瞽宗真足表風勵俗獨以子孫貧微不能動官師鄉曲之舉揚以是卓行茂德不克饗賢祠之俎豆今遇明公搜闡幽懿無微不錄而復不得荷褒賢崇祀之澤則將公道終晦於盛世實德且湮於方來亦千秋公道之所未安也其人行畧謹錄在方尙祈採擇　其一鳳翔府郿縣谷泉馮公名雲程少孤好學有聲藝苑國初以拔貢仕爲郴州判官大勵清操既乃高尙其志不欲以五斗折腰脫

然掛冠歸里數十年靑天白日之心野鶴孤雲之品始
終不渝至於言師行法直口直心隣邑人士無賢愚貴
賤無不誠服而心悅先師二曲李子知契中推爲第一
畏友嘗稱爲三代遺直其本邑雪木李公本以朋友而
直敬若父師至不敢以字號相呼言及必曰我馮先生
某生也晚尙及侍先生者十年細察其存心行實竊嘆
爲當世名德亦尙不乏至如直道粹品生足爲名德死
必爲神明者無如此公葢宇宙之直品粹品也　其一
爲鄠邑靑臣魏公（名惟紫）生有特禀國初以選拔爲偃師
知縣懇荒田招流亡懲奸宄撫士民循良之政爲河南

誌書詳錄未四十以徵文罣誤本可以俟時起復公獨
以王母高年兩父母年皆踰耆遂絶意仕進一意承歡
高堂一時孝行爲邦國所未有葢公自幼出繼季父及
貴就養雙闈毫釐無異而其於同生兄弟則友愛備至
均財共產其後以口衆分爨公一一推讓不較多寡於
王母兩父母喪葬皆一力獨任豐約稱情晚而友愛尤
篤長兄濟川一飯不到卽終食咨嗟一味之甘必邀之
共饗而於諸侄一切婚嫁則力任不吝聞者無不嘆爲
至性篤行先師子李子生平不輕許人至毎一言及輒
稱賛不置最後以伯兄新葬淸明拜墓慟兄殞逝遂得

疾而終歿之日先師子李子題其旌曰孝友先生葬日
仍爲之破例親誌其墓葢其孝友之行至此素孚於心
者深也至於高文佳書爲士林所推讓一時郡國大製
作無不走幣而求其文學亦有非尋常及者　外又有
延安府宜君縣孝廉楊公（名方）少勵名行登辛酉賢書後
以家貧爲親而仕作諭長安以其老母不願遠出留妻
子於家侍養而獨攜其弟正同往葢正以酒後從高隕
墜便脬跌損時時便液汚衣被間非時加澣濯卧床非
時時温熱則腥寒不可堪處公憐其情況欲其就治長
安名醫冀以獲愈遂輿之學舍奈寒毡不能更備使令

惟一癡僕供炊飯育馬之役僕毎他出公則輒爲之親
晒馬糞爇其床下仍毎日爲之澣濯腥裙至於未饑謀
食未寒覛衣一種眞情摯意見者無不爲之墮淚咨嗟
如是者數年及一聞母喪深雪中卽日步出國門一時
咸長兩邑不獨靑衿弟子輩遠遣弔唁卽縉紳先生無
不厚賻遣使於數百里問存問者葢公作師不計束修
獨重學規弟子員輩逢其艱難不惟不較禮節並節口
縮腹賑周之而其於課試尤爲勤懇故一時長安上下
公私之人無不重而敬之也　某嘗輯古道典型一書凡
十餘人而以三公冠編首葢其德行眞足儀型方來也

右三人某實備悉其心行不同傳聞影響之可疑明公倘俯察鄙言秉尚可移文三邑之時各加褒語移文下縣令祀鄉賢之祠將幽明人神共快大君子闡微表幽之政迥出尋常萬萬也尚惟垂鑒爲禱倘崇兪允郿縣馮豫爲洛泉公嗣孫給之衣頂與雪木李公子一例沾
恩尤見崇賢褒善之弘義臨池不勝翹祝

與郿縣令趙侯

客邇華封穩知政德格天於西鳳獨爲豊壤民無饑餒即父母斯民者之精神舒暢可知茲以貴治前輩名德洛泉馮先生者青天白日之心端方正直之行七八十

年有如一日郿盩二邑人士但一見者無不敬信而誠服鄙人生平閱人多矣功業文章或不乏人至如古道古心生不愧名賢沒而信其必爲神明者實無踰此公而曾不得俎豆於學宮此眞三代直道之所不安也故日前特箋備詳實行達諸學憲而學憲直信鄙言之不謬移文下縣准入鄉賢之祀蓋天道助順而佑信故言者從者直應若桴鼓也但其裔孫馮豫一貧如洗竟與李嵇同科諸凡典禮節目應非力所能任是惟賢侯爲風教起見一切行其當然而不責此二子以不備乃見大雅名儒之行超出時賢千萬也又馮豫爲人木訥忠誠不愧名賢後裔衣冠錫自學憲培植則在賢侯一則寵耀名德子孫又以鼓厲末俗使知修德立行之不負於生人即風聲之樹善政之孚當在不言之表也又聞前此特發氷俸剏建賢祠計此特想已成就來春正月內擇日送二先生主入祠亦合月令崇德尚賢之弘義庶幾名教至美事也

寄遜功弟

吾省屢年歉薄軍需煩苦獨得今夏稍收而秋穀又復十八旱枯眼見饑荒又至矣六十五歲老病翁前憂兵今憂荒前苦瘡今苦胃撫躬自問亦竟不知年齡延促

所届也又自入春以來近省百里之間奸人肆志者三四處全不知戒全不知畏今又益之以荒旱渭北除貴鄉富平二三分外率多無穀此釁可勝慮乎又今此西安旱荒與前此不同蓋昔無兵慮而今兼慮兵昔無盜患而今兼患盜賢弟以已意爲司憲書登兩先生言之桑梓之艱苦搶攘可念也外七月廿二値微雨頓凉一絕呈覽細雨逐秋暑頓清秋蟬苦向病翁鳴夜來却喜得佳夢應是今秋喇藏平賢弟閱此亦可得愚兄日前情事之大略矣前此微雨尚慙望秋穀半收又渭南郃陽蒲城韓城黃龍山之豐尚未悉聞今則又增此兩種

大可憂題目矣奈何奈何

豐川續集卷之十五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六

書答

與總督鄂公書 康熙五十四年

某鄙壤迂庸獲托明公覆庇之中雖以自安迂庸之分不敢曳裾公門以汚雅化要之飲和食德銘自私心敢忘此日安居逸食太和之福所自來耶然大德終不敢以私謝即瑣節亦不敢以借陳茲以床褥呻吟之餘子孫傳聞今歲大兵進勦

皇上特遣親王統師又以皇孫及貝勒諸貴戚從征未知果否何如如其果然愚意竊以爲此事關係非同小可矣何者親王體統尊重而今之懸軍深入進勦荒番小寇已大與國家之體統有妨兼此寇狡黠百出更若我兵深入而躲東閃西不得應時奏凱便須更調諸省之兵以益進取之勢則

皇上之宵旰必深而將來之兵局難結某雖草莽衰病之人素無官守言責私心竊以爲受國家覆養教育之澤者六十三年兼以迂濶腐朽之士並荷朝廷徵典之及遇國家如此樣大事心有愚見而坐視不言已非義之所安兼

皇上平日明見萬里此番用兵尤虛衷盡下昨聞下巳

里坤旨意令滿漢大小頭目及兵丁皆得見大將軍條陳兵事則尤宜於昌言之朝盡攄愚誠轉凹天聽因竭誠口占一疏命兒子書以成稿但鄙陋畎畝之士未諳朝章未知言之可進與否疏之合式與否又未知使另赴都進呈爲當抑明公封疆大臣屬内下情具摺代題爲宜謹以疏稿呈上惟開誠下教是幸是禱又有啟者此日進勦大計主之自在九重邊防重責持之則在明公適者道路傳聞歲前十一月間有西寧鎮通丁探得火兒藏甘哈加整頓兵馬八千每日操演不知何往之說有探得河州口外阿貢川達兵約萬數有餘之說又有洮州具禀西寧鎮本營及舊洮等處相近夷人自揚土司出兵之後不時行刦之說雖未必言之盡實然以情勢隱相揣度近邊諸番窮愁無賴其欲盜竊邊裏以圖自資當非一族亦非一日徒以畏我國家威力帖耳窮荒今見中國連兵數歲邊將邊兵多調以出口進勦或且生乘隙思盜之心者情所應有矧今萌芽昭昭已兆安得不時時防其跳梁乎倘但務供給口外進勦之具而不思預備邊防一着萬一近邊窮番乘其無備入口盜掠將一次得志卽盜掠難已一部得志卽諸部效尤兵連釁多異時必大費補救卽使無甚大故國家方事遠征復勞內勦耗兵費餉當不可計且其於大兵進勦之計亦必有妨尚書曰事事惟其有備有備無患又鄙諺曰與其用而不備無寧備而不用明公一身全陝重寄平日事事思患豫防則如今此精擇邊將添設邊防並零星汛防於重鎭令隱然成不可犯之勢多設火器於邊城令近番知我無可乘之隙且藉此練兵養馬教技備器以待口外不時調遣知必於此重留之意明知明公元老壯猷慮無不周此等處皆有素裕抑以平日戴高履深如海魚林鳥欲報無由遂思藉此爲芹曝之獻耳可否不吝明教尤爲至望臨啟不勝跼蹐惶悚之至

寄湖南王夢魚

王師進勦既有特遣大臣兼有陝省文武而必更委楚制軍以協理之任陝省將軍出塞本省大僚未嘗不可代理印務而必委楚制軍越省而代理　聖明之以腹心手足視制軍而其殷望以補救二事積習者亦切且深厚且重矣則制軍之於滿城現留兵丁必有至誠惻隱之實意實政且浹於滿漢男婦長幼之心於國家之軍務軍需必宜有責實就省之妙算以免病國病民之隱弊使輿情溥慰頌聲弘傳不日卽聞於四海之內而

直達諸　聖明之前乃不負此番君臣一心一德之委
任耳知先生必不迂鄙言也

又

遣聞制公有西寧視師之説又云有親王統兵將至不
知底裏何如要之是爲彈壓此方番部防其與澤旺狡
寇交逼生事又設有將來巴里坤用大兵時相機應援
之一備耳顧應大兵一着以制軍之智謀勇略臨機自
有妙用當無俟於人言若其彈壓番落則必須先得番
中實情始爲貴耳西寧雖地屬中國實深入番裏故番
人邊人情頗易通則如重賞購間以索番情此着似不

可少番情得而在我可伸縮自由矣然要之精我兵選
我馬足我糧餉廣儲我足智多謀賈勇效命之士以壯
三軍之氣而先爲有備無患則我之本計也何如何如

答額將軍書　康熙五十五年

某竊惟口外用兵一切事務
皇上既內遣大臣而又重委明公湖廣之總督令之代
管陜西將軍協籌軍需是乃　聖明之意必欲勦此小
寇而深信惟明公忠謀大才乃能使滿兵之留陜者皆
能精練而堪川以勝敵軍需之供億者皆能協籌而兩
便於軍國則如目前愛養訓練滿城之兵詳籌軍需省
費遲速之宜知必有弘猷勝算無煩他人之代慮矣顧
如　某所慮者
皇上之意必欲威服此寇而有如此小寇即能悔罪日
下帖耳投誠則此兵自可以止倘如小寇自恃險遠仍
出狡猾則將來之兵必在所用矣更如師出即捷則滿
城存留之兵自然無俟再遣倘猾寇東逐西竄必須遲
以時日而後可全勝則將來滿城存留之兵不保其不
發且　聖意之任　明公固欲別有付托倘更如
皇上念此事非明公之遠識英猷不能辦而委以總理
續進之兵則將來制勝之計且以任諸一身矣夫臨敵

對壘而制勝豈大將軍一人之所能獨爲又豈一事之
所得或疎則人才之待用者不可有一項之不備軍政
之必需者不可有一事之不精也某固知幕中有老成
練達之彥可托腹心主籌策矣顧如此外堪與之廣忝
謀議堪與之斟酌用舍堪與之酌劑賞罰堪與之審察
敵情堪任以典司號令掌管貨物堪任以審度軍形幄
聽行陣又堪任以入都奏對出使通情與夫堪信爲覔
勇爭先堪信爲出奇陷陣貞明於簡選馬足器仗貞熟
於調探敵情間諜諸項者皆關兵家勝負之機大將軍
耳目手足之寄不知明公平日幕中禮致得幾人家中

養育得幾人今見得滿城中頭目何人可付以何職署中賓客何人可付以何事也又如兵必銳而後可勝馬必良而後可戰甲必堅而後可恃器必利而後可用無一不與兵之勝負相關今不知明公果能信得臨此任而自己之內丁與滿城中存留之頭目旂丁於此四項一一皆慊本意否也如皆備也人才無窮勝算何盡高識之外尚當廣求高識長才之外尚當廣求長才精宜益求其精密宜愈求其密設有一端不備便屬一處之缺倘或一半不備則臨陣勝負之數便不可知矣愚意竊願明公自今以往精神措置一注於此而事事務求

其備美爲宜也蓋大君子舉事寧使備而不用不可使用有不備耳況在總督一席亦必如此而後當也耶又先將軍以忠勳受主知明公以宏才沐上眷國恩至厚至深非他人可比則其所以報稱者必遠過於常人然後可將臣子之心也是則到一處卽宜盡一處之心不可論其時屬暫管居一職卽宜盡此職之分不可計其事爲權攝矧陝西將軍一席先將軍仁義之澤久切人心明公所以繼父風者在此卽滿城人得一分恩而稱頌之倍他人者在此又卽滿城人不滿其望而疑議之倍他人者在此且

皇上明見萬里無幽不聞無遠不知亦卽其黙察明公之精神注措而隱定其品格才畧者在此則此日將軍一席顧可視爲一時代管之局也耶則如遠謀所以給足滿城官兵之生計振刷滿城官兵之志氣者不可不深爲之圖也何者自二十年來滿城中奢侈之風日甚一日故其爲生亦日窘一日雖固山章京之家亦且十人五債兼以非歲二千人出口旣巳大費口外又復傷損折耗此二千家者其苦困實不可言今非大爲之籌竊恐將來更一出兵其中當有一半狼狽不堪者矣朝廷之廩給巳厚爲主帥者亦更有何法周濟之乎且卽

欲周濟將軍一人之力豈能遍及又豈是常法乎計惟有就其中耗費之所以致貧致困而人心之皆欲共改未能者明公以身作倡積誠舉行如婚嫁之妄費喪葬之妄費濫用綢緞之妄費賭博之妄費濫買子女之妄費五件者須大加禁戒使之不得似前侈然無限之妄爲而於一切宜省處俱推此類嚴禁之而仍先從自巳子弟家人清起次自都統以下但犯者雖親必懲雖貴必罰而又時時本至誠之意與頭目講明勸戒使之共喻其法在必行之本心蓋行法不先行自身家則雖百令而人不信不先始自貴近則雖嚴刑而不盡從不本

於誠意懇惻則雖微唇吻勞稽查而風行不速也今誠
使明公下定主見一一皆依此行之 某竊見八旗之從
風自當疾如草偃人人歡悅奉行而滿城貧窘之俗行
當漸變矣所以然者此等處滿城中亦十人七知其爲
病謂宜禁改亦且十家七苦其重累謂宜速改但是不
能力強諸自巳無知之妻女又不能禁戒其家人且不
能力強諸無識之親戚朋友故寧負債累受艱辛而明
知明爲之也今誠得大將軍誠心感動嚴法禁戒彼且
當有辭以謝其妻女而塞其無識親戚朋友之口矣安
得不令行風變乎且卽有一二分不變而人情大勢知

趨儉就省之意此一二分者亦當久而自化耳所謂宜
給足滿城官兵之生計者此也又三十年間滿城中從
關東生者其人率樸茂忠厚故其風俗視漢人爲獨厚
近三十年來則老成凋謝而當年樸茂忠厚之風遂漸
變於初故其俗亦貧苦凌嚣日不及前今誠使大將軍
以誠確忠厚之道作倡於上而於八旗中無論官兵但
係實德出衆行事明妥上畏 國法下顧淸議與夫忠孝
之人節行之婦或好行仁惠或心慕詩書者量其品第
或面加旌禮或畧致酒肉或給以奬諭或口致稱揚更
若人奴家丁能知忠主明著勤勞如舊日隨主効命之
人與此番口外誠於事主之侶亚不妨一體褒稱卽風
聲鼓舞當人人自奮於德義之途以答大將軍激揚之
美意行見上下共知愛惜名節之大義卽共知尊君親
長之大義雖不戰而將來戰勝之氣巳具矣是明公代
管將軍一番又遂巳培成滿城中男婦主僕數萬人忠
義之氣也不亦美哉所謂宜振刷滿城官兵之志氣者
此也然 某更願明公無心慮今日將軍一席爲一時暫
局恐不克收其全功也古來忠純大臣之舉事建功亦
各人自盡其心自行其學居此地卽實盡此職之正分
耳久與暫固非所論卽成功與否亦不敢計也況此事

甚快滿城之人心又屬實體
皇上平日厚待滿洲之本意縱使明公或代管五月或
七月卽返楚地與或他委而此事巳倡人心巳動繼之
爲將軍者必且思終其事以繼續今日之功且此事倡
於衆人不知爲之日美聲之傳須自當速而且逹三五
月間京師必且聞知又安知不明奏 聖旨令繼此者
必法前事而收其全效於將來且又安知不明奏
聖旨頒行天下凡有滿洲之地令各將軍皆奉此爲式
而凡屯住滿兵之處皆被其澤乎夫如是則是明公又
以數月之暫局而默佐 聖主教養此數十萬人共遂

其生而咸知有義也不亦更爲美哉然要之書生局外
迂濶之見惟明公恕其愚而裁察焉是幸

寄額將軍書 康熙五十六年

近聞旌節至巴里坤副扄相總統大兵聖明之知遇深
矣鄙衷遂爲欣忭顧私心竊又有欲效之愚者 某草野
迂庸且不知此事中間委曲本不宜妄忝一言但就明
公此日責任思之竊覺兵事關於國家之利害榮辱者
匪淺則如小寇之眞可滅不可滅我兵之眞健與未健
我馬之皆壯與未壯我糧之眞足與未足卽足矣而隨
兵轉運如遇雨雪能及不能及又屯田果可濟事不濟

事皆與兵之勝筭相關明公身當大任既已親見情形
必且洞知底裏似當一一明白開奏請
皇上裁度
皇上聖明必有酌奪况近見於進兵兒兒番旨意開誠
盡下愼重周詳如其奏請果合機宜必蒙睿鑒卽不然
而先事豫陳亦臣子自盡厥心可免後責之正義總之
此一事也於
皇上前宜字字確實於滿洲兵宜事事體恤於近番及
此猾寇宜時時提防務須持重無輕與意外之功務須
萬全無輕邀一時之利始爲無悔之道節制之師也

寄額將軍

始者傳聞明歲大兵數路並進明公今歲駐劄西寧故
因劉守備之行附上前啟及劉守備將行忽又傳聞此
番出口乃因側妄狡寇先搶拉藏繼戕藏王而據其境
我公疏請今歲大兵直入藏境奪回藏地由此便深入
側妄巢穴 某因念事雖得之傳聞無有的信然既聞此
言誠恐果出後說則前書皆屬泛語不中情實故仍附
此啟據愚見狡寇果戕藏王而據其境則必有重兵屯
駐要地可設伏處必設伏以待我師可誆誘處必誆誘
以疲我師而我兵行數千里外與之對壘未免彼逸我

勞已讓一分勝筭與彼且聞藏地去西寧將近四十日
則又必兵糧實備二百日而後可又必疏請滿兵自固
山以下至帶子漢兵自忝副以下至把總劄付若干張
使得以重賞鼓敢戰而後可且單從此一路直進則不
特兵情彼逸我勞亦恐地境彼熟我生兵勢彼飽我饑
又必疏請於朝於前所計巴里坤哈嘶等大兵並入之
路各以精兵二萬壓其境上先分其勢然後拉藏可入
但聞側妄小寇其人頗狡彼知我兵重直先救拉藏必
然拉藏所留之兵多而且精於他處又必疏請
聖旨備諭數路統兵將帥覘彼何處虛薄則徑從此路

直入或者可以得志然又必此路兵糧直足恃賴而後可不然則無太深入但於其境據其要害搜獲牛馬口糧以待諸路俱入始宜也總之糧必足以濟兵將必足以料敵制勝然後可云百戰不殆之兵此意却須明公一一疏請也又兵固以勇勝然徒勇亦不可用因利制權相機而動乃是萬全之師也則如勤偵探廣聽言設奇伏購間諜諸事尚望明公留之意耳惟原鑒爲荷

答額將軍書 康熙五十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得明公入藏時惠書獲悉經猷深遠賊在掌中益用欽服也近者傳聞賊亡狡寇爲其婦下毒

身亡不審果否如其果實則是此賊橫造兵端令中國傷無限人畜無限錢糧天心厭惡欲降之報而特假手於其婦也快何如之但不知其子弟何如其國中此時情形何如奪藏之將何如可一舉而得其巢穴否然要之此賊既斃兵在必進可想而知藏地易復亦可想而知也葢魁寇已死將出在外留兵少則其兵情先自沮喪應不足以抵當王師即多留兵而浮寄仇鄉既慮我兵之深入必克兼防藏兵之報復君讎情先自搖勢必不固亦可一戰而逐交合而勝也然彼兵久據藏地而我兵今入其境則間諜易購而鄉導可得全要不惜金錢多購間諜令之爲我細探敵情期於虛實必得揚我兵威期於摧挫賊氣又須無吝恩賞厚給藏人令之與我同仇敵愾指導路途而且得以其間買便生畜便糧食以備糧運之不時爲復藏地安藏人勝筭而前效乃可全收耳至既復藏境復掃盪賊穴想在難已又似宜趣諸路俱進以分賊勢然後相其虛薄鼓行而前如鄙人前之所陳則傾巢覆卵當且不難也總之賊首如果眞死則藏地之復自在指顧間但旣勝之後無懈於防慮深入賊穴時臨事必懼好謀須成無令我兵驕而易敵使賊反得便以乘我乃爲萬全之長策耳夫以我公

平日忠肝義膽遠慮深謀兼令身膺閫寄矢志滅賊一切勝筭應無不萬全周詳凡此區區淺謀小策自尊慮之悉周而某不惜瑣瑣塵瀆者芻蕘之見不能自已於知己之前也

又

賊亡狡寇如果眞死所留據藏之兵心雖渙散然當初遇我師時必且僥倖一戰以圖自固或宜令歸附之藏人多張疑兵以分其勢揚言我師之衆勝以破其膽得其疑懼未戰而勝已在我而我師姑且勿與之遽戰仍多方以誤設計以嘗俟其有懈可擊而後一鼓直前彼

將迅雷不及掩耳而自顧之不暇矣有不一戰而勝乎夫兵者氣也勢也一戰大勝將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無不迎刃而解矣又況狡寇果戕於妻則必各有黨羽自相支離以我乘勝之兵數路並進直搗巢穴而更若豫先得好間諜以搆其支離之黨而許以封賞帮助之利則又未必不得其國之要人以為內助也但此間措置方略要須慘淡經營然後得轉折隨心耳知我公必有神機妙筭為國家了此一種公案也

與額將軍書

八月中曾寄一函未知到否近聞旌麾已入藏境與賊

對壘以明公雄畧壯心自然目無强敵顧某竊以為兵以戒勝以肆敗故兵法曰用兵之道先戒為寶況賊知我兵必先復藏當必備有強兵狡將以禦我師抑尤不可自貽疎虞某不知近來遇敵後兵形何如總之此日之兵如其初戰而勝也仍宜切戒將士大加提防如勝負相均也尤宜切戒將士倍加準備即使偶一小負則尤不可自懾其膽自餒其氣更宜益厲精神益密防範以圖後効則不可奮於一決所以然者小勝小負兵家之常不足憂喜而臨事能懼好謀能成是萬全之師也師出萬全而全勝即在我矣彼小勝小負奚足論哉又我兵深入藏地兵勢最忌分而貴合蓋分則彼此皆孤難於救援而合則氣勢聯絡盛壯也將權最貴一而忌二蓋一則易於統攝使令二則事權不專易於參差致敗也賞罰最忌輕而貴重蓋重則人皆趨賞畏罰而用命輕則人易畏敵愛生而退縮不前也兵糧貴隨且貴多帶而最忌短少續運蓋隨軍而備豐則無糧路阻絕之患而短少續運則容有雨雪阻撓中路攔截之虞也又今時已大寒口外當復更甚但有動移人馬易傷傷則未戰而氣先自餒且我兵深入不特宜時時防賊兵之刦掠兼宜時時防藏人之盜掠故又忌在貪小利邀

近功於孤軍冒進而貴在揀擇善地畜鋭養馬嚴兵固守以待續進之兵也蓋口外不比中國救援之兵易至糧餉易致耳自九月以來未見邸抄一切兵間聲息皆得之道路傳聞明知於情事不合徒以鄙心不能自已也故冒昧陳之以備採擇

與額將軍

近見邸抄知明歲大兵必數路並進而入藏一師尤在所重所先則今此續進之兵必士馬精健事權不分選鋒揀練糧餉隨兵一一圖有實際以求必戰必克從可知也然如某之愚竊以為巴里坤等諸路大兵不先進

此一路未宜遽進耳葢自賊亡狡寇去秋襲戕喇藏之
後知我兵必先復藏地必且預備狡將健卒以禦我師
及今秋夜盜我入藏之兵之後又必知我明春必大舉
深入亦必大加準備自作支持今必使巴里坤等諸路
揚聲俱進而以大將壓境而後入藏之兵可進所以然
者我兵誠數路併入縱狡寇不肯分據藏之兵救援諸
路亦必不暇親身至藏更益生兵如此則我勁旅直入
藏地自當鼓行無前卽狡寇數路備我之兵亦且形勢
單弱將我兵數路中遇一路可乘之虛投釁而進者自
然勢如拉朽卽羈滯賊壘者亦勝勢在我然後敵在必

克勢出萬全也然要之博求智勇以備耳目腹心此爲
本圖拊循藏人使之愛我畏我勝於愛賊畏賊此爲要
務重賞厚賜購求藏人以採賊情以引要路因以探明
藏人實情此爲先着賞信罰必使將領士衆人人知賞
之可慕罰之難逃而臨陣對敵效死不二是爲實事而
尤以大將軍信賢用智集思廣益不徒自執已見爲第
一弘綱也又兵事關於國之利害榮辱而　聖主神明
言苟可採無不聽受則如選士馬一事權揀選鋒備糗
糧固皆將軍之責而實有非得　聖旨不能行者又如
厚恩結藏人重賞購間諜必大須物力隨心財用不匱
亦恐非將軍之力所能辦令斷須一一開心見誠明請
聖意而無徒畏一時之譴責以貽大計之後悔尤爲目
前所宜預籌而臨期又恐無及者也數千里外一切俱
屬臆料無一得實得情之謀以裨勝籌徒以心不忍自
已於知己之前也冒昧言之惟原諒爲禱

與門人蔡麟

自元旦相見後不覺已踰四月今想已至巴里坤兵前
者傳聞止兵之說果出或者之訛近聞定於夏秋出兵
其說當或不誣中間遲速緩急分合奇正及一切機宜
是則由大將軍指揮然如田公所統陜標之兵選馬選

器外備糧肉以防糧運之不接公知必與瑞襄協心協
力爲之顧不知於生前所言大兵如進瑞襄須請於大
將軍選擇精銳一二千人另作一營挺身出而統領之
以衝鋒陷敵或夜間刦襲敵營曾否請過又如大將軍
未許而不知曾面請於田公擇二三百精兵自統否葢
大營兵衆將多必不能營營皆精得一二營精銳能一
二次出奇陷陣卽全軍俱振且卽不能得一二千人之
營而但得三百精銳獨奮其勇先聲奪人亦足壯兵氣
而增勝槩也此事甚關兵之大計大將軍既得面見田
公如同父子正不妨明目張膽再三言之葢此是爲國

家爭大計非同私爭之踰分也又此番進勦所遇番部遇其人必須重加賞賜厚加撫恤用其物必須稱其物多留價値卽價値無留處餘不用者亦無輕加毀傷或預先以此意傳之使知令其無畏而躲避遠去爲宜但恐因前一番渠不見信而兵到已避去耳如已去則但遇人無虜其人遇物無毀其物或重賞一二購得之人令其前去傳此消息益不惟能如此乃見王者之師可以感服番部使之回心向化亦且與於其中買食用可因糧於敵又可覓好鄉導與敵間諜可得刺妄之道路要害兵勢情形也古之善用兵者敵之左右可以間諜

用事大臣可以間購甚至匈奴閼氏之左右且可以間購何有乎朝廷用這大兵而爲大將者惜此些須小費不能得敵顯然道路顯然兵勢之眞情也耶此事又甚關於兵之大計瑞寰旣數數見大將軍言事

聖旨曾許以滿漢大小頭目得條陳便宜卽奈何可默默不言也大丈夫要須報國成功作宇宙奇男子垂名青史流芳千秋何有乎俯首依阿一無建樹枸促作轅下駒乎瑞寰平日抱負何如今日遇此機會豈容當面錯過惟審圖之自斯以往不佞且日拭目以望捷音之至矣又安塘撥馬一事卽白晝不足恃而至於夜間則尤爲難恃蓋安塘探望皆不過一二十人所探望則不過在十數里間但係隔限山原卽數里不知踪跡至夜間則但遇人有謀卽一小隊四五十人可暗來盡擒縛之無遺而謂可恃乎故兵間離此不得恃此不可而兵法諄諄以先戒爲寶示訓也是則白日或宜用此夜間竟教撤回而但於每營十中抽一輪流守夜巡營高竿揭小紅燈籠換燭時時上下庶幾夜間豫備之長策耳此法畜之於心可以言處言之不然亦須夜防自已之營然要之以公言爲報國忠君盡臣子之分也聽不聽自在將軍爾

又 此寄西寧者

比正月間與砥侯論西事謂若欲復藏由此便宜直擣兇巢目前所急者第一在講求善於經理此路諸番之人以通番情第二在數路並進以擣其虛而分其勢第三在擇統帥以一事權第四在重主帥之賞罰以神勸懲第五在糧以兵解卽與大兵並進不可續運以致阻損而使兵有饑憂第六在進勦之兵必加糧餉以成飽騰之師第七在進勦之兵滿漢二萬二千爲不足此係傳聞不得其的第八在留鎭文武大吏速募三邊五府壯勇之士五六萬以彈壓內地兼備入藏之師調取應援第九

在撫外以安内爲本圖西邊饑荒更須大籌賑濟安養之法（飢民流入東府者地方官亦須加意安揷）第十在東府解運必須逐縣轉運用以蘇東人之困而即以救西人之饑（此條另有說）此其大者也外如夏收後和糴西邊麥豆或即依時價準作正賦以備兵糧凡大兵口糧居邊的半米半麥出口者半米半麨（麨須炒熟晒乾計米勻數散給各營兵丁）蓋兵必氣壯有力然後可望鼓勇致勝陳倉米長日單食則兵必枵羸無力故邊兵以麥米並給出口兵以麨米並給爲貴也又邊上兵間一切驅使辦事不必調内地正印官不如即以發來軍前效用之人計日計人給之口糧工食再令内

地不出差之官員量幇盤費爲彼此皆便且不擾民壞法也至若進勦之兵精擇選鋒出奇陷陣之用入番地五六日後行營安頓須愼防日前盜馬盜糧之弊敝夜夜用拒馬蒺藜至火藥鉛子須視常多帶乾糧藥物須視常寬備此亦行陣之不可或缺者耳而所以必以經理西番務得其情爲第一者蓋此路番部不特進取時不宜用之過深而必須用意提防過此後又恐澤汪狡猾設法誘嚇而豺狼成羣則爲禍深長不且重西邊將來之隱患乎且即不日進勦時盜馬盜糧短截之害不可勝防矣故今日經理番情爲第一籌邊要務也然非得心意忠誠而計慮周詳熟於邊情之人不能爲又非得公帑足用以買間諜購番人亦不能爲而正不可不急圖爲之也所以然者失此一時番情倘更有一二黠移則將又大費補救矣瑞寰六年兵間平日留心兵計此等處應籌之熟矣況以將軍王之賢明羣策羣力之畢收此等處深係將來兵事之勝負强弱國家之榮辱損益一一切官吏軍民之勞逸休戚惟九重深知其情而後可事事分處合機惟將軍王能以實情上達而後九重乃能備知今非得瑞寰輩忠誠報國之人一一瀝誠以此實情事明言於將軍王將九重何由而上達哉故

不肖病中親爲書此紙蓋殷望於吾子不淺至於能行與否此中關係大自有天主之不肖固不敢以心期必也臨書時惟有仰祝仁天默佑吾出塞之兵即秋奏凱還邊而已日來風俗日益難言昨冬勉於書院旁打就村庄數間思爲居鄉養病之計顧以歲歉轉輸綿力罄竭不知何日始能結茅移居也知此事瑞寰素所留心故及之

與江砥侯

砥侯平日矢志報國今年如許矣乃得隨大將軍一當大敵此眞男兒發舒精神建立奇功時也然以地處卑

徼非自請獨當一隊出奇陷陣何由脫穎而出乎兔之
兔之古之霍去病薛仁貴亦人也豈其有三頭六臂乎
二十日賓友走馬見別匆中言不能悉姑拈此以當贈
行之言外如經理西海一着凡一切通番情復番地皆
以此事爲第一着其說具於賓友之口須留心爲大將
言之切望切望

論兵間事宜

一狡寇知我兵明歲必在深入則每路必備有勁兵狡
將以禦我師而我兵深入已經歷苦寒沙漠之境則到
敵境時兵與馬當不能無羸瘠之虞卽曾加意揀擇至

此求一半壯健堪用之士馬亦恐不可得矣若每路之
中數再不多有如此一路兵遇寇兵之衆健而不卽大
捷卽恐奪數路之氣而兵情先搖故將來進勦之兵非
衆而且強有不可然兵精爲難徒取數目之衆多卽恐
老弱反爲勇壯之累而路遠道險糧餉難運亦恐深入
敵境兵食萬一不繼且反爲大軍之憂耳故今權衡於
衆寡多少之中每路縱不能得選兵三萬亦須得選就
正兵二萬選就運糧二千庶幾兵勢不孤而可用糧餉
易運而可給　一運糧非精兵不可者深入敵境山川
險阻所在而有糧非隨兵而行萬一雨雪阻限川原或

狡寇乘險攔截卽與兵之饑飽勝負相關且入藏既深
不特慮狡寇之攔奪並當虞藏人之掠盜正兵既不暇
衛糧卽何得不衛以勇壯　一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令不知每路大兵共有若干其兵之形勢若何但據所
傳聞大約勇怯相半羸壯相參而以此行數千里外勦
滅勁寇恐非必勝之具故每路須合滿漢屯集之兵一
大選擇統成二萬五千用一萬五千作五營五千人護
糧餉又於此二萬五千中更選擇出五千作選鋒五營
每兵三千作一大營翼以選鋒八百外留一千更精選
於此五千中壯健者隸大將軍麾下每營選鋒之將皆

擇一智計老成勇槩萬夫者當之其偏裨亦必胆力超
出衆人者充焉未戰則先厚之廩祿臨陣則大設賞格
令之出奇陷陣設伏刧營凡遇交陣正兵先合每營選
鋒分爲三壘皆乘間出奇而此一千留大將軍麾下之
選鋒亦必分爲三班俟其戰久氣餒之際或直衝中堅
或旁出以衝後陣務令其氣竭難支首尾難顧以成必
勝之勢竊料狡寇雖復善謀一再戰之外當非所計三
伏壘出庶幾勝筭在我耳但此選鋒之兵非平時大以
恩義激厲臨陣大以賞罰勸懲使之貞肯舍生破敵有
不可而選鋒之將非平時大加優厚臨陣大設賞格使

之眞肯捐軀報國有不可也故選鋒一事最兵之要務而揀練選鋒之將士鼓勵選鋒之將士又兵之大關鍵也　一兵無勇怯視將爲勇怯兵無強弱視將爲強弱故今此諸路之偏裨固宜大加遴選而如諸路之大將尤第一宜愼擇精取也

又論藏兵事宜

一近聞巴里坤數處之兵尚按甲未動而西寧一路已近藏境累與賊兵對壘則是此一路兵關數路之先聲其勝與負卽關國力之強弱國體之榮辱非動出萬全卽恐狡寇之狂心易起諸路之兵情先搖顧今道路傳

聞之言或云我兵全勝或云互有勝負今俱無從得其底裏但覺側妄狡寇巳戕喇藏之主而奪其地則必知我兵先取此路必有重兵健將駐劄要地以禦我師而時巳深秋雨雪不時兵從遠入糧從遠運亦恐未便壯健如意緩急隨心今又不知入藏之兵共有若干統領此兵盡屬何將但覺深入敵將領貴智而忌猛兵勢貴合而忌離將權貴一而忌分賞罰貴重而忌輕糧餉貴豐而忌薄貴隨而忌續塗行駐劄夜裏守望並莫不貴愼而忌肆貴密而忌疎倘一處有不戒不備之隙則關係非小也然如我之愚則又竊以爲當此大冬嚴寒之

時或恐有意外撓人之雨雪又恐續入之兵行數千里外疲頓巳甚且宜令合前到之兵揀擇善地屯聚一處嚴爲守備養馬聚糧以待續進之兵足成二萬之數計算前進時月可足之糧令一一齊備待來春大兵可用時令之進取愼毋輕爲彼誘之深入便思僥倖一戰以冀克捷也又如彼地勢不可屯而退步不至爲彼所躡則且遠退而擇地安營以俟續至之兵糧養銳待時如此則不至有孤軍蹈險冒危之深憂糧餉中路阻絕之大患也然如我之愚則又竊以爲明春巴里坤等數路之兵不先進此一路亦不可遽進也何者賊始以料我

兵必先取此路又聞數路兵皆屯聚未進以待來年必精銳多備於此路故必外二路大兵揚聲先進賊慮搗其巢穴自不得不分兵策應卽不暇分此路之兵以援他路亦不至捨他路而更益生兵於此路如此則以我勢壯糧足之兵鼓行而前更能以厚恩結藏人同仇之心而使之併力致命並爲我間諜詗探以索敵情庶幾事出萬全耳　一深入藏地厚恩旣宜亟施伏莽亦宜深防恩宜厚者藏地久屬國家一旦爲狡寇戕其主而據其地必有橫罹鋒刃宛遭虜掠之慘其望王師之至切矣兵臨其境非大加恩膏無以慰其來蘇之望而收

其同仇之報防宜深者藏地與彼冦接壤而居中國之救援在歲年之外強鄰之夌滅在旬月之內既不敢恃遠救而輕近敵則逼脅於賊力而不敢不用命者有之又彼冦奪此地者已踰年其中抱不戴天之讐者固多即委心附賊以邀利者亦當不少且焉知無挾詐降代乘隙作祟之輩非時時提防其隱藏之禍恐不免中其意外之毒如厚賄購間諜悉心覔鄉導此爲深入敵境之要着無貪小利而浪戰焉毋小勝而易冦此爲深入敵境之切務將不可自用而忽衆謀糧不可離兵而恃續進賞不可以不重罰不可以不必此爲深入敵境之

本圖若夫審國家之大計不在目前隱防兵用而不息別藏釁端一再勝之後即須撤兵示足懲創而即止無太深入爲蕩巢掃穴之謀則尤大計遠猷關係深重而將帥所宜切厪于心懇欵咨相陳請者也然此其大畧耳若夫臨機應變當境制宜事事有備着着無遺則尤在砥侯神而明之已

示江砥侯條陳兵事機宜

其一今此進兵西寧一路已曾入至藏城與彼冦一再交鋒聞今退住通天河上以俟春發則明春大兵進勦此路兵尤爲所關最重前進最先則西寧所發應援兵糧必動出萬全然後可也而欲動出萬全要須盡鑒前轍大圖實效乃可爾　其一前此入藏之兵所以未獲全勝者兵非素練勢又孤單將權不一又統客兵馬以未戰先行凍折糧以續運途中阻撓故師出無功待令補救則今此續進之兵非精選二萬正兵五千運糧不可益正兵精選二萬中間亦不過得精兵五六千人兼自西寧至藏途路己經三四千里之外即精者已當一半疲羸若更不選則精兵不能得三千矣欲以當狡悍蓄銳之敵竊恐亦未能得志也惟馬亦然亦必選擇多備而後可至於軍糧則路遠途險既懼雨雪河水阻隔

兼防深入藏地敵人藏人攔路搶奪必須緊隨大兵即用兵運庶幾糧無盜虞兵無饑憂耳且運糧之兵未戰衛糧遇戰即兵亦爲勢聯形合聲形俱壯　其一選鋒一着必不可少蓋兵既不必皆精精者又皆混於衆隊勝則人皆賈勇一不能勝則壯者亦隨怯而靡若使於二萬之中精擇選鋒五千亦分五營統以驍將並擇有胆有勇之士作頭目未戰大加培養戰時大設賞格令之出奇陷陣設伏邀後或夜裏刦營或旁出襲糧但得一再勝即全軍俱壯賊胆先寒庶幾先聲奪人奏凱可期故選鋒一着最爲兵要也　其一兵無勇怯視將爲

勇怯兵無多寡視將多寡將得其人則怯可勝勇寡可勝衆若使將非其人卽使兵衆士勇亦且多負而少勝故孫子論將以爲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也又今此大兵數路並進而皆出數千里外深入討罪勝負之關卽國家强弱榮辱之關若使大將威輕權分將各自擅兵勢支離亦何能賞罰惟命操縱隨心乎故統兵之將旣須愼於遴選又須重其事權　其一西寧一路大兵誠能使將士糧餉選舜四者皆具卽勝筭在我然愚以爲巴里坤哈斷等三路之兵不先入入藏之師亦且不必遽進也葢自狻寇據藏之後必已知我兵將先復藏地

而設有重兵狻將追今秋盜刦我入藏大兵之后又必知我先以重兵續援前軍必且揀擇壯驍以待我師如巴里坤數路先進則彼必分遣勁旅備預諸路兵勢旣分計此狻寇亦且心先自搖自然形勢孤弱昭彰敗缺縱使狻寇知我之所重在此不輕分此地之兵應援別路亦不暇親身至此更益生兵則以我旣精之士馬無缺之糗糧奮勇前驅自當百全無虞耳至於兵以知巳爲先又以知彼爲要而欲求知彼又寧過重賞購間諜厚賂買鄉導也其他巴里坤哈斷等數路俱宜視此爲準以圖萬全　其一以上諸條特以言乎進取之方耳

至於固安邊疆弭釁息隙則如精選邊將添設防守併零散汛防於重鎭令隱然成不可犯之勢多設火器於邊城令近番知我無可乘之隙然後邊釁不生兵力始甞所以然者近邊諸番多窮苦無賴其狻謀思盜當非一族徒以畏我國家威力帖耳窮荒今見連兵數歲邊兵多調以進勦必有奸謀狡計乘隙欲動之心今若預爲區處令聲彰勢壯卽隱謀可以潛消倘但務口外大兵進勦不思預備邊防萬一近邊番夷乘我不備入口搶掠一次得志卽掠盜難巳將兵連釁深將來必大煩補救卽使無甚大憂國家方事遠征復勞內勦耗兵費

餉當不可計且其於口外大勦之計亦必有妨故愚以爲今日進勦之計固不可不嚴密固備至于計安邊疆一着尤不可不預圖萬全也　其一明歲大兵數路進勦必且精擇將領揀選士馬自然勝筭在我然愚以爲但得一再大勝之後使足申救援哈密之義而宣揚國家之威便合撤兵歸邊以省饋運屯田之勞費恐不宜過於深入葢此寇素號狻黠當其力足支持時凡所以誘我疲我者當無不至力一不支則必誘我深入以圖乘我之釁更如釁不可得力愈難支則必且竄入山海令我不可追躡縱使兵力眞能窮山搜海使彼迸死無

所計其狡黠正不難轉首面而稽顙納降然至此而引日延時國家之財力亦大殫而士馬之損耗當無限矣況又有不可知之勝負乎國家所重自有大體大計亦何肯傾有用之財力以得此狡寇之頓首一降耶如慮我兵既歸彼或躡我之後擾我番屬愚竊計以我國家之富強不啻萬倍於彼數年之中尚且費如許置措經營矧彼區區荒番爲力幾何其苦於奔走支撐之狀亦自可想而知縱使力猶不竭尚欲示強鄰番侵我近邊番落或更擾我邊鄙則我正得誘鼠出穴之計以逸待勞以飽代饑將彼自送其死者在是而我之百戰百勝

者卽在此也古王者之于荒服可以力制則力制不可力制則羈縻否亦只求降則納叛去不問而已者凡以大體大計自有在耳且愚所慮者兵久不息萬一口外番落乘隙生事或萬爲狡寇誘引驅脅別生他釁則必且勞師糜餉重煩補救是亦不可不深計熟慮者也

答門人劉紹宗 壬寅春

聞有目下馳赴西寧管兵之行此大丈夫立功之秋也知吾契必樂于馳往但鄙意竊以爲近者　聖意明歲之兵似在必欲深入又子善負荷此任亦不能保其不隨大兵進戰則到西寧時切須下定志定力於練兵選馬教技勇購壯士四着不可一件放過一刻放過蓋大兵多則不必盡精得我五百人成一枝精銳卽可全軍增一勝槩而將來報國成功俱在於此也然要之必以重幣聘一經歷多智謀足之幕客益兵事款項多卽我一人識見過人一身豈能着着照看皆到乎倘如緊要事有不備卽對壘時全勝不可盡必矣全勝不可必卽建功立業錯過此一大題目耳男兒及壯當封侯萬里遇這等大機會何可當面錯過子善有識者知不以愚言爲迂也又將軍爲人聰明精敏必須以忠誠事之爲宜

又 此寄嚮順者

孩子善到西邊後兩次惠書俱悉動定既以爲喜兼悉一切擔當調停俱見識力由此經歷日多情形益熟籌畫悉中機宜上下共相推服奇功偉勳自可漸致至於欲求指示之言不惟生素不知兵亦實兵難遙度昔趙充國老於兵間且以爲待至金城圖上方畧矧生旬外迂庸而能遙度耶然旣承遠問且鄙心關切不能自已姑因來問而臆度之可乎夫所云綠旗兵馬少口糧不能裹帶至六月是也運糧官如期送糧亦是也然保無阻於雨雪撓於他故而運糧不能如期至乎前者大兵

初入巴里坤時饑餒情形非前車之鑒耶則如議以將各兵鹽菜銀兩俱買牛騾駝口糧而即備以作口糧此眞深長之慮也然愚意則尚欲到噶順時或更宜招至附近番人優待而厚給其直或糧或畜再行預蓄兩月食用則有備可永無患兵無饑憂即士有壯氣然後教練可勤督也馬椿改式代椽鐵圈土袋重鏤木猴備築城之用是也銅鈴號布備夜間之號是也然愚意則以爲築城以備寇暗襲潛盗耳倘恃城而戒備不謹即忠且生於有城矣兵法曰兵以戒爲固以怠爲敗則如士城即成之後守禦巡查却須更加小心而外如營中隊

門之口各各高揭燈籠時時遞上遞下以明我軍中夜原有備每隊之中撥五六人日裏令睡而夜則徹夜巡守庶幾可免夜裏襲盜之患即銅鈴號布亦且可備而不用也又如放馬一事前者噶斷以防慮之踈致令馬爲寇盜却須於每五日輪撥兵丁數百駐劄馬廠之外以防盜掠爲宜也然此以言乎足食攻築守備之具耳尚非所語於鼓勵兵心令之壯勇先聲奪人令致死息心也則如前所言練兵選馬教技購人固其事矣然如饑寒與共勞佚與共如古所云軍井未鑿而將不言渴軍炊未熟而將不言饑疾痛爲醫視士疾如已身之疾

困苦爲籌視卒困如已身之困而更時時鼓其忠義之氣導之官爵之路啟其歆名慕譽之心此尤練氣之本圖而兵將一體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之要義也子善久讀兵書留心將畧知不以愚言爲迂矣又如兵將既已一心番人貿易者既待之優而撫之厚則內而自巳士卒既願爲之効力致命外而番人傳聲即德聲威名自當遠播將他日調之接濟入藏之師應援將軍前進之兵一千人即可當一萬勝兵而旂常之績當在此也几如萬一調之接濟入藏之兵必以糧足爲要而以一千人內選一二百名壯健蹻捷統以驍勇頭目或即自統

令其臨陣俟敵之倦或乘其戰時之久而旁見側出鼓勇陷陣又或於夜間劫營暗襲爲一制勝之策此尤不可少者葢古之名將多以選鋒出奇成大功而唐之太宗尤慣用此法以制勝也然士不素厚即選鋒豈肯爲吾捨生而蹈死乎故士卒固宜無不愛若子弟而於選鋒尤倍宜加厚也又兵屯噶順時之久暫皆不可知且口外不比中國塘報之捷速而的當則於近番隱情入藏之兵之勝負俱不能即知此却須於噶順之人即近番貿易至營者悉意結納勿惜重費以購間諜爲我報探消息探報有人將不特近番之情可得即未必不得

澤汪洨冦奸細也又如蒼术檳榔諸藥物之備是也然
如兵糧既足兵氣不傷將既愛兵兵心不傷將兵氣既
壯更得藥物眞可無疾疫之患矣然總之備慮欲周教
練欲實謀事防患之心欲其眞以小報國立功之心欲
其眞而切着得命要分曉使膽氣壯而不懾下得志要
堅確令功名必遂而弗墮生之能言者止此故生之望
吾子善亦止如此若夫深心大力機速應神則在子善
神而明之推而廣之耳將軍額公左右無人又兵非素
練以客將統客兵而深入敵境吾每一念之輙夜不成
寐然亦無能助一臂之力不知前所帶字中未入拉藏

先須題請諸路先入以分冦勢之說曾題請行之否得
有寄音處爲我再寄一音以慰懸切也又如到噶順時
如築城便水自不待言亦須防暴雨流溢須視生地而
處之同事滿漢頭目不須論滿漢不須論大小善則公
奬過則默隱休戚與共禍福與同言苟可取即舍已見
而遠從事苟失機裁以大義而力止總期割私見之喜
怒向背而論軍計之利害是非如此則滿漢一心情聯
勢合更能下定志定力選人利氣教技養馬即噶順一
小營隱然可爲一重鎭而作口外一面長城將不特報
國成功之心由此可以展布即今便隱學成作大將時

集思廣益練氣練力大根基矣吾所期子善者欲如古
大將故臨書惟恐言之不盡而不憚諄複也知子善必
亮之

又

五月中曾有兩函答子善兩次來書六月初一重接第
三次惠書得悉在噶順後一切條畫極以爲喜從此步
步脚踏實地爲國家禦侮分憂將來旂常之勳眞可不
著而知故不覺喜慰交集也來問欲更求指示方畧大
防守教練之說前書已具矣但在子善神明而推廣之
生今所慮者狡冦敢於跳梁必有自恃之處近見我兵

屯聚於諸路而不進必知我大兵至彼道路險兵糧接
濟之難故昨歲敢於戕喇藏而直奪其地則現今狡謀
日密合以驅脅喇藏及唐古特土伯特之衆亦且兵勢
日强況現據喇藏則必留重兵防藏人之報復知我兵
必先恢復藏地則又必多留精兵以禦我師故生比爲
額將軍一書言欲復藏或宜題請令巴里坤哈嘶等三
路選精兵先進以分其勢然後揀將選兵擇馬備糧一
鼓直入庶幾喇藏可復不謂書至而將軍亦已題明刻
期進兵則此一全着已無及矣而將軍僅統客兵二千
直入又聞色公比以進兵太早士馬爲氷雪凍斃者甚

衆卽蒙古會盟之兵俱可意想而知則稱手又弱是又
爲孤軍深入虎穴而將軍又以忠於報國奮不顧身出
之生竊覺駐防噶順之兵不久且調爲應援將軍之兵
矣則子善在噶順旣當時時爲客防噶順計更當時時
爲調遣應援入藏之兵計也書至之日幸卽請主將先
揀選馬匹器仗籌畫兵糧令但遇調遣時符朝至而夕
行無慮又人馬俱一足當十爲宜也又如調遣應援藏
兵則勢當難緩至彼而馬當又疲此却須備馬兼肥然
後臨陣可以揀選然要之於全軍中精選壯健敢死之
士若干人結以父子兄弟之恩爲吾選鋒乃第一義耳

蓋全軍中有一營敢戰之士卽全軍氣振不然而得一
二陷陣之人亦且軍聲可壯故兵法謂兵無選鋒曰北
也然以子善統兵不多豈能爲選鋒之爲顧此事關國
家之大計如可立請於主將處正不妨力言之所以然
者噶順之兵如調之應援藏兵則途遠行急至此時人
馬俱當疲瘠矣羸兵瘠馬豈易以客兵勝養銳久逸之
狡寇將來統續進之兵非護國公卽常大人此一大干
結所任非輕也二公明見事理如此陳請或當見從如
其不然子善但將自已所統幾百人分甘共苦使赤心
直入其肺腑令臨敵肯爲我捨命前進是爲宜耳總之

口外用兵與中國不同路途遠糧運難則一切續進之
兵糧刻期應援皆非易事惟有選鋒陷陣一二次卽勝勢
在我耳又賊妄巳殺喇藏卽附近番落心縱不服而勢
不敢不從則我兵或進或守皆宜時爲意外之防且伊
如更狡謀又未必不東出西現以分我兵勢而疲我兵
力切無輕爲之搖動以孤我師之勢大約應援藏兵則
總須出於萬全防守噶順則總須出於鎭密而中間總
以捨得金錢買間諜大費精神厚番人使威聲遠播而
遠邇知畏德聲遠傳而遠邇知慕又爲第一先着耳又
兵固以速貴以勇勝然亦有不可過於銳而速處總之

臨陣在善乘其倦對陣在善乘其隙善戰者先立於不
敗之地以待敵之敗也將軍之性勇而銳子善亦然將
來如調之應援將軍當鼓勇處自然不可畏縮當持重
處亦切宜調停令持重也又諸路兵屯口外者數年雖
傷馬耗餉然與國家威力尚無損傷入藏一兵則大有
關係矣全勝卽國威全振而
皇上心慰一不速勝卽坐損國威而
皇上必怒則繼此應援之兵干結且當倍重而駐防噶
順之兵則尤當受其任子善得書之後卽請於公爺備
馬必速備調兵必速調將軍與狡寇對壘大約不過在

六月後半及七月八月間軍符一到兵即當行旣須留兵防守噶順又須揀鋭應援藏兵此間間不容髮無多時日可徐俟也總之兵事以防謀周密爲萬全寧使備而不用無令用而致嘆於無及則善用兵者矣然此亦特就此一事言耳兵間事宜無一不宜預備萬全也更惟吾子善神明推廣之爲宜耳滿腔欲言而紙筆所能言者止此日後但有順人幸寄我一音以慰懸切生雖老病卧床之人國家事最關心將軍與吾子善人最關心之人也

又

數月以來三得子善札皆有答函送令弟處令之即遞噶順不知何以俱未到也五月二十一得將軍寄生一函言入藏時托囑子善於護國之意七月十九又得惠書開視畢又覺欣慰無極巻滑車渡糧相地創橋雖在吾契屬緒餘之緒餘不足深異然於衆人難爲力處俱有活法幹濟兵法千言萬語只懸權而動一語可該盡即活便之活而活即懸權之權也吾契善用此字其心靈之活潑可想而知由此推而廣之神而明之天下有何難濟之事限我哉即此自可卜他日之建樹也來諭傳聞賊亡彼寇爲其婦毒殺竊之天道想可不爽此賊

横挑此釁由此中國數萬官吏兵民百十萬駝馬牛騾千餘萬帑金百餘萬粟穀合以數十萬劾力屯田等官吏之消耗四年内盡擲之荒山野沙之間天道有知刑在子孫當無噍類而此賊得正命而死乎是眞爲可喜而慶也但消息如眞則兵在必用闖將軍與色公所統及蒙古僅六千人藏境固然易入易復若以之掃蕩巢穴永清沙漠則尚須益兵選馬以壯軍威今不知去將軍大營地方屯住之兵倘有近於噶順否如其無也將軍如進噶順之兵恐即調遣令隨大軍深入目下子善功課當時時練兵時時選伕時時易換好馬時時備辦

肉麪乾糧以爲可以輕携備急之用而但有調遣即請於護國身先諸將旣見將軍即請揀練選鋒身自統率又須陳請明白或於正戰時出奇陷陣或於戰久時乘倦擊惰或薄敵於險阻或刦營於暮夜而不輕以此嘗試小敵之初交以鈍其鋒鋭如此則一可當十百可當千以戰必勝以攻必取而百戰百勝矣然臨陣又須知吾命在天不關敵之強弱吾之進退但使眞見得敵有可乘便當以身作倡勇往直前子善不見床褥之間未嘗無死人而千軍萬馬中自有人封侯拜將乎又須知將以謀勝徒勇亦不可恃當強處自當烈如猛虎壯以

摧敵當柔處亦自宜柔如處女需以觀變子善又不是徒以堅剛而反折舌以活柔而久存乎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古之名將謀勇兼濟初不純尚勇猛也至於事上官以忠誠不二交同列以推賢讓功待士卒仁有義正而於勇健驕捷之士饑寒勞苦之與共使之愛我如父母而要緊處護我若手足之衛頭目是乃立身立功之要務不肖前已諄諄言之子善已備悉之不復贅也書到之第三日即修復送至令弟處即令覓的當人遞至𠻗順然亦望子善爲令弟家報中一囑自後如不肖有復函即覓便附遞軍前不可浮沉也

又

七月十一日有書復子善第三書然中間以來書傳聞賊亡寇爲其婦毒殺之說故荒函如彼云云但恐其消息出於虛傳則鄙人前言盡贅而又聞將軍大兵亦不曾進藏近且退住虎腦兒審如是也𠻗順地方即爲近賊極邊矣蓋將軍大兵在𠻗順前扼賊之衝若大兵已返則𠻗順又在大兵之前與賊相鄰將一切明侵暗盜之弊皆𠻗順住防兵將之責亦即住防兵將之慮矣但恐其言亦屬傳聞不的耳總之兵以知戒爲至寶能戒則我自無懈可擊或彼或此無不可也聞𠻗順荒凉窮苦之極此可爲子善賀矣子善少年得志目所見身所經者未免皆熱鬧繁華之境今也並窮苦淡薄之境盡行經歷將他日作大將軍時自然熟知人情明悉備慮爲老成練達之將此既一大可喜矣且天道往復之理三冬之酷寒不至則三春之活煖不來人生不大經艱難豈能大亨崇榮子善不見古之名將先受如彼坎坷而后亨通乎子善幼年未嘗受大坎坷天意或欲以此番窮苦淡薄當彼坎坷而后以崇榮豐隆大受之乎念及此而鄙人竊爲子善喜知子善又當重以爲喜也自茲以往子善但打起精神計勝算勳殄寇報國家而成

大功即拜將封侯在指顧間鄙人且引領拭目而望捷音之至矣

答劉紹宗第六書

今歲凡四得子善書生亦四次有書復奉不知曾到得幾次心之懸結真不可以言盡也蓋首則爲國家計利害樂辱次則爲子善計勝負苦樂又次並爲吾省計休戚安危故雖衰病餘生每念輒不覺夜不成寐也近又傳聞子善奉調至𠻗順進至黑河未知果否如其果也要是爲救援將軍入藏之兵耳顧又不知如此大寒又聞裏邊路中阻消息近斷子善隨策國大營兵亦不多

不知如何樣前進又令人懸結成病耳總之明歲兵在必進進則不可不期於萬全而萬全之道則在盡鑒前轍力圖實功蓋前之所以未獲奏捷兵非素陳勢分形孤將統客兵權又不一間諜未得糧且不繼今非一一慮終稽弊縱益兵添馬非所語於萬全之謀也子善須一一打筭分明胸中洞然遇可爲大將軍直陳時須傾懷而陳萬里出師勝負皆與兵之利害國之榮辱相關子善雖分屬偏裨然既爲王臣即當盡忠謀國有懷無隱矧身在行間黙滴利害皆與己身關切耶倘若言不見聽如生前札所云自請揀練選鋒獨當一隊爲之出奇陷陣以振軍威此着必不可少蓋大丈夫當國家有事正報國盡分之時亦正建功立業之日何得局促如轅下駒不一出頭耶子善平日企懷古處獨奈何讓陳湯班超薛仁貴諸人乎大抵兵間一切事宜非可逆料然可得而預言者作將官的果能看得大義分明天命曉徹即無往不善也外有與將軍數書稿及與子善前此四書稿江砥侯不日當相遇於口外於渠行李中可索觀也

答竇守戎棟

此骿手標當年強力勝氣雄姿眞可作名將根基也以此好根基誠能矢古名將建功立業之志古名將百練不息之功精究兵機勤學技藝當今值西塞用兵之時將來正國家需才之候僕見麾下年四十而大鎭可坐獲矣但所忌在得官後躭於安逸習於倨驕不復苦學方畧虛心博謀臨陣時又看不透義命二字不肯鼓勇作士卒倡耳夫兵以謀勝而僕以技勇爲說者緣作偏裨與大將不同大將總統三軍智爲首而勇次之偏裨則職在陷陣摧鋒必不惜身命乃足獲奇特功勳故勇又爲先而這勇非捨得命豈易能這命又非看得透豈易捨而這命又非看得義透又豈肯捨耶故麾下將來

報國立功之根又先以看透床第之間正可死公卿而千軍萬馬間正有人拜將而封侯爲要也何如何如

又

麾下蒞官亦已數月當職所司一一辦治大足壯一軍之色可想而知承委批點紀效新書今已黽勉卒業惟卷末劍鎗拳棍諸法素所未習不敢妄下圈點麾下其求通此者講究可也大抵此書折衷今古逵時便用於南方山水之鄉最爲長技而於塞外騎兵尚未之及蓋南塘從身所經者著爲書耳然其於選兵習隊教戰製器之精詳正可引伸推類善用者得其意而神明之南

北水陸自無往而不可也至於前二冊兵家之要領巳抉其奧尤宜細讀深思令其明徹於心到用時處處活潑不滯乃見學古有獲爾

與門人劉紹宗

老拙生平學孟子之道故一生學術出處守孟子家法而不敢變子善不見孟子云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耶蓋古賢士之自重正所以重賢王也老拙溫泉之辭非不欲見延將軍也正欲以正義自守爲將軍重耳不然老拙不知自重其道將軍何取乎不重道之人而見之乎子善平日能讀書通大義正不妨以此明爲將軍言之

與領將軍公郎世兄

自尊翁大將軍出塞不肖屢有奏記亦曾屢得尊翁塞外回書愚父子夢寐之間懸念無已不謂於正月初八忽聞殉節之信愚父子痛悼無極西望特設靈位恭備牲醴率子若孫痛哭而祭爲之守喪者三日益爲國家惜大臣兼知己之感莫解於心故其慟悼不覺倍他人爲倍深也玆特使小兒哭奠柩前兼唁世兄惟尊翁將軍壯懷莫遂中路而殞行道聞之無不感慟矧世兄大孝爲心悲痛之情當何以堪然尊翁盡忠於國矢死無二生爲名世之臣死作節烈之神不惟中國之人欽仰無極卽彼番夷亦且異常尊崇是則雖可傷在孝子慈孫之情而要其流芳萬代之節則崇在百世矣世兄歸以此安慰太夫人之心而過此以往亦願加意樹立功業以繼先將軍未盡之志事是卽大孝之行耳固不盡在擗踊哭泣間也

豐川續集卷之十六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七

書答

答固原樊提臺

日前承華翰遠及又獲賜教於三橋忠臣體國之念奮勵滅賊之忠眞可質天地而昭日月承於下風欽羡彌極茲聞面
聖西旋榮膺元戎之任八月中必欲統師進勦行見伏
廟筭之高深率公憤之將士掃穴犁庭端可卜於秋中但如迂愚之見兵不在甚衆而在盡精大糧旣期眞足遠致而尤在隨身備急之糧糗人人俱足又必視寇之

所長而更思出倍長之法以取勝兵不徒武進而尤在善收間諜之用以奏奇功與夫賞必信罰必眞而無輕爲役寇利誘之所動數事而已然若此者明知皆大將軍之自有但如迂愚私悃耿耿於懷竊不敢不自供於知己之前也感應篇序不日當卽寄到外有迂言另具別幅此更關於國體國計之要領顧不知果有萬一之當否然亦惟先陳明　聖明俟許可而後敢行耳惟將軍與國休戚審其宜陳不宜陳可行不可行爲行止也匆中百不及一惟意諒之

答門人江砥侯

前得砥侯書備悉別後情景大抵遇合當聽之天學業當盡之己天能制我之遇合使有遲速豈能制我之學業令無精進哉況砥侯目前之遇正上天假以精進之時安得曠日靡時蹉跎此一大良緣也又切望者看古人書以通諸今而可用反之己而切身爲貴不然卽多聞廣記口耳邊事耳曾何切於實用乎矧又未能多耶且砥侯年已長大卽分陰當惜眞精神好歲月切無浪費於閑泛瑣小之處是又切近日課也

又

接來書知受帥府之知不以常人看待則將來可不患

有才之莫展前途之沉滯矣是可喜也顧不肖所望於砥侯者却不在目前以小智小才小勤小力受主帥之知遇提拔奬藉而在砥侯遠籌大畧特究弘猷令胸中於今日陝省內外之時勢兵機洞然明白上佐提臺爲國家萬里長城使九重無西顧之憂將提臺之功名日弘日遠卽砥侯之功名不期得而自得不期出衆而自出衆耳更如能細讀七書史傳通明千古名將識畧之大凡或他日當機臨陣則進退緩急悉中機宜或他日受命奏對開陳事理能上動宸聽卽將來大受之基當在於是蓋古今來未有抱眞本領處有事之地值多事

之時而不遇者砥俟但於逐時逐處得讀書處細讀要
緊兵書得問人處細問邊內外事宜又須將所讀所問
者會通於時事陶鑄以精心令其有頭有緒不漏不迂
養就他日作大將胚胎是乃不負所禱祀而祝也不然
而胸無實具遠畧徒以些小聰明勤勞支吾目前卽爲
主帥薦拔而立得叅副不肖竊爲砥俟烈男子羞矣閫
營中共得幾丈夫漢可約爲同心輸力報國者乎兵間
得同心智畧義勇之士亦最是建功立業大資助也更
知將來做將官得貼身良助作羽翼尤要緊事耳砥俟
勉之

答江機代提督樊公詢西兵 雍正十年

接砥俟手啟知見知於將軍既爲吾子喜知巳之得人
可不至埋没於凡伍然轉又爲砥俟惜前此講究本領
之功不曾深切弘通無以答知遇耳承將軍見詢當時
要務進取機宜足見忠誠體國虛心善下之雅懷又卽
可須卜其他日立功建業之俊偉光明辱承遠問既宜
裁答且深觸平日關注國家痌瘝圖度私衷以此隱念
倘將軍眞採行得一分稍濟一分國事卽老朽此點癡
腸可將得一分也故別紙盡攄懷而陳之承問目今所
宜依愚見就砥俟大局論自少有志建立今始漸有出
頭之機當劃畫一切洗俗見小念頭刻刻實講立功建
業要傾將來爲國家成一名將以終生平報國報親本
志就砥俟現前論既巳受將軍之深知應實殫厥心實
盡厥分使營務不至苟且塞責而尤以能輔佐將軍使
兵眞精馬眞健智眞能知衆人之不知謀眞足察近而
見遠羣策必收羣力必驅坐鎭則固邊疆於金湯臨陣
則摧強敵如枯朽是又此日報答知遇之正職正分也
若就將軍大體大分論西塞用兵巳近念載廟堂之憂
勞時多百爾之奔走歲長陝邊之供億日久四海之協
濟年深眞國家一大動靜損益之關也然如兵久則息

是乃天心事久而治亦係至理端知自斯以往必有一
大俊偉名臣卓越大將起而建此弘功收此偉績爲國
家樹第等弘勳垂青史而留後世者闖提臺志期智識
俱遠出常流豈可使此功此勳讓之別人此大體大分
之不容他諉者也又就提臺現在職分而論固原近邊
扼要之大鎭提臺深受主顧之大臣邊廷無事則隱係
中邊之卧虎一旦進兵則且膺衝堅破浪之驍航非選
兵如馬陸陶魯之精愼一足當十當百非籌糧眞可恃
以不缺備馬眞可恃以長征器械倍精倍利於彼寇而
最要緊者卽使兵精馬健糧足器利而苟非神智良畫

真能範圍彼寇之奸謀而不能出我策外竊恐勝負之
數使與敵共之矣今須實按自己營伍之人馬器械與
夫謀臣策士切實體察果能一一稱心而慊意耶如已
稱心慊意尚宜益加培植倘如有一之難自信於本懷
卽願切圖所以稱心慊意之方擇人愼委而以重賞罰
力責其成庶幾可收幾分實效卽他日遇用兵對敵時
可視他將收此幾分實勝耳然此以言大將軍與祇侯
職分之大槪也至若經營西征一事自有萬全大計實
賴長策非此柬可盡另具后楮
西兵進止關係國計甚大其要義在以守寓戰而機樞

則全在敵沃
聖心決定守而不進之計是爲坐守萬全之策一着此
眞當時之要務也但今所慮者將軍新從面
上而歸倘奏對時或祇言進取方畧未及此安守良籌
卽此安守二字不便出口耳然要知今日制伏此寇必
不能外於此策外此而談進勦方畧卽儲白爲將極其
籌畫皆不過補救末節令得多勝少敗卽爲足智多謀
耳究不能得萬全之計全勝之圖也爲大臣者視國如
家視君如親社稷之休戚安危卽吾親吾家之休戚安
危誠深見社稷休戚利害之大機正不妨自認前件之
未合事體力陳新見之倘近兵情期於開悟君心不難
悔吝爲宗社建磐石金湯之永利而不以一身一家之
功罪榮辱少挑其心志方合古大臣公爾忘私君爾忘
身之弘義正不容慮與前言之違背奚若也若前陛見
時
九重原愼重此兵曾許及宜守一策而將軍亦曾言及
於宜守則更須本此意窮本洞末而一一陳之求
聖明一定主見渙發德音自此但實吾邊備不復更議
入其巢穴與此寇爭勝鋒鏑之間戕害中外兩地之生
靈若得由是而

宸衷丕定廟謨不移卽可減省
九重一半憂勞保全國家無限兵馬財用之所省且多
遺孽之所生當寡且卽此烏合之寇不易得志於我將
坐食無功奔馳徒勞不久或且自相疑貳內生支離支
離之久當且自相戕賊且天道惡盈而忌殺此寇一部
三世生孽起禍傷中國無限人畜耗中國無限財粟卽
其自耗自傷當且不少兼之吞小侮弱盜親凌鄰爲日
已久很戾時長必且隱犯造物之大忌爲鬼神所恚怒
今我堅守此安靜坐鎭之圖不輕馳騖進勦之策卽此
寇未必不惡貫滿盈頓干上天之冥誅卽不然而亦必

日就衰落如漢代郅支之故轍蓋天道人事往復消息之理原如是其不誣而且我得策而得天卽天心亦且必以禍淫之報報彼而福善之報歸我知此惡之衰敗遠在數年或且近在目前也是眞所謂良籌一得而天道人事一吉而無不盡吉者此耳其與驅兵深入上廑廟堂之憂思下生臣民之疑慮兵勞財殫馬損粟耗與此烏獸同羣之黠番較勝負於荒山冷磧之間而且或易生他釁者其得失何如也而其樞機則止在腹心大臣懇款開陳一着將軍國家大臣也可無於此重留之意耶

一莫要於精擇邊將必智勇兼足擇定後勿輕移他方令其得終教養之方而收兵將熟習實益

一莫要於各將大揀選餘厚養實教不求數多而但期精壯可賴使兵精而糧且又省

一莫要於盡令南兵各返本地蓋其人既不壯健又不耐寒無益吾兵實際而徒耗錢糧已非良策兼日久生離鄉之愁思情形生海內之疑義搖惑人心也

一甘肅一帶糧價大昂中間不能貿易之人與僧道流落之侶鰥寡孤獨婦女之輩為生太難若長此不已非但戶口流移居民漸少亦恐中間無賴之人鈎引賊番生出盜竊之計滋意外釁此事須題奏

聖明令急籌良策安民則仁術弭盜則智計坐鎭邊庭者所不可忽也

一有事雖無跡而情形有可想而知者去歲一年狡惡屢得志於我竊恐緣西一帶羌番或隱生邀利中國之心若我大兵不動卽此輩僥倖邀利之爲當不敢出夫智者見事於幾先弭患於未動今且宜於各邊大城坐鎭之任題請精擇足智多力之良將而悉易其冗懦且令城堡之隳壞胥為修理守具之未備胥為營補關隘要處胥加整飭兵民健丁大加教練務令邊備整完先聲丕張亦自是隱消奸回之一大機緘而封疆大臣之正職實分也

一自準噶爾祖孫叔姪之跳梁已暗啟諸番遠夷之生心暨以前臘去歲兩三番之盜竊得計竊恐諸番諸夷皆滋覬覦之邪謀此既不可不慮而如區區愚心所最慮者則在河套一區深入秦晉之腹東連神京之界地僅在千里之外且聞其居一路口間雖間以三關然渡河而東路途亦多不必皆屬大險大阻亦少重兵巨鎭此輩豺狼其心必異而令近在京師寢處之旁此留心國計者之所隱慮而私憂也是惟腹心大臣默啟

聖明大作防範以弭後患無以此輩特方順服遂玩而忽之至如北虜亦以善圖守禦不輕較戰為長策蓋中國自有中國之體之長且時勢亦自有合宜慎重而不可以輕自擲試之時勢也

一火器是臨陣第一件器皿而火藥乃其發用種子不知固鎮原來相傳製法是屬何樣日後造火藥須按紀效新書中製造之法實實行之為宜然非題請邊鎮通行則便有苟且充數而莫收實效者矣是亦留心國計者之一事也又新書中火器用法甚多正不妨備製以待不時之需要之臨陣決勝亦只是一二件用之得力

便可勝敵而奏功也至如兵間切用器仗刀鎗斧鉞弓弩亦須先行逐項整飭本營令鈍者易而為利材料不堅不強不精而難以勝敵者皆須更換另製務期適用為貴又須題請令臨邊各營皆宜如此製造以收器仗盡精之效始當蓋將來萬一與賊遇斷無一營獨戰之理必衆兵盡精衆器盡利然後全功可奏也

一須細問細訪狡寇之得力者在何營在何將又其長於用者是何法即須到這裏想出真足破而勝之之法始可望於將來之對壘又勝又如訪問得實平時操練即宜對針實演為當又此外如上下山巖渡水涉波或拾馬而步或易步而馬或入林中或在黑夜或刦營衝堅或陷陣埋伏一切奇中藏正正中寓奇之法要得着着可以實用節節合於機宜始為實操實練不然即操演得圖熟盡屬套子花法不中實用亦枉費心力也然這裏切須將軍先自講明實法自已先知好歹又擇偏裨中有志立功建業而識明氣盛者七八人同心下苦工夫專力盡誠而為之庶幾三五月後人心鼓舞滿營上下奮勵或可成必勝之師耳然要之這關頭係大將軍而其機要則全在下定志重賞罰一心祇期勝敵報國而毫釐不為此身功罪恩怨移其念慮之注存一着

也

一凡健將勇將坐鎮則止任一方進勦則止堪一路若如大將兼統三軍總領方州如廣羅賢能集思以廣益留心書史觀古而證今是乃進職成功之根柢而報國顯親之本圖也今閫將軍矢志追古大將不甘心作世間第二等臣品則如帷幄之中縱不能如古大將左右備智計財能之士七十二人亦豈可不有五七高明卓越之士大之決惑定志次之參謀効計乎又如經史圖籍縱不能多讀至如四書通鑑節要七書紀効新書四五種亦必不可不貯在左右日間得暇即讀一兩章或

教能讀說者棐燈講說一兩段卽留心默記其槩蓋書籍皆古聖賢之格言良法最能發人神智而此數書又明白簡易包涵無窮但能留心卽可明通但能明通卽可引伸推類盡天地間文武貴賤經常不易之正理

一日前奉

朝旨兵糧麥米兼用令東省兼運麥米此乃甚美之法奈當事者拘於東省麪久則易於黴變之說格而未行夫漢世餉兵原是八麥二米今所傳漢將趙充國之奏疏其顯證也蓋兵以力壯而勝故古人往往語兵之壯勝曰飽騰蓋言兵必食飽而後能騰踴耳而麥性則溫

熯亦且味長而可以足壯人腸胃添人氣力米則但可度生而性不壯氣中邉各兵領下之米十八皆賤糶易麪餅以食未有純食米者遠運而純用粟米徒使兵民多此勞費轉折故於今較餉兵之法漢制最爲得宜若定以餉兵兼麥仍細詳陳情得

聖旨更一申飭卽便兵便民而抑且便國而強兵若無不在是矣所謂進取者謂能進而取勝於敵或得其地或得其衆或得其利也機宜者謂其進取之作用方畧合機而得宜也今若綂此事之終始本末而爲之校計宗情一出於以守藏戰一着卽我不外費糧餉不輕損人馬坐屈寇謀收萬全之弘效以言進取孰兩得於此乎以言機宜孰合機得宜於此乎若計不出此卽入敵苦寒多險之境對敵爭命雪忿之勝負且在難定之天而欲如前說不外耗糧餉不多損兵馬而收萬全之效豈易得乎然主守一策機權終在廟謨非將所得自主則亦不敢於將下必然之詞也不得已而爲將言進勦機宜則莫要於練選兵肄如晉馬隆之選壯捷伙明陶魯之遴勇程力吳子之言與士卒同甘共苦李牧之時時椎牛饗士矣又莫要於論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矣蓋兵家之用先戒爲寶果能一營盡精銳而又出之

以多算而敬愼是卽自處於多勝少敗之良籌也又兵之所恃者器仗所重者技勇所賴者馬匹所資者糧餉所藉者間諜今不知本營平日之備辦者何似將軍任事以來其所營謀者矣似局外者且不能知其梗槪又豈能如局中者計慮之親切歟祗俟試爲我細開其詳我其以意斷此可否而共證可乎又如不得已而進勦糧則切宜各營之糧卽隨各兵併行一大隊兵行卽一大隊糧隨不可隔離窵遠夜間須糧在中間兵陣四外而如隨身備急之糧如紀効新書之方俗尚牛脯炒麪之方必須營營各實備造貼身攜帶以防輕兵逐利與

大壆不接之時爲全濟兵衆根柢此是中間第一要事切須將軍費大精神督令辦造又須逐一親身目驗令其足數善帶否則軍法從事葢備預必周而後意外之患當少也又如軍中用間此最要事葢一得賊形先知賊情預鬪即我可省無限倉皇勞費且此寇讐敵相伴而若烏合共宇而處獨以事急相隨其實非有父子之親苦至之恩也不知歷來邊將曾用間諜之法否又曾用之而得效與否要之此法必不可少且聞日前我與寇對壘日兩營商賈貿易之儔往來不禁而彼尤最重商賈又彼上下散處各方地方遼濶不比中國城陣之

聚於一方一城耳目易見倘如進勦時廣買番商狥買人中探事搆間或買動其番落熟商以次漸買其頭目酋長安在昔人行而得效之着不可復得效於今茲歟然這件事却須審摺奏請必許而後可以行一則買間非重賞不得力今各鎮此項財賄奚出乎又中間必上將的身子亦須沾帶其中不得

朝廷先知此情即將來爲此身之累或且有之故欲用此着須先奏明又或宜請一項買間之費而後可若如將祿本厚則或不必請費耳然兵事要使可爲後法且於今兵用已欠將帥多貧誰知節口縮腹以濟國事者將軍如得君果深要當爲之長慮以期速得靖此孽氛上以報君恩下以慰輿情此事正腹心大臣之正職正分也倘如覺其難行又如自量其不便深言則但自已臨陣時相勢審機節口縮腹爲之可耳以上進勦機宜之大畧如此若引伸推類令得事事盡善全勝無敗則在將軍之精忠深識矣

示門人江機

兩事幾積十七八年嗚呼擔邊任者責重大矣然總之校計索情莫如以守寓戰之爲最善葢如我以守寓戰而果着着得實即不但我國家蓄鋭息兵抑且省餉不

至墮彼狡謀而計出萬全實聲色不動而制伏此寇之長策於是乎在所以然者狡寇是合烏合爲一部且是聚讐敵爲一家計其本謀第一是激我深入冀以乘我之隙於中取利其次則但以搶我掠我爲得計耗我勞我爲得算若是我守直固則彼計立窮我戰即勝即彼氣蛔喪保究徒者必且恩衰於無功受賊養者必且情愧於坐食自將不出三二年力懲情沮令拘攣之衆自相支離非策零之計殺強客即丹津輩之謀圖猜主耳然此義也非有體國如家愛君如親眞以安社稷全生民爲已任之大臣懇欵而陳上動天聽立定大計於崇

朝竊恐此事之葛藤未已而歷歲滋長國家耗勞難堪耳至如朞於遇敵有勝無敗則練兵練將習馬裕餉而外切在詳計寇情眞明狡寇平日之所長在於何技何術務期反我之短制寇之長使寇自斯以往不得仍以其長屈我而得志又在厚買間諜使賊之動靜出没我得預知可以先事而卽備不令寇得乘我之虛動輙獲利爾

附助勝增强迂議

跳淵以習騎此南宋韓蘄王世忠遺法也然由是類推卽步亦宜學習此法而如黑夜登山渡水速行騰馬等

法亦爲要緊切須實學又韓蘄王洞貫以習射此教射良法也然由是類推如腰弩神臂亦須務習其術以盡射遠之長而加神銃迅砲三銃連發易携而力並可達遠之方是亦兵家爭長助勝之要伎也所以然者兵無常形要是較敵多一分長卽多占此一分勝耳總之此賊狡甚心不細慮不遠力不勤這賊不易勝卽勝亦屢倖勝今日提鎮官得之不易卽得亦不易稱也

答經畧鄂公書

自開明公經畧陝甘軍務之信私心喜躍欲狂葢如公宏猷偉抱一臨經畧之任不但策零小寇可以坐制於鞭笞之下卽陝省荒歉之黔黎亦可免於流離饑殍其荷國殊知欲報無地兼欲自效其愚誠旣不能自已於言又小兒輩受賢昆仲文章知遇道誼骨肉有逾尋常久愧無報德機緣以此殫心極慮擬爲芻蕘之獻冀以上裨國計中贊訏謨於萬一而時時探聽旌節涖陝之期茲敝年姪王楷奉命而來備道垂注雅意感切殊不可言奈兒輩旣仕楚粤小孫幼稺不能達區區愚誠特使小价奉柬恭候尊安其欲陳之言則統付敝年姪代達惟裁察垂鑒是荷

又

竊惟自古中國征伐塞外羌番亦其常事然如其些小利害無大關於國體國計者雖不宜忽畧而亦尙無煩於過慮至如今茲深入進勦此寇則某迂愚之見竊覺與尋常不可一例而論也葢此寇跳梁西北已十七八年而我今動用大兵深入進勦卽外而諸番諸夷內而山陬海澨一切貪毒奸宄之覬望胥於是在非計出萬全竊覺不可且試思深入彼境卽天時地利一一以主讓彼而我兵時時處處無不以客自加拘束果能必我兵之馬到成功乎又孫子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彼賊之千方百計敢爲撓我盜我不道之箋表者無

非欲激我急於進勦小之易於盜掠得志大之便於囙我窟我大得所欲耳而我乃深入彼巢而進勦是我未能致人而早致於人也上兵伐謀旣恐不宜出此且賊之可恨在累累盜我軍資我之進勦怒其累累敢於盜我而滋釁耳然究之賊之敢於盜我者正賊之恩於計而我之見盜於賊而未能止其釁之日生者是乃我將之未能免於踈忽也何者我大營兵將少亦不下四五萬人而使我將果防備豫周勦殺能力卽賊之敢離巢而盜我大營又敢越大營而重盜貽害正是賊自送其死之地而我大營兵將收功獲利於坐致之秋也彼曰

前狡寇兩入吾網而我大營竟聽其飽載安驅而去此其弊源抑何在乎故於今較計索情但使國家一鑒前弊嚴飭將領實練選鋒遇宜賞宜罰處一字不以假借一刻不令稽遲而更能厚賞間諜設計利誘則我兵自可安處大營坐收捷效於歲計之間矧賊貪而無厭又累盜得志或卽不待我之利誘仍將於我邊汛間造端生事我自可以逸待勞洩我積時之憤恨令必若越數千里沙漠苦寒之境深入進勦卽我之勞師糜餉斃馬損兵者不可以意量縱獲全勝已爲得不償失更若奏凱不速不且頓兵挫鋭傷重損威耶況如我兵果爾深入則且廹賊之愈固其黨益奮其力而貽賊以逸待勞之便是皆非兵家之長計也不獨此也自青海叛逆後西番十餘族或且生兎死狐悲之感又狡寇日見强梁盜掠無不得志卽凡近邊窮羌番安保不結脣齒輔車之約而生蜂湧蟻聚邀利中國之念歟又不獨此也狡寇敢於久擾西方仍敢蠢動於北邊此其衆嘗不爲少其力不可謂弱而其奸志之所存正不可謂小亦明矣據此一部而羣羌羣番之多思邀利於我亦皆可想而知故今雖北路大見摧敗此我國家兵威丕伸之可喜而如北寇屢勝而頓敗安在無刻意報復之可虞況近

來山陜河南北京在在多荒旱之虞山東則二十年來水旱相仍尤爲吏累民愁風澆俗弊若我但專意北方於西征之兵則且乘其尚未臨境姑且鎭靜不動而但切切選將練兵明法搆間以待其動靜將捍禦北寇之力專而易勝卽目前於此西兵不但不復大勞外費而自可坐收逸功且於一切覬望之奸囬亦可自消其妄念於無形而得其餘力賑䘏荒培養黎庶如是則本固兵强自常一安永安一靜百靜而兵家所謂探本之策扼要之圖在是也今必欲懸兵深入假令寇且誘我以深入而俟深入之後於深阻危險之地前阻吾臨發

扼吾衝日日撓我而難禁時時盜我而不休又或以正
兵抵當我大營以輕銳阻絕我援師更以竒兵掠吾邊
汎之上不且我大費補救之力耶又如重張北路之啖
引起沿邊羗番之奸萌則驚駭儀民之心志耳目又不
可言矣夫國家四海昇平八荒清晏此正廟堂之上所
宜深籌遠慮兢兢乎持滿保泰而不容自開釁隙之時
也何容於數千里外非我自主之鄉動用大兵舍萬全
之逸籌蹈難必之勞晝自啟釁端而且重貽將來之補
救歟此草莽迂生所爲返復討念夜不成寐而必欲自
抒迂愚之血誠不惜上籲於聖君賢相之前也惟明公

入闗之後視其不可入奏則直以一言見示自當立止
倘有一言可採則祈示以上達之路葢今於西寇狡計
䆒情只有兩說一說則深入進勦以伸國威一說則以
守爲戰以保萬全而如區區愚意則圖萬全之迂見也
昔諸葛忠武集衆思廣忠益惟明公身兼將相任諸葛
忠武之任心諸葛忠武之心知必於鄙言不厭煩複也

又

七月初傳聞國家於八月中動用大兵進勦逆番彙零
部落繼卽聞明公奉命經畧甘陜一切軍務而且聞陜
省督撫亦皆馳赴肅州卽言爲傳聞之言當且不誣以

此腨效芻蕘之愚妄爲奏摺一通奏條一冊思欲仰瀆
神聽並爲明公幕府各具奏記擬效愚誠奈當時止聞
進勦之聲今且仍於傳聞得撫遠將軍已於六月中領
兵深入寇壤移壘之地創築大城將屯田爲必勝之計
流言紛紛亦未知其說之虚實而如生之愚則竊以爲
果若出此卽不免履危蹈險且勞費國力大甚矣何者
賊之黨不可謂少賊之力不可謂懦賊之智儘詭而儘
狡前此肆其奸毒不難以偏師困額將且三戕喇將之
首領而盡掠其軍資又不難於巴里坤大營中擄掠數
十萬騾馬駝牛以去且不難更越大營重搶哈客仍安

驅以歸而且北路並敢遣其渠魁騷擾京邊獨所未遂
其奸圖者力尚未能得志於我大兵又歷歲激我進勦
欲以乘我之隙資其貪竊而我未之進耳今我乃遣兵
入其巢穴築城屯田爲坐制之謀是正中其十七八年
誘我激我之本謀而于以得撓我窘我而大獲其志之
圖也恐非計矣且如我欲進賊讓之進我欲築城賊讓
之築我欲屯田賊亦讓之屯但恐田將熟而非一宵蹂
盡卽三朝掠盡耳或又且不待屯成禾熟賊然後肆其
兇毒正恐冬春之交緣途肆掠卽饋運之糧糗且多爲
賊奪而我前入城之兵將便當有饑色卽竭力築成之

城徒爲賊貽可據之地耳況如入賊境果深更有大雨雪之可虞草枯雪深賊易肆掠之可虞且卽賊至救死之兵人百其勇而我終爲客更有未易得志之虞夫我兵之此一進也旣以主逸主飽讓賊而在我仍抱數可虞之大端揆之兵法已非萬全之師矧此猖獗已久我國家今始大征卽四海之觀望非輕又安得不慮善[illegible]而動歟故如生之愚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孫子言之於前合於利則動不合於利則止吳子又申言之於後爲今之計乘賊讓我兵前進亦尚不虞我之驟退速敵聖明與他路進勦之師但取於分賊勢力無得耑向我

前入之兵屯而咨勅岳嵩意圖歸仍勅巴里坤大營將帥急選健兵勁旅相續接途迎接歸師於屯境迫兩軍相遇便當有衆三四萬矣卽且揚兵其境聲言進勦郄不必貪着驅掠便星夜倍道遄歸而撫遠將軍以勁旅斷後但得安行六七日縱賊蜂湧尾追我兵業已近汎我壤援兵易至糧糗不難更得我將有智竟可據勝地設埋伏出奇制勝以敗此寇而大洩吾恨矣卽不然而我士卒軍資不至大失亦猶是全勝無敗之師耳然又須進兵自進兵遣援自遣援而仍須嚴飭我大營守禦將領及邊內外屯戍着實選將練兵申明賞罰使將士

一革舊習而務成一必勝之旅然後可耳蓋就濟急論則是防禦狡寇乘追襲我軍之衆横肆搶掠就本圖論自此以往必信賞罰令得將奮兵強以守則固以戰必勝然後成一王者無敵之兵而尤爲今日萬全之師也其以視深入寇境築城屯田身蹈虎穴而屹力擒虎者不且逸勞難易吉凶順逆相去百倍耶且前此狡寇之屢盜得志非狡寇之果強果智也我國威之未申於狡寇非狡寇遠竄深窩我無從勦襲洩憤之故也只邊將志懈謀疏以是始不免讓慣益善竊之寇得遂其狡謀繼及聽狂寇於吾肘腋間飽掠以去耳然則此賊今日之

跳梁止合選練兵將申明賞罰一一的實卽賊不能得而夙弊可振邊釁可息耳且生隱按之天道顯察之寇情此寇家本亮族又三世生釁於吾邊勞敝我中外之官吏兵民耗費我國家之錢穀馬駄難以意計至使陝甘二省出良馬駄騾之鄉於今竟至十九無存而羊隻亦數倍其價又且誘陷青海致喪其境土陵轢蒙古獨番非殺則擄詭計慘毒必且見怒於上天而滅之不遠但如青海逋逃之逆中國罪謫之徒方相依爲命効力邀功故益輙得志掠得全歸耳若我一鑒弊法明令肅將不復玩寇兵樂於樹勲以我刷耻雪憤之兵將遇氣

溢志滿之驕賊有不戰戰必大勝而賊之鷹犬其伎倆
難施卽賊之黨羽可日漸離散矣夫賊之所恃者黨羽
耳黨羽旣已漸散卽賊之衰滅可立而待且賊之在西
者一旦立散卽在北者亦將聞風而遁離心而散矣何
者賊之股肱勁旅第一在羅卜藏遁逃之徒只以方待
此寇之養非用命無以安其身耳然如丹津之釁見誘
於側妄卽丹津之喪敗生於側妄之狂誘彼丹津之徒
不得不倚賊部以寄生者其勢而究之懷怨藏志而恨
於莫伸者其心若羣奸不一得肆其盜掠卽遁逃之丹
津不獨生愧生恨而必思爲自安其身之計卽策零狡

寇亦不但空養無功之儔易形其薄惡且卽一部落中
更難容此強客亦日見心忌而情疎夫鳥獸爲羣無終
日之計一心忌情疎而妬嫉擠陷之端必且漸形諸聲
容交與之間非猜主之忌殺強客卽強客之忌殺猜主
天道人事理不可誣安在此寇之衰不可立待乎是則
制伏此寇只在下定主見選將練兵明賞勅罰爲逸■
而有要安而萬全之籌正不在大張聲色用兵進勦亦
昭然矣而況於屯田賊境時時有履危蹈險之慮歟故
今議兵間急務如果有入賊巢穴築城屯田之事必以
不狃前見設法拔之速歸以自固其本圖是爲上策耳
總之此兵也
九重以經畧之任獨畀首相是盖以萬全之畧責而望
之矣然則今日周慮密畫懇啟
聖明務令動中機宜靖此六孽於以洩人神之憤而慰
朝野之望是則四海之所懇望於幕府也

附幕府事宜

一國家因此狡寇擾邊大兵出屯口外者計時已十七
八年而釁猶未弭至厪
廟堂特簡首相之尊崇出而經畧此事然則明公今日
者非贊畫切中機宜而速奏膚功於西塞何由仰慰

九重之殷期俯協四海之公望歟然兵法重在校計索
情慮出萬全而如今日校計索情於此寇則欲奏膚功
正不須欲速於目前數月之間無須奇謀異策增兵益
戍不須勞師動衆自冒險阻入賊巢而進勦也只確守
兵家簡將選鋒明賞勅罰八字實下精工而益之善購
間諜一着卽足制此寇之命而漸消其釁於將來何者
今誠使明公洞鑒前此受病根源只懇款啟奏
聖明撤口外無益散屯戍而擇精合並於大營止前此
進勦之成謀而實工立下於訓練平日教習進止技藝
之間賞罰卽一字不以假借至臨陣勇怯勝負之際勸

懲仍一人不以少寬而又善用間諜賊動畧得先知如
此卽不煩更增一兵外添斗糧勞師動衆入巢進勦只
數月之間便可使兵氣頓壯吾軍自強將來賊若不動
我亦與之安於無事倘如賊敢鴟羣肆掠將以吾畏㥘
知恥之逕鋒投隙抵巇而大加攻勦自然志驕氣盈之
任葸不足當吾志憤氣厲之銳師何況赴趦趄腥之賊
黨又能抵吾節制用命之兵哉葢賊本不多獨以中國
罪謫之徒投之而教以奸計青海臬子山等處之逋逃
歸之而遂益其強桀近乃漸誘趨利邀獲之羣小部落
而彰揭之爲軍聲之盛故既久肆於西南近又復敢鴟

張於北邊然要之今雖日衆於前此究之屬烏合之徒
盜竊之輩若我將盡智賊計莫施我兵盡強賊力難用
將一二陣大勝卽彼平日所恃爲腹心股肱之侶展布
路窮便當勢渙而氣衰將來之敗直可立俟也兵志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怒而致戰合於利則動
不合於利則止又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孫吳兵家之
師而其丁寧告戒如是卽又安容舍我萬全坐制之逸
策而自蹈於履危犯險之弊轍歟

一幕府初開羣材畢効然如分職効任不患無便給之
人而患無忠誠之士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無濟事之
彥不患無効小力獻小勤之人而患無識大體贊大計
之高材上智葢今日西邊兵事纏綿之日月已長財力
之耗勞已多而沿邊番夷之驕志浸萌卽自此以往國
家之損益
廟堂之勞逸生民之休戚與夫邊計之安危動靜番夷
之順逆向背隱中皆與此事脈脈相關今日謀之善則
百利俱集稍一謀之未合機宜卽百弊潛伏矣
九重以經畧大任專屬之一人四海以元老壯猷顒望
之一身是非集思廣益無由成其功又非知言窮理識
人之大小辨材之高卑又奚由實收其用乎故於幕府

招集羣材雖使貪使詐不限一格而要之輔大德贊大
猷之高材上智其所宜鄭重而崇禮者也然如器具雖
小而才則實此等人亦正可用而於今亦爲難得則假
之顏色優以禮貌開誠感格給賞隆厚正未嘗不可合
小以成大此間全視激勸感通爾

一西塞邊事在昔實小而在今已大何者昔之寇情尚
畏我邊將今之寇情則玩我邊將矣玩則奚所不肆昔
之宄黨尚少而今之宄黨漸多矣多則何奸不售何事
不生乎故今日者賊於近我大營且一盜再盜且使邊
將見責於

九重特簡前此壯猷之元老今日爕理之首相托之出
而經畧然經畧固不能涖大營而一一面授方畧也幕
府則特設之肅州以便提携甘陜統制内外去大營且
在二千餘里之外然則今日者不但賊形兵勢未能親
覩即凡與兵事相關之一切軍務亦祇得之傳聞奏報
之間而已傳聞奏報而曾可得其眞乎不眞而又將奚
以措置經營悉中機宜乎必也謙抑虛受懇懃接待而
不厭於煩褻又必多備採訪之人與以周咨廣詢多開
獻納之路與以叅聽並觀且又必立賞罰之格立見之
施行四者兼濟然後可爾何言乎必四者之兼備而後

可也幕府外總軍旅之情形内經陜甘之事務凡軍中
大帥將領之稱否兵之精否糧餉之可飽騰兵將否衣
裝之可使禦寒否馬駄之盡膘壯否沿邊則一切通外
口子柱塞之頗嚴否鎭城之果厚而高堅否守禦之具
一一皆備而鎭守之法果嚴而且整否守禦之州縣將
領果盡得人否邊内則城守之果整而實否闔省防守
之兵共有若干精者可得若干羸者凡得若干器甲馬
匹果得一一俱備俱利俱壯否又其舊法果能盡益地
方而盡合機宜否且萬一將來倘須調内地之兵益進
勦之旅果一一可用否能限日出塞而無不備之患否

各州縣儲倉之粟麥果無胥吏之侵漁一一足數而内
可備民間之荒歉外足裕兵間之轉輸否又其積弊果
已盡知否草澤尚有流落之將才健士否卑官山林幕
客吏道與夫緇衣黄冠中可有足智多謀奇才異能之
畸傑否凡此皆與此兵絲絲關注亦皆大經畧之所宜
留神而周知者也然此等項欵有貴者知而賤不知之
處有賤者知而貴不知之處有文知而武不知武知而
文不知之處有在邊内者知而邊外者不知在邊外者
知而邊内者不知之處事非出於一途則知不限於一
路若使厭其煩褻接待不勤而採訪之人又不多獻言

之途又不廣何由盡得吾所欲聞之詳以資叅酌又何
能經營補救悉中機宜而不致自貽敗缺歟故必於凡
幕府所宜知之條端洞悉於心又必揭之座隅仍與大
簿各條自爲一類於凡過肅投名叅謁出塞入塞之文
武官員自内出者審其宜知陜甘事宜之人則問以陜
甘事體自外入者審其宜知軍中兵將情形則問以軍
中情形而知前此爲文武官作幕賓而或今正作塞内
外將領幕客之士則設法令過肅時必恭謁幕府見則
待以客禮旁立通達文義筆下分明之人於側如其人
言無可採則已如有可採則面同其人令侍書槩括其

詞立登簿上詳紀年月日時並其人籍貫姓名憑作將來叅問訪詢底本又如其隨從之人看其人可問則責令侍從之能者誘之使言其言如有本末則竭令報之幕府正不妨呼之座前令盡其說葢幕客熟於世故言多忌諱正不如其從者胸無顧忌言多得實也然如此者非不厭煩勞奚由多接羣材又非謙恭虛受又奚由使所接者各盡其言乎此所謂宜慇懃接待而不厭於煩雜也然如方今大營之情事既頭項紛如邊上邊內之流弊亦條件繁多經畧之所得接者多係職官貴客不但所言多涉大畧而不盡詳細亦恐勢分尊嚴不得

面盡其始末又不敢盡道其實情隱弊之所在夫所貴於諮詢採訪者謂其可得詳細始末實情隱弊耳此之不知伏患孰甚即接待不又徒勞歟必也於幕府供事之大小文武各官員悉委之以宜訪之事於幕府侍從供役之人亦委之以宜訪之事而如甘肅與至大營之客店安頓幾箇能人細採過往文武官吏客商傳聞之語宜達幕府者時達幕府與前所籍記之條端各歸其類以相叅攷庶幾耳目衆而收效亦衆耳此所謂採訪之人宜衆也然如採訪所得容出傳聞之口或非留心事實之人若啟請

聖明一開獻言之門無論兵間內地文武大小官吏兵丁衙役幕賓客商與夫黄冠緇流皆令得獻籌策於經畧軍府或聽詣軍門而陳書或許由州縣塘報而遞達如此則不但英奇素蓄壯心賢豪思抒懷抱之人其所獻當有良籌確謀即久歷兵間閱習內外於吾兵賊兵之情形得之目見吾官吾民之情形既徒傳聞平日每攘袂思言今一旦發抒無阻必且有切於時事機宜之論在焉矣是所謂宜廣開獻言之門也雖然無所爲而樂抒報國之誠者大賢也無所與而直伸濟時之抱者仁人也其次則見利而後趨有榮而後勸矣故欲得採

訪者實盡心獻言者實竭忠則如經畧目所接待之人與寄耳目獻籌策獻軍情賊情五項人中審其言議之虛實奚似品其才識之高下奚似但有可取則假之溫言貸之銀幣若由其言而細觀其人果忠信誠實倜儻英敏即不妨題請

聖明加以試用之官爵或才識不副其言則留幕府以備諮議如此則風聲所樹寸長畢出片言不遺忠謀良畫畢効於前區區鼠竊狗盜之番可指顧靖耳且明公古三公宰相之職而今又經畧陝甘若刻意爲國我借此收羅一行才俊贊勷弘猷即不但安內攘外不患之

才即領俊遴材一舉兼得古伊尹周公所由佐明主而
成不世之功之芳猷峻譽在是矣是所謂宜定之賞格
立見施行者也
一在廣儲將材古今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故要
得勝寇須得兵強而要得兵強須得良將也況今值衆
多之宄徒遏狡猾之巨寇將來對壘交鋒只一兩陣便
分勝負而別強弱這將縱不能得孫子所云智信仁勇
嚴五者皆備吳子所謂兼總文武之全材要在必有智
有勇足以料敵而制勝然後不致損國威而貽國羞耳
然如大帥副帥已受命於

廟堂此已無容經畧之簡選薦揚矣至如眞遇卓犖俊
偉之才或在諸營之中或在諸營之外須按其材品大
者特薦之備大帥副帥之副或遇急代正副之闕之又
或遇戰則用以出奇而助正兵之氣勢小則亦儲諸固
山叅領副叅遊守之副既以助將領之不及又可以代
將領之偶缺蓋逢大敵大寇才不厭多謀必須衆也然
此日之小將領即他日之大帥副又非徒可以華言壯
貌張弓挾矢之末技便即實許耳必也實試諸疑難盤
錯之間以驗其識實試之危急險阻之塲以觀其勇如
果識足料敵勇足摧寇又必教令通孫吳兵法之大畧

而成就之使明古名將之學術本領庶幾將來將才之
漸衆而臨事不至歎任用之乏人爾
一搜遺才於廢棄之中蓋事無大小得人則治矧兵事
關國利害可以任匪其人乎然如的實可用之才則自
古難之故古明君之用人賢將之取材也或用之讐敵
之中或舉之屠釣之內又或舉之奴隷僕圉之羣蓋藥
期已疾但使眞對吾症正不必分於貴賤南北也今之
陝甘邊腹需材急矣恐不宜復拘資格坐使良材廢置
於無用而徒取苟充名位之人無濟於實用而有誤乎
國計也是惟題請廣羅實材不限資格以濟時事是則

經畧弘濟之要道也
一須辨別出口將領士卒分明等第蓋懷才負力之人
必不自甘於汩沒若得上之知之而優之等級假以恩
寵則輕生效力必不後於恒人矧今大寇擾邊連年得
志不得吾奇才勇士奮力勦殺何能遏其兇鋒而歛其
梟張歟是惟題請勅下大營差別良材設之重賞鼓而
舞之以盡兵家之神
一須題請精擇大員管理積貯蓋積貯者國計民生之
命而實兵之命也矧今兵尚未已而歲且多歉須使陝
甘積貯歛散得法國家歲歲增益生民亦歲歲享利常

令倉庾充實兵民交賴然後爲固本強幹之圖然非大位弘才足以彈壓諸屬料理精詳欲以足國未必不貽累於小民欲以裕民又未必不上病於國計而欲國計民生之胥益又未能勝諸監司之忌嫉掣肘也故必籌畫一國計民生交賴之方備荒與兵兩裕之策題請
聖明令得公私交收而不至有偏枯之害庶可永收足食之效爾

一將統客兵最足弊事非謂客將不可以統客兵也將之勝敵多得親兵之力又如用素統之兵則不特撫循有素上下相親號令相習兼一軍之中有勇有怯有長有好有獨習之長有獨具之膽或長於登山或習於遠行與夫涉水善泅夜行能速必主將素悉其短長然後臨時用之可盡其伎能而收其實效若臨陣頓統生兵無論庸將莫知所用卽明將奚能各盡其長乎故調至之兵非得大將悉心揀練未可輕用必也題請
聖明令凡調外至之時卽用原來統領之員令主兵練成之隊相伴操演始則各隊責令自操一月後主各合操逾兩月之後操練習熟然後大將親臨各合一營而操迨於齊一又合五營統操而於客兵中之獨抱長技者令各將領一一舉報或自陳請勇呈其力能呈其巧

而大將則刻意認識其人以待臨時之用又籍記之以待要處之使仍厚賞之以鼓其效死之氣用命之志庶幾不至勇怯同槽無別良楛混淆莫分而可收客兵之效且可盡收客兵之長以助全勝也

一凡管兵之將不可使太窘於財用蓋不但官場體統中事在必行費終難省財一不足非刻薄兵糧必貽累私債使將領皆喪廉耻而昧本心非國家之利卽本將賞兵養士製器置甲之用必不能轉折如意且成寡謀少勢赤體空拳僅足備數而不足輕重之員於國家奚賴乎昔趙用李牧假之以得收關市之租故牧得椎牛饗士伸其報効而收勝寇之功今塞外將官自提督以下至於千把足用而不負債於公私者十不過二三其餘七八無不重爲債負所累至使總兵副將大員欲一咨題有難色覥親知一二兩資斧卽大費躊躇又甚至三四品大員管領一營蔽身者不能製一綢申所騎乘不能購一良馬刀劒止於尋常市鬻之頑鐵隨身不能蓄衞身之勇夫而如所謂不負債公私者則非舊有産業之世家卽又同田夫畜商一飯不輕食人之小器吝人豈能有大畧遠籌爲國家收集思廣益購間買諜之效乎此一事眞司國柄者所宜急爲變通思出良法

力爲陳請者也然如變通之方正不煩重破國帑仰給司農他省不知即如西安則鹽茶之內與出首之地畝中間儘有通情當理之取給也

一新招勇健一營大半壯健之武生與少年壯健之民丁武生則平日之氣貌才力旣素出於衆必以將領自負即民丁亦蹻捷勇猛自負爲豪雄之士不羣之材又其詣自

聖旨選自臨司必且矜耀於鄉里侈張諸家門謂指顧可以得官轉盼必有殊擢若使明其性情教而用之得其盡力效死眞可一千勝十萬匪獨勝二萬而已葢戰

陣之間材勇而能不惜其命卽一人可以勝百勝千故古語曰一夫拚命萬夫難當況二千材勇壯健之人戰不惜命之士乎今聞其徒業已調往凉州而上之待之者舉與衆同伍此輩不無灰心喪氣之意然得此一番沮抑且正可激厲以向上之志而倍收其勇健之用矣是惟明公題請調至肅州令其親迎幕府或假操觀其人之面貌身材弓馬技勇或撥之輪侍幕府看其人之舉動言談行止動靜遇一言之長卽大加褒譽見一技之長卽大加賞給又如其言之有倫卽因而細詢其志識行動奚似若果有出衆之智異人之能卽格外優奬更如其器局論議眞可以領衆掌兵又其抱有謀策能獻之幕府而眞中事機卽不妨立題外委營頭佐領之職以示激揚夫以此輩日前之灰心喪氣是不啻久旱將槁之苗一旦得大經畧之格外激揚卽不啻及時之霖雨有不立地勃興者當亦理之所必無矣又若時時有不測之賞罰意外之激揚卽此輩逢不世之知遇自臨陣建舍生之奇功矣則卽此一着而勝敵便有餘裕耳更若遇出塞之兵將內地之官吏過肅州者見則激以大義一有可取鼓之奬賞將大經畧一言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過斧鉞卽且風聲所樹人心競勸文

武兵民內地外邊畏威感德向風而恐後也

一用兵之道先戒爲寶未來之覺備預宜周明公以上相新任經畧狡寇旣素知弘猷必且隱生畏忌故雖幕府不在軍中要之軍前之利害損益皆與幕府聲息相關兼今查公新膺寧遠之任狡寇或思乘我不意出而肆擾於邊汛之上假之爲我新帥咎累之媒事未必然然要之是所宜慮或宜移咨我大營新帥令嚴飭我邊汛屯戍備豫不可少懈也

一人君欲治天下必以簡賢選良爲第一義宰相欲成大功建大業必以集思廣益爲第一義矧今大寇騷擾

邊庭
廟堂憂勞至慎簡宰相臨邊視師而宰相亦復鞠躬盡
瘁至忘寒暑忘勞頓限日刻時內外經營必任用者極
天下之選効力者胥當世之材然後心之欲爲可以轉
折如意計之所用可以難易隨心即此急雖彼猾不道
要之以
明若賢相臨蒞其上當不難坐制其命耳然則今日而
議邊籌兵馬錢糧器械技藝無一不宜慎籌精畫而如
妙選英傑充備文武要職尤今邊籌第一要緊事也

答人

方今四海太平六合清晏方之於古周之成康漢之文
景可以相方獨陜邊噶爾逆族跳梁邊庭者幾至念載
廟堂之憂勞日久百爾之奔馳時長至錢糧衣甲馬駄
之耗費國力舉陜東西二省之民力供億則且不可以
意計而隱相一切邊夷之情形皆不無邀利中國之妄
念矧又益之以近來雨澤之不時陜甘二省粟麦之價
騰於前此者至踰數倍東西流移之民紛紛如織此真
我陜邊內外一安危動靜之關國家一損益利害之界
也而其機緘則爲邊庭計者祗在以靜待動選將練兵
之握要不握要爲積貯計者祗在勸酌劑內外積貯之

得方不得方耳吾雖山林老布衣而苟
兩朝之徵辟分與尋常山林之士不同何得視國家如
此大事如秦越之肥瘠又陜西吾桑梓之鄉其休戚又
非同鄉鄰之鬬可以閉戶不聞故區區遇近來可言之
公卿大夫於此二事時言及之而日前諫止大兵進勦
之書與此日條陳井利之籌傾陳之經畧鄂公之前凡
以撥之兩間之大義與當身合盡之範圍覺有不可漠
然視一念忘者已

豐川續集卷之十八

書答

答遜功弟

南承手翰念桑梓之旱荒如急家病憐愚兄之結憂悉意排解心極爲之感而究未能爲一言之謝兹荒餘天欲窘人以艱難卽求爲知契帶一輸情道款之便郵而不可得以此每一憶及自歎亦且自嘆也所幸聖主仁澤天覆時時恩意爲之宏敷抑又至誠格天時雨不降而秋穀豐登從兹居者不至流離流者可望返里積時憂結今已頓釋想賢弟聞之亦爲我慶慰也顧

惟是尚欲爲高明言者愚兄比來細看時局當世之需才日急一日九重之求才日切一日則夫悉心治理洞達時務而眞能爲國家疏附先後禦海奔走者豈患知遇之無期而功名之難就乎賢弟平日夙懷建樹留心經猷豈容徒以循資待轉僅作文墨掌故之司今需約合同志實講於經時濟世之務爲儒林作有用之儀型爲國家作適用之舟楫使將來者順風安流卽能爲國家黼黻皇猷當機應變無難爲國家幹蠱禰贏然後左宜右有時措裕如副生平壯懷而滿吾黨期待之意耳且望爲我致意同志諸君子與其嘆老嗟卑而坐銷歲月於無用無寧實究當世利弊之源流而在我圖行義達道之實務根深末茂實至聲宏必且動宣室之前席致大臣之明揚也卽不然而國家有大題目正不妨明目張膽做借箸之良籌匪請纓之故事爲當世理煩治劇排難解紛於以見儒者之實耳比賢弟於愚兄爲施公論賑濟稿能不憚煩勞寫三本送賑陝諸公此事無論其行不行卽此心萬物一體桑梓廑念之宏仁可見一班將來爲國家任大投艱施仁宏濟卽準此心推之有餘裕耳

與施公論賑濟各條附

一賑濟先須從最急賑起也西北邊旱荒積年流入川蜀及出關者不知幾何就流入西安鳳翔者而論當不下數十萬三四年來飢疫凍餓而死者計不下十之三四矣近復益之以固原一路之流民又益之以韓城郃陽諸邑之流民而此地之旱荒益甚日來粟價日湧十戶九饑豈有能及流來乞食之饑民乎且每城鎮大村落中逐日有數十起飢民男女到門卽豐登尚慮應之不給而況遭如此旱荒窘急也耶故飢民之流來西鳳者生路日艱盜竊死亡日以益甚眞爲有心者之不忍見聞今

聖主既聽閣下忠言命之總管全陜賑濟誠大惠也愚
意以爲是宜先飭西鳳州縣嚴查流來飢民大小口數
詳明住宿地方令其加意安揷期於穩便隨卽以本縣
積貯應散之銀米逐月照口數給倘有疾疫卽加醫藥
無令離鄉圖生於此者失所而死庶幾稱
皇上弘沛蠲賑之至意耳然西安之飢荒方始州縣之
積貯有限有如來歲災旱不已可如何也故如某之愚
又以爲如後條農田水利之令能行卽令流民分占居
民可以水灌麥豆之田均派之灌漑土住之間計工分
粟倘旱仍不已由春以及秋更及後歲一例相沿庶幾

土主薄收者可以厚獲佃民無田者可以有田而客主
俱利豐凶無虞流民眞可以永永得所而將豐登後可
以携妻子還歸故鄉卽邊郡他日不致戶籍零落之患
矣　一賑荒宜精心明鑒查明地方實荒也全陜無不
旱之郡西安豈有不荒之邑但是近南山一帶水泉之
鄉渭北一帶近河渠之處獨有微收耳然就全郡而論
則百不得一就一邑而論亦十不得一耳今如慮米粟
運來如此之難本郡積貯亦復不多而且他日之賑濟
未知底止就中悉心分別秋收之有無豐凶之虛實以
爲賑否是乃平允若就州縣之報荒不報荒爲賑否竊
恐已報者近山水微收之鄉概被蠲賑之澤而未報之
邑正有七八分粿粒不收之處不免向隅而泣也在昔
元聖伊尹之存心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恭古之大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其存心如此之厚也方今
聖上心同堯舜之仁閣下自任有伊尹之忠主臣一心
一德千古罕見而以
聖主所焦思勞慮蠲租發帑不忍使一夫不得其所之
民而不免於飢餒溝壑之患亦恐閣下大仁人君子之
所不忍也鄙人讀閣下行下州縣告諭有九卿公議除

今失收地方外如又有應行賑散之處前往賑濟大臣
一面具題一面會同該督撫散給務使百姓各得其所
無致流離之奏卽荷
聖主俞允則是
聖主洞悉民隱未嘗不許不報之處續報均給也今閣
下專爲
聖主賑濟全陜向使無此俞旨如漢汲黯之矯詔發粟
亦所宜效矧
聖旨昭昭如日月而可令同荒而不報之州縣百十萬
生靈獨罹此飢饉之災而無與救乎　一賑荒宜仰體

俞旨務使百姓各得其所無致流離也竊見
皇上於陝邊災荒則蠲賑數年及西安一荒仍一體蠲
賑而愼選於衆人之中輟閣下漕運之任而委之總管
賑濟是則
皇上六七年深知陝西供億大兵之艱難歷來地震災
霜旱荒之摧折重地而遭遇如此問之民爲可憐此事
之關係爲甚大故大沛內帑與積運之粟而不惜而又
深信惟閣下能使百姓各得其所無致流離也乃今風
聞渭北州縣驗查登簿飢民有田者概不准給有屋者
概不准給讀書在庠序者概不准給惟遊手赤貧而帶

黃腫者始准入賑濟之册噫嘻如其果也竊恐將來能
得其所無致流離者惟遊手赤貧飢病已深之輩而欲
一切各得其所不致流離亦難矣夫
皇上一聞西安薄收卽與西北邊積荒之鄉一體賑濟
者蓋西鳳爲全陝根本而國家所重在務實力農之民
得其衆則足以實戶口借其力則足以供國用不可聽
其轉入溝壑而莫之救也今若推
皇恩天覆之意遊手赤貧之輩同沾
皇家之雨露是卽爲含弘無疆若單賑此輩而遺一切
務實力農之儔則失原來

聖諭本意矣故今此賑濟但當問其有收無收家口足
食不足食不當問其田產之有無爲士與爲民也　一
賑濟救荒終非長策宜悉心搜求可用之河泉可掘之
井泉也西鳳爲全陝根本自用兵以來一切軍需供億
大半取給於此而洊經災霜旱荒閭閻脂膏蓋俱竭矣
今又逢此大荒大加賑濟是誠救民水火之弘仁但愚
意則更有慮者有如將來西兵未已旱魃重來可將奈
何且萬一積貯漸空而河南旱深米無從來又將若何
是莫若於全省中尚可搜尋之水利精心搜求嚴法速
督令之窓與又通融那移無水泉河渠之民移其可以

用力者令近水之民分田而灌如來歲夏獲薄收水利
所及者自將益增其獲於主客之民固爲至便倘來夏
仍旱將水利所及土著可且賴此厚獲縮腹而度生卽
客佃者亦可賴此一二分之收度生而救死且取水之
法既修取水之具已備卽秋且可復爲卽後歲亦正無
不可爲某見沾被水利之民永不至有流離顚跛之患
矣是眞目前救濟全陝之荒無策中可恃一二分之良
策也　一大與農田水利爲救荒要策而任非其人則
行之無功是宜精心選通才實用之人付之事權以圖
實效也救今日陝西之荒而長慮却顧欲以備預無虞

誠莫若大興農田水利之法然陝西不多可用之水又屬前此未興之事而一旦興起則無識者妄言沮敗偷情者畏難苟安事事掣肘必所不免非得仁心爲質救時念切而才又足以濟時辦事者委之以獨專之權任之以弗御之職功罪能核賞罰由已卽恐實效莫收而徒勞無功耳是宜精擇才能督農田水利之員令凡所管攝州縣皆須一禀其成而不至掣肘庶幾才力得以展布而實效可收也故專督農田水利一官最不可少最爲難得而亦最不可緩者也一緩則於夏收無益卽秋穀亦無救旱之路又失一大機會耳　一散賑與給

發義倉宜使飢民均沾實惠也從來賑濟半患姦宄而義倉積爲姦蠹故此二事者在朝廷爲實費而小民往往不能實受其恩今也閣下任此鉅責要須重法嚴令一革舊轍而使飢民均沾實惠是爲宜也其法蓋莫若據舊造魚鱗册十甲牌中戶口照口而均給之爲弊實殊少耳　一救荒宜設專司捕盗輯姦一官以安荒民也荒地多盗賊以其窘於爲生也荒時多强梁以其欺詐善良可以得錢得食也故州縣官一無風力卽盗竊白晝公行姦宄結黨縱橫而良弱蠢不安生矣故荒年飢爲民害而姦與盗又重爲民害也閣下既專任救荒

一事是惟每府詳擇精敏有幹力官一員專司輯姦捕盗之任而所管州縣官皆得以其功罪立加賞罰使不得掣肘其事權而仍厚之以廩祿使不至窘於給賞之用庶幾有才力者旣樂於樹績又樂於陞遷自然樂於趨事赴功縱荒歉難必而要之每郡得人良弱之見脅見刦於姦盗者亦寡矣此從來救荒中一大要務也其詳倉猝難盡閣下如欲聞者鄙人願爲續陳其詳焉
一救荒宜於大爲粟蠹大爲民害者力加禁絶消耗米穀無過燒房增長粟價亦無過燒房卽如鄠邑地境於西安爲最小而燒房一百二十餘座大者歲燒穀七八

百石小亦不下四五百石則是鄠邑之粟一歲爲燒房耗者將及六七萬石又燒房皆遠來大商每糴粟則動以千百卽在豐年粟價亦爲之頓長一經歉薄則商人串通牙子務以多致爲能粟價必爲之頓貴故能使粟價騰湧亦無如燒房而西安諸州縣其爲燒房之多數倍於鄠者蓋又十之七也今來歲比不登又嘗屢奉明文禁止其奈上諭之諄切而下視爲故事有禁而不遵名遵而實犯徒爲市棍留恐嚇取利之隙耳故卽今大荒粟貴之秋而燒房之據鍋而熬粟者處處未已也是惟嚴加禁絶卽粟穀之留餘必多而市粟之價值可望

其漸平是眞救荒中培粟裕民之一要道也鹽爲生民日用之必需按鄂地舊規鹽斗部頒三十六斤每升價止一分八釐自姦商土商遞相消長而鹽斗减至二十五六斤每升增至二分六釐每鹽一升小民已有此額外二項之侵蝕矣又當定鹽價時每銀一分値錢一十二文故每鹽一升取銀二分六釐者就時直合錢二十八文今則每銀一分止可換錢八文零而每升仍取錢二十八文則是於前項侵蝕之外又每升侵蝕小民八九釐矣夫鄂無通商之利民生耕稼之外惟樵山取薪炭爲生耳前此米粟價賤樵山傭工者一人一日所獲

尚足外養一二口今則米粟之値三倍前矣樵者入深谷虎豹之窟一人力之所及僅足自糊其口而傭工者則甚至不能取人之錢僅以一日之傭養其一身蓋小民之艱難至此極矣爲鹽商者久食地方之利按鹽之舊價依錢之個頭每升只取錢二十一文可抵銀二分六釐是亦於本價不虧於民生不虧之正道平道也乃今每升二十八文之價毫釐不减是直以一升鹽取民銀三分三四釐矣故比來饑民既困於得食之艱難又困於鹽價之侵蝕無人不仰天怨咨苦於赴訴之無門其有邑好事者亦時動言鹽價而心本非公徒以虛嚇

得賄即止故一輩善良無力之家聽其齧食而無可如何也今欲救此饑民少蘇其困窮之氣鹽升鹽價照舊規而準其平是亦優恤饑民之道也孟子曰君子平其政是眞均平之善政晉裴令公楷曰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是眞損有餘補不足之天道也倘蒙加意釐正使此大荒中嗷嗷窘急者每日免向來額外之耗蝕不至淡食而滋饑即日日食大父母之弘仁而父了老幼家家時頌大父母之善政矣右迂見數條誠知無當於事宜然據愚見則搜尋水利專設掌管農田水利一官爲本圖如不可行則已倘如可行即宜速擇此官立行題請

人速差人携文到襄陽令其知府取慣造槽子水車匠三四十名每名定其身價陝西去調差官携資按日給之路費仍令所過州縣人給驢一頭兼程而西務以往返十五日爲度而專司農田水利與捕盜輯姦二員亦須一面立加擇取任事一面星夜具疏上請而其可以掘井溉灌之處先移文申飭州縣官立刻限期分派掘井比及專管之員定而工已先動爲當耳所以然者如此措畫非二十日以外不能舉事而自此半月之間即屆正月正月即土膏動而麥豆苗長正宜灌溉之時矣再遲一月過淸明而事即無及也夫此一料麥豆關係

此一方之利害休戚者至重至大可令方圖救濟而坐失此救濟一大務乎且水灌之田於合郡不過十分之一二亦本足濟大勢之急但當此粟貴難得之時借水之利救一處即一處得所救一家即一家不致流離故此數事皆宜立時舉行而刻不可緩者也又救荒如救火但期火熄豈惜澤竭彼五十萬石粟與內帑用於今歲而不惜此眞
聖主之弘仁但邊兵未已邊地久荒其積貯當亦不多兼西鳳之荒方至寄貯義倉二項米穀此番已用如許將來竊恐不敷本地之賑有如東西之旱未已而邊上

無供兵二三年之實積一旦邊外之需孔亟而近邊無粟可支無論西鳳更荒粟無可運即使不荒而尚有餘積而以飢餒之民遠運於四五千里飢荒之途亦已非計之得而況程期在兩月之間不且有悞軍機乎是則事之至危莫過此矣故愚意尚欲閣下與制軍謀各疏題請於賑濟邊府或宜八分易之以銀而留粟支邊兵三年之儲作實邊之長計是亦為大臣者防微慮遠之道也至於燒房鹽價有司之細務本不宜以瀆鈞聽但以荒中耗粟蠹民之事無大此二端而此二事根盤深固非大仁人君子明於害民之深弊而不惑於羣言未有能斷然立革者是以敬竭愚而陳焉亦惟閣下諒之不宣

與監賑大人書

九重深念山陝飢荒仍選大臣監發帑金又令開捐納麥米減值而糶以圖弘濟其於救濟二省之意眞優飫而懇摯也則今此賑法須一變前此偏枯漏遺之弊然後副
聖主一視同仁本心又必一洗近來拘牽節縮之論然後副
皇仁如天大體何謂宜變前此偏枯漏遺之弊蓋去歲

皇上初聞西安之荒即發帑金及河南米共七十萬又擇施公而下之旨曰務令百姓各得其所無致流離大哉
皇仁此何如心乎而日前之賑有田地房屋者即不得與縉紳青衿皆不得與豈
皇上一視同仁本心乎故今此賑法須變前此之偏枯漏遺而後當也何謂宜洗今此拘牽節縮之論蓋此番
皇上聞山陝之逃亡日甚復發帑金於滿朝中選清正大臣如二先生者而遣之監賑豈獨謂其清操不佞哉正以二先生深達國體庶使斯民眞得其所耳竊近來

道路紛傳或以爲秋苗茂盛處多此番賑法欲分別秋苗之盛衰爲賑否又以爲秋收伊邇且欲止此番之散賑而但減直而糶捐納之麥米凡此之類紛紛不一某竊以爲秋苗雖盛然在
皇上之復發帑擇人而賑濟也原爲今夏與去秋二料連歉耳則今此之賑但當論報荒之鄉前二料有收無收似不當分今秋之穀苗盛衰也又竊以爲秋收雖邇而在殘黎苦情則自此至八月十五前後正屬兩黃不接度日如年之時也今帑金至陝亦已多時而曾不得分釐以濟其窘急窺諸

聖主拯焚救溺本心或未歉也且
朝旨已詔諭二省帑金已發捐米已就而當事者忝以節財省費之意無論殘黎之失望而滋痛也卽恐
聖主聞之亦必爲之愴然不安耳故此番
皇恩必以實達諸二省爲當且二先生不嘗熟觀
皇上於前此救濟災傷關國家大體處無一不從其厚無一不顧大體而曾可以節財省費之意忝耶然此皆就傳聞之說而妄議云然知二先生必有平允正大周詳深遠之良法以副
聖主委任本旨耳

寄分賑山西都院朱可亭先生書 康熙六十年

夏中聞
九重軫念陝西飢荒特選精忠大臣畀之監賑而明公正在選中全陝無論男女老幼靡不舉手加額慶更生之在茲蓋自昔飢荒莫救之弊在上澤之莫能宏敷邇來習俗之相沿則在下情之不能上達且卽奉使者賢下情上達矣然亦僅以民艱不隱實惠及下畢乃事究之於所以悉心救濟令陷溺水火之儔畢躋於安全則終聽廟堂計議之及否以是雖有可請之惠術能救之蒼赤終窘於莫可如何而流離死亡無算也今

聖主知拯溺救災之機緘在不吝賑資又在得人而特選於衆簡任二公心國心民之大君子而付以山陝之安全以二公之宏仁精忠而特蒞[illegible]
聖上二省數十萬民命之托必且心無不盡慮無不周計深慮長知無不言而山陝嗷嗷望救之赤子永出水火以登諸袵席故山陝黎庶聞二公之來遂不啻大飢之獲粱肉大旱之望雲霓也茲聞旌節已至敝省特備一函使小兒趨叩行臺兼附愚見數條效芻蕘工瞽之獻焉蓋此等事明知皆大賢之緒餘要亦全陝人士公望之情不忍隱而不陳耳臨楮踟躇何可勝言 其一

被荒州縣多設糴米之場以濟羣飢蓋以方今正當飢民窘急之秋粟既難得錢更匪易即如雖一小縣亦且四境在四五十里間而糴場但設於縣內又限之止糴三升五升將居遠鄉家口衆多與無現錢三項人不且俱窘於往來之艱銀錢之艱而食用之終艱乎故必每縣多設三五處糴場無太限升斗之間然後少濟於緊飢况秋收伊邇糴時不多亦自無難繼之患也在嚴飭有司之留心稽查耳不然而場設不多有司又漫不經心則此一事實惠在民者三分而惠姦販者且三分惠蠹役者且三分矣亦奚益乎　其一詳查州縣中鰥寡

孤獨殘癃迂拙一切窮而無告之民特加顧養蓋以州縣中鰥寡孤獨與一切迂拙無告之窮民既無田產可售又不能遠出趂食此歲中飢餓而死者亦且衆矣今其留者方日望一哺之需而困於無可如何乃幸而值茲

皇恩大沛羣賢畢集之會而聽其束手以斃亦恐非

聖主弘恩普降之本旨也是惟嚴飭州縣詳查此數項宜矜之輩開册申報俟報至即於賑銀或捐米中支銷賑給務令其得免於溝壑是爲宜爾　其一安插西北邊積年流至而於今尚未盡去之飢民夏以自六七年來西北邊流至飢民不知凡幾十萬其凍餒疾疫而死者不知凡幾萬近因此地頻荒而西又遠入兩川東又遠出豫楚者不知凡幾十萬要之留此而逐日緣門乞食者亦尚處處有人也夫此地之飢民雖可憫傷然不久將有秋收之望目前且有減直之糴而此輩獨以流離凋傷僅存十一之餘生遇今

皇仁大沛時方將不惜數倍之費運致賑粟於其鄉而留滯此者反聽其莫之救以死無論非

聖主救焚拯溺本心也亦大非仁人君子之心安矣是惟嚴飭州縣查其尚留此地之口數無輕驅逐而俱令

隨便安插各縣鄉嚴固寺廟之中或民間空閒之宇於將來爲鰥寡孤獨輩散賑時一體挨次而給令其不至自此仍流離無定莫之救恤以斃於異鄉是爲宜耳至於將來覘其鄉之豐登然後津濟以歸令實國家戶口此又在敝省當事諸公之調劑矣然要之皆關老先生使旨內事將來陛見時無不可愷切懇欵而陳者也

其一今歲播種麥豆之多寡與夫安種之及時不及時係明夏收成之厚薄有無顧以目前戶口之流亡既多兼目下之麥豆價貴苟非給以布種之資竊恐野多曠土布種愆期即明歲天道降豐而此未種之地失時之

捐仍舊同於凶荒耳夫陝西全省中有旱荒至四五年之處甚至有八九年之處西鳳則自甲午以來麥豆之不登者二料秋穀不收者三年其餘小歉間歲卽有今復益之以大旱十室九飢流亡幾半眞如積年大病之人元氣大虧五臟六腑無一不虛非仁父母加意爲之培養元氣竊恐風寒暑濕皆足滋病而致斃而此給散秋種一着近則解斯民之窘急遠則備明歲之收穫是眞大病後一服八珍湯也是惟先生與諸大人留意焉倘慮地畝數多種子太多恐國力不敷則秋種不遠卽宜嚴限時日飭各屬有司務令悉心實查去秋今夏凡

近山邊水及偏雨徵收之鄉尚足辦取種子外其二料粿粒未見之鄉計畝實筭每邑各書總數於前次書各鄉總數申省而細數則存冊州縣以備散給若慮豌豆種貴而且多則但按畝給以二麥種資又如慮國力不敷則或求恩給一半民借一半或全借領俟明夏收後還納無不可也總之期於濟今秋之急爲將來救此積荒之一大計耳　其一輿情更望二位先生復命時啓
奏山陝民歷年之艱辛再懇
聖恩給復正賦一年否則蠲除前五十四五六七及九年舊欠以蘇其難蘇之氣滋以生民之積窘如此卽使

將來得一二料豐收則亦僅足以保全殘喘豈能完納本年正賦之外尚有餘力足納帶征之舊欠者乎況自五十四五六七以至九年前後舊欠共係五年將來帶征五年之中安在無不幸之水旱又豈有新舊二賦並輸於一年之力此等處倘非深計長慮格外加意培植竊恐存留者將復流亡而流亡者將終不得歸鄉終於戶口凋零正賦日虧將來日困一日而莫可振救矣
其一面請特設督農勸水一大吏專督農田水利與夫管掌常平相時和糴和賣以防穀賤傷農穀貴傷民之弊永爲足國裕民張本蓋以天道原屬水旱無常兼近

來南北又復水旱相屬民間全無耕餘之積官廩亦鮮紅朽之藏倘不幸遇二三千里之水旱而近鄰無可仰之粟不能借給國家更有別費之端不能厚賑卽此方之困斂當不可言矣而中間隱伏之釁隙又可以意量耶然非特設大吏權足屆伸力能提調而仍以此一大事付之守令竊恐簿書鞅掌不久仍視爲故事如向來義倉無濟之弊而農政不舉積貯終虛民生終困而國儲亦終於空虛耳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嗚呼山陝兩省幅員且踰萬里而積貯無實尚可言乎故此言之設也

職須尊任須專權須重而其選舉此官也必須察其心之忠守之定又須視其才之勤敏廉幹者而厚給之俸擇其員之精勤幹敏者以分職其勞備相某處有可資之河澤某處有可汲之水泉先登簿詳記如本地有能取水之人則呼之製取水之器不然遠致南方巧匠令之隨水以製器卽使本地木匠供役而學焉務令處處有備但遇時旱便可用之益糞而灌澆如是則可令二省於常收外常有三四分增收增收至三四分便可外養四五分戶口而賴以不飢則粟之生者常衆矣又就陝西閩省論西安渭北一帶與西北邊府地土寬潤但

得牛種不缺耕耘適時而際遇雨水調均亦自儘有餘剩可糶之粟遇可糶之時各司卽申報督農官發頒來帑金照依時價更增價一二分而糴之就便輸之各倉計二三年收成卽當有二三百萬石麥米與穀豆五六年後卽當有五六百萬石實貯州縣官廩而陝西可以立實倘遇水旱之災卽可量水旱多寡之數減價而糶以利民卽鄰省有需借糴之時亦自可減價而糶推以惠鄰如是則於糴本終有益無損而全陝成一有備無患之鄉矣

答高安朱公 壬寅正月二十九日

盛使忽臨重以手教嘉惠開函俸誦如親德輝甚矣我公之不遺葑菲也水利社倉之議前曾見諸邸抄維時竊以為社倉水利二事

聖意不盡為然者一則習見流俗沿襲之弊恐仍蹈空言難行之轍又或欲藉以激勵良臣觀其措置之偉略成國家未雨之弘籌而且可以責百爾之勵翼耳然其實此二事者若徒以故事飭地方為之眞言易而行難若明公親身舉行不惟不難且甚易也何以言之社倉之行係民間一大利益事然自朱文公後無代不講而效卒寥寥者總緣舉行者無實心操事者之專柄納之

民而民不得實用壞其法而上終無嚴刑是以事雖至美而效無實據耳今以明公德意之入人且政柄之在已舉行已與他人不同若更周詳鄭重令本地公推殷實好義之人分司掌管而勸懲一一有章此事原爲晉人興莫大之利卽晉人自當競勸而立地可成耳然要領都在舉事之前預先題明近來社倉之所以行而不效者第一弊在民割脂膏以輸倉而其後徒供吏胥豪强之蠹蝕第二弊在假借名目私用自肥而上無明法之考成第三弊在管掌者無權則不能斂收無賞則徒勞無勸第四弊在管掌者無品卽鄉人莫可如何無責

即公私皆得賜制誠得一一嚴立條例一切賞罰考成不令假借混淆即弊去而利存自然令行而效實也且從來條陳者不必親爲纔一轉手便失初意故雖屬良法亦終於不行耳今得明公題明條例更自親身擇人而分司以勸功自然轉折如意爲無不成矣明公但於夏末收前題明條例刊式廣頒各屬村落使人人共知此番本意更於二三四月間露冕徧歷全晋通衢招其賢者義士而面諭之如得夏秋兩料果豐即九十月間便可處處皆成將社倉一大美事宋以建安朱文公剏成弘規而我

朝又以高安朱都憲公大收實效從此且可感格

聖意令知成天下事要領總在得人而且以立當塗掌事者之儀型矣若夫水利一事山西雖無南方之江湖然如河泉之可設法挹取者當亦不乏至如掘井取水則除高山大陵不能收利外但使地上去水在二三丈以前即砂地亦可磚石砌甃而成況井利之成民各自專初無旁奪今傾得大君子一倡民不且踴躍樂爲乎但此事既非可以懸聽懸料即小民不能定其有力無力又須明公於巡行之處更擇的當老成官員各至地方集其鄉紳耆商老成有識者詳議功力難易水源深

淺財用有無而更爲無力者設處舉事之資即井利之興當且衆矣今觀平陽一帶洪洞安邑等數十邑土脈無處無砂而無處不井多於豫秦者皆其人深知水利之厚而不惜重費以成井功故也以明公之德威爲小民開百世之永利而更以誠意良法鼓舞而行之又何難非山非陵之鄉在在皆洪洞安邑乎

取井之水晋匠爲之有餘若欲取河泉之水須於日下即差的當人取南方善製水器之匠至日即令遍歷晋地之河泉相視取水隨便之處即糾匠製取水之器晋地河泉即不甚多可取之水當亦不少耳今觀敝鄉東西二百有河泉頗衆而獨寧夏以輪轉取水獲利獨多至甘肅則堰雪水凉州獨收渠利可見此事眞能得人則人棄我取前失今得之利當且不乏也

又

社倉水利二事僕比謂他人爲之眞有數難而明公爲之諸難皆易者良以明公之誠德弘仁晋人感入肺腑親身一到晋人喜親大賢之德輝自當惟命之從矧二事皆爲渠畫久遠之利安得不一倡即應乎但題請時須題明社倉規模定於夏收之前舉行須俟收成之後

又須題明將來收入義倉之粟官吏不得仍與其事但
分貯四鄉紳士耆商富實之家而嚴爲設管掌者有功
即加厚酬之例無功即有重罰之例與夫吏胥豪强兙
抑脅借之定罰爲當也而水利則又細爲無力者思出
幇助成事之法將晉人既樂從大賢之調畫且知將來
之不至仍成烏有而不踴躍從事者鮮矣然要之二事
之舉行在任用得人而機緘則在親身一行凡所到之
地進其賢耆紳士耆商而庭見之優以禮貌假之温言
虛心訪詢不恥下問令不通文字者皆得口伸其見通
文字者不妨直陳諸册即二事之利弊曲折當無慮不

周但得夏秋豐登則可於秋冬報卯矣社倉舉行須俟
收成者以此事必豐收而民始能愢也將來收入義倉
之粟官吏不得仍與者以前此粟貯在官皆小民輸之
累年而終不得用於飢荒今仍在官則民不樂從即勉
從上令而民亦終不得用也所以必分貯四鄉紳士耆
商富實之家者蓋分則粟數不多而易於管領收貯富
實則顧禮義廉恥不至生法侵兙即侵兙將來用時社
內人亦便於索求有司亦便於追比要之各倉視村落
之大小多寡以三四五里之內爲準所屯貯之粟以二
千石爲率路不可遠粟不必多社倉水利二事有功須

設厚酬之格者功不希賞勞不望報惟大君子爲然其
餘縱不爲利亦須得名若徒爲鄉里任勞任怨而無厚
酬之法竊恐無以勸功興事而二事無告成之期耳無
功須有重罰之例者無功者無嚴罰社倉則非管掌者
泄泄不敬貯粟漏損收斂不時即不肖者借端侵兙不
惟粟不生長亦且乾沒必多飢不敷用水利則但難即
置即爲亦不力徒耗公私之財力精神莫獲井泉之確
益全利也社倉所以必設吏胥豪强兙扣脅借之定罰
者緣前此義倉之壞百姓割肌膚以輸倉而十六七侵
蝕於官吏十二三脅借於豪强故閭閻整輸五年而究

未能於荒旱時享一年之輸故今此欲社倉之成須嚴
定兙扣脅借之罰所以必待親行者既緣明公深爲晉
人愛戴親身一到即事屬難爲亦當勉力從事又使明
公更若於所到之處先聖先賢祠墓並近時忠孝節義
與夫學問之士應表者表應旌者旌即人心風俗亦當
丕變而社倉水利二事即一切貴賤賢愚無不仰體公
意而有利必陳有害必告爲無不力而舉無不成矣且
又得遍閱晉中山川人物審察地方形勢民間風俗以
資將來遇事時決盈庭之籌畫亦一快也至於人物則
不但於德行文雅之士加意培植即慷慨好義武勇壯

健之才亦必留心蓋不特
卜朝文武並重不可太加軒輊抑且將來國家重武當
重申於經文得大人君子培植成有勇知方之士爲其
[illegible]干城腹心之用其以資國家禦侮奔走之用以成金
湯磐石之治者良匪淺也右區區數條特以解釋鄙見
中所擬之本意至於通體條例斟酌圓滿不漏不煩則
在明公尊裁也

寄賀甘撫盧公

客冬承惠太先生大集名臣之弘猷名儒之博雅俱可
於誦讀時想見一班宜乎世澤之流溢者長且遠也竊

惟明公以清操廉德受知
聖明至破歷年之成例而特授以甘肅四府三邊撫任
此蓋深知西撫關係至重至大非得品操超軼偉才不
足勝此故於內外大臣中特畀大賢然以破成例而特
加任用於滿朝大臣中獨爲此腹心干城之托則明公
受
聖明之知可謂曠世明良之會而明公之竭忠効義知
且不得同於他人矣故愚意竊覺明公今日者於凡西
撫職之宜行者必且殫思極慮而行之即凡事關國家
大故爲撫職之難獨斷以行而必俟商於制軍與特疏
請者亦必且殫思竭慮懇款而陳之期於今日西邊內
治外攘之弘綱細紀無微不入無慮不周令
宸衷自此釋西顧之憂然後薾今日報稱之弘義耳僭
有迓見明知皆大賢之緒餘要之區區酬知報德之私
衷至此少將其萬一耳西邊當積荒之後又正係用兵
之時荒後則百姓元氣宜養而一切州縣衛所之積貯
更宜急慮用兵則軍需料物宜備而一切將士糧馬之
營辦尤當貫圖然人存而後政舉法嚴乃始令行故今
邊計之最要緊者尤在精擇文吏妙選將才申明賞罰
經理番情以爲整修內政威服遠番本務而於中細分

條目則有爲撫臣專斷而行之者五是爲撫政分內之
圖畫又宜特疏上論者七是爲大臣酬國之忠謀依次
備陳於册務採擇焉　其一宜精擇効力幹員並嚴飭
本州縣衛所有司細查經荒地方災傷之輕重以爲征
收之緩急其法從邑城自內至外依魚鱗册圖式除戶
存熟精田地不開外如係戶逃荒蕪之田須開明坐落
某鄉某里某人名下軍民田若干（以便招募本戶歸籍並便招募佃戶差等征收）
其爲本戶未歸有人承認納糧代佃之田則亦須注銷
明白（以便收后按名征糧並本戶歸日可處分收穫爻割）至如本戶久逃新歸初
種之田則註明本册又須提出編造別册等第其分數

特疏題請令緩其征收蓋流移新歸之後不惟非大加
培養不能復還元氣兼荒後貸種籽賃牛力餬殘口而
置家具抵新債而補舊負千瘡百孔皆靠此一料收成
抵當又況此料收成之厚薄難必又何忍令其罄收輸
官將來稱貸無門復拋家而逃終於戶田荒虛乎且西
邊重地所急在於戶口蕃實目下錢糧尚欠一着蓋戶
口誠實卽將來錢糧所出無窮戶口苟虛今雖征得些
須將來所虧無窮也況此類田畝不過於三邊四府中
十分占得一二分又本不多乎且
聖主於陝西一荒蠲免新舊錢糧重以賑金散粟數百

萬曾不少惜者正其弘仁遠識高出前代也爲國家大
臣正以見大處遠善體君心爲第一義恐不宜隱忍不
言　其一錢糧征收須限定逐季逐月分數刻成告條
各州縣衙所發數張令其城口及四鄉大鎮各掛一張
使官民共曉蓋一則使百姓知上納之期便於急公又
使有司知寓撫字於催科不得殘民所以然者陝西百
姓皆恃夏秋二料糶粟輸賦征收緩急最與其利害損
益相關一得上憲立定征收循序之令官民共遵卽造
福無窮也　其一陝西近來風俗往往假軍需名色鄉
姦里棍毎合公衙積蠹交手侵索下戶故良弱毎苦於
呼籲無從夫保養荒餘殘黎之法如保赤子無令强梁
侵奪卽赤子可安坐而食故訪禁積蠹嚴戒濫派爲保
護西民元氣要義其要在特差精明人員暗行各屬查
出重斂酷征之員卽一立懲則閤省風當立變　其一
大荒之後民間婚姻田土之訟當倍多於前欲得良弱
安業無擾須是清源息訟欲得清源息訟須是詞到卽
准准卽立斷理長者雖弱令伸理短者卽强立罰是非
分明輕重滿白然後人知勸懲妄爭不生而妄訟可以
立減近來州縣有司往往以不准詞訟爲息訟不知有
訟不准徒使姦宄得志良弱被凌將來誣訟日多而究

訟日衆耳又往往淹滯歲月多牽中証名目察實索詐
不知徒使小民妨農耗錢姦宄益爲得計良弱日益拖
究耳故荒後以州縣官遇訟卽准卽斷克公克明爲保
護殘黎元氣要義然非上憲嚴加申飭差的當人於屬
邑暗訪其不遵憲諭者一大懲戒之卽有司玩愒者必
多而殘黎蹂躪於貪吏姦徒者不免也　其一軍民日
用百物所需非錢不行故錢價之低昂最與軍民盈虛
損益相關而方今東西兩省則錢直甚昂故軍民日用
之消耗莫耗於此而日用之患苦莫苦於此今誠得題
請於東西兩省開鑪鑄錢使一兩銀可得錢千文將銀

與錢文鼇平等即彼與此交易均勻且開鑪鼓鑄亦於國有利夫富國實用裕兵足民正大臣經國之弘畧自昔太公仲父皆不廢此矧今國家正當用兵之日小民新出災荒之秋軍民俱病上下交虛何容視爲緩圖忽而不講　其一保惠殘黎以選用良吏爲第一義今欲使百姓不至重蹈失所須令一切下司與一切州縣以廉慈爲本以明斷爲先然後民受實惠漸望復元然須精擇耳目察訪得清廉仁明者即立加旌褒貪劣酷刻者即立加懲戒然後屬吏共知中丞實心飭吏愛民至意即屬吏亦變陋習而小民立受實惠也　其一上數

條雖皆目前保民元氣之實務然要之尚係補綴稍末之小事末節不足令地土戶口立蕃而復元國家積貯日充而歲實也如欲精求本圖良謀必也題請特於新舊已用未用官員中詳擇精敏老練之才專管農田常平二事之職然後可也葢目前西邊之荒有至七八年之鄉百姓有逃亡至七八分之地去秋雖秋穀通熟而流離逃亡者何處得穀雖

皇恩賑周令歸而未歸者亦仍尚衆且既歸復逃者更復不少葢戶口凋傷而田畝荒蕪者亦多矣各邊府之積貯義倉則二分耗於兵三分耗於荒三分更蕩於吏胥之侵蠹其空虛耗竭抑又甚焉今若不大加培植萬一氣運循環旱澇更迭西寇稽誅尚煩益師米粟仍貴兵食日繁無論日前災重之鄉戶口終無復舊之日即恐邊方景色終於蕭條倉儲究無盈日倘邊內外兵糧需於旦夕之間而遠索諸東省二三千里之外不幾兵民官吏在在驚擾倉惶乎即此時之司邦柄而撫軍民者雖悔無及也爲今急務廣採良籌酌量的確詳疏奏請上裁期於省中現任官員及新來効用員中精擇老成練達若干人計地方遠近大小與夫向來荒歉之輕重短長畫方委任逐人給祿大小相承分合有制大約

視荒地之多寡或一二邑一人或四五邑一人令之管掌開荒勸種或即用官錢僱募閒人分種分收又計地方人員之衆寡大小設一大員更閲省設一總儲分管者秩視二府總理大員秩視太守總儲秩視總漕總河以重農田積貯之任令之細查戶口存亡田地荒理從衆議處畫一可行之方逃亡者作何措置歸鄉已歸者作何措置安堵田荒有人者作何措置令時耨而勤耕田荒無人者作何措置令盡開而悉種何法收能得之水利何方盡宜殫之糞功定征催緩急之信令立吏胥科斂之嚴刑務令野無荒田戶少流人兩月間責令册陳宜興宜除之條端夏收後按册實考爲實爲虛之功罪於積貯也

凡一切軍民上供之籽粒耕荒分收之粟麥舊借補還
之米常平平糴之新得與夫義倉民輸之實貯皆責其
管理而特重其考成功著即加顯秩無惜超遷曠官必
加懲戒更有重刑有司不得撓分掌之權督撫不得奪
總儲之柄庶幾流民可以盡歸戶口可望漸實倉庾可
望漸充兵糧可望永賴即萬一不幸而更有旱澇霜雹
之災亦可恃賴以無恐矣然要之總儲分掌人員須實
選忠勤幹敏良才不得通情權要其職分所掌但專於
農田水利公儲民輸不許濫與州縣他端無倖邀倖逃
之賞罰有實勸實懲之憲章然後效多而弊寡也不然

而人不實擇法不實行功不實賞罪不實罰徒紛紛擾
擾費國家錢糧開巧宦徑竇無益民生國儲毫釐而滋
損生蠹且無限矣

戶口荒田積貯義倉皆有司可為之事而必另設總
儲諸員專管者緣有司事務既多上下相牽兼久任
擅權農田戶口或且漫不加意公私積儲或易那移
侵尅比日東西二省之荒歉民田一任荒流東西二
省之積貯公私半飽姦蠹其明鑑也國家河工漕運
皆特設總理國家戶口積貯其事與二端並重且積
貯錢穀所係此日掌者在專管之員將來用時又係
有司之手彼此自顧功罪中間難容隱欺不同上下
司之得以借端取索又通同覆庇也農田戶口為國
家根本公私積貯為國家血脉或宜準河漕之例設
專管之員

其一西邊府衛向來積貯皆以餉兵賑荒十九無存就
中寄貯義倉尚可徵追者須於夏秋前清查分明俟夏
收後嚴限征清庶幾可備倉儲之什一（大約欠在民者大半係官吏市棍之借托誑使管掌農田常平之員得人即戶口之存亡去留可清民欠之為真為偽征收之宜緩宜赦宜急宜全亦可立明）

其一邊府衛所一切錢糧向來計粟折銀入官
之項今須按誌書及國初賦役由單冊書等籍清查頭

項仍舊征粟其或邊府素有水利之鄉如甘凉寧靈等
處按水灌田畝或可通融於銀粟之間半征籽粒蓋近
邊得粟一石可省遠運數倍是亦國民兩便之法耳又
如平鞏洮岷等處計今夏收後麥豆當賤於前或可於
收後視厚薄低昂如西安糧派米豆石折一兩斗折一
錢之例從權以粟抵賦俟官儲充實然後從舊征銀蓋
此數府雖稍遠於邊然視西鳳至邊則路近費省且稍
近邊則用時到邊尚速也又此等處地土甚寬平日粟
價每賤常平糴買逢一二料收後當能多得多積如得
倉儲充裕不特邊境軍糧饒有遠備即一切公私兵民

豐內旱澇無不可賴亦國家大計遠計也至如固原寧
夏二鎮雖皆次邊然皆屯重兵需糧為多而寧夏以渠
水灌溉頗饒固原以田地寬濶粟價恒賤常平得粟最
易為力得一大營積貯當不止可為二鎮足食裕兵之
良籌即餘者尚可以及遠矣　其一前代邊餉率招募
鹽商富賈屯田開中計粟給引盤鹽計輸賜爵贖罪為
給邊省運之法今不知邊方舊屯之地湮迷已久之日
亦尚有在官可搜求而得耶又即邊內之公田不得而
知耶今逃亡之戶遺留荒田或近邊土肥地寬而經荒
戶淵如會寧隆德靜寧諸邑與平涼固原階河二州土

地寬濶之處其可招募捐爵贖罪人員與夫富商大賈
合乎本地能幹居民大用工本屯種出粟使麥穀蕃植
否耶此等處地濶人稀耕耨疎鹵糞力不至有自古至今不見糞之鄉得深耕熟耨雨水及時當可倍收
大抵邊粟之貴也貴之以兵食累荒今荒已出矣倘得
良籌使兵食不至待糴於邊民私穫之粟即今夏再一
豐登粟價便當頓賤於前然後以常平本銀易而糴之
更可平價而得庶幾國不太費而兵食可漸次而裕爾
其一邊方積貯須題明麥米兼收將來給兵亦須麥米
兼給蓋不惟兼收麥米可以濟米穀之窮易於租收市
糴兼給兵之糧兼用麥米在兵亦所深願今試觀東府
運去給兵之米每遇陳倉難食之物皆仍糴之市盡易
麥麵而食且麥米兼餉乃古人舊行之法又何不可題
請施行便國便民也耶邊方供兵賑荒日久儲蓄無餘
國儲民命無可恃賴今值轉荒為豐之時司國紀者自
宜速營積貯以為富國備荒之計又以西兵未已一切
征守兵餉關係重大和糴太覺滋勞國費遠運亦覺耗
財擾民然以用數太多經時且久既無速效之法亦乏
捷省之籌是惟下定主見實圖漸次積貯之良謀以為
裕儲足用之長策大抵近邊之粟多積一石則多一石
之備預多營一鍾即省一鍾之運費不然而經營西事

不務實邊之法於數千里陸輓而運是豈長法則為國
家博謀實貯良方題請施行使將來兵糧更不煩於遠
運庶幾報效之弘義耳

復遜功弟　壬寅春

二月初五獲接手翰並得和章道誼骨肉之知眞覺言
感不盡嗟呼豐川頭童齒豁老矣衰矣三年來無責而
言人之言非親非舊而哭人之哭即妻子輩且羣以為
是知其不可為而為老轉顛狂賢弟乃獨不為荷蕢之
鄙我也是愚兄視伯牙虞翻之幸為獨多哉幸何如之
感又何如也然以踰六望七迂庸之老無責而言人無

益之言非親非舊而哭八無益之哭亦自覺腸太熟而識太真矣此後惟當入深山督子課孫作老教讀行止見請但祝夔龍賛太平之句以望賢弟諸名世耳更不復溢一字於當塗也茲錄得賀西撫盧公一書四詩奉覽蓋比者盧公至陝特加垂注凡皆諸公虛譽使然顧在愚兄則覺酬知報德之義不可同於他人且西邊積荒之後又正值用兵之秋也
九重破格而任良才卽在中丞亦且有不竭忠効義而不可者故特費數日思慮通盤打筭今日西邊大臣所宜行宜言盡厥在我而卽以報

明主之十餘事以獻曝於中丞葢愚意竊以爲或於內安外攘大條目亦粗具源流但山中不多見邸抄子弟又乏明識無一人可以講明叅酌竊恐迂濶不中事實之處爲多耳賢弟看過後幸那一半日工細批示我也葢得賢弟手批一則廣我迂見之未及且使愚兄得賢弟手批卽不啻我二人晤對一堂亦寂漠中一快耳

答西藩司傅公

前此布政卽掌一省之政故曰方伯言爲一省官員統領也自後既設巡撫更設總督而布政乃專管錢糧然體統得用揭上達而國家大事仍得與督撫叅議而行凡遇理所不可卽督撫議定布政正援憲典而自申其職則是布政之職雖亞於督撫而正與督撫如腹心股肱一體經畫國家大事也矧今西邊積荒之後又正當用兵之時　九重悉心邊計特簡良臣破歷來之成例申不次之宏仁尤大君子展忠効義視國如家後私先公之日乎則今日者宜爲國家慮者所當盡心而慮宜爲　明主言者所當竭誠而言可與督撫商酌而行者須降心而商忘嫌而計自已職分可以獨斷而行者須擇人而責顯效悉心以圖成功然後足報稱　君恩不負素抱爲當世名臣師範爲後世官方儀型也其條外

具達盧公冊而茲特另具數條以備當務之急焉　其一目前要圖首在博求識高慮遠之人以資商籌實求老成幹敏之士以資任用葢人雖上智門外卽有難周之事才雖肆應一身豈能諸務之兼况近來人情叵測時事艱難耳目明暗之一判卽生民利害之攸關乎昔周公上聖而吐哺下士諸葛武侯大賢而集思廣益誠有見於禮士求賢爲建功立業本務也若作監司者果得賢與謀得才任用將事事無失機卽時時得隆譽矣其一近來官方但營自已宦途進取事民間利害苦樂皆漠不相關故百姓之頌聲不至而怨謗日聞今須詳

察民情苦樂與訴之端爲已權所能興能革者即明目張胆發示嚴革嚴興或宜請於督撫與可以題請者亦即明目張膽上請而行如此三五宗即百姓共喻其愛恤至意便當感恩無窮而歌聲載道矣況乎事事體其情而所好與好所惡與惡百姓有不感如父母而頌若神明乎其詳則具於達中丞保民條內而尤以選端良有識耳目察訪民間休戚官吏賢否事事得實賞罰立行爲要耳盖方伯能於一省中得一二實心愛民之吏而立奬之即旬月問民稱其能而吏皆奉職能於一省中實得一二害民之姦而立黜之即旬月問民稱其斷

而群姦斂輯能於一省中得一二民之實利而令之興得一二民之實害而令之黜即旬月間民皆頌上之仁感上之澤而歡聲近滿於深山窮谷仁聞遠播於四海矣

其一近來官途風薄厚道無存下之事上僅貌爲恭敬故上之視下亦貌爲厚親今與中丞相交須休戚相關肝膈洞達可行者自宜舍已而從不可從者不妨推誠婉計無執成心無徇私意惟國是視惟理是行即一半月間中丞心乎意契兩人相視一家而盛事出前此之未有即中丞之稱揚不啻自其口出矣

其一近來上之待下惟威是視惟利是圖不施上恩罔討下怨至布政一席錢糧樞紐尤有柄權易行威福故上下隔離有如秦楚今如爲國家惜才御吏如子情有可講不妨畧分而施恩法不可寛亦且威行而弗刻即一切文武屬吏愛如父兄敬若師長而感恩慕義之聲且遍文武冠帶之吏矣

其一近二三十年來
皇上神聖四海太平諸省文武大吏但知循守成例故文平爲國家長謀遠慮故邸報不見老成之良謨京抄但詳宦途之遷轉此比日以來 九重時時當宁而嘆乏才其激厲諸大臣之語每令人讀之汗背赧顏而於西征一事尤時時以措注無人爲慨也今如於有識之

士細商方今國家大計民何以安國何以强吏何以清將何以良兵何以足食何以裕番情何以永服狡寇何以遠消一一講出端緒尋明源流謀諸中丞明白陳奏切實施行
皇上聖明無遠不見合意者必且立見施行不然者亦豈遂加譴怒且即譴怒而臣子報答君恩之本心亦自可質之天日而無慚也況乎必無是事歟誠能如此將一二次奏後必且動
皇上之深知嘉賢勞而獎藉令聞美譽當且交滿京國矣

其一布政司經由錢糧兵餉官俸由之以出民納

屯輸由之以入入者掣批望速不速則怨聲遠傳出者望傾意殷一遲卽謗議遠播始之過在小吏之索賄終焉怨歸司主之弗明况今用兵之際飢荒之餘耗費實衆羣情宜憐今如嚴定出入之例詳禁勒索之端秤耗輕减於前此須發不緩於刻時卽闔省文武領送人員歌聲雷轟美頌風馳矣以上諸條皆臣子之分內况屬報主之血誠而某區區以聲稱爲言者蓋近來臣道不明妄人横議不知實慕忠臣孝子之隆名而偏藉口於好名喜譽之私說夫慕忠之名者爲忠臣慕孝之名者爲孝子慕賢名卽可望進於賢慕聖名當可遥望希聖

人生天地間知讀經閱史不慕忠孝聖賢之名將甘心作貪婪愚癡之侶乎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人又言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是惟有識大君子自作主張與古名臣名世爭光天壤無徒泯泯滅滅與山木野草空生空燼於寒烟冷霧而不爲當世指稱也則幸矣

與邑宰吳侯

歲前承惠大聯奬借踰涯當之滋愧然以義兼規誨謹揭之中堂前楹出入顧諟當横渠東西之銘蓋心愧而實心感也謝謝外啓者自昨冬以來旱日益甚麥米價日益增此間惰農無田之家無不窘急而務穡力田之家十五尚自可遣者以前歲之秋穀溥收去夏之二麥尚穩也庶歲之暮則餘波浸竭窘急者日衆矣若使三春復旱夏麥復薄昨歲尚可支持之戶不將盡不可支持不止耳情事至此無論民風之偷薄將益難言卽恐將來吏治之掣肘且處處而是矣爲今之計能通融一邑地勢之高亢下濕均派主佃之功力分收酌濟有道處分得宜當可使一邑全境獲濟卽不然而嚴奉督院掘井取水之令就近河可井之鄉擇人委任命之按戶資水以灌麥豆卽使旱仍未已亦當使此地之民一半

不至狼狽也顧機緘全在賢侯之加意不加意耳蓋凡民庶淺成效則樂慮始輒難至於盩郿之民情則田土寬廣平日資生頗易其爲偷惰懶淺尤爲更甚故渭北富平一帶自去年十月中已資井澆麥而郿邑獨自今無一人爲之蓋無知者既不知資水力以備長荒而懦夫淺識又畏獨爲之而恐將來獨成之不可得享也是非賢侯嚴立章程露晃時巡立一定之科而設不可玩之法卽恐旱災日長坐令棄尚可支旱之水泉良田而聽其枯稿於天行將他日之飢餧流離同於邊民而補救益難耳故某體賢侯飢溺由已之本意爲此一札奉

懇於三二日間廣出告諭傳呼縣鄉總約諭以近河可井之鄉須按戶立行灌溉麥豆如更能搭配土著之田移北鄉無水可資之戶及西北流來飢民丁壯均派之井泉灌溉之間即使將來旱不可止此一料麥豆資水之力使足加倍收成而鄒邑主客之民庶幾可保無流離失所耳夫自西邊用兵以來州縣長吏無人不苦於軍需措辦今歲錢糧又赦則窘急當與飢民同情勢皆不暇悉心民間水利即有心者又或以境內無水可資而聽其束手若明府獨能於鄒邑取資農田水利以濟公私之窮而計安上下之情此眞大功名之所由起大

陰騭之所由積並大使益之所由基也不知尊意以爲何如倘不以爲迂立見施行𡚒家且當首遵鈞諭爲一邑倡首即鄙人衰老且當日扶杖於田畝中督家人輩繫井汲水應賢侯之令惟謹矣未盡之意統惟原諒

豐川續集卷之十八終

豐川續集卷之十九

書荅

寄朱可亭先生

竊惟明公夙荷
先皇帝之深眷今且受
嗣后之特知矢心報稱既不得同於他人即四海之瞻望亦且與他人不同况近閱邸抄
上諭煌煌明如皎日嚴若秋霜如曰君臣之道相示以誠相爲規勸又曰凡事只循天理而行不可迎合又如
國家一切用人行政事事皆令數大臣公酌令科道摺

言一事材能不吝於官爵冗塌立見其廢除嗚呼歷古以來明哲之后開誠布公賞明罰當似此有幾耶爲大臣者正宜於此時携治道之大本大源抉積來之大弊大害明目張膽而昌言之以答
聖明况日前閱抄中
上諭以諸大臣議四川營房與進藏議敘之遲時至指名令某某大臣回話並責科道官每日言一事之外更無人言而又有諸臣無取薄視之論嗚呼即此亦可見
英主求治求言之急切而將來於平日優禮信任之諸公期望之至而必至於責望之深端可豫知矣我公以

高堂衰老必出於移忠作孝乘時固求養親然此在明
公孝心所矢則然竊恐
九重信向之深當且不聽也故鄙意欲明公此時一一
籌明國家大本源大利害所在迨入都之後乘時懇款
而陳之倘蒙一一嘉納即國家子孫黎民之利縱日前
見格於時勢然既已啓此端緒
主上聖明他日未必不追憶施行賢俊滿朝亦未必不
繼此援引陳請即不然而臣子之心既已自盡亦可自
問於幽獨而無歉矣且大臣之貴於持重者謂不於小
節目處煩瀆激聒耳至於國計之本源利害爲

明主之欲聞四海之殷望但不爲激烈之舉如小臣之
攀檻迂儒之戇訐即爲得體豈曰宜俟之他日聽之他
人乎明公觀古之大臣君不堯舜一民失所必引爲一
已之深恥亦可知後世無根之浮論非古大臣立身之
正則也又如將來必不能以養親得請愚意或宜自度
於精神之能及者明白陳請遜職有專責即時時秉直
盡誠以明人臣之當然始不至處處牽於衆議之紛紜
亦不至泛泛然代衆人而任咎庶幾量而後入之道亦
直道而行自靖厥心之道也此外如識卓力定之士時
時親近以輔德田園起居之間不令輕易變舊以滋謗

推而廣之別嫌明微謹小慎細是又古大臣永終令譽
之道也總之大賢今日之出處言行關千秋之臣品臣
節無疚於心無歉於義堂堂正大仍復磊磊光明是乃
淑躬之大道朝野人神之屬望也不盡欲言統惟原鑒

又

竊聞治天下之道以安養生民爲第一義葢自古及今
未有生民克安而天心不順天下不治者未有生民不
安而天心能順天下能治者惟昔
聖祖仁皇帝六十年中孜孜以濟安生民爲心而牧民之
吏究未能深體

聖心而吏治日非
今上龍飛求言若渴任賢不疑葢亦無非爲濟安生民
計也而吏治亦且未變於前無亦受弊之源果如或者
之論眞在守令之不職宜責督撫耶且
朝廷於督撫時時戒飭以察吏安民矣而終無成效無
亦如或者之論各省宜仍復巡方而精選方正大臣以
監臨督撫耶積貯者生民之命實國家之命漢唐宋明
之中衰何代不因國貧於儲竭而兵因不振民困於荒
歉而亂機難遏者
先皇帝悉心積貯公私葢藏載之册籍者不可謂不厚及

乎近年則一總督而國帑虧至數十萬一巡撫而積貯虧至百十萬一布政而國帑虧至數十萬一糧道而國帑虧至數十萬甚至一知州知縣而錢糧倉糧虧至數萬見諸今歲之抄者纍纍如許即前乎此者未發之罪案與後乎此者待發之罪案可勝言耶夫督撫九重所托以安民生實國儲之綱領也凡此虧空之由來豈一日乎在督撫者既自虧而不畏在藩道州縣者則且巡撫盡知而不戒將無如或者之論宜專設大員如總河總漕之類特司積貯而即代巡方得以考察督撫及一切省員之賢否因以叅糾督撫黜陟行事之公

私耶兵以衛國兵之多寡精冗國之强弱所關也今者皇上新政精察空糧責補舊扣是得足兵之要義矣然凡在武帥必養家丁必製器甲與一切延幕客賞兵丁諸事其費實多責其無扣兵糧必宜籌其何以足用不然而不敢直扣糧數必更生法巧扣於兵身昔趙用李牧即付之關市之租使之得以椎牛饗士良以此也且兵數足矣豈曰千者足成一千萬者不少一萬而便有當於足之之義乎亦曰足於教練選擇將將皆强卒卒皆勇耳更足於有勇而且能知親上死長之義耳敬身未至天下目未見天下之兵然如湖廣省城之兵則見之最悉江南沿江之兵則亦且畧見其概至如陜西爲生長之鄉則見之熟且明矣湖廣則冗塌已甚江南則弱脆難言至如陜西口外用兵者八九年且方今西塞近邊夷部待動之釁險巇可畏有識者正宜急思彈壓制禦之道而彈壓制禦曾能外選邊兵擇猛將時教練精間諜與一切固本備禦之計耶而今且無論修道保法教忠訓義之名將不可多得亦且未聞有一將如馬隆之選卒如李牧之饗士如陶魯俞大猷之買間諜購鄉導者嗟乎方今近塞十六七家夷落因此一番用兵逢糧即盜而得手逢馬即掠而遂意狼子野心無不生

邀利中國之念此既久蓄之隱禍而自今歲以來則數十家且和而勦滅一近番之和碩台吉和碩今且携殘剩之家口一百四十避禍河州矣縱得和解終屬中國之伏毒非急圖固本威懾之術離交乘虛之法備禦其衝而羈縻其心將來之勞費曾可言耶緣是之故敬雖老病待盡之人每一念之而輙不覺夜不成寐也故二年前爲當事微發其機於條例之間而仍爲明公兩言其概誠見此事能爲之於豫而得宜是爲曲突徙薪之良策不然而失之當機將廟堂之憂勞且倍於今日兵將之奔波且甚於今日而糧餉之耗費四海之杼軸關

中疲瘵之蒼赤且供億運輸之更僉於今日也明公與
國同其休戚今又任柄樞權責有專屬知必於此事入
有成筭矣更願詳詢巔末細究情形待他日
英主天章之問也至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之風俗
人心弊至於此承
英主銳意熙隆之會時時責難陳善以輔其尊德重道
之本心而振刷四海寡廉鮮恥之積習是乃大賢命世
之尊責而敬不敢望之他人者也夫天下之治首在君
德次關在內秉政握機之大臣而敬區區以是爲言者
益贊佐君德感乎僚友知明公當身周旋自有妙用而

如上四事者則在外之情形心有徵明不敢不一陳知
已之前以爲報德之萬一也

又

伏審明公奉旨總裁明史特擧分纂之員誤及鄙人閱
之心感亦復深愧緣生平迂學無馬班歐陽之博雅兼
六十有八之年兩耳俱聾筋力已鈍又豈能周旋筆札
之林勝纂修之任哉計惟有以實病固辭而已蓋與其
不勝任而爲大賢之辱何如量而自止之理順情安也
顧念甲午春湖督額公之薦荷旨徵取鄙人以寒疾耳
病固辭今者再辭竊恐博局外之議者不量敬實聾一

例與古石隱之流以辭徵謝辟浮其高明相律用貽明
公薦主之談以此鄙意欲隨辭病之牘陳區區愚見以
明本心原不敢忘
君忘國而身特限於實老實聾庶幾表老病知止之初
衷亦且明率土皆臣之報効而進退分明彼此皆得耳
蓋治天下有大體有大機大體在勵廉恥而全士之守
正所以振天下之廉恥漢之光武所由優嚴周之堅操
而勵成節義於二百四十年間也大機在開言路而求
古之廣正所以宏闢言路唐之太宗以此收王魏之忠
讜並得馬張二李之直言而貞觀之治獨超前後而稱

盛規也明公今日明良之會能無於此昌言於朝以裨
治理之大體大機歟抑敬尤有祝者明公受
兩朝深知列正當
新主銳意熙隆之時求言用賢惟恐不及乘此良會啓
沃典道致治之本源薦進文經武緯之俊彥贊佐
聖明治成上理庶幾副平日堯舜君民之素志亦始足
答
兩朝心腹寄託之殊眷耳至如纂修明史一事縱使得人
不過輔成國家一文爲事耳曾何關治理之輕重有無
乎矧如敬者又衰老固陋尤萬難勝任卯敬願明公爲

敬籌辭徵良策別爲明史訪纂修長材更願明公念鄧
隆非衆正盈廷不濟猶纂修非三長畢聚不全悉心汲
引鴻儒以人事
君以賢報國爲今時後世丕作儀型也區區迂腐之見
應無當於大賢之達觀獨以受知之深故毎爲一書輒
不敢有茹而不吐之隱甚矣施德難受德報德亦豈易
也明知憲府務煩無暇瑣瑣泛覽前兩書仍以原函奉
達者以見前此皆未敢忘復命之忱耳

又

觀邸抄見策問首及道學夫有學術而後有風俗有風

俗而後有人材有人材而後有治理是道學正治理之
本源也而自元明以來門戶成習極其所至縱卓然成
家終不脫門戶陋局亦誰爲衍孔門大學正旨者今日
若京師首善之地能開館禮徵天下講明道學之士印
證學術歸於大中至正使天下曉然知趨是亦國家一
道同風之盛事也何如何如外有攻勦利害防危慮險
二篇並以奉上以俟採擇總之迂生過慮西番羣醜積
於八九年之心切邀利者已深已久起於今日之聚黨
而逾邊者其勢初張以守寓戰則我自立不敗然後可
收坐以制勝之全策倘意主必勦無論勦中二十害之
足慮卽恐全勝且愈廹賊羣之合而邊釁日長且恐蜂
蠆螫人又在我廹之太緊之下也且關中之民今不堪
命屯邊之兵樂於赴鬬者半畏於深入者半調至之將
勇於建功者固不爲少憚於臨敵者正自復多兼近番
黃衣伏戎肘腋雨雪風寒難必意外傾國之財盡兵之
力萬一不能盡如人意則是舍暫待時日百全之勝而
貽悔於未能少忍以滋之釁也惟明公共國休戚家遜
功弟亦悉心國計知必於此有成算故仍錄呈請教惟
俱撥片刻冗删其煩蕪益其疏畧定成三篇的當不差
奏章縱終不得一言之便機留此試驗鄙言亦學問中

窮理之一端也右以上三說者皆言以守寓戰而不必
深入進勦耳若使勢必難已則兵事中先聲實事原表
裏爲用今狂寇糾類而肆暴猖獗如此得一大懲創是
亦摧鋒之機畧且進勦之聲已揚而無實事以繼之將
狂寇仍復生心於輕我藐我如暴時耳爲今之計或明
公密啓
聖明密諭兩將軍自此逐日練兵簡將製器聚糧揚必
勦之聲仍明疏題請刻期進勦
朝廷明降勅旨諭以坐制之勝算此中有伐謀之計將軍仍以
必宜進勦明疏力請而

朝廷仍降勅諭止或遣一大臣臨邊如魏使辛毗西監司馬宣王之軍故事如此則先聲丕振君恩將威兩兩宏彰如冊進小寇眞出畏威投誠匪誣則諭以縛獻倡謀小人稽顙贖罪得其稽顙則且可因其稽顙赦而舍之乘此以所省之財力所餘之精神實修邊備精練將卒營屯聚糧設法畜馬更推之厚購間諜通達番情乘便爲離交之計得諸番交離卽冊進孤豚牢圈中物耳且將仰我鼻息更何敢動冊進心服卽諸番無鄉導窩主永可設法羈縻矣是則不費斗糧不折一兵廟堂無宵旰之憂勞將軍無垂堂之患害而塞外萬里且將重

譯而至矣其與冒險阻以決一勝者其利害勞逸奚啻千百乎更如必欲進勦則切戒以先諭投誠諸番各自安居今但勦冊進一族而其進勦也則但直搗至冊進存散之勦穴而卽止蓋至此卽算得犂庭掃穴矣更不深入自取貽悔而當未進勦之前凡兩處將軍及各邊提鎭副叅諸鎭戍之地必先自都精選實才以備副佐之將如主帥進勦卽用副將鎭守如副將進勦卽以本帥鎭守然要之以選自
朝廷者鎭守爲貴是既用備不虞之一道而藉此使各處副將選自御簡亦一微權也此上特言邊籌一事未及終鄙人報德之本願故別紙又續芻蕘數說焉

其一民爲國本古未有百姓樂業而天心不順國祚不隆者卽未有百姓困敝而天心不逆國勢不微者
聖祖仁皇帝悉心民隱惠澤宏深
今上龍飛孜孜乎選賢任能計安生民矧今饑荒脫矣宜乎民得自遂其生成以日卽於康樂奈廟堂之宵旰日益懇摯詔誥之頒布日益周詳而生民之困敝則反覺日益無聊此間應有弊竇在其中也此實不塞將何以仰副
聖天子愛養生民之至意而培植國家之元氣於勿敝

乎且夫安民之本端由察吏明公舊總憲綱何吏不待察於一院今晉冢宰何吏不待選於一門生民休戚關乎國本國本安危直關一身愚意竊以爲此處正明公心國之大臣所宜極慮而精謀之者也

其一
聖主踐祚萬國仰風一切措施盡關勸懲必使事事超古而邁今然後處處移風而易俗今無論三代遞興風俗昌隆卽如漢之光明二帝重隱優逸臨雍拜老此亦後世人主之曾行唐之文皇初興嘉納讜言獎進直諫此又歷代人主之多有而獨東漢二百四十年收名節

蹕生之厚報貞觀二十五載得忠諫嘉謨之宏益者良由三主行以懇誠將以禮體有以勵士林之廉恥鼓百爾之氣節也然則典朝擧事大臣施爲豈直信賞必罰嚴法飭紀然後樹之風聲昭明敎化哉今國家典廉擧孝搜賢招隱意甚勤懇求言敎諫賞直褒忠典俱優厚而廉恥之風未興於士林讜諫之氣未振於百爾將無禮體之未足未有以勵士林之廉恥鼓百爾之氣節耶夫士不知有廉恥將不忠不孝敗名喪檢之事何所不至臣不知有節氣將依阿滟忍逢非長惡之爲何所不有如是而欲登斯世於郅隆亦奚可冀乎夫以如此勵

精求治之
英主輔以明公堯舜君民之良臣而郅隆之不奏不亦負今日
聖天子興道致治之至意我公先覺自任之本懷耶故愚意竊以爲此處正明公心國之大臣所宜極慮而明陳之者也

其一四海治安之本係君德四海治安之要關有司而科道則成上德體上意達下情察下隱爲治安之樞機故科道必極天下方正之選而後可而極方正之選又不徒使其自取淸名而但已必以上之於君能責難陳善下之能於內外諸司糾謬繩愆爲實功顧在古也於彈劾百司爲易於匡弼君德爲難良以賢明受善之君難也今則
聖明在御不特求言勸諫之懇勤而且鼓諫責言之意切又如此今日爲言官者縱使彈劾不避權貴而上之不收禹益陳謨之讜論卽爲負明旨都兪吁咈之至意而况乎繩愆糾謬昔之所易者且反難之而未副
聖明之本旨耶如此將何以成郅隆於歲月終明良之隆遇哉此中必有一樞紐存乎其中明公今日以稷契兼冢宰御史大夫之任是又科道從出之門而領率科

道之樞要也故愚意竊望於此極慮而斷行之也

其一春生秋肅而天道成仁育義正而王道成故三代以後之聖賢孔子司寇之政子產相鄭之規無不寬猛並用諸葛武侯之相蜀陸宣公之相唐靡不恩威兼施國家忠厚爲本累朝相繼仁基厚矣君仁而臣濟之以義是故天施地成之正道也况今者時風習俗百爾少勵精之誠四海多玩愒之政至使詔諭累下大聲疾呼不啻救焚拯溺而前此之餘風終未少變於前時無亦乘時相勢孔子治魯子產治鄭諸葛陸宣輔相漢唐之道宜用於今日而更不可少緩乎又將無有待於明公

大賢今日明良之會乎然爲此者非任勞不恤任怨不
恤必不能行一事而正一官故愚意竊望明公體天地
春生秋肅之大道體古聖仁育義正之宏規直以孔子
子產數聖賢佐治之道自任於今日而無使
聖明重有君父私交孰重孰輕之諭爲千百世下論世
之士所致慨也則吾道幸甚矣

又答 雍正二年

正月初九日接翰教古大臣集思廣益曲成羣才雅意
備見於斯推斯義也周公之吐哺握髮坐裏隆平能外
是道哉莊誦反覆慶慰何可言至尊諭十事獎藉過情

反切顏赧敬迂庸無當何敢妄附宏猷碩畫哉抑以時
閱邸抄仰見
聖明自踐祚以來求言任賢興利除弊無事不刻厲憤
發懇惻肫誠竊慶吾
君爲可堯可舜之令主吾民即可唐可虞之良會也千
載一時即田夫細民尚無不顒望昇平殷祝聖德矧敬
讀書而慕勳華逢時而被徵取目覩時風微窺弊竇縱
衰病莫効於敷宣即何忍無情自同 草木乎爰是首念
化本治源之有在細叅內治外威之攸關竊欲藉辭病
之草僭効芹曝之獻葢愚心妄意縱 是迂腐一無可取

即愚誠既罄或亦少足自安倘如千慮一得或少符
聖天子厲精本懷詔書下逮俯詢黃髮即可盡攄愚誠
舉平日擬臆之綱條陳治理宜啓之關鍵但得少裨國
是而濟生民即上之可報六十八年覆載生成之厚恩
兩朝特旨徵取之殊澤次之亦足明先將軍前此蒭蕘之
採薦庶非孟浪我公此日拔茅之明揚初非徇私至此
而衷情自竭即從斯以引年不移庶幾乎君恩友誼夙
學士節四面無虧且將使餘波所漸或足鼓英俊昌言
之氣激搢紳知恥之操耳然私心竊慮草野之士不諳
體例不識忌諱故十條錄以請正首望明示是非次望

更啓以昌言不紆之塗初非有求以代上之意也却是
第二次荒函冊進糾羣寇邊之釁巳至積來慮之數年
者竟億中於目前則竊覺擬諸今日者或當少驗於他
時於是仍錄邊備事宜一篇或以尾有鄙意如有可採
我輩但求舒國之難初不可拘上之自誰如來教轉致
言路之旨者葢全陝之休戚係此日勦守之當否係目
前廟堂之主意何如鄙心於此真懇切之至也承教國
體士氣上下各得愈開茅塞矣至如鄙人出處明公知
巳之前何敢一字少隱葢鄙人原非沮溺之存心荷蓧
之學術獨以老而重聽義不可以他人致仕之年赧顏

以忝鵷鷺之列若使
聖朝言路丕開俯詢幽隱則洪範箕疇大學孔旨亦當
以筆札代面對耳然凡此者皆爲
聖朝體統士林儀型此日樹之風聲他年光之史册起
見初非爲敬區區一身計也明公大賢想能諒之知必
不曰彼何人斯敢以一身爭千古哉

與方伯胡公書

三秦供億積荒之後得大賢布政宣猷當必使疲瘵之
兆姓丕躋康樂堯舜之郅隆立奏關陝既可爲四府之
蒼赤慶矣又邇來陜省士風靡敝不堪而體統亦幾於

掃地無遺得大賢以太師長作大父母培植生成並當
使衣冠之倫共育春風化雨之中所由愚衷之喜百倍
凡情也比日總憲朱公總裁明史以分纂之任謬及鄙
人鄙人以六十八歲聾聵之身萬無俑偪應
命之理顧念前甲午冬湖督額公之薦荷
旨徵取鄙人曾以耳聾上辭今又十年聾益甚矣辭更
何言獨竊恐持局外之議者不量敬屬實聾而律以古
石隱之流用辭徵謝辟爲浮冀高名致違吾儒出處通
義貽薦主之深譏則罪戾深矣以此竊欲隨辭病之疏
陳區區芻蕘愚見以明本心原不敢忘

君忘國特以殘齡限於實病實聾庶幾表率士皆臣之
報効亦且明老病知止之初衷惟明公洞達大體尚祈
開誠見教敬托處部內又素叨眷知此一大節之是非
可否亦頗與大賢相關也外有恭懇者先慈五十年苦
節又葢棺而論定節傳久載邑乘以此題請原與例合
但是敝邑豐京故里聖澤尚未盡泯卽十室之鄉節女
不乏而如先慈教子養正之良規則以敬上考漢唐下
逮宋元中間如陶母歐母其壼教之艷傳後世亦衆矣
然皆不免爲富貴聲名起見實未有不以一子並已身
之榮貴爲殷期而必欲於淡薄寂寞中立德樹品如先

慈者葢寒宗雖衣冠之族寒家一門則三世以來獨爲
衰落曁先嚴先伯又復早喪先慈於內訌外侮積債兵
荒之中苦節鞠兩門弱孤備極艱辛逮敬年十八入庠
十九食餼親族慶爲將來或當邀榮一第作門戶之光
而先慈則以爲士當積學成德待用而行然後爲正聞
盩厔李二曲徵君講道德經濟實學心仰之比敬年二
十五歲卽教之棄諸生相從受業如是者幾十年一切
書賫飲食之費典衣鬻器有不恤原其本心但得子業
不愧先哲一身一家之榮利直視如浮雲至敬五十以
後尚督過如童時仍時時以盡性至命爲期爭名墮操

爲戒其於教養先伯雨孤心廣心正亦不異於視敵海內明德如大宗伯陳實齋先生題墓以爲女中大賢今都憲可亭先生視陝學政事撰墓碑以爲不異仉母而李二曲徵君則特爲撰母教一篇梓以型世是益

聖朝道化翔洽淪肌浹骨故寰宇之內不特名臣眞儒輩出而超前邁後卽閨閣婦女亦且有深達義方等於古名臣大賢而迥出乎世俗功利浮華之見者挺出其間也今撫軍大人西行此義非撫軍大人題奏中揭明又非特疏專請出乎歲終彙題之外竊恐禮臣與尋常守節應例一概而視亦恐未符國章按行之褒也然非

得明公鼎言爲重有司申牘亦豈能詳盡此義哉心敬是以具啓之前三沐三薰乃敢端拜而請也惟明公推錫類之仁從此下發閭閻之幽光上發國家之嘉瑞得題賜坊額之中寓按行表名之義將不特可厲閨閣婦女從此知教子之宏義卽縉紳師儒亦可聞風而知蒙以養正之功其作興人材助揚

聖朝道德齊禮之化當非淺鮮也感頌寧獨在敬父子祖孫之寤寐哉臨啓不勝惶悚之至

勸諭 代撫存二則

竊惟古禮葬有定期本朝律例亦且葬期葬具俱有明文比者南風競侈葬費不貲以是數世之喪往往停柩一堂謂之堂葬至有歷子及孫越數十年祖父之柩曾不得一歸土中間不幸罹水火之災或經盜賊焚毀之慘甚之日久柩朽親骨暴露者有之矣我國家仁及枯骨累厪

聖諭勅令地方官嚴加查催令其風爲之稍息矣乃今則聞陝省三原等處縉紳之家尚有此等是則薄惡不孝之風衰息於南方而反蹈襲於陝省也將不惟不顧鄉黨之指摘士林之淸議卽其忍心害理亦甚矣且不但忍心害理也其癡愚又誰甚乎何者死者以歸土爲

安與其俟有財而親骨不能歸土何如稱其力歸之土以速安親體富貴貧賤命定而難强與其爭衡於難强之命以圖他日之美觀何如據現在之境地隨分自盡以妥親靈且喪一久停不但有水火盜賊之憂人壽無常萬一此身不保不且抱恨冥冥終無已時耶嗚呼今且無論古禮王章羣譏衆議之可畏可慚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這是何等恩義生既未必能啜菽飲水以盡歡死更不能彈一半月心力懸棺而旋葬至使親骨委於空堂甚且並堂無之而委朽柩於風雨泥淖之中心亦奚忍歟且紳衿者士民之倡故家者鄉黨之

型忍心害理之端庶民尚少而直自縉紳故家貽之咎至使後世指而目之曰此端始自某人某家不又遺臭萬年耶然此非特此數家數人之罪也有司者朝廷所設訓方正俗之主宰向使遇有識禮秉義之君子以正人心維風教爲已任即輦轂紳衿故家且奉令承教之惟謹又何至蹈不孝之惡名甘千百世忍心害理之譏笑且以見斥於識禮秉義之賢司牧歟今特諭勸有親久而不葬之人子並以懇囑各屬之守令論到以三月爲度州縣官嚴查停喪日久之家即催令三月內必稱家之有無厚薄舉柩速葬如有不遵者本人重懲不貸

州縣官亦不免型方不力罷軟無爲之罰斯時悔亦何及也

竊惟州縣職事實繁有條要之征收斷訟是二大端而此二端者亦正是實徵驗州縣本領所在葢於其民風之訟詞稀少便可見有司之丰裁於其民風之喜訟多訟便可見有司之庸惰何者訟情多端總之不出五者一是不得已之訟次則可已而不已之訟又次則持其狡詐冀望得志之訟又次則持其請托依其結交橫行無妄之訟又次則剛幇硬証借以餔餟分肥之訟計五者之中只一不得已之訟爲有情實其下四詞則全無情實俱謂之誣訟誣訟法在必加也然如遇州縣有司平日公明正直能大畏民之心志亦自然四訟不作且即第一條不得已之訟亦自可默化爲無事然此是上一等事原難以責爾各州縣若是但知息訟要領只詞到即准准即呼証原被以審情實但非即按律不恕至非不得已之訟而理且全缺與或尚有微理而終屬可已亦即從其理缺可已處抉摘其短便加懲罰而不貸又其下二等恃狡詐恃情托之訟則按罪重輕毫釐不貸而加剛幇硬証則視原犯之罪尤必倍加三等更不開以得逃之路葢訟除不得已其餘多成於剛幇硬証

之徒冀叨酒食合手分肥耳若前四訟既按理直斷而尤於此輩不一寬假即州縣官吽人告狀亦無人來矣而況紛紛擾擾之誣訟誣訟敢騷擾公衙不已又敢越訴上司乎故州縣官不知息訟之要而只以禁訟望息訟者皆不揣其本而齊末也夫不揣本而齊末竊恐日以文誥濫禁而訟且日煩於前矣至於近來婚姻田土動輙越訴府司此固民風之刁亦緣州縣官本不明公又全不知要領無以服小民之心而小民亦全不知畏耳至今再有州縣小民越州縣而妄訴上司者本司必按越訴律懲治過然後問其是非非則仍加倍定罪若

緣州縣官果然不公不明州縣官亦必難免本司昏庸之罰也

答竇應喬敏伯

書至開函亟讀恍如對面而談既慰一歲懸企兼世兄言一日千里之概尤拂拂於言表托出吾道之慶又可言哉承示太先生劄記並索序言次日卽齋心細讀竊覩識解精切議論公平且由其識解議論而無不可得其學術之眞確人品之光明莊誦反覆不覺敬仰爲之交切以是勉成一序聊伸景行之私惟是膚淺無當竊恐狐裘羔袖之誚不能免耳然觸此又欲與世兄畧及東

林一案也鄙人日前爲總憲公寄函於都言纂修之辟僕老且聾必不能應然如平日妄論明史梗概一冊則終當於辭斷辟命後奉呈以備採擇旦以辟命終不敢應者自處之正義史論終不敢隱者則千古之公平也蓋鄙意竊謂自遷固而後吾夫子删詩書修春秋之大經大法幾於掃地無遺後世成史必於遷固史例中寓尚書春秋删述大旨簡嚴得體卽不特可洗蔚宗以下之繁蕪並可正子長孟堅之浮夸爲史法重開一番正面今日而微採此義或可脫前史之陋成一訓世之書卽不然留此一段議論以待後世志士之折衷是亦千

百年文獻之一大公案耳至於有明一代十餘大案外前人未及定之八九案中最後及東林一案蓋雖半爲世儒之已知而實半爲世儒之未及剖判也惜世兄科試迫期不暇西來一商耳承諭來春科後當欲云云讀之不覺擊節不已彼昔人云早知富貴有命恨不讀十年書者是乃晚年悔恨之言耳世兄正壯年便知如此則將來之悔何來而此日之進可量耶然如舉業之棄亦正不必明道晦庵文淸文成何嘗廢舉業乎但下得志定做得功實自一以貫之耳何如何如承教出處世兄眞愛我哉僕則安忍以不誠之言支吾知己且此事

亦正可作一件講學條端欲與我最知心者悉心切砥耳總之鄙人老是實老聾是實聾心實非沮溺忘人避世之心學實是孔孟求志達道立人達人之學今日本實老實聾而固辭亦宜本實心實學而昌言且縱使他日兩言而三言亦終是將來四辭而五辭蓋實心實學固不因實老實聾而隳而實老實聾亦不以實心實學而變如是則庶幾乎仰不欺君俯不愧心上可質孔孟於千秋下亦或可對巢由於萬古眞實處無一字不眞實光明處無一字不光明也世兄高明謂爲然否耶且僕於此更有一段癡心一段苦心存焉昔人謂桐江一

綵係漢九鼎者良以子陵之風操倡成士林之廉恥因
而鼓成士林之忠節故二百四十年間節義成風雖光
明二帝之培植而嚴周二公自不可謂中無隱功也僕
何敢望子陵然此義亦尚所欲出耳且縱使無補於風
化自心亦可無負耳又方今
英辟銳意郅隆用賢求言如恐不及此四海兆姓丕享
康樂之大機也誠使忠讜之士探本窮源極慮盡言或
當贊
九重之石畫底四海於時雍而今日老病待盡之人升
祿不受之士尚且盡言無隱安在立朝志士肯忍默負

主乎由是國家得收讜言實效卽鄙人六十八年生成
教養之報可少輸萬一也至如鄙奏十條中蓋前七事
或與治機治源相關至今此西番一事則當日原皮膚
疥癬之疾於今成肢體間頑痼之瘡矣目前若處置得
當則將來之患或不能遽已而尚可漸消更若未當卽
西番之釁不獨在口外而且波及內邊又且苦及全陝
累及海內也自經營西事以來公私耗費萬萬不啻至
全陝轉輸供億地震年荒民間骨髓亦且俱虛卽如寒
家亦號勤儉之家十年之前衣食雖未至有餘亦尚無
不足自用兵荒旱以來勤儉更倍於前而艱屯殊不可

言卽其餘可類推矣倘西事不能遽已陝西豈能堪此
耶廟堂不更宵旰耶又況今釁與前此輕重緩急較然
不同歟故今亦借此略言其槪以倡志士之昌言贊
九重之亟圖蓋如上之孔孟之周流歷聘鄙人小儒不
敢言次之文中伊川之獻策陳書二公道大於僕僕亦
不能爲乘辭辟之牘畧陳愚欵爲廟堂獻一半分省費
安民之拙計爲桑梓解將來輓輸供億之憂勞亦或於
義不悖乎且將來者半綬不綰升祿不染終出於實老
而實聾又或於不辱不殆之義不悖乎此又僕一段苦
心也然今則前奉令兄之敎後承世兄之愛且與巢由

遊神箕山潁水間而已

寄遜功弟

吾鄉今又大旱節已入秋而穀種十八未曾入土眼見
飢荒又至矣老朽二三年來惟恐吾鄉重有此旱卽流
離莫復風俗日偷將來國與民兩受其弊乃今旱竟如
此天意之於吾陝何如也書翁先生總漕之命足徵公
道之昭明然亦可見卿大夫立身宜有本末誠能自持
不苟卽簡在
聖明獨有付託彼妄營妄求者直彼自苦而與世浮沉
不知樹立者亦眞屬自棄也日來聞此佳音竊爲之喜

而不寐因念十餘年來深荷其乖注雅情理宜有啓奉
賀然轉念其漕事惟殷必無暇瑣瑣裁復知賢弟必於
其赴任後通賀有書希以鄙意於書末達之大抵漕事
所關至重至大此不待言而知
九重近日一切用人咸出獨斷既用必且細加察訪書
翁先生平日清謹愼密當無風影近似之嫌此亦無煩
他人之慮惟是施公數年來以鉄面强力培植漕事承
乎其後須如漢曹相國守蕭相畫一之法無輕聽猾吏
淺人之言輙變其規模而更濟之以清嚴通融卽事舉
而不勞風清而弊絶耳然要之自慕及僚由近及遠以

多得老成高明之佐爲第一義也從古來大臣欲建偉
業樹宏勳而往往不能如素志之期者皆以寡艮耳目
腹心之奏耳然凡此亦明知皆其自有不待人言獨以
欲藉區區空言少酬積年之雅意故不覺重此瑣瑣也
惟賢弟爲我酌而復之幸甚幸甚至老朽所望於賢弟
者前言不啻再三然要之艮時難得流年易遷時事日
殷需才日急賢弟平日志期千秋必宜認眞鼓厲精神
約合同志逐項細籌經時濟世切務以待不時之需而
倡士大夫忠藎之氣使將來者得時乘會卓乎如古名
世成可傳可誦之勳然後稱大賢報國行義夙心耳若
第曰做學院作主考得門生收清譽而已者匪特非匪
匪所素望於賢者亦非賢者通儒所自命也何如靖子
萬子近來相與何如如氣誼之合不妨以此札示之

又　雍正元年七月

五月間匆中手書附寄七弟處一函不知曾入台覽否
今亦不能盡記匆中盡作何說總之千言萬語無非以
賢弟平日致君澤民之宏願今正可以副其本心故鄙
懷所注不欲以韓范以下人相期也今又數月不知密
摺所陳關於國計者是何條綱引領好音以日爲歲日
來傳聞西事紛紛異說此事在數年來每廑鄙心之隱
慮故前爲盧中丞書中兩發其端不謂今來風聞且至

於此雖傳聞過當處不少要之目下衛內捍外之計稍
一不周將來且重費國家之補救此眞目前一大事也
知賢弟於此事必且籌明本末以待當宁之問矣玆復
以迂見附焉竊計今日備禦之具似宜緣邊大鎮大口
精選智勇名將揀擇營兵招募邊上耐寒健勇之士每
鎮每口足成萬餘或四五千共成五六萬强兵壯邊威
而彈壓內外此外如停止口外營建屯築卽以其力增
高加深近口一帶城池亭障並民間屯堡精飭邊吏實
練鄉團愼策守具積貯米糧用作備禦之計且以防萬

一近邊套番入口盜掠之謀而遇有跳梁可勦可守則責之總理西事大臣相度機宜大抵嚴固門庭與乘勢征勦自宜並行不悖而目前則固本為重征勦次之迨邊備既固在我操必勝之具然後諜其無備之部而乘之自當有勝無敗但盪覆得一二部落將諸番或可不招而戢矣若在我無必勝之具切須慎動無輕激之令合而勢衆難圖無輕使其得志而欲心難厭則權時審勢之大機宜也然必使總理大綱與任征守主掌皆得實才職司各有專責然後精神照管周密戰守皆收實效也

又

日來閱邸抄獲覩輪對兩疏足徵手采稜稜然如明主近來求言之殷切此真郅隆之丕基而藎臣極慮盡言之秋也以賢弟平日之抱負知必繼此更有讜論宏議關國本而切治源者披肝瀝膽而陳之也高安先生總裁明史纂修分員謬薦愚兄是蓋知己之鈹揚然以迂庸鄙樸之學而引之共馬班博雅之任以六十八歲聾瞶之身而援之供撰述討論之力豈能勝任計惟有固辭一着而已顧愚意欲隨辭病之牘 陳國家切要綱條十餘事以明率土王臣心原不忍忘君忘國獨奈衰老餘生身則限於 聾瞶實病庶幾出處分明情理皆得耳故特以一函仍懇都憲先為之地或於辭牘未至之前仍具一疏請勅下徵取之人令得各陳其見覩其志識又或辭牘到部之時疏請令得自全其素守而仍責以陳言濟治使愚兄得暢達其本心也然要之全士之守所以振士風求 言之殷所以廣言路皆國家至美之令典抑即大臣羽翼休明之宏猷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豈獨為愚兄一人之出處計哉更如全士守以勵士風廣言路以收言效此中儒涵正大光明議論一部廿二史中名臣碩輔於此等題目昌言於君父之前留為青編之光者豈一 而足縱使都憲已言賢弟平日善讀書今日作名御史何難一明目張膽而暢陳之令名疏傳誦士林耶為高安書稿寄閱蓋凡為高安言者無一非欲為賢弟所言之處惟推類而廣焉幸甚

又

十月初旬具前函奈以覓便不得而部檄已到第一層臆想亦已無及顧第二層愚想又可必得耶天下之不如意事真十八九也然如奏中前六七事者尚可徐望之當塗夔龍後二事則關於國家損益甚巨係於吾鄉

利害甚深雖中間利害之輕重久近自有天定要之曠觀前代之已事審斷目前之情形則此事目今處置得當即將來勞費雖不免而釁終屬輕倘日前處置一不當而將來且兵端蔓延全陝勞頓而隱釁種種矣賢弟高明有識又平日留心邊計試看愚兄前此所陳此來二稿過慮處信有之曾有一字影響耶葢雖未見的抄得之風聞處多要之據理就勢而論亦豈能外是乎總之籌慮今日西番一事之本末大綱盡於前無輕令其得志而欲心難厭無輕激之使合而勢重難圖二語細目則統於前固本購間離交乘虛四事而目前則固本

諸畫圖之抑已爲遲而更不可一刻少緩者也葢冊進狡寇已合六七部豺狼逼臨西寧雖西三陣勝負相當要之寇勢實不爲少力不屬於微弱失今不急斂口外一切散屯散駐之衆專一圖爲固本實邊之計萬一狡寇生牽東撓西之術乘虛掠邊之謀即一半萬便足綴我數萬人更若聚羣而沓來將備禦之策必且勞憊數倍於今日矣至一切散屯駐防之處既無堅城兵又不多不作長慮萬一狡寇驅强擄掠遊騎侵奪不惟傷我
國家之威寒我兵戍之膽自損爲多即其藉寇兵而齎盜糧亦豈計之得乎故今須由中急選名將募邊士修

邊城實邊糧築邊堡練邊團購邊間備一切官城民堡攻守之具竣一切近邊近城近堡溝渠之防城外堡外皆倣宋陳䂓迂曲溝塹之制令我沿邊一帶無隙可乘而於一切口外無益之屯築盡撤而歸之內邊可守之地如此則先聲已彰寇謀或可潛寢即敢肆其盜掠間諜既明堅壁清野彼豈遽能大得其志乎夫番夷之情擄掠一不得其志便意沮衆飢不過旬日當即他移況我官城民屯俱有素練之兵於其到邊三五日間重賞購間夜裏刼營彼且不逐自退耳待其自退精兵尾擊其後夜裏仍復徂擊攻刼雖衆多不過兩三番飢疲自

屈黨與自離而我復重賞購間以離之乘虛出不意以搗之又大嚴一切茶磺諸物之禁俱令不得入番將一二年間番醜雖衆皆將知中國之有人邊方之有備即不納首歸降亦不敢妄生事端矣昔唐太宗之制馭回紇土番即此術也愚兄既無從言賢弟幸窮源徹底而陳之
聖主神明滿朝忠藎豈有言之眞明眞切而不見聽納者且得一昌言或當有志士威奮興起繼吾敷陳而爲
國家弭此大釁者誠得此釁可弭即報國義盡惠鄉仁溥矣

又

比者西番羣醜糾類而盜邊此葢積於八九年來沿路沿邊盜掠之無不得志故羣生邀利中國之心耳此非一大懲創且將狂志之莫戢今者兩將軍力請出塞進勦自其分之宜然抑其心之急於報國也但所慮者日前傳聞諸番合族而來者七八家今聞其直合十餘家而爲一且多近番與中國罪譎之徒相附和則前此相傳十萬八萬之說當非盡虛以新起之銳而又如此之多賊亦可謂衆而強矣今我若主見定於必守而相機乘間而決戰則不敗在我若我意主於必勦而分兵以

守倘萬一勦者深入猝未得志而又須守者之進援卽中外皆虛亦且中外掣肘而進退皆齟齬矣又我兵深入番腹所持者第一在於火器夫番外之雨雪無常卽火器之利鈍有時況諸番之合聚類衆卽中間之猾黠有人且賢弟不見蜂蠆螫人卽在我迫之太緊之下乎故全勝之筭總在我以守寓戰之爲計出萬全也葢我一自守之固卽在彼之衆無所用其力我不廹之急卽在彼之謀或可緩而疎且守既固卽兵氣自壯視其可戰而後出奇而撓乘夜以搗卽在彼有時恐之懼我兵終不犯力戰之危將我兵日壯而健彼衆或當漸卽於疑而離離而散耳縱其不疑不離不散要之我無爲彼可乘之隙卽我得常勝不敗之筭耳況一守而省無窮之糧與餉省無窮兵民之命省無窮上下之憂勞又在此歟如此則不待大勞我疲我以懲彼而狡計可計日而自阻狂謀可計日而浸衰其與冒險阻以圖一勝於深入者其利害相懸豈啻百千乎然非廟堂定一成不易之主見卽恐邊臣不敢持一定弗移之石畫機宜一錯而重費補救於將來耳又非心乎國計之藎臣權衡始利害而開陳何由贊廟堂之決而定萬全之謀乎故愚兄於此一事就愚心之迂見一一錄以資賢弟與總

憲公之啓沃焉總緣此事大之至而機只決於勦守二字之得失二公非此無以報國愚兄非此無以報二公也

又

接手示俱悉近履甚慰企懷外諭云云閱之莞爾葢愚兄之鄙懷豈敢如賢弟之所期要之望七老翁兩耳重聽尚可淟顏邀榮自忘廉恥耶則如前札所云將來終寸祿不敢妄受者此其定分也然而又必欲言者緣鄙心竊以爲今日邊事大之至急之至吉凶利害止爭於目前三兩月間決策之當否耳人苦不自知亦苦不知

時達勢如今日邊釁愚兄自六年來深爲此憂故前於
制軍初督陜日卽言之自後承盧中丞虛心他事之問
仍兩及之蓋總是欲當事早爲之慮耳賢弟觀前所寄
中丞書並日前累札亦可想見一斑也而此番籌邊守
邊二十四事則自信爲極當世之弘才碩彥叢出終不
能出此範圍以實理之自定也矧
聖主方興堯舜之治如前十事亦頗覺與治本相關而
可默然耶蓋此日名命不敢妄應者自老病實分他日
依然升祿不染者乃進退之大防而如此日與國家吉
凶同患與桑梓痛痒相關一段大義正不忍自昧而忘

之也總之今日之辭與言無一字不眞實亦正無一字
不光明賢弟觀此來與喬世兄札可概見也故此爲總
憲先生於此事言之至切至懇緣朝廷所憑者邊報而
軍情事則邊報上只可得三二分隱情暗形則無人敢
及一字矣此處關係豈同小可而尚忍於一隙之明隱
情惜已不爲知已切言之乎然要之愚兄報國家六十
八年覆載之恩在於是卽總憲先生與賢弟報國之誼
樹功之本亦俱在是幸賢弟勿疑勿慮或愚兄或總憲
或賢弟但得陳明卽無不可也切切

又

高安先生正月惠至書稿寄覽然正不必一一盡言愚
兄有望心而無必心也但看微機要有可採處將來得
便言之況此是九月中所擬當時兼防慮西番寇邊之
釁故奏後三條皆爲此設色及冬而冊進之釁至矣則
前言又芻狗也此來邊籌三篇及前論邊事諸稿甚望
撥一半日冗究明條目熟記其可採而推廣其未及以
備
聖明天章之問或資目下乘機之奏是固酬國紓抱建
功立業之本也又知當塗公務劇煩殊無暇晷然却須
乘暇於陸宣公奏議貞觀政要通鑑節要數簡切書逐

日燈下靜看數頁以資啓沃而灌靈苗不然竊恐右道
本懷日消磨於時風衆勢之移未副平生堯舜君民本
願他日追憶自悔耳又如漢魏叢書中皇甫謐所輯高
士傳一小帙亦不妨尋摟一閱得此中微意爲國培植
名節以助賞罰之不及或一道乎然却要知此非愚兄
寓自爲之意僅如前此優全愚分之說者愚兄自是年
在必退不蹈定山之譏言在欲伸未忘東魯之志耳高
士二字正是心之所羞獨善二字亦非意之所安也無
可無不可自吾先師家法耳自與賢弟別後盡蘊而談
者屈指無多又無甚題目朋友往還不過寒溫瑣語無

以發胸中之欲言今邁
徵旨邊釁兩大題又藉此與賢弟得一暢言可當一堂之晤故不覺意到筆隨無所不及耳知賢弟必爲我嘿喻於意言之表也

答金定力

日前閱邸抄見起廢一語卽擬就一字欲與賢弟言此事顧以無便書尚稽留來諭云云殊合鄙心都憲前此將出關時曾細問平日人所致疑賢弟之處今更得面見丰采當必爲國惜才愚兄又何惜更一徹底而陳耶纂修之徵事在必辭賢弟眞知我哉顧愚兄老而且聾斷屬宜辭之時時可辭而辭不堅則爲無守無耻然所學則正無可私之道道如是而不明更將使論者疑生平所務僅石隱之忘世矜名既非素志之安且耳聾實病都憲必不便重言他人亦不肯代言計惟藉辭病之牘畧陳報効之誼以明本心原不敢忘
君忘國此身原限於實病實聾庶幾素志素分兩兩昭白卽都憲薦章且可告無過耳

豐川續集卷之十九終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

書答

寄陝秉翁侍講

春首忽得尊翁老先生仙訃悼慟之至匪言可形且轉悔於老先生勞歸後殊缺一書通候遂成幽明之恨也日來擬遣一子赴奠几筵少將區區之誠柰積荒之餘寒士限於長道竟不能一遂初心玆附上祭言一通畧寫愚誠至於心之欲爲百不酬一臨書涕零愴恨何極然私心則更有祝者惟老先生德業壽考名位子孫備極人生全遇亦自可以無憾卽賢昆玉繼述爲心功名方盛當世亦共信其斷能懋德樹業宏暢前猷惟是當世需才惟殷賢昆玉咸身膺世道之責讀禮事親之餘從國計民生大本大源大利大害處逐一較斟一過他日服闋補任可言者言可行卽行以副當世之望而終老先生欲爲未既之志是則鄙人臨池拜書之際所爲舉首加額而禱者也又鄙人竊見得後世治不古若者法不如古之病尚輕凡事有名無實之病則重又竊見得變法更弊更屬可緩擇賢任能是爲最急葢法必實行而後治可幾又必得人實行而法始能行也是故功必賞罪必罰如子産之治鄭武侯之治蜀是爲對症之

良藥官必賢任必能如周官之任人唐宗之授職乃竭起痾之良醫葢不特大夏之後得秋始肅抑且幾務之成非斷無功也又不惟非常之事非人不勝抑且立法之義惟賢能通也然以後世之學校選舉如此人才可易言得哉然自三代後如唐宗宋祖十餘君治功之盛亦初非借才於異代又安在人必不易得哉抑在居高乘勢者鼓舞振作寬取精擇之盡其道而已總之論治於後世寧取嚴無取姑息葢惟嚴乃能濟寬故吾夫子嘉子產之獨爲惠人也論人才於當今寧取節概之狂狷無取圓巧之鄉愿葢狂狷雖帶病而有志概有節操

足爲世道人心之防維鄉愿雖善世而工便捷善閃躲最賊道德之正氣眞理也夫以大孝方在摧慘之中豈宜以此等泛語相聞良以數千里外旣以山川間隔仍復數年而始至一書臨顈遂不覺莫能自已耳然欲言之隱實百不宣一也臨紙愴然如何可道惟大賢諒焉

又

頃閱邸抄乃知大孝留都尚未得歸而
九重重公素操仍欲奪情付以江西學差之任大孝固辭養親而
聖旨特給假六月噫嘻今之仕途以在任守制爲深幸而大孝獨確守典禮不爲少移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如大孝之孝如此何異乎前此之心乎體國而不忍營私也即他日之建樹不又從可信哉則如六月假滿之日知大孝又必以確守服闋爲請矣廉頑立懦教孝誨忠行將於至此七月之後盡揭諸守終喪期大疏也

復襄城劉七一

得五月廿九惠函一腔疑懼頓釋急呼燈啓函讀之纏綿篤摯又不啻同堂而談心矣承諭作二哥傳勉就一稿自恨筆端無力不能傳寫其精神但中間不忍加一語脂粉塗飾或不至死者頻顣九原耳別諭近日讀陽

明先生集云云此公不敢云云便副先師所期之中要是眞狂二字三代後更無及之者至於文章則一段灝氣流行不惟非假秦漢所敢望亦並非眞八家所可擬愚兄所謂望門而未造其盧者敢言升堂入室哉賢弟過矣辭徵事自去冬以及今春頗費周旋然實以明歲便是七十兩耳日聾一日世豈有他人告老之年尚洟顏而應筆墨之役又豈有病廢餘生尚匍匐道途以邀人世之榮者所謂知足知止庶或近之若如賢弟所云則又非深知其實者也外奏稿一册論明史書一册寄政

不肖山林迂士前荷

先皇帝下旨徵取而時以病辭
今上龍飛復允都臣薦剡仍特旨見招不敢應者老病
無可應之理不忍嘿者一腔結欲報之懷又鄙心竊謂
縱此身病不能應若明見治理之源流而一言之莫進
亦自覺蹈凉薄之愆耳然以近無成例終於格而未上
至史論則借此復可亭命且欲發區區闕微夙心草稿
奉寄惟諒之

寄遜功

吏治積貯邊備人心四者應是賢弟之素懷安知非已
曾昌言之餘事顧愚意念此四事雖當今之急務郎屬

老生之常談如已言而未行却須更一詳言以盡其情
實倘如尚未及言正須懇切而言之盡言之懇切或可
冀
九重鑒目感動實受其益並可冀當朝志節之士聞風
繼起爲國家他日之利也不然言者既類老生之常談
入覽亦且以常談視之矣又考之前代凡宰相大臣入
內諫官皆得隨而入人主旨有未當大臣議有不平公
諫臣皆得面陳其得失如或當面尚未盡則退上封事
以相糾繩故言官得盡救正之職於失之未行朝廷亦
收救正之益於失之未彰今也科道既無隨大臣入侍
之例又不得與大臣議政之列君相謀謨曾不得聞遂
其事已施行而且不知事旨之何出無論不言即言之
且多事後難挽之局無論言之不切即切言而且有風
聞之訛批鱗之虞不亦上下兩失者多乎且夫山有猛
虎則藿藜爲之不採今若言官得隨大臣見君而直論
其得失即言官之體尊而朝廷之體愈尊但使其中得
二三忠讜不阿之人即內外臣僚之不戒而自戢者當
多庶幾副國家設立言官之義也故科道官得隨大臣
入侍與議政之列是亦國家一大要務而即爲言官所
宜條陳之一事也不審近局何如也

荅鞏察副使胡公

承示運米十議捧讀一過仰見擘畫事理炯如觀火至
於文字簡切明確令讀者言下洞然既深嘆大經濟人
才具之優長又心賀國家幹理得人將來國計民瘼無
盤錯之難辦也顧鄙心竊體大議見示之盛意仍僭附
區區之愚用備明擇　其一尊議念北路沿途飯食稍
貴令運米半出南路此眞善體下情也但今西安議幇
隴州夫驢之諸邑且下買驢驗夫驗驢之耗費不貲將
來往來續幇之耗勞更且難量皆由糧出南路之故若
使經由盡出於北則幇隴十七州縣之耗勞可免况運

法旣係挨邑僱覓短轉是乃運夫自食其鄉初不同他
邑遠路之猶須計飯食之貴賤省費也且南多北路一
百四十餘里縱分一半亦須於此所多之一百四十餘
里覩北路外破官錢不幾徒成枉費乎愚意分五萬石
由北路似不若舉十萬石之盡出北路更爲簡易直截
也　其一臺站所以貯米宿人最爲緊要須切諭各州
縣有司詳擇近村近廟便於培植棚場招聚生意之處
令發到之米易於夜守而兼無雨雪之侵一切官吏人
畜易於歇宿而不至有凍餒之憂乃爲善地也　其一
尊議運糧每千石或官或兵須用四人管運此中寓意

原自深也但用官則二從四騎爲至少來往非六七十
兩不足用卽用兵亦須一人一馬往還亦非二十餘兩
不能足此費出自公也則須破國帑萬二三千兩若費
之本官本兵則微員旣覺太苦窮兵更爲難勝況逐縣
旣有管收監送之員役或可省此一項人員但得二官
丞至甘凉候摯倉收此外似盡宜省減也倘如周慮深
防必以多人爲貴則新來効用之員借此作一次勞績
或可窮兵丁須給足路費乃爲善於體恤也又各縣舊
皆設有塘兵令其聚屯沿途臺站要亦自當他可無虞
耳　其一脚力僱就一邑若只一臺則分爲兩班兩臺
須分四班使得間日輪流遞送一則防長站之不能一
日往還二則防人畜之逐日往還恐其力不能勝三則
防人畜之容有病斃也至每到一站卽責其取具交收
憑炤歸而投官卽並本縣押運之夫正可不用也　其
一給散脚價零發卽慮分折莫出換錢亦恐州縣力所
難辦益十萬糧就由一路言一縣路程就以百里計則
一邑計分脚價二萬兩卽南北兩路分運亦須路百里
分價萬兩今無論二萬兩之錢非西北州縣所能得卽
一萬兩亦且必屬不能徒使有司受賠累之苦且尅扣
之究脚夫蒙勒抑之念生怨讟之心一切市行物價亦

皆騰踴不定而由省至甘凉二千五百里經由之邑皆
成錢荒之域矣若由前法僱覓包脚脚價相勢作數次
整頓給發聽其自行通融辦理卽諸弊當盡革矣　其
一一路安設臺站去處旣屬官錢聚用之所生意叢集
之處則一切偷竊詐賺之姦必且潛滋暗生其間或宜
切諭一路有司於盜竊賭博公差勒索三弊嚴查勤稽
無令官運未結而脚價先空忍凍終月而運本不存致
公私有交困之虞也　外如今此所運之米或念大雪
中官吏人畜之苦寒而待至春暖或如探明西邊米價
已賤則較量於東運西糴價値之盈縮爲國家計經費

之省費在鄙人既無的確見聞知當事應有恰好籌畫
不敢冐昧而言何敢造次以請惟是聞此運有執事監
運西行之說傳聞紛紛是以竊附愚見仰𭧂芻蕘焉不
宣

又

比者議送東米於甘凉僱脚轉運之議倡自明公輿情
靡不共仰通識乃日者忽承西安十七州縣及漢中幫
助隴州夫驢之檄此葢因隴人聲明關山陡險而站長
運夫偏苦故特加憫恤而議以衆力濟之耳寔大人君
子之仁心仁術也但軫恤隴人偏苦儘有活法而派幫

夫驢於百千里間之十七州縣竝及漢中則派幫諸屬
不免又增一番耗勞耳何言乎軫恤隴人之活法也隴
人之聲明偏苦者在關山冬雪險滑及咸宜關至長寧
驛七十里站長耳今若令糧運盡由北路卽隴人之偏
苦可免且可爲國家省南路至凉州視北路多一百四
十里之虛費亦公私兩便之道也何言乎派幫夫驢於
十七州縣及漢中爲增一番耗勞也自用西兵以來西
安首膺供億兼之頻年歉薄迭至去秋今夏頻益之以
酷旱以是流亡遍野憯不可言獨賴今秋穀豆之收未
流之戸乃幸獲糊口之資然三秋不敵一夏而私則胡

夕純賴以爲食老少易粟以授衣兼之應門戸還累債
之諸項耗之公則納倉糧應採買完稅銀之諸項耗之
故自秋收以後公差債主紛沓里閈殘黎幾無生人之
樂靡不戚額怨咨以爲反不如荒中之家雖飢餓而尚
無公差債主之峻廹也矧不久開春而新征舊欠民米
軍糧與夫一切省輸縣納公採私幫將且交投竝至而
未問一月則且因勞辦幫隴驢夫一案今日買驢於市
明日驗驢於官今日議夫於鄉明日驗夫於縣舉一邑
公私士庶無一處一人不消耗此一秋之穀隴民尚安
靜未動而十七邑已紛紛不堪耗勞矣且此一幫也姑

就鄠邑結此一案而論驢三百頭非二千餘兩不可得
夫一百五十名非七八百兩不可得而一切雜冗不貲
之費尚在其外則是未移足而二三千兩已耗於此三
百驢矣又將來往來路途之虛費續幫逐日人畜之食
用耗費且不可以意量再若人有病疾驢有倒斃其患
苦賠累可勝言乎故總計此番幫隴之費除人夫官吏
之勞擾外非三四千兩不能結此局而十六邑及漢中
之耗費皆可類推矣且國家立法期於繼之可行而當
塗作事無取例之遂成今因糧過隴山隴人聲名偏苦
而幫及西安以至漢中有如他日漢中或仰糧於東府

八百里連雲棧道亦將求助於不運之府將何辭乎況此米日前來自湖廣與河南兩省自湖廣者須經商山千二三百里之山險自河南者必經張茅峽石及三門砥柱之山水豈特隴山二三十里之陡險乎而皆取濟於權宜初未嘗徵幫於隔郡今若令西安漢中協幫於隴州過山之偏苦又將何辭以謝河南湖廣歟故在今運糧一事假使舍南路更無他道則亦第宜議增此七十里之脚價或令鄰邑鄰郡公幫過山之口糧亦不宜徵及夫驢以增耗擾況今既有北路之可由又北路且少一百四十里路程省一百四十里脚價即何不十萬

石盡出北路之省此耗擾也至卯乾長永荒後人誠少畜誠乏矣然路可通車兼馬騾人夫皆可通融運非徒勞縱使本邑人畜不足竊恐鄰邑驅車逐馬而赴利者且不可勝用正無俟重議外幫也總之今日荒後殘黎元氣虛耗之甚非悉心曲加培養即恐復元無日而培養之法全在上憲之體恤艱難不輕耗費耳書生局外之見自知無當於事宜獨以仰體明公平日集思廣益之宏規故冒昧言之惟裁察是荷

附運糧末議

運糧之方莫過逐縣接運一法之事舉而民力尚省故初之憲諭至縣時閱者讀至朝出暮歸之處無不共嘆憲臺之明見萬里乃今忽變而爲長運令直自西安運至甘凉等處以爲西邊藩司曾有移咨言西邊人苦累非東省長運無以寬西人之力又恐所過州縣愈遠而糧集愈多非西人之力所能勝必若令之盡轉東糧是爲偏苦是誠西藩臺自愛西民美意獨未思西安若長運三千里外即驢不可用必須盡用騾子自用兵以來陝西騍壯騾馬十抽其八用之軍前矣若欲用以長解僱騾非八九兩不可覓夫非五六兩不可而兵行之路草料飲食貴不可言一人一日盤費非六分不足一騾

一日草料非一錢外至二錢不足而騾夫之襆被乾糧與夫防帶不時之需之物又在其外矣且來往在兩月之外合本戶及僱覓夫騾之費計非十二三兩不足而中間風雨阻撓之外費經收需索之外費尚不在其數且於西邊如此荒凉寥落之路而一旦忽增數萬人畜之往來將食店之莫給草料之難覓抑又可慮也則是此一馱一京石米豆除解夫千辛萬苦之外必須銀十二三兩始足且以鄠縣僅糧一萬二千之小縣而解至米豆三千是將舉一年兵餉一次頓盡而牲口之倒傷人夫之疾病又在其外耳自西邊用兵以後西府近兵

之地固多偏苦然一切騾馬車夫等項何事不借辦於
西安東民出財之苦豈減西人出力之苦乎况近五六
年以來秋禾三熯去夏又二麥不登獨賴去年秋穀頗
收而
皇上特恩蠲租生民始得延殘喘若此番運解傾竭其
力民將何堪且農忙在卽每縣抽近萬力農丁壯而令
之遠出合西安諸州縣且將十餘萬農夫不得身預農
事卽於農事當大有妨得况途中當風雨阻隔而歇宿
無處飢疲勞頓而飲食莫覓之時其喧囂愁慘之情形
又不可以言盡亦恐非計之得也爲今之計運糧必不

得已似宜從長議處令西鳳兩府境內皆行接運之法
運至鄰府境界郄自此地總計至收貯之地中間州縣
之程共有若干每一程皆令抽本地壯夫或出驢騾車
牛計足四千之數其三千各領每程合得官給口糧就
中一千則合計西安府應行運解州縣於其每日應得
官價外每夫一日外幫三分而此外幫工食仍於此四
千人作四次輪流公受庶幾厚薄均平大約每程有夫
畜四千計兩日一來往可運米豆二千石得二十餘日
二萬石可以盡運過地方也更若欲於夏收後一次直
運四萬則更加二十日更如欲於一運直運六萬則又
推此類更加之是亦可省大半勞費耳况西邊人卽苦
累終是身在本鄉夫畜皆不出境卽事事可以通融而
一日有一日官給之口糧亦不爲大虧且輪至得外幫
之期抑又可於食用不盡之餘足以養家是又甚便卽
在西安府屬所幫之出亦於所省遠運之費幫此運夫
以酬其力亦情所願出其視長運當大爲省力而又無
牲口倒斃人夫疾疫與夫數萬勞疲之夫當饑苦無聊
之際喧擾生事之患亦且爲利十倍也總之方今西寨
之兵未有止期他日軍需之辦不知底止而觀今民力
之疲瘠已不可以言盡今非於此等不得不用之中極

力爲之酌劑存恤而令力竭於此運倘將來逢意外之
水旱饑饉而軍需或更急更大於此將何以用之乎爲
今之計如運期可緩至麥後則且稍寬其期倘如必不
可緩則或宜乘二麥未獲之前依前法先運一次以備
急用餘俟麥後再運令其事舉而民不太苦太勞庶幾
見大父母撫恤之仁大君子經猷之智耳

答甘撫胡公求言書

承責撫甘報稱之宜我公高識通才弘學遠慮意所擧
書自然遊刃裕如區區迂生豈達時宜顧惟酬德報知
本難巳於芻蕘之獻矧承明命又能自已耶惟恕其不

及而原諒焉幸甚幸甚竊惟此月之撫甘較易於前日
以今之兵端已弭得以一意輯綏也然敬竊謂今日之
撫甘正自較難於平時以前此吏治民生之賴以補救
者須自此一大補救而後此之恃以弊絕風清者須自
此一大培植也他人撫甘於今日亦自易於爲力以但
能履常蹈故而不爲其已甚卽可稱職無難如我公平
日伊傅周召之存心
九重此日特簡責重之至意非地方之風弊頓除國家
之大利丕建令三邊四府重見唐虞到隆熙皞之休風
竊恐無以慰滿宸衷而弘暢素學也然則明公今日者

第一在必遂素願之自矢而無忝以時賢隨世功名之
見卽尋常課吏安民防邊擇士中着着皆從第一義着
眼而仍期於令之必行行之必實然後副素心之殷期
而光明俊偉之業斯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耳顧其大綱
亦只如前數事而細目則頗自多端非小啓之能盡也
另具別紙以終請教本懷臨池不盡企祝

撫甘新猷事宜

課吏安民防邊擇士皆撫甘之實事實分而此時則豈
能於此收效於二三月間乎則如目下未起馬之日就
平日所知西邊重派濫派與一切地方難挽積弊如覘

役私額之類簡切直截刻條戒諭於起身之前先發各
屬使久被困累之窮黎一旦聞憫恤軫憐之言如大旱
之得雨卽身未經蘭州而仁聲流播已可滿西塞而傳
遐邇已此亦兵誌所謂先聲後實先聲有奪人之意也
然又必先擇知名義可委任者三五人先入其境訪屬
吏貪廉仁暴之概民生利弊苦樂之象得其實際三四
分或於入境各屬迎迓或於到任叅謁時顯著之循吏
善政卽面加奬借特甚之貪殘弊竇卽面加教誡如此
卽初至之日所指不過一二事奬誡不過一二人屬吏
卽嘗畏之如明師凛之如神明而生民便於此享無窮

之福是又記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之一大機關而
亦卽仁聲宏播之一大資助也然此等處却非徒騖虛
聲之爲也名者實之賓其實是實之表較射而樹之的
蓋將矢矢準此而發耳不然何以副
上心而慰民望乎卽屬吏且先存玩心矣　其一蒞任
之日首以輯綏民生爲第一事然如輯綏之道亦正不
在頻捐頻賑卽小民於大荒外亦不敢望此於大中丞
也但使徵收以時不至先時而酷斂無藝之征有戒不
至濫派於無名卽羣黎蒙福戴澤耳惟西邊自用兵以
來兼經積年之荒長吏游移代署叅雜無術之派民苦

雜言今惟是詢明積弊革其太甚刊定格式多須郡邑使屬吏姦胥不敢於格式外重擾生民便荷再造之澤而頌聲徹窮簷耳則如大糧正耗之外加如現設浮額之差徭是非嚴加禁戒重申於下車之日一二月閒訪明玩法之一二人罰在必行竊恐文詁無益生民之衽席無日也　其一西府天高地遠訟獄之濫久爲人神之共憤而至於近來吏弊成風一切訟事又惟貧富爲遲速是非此尤非盛世之宜有而西民苦於無告者也惟明公留意於此嚴戒於條諭而痛懲於入門是乃救西民於水火之一大仁政耳所以然者生民望上之澤

本無窮極要之一免無藝之征一免無賄之冤便感大父母生成怙恃之宏澤於無極而亦卽大中丞誠求保赤之仁政莫切莫先於此者也矧仁心仁聞實於此乎　其一欲生民之頌聲丕滿莫要於令其生之得安而欲其生之得安莫要於使吏之皆得其人然得人可易言哉今惟是裁定簡易格式頒下屬吏能奉行者便爲循職不能奉行者便爲曠瘝奉行而有聲稱者便爲循良奉行而無聲稱者便屬中材蓋關中之民甚蠢而愚亦甚智而恕但得吏治有一善之可稱亦自感頌而不忘故課吏以能奉上令不能奉上令分功罪而功罪以有

聲稱無聲稱爲定準卽在上之賞罰無有不當下吏之功罪不可虛飾而父母之稱神明之譽俱在此耳　其一課吏莫先於責廉然欲責其廉而不計其養廉何資豈能得屬吏之廉徒使下吏怨主者之不恕益生其欺蔽苟且之私而害歸生民耳今如所屬文職自藩臬以至典史倉巡所轄武職自副將以下以至千把須總一官每歲所入無碍之數凡幾每年所出簡約之費凡幾量入量出足以自給外此者雖舊例相沿亦必嚴革痛禁蓋不恤其私而徒責之廉過在於上之不恕若上恕矣而法不嚴終於欺蔽相沿無以成令行禁止之風而

欲民生之遂寧有冀乎故聽其取正耗以養廉而外此正耗與無名之濫派詞訟之賄賂非刱之嚴加戒諭到中間痛懲一二人不可也況中丞一身而數千里之吏治攸屬最忌在不肯斂怨由是國計民生隱受其弊於無窮此昔人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且貪酷無懲不惟民受其害卽吏之隱受其誤者且多故子產之嚴猛吾夫子獨稱其爲惠人也惟西邊吏治相沿之日久矣非大中丞春生濟之以秋肅竊恐西省終未能成上恬下熙時雍風動之休耳昔司馬水鏡曰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惟子產之相鄭武侯之治蜀今其宜矣是不能

無望於我公大賢耳　其一博選明達端方之士以資贊宣此又安民察吏之本根而功成建業之淵源也其在書曰好問則裕在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誠以人卽天聰天明必不能察於門外不見之處故以周公之聖而吐哺握髮以下士以諸葛武侯之賢而孜孜乎集衆思廣衆益如不及也況甘撫撫數千里之疆域總文武軍民百萬之衆値兵荒新經之後與番夷在接壤之間雖奇才傑士未易多得要是明於治理端緒察知人情善惡與可供左右贊佐出使奏對之八九人恐不可少蓋我公自達識圓滿無所不周然其如身不能到目不

能及之處實多何可少托以明目達聰宣德達情必需之人也且如幕中少可信伕之人無論耳目心思不到之處便貽軍國之缺卽事事畢周無遠不及無乃大勞精神於瑣細乎亦失康濟吾身之宜矣然如當今應募之客與後進議論奔走之士僕見亦多矣要之應酬敏捷語言便給尚不乏人至如達見達識通才實具足供事業之用而有濟於盤錯則亦罕也惟明公欲建伊傅周召之業自此以至西邊望時時以此留之意也蓋治國家惟資眞才實料爲第一要務而今天下亦惟眞才實料爲第一難事耳　其一正身率屬中丞屬員之表率身之不正下將何式舊甘撫用度出於茶馬今不知茶馬舉廢何如又今西域建立城衛京華之使宦途知舊絡驛叨取路費兼賞兵亦自多於前此是惟到任之後通盤打算量出爲入僅足給用之外斬然不以輕取至於尋常吏規下僚獻送卽飮食茹菓之類恐亦不宜開輕受之端如此則淸可法下僚不禁而自師其淸其亦保全下僚之節操而卽爲實體
九重諄諄教廉之訓也　其一統率官民以信爲本信者非特口無二三並使行無游移是惟審定可行之條一令之下期於必行必久下吏之奉行期於必實必長

而其爲實爲不實亦期於無一不知知之而爲賞爲罰仍不一假借然後信如四時而下吏之玩法自恣者鮮矣下吏不玩法自恣而生民有不得所地方事有不振舉哉　其一於屬吏務寬嚴並濟教戒兼施寬而教者有父之親嚴而戒者有師之尊然要之法立於嚴而情通於恕卽尊卑上下而父兄師友之誼兼之矣但以今末俗積玩體統凌替非嚴卽寬不能成非尊卽親不能遂故待一切屬吏以秋霜濟春生爲合時宜善成就也　其一中丞秉理軍務刹撫標亦自有專屬之將士權之可及而能加意優恤卽權之所不及者自將聞風而感

惠所謂老一老而天下之爲老者悅幼一幼而天下之爲幼者悅也又如於權之能及簡拔壯士勤訓方畧恩明[illegible]各提鎮皆將奉以爲師而漢滿統領亦將競勸於訓練[illegible]中丞一舉而强西邊之兵也其以隱成拆衝禦侮之績可勝言哉　其一邊上兵荒新脫自此當豐收連歲然天道[illegible]年之内必一再水旱况兵屯邊鎮糗糧之所關尤重[illegible]惟嚴整積貯無令如前此之有名無實爲貴也又如近邊之地遇豐年時米粟最賤乘其賤價開倉招買以備凶年之儲即於國計民力俱有倍蓰之益但在主者精神畢照粒粒皆實是爲要義耳

其一番夷既平將來茶馬交易與一切內貨之出外貨之入講明利害損益設立關防不特可益國家之利亦並可制番夷之命　其一馬政宜舉不惟可實中國之馬並可收馬政之長利亦且方今邊境無事兵閒易逸教之擇地設監輪流養馬既使兵將習勞並令養馬之將領士卒亦食其利以壯兵中之氣亦兼利之道也

其一近邊大鎮經營屯田益一則空糧既裁將領窘縮準職給田可養家兵即此寓優贍將領之意二則兵閒無事則必賭博浪費漸就驕逸將來難用一教之屯則不惟勞逸適均且屯兵亦有利在是亦贍兵之一術三則兵既屯田則邊粟可賤永爲國家之利四則兵既不用老弱必汰此輩無歸竊盜易生一屯田而老穉皆可爲用且得贍給是亦收養老穉永清竊盜之一法然非措置得方一大擘畫使將領屯兵皆所樂爲則一徒爲紛更多一擾事耳至若邊方水利亦屬大事相其地宜特加開創亦足國利民之一大端也　其一惠無告以宏仁風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天地間之最可憐憫者也故西伯發政施仁必先於斯今之大臣不留心民事者既與民瘼漫不相關即留心民事者亦止著意考成顯著之條目其實與古大臣饑溺由己惠及窮黎之意

不相關涉明公大仁君子須諄申屬員使加意軫恤無使應得之口糧扣於姦胥而重罹困斃然又須推廣仁術題請增額無令照臨之下有向隅之泣乃爲貴也蓋今之弊習首在姦胥尅扣正額尤在藉名者非皆例應之人而眞正窮獨反以居遠無援在遺棄之列故又必每府每縣增廣額數使此輩窮於天植者皆獲邀生於大父母宏仁之下則尤見仁心之溥暨爾逮額數既增又如大中丞能歲捐三五十石米糧三五十斤疋花布於蘭州城內籍名在官之孤貧使每人歲有石糧疋布花之增獲則屬員觀感自將人人留意此不過省二三

奩衣服二三席晏會之費而蘭州一屬鰥寡孤獨之民俱托宏仁獲保安全且仁風隱及全屬矣顧此事在他人聞之必以爲迂濶不切不知此等處在大賢正見精神之圓滿普濟之宏仁且使上下遠邇聞之以爲大中丞軍國事劇且於此等人留意則無人不在恵愛之中可知於此等事留意則凡事皆在關切之中可知其有助於布德信令頌德傳仁者亦正不淺也　其一省邊各處征收糧草最與小民利害相關亦最與中丞聲名相關葢糧草沉重之物窮百姓於二三百里外負戴而至其爲力最勞而情最苦到上納時往往爲收員留難

勒索以致有冤莫伸至於米豆未熟而故意征索新草已上而偏索陳草本色價賤而偏要折色凡此等類爲弊更繁苦民更甚故從前淸明督撫毎差的當人時時巡査或一時親至倉廒輯掌姦胥於以大得民心之感而頌美不置者尤以此爲第一美政也葢窮鄉下戶平日無事入省至鎭惟輸納糧草時到倉廒故一被收員留難勒索旣心怨收員之橫索無厭兼歸咎於督撫之禁戒不嚴若因大中丞之禁戒而免從前之留難勒索則凡從輸納歸鄉者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將羣頌大臣之明威宏仁而歡聲直遍深山窮谷耳■其一兵糧積貯必兼麥米葢關中毎多夏收而秋旱若使兵糧兼散麥米卽秋旱不至窘於給兵小民亦不至困於米少而貴折且米貯三年之外則淡薄無味故滿漢官兵往往賤賣米粟買麥而食若一切兵糧與省縣衛所倉收不分麥米卽兵糧民力皆通便不窘而民亦不至賤賣貴買到手受損矣然此非創爲之例也昔三代助徹之餉吏兵原兼夏秋之獲逮漢世廩兵亦且麥多而米寡葢嘗考趙充國之奏曰八斛麥二斛米豈一馬力之所能勝是則漢代餉兵麥多於米之明證也又有明屯糧征額半麥半米則其餉軍亦應麥米之相兼亦明矣又不

特前代也卽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逆初變而是年西安秋旱米草俱艱一時上下驚惶惟是撫軍有識米皆易之以麥穀草盡易之黃白山草而人情大定是則麥米兼用於國計民力無一不便之長策是亦不能無望於留心國計之大臣也更能推此陳請通行於此省亦利國利民兼以利兵之一大題目耳　其一邊上屯戍之兵或宜漸思易以邊人之法西北邊苦寒兼道里殷遲自陝省而甘肅尚四五十站若自外省調來之兵更遠而遣之屯戍哈密布隆吉地方則去家六七千里矣不惟不耐風寒不合水土卽將來往回之間道路跋涉

行裝過往之費亦已不貲聖王之用人也順天理而協人情合事機而省財用今兵既奏凱清查一切邊內屯戍之兵凡爲外省遣至者共有若干謀於制軍漸次易以新招土著之兵且一招西邊土著之兵而汰冗選壯將邊兵盡健即寓其中矣　其一西寇既平則兵間無事矣夫兵者聚羣勁悍落魄之人一間無事則賭博奢靡之事無所不至不二三年賞賜既寡即貧窘可立俟耳一貧窘而弱與驕不能免矣爲今長久之策選大將與各專方偏裨之將既已要緊而如輪流屯田與輪流養馬務教之習勞獲利而仍嚴禁其賭博奢靡是所宜

急至如採擇古名將忠君愛國出奇制勝之概足爲勸戒者作兵訓一二卷熱鬧者作歌詞雜劇令其於迎神賽會時戲樂必依此扮演又每一隊既有選來署職頭目通曉文義之人又必有通書椽房一二人則詳籌簡易樂從之法令之限日親就講明於頭目之前有心者又時就椽吏而聽其宜說即尋常蕩逸陶適之會皆教之忠君愛國之場與練兵制勝之算其以隱消賭博奢靡與勁悍無賴之患者爲益當不少也且以方今四海昇平兵皆無事削兵既屬不可聽其驕逸而不爲之所恐成貧弱難訓之風善爲之處而題請頒式於四海或亦大臣謀國之一事也　其一邊鎮及居近大口之城池關隘今雖番寇大清要之有備無患且無事之日修復築建自可順時使不勞費而就則如一切宜修宜添之處乘暇正不防指揮令就蓋以今番夷既平於邊外更如能令邊以內吏清將勇兵強民安水旱災荒之無憂備蓄邊防之畢整即甘肅四府三邊晏然成清平豐樂之鄉可以仰報
君恩而型四海矣

再答井撫未既事宜

其一如欲設立書院助揚國家道德齊禮之隆化培養

全體大用之實才是必大學之教制舉之業兼陶並育而於其中特寓抑揚令尊德尚實之規特重於校文尚藝之法乃可耳至如大學之師雖不易得而經文具在亦自可按文而究旨中丞雖無用賢官能之權而力自可能使多上從風而趨全視一點真精神鼓舞耳昔蜀不知學得文翁化之而立變閩不知學得常觀察化之而立變潮不知學得韓昌黎化之而立變天下事得乘權據位之人真以精誠振作即未有不動者矧如大中丞尊權高位而動之以至誠又不離四子五經之本業鼓之以真知實踐之正途而如世情所尚之顯榮聲稱

又無一不備其中人性本善一觸自動安在無從風丕
變之顯效出於蜀閩潮三方之表哉其法則設立書院
於省城延禮名儒作師以次開明教規首揭主見期於
實明天德王道之正旨而不僅制舉科目之業其次徵
取諸生則令地方官精審有志道德功業之士不拘文
武不分滿漢亦不限以科目儒生又其次教規之詳文
士則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七書　本朝會典爲正
課外如宣公奏議名臣奏議之類亦必令之兼閱並習
而要歸則總期依大學條目爲格式一切學問俱會極
於此作明理成務底本焉武士則必先明四書通鑑次

及七書將傳武備志紀効新書之類而如章奏之式練
兵教技之法亦必兼習於肄業之日隨隊操練之時蓋
文不通於大學明德新民之大義縱成一器終屬小材
不兼通武事縱使德品可取而當國家事亦無以應變
而濟時武不明於聖賢立身存心之正道終成行伍粗
材不習於章奏文義則終屬鹵莽滅裂不習於教練技
勇又恐徒成趙括之口上空談故所以教之成材者必
期於實而有本又必期於適變而兼通也至中間文武
之有志科目者自聽其兼習而亦各設一名士爲師以
督其課但書院之所重不在此故平日之講授與其課
業不首重乎此也然使無向上顯榮之實效士之輕科
目而趨正學者有幾乎由是歲月之間當卽有出衆之
品格見於舉動議論之間大中丞卽特加禮接二年之
後能成材具文士如係科目也卽準孝廉方正之舉超
格保奏儒士亦然而不復以科目之有無定資格不願
出任者加之旌禮聽其守志此日作書院之先覺他年
作各府書院之師長武士則隨其材具之大小超格題
授偏裨之用亦不限於科與未科如此則士風自當變
耳且卽不然但使大中丞禮際崇隆便足鼓卓才偉士
之志而令之聳向而趨也總之不得出格之教化不足

成就卓才不得出格之鼓舞不足培植偉士不得非常
之大人不能成非常之大業此一事也立天地心作生
民命繼絕學開太平大臣功業中第一大事亦且是秦
漢以來名臣良佐未及之經猷必有三代以上大臣之
眞精神措置經營乃能奏厥膚功也更若得此一番振
作能於文武中培出卓偉之倫中　國家經文緯武之用
卽三五人可勝千百常選卽不然而使聖賢道德仁義
之化宇宙忠君愛國禮義廉恥之風一大昌明於大中
丞特造之日卽以培將來人材風俗之根柢而隱惠宏
功涵育無窮矣事有言之流俗若迂語於時宜似緩而

其實爲大臣報國樹勳第一義者此類是也是非我公
大賢孰敢望之哉　其一如欲培植將來將領卓材是
必一大搜羅令各州縣悉心選壯健膽畧之士不分科
目行伍文士麼龔精審其氣概精神細詢其志向嗜好
眞有志功名事業之願者以禮送入書院師與大中丞
次第審察人即難知要之立談之下間散議論之間二
三次五七日亦自可以得其大畧其中資高器大者則
留之書院教習次者即隸之撫標戎旗之下授之署劄
又其次則散置各標署之頭目之列隨隊操演而如練
兵教技之暇則一卷教條數卷七書一部通鑑節要紀

効新書要緊處亦必令其通達大畧蓋既在署劄頭目
之列則養馬造飯亦自有人立定限日之課一半年間
亦自可通之無難也且選來署劄頭目既肄習數書則
本管與標下兵丁亦漸可與聞大畧即不特將來智謀
健練之才當多即忠君愛國之士亦將蒸蒸日衆也逮
歷以歲月者其人如眞可用即須超格題授以鼓戎行
向上之氣如此即將來培植之中當出眞確可用之器
而如前之提鎮任千百里邊鬬禦侮之鉅責而以行伍
粗材膺之者其利害損益■不亦倍蓰乎然隸撫標各
營之士中丞豈暇自教本營又恐未必能教是必有通

明大佐領二三人以爲督課教習之師嚴其格而厚酬
乃可耳蓋凡事無人專任其責終成故事愚意此事關
於國家大計更於陝邊爲大益正須題明請　旨行之
然後轉折可以如意亦始可須行天下通行耳至如武
科則正一掄選將才之所而操縱自在大中丞變前此
之弓馬樣子而歸於臨陣可用變前此之技勇花法而
歸於臨敵可恃遵前此文武兼科之　明詔而期收通
達文理之健才廣武生兵丁外遺落之雄士而益之以
書院拔擢更如策論豫諭以不得徒寫濫惡虛滑之套
須竅貫有幾句近實可用之言蓋即此更可見平日之講

究曾明一二分實理實事與否是即試驗學識之一法
也必如此歷歷靠實而造就庶幾俊偉卓犖之才出陝
邊者當盛陝邊爲天下將才之藪誠得陝邊將才叢出
即以隱惠四海者當多耳　其一聞甘肅四處改衛爲
府此自權衡時宜鄭重邊疆之策但是守令必得其人
年少滑薄之人恐不可用而如守令之俸薪則尤必爲
之曲計其足不然乘新置之威力凡可取於民番者將
無不爲而隱弊且滋於是矣又如番人編入里甲與邊
民一體行差此中恐亦有弊在焉蓋番人狠子野心蕩
佚已慣一旦排入里甲已有跼蹐不安之情更如賦役

一煩一重公私騷擾難支卽將來不安不靖在數十年間故但另拼里甲畧示羈屬而不令横索於里催量貴易輸易完之賦使之約期自輸而不令頻擾於官差庶幾變制而弗驚久安而無釁不動聲色而馴伏狠子野心於化内也尤至要者凡管攝番人之守令其功過首重科派番人與縱放衙役里催借端騷擾番人一事蓋番人癡蠢而一輩衙役里催皆市井小人每易生法嚇詐圖取賄利者其情也守令不賢則易爲小人蒙引卽守令無欲而耳目一或不明稽查一或不嚴此輩小人且易作威福於癡蠢之番或貽他日之釁耳至其語言服食亦須設法漸易其舊習使日與邊人嗜好相通則尤用夏變夷之善方爾而如特爲之設學於所附之邑特廣一二名進學之額亦恐不可少也

寄賀朱可亭先生入相

明公宏德清望海内瞻望大拜之日久矣乃今位正端揆凡在聞知無弗頌 聖明之知人善任卽無弗卜民物之風動時雍是葢世道之福國家之祥也豈獨荷知戴教之倫彈冠而慶哉顧如心敬之愚竊以爲三代以後漢唐宋明人物號爲獨盛然如相業傳世則一代不過數人而究之此數公者或才優而德度不足或量裕而擔當未宏以之近較一代則獨爲高出而以之上比三代佐命之英則未免遜前人此千秋論世者所由讀史而嘆也竊思周官三公之職主於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葢於天地人物無不關其神明之注措而於人材則尤爲悉心培栽葢古今無治法而有治人非無治法也人之不得而區區徒法之尚縱循二帝三王之良法行之皆成弊端耳故古之大臣上之如吐哺握髮之元聖次之如休休有容之一臣又次之唐宋之名佐如所謂夾袋之備貯名材材館錄之書羅英俊其精神命脉無不孜孜以人才爲第一事誠以此事庶政之根本而宰相報國之首務也況如日前邸抄 上諭二事第一以治本在用人標目卽 聖明之注意可知今如明公準古酌今籌明所以用才擇才培才之宜仰贊皇猷事事請 旨宣施而當身奉行督勸之惟力敬且見三月之間士氣頓振二年之内良材必出三年五年而奇才偉器且接踵而興矣葢好德本斯人之秉彜列 聖天子明懸功令而且有榮名之糞苟非下愚不移疇不思自奮於 聖世乎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明公抱天民先覺之任天下仰須已久今也際會明良是正海内士引領跂足覲望經猷之時

知必一宏斯義副上下朝野之願耳心敬三世荷德每
恨無路仰酬於萬一也故臨啓嵒手傾竭愚誠葢鄙意
必欲祝公爲益稷伊傅而後快也鄙人自二年來衰聾
日甚惟是數十年於五經疑案每思著成一書請正高
明終吾輩斯文後絶之分兼明公自敝鄉衡文出關時
曾囑令於戴記整頓一綱目蘧然之書至今未有以報
命老已至此而仍復因仍終將辜心而負知已以是謝
絶人事於去歲成尚書一解於今冬畢蘧訂禮編之役
日下從事春秋期於二年内並詩一畢其解但是就正
無穴竊恐無當經旨玆謹錄尚書禮記二書序目凡例

請教明公經學湛深不知可能一夜秉燭加批判見示
否鄙人於此二書字字平心按經原旨爲說一入目便
見其是非離合固不同前此相傳註疏之無關於眞是
眞非也明公夙夜國家無暇他及然如衛道明經正三
公論道經邦大事而大臣黼黻經猷之弘業也

又終前書用人之說

某前啓中以進賢第一爲祝而兒輩或有持後世人材
萬不及古用之未易之說者又有持人情日僞貌言難
信用之未易之說者而最後則有持好士太殷薦士太
衆類於招權樹黨而於今尤爲未可之說者就將見論
亦若其言之皆近理矣而心敬則竊以爲是皆持末世
之私見淺論而未知明公大賢必欲以古益皐周召自
任本懷也況其言若近似而實不然乎葢謂後世人材
遜古似矣獨不思古來必有亂世而後有治朝彼繼亂
而治者豈皆借才異代歟但使用之得宜人材固項項
而足也謂後世貌言難信似矣獨不思明試之法果實
安在言之弗力乎行貌之弗蹈乎實而僞者之不相率
而誠歟且縱使十眞不無三僞拔十得七卽爲勝筭又
何得因三廢七歟至謂好士太殷薦士太衆跡類於招
權樹黨則自昔云然近事尤爲可鑒其言豈不尤爲近

似獨不思宰相皆自顧嫌疑誰與分君憂而共國治者
今且無論古吐哺握髮之聖是何等局量卽如春秋之
祁奚一國之佐爾而於夙讐之解狐不避祁午之愛子
不避諸葛武侯偏安之相爾一聞犍爲太守李嚴功曹
楊洪之賢嚴未去犍爲而洪已薦爲蜀郡及闢洪門下
書佐何祗才能洪尚在蜀郡而已薦祗爲廣漢太守其
他一長一技用之盡其能拔之如不及葢數十年如一
日也夫祁奚尚未獨秉國鈞也諸葛忠武則身兼將相
之任晚而臨以少主其嫌疑之易生視他人何如而不
以是爲嫌而自避卽後主與當時爲所罷斥者亦且盡

諒其無私而心服其舉錯是何也良以其平日公忠之
節共孚於上下者深耳況今
九重思賢若渴鑒人洞微今誠使一舉一錯悉出於開
誠布公之道尚何掐權樹黨之懼於謗誣縱是偶一見
毁於宵小　聖明在上自有昭鑒朝野清議自有公平
又何慮歟且縱使偶一不盡孚於上下大臣爲國家起
見此心可質天日卽吾職盡浮薄之議曾足顧耶而開
誠布公之道端在明公自就平日坦白忠誠之風益擴
而充之以至乎其極是爲第一要義而心敬則尚願更
進三說以爲拳石益山涓流增海之助焉其一人生萬

世而一生明良千秋而僅遇窮居而甘讓顏孟逢時而
甘遜稷皐皆古命世之英所不爲也蓋惜此生錯過可
惜耳明公宜持古聖賢開誠布公四字衍直令此一段
精神浹洽於天人上下而無間於恩怨親疎使三代後
載見益皐諸賢風範爲千秋一段盛事也其一卽日間
無暇一夜之間必秉燭觀皐謨或通鑑舉要或宋名臣
言行錄數頁以資借鑑蓋時風衆勢中非賴聖謨賢範
助識而沃心未有不隨風移者此武王大聖尚賴盤劍
几杖之銘衛武睿聖不忘賓筵抑戒之詩也其一左右
替畫必資上智蓋時賢覷辦一時上智通計千古時賢
取賓主適時而順遇上智取賓主道備而德隆明公作
益皐命世之英惟悉意擇命世之賢作藥籠之備是爲
宜也有此三資而公忠之精誠不異古聖賢卽公忠之
精誠孚於天人上下用人進賢是屬朝野之殷望何嫌
何疑之與有若夫人材不及古則如前書籌明擇之用
之教之鼓之之法一一請　旨奉之而行敬眞見風行
草偃可按期而覩古師濟之盛耳蓋日者安溪李公制
藝尚簡勁海內卽相率而趨先輩今如明公奉　聖意
以作士氣敬且見尚道德天下必相率而趨周程尚經
濟天下必相率而趨韓范其功效固當十倍李公將人

材之興出不惟可充當時之用卽以貽後世之棟梁無
窮期矣不亦美哉不亦美哉顧不知迂濶之見萬一有
當於堯舜君民之本願否也

寄遜功弟督糧湖北

督糧之任要領可三言而決其一爲本職計者會計必
當一語其一爲國計民生計者裕國便民惠兵三端其
一爲絕弊弭謗計者全在任用得人無輕聽姦猾小人
得以便言側媚自私其利而反貽我官方之玷而如中
間任用得人一着誠當卽前二者自可不勞而舉也蓋
官塲之玷非必皆主者之過釁其八九小人之爲蠹耳

如賢弟之素志素守愚兄可信者斷無以公家官錢取媚上司爲進取事亦斷無以公家官錢取爲子弟納官事又不急急於置生產畜私囊則虧空二字自是無慮而會計無憂其不當惟是慮在難得識大體可托心腹幫助賢弟宏暢裕國便民恵兵三事之人爲美政芳猷之樞機是所望於愼擇精求也又今收支業已將完官銜事簡於今正可商究明歲支收時裕國便民恵兵之要法與細詢老成省事之人作任用是爲要也然如臨年支放兵糧時畧施格外之恵亦不可少也又賢弟以五經冠吾省海內推仰久矣則今莅官楚中如其地之

名賢節孝與後進品行卓越之士或須表章旌褒推携引誘庶幾見吾泰道大憲猷揮宏不徒如俗吏硜硜錢穀之辦是又爲當耳

又

明知賢弟此任將來自是有功無過本無外慮獨恐乍易清班驟承糧道劇務心爲官縛時抱介介怵惕之意令天懷不暢耳夫任國家之任即一尉一教豈可有一肆心慢志以滋咎戾矧在糧道但是我不貪取不虧空不營心走路途仰可對天地君親俯可質僚寀執友即何時不履道坦坦乎且即天心人事公論清議又何在不悉佑助耶而外此又奚容心焉却是望賢弟於這糧道任中乘閒益究道德經濟之旨作不日開府時建功立業之基是爲不負良時

賀遜功弟晉江西方伯

方伯即古連帥之職今雖似於專掌錢穀要之樞紐庶政與中丞相爲表裏凡所以安民生飭官方興學校而正風俗者無一非其機之自該是固名儒大行所學之日亦正名臣仰報主眷之秋也鴻功偉績斷在於斯豈特區區知契之私慶而已哉治內白鹿書院文公先生之芾棠在焉於今爲海內第一興學名區而南昌吉贛

等郡亦皆陽明先生過化之地遺祠所在而有是惟留意培植以爲風聲之樹使江西節義之鄉羣頌新方伯之舉動依然文公文成之丰采設施而益相尚以禮教即不言之化所以鼓人心而助善政者當非淺也知賢弟不以愚言爲迂耳

又

比見賢弟和白鹿洞朱陸大章知必於書院留心培植顧如近代一二時賢亦嘗悉心舉養士育才之良規然究之只以玉成人士制舉之業爲富貴利達之資耳夫富貴利達何父不以期其子何師不以望其弟而又煩

當事之鼓舞耶當今
九重重實才而次文藝賢弟以名儒作方伯體國家需
才之意倡士林從實之風又奚宜不力返正始如我文
公朱子之盛規耶今之方伯名曰巡撫之右臂其實巡
撫之能爲者方伯無一不能爲然如今之風氣稱賢方
伯者上之無虧於國課下之自潔其官箴即以爲方伯
之勝致耳其實此二事者方伯之二要事殊未盡方伯
之正職正分也方伯名曰布政布政者正謂其布國家
安民培士察吏輯姦以奠國息境之政耳然其安民一
事則政之首務而察吏則又安民之本也蓋布政之體

尊而與民相去懸絶雖欲安民將何從安之亦惟於守
令之賢者悉心察其爲賢之實而特加崇奬守令之中
材悉心察其中材之概而嚴加勸勉下劣則悉心察其
下劣之實而嚴加戒飭如戒飭之不改則擇一二不肖
者叅罰之將下吏知方伯之意在安民報國也其敢肆
然而暴虐殘民毫無顧忌者亦寡矣亦賢弟持身清慎
而更若實惠及於生民即報國之誠可格天日自問可
無負於神明而自天佑之之隆祐又可意量也耶江西
古稱節義之鄉士多清剛崇尚名義顧不知於今老成
典型尚有誰在後生晚進誰知敦尚道誼名節知賢弟
平日留心人物今且悉知梗概矣願更悉意詢訪大者
便道式廬其次行文旌閭是則勵風表俗之一大機也
至如勝代遺老茸心首陽萬死而不回如吾省王仲復
公輩者在吾省爲朝陽之鳴鳳在江西特鄧林之一木
海內節義江西尤勝也此輩苦行貞操尤宜爲鬼神所
憐亦惟賢弟名儒仰體我端節先生遺意錫類而崇表
之是又爲貴耳又愚意欲使其人無致泯滅於後世則
莫如行文申飭全省州縣皆得於暇時各修邑誌務核
實百十年來忠孝節義名儒高士而續諸邑乘則自當
遺落者少而賢弟名儒之宏仁且當溥及江西幽明名

賢義士矣知必不以愚言爲迂也歐陽文忠王臨川鄒
東廓歐陽南野本朝魏叔子皆江西人不知有送下文
集否有則分惠一部無則不用遠尋也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終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一

書答

答桐城方靈皐

客冬承手教見索拙著經濟之言閱之惶愧不可勝道葢如某正司馬德操所謂儒生俗士不達時務者也而大賢以此下索即何異責視於久盲之夫責聽於久聾之人乎然如邇來家庭訓子之臆說是則本欲就正同志者也矧承下索敢不錄其梗概呈以請教乎顧惟是生平最信尚者二帝三王之法意而終不敢膠其迹最服膺者子輿夫子之洞本達權而卒未嘗襲其貌竊覺

好古者見之不免笑其不諳聖法狗俗者見之又不免笑其不諧時局耳雖然某以局外人而妄談局中縱幸而或中終是代大匠議繩墨耳越俎之愆亦豈能免抑以家庭間商究時宜不如是即無當也至若鄙心夢寐之拳切則竊謂宇宙之道脉是乃吾儒生身之命脉千聖相傳之學術是乃吾輩周身之範圍故雖經濟即道德而要之道德則本也且如經濟者夏葛冬裘隨時遞變而道德則饑食渴飲一定不易也必一定不易者生機貫注然後隨時遞變者時措咸宜此程純公所以謂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也顧今之日二帝三王往矣周公孔子往矣即顏曾思孟又往矣將於何取證道德之宗傳乎得非前之宗傳寄托於六經後之宗傳寄托於四子耶顧如六經四子其微言精義雖班班而在要之文約義奧又將於何取證其眞詮乎得非有賴于漢唐宋明諸儒之註疏耶顧如某之愚則自稍知讀經以迄於今六經之疑於傳註者既多四子之疑於傳註者亦復不少疑輒滋憂憂輒難已於是不量其力之不稱投老孜孜殫螢光蠡測之見勉成五經臆說若干卷期於就正高明指迷導眞葢縱使列聖微言不能昭揭如晝日但少得宗傳不至盡湮於羣言即吾輩後死之責少

塞萬一而亦庶幾不至負生平精衛塡海之摯義耳先生固敬夙所擬以就正之人也拙集請教外附二冊則鄙人半生服膺之梗概具是矣惟先生念吾道之公開誠剖判乃見道誼之雅也

答襄城劉華嶽弟

六月中忽接手翰欣慰眞不可言六弟尚卧田園不知是志欲山林抑是藉此大窮經世之業耶要之年力尚未及暮生平經世之志不可自負於良時且就其地分而論眞能建得名世之業固勝山林養望之爲也況今公道昭明有長固無不展之患乎至華嶽中州文獻方

今俗舉之諂愈下愈殷而當事乃無物色而薦剡特及者則又何也承詢歸宿之義此吾輩仰答維皇誕降第一義也然亦豈有他秘鑰哉要是脫文字纏縛舊見奉易繫窮理盡性至命六字爲趨嚮指南而已蓋吾生既父乾母坤而擅獨靈於萬物之性豈徒以口耳聞見稍異凡民便是塞天地鍾靈之意必實窮吾性吾命之理理明而卽本此理實踐實至孜孜亹亹以此爲叅天地貫三才之樞機而不敢一刻一念可懈夫然後踐形惟肖耳匪見則雖多學多才要之辜負造物之生成爲多謂其於全而生我者我未能全而還天地賢弟博物弘

通於中州爲名士然此特高出於凡民蚩蚩者耳試自問於古大儒盡性至命實詣曾能自信耶於此未能自信卽所謂博物弘通亦奚異旅人羈客終身栖栖逆旅道途之間而未得正路而由安宅而處歟爲今之計年已逾甲業入暮景急須從理學宗傳正編諸大子中細求入門下手之路而會歸於大學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貫不偏之宗傳不分動靜閑忙神魂夢想於此体認於此力行到得神而明之之域庶乎于歸宿得入門之路到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之地庶乎于歸宿得升堂入室之路於此道升堂入室而歸宿之要與秘於是卽莫安於是矣然切記不可入近來剽竊門戶輩語言一字於胸中此弊一中縱百倍工苦墮入荆棘陷穽日深爾蓋近來這一輩剽竊門戶之說是乃聖道之蟊賊不獨旁畦小徑也惟賢弟留意六弟仕路交廣亦更不可不知也

與襄城劉芳草弟

六弟近日讀衍義補西山集所得何如有可舉以示我以慰殷期否大抵讀經濟書須窮探古人經畫措置本旨融通於心卽於日用倫物中取其義旨反上身來從身之所履經起久之人情事變乃可原理推情措置不

差卽古人盡爲我用而書不徒讀耳不然徒記古人往跡故事曾無學古有獲窮經致用之益縱再合文獻通考經世八編等大書博涉而强記之徒資口談供筆墨之用耳曾何益於實用乎且人生縱不能皐夔稷契孔顏曾孟豈可讓韓范富歐獨行宇宙哉然如吾弟天賦之英特志力之卓犖勉之可使前無古人又豈特宜以韓范富歐自囿而已也志伊學顏四大字並合愛日惜陰四大字愚兄竊願再拜而爲吾弟祝也愚兄近來老病侵尋日與醫伍壽殀聽之上蒼亦頗不以縈情獨所深恨者曠少壯有用之時日逮老而無一可以自信甚

衆中負愧造物不能自堪耳目今病中嚴立功課日温
舊治之經期於未死之年更大研窮一番畧見從古聖
賢立言命意之眞諦以贖前愆四子與尚書今亦微有
紀錄然尚未終編不知上蒼肯假我以年終此迂願也
耶

答劉芳草問尚書疑義

尚書疑義諸條具見精識細心嘆服嘆服然愚見尚欲
於心所未安者求正於賢弟也大抵讀經能先考其章
旨是爲何而設次玩本文審其上下語脉又次細按本
句語意字意務求着落卽可得其意旨之大畧也縱不

盡當當亦不中不遠如輯五瑞下著以既月既月之下
著以乃日云云則是輯五瑞自正月事與肆類禋望等
禮首行於新天子踐祚之月而日覲四岳羣牧則行於
受終踐祚之次月矣夫正月受終則既月卽爲二月自
合然亦正不必於是二月非二月上著解以所重不在
此也歲二月東巡狩云云日記云本文於二月上加一
歲字則更端之詞意必攝位之次年此言亦自近似蓋
受終之初一年必不暇於巡狩也但指定次年則亦拘
泥耳蓋尚書一書是孔子删二典三代之事蹟而總括
此數帝王之本紀以成者非同史官逐年逐月依次紀
事之書於前節受終之下卽可懸斷其爲受終之次年
也今觀此節言歲二月東巡狩云云而下節復曰五載
一巡狩則又焉知此之歲二月云云非總據其制定之
典以爲言乎故此之歲二月謂之受終之次年可卽以
爲從其制定之典以爲言亦無不可而歲二月之巡狩
其非循巡狩舊規與卽循巡狩之舊規又似無容致爭
於本無明文可據之日也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
音賢弟謂堯德入人之深百姓思慕之切一聞殂落其
情之不容自己如喪考妣三年之久四海之大皆遏密
八音不必舊有此禮亦不分圻內圻外而以王炎言是

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爲得夫以爲不分圻內圻外
此言自與本文四海之說合直可破朱蔡饒三說之拘
牵蓋經文分明言四海而三說則執以爲圻內此則不
信明白可據之經而徒泥儀禮之周制以爲說也然曰
亦不分圻內圻外則語意亦尚欠斬然耳蓋經文分明
言四海原是鑿鑿可據之詞而來翰不分之說却亦似
舍可據之經而自己以理臆斷之詞也至王炎謂此言
哀慕之情非言喪服此言亦若能原情推理矣然要之
亦若於儀禮朱蔡之說未能照徹而不免於牵强差排
也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儀禮一書自屬有周一代

之典制尚不以之律夏商矧可概律唐虞乎愚意竊以
爲古之賢君無不視其民如赤子卽民之戴君亦無不
視君如父母古之王者字民之仁不以畿內而獨厚卽
四海報君之情當不以畿外而獨薄故先王準情制禮
若曰天子爲之三年喪卽卿大夫士庶人亦爲之三年
以報之者蓋禮制之素定如是也夫一代之禮制旣定
則君卿大夫無敢不過密八音矣寧百姓而敢不過密
八音乎特堯德入民之深四海百姓眞能如喪考妣而
八音過密三年耳則炎之孰爲非言喪服之制猶之乎
朱蔡舍本經拘他傳而未盡通融也况孟子之言亦自

是原其哀情以究其禮制謂堯崩而民實爲之終其喪
制所以明帥諸侯以朝舜之必無是事亦初非徒推原
其哀情乎仲虺推亡固存之旨賢弟謂是泛論道理如
此湯之放桀亦猶行推亡之道耳夫何慙之有尚未說
到勉湯此說自視蔡林諸說爲長然要之虺誥是爲湯
之慙而解則一切皆是釋湯之慙卽皆是所以勉湯故
勸勉湯處卽所以釋其慙而釋其慙處卽所以勸勉湯
得其意而會其旨按其文而味其意渾然之中仍不失
秩然之意乃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否則節節而別
句句而分本末一體統貫之中而自作支離者將不免

矣太甲篇若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之旨賢弟以爲
當照孟子爲高必因丘陵看乃愉言先生之法之宜鑒
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意最當蓋本文承上先王懋
敬厥德今王嗣有令緒來則依孟子作解不惟文從理
順亦正有明文可據也咸有一德臣爲上爲德爲下爲
民之旨賢弟謂臣字當單頂左右爲當蓋以下文爲德
爲民非庶官事難愼和一亦非所以待庶官此論亦似
矣然觀冏命之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是爲上爲德庶官與大臣有同
責也又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則

是爲下爲民庶官與大臣有同責也又觀下文惟予一
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
俾克紹前烈與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之旨則是難
愼和一朝廷之所以待庶官亦與用左右大臣有同重
也矧如下文懋乃后德則庶官有爲上爲德之責抑又
明甚外如說命之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則庶官有爲下爲民之責抑又明甚且本文庶官左右
原自並列初無偏重臣字單頂左右亦覺費却周旋恐
失語脉矣倘以爲章脉屬咸有一德則字宜重在大臣
不重庶官不知尹意期王卽庶官亦宜並重正責望於

左右大臣宜任用之謹以求一德之助者爲倍切也善
無常主協於克一之一蔡註以一本萬殊之一作解賢
弟以一爲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當與虞書之執中中
庸之時中叅看此見極精勝蔡註多矣蓋以協於克一
爲卽虞書之執中中庸之時中則不惟解得本旨諦當
亦並可見從上聖賢之心法無非執中之淵源耳盤庚
情農自安不昬作勞之詁賢弟以正字通之惰農不肯
夜勤力作勝於蔡註之以昬作强此眞善於體貼白文
者蓋以昬作强不惟義無根據亦覺失却本文正字面
硬作差排也亂政同位之亂賢弟謂亂政之臣卽所胥

動浮言以惑衆者大是大是蓋以亂政謂卽浮言惑衆
之臣不惟於本文語意的確卽於章旨節旨始爲上下
穩合正不必執亂臣作治之解自戾本旨也肆予冲人
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賢弟以京山
予以冲幼非違衆謀獨行己意由上帝高祖弔降神靈
卜曰其如台我不敢違用遷都以宏玆光賁之命爲解
弔由靈三字字字有義且以遷都爲宏玆大業亦順但
我字非各字意當以各爲衆言衆不可敢於違卜用遷
都以宏玆大業則眞諦當精切獨具眼目矣愚兄嘗嘆
五經爲宇宙大道之寄托而始不無誤於漢儒之挑泥

附會繼不無誤於後儒之意見穿鑿如虞書曰若稽古
帝堯句考其來歷味其語意分明是孔子删書斷自唐
虞之詞而以爲虞史追敘之詞放勳以下四十八字分
明是孔子括帝堯一生德業總斷之詞而以爲史臣紀
事之詞敬授人時分明是授以釐官熙績之時而以爲
耕穫之時一唱羣和二千年來會莫有悟其失而反之
正者考其受弊之源總由博通者不暇精察本文專門
者膠於舊解而鮮悟以致本來難明之經旨不明卽本
來可明之經旨亦終不明耳今如賢弟之聰明細心以
此讀書何書不明以此晰義何義可疑自斯日積月累

勤渠不懈五經家註疏眞不難盡正其訛也賢弟勉之
他日大過時正君心正民風卓卓乎行義而達道目下
隱居時正學術正經籍卓卓乎繼往以開來是乃大丈
夫不負此生之正義亦始大丈夫不負歲月之實功耳
不然如愚兄之少壯不力老大徒傷亦可悲矣拙稿如
能合原稿逐條彙謄一處而於愚見之不當者續駁而
錄之於後有便仍以見示愚兄梓此亦尚不難留此於
天壤以見我二人道誼切磨之雅亦一快也何如何如

答友人

承諭京山云文出上古自然深沉隱約有鬱蒼之氣正

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莫知其然而然眞精論確論愚意則竊謂古初不習爲文文字率出胸臆白然隱約深沉有蒼欝之氣後世文風日開學習者衆而却少古人之功力胸襟故多膚淺輕揚此亦風氣之自然京山之論亦自不差但此可論他文誥之傳世者耳獨至今日相傳之尙書四十九篇則不盡然如禹謨夏歌居商周之前矣而未嘗不膚淺輕揚大誥多方居夏商之後矣而又未嘗不沉奥欝蒼緣禹夏之謨歌多漢晉人筆原屬不古而大誥多方係周公當日諭衆之原詞而亦吾夫子之删定盡依周時手筆也又尙書有不

可不知者帝典皐謨居三代之上而却簡古淸明商盤周誥居唐虞之後而反沉深結𥸤則典謨經吾夫子之筆削删定潤色而商盤周誥則吾夫子畧加敍次而篇中盡錄原文也中間原有此兩種緣由槪而不別是亦不無蠻斷之失耳

答襄城劉芳草弟

接惠函知遭老伯母大故私心爲之震悼無已老伯母賢夫令子大德高齡全福爲尋常罕覯生必有死自古皆然亦復何憾所最慟者兩賢弟至孝性成五十孺慕今入門頓失慈母之依戀其爲傷心悽懷可堪處也

然大孝顯親終於立身兩賢弟自今以往惟是行道揚名令老伯母婦範女宗益藉令子之大賢亡德而名光無窮卽千秋百世如時時定省而承歡矣彼區區膝下侍安問膳而無益於吾親之存亡者可勝較耶前此書問俱到內有墓表及湯孫兩傳尙書疑難一函愚兄已於去春勉就老伯墓表及答尙書之詢無便郵可達以是沉滯至今每一念之不勝惘然今承遠委鄙心最所欣願何忍復逆來命但如愚兄擬撰之表文雖不健而亦微覺於老伯生平精神命脉尙能彷彿萬一揭之後世或足使百代後論世者見老伯眞人品眞心事方靈老

之表文高筆老自不待言竊恐於老伯精神命脉或未必如此之親切也惟大孝裁之尙書答問自顧多不的切惟是愚兄尙書存疑一帙自覺發漢魏以來二千年諸儒之蒙蔀宜聖可作或當印可獨苦無書寫人僅以區區之帙遠奉請正耳貴鄉如有留心經學專業尙書者亦幸以此質之他日悉錄其評斷鄙說是非之語貽我蓋愚兄期於得高明一證解說前經之訛也又愚兄易詁質疑一書亦覺於四聖易敎微言微有窺測足以發明十翼二繫之血脉賢弟亦幸爲我再正高明他日悉舉以見示也

寄東撫秉之陳公 雍正三年

山東今日之吏治民情竟成一盤錯之會殊賁閣下調劑苦心然以正別利器之日可以見大君子經猷之遠時措之宜也至如愚意則官方自有正矩治理宜守經常撫軍數千里師表一舉一動便關吏治生民之利害休戚古大臣雖因時善治以濟艱難要之行權而終不廢經以貽後事之悔也又方今海內士氣惟山東尚磊落英多故仕中外者饒倜儻之士倘得中丞留心振勵為國家造成幾箇實材良器以備中外之用其功勳豈獨簿書期會之報最而已哉是非閣下素抱之宏遠真

無與望也鄙人比來耳目益聾獨精神尚未至大減於舊日二年來竊念數十年於五經疑案每思殫厥愚衷成一註疏求天下後世高明之士公證其疑以求一是庶幾吾輩斯文後死之分奈終於因循未就今老至此矣失今不為遂成終身之恨乃於前夏成尚書質疑一解禮記類編一編尚書則首明吾夫子刪定本旨次明二帝三王道法宗傳又次明古今文真偽異同之辨禮編則舉四十九篇之雜亂無章一一類聚條分成一大綱細目釐然不淆之編惟是尊翁先生作古海內二三窮經者儒亦且凋喪殆盡未得一人就正此則私心之未能自慊耳目下擬註春秋期於三年之內並三百篇亦按本序作疏以終生平五經之願顧又不知上天肯假我數年否也

答東撫陳秉之公

承教拙著書禮二經第製序以正其謬發幾以標其目則不至駭人聽聞云云老成深慮之見掷非道誼骨肉不及此但愚意經者宇宙之通脉所寄而二千年來致令真偽揉雜是非混淆此則斯文後死者之責蓋觀大學一書依傳來本文理自可原而諸儒心所不安相與更正經文次第者至數十家今所行世者乃朱子更定

之經書者二帝三王之道法宗傳吾夫子祖述憲章之淵源根本今且無論古文亂真竟使偽托擬於聖經非情理之常即帝典一篇是乃天德王道之統宗千萬世道統所攸存而開卷一章四五大案竟至差之千里且即啓章第一句亦說夢中之夢至餘經中依訛迷真者種種而是豈先師孔子之心安而千萬世公理之安耶故鄙心以為不知則已知則不可以避嫌招謗之故不一求正海內高明爰題編曰質疑所以明就正有道之本心不敢妄作以冀遠出前儒之目也禮為宇宙維綱是乃子所雅言本無手定成經今之戴記特本曲臺一

記然惟是孔門相傳之緒餘與齊魯周末漢初諸儒掇拾前聞襍以意見之叢書耳自大戴已知其不盡可信於是删曲臺二百篇爲八十五篇小戴又懼其叢冗於是又删大戴八十五篇爲四十五篇然小戴删叢冗而其實不惟叢冗尚多抑且聖言與俚說襍亂無緒大綱與節次混淆無章迄今戴記一書雖累朝設以取士其實如入荆榛之叢竟無通道之可適故前儒往往病之而元儒吳草廬先生遂有纂言一書每篇先大而後細先綱而後目較前稍見頭面然別其大小綱目矣究之聖言儒說之不辨事理綱條之無紀猶之乎戴記之冗

亂紛襍耳故鄙人按文會理悉意位置其宜首聖言爲一卷以冠首次孔門諸賢之論又次齊魯諸儒之論而如諸儒之論則大綱各一其類小紀各一其類而類中亦仍爲次第之別使血脉相貫統類不紊至散見不經之類則仍就其本篇存諸末卷俟博覽者考焉蓋於本記一字不遺而於中間眉目頗分不至如向來之襍亂無緒與混淆無章庶幾乎積陰之白日也比禮記稿本高安靈皐以爲義例諦當顧鄙人豈敢以二公之言遂信人心之同乎亦卽二公之不盡爲不然信四海此心此理之當不甚遠耳然在鄙人則究不盡傍人言爲是

非也蓋鄙人生平無他嗜好又於世故雖入未溺獨於聖學五十年來夙夜究心故於諸經及諸大儒學術之梗概微細揣摩遂若有一線之通而凡諸經之註一融諸解之精華務本孔孟之心宗心所不安則必援經證經不得則反覆推勘總之一本吾道之公而不參以穿鑿附會之私但是識淺學踈竊恐不符前聖宗傳耳以此之故正欲求海內有志有識之士多滋議論之異同卽其言而是非可以自審是非可以自審而庶幾在我可知是以改非卽經旨當益可漸明而吾道有賴故鄙人比日一點心血不敢爲此身之毀譽計而將欲以此

身共斯道之明昧也恃在道誼心知不忍不盡其愚惟教之幸甚計閣下順時盡善之道知必自有酌劑之宜無俟人言然如愚意則竊以爲生人之盈虛消息乃天道剝復之常理雖聖賢不能解免惟洞識天人之理善於轉剝爲復者則如方長之木雖經一番霜雪之摧挫要之至春仍榮而本且日大蓋其當冬之日生機原亹亹貫注其中初不因霜雪而並摧也惟尊宅此一番意外之變原非我之自致蓋亦天道剝復之常耳惟是賢昆玉識此乃天道之自然則此且可無震撼之憾更如善承天意益自損約凡門庭習尚益卽於儉樸謹愼閨

下夙企性命自此務尋古人得喪窮通不以動心之學而時時蘊蓄於神明即不惟此番際遇可視同虛舟蕩尾坦然而過即他日遺大投艱當視如太空浮雲且即他日綠野洛下要亦不失吾海闊天空如此即家道之可久可大愈根於此一日之剝即人品學問之富有日新亦亟基於此一日之剝是乃所謂困而能亨古大人自我造命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遜功弟

示諭自淮歸楚舟中得兩月無事於三百篇渙然有見遂有紀錄欲於書成見示噫嘻仕優而學衛道翼經眞

不愧名儒風範哉欣慰欣慰然愚意竊願按古序發明始爲貴耳非是愚見又泥於古而未化也緣三百篇倘無古序即篇篇可由人作解不惟淫詩種種失聖人刪詩教詩本旨即二南雅頌眞可通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者求之皆莫得其故矣夫詩不通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即不達於吾夫子以無邪概全詩之旨即註成十卷八卷不過於詩解添一部閑葛藤耳於經奚益於著述奚當乎然總之按古序作解則此義尚可尋索若離本序作解則此義終不可尋也來諭除淫風外欲一一恪守原序恐亦未得是蓋同於朱子疑古序之未必眞也今無論自孔門傳詩即原序與之但傳序之淵源所來目遠且以歷古曾有傳授之本序謂不可盡信將千五百年以後儒者緣辭揣度之說可據乎且縱是原序未必盡眞守之尚不爲師心自用今一旦舍積來相傳之原序而以意另撰一序曰是此而非彼之謂是舍本來題目而別撰一題目也夫文章可因題目另撰題目曾可因文章另撰耶賢弟試思因文另撰之題目可得眞題耶抑否耶總之詩守原序縱不得一一盡眞尚爲不失於遵經信古一舍原序而但按辭擬度無論必無一當即偶爾相近終戾信古闕疑之義耳故他經舊註

不容盡泥惟詩經古序一字不可輕動也但於其中尋得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始合吾夫子教詩蔽以思無邪三字之旨爾

又

來諭京山經解楚中不得其書不知曾指古文僞撰出何人之手按京山名敬明萬歷間人以進士官給事中有感於經註之多訛告歸閉門著九經解歷六年而成乃自製爲墓會親知於墓次會畢閉墓門而逝並有文集行世然文集則未見其全但於前人彙集尺牘中見其數札耳愚兄生平見書不多竊覺據耳目見聞有明

一代經解殊未有出其上者葢亦不敢謂盡當經旨要之好處儘多實爲迥出近來經解依墻靠壁漫無折衷之臆說耳然其中亦只言古文出於僞撰不曾確指果出何人之手也愚見則妄意出齊魯間孔門弟子後裔因習孔孟書見其中引據書言往往足以成篇其書當屬班固以前已有編紀但自後日益附會增潤耳故班固藝文誌已有古經十六卷之目而戴記中公孫尼子緇衣等篇中亦往往多引以爲證故覺托始者當在西漢經籍初興之後但相其文字殊無西漢沉鬱蒼樸之味却類東漢以來華贍整練之製故又覺得成就潤色

在東漢以後魏晉之間也然此亦區區論世知言妄意謂然耳其實可執爲必然者古文之必屬僞撰而僞托之人則不敢定爲何時何人也賢弟謂非西漢之劉董亦非東漢之馬鄭這又是論世知人固自屬篤論耳

又

來論觀開章啓中老朽直欲删書諸經註疏以繼孔子志則大矣願則宏矣功則勞矣區區何敢然也第惟是十六七讀史時輒妄意三代以上名世之業及二十三四稍知讀周程論道諸書覺大業非無本之學所可襲取二十五歲乃離家從先師子李子學當此時也不惟少年倘好之私與利第之念置諸意外並日前作詩寫字結習亦皆準旨酒例戒而絕之日惟靜坐體認外於諸經次第誦讀於宋明諸儒先遺言次第研求三年之外乃次第及歷來經濟類書又次第及歷來傳世文集當二十五歲以前意中殊愛韓柳歐蘇之文乃二十七八遂覺入口如同嚼蠟又當二十五歲前後初讀諸理學先生文集語錄亦輒切望洋之嘆及三十前後則輒若皆道吾家常共有之物且有覺此物之自有精粗淺深凡所爲先後本末之辨者釐然其莫淆而諸儒先之精粗淺深亦遂一入目而朗朗其莫掩矣因是益渙然

自信不特同一學而俗學理學較然其各别即同一理學而聞道未聞道且迥乎其難同葢即其言而言之之人之底裏分明自現在我者懸孔孟大學至正之權衡以程其輕重即諸儒先量之高下優劣舉莫能逃也因而覺得此道中門戸意見之相爭既由習其說者多執意見之好惡爲是非而不通於大方亦由倡乎始者徒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而未能於聖經極會歸之力葢學必以裒諸前聖爲準極顧前聖往矣吾輩生千百世下從何處會極乎則所恃者前聖往而前聖之遺言猶在也遺言在即前聖之心精存心精存即前聖於今

生而未泯也所貴讀經者見前聖之心精乃能於前聖如晤一堂而得以心心相印耳顧前經之精微莫如易蓋四聖人之心精所寄且吾夫子嘗示誦解明法如十翼者詳且悉亦且提綱携領而示以學之之要如可以無大過者昭然明矣今試問自漢以來解易者無慮數十百家矣抑誰是確然遵十翼以說經且誰是確然奉寡過之旨以學易者則是易之爲經未可謂盡明於後世也前經之中正堂皇莫如書蓋二帝三王之道法千萬世天德王道之模範於是乎在卽吾夫子生平之祖述憲章淵然歸極會極者於是乎存自漢以來無論古

文之淆眞使碔砆竟亂乎良玉卽二十八篇伏生口傳之今文所謂唐虞三代良謨大訓者賢弟見經解亦多矣今試問誰不以尋常訓詁打發過二帝三王心法治法者然此猶其精而難見者也至如開章曰若稽古帝堯一語明明是吾夫子删書斷自唐虞之本詞而相沿爲虞史之辭而二千年來無一人焉知辨其非自欽明文思至於變時雍四十八字明明是吾夫子撮會帝堯七十年聖天子盛德大業之辭而亦謂爲史臣之贊揚賢弟試思七十年史臣奈何不逐年逐事而記只統括七十年如天德業成此四十八字於無年無月之中乎

至如敬授人時不按下釐工熙載爲說而第詮爲農事耕穫之候則是於文義之分明顯著毫無可疑者且錯訛至此又何望於二帝三王心法治法之精深廣大能訖暢其旨耶開章且然餘皆可知顯者且然微更可推則是書之一經註疏雖多實未可謂盡明於後也春秋一經是乃吾夫子慟王迹之熄不得已而爲此正名辨分以懼亂臣賊子之書也孔子而後明其旨者孟子爲眞今觀七篇中雖及春秋者不過數處要之煌煌大義炳於日星解春秋者一外其旨卽爲失吾夫子作修本心顧自漢以來無不奉左氏公穀之三傳爲說經底本

竟不盡知左氏雖依經成傳究竟是借經以自傳其事詞初不達經之本旨又未有知公穀雖意主明經而十七爲左氏事例所愚至如孟子煌煌大義則雖程朱大儒亦且半出半入不盡遵奉爲定本耳則是自漢以來春秋大旨亦未可爲盡明於後也至如禮編詩解之弊則俱如前紙賢弟入聞久矣不復贅也嗚呼聖經聖道之從寄卽士林學術之歸向也二千年來不明於士林如此而謂聖學大明於後世耶聖學未大明於後世卽諸儒安得不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乎賢弟高明留心世教人才久矣謂吾輩後死之責於斯曾可已耶

抑不可耶愚兄生逢太平之世戴覆履載且七十年而竟無益於天地君親致遜續經之僭苟爲撝謙之鳴致令聖經終湮於衆說之紛挐而吾長悔於聖明之昌期哉故不敢以老自諉必欲終五經之詮然如迂解中則於前人一言之長不敢輕棄於自已一隙之明必以直陳蓋識之不明不透則誠有之心之不虛不公則未也必欲少補於經必欲自終吾分則其本心若欲求駕於前人妄附於刪述非特不敢恥爲也蓋凡事非其識之所及力之所勝冒冒焉痛擬以爲名高此亦妄人妄念之可恥耳然如五經之高遠不啻如天深廣不啻如海

豈晚近世小儒迂生之可窺而區區不量爲之而冀其萬一有明將無志徒大願徒宏功且徒勞無益而不及自知也耶賢弟愛我者不知可以終賜之教否也

答門人靖道謨庶常

來函所云於心性源頭及古今制度損益之宜不曾究極根柢有以斟酌盡善今欲留心經濟即此虛心雅願足徵志量之宏遠將來功業所到眞不可意量竊獨以文學知遇樹幟儒林而已耶然所謂經濟者謂其足以經今時而濟當世耳豈謂當於井田封建代古人分[illegible]哉且井田萬無復行之理封建亦且隨時遞爲損益堯舜復生亦難盡復今日所講重豈在此然却須於此究明來歷知井田一事先王於民盡給之田以養其命復取之薄以厚其生封建一事先王於親於賢共之爵土而不吝延之子孫而不私庶幾古今相參卽後世之法而不至盡失先王大公之旨以自私而厲民也人才之生不及三代以前此既風氣使然其實敎養使然信非激論顧如二帝禪讓商周征誅三代已不及於唐虞矧復後世然如孔子生於春秋孟子生於戰國雖未克建周召畢散之烈亦何遜皐夔稷契之賢矧如漢唐宋明之間道德名臣亦自有出愈晩而不讓古人且或有駕

其上者乎人才大概不及古信矣謂終無一及古謂終不可及古豈通論哉且又何以勸後世願治之主培植教養耶周禮不盡可行於今綿蕞因陋而就簡非中之是似是之非達德君子自有定衡世俗紛紛之論徒成聚訟耳誠合欲究心經濟於前數行根究一番自不可廢却須知切時要務自在當前仍屬他日身所必歷而不盡考究古法耳蓋區區所謂經今時濟當世者如誠令今日作庶常則當究庶常是國家爲何而設此以儲異才而待當時之用而今日一切館課所學所習果足濟國家他日何用極其所至果能玉成得何等異才到

這裏徹底一窮思量得一真足成材待用實策翻身急轉於常行館課中悉心研探經時濟世實具於詞林中成得一名詞林如荆川念菴之在當時他日任朝廷用爲何官亦無往而不宜然後言得留心經濟耳其他內外職掌盖無事不然也然有天德而後可言王道倘知留心經濟而不究自己心性源頭流弊且至無事坐談徒成無根之浮論即乘時建樹且成剽掠之覇術耳故不肖仍願吾誠合由枝而達本窮源而遡流也誠合不見貴鄉之江陵張相國漢陽熊司馬皆天生異才耶獨以不知聖賢存心盡性正路途矜才負氣遂至

敗闕末路識貽千秋耶勉之勉之吾儒天德王道之宗此孔孟之弘規抑千古之學脉也勿中不盡誠合平日善讀書當能於鄙意觸類旁通耳不肖近來精神亦尚未隤但兩耳全聾竟成廢人以此深恨少壯之不力當身合盡幾種切功課至今欲補而遂至致悼於無可如何也

又

去冬於禮記編緝粗就目下春秋解亦就脫稿明歲不死詩經或當亦伸愚見終五經之課矣茲來與朱可亭先生論註五經本意書稿雖寥寥一紙實是折衷二千年讀經宗要顧以敝鄉印正無人竊恐無當諸經大義耒老朽七十有一之年老矣衰矣獨勤勤於此而不敢告勞者緣五經關聖道寄托而自漢迄今傳世註疏往往逐流迷源幾不復見本來真面此聖道之久而未光是以二千年來學術終於門戶之習而當世不收真儒之效耳故惟得精心明經之士乃可望於學術之明是以老朽雖奄奄待盡之人竊欲於諸經探本窮源於海內高明士友開誠請正也外有讀春秋八法稿在家弟遜功處幸討出錄一副本自存此亦二千年來讀春秋一大折衷也山長一席今雖所司在制舉業然律以古

鄉先生道德博聞成德建才永祀瞽宗之義勤督制舉猶屬第二義爾則如性理纂要文獻通考通鑑節要數書不可不精研其義以爲提誘先資然如不達於吾生性天之蘊即於五經四子中天德王道之精徵不免只以尋常訓詁打發過去又何能成己成物如古鄉先生哉楚中名邦近來制舉業殊盛然如理學一脉亦殊寥寥正須於進實德績實業刻意自修即以此自修者鼓舞羣彥令有志士於平日語言章句外知有聖學正法眼藏因而觀感興起成就得幾卓然實詣之士足爲吾道之光即此日山長事業且當譽振寰區聲流奕世不

獨無負當事諸公今日特舉盛心而已也何如何如

又

書院事家弟復翁雖去賢中丞諸當事俱在計必不至中止顧不知一歲中人士之振奮奚似又不知有人焉能於制舉外與思濂洛關閩之遺風否耶生則所切望者理學一派乃從上歷聖相傳之派絡吾儒之本路在孔門即所謂大學之道也學不如此即非大學儒不如此即非大儒其實人不如此即非大人耳初不是俗見爭勝負競高下自樹門庭事亦初不容人以勝負高下自忝其門庭之私蓋宇宙之公理正理須是還他一公

一正乃符其本量也方今廟堂之上重道崇文靡所不至又於朱子極意表章蓋謂其踐履篤實志弘而力毅可爲後學希聖希賢師範也顧惟是四海人士亦靡不知遵朱究之終汩沒於制舉之爲全身承當者萬不得一至其狃獘則一二涉獵之士通於朱子之學術心宗不知身體力行又不知宜暢發明只掇拾晚邨偶評紙尾之說以善罵陸王爲尊朱崇正之計嗚呼孔孟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久湮尚賴朱子之傳續之而流風不至盡墮乃今幷朱子之心宗學術且以尊之之人成湮之之媒宇宙之可惜莫甚於是也書院中此事若有有志者留心於此則須賢契院長導之令於五經四子求千聖之脉絡至近思一錄乃是朱子手纂濂洛關閩四先生之精髓日前各省新刻朱子全書則又朱子生平學術之始終本末只於此數書鞭心實証到這裡忝得真宗傳明得實功課循途守轍不令隕越便可與孔孟相傳一脉源流不差若一蹈流俗習尚餘風不惟與前聖天德王道宗傳只成議論之虛浮即其徒倘口耳虛爭門氣早已去古人爲己之學天淵懸絕矣又況顯裂吾道之公正遠畯先賢之是非湮聖真而挾市心乎蓋六經四子俱在濂洛關閩之書俱在試一取偶評紙尾之

說比而較之虛實誠僞是非得失善學者自可一證而明也故今日講理學縱不能融會濂洛關閩上符鄒魯全量能實於程朱之傳反身實證而不至入耳出口爭門鏡戶成聚訟之場則亦猶適越之指南漸入聖域有基也然此以言書院中有志者耳惟賢契林下功課亦正合於此留心是又古鄉先生祀社之根柢也二千里外會面無期臨楮不覺傾懷而道之

寄門人靖誠合萬爾受庶常

比來館課浸密學力想有日新之益顧置半生熟習之業而從事新課亦應有揣摩拮据之勞乃知昔人十年

讀書之恨原非浪悔也顧不肖又有欲爲賢契言者宇宙相傳學問必有根底古今遞運功業亦有淵源昔房杜王魏受業王文中時文中毋導之講明禮樂諸公皆未能悉心探討其後太宗欲稽古興治制禮作樂諸公左右英辟竟茫無以對乃始嘆文中之先識此以知凡事之必豫而後立也今無論詞林儲公卿之選爲道德經濟之藪澤全體係于聖學術大用兼文武經緯藹藹吉士宜盡通明卽以時事切近者言保泰持盈視乎今日防患慮豫無容後時正當世需才之秋亦正志士行義之會矧當宁不次之用時時出常格之外卽目前一

節之賢往往被無方之立賢契輩半生積學一旦身預待儲公卿之選不可謂不逢其時矣有二三年後學術不足經時濟世國家拔才之異數不以及大臣推長之曠舉不以聞無論當世迂疎無當之誚爲可惜卽平日壯懷感激亦有且憮然莫慊於寤寐時矣然經濟事頭緒繁多而要領有在要領雖約而匪人不明是惟吾契重留之意也相隔無日書疏頻寄亦難一腔欲言之隱百不致一是惟類推而廣之乃爲宜也

與門人夏力恕

觀川紹明青岳公學術可喜可喜顧學其於章句外獨能護持道脉則可學其以己意軒輊先賢先儒則不可卽學其於先賢先儒軒輊爲從違亦無不可若學其以軒輊先賢先儒卽爲護持道脉則斷乎不可至若學統編中於魯齋許公不少假藉明著之書而普行於世此則於學術道理大有關係觀川旣學其學則是非與共休戚相關力所能爲之維持調護令其永藏編板無輕印行此則後進成就鄉先生之美事抑觀川於此公旣有心師之誼卽於孝師忠師分上爲善繼善述耳不然而信意直前於其軒輊先賢先儒處不知挽回更於此貶駁魯齋處不爲救正而隱覆甚且爲之推波而助

瀾焉無論觀川他日將有悔心之憾卽恐重增青岳公九京之恨也無一而可矣不肖生平於前賢定是非偏全皆平心覈剟不敢妄有辨駁者原以自顧庸暗故砭砭守先師君子成人之美一段至教爲功課二十年來讀學統一書至此二處輒欲少效忠告而無從也今逢觀川紹明學統之傳正可以積心所蘊一吐而陳之顧私心竊以爲使青岳公而在極其護持道脉之本意聞斯言也必且首肯而莫逆獨不知觀川意以爲何如也

答金定力

大岳集承惠感甚其書答數本深通達治體可當一部

經濟書讀也葢此公有識有才有膽只是欠聖賢克復學問耳有學問者善用之自可爲子產武侯事業然即無學問者能實體力行亦自可奏管子商君功效故僕爲友人言爲宰相而能實用此書即可爲濟時宰相爲巡撫者能實用此書即可爲濟時巡撫爲知府者能體行此書即可爲濟時知府即爲邑令者能體行此書亦便可爲濟時知縣也彼耳食者薄其人而並棄其書固爲不知言即節取者取其言而曰言不可以人廢亦非知人者也總之此人爲有用之人其言實有用之言即中間功罪難掩要之其功多而罪少功大而過小積毀

銷骨衆忌叢鏑商君吳子身受嚴刻之禍即子產武侯亦不免過嚴之毀又何疑於十餘年專任生殺予奪之太岳哉且昔荆公敗壞宋室後之論者尚原其志而憐之矧如太岳輔幼主奠宗社方內乂安邊烽清晏成效炳炳當時耶人心不死事久論定不日當有公評行宇宙矣吾弟志在建立如此書亦不可不案頭置一部備資助也

又答

太岳集批完多日以無便人遂遲之至今然匆中多未盡之評兼前所批二部皆不在目前無從備錄詳細之批報賢弟之命是爲歎也大抵太岳之爲人乃經國辣手其書答七八本皆濟時之實據從古傳來經濟書天德王道圓滿周匝者不乏至於對症立藥自成一家如此集者實不多見葢他不論王不論霸但期實實安得民實實課得吏實實富得國强得兵實實期於成內治振外威事事務着實而不令蹈虛故當時十年之間內安而外無不擾遂能使吏玩民窮國貧邊擾之日一旦成吏治民安海清河晏之治於少主涖祚之年嗚呼如此人者方之於古視管樂僑葛縱或讓之要之法明令威內外安攘自是合商君吳子爲一人愚兄每讀其書

至舍身爲國恩怨不恤諸束牘未嘗不爲之廢書而嘆葢自秦漢以來不惟王佐寥寥即眞卓覇才亦屬僅事如太岳者庶幾濟時救弊之良才乎若其身後之慘禍則太岳之不幸遭際萬歷之昏庸不及漢昭而史册流傳之謗則書生輩在當時者不無拂欲妨私之恨在後世者徒按其成敗之迹沿襲流聞之言以定功罪是非耳我輩論世知人何得睉心信耳矧文集彰彰覲言俱可考意又何得睉目信耳乎然他文亦無出色竟可不閱經簽標出書牘七八本及十餘篇奏疏賢弟眞能細玩而熟觀之其於濟時之畧當有大助又其文字簡切

明確覺孫吳之簡切恐未能或之先也此紙須公訨於遜翁家弟他日看集一過愚兄解識言論之是非直以告我爲望耳此是二百年來一大案二公幸留心也

答沈糧臺

某前批少墟張子傳理一分殊不足盡西銘之旨蓋在當時亦只約畧明此句之宜節耳未及實剖其意及公下詰乃答以爲去此一語是爲少墟朱子二先生隱失亦仍屬渾淪本答不欲以後學暴露先賢語過也其實理一分殊不但不足盡西銘全旨按之銘旨並無此義蓋緣程子理一分殊之說特因龜山疑銘前民吾同胞

以下數語幾類墨氏之兼愛故以理一分殊答之謂親親而仁民其理則一其分原殊吾儒之推暨原不同墨氏之兼愛是乃推出言外餘旨初與本旨無涉故曰理一分殊不足盡西銘之旨也然鄙人此說初非如俗儒喜翻前案自樹新奇之謂蓋細按銘旨原自不合耳何以言之西銘一書乃是張子洞明仁體原是一體萬物而所以一體萬物者則以凡係宇內之生成皆生成於乾父坤母故天地之帥即吾性天地之塞即吾體民皆吾之同胞物亦皆吾與而天地爲吾大父母也夫爲人子者當各孝其父母豈爲天地子者可不如事親之孝以孝吾天地乎然如致孝天地當如之何必也首在公愛天地同生之民物是故有老老幼幼一段又必如下逐次所明務於天之所愛亦愛天之所惡亦惡存理遏欲之功無一不實成已成物之學無在不周夫然後天之所賦於人者一一盡滿其量而人之實事乎天者在在克稱其情至此乃不愧天之孝子而存順沒寧也而中間脉絡則淵源於孟子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俟命以立命大旨則根極於中庸一書盡人合天論語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而其立言搆造藉義敷文則合禮記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事親二語融成一義以成

此天地萬物合爲一體之實學大學也這裏於理一分殊雖說來未嘗不可相通要之不關正旨皆浮泛撦曳耳西銘是宋朝第一篇明道之書浮泛撦曳豈所以明道朱子不察而有此說少墟先生亦不察而至引以括全旨是豈非一語而二賢俱失乎故某於橫渠先生傳中節去此語而前爲明公言曰是乃爲二賢隱失也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又

承開示朱子橫渠先生贊中晩逃佛老之晩字爲無失來示及覆精詳諄懇可謂善體前人之言而不以文害

辭辭害志但如晩之一言鄙人終不安於心張子傳後終是宜去此贊在於不疑也何以言之明公試思早之取義旣是言其前半生則晩之一字豈不言其終結局卽如先賢敍吾夫子世家曰晩乃刪詩書定禮樂云云而考其時則吾夫子到六十八歲乃刪定贊修七十三歲刪定畢而卽卒這晩字又豈不是就臨終結局而言乎且如世人言日之暮曰晩歲之盡曰晩晩字無處不是臨了結局之詞而朱子贊張子之第二句乃曰晩逃佛老嗚呼下一晩字而橫渠先生且結局於此矣明公又試思橫渠先生果結局於佛老之逃乎抑尙有進步

也如其尙有進步晩旣逃之佛老矣且將進以何時更進何步卽下文勇撤皐比等意任是如何善解亦難出脫矣然此以言義旨也更如就行文下語言一贊八語只以次句卽用晩字以下六語又不會用倒轉法轉換遂覺上下文義處處隔閡此自文公大賢一時失於檢點之過善遵文公者正合爲文公隱過而少墟乃仍引之傳中則是朱子一時語失之流傳初則可惜在當時之高明弟子而請改正復又可惜在少墟尊朱子而未知所尊於其語之本失亦不加詳察而槪錄也然是說也某不敢固執之心始終只自本其心之不安以爲言而如我公之精識而終謂不然得非老朽溺於意見而不覺耶暇日更示一語以盡未決之疑幸甚幸甚

復高伍軒 韓城

李君比至接手翰知賢昆玉視履淸亨殊慰遠懷承諭道德經濟之書無過六經宋明諸儒先集經世八編等編然如天德統貫王道王道必本天德細分之似屬二事融通之祇此一理此間從合而分仍從分而合則全在善學者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也惟高明留意不知其分不可不悟其合亦終無當也何如何如

答崔大中丞

附疏原序大旨盥讀鴻編祇開章聖人之道一以貫之一語已自於千古聖學主腦不啻揭日虞淵令讀者爲之心開目明葢斯道會歸於我先師孔子實發源於唐虞一中之心傳中卽孔子全體渾淪之一貫一貫卽堯舜體眞用實之中傳標名若殊脉絡原自無二也後世學者靡不誦法二帝師尊孔子而究之學術不免日就支離葢由不知千古聖人之道祇千古一貫之中傳故或言用而昧體不流爲俗學之功利卽趨於覇學之假借或重體而遺用不流爲老氏之致虛卽流爲佛氏之溺空又其風之弊也且彌近理彌亂眞或以鄉愿生世

媢世之術調停爲子莫執中之見曾不逹吾儒大學本末終始中庸顯微無間之宗而卒之無當於大學至善之天則中庸中和位育之極功是故家絃戶誦者孔孟曾思之微言究之其道其學成一偏而弗全駁而不純一家意見之學術爲人心世敎之隱病耳今明公課講大中之序開口直冒之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嗚呼會斯旨也千古聖人衆矣而只一以貫之卽自堯舜至孔曾思孟其指歸不可推想而知耶又自論語以至學庸孟子其指歸不可推想而知耶更自此推之六經以及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南海北海之聖人其指

歸不又可推想而知耶一言而括千聖之要顧不謂之探古窮源眼高千古不可矣然使無下文一節天命之性而人得之爲明德二語緊緊相接又不免於一貫宗傳尙覺懸而未着虛而未實之慮其弊或使後學晚進之士無由遽明一貫之血脉端本吾性明德之貫注而或貿貿焉外求而他尋卒之終無當聖學之本量而聖道終爲之不明今明公課講於一以貫之句下卽接以一節天命之性而人得之爲明德二句噫嘻此二語也皮相者亦只心賞其下語之精審亦豈知其弘通廣大直於大學中庸二書是爲探天根而躡月窟乎刱下文

又接以大學中庸皆所以發明聖人一貫之道而切指其學聖求一之功數語仍復結果明亮毫無滲漏乎甚矣明公學獨見其大而仍窮探其本也不待終卷而千古聖學了然於讀者心目之間矣

疏十傳大義

十傳疏雖界別限殊而要之看得源頭眞辨得章脉細審得句義淸十傳只如一傳之團練融結卽使孔曾復起且當謂爲知言何者經中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原盡十章之指歸經中物有本末一節原盡十傳之格局而知格致之屬知誠意以下之屬行則原貫徹一經之

血脉而無餘至於有天德乃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二語則明道此論直若爲解大學者神明其大旨而默印於不言之表也某夙昔疏解大學一書雖未能成編然如奉此意爲家法竊不敢稍自踰越以自背於宗傳蓋平日散論偶有與先儒異同者在章傳之分裂而究之與前三四條與旨者固確乎信之深而守之固也然亦少遇意見盡契之士友以此鄙懷每切不敢自信之深覺今讀明公成均課講恍然信平日自擬之不誣矣蓋如課講中章章透大旨語語觀會通字字協血脉不以分章而意旨或出入不以別句而血脉偶乖違如繪

决河一派通流而九曲中具天然之轉折如寫終南萬疊刻縋而氣勢處處聯絡而渾融令讀者籠統視之不得又令讀者割裂視之不得大學得此一大發明孔門當日折中千古學術以成大學正旨不且揭白日於中天乎但令訓詁家讀之或不免詫其河漢耳然理在証諸前聖而不謬豈能舉時賢而一一諭之令知者從來大儒之學固在信之此心此理而安質之前聖後聖而不惑區區近似而非之學正可不求大同也

又

日前魏生權試歸重承中庸課講之頒伏枕靜讀欣然

妙義之沃心頓若微疾爲之去體益中庸一書子思子見得天人本是一貫特著此書發明盡人合天實義使學者知所從入是乃子思子於吾夫子下學上達微旨旣幼得諸庭訓又親承曾子提誨於吾夫子大學天德王道一貫宗傳徹底洞達遂不覺怳然於天人之靡非一貫故三十三章雖章分節別要是章如一句句如一言而其意存於句前者則穆乎像帝之先無極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豈時賢所易曉了又豈時下著述諸君子所能字詁而句訓者宜乎幾二千年中庸與大學總不得一稱情之註也今也反覆尊解直契性天之大本大原洞徹道教之來踪去跡不規規時下依文摸義之章句而其妙悟所契觸類旁通任舉一端而無弗一貫於意表噫嘻卽此解也謂爲解中庸也可謂爲解大學也無不可又卽謂爲發揮歷聖一貫之宗傳也無不可甚矣課講一書寥寥一帙而何義旨之淵通也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一終

書答

荅邑宰魯侯

適承諭及道台見委纂志之意老朽曾攄誠面陳肝膈不謂明府終未許可竊恐執事者不察老朽固辭之由或疑爲憚勞或謂爲僞謙殊非老朽本心也陝志關今陜文獻是謂鄉書老朽生陝境之內是謂鄉人以鄉人而供鄉書之役此乃分之本不容辭老朽即愚豈有分誼之不知矧煌煌鉅典恭奉

聖旨而從事親閱諸憲以纂修寒岩迂士而得與於斯

此又驥尾之附山林之榮也老朽獨非人情乎又奚固辭之爲葢老朽實有義不可爲力不敢爲勢不能爲如别幅所陳者在自知之謂明不欺之謂敬如老朽者自知明矣正不敢以承命爲恭也惟賢侯復命道台幸於境内博求碩彦以成此信今傳後之鉅典而無更留意老朽也幸甚幸甚所謂義不可爲者某以迂庸謬蒙

兩朝徵辟俱以耳聾腐寒之病固辭今可赴省纂修耶所謂力不能爲者一則某迂樸之學不嫻馬班傳誌之長一則據愚見前志大覺浩繁自審衰殘實不勝删定之任一則舊志體裁沿襲史例未合禹貢職方之規七十有四抱病之夫更不勝徹底鋪排之任况此外更有數大端自覺力實不任之處乎所謂勢不能爲者兩耳俱聾不能接對賢哲委婉商確齒脫强半飲食非親近不能調劑兼今春得頭暈之症但勞即發發即十數日昏沉每日兩次藥餌不能廢缺一應此役必且不能終事至其餘更有勢所難爲之處又不一而足又奚敢冒昧應此大任歟一志與史不同體史自司馬公易編年而創爲紀傳書表自此二十二史無不循奉前規逐項分列葢不分列則眉目不清也志則必本於尚書禹貢周禮職方之體然後綱舉目張一覽了然顧今海内省

志則十九沿襲史例各欵各自爲類而如吾省舊志則亦如之殊覺未符禹貢職方體裁此非用十倍工夫力徹底倒翻莫合誌體某即未老亦自覺未副此任矧今七十有四之年耳聾目瞶之身曾敢膺此巨任耶一舊志太覺繁蕪葢其書創自有明成化間巡撫鈞陽馬公爲冊僅五繼修於嘉靖辛丑當時主其事者爲撫軍洪陽趙公總裁其書者則三原馬谿田高陵呂涇野二先生而爲册亦僅增至八當時謂爲文質得中此後續修則萬歷辛亥直增至一十六大本視前爲頓增其半然考之當時則馮少墟周槐村二公皆一時名儒初原共

事後皆不與而獨成於比部光庭王公兄弟之手卽其
中之情形可推想而知也人
本朝則康熙三年廖侯賈公撫陝日延一時名士二十
餘人開局纂修歷年凡六而後成編遂增至三十巨本
而其書尚至三尺今若更增則此書之成幾於高至三
尺三四夫天下十五省一省之志而高三尺有餘合十
五省統貢之志將高至四五丈乎無論文字繁猥必貽
識藝林卽異時
天府開統志之局見此書也大被彈駁可不待問而知
也故今日纂修欲成一簡要得體之書既須變其體裁

令合禹貢職方又非於舊志段段裁其冗蕪處處節其
繁縟簡要得體四字亦豈易言夫合三尺有餘之書而
徹底一翻又加之在在剪裁此豈迂拙聾瞶之人所堪
又況乎體例雖定自一人叅酌改竄必資乎衆手顧今
全陝之內無論如前共事之二十名士不可得卽求如
前老成端雅堪共商校之三五人者亦不易遘老朽何
人有此識議有此精神耶一此番纂修所以統奉
朝命者固爲成就國家獻典關於文治光重國章而大
旨則在自康熙壬寅至今六十餘年中凡關
聖祖仁皇帝及

今上踐祚以來之良法美意悉逐條表揭梗概垂諸省
書以表裏國史爲信今傳後之獻典卽此番纂修凡六
十餘年中
兩朝之訏謨弘猷所典何事所革何端必大加考究悉
其端委提綱携要續於各府各邊建置沿革之列乃爲
合度亦始可爲將來統志之張本老朽山鄉迂士耳目
封閉見聞不廣此處尤覺不勝其任也一西北邊新改
衛所爲府與新設寧夏等處之縣鎮必有圖有志有官
有將有兵有民有山有川有屯田之數有轉輸之粟賦
共若干稅共幾何何處爲險何方爲要固必責其地方

官之繪圖繫註亦必得一畧知其梗概情形之名員一
爲印正凡送至之圖志當并局外秉筆之人可懸斷其
的否也且此等地方繪圖經進卽將來
廟堂之上籌畫邊事亦必索取圖說按之而經營倘今
志書所資圖誌地方官徒責之畫工書辦志局中徒憑
其送至之圖形文字倘將來內院中遇商酌邊事偶一
取志對查志上圖說容有不符進呈底本之處卽恐追
究誌載之不的不詳所不免耳故今西北邊新改之府
鎮州縣繪圖須的爲說須詳管領此項之人亦須得有
識而且多經歷其地之一二人叅酌點定乃可望於不

謬不訛此又豈區區迂拙而又未經邊頭一步之老朽所敢任乎至於舊序三本今必節去二本藝文六本今必節去三四本舊傳之浮溢必删繁存要人物之品格必節小留大此非得當事一名儒力持其議竊恐怨謗風波紛紛如葉落秋風不可止遏又於方外伎術物恠人妖畢前此附會之端與無關勸懲之事非得有識有力之名士立斷於上卽附會不經四字亦恐終不能脫耳更如舊志之太訛可駭者周文武成康周公太公之陵墓史記註中歷載其地不知訛自何年竟以秦陵當之累代遣官致祭盡舍史載鎬聚里之周陵而以秦陵

冐為文武大聖成康賢主之陵以不知誰氏之墓認為太公周公聖賢之墓此非撫軍大人特疏題請改而正之某區區山林之士敢輙據史更易以信今傳後耶更如中間此書經康熙壬寅重修迄今六十餘年未嘗纂續而今本人物中竟竄入之不一而足此非當事者持獨斷之權溥公明之照不徇浮議一加釐整卽恐穢書二字難免流俗之罝喙也凡此皆區區之所謂不可不敢不能而未敢冐非其宜而承應也右條乃老朽攄誠自明其不可不敢不能之實所以復明府諄諄之諭然如愚見他日纂修梗槪則亦畧具於是矣但倉卒中言不能詳耳惟賢侯删潤其辭旨之未達命侍書楷繕以復道台之命方今諸憲皆名德大雅必能一言斷愚見之是非倘鄙言無一可取卽何用於老朽之親至如有一二可採之處卽酌於延至羣彥按之爲纂修底本而足矣又奚容老朽聾瞶之人冐非其宜之罪而入省供筆札之役哉惟明府善爲我辭也幸甚

答糧臺沈公

接手教具悉此運梗槪兼稔明公日來於軍情民瘼調劑苦衷但如老朽豈不知北糧非四鎮塞外需用之急不至此又豈不知當事者皆深心體國斷無不急而多

費筋金之理但是西事未知止期而國費已多陝省甘肅兩省之民力勞頓已甚得可省者卽合省減得可休息處卽宜休息中間原不分民力之東西財力之公私且縱是兵糧之大計非公能主得明公高識爲之調劑卽隱中益國利民其效弘多况幹濟之優長當塗胥推縱目前隱於分力得素擬之規畫一一盡合而不可移易他日當權用事自當一一本素造之成車山門合轍亦吾黨公共之快心事耳故老朽解運一議無一言不的實而亦正無一言不活脫蓋是與公如一堂酌理解之疑似初非議國家已定之成法也至如運麵運麥鄙

言殊有根據不特非爲東省解運綏頰亦並非草率殊未經歷之浪說麥一成麵時久臭味必變費如許國力民力而竟不中於兵用縱無賠累之處貽誤二字或恐難免不知此事公亦擔幾分甘結與否如亦任責郄須細酌與當事詳言耳邊事蓋正月初旬突聞塞外之費道路流播駭人聽聞故不覺涉於隱慮之過深然如中間不能懸擬且有非草野之可言者在在而是不惟在公有不便遽答之處亦正有鄙人本來未能言盡之處也近聞巴里坤仍自寧謐山中老病待盡之人只合殷祝歲稔民康耳承誌例三十二目已於歲內詳院移會

甘省此豈復能移易今來鄙人所復凡例之說仍作一夕揮麈之談則可亦幸無視爲執辦凡例之正論也

答糧臺沈公

雨後二麥芃茂公私交慶甚矣仁天之惠渥也顧鄙心所疑者一屯衛米豆關於供兵事非小可日前征收既歸州縣矣不知何以遲速盈絀之責仍自獨歸於憲衙且當責而又獨無一言之條陳奏請也一去歲西安之夏秋二料其收成原薄但是民地之起科倍重於屯田乃昨歲西安各屬之兵糧征解靡不數過七八且有全完之處而如屯衛征解之本色一半尚且不足則何也

一如承諭屯衛積貯之倉不知在於何所夫此事應㕘奉合呈事縱當日州縣申覆不註處所亦應有歲月數目之詳可按而考且縱是憲衙房分無可憑之文卷布政司房亦必應有案卷可據得其據即前事無及而以後遇急需處自可不勞轉借民倉費大周折而濟事矣不知何以未加考核也然如乘今刊誌一檄立下州縣求其民屯兩項積粟倉所之詳又或移咨布政司令查民屯二倉數目即情實可立得耳一麥米之價從來相若且或有麥價昂於米價之時而如漢兵則食麥多於食米往往領就之米易麥而食蓋麵味長而美且耐飢

北兵率習於食麵故也且穀必經三伏而成往往夏旱多歉而麥則易成於穀況八麥二米之餉兵漢家一代行之今若鑒昨歲得米之難詳請通融將來兵糧得米麥兼散征收屯衛之糧即麥米兼收而如麥歉而米收即散兵專用米而征收亦專責納米如米歉而麥收即散兵專用麥而征收亦專責納麥而如去歲未納之米即與今年應征之麥豆速征於忙後而不待秋冬即事事活便兵不至有庚癸之籲呼民不苦於歉薄之難供即司征收之責者又不至窘於天道之窮兵力之艱束手而燮心矣夫兵糧關於國家大計天道之豐歉非人

力可以意必且糧憲一衙門體統尤爲至重而不可輕
褻老朽前閱邸抄湖南道王公條陳試用州縣之法
聖旨允從今海內試用之州縣卽其法也又條陳湖南
之稅
聖旨亦從今且晉秩按察矣今日兵糧旣屬大事抑且
原屬專責不知何以未見條陳徒坐而勞心棘手也夫
治國與治家同理自當夜夜防盜年年防旱況今舊旱
之餘毒未脫新旱之殃已及豌豆夫渭水之南無可糴
之二麥辦納錢糧惟是豌豆一色渭水之北則地不宜
豆一切取種子取牲料盡仰渭南諸邑而今且以旱故

薄甚且三原富平一帶二麥少薄倘如秋穀仍薄卽麥
豆之價當仍昂貴則如作速請奏以麥代米而屯糧征
收之緩急責在有司或且不宜緩覷耳又如征收屯糧
似宜米豆之上納卽責種地之戶則辦納自不得緩亦
不肯緩蓋至多不過種地頃畝上納之糧一料不過三
石種地之戶多守分之人豈肯輕易自投官法乎且官
吏之征收可據地而責糧並不待越境而提欠糧之旗
甲今陝西大弊則旗甲在三四百里之東而地畝有坐
落三四百里之西者豐年則旗甲上納亦尚不敢脫空
受比一值歉薄則旗甲先討糧自糊其口比卯則自靡

官刑究之種地者之歲課早完而在官之地糧拖欠且
管糧用旗甲則一人率管地糧數十頃卽豐年亦且不
易通完若如將來題請按種地之戶責歲征之輸旣免
旗甲之侵食且省有司之隔縣提人兵食急於星火而
旗甲且累提不到之大弊是旣變通之一法矣且如近
列屯糧皆必上納於州縣然後載省以上倉此尤有大
不便者在也如同州華州在省城之東二百餘里盩厔
鄠縣在省西近者七八十里遠且百五十里前此皆順
便交省實收歸本丁交納州縣於民甚便自一變爲屯
糧先輸本州縣姦狡屯丁皆勒索地戶運送地糧於本

邑中間生無窮姦弊且如盩厔一邑縣東之境去縣且
八九十里中隔無橋大河數道每歲逢雨水淋澇往往
溺死行人而如更東去省則只七十餘里中只有橋一
河自一變爲納省米豆必先納縣之法縣東佃種屯田
之人先越八九十里渡越幾河而交縣旣出耗糧且出
交省羨耗兼之添增路費及送省僱車覓牛之費且多
此八九十里之跋涉勞頓是一變舊法而屯丁且多增
三四層虛耗虛費之錢粟矣由此一推而凡環省四面
一二百里間之鄉其不便之處無處不有皆可想而知
也凡此雖不關於本糧之盈缺要皆甚不便於屯糧輸

納之處但一言之而無不可立變者不知公何以未一言也又曰前鄙人心慮春雖得雨夏未可獲顧如民間積蓄罄盡官倉六斗銷耗省兵之食既時需歲供之屯輸邊兵之糧亦且需陝省之幇運有如近邊諸府與吾鄉牽連苦旱不且司陝糧與司邊餉者其經營措注之勞劇更甚今日而閭閻之流離窘急將更甚日前乎老朽妄擬為井利一說或可濟天道雨澤之窮民屯倉儲之乏顧其事雖小而實大易舉而難行也

廟堂實信為他日足民足兵與夫永足國儲之本圖在是然非專委大員監督嚴定賞罰而立責其成功竊恐

徒費文移究成壁上之畫餅耳不審明公視之且以為何如也

又答論修通志

志與史體裁不同要之總以人物為骨髓而人物以君相聖賢為精神命脉何也聖君賢相上聖大賢人物之表極而宇宙之精華也故史雖十世八世而無聖賢為之君相則有亂無治有衰無興為蕭索荒凉寥落寂寞之世代而已志如一郡則疆域千里一省則疆域數千里中間雖大山廣川之流峙異產奇生之績紛而如無

聖君賢相上聖大賢作乎其上生乎其下以為之光彩儀型則雖此千里數千里亦寥落疆域終黯然其無光故史之所重在人物志之所重尤在人物而君相而聖賢則更為首重況如志者進呈

御覽則廟堂之觀感於是乎在徵文考獻則千百世學士大夫之勸法於是乎存原無則限於無可如何原有而疎畧不備敘述不詳是一志之綜核徒綜核其微細而缺畧其儀型光彩之可法可憲也巳非纂志之本旨況乎志以表微故雖匹夫之一行必借之為重匹婦之一節一烈必引以為光聖君賢相功在當時輝爍萬世而反遺之若遺無乃表微者失其倫類歟倘以為國史

已備無俟更詳以滋重復則疆域山川何嘗不存貢上之圖籍貢賦土田兵防馬政等類何嘗不有賦役全書本朝會典等書而亦復備勒志中則以志者表裏乎史而且以備史之不備又以彙萃諸典章文物之條端以便當時之稽查千百世後之考鑒也聖帝明王而語之不精道之不詳后之稽查考鑒將奚以賴無乃宇宙所以設為備忘具遺之書反於其重大者而遺忘之歟且如後巷鄉賢名宦中間階一命再命之微榮抱區區咫尺之仁義者十八而五而秉簡撰造本傳者尚為之博徵遠引造成大傳以文武周公之聖漢高唐太宗之賢

而本紀本傳皆參參敎行是何附驥者之可傳獨多而
表領人物冠冕倫類昭垂詩書紀載而永爲疆域山川
生色之大聖大賢紀獨少歟衡體較義蓋無一而可矣
故如文武周公漢高祖唐太宗雖志傳之體無取蔓延
要亦不可太畧而如後名宦鄉賢皆須節却本傳令不
得過於數聖賢爲當也

又

承示儒林可包道學經學真格言篤論孔子只曾之一
儒即周程張朱亦只通經旨能實踐此理之醇儒耳外
經豈更有道外道豈復有經又豈復有儒故士之通經

只以明道宋儒之獨號明道亦只是深信此經而實體
之身心耳但是漢儒多經師而十七不過其旨十九未
蹈之身自周程諸大儒起乃知奉經爲窮理之本原踐
經爲律身之矩矱真若六經字字爲吾儒設而經非虛
語吾儒時時處處宜律經爲行而外經不可爲儒以是
一二人倡之始不久當世羣起而趨之即中間忌妬擠
排無所不至而卒之四五十年間朝野賢愚無不共知
其脉絡之正當踐履之篤實必如是乃不愧孔孟之徒
而且覺漢之經師真是毀經糟粕拾經唾餘胥無當於
先聖賢垂經設教本旨而不可與道學同日語也蓋自

有道學而經旨乃日益明儒行乃日益醇經旨明即見
理益精儒行醇即體道益明以是向來逐末迷本之人
情至此雖欲自異於當世之公論而有所不能故自斯
以來廟堂論從祀則半退漢之經師而特崇宋之道學
儒者纂史纂書則道學另門而傳理學獨編而行雖以
漢宋最知名之經師如賈馬孫石者且或已祭而仍斥
或竟置於不祀何者訓詁不足以盡經旨口談不足以
敵躬行也然則道學雖與經師同習此經要之口講身
行虛實逈別儒林原可包涵道學經學要之或談經或
踐經人品之真僞懸殊故時至今日江河日下品詣日

殊仍欲以經師文學與道學同類而收不可也則如細
講於體裁之宜而準以公旨以儒林作綱而首列道學
次經學又次文學庶幾綱目妥協乎又不然或以人物
作綱而目則首道學其下經學文學以次而降其庶幾
綱目不至紊亂乎顧不審尊意以爲何如也

又

天星之占驗方隅地理之禍福子孫吾不敢盡謂無說
但是其說則自古至今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敢言而
吾敢以萬不及聖之識鑿鑿乎言之耶莊周曰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此真名言

不可一例以荒唐目之也然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語亦未爲盡允子不語怪力亂神直是不可論者絕口不論豈但不議耶然非特孔子歷考古來二帝三王所傳易與詩書中間於經世宜民之理無一不該而如星象之占地理之卜則絕未有一言及者豈諸聖人之智有所不及無亦有本不可意測而大難於言者耶或曰昔朱文公分葬父母而地理家書中引其論著頗多至如蔡元定則鑿鑿言之又何也曰地理書中朱子之說看來中間亦不無附會然要之文集中亦自不少則朱子原深信此理也此理謂爲全不足信不是若全

信而執泥其言卽且於至理不無窒碍而朱子信之太深此朱子尚遜聖人處然在朱子議論此等亦尚是活脫至蔡元定則全是於理不達事事泥數執象全是一着脚象數皮毛之人爾然則朱子奚以取元定之深如是曰當時僞學之禁漸以成風而其父子獨深信不疑至毀譽利害有不顧此等人若轉得過身而於道有聞以之擔當世教砥柱中流自勝隨世浮沉者十倍百倍兼其子九峯沉潛篤志而其父子皆能於晚年困而能亨此豈易得之人焉得不心重而亟與之

又

承示鹽法中引數升斗觔兩攙和巧取凡五端然如款款欲確查的實却最無難蓋如鄠縣一邑要知食鹽之漏引不漏引只一問知者可以立判要知升斗觔兩但討布政司庫部須升斗原定觔兩取今縣市印烙量鹽之升斗一行較量卽升斗之大小觔兩之輕重可以立判要知有攙和無攙和但覩其現買之鹽有末鹽與否味之苦澁鹹甘奚似卽一入目入口可以立判要知巧取與不則但按鄠縣增定二錢六分一斗二分六釐一升之例合以時下換錢數目一錢文銀只可得錢八十文有餘原來一斗定價二錢六分今只宜取民錢二百

零二三十文一升只宜取民錢二十二三文如是則時錢與本來定價相合今則斗鹽取錢二百八十文升鹽取錢二十八文是斗鹽取民銀三錢三四分升鹽取民銀三分三四釐竟不但如前册所云每升多取錢三文而已也清心抵算有巧取無巧取更可立判而明夫今天下令肅法明無一事敢不遵守國法無一事敢越違定規鹽是小民日用必需之物錢是小民第一難得之物以最難得之物不得已而日奔波經營以買必需之物而鹽商何人竟敢蔑視國法不顧定規斗鹽上外取民銀六七分升鹽上外取民銀六七釐合一半賣無引

之鹽漸變大升斗爲小升斗兼常時攙和以小池之下
鹽此眞爲民大父母而身持憲綱者之宜加整釐者也
凡五弊畢釐卽國與民胥受其益五事得實卽五事一
一有據以此有據之條而載之誌書垂示後世誌卽爲
有徵有信之誌不同影響浮文卽小民一一得食平價
之鹽而隱戴大父母執法平政澤在生民之實惠無窮
耳若慮州縣勉强申報州縣亦只可受鹽商請託以混
語隱猝難查考之引張漏脫耳至升斗觔兩則有部須
之升斗觔兩一較便明攙和不攙和則但嘗其味之苦
澁甘甜視其色之堅白黑暗與顆粒之大小立刻可辨

此亦豈容其申報之勉强乎至辨巧取則立下一誠實
差役呼縣內四街鄉約問今商鹽一升民間出錢可是
二十八文否則立責一結此又豈得容其勉强申報仍
蹈前弊耶如是則正不用每月具結又安有有益無益
之可慮乎何者國法如山岳無横不壓憲令如雷霆何
强不摧以上憲得實之罪案重以山岳雷霆之壓摧方
且自悔知罪之不早避罰之已遲罪得從輕卽爲厚幸
又安俟上憲之月月責結且屢無益之過慮歟

又

雒城志昨日更一細翻得之持以遞上記室與圖綜要

已於正月十八寄諭湖南矣肅州運米鄠人所以祈從
北路者緣鄠邑本地旣無一個健騾而目下欲於脚店
僱覓脚騾卽三兩個亦不可得勢必用車遠運但如卽
由北路車可通行而自鄠至肅脚騾亦須行四十餘日
始到如農家羸牛騾舊田車亦尚慮其不可以遠行歷
久必須於中途僱覓牲畜小車然後能濟况小戶單丁
非由於包僱車騎卽糧多漏遺竊恐將來貽悞軍需故
小民之祈由北路者勢不得不由北路也倘若一由南
路則車不能行卽一切窘窮二邑之糧何日到肅乎不
然奚擇於路之南北哉故雖明知各憲酌由南路之議

業已詳報上憲在案尚望俯念下情且爲軍需易於辦
納起見不惜更一申請憲院乞賜檄下西鳳運解之州
縣此番運解但定其起程之期無限以用車用騾但定
以交納實收之期無論其出於自己上納與包僱別人
但一切事取民便無限以必由北路南路卽四面通達
而民戴隱惠於無窮然此係萬衆公籲之通情亦實係
此運遲完速完之機軸惟明公念之

又

鄠縣無騾可以遠運勢必出於用車然農家有牛者尚
多而牛之能致遠者則十不得三負載之車亦尚十戶

三四然如堅牢輕便者則十不得一二且如單丁小戶
既無車牛而更無可以行遠之人者則且十有二三這
些處皆須借助於包僱別人之一法若出南路車不能
到即一切借助包僱之法盡窮此糧將何日到肅不亦
公私負咎耶又如即由北路而設法太密事事拘例不
容里甲通融不容省便包僱即到底終不能不出於通
融包僱而包僱之價必且當下大昂夫此運也百姓受
朝廷愛養休息之澤捐租賜復之恩雖肝腦塗地有不
恤但是正當青黃不接之時麥米正貴之際而民間議
此脚價每京斗一石非十二三兩不能包僱與人而官

價則不足五兩則官價外之七八兩是民自備若更設
法太密無小民通融之路即小民之虛耗於密法者必
且更溢於此外亦恐非大父母之所忍聞也故今此萬
姓俱知運由南路之議業已申院終望大父母為百姓
受此一過不惜本民情重請院憲也

麥性能耐三年但一成麵即不過一月以麥之成麵必
加淘洗入伏濕氣而後可入磨得細白之麵然以帶濕
性也故但放過一月即氣味必變此麵與麥同一物而
耐不耐相去直天淵也至若以麵之不耐久貯而又議
運米則恐不但失新令運麵本旨抑又違壯健兵力之
機緘與他日豫備兵糧之活法此中關係殊深遠也何
者從來兵間用米而至此忽奉運麥貿米之旨此必
廟堂之上有見於要壯民力須以麵資米要得防備兵
糧永無窘縮無論秋豐秋歉皆令官民易於辦納無如
麥米兼納令若一旦仍復議米無論違兵性之所宜失
豫備兵糧之寬方獨不慮違新旨本意乎且麵與米皆
養生之物而性則迥別味之美不美抑又迥殊故陝西
人無一日不食麵餅而西安之渭北涼鳳之涇岐即一
日三食純麵之所造故省城與邊鎮之兵每領來官米
往往糶易麥餅而食今若一旦新奉餉麥之旨輒復中

止不且違兵性之宜自羸兵力而怨生無窮歟又年大
歉麥多易成而西北省則每逢三夏多逢雨缺故秋穀
往往薄歉若兵糧一通以麥米兼用即兵糧易於備辦
不至窘民窘國而且以窘兵口味之所歉適令若一旦
以貯麥之少仍議運米但
廟堂竟因此議仍復舊日兵糧盡用粟米之例即不但
窘兵口食失國家備辦兵糧寬力不且餉兵又成一偏
枯之法耶又如以辦麥之難方今時已近夏去收麥不
遠况乾與武鳳翔諸處民間儲麥尚多以斗米易斗麥
綽綽有餘抑又奚難如慮四鎮磨具之難四鎮一處當

不下十家誰家不畜磨具兵如自磨即磨主自有利在
且有不俟本兵自磨活法又奚慮磨具之難歟更如四
鎮駐兵現糧口支兩月今若令東省且先運十分之二
三以備此兩月之外令足得五月之用而餘者盡以官
所應給之官價或官自招買亦可以令斤麪之直將來
可得數倍不惟裕民而且以益國即不然而以全運腳
價盡以給民聽民於六七八三月內交納運送貿收即
或國力不省而民力之所裕爲多蓋一緩則腳騾之雇
覓便當稍易稍省小民且暗享此緩中之所省無窮也
夫裕民力正所以裕國家矧

聖主念切民依何事不加體恤今如當事大人批飭準
欵瀝情上陳即
聖主且當喜其酌劑得宜又不獨不見責讓而已也又
況中間儘有活法運麥既不省上陳運細白麪又恐以
帶濕變味貽累或遍諭運麪屬邑麥不必入水淘洗但
用簸拭令淨乾磨細羅即麪不盡細白亦可仍咨四鎮
收麪正官麥不入水淘洗則麪不細白而麪一細白則
必帶濕性易變正味故今皆用乾磨之麪取其積時氣
味之不變以便各兵口食幸以此意遍諭兵丁且問其
如願得食細白上麪且得氣味之鮮美而又多收斤兩

兼賸麪屑可資養馬之用者公具結狀達督本官咨督
理糧餉大人大人題請日後給兵只以上好麥子更不
送麪將諸美俱全而此番麪不細白與將來但給兵好
麥永定爲例即四面無礙而遵旨貽悞賠累三愆當俱
免耳
憲文明飭各屬以一米二穀之式而頻聞州縣竟有責
民以一斗穀要細米六升者夫最上最乾之穀一斗原
可得米在五升以外然穀之成米亦豈易事穀之成色
稍有不足即斗穀五升之外不能留餘又須得大晴天
氣兩番透晒然後可上碾子況民間十七皆中下小戶

往往無牲拽碾必須用錢雇覓人牲者既有雇覓之費
更有雇來入畜一日之食此即至高之穀亦必貼以本
戶之人力而後能濟辦而小吏輒不遵憲飭不恤民隱
而爲之此則賢明當事之所宜差人暗訪而嚴飭者也

又

兩接台翰讀前書深悉我公虛衷若谷雅懷欽歎之至
自昔樂正子之優天下於好善諸葛忠武之廣益集思
俱由是道故其人品事業以叔季而直躋三代以上今
也於公見之吾道之幸可勝道哉更讀次函能如巳曾
中請上憲由前之議不惜援引輿情重懇憲院而務取

小民之便此眞大父毋存心濟世之道識閎甫終幅卽
呼同里里民傳道尊意人人爲之舉首加額一時卽傳
播邑城萬衆爲之懽欣頌揚而今晨包糧之價十二兩
上下减至十一十兩之間甚矣諸公之爲西鳳造福無
量也然尚以包僱者起身必令點集卽僱覓車輛賄囑
役胥耗錢費力其端爲多究之此應點之糧非錢糴於
路卽寄貯沿途之城鎭徒爲包僱者增添價值而窘小
民將來爲國家待用之力此包戶之利州縣胥吏之利
於國計奚益乎故萬姓切望俯念民情之苦又將來需
民尚多速一溥諭州縣但限起程之期與交納實收之

限而起身帶糧不帶糧有車與無車則但取民便下邑
若一得此諭卽包僱者又當更一减價而小民每石又
可减省一兩上下凡此兩番爲小民减省之一十餘萬
石皆上憲不費之惠賜已故老朽又切於此百拜而禱
也至如承示平凉從前輓運只任載三兩石之小車今
此西安七八石之大車竊恐中有阻礙則公精察之識
抑又開愚民之茅塞卽中間暗享其益爲多感謝又奚
可言也盩厔張節婦武氏特蒙旌扁李溫二節婦已八
誌稿枯木一旦敷榮恢恢乎仁沛寒岩風動薄俗矣賈
太傅曰移風而易俗類非俗吏之能爲不亦信哉萬歷

辛亥之志名曰馮周王三公纂輯考究之馮周未嘗與事
一切增益盡出王比部兄弟之手當時頗有物議惜今
無由得呂馬二先生嘉靖間纂編八卷而閱之凡例總
以簡潔爲貴目次總以秩序爲宜大抵目或宜倣之易
傳序也蓋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禮樂政事
由之起而祥異則天之餘波物産則地之餘生如是而
終之以拾遺庶幾大綱細目倫序秩然乎經學於漢代
自儒林之首重經學較宋儒則又未免有言行虛實之
辨老朽前說謂當於言行辨虛實非謂經無當於道經
師無當儒林也則如我公原分界限而自有輕重之說

其顚撲不破之確論乎呂馬二公舊志與信陽羅大紀
遍問總無覓處承高安公函亦已達去近聞新頒
上諭今歲進勦似在難已不知滿朝俊彦有以懸摧而
動上諫丹陛者否此眞國家一大動靜損益之關令人
夜不成寐也繼此運麥運米但有音信望早惠一音更
望酌劑於多寡適均之路使小民得早通融於西北麥
米大賤之鄉省脚力省糧價而且爲西北人開一利藪
也又二三日間聞盩厔運肅之米因限由南路車不能
過民間包僱此糧每京石價至十二三兩不能彀或憲
台速諭邑令一語聽從民便不限其必出南路而使此

邑獨有向隅之泣是亦極溺救人之弘仁也

寄糧臺沈公

西安不謂一旦頓成奇荒葢前此未嘗不荒而今獨言奇者前此有販來之粟今則舉西安一府并鳳翔東壞幅員千里間去秋今夏收成咸薄今且秋穀盡旱不過渭水南三數邑水田有百分中一二分之望耳百分一二即且無濟於本邑之饑又奚能波及鄰壤乎此民情之所以惶恐不勝也計今此出倉穀碾米而糶眞是救饑一着然糶米則縱是限以一人一斗無錢者亦何能得米以救饑乎且一家婦子老幼何能皆引至糶米之

場按人而糶乎此中既藏弊之大藪又縱是一人只許一斗而多錢市販之徒廣借奸徒而五番十番持錢以來不將此米仍十八歸有錢之市販耶此又大弊之宜防者且今又不知糶米以幾許爲度一人一月許糶一次乎二次乎大抵計口而食壯夫一月必須三斗十歲以下童子或可減至一斗五升婦人亦必在二斗以外今縱是糶與借軍屯不與市井不與顧如單蹈得糶之民戶實按保甲册子而糶一人莫隱而自此以至明歲五月中旬爲日將及十月可能供饑者之口食耶如生之恩即如鄠邑倉中既有里民捐輸五年之五千餘石又有用民糧加二之耗取作糴本而仍逐年或銀或糧散給里民責里民輸粟壞倉而現今留食之三萬餘石今或以民之本捐者仍按里糧均借令之加二出息於收後還倉又或於大倉用民加耗所買而仍買之里糧者按常平法照糧逐戶俵糶總之合借與糶二項里民每糧一石若能得米穀一石合以夏收所留當可實救得大荒一半全如單丁流客雖不在捐輸之列然亦境內之赤子於冬間爲之按出倉穀或一千或五百均勻按口實糶如此則既可溥國家之深仁且可以明情之厚善若夫將來煮粥散給務期保全此則冬春之間自

有

皇恩但就今急則治表一法而論第一稍緩催科而外次眞莫如糶米借穀按糧均派尚足慰此飢民於皇皇莫保之秋也至如碾穀一事穀既皆里民之公出亦應依糧石派碾何者一米二穀使本輸本納者皆得剩細糠碎米以糊口是亦大父母之深仁葢年荒時凡草根木皮可不至殺人之物飢民皆剝挾而食細糠合碎米野菜作團作糊尚屬充飢之上物耳明公大仁君子葢自命以萬物一體者聞此言也能無廢食而嘆息耶萬望留神調劑縱主張不盡在公然如公明德宏才上憲

心亦條畫果當自然和衷而濟由是得須式嚴飭屬縣以惠此飢黎即可不至轉塡溝壑而公之盛德鴻禧獲報於天者不可意量也

答邑宰曾侯

承示邑內河渠之說老朽與 此事之日久矣奈仔細推詳總無可開之水利只有潦水可資近山水磨頭一村下流自六老庵下入㵎二十里可用南江取水之法然爲之亦殊不易若龍河旁畧有可資之水然不但不多又逢旱則竭却是掘井資水一法邑內十九可爲且其利直可永貽百世也其槪另具別紙如上憲果能力

行老朽當細圖其詳與公酌劑而行也適聞憲文下縣令開倉糶穀四千但有食者不得糴不知果否如其果也此是最公之言然却須下之於情理之公上之於欽頒之旨中間議得妥愜始當耳何者今此倉穀前係按里糧而均捐之儲後是按里糧正賦而納加二之耗中取一分作糴本及此銀糴穀又是按里甲之糧均攤此銀而令之納粟於倉 朝廷原來勑旨俱是令小民以出之豐年者爲將來備荒之資在小民之節口縮腹逐次逐糧或捐或納而樂從者亦無非以今日輸納於官家他日得濟急於凶歲故此穀之出倉似宜以按里甲糧石均借爲妥糶則恐失原旨立倉本意即且欲糶亦似宜實按里糧均派而前此原納此穀之戶皆得均糴爲妥若糶不按里甲糧石之數目濫糶糴不分里甲內外之人丁濫糴而但曰赤貧者得糴稍有飯喫者便不得糴無論非國家設倉本意即且此穀之糶持錢至者盡似赤貧而究之此穀十九歸於富商牙儈耳何者實在輸穀之人既多無錢即赤貧者安得有錢乎盡富商牙儈僱覓赤貧來糴耳比聞秋初省城糴糧咸陽糴麥率是富商舖戶用錢一百僱來糴粟一石遠近駭聞明府可無慮耶然老朽徒得之

傳聞顧不知來文詳悉果是何如明府於此事如何酌劑要知逢此大荒縣父母更無法利濟士民只如遇國家公典若借倉糴倉征收散賑之間酌處於天理人情國法朝典之公平而能至妥協即功在國家而怨誹不騰於邑里德意即被於黃童白叟耳惟明府酌之

又

日前賤恙勞使顧問已切銘勒至昨猥臨荒榻不但道誼關切迥出尋常即一段好善忘勢盛節大足爲士林留播老朽且不獨私感於衷而正爲名敎慶矣所示水利必欲春即舉行常人之情事至始信未至輙疑者十

人八八九今以勢論新雪未旱以時論去秋尚遠賢侯則信此事之必宜舉行而更不容以猶豫俟時之見卽此高識遠見豈但出尋常咫尺之觀而已哉鄙人雖老斷當傾慮殫心以佐我公千秋百世之弘業矣蓋昔南陽鄴下皆以興舉水利著聲當時流芳奕世然皆就現成之水因勢利導今若井利丕興則是非江湖而享江湖之利非河泉而收河泉之益且永無盈涸升沉之虞以窮我民於大旱大荒之秋此之爲斯民永垂本利也何如卽此之鴻猷芳聲流傳遠邇上下爲何如也承示郡尊必欲得農政書全部昨敝門人湖廣發來試用進士

劉國泰托伊搜尋此書伊言其家卽有而泰西水法則未之見亦當留心找尋但必少須時日耳然竊計泰西水利中間所取當不大異於農政全書中水利之說今得農政全書卽水法大綱畧具得泰西法固妙卽不得亦不甚急也所以然者西安八水惟灞滻涵三水尚有可開之利然非朝廷動帑興功則亦難行至若講求井利則自潼關以下直至鳳翔北原之南最下一層大道之旁近河一帶相地之宜往往可爲而如咸長盩鄠等邑則可行者十之五六而盩厔尤爲最多郡尊如欲興舉水利建此大功只須親身一出相視講求良法嚴責此一帶州縣而於州縣佐貳中愼擇才力勤敏之員設之賞格示以懲條令今歲先於大道之旁盡種秋穀但可成井者小井則一井關四五畝上下能製水車大井者則一井關田二三十畝甚至可及四五十畝若每畝用糞二三車只一二灌便可倍蓰常田之穫更遇旱乾卽所獲視常田不貲矣至其餘同蒲諸邑凡水去地面三四丈者皆令今年先於境內大道旁如法舉行而郡尊更親身通巡一回餘者差的當人一再親查行見七八月間西安大道之旁秋禾芃芃翼翼之象爲百十年一大觀卽此等處之收獲且當數倍常年更如或逢雨

水之不時卽此先見之明計慮之深且當風傳四海而郡尊之仁心仁聞顯功陰隲且浹朝野而孚幽明矣尚何南陽鄴下之鴻名偉績不立見於今日哉然其機緘則郡尊以一郡之主宰何處事不可成只在憚勞不憚勞任怨不任怨而已不審明府可以此意達之否也歷觀前代記載與本身經歷大約六十年上下必有一大凶荒三十年上下必有一大歉薄而十年之內則水旱災傷亦必一見再見雖盛世盡然而如一落晚季則長短多寡又往往溢於此外而非可預定蓋若天道成一年不可破之例也然如天旱之酷則商湯時六年之久

亦云甚矣而紀傳則言湯旱六年而民不告病者預備
素而水利興也是水利信支旱之長策哉然講水利於
西安則視南省爲難何者地勢高河身低入水多不可
用而且泉之可資灌溉者甚少井之利獨蒲富有之而
餘州邑每置之不講故逢雨水之不時小且病私大且
累公而動煩　廟堂之發帑捐租否則流離必甚餓殍
盈途而爲仁人君子之不忍見聞也然如鄠邑則幸居
渭水之南終南之下河水雖不及盩厔之多而井水尚
淺舉邑之東西南北獨西北二方爲地高仰餘皆可鑿
井以資天雨之不時是固非易豐之鄉要之經理水利

得宜亦自非聽天長荒而萬難救藥之壞也故如鄠人
愚見則鄠邑自供應大兵以來民力殫竭兼地土窄狹
且時有小旱迄今蓋藏虛空矣明府蒞敝邑者已逾二
年邑中貧富盈虛自盡悉之試問何村有積粟過千石
者乎舉一邑而不能得一千石之蓄噫嘻貧不亦甚危
不亦甚耶然且無論千石也試問舉十村八村積至二
三百石者誰乎時值年豐尚且十七資渭北粟客之興
販然後可給閭閻之日用但一二日不到即市價頓騰
倘如不幸而西鳳二府合屬際旱與販稀少當此時也
雖大勞爲民父母者之彷徨籌慮亦復何益乎噫嘻凶

不亦甚耶況西兵未已荒旱易生渭北兩秋亦已粿粒
不收由是而浸淫及於渭南亦屬氣機之易至苦樂之
均情則今之決策大興井利用備歲荒真思患預防之
遠慮誠求保赤之深仁也夜來老朽反覆竊計其法或
宜預爲切諭示各路總約各逐大路自縣及於境邊逐
次明註村名明註每村多少人戶其村有長流大河與
否有則註明河身高低若何與食水之井深淺幾許下
邊有沙無沙一一細註分明彙一魚鱗簿籍總約同總
千約會本操堡寨中小約千會於一處視村落大小人
口衆寡擇其中殷實好義年力強健及有才能而務極

一村之選者舉之切不得以不肖之人塞責大村三四
人小村一二人限以同日共到縣堂親驗其人何如視
其器局可者手賜酒一杯以示重托民命之意其規則
初一年井不能遍及先約以各大路兩旁之地無論前
一料係二麥豌豆務盡種秋穀不得空隙凡留秋閒種
麥之地則盡須退後大約四五畝上下則須一圓井若
力能爲水車井者則十五六畝二三十畝須一大條井
於人多近路之地又其地主能自爲生則叚叚計地多
寡或圓或條皆須中磚石砌成以爲百年不壞之計若
人少路長地畝且多則土井砌井更迭相間又如土艮

地堅近水無沙卽盡用土井亦無不可總之求近路之旁必令井水可資倘如逢旱秋苗不至枯槁是爲貴耳至如村大人稠則雖土脉堅實亦必責有力之家盡須磚石包砌而如力或不能則許以得借官糧成就其功收後還倉嗌一眼小井可灌田四五畝糞土如到種小麥則可收七八石種大麥直可收十四五石卽種豌豆亦可得六七石如秋穀則薄亦可收十二三石厚收便有十五六石之穫至如大條井則秋夏二料直可得七八十石薄亦不下四五十石將來還倉豈屬難事況保在總約又奚慮乎然如其人自有力量無論總約不令

借用官糧卽本人亦正不願借官倉之物將來爲出粟利但力之不足則無如何耳且如窮戶不力動輙掣肘而非官爲措注卽事不中止不得事一中止而官令卽爲之不行故借之官倉麥穀正所以伸吾令也然如小井直穿本戶所費止於工力桶繩等器計費在七八錢兩數之間如須磚石包砌縱得隣里之幫亦非一兩四五不辦至水車井則包井製車直須十七八兩二十兩以外得所舉水利老人有力有識私借或亦不難然要之必得官倉再借則成就始易也又如水淺土堅井不用包而本人又有氣力則不用人幫至如磚石包砌之井則總約與水利老人通融善法令合村之人有車牛者幫車牛無車牛者幫人力總之一鄉之井皆須通力合作期於限日成事而以鄰里不得推諉延郤爲貴至如鄉中小戶既無田可井又無人供灌以至鰥寡孤獨則須思出一激厲同鄉善人須於此輩同憂共患之道令不幸而逢年凶歲飢不至鄉有流離溝壑之人此則又古聖人井田親睦之義寓於此而此處則全視賢侯保赤之意鼓舞之力深入十三操約地于總老人與中間富厚多田樂善好義之士共協於婣睦任恤之誼發乎情奮乎義而不自知也逮至今秋今冬以及明歲則

益求精密以觀美備卽三代慈惠之師豈是過乎一至秋收入其境而滿路嘉禾彌望滿目斯時也老朽倘邀天之靈不至於昏眊且當攄厥愚情播之風歌與我父老子弟作穆如清風之頌以謝我仁侯而慶我鄠人千秋百世之可免旱荒而樂郊樂土之眞在於斯不審賢侯以愚言爲信否耶至中間詳悉則容嗣奉函中不及

又

先子仰賴鼎力題請得邀祀典感在子孫豈獨老朽此日之祝至水磨頭田地壅淤等第得吾大尹此一番清査被災輕重若得邀申請妥協之靈咸得持平減賦卽

此地居人自此當衆於前此村落當漸成村落而不至
仍如前此人丁之蕭條窘窮矣此眞百世之功德也豈
獨感在寒家一家而已哉大抵此村田地一則逼近滂
水二則地處山口其稻旱地原來盡帶沙石兼積年以
來河水壅衝沙石日甚一日但旱則石田便稿一經雨
多又河水滲壅故舍下承種楊姓者田地一百二十餘
畝不曾用價卽契上祇有外村上旱地一畝五分上稻
地數畝凡皆相沿舊籍爲說其實這上地不及平原下
地也獨以此地十八九皆遠來亦貧之人或來此佃田
或承人糧石又或買人地畝率焉顡越則以是鄠縣一

邑中惟此地之田糧不可問而皆屬一輩里書意爲輕
重矣於今若親身巡驗持平論理或於旱地視帶沙無
石之田每畝減糧一升帶沙石而尚不太甚之田每畝
則減糧二升沙石太多之田則每畝直減三升其稻田
則準是以推總之種地則納糧此臣民之正理念其地
薄而且頗被水害多壅沙石則爲之薄賦輕徭保護培
裁此則
聖君之鴻仁與良吏大父母之正義深恩也此間惟大
尹仁人之調處妥協卽
聖明之恩膏端視大尹之懇款陳請而可决矣

又

夏禾蓬茂豐登有期此天心憐向來阻飢之民情而注
意助賢侯易使之化也叨在治內忭歡殊深特啓者宋
明道先生中興斯道方今四海之內於先生當日轍跡
所到之鄕非立祠宇卽建有書院以借爲地方光矧鄠
邑先生筮仕發軔之地遺惠在人流風未湮則夫揚扢
表章尤屬風教首事而凡官師紳士俱與有責亦斷可
識矣今兩學先生於先生舊祠悉意整輯邑內三五紳
士惟欣恭事老朽相隨其後亦復矢竭綿力目下捐中
延三間爲獻牲之所捐田十畝爲延師之具而將來更

擬再捐田十畝合前田約可取租十石永爲學田然念
點滴之水何濟於撑舟攏渡以明道先生之道高千古
而此邑爲過化首地非鋪陳揚厲令成大觀亦覺負此
一大題目顧惟是兩學先生淸俸有限安得餘力卽將
來邑內好義或不無人而非賢侯一邑主宰秉義作倡
於上亦奚能從風而胥應於下然如賢侯淸操廉守兼
近來官場應酬方苦不給抑又安得餘財可以成此盛
事以愚竊計鄠邑歷來曾有義田欵項至多今湮沒者
大半現存者租亦半落泛花賢侯但一留心查勘義田
舊項或撥過義租之泛用者一二十石改入明道祠內

為將來延師作士鄉縣無力從師與有志理學者肄學之資俾自此以往賢侯又於此一事特加培植講法鼓舞即一二年間風聲所樹有志好修之士當漸出其中矣夫方今

聖主右文重道去歲春間四五番諭旨無非期海內學士大夫潛心理學誦法聖賢今省中修復關中書院急如星火不日想當擇人舉行如賢侯於此仰奉

聖心特先諸邑舉行此一大義事做成片段即德之流行速於置郵且安知不邀 廟堂遙聞風聲取以為式頒行四海丕作吏治之師法歟惟賢侯高識遠鑒當不

謂老朽之迂爾

與糧臺沈公

北來公務勞劇端知倍於前此而如荒景頓成流離日衆即大父母觸目惕心其一段惻惻憫憐之懷倍苦於恒人端可意想而知也竊聞當事諸公悉心厝注開山徑發官銀通販粟之門禁遏糴禁屯戶廣來粟之路極救濟之深仁皆濟急之良法凡屬部民靡弗頌德然如今此西安之飢少半關西粟之貴而來者少大半則在民貧甚而得錢之家難今縱使遠粟多來市糧推積不過暫推市價之騰湧少足鮮省會民情之惶恐耳究之利在富商牙儈輩人鄉邑赤手無錢之戶終飢寒鬱抑而無可如何也故今雖西販漸來市價畧減而流入漢中一帶之男女日益以衆州縣市鎮之飢乞且繦褓叫號前後相望夫以

聖主明目達聰無幽不燭矧西鄙用兵京華之使東西如織倘如入聞楓宸者出於地方奏報之外不且將來為守土之累耶然如今日濟西安之荒則較易於前此兩番蓋一者前二荒皆深且寬於此番又州縣之積貯不厚今則遭荒之地方不大歲時不久兼各歲之積貯頗多令旨之借放分明但得按規題奏稍一那移大倉

春借之規於今冬或在來春之初不過那移時月之間即各屬七八分之實荒可濟而流離飢殍便當大減於目前耳蓋統計被荒州邑之戶能不飢者十居一二半飢不足用者十之六七全無依賴者十之二三而以各州縣之積貯論則雖鄠邑至小亦且有四萬六千今除已放已糶之一萬一千貯倉者尚有三萬五千即以舊規三分放一之例準之亦當出放一萬一千餘石而鄠邑民糧則一萬二千六百石也方今丁盡歸糧舉糧而合邑之民丁盡在其中矣若得中間稍一通融民糧一石得借穀一石合以春間野菜細糠真可十濟七八縱

有一二分不足之戶亦自目前少有恃賴兼一放穀即市價立減將來里甲民戶失所而凋殘者自當少也且鄠邑籍原軍民各半而軍衛則亦有積貯若並準民糧而借即安在自此至來夏邑以內有流離死亡之可慮歟是則借倉一着乃實惠均沾而得逢荒實濟之良法也況如以取諸豐者偹其凶原　朝廷兩倉積貯本旨守臣題請前期自屬善承功令又按里而均借按糧而實領即平日老姦巨猾無得幷其侵欺且國恩普濟而兩倉之粟本終在是眞所謂不費之惠飢黎丕濟而無息之借貸均沾而又所謂時雨之無私如是而更能善

招商販禁遏糴開山路而糴遠粟令來粟之途四通八達即粟且淵淵而來價自時時而減將西安前此苦旱之鄉得大父母如此調濟且無旱得爲災之慮爾夫國家議法於艱難之時要取其可大可繼可通可久始爲意美法良經常無弊如生之愚竊以爲濟今日之荒法之可大可繼可通可久眞莫此若也況如舊規行於春季今則稍通融於冬底但得自下題上自屬人主之樂聞樂採抑又奚慮奏請之難行而如萬姓之頌仁稱義則又不可言盡矣惟明公調停於上下而速行之即民飢可以立濟而粟價不抑而自平爾

又柬

聞蒲漢兵糧需用甚急而衛米輸納不前深爲明公之慮夫秋穀薄甚米無所出軍衛之輸納不前亦奚怪哉然欲濟此急却自無難葢民家有民家積貯之倉軍衛亦自有軍衛積貯之倉民家借積倉之穀可免流殍之慘軍衛若借其積倉之穀即七八日間竟可立完應納之米又奚難哉惟公酌於緩急之間如其尚可稍緩也則上請撫軍題請而後行倘如時不可待則請於撫軍一面題請一面行文應輸秋米之衛立刻借倉穀碾米送省近地則限以五七日即省遠之地亦不得期過八

九天至其還倉則限以來年夏後用麥豆抵斗還倉夫以今天氣晴明倉穀又已半乾若州縣稍有才力即十日通完各州縣應輸屯米之數眞是至易而無難也

與邑君魯侯論西運

解送西糧原爲供口外衛邊衛民之兵則凡在陝西東西二省之轉輸供應皆職分之當然且甘省近兵當必差役倍苦於陝省則陝省之運亦正屬情理之攸宜但國家舉事必權於輕重勞逸之分然後益民便國可以經久而不弊亦始是大臣經國恤民之遠猷時措咸宜之肆應葢如陝省前此數番長運民間不但耗倍徒之

財力卽牛馬騾驢之傷耗無限大小車輛之損棄甚多且卽人夫之病疾死亡亦纍纍相屬而國家之補救且費無限心力葢路太遠時太長雖欲不耗不可得已至去歲改爲逐邑轉運一法竟至不動聲色而大事直過東省小民無人不頌　廟堂之神明卽一二留心國計之士亦無人不推服大臣之碩畫今不知前歲之故轍不遠去歲之良規猶新一旦又忽改而爲長運也或者謂此必西省大臣爲存留西省之糧米起見夫爲大臣而爲地方之積貯起見此自美意也但如運自東省則一石糧除官價外在府西者尚費民間五六兩一入府

東州縣民間合公私外幫直至七兩八兩統而計之直是一石糧少者費九兩十兩且至費十五兩而後辦此旣民力之可惜亦復國力之可惜矣且最弊者西省地寬粟廣一無發落之方卽民間有穀賤傷農之慮今如豐收之鄉粟不洩於東省之負販卽勢不得不冒犯法禁横造燒房冀以長粟價而牟厚利行見合東西二省之麥米且暗爲燒窩耗者葢百十萬不止也是則爲西人留粟麥正是窘苦西省之農民惜西省之麥粟正屬耗西省之麥粟耳不但此也東省長運爲惜西省之脚力耳抑獨未思西省民生得錢之路甚難除農事之外

少資生之利獨以近來供西糧之運凡馱糧載糧之具畧脩若屬短路轉運卽不特壯騾堅車日有厚獲縱孱夫羸牛亦且日有可收之實利今一旦改爲長運絶其取利之路是則名曰愛惜西民而其實是窘苦西民也且究之東民前數次長運何一次不於半路包僱西人西畜而今一旦嚴禁其包僱東運徒使西人冒包糧之罪案不顧而東人亦犯輕包與西人之法網不恤卽二省之當事亦且來未達民情之怨得未達民隱之譏而上下公私胥未協宜也况邊事未巳卽糧運難巳前此十七八年供軍之料物多出東省給兵之力役多出西

省是則東省之民猶西省之民今日者西省之民力固自可念東省之民力亦自可惜爲兩省大臣者但宜爲國計起見爲民瘼起見事無論於彼此民無分於東西上以分　九重西顧之憂下以舒地方疲敝之苦惟利民是覜惟便國是行而不容一毫偏私之隱弊參乎其中庶幾合同寅協恭之義亦始符大臣公爾忘私之旨爾又客冬西運之旨初下俱是令陜省大臣審問民情力能長運轉運以取便民之意後忽變而長運今時巳屆期勢無挽回之理於不得巳中籌公私少便之法在私則聽其或騾馱或牛車或長僱或短僱總期於途中

無拘擬無雜費而但於及期責比其實收在公則省中
不須多差官員州縣亦不必多差吏役外耗小民之錢
一州縣但得一吏一差一家人押監途中到日收取完
票如此則在國庶少空勞妄費在私亦庶少雜耗留難
耳然包僱本縣之脚則須視其家道之虛實又須視保
人之妥否如包於外邑則尤須視本脚之家保証之人
而文約以質之其鄉地令畫一押爲貴至於途中有牛
斃車壞之變則於其到處必稟之正印官以印領求借
不但將來便於按人責償亦庶幾本員可據領銷筭也
然此乃不得已中小法耳倘如明歲更須運䊮若力可

直陳利害之情形則大臣謀國事取可大可久必以變
長運爲轉運是爲便國裕民經久良法又西北地氣寒
冷正月尚如嚴寒一有雨雪夫畜恐多難耐日後運米
或當自二月終爲始至九月止爲便
聖主仁明言之果切於情事必無不從之理即使不從
亦可盡臣子爲國爲民之誠心更加必不能轉則或固
原以東州縣減百里一石脚價一錢六分或至一錢二
分甚至一錢以幫貼固原西北土門外戶少路難之直
或亦情理通順東西二省民情之共欲也至如足兵糧
寬遠運並藉甘肅一帶之民氣防甘肅至西寧一帶千

二三百里番民之逋逃盜竊此中更須有條淡經營之
領書是在經國大臣集思廣益以收羣策羣力之弘效
上濟國事以報
君恩也

與當事

大兵所需莫重於糧用兵之費莫過於糧故曰十萬之
師日費千金然此尚就糧之運於比鄰近地言也若三
四千里外從旱路運輸則日費又奚啻千金而已哉故
古之用大兵而爲時久者率務屯田餉兵今自用兵以
來已近二十年矣顧不知何以累議屯田而終不收其

益也今或宜悉取古屯田於邊之成法揀其切近易行
者陳請擇人任使而厚其耕具密其防護重其賞罰以
裕後圖乎兼近聞肅州麥米十六七兩一石豆子一石
亦至二十四兩如其果也即近甘肅三五百里之間者
其價值可想而知也其一切居民生熟番之生計窘急
可想而知也長此不已中間能無意外流徙逃亡作姦
犯科之患歟萬一有此將來能無又費國家補救之力
歟濟此之法或宜急籌生聚之良術以救此膏肓之巨
症竊聞甘涼諸處旱田既多水田亦復不少而皆不鋤
不糞聽其自成不知可設督農勸水大員道其民番量

其口數分之田畝而力督其耕耘糞溉一如西鳳治理
水旱田之法而其水田亦能如西鳳之畝收三石以外
旱田亦能如西鳳之畝收石餘否又不知諸府鎮防之
兵亦可設法授之官田令其將卒咸按丁而帶耕將官
則限畝而資俸之不足兵丁則薄其租而皆得有粟麥
之獲以顧家口而糴留餘之粟麥因此粟麥漸賤用以
蘇此緣邊千餘里積年番民窘餒之氣色否總之此事
當下視之若小而其中隱禍所關甚大蓋從來邊禍之
難興率由邊頭番民之窘苦無訴故小之則逋逃逋逃
則邊衆益無自而生非邊兵由此有庚癸之呼即腹裏

之民困轉輸之煩大之且誘引姦番姦民相率而爲竊
爲奪稍一安緝之無法即效尤而起者日衆因之結連
外寇禍釁不息大爲國家之患害今邊上民番之窘於
衣食久矣又益之以不時差役苟非急爲籌畫其生遂
之法竊恐將來必大費補救力耳且西河四郡即古屯
田之地也而如今之府鎮星羅則沿邊地方與邊內外
可屯之田但得董率之有術盡可視內地之耕穫若自
此得一二年豐收竟可不用自黃河以東運糧升斗而
軍食可濟即且此緣邊苦飢之番民皆當益力稼穡以
圖豐穫而三五年間竟可變愁苦之域爲豐樂之鄉矣

夫方今制服此狡寇既確守以寓戰之旨是大得禦
邊之長策矣更如生粟有方遠輸不用且由是益務口
外瓜沙柳溝赤金及哈密諸處之屯並沿邊甘涼措注
得法便可連西河四郡之轉輸不用即國力民力兵氣
兵威不且聲靈愈壯耶聲靈壯而狡寇不且氣沮而胆
怯不久自回心帖志耶且狡寇既於我邊無術以撓即
一切沿邊番羌部落尚敢輕生事端也哉故務農生粟
一事不特是裕兵糧蘇邊民之要領實是壯邊衛杜寇
萌而居中禦外長駕遠馭之弘猷也是惟悉心國計之
大臣探本窮源畫慮而上陳以紓國計之大計爲宜也

寄肅州糧臺沈公

自旌節西移每欲一函奉候台禧山城僻壤竟不得一
便鴻可藉每臨風遥望爲之浩然而歎歲前注捕廳奉
差赴肅又失於預先不知及渠歸來反承垂注益爲之
悵惘不已然如往來邊庭之官吏商賈傳頌風猷則貴
賤賢愚通無二口抑又不啻親承音旨而沾被春輝也
外兵糧運送一紙別具請正草萊癡腸莫能自已抑且
悉公平日悉心國計矧今專督兵餉目擊情事於此應
爲廑念籌就經久良畫或得拋磚引玉以開茅塞即不
啻一堂晤對也

另備

運糧一事去歲改長運爲轉運舉前之公私勞費不可
言形者一旦不動聲色而過萬口無不推頌妙算之如
神今不知何以復循長運之規此中必當事有委曲之
苦心在焉但如兵糧之需將來未知止期卽糧運一事
上關國務之省費盈虛下係閭閻之損益利害必以經
常少弊爲可大可久之良圖顧不知何以京師水利近
已舉行而如口外舊日七衛水草肥饒之地屯政至今
未舉將非謂口外荒漠經營不易耶顧如甘肅涼寧千
二三百里沿邊之地正是昔趙營平諸人屯田之所抑

且居民羅列田多肥美兼私屯在在獲利現有成效可
稽國家運輸兵糧之費日前既如此之甚是旣宜有通
變便國之法況聞肅州粟麥一石直至一十七兩豆子
一石竟至二十四兩邊民雖有日糧究之窘於粟貴食
啇至千二三百里內軍戶民戶生番熟番則積困於糊
口之維艱卽此地之公私需粟亦甚急矣不知公家何
以至今未舉督農勸水之典民間亦少招佃營粟之謀
歟且此等本計旣未卽舉則西府近邊一帶地潤衆廣
之州邑設法平糴令得大兵有三年五年之儲卽不但
將來歲歲內運斗面價値上當有倍蓰之饒卽運自近

邊之鄉腳力視西鳳減半亦當收節省國費民力之實
益不且屬利國利民之大端耶如是而更能於運送時
一一不借東西二省之民而但言自招募的當運腳卽今
此發下官價丘白可以足用而有餘又何須遠動西鳳
二府之民力而重耗國務歟所以然者卽如此番公家
發下腳價以長安論每石給腳價五兩以外而如其在
固原近邊等處官僱腳戶卽不但爲東西二省之民省
此一大勞費抑且官費之價值不過石給四兩以上而
便足叅撥之前此西鳳累運成規率接僱於此等地方
其腳價率以此爲準也自用兵以來國家之費陝甘二

省之費不可計量今既不得公私兩便之策則於中籌
出一省少民力國力之端或亦裕民裕國之道也且如
萬一將來沿邊歲歉大兵需糧方且邊民飢餓逃竄而
近地無可仰之儲蓄卽當事之經營勞費或當更甚乎
日則於今通盤打筭生衆益糧之法非大營邊內外兵
屯民屯令得粟出近邊者不窮於邊內外屯戍之兵及
沿邊之番民而無急窘空匱之慮恐非經久無弊之長
策也又如陝省積貯係陝省公私之命於今細民正未
嘗不關大兵之食今亦未得經久無弊之策去歲一年
歉薄便情景狼狽如彼此明公所親見倘如水旱無常

更有二三年歉將如何歟不知明公所夙籌積貯一大事良圖可得聞歟敝省志書尚需一年方可言竣前老朽所云四府一切民屯兩項積貯俱宜按實詳載誌中以便考核者葢即昨歲情事觀之或屬一道顧不知誌稿中詳此否也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二終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三

書答

寄朱可亭先生論纂修明史書

明史纂修是 本朝一大制作抑千古是非之林也必共此事者三長兼擅置此局者五不可悉捐然後可望繼馬班歐陽之後而無忝超晉魏以來十七八史之陋而先生今如明公與數巨公以名德宿學總裁其上大匠得人巨室勝任屈指歲時當可成編矣顧未央章華之造豈僅一二匠作之力倘分纂非人不達史旨之源流不通當代之典故又乏子長孟堅永叔之筆力董狐

南史之骨鯁亦豈能通總裁經營構造之本旨將鑿削塗堅一有不稱皆大觀之玷闕也然使前四者備矣而非精神血氣足以貫寒暑耐歲月以副其不避怨不恤勞之本心縱具目矣亦奚濟也如敬者則前此六十七年中雖浮慕性理治理之梗概其實腐陋而迂庸於前四者既無一能矣又今六十有八之殘年重以胸塞耳聾之痼病前甲午春湖督額制軍山林隱逸之薦即以病辭今閱十年矣老益加而聾日甚三二年來徒以饑荒邊釁癡腸漫熱有時與當事者妄及世事耳其實一形神僅存之餘生也尚能供此大役不爲明公辱即討

亦有虛誠回辭而已然如生平讀史書究道法與一二
知交泯許明史亦不免有管窺之愚足資此事引繩削
墨竹頭木屑之用者故自顧精力雖不能恭赴明命而
區區愚忠則竊欲以迂見自供於明公哲匠之前也大
抵纂修前代之史所以輯編其一代之治亂因革以彰
往勸來而君德用人行政與夫人才制度五事乃治亂
因革之肯綮而君德則尤此四者之咽喉人才則尤關
此四者之命脈也觀如明史之料於此二事其中是非
較彼三事實爲不多剖斷盖用人行政制度三事則會
典與存實錄尚在難在敘述簡括亦尚有徵可信也

至君德之優劣昏明全視史官記註之詳畧虛實人才
之高下賢姦則視誌傳碑銘之眞妄誠僞事關異代
人不相接即使二者盡詳盡實悉誠悉眞原情度勢據
事推心尚當有窮理盡性論世知人大君子超羣情而
定是非之權衡剏明史之料於此二者俱難言也耶即
如史官之日歷記注所以記人主一切起居行事必使
善惡不諱於册書然後是非可考於後世昔明太祖崛
起在位即以宋濂爲起居注修古記言記動之官大明
日歷一書成於七年又取其關政體機要若宣諭征伐
禮樂刑政及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事統列七類爲聖
政一記其後定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代纂實
錄以勲臣高官者一人爲監修閣學士爲總裁詹坊經
局官與焉似乎史職備矣然以國史而用監修監修敢
聽其直書人主之過惡乎總裁矣而又益之以總副十
羊九牧總裁有副可推副裁有總可卸誰定主見敢據
而直乎且以太祖之威嚴一言不合禍不旋踵又誰是
不彰長隱短覰過目前圖免罪戾耶又以太祖之厲精
圖治如關於政體治要若大明日歷聖政記者其種種
美善當亦非無實溢美之紀載而要其任情負氣賞罰
興除之偏執已見則亦概乎未之見以爲後世之監也

夫以太祖之庶事修舉而史局如此後此者尚得眞實
錄耶況如弘治初編修何塘即上疏言史官之職國初
未失不知因循廢墜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逮萬
歷初則閣學士張居正又上疏言國初設起居注官後
定官制設翰林院修撰編檢等官奈自職官更定之後
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畧又世宗嘗諭
大學士張璁曰古左右史即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
弗盡乃事何也夫由世宗居正之言而推之弘治之前
由何塘之疏而推之成化天順宣仁永樂之時即此十
二代之實錄俱不可謂備矣將萬歷以後衰亂之記載

不從可知耶是所謂君德之難定其優劣昏明也以郎
據迹而論高成之創業垂統仁宣之繼體守成英景憲
之反覆孝宗之溫恭治平武世之狂蕩綜覈穆神
之庸劣叢脞懷宗之拂逆亢烈亦可概見要其性情行
事之眞則且十不得半也至若人材則不特少可信之
誌狀亦並少可信之記傳墓誌傳出自子孫子孫之言
僅可盡據耶記傳雖出自他人近於公矣然非子孫之
賢之貴亦豈能得他人之記傳故他人之傳其人與子
孫之傳其祖考父母俱有難盡信者焉且更有難者史
傳一人之是非要須合千古之公論而欲合千古之公

論必深鑒其人性情之隱微學力之淺深行事之偏正
與世教有關無關而後可斷其人之純疵且是非則稍
知名義亦尚易斷蓋天下之姦貪雖難據定而要可即
其終身而定其爲人至如純疵則賢知之倫當世久傳
矣非總裁與操筆者學術衷百代之皇極心胆昭日月
而無慚以寫生之筆曲傳其人之極慮操心亦安能副
我夫子觀過知仁之大旨春秋誅心之微權介隱操潛
德一言而發其幽光覇才權姦一字而盡誅其隱慝耶
蓋如劉誠意基者則羣艷人口矣然以敬而論智有餘
而學不足才亦高而量未弘彼其所謨謀者將謂多自
悔之處耶而難星乾象之陳則機智盡呈矣將謂史多
漏遺耶而當時條答天象之問則命付史館矣且縱是
出處之節可通以管仲而要之學遜敬輿誠謝孔明而
識讓子房謂之開國智計功名之士則可謂之王佐或
當伊周笑人即擬諸張葛亦非其倫也徐武寧達人謂
有享福之厚德吾謂有達天保身之深識功而不驕貴
乃益謙君子哉漢魏以來鄧高密郭汾陽之流也而勤
勞倍至即圭角且倍融矣厥子輝祖克世其家貞忠實
義諸葛之後厥有瞻里不亦千古一揆耶李韓國善長
不敢謂有鄭侯之智計亦自有鄭侯之勤勞見險不止

終以貪亡遠愧留侯近慚靜誠矣蹇夏三楊輔弼累朝
當時推稱後世傳頌然夏較優於蹇而皆不免胡廣之
中庸西楊雖較貞於東南而亦乏論道經邦之遠猷永
弘仁宣之間相業益黯焉銷沮矣獨解士紳縉有識有
氣然痛哭流涕仍是洛陽少年餘習君子終惜其悔之
未久折之太早而成祖未能仰體太祖培植教養之本
意也李文達賢機畧似姚崇商文毅輅彭閣學時貞諒
似彥博蓋天生以貽正統成化間畧救一時之太甚者
也岳閣學正王端毅恕劉閣學健謝閣學遷梁閣學儲
項襄毅忠林尚書俊劉忠宣大夏胡端敏世寧馬端肅

文升戴恭簡珊陸莊簡光祖楊尚書博王忠肅翺周文襄忱社稷之臣有守有量有猷有爲其韓范流亞乎而功名譽望稍不及數公則廟堂之上顧遇不及宋仁而諸公亦遜其學力也若趙文肅貞吉呂寧陵坤顧端文憲成得天獨厚而摯立意亦銳而弘稽其志力遭遇逢會范文正其願學也而遇而未遇行而未行是殆世道之不幸乎羅都御史通年恭定富耿忠惠九疇余肅敏子俊韓襄毅雍葉文莊盛童少保軒高都御史明倪少保岳韓忠定文王文莊鴻儒王尚書瓊操識經畧亦皆國家柱石之器也顧都御史佐李文忠時勉彭惠安韶

陳祭酒敬宗吳文定寬邵文莊寶謝尚書鐸蔡祭酒清鄭端簡曉清貞嚴毅有骨有氣尚不愧大臣之節乎靖難如鉄鉉景清程濟及周王卓鄒數十君子王莊毅竑秦襄毅紘陳恭愍選羅文毅倫劉忠愍球章恭愍綸鍾恭愍同廖恭愍莊黃伯固鞏孫忠烈燧許忠節達舒翰撰芬楊忠愍繼盛陳御史茂烈沈光祿鍊楊御史爵海忠介瑞趙冢宰南星楊都諫漣魏給諫大中左給諫光斗周吏部順昌周臺諫宗建劉公宗周黃道周或爲包孝肅之剛或爲趙清獻之清或爲朱雲汲黯之戇直或爲楊綰劉蕡之忠鯁或爲東漢之李膺或爲南宋之胡

汪是益一代重士養士之報首見於靖難死義之諸烈士末收於甲申徇國之諸義夫而中間於二百五六十年接遞而生此數十君子雖非中行之士而要之撐住乾坤正氣足大生吾道之色且以增有明一代史册之光耳而中間最可惜則方正學孝孺粹姿正志浩氣孤操上之倘得孔孟爲師當不在十哲之下次之從程朱受業豈遂讓四子之賢大行而際明良司馬歐陽其所優爲不遇而卧山林叔度幼安亦可庶幾乃一之不遂而僅以拒草廷哭酬兩朝培養之恩且得紛更貽禍之罪於百世下論世之士嗚呼此天生之而不能成耶抑

正學自學其學而學不副志耶令人讀其書論其世輙不知涕洟之從何來耳最可慨則段蘭州堅巨願弘猷施不百一而僅以郡守終其設施最可傷則葉伯巨以教諭慮及國家而死於創業垂統弘毅清明之主最可慟則鄒吏目智以英姿弘志未壯而貶抑以死而最可取則龔千戶遂榮以卑官末職未嘗講理學綰大綬而輕死忘生爭大義於有禍無福之日足令于忠肅薛文清自歉寤寐耳至如李閣學東陽楊閣學一清楊閣學廷和委蛇濟時權宜救變處君子雖厚諒之而要之因依附會苟全終始不如玉潔之爲正也武功則開國靖

難名將固多而劉誠意姚少師最推明决然附高文之龍與乘風雲而天矯飛騰變化皆逢時爲際會向使與于忠肅王文成旗鼓相當正不知鹿死誰手也故有明一代武畧愚意獨推于忠肅與王文成耳盖于忠肅於大難欻起之時人心惶恐之日而獨决大計運大畧携震慴殘敝之餘衆而力抗强敵遂使有明之宗社已危而再安此有明一代之奇功也王文成於兇燄方張之日四顧茫茫而獨以無責無任又無兵糧之客臣倡明大義招號義侶不日而夷滔天之禍此有明一代之神功也其他若郭定襄登卓識偉畧守定見明周亞夫輩

人而窺其底蘊尚覺亞夫鞅鞅之氣未除耳萬都督表逵學正守推量弘猷肖介中從未見此異人倘使際時逢會芉叔子當遜斯人出一頭地何言他人乎俞都督大猷機畧邁李廣戚少保繼光節制似程不識不謂一時名將不可也晚而更無聞焉則當時廟堂之上更無選才知兵之司馬如王司馬瓊之信守仁而當軸之大臣亦更少器使盡長之督師如韓襄毅雍之任陶魯也乃信任將授師擇人而不限以資格專委而內不制馭是乃要義耳道學則薛文清瑄章文懿懋呂文簡柟鄒文莊守益吳康齋與弼其清貞簡諒者皆本於性成嚴

正篤實者不由於襲取即在孔門漆雕原憲之侶不多讓也曹月川端胡敬齋居仁黃伯固鞏林之春仁懿守篤行即通識不足而質守有餘不謂盛世之醇儒不得矣若陳文恭獻章清通淵虛最貴之品羅文恭洪先清貞嚴毅最粹之行明之中葉理學人物王文成而下二公表表也然白沙者念菴之心重而要之語吾道之宗傳則白沙之清灑自得固當讓念菴之乾惕居心也然皆不免溺於作詩寫字之間未脫秀才餘習耳至王心齋艮少不知學一變向道不至不休羅近溪汝芳楊貞復起元浮雲科第虛心師善直以至命爲期一體爲量

師弟淵源有同一致即其於方外徵有濡染要之風氣驅役師弟漸染而三公爲血性男子摯願眞腸亦庶幾曾子所謂仁爲己任者乎至若鄒忠介元標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馮恭定從吾孟雲浦化鯉皆不愧曾子所謂士之弘毅者也而顧端文志量倍加宏矣而年不永位未高尤昔人所謂伯淳無福宋代無福乎然余終惜其未脫門戶之習激成黨禍也噫嘻中行可易言哉經學史學則三百年中讀經註經者非一家纂史評史者非一人而要之權衡淺深較量高下則郝京山敬之經解專志苦心潛通冥會雖執見處不少然獨得處甚

多一代之經學冠冕乎鄧潛谷元錫之函史窮源溯流
衷經折古俗眼雖苦其文字之奥衍然要之包羅中俱
有折衷視鄭樵之博物散而無統馮琦之經濟博而寡
要殆迥出數倍不啻也至彙集本朝之故實表彰一代
之人物稗官野史實繁有徒而有典有則多信少疑則
獨鄭端簡曉之吾學一編乎其他不惟通記彙記編年
紀事本末諸編或草畧不稱或意爲增損甚且有爲而
爲如陳詩魏收之毀譽失乎損眞不足取信者種種皆
是也更如弇州史料士林稱大觀矣然謂其盡出附會
弇州人品尚端當不其然謂其盡執巳見弇州卽不足

於經學理學要亦尚達於正論通論獨其故實塡胸摹
擬太甚每一執筆遂不覺格套冠冕之習趨赴筆下不
難彼此皆可移用太史公寫生傳神之筆似不如是故
孫司馬爲余君房言弇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使人疑
非眞此語流傳世口然否相半然陳弇州之全編而虛
心端誦固不待終卷而使人眉蹙意倦也卽謂孫司馬
本詞不同忌語而同借語可矣他日史局兼採必所不
免要之須大費淘煉剪裁耳文學則方正學孝儒志士
根心之言宋文憲濂名士冠冕之作劉誠意基英銳警
拔之製皆開國方盛之氣蓬勃挺出之才也至如較論

一代文章則明人之評括一代而十家冠十家以崆峒
二百年來幾無異詞然如鄙意亦不敢盡以爲然也蓋
如夢陽之文章謂其於弘正前獨開一面則可若曰直
媲秦漢且過八家則士林沿習之見耳今且無論其見
解本原卽如大雅二字夢陽曾足當之耶文章不歸於
雅愈勁愈粗益雄益莽耳何景明無遠識多排氣十論
不亦涉淺泊耶王世貞富矣然多冠冕套語少精切眞
機居隆暢矣而浮氣未除汪伯玉工矣而無圓神至李
滄溟攀龍則崎嶇澁滯如走張茅硤石之道令人氣咽
神疲不知元美何以獨推宗盟也文人自張旗鼓後世

迷目信耳耳歸太僕有光比來士林推爲有明一代文
章然清矣逸矣薄弱籛弄四字曾能免乎擬配歐陽不
將廬陵噴飯耶王遵巖愼中有思有氣唐荆川順之清
暢精神茅鹿門坤意近機調然遵巖終神疎而未澤於
雅馴荆州亦浮溢而尚欠嚴潔赤水則氣雖微浮而志
知向上見雖偏畸而趨不卑汙正自高出諸子乎若茅
鹿門坤一切亦不脫文人器局獨其論事理考古今語
文章尚有見識葢其於古今典制淵源獨留心是足尚
也楊升菴愼雖未與十人之列然博學多識而志節較
然有明文人中要自可矜耳若夫本獨見之明識發天

籟之眞機不擬乎古獨出諸心直開千古之秘扃一闢
宇宙之靈樞其王文成守仁之文乎然要之奏議則三
代以後之僅見其他文字謂之卓然自成一家則可若
曰秉經酌雅足師百世亦不敢許也凡此數者一代之
道德事功人才文章功過長短各有攸歸而曾未得知
言論世之大君子秉直斷論一公四海以定其醇疵此
宇宙之闕畧也然其功罪長短尚有昭然可見之迹而
前賢論斷及此者尚不乏人猶易爲折衷也至如君德
則太祖開業乘運廓清四海立賢無方厲禁貪吏宗祀
功臣奬進廉節賞不濫予罰不貸貴官寺不得任事貴

戚不得營私終身孜孜乎以勵精監亂無怠荒宴逸之
行敗德損善而時時以安養生民爲第一義此眞天生
以撥亂安民之令主五百年代天字民之興王而豐功
偉績可法百世自無疑也至其立國建號更無二三雖
小節乎然亦可冼漢魏以來陋習而爲後世型範耳然
如喜怒任情殺戮太濫臣工不容直言將止於迎合疑
心太甚更改無章分封侈而啓燕藩靖難之釁瓜蔓誅
而蹈弓藏狗烹之譏過自難掩豈非後世之宜永鑒者
乎然誅戮雖濫而法令自嚴由是貪殘頓革而府庫盡
實生民日蘇士無妄營而廉恥日生品節日勵以是二

三十年間官方士氣民俗一一昭朗清肅有如雨霽秋
澄爽人心目逮至靖難之際死忠死孝之倫遂爲亘古
之未有即宇內風俗至嘉隆時士恥簠簋之不修民知
清節之足尚幾於周之成康臻乎漢之文景而其爲時
之久則又前二代之未及也諸將受托往往竭力効命
市肆安堵幾於東征西怨之盛不二十年海宇遂由是
蕩然掃清侈於禹跡即夫寇强力竭寧至斷脛喪元曾
不反顧而一以不辱君命殉疆場是雖平日剖土不惜
廟祀特隆之感召乎要亦賞罰不假之明效大驗也此
又過中之宏功隱惠殊續弘勳乎更如太祖之立賢無

方王本以布衣而備四輔杜斆以教諭任春官劉基王
褘章溢葉琛以薦徵侍幃幄備使任而後世且專重科
目致令治理日弊而四海困窮以太祖之任將專征功
擅五等而後世且重文輕武兵政陵替迄明之運終於
武功不振遂至盜竊發生大業墮殞以太祖之禁制官
寺止供掃除而成祖繼世逐開進用之門由是英宗因
之乘輿北狩憲宗因之兩廠煽虐迄於劉瑾魏忠賢之
倫而倍甚漢唐之流禍逮至懷宗而此輩仍開門迎降
遂以亡國嗚呼豈非開創之君憂深慮遠規模弘大繼
體之主循便襲敝智浮識淺曾不知流禍之無極乎又

豈非守成之君大宜尊開創之善制不宜襲漸敝之餘風乎凡此又皆宜於敘斷中不忘申戒示監之大端也

建文仁柔齊黃方練抱鼎錯之忠而乏主父偃之智其能濟乎然天意在燕卽主父重生其能濟耶此中倘下死語亦少恕寘識矣成祖靖難之師大義自在千秋劉璟面試曰陛下逃不得一箇字眞逃不得一箇字也然交趾之囚以服事殷亘古止一西伯畧大義而語時勢可惜可恨在齊黃輩書生太無機畧激成速禍耳至如飭官方振兵威須聖經弘文敎於太祖厲禁貪殘之政遵循不改固守文之令規也然如南交北庭用師不息

西洋取貲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東宮輔導禁錮十年一時名俊多死囹圄燼滅先王一德明良之休風其他二十年中中主敗德之性行亦復不少至如方黃之族蔓延遠屬幾至千人甚至忠義家屬令發教坊或充家奴嗚呼炮烙醢鼻亘古稀酷曾酷於此耶抑千古之罪人

太祖之罪人矣仁宗經歷憂患性復慈祥使其長年不失令主而臨御僅周一歲宣宗英明繼太祖而無其强悍仁恕似仁宗而兼之斂果任賢納諫綱舉目張吏治烝烝明良太平之休風也而亦止十年嗚呼其亦明代之不幸乎然以輕身北出遂貽英宗陷虜之禍識者首罪王振亦不能不致慨於宣宗也景泰尚能信任于謙而社稷獲安不可謂非其功而曾不早迎太上仍復南城禁錮儲易見深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卒之子死天天位終反奪史謂其驚懼而亡又安知非重逢扼吭撲被之禍歟是可為昧義趨利者之大戒也英宗奪門之後而仍縱宦寺擅國之權至使社稷之功竟被誅戮翊戴之姦亦生反噬其不亡者幸耳憲宗雖有不忌儲怨之厚德而權閹憸相肆羅織而敗官方跡其性行僅勝桓靈耳孝宗溫恭仁恕納忠言任老成選良吏勤宣問朝夕蓋臣野無兵革文景宣章之休風也然任老成而

少坐論之令規至使劉忠宣七旬老臣陳事跪久而不能興雖有令扶之優旨要之亦遜古聖帝明王之敬老尊賢矣至宦寺之權雖不至如英憲之甚要亦少掃除洗滌之功仍留餘毒幾成厥子覆亡之禍春秋責備亦孝宗光璧之一玷乎武宗十四年敗度縱欲宜亡而未亡此有天意未足置斷也世宗修元罕朝兼姦輔輔政歷年殆委裘而不亂者得漢宣綜核漢明察察之力也嗚呼人主明斷精察賞罰明決其殆持衰救弊之良劑歟然士氣頓盡國體大傷矣繼以穆宗中旨叢出輟朝不視中漸墮祖宗紀綱法度者耳神宗時際豐亨百爾

叢脞征徭復繁姦叢於四出之搜括盜典於積年之流離雖曰未亂而亂本已成雖曰未亡而亡徵盡現矣況復頻忘十年太傅托寄之弘勳宗德又可勝言耶嗟乎縱徵熹宗魏閹中間更一簸揚狂氛彌天其能掃除耶益士大夫營私樹黨之弊更成牢不可破之局一若天意有在舉世盡驅役於氣機之莫遏氣習之難逃也夫惜哉懷宗無荒淫豫怠之行實勝洪光奈以數乘陽九荒旱頻仍盜賊輻輳去一儉相而仍用儉人前誅宦寺而仍亡於宦寺行拂亂爲雖社稷之死尚屬歷代喪亡中之罷風勁草然以余評則亦昏而不明之至矣今有

居家者平日自詡明察遠至白晝盜掠閭巷如是者三日而尚不得知家藏萬貫一旦遭際喪亂重禍護家保身俱在於此顧舍已求人東借西貸曾無一濟而卒之家破身亡所藏者留爲他人之用曾可爲明察耶當甲申之春寇克保定已至國門此豈一日間事而懷宗尚不之聞及京師被圍守城之卒飢餒待死至倉皇中求貴戚大臣之捐俱不可得以至國破身亡而內帑之積留爲他人之用嗚呼行事如是尚可云朕非亡國之君耶是則一十六主之仁暴賢愚是非功罪雖史冊猶存人尚知辨而爲仁中之暴暴中之仁罪中之功功中之

罪則三百年中以及今日罕及者帝紀之尾斷論將何憑乎至如人材則國初陳靜誠遇有幃幄之隱功有知幾之元智而終身不蹈范蠡之險子房之危此開國僅見之智操存此一段大義自足爲處功名之會者立一保全功勳知幾不殆之雅範良規也而諸編中及此者殊少于忠肅再造社稷之功雖復廕及其子而曾不及於世爵不克與徐武寧劉誠意之子孫終始國恩而二百年來無人及此此既其大功之未明矣然如不急迎太上南城一錮易儲之非君臣兄弟叔姪之大倫所關千萬世名義綱常所係愛君者於此豈容隱諱放過報

國者於此豈容寬假含糊嘉靖中王弇州號善論事矣顧乃謂太上所由速還者由不急迎特不可爲訓耳社稷爲重君爲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哉至謂易見深而儲見濟君心也相職也于忠肅一本兵耳夫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此罪肅愍其何忍也嗟乎迎之亟則來反遲此言是矣然天位已定寇謀已奪況也先累累責迎而李實親見其可迎之機矣景皇爲人臣爲人弟而不亟圖所以迎之可乎社稷爲重君爲輕太上北狩之時可也迴鑾之時而可哉南城之錮臣子之心忍耶易儲君心此豈待言然忠肅雖曰本兵其相信豈僅尋常相

他小小事不爭可也此三事也何如事而可不以堯舜
之道陳王前乎是故不錄其再造之功而概責以三事
之罪在國與誠有所不忍以此三事之愆而謂其無玷
於再造之功忠肅當亦不自安於心耳若夫迎太上不
迎太上又當問其心之爲國爲已也何如爲訓之說亦
皮毛格套論耳非千古正誼明道正旨也且春秋責備
賢者十載而下固無幾周公然舜人也我人也忠肅獨
奈何甘出周公下又奈何使吾出周公下哉獨其有可
原者當日忠肅處此必非逢迎容悅如陳循輩依阿附
會或口陳而史筆不傳或摺奏而旣戮匿章至今無從

考信耳此論世之所以難哉而自謂抱千古之眼如弇
州者且當此近似亂眞之說而未能晰白其大義於功
罪之間又安望他人乎此則功中之過亦尚未明也王
文成擒宸濠一代神功尚不必言若其事雖屬於一
方而勲留關於宗社況以武宗之昏狂朝野切擇主之
心姦宄有非常之冀抑且賄賂潛通中外表裏矣向非
文成見義明守義定忘身殉國一戰而擒至今六師親
征叵測可言耶而如通紀編年廣彙記事諸書往往簡
略其本辭甚且傳疑滋斑以伸其忌嫉之私至今二百
餘年矣倐風相襲尚且無已至於以無兵無食且無責
任之客臣而毅然擔任成此偉勳煌煌大義昭於日月
此尤古今之奇蹟大賢之精忠而總未見有昭揭至此
者且從而波及其學術夫學術非堂上人豈能辦堂上
之是非今試問文成之後抑孰爲文成堂上人者可妄
逐忌嫉者之餘波而較長論短耶且學術之眞僞是非
係人材風俗之純駁邪正今日史局論斷之公私當否
卽關人心風俗之向背從違謂文成之學卽副孔門之
分量可繼曾孟之後塵則爲譽之失眞謂文成之學非
孔門之脉絡不得與於子游輩重本輕末之列亦爲毀
之失實葢文成之失早年馳騖於文章未三十年卽出

入於功業一生窮經之功少抑且及門夾輔之助微本
其聰明自爲學術耳又其天性爽直隨人眞切者惟恐
眞切之不至易簡者惟恐易簡之不極以是單提易簡
直截一路於大學全體大用眞體實功圓滿中正之旨
不副耳要之致良知一說眞切簡易卽大學明明德之
宗而未襲其迹亦且便於上中下三等人而成一帖起
痾回生之良劑也夫救病者在先其急而制流者宜塞
其源今以
英主之求言任賢如恐不及與夫覈吏治培士氣厚民
生飭兵防實積貯而諄諄以訓臣工倡儉樸爲治理此

眞郅隆之大機誠得士風官方及四海之黎庶能確守居敬窮理而兼達於良知之不可自昧仰體
九重勵精求治無非欲登四海於隆平之至意各各實致此良知爲文武士者咸奮發作隱居求志正學問爲文武官者咸奮發作行義達道實功業由此爲士而教子弟已仕而訓臣民使朝野之風俗人心一變其功利權譎寡廉鮮耻之痼習而釀成國家道德齊禮之盛化以躋於熙雍則雖謂致良知三字可佐孔門型世訓世之一法弘孟子良知未及之全旨而爲　國家助成盛治之一機可也曾可非耶然敬爲此言非專爲文成表

章此一言之不差抑以爲日來士論往往不考其實未得其平而妄肆譏彈今日明史之修中間論斷至此合有公評以傳萬世而亦與總裁諸公頗有關係也唐荆川順之英才銳志正學孤操不可不爲有明江東百五十年來傑出之人然尚就其爲人之品操學問言也至其晚年一出於文華之薦士林往往與龜山應蔡京之薦同惜嗚呼爲此等浮論者不惟不明荆川抑且不知龜山夫龜山之出也去宋南渡一年耳當其時國勢洶洶幾類盲風之蕩舟一瞬卽覆爲人臣者生平講忠義之學抱忠義之心又挾可以扶危濟難之實具苟可以捨身濟國禍福利害豈復暇顧况蔡京爲濟傾而薦賢爵祿本宗朝之公器又何不可挺身而出乎獨可惜者宋合南渡天奪其魄龜山計畫不行耳向使本謀盡用文武同心宋祚將危而重安龜山何如功耶而尚得以出處不正相譏乎荆川之出雖禍僅南方然如數省之蹂躪桑梓之險巇目擊心憂正志士仁人披髮纓冠之秋豈不安枕之日也而文華援手而同濟一時之難爲卽中自朝廷之郎中太僕通政自朝廷之太僕通政郎巡撫自朝廷之巡撫我知借朝廷之兵力爲朝廷解南顧之憂耳我知爲桑梓墳墓免蹂躪耳又何知文華爲

誰氏之鷹犬乎而分宜爲當世之權姦耶士大夫往往不察其心索垢而滋詆噫道之不明尚可言道之不明而埋沒仁人志士之本心弘願因使士大夫昧斯人與徒之正義忘同胞水火之公憂相率而至於忘君臣父子一體同患之大旨而各爲其身謀胥由是矣焦弱侯竑曰應德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始島夷蹦姑蘇戕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淸慤謹愼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巳之

人殆難與道此也張江陵居正今之論者極口詆罵至此於震世之權姦夫居正之剛辣則有之矜傲則有之不能勞謙德讓則誠有之要其見得救時之機宜毅然任勞任怨而不辭前此政事之頹廢一旦奮舉前此吏治之貪弛一旦振刷前此積貯之廢墜一旦釐正前此南盜北患積年之險巇一旦款貢而消滅更如宦寺歷來不可收拾之橫波亦且斂戢而不敢爲其大甚至使幼主初登人心懈弛法令叢脞之秋而十年之內吏清民安國富兵强宮府內外晏然一太平之世出乎前代之上寃乎後世之顚益有明相業擔當有爲不計勞怨

當推此君一人卽三楊固當讓之況區區蹈鄉愿之餘習者耶嗚呼是非社稷之功耶卽使有剛辣矜傲之罪律以八議不亦在可原之列乎而當時士大夫快其私忿之洩神宗尚幼亦且少漢昭之明遂至於前功盡亡蕩產收家至不能保其耄悼之老母嗚呼神宗眞寡恩而當時士大夫亦少恕淺識矣彼時之國法國論如此將後之俊傑碩彥誰爲國家忘身忘家一力獨任而爲之也蓋如江陵者似子産之才而無其學似武侯之任而乏其誠勝荆公之執拗而有其愎傲異分宜之姦貪而襲其威力商鞅吳起輩富國强兵之伯佐足以拯濟

時艱者也高抬固不得故壓亦豈能以服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厲八臣任事之節耶東林一案至今聚訟要之一二附會容有之至如始倡名節繼抑權奄終死國難諸君子則東漢名節豈能或過卽其學術東漢陳竇諸公不且或讓乎且卽謂激烈之過論事太刻責人太深亦信有之抑試思此何時也仰觀國勢旣大廈之將傾俯視士氣唯營私而附勢至姦閹挾滔天之威舉朝趨附不已而稱功豎碑不已而建祠新莽移漢之勢浸浸乎不可量矣諸君子欲橫制頹波而赤手空拳不得已而講學術以維挽士風鼓名節以號招正人一腔熱血

無非欲爲維持宗社扶翼生計而可隨時委蛇逐流浮沈耶迨至逆閹横禍羅織名流而一時被收被黜被陷被戮者首先東林之士是何不與舉世爲讐而偏在東林耶巨寇副君國破家亡而一輩死官死守死君死父死夫死兄者皆東林正氣之士之家是固國家養士之報乎又何其多東林之人也迨至天運已迄國破家亡搢紳蹈與周之首陽衣冠作殷之頑民甚之文山疊出亡身亡家蹈九死而不顧者東林之士尤指不勝屈以光耀於千秋是則明社之亡同於唐宋而尙賴東林一席足爲一代西山之紅日積陰之斜暈也向微諸君

子倡明大義將三百年崇文重武之代不幾奄奄如五季之末乎且即謂中有附會一二人陽義陰利名淸實濁甚至墮操而敗類夫堯舜之聖尙有朱均孔子之門亦有宰予程子之門仍有邢恕百十人中一二人不肖何得以纖瑕玷全璧乎熊經畧廷弼揮斥之才明銳之器無論其前此之力爭者後皆有驗即其才器之敏爽縱敗於前途亦尙可待復於後日國事正當維艱之日疆場正當大壞之時四顧芒芒無有一士一人堪倚畱得此人待罪立功以備一時大廈之木不亦爲國之長慮遠謀也而一時與化貞同誅嗚呼八議之法何如耶憐才之道何如耶又何以謝其先事之累疏服其豫陳之本心耶當時斷此獄者如王如周不足論如鄒忠介元標高忠憲攀龍者正學正人論道君子獨不能爲國家正之才需才時存孟明白乙耶亦執經而不達於權矣得無國家合壞天命有歸即正人君子亦天奪之鑑耶凡此八九案無論當時議不及此即至今事已久論合定矣而士林之論紛拏如故將非有待於今日之昭明公道耶且隆萬以前之人品邪正亦尙紀錄可信者多而隆萬以後則紀錄之可信者益少蓋隆萬以前人心風俗尙古名卿巨儒尙不肯諛人失實以自玷其品

操即爲子孫者亦尙顧惜名義尙不敢盡以無實之行虛飾其祖父而大犯淸議隆萬以後則風俗日壞人心日僞而幾不可問矣故隆萬以來大臣之列傳不惟眞僞醇疵之難定即賢姦善惡亦難據定於當年也今不得已而思其法則惟計史之有列傳也大臣原傳其有關於國家耳有關於國家者非其事功之載於國史即其論奏之載於諫章又否則必有名臣大儒之表章見於列集而傳於當時後世非是數者則無徵而不以濫入焉名儒則取其有關於道脉世範耳其立朝必有建樹在野亦有公評否則自已之述作即言可以見志他人之議論即毀亦可以辨眞苟學不足以見道言無關於益時即一時諛聞動衆不輕入焉其猶愼予奪史闕文之意而不致使人有陳壽魏收之譏以爲纂修之玷乎而此外如野史稗官皆愼取焉蓋此等皆非無爲而爲如皇明通紀廣彙明紀編年明史紀事本末之類中間是非掩實者實多也雖然此猶就體例大畧言之耳若推原古今設史之正義而講究　本朝纂修前代史書之本旨原以前史咸可爲後日之勸戒而近代之史則猶與　本朝相接其勸戒尤切耳夫史雖傳記之書若與編年異體然編年者分紀傳之事跡於編年之中

紀傳者括編年之裁錄於一人之內體若異而旨則通也且敘述明君良臣之謨謀昏主具臣之言行即筆削之中寓褒貶之旨而不以假借亦正所謂事異而法同者乎推此義以纂有明一代之史而更得剪裁有法是非克公庶幾班馬歐陽之後再見良史乎雖然此猶就體例義例言耳若夫準以尚書春秋之道法孔孟論史之義例則尤當有進焉葢昔司馬太史之成史也網羅十六代經史特創傳紀一體爲後世史臣楷模班固踵之特成前漢一史迄今幾二千年矣班馬并稱初無異議將非二史真足冠二十代史而稱良乎然如論議遷

退處士而進姦雄諸語譏固飾主闕而貶名節諸論往往有遺恨焉且此猶指摘其中之節目耳至若文中子論古史曰使陳壽不良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解者曰記繁謂但務廣記志寡謂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此則直就其全體道法而論之矣夫文中子而不知道法也則已矣文中子而明經旨知道法將毋今日之史而欲不失乎古史簡嚴之正體不悖於孔子删尚書修春秋之宗傳或當別有取裁耶此則在今總裁諸公秉三代之公道祖二經之宗傳删繁就簡闕疑嚴例以直超二十二代之史籍而繼尚

書春秋道法之大中至正乃成一大觀乎亦始可於遷固習套後另爲史書開一局面爲後世法程乎葢春秋一書其事則桓文取威定伯之事其文則史官編年紀月之文獨其筆削褒貶尊王抑僭之大義昭日月而塞乾坤者取裁於我先師孔子遂卓然成經而可垂法千古耳然則今日之纂修明史所少固在無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紀錄典雅可供採擇而不盡此也固在少班馬歐陽之筆力可供撰述而不盡此也第一在明孔子删書修春秋之道法爲折衷耳至如女禍孽閹權姦妖僧以及真人黃冠之流細者竟可不書大有關於壞綱

紀亂政教者簡言直書取足示戒而止葢春秋二百四十年本以禮樂不出自天子征戰曾無一義舉概不詳其僭亂之跡誨姦導亂祇大書其綱使亂臣賊子知慎而已更如邊防鄰釁亦只看明釁禍之因由勝敗之大畧足取爲法爲戒於方來便副從古纂史示監大義固不須附傳聞妄引野錄徒得蕪穢鄙陋之譏重蹈記繁志寡之誚則抑猶春秋其義則某取裁之本旨耳若夫諸表則無益事理徒煩記載竟不可用也然在心敬管窺蠡測之見云然顧不知尚有一當於明公大賢之淵識否也尚惟公務之暇用硃直批以見教即受惠受益

弘多矣

答遜功弟

前承深囑關學續編此鄙心所久切自當勉力為之但中間據不肖所知大者如少墟雞山我端節祖與蒲城單元洲咸寧周淑遠黨忠烈李二曲諸先生其餘如涇陽張貞惠天水蔡巖溪同州黨孝子馬忠烈洛南二楊三原李重翁武功張滄庵父子在附見之列者約畧只得一巨本共前為三大本其餘不惟不能盡知亦無取乎知之不眞徒為信錄之玷也又如雞山蒲城咸寧數公不肖當覓其子孫問之至如我端節公傳或賢弟具

一稿我作參訂或愚兄具一稿賢弟細加參訂總之須於前傳誌中合而採之令其精神盡出為貴耳至如少墟先生原編二本筆力本自簡潔十九當如其舊只須改易錯訛微刪一二冗句而已然此却屬無大關係處也最要緊者關中聖學原是開自伏羲昌明於文武周公而原編中不錄是譜牒不本其太祖而第遡其支流也今將以為論學不得僭及帝王以比於大夫不得祖諸侯之例則當世所傳聖學宗傳理學宗傳等書皆不得上遡畫卦之伏羲兆闡精一之堯舜矣且孔子以布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又僭耶況少墟關學一編正欲敘吾關中繼續孔子者尚有人耳孔子不嫌以祖述憲章為僭而關學可忘肇開學統之羲文武周哉且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吾夫子分明直繼文王之後死今也編關學而可先遺吾夫子欲繼之文王哉況關學昌明於文武周公溯河源者不溯自星宿海第從積石發端得毋迷津逐流乎惟賢弟大加討論以定主見示我也

又

關學編黽勉續就顧首增伏羲文武諸聖反覆計之亦似當然但是識不高筆又弱不能發明諸聖之精與於敘論之中後續明清諸儒既見聞不廣抑又筆不從心

即我端節先生先師二曲先生皆平心極思融會其精神命脈以立言而終未能令其眞面畢出此則自慚於心而無可如何者也惟賢弟大加刪改務令不謬於千秋之公議是為貴耳又去歲於尚書一解今歲於禮記一編亦皆黽勉粗就尚書解於二千年十餘大公案亦微覺畧窺本旨禮記編於四十九篇之雜亂無章亦微覺洗出眉目顧終以賢弟遠去更無一高識為我證其是非離合竊恐管窺蠡測無當於天高而海深也茲以書稿全呈禮編稿特錄自序與凡例寄正惟公務之暇為我細加刪討此係萬古之公道一失其當便成意見

之偏私愚兄之是非卽關賢弟之榮辱特風依阿含糊
之弊習萬不可用於此日亦且不可容於此事也

又

關學編不特益原本之後並增原本之前故題名不曰
續而曰彙以弁彙少墟原編在其中也不審當否承楊
四知先生宜增入編中而愚兄則於編中業增之矣我
二人可謂不謀而合以此益徵人心此理之同而三代
直道去今未遠也至隴西公謂武王不宜入入之恐類
帝王世紀此亦一說但此是敘道統攸繫之人若帝王
則自周而來都關中者凡五代不知凡幾帝王矣總未

敢輕入一人而惟武王一人此豈帝王世紀之可云乎
且編首特冠以伏羲不嫌類帝王世紀獨武王有嫌於
此耶況自昔敘道學宗傳一言而直憲萬世者上之首
推先師孔子次之卽推子思孟子而子思之表章孔子
曰憲章文武言文王而並及武王孟子敘存心之統及
好辨章治亂不得已之統亦且文武並敘於堯舜之後
而初無分異則是武王自關帝王中道學宗傳之聖可
以上繼羲文而下憲萬世顧可以帝王之嫌而去耶豈
道學只在輔世長民之佐與著書立言之儒而不關於
帝王繼天立極經世宏道之任耶恐大不可矣書到賢

弟幸細思之竊恐武王不可輕去也然如編首五聖之
傳皆未依司馬公史紀原文而但按五經四子之言另
敘爲篇期於可以信今傳後至傳後論斷則俱出愚見
並非前人之所及言中間議論不當文字不健處甚多
却須賢弟大加删改耳

又

來論關中之名起於秦漢道學理學之名起於宋以伏
羲開天聖皇學之一字已覺難講關之一字更覺狹隘
今概而名之曰關學彙編妥乎否乎賢弟之疑可謂細
密矣顧如鄙意竊以爲彙編標名明乎關學原有舊編

非自今創今之此編特因依舊編而前後附益彙成耳
蓋一則不敢沒前人創編之功二則明原編必不可無
此一增一續又此編舍此名亦未易得妥確標題也若
關中之名雖起秦漢然要之關中二字統乎陝以西之
全境爲言猶之貴縣原不名涇陽今旣易名涇陽則今
日如纂邑誌縱合開闢以來未名涇陽之人物盡載亦
只名爲涇陽人耳陝西全省旣自秦漢來名關中矣則
此日彙編全省係於此道此學人物倘不以關中二字
統貫其生産將茫茫海宇於何處着落乎且伏羲之聖
古今推爲開天聖皇者亦謂爲此道此學開天創始之

神聖耳故當三皇五帝之前原未有道字學字之標名而要之因後世道統學統之傳於此開始則今日表彰此道此學之統窮本溯源自不得不推原此聖皇耳倘疑當年無道學理學之名學之一字似爲難講獨不思當年文字亦尚未製卽連這開天聖皇四字亦屬蛇足又何況可以道統學統歸之歟總之此編之槪名關學彙編也亦體裁義例之不得不然耳且如終以學之一字已覺難講爲疑則觀孔子繫易之言或亦可據耳葢伏羲之聖不見他經惟孔子繫易及之其曰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凡十語雖未明標學字然其曰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通以類諸義非先儒所謂昔之聖人學於天地萬物之義而何據此伏羲爲道學之鼻祖而此編之冠以伏羲又奚疑焉來諭神農黃帝只當辨地誌之失實甚當甚當已於跋中添明此意矣又云不當辨其載籍不言學術之端及百家之文不雅馴一義此則鄙意平日夙慨以爲不妨於此發之耳書到賢弟更酌之可存則存以爲論古之一証如不可存盡行删去無不可也來諭入泰伯爲其至德之故則仲

雍同逃亦至德季歷因心則友亦至德矣況周公之外又有名公卽五臣十亂産於成周者恐指不勝屈掛一漏萬不滋議論乎況處處標名五聖而泰伯題下連書仲雍名目似亦未妥來諭疑之似也但愚意於泰伯仲雍竊有論世知人之微見欲借此求証當世且以明學術之自有根本實詣不徒在著述垂訓者耳葢以泰伯居在冡嗣合承宗祧而獨能曲體父心與仲雍托逃荆蠻此卽夷齊求仁之心宗也旣而卒遂其仁以成父志此卽求仁得仁之至詣也這裏有多少窮理審幾之識有多少踐仁蹈義之力昔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吾

必謂學是則學在倫常力行不在語言文字之末明矣今觀泰伯之事父直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不僅能竭其力而已也這是何等心精之密詣而以無著述立言擯之則聖學之正旨湮矣且吾夫子推至德則是心信之至心服之至口雖未言泰伯之學而泰伯之學正自可意會而知豈有至德無實學而能至者故愚斷收泰伯於編中然使當日泰伯能讓而仲雍不逃位亦非季歷所能傳其子矣而仲雍乃與泰伯同逃以讓弟賢弟試觀後世史册所載父子之爭國兄弟之爭位何所不至而仲雍乃能與兄同體父心以讓弟是則不特泰

伯之德爲至德卽仲雍之德亦豈少遜泰伯者也他日吾夫子逸民之目稱其身中淸廢中權則儼然與泰伯並推而以目夷齊者目之矣故編中泰伯跋中並著仲雍傳目亦並著仲雍蓋亦史家合傳闡幽表微之隱意乎然旣明此義於跋中又著之題目兼本傳亦並敘及而一切序與凡例中則只言五聖此自疎漏之弊應宜俱改五作六也至謂季歷之因心則友亦可謂至德周公之外有召公五臣十亂之產成周者指不勝屈則此間恐不可一例論也蓋不特謂季歷之德不見稱於孔孟召公十亂之徒亦經中不及其與於道統學統之故

正以季歷之賢自無幸兄逃位之心然要之因心則友之說乃其子孫之推頌卽令心行可信亦恐不可以一行之美遂信全德若召公十亂自非道德以外人然要之品自各別今觀吾夫子夢寐欲行周公之道不聞並及召公及孔子於論語稱周召佐武統括十亂之中而孟子敘存心之統斯祗及周公而亦並不及召公則季歷之與伯仲兩兄召公十亂之與周公卽此亦自可分別品格之優劣而不容一例視也至若五臣不產成周此則當屬卽尋常口語匆中順筆寫出無容置喙爾因論泰伯不覺於千秋相沿故實發此一段尚切情理之

論甚矣疑問相長朋友之切劘亦奚可少也來諭吳乾老之論伏羲宜入則與鄙心暗合蓋書至而稿已就也若謂武王之入類於帝王世紀而賢弟則謂此不可易則二公殊未及細思也蓋昔孟子論存心之統則並及文武周公好辨章論治亂不得已之統則不遺武王更若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堯舜性者湯武身之則皆湯武與堯舜連及是則武王於道統學統之傳斷不可遺亦明矣且若以武王係帝王論則伏羲亦帝王可遺耶且自周以來都關中者凡五朝不知歷幾帝幾王矣餘盡遺落不載獨及武王而何帝王世紀之可類旣無世紀

之可類而又何嫌之可疑歟且此道此學原無貴賤之分故孟子敘存之之君子前言舜禹湯文武而中及周公之相又及吾夫子之布衣末且自附於私淑之列好辨章前列堯禹武王中及周公之相後及吾夫子之布衣而末亦自附於欲正人心之列夫以敘存之治亂之統不以下及布衣爲嫌而於敘道統學統反以及武王爲類帝王世紀耶武王入編斷在不疑來諭謂編中分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前六人之爲聖人何待論至孔門而下則總目之曰君子善人有恒復不逐人品其何似則旣嫌支節又涉摸稜分與合皆莫得其宜也況善人

者謂其質美未學今旣編關學而並疑其未學並質美下一等亦取之恐同時見者旣生異論卽周秦漢唐以來其所謂善人有恒而不獲見收者又皆抱恨於九京之上也愚意羲文周三聖另編卷首獨題之目曰關學溯源次孔門四子則題之曰關學原編首卷次楊四知先生則題之曰關學續增首卷自橫渠至秦關則題之曰關學原編至恭定以後則題之曰關學續編盡削去君子善人有恒名目似較淸楚此眞絲絲入扣之疑繭絲牛毛不如是之細也然賢弟旣知以羲文周公與漢唐宋元明諸子先後次序覺得不倫不類則知此四目

之分編中當萬不可少也且縱是如尊各編類分名目則亦只於原編及增續之義覺得分明耳與終以羲文武周大聖與漢唐以來諸子同編一書而漫無差別卽又何解於不倫不類之嫌歟此是編中一大關頭萬不容含糊摸稜者葢昔吾夫子之論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別論誠有誠者誠之者之分孟子論聖品有差及之異論造詣有善信美大聖神之等編關學所以落往示來也聖與賢同類而不別已非所以昭鑒別更若巍巍大聖與後世稍知循蹈規矩之士同編只皆關學也卽後學將何從違視傚乎故老朽於細讀來諭後更反

覆推勘如分卷編次於前增諸聖則目曰關學溯源於孔門四子至秦關則目曰關學原編而於中削去楊四知先生題上獨標關學續增首卷之目六字但於四知目次與傳題之下旁註新增二字卽足矣至馮恭定以後則題曰關學續編庶稍整頓也但是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品題不著則終覺金錫同器碔砆淆玉卽一書盡成淆紊這裏却須賢弟酌一分明朗別之法能不失設編立型訓後本旨爲望也至謂於漢宋元明諸儒復不述其人品何似則旣嫌支節又涉摸稜則此間爲說煩長矣自昔生安學利美大聖神卽孔孟不嫌於支節

何況於學術混淆之日何得不示以高下優劣之分且要知理一分殊此天理自然之秩序六經四子字字是發明理一正字字發明分殊卽如此編也於關中開闢來傳世名世之人通誌所載不下數千人而此編獨寥寥摘六聖與數十儒題以關學卽此支節不亦甚恥而少墟與鄙人不敢避者正以今日論學術人品惟恐支節之不明無以示法戒也至若涉於摸稜之疑則賢弟之論當矣然愚見請問高明我輩生諸儒之後近者百年數百年遠者直在一千年二千年之外且盡在異域之鄉將奚從確定其何似乎不過據傳來文字於中揣

摸人品之高下大小而已其實文字之傳中間有多少弊病在也葢最幸者有好子孫好門生並有樂善好義以朋友之美善不揚爲已恥之好知交爲紀錄耳餘則紀載不備雖實德實業苟不得國史之昭垂則亦終於湮滅不傳此既一事之莫可如何矣然且雖國史之傳亦有詳畧眞僞之不齊子孫門人之傳既不無附會增餙且不無淺見薄識未達父師之蘊與之子弟至如朋友則儘有終身稱道誼之交而於其心術學術之底裏未能盡了於心者故雖幸而傳之之中又有此數弊爲之病而其人之實亦尚有不盡白於當世後世之處此

又一事之無可如何者也今欲前人紀載之中確斷其爲正爲邪爲善爲惡爲君子爲小人則可矣若即其一二美善之端便確定其人之爲君子爲善人爲有恒即恐聖智難之也故自孔卜四子十約以君子善人有恒之目以示別於伏羲數聖人即不涉摸稜莫是過矣若必人人品其何似不且於不容自紊之支節中重生未必有當之支節乎是雖欲不摸稜而究之過生支節之病倍甚於摸稜也恐非所語於論世知人而徒涉於牽强安排如孝感學統之弊矣若夫疑善人質美未學今編關學並質美未學下一等亦取一段之意是葢謂未學者不可編之關學也見自高矣却未思這善人非徒如後世所謂鄉曲善人醇醇悶悶之謂謂其質稟清醇近道志亦深知向正而不雜乎他途特不如君子有經緯善世之宏學耳至於有恒則姿之粹美不及善人矣然其人自是心知向正且其堅確之守能不負乎初心入虛僑變詐之習是葢夫子所謂言信行果硜硜小人之儔也這兩等人皆是正學路上人獨有恒不及善人之姿爲清通耳然如能下變化氣質之功自可造於善人能下學問擴充之功自可至於君子若持此堅志積精不已變化生心即聖人之詣亦自可望也故吾夫子於

聖人君子善人之未得而殷殷乎惓念有恒耳其在孔門則如子羔原憲之倫在後儒則如心齋小泉之侶故馮恭定當日編關學於端毅河州之功業槐野對山之博雅皆不以濫入而於小泉思菴之篤樸搜列編中葢此編原爲理學一脉設若平日不講此學則雖有功業能文章皆不入編耳今觀其發凡之例亦可明先生原編並收善人有恒之旨特未標名並收善人有恒耳愚竊意此編也同時目見之士閱之者但反心自問生平曾向此學否如未向往擔當天眞不昧當不至致怨於不加收錄即泰漢[illegible]未有善人有恒精靈不昧亦必自

悔於當年同讀孔孟之書却少向往擔當這一段理學功力亦只可抱恨於九京之下耳當不以怨輯編之人也且縱是同學不自尤而尤我先靈不自憾而憾人昔孔子作春秋誅亂賊於既死貶強侯之祖先這中間有多少禍在且不少避而況但下筆生怨乎總之此編也錄者非私錄削棄者非私棄鄙人只自靖厥心以質天地鬼神前聖後賢耳固不敢避忌怨之私負慚三代之直耳然這段議論仔細自閱却不獨發明編中此一段情事正可作我老兄弟一堂聚會對青天白日發千古毁譽是非正旨並我輩或出或處一切事業著述與夫

存心行事之大致作證學印心之一大劇談賢弟閱之當且不獨爲我發之笑當更爲我發之慨也來諭恭定以後諸公除先端節滋川二曲重五諸先生外未盡得其詳今入編中必有可以入編者但斯學千古公論寧嚴毋寬以大神聖在前如之何可以褻附之也況此中稍有可議而令闇修深造之士反缺焉不收又何以服今時與後世公共之心耶又集中於朝邑仲復未曾收入亦一缺也賢弟之論最正最當眞字字如出愚兄意中之言也故日前彙集兹編於長安周淑遠蒲城單元洲朝邑王仲復三公至有托人五六次以求者益三公

造詣元洲見道獨深淑遠仲復亦只門庭訓詁之士獨以吾關中百年之久數千里之遙並門庭訓詁亦且不可多得而尚得此二公則亦不可謂非空谷足音也而平日則知之素眞故不憚求之勤渠耳若其未敢素信至有子孫曾以傳寄亦且素在知交之列寧犯其怨而不敢以苟狥正爲千秋公論寧嚴毋寬不敢避怨徇情也且如李重五先生晚年留心斯道確然自守靜中亦見端倪可謂鐵中錚錚矣且厚知也亦只在附見細書之列同門惠少龕中進士作循良其子亦聰穎過人然亦附見細書亦不敢者亦正爲此學正未可以徒知向

正便許以可信今傳後耳且編中大書細書正見附見人品斯分高下原是懸絕只緣當寄編時以無人如式重謄只小傳項註以照前大傳低一字寫仍細書耳而原稿一例大書如大傳賢弟亦遂若見得續編附見之人人品殊與少墟諸先生不類而一同大書不無寬而未嚴之嫌耳其實細書附見者其品詣十伯遜大書正見諸公獨以尚屬正學路上人不忍棄之耳是固吾夫子不得已而思見善人有恒意耳奈今仍以無人重謄仍以原本奉寄而但書大書正見附見細書之式呈覽賢弟人目當亦不待辨而知其大小淺深之別矣又據

關中書院誌及少墟集先生之門踰五千人而茲錄中只得二人且是從語錄中搜出至鳳翔張雞山先生與少墟同時東西提唱正學爲一時關中二賢從之遊者亦衆而直以地遠時邈紀錄不存竟不得一人入編獨先師同志與及門先覺則附載有人亦是於無考者莫可如何而時近地親者目見爲多也然如蔡大木雖古之篤行正志者不是過而亦只在附見之列蓋愼之至也此意已於少墟先生傳後跋中重申之矣則先師門下在細書附見之列雖所傳稍衆於馮張二先生之門要之可據之行毫無溢美之弊賢弟觀此數小傳中有

一條詞否亦可見矣至仲復則字與學術愚兄固素知之獨其名則前未之詳耳籍寄行亦自訪問朝邑人得其名已成傳也賢弟細觀仲復一傳雖無班馬筆力却是此公傳神寫照一字不失之本傳也

豐川續集二十三卷終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四

書答

答王守戎

聾聵餘生而承左顧直以麾下倜儻爽豁一脫世俗脂韋餘習故僕亦不敢以世俗相待也武孝子節烈兩祠記並兩祠聯額幸爾應命殊無發明尚惟酌奪所最祈者當世需才至急至廑

九重之當宁而屢歎以麾下壯年英姿將來爲國家作一面長城以報君顯親眞可操劵而至尚惟矢堅志下定力無負此良緣良時是乃大丈夫一生而千秋也不

宣

答粤西令尹

承手翰遠及讀之恍如接塵而談至云蠻煙瘴雨命也不辰閔之殊爲感嘆然命可爲流俗道吾輩造命何所不宜命曾足道乎且獨不見前史中孔奮爲姑臧宋均長辰陽皆能變流俗同中土爲千萬世尸祝耶蠻煙瘴雨是正上天玉成賢者與孔宋輝映天壤也况聞華封科目蔚然又文教可昌之區乎獨所宜留神者時風衆勢最易移人必卓然下定志矢定力以古循良自命直命此日不負生平行義達道之志他時直與先賢接跡

而傳千秋爲鄉里百世之榮耳何如何如

與涇州諸同志

嗚兄至深悉諸君近嚴深慰懸企又知學會如初益用健羨惟是無由合聚一堂暢談心期每一念及輒不勝離索之感耳郭一兄作古而兩郎君能繼父志聞之令人悲喜交集至呂君入庠而又完娶聞之又不覺令人擊節稱快矣入庠士之常娶妻又士之常何足爲此君快所快者二事交成於及期之寒儒可見天道處分之至公足爲世之怠於爲善者勸而且見貴鄉古道猶存雖窮鄉婦女亦知好善如緇衣足徵諸君子道德之感

被溥且深也聖學宗傳一部附嗚兄行李中諸君抄讀此書於道學之傳頗有原委可須印證州鄉兩會能各抄一部留會公閱當必於此道此學大有觸發尚惟留神不一

寄涇州文嗚老

去夏得一重晤藉此積年宿懷至今念之猶有餘喜然亦尚未盡欲言之隱也聖學宗傳想已抄畢此書雖不盡聖學之室奧要之從入門徑昭如指南因文會意由畧推詳即其室奧當可咀咮而悟也以吾友之篤志精力讀其書也積一歲矣一日千里之槩自可不卜而知顧不審有可學以告我否

答韓城程景洛

接手翰得聞玆歲景況稍順於前殊慰心期吾郡大荒之後又成如此奇荒將來景象狼狽豈減昨年足下惟當艱難窘迫處善自理遣無輕摧殘行道顯親之身足爲貴耳三年來饑饉錮人靡所不有區區只以虛舟蕩瓦視之頗自覺年日益衰而氣尚未墮今年更增而荒又屆竊恐老而耄及亦竟未敢必將來者仍能不變於前否耶大抵度此逆境正須實盡人事以聽天心而無輕爲天心所厭之行以見棄於天心庶幾祈天永命之

善道爾

寄涇陽張令公

日來每念賢者遭際之蹇厄輒爲之感歎不已豈所謂詩人遇窮清福難兼耶不然胡天賦之以殊衆之詩才又窘之以異人之苦惱也然愚兄反覆爲賢者討慮外侮猝無良策在賢者徐以愛衆親仁之道推類力行而默化之内釁則亦尚有法在緣令二孫自孩提爲賢夫婦鞠育人所共知在律承嗣取繼不惟許越親取疎其餘親近則亦取本人之願耳今正無不可廣延族黨明白立約承繼但令姪令孫輩久已支離關白不通不免

又滋葛藤還須賢者達觀知機於田業中量加推讓以塞其欲賓更得要緊人以理律情諠調停其間庶幾可或就此一大事免將來無限爭端也衆爻仍責遇此窮節貧交輩必推惠親睦之爲宜餘要緊族鄰視最艱窘者畧推升斗亦仁者之立達也

又

前聞尊宅又有里長橫逆之及深歎薄俗之日非且愧將伯之莫助惟有與言太息耳後知不久卽平始用心慰然竊念令兄先生旣已作古賢叔姪皆安靜謹循此輩視時勢爲恭悔恐未必遂爾眞心悔過息於目前未

必不發日後又竊恐有欲未遂他日毒倍甚耳窮變通久是惟思所以善後之道爲宜也然鄙意竊謂寬則得衆謙則尊光且此輩輸身公家代衆服役雖谿壑之欲未易厭足然風雨之勞亦可憫憐必歲時中令其得沾格外之惠周旋時令其得被鄉先生之榮或當儉夫格心黨評允慊耳老弟讀書破萬卷知必不迂鄙言也

答金定力弟

賤軀一歲中瘖瘍不已目今日事醫藥然亦只以虛舟蕩瓦視之頗能自遣惟是觸目觸事不能禁吾女頻亡之慟則竊覺恩愛牽纏當由老而耄及氣衰不能自振

耳愚兄近來閱行世一切經濟書大抵彙集古人之善政居多非深心大力者精擇而善用之則不易得益至如專言治理莫粹於陸宣公奏議然多屬艱難措注之急務亦復會天德王道之高深亦非功名智計之士所能猝動其機緘惟有明張太岳集中書答九本皆當時與中外文武大吏論治之言不尚浮藻不係邊幅而明爽的切簡言居要無語非救時之捷方善用之便當使吏治民安國富兵強鄙心近來甚愛之初不敢以其非王佐之言少誠正之論輕之而每勸知交中留心經濟者留心講讀也

又 雍正二年八月

承賢弟道誼骨肉卽古恐難其比而中間忽遭前女之變數年以來令人痻瘵莫釋今得此女更續我兩人燕泰而一家矣喜何如也外論云云此事愚心所久籌豈待起端但就愚見則竊恐其權重而謗怨隨生功成而驕態不免將來自累而或且爲攀附者之累君子見幾而作何有乎明見其當然而貿貿爲之歟又賢弟氣高而骨勁當激昂無聊時或且有出此便途之思至如愚兄料賢弟則必不能如或者澒涊依阿坐受誡呵一頓挫則有浩然去耳故數年中不敢以此溷瀆也然以

聖天子中興求才如不及而賢弟在告病之列將來自當終有良緣自今但於應酬難已外細究經世路途令得一一洞然於胸學寫端楷字備他日得面奏時即順手可一一如意寫出是爲要義也

別來

黃君海防與鄙見十合七八且有一二事出愚見之未及眞有心人也但愚見則首以緣海郡縣選擇良吏教養生民令無流離失所爲靖盜本源中間信賞必罰則課吏最要也本源既得然後運以良法庶幾綱目備周實效可收耳而此公於此尚在所畧是其缺耳且凡事

得人而後良法始望可行人之不得而區區法令之詳即良法事事屬弊法也況自廣閩以及山東遼左迢進萬里一總督督監可能提携如意耶如見此公不妨錄此段直以鄙意道之勸之補足此意要知四海之英傑皆不面之朋友正須以長善成美爲公義豈必皆在素交之倫哉又使彼功彼見之成就圓滿即在我之本懷益快又豈必書自已出功自已成哉

答門人趙彦通

彦通日來進造不佞不獲面扣猶之醫者未曾見病切脈藥將何下乎然以彦通之聰明返躬自考爲進爲退自當毫釐難眛且年歲明明日添一日堂上雙親明明年老一年又尊翁與不佞同庚六十三歲老翁宜大優養之時今以王事勞頓沙漠苦寒之鄉者數年於茲而彦通勢不能代此勞苦他人代爲彦通計者尚無不謂宜黽勉刻厲寶惜寸陰以答親心以盡子心而塞此日之正職正分矧彦通如此之聰明而有不能一一明了者耶病既明知自有眞切方藥可對症而下勝於不佞局外之言者千倍萬倍抑又何待不佞縷縷煩言乎

復襄城劉宅諸弟

賤軀日益衰殘左耳益聾於前此生當更無至襄之日

而諸弟亦且無便一入關中渺渺乎懷念之眞難爲情耳嘯廬見委新堂扁聯稱效張老頌禱之義免爲俚語辭實不文意期頗遠不知有當大雅否嘯林弟一旦竟作古人傷哉其生平苦心古文詞不知愼獨軒新舊稿大姪凡整頓得幾許幸一言寄我並生平履歷亦示一紙或本傳或集序愚兄當任之以誌予慟也承惠髙陽山人集爽健歷落如其爲人太乙當日之聲音笑貌儼若於傳記詩歌中遇之眞是一快然以甲申至今甫二十年耳幽明遂已永隔而今僅再遇於語言文字之間則又一讀一慟感無限老懷也嘯雲弟公車之志奚似

老當益壯昔人所貴矧其尚未老也且三哥未旣之志
事賴以推廣丕振在弟與芳草耳今縱使汲汲仕進之
意亦合念人生行止原難前定矧近來
九重求治日切當世需才甚殷今有如國家於科目中
推擇賢才妙揀良器而二君爲其物色而任委以封疆
民社又或遭際之以任大投艱必作而行者一皆坐言
之具而爲無不成劇無不辦乃見吾輩隱居所求之志
卽行義所達之道而不至如迂生一生所事之僅以彫
繪章句自畢其事業耳古之人有言曰識時務者在於
俊傑是惟有志有識者圖之也諸弟地居通途不似愚

兄之僻在山鄉西風有便時惠好音卽不啻老弟兄時
時一堂聚首而究論矣

寄門人劉子善 雍正五年

遭兒寄小兒札區區私懷視前此倍爲慰藉蓋前特以
子善之被罪終當開復經一躓必當長一智故雖暫困
囹圄而智識當益老成益精密於前此子善年方強仕
將來建功立業機緣亦豈易量而以此益老成益精密
者爲底本是天意之困子善於目前正所以玉成子善
名世之功業於方來也然此亦特就長識一節聊爲子
善慰藉耳其實人生不知性命所在則大道無聞正分
不達欺天罔人靡所不至卽智如謝晦徐勣勇如楊素
擒虎得時遇主克樹封侯之烈亦終不免作一變詐雄
猜之人欲以得天心孚人情克終令德而精光照射後
世也奚可得歟則雖喧耀一時卽謂之虛生亦可也今
一旦而知求性命則是聞道有日做人有基矣將光昭
磊落之心胸忠信誠直之行事仰之可對天心俯之可
信鬼神中之可質君親師友而信孚豚魚者卽在是矣
由是而大遇則可無愧武鄉汾陽之純節卽不大遇亦
無忝韓鄭王萬都督之風徽襟期且卽爵位未能崇高
功業未能顯著而要之光天化日人品固自俊偉也況

今方在禁拘之中百方解脫而終莫勝其戚戚憂患之
念如能眞於性命有見則自見得身雖困阨而吾性吾
命初非困阨之境所能束縛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夫方在患難而且有自得之況
又豈有患難之足困我心歟但恐子善看此等書急猝
不能入頭耳然性吾自有命吾本然愚夫愚婦一念能
自返照卽本心立現安在子善之聰明又當此世味冷
落之日不能鞭心入細自見本來眞性也茲使小兒借
省中朋友周姓者生曾爲批點陽明文抄以應來命但
須讀時凡遇說良知二字時卽便返心自問此二字在

我爲何物凡遇講致良知三字處卽便返心自問此三字於我身上如何樣用工又如何樣得力能如此讀來讀去不過半月必當自見頭影倘能下數月刻苦工夫斷當如大寐初醒一霎時天開日朗雖處囫圇而不異華堂矣到此境界卽是見吾性命一證悟時候也陽明先生之見道亦正在貶竄龍場之日子善看年譜自可見也顧不知子善能有此大福否耶惟勉之

答安鄉令王子繼親家

承詢新治之宜藥期對症方在合形弟生平未親民事又未嘗親至安鄉縱復有言當屬不對之症不切之方

雖述盡兩漢循良故事閒泛議論耳何足裨時宜之治乎然頗聞安鄉之風日習於嚚又竊謂變俗之方得情自易盖民情之嚚非盡風氣使然抑前此父母斯民者其不明不公本不足以厭服民情而又往往以不清之威虐刼之民有日激於嚚耳今誠使正耗之外不妄取其一錢較鄰邑仍減却一分而又不輕以差票耗之詞訟上不輕受其一錢往者卽與審理無多牽連佐證濫界婦女多停時日以窘之而使其境內白叟黃童婦人女子莫不共悉新父母不貪不酷之心克明克廉之守無事不大異前人卽嚚民當變爲順民嚚風當變爲醇風也如是而更能以眞心實政爲之正禮俗禁強暴誅生遂崇教化以古循良之治治之卽安鄉之俗不二年便當娩美容邑桐鄉而無難耳且卽不能更有設施斯民亦當共諒令君之心本仁恕而可感操本清廉而可欽亦斷不至成羣相煽而忍與仁恕清廉之父母左也葢民習雖嚚而良心終在吾之仁慈清廉眞有以大孚其共望之情卽其情亦自共協於我耳總之吾輩一切虛浮才力皆不可強惟仁心清操循法守正八字亦無不可立而化彼謂民俗嚚凌難治者皆自己不能實矢仁恕清廉之志實作循分守正之人反諉罪於民風耳

親家欲作循良之素心僕所深悉但自今以往愼無聽見小欲速之言變易初心保得這仁心清操循法守正八箇字不欠不虧卽完名全節以報君行志者在是無愧聖賢無愧知交者在是又卽功德在斯邑之民使一變其薄風而歸厚者在是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親家以易學起家夙有心得知必於此有眞知實踐之功也倘如眞肯力行卽他日兩漢循良之績可不卜而知又何有安鄉之嚚俗可慮而此外更須不佞贅一言耶

與魏雲棟

吾子困於病既不親書又厭喧囂何不收歛此心於體認未發氣象一着留神葢此一着眞能解憂釋慮卽養心而養病在其中勝一料養元丹多矣更若用力之專精心妙契於吾性原來清虛恬粹體段印證親切卽將來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種子胚胎於此而且以槩殀壽不貳之根基又所謂疾病再生身也勉之勉之無負此良緣

寄張檡中

聞有山寺避暑之行無論靜中妙契所獲當多卽當下脫塵市囂蒸而日就清凉勝鹿鹿者倍蓰矣顧不知方

丈中有德山臨濟輩可證教外別傳否雜山語要竟於偶檢雜書中得之特此寄上但如前以有意索之屢求不得今且無意於得而邂逅吾前此段公案竟可爲元珠失於屢索得於罔象作一證也又不知足下其謂之何

答學博緜君

賢郎昆季至重承手翰合之前未答二函反覆展誦其於世情道理天心人事四項一一透徹無餘畧一删潤竟可作一則警世格言美矣哉見得大義如此明又奚惑乎義方教子如是之力歟大賢眞吾黨教子之介範也課程大約前答黨子之說稍覺中上皆可通行惟裁之孔門教學規模亦取言行寡尤悔而祿在其中不然學術太不切於時宜𨚫恐中人易於變操卽且不能免流俗生今反古之疑君子作事慮始出言稽弊奚可已也二公郎清通恬妥其人自可入世善教者因材造就王渠務於事功進取之路爲當班史循良傳一帙方手批就欲爲兩小兒處寄去今特資之錄本誦習以爲漸通經濟張本葢卽萬里希閔亦是欲以幼學爲壯行之藉非徒欲其掇拾理學家話頭嫺習幾種閒文字做一迂拘理學生也昨非二字取義亦似不及知非爲妥否

如文字稍俟老朽氣健當爲訂證日後逢會斷以安聖諭牌位爲宜會中人畢竟以不雜緇黃爲正總之道理祇平正規矩須嚴謹乃爲吾輩正則亦大賢官師正範也前印去拙集須吋送來令郎君輩先看一遍正其宗旨弟子不知師學脉絡不免任意出入且僕近於拙集擇去百頁字句亦改許多萬里輩亦須知之又僕生諸偏後中間不無折衷偏弊亦微少於前人後生胸無定主亦宜於此留心以定所向爾

答少司寇遜功弟　雍正七年七月

賢弟新病之後切戒在於過勞而以巨任在身則雖欲

不勞不得又卿大夫位益高卽敬愼之心不期深而自深此又勞劇中暗耗神氣之根因夫以過耆之年大病之後身心俱勞而不於其中愼講一撙節培養之宜亦恐非古人爲道愛身之義矣賢弟久服膺明道識仁定性之旨可無於此作日履功課乎誠於此眞得力卽不特養身在其中而崇德廣業兼舉其中矣何如何如

寄武功令沈紀榮名華

小使歸來言太夫人安車已至咫尺華封不聞聲問愧歉可言近聞西寇有將敗之勢大兵四月搗巢如其果也但使動合機宜按之天道人事關中官吏兵民息肩

有期矣兵一息卽將來 廟堂弘宣文教察吏安民是屬時務首事小兒前此家稟詳言賢姪忠信明敏誓不隨流俗富貴但已之轍令武功之政聲已能不愧循良自此日練日熟益精益明又奚難他時作盛世名臣哉聞徵收聽斷待士待民無不咸宜惟禁輯衙役尚覺微寬不無威福暗移之處賭博燒房二大蠹則雖禁而徒爲補役之利覺得於民害未除重學校矣而尚覺少激揚之意培風俗矣而尚覺少興孝褒節之行夫令宰之治川邑猶修士之窮經術非用眞精神深入其中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求以必明必至卽安得洞明天下之理

而臻高明自得之域故士大夫欲成卓然不磨之勳庸必實下卓然不磨之精力人生正不容一刻浪過也言之縷縷惟諒之

答陳容駟

接手翰開函展視不禁擊節士大夫一入宦途甘蹈污辱而毫無俊偉光明之績固屬志尚凡下亦緣不知人生立身正道吾徒矢心所宜故下者入貪墨之路上焉亦僅得鄉愿止耳容駟能一一見破洞骨徹髓將來蒞官貪墨一關必然不肯駐足縱時勢所拘委曲不免亦斷不至盡遺本心奄然媚世如此則隨其所遇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清天白日何有不俊偉光明者乎覩此一札也容駟將來之建樹可知矧一腔積悔成恨之意出自眞知灼見之餘抱此一點生機自然日新月異卽將來之人品學問無不可躋古人之堂又可知矣尊門之光吾黨之慶胥於是在不肖曾能已於擊節耶所論學校一欵能知得不屬吾道中第二等作用又知得中間功課格式必有合於博約一貫本旨然後養成體用兼該眞儒此不肖平日臆擬謂然而容駟能一口道破聰明眞勝我數倍以此益覺前此之虛擲歲月爲可惜而今此積悔成恨益自知之明甚矣是則不肖所倍爲欣

慰而又以望容駟之知皆擴充也然如今日作養全體
大用之儒則雖監司大吏有未易言者葢如今日取士
以經藝策論而所尚之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等書是正
屬道德經濟之記籍也知之縱眞而行不力無益本實
徒競口耳然天下亦特患無眞心耳果操眞心必得實
效昔蜀初不知學得漢文翁以誠意與之而蜀人向風
閩初不知學得唐常衮以誠意動之而閩人丕變邑
令雖小邑之表率屬焉喜怒所發卽關士民之榮辱誠
使以一點眞精神鼓舞振作便當風行草偃士氣蒸蒸
丕變也誠使爲令者精選志期向上之良士敦延端方

慕道之明師卽時尚之業次寓鼓舞之機權導知廸行
一本乎躬行實踐勸善規失必出於惻怛至誠節口縮
腹而厚館穀隆禮善下以鼓英才卽小小百里之令竟
可使二三年中出英特之彥更如久之以五六年必能
使知向正學之士接踵而與儒器英才輩出而不徒然
耳然如四海之內屈指細計前輩老成百無一存近又
緣耳食之士釀成門戶之風士林只知有門戶而不知
宗傳爲何事卽安得有堪爲師者達於博約一貫之旨
而能成就體用兼該眞才者乎計惟有自已先明得如
何爲博約一貫如何爲體用兼該如何可使說無偏曲

如何可使見無門戶延一虛心慕道之士臨以令宰父
師之尊令若師若士本之爲教爲學孜孜不懈望積水
成淵以生蛟龍巳耳若盡靠所延之師高之不過門戶
之士正所謂偏曲之見彼本不知體全用裕爲何事而
可令責之培成全才儒器耶大抵一邑舉業之士自有
義學可收若選向上之士縱大邑亦不過能得三五人
擇清閒寬敞處作書院撥役供之飲食立之定課一日
之內七分講讀道德經濟之書一半舉業每三日傍晚
令必減從一至其所與之懇欵商究每半月或二十日
令必携簡潔飲饌欵會一番更如值令節佳辰則簡具

於近郊勝地公會半日而義學師與焉義學亦月裏必
至其中而亦令外增通鑑性理小學三書令其量力而
教中間果有觀感與起之士則遷之書院一體與於優
禮之科葢一則見令之重其事又借此講習切磨一番
且可探識師士之志趣何若也然要之但得中邑此費
與義學之費却不難出亦看精神作用何如耳中間所
置之書五經四子自不待言外如性理小學通鑑綱目
文獻通攷名臣奏議　本朝律例會典朱子王文成文
集武七書數書則不可少而如特拔之中則一二儒幹
英毅之將才亦不可少觀德之射亦不可廢葢大才不

限文武且將來武功當日益重又使優文者知經文必締以武而不徒雍容文墨之尚長武者知締武必經以文而不徒弓矢技擊之尚其課奬之法則十日時藝一篇條對經義治理各一則或擬公移奏疏各一篇務期簡切可用於臨事而不得以舊日油套塞責中間果有英才令器行止端詳議論高爽讀書妙悟筆下簡明識度俊偉英特者必加倍優禮餽贈有加如是則親承者生奮於殊遇聞風者安得不觀感意動乎而卽其中之成就當多也昔胡安定先生湖學教法經義治事特稍優於文字之習耳究之於大學明親至善之旨未能久

稽其量而名當時而傳後世至今且援爲教授指南者則以其法較當時爲實而全以一片眞心鼓動大異乎修飾文爲者耳今若於此法通融並濟是則以六學三綱傾周禮三物賓興之意悉融功令之中而更出之以至誠安在不業著當時而聲傳後世乎又獨區區襲黃卓魯而已耶

與門人劉次臨

聞日前有僕婦之變甚爲駭然然人生順境中遇有逆事譬風日晴明忽際陰曀達人只須委遇順運安之爲貴耳不爾卽風吹草動皆動心之媒矣顧如老朽之意則又竊謂古人進德修業觸處收益今若經此一番而知得拂逆人情卽人情或且以不肯之心應之他日滋邑臨民鑒此而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卽保赤誠求循良在我則謂此一變乃天心之警我教我而玉我於成可也不然者無論漫爾浪過或攖心忿忿爲辜負卽處以大度而只以委遇順運付之無心而漫無動忍增益之助亦恐辜負此一番閱歷抑又辜負天降大任之本意耳勉之

又

盛使至知有宜川之試試邑如傳舍何論於大小衡僻

然如小則事簡而省精力僻則民樸而易見德賢契雅志本不在腥羶繁華小與僻盡屬吾幼學壯行之地也外此又奚暇計乎老朽素不悉宜川民情奚似但如走盡天下大約順其情則喜逆其情則怨此不易之理也惟任後細訪其風俗而所好與聚所惡勿施此則得民心乎之要道爾

又

此動役應惟佳勝買妾原爲生子計但得中人而身軀稍不寒薄卽可耳世上有色者未必宜子宜子者正未必皆有色也然此猶第二義耳人生有餘不足之數莫

不受裁於天心而天地之大德則曰生故至仁莫如天而至愛仁而佑仁亦莫如天今爲賢契計但再得中等一人一以廣鑫斯之種一爲已至者樹之伴而要領則在刻意做哀了凡立命說式製功過格一本時時以去私順理濟人利物爲課程得則卽登之籍而不令一時一事輕易放過到得功課熟容舉心動念不賴記載而自無不與仁爲一卽天心冥符生機洋溢而五十後麟角鳳毛自當振振繩繩耳且不獨此也賢契地處臨民蒞衆之位此心誠以仁爲依歸將欲立立人必舉一切立人之仁政欲達達人必行一切達人之仁術夫俗吏

之不講於仁政仁術久矣今一旦行此於舉世不行之日將景星卿雲自世所快睹德之流行不速於置郵而傳命吾不信也至如立命之說則老朽更願無以類佛氏因果之說而疑之要知人定勝天仁者必有後此自天地間公理實理吾儒正不異此今且無廣援大易善慶尚書惠吉之旨傳徵遠證賢契洞明中庸之旨亦久矣獨不觀舜孝章吾夫子反覆推明大德得天之事屬必然耶賢契亦可信愚言之不誣矣

答學傳綖君

承諭捧讀數過語切理精稍一節裁便可成一則傳世格言大賢具如此高識奈何失之東隅而不急收之桑榆乎衛武公耄修可師董蘿石既老聞道矧如尊齒未至耄齡惟力追勇踐爲吾黨樹晩造立成之儀型是則鄙人所再拜而祝也書院與復將來理學昌明此吾道中興之會信然信然顧如愚意聖政真出千古但是題日大而且深這一篇稱題佳程文要得海以內師生公撰成篇大員潤色合式又須　廟堂上名臣碩輔悉意講明求師之方折衷德造之術行之以誠而要之以久然後可望十五省處處得傳世名作不負
聖明茲日懇懇命題至意耳不知尊意以爲何如也令壻含章近造何如有便寄言志難立而易墮時難得易

失二語謂是鄙人拳拳致祝微意也

寄襄城劉華岳癸丑春

不謂音書之隔直如此之久比來諸宅一一吉祥諸姪輩人人精進可想而知顧無由更一聚晤耿耿之懷奚可勝盡大兄鬚應須白精神尚健否四弟今仕何方五弟前札切切致問聖學底裏可知其晩造邃密顧如時下門戶之見斷知洞明於懷不知心精所詣直能上符大學宗旨毫無參差否抑猶從性之所近不能專尚一家耶要知學旨稍一不合符大學卽全體大用本體工

夫必有偏着之處一偏着而不知不覺便流入門戶耳
何也爲其執一便屬害道也夫理學一脉開於宋繼於
明然如朱陸薛王不免各從其性之所近爲從入故其
議論往往齟齬不合實不敢許以合符孔門大學宗傳
此眞二三千年來宇宙之公憾儒林之公耻則今日返
本還醇一歸正始責不在賢弟輩大雅名儒而誰責歟
六弟告歸林下今不知出處何如比來經濟之業性命
之功何者獨爲得力可能爲愚兄示一札以慰遠企否
諸姪誰爲白眉克光家學並示一音尤爲至望

又柬

閲詩消遣此亦移心之一法然如詩不在前可將奈何
又愚兄迂意竊謂賢弟年向暮矣日日看此紛心汩性
之物亦復奚爲則與其寄情於此何如按程門相傳主
靜一法實體而力行之得一分力即清一回心久久不
懈即此心且無極而太極將吾夫子在中之樂顏子不
改之樂俱在於是即旦夕死爲可而何有於病病且可
移而又何有於老歟吾弟不迂愚言誠循其規而力爲
之不過半月間當知愚言之不妄也來人行廹呵凍又
此折封而仍納函中古詩云尚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
發又開封吾弟閲之當爲我發一笑也

寄襄城劉芳草　癸丑秋

聞賢弟近已入都即精神學問富有日新可意想而知
頃愚兄近閲邸抄自入春來屢奉　上諭諄諄懇懇訓
誨海內學士大夫潛心理學謫法聖賢其一段殷切意
旨眞不啻父之望子師之期弟不如是而爲之不快美
矣哉崇學右文前代哲王亦嘗於此留意然如眞以理
學相期聖賢爲望則自西周文武二聖後未聞斯義此
眞吾道合大明之候而亦海內有志士所宜鼓舞於道
一風同之會追踪孔孟曾思於一堂而夔龍伊傅後先
接踵之日也賢弟胸羅萬卷志期千秋其於理學才具

本自裕如祇是前此務於博洽未能收斂精神歸於此
路耳若一斂博就約鞭心入穀起念處考察制行上黙
檢威儀上愼重文詞上刊削將回頭之韓柳歐蘇立可
作名世之周程張朱有餘而更無不足之患祇是吾芳
草之耐收束不耐收束耳昨五哥字來言病後衰羸之
甚至今尚扶杖而行日間無以寄心只取杜韓諸名詩
消遣時日愚兄聞之深爲悵歎五哥生平博極羣書向
若減一半分窮經攷史追逐文字之力從程門相傳靜
坐一法中得力何至於此故愚兄剖破中腸直以此義
答之賢弟去五哥之年當未十歲即因文見道謝華歸

實此亦其倏矧賢弟木天高選正當逢此嘉會蔚爲學
士大夫率先聖路助揚宗風乃見名臣報國體君之弘
義豪傑勇脫臯比之雄風何有乎眷戀舊習吝於改步
耶芳草愚兄老之至矣自此手書豈易多得故書中不
敢以世俗格套語漫爾塞責一如復五哥之言也知必
諒之功兒知刻意作循良勍亦磊落不流於齷齪當不
至爲知交之羞愚兄兩耳日聾精神尚未盡減知欲聞
並及之

答門人于太來庶常

秋間李彥中回得手書深爲之喜然亦深爲之懼喜者

太來素志卓然今得可以進造展布之地此人生之至
幸也懼則竊見自入春來邸抄所載四五沓　諭旨諄
諄懇懇無非殷期海內學士大夫潛心理學誦法聖賢
至意足徵　聖意所注與前代帝王徒以崇儒右文之
文爲相尚者意旨天淵於美哉此殆文運天開聖道自
此合昌明之秋人才至此合興隆之會也然則凡屬有
知無一不宜黽勉自奮矧如太來於一科英髦中獨以
通達理學見知　九重是必於館中常課外悉意探討
羣經之微旨諸史之要義於中領會出天德王道淵源
神明而默成今日則心源印合直接孔曾思孟於一堂

他日出備任使直可步稷契夔龍之武而無慙然後爲
不負所學不負良遇亦始爲不負吾君卽且父母師友
俱邀光寵而於今日以理學進身之一大題目乃算做
得成一篇合式文字耳不然者今日學造不到這裏他
時業做不到這地使人謂理學家純盜虛聲巧取時榮
無論不齒於大賢君子卽自己清夜間良心發現將有
不堪自問者矣太來勉之

寄中堂朱可亭先生

久未通候問之啟然如我先生起居福祉則時於邸抄
見之正不啻親承謦欬於一堂瑣瑣寒溫又何敢輙瀆

相府之記室歟
先皇帝一旦賓天此四海黎庶之公慟所至幸者
今皇上至孝天成弘仁性禀如自兹以往　聖德允迪
聖學日新堯舜之懿徽眞可再見此又凡我臣子滿懷
慶懽而悲喜交集於寤寐者也鄙人今年八十又一老
房文離莫能自強獨以比日時讀邸抄每覩新政宜人
上諭精詳便不覺爲之舉手加額起坐歡欣嗌就邸抄
畧傳直可斷我
令主將來之上掞勳華無論文景卽成康且非駐足之
地爾聞老先生去冬已自海塘　詔趨　闕庭而今起處

則切近　宸居以便坐論夫古今明良之所以難者任雖重而情自隔則啟心沃心雖費許多納約之方終成冰炭之勢目今觀抄傳

皇上樂聞善道切求讜言是眞二帝三王之殊姿也是惟直以堯舜禹文之盛德大業自期待而凡在保輔亦卽本此爲啟沃而更不屑屑從小節小目上着脚卽見日益精志日益正將來學力日進於光明堅定自坦坦從帝德王猷之本圖上注存神明而漢唐以下小成之德小康之治自顧之不屑爾老先生夙昔洞徹聖學之源流本末知必有正本清源之嘉謨嘉猷成就　君德

也　君德成就然後三朝特被之知乃克自慊於大賢素懷爾惟裁鑒是荷

答中丞崔公書 附來書

來書云黃綺高風夙深景仰奈關河修阻光霽未親今叨署陝撫又緣關防不便趨候面領教言彌增悵悒想先生逍遙塵外閉戶著書不徒理學文章追踪往哲而謨猷經濟直邁前賢矧秦中梓里所關宜與宜除諒更洞悉弟以謭陋謬膺封疆涖任伊始土俗民情一切未諳特勒寸函命鄠令代投惟祈南車不吝或水利可開或民瘼宜恤或士風宜培但有關於利弊不惜周詳指示封交鄠令轉寄再鑿井灌田聞先生已有成書祈賜一冊俾弟知所遵守倘成效可期匪特弟荷玉成而直爲維梓造福當亦仁人君子之所樂爲也俟後因公便道更當造廬親承麈教以慰渴思耑此佈懇並候道履惟望丙鑒不宣

叨生　聖代荷覆載生成之德者八十二年獨以秉賦迂庸兼中年兩耳並聾末由於國家埃涓滴之報以是每以自問輒若無地自容因此凡讀書議論不敢浪用精神期於此學稍見得一二分宗傳於當世事理稍究得一二分綱要庶幾稍裨渺躬無誤子弟少伸一點

區區報國微誠奈終以迂踈固陋之質學不見道識未通方寤寐自慚無可告語　明公當朝大賢縉紳所仰何所聞而儼然辱書下詢乎將無聽聞之誤耶雖然秦中桑梓之鄉也平日於其中利病竊嘗悉意計度矣何敢不畧據愚見恭請就正乎竊惟陝西地方高仰水路不通闤闠爲生之計十九倚賴農耕除涇三咸陽省城三五處稍通商賈外往往舉一二邑無一可數之富家然卽此通商三五處之富家情形寥寥亦且可唾則是陝西之財源匱也至如積貯則惟公廩尚有額數究之當荒年時豈能補於民間十一之用况公家歲出又必

存留七分乎至民間則今竟大空矣二十年供億西兵兼之積年旱澇相仍以是閭閻葢藏至今數府寡少去冬今春一逢少雨微蟲病一僅耳而旬日間粟價爲之頓騰向若際康熈二十八九等年四年相延之旱舉東西南北千里内無可運販之粟可若何乎此則陝西第一可慮之土俗也民風則向來頗稱質樸奈自西塞用兵以來民情不覺漸卽於嚣陵今且無賴之徒好興無情之訟而官衙之訟庭爲之不閑向來質樸之風爲之大變又且競尚奢華一切喪葬婚嫁宴客會神等項往往多踰分之費竟視拖延他人之債負爲末事而恬不

知耻故數年來不但大之貸借貲本事視前稀少卽當年青黃不接時那移鄉鄰夾粟之路亦爲之盡塞更如庠序鮮循謹之節齊民多強悍之行此風則竟貫土俗民情而相爲表裏矣我 國家歷聖相承無不以愛養生民爲第一義矧陝西地屬上游爲神京左臂是國家之首重也而財匱粟空土俗民情直至於此非得大君子仁義兼施恩威並用何能一挽其流波而還諸安阜禮義之域乎今也天啟 聖明獨簡廷臣而特畀明公以撫軍重任是固謂惟大賢名德邃學乃克勝此巨任也顧如某區區之愚則竊以爲治病必探其本則爲力

易舉網必提其綱則爲勢順以今財匱粟空皇皇憂旱慮災之陝西而較量治理之先後則莫要於借今夏半收之機立爲之整飭各屬官廩培植民儲（此中要急想培植實方不然亦只成一番虛擬耳）而仍爲之相其地宜視其時會題請大興井利爲備旱之勝着是或庶政之第一先務乎葢生民衣食足而後興禮義生養遂而後知廉耻今必足斯民之衣食遂生民之生養則興學校正風俗釐官方與清消奸宄諸善政乃始可行而亦始可望於行之能收成效不然末稍上湊泊卽諸政盡舉徒成不效之藥方耳何能實奏郅理乎至如民瘼之恤前培植民粟中實隱

具其半而如別册所呈厚國本二十一條愚意非此不足以滿其量也士風之宜培則非如前此
世宗皇帝癸丑春崇尚理學三諭與
今上登極後振飭書院之 諭力行而實踐之亦恐無益人才盛衰之關而終成故事耳茲來借擬學校說一册視中間有可採之處明公腹心大臣或宜爲國家長慮直採以上陳 聖明當不無一二裨益士風之處也至末諭關中一切利弊今亦未敢細數其詳姑舉其畧則在民者第一在燒房耗粟舉關中東西二省歲以百萬計邇年粟價之昂半由此益之敝也其一近來粟價

之昂半由多錢之坐販隱爲之增也其一民財之虛耗在婚嫁之日侈也衣食之日華日艶也迎神賽會連村連鄉耗費之無極也而其甚者則莫如賭博之爲風日甚在官者則如州縣官上省之太頻葢如大事宜於公議上省可也上司初到上省晋謁可也其餘或宜行文關會可耳必若事事上省時時上省州縣之養廉有限而官場之應酬無窮固有上省一次大費且至數十金即至少亦不下十數金者州縣安得有如許餘費乎徒使負債巧取而刻薄爲心耳其一各衙門衙役書吏亦覺爲數過多也葢不但一人有一人之費即且一人有

一人之弊州縣非十目十視安得一一照管盡到乎徒使勞於防欺滋民蠹食耳又省中及州縣詞訟宜少准速結也葢一人在官舉家廢業一訟中正犯証佐不下七八人往來顧視之親眷更不下數十人故一詞到省即其爲費不可貲量更若審斷不速即不但此數十人廢農工誤正事負債累而隱寃且往往鬱而莫伸是豈仁人君子之所忍聞乎必切諭理刑之員詞訟務以少准速結是爲暗中隱福兆民之一大德也外如近來州縣中士民多好訟之風且有巧於陷人之奸恃強恃狡欺弱凌孤之弊而中間最可恨者則一輩無良之侶往往喜造匿名揭帖暗誤官民爲地方大害此等皆於民情吏治隱相關照然此等處雖弊竇多端若果得大中丞整躬作倡明目達聰仍益之以博詢勤訪令得法明令肅固一諭之下便可以立息耳惟是大興井利一事是屬特創北五省濟荒生聚一大利却是人情難於慮始而憚於任勞要須下定主見籌明事宜細疏陳請

聖明令得立賜允從然後便於委任責成相時興工而丕成不世之勳猷耳明公綿地經天鴻材必且能應念而奏功也其詳畧備井利冊中惟酌其時宜而用之幸甚

別柬

撫軍全省冠冕凡一省吏治之得失生民之苦樂靡不由焉必其仁明兼濟乃可望於治成上理然而非至明則其仁或且不中事機之會得當可之施甚且姑息之仁或至誤下吏而病小民故明又爲要義也然明以何方乎學於古訓所以明古聖賢之芳規懿矩也虛心善聞博稽勤訪所以明當前吏治之賢否小民之情僞也而如善用耳目兼聽並觀則尤古聖人明目達聰洞達物情之要義且使僚吏左右不敢輕視蔽欺而丕奏弘猷懋績之機芽也

又

比讀京抄　上諭諄諄以民間儲蓄有備水旱無虞爲望而以北五省於耕耘之術更爲疎畧着該部卽會同九卿詳悉定議以聞明公大疏一入必見允從但今節序已入六月者十日地氣大熱竊恐苗生不齊又慮三伏雨水仍少而秋霜早降卽穀成不能圓滿夫此料穀一不圓滿卽閭閻之窘飢當又不止今春之情狀狼狽卽且上而諸憲之經營顧慮又豈止今春之拮据徬徨而已哉愚意井有須磚造砌之鄉有土堅不潰不須磚之鄉如咸陽沿渭之東西近百里夾渭之南北一二十

里其土最堅竟可不賴於磚砌但井口量須磚耳或宜立令其地方官按口掘井若督率不怠不過五六日井盡可成計　聖旨允下當在十日外或且半月間而咸陽之井與其取水之具則已全具而可爲諸邑之榜樣矣至如自潼關以西沿渭之鄉易井之地雖寬窄不同而要之在在皆是又其宜井之鄉一切掘井製器之法則或通融於鄠人井利說而酌劑之卽可望三伏時井成一半而兩月內井盡可成耳總之目今責令各宜井地方村村燒窰掘井令足備三伏之需是爲要義卽使三伏多雨不需此井而爲秦中開此永利以爲方來隨時灌溉之備卽所得爲多至宮封一節得
聖旨允下冏好卽令地方官設處有陳倉穀在亦正自不難也惟酌之

又

十二薄暮手教下頒擎燈開讀仰稔大疏一入　聖明立允此以見我國家運會中天廟堂之上總以民樂爲樂民憂爲憂無有不採之嘉謨抑且方岳大臣覃懷民瘼參贊化育無不以仰體　君心爲心集思廣益之忠誠格上天而孚　聖君也某何力之與有不然井利之梓十餘年矣下焉者或笑爲迂上之且半可而半否誰

敢直採其意以入告　楓宸而且懇款以祈　聖主之心嘉而神怡哉但今時已入秋或宜星夜嚴飭各屬令穀尚有苗之地可井者力爲掘井　聖旨已允幇助掘井造車之費不日議妥卽下目前自合先用己力興事動工如二三日內能井成一眼卽可救得一二畝穀苗與夫穀草藎將來粃穀與草之關於民生非細事也且如州縣官督責有方亦竟可十餘日半月間井成大半特水車未能急就耳然卽其有利於蔓菁蕎麥亦多矣而如渭北一帶高原則如此旱果長凡可移之民能就井佃田者令其分口佃鄰鄉淺井之田卽不待出境而

餬口有頼也又如其家無壯夫可以遠佃且其家多老少安土重遷則倣伊尹區田法但係家有中丁與夫婦兒女童亦皆可交助工力葢區田山陂岡阜皆可負水爲之况高原平地不過井深水難耳果如區田法行竟可舉陝西一省丁口十分中六七分可享水利夫一陝西而有六七分水利可享卽八九分生靈有頼以保全救濟且如井利果成大井四旁皆栽宜蔭之木卽各戶地頭借井俱可栽種樹木與雜蔬不過五六七年間樹木蓊蔚而如近山近谷凡可種之蘿蔔與山藥等可食之蔬菜種種皆與卽使天道不順斯民斷不至如前此

庚子辛丑一荒之匹散逃亡卽國家何至捐粟振金與蠲免歳租直過百萬耶總之凡民慮淺全在爲上者精神念慮照哄畢周卽天雖久旱豈能窘死有備之人歟當今先務自潼關以西過咸陽西北分路處於近路之旁先令相勢成井其餘以次爲之卽其於穀或有少濟又若能使可井之處在在成井卽將來種灌麥豆蠶可恃頼切勿以偶遇小雨卽便止成井造車之工是爲要着耳見小慮淺者不足成大利永利也又凡民憚於興事井工之動當有情夫淺人塞責之官員庶士是惟時差的當佐貳官四巡各屬又或明公親出下鄉親奉行之勤而實者立加奬勸且或記名囑令本官旌賞視奉行不實者立加懲創而無用姑息之仁卽此正是王道之正理葢其以佚道使民固不須慮其怨以生道死民固不須曲護其殺也勿中意不能恐惟諒之

又

日來備稔籌旱壁畫及一切新政設施某生也晚未及身親西周盛會竊以爲周召分陝之經猷庶於今再見風微也惟有爲我陝人士私自慶慰耳七月二十八一雨十日不可謂非久旱之甘霖顧如纏綿如此之長不但蕎菜種晩抑且沿河汲灌之穀蔬十九爲洪水淹没

使三伏竭血汗飲食之力者父子兄弟臨巨濤而號泣是惟可傷可憐耳獨新大小井灌溉之穀苗芃芃棫棫有向成之望據此可証井利之所關爲益要益切而將來眞足爲斯民裕穀備旱之本計也葢如今大旱直終七月鄰壤千里赤地獨王令殫竭心力僅於六月中拮据大小井二千餘眼今臨井之穀則頓若別有一天向使大小井蚤成大小井取水之器盡備又若區田之法並行於高原之鄉卽亢旱有兆大井便用水車小井盡用轆轤桔槔而高原盡用區田不將舉陝西四府可享五六分水利耶奈以時値其促無可如何是惟卽今雨

後仍長慮却顧嚴飭各屬一按章程務期細計戸口之
多寡限井實儲磚石水車料物車工即始於今冬成井
則務擇夫春早總期明歲四月間大小井成水車備足
爲夏收後即行布穀之賴而如　朝廷恩典則陝西百
十州邑衛所其合用之井與車是豈可以數限必如逐
人厚幇　皇恩固所不吝其奈陝西司庫縣庫不能勝
給何如其之愚則如即今秋穀十九因旱而薄國家原
有緩征賑濟令典又如每春出放義社之麥穀此亦成
例或者即二項中通融於幇井幇車之耤資而秋後仍
按井責穀以備將來歲出之粟本是或一着但須勸喻

懇欵又須法明令肅令得冬春間州縣不至虛過時日
村堡鄉丁不敢名應實違即明歲井功可成十九而再
一經歲即且於種樹濟貧諸善政可一一與井利畢舉
而地利風俗亦可畢收豐登敦睦之效至是而推萬物
一體之仁體　聖主愛利生民至意籌明規畫更一繕
疏上請凡大江以北雲貴川蜀可用井灌之鄉胥與鑿
井開泉之利即他日者天道偶有亢熯不亦盡可補以
王仁之高厚而永免流殍耶如此則陰功直贊四海而
愁勳且遍寰區矣新政大禁燒房而　聖明則仍虛衷
諮下令臣工各盡其說此堯舜都俞吁咈之隆規也凡

在臣工自宜念切民瘼仰體　聖懷共襄此一大善政
乃不謂羣言淆亂衆喙紛紜或且有隱持偏私之意見
忝與其間輒撓　聖明之獨見者直令人訝之至而憾
之深矣何則其愚不能仰窺　聖意然近來備觀前後
諭旨則　聖意明明畢露特姑以周咨遍詢觀臣工之
識議耳且恐此事終不以羣言沮也又以其平心細較
實是　聖見獨爲高遠舉出羣臣之上而莫過何者我
國家氣運昌隆食粟之口歲歲增益奚啻百萬而出粟
之地畝則終不加於前此又近來水旱之災天意若藉
以警覺　聖明令悉閭閻之艱難故令四海歲出之粟

不惟不見增多反且日見絀少是則開粟之源難得良
法矣而燒房之耗粟則且以陝甘而直過百萬更如大
江以北五六省之耗費則直五六百萬即且舉南方八
九省之粟爲此物虛耗者不可意想而推耶況如臣工
列疏之所陳者大江以北又有躧麯之麥粟抑且歲歲
千萬有餘即此錢之妄費者加粟且三倍四倍不啻其
耗費又何如也國家之錢粟曾可容如此消耗也但是
散在四海隱弊而難見見淺者看不透耳其實不啻明
如觀火而切屢有心者之隱慮不淺也如是而不爲之
所食之者衆生之者寡不見粟之日益而惟覩粟之日

耗嗚呼民間之儲積日空天道之順逆難料假如不幸
而有方千里之旱更延之以歲時水路不通遠運無所
朝廷之經營賑救其勞當何如其費當何如卽且蒼赤
之窘苦流離且當何如而曾可以兒戲視耶以此較論
則如　朝廷之注意嚴禁燒房以及造麴直是遠及萬
里超出天上而羣臣之調處雖若有一二近似之言要
之滝足見其偏而不全私而未公小且淺而弗大弗深
耳至如視大麥爲不切於民用高粱爲民間少食之糧
禁之於小民不便通之於生理無妨之說則不待智者
而訝其議論之不根矣惟明公大疏題覆此案知必獨

有定見令縉紳推獨見之識而　聖明鑒曠世之明也
不知其說可得聞否總之以今統計我國家治理之要
若能與北方井利區田以補地方水利之窮更墾南方
不種之山以廣麥菽之路庶粟之原可望日裕更若輔
之以厲禁燒鍋斷絕曬麴卽四海耗粟之竇十七可塞
如是而積至五七年將萬萬之儲蓄貯在閭閻且縱是
不能令小民家有蓋藏亦庶幾積在富商大賈之家將
來不幸而逢旱澇之災時必且糶之民間而不至市價
之騰踴民情之驚惶如吾陝去冬今春可駭之情形更
若能積聚十年法立不移何有乎宇宙之藏粟不足支

天道之旱亢雨澇歟夫大臣一籌畫一轉移補救罔而
直可支天道之亢旱雨澇上不至厪　廟堂之憂宸而
下永可免於生民之流離知非明公無與望此耳未罄
之懷惟諒而教之

又

幫穡井價水車事却不難均平緣小土井不幫卽大土
井亦不幫惟磚砌井造水車幫給貧寒無力之戶耳然
不願領官價者亦尚多人卽各屬所幫寧幾乎又且包
大井製水車無論井之深淺必合數家共爲之則其爲
力亦易這裏却無難處分令得人情久服却是今秋先

旱後澇凡係遠河高原之處赤地千里唯自六月倡井
之後始得下濕近河之鄉乃有穀苗而亦復半爲水淹
此災不可謂非尋常之災荒也按定例收成下三分者
地方官按分數實報則朝廷或爲之緩徵或爲之蠲免
或爲之借給倉穀報不實者有罰今陝西水旱之災如
此酷烈知明公必查勘的確據實上聞　聖恩如天一
月之內必有處分隨疏而下或寬徵或借穀二者必有
其一卽不必更加國帑一分一釐而此事處之裕如已
緣此時粟價日日騰踊卽至歲終倉穀之價當至一石
二兩之間若至開春又不知落在何處至是而按實砌

井之戶合倉穀石餘並發下帑銀即一水車磚井便當有三兩以外之特恩如是則賑災恤荒助成井利四面通融而滿盤照顧俱到矣故曰帮藉砌大井造水車事不難均平也今所急却是廣刻誥諭嚴飭各屬務必親身下鄉查看荒熟視其薄歉實數上請　聖恩令得深山窮谷共悉上憲仰體　聖心俯軫民瘼是惟要務耳

覆燒房疏只因地制宜隨時變通二義已盡千古經世宜民之要領又何有於燒房一事難得擘畫之悉中肯綮哉傾今北五省往往多為旱澇災傷非二麥之收用歉薄即三秋之雨暘弗時言其地正慮燒房之病民而

大宜厲禁之地也言其時正慮燒酒耗粟而大宜厲禁之時也明公必且洞明所以因地制宜隨時變通之機宜而善用之上以慰　九重之耿結下以慰草野之殷憂矣且某又有欲請者古今之治稱上理者二帝三王而二帝三王之所以獨得以上理稱者則亦惟其時上有願治之聖主而下有弼輔之良臣為斯民厚其生而無弗厚之生利其用而無弗利之用正其德而無弗正之德使斯民不病於無食不慮於耗財仍不憂於性之未復而德之未正耳今也井利一旦宏啟於陝省是為斯民厚生之經自此開也又如燒房之禁果中機宜不且為斯民節財利用之道自此詳與更如倡明正學精籌教規師非有用之實理不得教士非中用之實材不以錄字字根本經意條條剖明弊源本末備盡利害攸分如是則上合　聖主日前諄諭書院之本志自當人聞而準行即或偶格於人言將正議既倡自當有忠耿之士不二心之臣相繼而起一言再言而求以必得為期者出焉以成吾志誠如是也將宇宙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之大經大法俱肇自明公而明公直以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佐吾　君而所以自處者一惟是匪稷契伊傅之經猷者皆所弗屑也嗚呼人生萬古僅得七

八十年至遠百年耳過此者孰為我有而明大義者則千而一值良會者則萬而一至得君遇會獲申其昌言而一無忌諱者則且億而一而有學有識有君有時又得昌言且際明良此又豈徒億而一者而明公皆以身值之然且明公今日者於倡明正學返源還醇以淑斯世以淑萬世一大事真切身之功課而士林之默禱而般祝者也外臆說一紙錄以請正不知有當於萬一否

德公初撫蘭州巡視黃河看其一處應有泉流渠道公問州官此處應有流泉灌田否州官答以有泉公令掘開引灌閱一日州官回覆曰閘前此但一開泉則必有

風雷變異故積久淤塞民不敢開口立令掘之引泉灌禾苗皆蓬生公遂題華知州於時民間獻泉凡六十灌穀凡得數萬石要知此公外若渾厚而內裏精明之至下條切不可輕易蔽欺自取罪罹

又

比日盛傳大疏題豁河水積歲崩衝之田糧以及泒滃殺疏之咸有恩賜此　聖恩如天之洪澤也然向非賢中丞懇款入告　明主何由而知又何由　特恩遍及哉此則沿河之公頌公謝老朽雖欲不為之仰答鈴閣而不敢矣并利又得周御史擴之北五省真是代公推

廣此公亦有識矣老朽未見其全疏云何要之關切民瘼題目正大繼此當必有忠耿之士相續而調停於妥協者疏中小疵正不足論顧不知程少宰者何所見而云云也然要之得明公更一申疏廣及北五省補益前疏之未及而調處酌劑於妥協更廣之以南方闢山田廣水利相地用區田法真足為海內備旱儲粟之具將謀民之生一大事始覺漸近圖滿耳蓋古大臣謀國之心重於謀家字民之仁切於字子一切經營四顧到得真是無慮不殫即此心始盡而　廟堂之允不允非所逆計必如此乃稷契之正義云爾也外附諸條以皆與

國計民生相關特錄請教　一人才致治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是國家　歷聖崇儒重道　今上倍重斯文而秦中表率又際明公興學右文之大賢則今日者必使教崇實學士知向方一出四海之表而獨為方岳大臣之師是為宜爾且　先皇帝之各省特設書院也原旨既鄭重而周詳至　今上聖主之繼續大統也　諭旨又懇切而周到今縱未能光昭　聖訓推類求詳亦恐不容但循標末盡置本圖則如孝弟忠信之行不愆於度動作威儀之節務合於宜讀四子書必究精微誦六經文必明源委策須攷究底裏表判亦必須稍得合

式且目下縱不能到得盡性至命之實地操行亦必協於經明行修之坦途此則在大中丞勤加訓飭間耳總之語教於今日教士為先語教士於今日實學為重而如時藝則雖士職之必需而要之使多士深知士學之所重在實行不在虛文即虛文亦以先輩理明氣馴質有其文為上品而無事於但騖春華一過即萎尚為近實也又最要者多士縱急到不得行方言文至如禮義廉恥四字亦何容不守而方今海內士之進身則禮義廉恥幾不可言矣是安可不乘來年闈試一息其焰而大清其流乎蓋以其妄意明公今雖似於暫署陝撫其

實陝西休戚正是其難卸之責任則士風必進到知恥向正民俗必令其循分守規比及三年政績而治成上理始爲三秦士民之顒望耳　一陝西近來風俗麥競專有一輩險詐之徒朋謀結黨硬証枉幇唆人詞訟爲分肥自養之計州縣往往含糊容忍姑息養奸遂致此輩飛而食人閭閻良弱爲之側目而此輩洋洋自謂爲得計無知狂誕之徒且健羨其豪強此近來陝西之惡習而風俗人情益爲之不醇也明公下車以來此輩已聞風而退藏然得毋猶有癡虎貪狠肆毒於山險林峇之間者乎且又安知無哮虎直入大市貪狠肆噱於村

庄籬落間者乎夫魑魅魍魎見皎日則隱形而退藏狠蟲虎豹聞火鼓則急逃而遠遁奸貪横暴之徒聞上位大人正直威嚴之號令昭布於下邑通衢之中曾敢不畏懼退縮歛迹匿影者乎此輩一歛迹匿影而地方人情風俗漸知循分守正各自安生矣況明公體國字民之忠誠上孚　聖明若得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使一切官吏民屯既感厚德之化育如同覆載又凜凜乎懼義正之難以假借不且心志輯洽自然向風慕義而民德盡歸於厚歟然此以言致治之常理也若夫通變宜民則又有說焉明公不見昔人論治之畧治新國用輕典

治亂國用重典重典原非大人君子之樂用念欲納斯民於軌圍令其坐享清寧斷非義正之嚴不能成仁育之寬也火烈則民望而畏之故少死水弱則玩而多死此雖有似於矯弊之說而其實變通之王言即吾夫子相濟之規模不外乎此也據老朽之愚明公不自承恩寶授之初幸以簡言括州縣實遵之條若干事宜飛之條若干事刋以諭帖下曉州縣長吏與夫佐貳等員而復以簡言括民間壞法亂紀之條刋成告示張貼州縣使人咸知憲意之所在而尤要緊在強凌弱大害小衆暴寡兇滅良與夫子弟逆父兄狡險犯尊長義子叛

恩父奴僕滅主人數事諄諄重致之意而暗中仍訪得出衆之善良即旌褒之不遺察得衆惡之奸惡而依法立懲即六府貴賤劣良人人凜若神明之昭鑒自惕於幽獨庶於整民俗善民風示示有賴耳　一利益生民更無奇法止其積害即是利使在其中鄠邑民屯田地首報官轄四種田外又有王田粳糯米二種乃軍民田俱已派定則額而此田猶爲民間自占耕種其後有明分封諸王下邊小人姤其自種往往詰告到官自占者懼而投獻王府遂爲王田其田旱者多在邑境之邊水田皆取資大小泉源但一天旱水輒不足於用而王府

起科特重每畝科租視民戸水旱田糧俱多二升視軍屯則不啻三倍矣然向來止徵本色害猶未甚也近則耑用舖家折色每田一畝出租粳糯米一斗二升折色便在六七錢間視穡杭則額爲更重又不論天道旱澇奚似而歲歲必以取盈不減分毫民情苦累莫過於是明公下車以來民之弊端禁革一清尚望於此一事酌於情理之平或題令起科與軍民糧等或酌定平式每年田租視民糧正賦一樣上納銀錢卽爲民間去此一大害而仁澤在百世矣　一陝西屯糧特爲供億省中大兵而設不知當日分派管糧之總旗小旗何以不按

屯地之坐落往往有地在西縣而旗甲却在東鄉甚且地在西府而旗甲仍在東府者人不按地而管糧不隨地而徵致令每徵屯糧隔縣越府遠調旗甲至有一月以外尚不至者管糧大員至窘於支給大受兵官之怨而無可如何至提差之奔波勞費又不可言此則徵收屯糧未能變通舊法按田在之處令佃戸卽上本糧之過也今若限以種田之人卽按地租納本地之糧其佃地之租粟除本年上納一切實費外餘者仍聽旗甲收取其如正糧未上而旗甲暗討麥米丁馬未輸而旗甲逼索銀錢則許佃戸扭稟堂官而如佃戸故意刁抗措

勒旗甲合得之本租則旗甲扭稟堂官亦必大法究治如此則滿漢省兵可不至有庚癸之呼而管糧大員亦不至負大兵之怨卽州縣官亦不至紛馳提調屯糧矣事有握其要而百事理者此類是也秋穀一年不收而屯戸於滿漢大兵至無以供遂手請於鄰省借於州縣豈當日供用兵糧不曾慮處三二年之儲而皆取辦於當年之屯輸乎且獨不慮萬一天道不順來歲兵糧之將更掣肘耶此是國家最大事專司糧餉者責固不小明公係全陝司命責亦豈輕前此六十年祖糧臺故事可鑒而維時鄂公爲總制其情形亦可鑒也此須問曾

經此事之老吏書當能記憶耳暇中切計兵糧所關之重故妄擬軍屯三倉亦宜盡設兵糧必麥米兼用等說皆爲軍屯豫備之計起見葢明知憲慮之豫周而仍瑣瑣重爲拈出者助一番醒發耳又以看近來天道之陰晴不調重慮明秋之豐登未可豫料或宜乘夏麥之收成一整軍民三倉於足數此事又非明公之明睿無與言也　一各屬州縣軍民男婦數軍民田地總數王糧首報田畝總數合屬三倉積貯一切總數與夫現存實數之詳並各屬州縣正印與一切佐雜官員賢否之概似皆以約言依類大書明揭各屬提綱之下以便籌畫

至各屬土田之高下約有幾分亦宜約言明註州縣下
以便觸目酌奪井地事宜而免於臨事調取各房簿籍
之煩擾

續箚

鄠縣第一水害莫過於水磨頭一鄉其村正處澇河下流
其田地原帶石沙而又於康熙元年洪水崩衝沙石壅
淤所留餘田但旱則石田立槁一逢雨久又往往多被
水浴而田糧徵收則仍依原設則額以是居人率賠累
難勝逃避遠去至今竟少版籍老戶而多係一輩赤貧
流亡之人僑寓寄居其間其風俗敝陋眞是異常是爲

鄠縣第一窮窘鄙俗之鄉也獨以近在山口易於樵採
又適來人稠地狹砂田佃值輕耿以是住有數十人家
稍成邨落是葢我國家 列聖寬仁培植深厚使然然
其實情節堪憫惟明公蒞陝以來除全陝之積害興小
民之大利一夫不獲其所卽厪內溝自任之耻竊按水
磨頭一鄉地方可十餘里寄戶且六七十家窘窮至矣
倘若失今不一差大員同知縣細一查看卽恐不能實
見情事之堪憐於錢糧爲之減省分數將此鄉終於宂
苦莫訴而將來但一水旱仍然似前丁口彫敝竄逃不
免上厪賢當事之費力培植爾

寄崔公

頃見水利丞移文中叙有奉 旨飭陜井利事宜竊嘆
功業之難爲盛名之難處直如此之甚然如京師去秦
二千里外 九重深穆如天之高何緣秦中井形井價
遂於月餘閒上入 聖明之聽直如是之疾速歟此閒
必有忌者入譖言於中也然如在具臣則惟有覩
上意之所尚爲趨避若在古大臣則事君如親惟理是
視君美也固將順之惟恐不及君疑也亦必委曲思所
以解釋之良方而一身之毀譽功過不敢顧非全不知
顧毀譽功過也人臣但知爲身謀而不恤國是之利弊

爲奚似卽且不忠莫大而社稷生民將何賴歟況井利
一事窮源究委眞是國家第一利民利國大計前此千
萬年閉欝未開而啟自明公之陳請斷自 聖明之天
開果得中無阻抑布置有方奏效於期月之間而成功
於三年之後眞是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若不借此無
根之謗言剖明於 聖主之前令得良法立就善政不
撓卽又何貴大臣回天之力格君之智歟如 某之愚明
公或宜目下詳悉具疏卽認過之中寓辨謗之意而要
領則酌奪井利事宜立刻成册借申題井數或請
旨更求詳細指示齋奏 御前卽日前風影無根之疑

可不辨而明又若每州縣各給百餘張期於治内遍貼郎且士民傳聞之訛便可氷消瓦解此間要領全在條款詳明切情近理郎不待於謗者之疑一一剖明而自明爾至如功大則忌多名勝則姤衆樂羊成一時之戰功而謗書且積之盈匣井利若成謗書豈獨盈匣而已乎惟明公自此謹小慎微不爲胥小輕開得以媒孽之端而如大綱大紀上關國計下關民生中關風教者則益復獨任弗辭而終不一改其坦蕩常度使忌者得志謂爲心懾而意沮尤爲貴耳幽風之載咏周公曰赤舄几几又曰德音不瑕惟公留神幸甚幸甚

答扶風居易張侯

書院大題目今晚成一記愧不能發輝盛美惟賢侯刪削而用之聞欲合義捐置學田百畝果如所願郎此舉斷當千秋矣然則如賢侯者不眞可師當世而型吏治耶比以賢侯書院記事之委便中與中丞札中附一小柬原稿請正非阿所好關中六府三州守令通才多矣倘得盡如賢侯用心安有文教之不昌者此鄙人所由不啻自其口出也至如井利一事中丞公一片爲國爲民眞心惟賢侯留意相與有成貴治固多高原然沿渭兩岸低崖可以用井者亦多擇其可爲者於三四五六諸月中奮勇開鑿務令大小相間磚上參連萬一將來逢旱値荒闔境士民不至流離餓殍郎賢令尹百世之勳名在是亦郎仰副賢中丞殷懇思厚民生之雅意者不又在是耶匆中不盡欲言

又

備讀來翰竊知書院之事由已曾請教中丞中丞不欲掠美博名謂宜仍用多賢爲當而自下註解曰遷其地者功在後人而仍其名者志不忘古郎此以見中丞之虛心雅度眞古大臣用心也但如老朽反覆推勘扶風前輩惟班氏一門以史學傳家馬氏一族以功名經學

先後著稱則是前之書院以多賢名者當郎指班馬爲言後之祠改班馬者其實是易多賢之總稱虛稱而實指出姓氏今而仍用多賢則又是隱諱其實姓實名而仍襲其總稱虛稱也究之虛名實姓皆此數人也然以中丞諭下云云則仍用多賢自下條奉上之體宜然但是國家道一風同學術一尊孔孟此國家高出前古範圍萬世之定評雖後聖有作當不能易彼班氏兄弟父子者雖於漢史有叙述之功要之孟堅文優而附麗匪正馬氏則伏波義俠立功足稱人豪而馬融則經學有辭而失脚梁氏兼之修靡可鄙節取固不容盡泯其長

若如語於學校遵依祖述之正義竊恐諸馬諸班俱難
並於兩廡俎豆之列也何況可奉爲祖而述之但取其
一節以標書院之名示型多士耶且今日上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中際大中丞興學右文而賢令君則
恪遵憲命殫力經營數月間頓成敬業樂羣勝地以羽
翼膠庠紹明孔孟則扶風興書院而卽以扶風爲名中
祀先師孔子爲萬世師表下從以四配十哲七十二子
之倫班馬諸賢仍祀諸鳳凰山頭是爲情事之攸宜況
書院地方不用多賢祠一尺一寸房屋不用多賢祠一
椽一木明明是賢令宰仰奉憲意各自置庄買屋延師

興學多賢題名正不如扶風題名之爲大足明爲國家
文運之盛方岳大臣皆知特地創建書院作養人才之
盛美循良令宰亦咸知仰體憲意捐俸大闢訓俗型方
之名區不尤於襲舊爲光明正大耶

與邑宰稼堂王侯

省中又有此行不免又滋一番勞費作令亦難已日前
紳衿呈請優免一事不知鄉約處分何如然此事豈鄉
約之可判惟公但直按　上諭徹底遵行乃見善承優
禮紳士之意耳蓋煌煌　天語剖晰分明有如日星之
照臨卽凡在承流宣化之臣工　極意推廣　皇仁猶恐
其識之不到慮之不周矧公從學校出身藉此益仰優
恤同胞之仁正分之宜倘如於其中更有濫疑紳士紛
紛豈能盡弭其口乎徒令師生一體之誼坐見參商參
商豈雅道又豈師生彼此之光歟然此以言士耳至如
閭閻小民其疾苦之況則尤宜留意矜念也蓋自二十
年來軍需水旱下里愁苦之況難以言盡今年獨荷
皇恩蠲免半年正賦小民得藉息者半年獨奈夏秋兩
收以雨水過多盩鄠等處收成薄於渭北只得五六分
及七八分而止而自入六月來新征舊欠錢糧民買以
及穀折上倉之麥重重交納又益之以運慶陽之粟正

項雜煩統凡五六次有餘計秋收之後又必征收倉穀
則是七八次不止矣而目前又有採買麥石之征急如
星火公試思鄠邑地土狹窄矧今歲兩料不豐民力能
堪此八九次征輸耶則於今不得不征之中是惟酌於
緩急之宜乃見大父母保赤之仁也

又

今春民情窘急之狀卽糴麥一節可見一斑況農忙時
近隱中又有少壯口辦農具天長日永數口之家每日
要喫兩頓充饑飯皆百倍艱難愚意忙既不遠征收竟
有限或觀鄰縣早放一卯使百姓專辦食用農具見賢

侯撫字心勞或仁人君子之樂爲也何如何如

又

比閱京抄竊見
皇上軫念北京之旱與臣工條陳救荒之疏凡十四五處是蓋由　聖主切念民瘼故臣工無不殫心計度惟恐或後也則我縣掘井備旱尚易爲力當不可以目前有雨無雨二三其念須下定主見計口掘井不可或緩要知穀子豐凶全在三伏及七月十五前後穀穗結成之候全得不缺於水澤耳井能早備卽將來三伏合用水時便可應手取用一不早備當用水時又失灌苗機

會成薄歛矣且公知一縣卽一縣之主要行便可力行初不關府不關院也今若能爲未雨之先防萬一秋間雨少方擬立興井灌之利而我縣則早已備之不亦出衆之仁政乎

又

大倉災米數年糶放咸以天道亢暘未能補還今貯之數不及一半況民饑如此來春出放理在必然又製造水車包砌大井借資成就事所難已而無不欲於此倉取用卽將來倉糧正數又必立減數千今所望者來苗豐盛可望豐登耳然細看今歲天道如此不調卽將來收成之豐歉竟不可知倘不幸而仍如康熙三十等年四年薄收八料不登可奈何乎爲今長久無虞之計除春放與資借井車之外卽本縣常平糶賣尚宜節量存留若此外借人供省諸外事花銷之處或宜斟酌天地間事有備則無隱患前忽或致後憂且王道本乎人情卽仁者之志在立人亦必先於自立鄠邑民稠地狹平日麥粟半資於邠乾等處之車販今邠乾二料歉甚諸邑車販罕至兼今冬陰雨連綿車路難行販粟十日半月往往不到鄠縣人戶日不再食者所在而是倉粟曾未能早糶以救其饑餓民情之不堪已無以加此而

辦成之米盡以貸人供省賒借鄰邑是則仁人君子所宜重念而愼重者也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四終

記

涇州新創二曲先生祠記

涇州之有二曲先生祠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蓋始者文子鳴廷嘗以某年春徒步負笈從遊先生門自此一之郭子數五張子現慧李子相隨受業每於正月念五先生壽前必策一蹇衝冒風雪而至至留住數日與同志印證新工自乙酉以前靡歲不然先生每謂涇州風氣醇龎四子獨爲風氣開先以道學振起鄉之後進是爲不負已物兼成之義而遠近同志亦謂諸子

踐履克敦足稱吾黨先覺也自乙酉迄今又十四年矣涇之同志日益興起後生晚進從風而趨者且遍州之內外涇州遂爲吾省鄒魯之鄉迺諸子念聚講之不可無所且涇人士所闡衍者吾先生之學旨也而無地以奉先生靈而因敬生感因感生勸亦非所以明願學之自來於時文子乃毅然舍居之左方規爲先生祠復假貸經營以倡其始而郭張李三子及諸同志亦各量其力之所至以共助於成凡爲堂三楹門房一楹定以每月朔望祀先生主畢同志即於是日商正所見爲竟日之會歲戊戌工訖諸子乃公書委某以記事之言某惟

講學一事涇州百千年無有也即今此吾陝八郡三邊無有也而特兆自諸子諸子師門之功臣而吾黨之長城哉顧某則竊謂諸子特地建祠會講以明師傳是欲行師學於方來也則必知先生生平之學以盡性爲指歸以每過自新爲心課以倫常綱紀出處取予爲實致之地以靜坐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知性之方以讀六經四子及諸儒之言反身體驗爲窮理入門之要始不失先生之學宗耳抑猶未也先生正學高風望重朝野海內仰之比於泰山北斗而當其旣高之年猶孳孳乎勤學好問檢躬省身如不及蓋仁爲已任死而後

已者千古之學脈正先生之心精淵詣也吾黨今日者讀先生之書必見先生如此之心精學先生之學必符先生如此之淵詣夫然後遵所聞自日進於高明行所知自日底於廣大高明廣大之旣幾即在在有一先生爲吾黨默導以日用行習之坦途矣而況時時共讀先生之書如聞其晤言時時莊對先生之主如接其聲音笑貌而幽明今古直默默相接於一堂哉夫如是將今日諸子篤尊師之誼据拮卒瘏以營此祠即後此千百年先生之道日益宣暢昭明於此地而且以丕行於天壤者其在是也某於此舉心折而意愧亦多矣敢辭一

言之敘以負來命哉於是沐手再拜而爲之記

新創石櫺星門記

櫺星門舊以木爲之緣風雨霜露之浸被不數年輒剝蝕欹傾否者亦慘淡無色前邑君每欲易之以石而未果歲丁酉吳侯涖事之六年庶政釐舉迺以石易之於是煥然改觀且可永永不至朽敗矣然是役也不費士不勞民君子以爲尤有餘美焉一時庠之師生謂事屬千百年之特創也咸欲勒石以誌而特委記事之言於某某惟輝煌廟貌見侯重道尊師之意樹植久遠見侯事懷永圖之心值軍國供億惟殷之時創前此之未有

而絕無勞人動衆之擾又見侯幹濟之優長而要之侯殷懃措注之深心則尤有在也夫文廟之祀主先師孔子者所以明吾道之宗也陪祀於堂上者最上則顏曾思孟之四大賢以次而降則仲弓伯牛等之十哲所以明傳先師之道與衍先師之道也堂下兩廡則當時從遊先師之七十二賢與漢隋唐宋元明之先賢先儒又所以明羽翼先師之道使流傳不墜也而必由是門以入然後堂可升廡可歷而無以昭大觀而明尊嚴將入其門者慢易之心或生於觀瞻之不肅無由起如在之誠以對越先師先賢於殿廡尙何能以其精神晤先師先賢於羹墻歟精神先已不接又何能對先師生願學之思對四陪十哲七十子及漢唐以來之賢儒生尙友之志矧望其自上而下探源沿流準孔孟之大中至正以範圍諸賢諸儒更自下而上遡流窮源折衷諸賢諸儒之異同偏全以會歸孔孟之淵源乎故侯於財力艱難政事煩劇之秋孳孳乎慘淡經營必欲成是大觀而後心快也然則由是門者可無震動恪恭之意而漫爲出入與侯福建汀州府永寧人丁卯科賢書名廷芝字齊長其相與佐厥成者則邑之學博及庠之文學也例得書於左方

移建奎星樓記

魁星樓舊在聖廟儀門外之巽方歲久就圮僅餘四支柱岌岌而立龍岡吳侯涖學之始目擊而慨然曰奎壁關乎文運處高則朗耀昭明居卑則暗晦閉抑余行天下多矣奎星樓無不踞城頭是何爲者而建諸此矧頽墮至是而可無變置與於時即謀改修而以櫺星門宜易之石以垂永久二事並舉旣措置爲難且櫺星門首爲聖廟觀瞻營建亦宜有先後次第於是先營櫺星門工訖乃撤樓之餘財建諸城上如其方僅五閱月而大工又以成告當是時也新樓煥然高出雉堞者幾十尺

東西過者無不人人歎大觀焉邑博士與諸執事者咸謂是舉也並不可無石以記即余亦心喜創前之未有也則因其敦委而仍爲之記其始末且以諗於邑之人士曰諸君子知侯之是舉爲邑之文明起見矣而抑知文明則非特制舉業嫻習之謂也又非獨采章文物明備之謂也禮不云乎情深而文明易不云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必也居是邑者幼而學於家塾無不共明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爲蒙養之聖功而後謂之小學之文明也長而學於黨庠無不共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爲大學之大道而後謂之大學之文明也由是無貴無

賤無賢無愚以親父子而父子親以正君臣而君臣正推之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莫不有禮以相接有義以相維燦然秩然天明地察而無有乎昏瞀黷亂之弊于其間夫然後謂之情深文明夫然後謂之化成天下夫然後副侯悰淡經營之本志耳不然者無論上倡而下徙相應以虛文亦負侯殷懇移建之雅意矣凡我邑人願共勉之是爲記

武孝子祠碑記

武孝子之有祠也創自前明崇禎七年蓋孝子父承文是年五月爲流寇刼擄南山道人索賂其家孝子時爲學宮弟子念其兄若弟尚無子嗣爭於兄弟中獨賫賂往贖賊得賂業已舍其父而欲脅孝子相從孝子抗節不屈遂遇害當是時知邑事田侯爲其孝可風也具其事請於朝特爲之建坊立祠焉迄今坊已前毀復無石以記其事歲已亥署守備侍衛王公捧憲檄署盩厔營務觀之慨然曰是風教所係也而可無碑記以垂永久乎乃委邑之四門公執經營勒石並爲之裝璐製罽踰幾時工將告訖前五月上旬公過鄜委予以記事之言余心嘉其舉許焉而未及應也六月初旬侍衛復至重

申前委歸而遂命使持書促焉嗟乎孝爲德本教由孝生故先王教孝褒孝之義特詳於簡册武孝子知顧其父而不顧其身憐兄弟之無子而不惜其生知從賊之失身辱親斷脰喪元而有不恤其以視古所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惟不讓而義且弘矣是眞可示訓於千秋以愧夫委棄君親而惟生是圖者矣則今之修祠示勸其於風教所關豈匪淺也余且樂舉而記之且侍衛初署營務責有耑屬即謝此責復誰責者而孜孜亹亹期於爲風教樹此一大坊閑即其識不且迥出尋常而他日之建樹可於此窺見一班耶有譽必試故余於孝

于祠記也亦樂得並書以告後之人焉公名嵩癸巳科
武進士

重修節烈祠記

祠亦前明崇禎間祠生員任𢬵妻何氏者何以死賊著烈當時知邑事高城楊侯王休上其事奉旨建坊立祠入本朝則祠已久壞僅存其額康熙十七年會稽來之章侯至迺卽其故址重建中堂而仍捃拾舊志所載邑之節烈合祀其中日久祠復就做王亦零落過者惜焉歲已亥署盩厔守備王君嵩旣經營武孝子祠於有成念節烈與忠孝並關風化也復於此祠重加整飭仍懸

額製聯易木主以石而大書深刻焉嗚呼其用意深矣工訖仍欲余記其始末余惟烈易節難節易烈難之辨其說各有本末然要之其中皆有難易而俱爲天地間一段正氣名教中一大關欄也來之公合而祀之自於義爲允惟是婦人之從夫猶人臣之事君從一而終有死無二者天之經地之義也故爲人婦者無可辱之節爲人臣者無可逃之義今也侍衛初攝營務而復於此祠孜孜亹亹謀之邑宰籌於紳衿暨諸商賈爲之輯堂製額裝聯易主如是之殷懇鄭重也豈徒爲閨閣婦女示之懿範而已乎亦將於爲人臣而事君者樹之儀型矣後之過是祠者其尙有感於斯

重修澇河石橋碑記

澇水自南山來北入渭水其傍邑西城而下者爲東西往來孔道有橋舊矣而石橋之建則自先太史渼陂公倡建於明嘉靖之壬寅自後凡三加補修迄於今距創始之日益已百六十年而去四修之日亦幾五十年矣日久就圮行道嘆嗟歲乙酉秋八月邑令君無湖張侯式涖茲邑始事於西郊則目覩而心惕曰此橋頹敗若是失今不治萬一明秋霖潦後將有費十倍難爲力者然以秋冬工難施也踰春爲丙戌侯乃大合邑之紳士

耆黎而謂之曰橋工必不可緩顧事公事也今余欲計條均輸若紳衿之義捐則多寡惟心可乎又勞事也今余欲擇人而任事若鄉約之効力則四街惟均可乎且雖因而實創也今余欲匠取於曾修清河之舊功而因時相勢則聽任事者公酌其宜可乎衆僉曰善侯於是捐俸作倡揮衆而授事如授大事焉惟時諸任事二十人者亦僉相謂曰橋吾邑事也而以厪吾侯念損吾侯俸我人獨可忍惜微費綿力者則約以逐日輪身輪管不得以家私曠乃日曠日者有罰飲食咸惟自備不得費公中一錢一粟糜費者有罰而侯與捕廳朱君又時

時親臨而相視者無間早暮故自始事以至訖工爲日僅百有三十而數十年不易成之工乃告成於一旦及秋果霪雨浹月河水崩決倍常而橋獨得無恙於是舉邑之紳士耆黎嘖嘖相謂曰非是修也橋豈能至於是且非我侯預見之明裁定之決委任之当審又豈易有此者則相率而委記事之言於余余辭不獲命則拜手而言曰昔周大夫過陳見其橋梁道路不治而覘其國之必敝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子輿氏亦以爲君子平政之宜先沿及後世長民者且以此等事爲民間事非官與也而遺置若罔聞甸使吏入上者悉心

民瘼若侯則安見古之良法不可盡行於今又使未雨綢繆早見而預決盡若侯之於此橋天下又安有不易爲之事而不可救之禍者且使國家燮理弘化興利除弊皆得如侯之明決推成而任之又安在事難於謀始而功敗於垂成者是役也以之爲鄘則澤在百年以之覘侯且可得經濟之大畧也余既喜侯能捍患於未至復惜侯以大才僅此小試而且願後之官茲地者視一切興廢舉頹勿憚其難勿緩於圖一如侯之見利即興見害即除而使吾民被澤於無窮也於是乎記以誌之若夫督工視事輸財捐粟者之姓氏則俱載於左方亦君子善則必錄之微意云

鄠縣重修文廟學宮碑記

癸丑秋鄠邑文學蕭子伯藕間關見顧曰敝邑文廟數十年來未嘗不相繼修葺然亦止得正殿兩廡戟門崇聖宮等殿屋不至頹毀而已至附廟之祠如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廟中之劍如櫺星門泮池學宮之中如明倫堂尊經閣博約二齋禮門義路則一一闕如而如學倉學租則歷來未有議及之者自今黔省清平張侯至即捐俸作倡仍妙選邑之公正勤敏紳士某某等經營建置敝者爲修闕者爲剏於是舉百年廟學之闕敝侯一

旦畢備而聿觀厥成也茲者敝邑公評以爲不可無記以俟後而以伯藕夙叨知眷之末也特令將諸紳士之命代爲之請某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侯之此舉也豈特見尊師重道興學厚士之風徽迥出俗吏即其識能知政體之宜先行能舉本職之應重將他日經綸注厝不愧前代之循良端可預卜於此矣是既不可以無言兼念方今吏治清明四海之內大法小廉亦且簿書期會舉不失時靡事以覘前代良云勝矣然如念切名教宣暢　皇猷舉方州人士於陶禮淑樂之中以勸道一風同之化則亦槩乎未之多聞又方今海以內士習

民風即都會繁華之鄉五方襍沓之會亦靡不知奉法性謹循規弗替至如鄙邑山高水淸士𢎘民勤其爲俗龐風愿尤爲出於他邑然如自橫渠先生倡明聖學以後於今爲時已久亦尙未聞繼起多人以侯忠恕誠慤志期古處更如自茲以往寅奉先師先勞無倦之訓一遵先師欲速見小之戒恪守先師保庶富教之論而䏾然木學道愛人之意旨貫注其中即盛古慈惠之師且可直躋而無難又豈獨區區襲黃卓魯小效小康之足徙義而已乎以鄙俗龐風愿之士習民風兼山川之流峙如故橫渠之遺風未泯遺書尙在更如自茲以往誦

四子之微言遵聞而行知服六經之奧旨神明而默成立身則五倫百行之畢當進造則博文約禮之兼修而𣳰𣳰以橫渠四子爲之旨經綸固結於其內而不敢以小成自足即且上之可追蹤周程張朱更上之可繼體顏曾思孟將見大心泰識高志遠即班馬楊劉韓柳歐蘇尙非諸君子所甘心任足況區區王唐瞿薛之拔藝科名足艷慕哉即且其本固末茂源深流長班馬王唐正無不兼之裕如又何歉乃艷羡之與有哉且某聞忠於君者在體其注意而成其德美以某近閱邸抄竊見自入春來　九重殷期海內學士大夫勉爲眞正理學

以爲學問經濟之本者制辭曰自古聖賢立教學問經濟本出一原必有明理關道之儒斯有致遠經方之用在家則爲端人正士在國則爲艮吏名臣風化所以日隆人才所由日盛意已至矣而又復申之勸曰若讀書服官之人果能潛心理學誦法聖賢下爲鄉閭之矜式上爲國家之羽儀則先儒有薪傳正派之遺徽朝廷收文章政事之實用朕心嘉悅必加禮重其共相勉勵以副朕懷嗚呼崇儒右文前代哲王亦曾重加之意至如直以潛心理學誦法聖賢期待海內學士大夫兩三月間四五番　詔旨俱於此意一一關注而其一段至誠

惻怛之意更不啻父之望子師之期弟不如是即此心爲之不快也此其意爲何等摯意此其德爲何等美德凡有血氣當且聞風而感奮矧侯以甲科宰大邑平日移孝作忠之本懷切於痌瘝而鄙邑諸士友者又平日奉法循矩靡不經明行修則自今以往官師紳士共相究心理學之書力學孔孟聖賢之學侯也在國家於今爲眞艮吏他日又爲眞名臣諸士友在學校於今爲端人正士他日又爲宗工典型不亦於
聖明茲日殷期四海學士大夫之至意於此慰滿哉即且侯平日移孝作忠之雅抱諸士友幸生橫渠桑梓之

鄉沐侯禮陶樂淑之化且兩兩不負而於今軍需供億之秋拮据經營此廟此學之盛舉盛心又不且兩相得而交有光哉誠如是也某雖老尚願爲侯與諸士友載筆而直記其事又何靳於今日之拜手颺言歟故不辭固陋而謹爲之記蓋旣以恭命而且以此交相證也夫

郿縣創修太白山神祠記

太白山雄峙郿境自唐以來爲封內正祀歲時有司祭享惟嚴然其廟則舊在青湫故歷來春秋祭祀往往遣僚代行歲壬子夏西鳳二府大旱苗禾待槁黎庶皇皇祈禱百方亦先有就太白山泉懇神取雨者而卒不得

甘霖之沛郿邑令君清平張侯目擊愴然曰是山之神歷來靈異不昧與華嶽同尊今也禱者紛紛而弗應是非中誠之不摯即禮者素行之未足感神歆顧也某以迂愚待罪茲土者已涉四年雖寒暑出入未敢自信區區愚衷入神符契要之不敢以刻薄縱肆負罪於明神今者洗心投誠神其或者憫而粒我蒸民乎於是齋沐三日步詣山泉從者咸以山路險寒百方阻撓侯皆拒之不聽直至山巔取上泉之水而歸甫至山門則大雨如注四境霑足而隣封獨不得涓滴之濡於是郿境秋禾蓬勃歲以大稔闔境士民歸雨於侯胥歌胥頌以爲非侯之精誠不能得神如是之響應又非侯素行之久孚於神亦不能以偶爾之微誠動神歆顧而甘雨旋至也侯聞之則竦然曰是山神之愛我人也某何能以區區之忱輒動山靈且若不見邸抄所傳新春粤西鬱林奚出山泉灌田千百頃乎矧卿雲甘露遞來海內且不一而足彼頌詩之詠周武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蓋上有聖德之君即天地山川俱爲之共職而現瑞也方今

聖明在御百神效靈是雨也神之惠我實

聖主之惠我也某何敢與雖然

聖主之澤我人欲報而無從惟彼神祠其可弗建之邑

城以答神庥而且以便將來有司歲時之親饗士人之祈禳耶於是公率士民特創神祠於邑之東關蓋謂山泉在邑之東南境相望氣易通也神不塑像而特設石主蓋謂塑之像未必肖而反類瀆神也主而石則潔且堅可永久而不朽也工旣訖邑文學蕭子伯蕭則特將闔邑士民之意委記於某某惟自去歲秋冬以至今春吾西安諸邑入郿境販粟麥者絡繹不絕歸而無不述侯之禱雨山泉霖雨立降以是鳳翔九屬惟郿獨爲豐壤某聞之業槩於心矣茲伯蕭蕭子之來所述與前聞合符而如特建神祠於邑城則益徵侯之不忘神惠能

盡吏職而垂澤且在千秋万世之久也可無一言之應敫則爲盥手濡筆本蕭子之記錄合以日前耳聞之傳頌次第其事而記之顧惟是記稱五嶽配三公謂其代天之化福善禍淫一如三公之執法不撓弼亮天工而陰隲下民也太白山載在職方尊同華嶽神之職掌應與三公不殊禱雨而靈特其一班卽一切福禍善淫之赫明福善禍淫之速捷斷當倍蓰於他神然則凡比祠而居與過祠而謁者尙惟潔清自己之神明陶淑自己之身心善則實勉惡則實戒不至貽羞於神而致滋神怒以負侯此日特祠之本懷是又某所拜手而虔祝也

夫

扶風多賢書院記

歲戊午正月既望扶風張侯以其邑之書院告成延師開講有日也則具書幣並其庠之老成士友馮張二君介闔庠之啟辱臨荒齋而敦委某以記事之言某捧讀張侯書諸士友啟並詳詢茲事之緣起規模既肅然起敬復悚然自顧無文懼不足以發揚盛美爲盛舉之光也竊欲辭而謝之顧念侯與諸士友之雅誼不可孤而且是舉大有裨於風教不可門而不述也則盥手拜手而爲之記曰惟大中丞甫以客夏署陝撫時適旱魃爲虐卽早夜經營爲計口成井之畫上請

聖明隨卽申飭各屬興學造士凡向來有書院者其重整釐舉行令與一切興利除弊釐然並舉是蓋古大臣職名所重政務其綱堯舜君民之隆規也而張侯獨恪遵憲命大捐冰俸特營書院於治城之內用便士子之肄業甫半歲而竟以成告褎然爲五府三州絃誦禮樂冠冕將古昔循良興學造士之芳型不又在於是耶然則自今以往師也承侯愼選禮延作多士之表率必也傳經訓行悉本國家經術課士之令典丕循孔孟因才陶成之良模首教之明經法古敦倫飭行次卽實課以

多聞廣見淹雅弘通令得制義悉明先正典顯勁健之法範不必襲其貌而在得其神卽二三塲策論表判亦須務於中規合矩上可直追盛古作者而下仍可望於式型四海如是則始副侯愼選禮延至意凡我士友從事其中者自屬秀頴之倫志操之士亦必首明國家建學教士科日實賢典至渥矣而近且

世宗皇帝則勅令各省特創書院養育英才暨

今上繼統承庥仍復諄諄於學校申飭書院丁寧至我

大中丞撫陝之初卽屢念書院今且時時親涖其中勸誨爲之益勤而張侯當衝塗歲歉之日毫無妄取於養

縣之外乃今承中丞興復書院之檄則大捐冰俸搆地經營而數月之間卽成大觀凡皆仰體憲意爲造成我俊彥計耳則如一洗舊習奮然而興凡也而希士士也而希賢賢也而生不至於聖不已之思入孝出弟謹言愼行門內鄉黨之間一一令無慙德尊師務學敬業樂羣師友講習之下在在務期實功由是而處則爲經明行修之名士眞儒由是而出且成經方致遠不愧盛古循良名臣之品題卽今日扶風一邑之書院不且可與白鹿嶽麓並勝羽翼吾關中書院而足爲百二山河生色耶蓋書院不徒在名山勝地制造遹煌而在教規直

符洙泗之脈絡出其中之人物直足媲美於三代道德經濟之碩儒爲宇宙必不可無之人才也扶風小邑而創造之規模如是教學之典實如是卽其人才之培育將來直足增輝我國家建學之盛規而丕鳴我國家文運之昌明者不亦可不卜而知耶某且知我扶風士友爲士爲師於玆者咸克無負張侯今日先衆建造之中誠也夫至書院仍名多賢者則邑舊有多賢書院名實俱廢久矣玆院工告成侯以書院之名上請而中丞以爲宜仍多賢以示志不忘古而因仍其名云中丞姓崔名紀山西蒲州人戊戌科進士邑侯則張姓素名貴州

清平人甲辰進士而一時贊襄則教諭某某處人某科訓導某某處人明經而督工則典史某某處人及邑之紳士某某而其歲月則工舉於乾隆二年丁巳秋而成於三年戊午春云

襄城劉華嶽七一軒記

昔歐陽永叔告家日休潁水之上號六一居士林至今傳爲美談而雅談華嶽劉子生歐公之後而平日學歐公之學適今更慶其六一之六且益以志同之芳草子爲之翁而名軒曰七一一時同人彬彬乎有詩有記或以爲七一足繼六一又或以爲七一足駕六一華嶽

子意未慊也歲壬寅脤兒功自襄來華嶽子寄余書寒溫外諄諄委記於余而責之言噫嘻余無得於歐公之文曾能記吾華嶽子七一而令其軒之足與六一居士並傳耶然由其言而竊有以見華嶽子之遇獨幸於歐公而令歐公在亦必悽悽不自足於心而致羨於華嶽子者爲多也何者歐公之有取於六一者謂其非是五無以娛此一之情愫適此一之心志合之成六而後樂耳今試問以華嶽子獨得之賢哲弟與歐公同時而盡易其得意之五歐公樂乎否耶華嶽子意且肯否耶然則華嶽子雖以自慶兼歐公之六一而七一其軒其實

即單攜此獨得之一便足勝歐公之大而綽乎餘裕也矧其於歐公之六又皆備無憾歟雖然余尤有進且有視焉大美以獨兼而盛勝事必特異乃傳古之標佳名擅雅號簡言選義侈於歐公者不知幾何獨歐公之六一於今永傳亦傳以歐公之人之文耳又三代後際家慶輝棣萼如二難三才五長六桂六龍八龍之倫同於華嶽子而更衆於華嶽子者不知何限然率鮮稱當時而其流風餘韻爲宇宙則倣循誦者則寥寥無幾即今間有喜而述之者亦且等於春華秋蛩之嗜而無與家弦戶誦之觀獨二程之道德與二蘇之文章並美於當

時爲景星卿雲於今日爲太山北斗尊奉不替流傳愈光亦尊奉流傳以二程二蘇之眞道德眞文章耳今吾子誠攜其獨得之一弟愛日惜陰自相師友砥德則不盛不已彌業則不茂不休由是進之文章如二蘇而有餘更進之道德如二程而益無不足將於同人所謂七一足駕六一者不爲虛語更於所謂七一足纔六一者且有以知其說之未久即區區今日七一軒一記乃不爲呵好無試之譽爾華嶽子其製木榜大書余言懸諸軒額之側以爲左券也可哉

達觀堂記

霞聰嵇子新營精舍於居旁齋則自題以靜齋矣至是堂成則又自以達觀顏焉士友多爲之記癸丑夏霞聰子至鄜復委記於余余固辭之不得也則爲誦所聞於字說而霞聰子自取證可乎蓋余考諸字詁觀字更無殊旨獨達之爲義首則曰通次則曰決又次則爲生而又以爲放恣之貌一且爲輕儇佻達之徵蓋可法者三而可戒者亦復有二焉其爲通也者則萬理明於心而不滯萬變交於前而弗淆如日麗空幽遐悉達其於德也近智其爲决也者則義所可爲而必爲不以難爲中止義不可爲而不爲不以欲爲竟行如水赴海必達後

已其爲德也近勇若其爲生則旨更淵而義倍弘矣無一事不從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無一念不從巳心而推之人心四端志在必統萬善身所必兼如春生物勾萌畢達其爲德也且恢恢乎其於仁爲近而如貌不知恭而出於放恣則似達而實屬達之蠹蟊至如動不知而佻達輕儇則正達字義中不幸有此凶德而爲達字羞耳由前則此達觀也希賢希聖而無難由後則此達觀也爲象傲爲朱嚚爲鄭風所刺城闕之士而甚易霞聰子以此自名其堂其於法戒必有取爾也試爲我言其所法所戒之義於何取也可

西街關帝廟碑記

西街之建關聖廟舊矣其創置增修之歲月前乎此者亦莫知其出來所可考者則雍正三年獻殿傾圮街民某人等倡衆重修告竣之後即欲謀建樂樓惜乎志未逮而人已逝事已往而名竟湮越七年爲雍正十年街民某某等五人廼爲之倡衆建樓廟貌於是倍加壯麗竊思我鄜自雍正九年秋穀歉薄粟價日昂至十年秋又遇大旱於是粟價視前無慮四倍而西街人特感於國家褒崇明神靡所不及之意於荒歉中殫心竭力卒成前此未備之規模若不可一日而緩其於尊王敬神

之虔恭洵可尚也顧某則尤有望於我西街人者遵王屬臣子之義然要知貴遵其立制之本心而循令猶淺敬神屬生人之分然要知貴敬以精神之契合而文貌其末惟國家祀事孔嚴而於神獨崇禮之至一切封爵蔭諡特隆前代而無一不周者謂神之生也於國則分非勳戚而乃心漢室於劉則誼非同胞而之死靡他其一段精忠大義直可儀型百世耳追而崇之固以此彰神功德亦於此隱寓教忠教義之思焉是爲我西街人慎守憲章樂循懿矩人人尚尊君親上之風在在凜見利思義之誠鄉有善俗里無慝行庶幾成訓行近光之民而無負於國家尚賢表俗本意耳且如神昔日者孟德牢籠之術文非不優仲謀締婚之使事非不榮乃一則視若傲覡而竟自辭去一則視若犬彘而立杜其謀嗚呼苟非其心理之安雖權相僞主之寵榮且同弁髦矧區區鄉閭文貌之恭崇乎然則如我西街人者一行事也一惟是以神之精忠大義爲範圍一存心也一惟是以神之精忠大義爲師傚而不但區區入廟生敬隣廟知修而已焉是乃所謂仰體神心欽承神意耳至如某者居雖分處北街實同城而處仰荷神庥奚間方隅自茲以往且願與我西街人偕底於忠孝氣義之內而

永荷神庥也夫工既竣承西街鄉長敦委以記事之言不辭而述其修葺之大畧並述其致望於我西街親族者如此

重修牙道里三官廟碑記

牙道里之有三官神廟不知其自始所可考者廟鐘鑄於嘉靖三年是爲重修之期即其自始之遠可知也舊三村人共祀之日久傾圮東村信士周楊等乃倡其村人獨修正殿獻殿寢殿並三皇四殿厥工將竣周楊等詣余而委以記事之言余惟牙道里之爲村考之鐘銘本名謝家庄今更名牙道里而曾不知改於何日三官

廟公祀於三村如此之久顧無從考建置之始矧今煌
煌四殿獨修於東村而仍無碑以記之後將奚徵乎則
記事之碣舉於今竣工之日亦奚可廢也顧如三官神
不載於祀典要是一方人各有尊尚之神人心之所尊
即神靈之所寄必且此方之忠默有所捍此方之災默
有所禦此方之善當且默爲之庇佑此方之惡當且默
爲之監察而凡天地間公好公惡之至情神必爲之隱
相潛協而昭昭不昧於勸懲是神之眞有德於此土也
且即神不爲此而既爲人心之共尊即皆人心之共惕
其以消人隱慝陰毒之念亦自可補政教之不及其惠

利斯人亦多矣而東村獨殫力經營此四殿令其煥然
一新嗚呼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是謂禮制東村之斯舉
可謂協於禮矣食其德豐其報義之厚也東村之斯舉
可謂合於義矣雖然余且以爲惟聰明之謂神惟正直
之謂神惟善體天地陰隲下民之心期於斯民協歸蕩
平正直之路是尤神之所以爲神三村善信節口縮腹
二年內獨成此四大殿費以數百金計而不惜即今共
凜於神明之昭監共守國法作醇民共遵聖訓作孝子
起一切念盡成善念行一切事共成善事自此躋仁壽
之域刻刻隱合於明神虔體天地生成之意以會成聖

朝時雍風動之風吾且見東牙道爲吾邑之仁里而咸
闔境之福鄉即神且幸不辱於斯鄉之香火耳不亦美
哉不亦美哉至於掘地得井上有刻文士人共靈之奈
不敢疑然所信不在此也所爲斯鄉喜者知禮合義所
與斯鄉期者自此益勉於忠孝仁讓以無愧於明神之
昭監爲明神辱而已

增修慈雲山大悲禪院碑記

終南襟帶關中入西安之界則秀嶺佳峪梵宇星羅大
悲禪院在慈雲山麓居邑治正南背負萬峯崒嵂揷天
西則左抱而嵯峨者五老太白東則右顧而蔚蒞者三

閣圭峯正北則九嵕朝陵若列几案至於四時陰晴晦
明之變千百里山河雲物之影無不爽目而怡心蓋亦
終南之勝地也前乎此者不知開自何人何時然如佛
殿僧廬寥落敝陋攬勝探奇者往往浩然而嘆康熙四
十九年僧寂闡補修明陽新興二寺之功既終慨此地
之荒凉闃隘易陋次第建彌勒佛殿五楹五大士殿五
楹諸天殿五楹兩廊客堂禪堂亦各五楹而靜室茶寮
懸鐘懸鼓之房及廚浴之室禪林應置之器亦無有不
具於是曩之寥落者煥然成一叢林不惟攬勝探奇者
無向來之嗟並使避囂樂靜之士讀書肄業於此亦甞

戀而不置噫嘻增修也而功同於創寂闡其亦佛門有用人哉然其人當受戒與香叅約時少年耳便矢願利生建勝為佛教金湯故自離與善便居明陽新興荒殘之院力闢山荒自耕而食節口縮腹之餘一毫不以私用盡以補葺殿宇養濟疲癃故一時隨之居者雖服食淡薄筋力疲勞而以其潔身為倡同甘共苦無不樂為之從但有建造一方善信亦無不樂助其功程以是不二十年前則明陽新興二寺俱成完刹後則大悲一院增修壯麗雖中值荒歲者一再而三無不各如意之所期裒然成就至使邑之賢士大夫亦樂取其長而樂與

之遊也歲在甲辰寺衆以工將告竣不可無碑以記始末乃詣余而懇記事之言嗚呼余少抱羸疾性喜山居故清涼大圓諸刹屢假靜攝後以諸山地遠難於往返若孫為離塵績學之計懷之蓋積年矣而終於力之莫而大悲近在邑前每思買山其旁結茅逸老因以攜子建今而觀大悲禪院之成是亦有隱慨焉又寂闡奉大悲之教能身體力行其服食自節也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善養疲癃也是能慈人之所不能慈吾儒學孔孟之學而或貪饕刻薄之不免不且負愧斯人與更如其正身為倡而人樂從不值私蓄而工屢就則又可為吾徒之泣衆任事者勸也以是數者余雖欲已於言而能已也耶至余目今浸浸昏矣而碑仍自書者則余買山之願自覺終已無成寄此手筆於峯頭姑待一茅之結耳書畢自訝還自笑也

序

補定從祀文廟兩廡先儒位次行實考畧序

從祀文廟先賢先儒位次行實一書前西山能鱗張公之纂輯而今盩厔教諭安君之更定也蓋自本朝折衷典禮孔廟儀制益隆益詳而至於特陞朱文公於十哲之內特增范文正主祀司馬溫公之上尤於

千古公道允符顧兩廡位次悉依世代之先後則班列宜按昭穆而東西此西山公所輯兩廡先儒位次行實攷畧其次第悉依舊制而不敢踰也顧今則陞朱子主於十哲矣朱子以下之諸儒自宜重易其位次而東半入西增范公主於司馬公之上矣范公以後之諸儒仍宜更正其位次而西半入東乃遍問諸下邑之兩廡更進問諸闔郡之兩廡朱子主陞諸十哲而朱子以下東廡諸儒之位次依然如舊者皆是也范公主增入司馬公之上而司馬公以下西廡諸儒之位次依然如舊者皆是也則是兩廡從祀之列前自朱子而下宜東者仍

西近自范公而下宜西者仍東矣夫士大夫之家賓朋
儕集而坐次偶一失倫則坐者心爲之不安而觀者亦
心爲之弗恤聖廡何地從祀何典其位次東西之間闕
先後長少之序卽闕天理之順人情之安而舉世相沿
聽其淆然而莫爲之所嗚呼失可言耶又朱子陞十哲
之列則王宜陞陪十哲范公增入從祀之列則行實自
宜補入考畧此又典禮所攸關而亦留心文獻者所宜
詳也今安君倡士重修聖廟舉百餘年之積頽煥然爲
之一新仍於西廡先儒位次不敢隨僞因仍而爲之悉
心釐正以爲四海倡始且仍錄梓其原傳復增補范子

行畧以備稽古者之參考噫嘻如君者可不謂學校之
眞傳士哉他日得位行志重光聖道端有望矣

撫苗錄序

宇宙無不可成之勳業難在克勝其任之人亦無不可
勝之人才難在裕堪勝其任之才具識畧所由古今來
峻功偉績必待其人也惟紅苗錯處黔楚萬山間憑深
恃險自虞夏以來叛則時出爲居民患害服亦止僻以
兵力不至軼境横掠耳究之據巢穴而自恣者如故有
司終不得而民役也憶癸未秋某適以事至楚中惟時
閣部席公奉命督師進勦楚督俞公率提鎭連三省之
兵臨穴問罪一時羽檄供億分沓長沙武昌二千里間
官民舟子晝夜靡寧卽黔廣附近之地其供粟運槖之
勞頓可類推竊嘆此蠢爾頑蠻眞三省之苗毒底歲則
王師報捷入正月遂奏凱旋歸又竊嘆
本朝兵力邁前代威武所壓靡不推折然司土之吏不
得持檄招呼者則猶如故也歲辛卯長白鄂公以陝撫
晉督三楚至則念國家文敎誕敷武功赫濯環海之國
無不重譯來庭而紅苗尚負固腹心肘腋間此未有以
國家德威開其迷而導之覺也於是悉心經營題請界
畫及奉旨則偕撫臣鎭將親入苗境召其酋長諭以

皇仁高厚如天地聖武震疊如雷霆開其自新之坦途
使知欣願曉以子孫之永安使知樂從一切訓誨誥誡
俱以一片赤誠流入頑類之心腹而啟其錮蔽諭言甫
聞羣苗悔罪旬日間遠山邃谷遂無不提攜老幼向軍
門叩首乞憐願薙髮輸賦同編民皆自憾以聞
聖德之不早而得我公之何遲也公乃重請安揷撫循
之方得旨後遂一一按疆畫里編戸均徭蓋自是深山
峻崖皆畿輔近化之地供租司農佷子野心皆同中原
沐教之民飲和食德猗歟盛哉昔裴晉公度擒殄逆蔡
盬城唐史王文成公守仁討平八寨炳燿明紀然蔡地

旣屬平原兼裴公以李翃之鼓勇而功始成八寨淺險於鎭算兼王公以用思田之歸旅而動乃建又皆不免勞師糜餉曠日積時故雖元兇就戮而國家之物力民命亦重傷矣若是舉之不煩一兵不費斗粟不勞楚黔一省之一吏一民直以誕布
皇風版圖數千年不臣不屬之狡醜衵三楚之兵民旣永未安枕息肩宸衷平日萬彙均覆之素心亦遂暢蕭無復遺憾且愈以彰九重知人善任之大明於天壤峻功偉績亟待明良傳之國史眞千古爲昭也措置旣竣公乃彙輯撫循始末梓以成書曰聖德撫苗錄若曰是

役也憑天威仗朝算微臣何功之與有嗚呼古大臣功成不居之義不又如是耶抑又可爲人臣底績之楷模矣旣而公移督川陝特使其左營守備官劉紹宗以序言見委某捧讀再四硏於南牎下扶病盥手勉就一稿蓋私心旣喜國家道化翔洽頑梗異類亦且格心兼慶國家景運休明元老壯猷載見今日遂不覺自忘其固陋而不辭耳

原州紀畧序

比余每與知交較論人物嘗以爲士大夫品格高下不在官爵崇卑而視事業之有無亦並不在事業大小而視志趣之遠近汙隆貴爲卿相而無一善之傳固不如一命之士尚有濟於世也片長寸善而前途自畫固不如志趣向上者勃勃亹亹將來有不可量之美也此樂正子之好善孟子所由喜而不寐而舉當世矜尙之强智多聞曾不足擬之而謂區區之官爵崇卑可較論乎哉友人靡不以余言爲然然余見其人亦罕矣則亦徒付之議論空寄之慨想已耳乃今觀繼平韓君原州紀畧不覺於余心有戚戚焉君之教諭原州也親知或以地僻俗薄爲君惜君至則爲之特刊卧碑時時講明
聖諭訓飭士子寶訓以端士習旌表節孝勤加課試以

勵士業捐修聖廟鄉賢名宦二祠爲諸生釐正學田復爲窮簷下戶之不能從師者捐設義學其於師儒之職蓋無不釐舉焉而君則更念非正學術無以正人心而淑士氣也則復爲涇州申請二曲先生祠額之匾而惓惓乎學會之是亟噫嘻稽君之行亦孰非博士之當然然前後相習者數十年相閱者且百十人矣曾無有過而問者君獨毅然任之而不辭且時賢留心風教者亦不乏人顧下者毛舉一二事以塞責卽號能舉其職者而君獨於風化人文之關鍵咸舉其職所謂好善者非耶嗟呼好善何所不優而止於原州教諭一席故余讀

原州紀畧而於君深惜遇合之不偶無以展其素志也亦且即君平日好善之素志窺君此日山林之事業而覺今之請告歸里也居山水之名鄉聚天倫之樂事必有居家而示型於家居鄉而爲德於鄉如古鄉先生可祀於社以畢吾志者在而不徒如十畝之間桑者閑閑而已也彼官爵之崇卑太虛浮雲耳又足爲君惜而爲君道耶

魏氏族譜序

戊戌冬魏氏梓其族譜成其族之長者羣詣某而委以引端之言某聞欣然諾而許之以爲此舉於今爲空谷

足音不可以不斐辭也乃爲之盥手而叙曰惟昔人譜族之旨取其明宗昭系辨名睦族也故先民以爲譜具四美焉魏氏之族居吾邑者爲日久矣顧自明歸德公於萬歷時已不復知其祖之所始系之由分名字之詳悉而睦族之道已且致慨於無聞也故銳然欲成譜以示族人矧今閱歸德公又一百三十餘年矣失今不譜將來者倘何所藉以知其名系而生親親長長之思乎則今此之譜誠不可已於纂梓而諸君子能於財力艱難時成前人欲爲未及之志事可不謂之善繼善述耶顧某則尤有望者自昔歸德公慮族之衆忘其一本之同容有乖戾爭奪之釁也故當時序譜之言拳拳以敦睦仁孝之義再三致意其未及梓者限於時耳今者時則及矣譜已梓而以成告矣揆之明宗昭系辨名之義亦庶幾具矣則自今以往凡爲魏氏子孫者其於敦睦之道安可不共相勸勉永成令族以成歸德公之本志而副昔人作譜之本旨哉某詣忝戚婣居同閭閈臨潁泚筆時且再拜而祝矣

西漢循吏六傳序

自秦迄今幾三千年而吏治獨推西漢爲最顧於今考之班史則循吏亦僅六傳耳其寥寥也如是是何也且

六人者猶二人有得失爲孟堅所疑議將毋記載之不無漏遺耶又全材之果難耶抑或前史氏忌心妬見之不無生於盛名榮祿耶然要之讀經閱史首取資益吾身耳一人亦足何況六人縱得失不無而美善亦恭重矣誠知實師其得實戒其失以今企古自無不可幾及矧法戒咸備即以今邁古也可矣又奚簡編寥寥之爲憾也汝功汝勍汝兄弟恒以不遂侍養吾爲心憾今且於吾手錄之六人實法實戒用副吾望子本念即汝兄弟不啻於吾日供以鼎鍾而吾日饗汝兄弟無方之就養也勉之哉勉之哉此一帙也即吾趙孟貽子之簡也

愼毋令伯魯於百世上慶得同調同懷

豐川雜肋集自序

少孤失學兼方事制舉故於詩詞一道雖心好之而未能學及年二十有五奉母命從二曲子李子學則又念有急且重於此者亦遂不暇以學年二十九爲甲子綠羸病歸家醫藥之餘間中檢閱舊所批閱漢魏晉唐諸名篇亦遂隨意吟哦一二首消遣病愁如是者半年遂積有褋體數十首自題曰豐川浪吟蓋謂其以有用婺時日而浪費之無用間言語也自後或歲中二三爲或竟有一二歲不爲者其所爲或有存稿亦或有不存稿

者蓋既非其好又非其能故不復屑屑然作復屑屑然錄也歲癸未秋九月復巷董憲副以質事蘭州枉道過余草堂道故叙舊之餘凡性命經濟之淵源天人事理之機緘無所不言言無所不契蓋余拙學二十年不以時尚雕鏤浮華之好奪其心志而公亦以高明英潁之姿磨勘煆煉於動忍增益之餘故皆以一段眞精神印合而無間也於是公堅欲邀余爲楚中之遊余始以親老難之而家慈則欲余同之南行使得就正豫楚有道諸君子商証所學且家師二曲李子有舊願於河南襄城亦欲余借此一酬遂於九月念日束裝出關一路皆不敢有所述作至確山縣邸覩道上山東流離餓殍之衆乃始慨然爲感特一絕至武昌則黃鶴樓在焉登其上旣慨然懷古兼西望憶家遂前後爲絕律三首而董憲副及公郎虞颺見之遂謂余能詩每觸事觸境則命余遞相倡和憲副詩高朗雄健如其爲人虞颺詩淸逸匀妥亦自成一家言獨余以樸畧率性之言參處其間未嘗不自嫌弇陋而公喬梓菖蒲之好反以爲於古人外自成一家自後遂一日而限數題或一晨而限十韻及今年春九日公喬梓遂各擇俗且難者通爲三十六題見廹余浪以未串習呈稿並外有褋咏四首而公喬

梓遂竟謂余眞能詩而堅欲合前所謂浪吟者用災梨棗嗟呼人苦不自知余於詩未深學且無師傳敢公然梓正同人乎乃憲副之意則牢不可破余遂顏其標曰豐川雜肋草蓋取自覩則實覺其無味而憲副喬梓則且謂棄之可惜云爾同人觀余詩者於世俗牝牡驪黃外論余詩焉是則所望也哉是則所望也哉

寧海州冊書宮公七十序

歲丁未十月念五余方擁爐叅校洪範疏義邑令君趙侯命使以介祝寧海冊書宮公七十壽言相委且曰是公賢嗣二千里外敦囑意也余山澤拙學未習爲辭兼

應酬文字絶不敢施於當塗而敢以祝辭漫應耶然讀
公歷履稔公明經藏修積學課子穆乎古處之遺旣不
得以宦途比隶窺其賢嗣眞於二千里外不鄙迂陋而
懇欵責以一言孝子之用情又可以尋嘗應酬謝耶雖
然如公父子大雅不惟流俗靈椿海屋之頌不可進於
有道之前卽舉斯世盤道之三多九如當亦非公父子
遠望於余也無已則以壽之正義請正公父子作一堂
印證可乎粤稽壽之爲言義取長年惟昔禹箕衍疇用
首五福自是以來須壽考者上之動援老彭其下仍有
羡於七十之古稀蓋長年之希貴也獨吾夫子語壽則

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壽直於耄耋期頤外歸重盡性
至命之宗抑又若宇宙傳世久遠同天不敝之道無取
於熊經鳥伸葆精導氣而要歸於仁盡義至德厚而流
光將非世俗共羨之年齡終屬有限之期數而與化俱
永之眞壽正自有在耶公父子明經積學久矣其必洞
悉此旨而不以余言爲不然從可知也又公父子山左
名士考於郡國之圖誌悉矣今試問自天地開闢至今
其間貴而壽者幾何人曾有萬古長存過吾先師孔子
及四陪諸賢者耶富而壽者幾何人曾有萬古長存過
吾先師孔子及四陪諸賢者耶不惟無過也曾有及其

萬分一者耶然如先師孔子則以七十有三之布衣而
師表恒萬世四陪諸賢則亦以處士陪臣同作萬世之
儀矩而所謂富貴材藝而耋耄期頤者不與焉將又非
吾夫子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學删定贊修之業量原
冏於萬世功直垂於萬年而非世代久近之可擬諸賢
者智足以知聖學惟聖是依曾不以患難生死而少移
其尊聖親聖之心志故其壽亦副聖而萬世萬年歟公
父子明經積學久矣又必洞悉此義而不以余言爲不
然從可知也且余聞有曠識者不泥其方有卓志者不
囿於類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明乎天地間

惟眞豪傑無文猶興更如有待卽奮起倍易也惟公父
子產鄒魯之鄉習先聖先賢之訓六經昭如日星四子
明若河漢天德淵藪王道範圍於是乎在生之得其地
矣代逢盛世運際休明學校選舉無一不淵源孔孟明
體適用本旨善學者只消轉念不須易業況今廟堂銳
精郅隆之治舉士但問其德才求人不域於資格明良
之會心在今日公年適屆七十正吾夫子删定贊修裁
成四科七十子之年矧令子文孫彬彬德造無非學校
之良王國之彥可期以光家邦而紹賢聖生又際其時
矣誠如進時風沿流逐末之故習㫁轉念於圖實務本卽

今家修廷獻之本業便符孔門内聖外王之宗傳將以此而處便爲眞儒本此以仕便爲王道父如此敎便可謂善師聖教子如此學便可謂善法聖學夫宇宙不朽之傳人傳業非開物成務爲天地創未有之美利郎上之至範立教次之訓俗型民樹兩間宜至而未至之芳型此吾先師孔子與四陪諸賢立萬世師弟之表而亦郎伋毋與我子與夫子毋以三遷義方之慈子以行道顯揚之孝同開物成務諸聖神立隆億萬斯年而其爲壽亦俱億萬斯年而長存也公父子果一旦於舉世沿襲中父教子學一還正始而遠之無負先聖賢訓世本

心近之無負
皇上養士正意是舉世間宜至未至之芳型官氏於孔孟後再爲山左特樹當年矣郎丹書公之自壽令子文孫之所以壽其祖父不且億萬斯年而又何有於七十古稀之頌颺敷公父子祖孫明經績學久矣其又必洞明此義而不以余言爲迂而無當大而無歸更從可知也嗚呼余年七十捓又二矣畢生最愧心者學未明孔孟之大全最憾心者數十年夢寐良朋終莫逮洙泗賢哲之考德質疑收效桑榆最歉心者身未至闕里而目覩先師之車服禮器並仰溯諸賢之餘韻流風獨幸遼天之佑兩耳雖聾而視履尚足自支今也握晉介公之壽不覺此心妄冀於天仍假我獲拜鄒魯聖師賢母及諸賢祠墓後驅車訪公父子於寧海攜手登觀日之臺縱觀滄海升日而因一證晚年下學之契之思也夫顧不知區區殘年有此福緣又不知公父子以我爲然而許我否

壽序

甲午春余方有南行之役束裝匆匆而富平諸縉紳先生則辱臨而重委以壽愼翁楊侯之言余聞之逡巡再拜曰維昔庚寅春余曾承諸君子委有言以侑登堂之

觴矣何敢復贅以貽大雅譏諸君子曰否否維吾子昔之期侯以課農桑與水利者良殷而侯今且有以副吾子之望矣是則非侯之英果無以副吾子之期而吾子之望此也亦良幸前言之不誣矣今吾邑之戴侯壽侯也非吾子言又何以將我人積忱而明吾子欣慰之意耶余惟今之吏治簿書期會之是理已稱才能一言及於爲小民任勞郎退謝如不及者十五更言及於爲小民任怨郎退謝如不及者十七倘更言及於爲小民任勞任怨而兼損巳之清俸以與斯民之利而任費則退謝如不及者且十九矣蓋昔之仕者皆爲民而今之仕

者爲已此文中子所以致嘆於古今之間也侯於凡爲
斯民興利除弊事靡不振勵奮發毅然直任而不辭至
於區畫水利一事則尤一力擔荷不惟勞與怨有不恤
並破清俸而有不顧其殷殷然一段爲生養計者不啻
爲已予謀如某處某渠某處某渠凡皆湮而未通者若
干年矣侯皆於烈日中身履渠畔相視情形湮者爲開
淺者爲深更如舊日水從未到之處亦設法開墾用能
於去秋大旱時倍收幾萬畝穀豆之利而此幾十鄉困
瘠之民丕享灌溉之利如近邑諸鄉是侯之仕眞古循
良爲民之仕也又今之仕者非宦成而怠於懋績即際

冗而力不暇及於民瘼侯履官幾年矣縣務不可謂不
煩應酬不可謂不劇且難而孜孜乎不懈於謀斯民之
生獨能興久廢之利於衆人必不能興時是侯之精神
氣魄他日而受國家之巨任當可信其遺大投艱而不
至慮於終衰則如侯者又古豪傑建功立業之精神氣
魄也夫侯之仕也既爲民則即此心也已足爲當世官
方之儀型又其精神氣魄可信其他日遺大投艱而勝
任裕如則即此才具又可爲國家賀得人而他日果有
煩劇難勝之任當不慮幹濟之無侶也且余前之壽侯
以後諸君子請曰諸君子知侯已施之善政而不知侯

尙有欲爲而未及爲者在知邑之所以戴侯者義之厚
澤深仁而未知侯之所以惠若邑者其心方浸浸而未
已今觀侯之圖治也前之欲爲而未及爲者果爲之矣
則侯之欲惠斯邑者斯心豈遂已乎即余當自喜前言
之不妄而更喜他日之終不至遺譏於前此失言也且
即水利一事侯也符余言如左券即余前之所以期侯
如宣教化修章程正禮俗以及夫養老尊賢興學造士
以爲世道生民之幸邦家邑乘之光者不可一一謙信
哉凡此數者無不可爲侯壽爲侯賀也於是仍沐手拜
手而爲之序

賀薛母武貞媛壽序

甲寅仲夏朔有傳至朝邑士友藨君上官君暨鄉好義
諸君子啟事一通則爲薛母武貞媛以某月某日爲四
十有七設帨之辰擬製錦公祝而欲以序言敦委不佞
也不佞莊頌啟事歷履貞媛爲一方稀有奇節奚能無
言以將余懿德之好則爲按所歷而序之貞媛朝邑某
鄉耆賓玉珩薛君冢婦儒童景安原配本邑石鐵村儒
士創周武君女也年十七歸景安甫一年康熙丙戌九
月景安卒是時貞媛蓋十八歲耳景安父母祖父母俱
在堂三弟俱幼未更事子宗泗於夫亡後一月始生遂

進歲月暮雨寒燈遺腹孤相倚爲命如一葉舟漂搖大海中莫知所屆非夫凌霜翠柏百鍊精金奚能於此拂逆困衡慘淡辛愁中屹然直砥中流而萬折不回耶而貞媛獨以十八歲未亡人拮据卒瘏有以報夫子於地下是匪尋常之節而奇節苦節也事兩世舅姑生敬養死禮葬代夫行事而一一無有缺遺則薛氏之一大孝子也撫三小叔迄成立而振持門庭贊襄家計舊業無失而日加封殖則薛氏之功臣也至於鞠育宗泗性命精神專魂莫解而誨知義方今且貢成均爲一方冠裳望則貞媛不僅爲賢母而且爲嚴父明師也嗚呼有一

於此卽可型方訓俗作邑女宗矧兼備之者耶或曰古之稱壽者必自六十之耆遞上之而爲七十八十以至百歲之期齡貞媛今年方四十七也而可壽歟余曰是匪所論於壽之正義也夫壽之爲言貞也常也久而固也進而申之五百歲爲壽八千歲爲壽而尤有萬古不朽之壽夫天地間何者爲貞爲常爲久且固而萬古不朽者將非宇宙綱常大道命之自天畀之在人爲子而孝爲臣而忠爲婦而貞雖緜歷終古而光景常新如一日乎今如貞媛勵是偉節是直能與日月爭光山川爭久也固不得以常例論矣或曰據功令守節必三十載年必五十歲然後朝廷有門閭綽楔之旌貞媛守節二十九年年亦僅四十有七今此鄉里之公視不猶有待歟余則又應之曰先王旌表人倫丕關世教人心而天地間惟守節一事最爲難終故必限以年歲者所以愼重防範風勵閨幃也貞媛自十八孀居歷今幾一世矣而金石之操直如一日卽自此而耆艾耄耋以至頤期胥此一日也更自此而五百歲八千歲以及萬古千秋胥此一日也蓋限之以年者公家之格式而今日之躋堂而祝不朽者秉彝好德之公心也蕭君上官君及好義諸君子其知之矣敬拜手而爲之序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五終

議

安插復艮樂戶議 雍正二年

樂戶復艮一事臺垣中有此卓識特形奏牘而九重樂聞讜論即可其奏此雖美政之一節實爲高出千古之大盛德事而於新政則又爲施仁渙號之一大可傳可頌於四海百世者也蓋昔文王之行政也必先窮民之無告至於澤被枯骨是直以利濟之私術補天地生成之憾而無問於生死所以仁格天心卜年遠過其曆而國祚之靈長獨超三代而遠軼於漢唐也前代充樂一

刑天地間傷仁害義可憐可哀之事莫甚於此而一旦得昭雪於 聖代其以視文王之仁德益曠世同其深厚而隱澤所被則關於風化洽於幽明者覺尤爲弘溥即此一事而國家之卜年卜曆端可意想矣顧此輩既無生業而不爲安插以資生之路勢必至一半仍循其故而莫自拔且若不詳究轉移利導之法嚴設必斷必行之路勢且至復艮者亦不能即享艮民之福於 聖明之代亦辜負此一大題目矣然此事在天下者其爲安插之方尚不敢言其難易姑就陝西而論則爲力最易矣但在當事一留意申飭間耳蓋此輩之所賴以資生者衣食居處二端飲食則非田地不能給其生而現今陝西平地中新開之荒地則無縣不有而皆爲本地豪强隣邑積猾之軍民竊占而白種今若特飭州縣官鞫各里各旗軍民書手及各村堡鄉約千總諭以舉首開荒未報及前此隱昧軍民未首之田盡行首報而特寬其前此之罪如得首報之田於中留多一半與本戶耕種而薄責其租入於官以給孤貧或他處公用割一半即給此外縣移來開復之樂戶計十口之家得田六七十畝亦自可以糊口以鄰邑而論樂戶不過三四十口而可取以給樂戶之地又豈特四五百畝而已哉矧

無縣不有前此已行出首而未曾報上之地可以撥給者歟是則所爲計其爲食之路者不難也居處則非房屋不能安其身然以新行遷移之樂戶而乍徙之隣邑無論葢造房屋非力所及即葢造之地基豈力能得是惟詳飭州縣官細查安插此輩之村堡中舊日官所舊基及寺廟中寬濶間地可另割以給屋者官吏即相其地勢而割付之否則或用價買村內空庄至於房屋則於附近或於一二十里內之寺廟廊廂間房不妨割以繕造小屋大約十口之家得小房七八間即可以粗安家口而以大裁小即寺觀廂廊十餘間即可葢造小屋

三四十間而自足也夫折毀寺廟之間房以付此輩居住在無識者必且以慢神爲說不知此樂戶之可傷可憐其爲佛祖之深悲而明神之怨懟者爲日已久今一旦得

聖天子賢大臣一沛弘仁而拯斯輩於水火汚垢此事應天神人鬼之所心喜而樂爲者也且若盖造需費則在有風力與性仁厚之州縣官但一留意耳盖得州縣官一留意卽闔邑中寺廟之大樹木與倡率闔邑中之好義力善者爲之計一邑多不過費百十兩少不過五六十兩其工費卽足耳區區者又豈足爲州縣設處難

哉且若州縣官眞有一點實心稍留精神於此事卽鄉縣內好義有力之人卽當有承其意者欣然承認倡率善士合力爲之而且無俟於州縣官之經營也矧聞西北州縣亦有有田務農之戶依窰居住之人且不煩州縣之措置然是所爲計其居處之不難者也然而必爲籌其遷移他鄉之故者盖非不知安土重遷人情所難但此輩雖心忿爲人凌賤之難堪然亦心懼棄舊移新之匪易甚至有甘心隱忍羞辱而不欲他徙者盖此輩見識短淺但知顧惜目前之小艱小難曾未念其爲本地方威害凌滅日久其習豈能遽改卽自已亦習其屈

甲抑下之日久亦豈能遽與之平等往來乎且前此者獨以爲樂戶之故尚能轉借有力者之財以百金而娶一婦今而爲良力既不能貸娶婦之資於富人矣本地良人豈能卽與之結婚乎行見此輩之丁口又漸漸滅絕而不久又復自變而入樂矣是則又在大仁人君子爲之慮其久遠之計以割小不忍之慈行之以斷而必使之移居百里之外遷住樸野之鄉又刻就條約給本戶與所徙地方之鄉約千總鄉長令良民須一體平待亦令歸良者亦不得恣風行兇庶幾一二十年之後力農當差同編里甲鄉中小戶漸通婚姻而可以漸成良

人矣若慮遷徙之力難初徙之歲食用難夫移之隣邑爲路不遠每多不過四五十人四五十人不過分七八戶照口給之田畝其食用之缺不過在半年之間半年能用幾何得州縣官有作用或那借倉糧或倡義捐一保借本鄉放粟之家將一轉動而合戶耕田之牛具農具可立辦也又豈獨其遷徙食用之不難哉況當事者方計捐國帑買王田爲此輩生業又何難通融設處一轉移而卽轉折如意也更若州縣官能擇其子弟可入小學者令之入里塾從師讀書則抑又鼓舞扶持以奉宣　聖朝弘仁大造之美事耳倘若謂樂戶不宜讀書

遷與士類不知朝廷既許之從良則良人矣良人何不可漸學爲士乎且古者罪人不孥雖叛逆之科尚不禁錮其子孫矧樂戶之祖先中多可憫可原非同悖逆之科而可禁錮諸數十世之後耶更若此輩由地房屋久已成家於原居之鄉遷徙爲難而必不願還徙者則且聽其自便然終不如令其變置舊業以必徙百里之外爲作平民爲貴耳大抵國家之美事善政難在無大識力者看不到而尤難在知宜爲而使此事之徹底轉折如意以成就其初舉之本心然總之是難在知能創建非常之事之人之大識力耳今以臺垣之高識昌言

際　聖明之樂諫善聽此事業已谿數百年之積弊矣更若得大有心者之詳籌其終而善全其美則眞爲國家成一大仁政而陰德且及於無極也

嚴絶燒房耗粟議 雍正三年

近來燒房盛興雖小邑亦不下五六十座大邑且不下二三百座統計陝廿二省每年耗粟當且不下百萬郎因而虛耗兵民官商之錢不下四五百萬由此推之而四海皆可意想而知也且今關中天道屢歉民間積貯蕩然官倉社倉計亦消耗過半而將來之豐歉不可意量西兵之饋運尚無止期若今不於燒房之耗粟一大禁絶有如西府亦有水旱之災塞外或需內運之衆不將公私上下內外兵民交困於米粟之無措乎此眞今日關中之第一宜慮事並是國計第一大題目故今陝省第一件經猷籌足積貯無如禁絶燒房之耗粟也且燒房連年累奉　明旨嚴加禁止奈爲之者皆富商大賈合手於本地勢豪故雖官法累禁而咸以計免而賂脫又今燒房皆移入勢豪宅後僱就受刑之人一板給錢若干枷號一月給錢若干兩月若干巡路之差每季若干查拿之差每次若干故不但官不易禁而亦正差不肯禁況其中更有通神之用卽官吏亦名禁而實縱

乎故此事易禁而難絶也然禁此亦正不難蓋雖在人家深奧之處要之氣息終不可掩但得差人不敢作弊卽入鄉可以立得一得而叅罰及佐貳重懲不貸本路之差郎其風當可立止耳至於麯房耗麥雖不似燒房之甚然如西鳳二府之消耗當亦不下幾十萬今亦奉令禁止奈其弊實悉如燒房之牢不可破則亦惟如嚴禁燒房之法以並絶其消耗之路而已矣粟生民之命錢亦生民之命而實國家之血脈也燒房則耗民之粟無限耗民之財亦無限故爲生民之害至顯且大而其實爲國家之害亦至顯且大也西安諸屬吾邑至小而

燒房至如此之多一座每年耗粟且至四五百石至大邑巨州燒房且有至二三百座者推之西北七府三邊粟賤之鄉其燒房可類想而知是則即陝西一省而一歲中百萬之粟耗於此燒房矣更類推之天下一十五省其粟之每歲耗於此事者可勝計乎是耗天下之粟者莫甚於燒房自四五十年來燒房盛行處處有燒房處處賣燒酒人不分於老少主客時不限於陰暘早暮是耗天下之錢者又莫甚於燒房夫天地之運久豐必歉是乃萬古不易之常理今聽民之錢粟耗於此物一旦水旱為災粟價湧貴縱州縣積貯盡存民能沾惠亦

特涓滴之物耳不能供閭閻之百一況當荒之時義倉漏於奸徒之中飽縱常平可糶又豈能空手而得官倉有價之粟乎如是則不死於溝壑必至流離載道情形至此朝廷雖欲不蠲不賑得乎然如前此西鳳二府庚午之荒相延四年費朝廷蠲賑如彼之多而究之生民流離死亡十過五六何使民間之粟不耗於燒房即此粟不在民間亦皆在於富商大家何至粟價騰湧公私兩傷而並損一至此乎是則燒房關於國家之利害損益亦豈其輕且小又豈其隱而難見乎別如地方每逢小歉當春冬之交往往致粟價之騰湧者燒房為之常平出糶官糧小民無錢多不得沾享其惠而官長每大負其謗者燒房為之是燒房又豐凶厚薄公私上下交受其害之明效大驗又非特隱而難見者也故曰天下之隱害莫如燒房而天下顯而且大之害亦莫如燒房

隴州幫運議 雍正八年

比涼軍糈定議轉運人不遠涉糧無淹滯其美意良法勝於長運萬萬故僱腳之令甫下鄉民備車牛攬運者趨走恐後蓋一以急國家之公一以赴執事之義且一車可載京斗八九石而往返一臺曾不及二日除盤費外腳價尚有贏餘亦利之所在耳是則此義也公私兩

便官民俱利其於急公恤民之道可謂一舉而並得者也茲審聞催文忽下各屬僱驢幫運隴州鄉里闃然騷動議買驢僱夫議往來盤費計一邑僱驢三百頭而里民議幫且將三千兩以故日來里閈紛紛擾擾倉惶無措其竊訝之及細看來文祇緣該州以關山難越驢運艱苦為隴民告病而特援昔年幫運之局聲明偏苦硬引近例為當事者難耳竊思往者咸宜關之運以路不得不出於此也今北路坦平車無冬夏皆可徑達甘涼有車有畜之民方幸沾其利而樂於包運又何必介窮壤之民於氷雪中扶蹇驢攀峻嶺艱難況瘁下滋苦累

而上廑當事之慮乎又況驅數百里數千里外之驢夫於隆冬〻中跋涉勞費而爲之帮運歟若以糧數頗多一路恐擁擠難行或可北路七分南路三分糧數減則用驢自當不多矣且隴州所稱艱險者惟關山七十里耳其餘平途尚可行車卽以本州僱覓驢夫運此七十里關山抑又奚難更或卽於各應帮驢帮夫之州縣量折脚價帮給該州着於就近地方增價僱覓夫驢彼貧民之藉資糊口者正自不少亦正兩便而簡捷也倘該州不肯受帮銀之名則計該州僱驢二千頭外尚須驢若干頭分派於帮運各屬或驢或夫聽其自便總期於十

日內足運此糧過山而止又何必責令隆冬大寒令數百里外之人畜盡赴趲運歟況該州既稱隴地窮僻其路旁屋舍必少草料必缺今若令驢數更多卽霜露飢寒之慮必且至於疲弊悞公亦正不如人夫之易爲安歇飲食耳況道途崎嶇之處人可揀擇避躲而行較驢尤覺少却阻滯乎至北路乾永一帶車可通行則無事借帮於數百里外之驢夫不待言矣夫以執事之明識遠猷豈其慮不及此亦以依該州之開陳當必不至悞事故委曲從之又日來公冗不暇細計利害之輕重也軍務大計本非草野所敢與直以此心感平日帡幪之仁慕賢勞之義不忍以當時之良法美意偶誤於下吏朦朧之請而致微有不慊輿情之處故敢敬獻芻蕘以備採擇焉

三原李華西先生鄉謚貞惠議

華西李先生葬甫畢邑之賢士大夫公請入祀鄉賢矣海內深知先生者則又以其位不稱德未膺國家易名之典爲歉也於是三原賢士大夫與同學之士公議以貞惠謚於鄉某亦與焉或問於某曰先生之患則無遠邇親疎共佩頌之矣先生中進士官中書佐三將軍凡十餘年繼而佐肇慶守黃州者幾二十年計先生在仕

路將四十年今諸君謚先生而冠之以貞也是奚爲也余應之曰惟先生蒞任如是久而終於郡守是乃所爲貞也吾子不聞貞之爲義取於正而固乎先生貌軒翥性倜儻膂力才具又長七年佐軍無論其佐大將軍禁擄掠釋繫獲功在生民者甚衆卽其帷幄贊畫平平涼之巨憝擒蜀滇之元兇使在前此不知當晉何顯職卽在今日亦不知當膺何榮任而論功止於晉掌典籍外轉止於肇慶司馬嗚呼非先生戺事經營貞操屹如山岳奚止於此又如自佐肇慶五年後守肇慶者又五年服闋補守黃州者復九年海內知先生者無不爲之扼

掄交先生者無不爲之慫恿而先生始終不一事周旋亦絕口不一言債慹至如二十餘年中交接上司皆落落穆穆分義自安而絕無京華一使之通嗚呼其正而固也不且正於先生之才之功之歷年深多而前之僅官府佐後之終官太守見之乎豈必隱處不仕而後當於貞之爲義哉吾子不見衛公叔文子賢大夫也而亦謚爲貞耶乃若所謂惠則吾黨雖共推之要於先生惠中畢具之美德則亦恐未易剖晰也先生之施仁也父黨必厚母黨必周妻黨不遺朋友故舊之間則恩無不暨而悉視親疏厚薄爲等殺是固非區區壘氏兼愛之

爲惠而實吾孟夫子范文正善推所爲之惠也又先生持身嚴正矢口公讜苟於義所不可雖尊如上官不一假藉親如骨肉不一庇徇於吏民則奸宄敗俗之倫法所不容而懲在難寬彼貌相者第知先生周急濟困一視同仁之爲惠矣亦豈知先生以義正成其爲仁育秋肅成其爲春生固有合於鄭大夫子產之惠而於衛公叔文子之用其仁則一致也或蹶然起曰命之矣吾今乃知先生之貞與惠所自來矣

論

察奸論

奸莫大於假公害莫甚於殃民若今來各州縣倉房倉正則入堆粟之中恣其蠶食假在公之事肆意舞文而爲奸害之尤者倉房也則穀不糶於市而私派里民價值之虧民太甚收不肯平收而高收斗頭之吞民難言又歲歲派穀里甲不論民間收成之厚薄往往里甲之穀已乏而官刑難鑒轉糴鄰粟以應比至如逢荒借穀則又前此歲歲受累之民多不得實享其利而其弊之甚者則與羣奸合手分肥上官雖明而難察下民雖恨而莫一敢言至其中之隱弊則更難詰也社倉之官以倉正倉副也所以防吏弊豈知只今方設二三年而其

弊已難言乎今且無論其弊之究竟祇就當下論試看各屬之社倉皆建之何地可看守不可看守乎其房屋可耐幾年能久乎抑不能久乎倉中之粟依條約歲合留一半放一半今果留半乎抑顆粒俱無乎二三年合得之息今存乎今亡乎去年逢荒同社人得借者幾家民欠乎鬼欠乎即今已如此他日可知不知國家所條淡經營用以備凶荒支邊兵之物竟成如是之局方今在官之兩倉半耗民間之私蓄以累歉蕩然而西運之期尚未能便止有如西省亦歉供兵之粟多仰東省而東省仍罹水旱之災不將公私上下交困而並困乎夫

爲大臣者視國如家事事厪未雨之綢繆時時切先事之堤防豹如積貯一事上關軍國下關民生而備預不豐此悉心國計之大臣所宜首加調停急爲奏請而不可少緩者也

論治水

因論北京水利事爲思當年鯀禹治水一種公案因又語得今日河工之功罪處分宜得其平也盖水當其縮時人力固不能使之必盈然亦尚可施工令其濟目前之用若其勢之方盈雖聖智實無所用其力即如吾鄙澇水當其旱而縮也一帶耳一孱夫可隄沙而障之旁

流一逢久雨暴漲則寛且里許深且一二丈三四丈不啻此時即百萬之衆當亦坐視而無可如何况當堯時九年積雨水汜中國浩浩乎懷山而襄陵是豈人力之可措於萬一乎而鯀適當其盛將何下手也故吾嘗以爲鯀之治水無功固以其方命圮族亦是適當水勢方張力不能與水爭耳使禹當鯀時恐亦不能於其九年中遽奏成功盖較禹鯀之功罪在方命圮族與祗台德先若論治水功罪則亦有幸有不幸也黄河入豫而下水猛土疎更逢雨漲猛勢所衝人力眞無如何此時論功罪於河臣如堤之當築不築岸之可護不護目破公帑以自私輕用小人而綱利是則罪在不可赦耳若橫水崩岸急流決堤此中須原情處分乃合天理人情之至也或曰然則鯀之治水果可歸罪於水而竟無大罪乎余則又以爲無論方命圮族久任無功便屬其罪之難辭即使幸當禹時八年之内豈能有禹之隨刋胼胝過門不入八年之後又豈能如禹之則壤定制不矜不伐聖狂之分功過原自天淵余所論者水勢方盈人力急不能爭盖法外之情也

論井利

自三代以來宇宙相傳之法如井田封建學校三事論

世者無弗援爲經制張本然考其源流井田則盛於周而仍弊於周故秦人一變而遂不可復盖利原多而弊亦不少也封建則即周之中葉亦自不復循守其章程而竟啟亂源後世且或興或廢而原坊盡失獨學校選舉一法義正理實任世運之更移終爲意美法良而可以百世傳稱然亦終以世風遞遷各從所尚不無名實乖異之憾盖立法各趨其便世固無一成不易之法也於今細計經國長策濟時鴻綱則莫如今日北五省盡興井利一大事爲久而不弊也何以言之井之爲利就一隅論亦似藐然若合北五省統論則五省之利源衆

本異於是在就一時論雖若救時之權宜若就統體論則實千秋之永利鴻猷上可補天道雨雪之窮下可備地利水泉之缺私之可免閭閻啼飢號寒之艱苦公之可紓國家倉匱廩空之隱憂雨澤調勻則不以罷利居成功亢煬爲災且宜以甘霖潤八表畢宇宙天長地久之歲月無不賴其漑槁潤枯之豐功至如北方五省家家賴資用之寒泉匪是則二麟竟無以給南服諸邦處處仗江河之飲截要之皆一水爲流行大哉水乎肇自天一之生而成之厥以地六眞精宜會通兩儀之精美哉井乎巽入坎水之下而水反出於木上妙用統成八

卦之用善繪者莫諳其顯仁之功善述者難盡其藏用之輿昔吾夫子之贊易曰井養而不窮嗚呼於今細較養而不窮之物誠莫如井之爲道確乎其不易而如吾孟子則又有言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則又謂夫善作之必賴於善承而天工之必成於人亮也則今日於井利一法酌盈劑虛通便宜民以成就我千萬年叅而不窮之永利而無一絲之流弊干於其間端在　聖明之睿鑒宸裁而擔任封疆之大吏爲之殫誠贊畫矣

論鹽法

佐國之用無如鹽然南方燕齊之鹽其利弊不能悉知大約南方凡出鹽之處務令不病於竈戶以裕鹽之所由生而務致嚴於察商之引以豐國課然而察商之引欲令盡清正在不病竈戶也故竈戶之貧困宜培植接濟之其鹽之滯也宜節宜疏通之即竈戶不至窘於無聊而盜賣之弊易革私販之奸可禁蓋如以常平之法通竈戶之窮即奸商用賤價買私鹽無厚利兼法明令肅私商盜販之弊當即可以法制令除且即國課不惟常裕而更當出於常額之外矣至如河東則鹽生有處守望有官有兵宜乎弊少矣然而鹽賣私販之弊種種不一而其大弊則尤在富商各占美方食鹽十分而官

吏扶同只輸五分之引耳即如鄜之一邑本引一千七百餘道而無引餘鹽竟至四千餘石覩引額不啻倍之即此以例各邑其無引餘鹽皆可想而知也又鹽有大小池上中下之分又有澤州小鹽三車只抵一車之價而以稽察之疎往往加雜市易是尤其弊之深爲民害者而如害民之甚則無如升斗日削錢價由商勒抑令低而鹽錢不按新市行而仍襲舊行也善後之計嚴核無引之鹽厲禁小池澤州之鹽又爲常平之法增一分價以借貧困之商而民間買鹽只按原議價銀准以時下錢行庶幾不至空虧商而亦不至虧民公私兩利而

積弊可除爾

論理財

漕河修築之費倍於前代非有斟盈濟虛之法竊恐將來不繼之際必至加派民間然自漢以來利國而不至病民則惟唐劉晏爲最晏嘗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其人固視孔僅桑弘羊爲智其術實視孔桑爲長然其人才大而鍳識通而圓後人智不及晏豈復能及行之一不善且以病民而害中於國家故以今日而用晏之法如二勝轉運之方殊不易能惟常平一法通諸漕運能行之果實卽不出十年天下不至虞兵旱兵戎之需然法

行以人則擇人任用是乃第一義也善理財者以利民爲本務益以財之出民者十八也如唐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卽千萬之戶賦供國用而無不足迨至德以後生民殘於大兵困於重歛戶日以凋賦日以虧而用日以不足於是額外無藝之征無所不至而司國計者仍皇皇有如不朝夕之虞當劉晏充使之日戶留尚不足二百萬晏悉計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又濟之以二勝轉運鹽鐵之法生民日聚日蕃戶稅乃日增日益季年所入逾舊遂不啻十倍是則晏惟以利民爲利國之要領也嗚呼以利民爲利國卽謂之以義爲利可也如晏者曾可以言利之徒忽之僅與孔桑同視也耶

論課吏

課州縣須首看其有孜孜報國安民之意與否次看其催科中有撫字與否又次看其聽訟議獄有爲民惜財省費原情矜疑之意與否又次看其設學立教明法講約有諄諄懇懇惟恐不化惟恐不勸之意與否又次看其於百姓祁寒暑雨水旱災荒有拯溺救焚視民病如子病之意與否有則大加旌揚明加褒擢否則卽一錢不取亦只署以中考不得與行取之列庶幾吏知所尚

朝廷之激揚乃實與國計生民休戚相關耳然則課吏不在清廉曰非也不貪自吏分內事且士君子果有報國安民循良自矢之意又安肯以貪污自敗其素守者必也慮開貪婪之門則犯贓者亦不敘用庶足懲乎

論馬政

馬兵之威力國之必需矧今又有西番之釁將來此一路之馬至者當少而此一路之兵需用且多是非實下一番畜聚之法臨用且乏兵威之助卽此便屬缺畧廢弛之端欲望兵強而威振得乎然如唐人監牧之制可行而難得其人如宋保馬之法則累民而無益於事爲

今之計弛一切馬禁飭令兵官旗員與大小有司合商
販馬於邊以自爲利除先揀足限定合養數目牡六牝
四自畜外餘者不拘牡牝發市變買民間私販亦復不
禁亦並不取其稅庶幾養者多馬且盛販者多馬價賤
將三五年間官皆有馬不惟可爲指納紀錄之用亦且
可取以爲利補用之不足民皆養馬不惟可供騎耕之
用亦且可得資生騾馬之資可畜牡以備國家之購耳
比來陝西於側妄役寇跳梁之始其初四五年間馱載
之騾盡出本省陝中官員捐助之馬半出民間而無有
不足者葢由二十年來陝西畜馬之多也今則公私之

騾馬蕩然矣邊兵未已西路阻隔可無急圖歟然已寄
馬於官民而更如思出一監牧之良法牧得自養於公
則取用愈便資用不窮耳然則如唐人監牧之法亦正
今日所宜搜講其遺制而實行之也

論餉兵

兵餉定制正兵一日給一升從者七合顧如京制一升
只可實得六合五勺且米多取之陳倉淡而無味再遇
善飯之夫以六合米蒸飯亦只可以食一夫古之養兵
者逐時椎牛饗士酒肉不離豈不知費之難而可惜哉
所以壯兵力而收飽騰之效也今且每日米食之不足
飽騰二字曾可望乎兵不飽騰而望於戰必勝攻必克
有是理耶且與其多而惜其餉致令戰陣無力何如精
於擇而食之足以收飽騰之益故今日餉兵之糧不儘
加不可也即平日海內兵衆驟難盡加或定爲制凡守
兵餉法如舊但凡出兵上陣本兵日給十合大升或麥
或米一升爲度而餘丁以七合爲度庶乎情事始合耳

說

以盩厔東二十里附益鄠西說

盩鄠比壤爲省會西南境切近之屬邑其疆域皆南山
限南渭水遶北叅東西並列之邦也乃鄠縣東南北三

面皆止二十里許西境且止於八里盩厔則自其東門
距鄠之西界直過八十餘里自其西門距郿邑東界亦
復四十里是二縣之境界盩厔叅不啻三倍於鄠也若
山林材木藥菜之類則盩不啻五倍於鄠而如大小河
泉可資以濟旱之水盩厔所在皆是而鄠則東境僅有
一澇水與長安共之且河身低下不能上及兩岸田畝
西境僅一澇水而原頭所經亦與盩厔共之河身更低
於澇水兩岸麥蔬逢旱竟一無所賴是一切近河泉灌
漑之利盩厔之勝鄠又不啻數十倍也夫近省之邑皆
任本省之運輸與一切邊方之解運地方大則供應力

輕地方小則供應力難鄠縣地小而丁少已難乎其爲
縣矣況關中渭水中穿可以資舟楫之運輸是乃地方
血脈流通之路也盩厔東西一百二十餘里皆北界於
渭水一切木植米糧處處可以入渭流通小民多享其
利鄠縣雖與盩厔並域而北則西北截於興平咸陽東
北截於長安不但地境狹隘麥米所出不足本地之用
生民慮於三春齊飢之無策亦且運道不通入渭之路
公私窘於運販之途大於貿遷之倫爲不便此不爲加
意民瘼之賢當事所宜廑念而酌劑於平允乎且即據
盩厔本境論東西直過百二十里中間小河不勝指數

而如近縣二三十里間黑盧沙泥四大河支分不啻七
八而其河道皆鉅石橫堆舟橋一無能施每雨水橫溢
則水勢洶暴處處爲道路之梗里催輩逢卯輸賦千約
輩朔望點名勢不能已於上縣往往皆冒犯洪波僱覓
水夫夾持送河然每年間爲橫河淹死與夫吹入渭水
而尸不可覓者往往而有也至其最險阻者盩邑治東
門外建有都司衙門統領馬步兵一營駐劄其地縣東
八十里里民供送米豆草束雖大風雨必衝波犯浪而
赴此又蹈涉險難民情之至難言者又盩厔東境形勢
地平水淺諸可渠易井之鄉十居七八倘加之糞力而

善用其長竟可成膏腴之壤陸海之地獨以地境太大
去縣太遠又隔絕數大河即良有司經理不易周詳以
是淺井易用之水泉皆置之無用之地可教可化之士
民往往教化有所不及今若割其東八十餘里中之二
十里以六渠里爲界而北界於渭水令附諸鄠境在盩
厔絕此二十里之長而盩厔仍不失爲大邑以此補鄠
邑二十里之短而鄠邑且可躋於中下之間兼可資鄠
民之菽粟可濟省兵之人餉馬草盩厔長吏可免鞭長
不及之隱憂鄠邑令宰有資於水泉山林之生成兼盩
厔東境之民長免於冒犯洶波鄠邑之民不憂於水淹

阻隔此則盡人物之性而補前此不及之憾者又不是
矣然非於巡方時一至盩厔之縣從南路去北路歸目
覩此邑地境水泉情形不克決此大計差官差吏皆不
足憑也

義命說 示門人靈州江機

人生若看得義命二字透徹便可作世上一箇光明正
大人物即顯榮安康之大福並在於其中而在作武官
食兵糧者則尤以明得此義爲循職盡分張本達得此
命爲立業建功根宗何言乎明義爲循職盡分張本也
朝廷設官分職文武並重而於武則設爲顯弁榮寵之

典自千把上歷至爵封五等更如位大功豐且爲褒贈祖父寵蔭子孫推恩累世而不吝卽徵至兵丁無不設有月糧鹽菜之額介足養身而顧家這是多大恩典受這樣大恩而矢懷報効此乃天地間經常大義分所難辭故凡作將官與當兵丁者必明得這義是分內宜盡正理平日存心行事時時刻刻以守法奉公爲心到得臨陣對壘卽便忘身忘家惟國是念而不敢顧惜利害退縮不前始於正職正分無虧耳故明義爲循職盡分張本也何言乎達命爲立業建功根宗也官與兵雖貴賤不同而總以能剿盜賊安邊疆臨陣滅敵伸威爲盡

分而卽爲陞官晉秩建功立勳階梯世人只以胸無知識看不明這命是生而天定非人力所可挪移事往往於合奮身立奇功得顯官時愛惜身命當面錯過甚之縱賊悞國壞已成之職官服最上之刑法備極人世之摧辱而莫救抑獨不思古今來拜將封侯者正自從千軍萬馬刀鎗林裏奮身而出乎仔細推勘世間明得命的人便是世間生而有命的人捨得命的人更是世上有大命好命的人故達命爲立業建功根宗也然此以義命分說尙是爲摘方執樞者言耳若達觀上智明得義眞卽命且不必言見得命透卽於義益知奮志與理協動合天心卽且義命二字融爲一體但加分疏尙涉支離耳

保泰說

國家最難得者太平盛世然却要知最宜提坊最宜圖維者卽此太平盛世盖舉世遠慮者少隨俗馳逐沿襲者衆一當豐泰心志驕盈習尙所趨非惰卽奢惰則政事日卽於荒廢奢則財用不計其所終風俗一成四海靡然不知不覺俗頹風偷隱蠹外釁隨之而萌矣是以昔之聖帝明王雖當昇平之盛會時屢未雨之綢繆其經文也則愼官擇人明法修政民安而時抱未安之懼

歲豐而仍切未豐之憂必期戶免饑寒風臻淳熙而後已其緯武也則愼固封守精擇將領不以時平而弛選士練卒之實功不以安常忘防範備盗之隱慮必期鋒戍皆成必勝之師四海總如金湯之固如是則民安於海宇兵銳於邊疆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害雖復奸沓狡蠻蠢爾造釁亦豈能爲吾封豕長蛇損郅治而貽邊庭之巨患哉此歷古聖帝明王燭理幾先慮患事後持盈保泰之良謨也夫君臣一體安危同歸主不虛王臣豈虛貴明此而凡授國家封疆之重寄膺干城之巨任者亦可以知正職正分之攸宜矣

答問救洮蘭之荒說

古者有荒歲而無荒民歲荒矣民何以無荒也歲雖荒而賴廟堂之實政有備也然則議荒政者惟備之乎日乃善耳今執事之所問者非備荒而在救荒既荒矣其尚得有全策乎雖然既不能備之先事又何可復失諸臨時則如今日所云蠲賑二事誠荒政之大端也但其中積弊則又有不可不知者大抵蠲之弊一在蠲之不早一在蠲之不實蓋歲之初荒民間尚有微力苟得一蠲尚足資其活計而乃誅求之務盡迫至必不可支而後議蠲蠲至而民已無餘力可資矣則不早之弊也又

或蠲在上矣而吏且欺隱而加征則蠲十而民僅享其半或蠲止項矣而吏復假端以需索則蠲五而吏復奪其半則不實之弊也賑之弊則一在賑之不早一在賑之不實按一在賑之不當不均又在賑之徒糜國計而重擾飢民彼飢民待哺如大旱之望雨一刻難緩而當事者文移往返直至老弱轉死少壯流離而賑始及焉迨賑及而死亡流移者已不可及矣此賑不早之弊也荒地之最可憐者在農民而從來賑粟之弊則徒以飽官吏而惠市井農民之受實賑者反無幾焉此賑不實之弊也又下戶之奄奄待盡者始賑而中戶之勉強支

持者不及詰之則曰賑貧非賑富也民之飢羸者始賑而士之飢羸者不及詰之則曰賑民非賑士也於是尚可保全之戶多陷死亡於是乎學校秀良之士多塡溝壑傷哉救民不救其可生而僅救其必死不救其秀良而僅及於蠢愚此賑不當不均之弊也賑金而無法既慮官吏之中飽復慮里胥之侵欺然而尚無害於民也至賑粟而無法始也發粟之處或以不堪用之粟勞民費數倍之夫力遠運荒土是謂無濟於飢而適以疲不飢之地又以不可食之粟及風雨鼠雀之餘驅無畜無食之飢民遠行轉搬是謂既災於天行而復困於仁政

國家糜不貲之金粟而無救於民飢民受賑濟之空名無救於死而且重擾其生則是糜國勞民之弊又不可量也凡此者皆行之不盡其道用之不得其人以至此極耳今國家念陝西洮蘭之荒蠲租賑粟不一而足且我公計慮周詳宜無前弊顧不知奉行之者果能上如聖意下副公心否耶此恐不宜徒付有司而一無所稽查也抑尤有進者關西天下之右臂而洮蘭尤關輔之保障其土至薄而民至貧風至競而俗至悍平日既無畜産之可戀亦且素非禮讓之成風現今居者餒矣何以使之安然而待熟逃者散矣何以使之歸鄉而復業

且今此荒已極矣萬一更荒何所恃以不逃不死乎此尤非孰思而審處不可也且關中不荒之處今且更成熟荒且何以使他日萬一遇荒而皆有所恃賴以無恐不至如此方此畨區畫之難歟是又不能無望於執事之未雨綢繆使餘荒幸保之民一返之被潤澤而樂豐美之盛也

辨韻說

詩之有韻本是天籟之音故不特卿雲明良之歌廟堂唱和冲口諧於太和即擊壤之歌不知不識之倫亦聲叶天籟之自然彼唐虞之時何嘗輯韻爲譜耕田鑿井

之民又何知學調聲韻而其歌傳至今卽達於音律者不敢謂其聲調之不合則聲韻一道亦從可悟也沈約者不知何所見而分四聲四聲亦尚可也又何所本而別字類東冬而分上下支微而分前後先寒刪鹽又不知何所爲而分其門庚青歌麻不知何爲而別其類凡平上去入四聲中無一不於同中別韻每至使三百篇通用之音亦限之藩籬而不令相通嗚呼三百篇周公之製作多有又經吾夫子之手刪以三百篇之本合者而敢於分別是將謂周公孔子亦不知詩不知聲韻耶眞是宇宙最一可笑可惜事乃自宋齊至今千數百年矣不知其非者既相沿而莫悟卽有知其非者亦因陋襲謬而不敢變是何輕於違周公孔子而重於背沈約也故愚嘗謂詩之一道自四言而五言七古長短句自古而近以至排律歌行數十韻百韻無不可獨韻之拘沈而不敢一變從古則近世士林之陋習而痼習也

前者三度楚中吳中見以詩知名數前輩因問以韻是天籟之音故古音只十部而十部中且有通有轉有叶之不同不知沈約輯韻以東冬支微等處處分門是何主見有答者曰聲有清濁故沈韻別之余曰鄙人北人不達南音君南人習南音者試問如東冬先寒等字清

濁如何分別則往往閉口不能答但微微點首或轉曰是必有說余又問今之論詩者莫不曰祖三百篇推名詩者莫不曰有三百篇風旨則是三百篇爲詩祖不待言矣今觀沈約輯韻直以三百篇合用之韻硬分二毋如葛覃棠棣之篇其詩皆以爲作自周公而刪存則屬孔子今葛覃之萋飛同用而沈韻則別而列之二門棠棣之平寧等用而沈韻則別而列之二門諸如此類不可勝言豈周公孔子知詩而獨不知韻耶今約明割聖經之本合明背聖人自立門戶而自唐以來千數百年矣習其說者往往泥而不察卽間有覺其非者亦依阿

隱忍不能[illegible]然直還於正始是何敢於違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違區區之沈約耶其人亦輒默然無以相答看來世俗只是逐聲附影故於顯然謬戾之處千百年來雖聰明才雋之士亦只因循而不悟又何怪乎學術道脈精深異博不極終身博文約禮之實功莫盡此中之全體大用而欲以區區口耳聞見之士窮源達流洞本盡末也奚可得歟奚可得歟

韻是兩間自然之聲惟其自然是以韻爲兩間有觸可通之音故古者韻無專書康衢擊壤之歌皆愚夫婦冲口而調𣵀方而叶而下及三百諸篇及漢魏晉宋諸人

其用韻無不合後世通轉叶三法用也葢韻一不合通轉叶三法爲一則必泥四聲而細分倫類無論拘而不通抑且不近自然不合天籟耳唐人以詩取士當時廟堂之上少遠識達觀之名臣又欲以限韻考士子之才思故限以詩韻用沈然在當時如杜工部韓昌黎古詩多用古韻至工部則不惟古體用古卽在五七言近體亦有數首庚靑通用之時此葢欲以通用爲合古故不盡拘泥而李崆峒至以爲偶然失檢亦只詩文人少遠識達觀不及進溯源本耳惟弘治間陳白沙先生古近體悉遵洪武正韻之意而又加推廣當時雖共以爲是

而終莫變其流極之轍本朝則顧亭林李荊山二公發明韻旨頗爲分明近商邱宋公亦刊有韻畧意欲正流俗之訛謬復還正始嗚呼聲韻一事浸浸乎返正之漸矣今如有擔當名教之士慨然力變而復古是一藝林之一快也且如詩韻雖文教末節然亦宇宙之公理今日不變後世必有變而更之者一變而更卽前此負風雅之畧者徒貽後世逐聲附影之誚所不免矣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六終

贊

夷齊贊

父子爭國兄弟而讓讓出求仁逃何怨悵彼父子而如彼此兄弟而如此其淸也奚疑立大節而非矯其失國而不悔其聖也孰尙嗟嗟夷齊名教之砥柱倫義之坊表貪儒可愧爭利於錙銖之夫抑並可廣沽名於美善者之量宜乎孔子賢之以仁而孟氏以爲可師百世之下與上也耶

又

不仕其朝而食其粟夫孰問之有皭其志而不茹其薇彼反顏事讎靦涊二姓以爲口腹妻子計其肥者過首陽之墟吾不知自視賢不肖何如也

伊尹贊

其處也乎馭天下不以易吾樂其出也堯舜君民責之已者深惟道是視嚴一已之取與而人不疑其險惟公是行創萬世之未有而世不以爲侵其斯青天白日之志大道爲公之心而爲聖之任者與

題武庵小像贊

吾宗武庵年七十有二其震器蘭若孝廉爲裝潢貢容旣成而懇余題其端余交武庵久誼不可辭乃爲之讚少孤而善事孀母食貧而敦睦從堂生平孜孜一惟是急公循法畢世瞿瞿不懈於力農植桑教子成國家之良器得天邁古稀而仍康是蓋循慤勤儉之行積諸身者爲日久故其壽考光榮之祉裕之後者獲報長然余還願自今以往引恬引養安坐而享稀世之期頤無更似少壯之早夜迫忙也

關夫子像贊

光明正大者其本志磊落義烈者其中腸不屑顧權奸之官爵婚媾獨知尙生人之地維天常嗚呼其在二儀

是爲植上之陽氣其於五行是爲出鑛之金鋼所由于秋萬歲人心不忘中夏奉爲直道未昌亦奚惑乎聞風者志斂而神聳瞻拜者意惕而禮莊歟

銘

忍字銘

貧可忍而昧不可忍賤可忍而惰不可忍橫逆之來無不可忍而寡廉鮮恥則斷不可忍忍乎忍乎降自天加諸人者吾其賴爾砥柱乎中流忍乎忍乎邁自吾罪由志者吾其謝爾自樹於千秋

讓字銘

不讓流俗者無量無識卄讓聖賢者無志無力讓乎讓乎吾今且循其得而畏其失矣

學孟

謂吾力學孟子吾何敢然謂孟子吾不可學吾何敢然嗚呼愚姿柔質希賢不足矧敢妄冀乎千秋之大賢嗚呼愚明柔強古有明訓庶其收十駕之薄效於殘年

厚平銘

矜奇立異其聲則名槩棋致至忽焉而傾君子與其爲山之高而峻也無寧爲地之厚而平愈厚則高者莫之而安愈平則峻者載之而寧

寬猛恩威

非仁不育非義不正一體相資偏用豈勝嗚呼論治而致於純恩純威宜寬宜猛也以之適時濟變則可矣豈所語於王道蕩平順天而動歟

題

題吳侯雷同十八椿

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變變不同而止此四十九策爲之揲揲謂之至不雷同也可即謂之至雷同也可吳侯十八椿工物肖形變之至矣而尚自名曰雷同信斯言也夫天地陰陽之消息萬變日月星辰之運行萬變山川草木之蕃蕪萬變孰不可作雷同觀者是雷同二字本宇宙腐朽之稱至侯而獨化爲神奇也侯於易殆神而明之矣若觀其名曰雷同而遂信爲眞雷同是爲侯雷同二字所愚旣屬稚子弄影而弄於影即觀其工物肖形逼似逼眞而謂可比於漢文姬之十八拍宋荆舒之擬十八拍抑又似癡人前說夢而覺又屬夢是人也且無漫眞讀十八椿更無漫眞讀周易六十四卦

題咸陽明經張元宰傳

昔先子於咸陽多知厚不佞年二十前後亦曾再至咸陽一時新舊皆與往往皆盤桓積旬而返顧閱歲之長

已踰五十年而幾一甲子不特先子知厚十不存一即不佞二三相識亦蕩然俱盡故但見咸陽士不啻桑梓故舊偶念咸陽風物即不勝山陽悼慨之感也歲戊申長至後三日咸陽國棟張子不憚衝寒介其邑博士瑩屛趙君簡爲其大父元宰公求題本傳之跋余未識元宰公然如瑩屛博士則識之其人敦雅樸確而且爲之象以引傳端當可知傳言之不誣兼細讀其傳元翁爲瀛洲中丞族兄而業師余於瀛洲亦未及一面然如承其菖蒲羊裘之嗜詩翰累及余意實有不能忘者讀元翁傳蓋又不無瀛洲頓喪之傷矣矧如公孝友謹潔明

經好古於咸陽爲士林典型在今日尤爲空谷足音可
舉爲後進模範也耶遂不辭而呵凍題其卷歸之

題式好傳

從來國事之壞壞於臣各自營其私家道之壞壞於人
各自私其財雖事之大小不一要之皆以自私自利之
心基之禍以滋蔓至於不可爲也今觀小泉出身經營
財利能不自植私窩而惟家之是成嗚呼以此處家焉
得家道之不成向使其爲人臣而本此心以與人國事
又何至以私敗公而國事至於不可收攝歟然則式好
一傳謂爲凡有家者之儀型可也卽謂爲凡當人國事

者之儀型亦無不可矣

題鳴廷文君就正言

昔吾夫子自述其爲人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夫以吾夫子之聖其自明者一字不及其刪定
贊修而但述其好學之篤如是者蓋聖學之所重在心
行也吾友鳴廷文子相別十年無歲不書疏往復勤懇
諮商丁酉夏竟於大暑中策蹇過我以圖面證之益噫
嘻此非眞有憤而忘暑樂而忘勞之誠蘊結於中而不
自已曷能於烈炎中輕數百里而不憚乎卽是以觀文
子近來學問之日造於眞切篤實從可知也夫學問能

日造於眞切篤實卽一字無述吾黨尙宜取其心行以
共勗矧如其憂勤說能仰窺吾夫子發憤忘食之旨眞
樂說能仰探吾夫子樂以忘憂之旨又無不足爲吾黨
相觀砥礪之資歟文子勉之從此歸能益勵末路時時
實踐吾夫子憂樂忘老之義爲吾黨儀型則子之厚望
也夫更能歸而爲我致意諸同志此道原兼貫事功著
述而要以憂勤惕勵爲心宗則又余之重祝也

題高陵黨子善養堂

高陵黨子思辱竭力養母新成奉母之堂欲余題其名
余爲題以善養蓋取君子以善養親之義也黨子仍欲

聯以翼堂余仍爲取孝經立身行道之旨孟子事親養
志之義揭之兩楹焉蓋孝經黨子所熟悉養志黨子之
素行自此佩服而不倦其於孝道一倫其庶矣乎

逸農喬先生讀書劄記題詞

芪木參苓皆醫之必畜稻粱菽麥皆農之必收然別藥
之眞僞而醫之良庸卽別分粟之精粗而農之賢明攸
分君子之讀書原欲資吾德而監吾失猶良相之取才
期於精別淑慝昭明勸懲裨益君國也可拘於一轍叅
以私意哉各取其長精擇其善而已顧嘗持此觀近世
劄記之書則拘謹者槩錄法言闊達者多取通調伏處

之士尚節槩廟堂之賢重經猷至一輩意見淺薄游談無根則借以伸其愛憎希與之私塗迷四海之耳目心志乃以其識趣不同故所取亦各如其量而異致也今觀逸農先生讀書劄記竊於某心有戚戚焉蓋劄中所記大自國家治亂興衰之源本細逮日用視履之範圍上而千古學術人品之眞非眞是下而當世人心風俗之由醇由漓經史子集無一不具而尤多取衷於宋明周程張朱陸王顧高之粹論名言則先生心見古今經常之道必如是始不淪於偏頗而古今經常之脈必如諸先生之言始不詭於大中至正也而其更爲高出者

則朱陸薛王兼採其長而毫不參以依違含糊之見以遵千古直道之公嗚呼使先生當人國家操進退人才之柄集衆思廣忠益惟公惟明克平克允將漢唐以來偏倚頗側之陋習可洗又豈獨足爲黨同伐異者立之儀型而已哉先生揚州實應人名可聘字聖任中天啓壬戌進士歷官某道御史與東林諸君子樹海内道德名節之隄坊始以直道見忤權閹終以臣節廿心首陽而孜孜乎好學力行自愼於學術出處之間故其識見高明人品皦潔如此耳然則爲先生子孫者能不弘紹乃祖之衣德而思光其未光之志業哉又先生錄中鄭重而錄陸文安孔孟不能回天易命一段言意低徊寓之三歎嗚呼某嘗謂此意也孔孟之心行自宋迄明六百年眞達此[illegible]寥數人而先生獨精神托寄於此先得我心之同然捧讀遺言又竊嘆生而後時無從起先生於九原剪燭莊誦如文安當日也相與黯焉神愴者久之

襄城中翰劉恭叔先生墓石題辭

憶昔癸未冬某始獲拜先生於榻前蓋先師子李子與先生結異姓骨肉之契先生之事子李子不啻弟之於兄故某之事先生不異事子李子而當其時亦遂承先

生命與諸阮郎君續先生與子李子之前盟道誼而骨肉匪獨世俗盟譜私交也逮辛卯春某承楚中丞海寧陳公之召再過襄原則先生已作古人矣於是哭先生於寢室拜夫人於堂上且哭吾太乙於東齋蓋先生歿以太乙夫婦前卒而積痛摧殞也及歲甲午某復見召於吳中丞儀封張公三過襄則先生喪於是春而諸孤青蓮青芝泫然流涕以墓道之詞委焉嗚呼先生之生平子李子言之三十年前者既如彼其詳某親炙諸癸未辛卯之間者復如是其切私心竊以爲如先生者大倫之篤摯制行之方嚴文章氣誼之卓犖當於古人求

之而位不副德卽世之知之者亦且不盡其眞是爲宇宙之一憾而吾黨後死者之責也而敢以不斐辭也哉於是歸而於夙疴稍可之日盥手齋心而爲之言曰嗚呼今之論者知先生之孝友氣誼文章矣抑知先生之於是三者其視他人爲獨難而先生於獨難中一一蹈其實臻其成而不讓古人者俱自一段眞性情眞學術發爲眞精神因而眞孝友眞氣誼眞文章卓卓乎天壤也耶蓋先生年十四而喪嚴親鞠於兩兄是時已有精斂不凡之譽伯兄公則愛之至而待之極其嚴稍有不可呵責輒及先生則承順母志恭循兄敎出於誠愨毫

無矯飾如是者四十餘年而仲兄之病至默禱於神願以身代孝友之聲特推鄕評嗚呼世俗戔戔之夫稍自舞帖括家言可襲取人間靑紫卽訑訑之聲音顔色驕父兄於庭幃之間而其爲父兄者亦安之若固然先生未冠馳文譽甫長卽見重於名公巨卿而子弟之分循之彌謹而踐之彌誠抑試問其何以能然哉自母太君殁兩兄相繼以痛毋嘔血逝當是時也四孤孤女比肩室中待養待敎並待嫁娶內外主僕六十餘人且嗷嗷待哺兼之僉夫乘機構釁眈眈虎視者又環四面而至而先生挺然以一身撐支內理耕桑外捍强禦仍以其

間訓姪課子勤渠懇到卒令諸姪諸子無不擅聲藝苑作時名流嗚呼海內月旦之評羣重劉氏之子弟科第名行若漢之陳荀宋之呂范矣抑曾念先生當內訌外侮沓至之秋其所以卵翼而敎誨者是居何等哉且先生自兩兄之亡煢煢一身研習制舉之業年踰强仕始登庚子賢書而曾不以掌故業自域其志期仍於其間遠交賢雋馳騁六藝之場上自秦漢下迄元明無不淹貫博通自成一家言以頡頏古人而尤於宋明諸儒先窮理盡性之言孜孜乎嗜好如不及如中州道學存眞錄恕齋語錄等編者卽皆與制藝古文辭並著於門戶

應酬之時者也嗚呼世有負敏姿生長父兄之旁閉戶從師訂社聯友終其身不能一藝成名者何限而先生於風波震蕩之秋於學無所不窺而且不底於大成不休是又豈無因而然也耶剏其生平嗜義若渴篤善恐失如於子李子之先義士則捐良田樹墓木立豐碑而歲時墓祀祠祀者五十年如一日此義不特今人難之而卽古亦罕覯哉又如親故以患難告者雖明知其後之波及而直任之不辭或其人先親後負於其子孫之爲人擠陷也仍爲之排解益力此義不特流俗所難卽在賢豪自負者亦不易覯哉故其自耳授先師子李子

以及親炙先生而後每靜念先生之生平而窮探其精神竊以爲先生之孝友氣誼文章人知之而先生之所以能是者則有本焉而世或未能盡得也蓋嘗觀於先生之年十有四而即能爲事親論於私居逮既老以猶子太乙夫婦之亡而積憂成疾以至於亡而知先生原有眞性情焉於先生名成德尊子弟顯榮之日而孜孜乎日積月累爲存眞一錄以自課而訓子孫而知先生原有眞學術焉嗚呼性情眞學術眞大本立矣其於孝友氣誼文章也有不根幹枝葉暢茂條達也哉而以視世之爵三公祿萬鍾生無一善可稱死無一長可名者

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而位與報會足爲先生道也耶嗚呼世之論先生者如欲求先生之世系生平出處行誼也於二孤之狀表求之可矣必欲得先生之精神以自附於論世而知人倘當於其言求之

輓韓城强翁題詞

栢峯强君生平勤慎涉世忠厚居心當屬纊之日值大荒之年猶諄諄以周急濟困爲囑賢嗣兄弟復能善繼父志變產賫庠於美哉仁心仁行父子同然其以風刻薄而型鄉閭亦多矣吾郡自丙申以來頻歲歉薄益以庚午辛丑之旱醇風頽盡厚道蕩然而韓城一邑縉紳先生往往殫力惠鄉君家僅足自資耳而父子復能勉爲仁義是吾郡風氣韓城獨砥柱中流也良可尚矣良可尚矣奈聞君之喪在踰歲之後又值是秋大旱重求不能遣兒親奠輓詞寄意臨筆悽然

長安楊節婦姜氏題辭

守節婦人第一美行苟非至愚極癡未有不羨而慕者惟是年方少則爲日長子方幼則成立難以時日之長而滋之以弱孤成立之難於是初志之卓然者不知不覺爲之潛移默奪而改轍易操於寒飈凍雨之間矣此知慕守節羨守節之人多而卒成其志者往往而少也

今長安楊三台妻姜氏者年十七而寡少之至矣一子自路方在襁褓成立亦極難矣且姑老在堂應門寡侶生産又非有餘之家眞所謂盤錯艱難一身備嘗者也而卒能自終其志數十年如一日由是下動閭黨之乞舉上荷皇家之褒旌建坊里門祀主邑祠用能以完節報夫子於地下嗚呼可不謂閨閣內志士梓里中女師也哉吾且知自兹以往巾幗女流過華表而油然生景行之思者當且奮然興蒸然衆矣

跋

跋文鳴廷郡伯重道記

期可行則私心自擬斷當出此以是畢生自問學識不
能明則處處有之若姑恕而不求其明則不敢苟存是
念乎生所以訓子義方不能盡則時時自憾於心若自
覺其失眞稍見爲不合則必反覆切覈其旨歸而此心
一點未昧處則不敢稍自欺也茲兒功兒勍所彙錄趨
庭紀聞數帙蓋歷年所積家庭父子間商訂治理之言
擬於今所坐而言者資之爲異時起行之具故有商必
期於適濟時之宜立言必務於稽利中之弊上自立朝
下至郡縣靡所不語語亦靡不詳悉惟是草莽迂踈不
縉國章不聞朝政又當途知交寡少無從質疑問難中

間不中情實者所在而是又在兒輩身之所到精求石
畫就正高明務期集思廣益用合天理之至人情之同
而已昔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軌至於或歷九折之阪
或行康莊之衢有時振策疾驅亦有時弭節徘徊折旋
容與務期適緩急之宜以不致貽輸載壓覆之懼斯稱
良御耳不然而膠柱鼓瑟不知變通竊恐仍類荆公執
泥周禮之弊習不獨誤人軍國亦且自負生平也功乎
勍乎尚其愼哉

跋

跋文鳴廷郡伯重道記

自聖學之正旨失傳舉四海士終身所講求趨赴者無
非以詩書爲榮名利祿之媒即間有賢守令設義庠崇
舘餼號與學重士亦惟是培植得士子榮名利祿之計
而已過有人焉學古聖賢窮理盡性反身悔過之學不
以爲迂蓋風之弊也久矣先師子李子生關中聖學久
湮之後負絕人遡世之姿慨然念學脈之失傳也一謝
制舉之業獨探孔孟之傳以窮理盡性爲宗反身悔過
爲實而數十年來涇州諸士友獨脫世俗之見而孜孜
乎奉爲儀型特建二曲專祠朔望學會且至今不廢蓋
我先師既但知自學其當學而不以斯世之毀譽爲毀

譽即涇州諸士友亦祗共知師學爲學所當學而更不
復知毀譽之在斯世爲奚似當世之迂而可笑蓋莫我
兩地師友若矣乃今郡伯三韓楊公至州不惟不笑也
且不見爲迂不惟不以爲迂也且若以先師之學涇州
諸士友所以導師之學尙於學之本旨有當焉每至師
祠謁王之後則執經與學士講習儼如師友之講磨如
是者蓋數年不替嗚呼如公持識不謂之空谷足音不
可如公定力向使居風憲之地司文教之宗其以宣暢
皇猷而振起斯世沈痾之人心者又寧可量哉讀文子
郡伯重道記竊不覺神遊涇州而如覩其雍容論道之

風徽矣

䟦張令公臨淸樓記

豐川氏曰士大夫德美無窮廉淸爲要爲人子孫者孝思無窮繼述爲要然士大夫他行可勉而惟廉淸則非稟性之湛潔而兼有不緇一塵之堅操不易持爲人子孫者亦無一事不可竭於吾祖吾父而惟繼述人之廉淸則非稟性之湛潔不緇一塵之堅操而更有恪遵先型思貽令名必果之孝思不易守故古今來淸德相繼獨推有宋楊誠齋先生父子也惟冬官先生以會心之臨淸名其樓而令公本繼述之孝思作樓記其命名也

豈獨世俗選標佳名之謂而其撰樓記也情文斐亹又豈獨世俗點綴世德之謂哉蓋皆有至性相符契焉爾吾旣願讀斯記者知之又令公閉戶淸修非禮不爲非義不取匪其人不交至於居處衣履器具之間有點塵之汚必去之而後快或者至於以潔癖相疑甚至以此爲訴病嗟呼是豈知潔淸乃令公生性素操而兼有繼述之隱意存乎其間其心直以爲不如此潔若不足以充潔之類盡爲人子孫之責而肅其淸操世濟之本願耳且潔者淸之精也而成癖卽其人無一之不淸可知又潔之過則譏之訴之彼貪之過汚之過也且將何如歟故吾又願讀斯記者知令公負性堅操與孝思之不匱而恕其情也夫

盩厔尉禱雨䟦

癸丑春二曲我伯翁世兄枉顧坐間言及天人感召之故伯翁因爲余述客夏大旱時邑中禱雨無虛村並無虛日而天終不雨獨其邑尉會稽任君告假邑君齋戒三日足著麻履率耆民數人步禱於山泉而甘雨立沛邑中賴以有秋余竊嘆爲非中誠之眞摯不至此而伯翁因又爲余言君平日凡百舉措雖拘於勢分之難爲處之上知顧天下知顧民內知自顧其心而外知顧畏

於淸議以是爲通邑士庶愛戴而推頌余又以爲此乃君積誠之本而感召天心之所由來也不然凡禱雨皆田苗需雨之時豈有禱雨不虔者而天皆不爲之動何哉因更細詢其詳於伯翁伯翁更爲予詳述其素行余乃拂几手錄而籍記之以示訓於吾徒使知天不可以文爲動而又非區區一念偶萌之微誠遂可動明明赫赫之天也

書後

書集荒政攷後

古今荒政書行於下者率搜皮剔根服食充飢之方行

於上者又皆移民移粟無聊救標之計未有大綱細目探本該末行之眞有濟於荒歉可以補天行之災而全生萬民之命者今頗採自周禮載記以下及當世流傳救荒之法撥其綱目彙聚而目分之用便大仁人君子之採擇行則實行效則實效爲當境有濟之實方焉雖然俟當境而後議實政實效收卽有濟當事者之勞已不可言而生民之億抑已甚矣政者正也先事而爲之備及事而備巳豫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害而流移飢殍之狀更不聞告病於閭閻是乃所謂參天贊地之經猷也有父母斯民之責其尙鑒於斯可矣

書擬陳西兵不必深入藁各紙後

語默之宜儒者自有成規身非病狂喪心何遂自違夙志言非宜言矧以七十有七衰病待盡之年朝露秋霜轉眼立至更奚宜舉世不言而獨貿然越分妄言上之不計干冒宸嚴下之不計貽笑士林歟獨以受恩三世報稱無由而今則心覺制伏此患自有簡要逸籌若動衆深入更非長策且國家入方清晏四海太平獨西北一隅生釁塞外耳顧含坐制之勝算而圖履危之險功將無非兵法合利乃動之旨乎倘萬一不如人意坐使彼寇之勢益張而奸黨更復生心卽將來之補救大費周折矣故嘗夜不成寐而欲以螻蟻微誠與徹天聽也又况言自我出功固不必自我成百爾君子誰非願矣其忠藎者乎語曰芻蕘之言智者擇焉是所跂而望也若目越俎而代庖夫又奚嫌

書明張太岳集後

太岳身後之禍衆怨所叢也當明之中葉科目一氣相承人情玩弛已久兼値少主繼體以爲可以寬然自恣而太岳手握朝綱絲毫不假法不苟容而世之恣肆詭法者怨情不苟恕而世之不得泰然恣情者怨賞必當功而世之無功希賞者怨罰必當罪而世之以罪罹罰

者怨且以一身秉權之專而積之十年之久於是千怨萬怨皆蓄於身存權專之日而洩於身沒權去之秋矣况忌其功害其寵者舉朝皆是乎孔子有麑裘之謗子產有誰殺之歌凡皆法不假借而忌妒者衆也於太岳何疑乎然在太岳則亦有罪者獨知自賢而視人皆庸皆愚氣勢赫奕而不知斂戢抑損則覇才之學問踈耳然要之此亦後世責備賢者之論而其實太岳當主少國疑之際國爾忘身苦心綢繆能使十年間吏治清肅邊境寧安此亦托孤寄命之宏功也念動酬勞百世尙當宥之而神宗頓忘師相之舊勳深入讒間之搆陷此

余批太岳集每深有感於太岳遇主之不幸而不遇漢昭也功名之際眞難矣哉

書屠緯眞鴻苞集後

屠緯眞鴻苞一書博而不醇襍而無統未脫諸子縱橫之習然如其清狂之性曠達之懷超今慕古厭穢趨眞之雅尙雄心則時時流溢於語言之表如卽乎其人而見乎其槩弘正嘉隆間諸才士却是此公無俗骨俗韻也讀之者縱不能見孔孟大中至正之宗傳超入聖域亦尙不至引人入名利卑陋之鄉壞却種子吾嘗於煩冗交錯時輙一披閱便當下得益矧汝曹乎二十五册

當裝爲一套置之椅案間讀經閱史之暇或人事厭苦之餘焚香靜讀十餘頁便可作一貼加味清涼散醒塵悶而滌煩囂也

傳

明孝廉大玉李公夫婦父子三烈傳

公諱琄字大玉姓李氏世爲盩厔人父拱辰以積廩歲貢祖延芳以孝廉仕至通州守曾祖絅以明經教諭谷府有學行歿而祀王鄉賢公生詩禮之家禀姿特異髫齡時卽岸異不羣鄉先生器異之年幾冠娶同邑楊氏女貞靜通大義夫婦間每以禮教相切砥祖父母父母珍愛之每心喜曰佳兒佳婦將來必且光吾門不徒繼世業也甫冠補邑學弟子隨中崇禎癸酉科第二十名鄉試當是時公以青齡高才領鄉薦閭黨皆豔羡之而公不色喜每憤惋曰天下亂幾已成而當事者泄泄如此可若何同學諸子每慰解之而公慷慨悲歌不已也隨以丁母艱罷公車試服闋後又以南北流寇蜂起道路梗塞而祖通州公年綦老而尙仕遠州乃再罷公車不赴而間道趨通州勸通州公以病告歸里未幾逆闖入關檄郡之縉紳至省逼授僞官一時畏禍者旣赧顏受職邀利者亦且彈冠相慶公獨毅然曰此賊也奈何

污吾義遂匿名逃入南山深處而令家人以病故具結乃免已而逆闖果敗論者不惟高公不仕之義而並服公先見之識焉逮入本朝順治二年流寇賀眞陷邑境公謂楊孺人曰賊至無可遁如相脅者吾誓以死殉若將奈何楊孺人曰君如不測吾豈苟生耶及賊入其室果逼以相從公罵不絕口賊怒而手刃之楊孺人見夫死知不免亦極口罵賊復殺諸公旁其長子見父母皆死罵愈厲賊怒甚挫其屍並公夫婦屍挫之而散棄諸溝渠故賊過後他死者屍皆全而公夫婦父子獨不得全屍論者以爲公一家之內夫爲國死忠妻爲夫死節

子爲父母死孝足稱三烈云

馮雲程傳

馮雲程鳳翔府郿縣人七歲而孤卽能自力於學孝事其母順治戊子以選拔判賓州廉以持身未一年以送迎趾折腰告病歸里里居凡六十年食粗衣布毫無外慕之思至與人交則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而如遇人之善如之不啻若其口出見友之過必苦口令其立改而後已蓋古道古心表裏粹白之君子也盩厔二邑士無論識不識無不尊而崇之曰馮先生無敢以字呼者康熙五十九年學院逢公採其行檄祀鄉賢

楊方傳

楊方延安府宜君縣人領辛酉鄉薦以家貧就教長安尊師道厚士類絕不以束修饋遺爲計念至遇士之酷貧者來前則反飲食而贈遺之長安月旦之評以爲百餘年之未有尤所難者弟正以登高而墜傷其二股並損便胞二十年足不能行兼便液時時穢衣褥間一二日不浣濯便臭不可聞片刻卧榻下無火卽濕冷難勝方憐其以病廢也乃使其子迎母令弟隨母至長安母不欲並至以勞方則留妻於家事母而與弟至學舍至則遍延名醫調治或有時僕以他事出則親自濯其汚衣又或親手晒馬糞於隙間爲之爇糞榻下見者往往潸然涕下其後聞母喪則卽日徒步出青門長安之士十六七爲之走三百里外赴弔賻祭卽縉紳亦無有不遣使遠祭者蓋德義信服之深也康熙五十九年學院逢公聞其行特檄入宜君鄉賢

揚州義士沁詩胡君傳

豐川氏曰世嘗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如沁詩者向使與甯武程嬰公孫杵臼諸君子易地而處卽安在諸君子爭光日月之高誼沁詩不可並駕齊驅乎余三十年來每欲輯古道典型一編以示型於吾黨竊念代

遠者業載簡編不欲重出近代風聞又以耳目不眞不敢附會以是寥寥一編迄如晨星今也忽得沁詩竊欣古道之於今重光而又以慶吾編之更增一人已且甯程公孫三君子者臣爲其君客爲其主原有憂危與共之義至於沁詩則獨以族屬常恩身家並忘以自將其一點血誠君子更以知古今人不相及之說爲不然而尤於寬鄙敦薄扶世立教爲有功也

二孫孝友傳

孫能恭孫能寛兄弟者西安人早失母而家素無產自其兄弟稍知人事時能恭卽念其父之經營勞瘁而代

謀生事能寬便用舌耕資父甘旨之供而兄弟切偲怡怡情好無間故當其處約之日其兄弟已得孝友之聲逮能寬以選拔宰歸善凡兄弟體父之心與所以不沒其父者其兄弟益靡不周而如其協志同心則尤爲於今少覯藎自能寬泣宰之後俸薪之餘率致其兄令謀家計而不忍留爲已私能寬亦慨然以成家善後爲念而不屑爲薄俗偏私妻子之爲今其兄弟鬚髮盡白而依然不異孺慕闔門子孫幾二十人率一視同仁曾不分於彼此以故能恭五子幾孫能寬亦五子幾孫薰風亦並不知孰爲已父已祖孰爲伯叔父伯叔祖一門之

閭竟是一團和氣結而成象則如此兄弟者不謂之能孝能友難兄難弟不可也嗚呼亦可當今之醴泉靈芝爲盛世之祥瑞矣

三原王節婦李孺人傳

節婦三原縣李默女年十九歸本邑府學生王宸紳子世定而宸紳則順治已丑進士順昌令延閣子也維時順昌已故而祖姑潘孺人與舅姑悉無恙節婦承顏順志婦道克修未幾舅姑相繼捐背獨祖姑煢煢在堂而世定年未三十以病卒是時孺人年甫二十有六痛慘幾不欲生然念七十歲祖姑侍養無人又遺腹六閱月未知男女關王氏嗣續之重乃忍死順變閱四月而象恒生孺人以弱婦支撐門戶親族關心者卒爲孺人危之又自孺人入王氏門七年中值四大喪順昌之遺緒蕩然生事百計窘艱孺人則矢志靡他上事祖姑下育遺孤晝夜辛勤以續衣食卒之三十四年中以禮送終祖姑撫教象恒於有成今年且六十矣邑里公舉貞節當事者採其懿行傳省誌云

豐川氏曰古云死節易保孤難夫死豈易事正以保孤之閱歷深長視一旦殉志之勇於一決爲倍難也矧孺人之初寡也無應門五尺之童無豐產厚業贍生之資

又藐諸孤在不可豫知之天而孺人獨萬苦千辛爲王氏續此一脈以成本志而上報夫子於九原以語節則魏夏侯令女之節不過於是以語孝則漢陳孝婦之孝不過於是以語保孤濟險之經營慘淡善全其用卽古寗武嬰杵之肝膽氣誼抑又奚讓嗚呼孺人以弱女子而所立卓爾如是然則如孺人者不但苦節而竟是奇節又不但奇節堪傳而抑且至孝堪風按天經載地義揆之歷古史誌之大體卽以冠一部通誌節孝諸媛之首可矣

溫節婦姬氏傳

鄠縣溫葳妻姬氏太平里人年十九而寡子女無出而家又極貧其父母每諭改適輒以養姑爲辭及姑亡生事益窘兼連遭饑荒往往冬無完衣糲蔬不充隣里婦卒慫慂再嫁氏輒正色拒之隣婦噬之曰獨不思饑餓耶溫氏戢而答曰饑餓特死耳再嫁一夫何面目立於人世卒不變其初志本門尊長憐其志爲取其長兄子乃戢爲嗣今年六十有三計守節者四十四年邑大夫纂續邑誌採其行冠闔邑節傳之首而余亦錄其苦節之狀以爲婦之身際窮困而有志守貞不隳於流俗委瑣齷齪之見者勸焉

張節婦武氏傳

盩厔舉人張彤繼室武氏年二十五而寡時彤母尚在前妻留有弱子二人武亦生有一瞽目幼子及在抱之女彤素無田業氏上奉老姑下撫四子女盡從十指間營養未幾姑喪前妻二子相繼而亡不十年所生瞽目子並歿女且適人氏素有顏色兼以精女工著聲邑中自前妻二子亡後凡用厚幣求娶者接踵其父門氏盡不從逮其瞽子歿而女適人獨氏煢煢一身無糊口一畝之田無應門三尺之童求娶者率覬望氏或變計改志而氏終之死靡他冰玉之操屹如大冬嚴寒之凜不可犯前本邑大儒李二曲先師手著三義傳風世某亦不諒其不文爲跋其後梓而傳焉癸亥冬奉旨纘修陝省誌糧憲沈公聞其行心重之採入通誌而特題旌匾以題其門今年七十有餘計苦節之歲蓋幾五十年云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七終

墓誌

皇清廣東南雄府保昌知縣虞臣李公墓誌銘

公諱夔龍字虞臣澄園其自號也姓李氏按譜明初有諱希賢者本山東兗州府鄒縣人生三子受同石柱興俱以從龍功受世襲職於潼關衛因爲潼關人然伯仲俱無後獨季子興以天策衛指揮使生一子曰仁歿而襲焉仁生昇昇生嵩皆以嫡長承世襲職堂二子汝房汝杜初汝房以長承襲汝杜則舉嘉靖庚子賢書歷任揚州府清軍同知亦生二子文炳文煥而汝房又以無

後世職爲文炳所襲繼而文炳又無後於是世職又爲文煥承而文煥則由指揮使歷陞太原府掌印都使陝西巡撫中軍生六子而諱行和者則第六子也以天啟恩貢候銓司李卒以子貴贈封文林郎子五而第三子式祖則仍以本朝戊子拔貢任湖廣荆州府松滋縣知縣是爲公父生公兄弟二人長伯龍壬子拔貢任徽州歙縣知縣以循良著稱公則由廩貢初任華陰教諭華陰與潼關比隣公籍雖潼關而實居華陰以是教諭日刻意立師道慎取予期爲德於庠以不愧於桑梓始則捐數百金修理學官學舍植栢百餘繼又捐貲置田數十畝詳明各憲計三年之出爲諸生省試卷價費至今行之不廢其他爲惠於庠者舉類是學前豎有德政碑存嗚呼一教諭而修理學官學舍之資未資諸生闈試之藉俱出自捐寒氈之俸且取自已產之出而不吝此其心何如心此其行何如行向使公居大位掌大權得時行志其施爲厝注又當何如也教諭十年卓異擢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知縣至則因俗爲治取與不苟斷聽平允念嶺南夙苦瘴癘則捐俸置田百畝交梅嶺寺僧經管計每年所產製寸金丹防邑人及往來行旅瘴癘之毒其他爲邑興利除害慮遠計長者舉類是宰保昌

八年以丁內艱歸邑士民挽留不得則豎去思之碑於學前一如華陰人之愛其師也嗚呼世之宰邑者得念及民依不至貽害於里甲即稱良有司矣而公之治邑且自捐冰俸置義田爲邑留千百世之永惠而並及行旅此其心何如心其行何如行而其中懷之注存又何如注存乎向使公居大位掌大權得推暨其本心之欲爲其施爲厝注又可易量也耶至生平待宗族處姻親故舊及鄉黨閭里胥有恩誼可稱迹絕不流於刻薄寡恩則家範所傳至公而十世不替故其長君子蕃教諭吾邑而宗戚故舊踧涉來顧者前後絡繹不絕蓋其賦

性敦睦而得於公之庭訓風範實爲多云公生於康熙壬寅三月二十五日歿於某年某月某日卒年若干歲葬於某年某月某日其葬地在祖塋傍地名曲城也配王孺人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卒年若干歲葢凡五子七孫而未來者方不可量云銘曰先世以武繼徽以文當由爲武者流澤深遠以故爲文者衍慶續紛矧如公者位雖不高而心獨仁業雖不弘而念則眞仁則生生而不匱眞則賑賑以長伸嗚呼曲城托體者自當千萬年潼關名族者吾固知其不可意計而世論也

先仲伯篤恭府君暨元配劉孺人繼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維康熙壬午春心敬擬合葬我伯母陳孺人於我伯父鵓鴿原塋禮曰葬有誌其敢以缺然我家草澤寒士也不敢妄邀當世作者賜之褒述且念先伯考與元配劉孺人之葬皆與先考同在康熙十四年當時以貧且幼未能具誌墓之石也今宜追補以誌厥歲月然仍念我家寒士不敢妄邀銘於當世賢士大夫於是心敬乃按行而誌且銘焉誌曰

有雙塚纍然北向我王氏六老菴祖塋而在北澇之南南澇之北者其東一邱爲我先考中悅府君其西一邱

則爲我仲伯父篤恭府君夫婦所謂鵓鴿原者也葢我王氏祖塋之六老菴者闔族依昭穆而葬至我伯父之倫則歷世多宗支繁衍後死者分地逼窄矣於是敬等曩時卜葬我伯父我父於今原其曰鵓鴿者我伯父與我父兄弟友愛生不分異歿仍同兆而葬此族伯孟生公所謂茲原宜名以鵓鴿也我伯父諱慤字篤恭先祖汝愛公諱德玉之仲子生於萬歷某年六月初八卒於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十九初娶本邑劉公士威女生二子心泰心一皆先公卒繼娶本邑陳公奇策女生心廣心正以康熙甲子年四月初十卒春秋五十有八維我伯父生世五十有六而遭父母喪弟二子三婦之喪中間所最不堪者母喪方朞而弟亡葢弟代我仲父理家者也而前亡故我仲父之精神爲之頹憊六七年間遂鬱鬱而終焉然生平事父母善承顏色事叔父極盡禮於伯兄凡百推讓於弟友愛甚覡姪如子仲姪天章病經年調理之百方生平所契厚表伯濟川青臣兩魏公次五族祖也初次五公疾時往候視及歿適流寇刼鄉邑聞卽奔往爲之哭經營眉七而後去與魏公兄弟終身如骨肉有古雷陳遺風鄉里重其爲人爲當其廢學也經流寇之變家道落然迫於父命然獨時時取古

史書向僻處讀之或時扳同輩談古事津津日夜不厭
及家稍立歲時約黨中諸知契爲好會彼此輪次宴衎
以自適初於家計不瑣瑣也嘗謂人曰人生分定奚爲
忙且天下事總要過去亦何須忙者至今黨中戒急遽
貪得者每援其言以示訓焉劉孺人性慧能作家陳孺
人溫厚和緩終身無疾言遽色而極耐勞苦事姑孝待
前二子二十年無忤視族姻稱賢與敬母李孺人相守
數十年愛敬如一日故我家於[illegible][illegible]得和睦整飭之
聲者敬母善持大體而陳孺人溫和勤[illegible]　[illegible]也嗚呼
心敬方六七歲時便隨先仲父寢宿每初宵子[illegible]　敬
枕其肱爲道說古可法戒及鄉黨家世舊事有時心敬
已熟寐而公尚爲之道說不已先君歿七年中凡所以
愛撫之百方心敬十齡而孤至今不至廢學而畧有識
知者先仲父鞠育教誨之力也而陳孺人所以視敬亦
較巳子爲過敬獨未伸一日豐養之報今而復無以光
泉壤罔極之痛殆與先考同抱終身矣心廣國子生初
娶太學生王公皃女再娶晏公致齊女心正娶河南偃
師知縣魏公維紫女一女子適魏貫一孫三勵聘庚午
舉人王開生女勤幼未聘勛心正出幼未聘女六心廣
出者嫁陳淑一未字心正出者一字生員溫芊子九楷

一字王忞子某一字生員溫芬子九疇一幼未字銘曰
雙塚並峙兩河之中左龍右虎環水廻風衆絶五患建
此立宮兄也居西弟也居東弟東維誰先考王公兄西
維誰先伯王公

誥授中憲大夫鄉謚貞惠先生華西李公暨配馮
恭人合葬墓碑銘

黃州太守華西李公之櫬歸黃州也三元賢士大夫及
耆民公議者羣聚而議曰惟公三忝軍機兩任郡守勤
勞在國惠愷及民孝友直正之可訓婣睦任恤之堪師
古鄉先生歿而可以祀社者奚加焉湮而不彰其如鄉
國之公論何於是合詞公籲邑大夫懇之遞請於上旣
得請入王學宮矣而海內素知公及邑之有識者又聚
而議曰先王制謚按行易名所以顯德昭動示型來世
抑以發潛德之幽光使賢者之懿美不泯異代耳惟公
粤楚著績鄉邦歸仁守貞不撓之堅操施澤不報之高
誼竊以爲數十年來關中名卿爵位逾公亦衆矣恐未
有及公者而竟以位不稱德不獲與國家易名之典也
又若千秋之公議何於是按行公謚曰貞惠先生蓋至
是而月旦之評無不以爲稱情矣然敬於公兄弟辱知
最久知公最深又竊以爲是乃公表著之績共見之熾

耳公之生平見明守定一視同仁是有原本在焉未可徒以是槩其生平也每欲表公不傳之幽行隱操備錄古道典型編中公諸士林乙巳春孟公仲子孜来以公墓道之碑尚缺然也渡涓而委言於敬鳴呼知公者莫予若而可以不文辭耶按公名彥琩字輯五華西其號也姓李氏世爲三原人父弘檦以戊子恩貢歷官桂陽州守有惠政詳載桂陽州志生二子長卽公次中翰彥珝字重五者也公生而器局豁達讀書聱敏異常兒鄉先生知其必成偉器年二十九登丙午鄉榜第二人次年丁未連登進士第授內閣中書三藩之變廟堂愼簡

叅軍之選公初以選從振武將軍未幾調從定西將軍破關山克秦州最後奉　特旨叅撫遠大將軍平平涼次第平蜀滇前後在軍七年贊畫帷幄功最多至其佐大將軍入蜀滇也禁擄掠並放遺賊繫獲子女則尤不可勝紀也顧以嚴正持大體於大將軍前言動皆自信心理之安不輕阿狥又耻爲隨俗經營故雖大將軍深加器重而敘功止於晉掌典籍出爲廣東肇慶府司馬時論爲公稱屈而公獨無幾微見於顏色嘗謂知交曰丈夫自有勳業耳何有倚人成事而自爲功者故佐郡日如海南繪圖江陽撫叛皆艱劇盤錯事公獨請於兩臺身直任之而無不立辨以是兩臺共悉其識力交章上薦卽擢守本郡時兵興後吏弊民蠹紛如亂絲之不可猝治公分條晰理毅然爲之興除至如減諸廠陋額抑州縣進獻愼刑獄而培士氣寬嚴並濟仁育義正屹乎不可搖奪之節則前此數十年郡守之未有也守肇慶五年士民以其剛正比之包孝肅以其清而能恕比之趙清獻云暨以內艱歸里郡人揮涕遥送者擁道不絕去後立祠祀焉服闋補湖廣黃州知府黃之九屬無疲邑而俗頗健訟公正身爲倡嚴飭屬吏無濫派無枉獄屬民有以訟至府者公不動聲色俾兩造各盡其情

情得而斷處之不一少貸故一年之後健訟之風爲之頓息而囹圄常空其餘察吏安民重士杜弊一如守肇時而簡易清通又視肇慶爲微異則時地不同耳守黃九年吏戢如明師民愛如父母論者以爲黃自有宋以來前有王元之之勁直後有蘇文忠之風雅皆爲黃百世不祧之祀至如簡易清通隱澤實浹於生民則皆當讓公也一旦以微疾殞黃人爲之罷市立祀如喪考妣亦數十年之未有焉柩歸無論交與未交無不咨嗟悼惜以爲斯世何可復得斯人舉一邑之士民爲之吊哭不已請祀鄉賢請祀不已而按行私謚則又近時之未

有云嗚呼公位不過四品官不踰郡守而其得於肇慶黄州者如彼得於鄉黨知舊者如此舉關中數十年八座之貴不能兼者兼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然在公則自有其得力者天分之軒恢坦易旣褭出於人又其生平於養氣練性之旨獨有領會故於人世非義之榮確乎不以易此心一日之安有功不暴事上不諂一切得喪逼塞皆超然自得於尋常之表故七年劍戟鋒鏑之間兩任升沉榮辱之際生死不懾卑官不慍而孜孜以利國益民爲功課也至如守黄日邸傳 聖駕臨幸武當一時郡邑名勝如黄

鶴晴川武漢守臣無不藉帑繕修急如星火黄州亦登在焉又當江衝僚佐咸以爲言公曰臨幸不可知費帑金於無用其如將來民力何且蹟以古名今而新之何名古蹟他日倘有譴責守獨當之不累諸君也厥後事果無費他郡邑括民力賠補黄獨晏然嗚呼創此一事不可槩公識力擔當也耶始桂陽公雖守州數年然產原不厚公而守大郡恪遵父訓究之宦況可指而數公悉委弟中翰經理不問出入凡所以訓誨家庭者一皆忠厚仁恕之旨而自已意念所注則每欲爲范文正之爲父黨必贍母黨必周妻黨不遺至兩世故舊父兄子弟年誼雖生平未嘗識面凡有所求無不爲之酌濟其困急故其一片仁心直洞徹於家庭上下之間庚午辛未間關中大荒四年公自肇慶寄書中翰諄諄教以悉力賑飢中翰奉教惟謹母太夫人亦脫簪珥佐貲一時賴以全活者甚衆生平於荊山鄠邑二老公皆佐助婚喪視若同宗而如先師二曲則歲時餽問無間吉凶武功勝年之二孫養於孩提衣食教誨雖五服之親亦不過如是止也而在公則初無一毫計功望報之念介乎其中餘如邑中崇仁樓底望峨三橋清河第一渠捐數千金惠里無吝也他若敬老雅集館穀寒士可歌可咏

之美纍纍然在公皆細行矣嗚呼向使公居范文正之位享范文正之祿范文正之爲公固所優爲耳而公之祿位止於如此其推暨亦遂止於如斯殆天心之無意於斯世斯民也然即此以推公之弘志毅操厚德深仁詎無淵源而能如是耶吾黨可以識公本末矣公生於前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亥時享年七十有七元配馮氏 誥封恭人處士良高女性行淑均能佐成公德二子俱馮恭人出長叙釆貢生今卒次孜釆廩膳生今之請文豎碑者也女三皆適名族孫男三湝太學生滇貢生叙釆出滏

太學生孜秉出今卒曾孫四溜出者曰世德廪生今卒湞出者曰世偉世倜世伸兩世皆娶名族孫女曾孫女亦皆嫁名族前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北原新兆銘其墓者家弟太史涇陽承烈也銘曰

仙李根固茂於有唐一枝東里爰生桂陽悃愊清凈愷弟慈祥種公兄弟二難雙彰公獨磊落倜儻軒昂蚤登高第器大才長待詔文優叅戎武揚佐郡剸劇守府循良生祠留粵廟祀伊黃敦宗惠里周急濟荒出自天性本乎中腸芳名播遠口碑載鄉易名惟允請祀難忘前乎此者八座輝煌其孰如公品卓仁翔與公同時萬鍾

豐昌其孰如公生榮死光施而不匱緣厥厚藏流而不息緣厥源滂是惟浩氣鍾於維皇又惟內養積於絳房鬱鬱松柏吉人幽堂峩峩碑銘百世無疆爲告牧者莫牧其旁爲告行者惟德之行

含初沈公暨元配盧孺人合葬墓誌銘 有序

乙未季冬之十有七日余時以大雪新止方擁罏火掩關讀易而長安太學沈君煥章以其父含初翁母盧孺人合葬墓誌銘見委蓋煥章與其兄憲章卜以來春之十有五日吉合葬翁夫婦也余初以平日未敢輕應人誌銘難之既乃念昔曾一再晤公心悉其性行之伉直慷慨又三十年來與憲章昆仲交兒輩又與其孫瑃靜璜交相知且三世矣誼既不容固辭兼孝子之用心可尙也乃按狀而爲之誌且銘焉

公諱思明字含初原籍浙江長興人高祖副憲公諱逸倫者明成化中以恩拔歷任四川川北道廉惠有聲子徵學以隨父任補成都府學弟子員不幸副憲公歿於川北徵學公年尚少以姻婭宦長安遂携家僑寓長安之市北里又不幸二十八歲亡子處士公應楨年甫十二遂於長安爲家矣處士公爲人幹敏倜儻能治家喜施予爲鄉里所重累舉鄉飲大賓生子二公其長也少

敏慧善記誦年十五備長安文學選有紹述祖緒之志奈年二十五竟以梁疾失聰遂不復事舉子業然其賦性慷慨伉直處省會之中絕無矯飾與人交若落落寡合有不可輙面盡不隱至遇其急難則輙出囊中物賑之反不似面埶者之心冷也當吳逆之變也逆將王屏藩竊據漢中有

旨募往撫之人旬日無應者公忿然謂其長子曰章曰君憂臣辱今 旨下旬日當事既不肯身先往下更無知義代往之人是亦臣子之羞耳若素負壯志曷一往乎日章少讀書慕義烈遂奮身應募即日以同知職銜

奉　命西往臨行公訂囑曰成則國之靈吾父子之幸
不成幸無爲國辱勉之吾日望汝音矣及日章以義烈
遇害信至公一回慟哭一回自慰曰死得其所又何憾
乎里黨或疑公矯情自勝不知實賦性之自然也旣老
之年憲章等色養備至獨勤斂不懈年八十後健行尚
如少壯朝恩高年粟帛之賜公屢膺之鄉里謂爲人中
之瑞云三十八年某月日年九十偶染微疾終嗚呼公
終身居紛華趨蹌之鄉而樸直不改其度教子先君後
身曾無兒女溺愛之私向使得時行志依阿澳忍之爲
豈忍出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如公

可不謂三代之遺直歟先學憲十洲公稱其行誼有古
人風槩良不誣耳配盧孺人本邑處士登第公女勤儉
善中饋當公之失聰也家事一切任之教子成立於公
爲良助於諸子爲嚴君焉子三長日章以殉義前死無
子次憲章初娶楊氏本縣楊君某女繼岳氏本縣岳君
某女煥章太學生初娶劉氏本縣劉君某女繼娶石氏
鄠縣庠生石君某女孫三長靜庠生煥章出娶騫氏鄠
縣騫君某女次璜庠生憲章出娶徐氏本縣庠生徐君
三錫女季超煥章出亦聘徐氏女孫女一某出適本縣
庠生楊君某子副今卜地於城之西南十里許龍崗之
陽而葬焉銘曰城之隅西南鄉枕艮嶺向坤方擇日吉
卜地艮洗公夫婦於此藏萬歲千秋安且康子子孫孫
壽而昌

先王考汝愛王公暨元配張孺人繼配張孺人溫
孺人合葬墓誌銘有序

先是順治已亥歲我伯考兄弟合葬我王考暨二張
孺人六老菴祖堂時誌墓之石缺然距今四十三年
矣心敬始克祔葬溫孺人於墓而補誌合銘焉蓋溫
孺人卒後我伯考兄弟三人亦相繼淪喪兼中更兵
荒兩變權厝淺土以是歷至今而始克襄事也嗚呼

誌文自述者我先人寒巖隱處經猷聞望之未彰未
敢妄扳當世大人先生而且懼以影響近似之言綴
寘石是不孝等旣不能立身行道顯揚我先人而適
以滋之誣也不孝等之罪愈大矣爰是盥手抆淚摭
實而誌曰

我王考名德玉字汝愛我曾王考慶軒公諱遷木長子
元配高孺人出也性醇謹不苟言動高孺人歿我曾王
考再娶閆孺人生我叔祖汝澤公當是時先王考已再
娶張孺人生我伯考諸生慥矣閆孺人性嚴厲小不可
意輒譙訶及之我王考恂恂愉愉畧不忤其顏色且時

戒張孺人曰善承母志未幾張孺人卒復繼溫孺人主
先仲考慈先考忻尤導之謹事舅姑推讓仲弟以無逆
母意然我曾王考承家世詩書之傳又其持躬方嚴而
適當明隆萬間風俗醇美一時學校青衿率恪守矩度
恥營財利邑里復習尚禮節務華贍豐厚相高兼連遭
子婦喪故及其身家已漸落迨我曾王考逝而家益衰
遺田不百畝門戶百需出其中而冐孺人井臼衣被又
埶得其歡心自是遂廢應舉學焉及冐孺人歿我伯考
入邑庠我仲考先考皆漸長乃謝家事長日坐卧樓頭
樓凡三楹中置龕棲先人主右一楹貯器具村木左楹

牕下置几列藏書每晨起盥漱畢焚香神前即拭几展
卷而誦日課皆貼號自記今書之遺者如性理通鑑東
萊博議皇明祖訓諸殘本識號尚宛然也親族鄉黨問
非有大吉凶事輙數月履不一出戶惟三秋棉成柿紅
時隔三數日携孫領老蒼頭及小婢持竿摘熟携筐拾
花而已此外宴遊寺觀之會足跡未嘗到也如是者二
十餘年以順治丁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感微疾而卒
距生萬歷辛巳春秋六十有五前張孺人邑名族女繼
張孺人即前孺人親宗皆善作家能事舅姑溫孺人宋
村某溫公仲女當人吾門時家已貧未幾舅歿上有嚴
姑下有前子孺人辛勤勞苦順奉姑撫前子如親生嘗
曰吾夫婦事繼姑凜凜如淵冰吾何忍復爲此子繼母
乎晚年家計漸裕而勤儉彌甚年八十一以丁巳四月
十五日偶不懌遂談笑而逝於今壬午年四月二十四
日合葬於我王考之墓嗚呼先王考草澤終老然生平
孝繼母以無失父心爲宗黨所重又其退讓謹訥一生
未嘗與人有睚眦之怨視國課最重每節口縮腹而預
爲之備生平喜衣白終歲無點汚一履二三年雖敝而
色如新鄉先輩至今援以訓其子孫焉族祖伯固公表
伯青臣魏公嘗謂心敬曰令祖誠篤介樸太古醇德子

孫而不振天不可信嗚呼我先人實德篤行不獲身享
其報今我孫子五六人不可謂不衆而皆無能于當世
有所樹立以光我先人而昭其德之致也罪在我子孫
我先人固無咎焉嗚呼銘曰從祖而葬兮澇水之陽厥
位從穆兮即近明堂厥地夙卜之吉兮厥日今筮之良
嗚呼佑我後人兮無悖道而反常

左孺人合葬墓誌銘

廣東樂昌縣知縣少華田公暨元配王孺人繼配
樂昌大尹富平少華田公業於前雍正甲辰三月同原
配王孺人繼配左孺人合葬於村之西原矣迺季君荃

生傷昆季之胥亡而公銘墓之石尚缺焉未備懼無以傳公之懿行也而以老朽敬於公有一日之雅知公者頗深特委以誌墓之言嗚呼孝子之用情固如是乎雖然微孝子請老朽敬方欲以聞之我先師二曲夫子及所親見者示型於吾黨之後進矧重以孝子之請而可以不斐辭耶憶老朽敬二十有五時負笈從先師學於二曲維時先師新從富平歸里敬每執經就正之餘則見夫子言及富平人物風俗輒爲嘆羨之不已至言及一華道德心知則心慕神傾輒致憾於離去之地長未能時時聚首一堂而上下其論蓋我夫子於世道人心

拳拳在念富平向來遺俗則鄉者多知樂善尚賢學士大夫率知循規蹈矩博物洽聞故我夫子於一時素知之鄉者輒視若故舊一時交與之士友恒若同胞道德經濟學問文章交資互證而相期在神明寤寐間者則子德少華長源少龎諸君子尤所眷念而莫能忘也敬每逐一細詢其生平夫子爲亹亹述之而不倦而如少華公則曰性嚴毅貌深沉言不妄發動止必恭胸中所懷磊磊落落而好學多識則惟恐不及又其以貴公子早受知於京闈賢書之薦詩古文詞皆有聲士林而絶不以行能驕人又如其重然諾喜施予不知者或謂其有義俠風而不知公之賦性倜儻固然也向使知遇大庭當爲名庶常否亦宰大邑任專城卓有養士及民之偉績閎功而不徒以富貴終乎至其內行純備善事所繼父母亦復孝事所生兩親當繼父亡時留少妾三人公禮待甚謹無不玉成其節而不易其志尤足爲縉紳家之儀型焉獨其未仕之年習射學使每與作詩寫字交媾並習則尤有深心存焉是可壯也夫蓋我夫子居恒以此詳述於不肖敬而每憾於未盡其蘊如不肖敬亦樂聞之而不厭其詳故當未見公時蚤已得公之詳矣及壬子秋獲與公盤桓於我夫子賢母祠者凡二日

則於公之動止談吐存心行事得之尤詳而又以信我夫子之稱述公者非阿所好也自後則每見富平士友未嘗不詢公之起居始而或且傳公之吏宰樂昌繼且傳公樂昌政教之槩則如下車之初念樂昌界臨荆楚濵落之變數經蹂躪則務期緩催科寓撫字革一切現役行户以厚民生也隨且傳公修學宮設義學按禮待士以培士氣也隨且傳公舉行均差法至爭於上憲前而弗爲挫以蘇百餘年之積困也更且傳其裁陋規減火耗捐仟四百石粟煮粥惠飢黎也則皆得之士友之親傳而今讀賢季荃生之述狀且儼乎如親覩之樂昌

興施號令之間而字字可信於筆墨傳述之外矣獨其於公少壯時不自暇逸習射御習伎勇之一點深心雖於詳請特設楊溪平石三峯之三營汎稍露端倪而要之槩乎同經綸措注之雄抱隱於莫施是則可悲也夫又樂昌於粵東爲瘠邑親友來自廣者率皆言公起居服食一如林下而外無鋪張令邑十餘載產無一椽半畝之增獨於所携子德先生壽祺堂詩節口縮腹捐百金梓以行世嗚呼據此以觀而公之於操履然諾也何如卽其他不又可推類而知耶而於年不稱其志位不稱其才小試十年一官未轉而遽以亡告天道於吾黨

何如而於善人且何如哉嗚呼可惜也夫可惜也夫然公有令子佳孫振振繩繩將來昌大公門而繼述公事者將在於是公亦可以無憾於九京矣

劉母周太君合葬夫子墓誌銘

歲辛亥襄城靑蓮劉子靑芝劉子兄弟以母周太君之狀遠寄且附之函謂太君合葬夫子墓有日也懇懇乎見委以誌墓之言心敬捧狀展讀未盡一幅不覺淚之浪浪莫禁也憶自癸未秋初至襄曰曾登堂獲拜太君曁辛卯甲午於襄連過則又獲拜於寢門迺今太君逝矣嗇不克具生芻甸匐一奠於几筵關山限人傷可言歟情旣不能已於有言兼二十年來太君懿行之詳匪徒得之傳聞而獲覩於親目者再且三矣嘗竊以爲後世誌銘傳記之弊浮溢夸毗者滔滔乎逐時風而趨衆勢旣不難援非其有以自死其親而一二輩執方故老按古人成執膠相沿夙例又以爲婦人無特銘特誌之禮致令閨幃良範湮於記傳而特傳者僅屬一二未亡守志臨變殉義之節烈嗚呼家之有婦猶國之有臣亦問其宣力者足示訓官方否耳必節烈之傳而賢良順正有功於家道之隆替有助於夫子之行誼學業者曾不得比於浮溢夸毗之例勒石而垂弈世是國史只宜

傳記奇忠異烈而不宜及調元贊化輔世長民之良臣也豈天地之公義乎卽其於闡幽憲俗之義亦大寥落矣今如太君相夫子恭叔先生於艱難也六七十年中於親則贊成其孝於兄弟則贊成其友於諸姪諸子則贊成其義方之教而於其立身立業則贊成其科第贊成其學問文章而不令以內顧之憂無助之戚隱妨其進造而一一克如素願之期許然則如太君者於恭叔先生爲良配實於恭叔先生爲功臣也婦無特節異烈不足特銘特誌是矣巾幗女流而能成就夫子之大義以隱助於其砥行立身爲功臣而曾不足誌以風於閨

懿耶況乎其他閨範又足爲凡爲婦爲妻爲母者之儀型歟爰是於春和雨霽之辰盥手抆淚而爲之誌曰太君姓周氏襄城諸生卜曆之女庚午舉人內閣中書宗泗劉先生之妻縣學生青蓮乙酉舉人青芝之母年十六而歸於劉八十六歲終內寢生於前明崇禎乙亥年正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庚子九月初十其於爲婦則孝爲姒娌則和爲妻則順正而義足佐夫爲母則慈而弗溺愛而義方之不忘其諸行之詳則觀於夫子之行誼文學二孤之砥行立名皆可印正而知參觀而見也生二女子長適邑之傳振鐸次適邑之諸生馬盛良青

蓮娶者邑某人女青芝娶者邑某人女孫男三伯敬伯常伯曾孫女二一適同邑侯見一幼未嫁其葬以某年月日其兆卽與夫子合葬於縣西劉氏世葬之塋是則太君之歷履也嗚呼賢哉繫之以銘銘曰守節殉義奇而烈矣殊非其常合德勸義順而正也是惟婦良於惟太君八十六年同夫子以偕老相夫子而名揚於惟太君八十六年協戚劉氏之家道誕毓劉氏之禎祥其有年者天欲祚劉氏於無已其毓祥者天欲報劉氏於無疆矣今此之佳城屬神相之吉壤其誕靈者曾莫限於十世百世其負定者曾何靳於地久天長也耶

誥贈宜人趙節母楊孺人墓誌銘

始余亡友濟南豐原趙君宰臨潼日亡友杞縣百始張君館於其署嘗過余居爲余言豐原事二母之純孝二母雙節合志白首一體之懿微余因細詢其詳百始因爲余言豐原父孝廉公以元配某宜人亡無子繼娶楊孺人又嗣未早立因更娶楊宜人生豐原踰四年繼配楊孺人乃生于蕃僅一年孝廉公捐館舍時楊孺人年僅二十有六而宜人年僅二十有三又以孝廉公新自順天遷濟南無遺產可以資生知友皆爲二母危而二母於青年育弱孤百計艱艱而矢志不移至其相與則

嫡忘其嫡庶禮翕虔有若同胞焉迨豐原舉賢書宰臨潼既不厚所生以失尊事嫡母之宜宜人亦初不以子貴失尊嫡之禮又爲情理兩慊余聞而深爲心儀竊嘆豐原於倫常根本處能如此此豈徒僅以氣節自命之士而宜人大節淑德能如此眞不愧古之賢媛哉故余取豐原旣以其志槩之弘毅又心重其天常之無虧而於宜人則又不徒重其能生豐原磊落倜儻之令子而已也後豐原以課最晉守綏德遇　覃恩得封其父母豐原以元配某宜人曁繼配楊孺人及宜人並上而格於無二母並封之例僅得以元配某宜人及宜人封然

當是時已以守節爲當事者題請得奉 旨建坊旌門閭而孺人又格於嫡庶無並表之例不得與旌表故豐原終身深以此二事介介於心後豐原以守綏德州受知聖明晉守河南河南府未幾年遷守江南蘓州府未赴而以病歿踰九年宜人壽八十四歲始終天年又踰一年戊戌其孫鶴齡鷹清擬於四月中合葬濟南孝廉公新塋而鷹清乃至關中懇余誌墓之言嗚呼余於宜人之苦節懿徽心儀之久於豐原之齎志莫遂意爲之傷於鷹清之請也忍以婦人無墓誌之例廢闡幽表微之義歟遂於病中盥手執筆而誌之如此其他細行既

非所重至其子孫姻親則孝廉公與楊孺人之誌詳矣石在同穴無容複也乃爲之銘銘曰苦節矢自青齡年荊荼苦子雙節傳兩孤偕成報所天 皇家綸誥輝重泉相見夫子應無慚同穴節長永歡然古之烈女豈過爲表貞奚斬貳室偏我欲揚徽太史篇

誥封恭人安母王太君墓誌銘

戊戌冬盩厔教諭安君其位以其母太君誌墓之言見委余適以抱痾未及應也既而君昆季再伸前請余夙聞太君風甚悉兼心憐孝子之用情也迺於清明新雨後扶病盥手而爲之誌曰嗚呼如恭人者婦德備矣可無銘耶按狀恭人姓王氏本州文學廷相王公次女年及笄遣於安公當是時舅姑在堂而夫子方困於食貧恭人則盡脫簪珥佐菽水資書膏畧不少吝而於似娣孺人則和好如同懷逮其後公第進士待簡黔中沖衛守備也則舅已歿而姑年老不能遠赴黔南恭人迺自請留以事姑色養備至至使姑忘其子之遠離如是者二年姑老終於家以彊埸無解任之例不得親營喪葬恭人則代夫子襄大事一切周棺周椁之具無不豐備稱禮爲鄉邑士大夫推稱嗚呼養生送死卽曰婦職之常抑試思夫榮不遑而其心養姑恭人之孝何如耶而

凡所以善體夫心從可知矣旣而適值公再簡粤西叅戎欲攜恭人同行恭人則又以寡嫂獨居不忍相離仍留家伴嫂而凡所以取悅嫂心亦復備至嗚呼辭榮養姑卽曰婦分之常以寡似之故而不隨夫子官署恭人之賢又何如耶而凡所以善承夫志亦從可想矣矧如其待姪乃位之不異已出教子其位吾位于位之循循義方使之咸底於成以共奮於功名之途蓋又有尋常婦女之所難能者卽恭人之賢不又可想見也耶至其勤儉慈祥在他人則爲獨行在恭人猶其細節爾其生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春秋幾十有幾當其初

公黔中冲衛守備時遇覃恩封恭人四子長其位云云嗚呼子才孫秀振振未艾天之所以報恭人蓋不可意量矣繫之以銘

墓表

貢監考授州同待贈文林郎山陽縣孔曼周公墓表

歳戊申十一月朔翰林院庶吉士淮安山陽縣龔皐周君自都寄其尊人孔曼公行述副之手啟不鄙迂陋而見委表墓之言余晴牕就日細讀其述狀穆然見孔曼公至性絶人展閲手啟又淵然見龔皐孝思之弘遠深

長竊以爲即此可以明聖教可以明天心並可以教天下後世之孝子慈孫行道顯親於無窮兼龔皐與脉子勍結骨肉至交而忍更以不斐辭耶爰是盥手拜手而爲之表曰自昔周官興賢六行首重孝友孔門德行之科厥惟曾子閔子亦正以孝推稱暨乎漢世其取士最號近古而仍以孝德首廉操恭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眞能孝者未有不仁民更未有不愛物一孝而百美俱從此出故曰本立道生而昔之聖王布政聖人立教皆以孝友作綱領也惟孔曼公至性天成於兩親生事死葬竭誠殫力曾不留餘憾於斯心至如祈天籲母之詞焚年壽父之稿迄今讀之其一段血誠向使生於孔門不且與曾指心動脈脈相印耶又況乎孔懐兄弟至老益篤無非脈脈本父母鞠子之哀爲推暨歟則謂公之孝即古聖王所重孔門所取之孝而堪爲吾黨儀型可也故曰可以明聖教六經闡大道而往往明天道之明威反覆不置凡以天道之明威不爽正大道之生成不昧也而後儒顧矯而異之曰不若言人道之實否則恐流於報復因果之說今試問天道果不福善禍淫耶六經果不言善祥慶殃耶栽培傾覆獨非出自吾夫子之鄭重開陳耶惟周氏以武功開家歴世已遠然如自

海涵公以上其行誼亦尚不可詳稽若元相公之績學樹品文行兼優靳孺人之早寡矢節事姑育子喬岳父克纘先緒蔚爲名流而以青氈終老潛山逮公好學潛修篤孝摯友而年則曾不踰耆積貲累考之一官亦終於未就蓋世澤之積累至公凡四五世眞若天運之遞貞否於斯極而公乃篤生令子偉識卓趣早樹木天之幟鳳壓希賢之意就其年力考其志願直不至古命世之英不止則善慶之發祥至公又若貞下之啟元泰運斯開而錙銖不爽嗚呼此於六經吾夫子之言天會有一之不符契耶故曰可以明天心父母之於子其深恩

眞難報稱故人子之志父母縱矢懷報稱而無時可以
滿分惟有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少酬鞠勞萬
一耳蓋我能爲良士即吾親爲良士之親我能爲忠臣
即吾親爲忠臣之親由此類推而我能爲大賢即吾親
爲大賢之親更若我能超賢希聖即吾親爲超賢希聖
之親古之賢母亦多矣自有孟子而仉母直冠千秋秦
漢而後義方教子之嚴君亦多矣獨宋程大中朱韋齋
二先生克陪啟聖之宮墻翼皇由高科出身今而能矢
心希賢慕聖吾見殫其詣力愛日惜陰視道爲歸他日
必可望於程朱二先生者在是即孔曼公之克配大中

韋齋二先生者在是而天下之孝子慈孫聞風而慕翼
皇之能顯其親並美孔曼公之幽光丕顯於介子咸蒸
蒸視翼皇爲師各立其身各行其道以圖其親之必顯
於後世而不忍聽之湮滅無聞者正在是也故曰可以
教天下後世之孝子慈孫行道顯親於無窮公諱梴孔
曼其字也世爲山陽人生於康熙四年乙巳十月初二
日未時卒於雍正二年九月初十由貢監部試候補州
同配吳孺人生子二長龍官翰林庶吉士次龍翔業儒
其姻戚皆一時世族詳家狀表表其大者不著

誥授奉直大夫江南蘄州府知府濟南豐原趙公

墓表

丙申季冬朔濟南趙子鷹清顧余太平山房鷹清爲故
蘄州守豐原次君昔公宰臨潼日鷹清會同其兄鶴洲
奉父命謁先師子李子於盩厔隨過予居是則十有餘
年矣更一抱晤余既欣知舊之重逢兼鷹清志氣弘毅
深有父風余益喜故人有子可以纘承家學即不啻與
豐原公面談如當日故其時喜悲並深遂不覺啼笑之
交集即豚兒輩莫喻其意也迺鷹清復善自貶損次日
肅贄余門相從受業余拙學何足師鷹清樂得英才相
與共暮景切砥足輔余不逮且以答豐原公當日世法

外知余契余雅誼耳居三日晨興鷹清則長跪泣請曰
先大人捐館時鷹清兄弟雖不爲幼然正當少年無識
愴摧迷罔中爲述行之狀徒能記梗概於百一惟先大
夫知臨潼守綏德既先生親見即前後守河南四年不
經目而翰札時通不啻親之表墓之言非先生無以發
先大夫幽光而補鷹清兄弟記識之不逮言已復泣不
止余亦淚涔涔莫能禁也遂不復更辭而慨然相許益
昔公之宰臨潼也會兩過余舍累書往復中間如審定
志修邑乘欲受業先師子李子門橫渠書院成欲邀余
爲邑士友發明橫渠西銘及知禮成性大旨蓋公天德

王道毅然擔負之志實振奮於茲焉守綏德則有商證治理二書商證告病終養之書其餘寒溫不一而足厥後守河南則商證治理有書迫於不得終喪有書欲爲先師子李子求學使濟南汪公題請建祠請謚有書公之晚年心行余不敢謂知之盡亦庶幾畧得涯涘焉自公之歿嘗嘆爲天地之氣運日薄如公弘大之志剛毅之力使假之年優之位得詣密而施博當必有崇德峻業畢遂其早年自矢之弘願而更能登躋於聖賢義精仁熟之域不獲盡遂而竟以五十六歲終其天年不可謂非天心之無意於斯道斯人也每欲於舊輯古道典

型編中敘次公此一段心行以示吾黨同志之士今承鷹清孝子之敦委可藉以少攄吾衷之隱結矣可復辭耶則爲盥手拭淚而表之曰嗚呼如公不亦孔子所謂剛毅近仁曾子所謂弘毅之士而志尤可哀也哉彼其以六歲孤屹然自立於童孺之年十三補邑庠弟子而後即能孝事兩母志切顯揚言不欺心行必循理節口以厚宗族推誠以接友朋曾不甘以溫飽自畢其生平而慨然矢范文正楊忠愍之志暨二十八歲舉賢書益自刻勵雖至日不再食而終不屑自緇以墮節於非義已卓然爲弓教樹防閑矣及作師城武專城臨潼以及守州綏德守郡洛陽則振士習慎取予除久沿之弊實消未萌之釁端優禮英賢表彰節義常如不及而曾不以禍福毀譽易素守亦且薦剡累膺口碑載道仰受
主知之崇深矣而公則惠澤在生民而壓諸心者猶時以澤不廣被爲已歉恩榮已逮親而壓諸心者猶時以未克揚親後世爲已罪詩文翰墨已自成家而壓諸心者猶深以張子知化窮神民胞物與之學爲進趨知大邑守大郡幹敏廉直一時推頌而猶孜孜欲師先師子李子以印證內聖外王一貫之宗即以余之跡迂亦且不廢採擇而時取爲輔仁之資嗚呼公之志期何如也

而止於斯所由公之齋志九原者靡窮而吾黨於公無不太息慟悼於靡已乎然論人者論其志期斯得其精神命脈其餘不特壽命之短長不足深較即遇合之遲速順逆勳業之大小廣狹以及學術造就之安勉要自有天制之而非人所能操公始也志范文正事功楊忠愍氣節晚乃志橫渠西銘之志直欲會歸天德王道於一致業雖未就而志則弘功雖未成而志則遠向令生於孔門必且有近仁之許仁爲已任之推公力之可爲者終矣彼力之非已能爲亦歸諸不可必之天焉可耳故吾願過公墓而尚論其生平者以余言斷公之晚造

而無徒以氣誼節槩之士目公也若其世系學行宦業之詳則潘公之碑孫公之誌詳矣表表公之大者不悉著

三原抒素張公墓表

壬寅秋二曲及門張子之弟歸自江南爲余言過三原太學生張君鎮於姑蘓懇余表其父抒素張公之墓意甚摯余以未悉公生平之詳未敢許也後歷問三原見顧知交則抒素公之爲人與其家風謹飭敦樸之槩心喻焉而許之表然仍以其家錄寄余者海寧查公撰公之傳僅述大畧而世系歷履終未詳也仍有待焉而未

有以應其請丁未春鎮歸自江南詣余而以其中表大理樊公之誌見示既詳公之世系生平且鎮口述公之風誼綦備而其一段殷殷懇懇思揚厥父懿美之中情則孝子仁人之用心於今縉紳家子弟實罕覯焉君子成人之孝以廣孝是尚可已一言之表耶雖然公之生平與其家世則樊公之誌查公之傳具矣尚何言歟惟是念士大夫家世澤之綿遠與國家歷祚之延長雖大小不同而要之莫爲之創則基緒弗弘莫爲之承則流風不永其理固無二也即士大夫之家與卿相公侯之家高卑顯微不同要之皆擴丕基於豁達倜儻之人而皆綿家聲於謹厚禮讓之士其理亦無二也葢剏與承或在父子或在兄弟初非一轍而其相得益彰相需乃成則父子兄弟一耳他不遠論即如公鄉前明之端毅康僖二公是所謂以道德功業父子交濟而名世也本朝輞五重五二公是所謂以崇仁重義兄弟交濟而名邦也總之剏承二義如人左右手然非右則不能極運用之能非左亦無以成並濟之用古今固無殊理耳張氏之在三原培基於信宇公之輕財樂施而弘開堂構則在懷典公以武科歷鎮將豪邁英達至於補苴門庭康廐之未備營鳌器具臧獲之未完使張氏於三原名

邑中成一完美可世之家以比於諸名卿之族則抒素公之爲信宇公子爲懷典公弟是乃所謂子而克家弟而協恭也不然信宇公雖好施其德誰與善成其家懷典公雖仕宦豪俠然歷官邊疆誰與經營內外訓誨子孫致彬彬悉造於文武登進之途哉甚矣抒素公於父克承於兄克承是固子任能荷弟道無忝也然則如公者可不謂一鄉之儀型耶雖然推公善承父兄之緒則公爲孝子愷弟然如推公未既之隱念則業未副其繼述之本心施未蒲其纘承之弘願則自今以往盲暢德美丕振家聲令張氏之在三原日益光顯而昌大者子

孫之責豈其細哉按誌公諱所猷抒素其字也贈宣武將軍信守公次子　勅授宣撫將軍懐典公弟以府學生貢成均職考州同生平孝友謹厚嗜學工文詞臨事謹飭不苟終身無夸言誕行以貽譏於鄉閭凡所以承父兄之業而成詩書禮讓之家者蓋非無本而然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某歲元配李氏生鋐甲子舉人再娶王氏生銓鎮鉅銓鎮太學生鉅邑庠生五孫世霈邑庠生世澤太學生世霑邑庠生倶鋐出世濤邑庠生銓出世霆業儒鉅出嗚呼張氏之興駸駸未艾可於公之子孫卜之而公之積厚流光不又可徵

於諸子諸孫之彬彬有造耶然則他日過公墓者覩豐碑之峩峩必有慨然念鄉之儀型而惓焉仰止者矣

襄城藿旭侯公魯齋侯公父子隱德表

余於襄城嘯林劉子昆季二十年來結二姓骨肉之契故劉氏之大節特行無不熟悉即其姻戚故舊之美善亦頗得其大畧之所存侯氏爲嘯林荚姻其一門數世多長者義士之行以無替其家傳則余得之嘯林而心儀久矣壬寅春承懋功侯君暨猶子泰復等郵寄其父兄藿旭公魯齋公誌傳及公輓之編而特委以墓前之表嗚呼侯氏於襄爲望族而德門奚難致當世顯貴之揚扢而勤勤懇懇遠書委表於荒山迂病之老孝子悌弟之用心深而且長良可羨已且余以夙昔得諸諸劉稱說之梗概恭證諸今來誌傳公輓之章竊嘆侯氏父守禮義廉耻之大節子廑濟人利物之弘願而皆不克登仕版操符節布展其素心之欲爲揆諸佑善之天理幾難問按諸闡幽之義情且難辭曾能已於表墓之言耶雖然以福報論侯氏吾且懼吾言之類於因果而反湮侯氏世德之眞也無已則以吾先師孔門之論士論仁表公父子以公證於襄之賢士大夫可乎自昔先師之論士也首取行已之有耻次徵諸宗族之稱孝鄉黨

之稱弟更次則取言行之信果而於當世所豔爲榮顯炫爽之從政直鄙以斗筲之莫算豈先師不貴富貴崇高之遇而特取士之砥志礪節獨行不苟耶抑以宇宙之士品良自有眞耳先師之論仁也不取必於博施濟衆之聖仁而特取仁者一念自足之立達仍取能近取譬之仁方又豈先師不貴功用實施特取虛願之自屢乎抑以功用侯乎遇合不可強期諸莫必之天心願力則可自力以實勉諸已耳今觀襄諸君子之公輓藿旭曰平居蹈忠信任自然口無華飾之辭身無矯曲之行嗚呼如其言也其於行已有耻之義曾何愧焉又曰朝

夕殷懃誥誡其子弟無非以忠孝節義爲指歸而至傳
其避亂河朔也則示家乘一編以生死保護於顚沛流
離之際以舌耕之獲百計致其弟姪於生全嗚呼如其
言也其於宗族鄉黨稱孝稱弟之義又何愧焉且由其
言而其言行之必信必果不又允蹈耶特不足者拖金
腰玉以從當世之政耳然試問以藿旭之實履與世之
僬僬拖金腰玉者較取舍於先師之前且何如也誌傳
公輓之推魯齋曰慷慨義氣出於性成事親則生事死
葬竭誠盡禮於兄弟則克敦弟道備盡兄情是其於父
行巳孝弟之風世守不墜矣而諸公且極推其遇宗族

鄉黨也賑貧乏恤孤獨排難解紛救災拯患不可枚擧
更其高其修學宮疏溝洫修理橋梁而買置義塚捍蔽
村落而調停漕賦以爲德於桑梓嗚呼是義而果也其
於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義又奚歉耶故雖博濟
之動不獲茂著於隱居求志之日然亦其權力之不屬
無如何耳向令以此志力而當人民社其偉績深仁豈
遂讓古之賢士大夫乎然則如公父子者雖不足於世
俗之浮榮功施之廣被要之自知道者觀之藿旭之爲
父是乃吾黨眞士品魯齋之爲子是乃吾黨眞仁人吾
儒論人亦論其志節器局之眞僞公私何如耳又奚容

掾爵位事功之高卑廣狹上下其論以取戾於先師取
舍之正義哉顧不知褱之諸君子操月旦評者視余言
爲何如也至若二公之世系歷履則誌傳詳矣表以闡
幽不具論云

墓碣　墓碑

太白山人雪木李先生墓碣

雪木先生旣葬之十年其冢子崧謀立其墓道之
碣而東來委記於余嗚呼自先生歿典型之感時廑于
心矧知先生者更無如于而可以不斐辭耶謹按先生
姓李氏名栢字雪木自號太白山人原籍漢中府褒城

人七世祖某徙郿之曾家寨居焉遂爲郿縣人父可教
母王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而赤面偉軀器宇異常
兒九歲而孤母王孺人鞠之爲延師入小學卽往往吐
奇語驚人及年十七八至二十二三輒自負其氣善談
兵家言不肯俛首研習制擧文師屢責之不聽一日師
怒而笞之數十母孺人聞之亦痛加督詈先生乃屈首
誦文課藝無幾時遂入庠補弟子員又無幾時歲試學
使者賞其文之迥出性靈遂拔之冠一軍而文名藉藉
颺邑庠矣然終非其好也嘗日率置制擧業於其案而
所私讀者則經世之書與陶冶性情之詩一日負鋤出

耘家人饋之食則見其依隴樹而誦漢書又一日驅羊
出牧則背日朗讀晉處士集亡羊而不知凡聞西鳳名
勝地與老成耆德轍徒步遊訪雖祈寒大暑跰踵而不
辭太白山者終南萬里間第一險峻寒遠之山也必一
年一遊至山巔對天池必徘徊浩歌久而後去或問山
路山氣如此之險寒一遊得其槩足矣歲歲必登也何
歟先生曰登山之巔爲之塵眼空對山之池爲之塵慮
淨生平快事孰過於是聽者爲之掩口而笑先生不屑
也及年四十有八貢期將逼先生則謝而去之或以爲
言先生愴然曰前爲吾師吾母應此役今歲且近暮矣

亟還故我猶以爲遲尚又奚戀耶晚年高風逸韻風動
關中賢守宰往往折節交下風歲庚午西鳳大旱先生
乃攜家就熟漢南洋縣得東道故太守仲貞張公款留
乃托足焉越三年以商南宋侯江西質人梁公蘇州采
書張君之邀乃辭漢南北反而仍寓家樊川葢愛其地
之盛又喜生平故知之咸在臨邇也而先生則仍爲耀
州守穆菴李公延之課士於耀州山孫眞人洞一日以
酒醉墜牀而病病中仍歸於鄠曰是吾卬首之宜也歸
鄠又一年年七十有一而卒嗚呼先生賦高岸曠達之
姿生平信心徑情不投時好處或不能無至其心事之

光明磊落若時下齷齪委瑣之態二三巧詐之欲則毫
殫不以緇其素定之天而如遇美酒逢故人開懷放意
於上下古今無所不語語之又靡不慷慨淋漓使人欲
歌欲涕而不能已則既老之年依然不減於少壯也又
先生氣甚勝而高過意所不可雖貴人前必伸其意之
欲言而心則甚虛守又復甚固見善卽不難屈己以從
敬年二十五時過先生於二曲先生所齒幾長予一倍
而過予一言之近是未嘗不亟加贊許自後每見凡有
規勸無有不欣然意納者終其身布衣蔬食或有極人
之不堪而襟度瀟然畧無怨天尤人之意介於言貌間

葢先生素志有在終身未能自遂其本懷而如其蹈履
任眞一意孤行嗚呼卽傳紀所載古較然不欺其志之
高人逸士亦奚以過彼譏先生者固爲不知先生卽譽
先生而不得其實者亦爲未盡先生之眞也先生所著
有豳藁集十卷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襲前人詩則自
成一家而聲韻頗與彭澤相近葢生平最愛者淵明故
於淵明之詩嚼咀尤熟不知不覺風韻逼眞耳子二總
義孫七某先生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
月日葬其樹碣也則以雍正十一年某月某日也嗚呼
先生成古人矣今復易遘斯人也耶易遘斯人也耶

德行文學漢侯王先生墓碑

癸丑春我漢侯先師既葬之幾年其子太學生景質文學景彬謀豎墓道之碑而以其記委敬敬聞之不覺泫然淚下則拱手而應曰是敬心也夫是敬責也夫弟敬素不能文恐不足以發吾師之幽光然如自幼侍吾師數十年追隨杖屨知吾師者蓋莫如敬其敢以不文辭爰是齋心一慮統一想像吾師之精神行止因盥手拂几滋筆臨楮急追所見而謹述之案吾師吾王氏名鄭字漢侯諸生永極公次子學憲十洲公胞弟幼而喪父鞠於母王孺人而撫卹教誨則仲父大學印武公爲多

自幼至性孝友異於常兒顧以文學公既早喪而太孺人亦復未老而逝無以伸其孺慕之誠獨以其事親者事兄嘗其兄之未第凡門戶農耕一切拮据煩難事挺然以自任之而勞所不辭及兄將仕而析產也則委懷順聽初無拂鬱之色見於顏面逮兄之既仕也給賜之厚薄一承之以婉愉而對親知則曰吾兄官況原薄曾無一字怨懟之語潛心制舉幾二十年其於經書旨趣時藝機法研窮入微爲吾邑已得科第者之未及學憲江西洪公心賞其文待以國士兩試皆冠通庠今其試藝暨窗稿俱在其清靈圓練越數十年而光景如新向令不奪於家務當可配乃兄登巍科而知名當世獨以代兄董門戶農耕遂弗得專其業以負其夙心而吾師始終不以介意惟知恭順兄命將順兄心有愉志而無違德焉夫孝子之事親也順志承顏而已今觀吾師之於兄也備服其勞順承其意可不爲事兄如親乎至如七十年存心行事靡非任眞而爲初無世俗機械變詐之習汩其天眞而一切待人接物則城府無枝求郎有時忿怒其人者及見面仍洒然而忘之總之其心誠而慤眞而樸故終身無有心之失而宗族鄉黨靡不共諒其心以爲叔世學校中孝友易直之君子也夫立德雖

無極然要之孝弟者德之本眞誠者德之基古者先王選士六德六行益首重焉然則如吾師者郎躋於古三物德行之科亦奚歉自昔蔡中郎嘗自言曰吾於碑版獨於郭有道碑無愧辭敬不嫻文其於中郎碑不能不赧焉遜謝至如言無虛辭語必核確無一字不本於六十年中親炙所得於無愧辭或庶幾焉他日有過九原而讀吾師墓前之碣者其尚考信於余言也夫

墓記

涇州文學車服章公墓記

涇州土厚水深於陝西爲名郡士生其間往往樸茂眞

辛稱其水土蓋日不見紛華之習而一惟先民之矩蒦是依故風氣獨美於東郡也逮自本朝公與文郭張李諸君子循守先師反身悔過之教特建師祠朔望會講其間至今二十年間篤行守義之士接踵而出俗益醇美嗚呼此固風氣之助而諸君子倡導變化之益奚可誣也今公卒於某年月日公子貫斗等擬於今年二月初三日葬公某原某方前期正月望八特介鳴廷文子以誌墓之碑見委自余與文郭張李四君交凡涇之同志無不於四君之稱述悉其梗概矧如公者前曾與諸君子惠予簡札商厥疑義雖欠一面會實不啻神交而

意契是尚可以不斐辭耶謹按公涇州望族父生員諱某謹守學規無玷鄉評公生早入庠序恪遵庭訓淑慎立身勤儉持家而秉志亦復恢弘生平急人之難濟人之乏仗義疎財多見稱述逮康熙某年歲屆大荒而公獨倡衆上章得蠲租賜賑溥惠全州尤爲鄉評所重更如善交益友終身莫逆慎擇師資課子育孫用能使三子成立諸孫馴良七十而歿無愧於心無歉於後士友日久而見思里閈合口而念德嗚呼如公者所謂叔世之儀型非耶然探其淵源固得於風氣之樸茂而講學取友之助則實深耳然則過九原者覩豐碑之巍巍讀墓道之題辭可無生觀感興起之思而爲公子孫者又能無溯本返源生善繼善述之志哉公諱殿邦車服其字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某日配某氏子三長某生員次某廩生三某業儒孫四亦皆業儒其後益寖寖未艾云

祭文

祭陸學憲文

惟公學有淵源性實恪退丞登巍第不縈念於速榮繼秉文衡乃悉心乎風教一時有秦鏡之頌四海推朝陽之鳴至於某某之迂庸尤叨國士之知遇先惹義方之

訓既荷憲旌鄙人疎庸之蹤亦蒙褒楔拔水佽賴至今勸錫類之弘仁門庭增輝百世榮大賢之嘉惠獨奈報稱之無自每靨夙夜以爲慚茲以赴中丞論道之邀乃克拜先生貞石之墓然尚恨鄙人來此後時未獲親見公之德容又頗悵先生歿在先歲亦不及忻快鄙人之至止也嗚呼惜哉炙雞絮酒用代生芻在天之靈庶其鑒照尚饗

祭湖脊將軍額公文

嗚呼傷哉嗚呼傷哉以將軍邁衆之才畧謂宜飲至策勳而今則已矣超俗之志氣謂宜情伸願遂而今則已

矣過人之忠憤亦誠謂宜大攄掃清沙虜之壯心用畢
報國酬君之本意而今則已矣嗚呼傷哉自今以往不
特國家失一大良臣官方喪一大令範堪爲世道痛哭
而流涕卽心敬老病待盡之人亦且積懷無與共吐素
心無地可陳而平日堯舜君民之期許顒望於知交者
無望於當世矣故自耳聞將軍殉國之信謹率子孫設
位哭祭之後飮食爲之頓減形容爲之頓損常日意中
忽忽如有所失偶爾人言或及輒不覺涕泗之橫流眞
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然一轉念於人生生必有死理
數之常而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同而所以處死

者不同則如將軍之死上不負於國家令後世知朝廷
有伏節死義之臣而足生榮百世下不愧於家教令先
將軍當年仁義之風今克繼之以忠烈至如海內之忠
憤頓激於一朝塞外之鴻聲足寒夫巽類國史增輝清
議歸里則將軍之視死眞輕於鴻毛而天下視將軍之
死眞重於泰山也夫何憾哉夫何憾哉惟是心敬之所
期於將軍者書詞猶新將軍欲行而未及一行將軍之
所以答敬者手札依然將軍亦欲施而未及一施而今
一旦頓已也是則鄙心之不能不致憾於彼蒼者天矣
嗚呼傷哉茲以將軍之柩過西安心敬老病在身不克

親臨一哭不腆之祭特遣男功代奠臨遣之際涙莫能
禁在天之靈庶其鑒照尙饗

祭少司寇復菴弟文

嗚呼傷哉弟竟先我而逝耶國家之事賴弟辦理者方
切吾黨之事賴弟倡率者方殷且弟欲爲未旣之心事
家事種種而是卽愚兄於吾弟待証待商之迹作非止
一端而弟竟一旦長逝也耶嗚呼傷哉是弟之一死國
家之不幸吾道之不幸已爲可痛可惜而如弟家與吾
家之隱痛則不可言矣自弟之與愚兄交也未面情切
一見神投愚兄迂踈率直之性同儕多視爲落落難合

獨弟向邇而日親愚兄自信本心之學同儕多視爲高
濶難行獨弟不以此爲疑愚兄有言也而弟輒爲之和
愚兄有行也而弟輒翼之馳愚兄之謗不啻已謗而辨
之必力愚兄寸長不啻已長而揚之必彰二十年來有
如一日聯譜兄弟不啻同胞至如訓誨愚兄二子期於
必成期望愚兄二子直同已子而無方不誨可栽卽培
於劼則備極心力於功亦提携慫懃高情厚誼近今實
少而直當求之古人嗚呼傷乎今劼叨宰四粤功亦試
用湖南方擬少有建樹慰弟夙心勉圖襄贊用報高深
嗚呼孰謂劼授宰之音弟不及聞功發試之命弟不及

見兩月之間頤限幽明也又孰謂愚兄心擬報弟德方錄除夕之詩勁弟魏相之感書未達於都下而弟訃竟聞于耳也嗚呼傷乎豈天意之欲弟獨厚於愚兄父子而限愚兄父子之莫旣乃衷於吾弟耶彼蒼者天眞不可問矣然如吾弟之身事家事欲爲未旣此則生人缺陷之常而如吾弟之學已名家官居三品特受聖明之深知大爲吾黨之矜式矧欲爲者將來有七弟可爲侍瞻能代又況年近古稀蓋棺已定此於生人大分已自無憾獨愚兄父子不能於弟生前一伸愚欵少酬高誼爲愚父子大憾耳然如此身不死二子稍進天長地久

斯言不負他日自可笑對九原也茲以天暑尚稽親哭先遣弱孫代奠几筵以輸一慟在天之靈應惟鑒照尚饗

祭海寧陳實齋先生大宗伯文

嗚呼朝有名臣是屬百僚之師表世有碩德用作四海之儀型故其生死也關世道之損益其存亡也係儒林之重輕惟先生淵醇得自天植矜莊出於性成廉而不劌仁而廉明孝純友篤藹乎太卯明陵之家範操清節亮依然清獻文正之官程飭躬兢兢乎要於賢範植學淵淵乎衷諸聖經遇物慈祥而初無徇阿存心忠厚而仍自堅貞此其關於朝家係於士林之樞機者已如此其鉅如此其弘矧際明良之盛會享耄耋之修齡崇階峻秩之遍歷而纍纍若若賢子令孫之踵生而艾艾繩繩又足爲當世之脩德者勸昊天之報德者徵而無一不與斯世斯道之防維關切人心風俗之勸勉迴縈與乃今一旦溘然逝也蓋在先生一身本無可憾而要之師表隕喪儀型彫零能勿動有心者之感悼而屛營至如心敬者鄙鄉之迂士下里之狂生志希古而學不逮歲既晚而業未成先生則遥聞拙躅誤採虛聲始見招於黔南繼固召於鄂城及敬以母老堅辭先生至欲具

軟輿邀老母爲江漢之遊因得使敬奉母以東征嗚呼古名卿之好士多矣孰如先生之於敬懇摯而諄誠及敬兼程而至楚先生則忘年忘貴道欵輸情禮有加而無替誼日孚而彌盈窮經則直詣淵源之合論道則悉泯異同之爭至使楚人見古大臣好善忘勢之盛軌抑且見古處士樂道忘勢之孤行而竟令區區固陋之跡竊附驥尾以流名嗚呼歷古書傳所載名臣處士之交抑又多矣又孰如先生之於敬道契而神傾況先慈表墓之碑借光鴻文者生哀宗百世之榮別後十餘年魚雁之寄所爲證學而道欵者猶殷殷數及於泌衡抑且

乙未夏予方鍵關讀易而乾州九屬生童以憲臣錫山王公衡文之精取士之當清風惠政迥出當世感之心而形之言也見委鄙言表公盛善者疊疊相屬予初以非敢固辭而諸生竟且謂予平日無妄言或足信當世堅不予聽郎予亦更欲請教於公竭區區愚誠以畢前此未既之衷也遂自忘其不斐而為之盥手拜手而言曰諸君子羣知公之明且清惠且和矣抑知其淵源之所自來者何如積心之所欲展者又何如乎憶予甲午春以江蘇儀封中丞之聘赴姑蘇念錫山先師二曲李子倡道之鄉諸故友在焉遂先過錫山及抵蘇州而一

時錫山諸同志無論識不識惠顧於蘇談心之暇道述公學行之醇懿志期之弘遠者長少無異辭余心私為吾陝人士慶得師風尚且當自此不變故不獨自喜於心途中但逢同人且輒為之揚北焉及秋季返里則公已歷試數州其潔操德意果膾炙士林之口為藹也余既慶前聞之不謬夙譽之允副且益知士大夫信不可以無學學信不可以不正如公者平日之幼而學者惟其如彼故今之壯而行者如此平日之坐而言者如彼故今之起而行者如此隱居求志而不苟所學行義達道而不負其志則如公者不獨秦人士之良師將四海

介子侍講推分嗣好則仍敦舊而辱顧蓬蓽寄問叮嚀嗚呼敬雖山林遁世之士乎豈其木石無知敢忘兩世知己之大惠千秋道誼之貞盟乃今聞先生訃獨以老且貧也徒寄深悲於遥望之哭僅㢌愚誠於寤寐之縈而曾不能親薦生芻於墓次又不能特遣一子執紼而送旐此之為恨恨何如也能無以公為世道惜私為知己慟者望海雲而涕四霑膺嗚呼絹帛輸悰白檀薦靈千里一毛愧歉蓬生獨庶幾乎愚衷之盤曲與我先生原鑒於九京

祭屈仲權

嗚呼六十之年不為不壽大刼所摧匪君有咎自昔神聖蒼梧會稽何況下士客死奚悽曠士達人一視九有矧君有子骨正卬首久客而歸賓朋嬉嬉遠襯獲冢云胡不爽為君傷者孝子孱孱隻身萬里跋涉顛連食不知飽凍不知寒劍關羊腸如履平田為君喜者子誠格天旅襯有誠旅骨得還從祖於昭夫婦同阡嗚呼仲權君無怏怏功名外物遂否何傷有子克孝厥後將昌於君至足他焉可忘蘋香陳詞用薦君靈敢云奠君聊慰君情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八終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九

書卷 四十六則

爭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宋程伊川先生語也吾欲與仲魯共勉之自喜一節者不足進於全德之地求免鄉人者不可語於聖賢之歸此明王姚江先生語也吾欲與仲魯共鑒之 書門人濟寧趙仲魯卷

做人以立身爲本立身以所學爲樞所學不止讀書而以讀聖賢經書爲要讀經書又以反身體認爲切而總之以經歷處踐履所學爲實益看得是好樣子卽力學此好樣子則行以明而精明以行而實久之心理漸漸

融浹存心行事自時時與昔聖昔賢共適於高明廣大之途而不至流於卑下狹暗之路矣切不須讀幷聖之書自岐所見沒溺於聞見記誦無益立身實際無見小則所見者大而成就大無欲速則所期者遠而所到遠古之命世真儒命世王佐無非以千秋自命之志下百淶不息之功故其人亦遂流芳萬代與天地並存

讀論語仁爲己任能知得仁是吾身何物是何等樣體用任是何等樣擔荷讀死而後已能知得爲甚麽必死而後已到這裡見小欲速因循暴棄之念將不勘自破每日得讀書時卽讀書切不必貪多而却要明徹於心可爲吾用但有事應酬時卽宜無論大小期於本心一毫不失主見一絲不移而又與吾平日所學者默默相契至處事稍有暇晷而讀書亦尙未能時卽湏反心內照體認未發還他生來湛靜清明體段以培養靜基樹植動根如此則不論有事無事此心不放庶幾私意時時稍除卽天君時時昭著謂之時時煆煉本心而體認天理也可謂之時時主靜存誠也可卽謂之時時讀書而與聖賢相對也可心機以時練而細心功以時嚴而實卽心體以惟精惟一而日見明誠矣此入聖之機也然不到得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地位卽恐凑泊之習未

泯德性之用有間亦到不得大賢以上之域耳 仲魯以遠別又求訓言故又書以訓之

昔明道送龜山南歸曰吾道南矣余不肖無道可使仲魯將之而東也惟是仲魯生孔曾思孟之鄉夙昔服習孔曾思孟之教誠自此遵聞行知會友輔仁使孔曾思孟之道重明於孔曾思孟之鄉今日東山泗水之間依然當年東山泗水間之師友聯翩道德昭明卽仲魯後進紹述之責可無負此行可不徒然而不肖懸望於仲魯之意可永慰矣仲魯勉之大丈夫千萬世始有此一生也 送山東趙爲清仲魯

讀古聖賢經史能設身處地更能見其精神命脉所在便如與古聖賢同堂而語心期為十友書

君子修德不為祈報然自古至今未有厚德而不享其報者故曰君子修之吉為處世人書

見得理分明擴得識開朗養得這氣沛然浩然即制藝業自當高出時輩為士友書

無大見識大胸襟而欲代前聖賢而發其精微之奧是猶坐井觀天也縱下苦工極苦力徒得一知半解而已為士友書

言忠信行篤敬則無地不可行故忠信篤敬為立身涉

世之寶航失此則窪澤斷港皆能限人何況江河之深廣為涉世人書

人之拙終不勝天之巧然天之應亦終是因人之感故君子修在人之實德不責報於天不僥倖於天亦不因任乎天為涉世人書

以和平存心以恭儉持身以忠厚謙讓涉世即人已兼得俯仰寬然為涉世人書

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則是人才之盛由於敬學敬學由於師嚴道尊嗚呼師嚴道尊之所關亦重矣為士友教讀者書

守身以義存心以仁義者無過分之求仁者有推心之愛以此繼父志便是技藝中仁人孝子為孫諍書諍業習醫

知得仁是吾之安宅義是吾之正路者是謂真知真能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路行天下之達道而不移於貧賤不淫於富貴不屈撓於威武者是謂力行

好一箇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政王文中非通儒吾不信也或者謂中說屬阮逸之假借非出文中筆吾不敢定其果出於誰而如其果出假借即謂此假托之人非通人吾亦不信也

良法做於措人故即孔子之時文武之政尚布在方策

而幽厲早已敗國喪家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不獨政然一切道德學術無一不然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吾輩無舍身喂虎之理何得遇嫂溺而不一援手亦無利天下而至摩頂放踵之事何得饑寒號泣在前而無一錢一飯之施理一分殊此以言推仁分數權衡耳而借口以自文其刻薄辜負造物誕畀之仁莫甚於是其自小自私亦莫甚於是也

車以載重致遠牛所以駕也車之修矣遠不能致病在

牛不致力耳不講於選牛之法並不講於策牛之術而但較量於車載之重較路途之遠近險易亦昧本而逐末矣然不盡養牛之法而區區選肥腯擇大力而時時責以任重致遠之不如人意吾見牛之日疲日斃而車終不行而且棄乃載也國家圖治選才委任責成之道亦奚異此育感書

學者能靜念聖賢以經書教人是爲何意國家以科目取士是爲何意而我如今孜孜亹亹欲登科取第却是何等主見到這裏打算得頭項分明是非別白便當有奮然自立之志生於不能自已之中爲士友書

讀聖賢書知得聖賢立言命意者何在即便身體力行如此則讀一句勝人百十句讀一部勝人百十部

德以修而崇業以勤而廣識以正而大品以潔而高

讀書不可不多尤不可不精立志不可不大尤不可不實緣讀書但知多而不能精是爲負販之學立志但知大而不蹈實不流爲狂妄之人不止也

舉業是進身之資若能即舉業中項項實明其理言言可見之行即進德進業之根柢在斯

國家以經義策論取士原是期士子以明體達用實學學舉業而徒習爲粉澤無用之言這不是舉業悞人却是人自悞於舉業

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吾生於千古萬年中僅有此一生有識者何肯以人人可修可積之德業讓古人以獨爲存天理上心行天理上事便是天理中人便可不愧人理對天無慚

莫貴於積德莫富於累仁莫樂於爲善

安分愨公勤耕教子乃生人處世安樂四符善守者自然終身安樂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人爵可有可無天爵必不可一人不修益天爵之得失關乎人理而人爵之有無於天爵原無加損也爲涇

州文人書

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萬世而吾身只此一生至壽且不過八九十年則是吾生之於世亦僅矣而不知卓自樹立漫然隨世浮沉與草木同其腐朽清夜撫心安乎不安

難得者方富之年易失者方富之時知其難得慎無浸浪輕擲知其易失大須愛惜留戀何謂浸浪輕擲惟日悠游是也何謂愛惜留戀及時策勵是也爲某生書

士大夫諸行須儉而儉則尤爲德基蓋一不儉則用必

不足用不足則必至非所當取而取非所可貪而貪植基先傾德於何就然儉非吝嗇之謂也大禮大體一毫不敢欠缺至於衣服飲食器用居處則寧約毋泰寧樸無華守此弗變不特終身無困窘之憂子孫享不盡之福即此正可節性防淫日新盛德故儉之一字先師孔子身體之以備德行尤屢以此垂世立教

宋儒有言曰欲求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直言敢諫求之此眞達於人情明於取人之論人臣未有處無事之時遜懦佞諛而當變故之交能伏節死義殺身成仁者

明道程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

濟此康誥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之旨也士大夫當國家之任處軍民之上但有眞心愛民愛兵之心則雖才之不足亦必有惠民利物實政奏效歲月之間更如才足以濟卽處其下者人人荷生成之仁矣故課吏之法於文吏也不徒看其於簿書期會錢糧詞訟之辨治於武員也亦不徒看其弓馬伎勇蹻捷鷙猛之優長要須詳察其精神意向於民生兵氣之關注奚似始爲近實此良醫察脈名儒觀人於牝牡驪黃之外之法也（爲某書）

尹彥明先生於程門年最少只爲做一敬字專精後來遂爲程門典型（爲同學文鳴廷書）

昔董蘿石先生以詩名江湖間從之遊者頗衆年六十有八始見王文成相從受業遂於道有聞因自號曰從吾道人今王門宗旨中從吾一錄乃其聞道後所著其見解超越處亦遂與三王鄒歐諸公相埒盍仁吾固有欲之斯至初不論年歲之蚤暮也（爲涇州同學任翁書）

昔朱陸學問從入之路原不相同然要之俱宜相資不可相非而鵞湖之會皆欠一段虛心求益之意各是其是而不能相下致令大道之公自此反滋門戶割裂之弊而呂伯恭先生獨兩取其長心無適莫故當時推伯

恭爲德器和平（爲涇州同學張敷五書）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見人渾是一團和氣朱光庭嘗謁見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爲涇州同學李現慧書）

昔漢之二疏以叔侄同心而出處名後世唐之諸柳以父子叔侄同心而家法名後世乃知一門自相師友視異姓師友爲倍樂倍奇（爲涇州門人文宗泗書）

以四物克己復禮以九思盡人合天

博文約禮相須而成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之謂學脉亦正是學程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讀者無不知此語

爲名言貴在反身體履以實行履此眞和素位而行卽困地危地而安居行險僥倖卽通塗康莊爲險境閱歷世故處處細心循省不待長識見並可長進學力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卽此爲內聖卽此爲外王故大易以此明九二見龍之德爲閔中友人書

丁未冬余以寒嗽方理醫藥而宰州門君景韓執刺見顧門君余季子勍同年選拔有通家之誼在焉余不忍以病辭也則延而晤之榻前語次門君起而請曰廷樞甫冠而毋氏在堂無厚產以贍日用我仲兄廷棟上事

老毋色養備至下撫廷樞克友克愛惟日殷殷以學業之不成貽毋心憾爲慮凡一切勞苦艱難妨廢課誦事絕不令樞身與曰有我在汝心肄業令速就以慰毋心無涸涸家務爲樞性駑鈍而學不至荒廢得與於縉紳之列者皆我仲兄德也願先生賜一言以表其行使爲我門氏子孫坊表可乎余惟古之論士論行誼不論冠裳故孔子曰鄉黨稱弟宗族稱孝如國儲者獨所少世俗顯榮耳使與今之章縫軒冕者校行誼於高下醇漓間君子當必有定論矣而景韓能不忘乃兄曲庇夾護之力而孜孜欲表章之不置亦豈非天顯克敦至性過人者歟推此意也卽他日食君之祿而一飯不忘從可知矣景韓勉之爲門景韓年侄書

戊午春孟之既望盩厔孫君勅徒步過訪欲以納贄門墻余以耄昏不堪爲人師也辭之居一日君又以學程見詢噫嘻君其虛衷好學者乎余又何忍以耄昏之故遂無一言以答歟則爲書論語吾夫子入孝一章並孟夫子君子深造以道一章贈之蓋余生也晉惟知吾夫子之訓爲萬世不易之宗而弟子一章則蒙養也而聖功備焉孟子則七篇中論學之旨足以發明我先師孔子之蘊而深造以道一章則尤爲精深透闢發明吾孔

子之欲言顧不知君能信此言否耶

批五則

批多方天惟時求民主節呂氏註

謂非眞有求之降監之天則是視天但屬虛理而非有眞宰主乎其上不惟視天爲無權使人漫無畏惧長世間無限悖淫奸宄之心亦且於六經言天言上帝赫赫明明臨觀求瘼之旨相違不知天地間有此理卽有司此理之宰豈有萬物共戴以生成之天運行發生毫釐不爽福善禍淫捷若影響而獨無宰者主之耶

批七書

豐川氏曰孫子十三篇四通八達通於兵意故後世善師其用者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蓋意者兵之源泉得其意則千流萬派而不可窮卽千變萬化而不可測故自昔推知兵者莫不首推孫子也吳子六篇切近精實明於兵機機者兵之事宜達於機卽事事擕要領着着中竅會善用者卽可百戰不殆耳故古今較論兵法首推孫子次卽推吳子一書也司馬法本古義究格式然如泥古者十五違今者亦十五至中間文拘旨晦句短言險大率戰國時有意著書立言而索隱尚奇者僞爲之耳若曰古司馬法則吾不信蓋如信屬古法其文詞古

簡則有之奚至如是險澁晦暗乎又或曰卽齊之司馬穰苴所爲吾亦不信穰苴爲司馬成軍功樹實績古來眞作事業人其文字應是明暢爽豁必不至以隱澁之語務爲怪險之文驚駭俗目俗耳也然如古意時存先型猶在譬之披沙揀金往往遇寶談兵者卽安容過而不問忽而不講乎六韜自是戰國秦漢人所爲必非周文太公之問答三畧亦未必卽黃石授圯侯之書至李衛公問對則自昔已譏其不眞然要之或詳法律或揑機要又或發明兵事之隱義兵書之疑團各自有長無一可廢君子欲文武經緯通情盡變卽又安得不博觀

精究盡採其長而畢收其用歟此外如有明戚南塘紀効新書十卷則如醫家之醫方捷徑雖不能盡醫旨要之亦切於按病揀方正良醫之必不可廢者也

批門人江砥侯紀効新書卷首二則

戚南塘紀効新書詳於用步而未及用騎詳於南方山澤之用而未及中原塞外以南塘當日原是爲南將議南兵之宜故也然如得其束伍練陣教使賞罰着着歸實之意而善用之卽騎兵之用於中原塞外者正無不可意會而得但在讀者神明其意變而通之爾

大抵用兵一事因勢利導原是活法初無死着然如選

練賞罰却須滴滴歸實然後可望於百戰不敗則是活法而究屬實法也砥侯讀此書須逐條究其旨逐語推其歸然後謂之善讀此書然後可望實收其益不然者雖熟記其說無益況於不熟又況於未能讀盡其說乎故生猶欲吾子之讀其書務實會其意至神而明之之地而更着緊則尤在實知心體而行至默而成之之地而毋作口上空談

批竇守戎兵鏡或問孫子法卷首

或問二卷比擬事例多事後成敗之論亦無甚深識卓議孫子集註依樣葫蘆未能出魏武杜牧範圍兵鏡評

與或問孫子評亦見解相若可喜者彙萃古事俱入塗轍雖未能情事恰合要之頭項分明十七可按目而索善讀者推類彙通其資益兵家之鑑戒亦多矣

評

評陰符經

陰符不特非黃帝之書並非西周間造道有得人書蓋如篇首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等語雖脉絡注於養生要之亦尚有旨解自是名言但統觀全文作一篇讀既覺血脉不貫涉於湊泊若依近本分作三篇亦殊於開章三語宗要不合蓋開章觀天

道執天行至矣盡矣三語旨要乃統冐全文之辭而下文硬分三章且覺於體例不合也此既大體之可議矣至如中閒天有五賊五賊離却五行更無可解今不曰五行而曰五賊又如天發殺機地發殺機又如篇中頻用盜字而不忌用心生心死生根死根奇險之詞而無嫌直是老莊之所不敢衝突者直行信口衝突出來嗚呼論世然後知人曾黃帝而出此乎直是周秦間一輩索隱行怪採摘古來一二古語名言餘輟故作險詞奇語足以成篇而為是愚聾末俗庸衆之為歟世有知言或當謂然如其信不及此請試於六經四子細味其辭旨是屬奚似

評唐詩解

長楊謂樹中之白楊其樹身長而葉厚被風即颼颼作雨聲詩意本謂此閣嘗於漢武壯麗繁華今來時異世移惟見西風甚急吹入長楊盡作雨聲而已蓋即其地之物以寄興言外亦諷唐之華淸徒侈壯麗也若解長楊作五柞長楊之長楊解則華淸在臨潼長楊在盩厔相去一百五十餘里朝元閣之西風縱急何以都入長楊作雨聲乎且以長楊作地方離宮不惟作雨聲無來歷抑且遠景近情毫無所取此二語不將弊病百出乎

三體詩以解行世世日傳之而第一首解訛如此以此知古人詩未可率意解古今來亦正解人難也

評明史諸疏

王鰲勸親政疏曰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止於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故雖朝未嘗一日廢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則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日交猶

之未変也臣愚以爲聯上下之交莫如遠法太祖近法
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
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見取決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
又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和顏色
而受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
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愚謂是論當矣然如起居之
大臣遇大事則盡留以公聽僉議可也若如尋常黜陟
與除則依次但留二人以候面議侍從臺諫輪對只需
一人而每班必留二人以相可否糾叅始當也虚心而

問和顏色而道是也然又必可聽卽從可褒卽獎卽旌
如此卽不惟人得自盡卽朝廷亦可卽輪直論對之大
小臣工熟觀其才識之高下志意之誠僞忠欺積之日
久而四海之民情吏弊無不可得其大凡矣至此而後
可言明目達聽上下交而志同也昔明憲宗踐祚戸科
給事中童軒首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
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
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
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
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
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
貸其過則忠諫均養民之政在戸部凡奏報災傷便加
優恤卽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於
邊則邊備謹憲廟優詔褒美論者亦以爲篤論愚以是
論有得有失半中半漏意自爲美然終不免書生模擬
之見耳夫謂其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
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是也若以賢才之用僅
在命三品大臣歲舉方面一人進用大臣亦名三品大
臣各舉一人則爲途隘矣隘豈能使賢才之盡用庶績
之盡熙也必也内自三公九卿至凡在都効職正員與

在外督撫提鎭至叅遊州縣正印皆得於三年中各舉
所知而登之薦剡必實指其長在何處能於何端不必
限定同鄉同類已仕未仕而功罪卽與之相連遇有陞
轉必各舉一人以代倘三年不舉一人或大吏僅以一
二人塞責又或賢才在其部内在朝在遠者薦剡曾及
而本地反不以及卽蔽賢之犯在所不貸然後野無遺
賢耳謂臺諫之過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用似矣然賞
其言德卽爲之懋進過卽爲之實改是乃爲能用忠諫
耳若悅而不繹從而不改猶之乎不納也謂養民之政
在戸部凡奏報災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言若美矣然

僅於災傷之優恤無論小補無濟於衆饑卽給戸賑亦
僅補苴末事耳必也擇良吏省刑罰薄稅斂正禮俗謹
學校禁奸宄使民生盡厚民德日正小民乃安耳至謂
謹邊備在多方求將歷試所長亦是矣而謂文武有犯
輸粟於邊則當其時目見邊備之不足措畫無策而以
劉瑾魏忠賢輩權奸陷善之着姑備一籌謂爲得計則
此公全不知大體不諳事宜不免爲劉晏張居正之笑
亦可嘆也今無論軍屯民屯餘一餘三有預備之法常
平素講和糴取濟有裕食之籌所貴乎求將者卽求此
預備之將所貴乎謹備者卽謹此裕餉之備多方求將

歷試所長矣將所求者何將試所長者何長祇衡鋒破
敵耶守城捍壘耶而顧以權奸陷善之舉當一半謹邊
之備也是不惟暗於求將之道昧於歷試之方又不惟
不達司國計秉軍政者事事有備無患之長策而且爲
縉紳開蕩產破家之門爲權奸開忌善陷良題目卽生
民且暗受其害而無可告訴將國家之體統陵替盡矣
其病豈獨迂濶而已哉獨其以簿書刑名爲末則深知
君體之言耳或曰輸邊在官何以生民暗受其弊曰從
來大吏輸邊之費有一不出之州縣小吏小吏有一不
派之兵民且有一不輸一派五以自爲利者耶

嘉靖初大學士王鏊告老家居世宗遣行人存問鏊謝
恩附奏乞上講學親政其勸講學曰國家經筵之設盛
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
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又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
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洽至於日講
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
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
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
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
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有聞者
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
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
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
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大畧如家人父子上
有疑則必問下有長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
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
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愚謂是論美矣然第一在
選此領之之人必德器方正識見高明又非一人之可
盡而必以三四人爲貴蓋三四人則中間必有名德重

臣可表率羣彥也第二必更番入閣之人必人品端莊器識弘偉又非七八人之可盡而至少以二三十人爲貴蓋二三十人之多又加以妙選必有通材良器可以弼輔君德啓沃君心者在也第三在愼擇書籍但取有資於君德治理如五經四書通鑑及本朝典制等書外如貞觀政要陸宣公奏議等切於治平之類此外不必泛設尋委一人掌之而每種以五六部爲度蓋取其一以備御覽餘四五部便給館中輪班入閣進對之人分覩以備顧問而大約以上讀何書卽館中選就之人亦讀其書餘功則聽其博涉廣究庶羣彥亦共勵於勤學

好問爾然中間更有大益可兼收者前此俱未之及也太子諸王單設教讀之官不惟體統不尊不足生其尊師重學之心亦且教規疎畧無以收其日進高明之效法在每人主入館之時令每三日太子諸王亦隨侍入館酌就一簡易不煩而能實收日進月益之規又如掌院大臣卽加傅師之銜令眞待以傅師之禮凡有講究傳師坐講凡有問難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其於館中羣彥亦待以朋友之禮令得盡規切勸誘之方務令如古世子入學尊德尙齒不敢以等威自異之禮而凡在館中之員於太子諸王不令跪拜施於館中蓋世子不患其不尊患其尊而不知嚴憚久之剛果之性或且驕慢於大臣之前諸王不患其不貴患其貴而不知有降抑久之桀驁之氣難馴於長大之時今一隨人主入館必已收斂又在館中者學士卽師羣彥皆友卽成德爲易而學識日增且卽此可培植良材揀選偉士備他日股肱心膂之任是一舉而君德臣學太子諸王與國家大臣之儲無不並受其益庶幾盡朝廷講學之益耳

昔明天順時南禮部尙書童軒嘗上言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採擇論者皆推其說爲名言愚謂此言似矣而未盡也夫

公卿大夫皆積資累考而後至者也其知當朝之典故法度固覛士庶人爲多然以其官途之閱歷已久其中懷之顧忌隱忍每倍於新進少年與草莽伏處之士必如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符大舜明目達聰之義蓋如漢之新城三老湖關三老其言固皆當時將相之不能言而亦實當時公卿大夫之不知言也

正統初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少師楊公士奇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府州縣正官

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兹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保舉乃第一事當時多以得人爲喜今乃爲不美耶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諭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近來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民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

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愚謂楊文貞四朝名臣而惓惓以保舉爲得才之善政是眞明於興治保泰之要願矣但以爲犯贓即明正舉主之罪而不及得士同受進賢之賞却恐人少進賢之利而獨受非人之罰即人孰肯以休戚不關之人競舉乎且三品以上乃得保舉倘三品以上之人不盡公明無私不幾所舉不盡得賢乎且即三品以上盡公明無私矣在朝在外能得幾三品官四海九州有何限人甚至一省有不得一

三品者且即一省有數三品果能盡一省之人才耶況保舉據已成之人才爲紬伸今欲廣羅實才而不講於學校選舉培植實法使四海一道德同風俗令四海人材處處興起即三品保舉人人盡明盡公而省省並有三品以上大臣數人且盡得實材嗚呼亦有限矣故愚於文貞深取其言而又以惜其講究之未弘未透也

品論四則　男功錄

家君嘗言疾風知勁草論臣品要須論其骨力氣節奚似至如仕宦升沉此可論遇不可定人如韓城張司寇息園公嘗以執法不阿罷官家食者累歲及再起任事

而守正持憲依然不易其操此眞大臣之節也或曰節則節矣其如蹈危機何家君曰君以爲摸稜宰相好好先生始稱明哲保身乎如臣節何或者悚然

古之名卿大夫立心率正當而弘厚不但立朝必期樹卓偉之業即家居亦期留實惠於鄉邦蓋其見識高遠見得士君子萬古一生際可爲之時遇力尙可爲之事而漫退虛過讓古人以獨爲則爲抱慚名教而辜負此生耳近代風俗日以異古卿大夫鄉居得不爲鄉人之累即幸矣誰復知敦睦任恤爲縉紳莫解之誼者獨韓城張叅議公顧行督貴州學政歸曰官况蕭然而能殫

力賑鄕里之饑厥後其子息園司寇則又兩遇大荒捐
翠賑金不啻三四千金其他敦宗睦里之仁又指不勝
屈嗚呼此范文正公父子之懿行也其在本朝殆與三
原華西李公兄弟之義行東西並峙矣
本朝吾鄕人物當以韓城爲勝始之如景瑗衛公明於
大義殺身成仁繼之如喬南劉公勁直敢爲磊落軒豁
後之如息園張公莊重端整守正敦仁而如爾昌封田
薛公則苦節篤行極人情之難而持之終身不變嗚呼
如薛公者將所謂鴻飛冥冥自尙其志者非耶然此公
之在韓或以爲高或以爲迂甚之或且爲笑而息園司

寇獨始終禮際且娶其女爲子婦結之世好此尤高識
厚道於今爲空谷足音也嗚呼盛矣
天之生人原不擇地卽人才之生亦自匪地所能限然
如土厚水深之鄕往往稱其地氣之靈鍾生獨多於他
方則亦自有之卽如吾鄕遠者無論前明一代呂馬韓
楊端毅康僖諸公盡出渭北土脉高厚之區逮於本朝
則衛劉張薛盡產韓城華西李公則仍產三原今則盡
登張公之敦樸忠勤篤於鄕情遜功少司寇之淸貞謹
恪好學樂善皆搢紳之望將來所推典型人物足生百
二山河之色者而亦出於土厚水深之郃陽涇陽嗚呼
地之靈者人必傑此理豈盡誣乎然則生乎其鄕者不
克自樹於高深而甘心隨俗浮沉者無論辜負造物卽
其負慚士脉亦多矣

雜論十則

昔明太祖嘗謂學士詹同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
士辭雖堅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
時務無事浮藻愚謂此義直可施之章奏並溥頒海內
使凡爲文者奉爲訓行卽文風一變於醇雅高古可以

黼黻休明是亦一盛事也豈獨翰林宜奉爲式哉當明
高皇天授神靈往往論事論理超出俗儒意表而獨以
當時無副上興道致治之人至使創制立法以一人之
聰明措畫一代遂多不滿人意之處嗚呼有君而無臣
眞千古之一憾也
明正德間吏部侍郎王文莊公鴻儒嘗謂人曰惟誠與
直乃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此與
明道先生才與誠合之言同而亦相表裏益濟社稷生
民固以才然不誠不直則利害富貴之私起而撓之必
不能建俊偉光明之績於社稷生民收實益耳故文莊

之言得明道合才之言而其義滿明道之言得文莊與直之言而其旨備要之皆探本窮源之論非洞本徹源之學之識不足與此彼紛紛矜名競才者亦曾自問其誠耶直耶於社稷生民果有益耶抑無益耶

明黄文毅公孔昭天順中作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項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以是公退客至輒延之見見則必詢訪賢才有得必書於册量其才品隨其地望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至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

則輒力言其不可謝文肅公嘗曰黄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蓋無愧吏部文選四字矣愚則謂黄文毅直是明於天下之治本在人才人臣之報國惟進賢故其爲吏部也雖一郎官而一以光明磊落之行濟其好賢進善之本念耳然本此義也以之宰天下裕如矣豈獨無愧文選之職而已哉又曰如公之行事存心上不負君下不負職外不負士内不負心不獨徇私而進匪其人者可以愧死即閉戶謝客而無益人才進退之數亦覺自私其身而負國多矣所以然者卿大夫以盡職而無私爲第一義非置其合盡之職而徒以潔白爲高也如公之真忠直品真識蓋公卿大夫之良師豈但無負吏部文選四字而已者

日歷不惟有天下者不可廢凡治州縣與居大位者逐年逐月置日歷自記行事言語與接對之人之品格才學亦自不可無蓋日歷既備不惟自已言行他日可覆以自考是非亦可過後考查前言前行爲對照他人欺僞誣罔之端並積久所得善惡行能之人以備一時舉措勸懲

明景泰中高公明按巡河南會黄河南徙民耕於地畝

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而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其議遂止愚謂古來淺薄徼功之徒苟一時增稅之續貽地方無窮之累若高公所慮者比比是也如公真遠識長慮不以民命徼非分之功者矣然如愚意則此中正須有權衡之道焉又未可執一論也蓋如此地舊有額稅緣何崩衝而前守臣會經題請豁免則稅額固萬不宜重坐恐他日忽復巨浸即豁免爲難貽害必巨便伏各戶將來流亡之端也然如非分之福獨享其利亦正非小民所堪或者按畝收十三之稅爲邑里公填一種若

差即不惟天意始平即人言亦少此利可以永享無患耳但須印就摽合三張寫明河水終於南徙則輸稅終於不改如平陸忽復巨浸即此輸納止而不輸官房留一張存案邑里存一張執照本户各執一張以爲他日憑証然後處分平允爾

宋趙開爲成都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簿揭示鄉户歲時所當輸折料物實數俾人俱曉由是鄉胥不敢隱慝竄寄愚謂當事者能於歲額實數明明揭示鄉户使人俱曉不惟可杜鄉胥隱慝竄寄之弊並可杜奸吏猾胥舞文科斂之門然如

此法凡關錢糧稅課米粟布帛出納解銷之司無一不宜如此而州縣則尤爲至要益州縣如南方賦役而兼有漕米之輸納北方雖無漕米而賦稅丁差中間吏弊多端且如一切憲綱所載無一事不取索民間即無一事不有虛冒隱欺之弊叢於其中故留心民瘼之良吏所當於此留之意耳

昔宋都汴京於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甚良

聖明之興不借才異代蓋天地間生才一代之人自足供一代之用祇看其選舉何如培植何如耳即如人臣至如捨身徇君徇國甚至忘其妻子而不顧比於趨事赴功建勳立業其難易不啻百千倍之間矣今觀有明靖難一案當時上自大臣下自卑官小秩忘身忘家而徇義死節者極亘古之未有則以太祖三十二年間激勵培植忠義之脈深耳況如建勳立名晋爵廕後留中

材之所欣慕一得國家之崇尚即感發尤速也然則有國家者誠留心人才盡所以選用振勵培植之法而必能行之以至誠惻怛十年之間即當實才接踵而生回不待百年必世也然如更能積之必世而淵淵不替將師師濟濟不及唐虞三代吾不信矣

學校與選舉相爲表裏故其用以交相濟而後神益選舉要得實德實材須是學校培成實德實材正須選舉之法一歸於德實材實未有學校之教不歸於成實德達實材而選舉能得實才德者即未有選舉不出於選實德舉實材而學校能培成實德實材者學校是地頭

出產處選擧是市上發賣處要得市上多此物須是圃
裏豫培植要得人人肯從圃裏實培植須是到市上便
得發售三代之學校惟其與選擧同歸一致故其時之
人材一一皆中世用而世道生民有賴然則今日欲分
猷效職之實得人學校選擧所宜盡去虛文徹底斟酌
一表裡交濟之法
只以貪汚者多不得不崇奬廉吏其實廉自是官吏本
分內事國家課吏之賢而加之超擢所以示激揚也却
須於不貪中精察其興利除弊實績使知吏治正職正
分然後民享實利國收實用耳不然徒以不貪而已鄉

愿媚世之徒毫無才能只以行似廉潔皆得托於循良
名臣以邀朝廷榮寵生民之安阜無日矣

疏二曲書院始末

二曲書院在邑西南孫家磑村之西郊乃五十年前獨
力所創謀請吾師李二曲徵君娛老講學之地常州高
學憲公爲建坊而題之名者也其地基後寬五丈前寬
三丈陸續共蓋大小房一十三間獨以地處村外未設
典守之人僅托人照顧遂令來往緇黃乞丐人等往往
借宿其中値冬月天寒則輒盜拆其前後房屋七間而
樹木竟爲之一空豐川傷本志之未遂也乃合衆於院
東創築堡城而謀移輔仁一堂於堡內用存本來之志
擬於明春舉工總之此事始於豐川獨創其院基則擇
於已地之正中初未限定頃畝又前此曾托人照看而
房屋大半失落大小樹木竟爲之盡地糧則獨賠累者
五十年今且欲鑒前之弊但移輔仁堂於堡內自已打
就之庄更欲補建一坊懸高學憲原扁以存本面另添
小屋三二間爲來學者起竈夜宿之所而如堡外舊輔
仁堂地基居高臨下有水泉之勝亦另起小亭三間作
有志者講誦之暇供其春風浴詠之逸情總之此院自
今以後但擬自已管領不靠外人致令頹敝遇有志者

則聽其裏糧來學略加照看然若非眞正有志正學之
人則竟不欲泛泛安插徒博虛名而無益事寔也蓋豐
川之本志如此

疏總催始末

邑中舊有陋規曰現役爲邑中蠹民害政之第一弊端
後因奉　旨禁革乃易名現年又奉　旨嚴禁乃易名
總催而最后且易名里長頭兒逮二十年前許公爲泉
司乃訪得名易而根株未拔乃始嚴禁去根蓋其爲說
一里十甲輪年應付官差如接送上司之類看舊規里
糧戶口中原有里長戶輪流支差有甲首戶名曰花戶

出銀供差每値支總差之年逢八月十五看但能行走之人則盡派應役賃房衙前侯支官差每支一年甲首戶行糧一石或帮二三兩三四兩不等小戶則零糧一斗直出到四五錢五六錢不等矣蓋謂零星戶糧瑣碎宜多出於整糧也又其規每里長應役后甲中花戶先爲之備辦席酌敬奉里長名曰借重支官又必每戶爲之供送米糧名曰安插口糧大約一里十甲一甲行糧以七八十石爲則戶口整頓者亦必十戶若一零星戶口或多且在一二百戶不等矣每値役則雖至小之戶亦必有隻鷄斗酒之敬以盡分而將心者在所不免又

每夏收穫后則里長置甕酒邀甲里花戶上務則花戶按名下糧之多寡饋送大小麥及差支畢則花戶又必備席酌致敬里長名曰酧勞又曰筭賬總計應役之里行禮七八十石帮銀在一二百兩甚至二三百兩間統計二十一里則下里小民虛耗在數千兩而麥收后上務酒食則在其外難計筭矣故里甲應役之年尊支役之總催曰父母里長而總催之狡悍者亦昻然自負曰我汝輩之父母里長也蓋邑中蠹民害政之端莫此役爲甚故里諺有之曰現役莫當産破家亡蓋畏惡之深故疾憤之甚如此也然如奉上屢禁邑中則展轉隱諱

而根中未拔者則以六房四行歇家一等四項人蠹食其中而以官長家人囊槖其中故官長有不知情無事則孳小食其利一旦破漏官長獨受其咎耳官箴陰德俱在於此悉民瘼者幸惟裁之

疏意

歲在丁巳七月既望王子倚楹而坐怡容欣然不移時得京抄燒房公議本讀之不覺黯然而戚若有憂焉門人問曰夫子何欣戚之頓殊也王子喟然嘆曰汝知乎吾有大慶大喜大幸者三安得不欣而今有可憂者介介吾心安得不戚請問其目王子曰坐吾語汝吾之欣

然者第一生齒之繁衍大可慶也國家厚澤深仁綿歷百禩故天地協應百祥駢臻而今且生齒之繁直比隆於漢唐宋明四代之盛規夫萬世之基生民首貴而我國家裕此一大丕基豈不大可慶歟第二四海昇平之大可喜也前代盛時每不無外患內釁之萌生煩國家之勞費今我國家山無伏莽海不揚波一人重賁萬里獨行廟堂穆清而順治邦國循規以謐寧如此昇平代有幾會乎而我國家今又備之不亦大可喜耶第三井利洪開之大可幸也人衆患在食寡丁盈忌在遇歉何者食乃民天食一不備而天且得而災之天一災而戶

且流亡之不免戶一流亡田野不且荒蕪而生民之元氣不且損傷耶夫生民之元氣豈獨在生民乎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一有損傷卽且在上之 明主在下之賢臣能無經營補救歟今我國家山岳毓秀鍾生良佐西撫德公堰泉灌禾佳穀歲增巨萬我東撫崔公體國心切憂民意殷天誘其衷思出掘井灌田一法自玆以往縱是天有亢旱之時斷無良苗枯槁之理縱是民多無田寡井之家綽乎井有可佃可推之惠且縱是井太深田不平而難於直灌正是倣古意按地形尙有伊呂區田一法可於井利通融諸山陵高阜並一切蕪菁雜蔬

足資餬口之用是則萬古難救之旱今乃得此確可補救之一法也更如行之三年漸次擴充悉心措置竟可使歷來瘠薄之鄕率成豐穰之域而繁衍之生民永永可慶乎繁衍昇平之四海永永可喜其昇平而百祥萬福俱集於此矣如是以言幸幸何如歟惜也今竟以燒房躧麴二蠹比合爲一耗粟歲且千萬耗錢且三四千萬外以撓其成而貽之害也葢方今論者但曰北五省與陝西之跐麴耗粟糜錢爲甚此特尋常習慣語耳吾嘗屢向行走南省者問之則皆曰湖廣燒酒其味尙薄兩粤雲貴問則燒酒之味爲倍濃陝西麴房尙少而易禁江北河南則最多而難防由是以觀統海內之燒房跐麴一年之耗粟且踰千萬而難量矣夫一年而穀耗千萬十年不且耗萬萬耶卽且錢之所耗不更在三四萬萬外而有餘耶夫粟者民之命正是國家之命財者民之膏血正是國家之膏血況方今生齒繁衍需粟正屬惟急廟堂之上聖君賢輔宵旰籌畫百計經營無非爲此繁衍之生齒計處生養令得豐凶無虞耳獨奈天下方生之齒則日盈一日而天下生粟之路則水旱災傷殊難保其歲豐一歲此而深謀遠見之良大臣懇請聖旨急於南方舉督農勸水之實政並盡舉懇山種禾

之良籌北省則擴充井利並務區田以防意外之水旱而南北官吏士民並教之食時用禮不得於錢粟僭侈消耗如是以開財源而節財流尙恐水旱爲祟阜成未易而可堪燒房跐麴耗粟糜錢直至如此耶更可堪煌煌國法昭如日星而一聽市販小人盈千累萬耗生民可食之五穀難得之銀錢冒法犯禁會莫之顧而竟弗之禁耶故今於燒房跐麴一事斷斷以將順聖明之主見根株並盡餘毒不留爲確不可易而一切紛紛調停之說舉付之情事未盡不以撓奪 聖見是爲保安國家億萬生靈之至計云爾也顧安得有人焉瀝肝傾膽

拔郤導窾一向虛衷善受之聖主前慷慨而陳之歟吾其能無戚然耶

增造清涼山募緣疏

終南綿亘秦中其奇巒峭峰曾棲止幽人貞士以及仙真高逸留載與圖傳播寰區者蓋不知幾千數而在長安東西百里內其爲名山勝地亦且指不勝屈然其幽者深入數十里或百里之間絕澗深林險阻毒獸之所潛伏非夫鳩人聚衆持戈戟而前導則行者悚栗而不前故雖有名山而攜勝具者且不得遊其高者則蒼壁摩天艮徑盤空非夫膽力綽有餘裕或窮日之力鮮不

中道而倦厭故雖有名山而抱勝心者且不易遊夫名山勝地匪徒出雲雨殖百物可利益衆庶也又匪徒奇峯峻崖超出人意表可資登眺也其或上聖明神之祠宇與則入其中者覩之而生鬼神鑒降寔寔不惰心其爲墨祖道眞之遺址與則入其中者覩之而生塵覩珠玉泥塗軒冕想卽不然而一峯一壑迥離塵寰亦能使人登眺移情頓出煩勞溷濁而超乎曠逸清凉之界則山之有益於塵勞世可勝道哉而遠者既已使人不易收其勝乃近在數百里間者且有幽而使人不得遊高而使人不易遊之憾此亦人間世之一恨也惟清涼山界在盩鄠之間兩山翼抱一逕北入約可一里許突起峻嶺蜿蜒而上又一里許土阜高張狀若巨陵近附諸山若環相抱每登臨其巔注目四望其南則五泉諸山千仞壁立其東則白雲紫閣呈妍左抱其西則仰天五老獻翠右向俯而北望則盩鄠咸興諸邑村落巷布如錯繡如闘錦晦明風雨氣象萬千而中間縈縈暎帶大者爲渭小者爲豐爲澇爲黒水甘泥靡不盡收其風物之奇信名地也而又屆在不遠不邇不深不高之間可以使人人得至易至則尤爲最足資人勝情益人慧心畏心者然自有此山以來不知經幾千年矣而無有發

其勝者勝朝時居人雖微有建置亦不過因陋就簡而山之奇究不盡出也自某發展寧夏遍歷名山謂是山之勝且奇而近省反失之眞爲負此山乃於山頭募建高樓旁翼以廂樓後結有茅庵以習練修登樓而望四山遠近之勝益出飄飄乎若乘虛而御風而入庵則闃寂幽閒令人萬慮氷釋外若導水循徑處處潔洄開塗就險步步入勝崖下因泉爲池而池上爲眞人之洞崖頭因高建祠設三皇之像皆於舊制元天三清殿外種種培植日新月盛頓使千百年來荒凉寂寞之地突成勝跡將非造物之奇發之固有其人固有其時歟夫助

成勝事以資人勝情益人慧心畏心者仁人義士事也世間美事當讓何人吾知聞其風者必有發自肯心共勷二費以成就此一大勝事者矣是爲疏

義助疏

金父母莅邑五年催科寬簡斷聽明允至於特設義學捐脩孔廟現役不擾差票希闊嚴禁戲耗斷絶賭蠹一切興訟除害惠我鄕人者善政種種載在人心若乃下車之初自捐千金開墾荒田以安插疏遺此之爲德尤合感念百世今因累年公出騎騶勞費不無那借庫債致使父喪經年不克奔哭又其家累羇留自用艱辛哀

哀孝子勢處其難情何以堪夫一面之知遇其急困仁人不忘周賑之義點水之惠時當可報義士尙思湧泉之報矧侯於吾鄕五年惠政其默爲吾人節財省費者不知幾何而當其窘累患苦吾輩曾無涓涘之報耶矧朱父母猶念同輩之誼思爲極援學師防守捕匪諸公猶念交承之舊樂行倡捐而吾人孰非戴德沐澤子民曾漠不相關於心何忍於義豈宜爰是公同議製捐疏凡紳衿量捐助而外其餘軍民人等苟非鰥寡亦貧冀各量輸升斗分釐縱綿力無濟於大勢而有此一舉或可少伸吾鄕報德酧恩之義於萬一耳嗚呼南人追念召伯之德相戒無剪甘棠鄭人愛戴大夫之賢廼欲適館授餐至於近世史册所載耳目所聞如投櫃輸粟三日而足買舟攀轅千里不憚是固其君長實有惠政亦其居民羣知尙義垂之經史播之輿論不特其君長令人起敬起仰其士民義風美俗蒸蒸洋洋亦令人千載後咨嗟歎羨吾鄙豐京故里好德樂義由來有素矧所輸多不石兩之數少特升斗分釐之間吾儕終年不知有多少無益虛費今輸少者不過少飮一醉多者不過少製一衣便可襄義事將義心成義名爲吾邑生色知必各勉乃心輸將恐後不使古名南鄭人及各好義之

先民仁里笑吾邑薄惡於地下人間也謹此奉白

靈臺創修大聖文王廟疏引

壬辰春有沙門者持綠疏詣余門問其來曰自靈臺問其意曰將欲於靈臺創閟宮祀先聖文王特求將軍引疏之言以爲重乎閒延之入則詳詢而得其意念之所注乃肅然歎曰有是哉此擧合天人公意也夫自宇宙開闢不知幾千萬世要其所賴以繼天立極維世教於不墜者義軒以上緬邈難徵其可考信者五帝三王周公孔孟數聖人而已而三王之中如文王者彖易而闡三才之奧敬止以立五倫之極其流風遺澤尤涵濡衣

被萬世於無窮是文王者宇宙之大聖也靈臺之在豐京則爲文王當日所經營以辨雲物察災祥而加惠周人之遺跡載在圖經藝傳宇內迄今閱數千年矣海宇好古之士無不思一覩以爲快蓋重文王因以重靈臺思文王而不得見見當日所經營而成之遺臺猶如見文王也昔某常有事於豐水未至之前心慶爲此行眞生平之幸得親見大聖人遺蹟且意其上應有崇閣豐碑見豐人報賽先聖至意某因得一覲以慰昔夙榛苓美人之思乃至其上而故臺巋然彌望荒蕪一畝之宮三尺之碑而無存盡然意傷者久之竊歎懿德之好古

今所同昔之過九原者尚流連於隨會經圯橋者猶惓念於子房至於文王如此聖靈臺如此名地獨無有溯厥淵源築宮牆申報賽以誌不忘者是何昔之人慕賢特摯今之人報聖反疎也且華下牀子之觀特本其空御而創建衡岳白沙之祠尙體其虛願以觀成如文王身所經理意所流連之故臺數千年存而不毁此眞天地所留以誌聖人之明德於不衰而獨無一椽一瓦俎豆之所又何華陰人雅意尊賢增城公善繼師志而豐鎬間學士大夫耆德黎老平日號爲風醇俗古獨於是舉忘之耶矧是臺也文王都豐而營之則當日如武王周公望散畢榮以暨成康共和諸聖賢皆應於此追隨登眺卽其一人一足所曾及尚足興千百世因地溯人之思而況聚六七世聖賢無不於此過化存神而聽其湮於荒草至與尋常荒邱頹墟同泯又豈可耶是則靈臺之土不惟文王之祀不可已卽恐武王周公望散畢榮以及成康共和諸聖賢俱宜配享一宮以昭此地之盛也而能發是弘願特任創建可不謂義舉耶可不謂深於天人之意允合耶予知有此一倡而豐人欲爲未爲之公志其樂輸襄事者應且人人恐後將當日斯臺之經營也不日而成今日此宮之創始也亦且成以不

日矣爰是不辭荒陋而爲之引以敬俟其工之成焉

豐川續集卷之二十九終

詩四言古

亭竹四章章六句 亭竹興進德也竹有君子之德因故以取興焉

亭亭修竹春笋叢生英英君子厥志惟弘惟弘伊何如此春榮

亭亭修竹夏葉舒秀英英君子厥志惟裒惟裒伊何如此夏茂

亭亭修竹秋實結纓肅肅君子德惟其精惟精伊何如此秋成

亭亭修竹冬幹凌霜凝凝君子操不易方不易伊何如

此冬常

祝友四章章四句 祝友求益也世俗之友聲氣往還而已非所云五倫之一也無取焉

蔚彼南山豐草鹿遊念我非君勸善其疇

沔彼渭水其波瀐流念我非君規過何求

我友敬矣予心油油我友怠矣予心幽幽

惕惕予心惶惶我愁我愁伊何歲華伊秋

乾乾君子

龍德出地利見大人本自初潛學問寬仁

亦既乾乾成德爲程無名奚損有譽奚榮

可濟斯止可見斯行進德修業及時爲情

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是謂正中其人斯大

崇效卑法二章章四句

禮如法地智如效天顯微無間體用一原

浩浩以居翼翼以臨乾坤在手萬化生心

動靜

動而不有如天之常靜而不無如地之方惟其不有道德文章

當體而寂聲臭亦忘惟其不無虛融靜藏當可而施蠢

然發皇

天民四章章四句

古有天民其仁如春父天母地與物胞民

古有天民其禮如夏學正而弘德博而化

古有天民其義如秋後天下樂先天下憂

古有天民其智如冬先覺吾道洪範儒宗

我母十二章章八句

蔚蔚雙塊連巢哺烏我 母云亡菽水奚圖菽水亦荒

我心滋傷愧此羽族終焉何臧

雙塊蔚蔚哺連烏巢我 母云逝其奈已違豈惟菽水

聞聲亦難寧惟聞聲覩容亦艱

蔚蔚雙槐有烏有雛念我煢煢於天何辜昔賴 慈親
以恃兼怙今也云亡誰爲兒傳
兼怙云何嚮兒十齡惟傳云何教兒先程大志希顏芳
型學孟無輕糜祿無苟從政
惟桑有枝沃若其條我 母有子不令逍遙靑燈對績
置兒其間每至雞鳴課誦連連
惟莪有華依附於根我 母一子義以裁恩爲擇明師
遠遣學古不以一子惜其勞苦
歲中歸省輒令西旋日月其逝如何頡還聖以爲歸賢
寧可安汝學如就其旨何言

宇宙善行督之必企天壤紛華禁之靡遺惟是盡性凝
兒是期惟是至命凝兒令幾
富貴非寶道德是珍是訓是飭無負天民人謗猶可鬼
笑斯殃爰諄爰複保此天良
一事之失戒之必詳一言之誤誨之無忘童孺不假須
臾仍然永訣之辭遺訓倍堅
惟昔賢媛向母高明文伯季母亦多淑型爰及仉母百
世獨稱寧惟子輿善成親名
予少鈍劣未老倦勤辜負良師倍愴 母神傾傾雙鬢
茲茲前路自茲沒齒可怠乎後

讀易三章章四句

雷動地下雨山凝凝復以自知良乃自成
懲忿摧山窒欲塞瀆損之又損是謂乾度
中孚是福無妄非災我心卽天天豈我裁

語默二章章四句

洪鐘千石扣之有聲君子之言當可而鳴
洪鐘千石不扣寂然君子之默浩浩其天

大君

合天地德是謂大人體天地心是謂大君何以體之仁
弘君恩何以體之禮節君身何以體之信乃民任義宜

智別有春有倫匪是道也霸而不醇

示兒四章一二章六句三四章四句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今之君子學以爲人同此人已義
利攸分
古之君子仕以爲人今之君子仕以爲已同此人已公
私頓異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出則建勳處則深造
余生漫浪抱歉良深汝曹他日忍慼親心

重示八章章四句

莪莪蒹葭于澧之洲士也邦彥宜懋厥修

翩翩垂楊于灃之側士也國璋宜祖厥德
潔品清操鄉閭公褒高文實行宗族胥榮
浮華其造干譽違道流俗斯豔鬼神實笑
鋪張其陳清福濁神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矧惟縱情不顧其名矧惟宣驕不恤其操
縱位三公伊買之凶縱壽百年徒禍之延
豈但人指天心應姤豈族子孫當躬且受

淄陽湖吊賀文忠先生四章章四句湖在府中東南文忠一家殉義於此湖中今滿白蓮

淄陽有蓮歲歲葉青文忠之名與蓮俱榮

淄陽有蓮歲歲花香文忠之名與蓮長芳
淄陽有蓮厥實惟哀文忠之靈與蓮長留
淄陽有蓮厥根有蕃文忠之節與蓮長存

自矢二章章四句

見之如眞守之能定數眞無權天豈有命
仁爲吾心義爲吾宜吾盡吾道此外豈疑

冬旱二章章四句

雪不冬飄麥漸枯黃我心之憂新經大荒
我心之憂新經大荒官無積貯民尚流亡

歲暮五章章四句

歲暮歲暮殊無進步輾轉撫心何堪歲暮
維彼古人爰有武公耄修不倦睿聖以終
駑馬十駕亦自及驥果能此道明强可冀
矧惟年齡五十而三視壯爲老頹頤爲殘
悔之弗誠學之弗精是曰自棄終負吾生

題富平王節母旌節錄八章章四句

黃鵠雙舉思附於天中道喪亡哀號潸然
黃鵠孤翔嗷嗷哀鳴豈惟獨棲子翼未成
拮据卒瘏羽譙尾翛爲此孤雛不遑逍遙
有子有子已堪凌雲念彼黃泉啼號轉紛

荊山嶢嶢石川迢迢有美一人共姜之操
荊山巖巖石川涓涓有美一人畫荻之賢
豈其守志欲名之揚豈其有子欲聲之芳
華表旌閭厥願寧酬有子歐陶廼慰厥憂

懷人五章章四句懷襄城諸劉兄弟也

嵩山迢迢襄原其遙念我懷人言陟東皐
白雲悠悠山川修阻尺鯉亦缺使我心憂
高堂莫止體履如何歲屢歉止秋成如何
林林諸郎進造如何歲屢撰述絫帙幾多
秋風凄其鴻鴈東飛繫帛語淚聮焉心悲

况岫巷邑君四章章八句

歲律既吉星火西流南極輝映炳煥初秋惟此秋初邑
無遺傳爰鼓爰舞爰祝我侯

何以祝之躋彼公堂何以將之稱彼兕觥何以侑之萬
壽無疆侯曰朗然惟風之艮

士飭奉爵曰惟我師我師我保教之育之教如訓棠青
如勤耔有德明發敢忘致辭

民曰旦弟實惟我侯克和克恕不剛不柔善艮安宇奸
宄潛休侯惠我人忍忘獻酬

山居

白雲限裏紫閣深處洗耳清泉掛瓢佳樹種伯夷栗灌
樊須圃讀羲皇書友木石慄一年四時出山有數抱月
襟風天地吾素

贈友

蘭生空谷馨馨其華雖無人採芳意自嘉人生有道仁
義無賒天爵艮貴貧賤奚嗟

祝李重五先生四章章四句 先生富貴而不溺有蓮之清德且內外兼修與蓮之花葉根實並茂同故以之取興耳

蓮生於沼其葉鮮鮮彼君子兮服吉且閑

蓮生於沼其花灼灼彼君子兮容整而博

蓮生於沼有蘊其實彼君子兮德積而密

蓮生於沼有綿其根彼君子兮永此德心

感秋示兒

南風之薰爲日幾何今夕何夕秋風已多歲何如此眞
成易過汝曹勉哉可湧蹉跎

贈孝思李翁

艮農卽飢必有豐年艮賈卽貧必無後艱惟人懷姤德
或棄捐惟天不昧善忍遺焉

明明上帝求民鑒觀如翁篤行寧不意憐老也無嗟乇
也無嘆子孫繩繩後祿其綿

贈葉君 業醫

平野蒼蒼溪水泱泱厥壤惟沃厥風惟艮吉人居此既
吉且康其康惟何心安而胖其吉惟何利物有方無疚
於天攸賴乎鄉篤斯術也於何不臧

古道篇贈韓城命之王君凡三章章六句 有序

命之王君韓城艮士也好學多材藝尤精醫藥
地理之術昔先師之病徒步來視及先師之歿
又復徒步來吊衆爲相厥幽宅高情古道眞當
於古人求之於其行也爲賦古道三章贈之臨
分執手慨乎餘悲

我生之始尙見先型我生之後古道日傾常恐終此潸焉漭零

今日何日而有斯人不遠千里不憚勞辛啗生允義宅死允仁

淸霜肅肅黃葉其飛關山緬邈晤言無期之子之遠使我心悲

大人 客有談大人而非其義者余爲正之

含蓋爲屋瀛海爲城崑崙爲梁明月爲燈二氣爲堅太極爲朋堯舜論治孔子談經收萬古春納之一庭盡四海人載之一舲極宇宙事統之一籥括天之理揭之一

許鼓吹二儀輝煌五行煥乎文章巍乎成功淵兮天兮無臭無聲

五言古

感興

坐久林風發翩翩吹予袂悠然有會心乃在山東際陟岫望鄒魯泖泖目難繼登必道遠長哲人乎已逝徘徊岐路側日午陰未霽浩歌淚盈把寸心將何寄歸來濯玉女二曲山泉 天空白日麗

元日訂訓

三陽開泰宇萬象生榮光東來卿雲爛覆我具慶堂堂上垂白母羅拜兒孫行夙戒階除淨新濯布衣裳進饌烹蕨筍 家慈𫷷先嚴病轉天翦髮茹素先嚴殁遂終身不食肉 佐飲溫栢漿道古兒勸酒 家慈素喜聽孝忠節儀事 分果孫喜狂藹藹春風裏融融樂意翔信哉生人慶親壽家平康

其二

至樂非外假家庭安以祥鮮鮮履端日四運必周詳祖父貽良模使我叨餘光豺獺知報本先澤其可忘我無替道念爾輩效賢良善繼還善述乃得吉而昌庶幾茲慶衍地久與天長

田園雜興

早歲志猷業坐覺身可省遐合有義命高懷徒鬱積脫然謝掌故歸田樂泉石勤耕供孀母急稅省官檄鄙吝詩書陶襟懷風月滌移石列泉畔煑泉候三益鴻寶吾焉敢時然適吾適

其二

有客扣柴扉攜兒抱琴樽相見胡麻進移席對白雲欸欵話耕讀終日無激論兒童各會意獻酬同子孫歡忘林巒莫欣然意倍親月明奏古調泠泠千山聞

其三

秋成樂蜡賽撾鼓招遠鄰白叟攜黃童還來原上村西

向岬神庥北面謝　皇恩一祝歲常豐再祝
聖壽春三祝賢官長長保我人民酒酣肥羜餘歌歡四
鄰閒山鳥攖脯遺麑鹿無驚群迭迭再三祝春耕督宜
勤穫豐稅幸早官吏艮苦心

其四

樂耕抱素願淡焉無外戕况復窮山谷本無紛華將牀
頭釀秫酒幾卷貯緗帙兒朝出田倚松玩羲皇一讀
數可了再讀象難詳久久遊帝庭淡焉渾自忘雲鶴間
來往雞豚狎我旁兒來自何時忽進太和湯

寓心

早起林巒靄紛紛鳥鳴春登高望西岐烟樹渺無根長
歌榛苓什坐惜芳草新歸來掩柴扉披卷一榮神天青
白日間心空指可親遙遙千載後賴見古人眞

夏夜

夜深溽暑退月明紅塵微移牀對明月鳥靜人聲稀穆
穆松風至浩浩此心期

託言仙人心託者言有感而托之也胡爲乎仙人之心之託者明彼之然而此之不然也

嵩高結雲屋崆峒爲比鄰中而烟霞露四時常同春雲
鶴互來往謁如一氣親神仙無物我同契上皇人

其二

審音知客至停琴迓逢岑洪崖舊往還偓佺初相尋扣
見共一笑攜手入桂林神仙無機械新故如一心

其三

坐久談指訣各呈圜中眞一來復一往亹亹敘其因曰
余從混然曰余事谷神神仙無驕吝驕吝世間人

其四

彼此證願力慷慨共相陳願世崇大道願弓不私身願
革亓眞詰爲世指迷津衆生度不盡願不爲仙人

問白雲

白雲英英白蒸在青山巔我欲問白雲初逕穿林巒蒙
籠幾百里陟崗忽有天行行更行行山盡白雲連拱手
問白雲白雲終無言

古意

聽風聽松風觀水觀泉水玩月玩秋月結交交君子君
子心如石君子交常好結交交小人如食斷腸草

西方有美人

西方有美人皎皎如玉仙閉戶刺麟鳳勤勤三十年飲
食無烟火但餐菊與蓮荷衣無襍佩但佩桂與旃尚嫌
飛塵汙時時濯清泉歲寒霜雪冽失志愈不諼兄弟苦

相問啟口美難言

閒步

三月不出戶偶步到南村南村新雨霽萬象為我新情欣坐成癡渾忘日氣曛孰友從西來楊林喚我頻呼我坐陰樹酌我新醪勤與子相別來幾回間此身陶然且一醉坐收萬匯春

返照

鑒形知鑒了照夜知月皎印月知潭澄呈象知天曉不將心返照爭知身匪小

自警兼示從弟

羣生實一世豈不在百年百年正復幾過眼春華前所珍最靈人寧惟癡癡焉共食嗜衣處而足配地天宅心仁為貴制事義所先性以誠而盡德惟敬乃全大禹惜寸陰聖賢且尚然何況我下士及時無勉旃

古道篇贈富平沈欽公

交遊三季後古道日淪亡邈矣無可值申顏亦茫茫以水還濟水竟成脂韋場念此不成寐中夜起徬徨徬徨亦何補聊盡吾愚腸勉哉崇古語大海期迴狂

賦得菱花荷葉淨如拭

雨霽青山新策杖臨西渚濯濯菱荷顏花葉嬌欲語菱葉顏不改荷花豔愈吐對菱我心潔觀荷幾忘暑得非塵外物又復經積雨嗟哉男子身清操友千古苟然不自玉身名同朽腐我賦菱葉歌我歌荷花滸一歌再三歌聽之歌聲苦

知音

淵明情寄酒以酒作良朋伊余生平契知音惟清風融融春霽道皓皓秋桂叢淩風歌古調浩氣藹蒼穹

一病

夙昔志顏孟慷慨若可親一病何為者俯止忽若神孟氏立大本子淵學為仁歷古賢與聖孰非葆天真而我

襍粉澤如何同日論人窮返本性知性好為人從此末無迷疾病再生身

郊行

雨餘扶病出策杖到郊亭原野融融綠天日朗朗明千山翠如洗西川淨且瀅黃鳥從東來嘹唳兩三聲舉首聆黃鳥勃勃動我情將非節序迅四運不可停而我日斯邁而我月斯征眼看四十近奈何學無成

夜讀方書

老母七十餘視履尚健好其奈過古稀年齡亦已老自昔閱冊經靈藥可還少何當遇仙翁導兒尋芝草

種松

生平愛青松欲覓無由栽歲月閱二紀買得此株回爲擇芳園植憐珍同嬰孩顧此耿耿質豈易排風雷劌余雙逬鬢白髮日漸催何能待千歲坐見聳徂徠殫滋栽培意後代遺良材

悲

晉魏鼎革日劉阮酒終身乃宋革晉鼎淵明酒日親羚羊掛新角霧豹隱沉淪所嗟蹈網羅豈必皆任眞沸沸禪代際吾悲酒中人

即事

日影照城角山人尙晏眠呼兒具盥櫛云已朝出田仲翁從外至謂有客謁先見投以名刺儀觀殊偉然感客意氣勤振衣肅相延語次道經過燕晉成荒年兼苦疫氣熾景象殊慘焉謝客勿復道言之徒心酸

春雨新晴偶步南郊見山川草木欣欣向榮悠然如遊太古不覺感而成詩

杖策出南郊雨過春無私南山碧若沭悠然意領之黃鳥過我前偏若與我期交交聲倍切切切豁幽思澗草山前木生意各自知半生勤誦讀慨然慕皇羲孰知三季後正有皇羲時

山居漫筆遠寄同學蓋所感無窮不獨在地境喧靜間也

卜田南山下結茅棥樹林謂此城市外庶絶紛囂侵其如雨或至亦有風時臨麋鹿與禽鳥呼羣號其音乃知人間世動擾那能禁不如杜德機時時太古心

[illegible]卷令君秋雨索和

[illegible]重陽千山滋秋色夜裏新雨過天地塵如滌穀熟築場圃端不借溝洫萬實既告成二麥復種植白叟與黃童歡誦令君力侯曰予何有願竭小臣職

題歐陽卷生賭琴

青天作穹廬大地作長筵高山作琴瑟流水作絲絃倩

來大造手悠然按節彈一曲彈未竟鴻蒙已重還

表叔母李孺人之葬予以病未得赴奠使功兒代赴執紼因摘園產朱橘十枚攜薦几筵臨遣感舊潸然成吟

溫門予父舅亦予母舅臺予父善夫子中表如同胎孺人善予母憐予自嬰孩每歲元宵節集梨屢見推梨至元宵藏者鮮矣孺人知予嗜此必護存至斯屢以啖予迄今五十載蓼莪猶潸洄今也葬孺人虔薦摘十枚此物奚足貴所貴親手栽臨奠緣病阻淚下莫能裁

結茅汝澤祖果園爲讀書之所愴然感懷癸未

憶昔分果日深耕闢草萊今來築精舍豐草沒荒苔屈指未五載今昔頓異哉歎息人間世把樹幾徘徊

雪晴

日出雪初晴雪滿日氣淨晴日映皎雪天地一明鏡卽此認子心謾問都元敬

採栢吟寄清凉山道人

詰朝採新栢新雨春山青灌木鳴好鳥和風來杜陵夙昔慕三五慷慨憑咿嚶誰知六籍表正有皇軒情灑然遺故我油爾契天靈置籃莫復理倚石坐如𡨋卽此出世間何有服食成

誌感書示兒孫

今歲甲申歲昊天溥降康凡此力穡子靡弗慶豐穰更若勤渠輩大有禮數詳以此知農事眞成萬寶祥以此知擇術所貴擇厥良如其擅頴異務學固爲常倘或苦顓蒙土物愛心臧

感興

行路莫行露露行霑人衣學道莫爲名爲名道心漓至矣大成聖絶四而無知賢哉子淵氏屢空其庶幾心襟光霽月江漢濯靈姿顧予一葦力敢言泛溟池所嗟多岐道舍此更焉師

其二

孔雀耀朝日顧眄炫靈文廻光覩陋爪黜焉獨傷神言辭取旨達風雅應有眞惜哉三都賦十年費苦辛徒藍揚馬麗誰信道所尊吁嗟秋風後春華竟何存

其三

聖賢模萬世豈不在六經云胡聽中道塗說充棟楹嗟哉秦漢後著述何紛盈微言以言晦大義以臆𡨋茫茫問津者孤舟泛滄瀛不有文中氏周道其誰淸

其四

大巧不可學規矩出神奇如何棄周道出入任路岐洪

鈞運元化四令無愆期至矣吾夫子仕止良有時巨寶藏韞櫝皇居固山谿愼哉衛吾道名節乃籓籬

其五

厥羞兼珍錯高享乃云豐桂漿醇且芬試口識漓濃淵哉六籍旨淡嚼滋無窮如何飲餐士入耳昧口從吾師憫焉傷獨力闢蠶叢孟氏求放心學問揭根宗卓卓返身旨讀書開鴻蒙

其六

時變無窮已聖賢自有眞遠近去弗去要歸潔此身譬彼長安道同行還殊門譬彼東溟水並歸派還分銖尺

執量稱云何爲定論詩書欲尚友論世乃知人

其七

洪造厚我生鍾靈豈無由得非覆載慨付予秀異儔五倫經萬世四民冠九流貴賤兩兩資治養一一酬凉哉寰中士介然自爲謀恩義等長陌一軀眇贅瘤千齡艮云來天心其何求

其八

大道如壤泉掘地無弗盈善性如江月三五處處明飲食男女間正自可通靈塵從世中出道向倫裏成堪嗟無生士云何揀擇生豈獨岐周道顯背印心情情懂倿

佛人研幾苦不精

其九

瀚海包八荒汪汪納萬溪煌煌中天日下土照幽奇惟昔三五聖凜凜各有師爰及我孔子在人咸所宜矧以中下士便云予周知聖以虛愈聖癡緣滿終癡茫茫萬里道楊朱泣路岐

其十

日月經天地萬古映八埏寘寘大道門庖羲啟眞詮歷黃及唐帝一中闡心傳舜暢十六字三代均此宣周陵皇綱墜一線韋素牽感圖既已矣詩書開羣賢三傳生聖仁義揭七篇王澤湮暴秦兩漢僅言詮偉哉六朝後文中映後先布衣屬三九獨振濂洛前五星聚宋奎寶鼎出沉淵淵淵洛川水一脈延宋元更有江西派到海同一源河姚繼兩宗日月輝重泉悠悠二百載二曲集其全天德兼王道工夫達性天平平還蕩蕩不黨信不偏嗟予師二曲二曲脈誰延

七言古

豐之山答友人

豐之山雲飛揚豐之壤厥田艮面山望雲作圃塲春稻剎棗供高堂供我高堂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豐之

水流悠揚豐之俗貽周王南隣北舍無暴戕友助親睦美意長美意長兮子孫艮無不足兮奚所望豐之山雲悠揚豐之水流悠揚結茅臨水對山岡合志同方誦虞唐彈琴學道樂無疆無不足兮奚所望

殷祝 年幾及壯章句痼心願言向道就正無從觸境懷賢慨乎餘慕

和風惠日瑞雲翔綠柳紅桃遍草堂美人懷抱球琳瑯焉得惠然臨我旁醒予春夢易予腸使我遵道知向方碧峰白水映孤村茅舍竹籬夏風頻美人雅製組元纁焉得翻然臨我門開予鬱悶鼓予神使我功崇業且勤秋山蒼翠秋風清秋水澄冷秋桂馨美人心境霽月瑩

焉得烱然鑒我誠授予秘旨儆予寘使我詣實造則精射風凜凜雪翩翩瓊宇瑤臺似晶天美人性地玉冰研焉得淵然詔我詮傳予心印老予年使我功深道永堅

河岳篇 河岳在望儼然明師觸感自勗兼示兒曹

華嶽諸峯欲際天南峯更與天相連洪鈞生人靈莫前高標可讓華嶽偏吁嗟乎鴻鈞生人靈莫前高標可讓華嶽偏

黃河遠自塞西來不到東溟不肯回惟人性貴配三才勇決可讓水堅哉吁嗟乎惟人性貴配三才勇決可讓水堅哉

觸感用示兒孫

終南遠自崑崙來際天連峯亦壯哉龍從萬里耖天台不產梗楠產凡材舍良生楛使人哀

淸滂原從秦嶺來一波一折似徘徊經過龍潭與釣臺不入灃流入渭隈舍淸投濁使人哀

豐京建自文王來兼得武王周召培流風遺俗豈全隤千秋不見古人材古盛今衰使人哀

題嚴子陵春江獨釣圖

先生長日釣富春春雨新晴江山新雨間霽色映眉宇江天朗皓無纖塵先生浩氣橫九州先生夢寐唐虞遊

故人禮意誠殷勤故人何如堯與由三公備位有司繁後宮陰郭正爭言都俞吁咈邈已矣滿損謙益寧能陳彝終徒虧故人義且激淸風報故人

素懷

魚鰕欣滄海禽鳥欣園林麋鹿欣原野草木欣陽春堯舜之世我所欣唐虞之治我所欣我願諸公致唐虞我願長爲唐虞民

過北邙

吁嗟乎大邱小邱是何人新冢古冢是何世爲問冢中萬萬人幾人帶得名與利

感秋寄知心

人生難得百年身人生孰是百歲人人生難得身常留人生須是早回頭暑往秋來木葉黃萬卉凋落一夜霜勸君了了俏早早到得悔時有何好

題張山人陶詩卷面

春深新雨霽天地溶溶麗開卷讀陶詩恍見桃源意桃源知何處我心春無際終南少室起風塵武陵非復當年春君還欲覓桃源路秦山應笑問津人

題城南釣臺

聞道羊裘嚴老子當年垂釣富春山茲臺垂釣何人者

釣臺空傳姓不傳自昔曾聞太上隱不要名利不立言軒冕富貴如泥塗遯世無悶金石堅吁嗟乎釣者何人必斯侶乃不留名此塵寰

酬邵陽康孟謀

康子磊落有萃士春風惠我好音來開函細味詩中意鞭唐駕宋信多才憶昔知君十年前讀君載賡景略篇激昂不負青雲志鴻鵠直上摩穹天客春惠然顧荒廬博辨雄談萬卷書自分迂疎宜永棄詎意慇懃寄雙魚感君意氣重瓊瑤投報何忍等木桃三代先覺在君鄉樂道耕莘萬禩揚堯舜君民三聘後追逐稷契騁翺翔

賢哉樂貧陋巷士不遷不貳心坐忘兩漢經術尙無侶何況唐宋說文章吁嗟乎萬古千生此一秋光陰一去不重留丈夫自有隨身矩志伊學顏更何求

灞陵

行過灞橋路東南見高墳問是何王墓皆云漢孝文聞之生景仰策馬展慇懃拜畢四回顧完堅獨無痕乃知史所載灞陵未經焚吁嗟乎灞陵何似五陵高秦皇山陵更冲霄諸陵皆破獨不破薄葬眞成墳墓牢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終

豐川續集卷三十一

詩五言律

歲晚

獨坐心無翳開軒客問奇迂狂今已老出處舊曾知虔祝萱親健嫌歌招隱詩傳經尙有子歲晚復奚疑

贈復庵弟

漸覺初心暗翻憐向日狂一從瞻旭日遂已借餘光萬古斯文事千秋慭建行相期共白首無復計行藏

與復庵雨後登白公臺言志

亭迥俯淸流風輕泛白鷗遠山連野翠仙梵入聞幽臺臨興國寺此日懷堪把當年願盡休行藏君莫問吾意老滄

洲

送復庵歸里

無限杯前恨相看又淚過刪定戴記纂補家禮參訂文獻攬要等書二年內皆未能就更堪期久要遂已賦驪歌仲淹傳經早守溪得士多皆吾宗前修二年內每相期祝臨岐還欲問他日更如何

秋夜

秋山沉暮峯秋水冷溪淙如何蟬久謝尙自聞寒蛩的歷松梢露依稀山寺鐘蒲團通夕坐歷歲不曾慵

其二

一心廿畝畝念載臥茅廬不計勳名晚何知歲月除更
深滋露令月朗遍星疎頭白明燈裏優游尚著書

其三

烱烱秋宵霽蕭蕭露氣凉有時或面壁無夜不焚香偃
仰匡牀足絃歌點興長行藏吾分定奚惜二毛蒼

其四

谷口西風疾堦前竹露濃戶從初夕閉衣自仲秋重萬
事忘清夢百年付健笻鍾情今夜月皎皎掛寒松

其五

敢擬耕莘野嘗從溯泗川千秋幾指掌萬古一壺天伊

傳斯元聖顏曾自大賢獨憐尋信處對月兩茫然

春雨後承諸子相扳登白公臺

夜雨歸天際登臺仗故人千山疑頭碧萬里逈無塵稷
契盈廊廟情懷值莫春惟應同白鶴凌厲水雲身

雨餘 倣少陵體時三十一年 皇恩新沛牛種之綸

雨過凌晨望蘶蘶萬卉儔為因天澤渥想見王仁優葉
露隨風下殘流映樹浮今朝秋正好分付採蓮舟

送額將軍西征

潮海天驕橫嫖姚慣請纓前鋒羅虎旅中纛護龍旌軍
令威如火行營整似城燕然銘漢代今日更留名

登西嶽廟萬壽閣望華嶽

樓頭空萬里南向對青蓮山逈疑無地峯高欲柱天希
夷峽自在賀老洞如懸垂白猶羈滯凭欄止自憐

三登嶽廟萬壽閣有懷希夷

嗟此曾三到悠悠四十期過去空如此將來斷可知衰
病惟堪睡殘年可浪思五龍饒蟄法每擬問希夷

讀李藥師禱雨碑

昔聞禱雨事果見藥師碑英雄失意日感憤侮神時過
合原關數行藏自有期臥龍未三顧只許德公知

丈室

終日淡無事一窗適有餘況逢風日美兼對聖賢書朋
舊時攜酒兒童亦起予誰言方丈小天地亦蝸廬

餘年

月掛西城頭兒曹課未休大兒窮禮記小子誦春秋燈
暗親添蠟書生手盆籌餘年無外想教子擬前修

郊居

地僻人來少身閒戶閉多安仁如敦土養勇鄙馮河最
愛凌霜菊時為對月歌不知秋事晚每夜夢雲蘿

山居

山北結茅廬舍南傍石渠耿門峯歷落緣徑樹扶疎隨

意澆新笋乘間補舊書親康諸子順富貴欲何如

示子

道大如天廣性淵似海深莫矜口耳課貴契聖賢心明道眞知學文公善惜陰外王與内聖夫豈異人任

不寐

不寐緣何事城頭鼓四更星移入漏屋風勁震疎櫺多病年空老疎功道未明撫心追往事懷抱若爲情

霜降日閱西郊觀大操時有打箭

昨夜霜初降朝來氣倍清山川增殺氣征鼓壯金聲大閱禮時舉王朝令正明寄言寇盜者盛世未銷兵

夜雨

閉戸孤燈烱蕭蕭二鼓天雨中落暗葉牀上顧兒眠無計留青鬓有懷負少年更深渾不寐堅坐檢雲編

永晝

永晝西牕裏蕭然事事清叢篁秋倍碧時鳥對相鳴備藥扶羸體傳經訓後生此身老倍健願外更何情

夜裏

疎屋漏天光雞鳴氣倍凉寒空垂北斗敝戸結清霜睡少心非病愁多夜似長那堪回首憶學業兩茫茫

立秋後一日題

秋風昨夜至積雨今晨廻一葉桐初落三秋涼更來光陰夢裏老鬢鏡中催解得推移事窮通肯浪猜

除日

歲裏成何事悠悠歲又成殘年逐臘去白髮探春生念後愁難盡追前悔未平心知隔遠地鬱結向誰傾

書壁

一與道相馳轉如塵事親聖狂眞反掌罔克只關人況是光陰逼兼之老境隣不將千古計必負百年身

秋夜

元朔寂寥夜匡牀睡未寧芳簷風動竹甕牖霜含星漏永兒偏寐更深鐘未鳴生平愧恨處叙與老妻聽

秋霽東皐

喜謝相如病秋風逸興豪夜來擬策杖晨起眺東皐雨洗青天迥雲明太白高翩翩雙白鶴雲裏見秋毫

復愁

迴迴寒山近潺潺秋水閒夕陽歷落照飛鳥参差還世態浸非舊鬢毛幾莖斑此生空度也慚愧負紅顔

自喜

廿年抱素志終日掩柴扉自喜風塵少誰言心事違荊榮姜子被萱茂老萊衣歲歲稱觴日彩雲堂上飛

送友人落第西歸二曲夫子 甲子

落第君無恨劉蕡昔擯唐文章果自信姓字抑還香落落長揚道雍雍賢母坊家師若見問齋坐學心忘

贈孫日躋

萬古評誰定斯文應有眞當年關洛子宋代科名人落落千秋業堂堂萬古身男兒原有分莫負好青春

寄懷李重五先生

別來如昨日屈指已三秋每遇風華好常追雲際遊舥 秋曾共遊雲際 桂枝增幾許溪水應長流何當話千古夕陽共倚樓

其二

二難辱交久伴耕未得過已成欽事恨況隔故人多霜降菊花滿風清塵路和邀天老母健或得到雲窩

淸明雨後獨步西郊

西郊緩步出極目川原明爲愛春新霽不圖塵頭淸雲中翔白鶴畫裏見山城更是關情處芳林啼好鶯

尋山

結屐春山裏春深望眼遙爲戀松際鶴久待仙人家綠逕松花滿映溪日影斜石橋歸路曉倚杖看流霞

其二

松花處處飛風動薜蘿衣嶺上白雲秀林間麋鹿肥狂歌通谷遠俗慮對溪微塵世無佳况流連不忍歸

答同門孫四章

八載睽離久一春臥病多故人從遠至今夕和長歌仲淹吾焉敢汝中爾合過相看頭半白揮借魯陽戈

夏夜坐月

一自投林莽淵淵杜德機名心旣頭落塵念似全稀矧際淸明月正當燄暑微冥懷欣倍慊松下歸來遲

新齋

結宇遠城市春風盡日開臨牕窺北斗啟戶對南山墨

竹風前綠黃鸝雨外還生平戀逸興不望五侯顏

秋夜聞笛

明月出東嶺衙門掩戶初誰家桓䚯調送入淵明居露滴菊潭冷更深竹影疎西風吹不盡迢遞夜牕虛

仲春寄祝金應校邑侯 時隨大軍臨還口外

春回越孟月潤別艮悠哉欣際梅花雨逢逢春樹杯小心成大業濟變伏通才父老千秋祝登歌代有臺

酬臨潼趙豊原明府 豊原山東濟南人爲人廉介尙道義

一自千旌辱悠悠夏又深每逢新霽月如見介君心盛禮何時報遺文漢史尋龔黃卓魯傳投贈重南金

春日同諸子遊棲霞日暮匆匆而歸途中誌慨一
首

雨霽春雲白仙山此招尋初叅文始殿已見說經心古
木鳴時鳥淸泉鴻遠岑塵勞未得住歸路發長吟

和田十二世兄見贈有序

田十二世兄以詩見贈義不可無酬兼念昔曙
其先人少華公於二曲師席余年尚未及壯今
公季君且卓爾崎嶙而余白髮星星尚於斯道
無聞兒子輩猶駑劣不足比數欣愧交集迺依
其原韻歌而和之

自是琳瑯秀剡承詩禮傳新交欸喜溢憶舊轉凄然辜
負當時志惶慚白髮年有兒須鈍劣尤覺愧聯翩

傳聞西邊黑霜殺禾

方訝平陽變比日平陽地震異常還聞塞府殃山崩堪憐天變疊偏
令我心傷往日憂家難年來苦歲荒如何邊鎭地傳道
又災霜

題友人園林

遶徑垂楊合映門溪水深美君軒蓋侶却有山林心明
月沁邊酒淸風石上琴何時遂卜築盡醉和長吟

代孫日躋送別浙西李偉觀李爲蔡侯幕賓孫爲西席蔡侯時以讀禮

送郡李將南歸越中

客旂出秦關征途指越山信陵已散客仲遠今歸閉世
路少知已吾道多際艱惟予亦長去菽水奉慈顏

祝朱亞翁邑侯懷來進士初仕吾邑愷悌慈祥邑人愛之

淸白傳家舊亞翁尊人守州累年一貧如洗以廉著聲循良撫字長由來學
道士不負愛人腸大史特書亟汝南月旦祥桐鄉千載
後載見古桐鄉

贈李穆庵州守

爽豁一天霽玲瓏八面窗乍逢如舊識未語心已降竹
帛千秋業公侯百里邦龔黃堪壽世何必鹿門龎穆庵有謝官高隱之思故及之

其二

人情湍水底世事浮雲端要知醫急病須審處方難盤
錯別利器全豹窺微斑胸中經濟業微在保身間

贈友

本是吾徒事矧君忘道身功因法地密智以達天眞君
子懷三畏重華察五倫明師歲在望何處蹈迷津

其二

後會知何日悠悠萬里情青燈徵舊約綠酒訂新盟無
欲心斯靜識仁見始精莫須求速化積累自通靈

其三

大道闢宗會鴻儒視所宗金姚多精思洛閩有實功端須兩兩藉始得淵淵通英學門庭士同懷苦苦功

喜雨

乘春苗盡發入夜雨還來東郊雷虢震南陌電爭回萬彙生機飽千家農慶開比閭宜男婦欣擬祀高媒

除日

憶盡一年事逆多順亦多虛舟憑巨浪砥柱任洶波紫閣三秋靜元冬二豎磨春來那用慮遭際聽如何

代人賀鳳翔郡守

劇郡貪良牧投艱簡大賢匆逢戎馬日方仗翰蕃年渭水千秋澗吳山萬古懸端知分陝後最奏漢庭傳

六言八句

同李重五先生溫再振表叔遊草堂寺高冠潭諸勝夜飲大圓寺石樓即宿其上

日落雲峯漠漠月明烟樹蒼蒼冬近山寒覺早樓高風靜亦凉連日徧遊名勝茲宵共話羲皇却笑三杯爛醉夢參不二法王

七言律

秋日登元武閣

夜裏西風滿郡城郊原策杖趁朝晴南山雨霽千峯秀渭水秋深古渡平鴻鴈嘹嘹看又王長楊颯颯為誰鳴岐陽鳳闕歸雲暮獨上高樓萬古情

垂釣

一水蒼茫草樹秋絲綸垂處狎輕鷗白雲故向當頭起黃鵠眞同萬里遊懷抱空慚東海侶豐京本自二周留飛熊入夢非吾分吾道滄浪一釣舟

元宵

一歲月華初此夜南山雪意霽前宵笙歌萬户連雲動燈火千村帶月高玉燭久調欣郅治昇平有象樂吾曹

興酣不覺春更換獨對清光飲自豪

別墅初成

為愛青山結草閣也戀綠水引流泉窮經不覺身將老課子還期道有傳芍藥新栽滋雨露海棠初放似神仙何人月旦評輕易浪擬當年魏仲先

過水雲屯經屏國先生傲山樓愴然成感

屏園園畔傲山樓萬卷牙籤此地收（樓乃先生貯書之所為二曲勝地）正是名家全盛日適逢勝代太平秋鄉風國運偏相際滄海桑田不自由十畝荒凉餘竹樹行人指點舊風流

夏日避暑山村

歲月人間知幾何空將强半逐風波經綸笑付青山外
書卷吟臨綠水窩深樹陰濃烈燄少高岡磊落曉風多
北牕堪作羲皇夢況有良朋和浩歌

咏懷

深山塵事漫相營落落乾坤已半生最苦相逢之勝友
且欣問世謝浮名吳江共豔新常奉遼海誰知舊老成
玉女淵源通泗水肯將涇渭濯冠纓

書懷

積霰新晴雪未殘南窗日影向高眠童兒誦讀還須火
滿目清空自有天況際同胞出陷溺早荒新出兼逢鄰卻絕

烽烟川滇之變新彌太平耕稼眞堪樂忍和諸公爭進賢

登岳閣望蓮華峯有懷希夷

迢遞歸舟自楚鄉秋風颯颯洒衣裳初從廟閣詳遊影
旋覓籃輿造上方徒詫蒼巖雲路迥却愁斜日暮光黃
青坪未到仍還寓只恐圖南笑我忙

附記前此屢登廟閣望岳皆未得蓮峯之詳此
番秋氣澄淸乃見中正三峯團聚結連宛如蓮
朶之初放乃信昔人蓮峯之號端有由來而古
今註者往往謂蓮峯之號因山頭有池生蓮以
此得名皆臆度之說未嘗身至而目見也噫嘻
宇宙以訛傳訛即章縫之士往往不免豈獨流
俗無識之侶哉

秋夜

西風颯颯夜沉沉漏永空齋獨自吟金井碧桐寒彩鳳
茅簷碎玉伴逢砧每憐春夢今徒老肯把浮名更繫心
堪笑少年鹵莽盡却從書裏覓黃金

感秋

何事浮遊似夢遊西風吹鴈又林邱半生空負千秋志
一夜長懷萬古憂芳樹望中驚落葉碧溪眼底瀉寒流
白頭看破歷來妄且摘黃花當酒籌

秋日西郊攜酒特邀知契

南燕新歸北鴈來黃花霜後喜重開窮年兀兀惟書卷
此日陶陶共酒杯楓葉紅深秋色老澄潭碧盡鴈聲哀
前林疎豁經遊處月上東峯未擬回

夏日山居代州馮判南見顧並寄中州張潛翁來
教及詩一章依韻奉答兼祝潛谷判南及都下
同志諸君子

紫閣峯陰夏尙寒每從嵩洛擬征鞍問奇可奈遲多病
抱恨其如踏素餐忽有仙人攜赤鯉殊無忠告報彈冠
諸公莫讓夔龍步箕頴巢由夢自安

讀王端節先生傳

海岳光芒氣頓消乾坤有恨恨方遙半生雄略留黃卷（公有經濟才所著論皆經世理物之要）一片丹心答聖朝漫說芳名懸杲日空餘浩氣薄層霄大行不返煤山駕何處秋風賦大招

奉賀岫菴明府新舉義學及敦請名士立會課藝之作即步原韻用揚原旨

漫道秋風掃碧空凌霄正自有雲鴻那無良驥思千里尚有插天俯萬峯棫樸珪璋留壽考辟雍鐘鼓兆吾豐江河日下非公論望古殷企道自同

寄漢口易思成

憶昔襄江滯客檣多君兩度過登堂新知竊喜情偏切故舊翻憐別竟長清夢時縈岳篆古（思老惠我五岳篆圖）春風每憶木瓜香秦山楚水三千里何日登樓更遞觴

歲癸巳春時以　萬壽開科兒曹闈試未歸出郊遙望

隔歲逢春罷釣蓑爲因遠望暫婆娑南山未改巖頭雪澇水新增雨後波太史橋頭柳色嫩倫公灣裡杏花多兒曹得失由天定五策經論竟若何

和令公過渼陂空翠堂有懷子美先生

萬頃波澄澇浦西孤亭霜後栢還淒何時錦纜隨流水依舊峯陰入斷堤碧竹蕭蕭疑雅唱豐碑落落負方畦人生忠孝眞無負萬事滄桑跡未迷

奉和令公咏明道先生手植雙槐

先生曾此簿吾鄉雙樹親栽簿署傍自昔蒼顏疑魯檜於今圖畫重宮牆虛心應是涵天地勁骨何愁耐雪霜吾道由來實萬古槐蔭蔽芾擬甘棠

掩關習靜孫日躋示以春遊八句索和借用原韻聊述心和既以答教兼求就正

霽月光風豈易形寘心恍見此心行一靈烱烱青天霽

萬念融融碧水澄和氣已消寒氣盡梅花久謝百花榮詠歸童冠還須待滿目春風陋巷清

夏日漫興

白髮蕭然也自憐茅簷却喜遠塵緣窗前雲氣成山水架上瑤編萃聖賢乳燕憑巢陪笑語清風入戶破煩眠羲皇自謂知何似欲問淵明笑又還

題陶山人園林

圖得園林寄性靈十年足不到官城風來修竹都成韻雨到芭蕉別有聲映日松梢成鳳尾騰空藤幹似龍形山人狀貌眞奇古酷似南天老壽星

其二

七旬未到已頭童兩耳雙聾性未聾尚思欲了千秋業
不負當年萬古胸幾度尋山終未得此回紆道轉相逢
一茅擬借長松下細把前經更一窮

過重陽宫題重陽眞人遺像像儼然如生爲海內奇觀殿前有仙跡無夢令刻石

擬向全眞細問津神仙那復號全眞將無初地卽禪旨
直與金仙結性鄰萬丈雄心消海市千秋精氣化陽春
經過每喜叅仙偈道貌天人更肅神

和岫菴明府新成渼陂杜工部祠相邀賞秋之作時同坐者爲侯余某某魏王靳揚諸君家彭水兄翼之

黃頭蒼波仍自清水聲澎湃和秋聲蕃禾盡賴令君雨
蹟勝還憑大雅情此日風流傳勝事他年磊落豔鴻名
少陵祠宇傳千古況復循良起涸城

其二

何處凌風覓扁舟憑欄尚見鷗平浮南山紫翠連雲棟
渭水晴光映繡溝羣季惠連儼晉代良朋詠讌正深秋
應知勝事傳圖畫獨賴柴桑作令遊

和岫菴令君九日渼陂登高索和之作予時以事辭未赴故侯必欲索和

勝地卽今一旦新千秋雅韻會良辰當年帥府留奇蹟
此日琴堂判世塵四野西成歌帝力一筵高會慶同人
獨憐莫與龍山會和賦空慚渼水濱

燈已就檠欽息靜坐新民從咸陽至攜其兄箋趙彥通魏雲棟七律一首且云明春必到荒齋與之所至泚筆依韻和之

籬畔黃花雨後然孤燈獨對息綿綿一從收斂初歸坐
便覺清明自有天癡子初攜書院菊門生待進渭川鮮余聞希賢努魚至
阿咸忽至傳兄教明歲春風馬欲前

漫興

萬物由來皆備我何容分內反相疑迢遙千古人爲王
家廟三才道匪奇適意如同敷地理收心便自握天機
乾坤非大吾非小已任惟仁可浪推

賀邑侯再署盩厔事侯最喜詩處處留題

東籬漸漸菊舒黃新雨木瓜已大香陶令由來風自古
寇公載籍續留芳經綸不係繭絲重疲瘵端須撫字長
遊刃公餘多勝槩秋風幾度賦長楊長楊卽在邑境之中

贈富平孫德符

與君相見卽相親父子交情契倍眞自昔殷勤期定志
於今懇款證存亡兩間不朽千秋業三黨誰爲百歲人

甚矣吾衰君不少可堪辜負現前身

五言絶句

獨坐

山人無一事獨坐春風和況復柴門外青山綠水多

即事

鳥哢東方明紛紛羣動作獨有倦遊人日高卧紫閣

山居

朝蘿籬畔松暮上白雲道凌風嘯白雲明月滿懷抱

其二

松風靜夜凉明月三秋炯爲愛風月好不知深夜冷

新正三日

舊歲前宵送新營尚未來牀頭剩栢葉獨酌對春梅

二曲旅寓憶母

白雲何冉冉覆我具慶堂焉得如白雲疾飛到母旁

山中春事

鬱鬱雙峯木嚶嚶啼好禽山中無侶伴獨向澗邊吟

歸山

滾滾下山多浩浩吟山歌擾擾異山谷忙忙歸山阿

題松泉高隱圖

石間水潺潺松風白晝眠世人長日鬧處士終身閑

題山人茅亭

碧溪通東濵千山一茅亭君伴青山住青山爲爾青

讀史

長吟梁甫吟吟罷淚沾襟卧龍不可見空見卧龍心

漫興

紫閣戀烟蘿白雲(在紫閣西)浩浩歌長安咫尺地念載不曾過

甘菊

一從別衆草便種陶公園晩花君莫笑却得花枝繁

種梨

親手種梨樹他年看玉花非關桃杏少冷豔宜山家

野眺

碧落懸紅日遠山啣大荒高臺一杯酒元氣御元央

答友問山居(太平山在紫閣西亭家在焉)

生長太平下庄傍太平阿出耕太平田入唱太平歌

其二

山田餘百畝残卷足三車父子耕耘罷高論千古書

其三

擇蕣供孀母煑葵食諸季稻成春酒熟堂上斑衣戲

其四

耕共鄰兒耕雨共鄰兒話秋成樂蜡賽共須皇恩大

其五

莫怪儂丼隱天生賦分閒廟堂盈稷契巢許合歸山

登臺

臺聳眼偏濶雲悠意並閒鳥飛天盡處極目終南山

秋夜獨坐東友

昨夜螢光裏清秋動竹叢為報螢牕士子坐冰壺中

偶題

覷破一生憂看平二等人雖居今世上却似葛天民

出門

岸幘步涉潯桃紅豔滿林不綠花爛熳春意爭知深

垂釣

山北千頃池池南萬株樹有否虎蹲蹲此是垂釣處

其二

素絲針無鉤方竿餌不垂終日對池坐和風滿面吹

其三

清晨卽起釣一釣日亭午山人不見聞深林避豺虎

其四

池面明若鏡池底清若氷漁翁不在魚正自爱泓澄

春日

遶戶鶯鳴樹開軒日麗空春風得意處萬象總溶溶

濯纓

把手步西疇濯纓南澗頭好憑東去水送垢北溟流

春郊雜興

為問採桑子新蠶今早遲好看賴聖主不賣二月絲

其二

南池春水滿翠柳黃鸝過池上誰垂釣[illegible]浩歌

其三

每愛青山好看山意便親卽今春雨後山色更宜人

晚歸河梁

日莫歸河梁風動長堤樹臨風一浩歌月光滌烟霧

端午日感吊屈子

屈子沉今日千秋此斷腸我欲投角黍滂水不通江

題重陽宮 先儒謂金元之際高士隱於黃冠卽指重陽師弟也

掉頭爭金丹雄心萬丈寒當年隱君子端的在黃冠

其二

滿眼兵戈林一腔憤懣深金丹結不就何處消雄心

感興

寒風冷露時白草黃榆道多少奔忙人誰知容貌老

再過臨潼館重望石甕寺

奇逢人碧落磴道盤雲蘿高高石竇寺可得幾時過

春雨新霽西郊有懷二曲夫子

西郊豔桃柳南山呈翠微欲將此意獻二曲春多時

中秋代東邀友

釀就葡萄酒安排玩月筵殷勤祝馬蹄相待月明前

囑兒

桂花前日發秋月今宵圓去趁清晨去還須趁早還

登臺

渭水東流去南山西極來春風無與競天地總悠哉

答友

壚貌管城子疎才抱甕生裹飯吾早懼親命又叮嚀

春雨後郊行

春雨春郊淸春深春鳥鳴可無點也詠辜負此春情

其二

日暖三春和心開萬象悠一天風浴意共此清滂流

憶董廣寧憲副

老我巔毛白想公鬢亦蒼如何逢陽九又自摧寒霜

更憶樹公寓所有四綠萼　樹自號綠萼主人

南楚逢冬暖三冬已放梅不知老綠萼花爲何人開

病起西園對菊　時趙子省親尚未歸館

兩月臥匡牀迢迢阻客觴不圖秋色老菊已滿籬黃

其二

寒露滋重陽無風亦自涼主人歸未得籬菊爲誰香

再過西園

深秋逼歲晚殘菊警人多我欲花前醉何人一和歌

門人求書口占以贈

孝以光親大忠緣報主眞麒麟閣上客箇箇許君身

其二

際會何人定功名有志成當年班定遠原是一書生

讀史

漢家重邊臣細柳軍威申總緣大度主肯拜新亡人

其二

衛霍奮於先張耿顯自後兩朝邊塞計諸將爭相鬬

其三

滾滾黃沙滿茫茫白草遙邊頭得猛士何自畏天驕

讀孟子

兩漢餘枝葉八家終繁華七篇尙未顯誰識大宗家

明良

君以敬而明臣由忠乃良股肱元首分實盡斯留芳

其二

元首明而喜股肱良乃起君臣如父子萬事斯咸理

其三

元首惟其明股肱始盡良君倡臣始和英辟應先倡

其四

股肱良而喜元首明斯起臣良君愈明要得臣知耻

題畫扇

傍岩築高臺青山四面繞同心惟兩人伴却雙松老

其二

雲空山遠翠客至鶴還家貌似林和靖如何冠添紗

其三

翩翩天際鶴陣陣往還閑那得借三隻攜兒到錫山

其四

夢裏東林會念年已到今不知殘歲月還得一相尋

答元客

忝元忝何元性命要雙全到頭只一性卽性亦難言

其二

本由神御氣還借氣流神神氣一乎二吾今問解人

千尋澗底松

千尋澗底松經歷冰霜飽本從山裏生還向山中老

其二

歷落千雲漢迢遙傲雪霜育就千尋幹荒山挺棟梁

其三

清風梳鳳尾仙液溢靈根深巖饒日月幽澗自乾坤

其四

蒼蒼顏不改脩脩意長閑從今歷歲月知更幾多年

陳射洪張曲江

射洪濬雅峫南海挹春芬三唐自有此生意始氤氳

李太白

天馬欻行空秋江正入峽詩兼蒙莊子豪狂自創法

杜子美

欲得秋山意蒼然萬里標要是律融古三唐手倍高

品四家

四家三唐最高標俱萬尋如予評品格南海近元音

題元次山詩集

大雅鄭聲亂國風豔調沉他年定六義應向春陵尋

山寺入定僧

古殿依山坳蒼松繞畫廊老僧新入定寂寂坐禪房

題醉仙

混混復沌沌醉身並醉神有時開醉眼笑殺忙迫人

其二

世人醒而醉仙人醉而醒爲問仙人醉幾箇醒人惺

悠悠

颯颯身全老悠悠學近荒殷勤澄念慮持此答穹蒼

六言絶句

題壁

四十竟成何事生平空古徒遥悔却因循不進空餘浩氣冲霄

與友擬續冬〻日青松不改成詩

冬〻裏青松不改雪中天竹偏紅變節終非志士固窮乃見高風

題春林高隱圖

村逕曲環碧水茆簷直對青山惟有深林啼鳥一破幽人高眠

題秋江獨釣圖

霜楓西山豔豔蒹葭北渚蒼蒼渡頭烟火起處幽人獨釣寒江

題遊仙圖

剖山秋釀玉屑耕雲春種胡麻心事九天白日生涯三島飛霞

其二

看山朝霞作飧吟風明月爲燈笑指蓬萊闕路相將飛渡滄溟

山居

紫閣山中處士白雲深處人家凭枕臥看旭日倚松坐嘯流霞

其二

連簹萬竿碧竹緣溪千樹紅桃稚子能通竒字山妻亦解羲爻

其三

雷雨一天蝶夢雲霄萬里鴻毛畝畝唐虞可樂山林胡不囂囂

其四

靜坐山猿獻果讀書湛母添燈真覺常通晝夜清修直貫幽明

其五

風月一任吟弄雲霞坐待卷舒四時變化巖穴百鳥笙歌茅廬

其六

守水龍吟雲起看山虎嘯風生結契惟巢許侶寄懷係羲皇情

其七

燒榫夜觀周易臨崗畫對晴空知覺兒罔消盡魑魅魍魎潛蹤

贈友

愧我疎狂寡就美君精細多才狂貴飲浮詣實細宜見大心閑

書齋

竹裏有亭最古池邊無草不幽架上經書萬卷心頭懷抱千秋

臘中

雪裏寒梅漸綻臘中春酒偏香六十相將又到空憐兩鬢徒蒼

七言絶句

秋望終南

萬仞蒼巖接碧空寒山影裏見寒松山人不是紅塵客擬住白雲第一峯

華清宮

華清宮殿接烟蘿長日明皇玉輦過十萬羽林何處去傍溪荒草牧兒多

太乙壇

莽莽荒郊柱礎殘春風挾雨晚猶寒卽今野老傳昭應猶說當年太乙壇

其二

太乙壇中石徑斜朝元閣下野花賒溫泉泉水溫如舊不管唐家與漢家

春郊送客

芳草斜陽別酒醺王孫歸去馬如雲天長恨乏雙飛翼喚起春風一送君

東溪

青溪麗日映飛霞渡口東風萬柳斜片片桃花逐水至

上流應是有人家

閒身

春風南澗時尋勝夏日北牕不到塵莫笑山人閒太甚人間能得幾閒身

山齋春事

夜雨新晴曉露寒南軒春睡對青巒呼兒莫去牕前草生意油油正可看

垂釣

惠風披灑坐魚磯誤却垂綸餌是非我自春心冥欲醉紛紛漫擬是禪機

荅詞

黃河太華遞中條明月清風正自豪莫向山人問出處
山人但覺在山高

宿華陽觀

蒼松古殿細流紛爲愛華陽卧白雲夢裏渾忘身是客
玉臺高迓紫元君

晩回華陽

靑山綠水倍戀羣並馬悠悠日又曛昨夜華陽雲裏卧
回頭還愛華陽雲

祝郿邑令君

南山霽色映蓬萊松際鶴飛天畔回安期不算長年老
卓魯千秋眞壽哉

雨後二曲道中

長楊驛路水雲寒幾度急流幾度難羸馬日西策不進
前途石路尙漫漫

春日再上小鴈塔

千山翠嶂拱飛霞笑指長安十萬家最是春風饒意興
一宵吹放滿川花

酬郃陽康孟謀

碧桃初綻綠雲橫靑鳥遙傳錦字鳴瑶什不斷芳草意
春風猶是故人情

題雪裏長春

瓊花琪樹盡玲瓏玉液融融冒竹叢留得長春春不改
三冬猶自雪中紅

題橘贈長公表兄

綠衣鮮豔映冰欄芳意經霜倍可餐郎今關陝還如此
此老由來耐歲寒

秋日蝴蝶

翩翩彩袖百花頭蜀錦吳粧未肯休長舞西施渾似醉
西風落葉不知秋

懷友

紫閣峯頭處士家故人白髮尙天涯何時汲煮龍泉水
共酌松陰看落霞

山齋春事

綿綿細雨暗長空一卷初終河上翁春到人間知幾許
隔簾早見海棠紅

晨過山人山庄

秋山初日照全明綠溪松杉帶露淸仙窩誰鼓雲和調
蕭遙高山流水淸

燕然曲

黃沙白草遮關門磧路三千不見村湧羨燕然銘萬古
至今烽火滿黃昏

塞下曲

金天殺氣塞風寒大將揚威出漢關王師到處伏驕虜
歲幣何勞獬豸冠

問渭川

迢迢遠自渭源城秋雨春淋古渡平如何入水君爲長
不似澧流徹底清

春郊

平原芳草正菲菲楊柳春風黃鳥飛凌風沽酒林間醉

不覺飛花落滿衣

其二

麗日青雲春晝長西郊桃柳共傳觴兵農禮樂由來事
留得春風會點狂

冬至前夜 與友共賦

城頭更與漏聲催雪月茫茫北鴈來共君今夜不須睡
候到元陽一點回

秋夜

澇浦霜寒啼落鴻西山斜月映深松讀罷三墳更漏盡
疎星落落淡雲中

雨中接渭北友人問易旨詩以答之

綿綿夏雨暗長林渭水雙魚薄暮臨漫道畫前原有易
也須默契畫前心

春仲過長安十里亭

長安春半杏花肥盡日黃塵傍馬飛爲問官亭芳草路
幾人得意趁春歸

其二

離亭十里對青門逐馬紅塵未暮昏語君莫踐亭前路
恐踏征人別淚痕

題灞橋館

前林日暖杏花妍野館參差傍灞川多少征人悵望去
春風楊柳自悠然

鴻門

十里高原幾處村紛紛前事漫相論若使人謀眞可遂
漢王早已死鴻門

過臨潼謁段太尉祠 祠在昭應西豐原趙侯新建

新祠巍映傍仙壇展拜春深意尚寒驪
山晚照紅如血爭似先生方寸丹

贈別朱生

有客青門雅性狂相逢慷慨問行藏我道卧龍眞處士

未經三顧卧南陽

歲底送西席張君歸里

熒熒銀燭換杯前把酒雞鳴尚未眠莫怪暫離偏饒舌
當來相過是明年

二曲道中

朔風旭日照寒林一別雲亭氷雪深今夜西牕撰杖屨
可能印得三秋心

扶病過西園菊已大放而趙子省親未歸情之所
觸不覺吟成五七各四絕題之壁間然如黃花
二語則有味乎其言之凡我子弟宜尋繹焉

紅葉紛紛歛滿苦東籬菊放艷西堦黃花自是凌霜物
不為重陽冒雨開

其二

夜雨秋深氣倍凉黃花霜裏整新粧紛紛桃李知多少
只向三春鬬艷陽

其三

一病纏綿月再回扶笻擬共菊啣杯淵明歸去空齋冷
寂寞黃花只自開

其四

菊月初逢第一迴看花看徧更徘徊只須之子歸來早
不望白衣送酒來

塞下曲

萬里黃沙百雉城向來烽火近全清塞兒不識廟謨遠
徒艷將軍傳姓名

其二

不須歲幣與和親謹閉玉門靜塞塵處處笙歌明月夜
九邊今似京華春

途中重逢故人

關門一晤每傷神夜夢徒勞已踰春我此春來君又去
相逢人是客中人

其二

一曲驪歌一愴衷當杯莫惜醉顏紅十年兩度客中遇
他日還知何地逢

其三

旅館寒燈擊柝聲村醪遽勸意屏營人生可使頭如雪
十載南京又北京

新春

椒酒新嘗衣盡鮮家家爆竹鬧新年兒童但喜逢春好
老至逢春只自憐

送客遊江寧

漫道通明屬羽眞梁皇夙契耻稱臣君到江寧問句曲
山中宰相今何人

讀明史節義名臣傳

時賢機智非眞智甯武愚忠是實忠留得丹心照日月
憑將七尺付鴻濛

漫興

風凋萬卉凝霜露雪滿千山似白雲漫言臘首春猶遠
春到梅花已幾分

送學使歸都

四載公程限已分雙旌歸去馬如雲柳枝何凍何堪折

留取清風送使君

其二

青齡妄意計長途投老青霄夢並無長安故舊如相問
但道豐川一病夫

北牕

槐花滿地落紛紛風到北窗日漸曛往事何堪回首計
人間萬事止浮雲

其二

羞向餘生爭得喪何會岐路費徘徊每掃遊塵還故我
不知何處是蓬萊

贈友遊燕

繁華江左首蘇標我進閶門徧幾橋獨有范公祠最壯
至今千載義聲高

寄家復菴於京師

因病匡牀竟一年臨風相憶每悽然即今覓得雙鴻翼
千語終憐意未宣

夏日即事

飯糗羹藜飽便休乘風每喜赴林邱自少原無得喪意
能爭何自到心頭

讀史

除得暴秦酷烈風陽春雪後易熙雍蕭曹若識夔龍意
定奏平平王道功

其二

三章已變暴秦蹤漢業還推文帝隆清淨自關天質好
區區反謂黃老功

其三

高帝戎衣力未遑如何文帝未純王似斯恭儉慚皇極
正是當年誤老黃

其四

恭儉豈惟兩漢少寛仁自屬百王稀當年若得周召佐

眞是成康可庶幾

灞陵

經過靑門路漸分居人指點帝王墳郎今纍纍三原上獨得堅完一漢文

始皇墓

冲霄錮石已前崩銀海金魚泮若氷惟有驪山雲似舊時時還過始皇陵

過鴻門

奮起江東秦頭亡拔山蓋世自堂皇入關不變三章約却把金湯讓漢王

晨過咸陽

莽莽荒沙古渡頭登舟未望不勝愁郎今浩蕩東流水曾向阿房閣下流

其二

歷盡瀕河嶺幾層秦家城闕杳無徵徒餘纍纍北原上不是唐陵郎漢陵

晚歸咸陽愴焉有感

西風陣陣舞黃塵日暮征人競渡津堪訝始皇圖萬世咸陽二世已歸人

經渡口感事

急雪朔風赴渭川相將渡渡赴君原渡頭泣問招舟子五載征人幾度還

石樓秋月　樓在大圓寺

三峯矗㞳對憑臨一水澄泠繞殿深今宵恰際松梢月萬仞空明宜沁心

紫閣老道

高頭杜杖皆如台古貌龍鍾畫上來爲問雙松三百歲當年若箇半翁栽

題醉仙圖

漫笑仙翁醉裏身仙翁醉裏自乾坤郎今四海幾多醉

透得仙機幾箇人

遊方士見予多靜坐以予習鍊養之術爲出離生死計者詩以答之

本無生死繫胸中何有神仙羨葛洪直以衰聾息萬慮全將心事付鴻濛

進紫閣略見老道人拾地華

久傳五百會龍沙會識終南有幾家神仙不死還須飯雨後山中拾地華

讀杜詩飛揚跋扈爲誰雄詩示童孫

宇宙憑何作主張男兒宇宙翊綱常看取如車何事業

放言跋扈與飛揚

書齋春事北關書齋南向北城齋中竹覆前院不見官城獨於後齋之前遠見碧筠之頂高拱山峯巍峭而已

海棠爛熳春風嫻細雨新晴自影閑竹密不知城市近
碧叢高拱終南山

書債

一生清福貧堪抵半世浮名始亦多只恐帶來書債重
殘年莫保償如何

春事

雨過春深百卉妍靜觀得意欲忘筌却愛雞雛生意好

每從午後飼堦前

妙契

妙契之深亦藉頭古人業在無一留每從論世得心曲
直印千秋與萬秋

其二

妙契之親在昊天天人相契本相懸每從靜裏觀眞宰
只與吾心共靜淵

其三

妙契之切在吾性乾坤同體原明定每從無欲握眞機
合地通天直性命

其四

妙契之眞世與身親疎遠邇幾多人每思乾父仍坤母
正是同胞一體親

訪山人不遇

溪轉風回徑漸平柴門深處竹陰清仙翁採藥知何處
留得閒雲管送迎

六十初度

甲週兒輩競稱觴隱痛蓬生祇斷腸希聖無成賢尚遠
一回把盞一情傷

其二

身外浮榮覩敝簽可堪一事慊心無戲堂抱恨斑衣老
化境仍輸遂大夫

追痛

白首雙雙尚兩親羨他北舍與南鄰嚴親見棄方週紀
慈母新違又四春

春日雨霽伴友登眺靈臺靈沼竊見文聖遺蹟而無一畝之宮一碣之石生其地者滋之愧矣憑弔移時慨乎情愴

夜雨新晴並轡來登臺瞻眺意悠哉灃水全如護聖蹟
西流到岸却東迴

其二

歷盡阿房與建章秦宮漢苑等消亡靈臺只以留仁主留得灃涯共水長

其三

細嶺迢迢西到遙靈臺踞趾畧加高端知聖后恤民力堪察雲物不外勞

其四

靈臺經始自民成力自吾民反詫靈卽今閱歷三千載渺風猶見子來情

其五

波平沼涸莽荒田魚躍鹿遊不記年白鳥猶如戀聖澤一回飛去一回旋

其六

長灘只以注秋淋不似昆明水到今始信先王仁且智因高爲下不加深

訪友山東

春山雨後草菲菲巖洞深居不用扉我來尋訪莫知處忽有清歌出翠微

端午日感召屈子

情魄知從河地晋忠魂應傍楚宮遊欲投角黍芒無處蒲離騷一淚流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一 終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二

詩

別墅草

春事

清明節屆一天清萬仞終南對戶橫夜雨經宵桃帶笑和風到院竹先鳴幾間茅屋書三架四壁荊籬篋兩銘隱几倏然春草綠一般生意眼前生

草堂

草堂堂外水潆洄地僻竹深客罕來最是春風饒逸興碧桃早遣向牕開

巾齊衡門容策杖霜清布被渾忘寒無事睡餘觀逝水有時興到看青山

讀書字字觀千古評史人人信萬年寒暑全呈活造化乾坤雅供好山川

興來也飲酒明淵詩就還憐康節狂清夢少時羞五伯癡情老至旨三皇

夏日煌煌融暢體春風落落披和襟雪連冬至資瑩魄月到中秋爲印心

兩間幹濟人猶我七十骯髒狷半狂磊落一身公宇宙雍雍四海際陶唐

漫興

浸道山鄉僻山鄉野味長春風楊柳禱秋水芰荷蒼况有泉經戶兼饒竹代齋南山青萬仞壁立對吾庄

寥落鄉居寡參差山樹深野花無俗艷時鳥盡清吟雨後觀泉水晴來望碧岑年豐輒吾喜不自覺何心

卽事

郊裏百泉繞門前萬嶺橫時時白鷺至日日瑞雲呈欸容容沽酒吟詩閒朗聲每逢籬菊放輒夢逕淵明

吟

旱後頻雨春麥芃芃豐可知也喜何如之油然成

和風吹面暖惠日歷時長新雨桃花嫩春榮茶子黃西經泉水潔東過藥圃香更是茲遊豫豐登兆寔祥

晨起

本達三生夢何知兩鬢霜夜來新雨霽晨起春風長野色通籬入時花撲案香嵐深山有信却疑到清涼

惟應

宇宙懸疣士乾坤附贅人羲皇已上世洙泗莫能覩用武身先老逢時病更因惟應祝 聖壽長作太平身

獨得

人世饒三短謀生乏片長每防咎戾集敢計姓名揚海

闊天空意和風霽月場時賢今盡擲獨得供文章

餘生

老矣何堪供應酬相將卜得邑南幽山從門外雲中峙水向村邊樹裏流看竹何須問竹主吟詩不用訪詩儔昇平四海身猶健閒得餘生可浿求

讀擊壤歌

展卷一吟一曠然堯夫千載一靈傳渾將海闊天空意盡付吟風弄月邊無計驅車重問洛（昔癸未初冬會謁安樂窩遺像）有時晤對儼同天從今擬共無名老勝日春郊和幾篇

夏夜

紅日迢迢逝繁星歷歷明涼風漸漸至暑氣浸浸輕況是塵全寂還欣念並清瀟然身與世何處是蓬瀛

我來

我來空到去如初一物將來帶得無即今細割吾生贅還我清空一丈夫

中秋

積雨盈旬值霽天呼兒沽酒醉宵筵人間難得中秋月一度啣杯一曠然

積雨盈旬值霽天呼兒沽酒醉宵筵人間難得中秋月絃管無聲倍曠然

宇宙

宇宙由來開闢長誰從宇宙扶綱常天心本向綏猷寄世教還憑彜訓彰堯舜功勳卽道德孔曾性敎寓文章千秋宗範七篇在表裏六經冠漢唐

性情吟

性是情之源情乃性之流源清流斯潔無徒流上求君不見泥裏叨叨洗土塊洗到塊盡泥終在

中和吟

中是和之體和乃中之用要得和不乖須是中契情君不見黃鍾應律協宮聲千擊萬擊胥和鳴

代簡答人

雨後清明更一天千山一似頓增研忽有仙人攜赤鯉惠然長箋問眞詮到處弛張闔闢尋常行止寓經權語君文武容殊用那得機關可另研

感興

清醇易簡程明道篤厚沈深朱晦翁千載賢關端有賴兩間聖域可無終經綸時措符天德敬義兼融契地功四子六經樞紐健自強二字是參同

林間

莫問林間事林間事事閒每逢新雨霽獨喜對南山

莫問林間事林間不浪遊每逢讀易罷倚杖玩溪流

莫問林間事憂喜不浪來時花或到眼亦自笑顏開

莫問林間事時時杜德機魚任淵中躍鳥憑天上飛

讀皇極經世

半識辛勤未識眞還從六籍問迷津歷時竊見東山意
回首轉疑洛水因仁義一原容殊用天人二致本相親
堯夫號善言天道終讓箕疇在天人

百源山裡苦思勤算入毫芒古未聞却是箕疇逼大義
天人子母不曾分

答問靜

我向六經曾問師中庸幸告我心期欲知一念入微處
須認七情未發時況是初心學定靜端從本性覓根基
語君莫畏中途遠舍却中途路便岐

最是俗儒難解懸身懸不畏畏流羅會是舍却初心靜
何路眞超五欲巔一念澄時平似地七情順日渾如天
語君莫畏中途遠却是中途當念還

答奇觀

君住終南泉石間何須更問世奇觀惟余獨解評山水
第一清明雨後山

深谷龍湫深百尺高峯瀑布高千尋可人更是澄潭水
萬古空明沁人心

楚遊草

宿確山驛 是日觀山東河南流民載道兼聞登萊飢饉之狀不覺夜不成寐

青燈不寐將明夜白髮空增未老身漫道書生憂似杞
書生本是　聖朝民

客愁

計日將成臘念予來自秋高堂兩月夢客舍五更愁千
里民生瘁三湘米價稠 楚人以貴爲稠 況聞青兗道饑饉梗行
舟

初渡漢江

初試澄江一葉舟淩風競渡若輕鷗中流自在眞無似
恰似年來性海遊

送倪旦老往粵西謁馬提臺

一葉孤舟泛遠程楚江風雪尚前征語君莫向官衙住
久住官衙損性靈

憶母登黃鶴樓望秦川

江樓西望獨凭欄華岳雲峯遮萬山堪歎昔人乘鶴去
不留仙馭到人間

黃鶴樓

昔讀崔灝詩慨思黃鶴樓仙翁終不返江山空自留雖

復白雲在更知是舊否感此憪中曲萬事付悠悠

再登黃鶴樓感而有賦 樓頭塑黃仙駕鶴升雲像

重上江樓駕鶴亭鶴飛樓尚莫江汀石門萬古鎖吳楚澤國千秋壯輸屏安樂宮墻業作硯士衡宅畔久無銘松風九曲兼荒草雙眼應憐鶴背惺

與胡攸臣董虞飇泛舟滋陽湖候月 十一月初九夜

兩月欣來楚三冬未見雪夜棹滋陽湖凌風醉皎月小試乘風棹輕舟晩到門如逢彭蠡宿遠火點江村安國眞名士仲舒正少年欲迎湖上月共泛釣魚船

湖中梅放重題示虞飇公子

臘趁晴雲至梅先春信開看看逢泰運如辦紫霞杯

題綠蕚軒新梅

何處來珠樹羅浮種自眞不爭桃李艶最與松筠親寒歲居三友瓊芳冠早春玉堂與草舍孤韻總無塵玉骨天生就瓊花雪裏芳探春先百卉馥閣最朝陽疎影偏宜月氷姿不畏霜年年繁結子調鼎正難量

元日和復菴憲副祝天

爆竹殘聲散曉烟瓣香客裏祝南天愚生草莽無他願聖主皇圖鞏萬年

爆竹殘聲散曉烟炷香叩罷更祝天微生身世無多願老母平康過百年

爆竹聲殘散曉烟重重祝罷更祝天知交盡建夔龍業四海全無飢饉年

正月六日晨訪趙又清於尚以朋高冠草堂尚臥未起

磴道盤雲嶺柴門松桂妍東山日巳上一枕尚高眠

梅竹成三友江山環四旁俗氛那入夢應是夢羲皇

柳浪鶯 爲董大參賦

漢江東對九峯岑柳浪新鶯囀上林祝君莫向客窓吽觸起遊人望母心

梅影 爲董大參賦

淸晝孤標巳不羣况逢風月影披紛我今欲寫眞圖樣一影千秋留靚芬

麥浪 爲董大參賦

一天青蒨隴頭豐滚滚波濤態未窮我爲寫眞容君信否太湖雨後洞庭風

微雲 與董大參道誼深知故篇中往往寓規勸之意

新霽梧桐月正秋蟾光逼影艶如流澄天自合一天淨那用微雲河漢留

遠寺鐘聲 爲董大參賦

武昌城抱大觀岑山寺佛燈午夜深爲問城中十萬戸
晨鐘醒得幾人心

夜裏漁舟 爲董大參賦

怍此漁翁一葉船風波夜裡傍江眠人生多少謀生事
何苦百錢與命連

秋蝶 爲董大參賦

何事乘風到處飛蹁躚一似醉楊妃却憐雙袖秋前舞
不解秋後蛻舞衣

蜂衙 時湖南紅苗未平爲董大參賦

一堂圍聚護元君隊隊飛來獻蕋均寄語湖南猜獠輩

昆虫也自解君臣

鶯簧 爲董大參賦

三月黃鸝柳外飛巧言如訴復如誹勸君莫啼公卿屋
富貴園房多是非

蝶板 爲董大參賦

脆質不堪書漆字希聲仍自愧鳴榔徒向花前鼓雙袖
那能金殿舞霓裳

千丈松 爲董大參賦

華岳西隣太白東一株挺爾占高峯男兒意氣凌霄漢
何數區區千丈松

淡雲 爲董大參賦

如氛如霧還如熏緲緲翩翩天際紛因何一樣章天藻
不爲乾坤作卿雲

千竿竹 爲董大參賦

勁節稜稜耐歲寒汗來還中勒勛看英雄若欲垂千古
須罄南山百萬竿

武昌客舍雨中餞卜臣胡君就遂平西席

春雨瀟瀟客舍凉餞君那得免情傷念我離鄉羈楚地
憐君去楚向他鄉
青燈綠酒餞春宵欲訂相逢計尚遥應待天台返駕日

錢塘江上對秋潮

月夜爲友邀飲前湖即和原韻

月朗湖全白風清舟自平叨從仙客醉何處旅愁生漏
永燭頻換情深語不驚良宵寧易際殘酌尚須傾

十四夜武昌城觀燈記事竹枝詞

陣陣秧歌畫鼓催蒲城燈影似花開月爲春燈避豔去
龍啣火樹送春來 是夜陰晦

元宵

武昌城建漢江頭城裏春燈徹夜遊不是蒲城官長好
人人爭似太平秋

張太忝新樓招飲

亭亭高閣建湖汀春夜瓊筵晝燭熒却笑明晨奏太史德星中聚少微星

滋陽橋春雨

百頃澄湖水連宵細雨中垂楊滋沐碧文杏帶淋紅濛霂全疑霧淪漪渾似風滋陽橋上望天地一鴻蒙

二十一日夜客齋有感

江城雨過客窓寒夢後思鄉起萬端欲寫由來先寄去泰關雙鯉寓書難

三登黃鶴樓

不謂春深尚滯留登臨每喜上江樓楚天雲霽千峯秀漢水風調萬艘浮加錦繁華同逝梗驚人軒冕類寒流男兒倦破長風浪不似仙人那可休

滋陽湖吊賀文忠 湖在城中東南張獻忠破武昌亞相賀文忠家居一家二十口殉難湖中

一水蒼茫萬樹幽當年簫鼓楚王遊向非亞相增顏色翡翠芙蓉冷萬秋

地以賢傳乃不徒白也何事漫相呼從今欲易滋陽號直換佳名亞相湖 唐李太白為郎官湖漢陽令題郎在對面

國破那容家獨存每逢陰雨泣黃昏寄聲莫注溝渠水恐汙忠臣烈婦魂

雪中懷達夫上人

僻巷松筠滿城中似茂林半生兄弟淚千古君親心歲暮悲春草雪寒泣素琴 達夫善琴 子猷興不淺其奈阻途岑

武昌春雪

鄂渚雪漫漫春來倍覺寒迴風迷驛路積素失青巒酒煖梅軒醉爐紅客枕安獨愁慈母意遥念子衣單

客中逢雪

離鄉忽隔歲自詡自長遊每喜識加諳殊憐客未休雪深難問信鶴去倦登樓明日春交仲高堂想又愁

喜得舍弟家報

黃昏書到報平安兩地懸愁一見寬深夜幾迴潮寄札燈花也似對人歡

得舍弟手書知家慈康泰而二曲夫子夙疾稍痊兼荷

皇上西巡時旌禮異數既以誌喜兼申謝復龐憲副益家師夙荷憲副眷注近年來更荷其粟帛之餽深也

楚雨連朝暮愁心縈萬端春風傳札信題字報平安老母身全健家師病漸寬結腸倏解盡晚飯頓加餐

聖代優肥遯士林憲耄年此日宗元禮千秋重伊川門
墻憐我魯知契戴公先達年資饋裔盡賴江都賢

臨漢江

三冬滯客櫓景物嘆殊方漢水輕風白楚山映日黃新
年昔又盡客路若方長歲更歸無日高堂又斷腸

席間共擬蒲湖明月吊湘娥

秋水連天不見痕桂槳欲奠畫偏昏蒲湖明月徹天地
應是湘妃一點魂

客懷 二月晦日

萋萋芳草柳含烟鄂渚愁臨春暮天家在長安何日到

寄書北雁已南還

一自晨昏悵遠離悠悠輾轉憶前期春風柳絮含愁夜
又是慈幃入夢時

綠柳紅桃傍眼明秦關書信久無聲撲燈今夜郎須睡
恐入深春夢不成

黃州草

題江天一覽亭 亭在郡治西偏竹樓舊址之北踞地最高郭外江山雲樹一望無際

江城雨霽春風問樹裏樓臺江外山莫道茅亭官舍近
城頭始射此亭間

題覽勝亭 亭在北城頭又踞全郡之勝創治之少祖山也

漢江迢遞武昌廻赤壁連江百雉開為賀齊安諸父老
而今此地福星來

又 二月十三為太守赴任而余詩題在十五

覽勝昔曾懸夢想 昔賈可齋觀察曾為余言此亭之勝 凌風今竟躋亭櫳
凭欄果見楚天盡仰睇真疑帝座通漢水新添春浪白
樊山遙現瑞雲紅兒童竹馬官街滿為是前辰迓郭公

西亭感興八首 郎呈華西先生

齊安邑盡水山間生理羣黎此最難太守於今來衆母
莫須更慮虎狼殘

堪嘻江城晝日長無邊草樹頓生光從今各自安生理

無復樂郊願他鄉

浩浩長江抱雨關萬里雲樹萬重山齊安自是鍾靈地
為問何人學孔顏

黃郡人文冠楚中講堂何似雨川風寄語諸生羣弟子
郡守不讓古文翁

玉堂仙署仙樓邊經術重逢漢吏賢不信試看三月後
訟庭果否事蒲鞭

漫道崇賢漢吏傳華西 李先生別號 重道踵當年不見西亭
新坐榻今來時為布衣懸

春風桃李盡芳顏花落公庭訟自閒莫向山頭尋姑射

使君公署自仙山先生素精元旨治尚清淨

春晴雲盡楚江天惠日淸風萬里烟漫羨蕪公銘孟震

重題君子待新泉州有君子泉蕪公爲孟震題

赤壁一絶呈李華西先生

赤壁山頭雉堞連千秋勝地著坡仙名賢到處原增重

豈獨區區二賦傳

遊林臯赤壁輒讀賈可齋太守石刻題留慨然憶

舊不覺淚之沾襟

處處登臨見手題春風憶舊毎生悲黃州墨妙留名勝

盡是他年墮淚碑公守黃有善政黃人以爲六十年未有至今感念不已

夜發陽邏舟中即事

帶月發江鄉歸程爭未央晨鷄鳴遠岸畫檝泝流光曉

色緣窓入江風透體涼却憐閒覽勝也自犯星霜

歸自黃州滋陽橋登望

楚王臺畔柳條斜冉冉新桃又放花爲報春風莫急去

乘春羈客速還家

發漢口五里途中即事

緣途柳巷覆淸溪芳草萋萋江畔齊廻首武昌春正好

晴川桃放漢江西

辛卯冬赴湖北實齋中丞之名過襄陽逆旅主人

固求題卷口占六言半律二首以答其意

漢水依然澄碧峴山巋爾嶙峋爲問襄陽父老當年耆

舊何人

坐鎮幾多名將專城何限豪賢如何千秋百世寥寥羊

杜獨傳

南遊草

舟泊丹陽

落日陰雲盡輕舟向晚涼玉蘭月下醉長嘯對丹陽

歸舟仍泊丹陽

雨過暑還在更深風未淸多情今夜月依舊向來明

晨渡長江

洋洋者水耶蒼蒼者天耶日光雲影洲樹蘆烟出沒隱

現於天光之下水色之邊耶

長天浩浩接青天雲外千山斷又連一葉輕舟任蕩漾

杳然身向太虛還

舟過金陵

金陵原是帝王州六代皇都盡此都漫說齊梁須讓宋

元嘉盛治亦東流

浩浩長江接遠空鍾山返照半邊紅傷心莫問陳家事

玉樹歌殘王氣終

蕪湖阻風見燕子剪江

盲風特地起移棹向江沱顛狂小燕子故故犯江波

蕪湖夜泊是日大風幾於覆舟

風色如同動地浪頭直欲滔天洪險今憑忠信此宵依舊安眠

自三灣發舟假寐片時而舟已渡江

三灣宮殿與雲齊柳浪風烟望轉迷一夢華胥鷗鳥喚不知已到大江西

日西望舊縣鎮尚遠而以風清浪平舟行自如

江流一望浩無涯日晚風微路尚賒一曲清歌落照逝

蘆花隨意拂窗紗

過鳳凰山山在江心

三乘歸淨土一柱砥江腸爲問山中衲何時棲鳳凰

舟泊荻港

荻港還留滯遷陰且繫舠南風晝不轉西望目徒遼待月林間石乘風柳下橋悠然聞梵誦歸路欲忘遥

是晚乘小艇歸自橋頭港經過寺觀居人皆依山臨水維時皓月橫空清風入舫領而樂之想蓬萊方丈或當有此況味非得阻風何克際此人生風波小阻未必盡不幸也達人正須味無味之味耳復歌一律

豈謂阻風滯相將日又聞居人臨水次紺殿聳峯巔明月隨舟影清風入畫欄却忘非瀚海疑是泛三山

舟中聞觀音堂梵音

碧閣松篁護白雲天光水色杳難分梵音不逐長風去却送客舟枕上聞

舟發荻港見漁翁操輕舟出入蘆灣

風順洲同帆逝日晴波共天流愛煞蘆花灣裏漁翁掉弄輕舟

舟指銅陵

問程楊柳渡遥望翠微宮山密天如隘波澄地欲空江明上下日船渡東西風努力牽舟子銅陵指顧中

舟發銅陵

江行不可盡江外復千山一自銅陵驛落帆二月間孤舟留客夢酷暑甚衰顏却羨凌風翼雯時過幾灣

江行無題

舟入銅陵界酷暑殊不可耐觸目感事輒占小詩自遣不謂數日中遂得五十餘首蓋目所及見一時漫浪寫出故語盡率情章無倫次然江行所見與江邊居人及蘆戸漁舟情況概見於

斯矣採風者或有取焉

帶月舟已起見月舟未止莫怪客行忙江程方此始

楊州買客船本擬代駕乘看看已半月乃始到銅陵

下江多壯邑上江饒名邦漫說銅陵僻銅陵跨大江

大江東北去一港入西南銅陵幾萬戸宛在水中涵

妻同携刀豆兒起削毛桃泅江不畏險撈鰕那知勞

葦田八九畝茅屋兩三家籬間長男女江面作生涯

江外蘆花岸江裏蘆花洲蘆花無裏外江水中邊流

樹裏還藏樹山邊復有山牧童吹羽笛偏戲高峯巓

扰江剩釣磯蔭江叢楊樹樹裏蘆花洲行客泊舟處

夏日幾忘暑冬天不畏風兒女五六口盡長葉舟中

江上多松樹江邊長蘆花蘆花無遠近烟起即人家

田多居人衆田少居人寥家家打魚船在在金龍廟

柳暗烟如哭波平風漸微翩翩雙白鷺對對剪江飛

家家漁是業處處居依洲兒童解没水少女會操舟

開門多向水結屋盡須蘆全憑栅作蔭不畏水衝途

日夜舟爲屋春冬水上行一家五六口靠着打漁生

潮頭爭水勢雨裏舞輕簑從小乘風慣輕舲不畏波

日裏栅作屋夜間月爲燈大兒解渡客幼女善搬罾

茅洲三兩間洲裏依高隴爲有蘆花灣不畏江濤涌

堪羡漁舟裏男三女又三果然食水族眞箇最宜男

漁婦解搖櫓吳牛可代船編荻即爲屋食魚不用錢

帆以平風滿舟從曲岸斜江心滚白日水面浮人家

扰江即近港隔市不通橋時時愁暴雨夜夜防江潮

山角即邊水水邊港盡斜打魚但得便近水即爲家

江水依微樹樹梢碧嵐山白雲千萬叠却似冠山巓

酷暑停舟甚乘風嘯石巖却宜江外樹次第迓風帆

舟行已千里處處傍峯嵐欲從商賈問若箇似終南

十三解没水十五即撐舟港裡撈生鰕江邊弄水牛

一艇從前去一帆隨後來却憐牽上水偏被石尤摧

江心多蘆洲洲裏多垂柳撐船箇箇便水閣家家有

港北有人家港南江水盪共籍垂楊樹居人環結網

山下流江水山頭鬱青松松風日夜至何日江風通

夜暗江花暗日明江水明江天通一色舟向鏡中行

水路却無路江程那有程全看風勢順不管牽舟行

青山江外水天色更連山江天明似鏡碧嶺亘中間

長江水性直觸山即崩山可憐牽上水還要迂山灣

過山復有山經灣還有灣茫茫千里道盡在江水間

山田愁石塊水田愁稗草汗盡筋力竭苦向何人道

日間踢水車雨裏抽稗苗輸稅渾忘重上縣不惜遥

江南萬水千水江北千山萬山牽纜纔經石上挽舟又過江灣

江南越石拽纜江北拉帆行風安危十倍百倍勞逸千重萬重

𦬊江橫枕巖石破龕惟安龍神茅屋五家十口汛兵一鋪三人

屋後全無鄰里門邊尚有荷花客至留坐煮茶兒歸挑担澆瓜

上水全憑牽纜拽舟不畏逆流却笑舟人憎憎一檣牽入蘆洲

晨發自東流舟行僅一舍繫纜蘆花灣乘風柳樹下

切莫重蘆稅蘆戶最寒心時時愁焚燒日日患漂沉

切莫重蘆稅蘆稅不可定今年長蘆花明年江流勝

漁舟且莫稅漁人深可憐憑將數口命日換百文錢

漁舟且莫稅漁人生理窮利收洶浪裡命付風波中

舟過大通五十里九華山

澄江凈如匹練日夕晚照通紅回首九華雲外奇峯歷歷目中

樹隱千山腰底月移九瓣峯頭爲謝杖履高士此番且讓君遊

黯得無雲遮掩還憐此日忽過悵望舟中極目幾迴倚欄浩歌

峯排九峯皆好逶迤一路獨清此夜蘆花洲裏夢同地藏談經

舟行望池州府

晚照青山愈碧明霞江水全紅笑指池州寶塔欣凭窗檻乘風

晨過池州府

江廻曲港漁舟遠月隱清宵烟樹深一塔西臨鎮水口九峯東抱護城陰滄洲蘆荻咽天地白日春冬自古今

欲向漁翁憑借問蓮花高士住何岑

李陽驛

半月方來荻港驛三宵又滯李陽灣望望鄂黃如萬里兩關更隔幾重關

阻風天妃廟望小孤山

江風不可渡鬱鬱對孤山念我行程急寧同日月大兩宵留客夢一舸滯江灣何事飛來石衛波未肯還

巖巖峙逝波挺挺砥中流萬古骨常勁千尋幹永留青松迷晚霧紺殿俯停舟雲路洶波裏惟應夢裡遊

孤山

天地初生卽生水小者成河大者江流日夜滔天地逢土逢山輒崩撞君不見緣江一帶螺螺山處處墮水水成灣又不見緣江傍水漠漠田朝生蘆葦暮作川水性至柔實至剛以此衝突摧山岡奇哉小孤一卷石峙然獨立江中央洶波亘古湧日夕砥柱屹立歲月長吁嗟乎萬古千生此一秋忠孝節義乃當留人生心挺孤山骨庶幾不遺孤山羞

阻風仍雨

不謂南風甚三宵更滯舠煙迷吳岸樹雨暗楚山嬈天妃廟宿松界江之南則彭澤境也仙觀金疑動江波一似潮潯陽近在眼

咫尺莫騰超

舟行

江外千山碧江流晩日紅雲移曲港樹舟送滿帆風瀟灑洲前鷺青葱嶺上楓看看白鹿到可得謁文公

江上勉行

舟行不可盡夜裏尙行舟一水涵天地三江自去留自彭澤而下江間蘆洲爲三繁星隨棹轉銀漢帶波流明日匡廬近凌風五老遊

夜泊五里套

傍晩方移棹歸心不可勝猶聞彭澤柝尙見宿松燈閃閃蘆花動悠悠旅夢與九江明日到竊喜奠春陵

本謂舟行疾何圖滯客程陰晴凡幾度順逆俱曾更偃卧看山水虛心會友朋胸中康濟業還喜印羣英

舟出宿松界五十里喜風

維陽買酒酬舟舵又過金陵二十天本道舟行須白日來風夜半伴魚船

幾回停棹滯江灣夢謁金龍碧殿間分明語我前途順一葉輕舟穩似山

羇舟不作羇人思正是乘風得意時白鳥過前似喚客蘆花拂檻欲催詩

楓葉灘頭萃水鳥蘆花洲裏戲兒童兩日舟行三百里連朝帆拉半邊風

聞雞早已啟船窗喚起舟人逐件[illegible]從今敬謝江南樹指顧安行楚地江

蘆花灣裏鑑塘開出得蘆花江面回一從借得南風似夜裏同舟次第來

過安慶謁元韓忠烈祠祠中有石砌墓卽忠烈藏骨之穴

艱難盡瘁身何補社稷將傾寇倍張留得三綱照日月何須百尸計存亡英魂不共江流逝義骨應同石棧長漫道當年王氣歇雙忠彪炳千秋香此地韓公以守土一家殉難而繼此

則余忠宣門卽殉難如此

舟指彭澤

乘風亭午還行舟江到彭澤間幾洲南望雙帆出樹裏
應知洲外有江流

皇皇日裡尚追程郤望江西萬嶺橫爲問今來彭澤宰
可能格調似淵明

小詩直起六朝弊大節仍留千古傳我欲一杯酹故蹟
深江雲外萬峯連

舟中逢立秋

蘆花漸漸露凝寒大火西流此夜看欲渡長江卽盡渡

秋風不管客衣單

立秋日晨起發舟

東山月上映江光兩岸蘆花似曉霜依舊江風頓洒骨
果然秋意到船艙

立秋一日舟中晚行欵語同舟諸君

長歌珍重謝江東西望潯陽九派通雲靄長天晚照好
一杯瀟洒滿帆風

前宵酷暑薰人骨此夜秋風透體凉人事推移眞莫定
達觀寧肯淚過張

雨過舟行

雨過南風靜相將趁客舟卽今八槳疾何憾雨杳留山
翠如堪摘江平欲不流逍遥憶性海連日澹悠悠

夜經彭澤

客路經彭澤南城落照殘趁月秋波湧上水晚風寒廊
廟非吾事鵷鸞自備官性應辭鳳詔澧水老漁竿

將到湖口別江西同舟

發棹自江陰流連日月深同舟君早去動我未歸心

舟入湖口界

解纜從維揚舟行踰月長渾忘身作客郤覩水爲鄉灘
淖蘆花勝石山莧茛黃廬峰如可到長嘯對穹蒼

過湖口關

東吳西楚湖爲關縣在山頭湖口間龍蟠萬里三江遶
虎卧千山四鎭環鞚轄石鐘鳴日月紛紜客艇任留班
郤慚廬阜烟波外五老擎天亘古閒

舟泊九江

戴月舟移彭澤岸披星路指九江東一從經雨天妃廟
直到潯陽未遇風

從豬波湖入通山

豬波初此到湖水清如江東吳眞澤國西楚半湖邦水
落舟行曲風殊土語龐通山雲萬疊望入船窗

故人官此地屈指七年多自是牛刀用其如驥足何歎
雖須歷試楷督亦絃歌今夜新亭上同僚看繡幡

題通山署公堂（縣無城依山隨川而居）

不盡千年翠爭來獻此堂案前閒雲度檻外野花香俗
樸公庭靜官閒化日長蔣公千萬載圖誌艷循良（地輿誌謂通山循良自蔣公始）

此地多山水時時風物清全憑河作道似仗山為城竹
樹林間趣雲霞吏外情莫須吟夜月深雨意難平

舟指黃州有懷華西太守先生

憶昔風帆相陪今來一葉重遊慟然昊天不弔西風冷

落黃州

黃郡楚中巨郡歷來代值循良若語清通簡易先生惠
溥藝王

江水依然東去黃岡仍舊北從風物依然公逝黃昏淚
灑秋風

紫閣草

大圓禪院（舊係子房仙窩今更為寺）

避夏今來此禪房昔歷心堂前空翠滿廊外竹林深濯
足從溪泮乘風就樹陰由來齊得喪一倍洗塵襟

混浪一生事支離七尺身何圖今溽暑至此避氛塵碧
竹凌霄漢蒼松應負鱗清風明月夜伴作上皇人

香刹悲仙掌碧筠響梵天千屏横翠嶺一帶亘晴川虎
嘯風頭樹龍吟澗底泉雞鳴風雨夜應得赤松還

山房感興

此地本仙山留侯昔閉關白雲留萬樹玄鶴舞孤壇洗
藥溪流淨封鑪石棧間同嵩茹醢侶止為昧追攀

夜坐

遠寺疎鍾清初弦夜月微松風清暑氣竹露沾人衣地
勝全忘病老來久悟非如何林總輩相率蹈危機

禪堂前院蒼松

眞共千秋老不同拱把身春風梳鳳尾秋雨洗龍鱗靈
液長生藥香花玉饌珍西成子倍好顆顆棟梁仁

山門望雨

岧嶤白閣秀崒嵂主峯間一自乾方瘖倏然雲頓還疾
風翻白葉急雨失青巒西塞饑荒甚可能遍九關

乙亥夏携童孫避暑紫閣山下大圓禪寺邑中聞
鬧事大異尋常而積四十餘日尚無休期傷醉
風之頽墜不覺惓然成吟

多病欲忘緣禪房戒倍堅何圖蠶鬧事頓起太平年

雨中收得紫松鱗

片片紫鱗落蕭蕭細雨微和丹顏色好應是赤松衣

禪房漫興十二首

時時溪遶寺在在樹連天終南雲萬疊盡在石棲前

奇樹多難識珍禽不辨名幽花與異草隨意堦前榮

紺殿依崧岑清溪傍竹林禪房容到少應爲白雲深

碧竹高而翠清溪曲且幽堂前老木槿朝暮自開收

新月如秋月蒼松似畫松爲憐松月好坐嘯碧雲峯

高閣臨谷口清風晝日凉北窗不待卧然後到羲皇

山靜暑無侵炎氣驅已深清涼簷下水況復沁人心

雨霽山光新秋清更少塵夜來松際月一倍最宜人

松月爲我照松風爲我吟風清清我骨月朗朗予心

簷前竹碧翠堦下水清淵青山處處好坐對欲忘言

久厓山中想今來慰乃心不用急還家此中有別音

已向山中老猶恩老此山不知殘歲月造物肯容閒

山門開眺

萬井清如畫千山抱似屏白雲與碧樹盡契幽人情

對月

如坐玉冰壺渾忘古佛殿不用繪心譜月明卽本面

題彌勒佛堂 有序

長春若暑攜童孫輩就風紫閣禪院田上人假我彌勒佛堂棲遲偃仰素月相對見此佛裸腹自適怡容寡愁知其眞得坦白灑落至味也三人可師一得可採竊不敢以儒釋之界限之六言一絕用示重孫

坦腹當無宿忌容容應斷新愁假得師臺偃仰肯仍貽却師羞

感旱

黃壤雍州上上田向來三輔每豐年如何穀價騰三倍陸海於今轍旱乾

送客入蜀

三巴雄關鎖劍關兩川逼在萬峯間莫向諛溪詢易解

君平近佳射洪山 謂愧

卽事

睡起仍如醉穿林到水汀雲移山吐碧雨過樹添青谷鳥吟晴日鄰僧誦五經悠然逢盤石依舊坐如冥

禪房

禪房本自靜況復在深山蒼松清予目脩竹怡予顏谷風與嵐光一一滋心歡卽此到懷葛超然出世間

獨步

香閣凭山麓青桃映碧巒每從簷下望如向畫中看身

與心兼寂名同利並乘所由辟穀老當日晩追攀

對紫閣

紫閣山頭日光從東海生紫閣山頭月光從西方明盡此山中物孰不秉雙精惟人尤爲貴獨推萬類英五德與萬理炯炯性中成今也欵來此晨宵結山盟倘如郎昏昧能毋負三靈 日月爲二靈共山爲三靈

折得野菊付小孫

折得岩旁菊清灩亦自妍一枝今付汝莫作野花看

山房雜典

奇峯直入雲際紺殿盡依峯巒廟外流渠走水堦前翠

柏蒼杉

溪邊綠竹偏碧松下秋風倍清名堯翠巔雲卧寮溪澄潭鶴鳴

深谷應聲若響秋林寒露如冬雨後紫峯偏艶雪中紅葉倍濃

崒嵂哉山之貌清幽者寺之容石室常無人到山門時有雲封

下界村庄歷歷上方殿閣迢迢毎登石樓遠望恍如身置雲霄

福地山谿偏別仙源風物不群竹裏時鳴異鳥峯頭毎現卿雲

夜月毎同僧話午風輒坐山門更愛雨堂諷誦禪林規矩猶存

不妨木石與居有時鹿豕共遊胸次渾渾灝灝情懷淡淡悠悠

共處無僧無俗積時不忘不親僧如懐葛世界客似羲皇上人

岩旁赤石竹

八月朔後三日午飯後携海福沙彌勛兒循澗上窄徑欲觀前岩之勝見徑旁赤石竹一本艶

發小樹樹下荒草之中竊以無人自芳有君子之操隨口一絶用示勛兒

終歲憑樹蔭常時任草封秋深顏自艶原不爲人紅

贈大圓寺衆

地如白鶴寺僧似上皇人爲緣機械盡雞犬亦相親

松樹仍雙樹石城卽化城禪房老與少盡是悟無生

到來已兩月忘暑兼忘形不須持半偈已自超三乘

後院雙松

貫歲修容千歲都凌壓孤顛一塵無雙雙只向山中老不是當年上大夫

山中雨後

白雲迢遞鎖禪扉夜雨新經到客稀林葉已紅秋色老

三邊征戍望寒衣

紫閣蒼松示兒

有松有松紫閣巔夏日傲日冬凌寒挺挺冲霄無改色迢迢歷歲常好顏况有繁實延後裔兼餘靈液醫頹瘵吁嗟乎天地生人授之中生成萬物莫能同堅操倘脆偷澤寡能無跼蹐負蒼松

尋山

秋山本可愛經雨倍潔妍山容與山骨朗朗悟心顏有

時倚松望不知松影翻有時對山門渾忘人往還夜來交寒露露滋若更鮮扶筇出西林携孫陟岩巔千峯如螺髻無不翠連天心目已澄爽遂忘晷已偏童孫若久饑三至裾予牽徑轉似廻顧戀戀不能彌及乎過溪水還愛水清漣

夜月

雨後浮埃淨秋星朗月稀不知松影動疑是院僧歸鳥轉池邊樹螢流竹畔扉更深還似醉不覺露沾衣

雨後自家晚赴大圓

還山心轉切驅馬渡荒津落日秋風疾揚鞭故道循松聲如候馬竹影欲迎人皎皎圭峯月新晴契倍親

大圓寺院即事

紫閣山頭寺終南第一峯千岩輝白日萬里入青松精舍憑雲宿石床任蘚封逍遥赤松子幽夢每相從

一刹通雲霧三峯亘古今常留石室在待我臥雲岑靜對空中日閒調太古琴翩翩雙白鶴松際倍清深

最愛溪清淵經林到竹邊風來山似動雨過日偏妍秋葉迎霜老歸禽趁暮還尚思携斗酒乘月眺前川

自得山中意渾忘山氣寒有時松下臥或向嶺頭看猿嘯籬邊樹鹿鳴窓外巒由來聞見盡魑魅任相干

秋夜

竹露瀟瀟落佛燈炯炯垂杈梢懸北斗嶺外炳南箕鵲轉林中樹鷄鳴廊下籬山人踵息好穩睡似希夷

山中即事

紫閣舊山壇秋深萬樹丹每行清水曲獨對紫山巒側柏充朝飯綠芋代晚餐老年揀擇盡無地不身安

雨中對禪院蒼松鷄冠悠然感心

松樹千年古鷄冠半歲紅山人通物理老病亦從容松樹憑年古鷄冠任雨紅山人平等慣客至亦從容

獨坐

洗心惟學易却病欲忘緣依稀林下坐還是未畫前

山中

對水翫清漣登山眺遠天晨霄敎讀外身世兩悠然

萬壑歸溪淙千峯信雨封山中無一事默爾對寒松

山中雨候

紫歌朝雲映日紅千山緣雨和西風大圓寺裏新宮殿
盡在空濛煙霧中

又雨

夜雨初晴雨又回一回凝望一徘徊長安有客還留滯
那得崇朝雨便來時功尙滯長安

山中對問元客

或眺春山或溯川也觀周易也耘田華陰使至遊山鳥
不作鷹雲鶴海仙

獨占終南第一山白雲迢遞鎖青巒大羅仙侶累相招
恥作南宮供俸班

答元客

心頭無繫馭仙車世境忘緣已到家却笑葛翁不解事
區區選地就丹砂

中秋日山房新霽

積雪倏然散遠林向來昏霧頓消沉千峯嵐翠連天碧
萬里晴光徹地陰竹影迎晴如揖讓松風叶韻似歌吟
却憐此夜圭峯月不似天津繫道深王文成會於中秋夜證道於天津橋

與客談禪元

會向禪門問路也從道教尋宗當念還元返本要時海
闊天空

與客談畢重訂諸孫

見性超乘超敎還虛無死無生此是兩家生路紛紛盡
落紆程

練氣原期見性長生只契無生惟命雙脩路又岐傳直
指途清

漫道兩家枯槁原來出世因緣要信吾儒異路彝倫總
會先天

媚佛殊非通識羨仙更屬無明試念七情未發此中何
死何生

秋深峯紫

季夏來紫閣三峯蒼而清心疑紫閣號特自標佳聲一
自中秋雨連綿五宵傾乍晴登前閣山容頓爾更翠肆
章峯上紫英處處橫更若秋霜落紫艷當充盈乃知終
南誌紫閣非浪名以此念天臺原自有赤城以此念帝
居紫霄定紫形還念赤松子應練丹心成向時張子房

從遊感至精兹余抱區區自應通赤誠

入前谷

雨過羣山曙杖策呼孫童趁此山光紫相將望南峯穿雲躡山屐拂露仗南笻東岩竹垂碧西澗木叢紅徑旁朱石竹花發艶獨濃方謂行漸遠當得磴更通緣源未百步峯廻望轉窮但見長流谿潺潺鳴石中相將問樵子幾回眼始空告我深谷裏終無曠然容直待登峯巓萬里乃昭融行行且止止止且止止非吾慵遷喬吾所願入谷那堪從

山中與勛兒偶論漢史

漢家帶礪賜眞盟麟閣諸臣最有聲若就旂常較上下元勳還數趙營平

奔走禦侮功原大寄命托孤勛更多議獄全忘持八議論功何事誓山河

明君不廢情中法仁后還伸義裏恩霍顯逆謀縱不赦可容伊尹更無孫

涓流何足勝源渾偏聽直忘師傳尊漢家大運盡平孺元氣實傷自孝元

山中憶老友涇陽公張君因寄

晧首眞無奈相將紫閣行三孫隨杖屨兩季結山盟松

韻詩難寫秋嵐書不成孟陽筆意好何路寄遐情

雨過峯峯靜秋淸在在嘉山光今半紫石蘚盡成花況現飛靈掌（峯頭仙路顯於華嶽）兼餘天半霞何須東海上迢遞覓仙家

此地傳仙跡石樓雲霧中淸溪還碧殿綠竹映蒼松經雨山容紫迎霜柿葉紅言尋辟穀處丹竈有遺蹤

久斷攀龍夢還憐歌鳳狂不圖邑里釁却得山林涼谷口偏多雨禪房倍少忙蕭然身與世六月到羲皇

日暮雨霏霏呼孫早掩扉孤燈獨對夜憶得故人違碧澗雙流暗三峯紫氣微相看皆老病把手可堪稀

秋逼重陽再携童孫登紫閣西峯直造峯巓

西山多竹木烟嵐倍鬱烝秋葉知霜近黃紫趁節增爲呼諸童孫及時重一登攀緣更攀緣出昨更幾層連天累累者轉若俯岡陵乾坤渾一氣萬里無垣塍但見山與河如帶如畦稜乃知前見眇止爲登因仍爲學正如此日進識日升登峯而造極始信大道弘吁嗟吾老矣小子尚超乘

哭旱篇序

旱天不弔荒疫歷五年而未已生平不解音律獨當愁傷無聊時不覺銜口而吟積久浸多暇

日彙而錄之題曰哭旱嗚呼他日有採風而陳者斯軼其鄭監門之流民圖乎 己巳四月望日

樹木須樹固裁衣須裁長長塗頑雨具築室謹盜戕寧令備不用無使用無防明明　聖天子翼翼奉職郎郊天祀后土豈不祈豊祥天道不可知積貯宜皇皇漢文重農穀賈生條其便積貯天下命一語富强全卓哉大傳識王道探所先賢哉漢太宗聽受行郎旋古人良已矣班馬有遺篇西漢重循良四海享樂康貞觀覈吏治寰宇富且强總絲沛仁惠有司代弛張良斯惠實布否且惠爲殃九重

遠萬里安能一一詳揀吏生民命斯言信非狂

憂旱 庚午五月朔十

積旱連三載夏又收亦又空如何穀種晚不雨終狂風

積旱連三載寡籌憂未休渾忘草野士夢上流民圖

積旱連三載結腸似九峻苦衷無可訴夜夜叩蒼穹

八月終旱

攬衣中夜起幾度審陰晴明知起無益欲寐不能成

傷哉西舍老衰矣東鄰家八口無升合如何度歲華

辛未仍旱

不謂年荒久今春抑又荒拳空空自苦恨不爲癡盲榆皮貴似金人命輕於草草根人爭拾嬰孩棄滿道焚香禱天地天地亦何心昔時膏壤野荊棘盡成林千里荊棘滿萬家烟火稀誰將實災狀圖上　聖明知

喜聞皇恩蠲賑 辛未五月

久旱甘霖斷秋深　恩詔頻堪憐天道遠獨賴　聖朝仁執物身須手布仁君賴臣　皇恩深似海遙望簡賢人

十月

不盡出門淚難忘殣道情夢中聞蛙噪猶訝啼饑聲

城市行人少郊村晝鬼麗昔時錦繡子不死半他鄉

壬申五月

萬川寂寬斷人烟千里荊棘旱又連螻蛸寧堪動上帝夜來頻夢禱南泉

讀白沙集樂歲呈楊大尹感懷書事首章仍步原韻 壬申

舍北歌童匿似鬼舍南春婦無完裳關中千里連連旱何處今年是十分

四裁許荒眞亘古三年洪澤孰如今焚香靜夜祈賢令莫負楓宸宵旰心

久旱新雨漫題一詩索和溫仲芳表弟 壬申七月附柬

久旱忽雨殘黎殘喘有望矣喜不自禁隨口吟成一詩僅取達意宮商非所計也仲芳風與我同憂知必與我同喜闕箋隨和幸無我辭

酷暑連綿已四周乾方忽送密雲收由來陽倡陰斯和且喜風輕雨未休點點點生身溝壑骨絲絲續命仳㒧儔鞠躬祝罷排香水萬姓重蘇此一秋

二十

喜聞　皇恩更蠲租稅隨口吟成口號一章壬申十月

渥澤前年已疊疊　溫綸今歲更連連漢史欣傳文帝詔而今萬姓戴堯天

慰流民

荒院悲生事哀啼動遠鄰乍逢恍訝鬼交語乃知人把臂重增慟覔愁故慰慰頻莫須悲太甚　聖主多弘仁

雨後觀禾癸酉

頭白五年旱心關二麥成雨餘扶病出喜動結憂情南畝禾須茂殘黎食可憑始知造物意亦念我蒼生

爲農今可活夏穫應全收千里將豐穰殘黎脫遠遊耕耘眞帝力樂利賴天休轉悲流離子新歸未有籌

郊行寄姪

白馬鮮鞍鞲東行誰家郎我有一尺書煩君寄湖湘有姪名王字小字曰海祥年方十八紫色面微長胡餅爲生理托身市南坊乃父亦歿乃母幸未戕乃弟弱且幼乃妻悲且傷關中粟雖夭子將時恩詔朔死者長已二麥將登場況復　聖人生者何可忘欲歸尚早歸他鄉非故鄉

饑饉後逢故人

奇荒連五載熾疫復三年莫更問愁苦年來淚已乾

復愁丁丑

如何旱既甚虐魃還紛紛夜裏不成寐頻起望陰雲五吾家旣弗豐親友復空匱哏見大荒來如何度此歲

復憂

入秋已深穀豆無望矣惟菜蕎待雨尚望半收

陰雨連日風輒吹散看看饑又至矣問天無路祈雨無門倚楹愁嘆觸口成吟

已見秋蟬夏漸過如何甘霖未滂沱曾經兩旱頭須白不覺今來白更多

三十經荒已白頭如何未老更逢憂却恨此心昏未得隻身空代萬人愁

幾度欷歔淚未禁一回輾轉喜相尋兩臺應有汲公節百爾孰無鄭監心

擬征婦詞 有序

少時讀古征婦詞止於怨將望夫心不謂然以爲止於如此則何與乎性情之正而詩之爲教亦僅矣遂擬八絕正之然詞不達意固陋之譏自知不免顧不知後世有删詩存教如宣尼者見之去取何如也甲子社日識

庭院紛紛見落梅樓蘭春色應初開愁多夜夜夢偏舛纔到陽關即便回

都護勒銘在燕然將軍耀武破祁連丈夫塞外立功地瀚海不清那可還

瀚海不清那可還建功立業在邊關君見古來奇男子幾人閨閣戀紅顏

幾人閨閣戀紅顏都護年高尚未還男兒義氣輕身命報主酬恩在此間

寒霜冷露羈沙場妾在長安烟火坊聖主恩深春雨露莫須回首念家鄉

莫須回首念家鄉身在疆場總要忘人生百世終須死眾屍還來骨自香

男兒壯志尚蹁躚賤妾時時暗禱天但得功成歸里巷白髮相對亦歡然

功成旋里須焚黃主澤親恩報始香妾身縱向空床死一點靈魂亦自揚

玉門曲

萬里長征討自難百蕃歲賜費仍艱真箇漢皇聖神上中興堅閉玉門關

雪山不踐草痕平瀚海無兵秋氣清中國皇風朝百譯輪臺那用更屯兵

玉門西望虜塵空關裏居人烟火叢兒童須念隴頭樹猶是漢皇培植功

秋思

殷勤幾度寄征衣霜落秋深鴈帛稀莫是單于將欵塞大家待唱凱歌歸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二終

詩

戊戌草自叙

甲申歸自江東二年中更不復爲一詩逮丙申以後西事浸興軍需供億勞費常暨以三邊荒旱延及三輔流氓滿目亦復民情在在嚣然不安遂不覺有感之鳴不能自已故巳亥夏有紫閣一草以誌時遇暨戊亥至今有戊戌一稿備紀閱歷然是自鳴其感取於道志消愁宮商節奏既所未詳兼觸目動心衝口輙出扇頭楮

尾過輙散遺以是乙巳之秋彙叙七八年來殘藁僅得古近體若干首但依歲次編爲一帙更不復如前以類相從嗚呼是編也境遇之順逆在是家鄉之苦樂在是即予學力之進退情況之慘舒無不於是乎在可當予六十二歲以後七十以前歷年紀畧也凡我子孫無視爲故紙而用以覆瓿幸矣

登臺戊戌有序

塞外餉兵綠塞苦旱內地民情亦復在在而嚣今日之關中非復前此之關中可泄泄視也然要之國計民生皆於兩臺三公之身係之則是此三公者上體　君心中計職分下廑民瘼任綦重矣可自泄泄耶登高撫景益不覺悵感而殷祝矣

重陽節偶漫登臺予登前三日以節 萬里秋空亦壯哉華嶽峯連南極近黃河水自西天來五朝王業垂三輔八郡雄藩冠九垓況翼神京關右臂安危係重伏殊才

郎事庚子九月念二

細雨逐秋暑未滿秋蟬苦傍熯風鳴夜來獨喜得佳夢應是今秋喇藏平

重陽

籬畔黃花熯盡摧登高擬醉意全灰長房去後無人問那得靈方出旱災

行歸

草樹根皮處處無殘黎何計守殘廬夜深渾忘老眼暗挑燈尚續救荒書

翹祝

翹祝者仰祝三巴賢監司賢者老也數年以來邊地荒甚邊民就食西安者幾半今也西安亦如此之荒主客俱窘日來無客無主就食兩川

者紛紛如織嗚呼西旱亦既云長矣東旱無乃亦酷乎老眼苦於未暗目覩流離之狀慘惻不可堪忍無聊中作爲翹祝之詞竊冀兩川賢大夫賢地主沛仁惠也

饑行露宿已傷神棧道連雲更苦辛爲祝三巴賢地主秦民本是國家民

摧男攜女已傷神劒閣登天倍苦辛爲祝三巴賢地主秦民原是同胞民

世中得復菴弟書於京師知於此荒極廑念調劑之殷詩以答之

奇荒殷祝雨多病欲忘緣身世情相辰癸光陰日似年長安書晚到老眼燈前看多謝賢親意着生抱遠懸

西來流移今尙不息而此方去年頗旱今年又荒天心眞不可問矣悲而更祝情見乎詞茲前此之祝在兩川仁人君子今日殷祝正在吾省派公鄭監也

西鳳奇荒庚再逢前此大荒歲在庚午今此大荒歲在庚子此荒恐與向難同向來粟尙仰西北此日三邊戶半空

佛寺神堂半流亡天行凍餒半凋傷欲歸今尙無歸處就食他鄉抑又荒

涓涓不塞斯橫流斧柯相尋乃巨憂自古斯民大父母每於未雨廑綢繆

根本三邊國計存況逢兩郡民情喧連年處處民情喧鬧發倉端賴汲長孺入告還憑鄭監門

無聊

酷旱綿西塞積歲復連城流氓纍纍至郡咽道如傾死者長已矣生者尙倖生何圖至此地此地旱重城西人尙東奔東人轉他營倉皇向蜀去漫浪赴楚行去者仍旋返行者還長征東西南北路紛紛類秋螢有目不忍見有心若爲情有吏不可訴有倉終無憑嗚呼已焉哉

天心眞難明縱有堯舜主阿誰達帝京

殷訓兒曹

單衣乞乞自營夕朝敢廑奢願矯屣徒勞
天賦秉彝人有分量專已遺人便屬瘝曠
況在爾曹素切處願居平論人刻薄是厭
今雖無粟一飯匪難今雖無財一錢豈艱
値此奇荒觸目凄凉啼饑號寒能無神傷
以余衰暮甘心枯槁際此慘災心焉如擣
越俎繪圖有如監門親燈續書直欲奏轅
爾曹縱愚亦皆抱子爾曹縱賤尙志郎事

尙其勉哉志仁郎仁尙其戒哉不仁匪人

寄復菴弟於京師

天旱益甚獨得　廟堂捐賑疊施流移漸少而
寒家之特荷保全尤爲倍深古語有云皇恩深
似海嗚呼吾鄕今日之仰戴　皇恩不謂之似
海也不可矣喜而賦此緘寄復菴家弟於京師
使其遥爲吾家吾鄕喜且慰耳

三邊積旱罕耕人西鳳今來旱亦頻不旱　皇恩深似
海東民流盡似西民

東民流盡似西民口衆之家倍苦辛不是　皇恩深似

海兒曹也作劍南人

冬寒倍常目覩流民凍餓之狀慘乎難忍而又束
手無策嗚呼我生不辰逢此百憂乃知雅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之怨爲發於情之不能自默也
兩絶嗚哀又奠吾鄕仁人君子共聞余言耳

饑裏苦寒安有涯東人雖餓尙憑家最憐流至邊頭侶
破屋圍鑪計亦賖

五載流離口半亡子遺破廟作家堂寒風莫禦饑難忍
啼號寧須待曉霜

喜得有序

荒景益慘喜得　廟堂愼簡良臣始命漕臺施
公繼命光祿盧公察荒監賑殘黎始有怙恃近
聞新　命舊督西移新督將至盖　九重深明
救荒以得人爲本計故此擇人惟殷爾窘急中
得此佳音頓覺更生之有期拈筆賦此不覺悲
喜祈祝之交倂盖悲者悲已往之難堪喜者喜
新恩之稠疊而祈祝則在新當陝事者仰體俯
育懲往而勸來也

異哉此一旱轉從西而東(前三十年旱乃從東轉西)全陝幾萬里流
亡似斷蓬更若盜賊熾處處橫節萌(處處民與吏鬬)老穉塡溝

壑石斗虎狼同(民間但有積儲往往見脅强暴)衣冠縉紳裔往往作冗
傭草根並木皮在在蕩然空　九重眞聖王情形如目
逢渙然蠲正賦淵淵轉鄰封更明拯救本賢良斯爲功
初　擇漕臺老繼　簡光祿公仁心義爲質氷操玉作
蹤天心亦遂豫霖雨頓渥重轂底民有望盜散流浸叢
兼聞新制府愼選自　宸衷上而承君命下且覩民風
斷知竭撫字庶幾奠時雍

頌聖

王聖由來臣盡賢殘黎縱餓尙安眠一年整整零三月
門上無人催稅錢

立秋

蕭風昨夜退大火此宵流一葉桐初落蟬聲已帶秋黍苗還耿耿邊事尚悠悠歷盡三年旱更堪萬里愁大兵未撤於西征近邊漸有獸番

皇仁格天秋成有象欣寄復菴弟於京師兼祝同志諸公

幸矣秋苗穩象成殘黎從此保殘生　九重慶豫覔宵旰三輔歌呼荷　聖明書債姑容還他日薄田從此付兒耕衰年百念今全冷但祝夔龍贊太平

秋郊同寄復菴

西潞蘆花白南橋柿葉紅山因久雨紫水爲近霜融稷契勛何限顔曾道豈窮穀登況在望生計倍從容

自感

黄粱滚滚黍離離正是西成蒲溝時三輔卽今堪蜡賽九邊何處尚鴻飢原知大義無今古近覺纓冠有是非荒中以心廹而言過後亦復念之心悔最苦民胞關秉賦德機擬杜終腸凝

祝風

萬里飛騰不告勞憑君爲我語天驕四海全無饑饉歲九重已將霍嫖姚

萬里飛騰不憚長憑君鄭重語龍驤戰勝摧鋒如掃葉功成奏凱更焚黄

與友論孟子

五帝滔滔三代馳七雄擾擾九疇微先生特起存吾道留得三才一布衣

和友人秋渡渭橋

攙搶昨夜淨妖氛占在西征奏凱聞應是　九重廟算勝端知八座獻籌殷秦邊終賴蒙恬力漢將仍傳去病勳迢遞虹橋通萬騎可曾渡得飛將軍

寄友代簡

累夏連秋旱盡空南隣北舍計偏窮心從丙歲六年苦耳到今年一倍聾

八景有序

秋苗雖成穀收尚遙流氓土著窮俱難堪因和友人初渡渭之章不禁觸動前二十年一友索題八景之約走筆撰造漫得十章有奇一則下筆時情之所溢題有餘波一則寄愁筆墨可娛時目耳如寫景誌勝而篇中往往波及邊事旱災則根心之痛不覺緣感輙發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達人且當笑予仁人或當諒予也夫

鴈塔神鐘

清霜四顧厥逢林沖漢丹梯擬再尋積日塵悰結頓解新秋隱慮感重深東西嗷鴈鳴千里邊塞長征歲六侵咫尺長安賢督撫晨鐘一倍省臣心

驪山晚照

驪山崒嵂翼神州複道當年恣勝遊萬乘臨幸嚇千帳寸壤酬金窖五侯近溫泉一屋之地千金莫得漢家徒艷朝元閣唐代空傳走馬樓獨得西峯紅萬古金烏不改晚來秋

太白積雪

金天浩蕩頓琳邱積雪何須過九秋漫擬通天白玉柱

將無特地修文樓何人妙契通戛擊幾見良工製璽旋自是三公岳職倅秦人早念皓山頭

再

終南萬里亘穹廬獨柱金天玉柱孤局望長江逐楚塞西臨雪嶺帶星湖不同耆面白頭老自是冰心偉丈夫為問龍池三萬頃可能霖雨蒼生無

咸陽古渡

秋日咸陽渭映畫樓長安東望曉烟收南來翠璧連天遠北望荒陵[illegible]淵滾滾征人逐逝浪悠悠世故變浮鷗與古不獨阿房[illegible]漢苑唐宮等逝舟此前作棄附此

再

積雪遙瞻太白高秋風送鴈鼓寒濤連天閣道迷黃甸薇日阿房咽白蒿渭水卽今通塞棧秦中自昔賦同胞如何土魯一番梗獨使楓宸宵旰勞

曲江流飲

十里陂池通御溝唐家曲折引江流曾聞綠柳叢桃樹盡是官亭泛酒舟勝蹟卽今隨逝水詩人空自豔吾徒端知一代風流事要在明君賢相留

華嶽蓮峯

奇哉岳放金天花冲漢青蓮九域賒萬里騰延矯健幹

三峯欻聚綻蒼葩靈巖處處糚嵐翠峭壁時時現瑞霞肩是希夷仙品雋高尋白帝作鄰家

再 古今圖誌華岳者紛紛要是三峯如蓮初開而名登岳廟後閣可一望而信也至於希夷委骨則賢者避世卽此骨亦不欲留之塵世尤足尚耳

莫向岳蓮漫浪譁鴻鈞造化巧無涯倘聞滄海結蜃市安得靈仙之異華結搆神功兼鬼力文章雲煥帶嵐葩希夷果是超凡品委骨仍屬白帝家

灞橋風雪

灞橋橋下水西投每際清明柳絮浮惠日難消華表雪和風偏度錦桃洲乘春行旅紛悲喜題柱詩名任去留

最是堪羞無義諺何人挽水向東流

草堂烟雨

草堂堂對萬峯開覇王崇僧亦勝哉自昔金鷲護殿刹
即今烟雨詑風雷寶經欲盡閣將朽經皆和金銀汁以書寫玉塔
徒存屋半摧佛道興衰向幻夢人間何事不塵埃

感秋

浩浩蘆花望欲空新霜入柿助顏紅寒衣處處催刀尺
憐此西來野號鴻

感事

四海一身豈易談臣哉以此號憐哉要知王國公鍾鼎

爲養股肱耳目才
忠盡斯無負主恩循良始足顯家門男兒萬世惟斯世
况是榮辱係子孫
民爲邦本乃君珍百爾誰非寄牧人報君要得民安阜
豈獨區區潔此身
漫向貪廉别劣良操清識暗亦偏長利害關民只反手
不明郎利亦成殃

錄入秋小詩再寄復菴弟於京師

原知老至日無多萬事經心寄逝波獨以枌榆三載旱
每當無計輒悲歌
轍有酸愁輙有詩每逢吟罷每私悲由來字字關心血
漫向三唐較合離
行間字裏韞蓼荼老淚於今幾盡枯爲問玉堂賢太史
採風有當鄭圖無

送客出門見鄰人子打鴈而歸戲祝之

一銲金鎗舊少隣邇來技妙更如神勸君莫打隨陽鴈
打得失羣最憐人
原匹一乖壯更尋知時遠害智偏深禽中此鳥獨全義
義鳥傷生太忍心
陣陣成行迫入雲稻粱不向野田分本因畏雪離鄉土

何忍離鄉更喪羣
每値冬寒遠雪塞一經失配永孤零我欲多留此義鳥
常過閭閻作儀型

又感

詩亡然後作春秋詩寓春秋始可留却怪辭人咏義鳥
紛紛總向陣行求

晨朝

布被猶足禦寒宵雞鳴不寐到晨朝兒童莫解翁心苦
又報饑氓扣戶號

滿目

如何旱已脫蒲目尙饑寒直以輸將久因之荒旱寬一

秋穀那足積歲稅重攤獨賴汲公至陳情尙未難謂川東道

胡公今署府事事事朞 益民生爲三輔持賴

寒裏饑民咽道周賑無計不覺心之如刺仍用蒲

目原韻口占一律

離鄉饑倍窘況値雪延寒投寺簷誰戶望門丐幾覔何

當粟萬廩兼得厦千間漫道衰翁鄙果哉正莫難

嘲林示孫 取外貌徒清中無實用之比

皎潔三琳樹晶瑩白玉堂瑤姿空自負艶目不生香

解嘲示孫 又取有資實用不須崇尙虛文

連宵雪罷又龍霜秦人以雪後之霰一名琳一名龍霜爲豐年上瑞琳蒲平田

玉蒲堂但得豐年今有兆瓊花何恨不生香

盈盈瑞雪六宵連映日龍霜瑞倍先爲語兒曹邀里老

擎燈沽酒慶豐年

冬夜送胡代言孝廉時以効力軍前入關過存代言

少宗伯作梅公 季弟昔交楚中

甚矣吾衰別楚中可堪十度易秋風蕭疎華髮今全白

寥落寒宵此一逢愧我迂懷輸用里惟君豪氣邁元龍

當陽四顧籌西塞麟閣端須待偉功

月裏再雪憶功兒襄陽之行有序

功兒承中丞盧公高誼賫之搬取拙集板葉於

襄陽連日大雪纏綿不已噫嘻藍關雪擁嬴馬

能前邪倚門南望不禁長吟

本道商山冬路難藍關千里蹈冰艱今朝纔値連宵雪

應是雪深擁馬鞍

細數行程憂頓捐今宵不用伴愁眠兒今已去十三日

山路只消十二天

再愁

朝來愁結總難寬特遣勍兒季王間爲卜連宵大雪日

行人果否出藍關

又雪更愁

何圖累雪雪還來秦嶺堅冰那可開爲問長安車馬客

襄陽曾有幾人回

兒赴襄陽已四旬一回雪至一縈神早知今歲雪連月

悔不遲行待仲春

過臘八二日仍雪倚門又祝

臘月只消二十日商山却過千餘程莫須衝雪歸圖早

待得春和路易行

老病

老病忘何減人間幾鬢皤獨憐好歲月空此浪蹉跎望

道終無見省身轍易訛還思未死日爲借曾陽戈
老病心何憾同窻我白頭人情稔閱歷世故飽經由任
運憑吾性通天謝枉愁獨憐飢滿目終已寡良籌
老病心何憾同胞正可憐徒欣早已脫轉若窘相延百
冗一秋穀三春月半邊新征兼舊欠星火並相煎
老病心何憾　皇仁亘古稀恩雨恒投會溫綸轍赴機
保亦前原切誠求忍後微况值良臣藹春耕省肯違
雪裏得急走送至功兒襄陽書言李司馬傾葢如
舊兼際覓陵帶存王丈遇於襄署程候仍高情
念舊亦眷存之厚獨以雪雨連綿歸期春冬皆

不可知燈下卽擬一論論所未盡托情韻語仍
煩原人帶去襄陽
萬疊商山路仄傾汝書未到可勝情卽今不恨歸來晚
喜得藍關雪未行
司馬高情地主賢襄陽仙令郎當年於今雪裏南州寓
喜得良朋次第憐
未行還是一閒身覽勝尋師得自親難道襄陽千里內
邇來者舊更無人
且喜龐公老尙存（謂帶存王丈）客中懇欵故情敦吾兒牀下
卽應拜不待迢進覓鹿門

襄水獎原只舊封惟賢自合悉賢蹤當年水鑑閱人物
爲我殷勤問德公
時務原非俗士通當年俊傑許隆中倘逢水鏡莫輕問
首訪何人似卧龍
襄陽本是聚賢鄉名士猶應代發祥元直於今誰氏似
士元果否產何方
十里襄原指顧臨乘時須到峴山岑祠前奠後伸予欵
涕淚沉碑過用心（叔子墮淚元凱沉碑異事同情故此下章中或分或合一羊一杜原情寄慨未嘗截然分岐）
滚滚死生似水流悠悠今古類浮鷗人生身後知誰是

何苦浮名身後留
襄水縱流終逝水峴山雖在亦浮邱萬古一宵同幻夢
夢中何事浪悲憂
弘名不朽賴勳弘片石何言能帶聲不是將軍饒事業
江碑縱出亦無名
漢碣唐碑留幾何邇來獨得去思多淚碑只以墮淚在
不爾當年已早磨
前章誦罷更重宣眞僞良枯混可憐邇日豐碑叢若蝟
沉碑莫遣出重淵
襄陽西楚控東朝坐鎭由來簡俊髦獨得將軍雅譽遠

至今聲並峴山高
留得洪仁豈遂湮當年義問浹吳人郎今父老㷀墮淚
一石眞留萬古身
吳南晉北正爭鋒可得將軍緩帶從正是藏刀含笑裏
吳兒癡盡轉歸風
雅譽弘慈俗豔稱深情厚貌我偏驚卮言堪笑還堪味
應得將軍契九京
十章一誦一呼名誦罷還須告我誠漫道豐川論太刻
史家論世貴知情
雅情司馬重瓊瑤爲我空言代木桃　明主今無愁展

布情時端不負賢勞
今古雖云成代謝襄樊總是舊山河爲我臨岐酬茂宰
此鄉名士向來多
德公顏貌近何如十畝山田可似初聞說襄陽秋種早
先生能度此荒無
關陝流移繁有徒襄陽人曠土終疏爲民父母須長慮
憲老仍須賢大夫

殘臘

殘年倏去也儀不去人間啼餓救寒苦手援晝計艱鄭
圖徒自擬鄭字巽朋攀却恐勞魂夢徒成痒病顏

偏見

胑與徒歷垂齠志利濟空慚既老身最是雙睛苦不見
寒冰偏見乞寒氓

立春前一日示兒是年臘月十九立春

越宿便送臘相將復迓春光陰眞似夢歲月善催人渭
北流移衆塞西征伐頻山林容病老應感上天仁

歲底送孫德符歸里德符爲寒家西席

春來臘去早梅開荏苒流光夢裏催送君沽酒須成醉
有到明年共酒杯

次宵再送兼寄其兄展成

青燈烱烱更重深兩語叮嚀無限心纘祖無忝明太保
恭介公丕揚君之高叔祖承家合遡宋儒林宋孫明復先生
老至經年如刻短荒深度日似年長從春混鬧毫無進
愧煞光陰夢裏忙
半生徒壓志冲霄老矣其如聖域遙君家兄弟年還壯
升堂入室計尙饒
聖狂分介只毫毛舜跖岐途辨曉宵好古如君通宋史
當年伊洛正同胞

成春滋感

殘冬未盡已成春悔舊圖新擬又新防意期無慚屋漏

讀書雅不負前人一生惕厲憂勤志七十寧辭淡泊身
余再歲便成七十髮短頭童衰盡現尚思策蹇步賢塵
餘飢猶在倏成春憐此流氓節届新客廟何緣修祖祀
殘英亦俟乞仁人邊長路遠無歸日家蕩田荒僅剩身
獨得中丞新衆母十年撫字仗良臣光祿盧公新簡甘撫得其久任西人勞來安集自賴矣

呼兒

眼看殘臘去三日便新年汝曹營歲具莫漫饋人緣豐
裕裔成鄙單寒後倍偏還無貼鬱壘餓鬼正堪憐

又呼

新年流口倍無聊丐戶投門應更饒切囑兒曹立定例
三錢二餅答應號
漫慮周急計莫全汝曹但辦祀神先節今夏服還無用
我有絺衫可當錢
節旋那便絶門投饑裏挾寒更寡儔如何辦得十千炭
元旦八周一火鑪

除日

嗟此光陰眞善更四時如夢夢還疏可堪八郡寰中旱
已是六年塞外兵醫病端須審臟腑傳心況合盡微精
衰年不量精神短尚欲殷勤訓後生

歲序忽焉除頃乘流光可但子相仍黃河亘地波同逝
大乙連天雪疊憑荒後殘軀癯似鶴老來百念冷於冰
獨憐萬古六經註每欲刪訂尚未會

除日又得功兒書

三得平安報原知道路長書來言李司馬因板數多覓人牛車三輛由鴉路魯山一路開牛程應馬半山驛列冰妨白福新知好李君兄弟韓城故族良檀車叔姪吾兒逢令節今夜宿何鄉
司馬果人傑臨車困上襄功兒書言李司馬清操長才棲郡佐者七年於茲七
年誠棠欲三考自名揚當代需才急天曹覈品詳不知
經濟畧八政優何方

元旦喜而且祝

除夜連天雨正晨徧地霜將無洗舊弊特此布新祥四
海豐登藹三邊鎧胄藏衰翁荷帝力暮景托清康
此日履端日　皇州啟泰州荒消農溥慶寇弭戚遐流
百爾協恭日　九重垂拱秋從茲億萬歲薄海一無憂

新春三日四得功兒途中之報言李司馬送已西
返之日卽得卓異之報五日內業已赴都板輿
至家當在二月初旬喜聞佳音詩誌慶祝情之
所溢不覺竟得十首

春至書重到燈花燦若妍兒歸有日也公道果昭然摧

雙雙喜眞驚明朗天牀頭餘相酒盡醉徹宵眠
始謂須三考斯無負七年孰知兒返日便是公行天五
馬羈中郡三邊塞外連　楓宸方側席竚望起名賢
寰中分郡縣太守寄山河上計民爲本拯時惠匪它殘
黎須撫字幹濟覶催科辨得急中緩生靈造福多
天道豐凶年民情苦樂兼裕益端賴損保泰正須謙薄
斂斯農厚陟明始吏廉古來考國裕入境便堪覘
吏以何爲貴操廉自著聲生民沾隱惠門第藉光榮歷
古吉凶判矧今黜陟淸即公返已驗何事不分明
皇家公爵祿黔首托生成寰宇惟千縣郡封特百城一

身明暗別萬姓福殃爭自昔循良吏操廉識倍精
陰雨須先綢苞桑係豫周　天朝聲勢赫端的仗諸侯
山國淸流遖海防重上游金湯成萬里宵旰更奚憂
吏理民斯貴兵精國自强文經非粉飾武緯豈戈揚吉
士侯邦瑞　皇家萬紀張賢良充上士乃足報　君王
敬也西方士睹然一老翁讀書日漸暗聽語耳前聾甚
已衰將朽感時氣似虹連來繪早狀獨際中丞聽司川爲中
叅門下士放中丞爲司馬言拙集板事
憐我精神寄荷公道誼深果然承推分能弗勸丹心胥
漢情何極瓊瑤報那尋雙旌臨鄗郡或得助甘霖

新年四日

甚矣光陰迅忽焉又度年憶前非我有計後亦徒然最
恨經心久終悲見道偏不知殘歲月天意肯相憐

新春六日邀親鄰小酌

秋前豈自意復此會良辰痛定還思痛神寧憶慘神盤
飧非莫厭杯酌數宜春大有今頻兆殘年保比隣
溲怨頻年荒頻荒歲計長　皇家籌積貯鄉里思流亡
憂患斯無患防傷斯寡傷君有攝養侶寒暑幾曾戕
酷旱何緣度洋洋　聖主仁賑金須弗吝周粟運還頻
種備新蠲後征停舊貸春高天合地厚更是簡良臣

指日元宵過五年新舊征秋收莫浪費春稅緊於耕況
寄官家俸仍需塞外兵吾曹酬帝德僅此報生成
國憲昭如日天心澄倍泓絲髮不可假巧智那能爭近
事即前鑑古來本自明　教子弟切戒和狼鳴十年來邑
風有十狼五虎之號老成憂之無知者反尤而效焉是可憂也
鄉風衰不盡詩禮尚餘程但係膠庠士孰非廊廟英希
賢賢即至尚古古疇爭彪炳六君子千秋藉邑榮自漢以來邑産賢者六人

擬賀盧公撫甘有序

比年山陝連荒　九重側念惟殷蠲租賑衆仁

渥恩隆爰簡艮臣分司賑救光祿盧公特分陝
省至則萬慮惟周一塵不染凡所以宣上德而
達下情者靡弗周至　廟堂深嘆忠藎特畀巡
撫𦙍肅之寄心敬夙荷公眷旣喜國家任重得
人兼欲少酬知已之惠俚言伸賀仍效芻蕘
廟算殷奏籌簡賢重上游東人資衽席西塞仰綢繆萬
戸蕭條日六師磨礪秋民安兵氣壯方足慰宸憂
三邊大父母四府正公侯況係攻車日臣原賴壯猷訏
謨首積貯辰告視韜籌武緯文經業非公更誰周
國以民爲本民惟吏作天邊城氣壯日牧守矢公年漢

著姑臧續宋脊淸簡賢總緣艮節鎭舉錯早無偏
四鎭俱隣邊兵精仗將賢況今師出塞更合帥無前專
閫營平重衝鋒驃騎先𦙍京多壯士要在中丞憐將來宜備
擣巢壯士此日宜備彈壓健兵非精選邊上足智奇才
耐寒勇士無以克奏膚功有備無患故書中諄諄及之

贈宮平路來二君

春風吹杏綻前村鵲噪枝頭客到門剪燭西䆫樽酒夜
千秋學術與重論

寄襄城劉華岳有序

壬寅春襄城劉五弟華岳寄書與詩累幅連章
情殷語摯其末簡引東坡與君世世爲兄弟願
結來生未了緣句以申中心之祝余捧讀一過
不覺淚之盈几則作而嘆曰嗟乎宇宙高懷孰
如吾華岳乎顧僕尙欲於未死之年與吾弟再
圖一晤以終此生金蘭之契也然計惟嵩山可
共晨夕避囂証道耳故作約聚嵩山五章達焉
其在雅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余詩東寄余
思盍即與之俱東矣顧不知天從人意否也華
岳子讀余詩且謂之何

岳陳氣誼荷高情老矣東西吾弟兄正合餘年圖聚首
奚堪茫昧計來生

中天勝槪萃嵩頭尙欲驅車一共遊聞道奇峯二十四
不知何處可長留

爲問開閉七一翁可能從我上嵩峯休怪度歲無資借
五粒松花自產嵩

松花松脂自仙糧況有菖蒲佐饌香吾輩縱耆冲舉事
也應心地到淸涼

極天嵩岳據天中萬象含元毓邪窮何得千秋垂記載
區區獨讓一盧鴻

訓兒仲有序壬寅春

前此原知旱應將至每思爲耕餘之計奈以虛

計無成臨荒終無分毫之濟迺知事以斷成虛
願無益也故今於荒之漸見仍詩以訂之
余家六十口生計靠薄田一自丙申歲薄歉連六年中
更幾輓運費硯歲額寬兼供軍前料百需耗無邊獨得
皇仁渥沛然亥租蠲積因稍蘇解共頌　聖恩偏天心
眞難度兩旱東西延四顧茫無策老身倡作先營田南
山下掘井澇河灣費盡終年力三方無一全徒催一尺
髭虛耗典衣錢向非　聖明主蠲賑更連連不作三巴
客且流三楚間今仍賴　帝德秋雨冬雪綿穀登足糊
口黍收在眼前瘡已無忘痛經顚應防顚撫心滋前懼

記事訂來傳天心不可恃國恩豈常宣勤耕而節用積
貯例宜堅
勖兒讀書紫閣禪院前樓詩以勗之
三峯矗屭對高樓千里山河到眼頭況得聖賢日晤對
憑欄漫起望鄉愁
山樓今是元龍頭況爾高居最上頭悟得升高憑一健
賢關聖域更奚愁
和張令公吊先渼陂先生春雨亭遺像癸卯
十畝園林地蕭條剩數椽亭銘翻陷壁 亭銘昔獨作前壁一照壁今陷堊壁牆中
遺像僅中懸春雨長年至遺文無計傳卽今孟暘

賦讀罷倍潸然
分秋名並斗 公以中秋十六夜詩淸光俄減一分秋爲翰林所重號一分秋學士 配李箏
如椽當時弘正子名共日月懸臺榭歸烏有圖書莫盡
傳蕭然遺像在相對兩悽然
且坐留春色行窩乏片椽 二亭俱毀 獨餘春雨後紫閣雅題
懸 今樓像者獨紫閣峯一室春雨亭亦更不存 浮世眞如夢榮華那久傳達
人觀大化萬事祗悠然 令公老無子今以家孌寓此
和令公秋雨新霽獨坐西橋垂柳下韻
西郊新霽好鍵戶下疎簾策杖循前浦綠橋敧渚滃重
重華表柳濯濯夜淋沾南覆河邊寺東來市肆帘呼童

沽酒飮矯首對山瞻念爾履中厲惟余乾底潛年年筋
力鈍日日歲時添得醉還須醉詩題信手拈
初秋六日午後陪令公遊釣臺卽和原韻
望裏西陽晚相將並轡來積晴重一到小坐却言回不
盡山川意空留畫圖開此生忙怕老慚愧老僧杯
十載今重到還攜舊客來欄杆渾欲盡磴道轉盤回坐
裏山光晩望中雨脚開三農般祝歲貯望幾徘徊
前此迫匆去今還造次來可奈山靈笑仍隨逝水廻稻
色徧留覽城門向晩開無能作釣叟辜負釣魚臺
中秋後五日手補丹溪心法破損

東離漸漸菊舒黄八本丹溪手自裝漫笑衰翁勤補綴卷中饒有濟生方

和令公留任西園避暑

一回經過一翻老老我機忘任運遷蒿徑重欣仲蔚至兆寬今共淵明眼敢言學道同先正尚有癡懷望大賢最是結情難解處秋深陸海尚荒田

附令公原唱

蘿軒花徑意蕭然談道論文日易遷畏暑風前揮塵立乘凉月下對牀眠歸仁宛與程朱近閱世方知管鮑賢拭目高旻甘雨沛同過別墅看山田

夜坐

餘齡倍簡易夜裏不須燈一從趺坐穩不覺躁心平耳送柝聲遠鼻迎夜氣清三秋貪靜寂每每到雞鳴

同孫德符至水磨頭嘱兒

南山崒嵂北原平處處淸流繞路行莫厭石林藏虎豹白雲迢遞護柴荆

和令公讀少墟先生集

宇宙奇男子關中第一書言言闢道德字字剖與除別野收山色草堂帶水渠此間堪講貫送老意何如

和令公初秋登中樓文昌閣

冲霄高閣莫高臺新雨一天爽碩開欄外秋光連海岳目前甲第幾貞才豐鎬依廻成周遠亢旱重成飢象來小邑盈虛存萬變登臨何事更徘徊

和令公晏敬菴吊古

雲龍風虎談笑中便學劉侯伴赤松與劉要是推三傑見幾還須數二雄

和令公遊白沙泉

亭午乘風至相將細濯纓珍珠隨地湧白日正中明魚向天邊躍泉清徹底天色雲從水裏行何人能似此徹底萬秋清

和令公登顯靈臺

題詩泉上罷還眺顯靈臺碧水環宫去青山撲閣來禪房僧話畢歸路夕陽催淨土無因住黄昏悵惘回重重登閣上樹樹帶秋顔稻隴臺邊水夕陽雲外山惟予筋力鈍念翁鬢絲斑况復風波裏得閑且自閒

題酒德頌

最是千秋隱現身古來難定閉關人一回醒罷一回醉醒似佯狂醉豈眞

上元步月

上元新雨挹輕塵此後月華頭似新祇此秋光歲歲好

不知送老幾多人
枝枝槐影盡分明更得微風動似生自是逢秋月自皎
豈從新雨助光清
和令公重陽日遊清涼山
終南萬峯峯峻我昔結侶次第進每見奇峯輒意往
便向山翁岐路問吾老遊畢遊仰天清涼雖小愛其近
中峯獨覩羣峯高三閣鼎峙入雲霄四面無境不可見
四面無嶺不相朝西望崆峒及吳岳東眺華山與中條
登閣直欲御長風人間何愁不頓消況今欣值重陽節
勝侶如雲意興豪惟君自可效留侯卽我何難到王喬

心空立地俗塵脫漫疑仙界與凡遙
和令公重陽夜飲
世事眞如夢人情日益幻佳節尚不樂俗情何日換拈
筆和君詩蒲酌還相勸且醉茱萸酒無然長浩歎
送門人
連宵暑雨漲前津贏得良辰切砥頻此去莫須驕壯志
吾門現有晚成人
和令公贈鄠邑茂宰
峨山同谷口豐壤似桐鄉山人眞處士茂宰自循良交
以文章重情緣道誼長千秋傳知契蘭譜爛生光

和令公經斑竹園次大復韻
終南千畝竹聯騎過重重且喜淇園主相將林畔逢指
予黃閣下正對白雲峯此地松筠蒲結茅可自容
和令公釣臺作
誰氏釣滄洲結臺傍水流雲山紛入望鳧鷺向人幽
是逃名侶非同釣渭鉤此間堪偃仰何事終南頭
和令公題羅什寺淨土樹淨土樹相傳羅什經此頗顯中與土而生
奇樹昔曇客相傳是幻方將毋同食針胡不結垂芳高
柯欲凌漢一株僅伴楊自古皆二今惟留一雙槐遺茂種今贈種
書堂

和令公過二曲書院
弱齡喪嚴親幾兒廁庠校帖括僅剽竊況能窺至道悲
哉二十年捫藩迷茭與賴我高明毋般勤義方詔戒隨
時風靡督令先民效繼聞二曲風立身本誠孝躬耕養
慈闈志弗戀廊廟慨然懷孟毋忘其子不肖斬然割私
愛遣之遠受教臨遣毋諄囑務期學遠到歲終歸省時
輒禁入喧噪本其望子心榮華非所樂兼優知子哲行
藏能遐眺謂是入仕途未可容輕躁矧乃學植荒多因
宦火燒遂命謝青衿擬從熱門嘯仍復念輔仁端賴會
同調典衣鬻郭田精舍竟烜耀但得兒學成區區何足

較其賴隷不力兩紀曠纇照賢哉張仲蔚蹈風切芟好
㔢我迂且狂貽我猗蘭操一昨經仙里飽德飫詩要别
後縈夢魂相期探林嶠君也眞信人果來窮幽妙尤感
應求殷不比他凭吊更念同心難復戀地淸峭長篇代
誓言結宇願依與人生等浮雲所貴在養浩從兹當擁
篲相逕共深造

和令公同至太平山庄

數日園林同探兹晨欻叚相連中路來入傳信癡兒久
候村邊
村酒殊無醹醁山家饒有胡麻重至漁人相導漫愁迷

路桃花
勝客荒村增勝淸談茅舍加淸一接陽春高唱如聞丹
鳳霄鳴
把臂渾忘城府臨岐更訂歲寒須似當年管鮑莫成近
日衣冠

和令公草堂韻

看山輒欲醉到寺毎忘形予毎入寺觀輒覺形神俱忘者移時況是高僧
地前峯萬仞靑凌霄留古檜寶塔剩遺經去去堪容隱
同予埋姓名

和令公遊高冠峪

粟里先生戴鶡冠霜深十月不知寒捫蘿直入危峯裏
繫馬前山短栢端

和令公鄜杜山水行

我家君之南君家我之北雖云阻川原時如晤君側反
覆世態原蒼蒼道誼心知歲月長憶昨策蹇過德里雪
夜劇談世德堂君家兄弟知我性見心開誠無二姓難
兄氷骨弟玉姿一天瓊琚相照映自是交深非等閒不
言之誓重於山君不見磊落氣誼肝膽士萬古傳型宇
宙閒

和令公謁周文武二王陵

二聖萬古宅展拜意虔哉演易垂純範拯民識變才作
求光世德繼述範將來昭穆三王序追隨二輔陪南山
作案拱渭水依堂開歷代明禋重與朝雲漢同煌煌殷
薦殿鬱鬱序班臺回首秦皇墓千秋剩草萊

送蛛摘網

靑草澇邊生飲餐豈待營何事網羣命殺生自養生
殺爾吾心不忍留爾飛蟲何堪送爾蘆花灣裏網羅愼
毋重貪

呼兒

殷勤懇款語兒郎夜裏新凉倍異常漫道瞿塘江路險

人情險㵲過瞿塘

聞都憲可亭朱公誤以賊名入薦刻書懷矢報

千山蒼翠兩川清（余邑居澧澇二水間）老矣無能負此生夜來檢
點酬知已獨誇六經萬古明

寄襄城劉七一

節屆重陽雁仍南向日念襄城遠離幾及一紀
而無由更一過往去歲有書附寄七一迄今二
歲矣亦竟未得回音對境觸懷不覺悵然成吟
吟罷仍擬覓便遞寄七一

離情一日似三秋別闊星霜一紀周却恨衰身不似雁

一年一度得南遊
黄花每歲必重開應是花神信令催我有音書東寄去
如何二歲未曾回
鄉字縱無魚可寄帛書尚有雁堪招況我心知然諾重
回書必定過洪喬

又感

春風從東來秋風自西逝瞬息萬里間不數千里地堪
歎人生不似風咫尺襄城難重逢

送客遊粤東

嶺南高躅推清獻（崔與之）海北清風繫白沙（陳獻章）先生何
處隨君仰一爲歸途五嶺醉梅花
清獻言行錄尚在白沙遺稿板猶存爲我一詢瓊海老
二公風旨可能論

觸感擬寄七一

半世洞庭思泛月廿年嵩岳擬征鞍人生不必功名會
一段淸緣遂亦難
嗟予七十明年到吾弟即今豈少哉萬事由來成一夢
何須更向夢中猜
文章縱傳豈關我勳業無時可浪尋我向華山藉睡訣
君須窮麻弄心丸

希夷本我家鄉老康節即君梓里人問道原無事跋涉
相師正是做先民
莫疑鵬九修元客漫道堯夫別派人我自睡中養我性
君從醒裏鍊君神

漫興

身垢不淸不潔白心機不鍊不瑩眞死中正是眞活路
敢笑元朝活死人
天心絕四至無知不惰心齋亦我師擬養一靈到鶴窩
他年鄒魯晤宣尼
漫言學植與經通老矣人間萬事空區區惟有心堪賴

擬向華山藉匯功

即事

衙門初起日曈曈聞進鬻書第一通為語兒童莫浪喜
皇家招隱未招聾

華門圭竇屋艮明垂老逢時病且丁兩耳不聽心尚在
可無片曝獻愚誠

皇仁從旨早光臨哲后中興温詔深十奏那能伸百
一區區聊表報恩心

本懷未擬效隨光病不從心祇自傷一奏惟酬一面對
敢言堯舜致君王

再辭

實病應須奏實情微臣那敢冀微名曾辭耳病十年矣
豈有十年耳轉明

龍鐘尚可討行藏況復官骸病半鄉縱使衰身尚可免
耳聾何以對當陽

豈謂有明記罕存紛紛幾編協公論縱使麟經繼莫得
也須陶鑄得龍門

漫言野錄備如林更道國書義例森三百歷年十六主
千秋公案定從今

敢擬圖閒逸渺躬何期高臥羨宜鴻原來迂學筆無力
況到於今耳盡聾

老矣逢會力寧逮病不寬人只自傷自此關心八大案
憑交班馬與穹蒼

山居

插天山勢萬株松占得終南第一峰莫怪柴門常不閉
等閒時有白雲封

林間陣陣鳴好鳥岩畔時時見異花莫怪終年客到少
等閒知埶是雲霞

清風入案迴無塵皓月當空埶倍眞莫怪終年不到縣
等閒風月可幽人

翠嶺難形照旭日碧峰那寫過新霖莫怪經旬不飲酒
等閒嵐翠醉人心

文昌仙吏時來就赤水眞君共此庵莫怪經年不食肉
等閒薇朮勝肥甘

縕袍度夏日時久布被經冬歲月深莫怪不爐並不扇
等閒寒暑那能侵

非係天上人間事即讀三皇五帝書莫怪渺躬綜宇宙
等閒萬古係吾生

三封秘牘陳冢宰兩度陳情達撫軍莫怪於今成隱癖
等閒慚愧北山文

時淵論孟兩三葉日訓童蒙四五人莫怪深山忘世敎
等閒教讀卽經綸

老矣

望七何能健再逢區區兩耳劣全聾得意千秋還孟子
關情四海付夔龍

得勍兒都中書

隔歲營裝北赴程成均初試尚留名不售正勵讀書志
只恐時文汨性靈

感鳥

雙雙烏鳥哺園林感得衷情一倍深我有雙親莫一遂
反哺眞愧爾微禽

莫解

人間痛楚全如已過眼饑寒輒內傷萬事到來終可解
人間莫解是癡腸

誰言通變全關已漫道由人盡可能自量癡腸冷莫得
當年摩頂或須成

漫題

雙棍合抱對前庭一度春風一度情漫問先生何事業
童頭白髮且星星

誌慟

成童便擬效先型投老翻乖寤寐情畢世辛勤成一夢
時姓古訓未分明 少讀古書骨肉以恩勝之說又張公百忍之對竊見先儒往往贊美鄙心古嘗以爲然遂不覺意泥滋毒何使恩勝而濟之以義[illegible]粹而濟之以斷何至有今日乎乃知善用古人者正不得徒拘古語而古人立言亦時有偏勝之說以貽不善讀者之病也讀書信理可易言哉
一從初夏起狂塵直到於今慟似新縱使血誠酬仲父
終慚無計慰慈親

百忍

齒落頭童耳韻沉雙睛獨得翳無侵卽今仍閉一隻眼
丁却生平百忍心

漫興

欣風春雨一茅蓬布韈葛巾慣夏冬客至談心新似舊
深山機事本無容

持此

颯颯身全老悠悠學近荒殷勤澄念慮持此答穹蒼

除夕 甲辰

七十明朝是今宵僅舊年不圖能至此只合頌仁天矧
際昇平日兼逢令長賢所嗟心詣淺踰矩正堪憐
淺願滋宵送須臾又是年一生惟盡分萬事祗憑天盥
手披巾履焚香叩祖先呼兒訂歲事不必乞人憐
點燈殘臂歲熱栢迓新年家家酒旋醉處處爆連天

十八間世千秋孟子賢撫京還對照那逭自心憐
守舊除殘夜迎新更到年三更虔盥灌九叩謝神天望
代優怡老諸兒雅望賢遂靈艮已厚敢冀更生憐
浮雲任往事流水送殘年本知全是數何事更疑天伯
玉知非早武公晩造賢惟應師肩聖珍重寸陰憐

仍雜前韻續成七言二律盖於時更有感愴不覺
其言之煩多耳

甚矣光陰等逝川滔滔宵去更新年椒花重頌迎春夜
竹爆連鳴殘臘天守歲那思來歲事今人爭似古人賢
用仲範見規之言可憐回首追前日祭畢先靈盡醉眠

堪憐堪笑此豐川倏然明晨七十年稽古無成空抱志
撫時奚濟信由天姑隨鄉例懸燈火虔做家規祀聖賢
殘夕欲除誰守得呼兒永漏且安眠

乙巳元日

曈曈曉日散宵烟對對桃符逐戶鮮幾回自向樽前笑
也得人間七十年
悠悠歲月古希年檢點生平只自憐六十九齡成一夢
當來何事是眞詮
稷契功勳斯罕到孔顏性道始難幾不知何代輕題品
七十人間號古稀

蕭蕭白髮古稀身笑此龍鍾轉際春若問他年何課業
乾坤浩蕩一閒人

元宵

火樹銀花接北樓徹宵歌管徹宵遊不是吾鄉賢守令
人人爭似太平秋

是夜獨邀德生表兄子年七十德兄已七十有四矣

一壺市酒迓賢親兩椀元宵手自伸莫向良宵嗟歲暮
與君且醉太平春

又七律一首仍用眞韻

昔對衡門今比鄰孩提攜手便相親如今我已古稀到

君更七旬剩四春從此無勞愁按劍餘齡端可保如新
春燈遊冶兒童事蠟炬清談我二人

驚蟄雨雪

澇水水消始半邊蕭蕭雪雨趂朝烟由來驚蟄清晨雨
必定春與四十天木炭經年爐裏盡栢醪過節甕隨懸
曾聞老友辱車馬檢點冬衣擬當錢

寄勍京師仲春初八

去春業憶汝不覺更成年楊柳全舒綠杏花漸欲然婚
應完已就館豈假無緣今日春分到如何稟未傳
七十三朝滿今春愈去年飲食加似少筋力健於前十

卷完書解三秋斂禮篇（書解卷初始完仍擬於秋終禮纂之編）何人通大
義訂定萬秋傳
况我慈親訓言言期性瑩卽令冢宰誌倍表義方情祿
養終無逮立身尚有程數年如假我要矢冀丸成
自此澄心意相將底道瑩時時思克已念念欲平情縱
負千秋業終期十駕程餘生如不就何計苔生成

賤辰前一日卽事（二月初十日）

小桃開罷杏花稠七十明朝滿到頭一事無成老至此
幾回感嘆幾回羞
元宵纔過又生辰令節人間何太頻堪歎昔人初制禮

希賢希聖終茫渺成已成人盡陸沉爲愬親知莫浪賀
不教惜事教勞人
悠悠七十正傷心
道岸難登眞似天流年莫挽渾如川癡兒漫擬留賓客
客到稱觴秖益慚
天性原無分老少人爲豈遂限愚狂倘得邀靈不卽死
餘生黽勉答穹蒼

賤日荷涇陽令公弟辱臨兼荷壽言壽卮十七史
詳節之儀卽席奉和卽用原韻

十重豐蔀九重圍未脫樊籠已古稀此日羞看白髮禿
何心敢望彩雲飛惟君著作藏名岳念我風塵息世機
金石遞宣期歲暮南山涇水忍相違
斑衣無復踵萊闈何事人間到古稀生不逢辰緣太蹇
知交要久車重飛千秋金鏡東萊史畢世心期漢上機
從此掩關細讀後仙卮日醉欲無違

再和令公十一日遊太史橋

石橋雨後畔楊柳風中絲太史題華表陽春囀睍鸝騷
人眞大雅地主但龐眉未得同樽酒淸燈夜和詩

再和令公十二遊金峯寺詩亦用原韻（緣余以是日客尚多在未得陪行）

直以酬賓劇相隨阻勝遊峯從望外峙水向意中流羡
爾饒淸韻惟予寡浪愁重陽肯再至攜酒共林邱

淸明

七十盡消沉淸明愴倍深一春雨露感半世脊令吟荊
樹忽成槁慈闈訓莫尋墓前牽奠獻辜負九京心

春暮雨過登白公臺憶老友令公

終年稀出戶策杖步陽和雨洗山嵐近麥舒野綠多登
高誰作賦臨水只狂歌憶我張平子迢迢碧澗阿
太乙臨臺迴澇水繞岸長日明四野媚萊放一天黃愁
與春相接愁同老盡忘孟陽推詞伯可寫到羲皇

窓前於雨後栽棗占律示孫

今歲春光煖棗芽朶朶嬌爲因吹汝輩特此培新條深㧌防秋旱重扶畏雨摧材堅堪任重善護待豊標

莫嫌斯本小五尺便開花糾見簷高出還欣幹未斜從玆食歲果常借蔭窓紗他日刊吾稿傳家世爾家

雨至移西院石榴之待去者

培爾從三尺枝枝盡放花只因栽太密反覺地如賒淪棄心奚忍殷勤移到家餘生旣得所坐見艷窓紗

春蘇沉沉雨窓前隊隊栽逢時應種樹糾我植嬰孩明夏花朝盛他時果歲堆年年逢賞月賴爾佐金罍

寄祝令公老友

永懷時入夢遥望獨登臺迨遇雲峯秀嵯峨嶺畔開聚星應此夜拜手卧金罍惆悵崧高意北山頌有萊

荏苒春分日倏忽夏仲時每逢新雨霽如對曲江詩最嘆頭雙白何堪會更遲金山紅葉滿跂望餞佳期

勍見於京得山左素園林君爲友深承高誼規切此古道交也兒童赴都寄詩以祝盆素園候銓邑宰不日有循良之責耳

靑燈烱烱月西流此夜班書檢再周漢家守令知多少獨得龔黃一輩留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四

詩

感興篇題詞

感興篇者余昔爲兒子輩致辨於道德經濟之大畧學術人物之梗槪而咏也蓋天地之故槩且贖矣而其大者莫如道德經濟學術人物兒千輩年雖幼俾業已入大學從事聖賢之門矣從此起脚且望萬里識見不明必且路途錯走路途錯走必且貽誤終身嗚呼指之正路而率由偏岐子弟之罪也指途早已不明而欲望子

弟之率由不差過不且在父師乎故服日本義測之見括于古道德經濟學術人物是非偏全之辨約以韻語爲斯一編用示兒子輩作適越之指南焉嗚呼父母之心亦殫且勞矣

一至六十八

人道來頭莫溯尋天生原爲代天任不將人道全天道莫負維皇誕降心

二帝三王中道傳孔門立教在爲先學聖不知學聖路詩書誦讀亦徒然

天地生人倫首重古今成世道爲尊人倫世道無關係

纔得千齡亦浪存
大道根心本自然道心爲主卽天全如何講學諸前輩
毋把中傳叅別傳
詩書道志政兼全易禮春秋道器傳聖賢雖往遺經在
須得遺經見聖賢
漫勞陳編覓聖神此身不到那能親而今悟得明功內
須識鳶行見始眞
掃盡雲霧方是日淘淨泥沙始見金學道寧專靠靜坐
靜中却易見眞心
眞方要得入眞用眞用纔知方是眞印心貴在明經旨

苦欲經明印在身
性體天生本大公聖凡行處却難同率性原來固謂道
亦須見透始通融
知性方能辨助忘不知莫漫論存忘若愁知性非容易
羅李相傳是要方
拔地高山須有址參天喬松豈無根最憐譏訕心學老
一世刊書不信心
從來在在言心理孟子言心又倍眞更若將心歸二氏
問君主宰是何人
漫道眞心難覓根天生無欲卽眞心如何昭昭羣經在

楞伽參同別路尋
務學端須向本謀本根立後效方收不見古來樹木者
本根立後幹方綱
由來性善本天成也賴人功密且精頓中有漸漸中頓
何得專從頓漸評
漫道原明是本明工夫不到豈能精試看雲裏中秋月
必待雲清光始清
見小之私誤大計欲速之念誤功成試看嶺上長松樹
豈有參天一歲成
敬裏無營卽屬靜靜中有主敬斯藏敬靜原來是一體

漫從敬靜分低昂
心功豈謂敬非全靜藥原因動擾宣吾儒自有吾儒靜
言靜何云卽蹈禪
敬功固卽靜中存執靜設方教易渾不是敬全靜有弊
溺靜咨流異教門
悟是悟修修踐悟悟修之意卽明行明行既不容偏着
修悟如何可鬭爭
修悟明誠是路程能知實踐俱通京九門原不限行客
何得專從南北爭
大道融通本似京四門便處俱堪行最苦諸君行未遍

徒從門戶死相競

身行未遍漫相爭行過相爭尚是程最苦紛紛未行客
瞻人影響也相競

莫須尊向性天論本體工夫非二門問學原因尊德性
却須問學始成尊

莫須專向工夫論本體茫然說甚尊試看無米炊沙者
終日添薪未是飧

博是通明約禮路約乃身踐已通途博約原成一貫事
漫分先後另作圖

漫道儒禪勢易傾儒禪道路原分明吾儒若涉禪家路

祇見原頭辨未清

下學無從慕上達功夫實到自圓成若是功夫尚未到
蜣螂何得望蟬靈

上達非從學外達祇於日用盡人爲此中消息無人見
知我非天更是誰

聖道原來不限塗吾儒品根却難誣知天始屬奇男子
立命方成大丈夫

須向心源爭取捨漫從境遇辨凉薰吾道原非薄富貴
只有不義如浮雲

講明道路始能行廢却讀書路那明不行若單靠詩冊
却似關門講路程

人生何事能離禮廢禮何人尚是人此禮原來非外鑠
三千三百盡吾仁

是非好惡非人定得失榮辱只自由但使此心堪對聖
一時毀譽付千秋

漫向聲稱辨聖狂真心近道僞心亡脫得鄉愿習氣盡
許君入道便升堂

名見賊行賊不淺利心害道害斯深利心不獨貪財貨
一念徇人即利心

名閑欲護必修樊節義森嚴道始尊若謂論心不較事

名等節敗道何存

讀書原爲講行程行後方知書有靈堪訝前時諸故老
讀書只爲博鴻名

讀書原爲達天常理徹心明言自昌堪訝當年韓柳輩
讀書只以供文章

文章尚可憑空誤理解殊難信臆精語言若是無分寸
見理必然未確明

聖賢不在讀書外亦豈讀書遂聖賢讀書止一學中事
莫謂讀書聖便全

何名爲道何名器上下攸分道器名道器由來只一貫

漫將精粗强相爭
王霸分途莫漫評高低只向假眞爭向非伯子眞明道
千里毫釐豈是明
六經布在非徒尊繼述由來賴孝孫堪訝荆公最嗜古
全忘政㓕在人存
政以人存人存政不爲政存何貴人若謂得人不在政
文武雖在亦誰論
合抱參天豈無因千枝萬葉總由仁若外此心論品格
外王內聖皆非眞
隱居原是含而藏非是一藏行便忘不見耕莘鈞渭客

便於伏處裕匡王
根固枝葉始可茂無根合抱豈能成若離天德言王道
却是無根望樹榮
經綸卽裕隱居日事業斯光行義時若是隱居無抱負
端知行義負人知
行義原來行素籌鼎烹本不到心頭若但鼎烹無道達
深源夙望亦堪羞
口誦心唯非但明原期幼學壯而行若是壯行行不去
定知窮理遠人情
眞樹便能生幹葉眞河必定運舟船若云有體用微少
還是原來體未全
欲求大用千秋欽明體工夫須要深試問沙洲根撥本
幾回能得幹千尋
漫從文武分低昂武緯文經非二方不見本來一太極
原於動靜備陰陽
吾道經中豈廢權此權本卽具經邊堪笑孫吳全昧道
將權謂與詭相連
功業同人難盡知與仁同過正堪疑不是設身眞處地
立論雖正亦成癡
進德原來祇視身躬行端不靠他人至如切磋爲吾輔

此事端須我近仁
伊川朱子功原密金谿姚江體自明取長畧短斯公道
何用紛紛鬪口爭
天上日明仍月朗地中山峙亦川流聖塗豈比燕秦道
單用騎乘不用舟
人生爲貴非無因生理眞全始日眞如何人道全拋棄
獨欲超然別覓身
九族原來本一氣五倫靡不屬天常盡得倫常方是道
如何大覺屬空王
察理方能此事知逐聲終是己心疑若云傲老不必讀

堂上如何辨是非

議論千篇猶覺少闕言一字亦為多憑從著述分多少

祇視文章旨若何

禍淫福善盡由天惠吉逆凶自古然吾儒原不言因果

卽非報應竟茫然

邪慝惑人邪教存反經經正道斯尊豈謂異端不必闢

異端先合辨吾門

五帝殊規道正同三王異業心原通歷觀往古人中聖

盡在憂勤惕勵中

大道渾全本是天明新止善那容偏吾儒若欲追千古

須向學庸尋渡船

附　讀尚書

萬仞有基方可造千章無本豈能成漫向唐堯羨事業

帝圖端的本欽明

讀洪範

仁義一源容殊用天人二致本相因堯六號善言天道

終讓箕疇天在人

讀東周史

歷數非虛較纏禪王綱振舉統方延東遷未久同癰贅

說甚周家八百年

讀宋史

申商不雪亦成寒房杜特堪備一官伯醇不用民無福

最是乾坤一憾端

大人

幾覺斯心一念萌天心蚤已鑒真情知得天人原不遠

存心行事自光明

有命

孔子不能強得君武侯亦正創三分知得由天人力屈

盡人之外漫慇懃

宋明諸大儒

蕩平大道本無垠意必咸無乃聖人諸公往往存成見

亞竟是當年游夏倫

讀西銘

焚香危坐課日程厭飫優游神倍傾宋代文章推四大

區區最埶在西銘

評濂溪

千古聖修祇此中要知無欲卽參同聖道中興推宋代

一言已自（無欲故靜）冠羣公

如何學聖一為要無欲之眞卽道心（是）得道心聖道在

千秋聖路更奚尋

陽明

至今豈是等閒倫毀譽紛紛總未眞聰明絕世窮經少
止是眞任一偏人

邵子

白源山裏苦思勤算入毫芒古未聞却是箕疇通大義
天人子母不曾分

讀史 漢代尚文

除得暴秦幣烈風陽春雪後易熙雍蕭曹若識夔龍意
定奏昇平王道功
三章也變暴秦蹤漢業還推文帝隆清淨自關天質好

區區只說老黃功
高帝戎衣力未遑如何文帝未純王似斯恭儉慚皇極
正是當年誤老黃
恭儉豈惟兩漢少寬仁自屬百王稀當年若得伊周佐
眞是成湯可庶幾

諸子衆流

聖澤既湮異教存百家諸子竟殊倫融以純王皆有用
無須固拒自吾門

主靜

主靜非徒身心靜紛紛萬變一私無說起靜功卻不信
便知心地少工夫

元教

見性還元始到頭眞元毎毎笑庸流忠孝天常卽種性
何不自從種性求
大道眞元須碎空虛空並碎性方融既云元訣空階級
九轉七還更幾重

禪教

至道無難嫌揀擇此言一字未云差如何又欲超三界
抛却天倫父母家

讀韓非

官家無法事難循法意得人行始眞韓非眞是不知事
祇重刑名不重人
當謂法亡意始良春生秋肅乃純王韓非亦是本周禮
但祇知周法度詳
陽春本是生民廬姑息之仁亦未蘇知得秋成天道正
何須不閱申韓書
漫道春生帝道昌秋成正不害純王申韓手寫君休怪
應取申韓作大黃

補遺詩

垂鈎

落落乾坤大悠悠化日長東風吹水面萬頃盡文章
只有天爲蓋更無地礙心浩蕩一生釣爭知歲月深
秋山洗夜雨芳樹染遲林嘹嘹東去雁影入清潭心
適情自適情適情吾所好釣魚自釣魚安知年老少
落日照西城蒲池皓月明渾忘天上現只訝水中生
夜裏沉星彩朝來現物華澄潭盡四面逐日湧雲霞
夜夜騰紅光朝朝吐太陽只宜地浩大東畔接扶桑

石蘚

巖石頭石重重石上花千秋共萬歲只自伴雲霞
巳像雲龍會細形錦繡堆窮工且盡巧此手亦奇哉

繪盡兩間態變遍萬卉形只恐茂先博臨圖莫辨名
萬丈必雕繪一拳也綉華山靈無擇揀不比畫工家
花山曾極巧深谷仍餘妍文章只自娛寧冀世人憐
何日婁金碧奚從施粉鉛欲窮無問處相對只淵然
深沉奪染家手稜似堆沙不筆成奇繪無根放異華
方圓成象物大小盡成形山靈那得譜爲我詰山靈
映日花全顯歸雲影倍眞山靈堪重謝點綴萬山春
却笑少陵子滄洲羡虎頭豈知山萬里壁壁滿滄洲
長夏寧愁日隆冬不畏霜漫說長春久何如蘚放長
自摒搨韻勝黃菊傲霜傳鮮花孰得似無像不圖圓

萬仞盡鷹空狡猿啼路窮何人施匠手滿壁畫雲龍
絢陸稱名手他傳蘚不傳端知人世巧只取眼前妍

有感

讀書慕古人古人非漫造顏氏苦爲仁大舜酷行孝以
此千百載芳行終堪傚高堂誰無父降衷仁誰窮其奈
種種學於此獨不好萬代顏與舜安得非絕調

登武昌寓目

何事欲來此眞成一浪遊相看春又去應壓毋增愁雲
捲山如動江長地欲流最憐子舍客隔歲未還舟

舟過金陵

西風如箭送行舟一點金陵南岸浮欲問六朝無問處
相看惟有水東流（兒輩謂是詩以爲舟遇順風之景倘如无風景象奚以）

次日傍舟

東風不解送行舟一點金陵傍岸浮欲問六朝無問處
遠山泊水雨悠悠

招君怨

爲語西河使今朝緩緩行燉煌雖絕塞猶是漢家城

元宵

山疏村酒逕賢鄰一歲月華此夜新杯到莫辭須盡醉
人間難得太平春

七十之年全盛世上元佳節又晴明今宵不向樽前醉
笑倒當年漉酒生

喧街歌管滿街燈此夜金吾禁不行四海昇平眞有象
萬方燈火到天明

憶野臣

點水蜻蜓立釣絲江南客到更何時故人不似春潮水
歸去有期來有期

灞水感興 霸水原名滋水秦穆欲彰霸功因更爲霸霸然至今知此水之爲霸亦孰知此霸二爲秦霸者噫嘻千載迷人勞心經營都後人名類如此夫可歎也已

一水滔滔西向行秦家彰霸更滋稱卽今滋水眞名灞

秦霸徒彰滋水名

夏日晨過紫閣山寺

朝躋趁淸凉支笻造上方山門射旭日磴道爽新篁寂
歷雙廊靜氤氳梵誦長初心會淨土不覺到羲皇

雲半日明暗松高露滴垂萱妍石鼎畔鳥囀槿欄時扶
衣重重上怡懷步步遲登堂聞梵鼓默默契禪機

自入山門裏蕭然絕世塵簷前水曲折殿後嶺憐悧掃
地兒童憨傍籬乳犬馴老僧功課罷語語會吾眞

崎嶇山村路逍遙此一行不須持半偈已自超三乘紫
閣山尤好圭峯夜月淸結茅遂何日惆悵若爲情

冬至

相看老至此萬事付旻蒼最苦日增暗殊欣晷漸長梓
人添歲課綉女辦紅粧病叟研經義無煩藉魯陽

節序時終始陰陽歲短長誰能窮造化秪合印行藏觀
復天心見體乾君子強文周闡易要圖象付羲皇通此義者當於易旨進一解並於郎子進一解惜乎未能見康節一證也

秋去存幾日倏然冬又中人間寒始沍地下煖全萌一
點無聲臭三才兆始終何人探理窟爲我問鴻濛

登山

名山不可到乘興到雲窩直欲冲霄漢寧徒愛綠蘿夕

陽西去疾倦鳥北來多今夜吾留住峯頭對月歌

紫閣山寺

巖巖東嶺朝霞秀磊磊西峯晚翠多今夜月明吾不去
凌風欲跨兩山歌

三峯鼎峙似雲樓黃白岧嶢聳兩頭莫怪吾偏愛紫閣
三峰嵐翠待吾收

秋雨新霽

最愛三秋蔚藍天况逢新雨洗塵寰呼兒爲點南窗筆
欲寫胸中一段緣

春感

蹉春歲歲悵蹉跎病起晴窗壓浩歌萬里南條開太華
三秦北界亙黃河道開羲象乾坤大治到周京宇宙和
西北坤靈原與壤鴻鈞本自鍾英多
蹉春歲歲只逍遥倚杖西郊意未消三輔由來稱陸海
九邊盡爲捍天驕西河碁布重增府西河諸衛所今更置府縣哈密
星羅更樹標哈密東南今築城駐兵寄語臨邊良節鎮羌番只畏
將軍高
蒼髯踹的有東洋七尺由來產豫章棫樸芃芃壽考后
忠良滾滾旌言王未有君呼臣不應何曾表墢影非長
豐鎬原是西京地鐘鼓辟雍本故鄉

周興吾陝始中天父子君臣萬古鮮一自狂秦湮聖脈
遂教西漢少鴻賢弘農少厲關西氣郿邑重尋理窟詮
自此堪憐七八子銀河終挽未東還

除日

細憶一生事如同水上行一回風水順一回逆浪生須
既心不喜逆亦心不驚七十人間世祇信心爲憑千秋
名不顧殉惜區區榮獨憐六經註辛苦晚經營孔孟今
已矣何人一證明
莫漫評今古古今互短長昨評今人嬾近覺古人狂無
螢借螢火苦油假月光祇以圖榮顯抵死坐坐忙吁嗟
堪吁嗟士林竟留芳名成利逐矣讀書苦不詳試問曾
論語忘食是何腸
七十前曾去抑又二年過無由挽日月祇自愧蹉跎

七十二歲歲暮

每歎乾坤大堪憐日月忙七十人間少況乃歲歷長世
少長生藥誰留不死方前途離性海怡老更何鄉
冬至陽生巳謝冬立春倏爾轉東風世間盡逐忙迫老
余亦匆匆忙迫中
東家漫羨西家強南巷休嗤北巷狂世間那有閒光景
貴賤窮通只共忙

除夜

銀燈巷巷明如晝椒酒家家飲到朝堪笑終年忙不盡
除宵又是徹宵敖

學博子蕃公屢惠甕頭春

殘年自笑病爲鄰獨荷高情雅惠頻漫評春醪明似釀
高情釀倍甕頭春
病起臨窗擬和篇方愁鹿洞旨難宣即今接得香醪醉
應有春風助筆端
一飲一回滿腹香人間老病總相忘自少曾疑酒德頌
於今始解太和湯

春日重遊獎川

廿載結前盟今春始再行水因水盡媚山爲雪消青楊柳長隄合桃花彌望榮重來風物異仍覺種餘情

一逕穿垂楊遲遲不欲忙況逢山水秀正值烟花香工一逕詩處山人寄隱庄相期卜半畝爲問爾韓康

[illegible]高南山高灣灣一水朝近山多綠樹傍水爛紅桃時有雲霞現殊無虎豹騎武陵托跡客祇恐讓逍遙

日暖春光麗百花十里新月明蟾影透萬象一時眞深人意今與端居更有神不知餘歲月果否許藏身

愛此獎川地長安尺五天長安塵十丈此地盡雲煙指

顧分霄壤高懷托勝緣卽今棲息者孰謂遜前賢

綠柳蔭前堤紅桃艷後溪祇疑春爛熳不辯境京西翠竹多依道山泉盡入谿再來還有信却恐路重迷

三川儼畫裏杜曲擅神皐樹裏花如錦村邊蹊盡橋人烟山上下水樹影飄飄桃李青蓮亭到來意盡銷

木上山陰道重來杜曲遊正逢妍景日如同百花洲處處[illegible][illegible]隱村村擬畫圖無能結茅屋俯仰愧前修

與境冠長安天生一靜塵應憐勞鞅掌特此假良緣竹木涵澄境雲霞爛曉天青蓮且不到只是醉羣仙

雪裏投川契春深篤老懷誰知廿載後乃始宿盟諧人事眞難料天緣可浪猜異時卜築意還笑苦安排

欲登金山又阻風濤

何處峯飛至滄波砥柱長江風不借便死在水中央

滯舟維陽者五日酷暑侵骨晦日易舟方欲就途始出門無大陰雲而雨者移時積日歊蒸爲之頓滌同送者咸歸天意如憐某之苦暑余何敢當然仁天之惠則特厚也口吟一絕用誌宜慈

何圖客路滯維陽五日盤桓始辦裝最是多情天上雨微雲特地送人凉

漁灣亭

漁灣若箇是魚郎綠柳碧筠六月凉我來欲問垂綸意一樹紫蘭滿院香

漁亭亭畔草萋萋滿院萱花三逕迷壁上題詩人去盡蒹葭掩映鳥空啼

舟泊繁昌午夜聞有銅笛聲

萬里江光片月明孤舟泊處暑難勝何人夜半吹銅笛動我華陽無限情范文正公遊華陽谷夜半聞笛聲公曰此吹笛生三鼓始就必高士也惜無從覓而致之耳

薄暮再抵黃州謁李華西先生遺愛祠慨然憶舊不覺淚之沾襟

焚山江外暗赤壁柳邊黃此夜月加書登舟意倍傷故
人乘箕尾五首道日蒼凉十載隔生死西風欲斷腸

山江將趨通山入猪波湖望興國尚遠而日已暮仍宿水次

青山環抱鑑湖開烟水茫茫雉堞崔一葉輕舟朝復暮
却疑滄海泛蓬萊

堪笑歸途已近秋捨艫仍見衔波艫長江一過三千里
又入猪波萬頃湖

竹山阻雨 在興國

迢迢澤國山爲欄千里舟行翠巘間秋風不管客行急

招雨留客又對山

舟泊廻風磯

已欣溽暑退况復夜風淸萬里浮雲盡一天皓月明身
心直並爽暑病喜兼平灑落今宵意堯天正莫名

夜過排風

歸路何時盡憑舟兩月行溽暑欣高謝淸秋尚夜征犬
吠村斯近月輝水倍淸誰家作佛事對岸萬燈明

題通山署後亭

環城山萬疊亭更結山頭飛鳥從簷過好風隨意流雲
霞通夢寐竹樹共題留莫伴淵明醉踟躕意未休

留別通山令金應枚

憶自相逢日悠悠二十年君原期志尹余亦望希淵亭
負千秋志蹉跎四序褫君今將萬里投贈祖生鞭

入麻城界 金應枚弟署邑象

愁雨逢秋霽舟行不可停依然漢水白還愛楚山青入
幕多英俊居邦足典型中元今夜月應伴少微星

班婕妤

自昔班婕妤一題皆托於不忘君父唐人賜葩
摛藻往往涯及望寵冀御嗚呼妬滋而怨生其
如三百篇之怨而不怒忠厚悱惻何失原旨矣

暇日偶觸此題聊拈四絶顧不知有當正始之
遺否耶

對鏡渾忘照看花不解香終朝無意緒昨夜夢君王
丹桂凋晨露嫦娥冷月宮自應團扇捲爭敢怨秋風
聞說通宮語官家病染身朝陽無限姬調藥知何人
傳道日來事君王病有原恐驚長信夢莫得大聲言

塞上曲

籌邊籌將正非輕上將伐謀不在兵下寨要須逐水草
窮邊荒何處有安營
經言番國如吾國漫道邊鄉似故鄉長安春暮百花盡

柳溝垂楊始綻黃
中元沙磧已飛雪八月榆關便隕霜謾道四時周四海
瓜沙冬境占秋光
後磧猶如前磧白千山盡似北山黃一望枯茅無近遠
樓蘭那得有春光
屯戍高原最上頭每從雨霽望西洲不知瀚海沙如水
祇許銀河不肯流
河套
桃邊本不同原野卧榻寧容他客下河套由來秦晉腹
單于那可牧番馬

漢武雄功難再同也須三受復唐風不見前朝三百載
中原全力幾耗空
寧夏
黃河東向抱城流代代增渠稻倍收一鎮三邊關職腑
賀蘭況又近靈州賀蘭山材木禽獸所出
夏州雄鎮伏黃河高岸長堤障水多爲語將軍並大府
前朝城陷卽洶波有明哱拜據城國兵卽決黃河之水灌城而潰
萬里黃河一水灣灣頭雄鎮冠諸邊却是賀蘭界列內
鮮卑逼近賀蘭山
鎮城巍爾界華夷河在東邊山在西三夏常須防水患
三秋正要慮羌氐
賀蘭山窩似長垣截斷封疆不聽婚不知天意成何意
百里重開十二門
和令公踐約金峯之作卽贈月印上人余七歲時曾一至閣
六十二年
今始再至
紅葉悽悽傍寺稠乘風此日遂良遊禪堂仍舊依山砌
石磴從來傍水流老我於今始再至多君兩度散客愁
閒道更得廬山遠留作溪山一勝卬宋考亭與陸象山日自有溪山以來還有此佳客否令公詩泛舟鵞湖顧而樂伯一年再至今日之會亦良會也可爲金峯生色矣
前到青山洗宿雨今來紅葉映飛霞石磴依然摺檜栢

長廊仍舊畫龍蛇最幸峯高馬可至不愁前路月將斜
清宵細證西來意應得天姬夜雨花
贈月印
雲水清深便是家仍聞靈異似丹霞由來仙梵驅林虎
應是禪心降毒蛇風到上方幡影動月臨窗戶壁光斜
談空一語該三藏還擬明春藉問花
和復菴方伯弟白鹿洞用朱陸二先生唱和原韻
有序
自昔朱陸二先生鵞湖白鹿之會象山見主尊
德性而文公之意則始終以操心徑直疑其近

禪文公見主道問學而象山之意則始終以積
累繁密疑其支離夫吾性本善尊德性者卽本
體爲工夫以善還善徑直豈遂禪之徑直體以
工全道問學者以工夫全本體卽教卽道積累
豈遂支離之積累善學者正宜於此虛心相受
不宜信意扞格二先生微少虛心善下之意遂
不免於門庭意見之爭嗚呼此猶之乎游夏本
末之見也向使顏曾同堂而論道當無此紛紛
矣今讀復菴弟和章今古由來共此心噫嘻今
古共此心卽共此先天本體不徑直卽乖玆圓

成而非本來德性共此心卽共此後天工夫不
積累卽逐處放佚而非純一問學旨哉斯言不
事辯爭不加調停而可令善會者於二先生說
油然解淵然合也屬而和之統成五章葢以千
古道脉攸係不忍於吾弟草草放過云爾

鹿洞鵞湖夙所欽相將老矣尚關心慚余逆浪窺廬阜甲午秋自江南泝流而上至九江乘風西歸從得遥望廬阜喜弟名言炳翠岑德性
闔成寧異徑心工恰好豈浮沉最憐一會留疑案無處
覔承證自今

西大名區炳四疆於今鹿洞獨弘揚本因矩矱規賢守
況際江山擅勝塲萬頃湖光浴講舍千巖岳色籠鱣堂
地靈如舊絃歌在木鐸還須仗紫陽

主道東周已不行微言至宋始分明爲緣二老殊宗尚
轉使雙輪現缺盈本體非眞非正路工夫不到不圓成
千秋公案何人判直俟當來孔孟評

吾道渾淪本似天只由門戶裂宗傳才猷德行分根柢
性道文章異諦筌豈水無源歸渤海誰材不具構淩烟
兩公近性標宗旨終覺不符大學編

老矣餘生祇俟天終憐未遂證羣賢可堪大道成岐路
無復眞師示的詮內聖外王兼始大工夫本體合斯全

君看大學三綱領聖域何曾一字偏

寄祝張令公

鶴髮今奚似詩編想已成孟陽晉藝苑平子漢才名眞
覺殘軀老端知道體淸一河同瀚海可盡遡來情

漢昆明池

滄池漭沆帝城邊傳道昆明鑿漢年武帝旌旗何是處
石鯨空傍月華眠

小鴈塔

衝霄九級摩蒼穹夜夜晨鐘震滿空長安近在鐘聲裡
幾箇聞聲醒夢中

題壁

皛皛夜月白煌煌晝日明日夜互照映雅不棄柴荊洪鈞速元化惟人秉至精豈云曉近士遂滅古人靈禹臯贊帝德地平逮天成顏曾述孔業傳道且守經如何百世下名儒如叢生微論明良業邈乎覩景星即溯洙泗脉浩如涉滄溟惶慚重惶慚惶慚不可勝吁嗟空老矣尙矢踐先程

哭門人黃岡靖庶熙

西秦與南楚本自天一方雖云長晤難書問尙相將翳余區區士師資奚敢當中丞（海寧陳實齋諱）誤採聽禮幣逮迂

任余也謝　母老盛意愈周詳直欲具歡輿懇款迓高堂並觀江漢水遊子得侍旁因茲余至楚多士共質商適時須制舉翊運資賢良濂洛溯洙泗聖道始重光本此育英士殊才冀登場至今兩手書奕奕輝文房老母激摯意嚴命赴楚疆往來刻時日壽期準歸裝子思昔師衛子輿暴襄見梁人生感氣誼何有道遠長臘中驅筝輿踰歲渡漢陽立月念有八迓入江漢堂石虹名太史（黃安人名希良）手筆燕許臧實齋賢撫院興學繼文常本屬新知契儼侶舊程張是日課多士題命四教章二公於酒次敦委發中藏余僭伸臆說咸謂意堂皇白斯濟濟士往往籍門墻令兄首投契吾子同辦香余媿文中子賢昆媲董常證語十二卷至今成裝黃雅念余母壽殷思佐侑觴公請太史譔錦册製炫煌一時知厚惠義舉如雲翔臨行倍依依過漢始分航余歸始踰月老母竟喪亡諸君敦古道誄幛並牲腔二千餘里外高誼眞難忘逮余甲午夏歸吳道麻陽爲踐制府約拙集擬謄張吾契隨令兄又顧自黃岡校正存省稿念日未旋裝臨分繾綣意追念每神傷令兄今錦旋正羨棣蕚芳如何遂萎棄幽明限行藏把書猶疑夢老淚紛沱滂最幸兩兄賢諸孤仗庇勦九原堪瞑目關情減鬱惶所嗟

未廿載張陳俱摧戕念此心已割老懷感難量況如師生誼肫切靡尋常從茲江漢路書問且渺茫憑棺未由哭慘惓結中腸

祝令公生辰

甲第冠雲樹淸溪遶戸流捻詩風入坐濯足水時投七十八間世千秋雅製留相看簷下桂次第茂芽抽（令老新買一妍爲立子計故云）

元日辭餽

落落雲林容蕭蕭遲暮年欣逢歲改日正値雪晴天況有茶支節無須酒似泉猪肝兼匪嗜敢荷令君憐

南天竹此君至冬始紅經霜不凋竹同德因德標號名以天竹始爲稱情勁節與

佳號此君同眞操共傲冬語君莫望蚤時到自然紅

潔韻偏宜夏丹顏必俟冬不須嫌晚艷誰比雪中紅

並菊增朱艷超梅傲晚霜垂垂凌白雪隊隊整紅粧

天上無凡品此君天上來應知南院裏親手大羅栽

萬卉凋全盡一叢艷乃揚豈獨淇園竹三冬始傲霜

桂日月中種竹從天上來語君須鄭重雙向書堂栽

感歎

羚羊須掛角潛虬必骨換積精苟能充神理無難變矧

惟最靈人智明氣仍健如何終昏昏髮白聖徒緬

和岫庵令君秋雨見示之作

寒露迓重陽千山盡秋色夜裏新雨過天地塵如滌穀

孰築圃場端不借溝洫萬寶既告成二麥復種植白叟

共黃童歡頌令君力俟日余何有願竭小臣職

送同門傅子南歸

見君乙丑年訝君志道早惟予當是時年齡亦甚少相

期在白首彼此共聞道何圖倏忽間君衰予亦老君過

知命年明年予亦到君雖異昔日究未遂深造若予疎

尤甚學力倍草草回憶前所期辜負良不小送君重送

君送君卽長道歲月不待人轉眼便耄悼更若天不假

虛度如何好要休卽今休待了何時了

除日

今日五十一明日五十二前此已空過後此可造次人

生天地間七十最稀事縱復到七十十八年易易老驥

伏槽櫪角動輒勃跂蒼鷹係絛韝秋風思奮翅男兒不

自强物類尚不啻聖域與賢關矧敢望其至念此心欲

焚感此背如刺援筆勵後效勉哉此後覩

魯橋八咏

魯橋八咏爲家弟遜功咏也魯橋勝地而得遜功

則地益以勝故八咏咏魯橋不忘遜功耳

碧澗雙流

碧澗年年不改雙流歲歲常淸爲想新林雨霽伊人於

此濯纓

翠峨晴雪

佳氣千秋靄端奇峯萬仞蒼顏爲想芸亭雪後玉人獨

對玉山

西灣紅杏

一天霽日初融十里杏花偏紅爲想溪邊柳下幽人坐

嘯春風

堰口天桃

爛熳兩溪之畔冶妍一望而遥爲想詩成錦繡篇篇競
秀天桃

竇氏遺碑 書出唐人

芳跡半緣人重豐碑半借書留何似碩人自命寥寥自
足千秋

張公仙樹

霜皮一株千載人人爭羨仙張何似偉人建樹他時在
在甘棠

名園晚噪

傍崖名園處處臨流芳樹層層爲語晚鴉莫噪獨鳴須

讓迦陵

古寺疎鐘

落落寒松古寺遥遥子夜聞聲何似洪鐘千石一任所
扣爲鳴 遜功非獨精製舉家言即詩歌古文詞靡不敏妙所謂大扣大鳴小扣小鳴者

又堰口天桃二首

謾道武陵谿口何言潘縣晴春縱使丹青善繪何如王
翰詩新

舞雩三三兩兩春風淡淡悠悠逸興劉明作伲曠懷點
也爲儔

祝遜老

漸覺初心暗飜憐向日狂一從瞻旭日遂巳借餘光萬
古斯文事千秋茂建行相期共白首無復計行藏

送別遜功歸里

無限杯前恨相逢又浪過更堪期久要遂巳賦驪歌伸
淹傳經早守溪得士多 遜功嘗有名山著書兼懷司衡羅士之想故云 臨岐還
欲問他日竟如何

季秋望日岫庵明府遜遊釣臺 同坐者爲涇陽王遜功解元明府三仲

澇水遶臺去終南撲面來叨從彭澤醉欣際孟陽才 晉張載字孟陽兄弟三人皆負才名時號三張 紅葉連山寺鄉雲入酒杯爲因戀
晚翠月上未言回

此日風光好千山葉盡紅況逢登眺處極目水雲空王
翰詩詞健岑參兄弟同却憐甘抱甕也自伴從容

雨後與遜功弟登眺澇濱白公臺

嘉遁倚清流風輕泛白鷗遠山連野潤仙梵入聞幽 適聞鄰寺鐘梵之聲 此日杯堪把當年願盡休行藏君莫問吾意老
滄洲

除夕

臘向燈前送春從子夜分高堂欣尚健諸子漸知文
否泰雞前夢窮通雪後雲 一歲中居鄉不遂又復染病百事舛錯不可勝言然吾只以浮雲幻夢視之且以爲天之玉我鍊我也 一門五十口和氣盡成熙

堪喜春隨到兄餘椒釀香爇櫃除舊穢爆竹迓新祥老母宜家訓山妻辦酒漿家庭兼 國泰團坐覩豐穰

讀王端節先生傳 涇陽人國變後七日不食而死

海岳光芒氣頓消乾坤有恨恨方遥半生雄畧留黃卷一片丹心答聖朝漫說芳名懸杲日空餘浩氣薄層霄大行不返煤山駕何處秋風賦大招

獨坐

爲愛青山結草閣也戀綠水引流泉窮經不覺身將老課子還期道有傳芍藥新栽滋雨露海棠初放似神仙何人月旦輕題品浪擬當年魏仲先

雪裏白梅

此君氷作骨亦復玉爲顔不知前此雪得幾玉人看

庚戌上元祭祖畢自歎

手載清酤析紙錢黃昏傴僂奠几筵即今跪拜力全純應是今年老去年

故園不可見想見故園春楊柳枝枝舊時花在在新

豐川續集卷之三十四終

豐川續集三十四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據其子功凡例稱心敬康熙丙申刻有正續集二十八卷是已有正續兩集矣又稱自丙申至乾隆戊午與當代大人君子相酬答及與門人子弟講說論辨者視前刻倍多今裒成三十四卷是此本又出續集後矣然其二十八卷之本實不分正集續集之目未喻何說故此本仍刊板之名以豐川續集著錄焉